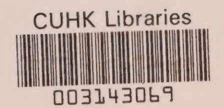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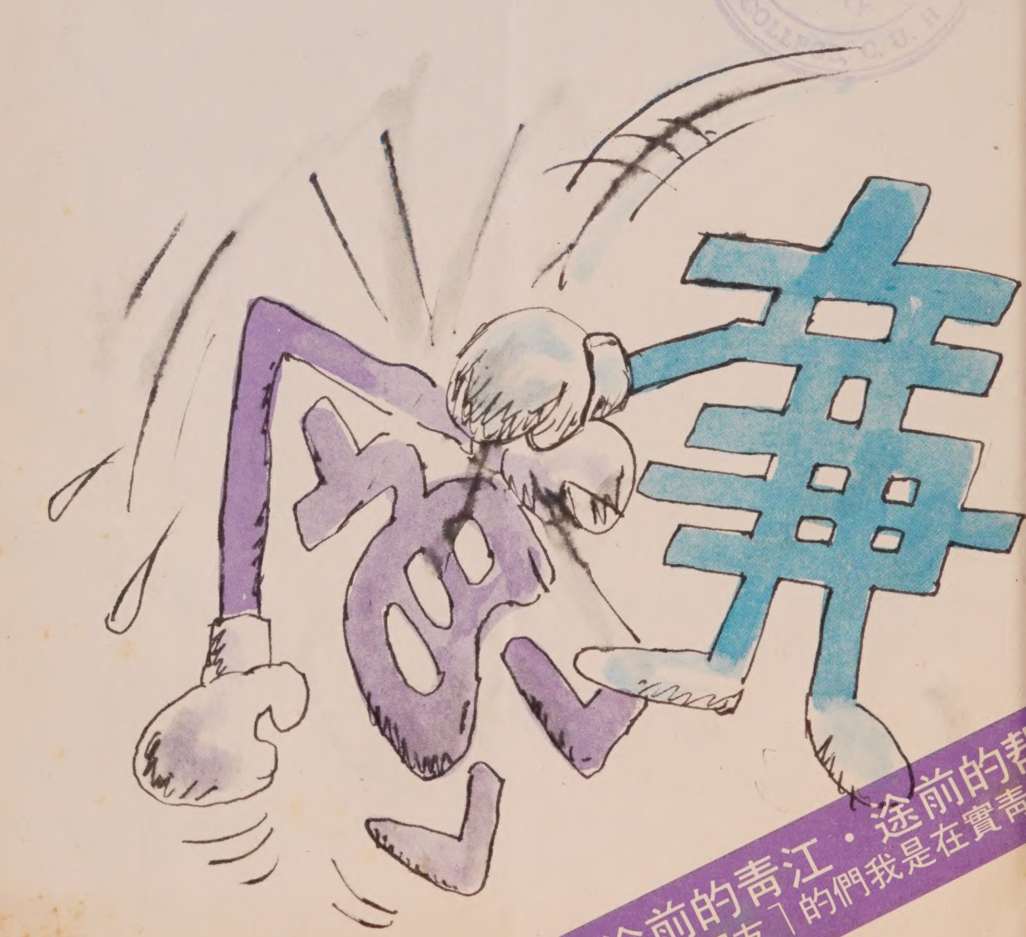


CUHK Libraries
003143069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53



鐵拳！

嚴以敬作

NO. 453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七月一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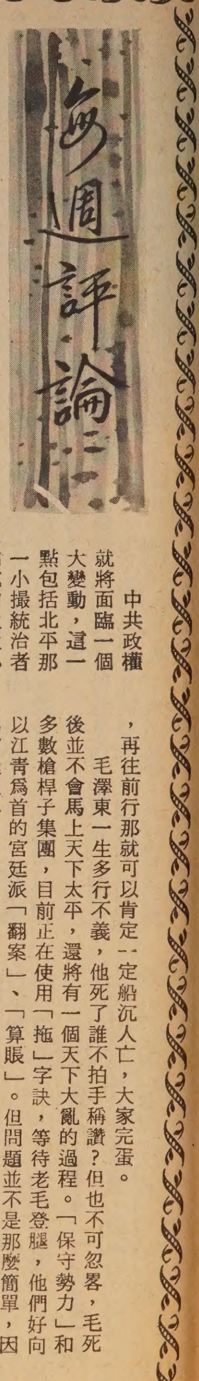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共幹應作抉擇的時候了

中共政權就將面臨一個大變動，這一點包括北平那一小撮統治者和它的大大小小幹部在內，相信也不會再有甚麼懷疑了吧？既然如此，那麼中共幹部，特別是派在海外工作的幹部，在思想上實應有一個充份的準備。是為血腥的北平政權殉葬呢？還是「留得青山在」，另謀出路為國家民族作些貢獻呢？反正事實擺得很明白，是走死路還是光明大道，是抉擇的緊要關頭了。

毛澤東一旦死去，大陸頓失「舵手」，必即發生混亂，這也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凡與林彪有關的事物，為「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和「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以及「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等政治活動形式和肉麻加有趣的口號一律取消。只有林為中共海軍所題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這句話「碩果僅存」，一直「適用」。這些年來，大陸上凡有較大規模的集會，開幕時先唱「東方紅」，閉幕時用「大海航行靠舵手」這個歌曲表示曲終人散，拜拜！

毛澤東家長式統治他的黨，「國家」、幹部和人民為時較久，他的宣傳走卒為了向他們的「偉大領袖」獻殷勤，拍馬屁，凡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動聽，當然也是最庸俗，最肉麻的詞句，他們都收集起來，經過一番精彫細琢，完全堆砌在老毛的頭上，如「萬壽無疆」、「英明偉大」、「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和「跟着毛主席就是勝利」等等，幾乎總是那麼講，總是那麼起勁地叫，上海陷共後，滬人諷刺老毛稱他為「通天教主」，眞是不假。

「教主」死了，「二教主」還沒有確定下來。更重要的是「舵手」死了，沒有人能夠駕駛中共政權這艘機器生銹、帮和底都漏水的爛船。其實也是：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僅「過了時」，且違反人性，既落後又反動。即或中共政權是隻「好船」，那麼目標又在那裏呢？共產主義嗎？乖乖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已經行不通了，再往前行那就可以肯定：一定船沉人亡，大家完蛋。

毛澤東一生多行不義，他死了誰不拍手稱讚？但也不可忽畧，毛死後並不會馬上天下太平，還將有一個天下大亂的過程。「保守勢力」和多數槍桿子集團，目前正在使用「拖」字訣，等待老毛登腿，他們好向以江青為首的宮廷派「翻案」、「算賬」。但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宮廷派早已淸楚這一點，所以，他們自林彪垮台後，就開始招兵買馬聚集力量。雖然這些年來進展並不順利，特別是經過鄧小平在去年「刮起右傾翻案風」，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並在黨政軍各方面拉山頭，攪宗派，結黨營私，投降納叛，建立了一個足與毛江集團對抗的大山頭。一時幾乎把毛澤東架空，將宮廷派壓扁，現在鄧已垮台，而宮廷派卻正在「力爭上游」。因宮廷派那一小撮人到底是毛的心肝寶貝，經過毛的培養和支持，他們手中的力量在今日也並不十分薄弱。就拿槍桿子方面來說，經過打麻將「洗牌式」的大調動，不用說是像許世友過去在南京，楊得志在濟南，韓先楚在福州那樣的山頭被削平，就連上下級以及同僚之間的關係也變了，過去的「老同志」換成了「新同志」，「老戰友」變成了「新戰友」，加上宮廷派控制的特務無孔不入，有誰敢說一句「非原則」的話呢？還有，宮廷派在共軍中提拔的大批青年幹部，江青垮台就是他們的末日，當然他們是支持宮廷派的。還有上千萬的工人民兵、工農兵、大學生，理論骨幹等等，也是宮廷派的支持者。

就因為宮廷派手中握有不可忽視的力量，所以，他們的「鐵靠山」老毛倒下去後，也不見得立即同黨軍方面的所謂「保守勢力」舉行投降。而「保守勢力」在毛死後，又非糾集力量向宮廷派「反攻」不可，這樣，勢必由派系鬥爭演變為派系開火。結果誰勝誰負？可能還在看不出高低上下之際，大陸老百姓起來了，一舉而埋葬了中共。

中共的幹部跟誰好呢？跟「保守派」嗎：當前江青派的壓力就受不了；跟宮廷派嗎？那麼除非你會相信由「秧歌政權」變成的「樣板戲政權」能夠永遠控制大陸局面。現在的中共幹部，對於甚麼「革命」、「理想」等等，都已化為烏有，加上派系鬥爭，永無休止，跟錯了對象將來就得吃大虧。「同志」們，除非你們是「花姑娘」，管他生張熟李，反正給錢就是「打令」；不然，還是早離賊船，回頭是岸啊！

旺區黃色架步林立無人管
汽車別墅進軍九龍塘議員呱呱叫

萬人傑

有目共睹，在尖沙咀、旺角、灣仔、銅鑼灣這些旺區，黃色架步如酒帘、音樂廳、三溫暖、公寓、招待所等林立。可是議員們「巡視」過之後，未有下文，也沒有誰肯「仗義執言」。但近來九龍塘區多開了幾家「汽車別墅」，他們便呱呱叫，不管法例許可不許可，一於要限制、取締。爲什麼厚此薄彼？因爲這些大人先生住在九龍塘！

汽車別墅・純粹租房

最近，立法局議員韋彼得提出，對九龍塘的「汽車別墅」加以管制，因爲這些「汽車別墅」使到達官貴人的住宅區有淪爲「紅燈區」可能。

快報曾「圖文並茂」的登出，立法局議員田元灝的公館，和一家新開設的「汽車別墅」對門對戶，因爲「出入尷尬」，致有人在立法局會議「提出砲轟」。

所謂「汽車別墅」，是以「純粹租房」爲原則，這些大人先生們把它列爲「厭惡性」行業。究竟「汽車別墅」是怎麼樣的？要先知道個梗概，才可了解其可厭的程度。

「純粹租房」表示「汽車別墅」只提供地方（房間），不提供「女人」。即是說，不負責替客人找伴侶。一對男女租房，租給你：單身一個男人，要求找姑娘，他們便拒絕。警方會爲此明查暗訪，找不到事實証明他們經營「紅燈區」，因此，「汽車別墅」未受取締。

投資巨大・設備豪華

據一位開設「汽車別墅」的老板說，他們絕對避免提供女人，一來這是犯法，二來一旦有女，便要派片，要派片便無法經營，麻煩多多。至於所謂「電動圓床」、「鴛鴦浴缸」等等，是有關內部豪華設備的宣傳而已。事實上，經營此業者，因競爭太大，必須投巨大資本，認眞講究設備，才能取勝。一家新開設的「汽車別墅」，每一房間裝修、設備的投資，動輒十萬元以上。各個房間設計不同，有些是宮殿式，附小型華清池；有些是玻璃房，四壁與天花俱鑲大鏡；有些日本式，塌塌米，日式桶型浴缸；其餘法國式、北歐式、三溫暖等等，應有盡有。

收費最貴爲二十八元一小時，兩小時起碼，五十六元，如是過夜，三小時計算，八十四元。普通房間二十四元一小時。

本港名流・多是常客

顧客多的是什麼人？因房租昂貴，當然不是小市民可以享受，至少也是小資產階級。許多香港很有名望，很有地位的人物，也是「汽車別墅」的常客。在這裏，當然不便舉出他們的大名，否則會和轟動美國國會大廈的緋聞案一樣爲人所樂道。

有時，中午午餐時間，經理會帶同女秘書到來輕鬆一兩小時；有時，來了「晨運客」，不久有女賓到伴，一兩小時晨運完畢，各自散去，家中老妻還以爲他是爬山歸來。這些，純屬走私客。當然也有不少青年愛侶，雖未正式結婚，愛情已到沸點，必須找個互訴心曲的地方。因此，每到晚上，「汽車別墅」大多掛出「滿座」的牌子，可見生意興隆，難怪九龍塘區一下子就開設了十二家之多，欲想投資的，還大有人在。

爲甚麼他們選擇九龍塘？因爲這兒是「高尙」地區，地方比較清靜，凡偷情男女，到的地方越靜越好。同時，設備豪華，地區高貴，非他們平時所能享受到的。在這地方增進愛情，較之在汽車裏、公園草地上好得多。

經營者獲利，自然引起許多人亦步亦趨，也只有九龍塘多的是「獨立洋房」適合改裝爲「汽車別墅」，因此，越開越多，也使大人先生們開始感到其「厭惡性」了。

激惱議員・首先發難

首先發難的是「九龍塘業主會主席」黃夢花議員，他住在九龍塘，他的女婿也住九龍塘，「汽車別墅」之「林立」，當然令他岳婿倆出入尷尬，也難怪他老人家大爲光火。

不過，我們不禁要問：是不是因爲九龍塘的居民非富即貴，因此有了特權？

試看今天港九各地，如他們說的「紅燈區」，到處皆是，且「歷史悠久」，如銅鑼、旺角區等，可謂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並非「純粹租房」，可以介紹女伴，何以議員大人從不關心，未聞有限制、取締的呼聲？現在因這些「汽車別墅」侵入九龍塘區，乘汽車而來的偷情男女「出出入入」，篤眼篤鼻」，爲了免除議員、名流、有錢佬的尷尬，便要提出「取締」。這些議員先生，究竟爲他們自己而做議員，抑或爲我們市民大眾做議員？何以只關心九龍塘居民，不關心我們銅鑼灣、旺角的居民？

好事壞事・一手包辦

十多年來，老萬住處，被這些「別墅」「招待所」「公寓」包圍，不但「門當戶對」，且同一電梯上落，樓上樓下，或是「芳隣」，但議員先生從



不會爲我們及我們家人的尷尬而設想，而向立法局提出取締。

我們反對「香港的特權階級」，如「汽車別墅」對香港有壞的影响，則比之更壞的公寓、招待所爲何不加「限制」？因爲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地位低微，其尷尬是「活該」嗎？

據老萬調查所得，在九龍塘經營「汽車別墅」的大老板中，亦有「荷蘭水蓋」人物。他們有功女王、有功香港，而經營這種「厭惡性」行業的也正是他們。香港的大人先生，擺出一副假道學的面孔，其實，經營「汽車別墅」的是紳士，帮襯「汽車別墅」的也是紳士，如今，提出取締、限制的，也是這些大人先生。好事、壞事，全由他們做出來，也許，這就是本港的「特點」罷。

安全措施．為了名流

老萬並非「汽車別墅」常客，但有機會訪問過幾家極有氣派的「汽車別墅」，這些別墅，顯然專爲有車階級的闊佬玩家而設，備有木牌，牌子高矮和寬度，剛好遮住汽車車牌。當顧客汽車駛進通過電眼的閘口，便會發出「警號」，看更人待顧客停好汽車，搬一塊木牌，將汽車車牌遮住。別的顧客到來光顧，也看不到其他汽車是否他所熟悉的，可說百分九十保密；如果租更高級的房間，汽車開進停車塲後，再入帆布帳逢內，那裏有門通進房間，畢事後，由房間出門直上汽車開出，更百分之百安全。

經營「汽車別墅」的人所以動腦筋盡力爲顧客「安全」設想，正因他們的顧客不少是有名譽、有地位的人，除恐懼老虎蝨緝私外，還怕碰到熟人，所以經營者須盡力爲他們週詳設計，他們才會帮襯。如果是尋常人，用不着這麽大陣仗。可知「汽車別墅」顧客很大部分是名流。

高等華人．兩副面孔

名流在許多人印象中，是道貌岸然，規行矩步，他們疾惡如仇，代表了正義、正氣。可是，如果閣下是經營「汽車別墅」的老板，看到名流携同女友到來走私時表現的一副色迷迷的表情時，會把過去的形象徹底改變。

平時，大力抨擊黃色架步，全力支持「掃黃」的，正是這班大人先生，只是一般小市民未看見他們「荒淫」的一面，時時看到他們在報紙上發表「關心社會風氣」的言論，對他們尊崇備至，怎知道他們生活有另外一面呢？

老萬個人雖無緣享受——一來不易找到對象；二來每天二十小時工作，難以抽出空檔。但不反對別人光顧，不論其屬於那一類偸情，絕不會因沒有「汽車別墅」使他們放棄偸情的念頭。香港沒有「汽車別墅」之前，同樣有那麽多人走私，不過今天更方便，和有高級的設備可供享受罷了。

香港有無數上中下三等的酒店，這些酒店不會拒絕一男一女的顧客，不少酒店也聲明有「時間鐘」計算方式，如果議員先生躭心九龍塘變成「紅燈區」，那麽，酒店林立之區，豈不也會紅燈高懸？

老萬不能已於言的，是議員先生只見到出現九龍塘的別墅，卻無視於港九旺區的各類架步。似乎香港住在旺區的非高級居民，便應與黃爲伍；住九龍塘的有地位人士，則「不容侵犯」。難道當了「議員」，就只該爲富人服務嗎？老萬爲此，不禁對黃夢花議員大感失望！他以敢言出名，但這一次的「敢言」，似乎太「遲」一點。

色情架步．到處皆然

香港沒有正式紅燈區，但有各式各樣的黃色架步。這種東西，世界任何大城市都不能免。較多香港人去過的曼谷、東京、大阪、漢城、馬尼拉、台北、高雄等，有些地方比香港更多花樣，譬如曼谷的浴室，可說是最能吸引遊客，本地人士也樂此不疲。到過歐洲、美加的人也知道，在巴黎、倫敦、漢堡、紐約、溫哥華等大城市，五花八門的玩意都有，不同程度的色情架步，只要懂得門徑，隨時隨地可以找到。香港也是個能吸引遊客觀光的地方，固然有其他吸引條件，但不能否認有部分「好此道」的遊客，在這些架步中花了不少鈔票。

以老萬所知，差不多每一日本遊客都在尖沙咀區看過「眞人表演」，認爲「十分精彩」。當然，這會使不少正直的香港市民認爲此舉使香港蒙羞；但我們到日本旅行，不少人也在大阪九條通看過更使日本人丟臉的表演。

點祇出入尷尬咁簡單？

老萬舉出這些實例，在說明色情玩意世界任何大都市都免不掉，問題是會不會影响地方的安寧。對門對戶開設了「汽車別墅」，對你的安寧的影响其實遠不如在你所住的大厦樓上樓下開設酒帘、音樂廳等之甚。因爲，酒帘、音樂廳不但「色情」，而且是「爭風」「開片」甚至「放火」禍源所在。

住在旺角、銅鑼灣等旺區的市民，若干年來已深受這種色情架步的威脅，如果家有初長成的少女，而又住在招待所隔隣，你分分鐘要爲女兒安全躭心，還不祇「出入尷尬」而已。

可是，這些色情架步儘管如雨後春筍，從未有人認眞討論過，應如何加以取締和限制；這些區域的正當市民，只有「忍受」和「適應」，漸漸，只有承認這是無可改變的存在事實。

「汽車別墅」在九龍塘開枝散葉，使住在這高尙住宅區的達官貴人感到極度不安，認爲具有「厭惡性」，大聲疾呼要予以取締、限制、禁止，他們不知道長年以來，住在旺區的市民所受威脅，遠比他們高出千百倍。

住在九龍塘的雖多是富貴中人，但所受到的法律保障，應與一般市民無異，應無特權。事實上，「汽車別墅」的可厭程度，絕對比不上酒帘、音樂廳。獨立花園洋房也不似大厦的聲息相通，受到直接騷擾。其實，九龍塘的達官貴人，除「面子」受損外，實際並無不便之處，九龍塘更不能變成旺角、銅鑼灣那麽架步林立，達官貴人認爲難受，旺區居民又怎麽過呢？

毛帮的前途 江青的前途

岳騫



六月十五日當去北平的馬拉加西總統拉齊拉卡離平之際，毛帮官方發言人向在機場採訪的外國記者說「老毛年事已高，工作忙碌，中委會已決定不再安排毛同外國嘉賓會見。」毛帮發言所以在機場「發言」，還是有意說給拉齊拉卡聽，因爲外國政客到北平見不到毛澤東，拉齊拉卡是第一人，心情自然懊喪，面子也無光。毛帮發言人的聲明，實在是爲拉齊拉卡保留顏面，否則也不必忙着在機場聲明。

但這項聲明卻引起全世界注意，毛澤東是否死去，許多毛情專家均在推測，經過一周觀察發覺此事有許多疑點。

毛澤東不見客四大疑點

第一、該聲明說毛年事已高，不便會客，此後就由朱德代替。但朱德大毛七歲（朱生於一八八六年，毛生於一八九三年），何以朱德能作的事毛不能作，這就不是年齡大小的問題，而是身體強弱的問題了。

第二、聲明說毛工作繁忙，不能會客，更說不過去。毛既然能忙碌工作，何以不能每月抽出兩次十五分鐘時間會客。實際毛澤東「正常」的會客次數，一九七四年十七次，一九七五年十八次，今年共計五次，一個月也只有一次稍多，再忙也不致忙到如此。

第三、所謂中委會不再安排毛會客更是混說，了解毛帮內情的人都知道，自從一九四五年「七大」把「毛澤東思想」列入黨章之後，毛澤東便凌駕於黨之上，文革之前，毛帮的中委會，政治局尙能發揮少許作用，但毛澤東一手搅出的「人民公社」是在普遍設立後，毛帮政治局始在「北戴河會議」追認的。今日的毛澤東已經成了「神」，他的行動還用得着中委會「安排」？而且在六月上旬，也查不出毛帮會召開中委會，所謂中委會安排，顯然是嚮壁虛造。既然要扯謊，爲甚麼不扯得圓滿些，如說政治局決定，或者乾脆說「黨中央」決定，更無從查考。毛帮發言人何以要對外國記者扯了一個當場便被揭穿的謊，不能不使人懷疑此一說法又是反毛反江分子的傑作。因爲毛帮內部鬥爭複雜而尖銳。四月五日火燒天安門大起義事件，次日「人民日報」刊出了事件經過及反詩，按說應該是得到「以毛爲首，以江爲副」的黨中央批准。但事後江青在「清華大學」對「工人宣傳隊」談話指出「新華社及人民日報通訊員發表的一首反詩，是借反革命來諷刺毛主席，這個編輯極壞，是鄧小平的同黨，有關人員都要徹查。」「人民日報」、「新華社」正式發表的消息都會出毛病，何况這次只是一個未署名的發言人。

第四，就在毛澤東決定不見拉齊拉卡的同日，「新華社」發表了一幅毛澤東的坐照，這幅照片是在毛澤東書房所拍，應當是三年前的舊物，因爲毛澤東最近一年來，已未在這間書房拍過照，再看照片的神氣也非今日之毛澤東。「新華社」此日發表毛澤東舊照片，其意何居？若是以此証明毛澤東健康，不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數未來「風流人物」且看江青

由上舉四點可以看出毛澤東不見拉齊拉卡，絕非由於公忙，而是身體出了

問題。當拉齊拉卡去北平時，毛澤東並沒有不見他的表示，事實上拉齊拉卡此次去平，也就爲了要同毛澤東見面，因爲馬拉加西一羣親毛分子推翻了開國元勛齊拉納總統、奪取了政權便背棄自由世界轉而親毛，毛能見紐西蘭總理摩頓，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巴基斯坦總統布圖，自沒有理由不能見拉齊拉卡，唯一理由便是病倒了，不能坐起，躺在床上見客，畢竟不大像樣。

毛澤東見了摩頓、李光耀、布圖，每次只有十幾分鐘時間頭已不能抬起，要倒在沙發背上，此一照片舉世皆看到，証明了毛澤東的健康確有問題。摩，李兩人離開毛管區之後，表現完全不同，摩頓在港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說明毛澤東健康壞極，李光耀則一言不發，在港不說話，回到新加坡也不說話，兩人雖然作風迥異，卻都表示出對毛管區的不滿，對毛澤東身體看衰，江青本來是想藉毛澤東會客以收宣傳之效，不料弄巧成拙，使全世界人士都看到毛澤東已去死不遠。迫使江青不得不改變政策，不「安排」毛會客。

此還是就好的方面推測，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可能在準備會見拉齊拉卡時，突然昏倒，不得不由朱德代見。就正常情況言，毛澤東即使不會客，也應當會了拉齊拉卡之後再宣佈，此項行動好似專爲對付拉齊拉卡而來，若非不得已，應不會如此。

從六月十五日毛帮發表了毛澤東不見人的消息之後，到了六月二十二日外國報紙透露奧地利一組治療神經病專家被請去北平，推測是挽救毛澤東垂危生命，雖然毛帮公然否認，但並未推翻西方人士的假定。從過去一周內所發生的情況看，毛澤東可能已死，即使未死也入彌留狀態，縱能再苟延時日，大概也不能工作，所謂「毛澤東時代」，已經往矣，數未來的「風流人物」，且看江青吧！

江青是我們潛在的「友軍」

對於江青，海外自由人士對之皆深惡痛絕，對其實力更估價過低，此事乃屬大錯。

先就前者而言，海外擁周鄧之人，希望毛幫政權安定者，其討厭江青自有道理，因爲江青確實攪亂了毛帮的天下。但我輩自問不屬於擁周派，希望光復大陸，解救同胞，重建自由民主的新中國，江青實在是我們潛在的「友軍」。同敵人作戰，要認清敵我形勢，有些自認是自由分子，但爲周恩來之死而嘆息，大寫哀悼文字，此類人士就未太胡塗了。

再說後者，江青實力亦不可侮，如果毛澤東在三年之前死掉，死前又未來得及除去周恩來，江青就徹底完結，今日情況便不同。在北平江青有汪東興的警衛總團，有華國鋒的公安人員，有倪志福指揮的工人民兵，已嚴密控制北平，毛澤東一死，毛帮中央人事如何安排，要完全根據江青指示去辦，個別，零星的反對自然會有，在北平要想推翻江青統治，決非簡單的事。

除去北平上海方面也在江青勢力控制下，上海市已有百萬工人民兵，雖然此種民兵戰鬥力尚不可知，但據各方透露，上海工人民兵均擁有重武器，坦克、大炮俱全，是地道正規軍裝備，北平民兵想亦如此，更可想到天津也相差不遠，此是毛帮政權現行編制的三個「特別市」。

至於地方各省，江青的力量自然薄弱，前述江青在清華大學「工人宣傳隊」講話時，曾談到「天安門事件後，各地相繼出現不同類型的反革命事件，企圖向中央施加壓力，使中央命令出不了北京。」可見江青也深有自知之明，將來她的中央，命令如何能出北平，江青對此不能不着手佈置。

江青在地方如何爭權佈置，所見到的消息不多，但蛛絲馬跡，亦可看出一些端倪。江青目前在軍方着重拉攏四野系軍人，打擊鄧小平的二野系。四野系自林彪粉骨碎身、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至今下落不明，各軍區頭目已成喪家之犬，彷惶無依，江青乘此時機，予以收容。在軍區第一級頭目還看不出，下面就可以見到，以「武漢軍區」爲例，日前部隊黨委召開常委會，聽取「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先進戰士」李偃清先進事跡介紹，當時出席集會的八個常委中，除去楊得志（「武漢軍區」司令員）、王平（「武漢軍區」政治委員），其餘六人都是「四野」出身，「四野」幹部在毛軍中本來佔的比例高，但此時「四野」人員大量擢升，主要當是對付與鄧小平有淵源的「二野」，與周恩來接近的「二野」。

下放青年埋葬毛朝

黨務方面變動亦大，原未放出牛欄的舊人又逐漸減少新露面，又多是工農出身或不見經傳的人。以福建爲例，原由軍人出身的書記朱紹青，倪南山都調回部隊，老幹部出身的書記黃亞光長久不見活動，文革前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廖志高，從五月一日後，未再見面，目前活動最激烈的，一是火車司機出身的江禮銀，一是不明身份的金昭典，此等處，亦可看出江青之周密佈置，確已收到成效。

但此一形勢並不是說江青眞能順利繼毛統治毛管區，這是絕不可能的事，毛管區現分爲二十九省市區，除去北平、上海、天津三市，其餘二十六省區，尚看不出那一個省區已被江青控制，至於十一大軍區，眞正聽命於江青的沒有一個、江青雖然向各處「滲砂子」，但一時尚不易控制全局，即以武漢軍區而論，發號施令的仍是楊得志及王平，一旦毛澤東死訊傳出，各大軍區頭目即可能公開抗命，則江青所能控制的不過三市，不必說平亂，即自保也難。

毛帮目前最大的困難還在於下放青年，此類青年知識分子人數最高達五千萬，目前仍然處在戰鬥前線的約有一千二百萬，這一千二百萬青年因聽到毛將死的消息，個個都磨拳擦掌等待，並喊出「班師回朝」的口號，毛澤東死訊一旦傳出，一千二百萬青年一齊離開農村各回家鄉必然要造成天下大亂，此項大亂對全國同胞而言自是越亂越好，這一亂就如一支烈火燒斷了每個人腿上的鐵鍊，人們重獲自由之日即時來到，但在毛帮而言，卻是越亂越糟，這一亂便要亂垮了毛江王朝，在歷史上，每一個王朝的覆滅，都有其因素，大體不外外患，強藩、太監、女主、權臣、這些病症，毛幫政權全備，其滅亡自無疑義。

談毛澤東不見人及其舊照

林定

六月十五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向駐平外國記者發表一項中共中央聲明：「毛主席年事已高，工作仍很繁忙，黨中央委員會已決定不再安排毛主席與到訪的外國貴賓會見。」隨後，「新華社」發出一幀毛澤東坐在中南海書房的傳眞照片，標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並註明發佈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三日」。從這張照片看，顯見比日前接見李光耀、布圖那副死相，神采得多，起碼年輕了兩三年。倘不是攝影技術高明，或毛伯伯駐顏有術；又或如胡蓊人所說「老蔣用鐵板鑲在背上」，把鐵條嵌在衣領，使毛頭不倒塌下來，可肯定是一幅舊照，且遠在福特訪平前已拍下。因毛福會談時，毛伯伯的臉肌，不能自主收縮，尤是唇肌，活像一塊死牛肉，又僵又皺，時至今日，怎也不會出現這種笑容可掬的神態。

不過，毛伯伯的「照片怪招」，不始自今日，屢見不鮮，猶如「紅樓夢」說的「假作眞時眞亦假」，使人見怪不怪。比方，那幅貽笑中外的「横渡長江」圖片，以他古稀之年，在中南海私家泳池泡泡身尚要攙扶，却能在「驚濤拍岸」的大江中創造世界紀錄，因而引起許多外國泳將向他挑戰。這幀照片及說明，若不是紅衛兵把宣傳部長陶鑄拉下馬，戳穿其僞造伎倆，把毛頭剪貼在長江圖片上，相信今天的墮子們還忘不了歌頌。納粹戈培爾說「謊言說上一百次可成眞理」，陶鑄僅用上一次，便教七億人民相信。共產黨人確比納粹黨徒犀利。

毛澤東不見客最後一張照片

本來，毛伯伯的泳技如何差勁，無人知曉，若不逞強，在泳池裏跟老妾江青嬉嬉水，陶鑄輩也不會借此拍馬屁拍着馬腎囊，以致弄巧反拙，貽人笑柄。其實，毛伯伯在逾花甲之年横渡珠江，已靠左右「托肚」，好不容易才捱到岸邊，應自量就此收山，但他偏不認老，過了幾年，硬要横渡長江，結果僅在江中泡一泡，便被左右架上艇上。此事海外有報導，由一逃亡青年說出來，他說他被選爲毛澤東渡江的安全員，與毛澤東一起游泳，下水不久，拍照一番，馬上扶他上來。筆者有一中學同學的兄長，是游泳好手，曾就讀北京體育學院，每喜與親朋談陪毛主席游江事跡。不過，他頂老實，並沒替老人家掩飾，說他由頭到尾游過長江。他說他們被炮艇送到長江中心，毛伯伯卸掉外衣，在肥肚腩上繫上一條繩子，末端拴艇上，然後滑下水去。據說是爲了安全，萬一老人家突然抽筋，像秤錘般墜進河底，也好按着繩子把他尋回，免致葬身魚腹。老人家確實在河裏耍玩了一陣，那時刻，風和日麗，江平浪靜，在河水泡泡實是賞心樂事。不過，却苦透了這班陪太子讀書的安全員，他們提心吊胆在旁邊伴游，直至老人家興盡爬回船上，才抒了一口氣。如此這般的耍樂，便被宣傳工具吹噓成横渡長江的壯舉了。後來，陶鑄把毛頭剪貼在長江照片上，靈感得自於此，始作俑者，還是毛伯伯本人。

此次「新華社」刊登毛伯伯舊照，葫蘆裏賣甚麼藥，耐人尋味，主腦人是否師承陶鑄，不得而知。中共外交部強調「毛主席工作仍然很忙」，惜「年事已高」，故黨中央不讓他接見外賓，暗示免讓他老人家浪費精力，使得他更好地爲黨工作。這條死橋，遠在毛伯伯從「國家主席」寶座上摔下來時，已用過一次了。那時劉少奇登基，也以黨中央名義向大陸人民解釋，說毛主席過度繁忙，不能分散

精力担任國家主席，特辭去此一職，今後專任黨主席，以便集中精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更好地爲黨和國家工作。此一毛伯伯自動讓位詔書，要不是文革籠裏鷄作及，老百姓絕不會想到毛伯伯被劉少奇轟下台。

這次毛伯伯無臉見人，是否有人借黨中央名義，迫他做「太上皇」，也很難說。不過，劉少奇奪權，確實經由中全會全體通過決定的，並不是劉少奇矯令行事，毛伯伯恨透黨中央，故當紅衛兵造反成功時，他便把三分二中委剔除。而這次所謂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是在全無跡象召開的情況下宣佈，顯然被一小撮人僭用，可見，中共黨組織這個爛檔攤，愈來愈不像樣，宛若魯迅筆下的九斤太太，一代不如一代了。

筆者揣測，刊毛舊照，借黨中央名義，都是由毛伯伯一手攪出的鬼把戲，他臨死前故弄玄虛，迷惑大眾，目的全爲了文革派的延喘。文革派實力如何，他自己壽命幾何，沒有人比他知得更清楚。他一死，文革派勢必樹倒猢猻散，在走資派未芟除前，他死不得，一死天下便大亂。因此只好耍出這兩怪招，今後不見外賓，便是拼絕外人了解他的生死，即使在短期內有三長兩短，只要江華集團不公佈死訊，誰也不敢肯定他爪直，文革派可以借其死靈魂擋煞，遇有甚麼風吹草動，便高呼「毛主席身體健康」，待權力鞏固時，才公佈其死訊。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斃，當時也不公佈死訊，對外只稱重傷，直至張學良回奉京，掌握了權力，才公佈其死訊，否則奉系馬上分裂瓦解。這一近代史實，毛伯伯不會遺忘。

至於刊舊毛照，則屬心理戰術，因毛生前，已刊出舊照，毛死後，也可照樣畫葫蘆，不時刊出一兩幀未公開的舊照，只消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字旁，註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或「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三日」，絕無人會肯定毛澤東早已拉柴了。江華集團趁毛未死，盡量裤他拍多幾幀，毛一死，也足可用上兩三年。倘若此次刊登毛近照，則毛一拉柴，最多瞞一年半載，日子一久，不見毛近照，騙不了人。此掩眼法可能偷橋自諸葛亮死後的「孔明燈」。不過，無論毛澤東的錦囊妙計如何鬼馬，也僅可使文革派胡混一時，他最終會被大陸人民的怒火燒掉，像周恩來一樣，灰飛烟滅，死無葬身之地。

萬勿捐錢給費正清

·史銘·

美國最有毒性的「學人」費正清，目前第五度訪華。他在台港會對記者發表談話，提到美國與中共關係時，那份熱衷於所謂正常化的言外之意，比尼遜克還胸有成竹。

費正清到台灣打秋風

新聞說費正清這次東來，是替所謂「中國研究所」籌募基金，其目標爲美金一千萬元。根據過去的事實，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費某心目中的研究課題，絕對是一面倒的爲虎作倀，給毛澤東壓搾大陸百姓的罪行作幫兇。

像費某這種人，披着學術外衣，在政治上敲算盤的人，我早就不願意批評他了。可是，讀了有關報導，指出費某此次來台，曾和台中央研究院及政大國際研究中心有所接觸，共同交換設立「中國研究所」的構想以及基金的籌募方式後，對費某的行徑，我不能不說話。

費正清在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綜攬大權，有二十幾年，他掌握龐大的基金，利用研究費作餌，不知有多少人上了他親共、媚共、投共的鈎，他迷信毛澤東，却害了美國。

現在，他從哈佛的權力柱上掉下來了。不學有術如費某者，野心和私慾令他不甘寂寞，對往日握有大把鈔票時那種呼風喚雨的光景，當然十分眷戀，於是，不免打算另起爐灶，再組織個「中國研究所」，重溫舊夢。

費某曉得中華民國人士健忘，天生有一副厚道的心腸，因而募捐到我們的頭上，他認爲馬到成功，不會落空。

我反對中華民國公家或私人捐欵給費正清。費正清在替中共作洗腦工作，大家對他不能存任何幻想。人間絕對沒有自己出錢，請別人究研宰割自己途徑的傻瓜。

「東京玫瑰」反案



在二十年前的元月裏，伊娃・東卿・達奎諾在服過十年有期徒刑中的六年多之後，由聯邦監獄裏釋放出來。她所犯的並不是普通的罪，她是自一七九五年以來二十四名因叛國罪而被判刑的美國人之一。而達奎諾太太也不是一個普通的犯人，她是聲名狼藉的「東京玫瑰」。

涉嫌叛國判罪・有人說她無辜

東京玫瑰！提起這個名字，便叫人回想起二次大戰期間對美國作有音樂的心戰廣播的女播音員。所以現在居然相信恰巧在七月四日美國國慶出生的伊娃・東卿・達奎諾不是叛國之賊，而是替罪之羊，認為她是戰後激動情緒下的犧牲者，覺得她應該在美國開國兩百週年時得到特赦的人越來越多的這件事，可能會叫人感到吃驚。不僅如此，對她這件案子詳加覆查之後，也發現替達奎諾太太辯護的這些可能還很對呢。

日裔美國公民聯盟主席大衞・牛屋說：「我們相信她是很不公平地被單獨挑了出來加以錯誤的定罪。」這個聯盟有三萬人，目前正很努力地為達奎諾太太謀求總統特赦。

這件事做來也許不像說來那麼容易。第一，牽涉到本案的很多重要人物都已經先後謝世，其中包括達奎諾太太兩位主要的律師。而且，一般人似乎很不願意看到涉及政治的重大案件總是司法當局受到怪責。還有，現年五十九歲的達奎諾太太目前在芝加哥過着比較起來算是隱秘的生活，不很願意舊事重提來協助平反她自己的案子。

她仍然自認為無罪，但對於獲得特赦一事並沒有多少信心，尤其是以前兩次申請都遭到批駁。她也怕會再惹來那些辱罵匿名電話。「我已經學會適應我所碰到的那些事」，她說：「就像生病一樣，只有認了。」

她的律師柯林斯在一九七四年逝世前不久向記者說過：「這是我所知道美國有史以來最惡劣的一個案子。」她的另一位律師，不久後也過世的譚巴也表示：「等到伊娃的案子最後眞相大白時，美國人都會羞得抬不起頭來。」這兩位舊金山的律師都深信她的無辜，所以免費代表她達二十五年之久。

因為磁性聲綫・終於惹禍上身

關於東京玫瑰一案中最具諷刺性的一點是，根本從來沒有那個人名叫「東京玫瑰」。這個渾名是由駐在太平洋地區，聽那些說英語的女播音員在東京和其他十來個地區廣播的美國大兵取的。伊娃・達奎諾是東京電台很多播音員中的一個，正如美國政府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所發佈的聲明中所說的（後來這份聲明經過了修改），準備不將她起訴，因為「東京玫瑰」是「一個代名，至少有十來種聲音」。

這個生長在洛杉磯，畢業於加州大學的女孩子，最後之所以會到日本，可以說完全是命運的安排。一九四一年六月，她的一位叔父自日本來信，說她的嬸子病重，家裏的人就決定由伊娃代表全家人到日本去探病。

美國政府的記錄顯示她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啓程赴日，執有准予在日停留六個月的官方證明文件，她曾經申請護照，但國務院並未加以處理，在她抵達日本四十五天之後，她再度申請發給美國護照，申請書由東京的美國領事館送交華盛頓。

同時，美日之間的關係漸漸惡化。十二月一日，她收到她父親的電報，要她馬上訂好位子乘坐第二天開往美國的船回美。根據官方記錄，她不可能及時辦妥手續，也無法在一九四二年二月搭上遣送回國的船隻。等到九月間另一條船離日赴美時，她却沒錢買船票。她不可能由敵國寫信回家要錢，而且她的家人已經被關進了設在亞利桑那州的日僑臨時收容營（她的母親不久後就死在營中）。

被困在這樣一個她對當地語言並不很了解的國家裏，伊娃最後終於在一九四二年中找到一份在通訊社的工作。一九四三年一月，她到丹麥公使館任打字員；七個月之後，她又在東京電台兼差。在這一段時期裏，她一直受到秘密警察的監視，不時地來查她的下落。也要求她歸化為日本公民，否則她就會不斷受到調查，把她當做通敵的嫌犯，而且不能領到食物配給。

一名以前在日本秘密警察中任大佐的人，後來曾宣誓作證說，達奎諾太太

一直說日本終將敗亡，雖然他會警告過她不能說這種話。

在東京電台工作的人裏，只有她拒絕放棄她的美國國籍。要是她當年成爲日本公民的話，她就不會因叛國罪而受審了。

大約有三十名不同國籍的戰俘被派到東京電台，如果不合作的話，就要處以死刑。高階戰俘澳洲的柯森少校作證說，伊娃常常由外面偷進食物、藥品和新聞來給他們。美國陸軍上尉英西在審問時也作了類似的證言——最近他還再次重覆他的證詞——並說她還偷送了一條毯子給一名病倒的戰俘。

這兩位軍官都作證說，在日方要求他們把一個十五分鐘的音樂節目（「零時」）擴大成一個內容有新聞、評論、戰俘消息等等，長達七十五分鐘的節目，來打擊美軍士氣時，他們別無選擇的餘地——只有盡量減少其中宣傳資料的比例。

因爲柯森少校很信任伊娃‧東卿（她後來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嫁給一位姓達奎諾的葡萄牙人）。就向他的日籍上司要求調她來放唱片。在她聽說被徵召担任播音員工作時，曾經表示抗議，但是柯森告訴她說別無選擇的餘地。他向她保證說，他和英西上尉會給她寫好廣播稿，一定不加進任何宣傳資料。於是在柯森給她一些播音技巧後，她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起開始每晚播放六至八首歌曲。最後，她自稱是「小孤女安妮」，這是柯森給她取的綽號。

這些戰俘們究竟把日本官方命令要做的宣傳工作減到什麼程度，各種說法不一，但記錄顯示他們的確這樣嘗試過。根據記錄，他們曾遭到毆打，以死刑加以威脅，而且有兩名頑抗的戰俘被拖出處死。戰後，英西上尉在美國陸軍中晉升爲少校，而柯森少校却在澳洲因叛國罪被起訴。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七日由軍法處發出的一份屬於機密的備忘錄中曾說：「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伊娃‧達奎諾）曾向任何單位作指名廣播或預測軍事動態以顯示獲有秘密軍事情報及計劃……」在同一份備忘錄上還表示：「證據顯示（達奎諾太太）對這份工作感到極端厭惡。」

最長叛國審判‧對美人不光榮

當初由美軍和司法部查清之後，達奎諾太太獲得開釋，但已經被囚禁了一年多，既不准交保，也沒有讓她請律師。聯邦調查局徒勞了兩年，想要找到必要的兩名證人來以叛國罪將她起訴，最後政府當局公開找尋證人。二十二個月之後，她又再被逮捕，送到舊金山，被聯邦大陪審團判定有罪。

控以八項叛國罪的審判由一九四九年七月開庭，經過了十三個禮拜，證詞記錄洋洋百萬言，花費了約七十五萬美金，共有七十一名證人，外加由日本十九位證人寄來的書面證詞。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次叛國案審判，但却不是美國人能引以爲榮的一件事。

政府當局斷然地主張除開白種人之外都不得担任陪審員。被告方面的證人作證說他們受到政府官員的恐嚇和威脅。有一位聯邦調查局的幹員承認，曾有一名證人供稱他曾受賄以在大陪審團前作不利於達奎諾太太的證詞。另外一位在日本的美聯社記者也以片面證詞作證說，有一名政府方面的證人企圖向他行賄，請他作不利於被告的證詞。

在審判的時候，由聯邦廣播情報局監聽站所錄下的三百四十次「零時」節目中，只有十三次給辯方作爲證物。其餘的都「依據規定已予銷毀」，就連來自日本的官方證人也否認伊娃‧達奎諾曾經說過騙人的或叛國的話。

當陪審團開始討論的時候，由灣區每天採訪這次大審新聞的記者所作的非正式民意調查，得到九比一的結果，認爲會得到無罪開釋的判決。實際上陪審團是以十比二認爲應該無罪開釋，另外一次只有一位陪審員認爲達奎諾太太有罪。等到法官要求他們作第三次表決，並且提醒他們要注意所花的時間和費用問題之後，陪審團最後才達成有罪的決議。

伊娃‧達奎諾只有一項在戰時打擊美軍士氣的罪名。說得更清楚，她的罪就是在菲律賓雷伊泰灣之戰（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戰，其結果是殲滅了日本的強大艦隊）後作了以上的廣播：「太平洋上的孤兒們，你們現在眞的是孤兒了。現在你們的船隻都沉了，你們怎麼回家呀？」在問到陪審團有沒有考慮將她無罪開釋時，陪審長回答說：「如果在法官指示下有此可能的話，我們早就那樣做了。」

指她叛國証人‧竟是日籍上司

對達奎諾太太「叛國」行爲的兩位主要目擊證人就是她在東京電台的兩個日籍上司——兩個人都是生在美國的美國公民，而在三十年代到日本後，宣佈放棄美國國籍的，而且這兩人之中有一個人的太太本人也在東京電台以「週末夜晚的派對女郎」的身份担任播音工作，也就是她的丈夫向新聞界指控伊娃‧達奎諾是「東京玫瑰」。

有一兩份美國報紙在當時評論說，由兩名直認不諱的叛徒來控訴在東京電台唯一拒絕放棄美國國籍的美國公民叛國，實在是一大諷刺。其餘的女性播音員都脫了關係。其中兩名後來還獲准返回美國，目前正住在西海岸。

在她由西維琴尼亞州德樞監獄中假釋出來之後，美國政府曾經企圖將達奎諾太太以外僑身份放逐。但這種作法正如和將她以美國公民身份定以叛國之罪互相矛盾，引起很多的批評，最後美國政府只好放棄這種打算。

支援伊娃‧達奎諾的人並不存有幻想，以爲總統特赦能消除她被囚禁的那麼多年時間，或收回她在去年夏天付清的罰欵，可是這樣可以使她重獲美國公民的身份。不過最主要的是，等於因此默認了美國政府對她單挑了出來——正好在她被判罪兩天後，一家在美國的日僑小報所說的——是「在處罰一則傳說，而不是站在法庭被告席上的這個人」。

「也許如果我早知道事情會演變到什麼樣子的話，我可能就不回來了，也許我會去別的什麼地方。」達奎諾太太最近嘆息道：「不過即使我早知道，我恐怕也不會那樣做。美國是我的家，永遠是我的家，我從來沒有對我所愛的國家做過不忠的事。」（譯自華爾街日報）

抗戰期間戴笠與李裁法

秦明



李裁法近照

五月廿五日是我國已故的軍統局長戴笠將軍八十冥誕，朝野上下，對這位傳奇英雄的悼念，歷久彌深！

戴笠將軍是浙江江山縣人，生於民前十五年，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聯絡組長，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長，兼財政部緝私署長，是我國情報特工的鼻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神出鬼沒於陣前敵後，屢建奇功聞名於世界。

戴笠將軍是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因乘坐飛機失事殉職，而他忠於國家的赤胆丹心，冒險犯難的大無畏精神，已成爲我國情報特工人員常留風範！

戴笠將軍生前，領導我國特工人員從事地下戰鬥的豐功偉績，早已流傳民間街知巷聞，且已有傳說問世。而戴笠將軍在抗戰期間，坐鎮重慶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遙領駐在香港的情報人員，做了幾件鮮爲外界知曉的工作，說來還有一段秘辛：

香港淪陷日軍前夕，戴笠將軍在香港佈署的情報網，是由站長王新衡負責，爲了在撤退期間，我方情報工作不至於真空，經過杜月笙的推薦，由當時的香港聞人李裁法「臥底」打入日軍憲兵部，以反間諜的身份，掩護我方的地下工作人員。

戴笠將軍知人善任，根據王新衡平日的報告資料，知道李裁法在香港社會頗具潛力，卽密電王新衡，撤退前將港九地區的工作重託李裁法：「淪陷後香港秩序，你要儘力維持，我們未及撤退的人員，請你設法救援，戴先生對你期望很大。」

王新衡就是這樣轉達了兩句話，李裁法義不容辭的拳拳服膺，他曾協助陳策將軍維持戰亂期間香港的治安，並且協助盟軍作戰，日軍開入香港，李裁法竟運用多方面關係，打入日本憲兵部，担任偵緝隊隊長，利用近水樓台的機會，遙奉戴笠將軍遠在重慶的指令，一連救出日本憲兵指名逮捕的我方政府重要人物，和若干不及撤退的工作人員。

在「八百壯士」一片中升旗的當年童子軍楊惠敏，當時也在香港，而且和戴笠將軍、杜月笙先生在工作上，有密切連繫，並從旁協助李裁法從事地下工作的推展，實歸功戴將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當時陷身在香港的要人，包括有國父元配盧夫人、前外交部長魏道明之雙親、杭州市長周家賢、陳策將軍夫人、國民黨港澳方面黨務負責人沈哲臣及名政論家陶希聖等，在戴笠將軍的秘密指示下，李裁法均圓滿達成任務，掩護安全離開香港。

國父原配夫人離港時，因身份重要，如果不慎被日軍發現，關係重大，戴笠將軍命李裁法，要安全第一、當時盧夫人因身體抱病，不宜步行。必需使用担架護送，李裁法在戴將軍的指示下，不惜使出銀彈戰術，撥出一萬銀元，每通過日軍關卡，遇上幫會的江湖好漢，就由李裁法的手足出面打招呼，因沿途不少是三不管地區，驚險重重，由於戴笠將軍的威名深得人心信服，盧夫人一行，得以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很安全的撤退到後方。

杭州市長周家賢，是蔣委員長親信之一。當時身陷香港設法護送離境。李爲了不辱戴將軍使命，以金錢買通日軍憲兵部，將緝捕周家賢的命令撤銷，得以安全轉進到重慶去。

前外交部長魏道明的父母，陳策將軍的夫人，在日軍佔領下的香港，能夠脫離日軍魔掌，免被日軍的利用及迫害，也歸功於戴笠將軍幕後的安排，對李裁法的知人善用。

在八年對日抗戰期間，戴笠將軍領導下的我國情報工作人員，縱橫敵後的傑出表現，眞是舉世聞名，以日軍突擊珍珠港爲例，兵力佈置，戴笠將軍已瞭如指掌。所謂知己知彼，戴笠將軍情報的謀略，在近代的軍事將領中，是最受國人敬重的一位將才。

戴笠將軍於抗戰期間，在敵後建立的情報系統，可說做到無孔不入，就連軍事機構內，許多翻譯響導，多是戴將軍旗下的工作人員，使日軍防不勝防，凡有重大的軍事行動，多在我方的情報掌握中。作克敵制勝的佈署，終於贏得最後的勝利，從事情報工作的無名英雄，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在國人心目中，應該是歷久彌新！

作爲全國情報工作領導人的戴笠將軍，一生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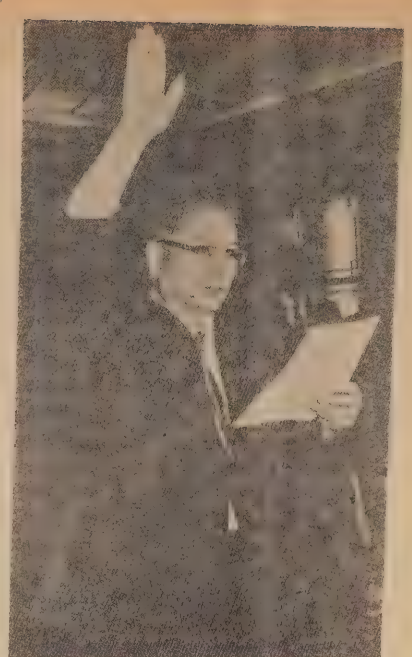
正嚴明，對部屬恩威並濟，在他的精神感召下，許多情報人員蹈湯赴火，壯烈犧牲，或從容赴義，在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前提下，不知用生命頭顱寫下多少可歌可泣的史頁：

一位曾追隨戴將軍出生入死的退休情報人員說：抗戰期間，戴將軍每次有重大的任務賦與幹部時，必先對受命者曉以大義，使受者在心理上先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準備，置其死地而後生的決心，至於對蒙難同志善後的撫恤，烈士遺屬的照顧，更是無微不至，確實做到毫無後顧之憂，因此，凡是戴笠將軍的學生和部屬，都是不貪生，不怕死的無名英雄！

在抗日戰爭期間，為國家民族壯烈犧牲的情報人員遺孤子女，戴笠將軍皆視己出，予以妥善的照顧，一直供書教學，由小學以至完成大學教育，甚至保送出國深造，育成新一代的接班人為止。目前在國內國外，有許多烈士遺孤，已學有所成，為國家社會服務的專才，多是出自戴將軍的德政栽培！

戴笠將軍去世轉眼已是三十年了，可是戴笠將軍的威名，戴笠將軍生前的國家民族建立的豐功偉蹟，戴笠將軍的精神，永遠活在國人的心目中。

一位來自農家的市長



台北市長林洋港

台北市長林洋港是位苦學出身，事親至孝，忠勤愛民，清廉認眞的公務員。

據親近他與瞭解他的人，說了幾則林洋港日常生活的小事。

來自農家・關心農民

林洋港在南投縣長任內，有次總統蔣公和蔣經國先生巡臨日月潭，順便召見了林洋港，垂詢民情，並驅車巡視，時適農村收割，農民將稻谷堆在馬路兩旁曬，正好看見警察在取締，總統蔣公並未說話。但林洋港目睹此一情景，認為農民忙了半年，好不容易等到收割，若不及時將稻谷曬乾，容易腐壞，而農民並沒有許多曬谷場，在馬路兩旁曬谷，只要不阻塞交通，應盡量給予農民方便，因之，回到縣府後，立即下令，農民曬谷，只要不影響交通，可在馬路兩旁曬谷，不予取締。

總統蔣公返回台北時，驅車經過公路沿途，又看見農民在路旁曬谷，但不見警察取締，即垂詢林洋港，前日曬谷警察取締，今日農民曬谷何以沒看到取締，林洋港即向總統報告上情，蔣公頻頻點頭，表示嘉許。

林洋港對農民使用「鐵牛」載運農產品或農具，也不主張取締，林洋港認為，農民購買耕耘機，若一年只用於耕田，用的時間有限，而農村運輸工具缺乏，若利用耕耘機來載運稻谷，水果等農產品或農具，在鄉間行駛，應不予取締，但若用鐵牛來載客則嚴予取締。

直到今天，林洋港這二項便利農民的措施，已廣泛被台灣全省所採納，並通令實施。

家境貧困・作風淳樸

林洋港家境貧窮，務農為生，他的父母及哥哥都是農民，全家住在只有二、三十坪的磚牆瓦頂房子裏，他從小即帮忙農事，直到在南投縣政府任職，農忙時還回去帮忙。

在林洋港担任南投縣長後，逢到星期假日，他返回魚池家中，都不用縣長的座車，而是擠公共汽車回去，到了家中，必向雙親問安，然後向他哥哥借腳踏車，騎着到鄉間跟農民寒喧，詢問民情，他在南投縣長任內，獲得縣民的讚揚。

林洋港是很謙恭的青年，他曾在南投縣政府担任南投縣長了，但是，他對以前的老長官，還是非常尊敬。

曾經有位林洋港還在担任課員時就担任他長官的人，等到林洋港担任縣長時他已經退休了，但林洋港每次碰到他，對他仍執禮甚恭。

親民廉潔・腳踏實地

林洋港的廉潔，為人稱道，他的魚池老家，還是那幢磚牆瓦頂的房子，他的哥哥還在務農，假日他回到老家，還是跟多年前一樣，帮着做事，跟農民寒喧聊天！

這位人士說了這些有關林洋港的小事之後，他對林市長作了論斷，他說：「在困苦中生長的人，更能瞭解民間的需要，在逆境中生長的人，更能戰勝逆境，來自鄉間的人，必定會帶來一股腳踏實地的平實作風。」

林洋港接任台北市長，他提出了他的施政理想，希望減少侈奢萎靡之風，蔚成淳樸踏實風氣，共同為建設更繁榮、更和諧的大台北而努力。



華府韻事

伊麗莎白·蕾伊自傳

袁小霞譯

匿名·暗語·約會

那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接電話時照例說：「禮賓處。」其實，這全是鬼話。話須從頭說起，由於週末假期，那天我呆在家裏，但是，就算我是在國會指定給我的辦公室中，我也不能說我的工作跟禮賓處有什麼關係。

替美國政府做了三年支高薪的女秘書，除了名稱好聽之外，我簡直就是一個政治上的禮物，如果眞的要給我辦公的地方取一個名字，「色情交易局」倒更恰當。

就在這個美好的星期天下午，我正跟國會的一羣女秘書們在一起玩。我們正熱心地玩一種華府盛行的遊戲，彼此交換有關古板公務員的艷聞，我當時心情非常輕鬆。

突然之間，有一女友開始以姐妹的身份教訓我，說我在國會中不懂禮節。她不贊成我對掌理國家事務的男士直呼其名，進出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辦公室就像進出社交俱樂部，而且使用國會的官方電話人名簿就像使用私人的黑名冊。

她說：「你的毛病就是你不懂禮節。」正在此時，電話鈴響了。

我隨手拿起厨房中的電話聽筒，不加思索地說：「禮賓處。」

對方說：「噢，對不起，我打錯了。」然後掛斷。過一會，我的「熱線」電話鈴響了，我立刻接聽。

同樣的聲音，小心翼翼地：「哈囉，伊麗莎白，我是你的牙醫……。」

「我的牙醫？」我曾經跟幾個牙醫有過約會，但是，這一位聽起來不像其中任何一位。

「是的，你的口腔外科醫生。你不記得我了嗎？」

議員·名流·牙醫

我又吃一驚。我開始想，我以前聽過這個聲音，但是，不是出自我的口腔外科醫生口中，自從參加上星期的一次籌募基金的晚宴以後，我一直沒有見過他。然後，我想起來了，我的腿興奮得發軟。那次羣星雲集的籌募基金會，主要的演講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誠實參議員。他的誠實是眾所公認的，他是一個受人尊敬的有家室的男人，而且直有希望做總統，就我所知誠實參議員一直是他的黨內的要人。當我在國會大厦或電視上看到他時，我就會幻想和他一起上床，因爲他是這麼重要和出名的人物。那麼，今天晚上是我的機會了。巧極了，我的男伴，這位口腔外科醫生，是誠實參議員的朋友，而且樂於替我介紹。我看起來很動人，我敢說，誠實參議員很想認識我，所以，我給了他我的電話號碼。我們是經由共同的牙醫認識的。牙醫！多妙！

「哈囉，醫生，」我說，「你好嗎？」

他用他特有的語調說：「我很好，我送我的太太到飛機場，回來時剛才經過你家。」

就像其他的國會議員一樣，他提前叫太太束裝回到家鄉，然後在國會休會期間返家團聚之前，自己找點樂趣。

我說：「你不進來坐坐。眞可惜。你願不願意現在過來喝點飲料？」我心想，如果他來，我眞樂意把我現在的客人們推出去。

他說：「謝謝你，可是，我現在在家裏。我明天上午要出席參議院的會議，我事先要閱讀一些資料，作點準備，不過，你到我這兒來如何？」

「我很樂意。」我試著使聲調顯得平靜，雖然我明知並不如此。

緊張·興奮·應邀

我很榮幸，也很吃驚，誠實參議員竟然冒險邀我到他的家裏去。許多並不怎麼出名的傢伙到我的地方來時，比我此刻還要緊張，但是誠實在華府已經很久，對秘密會議已是個中老手，他告訴了我晚上的遊戲計劃。我要向門房自稱是珍珠小姐，我是來接誠實參議員的牙醫朋友「德勒醫生」的。他確定我知道一切計劃後，就說他迫不及待地想見我，然後掛斷電話。

我匆匆洗過澡，穿上一件藍色緊身套頭衫，白長褲。我對我的客人們匆匆道別，衝下樓梯，跳進我的跑車，放下車篷，急駛出發，任憑我的金髮在微風中飄揚。

現在，我已進入美國最重要人物之一的住它，事情太多，竟一時難以盡述了。他想要我的身體這件事，並不令我心煩，因當，透過他，我可以接近大人物的小圈。

政治・色情・關係

在華府就是這個圈子，每個人有他自己爬上影響力階梯的方法。我的方法是水平的，但是我並不比別人差。

有一次，我接到一位國會議員的助理打來的電話，他說：「我的一位已婚的朋友（指他的上司）想跟你約會。」

「他要那一種約會？」

他冷冷地說：「你當然知道是那一種約會。」

我大為光火：「你聽著，你怎麼可以這樣給我打電話。我不是妓女。我是美國政府的職員。」

事實的眞相是：我支領國會的薪水，只是和公職人員約會，以換取政治利益，我的作法，是華府的高級作法。透過這一手，我可以進入國會的俱樂部。

我進入國會工作之後不久，就發現沒有關係，簡直就行不通。當我在一位國會議員的辦公室中做接待人員時，我時常處理進來求職者的事務。

我要檢查他們的履歷，並且看看他本人，我很驚訝他們資歷多麼好，時常有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畢業的。但是，他們一走出去，我奉命把申請表丟到紙簍中。我聽到上司說：「我們只用有私人關係的人。」如果你跟華府沒有搭上關係，一切免談。

他驚叫道：「老天，你的身材眞美！」

白宮・國會・公寓

對我和許多其他的人來說，愈接近白宮，地位就愈重要，而誠實參議員是最接近白宮的人之一。和他發生關係，是我一生中的一步妙棋。

我到達誠實參議員在華府的公寓大樓時，已經是薄暮時分，我開車靠近臉容嚴肅的安全人員。「我是珍珠小姐，」我說，「我到這裏來接德勒醫生，他正在和誠實參議員會談。」

他瞄了一眼備忘錄。「對的，」他說，「你已經到了，向前開，在那邊停車，坐H電梯上去。」如果他心中有所懷疑，臉上却看不出來。

房子建得十分雅致，走廊裝飾有氣派，鋪了厚地毯，我走向大門按鈴時，心情開始緊張起來。在門打開之前的一段時間，眞是最難捱的一刻。門開了，我看見他站在那兒。

誠實參議員就像他的照片一樣，他穿著短袖襯衫和長褲。「嗨！」他用一貫有禮的態度打招呼，然後迅速讓我到屋內，「很高興見到你。」

他遞給我一杯秙酒，我的確需要，因爲，和最令我心醉的男人面對面，突然我不舒服起來。我想，他也有些不自在，我們在沙發上坐下時，都不知如何開始談話。

性慾・權利・交易

那天晚上，誠實參議員沒有什麼機密的事情，他試著說些輕鬆的事，我覺得對他非常合適。他很快把話題轉到我的身上，問起我的抱負是什麼。我告訴他，我的夢想是到好萊塢，進演員學校，希望成爲名演員。

他注視著我的眼睛，溫和地說：「你進行的時候要告訴我。我會告訴你一些人。」我們在一起只幾分鐘，他就帮我攀關係，我眞是受寵若驚。

我很吃驚，誠實參議員給我看他太太、孩子和家鄉大房子的照片，房子有游泳池和美麗的花園。我不知道他爲什麼給我看這些照片，也許是他有罪惡感吧！

我們很快看完家庭相簿，然後，他問我要不要看看公寓其他的地方。「等我喝完酒。」我說。

他攙我的手臂，拉我起來，他說：「帶著杯子過來。」

他帶我走過客廳、書房和餐廳，但是，我們一到臥室，他摟住我就開始吻我。

我退出他的懷抱說：「我走開一下。」我走進了浴室，我看到浴室中那些漂亮的毛巾時，必須捏自己一把，証明自己不是作夢。我脫了衣服，拿一條大毛巾褁住身子。我出來時，他在床上等我。

當我的大毛巾落到地毯上時，他驚叫道：「老天，你的身材眞美！」

我走向他，我吻他時聽到他急促的呼吸，我用舌頭舐他的耳朵、頸子和他的胸部……。

一旦他滿足之後，他對時間十分警覺，「哎呀，一定很晚了。他們一定會奇怪。你被什麼事拖住了。」

我知道他急於趕我走，這樣很好，因爲我們已經各取所需。他得到了性的滿足，我有了權利感。

我穿好衣服後，誠實給了我一套避過安全人員的指示。可是，我厭惡這種做法，我跳上車子，發動引擎，對著剛才讓我進門的警衛大聲說：「我是伊麗莎白・蕾伊，我記不得誠實參議員叫我左轉還是右轉，才能到記憶橋。」

他說：「小姐，向這邊走。」他擠不出一絲笑容，我也笑不出來。

（未完）

「醜陋的美國人」來歷

向晚



「醜陋的美國人」，今日已成爲一種通常的用語，隨着美國對外政策的荒謬，而益流行。究竟它的來歷，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想有一談的必要。

還是一九五八年，兩個政界美國人：貝爾．李德拉、尤珍．柏里克合寫了一本小說，不，並非眞正小說，他倆不過用小說體裁，虛構故事、姓名以及地名而已。事實上，那個假故事、姓名、國名，卻實有其人、其國、及其事實的。

著者在自序中告訴讀者：「本書是虛構的小說，但它是根據事實所寫的。在本質上，本書所寫的事情，都已經發生過，它不僅發生於故事所在地的亞洲，而且發生於整個世界，二百萬美國人駐節的五十九個國家。

「……我們希望最後一章（第二十二章），可以使讀者深信，我們所寫的，不是無的放矢，而只是把事實變爲小說罷了，其中人名、地名都是我們虛構的。我們用意，在於不使（影射）。個人感到困惑，只是用以刺激而已。」這句話，換言之說，就在於糾正美國當局的錯誤。最後又說：「同時，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採取行動。」美國雖是一言論自由的國家，但個人著述所用字句，還是很謹愼的。

在這節自序中，已經說得很明白，目的是在給政府當局參考，但二次大戰後幾位總統都非英明政治家，而尤以被迫下台的尼克遜爲最糟糕，未必能注意到這本書。可是亞洲人因受美國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的危害，則頗多注意這本書，故發現各種譯本。我所看到的，是彪思衍譯，台北淡江書局印行，民國四十八年九月一日初版的譯本。

這是一部相當大的書，縱然譯成中文，也有十餘萬字。過去，我草草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幾點，還能記憶。（一）是記述古巴之被共產黨侵畧。古巴原屬美國，後來獨立，爲共和國，緊鄰美國東南領土佛羅里達。以美巴過去的關係與目前美國國勢說，無論如何，應該讓它親美才對，不料，就因派到夏灣那（古巴首府）去的外交大使太草包了，以因一時糊塗，竟然被陷入共黨的魔掌，致變成蘇共侵畧美洲的最前哨。當甘迺迪時代，幾乎與蘇共打起來。

（二）是時中南半島問題，對中國問題等皆是一錯再錯。當時著者寫此書時中南半島的陷共尙未發生，然其書已預料到，美國若依賴那般人幹下去，恐非佳兆，後來果然。

（三）是美國派駐外使節的語文問題。書上說：「派往主要國家大使，應該會說駐在國的語言，然而在法國、意國、德國、比利時、荷蘭、挪威和土耳其，我們的大使卻都不能說駐在國的語言。（縱然我們駐巴黎的大使能說德語，駐柏林的大使會說法語）。在整個阿拉伯——九個國家，僅有兩個大使能說駐在國語言。在日本、韓國、緬甸、泰國、越南、印尼和其他地方，我們的大使一定要經過譯員傳譯。在整個共產集團國家，僅有我們駐莫斯科大使才會說駐在國語言。」

「如果做大使不能說駐在國語言，他僅是受有經驗的、有語言訓練的職業外交人員所包圍的傀儡領袖罷了。其害處不僅對於駐在國聯繫不便而已……」

「再者，我們的外交人員，在國外服務的，在一百萬人以上，僅有極少數人能說駐在國的語言，常有軍事和科學問題發生，這極少數人根本等於零。」

「在美國大使館的僕役、信差、譯員，都是當地僱用的。在亞洲每個美國代表團及電話接綫生，卻都是亞洲人，當然這就是間諜最好的插足的職位。……」

「美國每年由亞洲選派很多學生，來美國學習，這只是一種保守辦法，但更不幸的，美國需要的，是那些能說英語的學生，因爲他們的教員僅能用英語教他們。可是選派的學生皆是生於都市的富家子弟，並非出身農村，但可是亞洲人大部分卻都是農業區。」

「共產黨的辦法，卻無此種限制，他們在中國雲南，有一個訓練營。有三萬名來自印尼、緬甸、泰國、寮國、柬浦寨和越南的學生，受訓練期限爲一年半，用他們各國語言講授。課目包括農業、製皮、印刷、鑄鐵及其他小城市需要的工藝。學生和他們本國人住在一起，並有他們自己宗敎的傳敎士。受訓後回國便變成共產黨，那是毫不足驚奇的。……」

「美國在國外技術人員，大多數都是計劃大規模的方案，如水壩、公路、水利系統。結果這種大規模的複雜技術，除了少數當地政府把它當做掌握政權及財富手段之外，皆不足當前開發的所必需。那些小規模技術人員卻沒有受到鼓勵。……亞洲各國最需要的開發計劃，據當地專家說：包括鷄種、和猪隻的改良、小型吸水機、罐頭食物的製造、種籽的改良、鄉村小型造紙廠、以及小型工業的設立。

這些措施，不僅花小錢可以爭取朋友，而且是亞洲工業化和經濟獨立的先決條件。我們花了很多錢，在森林建築公路，結果除了腳踏車、徒步之外卻沒有交通工具。我們花了幾百萬美元做軍車裝備，結果對於當地人民生活的提高，卻毫無幫助。同時在戰爭中，又沒獲得勝利。……」

總括說來，美國人用意是不錯的，但他們只是用美國人的想法、眼光來開發亞洲，就太不適宜了。如何不失敗？「醜陋的美國人」是照 Ugly 一般譯法翻譯下來的，事實上，應該譯成愚蠢的美國人才妥。

古語云：「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我們以爲美國如現在覺醒也還不遲。美國應該改革的：

第一、應制定一永久性的外交原則，根據美國立國之策，應當與共產國家劃分界限，敵友分明。俄人索贊尼辛在華盛頓、紐約兩次講演，分析得十分明：「你們和蘇聯搞緩和，正帮助了共產黨發展，而使俄國人民延長了被迫害。」自後美國與論界頗有反應，但政客們並未眞覺醒。

第二、勿再受共產黨宣傳欺騙，如最近塔斯社宣傳，「蘇聯從不干涉他國內政。」即其一端。要記住，共產主義是決心企圖毁滅民主主義的。先宣傳，後武力。

第三、要認淸共產黨本質，它們不僅是豺狼，也是狐狸精，狠之外，且詭計多端。美個應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手法，去對付共產黨，却不可以常情處理和它講外交。

文史哲雜談

複雜人事背後是有規律的

霍霄雲

有時從娛樂新聞中讀到某某藝人離開他服務的機構時，對親友透露心聲，都說出差不多同一樣原因，那就是因爲該機構人事問題太過複雜，不過作爲旁觀者，當他們聽到一個藝員由甲機構轉過乙機構時，說甲機構人事複雜時，他們心中都明白，乙機構的人事問題不一定比甲機構好了多少。

任何一家娛樂機構，除了老闆之外，每一個都是僱員，每一個都有不同的工作崗位。所謂人事複雜，那些複雜因素，並不是天上墜下來的，而是由僱員與僱員之間的內心愛惡、妒忌、猜疑等作用磨擦出來的，這種複雜的人事，不過是僱員自身製造出來互相排斥的煩惱。互相排斥的原因，就因爲人事變動老是無法穩定。

在娛樂機構裏，因爲時覺有新的機會，有不少部門的員工——如編導、演員、節目主持人等，新工作的分配就等於新的機會，當甲乙丙丁才智條件是相等時，但只有一個能獲得較好的機會，二個是中等的機會，一個是吃力不討好的機會，分配機會的卻是由他們的主管，在這種條件下，主管與那一個藝人緣份較好，對那一個有偏見，自然會造成其中的幸運兒與不幸者，於是所謂人事複雜問題，便是由競爭、自私、偏愛、偏惡這四個公式產生出來，所謂人事複雜問題，本來是很簡單的，那就是主管的分配工作的權力，缺乏一定原則，彈性太大，容易由情感作用來決定，使某些人可以成爲天之驕子，某些人永遠被安置在可有可無的不重要地位上。

我們知道，人如果沒有足夠智識，對於整個宇宙的變化，想像中應該是多麼複雜的，對於人類社會的變化，也是非常複雜的，不過如果你了解每個變動的規律，它並不是複雜的，複雜兩字，只可說是不知道個中奧秘的代名詞而已。

事實是世界上並沒有眞正複雜的事，也沒有完全沒有規律的動向。有時人的內心的懼怕，並不是由於人的脆弱，而是不明白它的規律，不知道何去何從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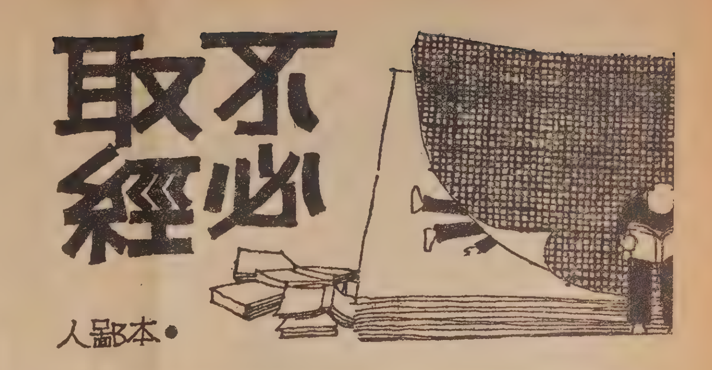
在娛樂圈中，凡受觀眾歡迎的藝員比較容易擺脫人事關係的抑制，但一個藝員由沒有受觀眾重視以致成爲觀眾偶像，這段過程，必須先有肯破格任用的主管人的嘗試任用，才有冒出頭的希望。這種機會，說是際遇也好，但多少與藝員本身的性格有關。

有一種性格是沒法與別人愉快地合作的。也有一種際遇是你老是撞着與你才智本來相等，不幸的是對方比你有特殊背景，那麼你便註定非要倒霉不可了。

研究人事問題的人，如果能夠從一切複雜的人事背景後面，看出藏匿着的規律，它在你心中便不再複雜了，然後你可以用那規律來衡量你自己可能配合的條件，相信可以不算命拈卦也可以自己去估計自己未來的成就了。要是一個人不懂複雜人事背景的隱匿着的規律，他在甲機構不得志，過了乙機構，兩機構仍然一樣不得志的。這其中幸運的因素是不會有的。

人事問題是現實社會最殘酷的問題，除開特殊背景的在內面控制之外，加上回佣與賄賂的風氣，越來越使眞正的人才，不能只依靠推銷他的才智就能夠生存。要是你懂它的規律，成功與失敗的原因很容易計算的，也容易當機立斷作去或留的打算，不必浪費太多時間作守株待兔式的幻想。

有時從報章看到某些電影公司的演員，主演了幾部戲後，有的因給人事問題困擾，有的因爲他的作品公映不收得，於是立即退出這個圈子作別的打算，這應該是聰明的決定？有些主演了幾部電影的演員，一直長年累月經常在影人茶市撞機會，不知不覺浪費了好幾年寶貴時間，然後才悄悄消失，那是很殘酷的。「有志者事竟成」一話，在娛樂圈是用不着的，因爲「志」是主觀的，「成」是客觀的，客觀的成在那圈子中是要講特殊人事背景的，想來正是知難而退爲上策。



「不必向三十年代取經。」我十分佩服董千里先生的這句話。

爲甚麼會有「向三十年代取經」的熱潮？很可能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取得了中國大陸政權。要分析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成功」條件，似乎就覺得中共在三十年代的「文藝政策」是具有一定的作用。因而，三十年代的文藝，也就成了必取的「經」。這與現在某些專家研究「毛澤東思想」，而必須研究到襲自珍與王夫之，出於一轍。

我不否定三十年代文藝政策的某種程度的成就，但，三十年代，「文藝」的影响力，遠不如「社會科學」，則是一定不移的事實。很淺顯的證明：細數三十年代的幾種最具權威性的文藝刊物的發行數字，都在「可憐」的限度之內。當時的情形，能付得

。連魯迅的著作也須「試探」，等而下之，可以想見了。文藝的影响力，如果眞是龐大，這市塲，還怎須「試探」？當時的書籍印行數字，第一版，最普遍的是一千本，眞有叫座力的，一千五、兩千。與現在的香港，並無甚麼大差別。而現在的香港，比之

」、地板上，「家」與「紅樓夢」堆在一起。卻已知道，「紅樓夢」是「家」的祖宗，而紅樓夢，可能，也必定，是萬惡的鴛鴦蝴蝶派。說來，有點褻瀆新文藝作家的神聖，除了語句的裝置以及分行有極大的分別之外，我對「文藝創作」與鴛鴦蝴蝶派的章回體小說，絕對的等量齊觀。當年讀「文藝創作」，正與我現在讀「武俠小說」，完全一樣。文藝創作裏可以接受到某種時代感，具體的，大約是幾個新名詞與新語句，總不能照樣說出來而成爲比娘兒腔更逗笑的文藝腔

銷售量超過了十萬本的一本書，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本最大銷數的書（當然，大人物的必讀經典不能計其「當銷量」。）又與「文藝」無關，是共產黨黨員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創出了「哲學家速成班」，一個小學生可在三小時內成爲哲學家。於是，哲學家滿天飛，誰都能以哲學家自居。文藝界就沒有成功的找到這條路，倘能使小學生在三小時內成爲文學家，相信，一千本，三千本的「千」字隨時可以變「萬」。不過，實在也在儘量的找。今天，若干被翻出來的「

※※※※※※※※※※※※※※※※※※※※※※※※※※※※

一代勝過一代

董千里

「三十年代的作品可以瀏覽，但是不能當作範本來讀。因爲相隔四十年，我們的語文無論在語法上、語彙運用上、表達技巧上，都有着長足的進步。如果我們以讀盛唐詩的心情來讀那個時代的語文，是無法寫出好文章來的。」

這是黃思騁兄發表於六月六日本版一文中的片段，主要係慨嘆中國語文教育制度之抱殘守缺，如一貫以三十年代的作品爲「範文」，取法乎中，自難免得乎其下。

上述意見深獲我心，我也不甚看得起三十年代的東西，雖然它曾啓我新文藝之蒙。任何人對啓蒙的老師可以畢生追念和尊敬，但那祗應限於感情上的，不應把這份感情化爲宗教性的崇拜。以今日的標準衡量，三十年代的東西縱非一無是處，大部份卻是不過如此，尤其語文方面可以肯定無甚足觀。

數月前曾在一文中提出，不必向三十年代取經。祗因覺得這是把文藝青年引向一條冤枉路，沉重的淘沙見金工作注定事倍功半，何況許多人並不能分辨黃沙與黃金，順手就把淘來的沙作爲黃金儲存而且使用。

如果打譬喻，五四新文藝是原油，三十年代是老法煉油，後來煉油的方法逐漸改進，油中的雜質乃逐漸減少。並非後人必定勝於前人，是因爲每一代前人都做了一些功夫，如此日積月累，使後人的起步點愈移愈前，乃得事半功倍。這本是放諸萬事而皆準的進化方式。新文藝的演變過程自無例外。

所以苦勸今日的文藝青年仍向三十年代取經，這就好比讓他們用老法煉油，結果質與量都不能合於需要，豈非走的是冤枉路？進步的意義就是：前人走過的路，後人用不着一板一眼的再走一遍，祗要根據前人所作的提示，在幾個重點上像蜻蜓點水那樣點上幾點就夠，然後再去開闢新路，爲後人作重點的提示，如此一棒接一棒，那才一代有一代的風光。

新文藝迄今不曾步入「盛唐詩」的境界，三十年代當然不是，以後的年代也一直不是，但一代勝過一代是可以肯定的。所謂取法乎上，是就比較而言，一比之下，三十年代僅勝五四。（轉載星島日報）

※※※※※※※※※※※※※※※※※※※※※※※※※※※※

壓艱辛之後，終于要關門大吉，很多實例，是在經濟無法繼續維持而又不便自行關門的情形下，發刊一點「犯禁」的文字，引起國民黨當局加以「封閉」。這樣，對讀者就有了交代，對主持者，也自已覺得有了交代。

三十年代的文藝刊物，稱得起「雨後春筍」，多得數之不盡，上海爲主，北京爲次，其他如漢口、廣州以及各省會，都省。但，也都走着同一命運，一期，兩期，三期，壽命不一，名稱雖多，全屬「前仆後繼」。

「創作」又如何？第一塊金字招牌，該是魯迅了吧！魯迅在北新書局出版的新書，第一版，照例不敢超過三千本，然後，再版、三版。說明了甚麼？說明了對市場仍須採「試探」，能銷三千部的創作，已屬哄動的暢銷新聞了。能聽到這哄動新聞的機會，太少！太少！

當然，一本書，可以傳讀無數人。三千本，就可擁有無數個三千讀者，估計三十年代的文藝的影响力，當作如是觀。三十年代最暢銷的小說，不是「文學家」們所專有的「文藝創作」，誰都可以回答，佔第一銷量的是張恨水的「啼笑姻緣」。鴛鴦蝴蝶派！豈不令人氣短？

三十年代，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時代，可惜，在中學做過極短暫的文藝青年之後，就完全與文藝領域的人與事隔開了，然而，却升任了所有作家的衣食父母，幾乎是不斷的購買各種足以使我「消遣」的「書本」。床上三千本的讀者之一，你會發覺到很熱鬧，很偉大，如果你是屬於一千本或三千本的讀者以外，你就會知道，徐伯昕（生活書店）張靜廬（上海雜誌公司）他們，究是憑什麼才能經營這「出版事業」。

三十年代的「讀書界」——這可不是文學家們專有的天地了，包括任何學科的讀者在內，最起勁的，當是「社會科學」。當然，這又是中國共產黨及其同路人支配的天地。銷數可以經常維持到三萬份的兩份雜誌，一份是「世界知識」，一份是「讀書生活」，都是半月刊。這上面的「文藝」成份，低得等於零。「世界知識」有一篇長期的外國政治小說，「讀書生活」並無「創作」。

經」。有一次，在頗有地位與成就的文學家面前，我說：「久已作中學課本的朱自清的『背影』，能與今天報屁股上的散文相比嗎？」舉一反三，三十年代，三十年代，上溯於五四時代，都有「經」，更多糟粕。盲目的取，只是証明七十年代的低能。爲了阿諛政治形勢，更屬卑鄙；爲了掩飾自己的無知，或還情有可原，也不該貽害於人，更不該貽害於後一代。

三十年代的穆時英，能抵得住香港六十年代的楊天成嗎？文藝家或者不知楊天成爲何物，讀者與出版商是知道的。將兩人的作品加以比較，何者爲「庸俗」？信手一例而已。所以，我擊節讚賞，不必取經！

（轉載星島日報）

由馮友蘭看大陸知識分子的悲哀

年逾八十的「北大」教授馮友蘭，最近又被中共所迫，進行自我醜詆的所謂「檢討」，這是近三年來馮友蘭第五次「檢討」。他這次自悔的文章，刊在六月八日「光明日報」上，文中承認他過去研究中國哲學史所寫的文章，都是爲大地主、大資本家服務的，實際上即是剝削階級的立場。當我們讀到這則消息之後，對這位晚節不保的知識份子落得如此下場，確有憐憫多於責備之感。

當毛澤東設下「陽謀」，引誘大陸各階層人士進入其「大鳴大放」圈套時，「北大」教授如賀麟、陳修齋、馮友蘭這些人，都公開表示「反對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根本對立」，他們認爲「眞理除體現個人的個性、民族精神、階級性之外，還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而賀麟更露骨地指出：「腐朽墮落的王朝和垂死的階級，總是不辨是非黑白，那怕是對它有利的哲學思想，它往往不能利用，反而加以迫害，這是一個常見的事實」。這一番含沙射影的話，自然激起了中共份子的憤怒，於是對賀麟、陳修齋、馮友蘭諸人實施攻擊，聲言「必須在一切思想領域（包括哲學領域）中堅決把它淸除出去」。

馮友蘭他們的觀點，實際上也並不想作一個殉道的英雄，而只是希望在現實情況下，中共在思想上作若干修正，從而使其政策對大陸人民的壓搾畧爲放鬆而已。因而，當時所謂討論會的發言，極其審愼而婉轉，比如說，陳修齋所強調的只是：「第一、不能把唯心主義歸結爲意識第一性，物質第二性：第二、意識第一性，物質第二性並不是絕對錯誤的；如果認爲意識第一，物質第二在任何條件下都是絕對錯誤的，也就難免是機械唯物論的觀點。」

陳修齋的話，馮友蘭更具體的加以說明。他說：「哲學思想一般是沒有階級性的，是可以承繼的。如『人皆可以爲堯舜』這一命題，是一種人人皆有平等的思想，是各個階級可以利用的，是沒有階級性的；但就其特殊意義講，是叫人作聖人，聖人就是最能安於和擁護封建秩序的人，因而這句話是有階級性的」。馮友蘭的意思是想說明「統一」與「對立」不獨可以調和，而且可以轉換，雖然他的目的在揭穿那些紅色理論家所堅持的「哲學黨性原則」，可是他永遠只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他的受盡磨折，而終於到了八十多歲高齡，還不得不在中共的壓迫之下，承認他過去的哲學思想是爲大地主、大資本家服務的，說穿了，還是「貪生怕死」誤了他。

一個書生，經過了近三十年的凌辱，他們的肉體與精神，實在已無法再作抗拒，這是馮友蘭的痛苦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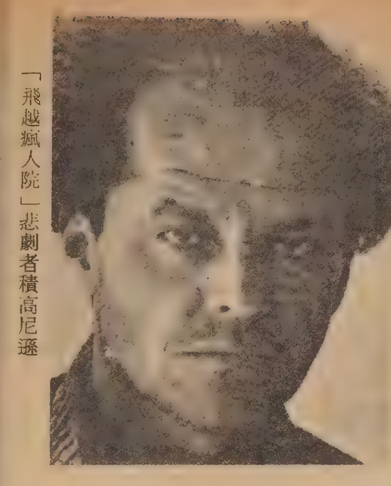
但這種痛苦，卻是他們自己尋找的，又能埋怨誰來？

電影評論

評飛越瘋人院 死局·楓葉情

·林巽·

獲本屆奧斯卡五項金像獎的「飛越瘋人院」，是一部突出寫意的作品，此片在商業氣味很重的奧斯卡獎中被選爲佳作。意義頗不尋常。另一部以意大利西西里島作背景的「死局」，是一部突出陰謀詭計與販賣神秘氣氛的電影。情節編排，過份誇張與牽強，但戲劇效果不錯。白景瑞導演的國片「楓葉情」在筆者寫本文時，剛與是首映的最後一天。這是一部寫情與言志的電影，雖然沒甚麼突出，但並沒有時下電影的販賣不良影响的骯髒噱頭，電影內容倒也有値得一談之處。



「飛越瘋人院」悲劇者積高尼遜

「飛越瘋人院」是捷克導演米路士弗曼的作品，這是一位新起的導演。構思很大胆，他拍瘋人院實景，但並不着重表現一些治療瘋人的知識或醫治瘋人的過程，而是藉着瘋人的故事，作爲今日苦難世界的象徵來表現。電影中的一組瘋子演員共十八名，人物造型很迫眞，可見導演對演員的選擇是煞費苦心的。

「飛」故事寫一個犯強姦罪判刑的麥梅非，因禁不住苦工獄的磨折，乃妙想天開，扮成瘋子，以爲被送進瘋人院，至少不必幹勞役。然而，瘋人院中雖不必勞役，但麥梅非卻受到另一種精神虐待，他送到瘋人院後，被編在一組患精神分裂病人當中，那裏共有十八人，由一名護士長賴小姐負責監管他們，這位賴小姐，電影將她處理成有如納粹女特工的形象，每天瘋人起床，就令其離開宿舍，集中在大堂中，接受賴小姐的疲勞訊問及侮辱，麥梅非因爲表現慾過強，很力爭取瘋人成爲可信任的朋友，與賴小姐作對，後來麥梅非又發現瘋子中有一名印第安酋長也是悲痛的，與之成爲莫逆，賴小姐知道麥梅非是裝瘋的，早暗地留意他，時不時用電盪治療對待他，使他大吃苦頭。麥梅非有一次私自帶十八名瘋子溜走出去，搶了一海上遊艇，出海釣魚，並帶瘋人安然回來。又有一次暗地帶兩個撈女夜間進瘋人院開瘋人舞會，後來因有一青年瘋子比利被賴小姐迫死，麥梅非向賴小姐襲擊，被院方認爲是危險人物，將他施腦部手術，使他成爲白痴，他的印第安酋長朋友不忍見他長期在半死不活中活着，乃暗地裏將他弄死，然後逃離瘋人院。



「飛越瘋人」一鏡頭

「飛」片中的瘋人院，實是極權社會的縮影，賴小姐也成爲一種象徵人物，她對瘋人的方法，並不是將瘋人醫好，只是將瘋人弄得馴服，完全忍受他的虐待。電影充滿了絕望的悲劇氣氛，使人看得很不舒服。它所表現的是瘋子比統治瘋子的還具理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寫意佳作。

盧茲贊柏導演的「死局」雖然地方色彩濃郁，但電影匠氣很重，藝術性與商業性都同樣欠缺，此片唯一吸引觀眾的是一股神秘感氣氛的渲染，不過電影到了最後那神秘感揭開來，有如魔術師的詭計被拆穿，只使人感

「死局」中，法蘭高尼路與珍妮花奧莉露扮演一雙情侶。

珍妮花奧莉露扮演一名教師，被一被一名狂徒苦苦追求。

到幼稚牽強，別無新意。

「死局」故事由一個平凡的意大利女教師綺蓮娜被聘往西西里島一小鎮執教，這個女教師，過去因反爲對意大利的離婚書，被認爲急進份子，她每到一處工作不久，不料這次來到西西里島，被當地第一富豪比利金坡尊爲上賓，將自己一閒置的學生住宅免租供她居住，並鼓勵她爲當地貧民做點事，綺蓮娜不久爲一貧民的福利奔走，獲到勝利，大受地方人士尊敬。另一方面，當地有一個男子追求她，次日突遭橫死，但她與一名米教授私戀却沒任何事發生。但接着不久，又有兩人因當街侮辱她的男子遭橫死。綺蓮娜被警方列爲有殺人嫌疑，不准離境。後來她又爲貧民福利爭取到一個新法案被通過。成爲當地人民偶像，最後眞相揭露，她才明白自己是受到比利金坡暗中利用，殺人勾當，也是比利金坡自己派人幹的，目的是利用她作掩飾來產除政敵，最後那名大首惡被米教授殺死。整個劇情佈置，沒法使人信服的是那個綺蓮娜的被利用及有三個人被謀殺的情節是必要的，電影所以強調這些，祗是爲了將情節鋪排作爲氣氛的渲染而已。於是富豪比利金坡的野心與謀殺的手段，只是不協調的湊合。不過電影通過一些對白，揭露出一些法西斯主義遺孽的不正當心態，倒也有深刻的一面。

白景瑞導演的「楓葉情」是一部國片文藝片中的言情與言志的故事。以今日色情變態及暴力恐怖等電影歪風說：對于「楓葉情」，應該列爲內容乾淨，意識健康的片子。雖然它只是常見的一類型國片，並沒甚麼新意可言。電影寫一個建築業巨子的兒子鄧光榮與一位在大學中的女同學林青霞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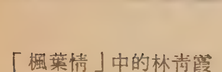
這位建築業巨子，調查林青霞的身世，知道她的母親曾經是風塵女子，女兒生下，不知父親是誰，只跟母親的姓，這位父親並沒有與兒子衝突，先是介紹一位由法國留學回來的外交官千金藍毓莉與鄧光榮相識，希望鄧光榮因此棄掉林青霞，但失敗了，於是又使出「茶花女」排場，激走林青霞，結果弄巧反拙，及使鄧光榮離開家庭，與林青霞在外面舉行婚禮，一面找工作，一面繼續讀書，電影最後寫鄧光榮大學畢業後，編導炮製鄧光榮不幸生了腦瘤，不肯接受施手術，於是才迫出父親來勸兒子，父子和好。

電影中的一對有情男女，看來壓力是不足夠的，甚至鄧光榮離家退學等原因也是不足夠的。

不過電影充滿詩意，楓林的外景也拍得很美，導演對鄧光榮與林青霞這對青年的角色，將他們攪成勇敢、熱情、樂觀氣質的人物，這一點倒擺脫了過去那一套賺人熱淚的框框。

個人以爲今日國片中的文藝片，女主角雖然多是受過教育的大學生，但在電影中，仍然是註定成爲未來家庭主婦的角色，並沒甚麼社會地位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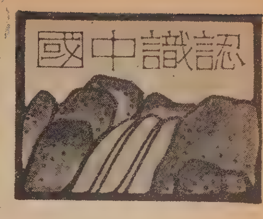
一個女子受過大學教育之後，與舊式家庭主婦沒分別，未免太浪費了，希望我們的藝術匠人，應該突破這種徒具形式表現方法。



「楓葉情」中的林青霞



「死局」中的調情鏡頭



政治是純主觀的嗎？

柳以青

這幾天，接連的讀到三個專欄的三位不同作者的三篇文章，似乎在某種意義上，都表達了「政治也者是主觀的。」

讀後，似乎覺得並不能完全心服。這不心服不是對三位作者個人有甚麼意見，只是覺得他們分析時，或是發表時，有一些東西似乎是欠缺了的。而這欠缺了的東西，爲我來說，那是不可或缺的。

相信讀到這三篇文章的人士們不少，同時，更多的是青年人，因此，我想這從這一主題上來表達一下自己對這方面的感受，以及剖白一下自己對這方面的感受，以及剖白一下我對這一問題的了解。

首先，我在想：何以人們會覺得是主觀的呢？大該與生活在香港，所讀到的政治宣傳太多，而這一類的政治宣傳，又多是「死牛一邊頸」地，把死的說成活的，把壞的說成好的。因此，在香港的有關政治的評論中，只要知道他們的立塲，就可以知道他們的結論了。

然而，事情果眞是如此簡單嗎？

相信，這幾位作者們，把政治與政治宣傳混爲一談了。同時，也可以反映出在香港政治宣傳的猖獗，猖獗到連不斷讀到這些政治宣傳的人士們，也產生了她此的一個印象或感受：「政治是主觀的」。事實上，應該說是「政治宣傳是主觀的」。或者我們可以說，爲政治作宣傳是主觀的。更可說，爲了政治上的需要，所作的宣傳，無所謂主觀與客觀，只是爲了滿足政治上的需要，宣傳者就只有說違心的話，談違心的事罷了。

何以會說違心的話，談違心的事，因爲那是宣傳嘛。最多，那也不過是爲政治而宣傳，並不是純然的政治。

當然，政治這東西，特別是政治宣傳很迷惑人，使不少的人士們都因之而被迷惑。可是，假如政治眞是那麼主觀的東西，你的政治，以及你的政治宣傳，爲別人不一定就是有關涉的。對政治，對政治宣傳的某種同意，是否就是盲從人家的主觀；同樣，某些的不同意，就是兩個不相關的主觀互爲對峙呢？

這裏，我可以舉一個比喻。

五月份的「人民畫報」所「增刊」的「熱烈歡呼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偉大勝利」中，刋出了不少地區的「偉大塲面」，圖文並茂的。如果說這是「政治」以及「政治宣傳」都是「主觀」的話。那麼，這些圖片所刋出的人羣們，是否眞也是「主觀」地「歡呼」和「擁護」呢？

我可以從這些圖片上所出現的「標語」給一個「客觀」的分析，用以指出那幾位以爲「政治也者是主觀的」者們，一定是欠缺了一些甚麼最基本的東西。

首先，「熱烈歡呼」與「堅決擁護」的分別。

用「熱烈歡呼」的地區包括五個，它們是上海市、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江西省南昌市、福建省福州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其中在圖片上同時出現「堅決擁護的」的包括江西省南昌市。

但是用「堅決擁護」的地區包括十四市，它們是「北京」市、遼寧瀋陽市吉林省長春市、黑龍江哈爾濱市、山西省太原市、浙江省杭州市、江西省南昌市、湖北省武漢市、河南省鄭州市、陝西省西安市、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青海省西寧市、貴州省貴陽市、雲南省昆明市等。其中江西省南昌市也有「熱烈歡呼」。

就以出現在「人民畫報」上的圖片裏，可以看得清楚的標語橫額來說，就有以上的兩種分別，就以文字爲意來解釋，由「歡呼」而表現出「熱烈」，與強調「擁護」而透出需要「堅決」，很自然地使人們有極大的不同感受，而這種感受也還只止於「羣」體性的橫額，並不深入到每一位「個」體性的內心。

雖然我們沒有全部得到消息的驗證，但是也已經有了幾個地方的消息報導，大概用「堅決擁護」的地區，一定會遇到「不擁護」的事件，或是反映出「不擁護」的言論與思想。

其次，在這些橫額上，還有「中共中央」、「黨中央」與「中央」的三種不同。

用「中共中央」的有十二個，它們是「北京市」、上海市、瀋陽市、呼和浩特市、杭州市、南昌市、福州市、武漢市、廣州市、銀川市、南寧市、西寧市、烏魯木齊市等。而在另一用「黨中央」的有五個，它們是哈爾濱市、太原市、南京市、廣州市、昆明市等。而廣州則加上「以毛主席爲首」的字句。

用「中央」的只有兩個。它們是湖南長沙市和吉林省長春市。

或許人們以爲，分析恐是多此一舉。在大陸上的各省市，所謂的「中央」、「黨中央」以及「中共中央」，究其實還不是一個東西？然而，細心玩味却也不盡相同的。

很可能，這三類不同的用詞，却是代表了用辭地區的主觀，然而，從這三個不同用詞的主觀中，我們就發現了不只屬於主觀的東西。相信在這三種不同的用詞中，會透出了很重要的綫索。

最後，在「決議」上也有不同的用詞，它們分

為「兩個」或「兩項」、「英明」和「決議」。

只用「決議」的有：「北京市」並沒有「兩個」字樣。

用「兩個」或「兩個決議」的有：上海市、長春市、南昌市（同時也用「兩個英明決議」）、南寧市、武漢市、鄭州市、銀川市、西寧市、長沙市、貴陽市等。

用「英明決議」的有：瀋陽市、太原市、呼和浩特市、杭州市、南昌市（同時也用「兩項決議」無「英明」兩字）、福州市、銀川市、烏魯木齊市、昆明市等。

很明顯的，在「決議」、「兩項決議」與「英明決議」或「兩項英明決議」之間，就可以看出主從屬關係。至於數目字上，有「兩個」與無「兩個」，更顯出中共中央在各地方的觀念中所表達的意義。一個是想做成「任何決議」，一個則只限於這「兩個」。

政治是主觀的東西嗎？政治宣傳卻是主觀的，但，從這不同的宣傳上，我們更了解到超過主觀的東西。

歷史潮流中的浪花

或許，談政的人們，只強調了權力以及權力分配。掌權的人，似乎是永遠在如何保衛他們的權力，也就是為達成保衛他們的權力，在這一點上，主觀得很，只要為保持權利，就不惜一切的手段。

然而，在政治上，以及政治事務在過往的歷史經驗中，這種只主觀的掌權、保權，如果這權力的建立沒有可靠、可信的理論基礎，或是這一理論基礎不是人們所認為對的，這一掌權、保權的主觀，必然在客觀的要求上敗退下來。

誰還能說，在政治以權力為中心的保衛上，仍然還是主觀的呢，這一掌權，奪權血淋淋的歷史經驗，給了我們一個更鮮明的了解，就是血淋淋的後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客觀根據呢！

在這裏，我們不妨再舉「天安門事件」來論一下。

報載：除了槍決兩位主腦人物之外，其他的成千成萬的被捕者，只給於勞改、批鬥，並沒有殺害。如果這一消息是眞的話，那更證明「天安門事件」羣眾們的意見，遠較當權派的中共們是正確的。中共們是不敢以之為殺害對象的，這不是主觀意願的問題，事實上，為中共所倡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是不容許唱反調的，目前的這一策略乃是客觀情勢上的不准許。

首先，他們怕是「致命者的血就是革命者的種子」；這點，中共們在目前羣眾心理普遍不穩之際，是不敢輕舉妄動的，將來如何不得而知。

其次，很明顯的反映出中共高層權力安排的善後問題，愈來愈迫切，這當然是指毛澤東死後的問題。

最近，中共中央宣佈：毛澤東不再接見外賓。表面上沒有甚麼，骨子裏就使我們追溯到，四月初的「中共中央」決議時，在北「京」市的橫額只有「決議」兩個字意義了。其他各地仍在強調只此「兩項」或「兩個」呢？等而次的才稱之為「英明」呢！這是否使人想到，連毛澤東的出見外賓與否，也不是毛澤東所可左右的，而竟是為「中共中央」所批准的。否則的話，何以這次宣佈毛澤東之不見外賓，是要由「中共中央」來決定呢！

也就因此，所謂最近一個時期的「毛語錄」也者，是否是毛澤東親自說的，也都成了一個「啞」謎了。那麼，誰是「中共中央」的幕後的「決策人」呢，這「決策人」都可以限制毛澤東的行動呢！

當然，這裏有另外一個可能，那便是毛澤東病重垂危。不能再「拋頭露面」。但是，人的生命是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的。死神來時，任誰都阻止不了。何以中共中央怕公佈毛澤東的病狀呢？這一怕公佈毛澤東病況的心態，很自然的使我想到秦始皇的死，以及人們對秦始皇的死的諱莫如深呢！

毛澤東自稱是秦始皇，並且更要凌駕其上，而中共的宣傳部門又是大捧特捧秦始皇。那麼，秦始皇死的一幕，以及其死以後的演變，恐怕在目前的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要重演了。

歷史在某一個意義是不會重演的，但是，條件是要吸取歷史的教訓，而中共當權派們，不但不能吸取歷史教訓，而竟大步秦政的後塵而還以之為樂呢！無可避免地是要走歷史上暴君的老路了。

政治果眞只是主觀的嗎？只從這一天、這一刻的現實主義觀點，或許是的。但那一天、那一刻呢？就不只囿於主觀了。事實上，政治也者，也只不過是人類歷史潮流中的一點一滴的浪花而已。

問你怕未？　嚴以敬作

人物春秋





賀衷寒　洞燭共禍

在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轉爲軍隊政治從事行政工作的固然很多，而其中最著成績者，當推前交通部長賀衷寒君山先生。誠如成惕軒爲他所寫的七十壽序所云：「先生嘗謂非經武無以定國，非革故無以新民。故於畢業黃埔軍校第一期後，復赴蘇俄考察，並入莫斯科伏龍芝陸軍大學深造；既畢業，又赴日本研究軍事政治二年；旋又派前往歐美各國考察政治經濟。誦百國之寶書，採列邦之新制，所積斯厚，所發彌光。……」

又說：「先生高瞻來軫，遠撫前規，審遞嬗之幾，明變通之要。爰於民國十三年冬，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奠立淸黨剿共之基礎；並建議成立三民主義靑年團，強化革命隊伍之生命，促成意志之集中，踐知行於合綜。……迨至大盜移國，總統退居，先生亦同於卸職。滔滔皆是，聽擊楫以誰先？落落獨行，欲迴瀾於既倒。使懦夫有立志，確大賢何以加？……」

賀衷寒，字君山，湖南岳陽人，生於民國前十三年，家世耕讀。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君山入武昌旅鄂中學，「五四」運動時，因爲君山的成績優異，而被選爲學生代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赴俄考察，並曾出席遠東民族會議，民國十一年返國。民國十三年，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招生，君山與袁守謙、黃杰等同時考入第一期步科受訓，同年下半年畢業。民國十四年冬，君山再度赴俄考察，並於莫斯科伏龍芝陸軍大學畢業，直至民國十七年始由莫斯科返國。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君山又奉派前往日本研究軍事政治達兩年之久，至民國二十年返國。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即抗戰前夕，君山後奉命赴歐、美各國考察政治經濟，雖爲時甚短。他在治學方面極爲勤力，所以他對英、俄、日、德諸國文字，均能閱讀，公務之餘，他即從事學術的研究及著述，這是君山在學業方面的一大概略。

至於君山對國家社會開始其貢獻的時間甚早，爲他就讀於旅鄂中學的時候，便經常寫些短文問世，從事各種大胆的報導，以揭露舊勢力的黑暗。其後在民國十一、二年中，則與朋友合作，先後創辦過「人民通訊社」於武昌，和「平民通訊社」於長沙；並主持長沙靑年服務社社務，大事抨擊地方軍閥的橫暴，闡揚民主自由的理論，對當時兩湖社會的影响至深且鉅！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冬，君山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後，便留任母校政治部秘書。大約兩、三月以後，他又被調爲黨軍砲兵第一營的黨代表，兼任該營第一連的黨代表；不到半年的時光，更調升第一團的黨代表了（這職務等於後來的團政治部主任）。隨後充任黃埔軍校第三、四期的入伍生總隊政治部主任，其地位已相當崇高，約等於上校階級，畢業不過三年而有如此成績，爲同期同學中升得最快的。

尤其到了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間，更升任自黃埔遷至杭州的中央軍校第六、七兩期的學生總隊長。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當國軍剿江西井岡山朱毛大寨時，君山即升任了海陸空軍總司令部的剿共宣傳處處長，黨政委員會的委員等職。同年十一月，總司令部的剿共宣傳處改組爲訓練總監的剿共軍隊

政治訓練處，仍由君山任處長，並且兼任了訓練總監部國民軍事教育處處長，及特種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因此，民國二十一年便出任了豫、鄂、皖三省勦共總司令部的政治訓練處處長，使全國的軍隊加強了勦共的士氣。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君山調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處長，並先後兼任軍委會南昌行營、武昌行營政治訓練處處長，後兼中央組織部軍隊黨務處處長等要職。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日本鬼侵畧我國的戰事驟起，君山卽自德國奉召返國，回任軍委會政治訓練處處長原職，從而協助最高軍事當局策劃長期抗戰的戰畧和政畧。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當政府西遷重慶後，君山調升軍委會政治部第一廳廳長，旋又調升該部秘書長，仍兼第一廳廳長職位，做了當任政治部部長已故副總統陳誠的左右手。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國府爲着宣慰西北，便由君山担任慰勞團團長，率團前往西北各省慰勞，團員包括有新聞、文化、藝術及戲劇界人士。不久後，政治部長易人，張治中夤緣倖進，當時在重慶的湖南人都痛恨張治中，原因是民國二十七年他在湖南主席任內，深恐日寇長沙而採焦土政策，使長沙全城付之一炬。所以，賀君山在張治中接任部長前，恥與爲伍，乃決心離開政治部。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君山復出担任了行政院國家總動員會議人力組主任，這是過渡時期，翌年調任社會部勞動局局長，很適合他的工作，於是一連幹了三四年，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勝利後，君山膺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三十五年省選第一屆國民大會湖南岳陽區代表時，仍任勞動局長。三十六年升任社會部政務次長，又幹了兩年，狼子野心的李宗仁、程潛等主張國共和談，蔣總統引退，君山卽於同日辭職，表示與領袖共同進退。其後大陸變色，君山隨政府遷台；三十九年三月出任交通部部長，對台灣各地的公路，大事修築，至民國四十三年六月，改任總統國策顧問。民國五十四年，再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六十年响應總統號召，依例退休。

君山在國民黨方面的工作時間也很長。遠在民國十七年，當他服務首都時，便當選中國國民黨南京市特別市黨部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其後當選爲第五、六兩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改造後，君山便任中央評議委員。民國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間，君山並担任了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他在團方的資歷亦深，當三民主義青年團於民國二十年成立時，君山卽當選臨時幹事會幹事，嗣聯任第一二屆幹事，並當選爲常務幹事兼中央團部甄審委員會主委，直至該團併入國民黨爲止。

君山的的著述甚豐，對於黨的理論貢獻更多，民國十四年創辦國民黨革命週刊於廣州，發揚三民主義理論與共黨作思想鬥爭。十八年在日本著有「改組派之檢」、「汪精衛理論的批評」二書，呼籲黨內同志，擁護領袖，認識國家，極受社會重視，再版至十三次之多。二十二至二十六年間所著「一得集」，每年一巨典，爲政工人員視爲寶笈的讀物。卄九年著「黨團的組織與應用」，對於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有着極深刻的教育意義。

君山對於我國積弱的內在原因，認爲中國智識份子歷來與農工脫節，而其消費則轉嫁於農工生產份子，因之影响資本的累積與發達，且使其無法走向現代的途徑，故君山所著「國民勞動與軍隊復員計劃芻議」，以及「後期革命的號角」，對於戰後復員官兵智識份子的就業心理，影响極大。至於中國積弱的外在原因，則認爲赤俄帝國主義承襲帝俄時代傳統的侵畧併吞中國的野心，實較日本軍閥尤甚，君山以三十年不斷研究蘇聯及共產主義，每對蘇俄問題發表意見，往往被公認遠東少數蘇聯問題專家之一。

君山在勞動局長六年任期中，處理工資問題，使其不影响物價，復安定工人生活；同時舉辦全國技術員工調查、登記、管理、救濟失業、輔導就業。抗戰勝利後，並策劃數十萬西遷技術員工復員，尤爲產業界所稱道。卅九年接長交通部時，各公營交通事業都感無法維持，君山乃指示資產應往最有利方向營運，而勞力則向最有效方面發揮，使各事業經營企業化，施行以來，各業都能逐漸轉虧爲盈，一掃多年來倚賴國庫補墊的積弊，轉而有利於國家的財政。企業化政策建立後，君山倡導科學管理方法，節省浪費，改進業務，從此人員振奮，效率激增，開交通事業新局面，輿論評其爲協助政府平衡預算功能之一。

除了以上事功外，他對革命組織及教育訓練等貢献亦多，其最著的省；民國十四年參加「孫文主義學會」的創建，十七年担任軍校同學會書記長等活動。江西勦共時，蔣故總統舉辦廬山、峨嵋各訓練團，君山均負政訓責任，並担任星子訓練所所長，他歷年來對於國軍政治教育制度，國民軍事教育制度，以及後來的國民義務勞動制度，國營交通事務管理制度創建，與民二十「掃蕩報」，二十三年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創辦，俱有劃時代的意義。

君山的日常生活極有規律，做事輕重條理，待人接物，和藹誠懇，受他提拔的青年志士，更不知多少，而其見義勇爲，臨危不懼，忠愛國家，不拘名位，不計利害的精神，對於紛擾的中國社會影响至深，例如三十八年戡亂軍事極度不利之際，他奔走各地，呼籲團結，講述反共抗俄的意義，軍民曾受激勵，對於當時局勢的穩定，頗多裨益。總之，君山歷中樞十年，諸凡黨政大計，均能洞察本源，又身任中央民意代表，深諳民主政治眞諦與運用，因之能遇事秉承中央決策，每居間協調，輒折衷至當，爲眾欽服。

君山除工作讀書外，別嗜好，對身心健康，很注意鍛鍊，雖年逾七十，而精神煥發，逾於常人，識者都說他必享遐齡，不意於民六十年冬，君山七十四歲時，忽感腰痛，經各大名醫會診，斷爲骨癌，經多方治療，延至翌年五月十日逝世。按賀氏畢生從事革命，對共黨的邪說暴行，認識非常透徹，故數十年，中共的種種陰謀，君山莫不洞燭其奸而予以揭發與打擊，民國卅八年之所謂「國共和談」，君山首爲大聲疾呼「與虎謀皮」口號！並毅然辭去政府職。

胡養之

柏蒂的地下生活

本刊編譯組特譯



柏蒂·赫斯特大約可以稱是美國犯罪史上最轟動的人物，從她最初是一件綁架案的受害人，到她後來因參與械刧銀行而受審、判刑，目前還是好幾宗待審理罪案的被告，其間變化的離奇曲折，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開。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她那一年逃亡的地下生活，內幕作家Howard Kohn和David Weir經過多方採集資料，寫成此文，除了揭露柏蒂和哈瑞斯夫婦這三名「共生軍」殘餘份子那一年的地下生活外，更兼及哈瑞斯夫婦以及柏蒂地下生活時期的愛人，油漆匠蘇里亞的背景，各人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原文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滾石雜誌」，現由本刊編譯組譯出，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也像一部動人的小說，特分期刊出以饗讀者。

到了一九七五年春天，威廉漸漸經常和艾茉莉發生爭執。有一次艾茉莉想要帶一枝她最喜歡的點二二長槍去做打靶練習，威廉卻毫無道理命令她用另外一枝槍，當她拒絕之後，他就打算去踢她，她在盛怒之下，跳在他的身上，在他背上一陣亂打。

男女關係·如一杯水

到了五月間，艾茉莉沒有辦法再忍受威廉的壞氣脾，她覺得她需要有新的前途，而這些必須要離開威廉才能得到。在這時候，史提夫和柏蒂彼此見面的機會漸漸少了，艾茉莉很喜歡史提夫那種安靜的性格，在這一羣人裏面，史提夫是有名的和事佬，即使在激烈的政治性的辯論之中，他也很少提高聲音。史提夫也早就很欣賞艾茉莉的智慧，以及充滿熱情的笑聲。五月初，這一羣人把他們的生活安排重新做了一番調整，艾茉莉搬進了史提夫在柏克萊的公寓裏。

可是廉威·哈瑞斯非常的嫉妒，在經過兩個禮拜之後，他和史提夫見了一面，說清楚他不喜歡史提夫跟他太太搞在一起。史提夫覺得就他自己很隨和的個性來說，這種情況也讓他很不舒服，就同意把這種關係告一結束。

可是艾茉莉不願意回到威廉的身邊，她情願和這一羣人裏其他幾個女孩子住在一起，五月底的時候，這一羣把聖卡門多的幾間公寓退了租，艾茉莉和柏蒂就一起搬去和兩個月前回到舊金山來的溫蒂·吉村同住。這三個人還定期的和在柏克萊的其他幾個女的聚會。

哈瑞斯·史提夫，和詹姆斯·齊爾歌住在舊金山的另外一間公寓裏，艾茉莉慫恿他們和組織裏其他的男人一起自己另外開會。

艾茉莉是希望把男人和女人分開來之後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在她和其他婦女的討論之中，艾茉莉談到她對「共生軍」從雷米諾和李德被捕以後那一段歷史的新看法：「兩名同志被捕的事情實在對我們傷得很重，也使我們非常的恐慌，我們變化後的狀兄強迫我們要把求生存和熟練軍事技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我們使自己落在這樣一個充滿軍事思想的地步，使我們無力控制我們的情況……讓那些男人自以為是我們的老師和政治代表要比較好得多：……我們就像是所謂『左翼的婦女輔助隊』，我們對那些男人肯花時間來教我們簡直是『感激不盡』——這樣我們就可以幫忙來救他們的命。

「我們終於發現這樣做法太發瘋了。」

當艾茉莉和史提夫還住在一起的時候，柏蒂同意搬進去和威廉·哈瑞斯同住，希望能夠重修舊好，可是他們兩個都很快的後悔做了這種決定。威廉還是認為自己比她要高出一等，而柏蒂還是以她那種獨一無二的挖苦本事去對付他。他們兩人之間的性行為很短暫而機械化，又在爭執了一個禮拜之後，柏蒂搬了出來。幾個禮拜之後她和艾茉莉以及溫蒂·吉村住在一起，又重新恢復了和史提夫的愛情生活。在週末的時候，他們常常到北加州的海邊去散步，或是到河邊去做日光浴。這對柏蒂來講是一種很好的生活——雖然有好幾次差一點出事。

柏蒂滿意·主婦生活

六月間有一次出去玩的時候，她和史提夫被困在海邊太平洋鎮外一號懸崖上，後來被一名巡邏警員救了下來，可是這巡邏警員並不認得他們。另外在舊金山的一家超級市場裏他們也受到一次驚嚇；就在柏蒂排着隊準備付錢的時候，她看見一位老朋友——一個她以前在奧克蘭一家百貨公司做職員時候的同事，不過柏蒂很冷靜

的走出了超級市場，留下史提夫一個人把買的雜貨搬出來。

雖然有這幾次驚險的經驗，柏蒂卻不像以前那樣害怕自己會被捉住。她在舊金山的日常生活很隨便而無所顧忌，她搭乘公共汽車，常常去買東西，還一個人上街散步。偶而會陪蘇里亞去油漆房屋，爬在梯子上給牆上打底，讓那些毫不疑心的房東有一棟由全國最重要的通緝犯油漆的房子。她的那些同伴形容她當時的外表就像「普通的家庭主婦，她總是穿得很正派——臉上撲了粉，描了眼綫，擦了口紅——在超級市場裏一點也不顯眼。」有一次他們過了金門大橋到舊金山對面的馬林郡去，她的臉因為碰到了毒橡樹而浮腫，整個變形了。蘇里亞想要逗得她興致高一點。「來吧，讓我們到警察總局門口去走一走，他們絕對認不出妳來的，妳這個化粧簡直是太棒了。」

「不要來吵我，我不能出去——我難看死了。」

一般說起來，柏蒂對於她在舊金山的地下生活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地方。和去年秋天在聖卡門多的生活比起來，她有更多的自由，更好的朋友，和更快樂的生活。

晚上，柏蒂和蘇里亞一起聽唱片、看電視、或者是喝啤酒吸大麻烟，有時候他們和艾茉莉以及吉村在後面草地上烤肉。柏蒂大部份的時間還是花在另一些很普通的瑣事上，她到街角一家自助洗衣店去洗衣服，澆花（包括一株高達兩呎吃虫的植物），在外面攤子上吃很便宜的青豆湯和碎肉餅，她也剪下一些可以抵價的點券，用來省下一些買雜貨的錢；另外還想出一些可以省錢的烹飪方法來。雖然蘇里亞講葷笑話的時候她會用她的手肘去戳他的肋骨，柏蒂卻很滿足於她這種家庭主婦式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和十八個月以前她跟史提芬．韋德同居的生活情形相差不遠。

除了蘇里亞之外，溫蒂．吉村就一直是柏蒂最好的朋友。在這個夏天裏，她們在個人和政治關係上都越來越親密。

柏蒂和溫蒂在婦女集會中都很活躍，兩個人都因為艾茉莉對「共生軍」那種男性主義的批評而受到鼓勵，她們同意這種分析，可是一直不敢先說出口。在那以後，柏蒂和溫蒂就開始私下討論起其他的問題來。柏蒂漸漸變得獨立，以及她參加婦女集會的事，都慢慢的使她對於哈瑞斯夫婦和「共生軍」越來越感到厭惡。

會扣扳機．顯露一手

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柏蒂被綁架後的前幾個禮拜裏，「共生軍」第一次討論到讓柏蒂加入共生軍組織的時候，艾茉莉和威廉都對這件事情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她後來沒有接受過任何游擊隊的訓練。

可是柏蒂和威廉做體力比較的時候，卻顯示出意想不到的能力。她一直是一個天生的運動員，而且有一種哈瑞斯沒有辦法趕得上的活力，她在做各種翻滾動作，躍過椅子，以及假裝在躲避子彈而撲倒在地的動作等等，都做得非常的好；她不但跑得比哈瑞斯快，而且比他持久。

柏蒂在槍械方面也露了一手。在加入「共生軍」以前，她只由她的父親帶她出去打鳥的時候學會怎麼樣扣扳機，有一次她的槍開得太早，差一點就打中了她父親的腦袋；而哈瑞斯卻一直是他所服役的海軍陸戰隊的神射手。

柏蒂以事實證明她是一個學得很快，也很肯下功夫的學生。她最早拿到的「共生軍」的武器是一枝獵槍，那時候她還被共生軍用黑布蒙着眼睛。一年之後，柏蒂在槍枝的分解結合上卻做得比哈瑞斯要好得多，也快得多。

柏蒂在這些技巧上的優勢使她更減輕了對哈瑞斯夫婦的尊重。以前一位家庭老師曾經說過：「對付柏蒂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很贏得她的尊敬——然後她就會對妳絕對忠誠了。」柏蒂覺得哈瑞斯婦夫不配有他們所要求的地位。

他們認為她這種態度是「資產階級的」反叛性，他們在那本書稿裏寫著：「不服領導的資產階級思想，自以為無所不知的態度、傲慢、叛逆、不民主、個人主義、經常造成不願學習、和不願領導的結果。」

柏蒂不願意受哈瑞斯夫婦的指使，她認為「共生軍」要不是因為她，根本就上不了報紙的頭條新聞。哈瑞斯夫婦在安排萬一受到警察圍攻的撤退計劃時也承認這一點，他們表示說，如果所有其他計劃都失敗的話，他們就假裝把柏蒂擄為人質，威脅說要槍殺她，來和警方談條件，要一架飛機飛往古巴。

可是柏蒂感到不滿的最基本原因還是她覺得威廉該為那六名「共生軍」份子死在洛杉磯的事負責。

在那次槍戰以前一天，哈瑞斯曾經在洛杉磯近郊一家體育用品店下手偷一條獵槍用的子彈帶，接下去的一場混戰，以及一位警衛通知了警察的事，都有助於警方查到沃爾夫和其他五名「共生軍」份子所住的那間房子。柏蒂把沃爾夫的死和她的損失都歸咎哈瑞斯。

事後，在一份「共生軍」的公報裏，哈瑞斯說他們是誣告他偷竊：「在英格塢的梅爾運動器材行，那個叫湯尼．許博的職員是個豬玀的眼綫，想要在他的白人老板面前表現他的反應很快，就誣告我偷竊。因為我身上帶着槍，所以不可能讓店裏的警衛搜身來證明我的清白，我們只好被迫開火，以便逃脫出去。」

「共生軍在政策上將一直要避免有偷竊的行為，因為這種事情會嚴重威脅到整個單位的安全。我們不能讓手下的人因為這種小事情而暴露……」私下裏他卻告訴柏蒂和艾茉莉說，他確實準備去偷那條彈帶，因為他怕如果花錢買的話會引起店員的懷疑。

柏蒂從來沒有批評過他這種解釋，她說。可是後來在聖卡門多，有一天哈瑞斯從外面帶回一把他在當地店裏偷到的廚刀，就使她當場爆發起來。她長久以來因為他的偷竊行為而積壓下來的怨恨，一下子都化為憤怒。

從那以後，她就在重新考慮她歸化成為「共生軍」一分子的事情。她告訴溫蒂說，當她最初加入的時候，她認為其他的那些人都是很富於溫情，很能諒解的同伴；在担心了一陣之後，非常歡迎她能夠找到情感的寄託，和新的任務。比較起來，她覺得她的父母實在是不關心她，而且非常的自私。

（未完）

瘟君夢

岳騫



第二天，毛澤東眞的寫了四句：「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寫在半張宣紙上，到臨時辦公室交給彭德懷，說道：「德懷同志，我這四句詩把你寫活了，古今名將你可稱第一。」

彭德懷說道：「這就不敢當了，我怎能比古今名將。」

毛澤東說道：「歷史上的事就是這樣，哪有什麼眞假，遇到了高手一渲染，假的也變成了眞的。」

彭德懷說道：「主席這樣待我，我眞不知怎樣報答。」

毛澤東說道：「可不要這麼說，我與你如同一個人，有我一天就有你一天，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如果說了不算，就叫生前惡疾纏身，死後墜入地獄，變驢變馬，永世不得人身。」

彭德懷說道：「主席言重了，我們共產黨人怎麼還信地獄輪廻之說。」

毛澤東嘆口氣：「本不當信因果輪迴，不過，有時候可也不由得你不信。」

彭德懷說道：「主席放心，我不會賭咒罰誓，却一定擁護主席到底，過去，現在，將來都是一樣。」

毛澤東說道：「就這麼一句話，德懷同志，彼此都記在心裏，我不是一個沒有良心，忘恩負義的人，不過，這段話只有你同我知道，不能告訴第三人」。

彭德懷點頭道：「當然不會告訴別人，主席請放心。我也要去前方指揮作戰了。」

毛澤東說道：「好的，我在佇候捷音。」

國軍在陝北雖獲得勝利，在中原地區却連遭大敗，整個形勢爲之逆轉。

中原地區開始敗於嶧縣、棗莊一帶，也就是抗戰期間大敗日軍的台兒莊戰區。

國軍自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中旬克復向城後，積極部署北進，陳毅爲解除臨沂威脅，特乘國軍過度突出各兵團尚在分離之際，抽調其蘇北魯中主力，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向城以北及卞莊以南附近秘密集中完畢。先是徐州綏署以確保嶧、棗待機轉移攻勢之目的決以有力之一部守備卞莊、向城，主力分別控置嶧、棗、長城及邳縣各附近，待蘇北兵團到達後，向臨沂轉移攻擊。其部署大要如左：

一、以整第二十六師配屬第一快速縱隊，扼守卞莊、向城、平山之線。

二、以整第五十一師配屬整第五十二師之一團，扼守郭里集、棗莊、嶧縣之線。

三、以整第七十七師集結長城、四戶附近。

四、以整第五十九師集結邯縣、台兒莊附近。

五、以整第二十師任臨城至韓莊鐵道之警備。

以上這五個整編師原是五個軍，勝利後整編軍改爲師，師改爲旅，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改個番號，實際也減一部份兵力，更重要的是削弱了部隊的鬥志，大大影響了戰鬥力。

參加嶧棗戰鬥的五個軍，皆不是中央軍，但戰力都不差。

先說二十六軍，這個軍原是孫傳芳部、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入浙江，該軍軍長周鳳岐响應，受編爲二十六軍。從民國十六年到抗戰勝利，先後十八年時間，這一個軍的人事仍然保持其獨立性，中央甚少參與，勝利時，軍長是丁治磐，勝利後換了馬勵武，算是中央系。馬勵武畢業黃埔一期，抗戰開始時，任第四師第十旅旅長，第四師屬湯恩伯十三軍，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轄兩個旅，第十旅旅長馬勵武，十二旅旅長石覺。十三軍共轄兩個師，另一師八十九師，師長王仲廉，副師長張雪中，北平失守後，十三軍奉命守南口，同日軍血戰一個多月，要算是抗戰開始時第一惡戰，自軍長湯恩伯以下，人人皆抱了必死的決心，那一仗使中國軍隊名揚世界，十三軍官佐也都受到國民崇敬。

但馬勵武却實在是個飯桶，他當旅長時，上面有師長，副師長，尤其是副師長陳大慶，更是罕有的全材，旅長只要呈上轉卽可，所以還沒有大錯。以後也循序升到師長，但湯恩伯看透了馬勵武決沒有軍長的材料，絕不讓他升軍長，他自己跑去軍委會鑽營，軍委會主要人員不是老師就是同學，大家都覺得依他的資格而論，應升軍長，就越過湯恩伯保馬勵武升了二十六軍軍長，湯恩伯知道時已遲，不能阻止，只好勸馬勵武好自爲之。

二十六軍也算是中央軍，裝備火力皆是第一流，且有火箭砲。這種武器在當時是最新式的也是殺

傷力最強的。但交到馬勵武之手，却誤了大事。

次說五十一軍，這支部隊歷史也相當悠久，最初原是吳佩孚的部隊，軍長于學忠與吳佩孚小同鄉，是山東蓬萊人，有說是吳佩孚外甥。民國十三年直奉二次戰爭，吳佩孚全力出山海關打張作霖，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囚禁曹錕，吳佩孚一敗塗地，浮海南走，于學忠便降了奉軍。

張作霖雖是關東馬賊出身，但其人頗有知人之明，將將之才，用人也不完全限於東北人，早期重用的有山東人張宗昌，褚玉璞，後期便有山東人于學忠，廣西人何柱國。到了民國十七年底東北易幟，奉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共編了六個軍，五個步兵軍，一個騎兵軍，即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四十九、六十七、騎二軍。五十一軍軍長是于學忠、騎二軍軍長便是何柱國。

張學良在抗戰前雖然日日喊抗日，且甘為叛逆，刼持統帥，但到了眞抗戰，他的部隊戰鬥力表現得最差，不必說比中央軍，馮玉祥西北軍，閻錫山晉軍，就是比地方部隊川軍，滇軍，桂軍、粵軍皆差得遠。東北軍唯一能作戰，立過戰功的便是于學忠五十一軍，在台兒莊也曾出過力，以後在山東也有表現，于學忠升任魯蘇戰區總司令，軍長由師長牟中珩升充，以後牟中珩又升任山東省政府主席，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勝利後軍長換了周毓英。

再次說到五十九軍，原是由二十九軍三十八師擴編而成，第一任軍長便是忠烈千秋的張自忠將軍，這支部隊是馮玉祥一手訓練出出，有西北軍刻苦耐勞的傳統，但抗戰八年，無論士氣，裝備也都差了，此時軍長是劉振三，張自忠將軍任三十八師師長時，劉振三是旅長。

再次說七十七軍，這支部隊與五十九軍是兄弟部隊，由二十九軍三十七師擴編而成，首任軍長是馮治安，此時正任第三綏司令官駐賈汪。軍長是何基灃，盧溝橋事變時，打出第一槍的是吉星文團，何基灃當時便是旅長。但何基灃却是潛伏的共產黨，二十幾年未被發覺，最後終於誤了大事。

最後再說到二十軍，這支部隊是川軍，首任軍長是楊森，此時軍長是楊幹才，二十軍可以說是楊家子弟兵，抗戰八年一直在湘北作戰，戰功卓著，全軍更忠勇奮發，為一支不可多得的部隊。

有這五個軍（整編師），如果指揮得當，部隊之間密切配合，國軍武器更非共軍可及，縱不能大勝，自保應該有餘，結果却一敗塗地。

元月二日，陳毅糾集蘇北、魯中主力八個師，約七萬餘眾，向國軍進犯。以一部鑽隙襲傅山口、蘭陵鎮，主力分向卞莊、向城整第二十六師部及第一六九旅陣地，與尙岩、平山之第四十四旅陣地包圍攻擊。激戰至三日晨，第四十四旅傷亡過半，尙岩、平山及傅山口相繼陷共，綏署乃飭第一六九旅撤回向城集結。並以整第七十七師及整第五十九師第一八零旅馳赴蘭陵協同嶧棗守軍，一部向傅山口攻擊，以解整第二十六師之圍。但以援軍進展遲緩，整第二十六師及第一快速縱隊受優勢之敵攻擊，激戰至三日薄暮，被迫退守馬家莊、太子堂環形陣地。苦戰至四日晨，第四十四旅蔣旅長修仁降亡，援軍迄未到達；致陷蘭陵共軍，得迂迴整第二十六師之後，實行夾擊；該師乃冒雨於十時向嶧縣突圍。以道路泥濘，車輛、重炮均陷泥淖，部隊復失掌握，致遭共軍追尾及阻擊，損失奇重。僅大部戰車，及官兵四百餘人，於十八時突圍至嶧縣。而整第七十七師於四日進抵古林村後，亦受優勢共軍圍攻；於五日晨向台兒莊轉進。整第五十九師亦由邳縣移至運河西岸。

共軍擊破整二十六師後，除以一部南擾運河東岸，威脅整第五十九師、整第七十七師外，主力續向嶧棗進犯。

元月四日晚，整二十六師師長在嶧縣收容殘部（第一快速縱隊殘部向徐州整頓）指揮原有之整第五十一師之第一一四旅（欠一團）及整第二十五師之第九十八團固守。五日，共軍三個師主力續犯嶧縣，各以一部於泥溝及北香城與西高廟子，企圖阻擊台兒莊、韓莊、棗莊增援部隊。七日一度攻入南關，為國軍擊退。激戰至十日晚，國軍各部傷亡過半，共軍逐衝入城垣；守軍除少數突圍外，馬師長、第一一四李旅長及第九十八團團長均被俘。

共軍於進犯嶧縣之同時，四個師分向郭里集、棗莊、齊村進犯，激戰至十一日，郭里集失守，共軍遂集中全力三萬餘眾猛撲棗莊；守軍苦撐至十五日，齊村第一一三旅陣地終為共軍破；棗莊益形孤立，陷入核心戰鬥。共軍先攻北大井，賴守英勇，與空軍之支援，未能得逞。乃轉攻南大井，仍遭頓挫。當即轉攻東大井，突破後即攻西大井，再回攻北大井。戰至十九日晚，以彈盡援絕，全部壯烈犧性。二十日棗莊遂陷。整第五十一師師長周毓英被俘。



抗戰時期，毛澤東與朱德、周恩來、秦邦憲（博古）合攝於延安。

火種

木柴經燒，塞一把木柴進去，可以燒個好幾分鐘；燒草麻煩多了，要不斷的添，才能保持火力。

一般的情形，都是由小組長負責燒的部門工作；一窰磚瓦燒得好壞，完全得看火力勻不勻，透不透，關鍵在於當灶的人。

那天他們燒的是木柴，魏紹祖搬好了足夠燒兩三小時的柴火，挑了水，他就斜依在柴堆上，開始撥弄三弦琴的琴弦。

他們兩個人幾乎沒有談什麼話，林宇民總是想找機會跟他說點什麼，但是他卻把對方的友愛與關心推得遠遠的。

在他搬運木柴時，林宇民對他說了幾次：

「小魏，先休息一下，等燒到差不多了，我再叫你。」

魏紹祖不以爲然的漫應道：

「我不是第一天燒這個窰，我知道怎樣做自己的事！」

言外之意，就是要林宇民少管他的閑事。

林宇民碰到過許多奇奇怪怪的人，卻沒有像魏紹祖那樣蹩扭的，難道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他了？他忖量着。我們認識也不過是半天時間，還談不到十句話，根本談不到得罪。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怎麼會變成這樣孤僻呢？他從前也是這樣嗎？不，不會的，他自己的二十一歲也是在勞教場所中度過來的，他也憂愁，也痛苦。他那時唯一的希望是儘快獲得處理，解除勞教；他那時認爲解教的意義，等於是二世爲人。

但是魏紹祖已經解教了，他還是這樣憂愁，甚至連朋友也不要，他是在顧慮政治上的問題，或者是有另外的創痕？

魏紹祖撥弄幾下琴弦，校正音符，就開始彈奏起來。

1.3 5—1̇ | 1.5 6.5 65 | 5 12 3—

這是「松花江上」，是「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林宇民在對日戰爭時讀小學時就會唱了，歌詞是描寫東北同胞在「九一八」事變後，流浪關內思鄉憶親的情懷，沉鬱悱惻，激盪起一股思故國之幽情，令人悲憤感慨不已。

林宇民記得他初進農場時，在田裏邊幹邊輕輕哼着這首歌，每次都因爲涕淚哽咽而沒有唱完。後來王先永不要他再唱。

「小林，你眞傻，現在還是你憂傷的時候嗎？如果你不堅強起來，你會憂傷死的，那麼你這輩子再也看不到你爹娘了。不要再唱，你使大家心裏都難過，這不好！」

從這以後，他眞的不再唱了，那歌太哀怨了，他情感承受不住。

但是現在，魏紹祖在開始唱了，他有一副唱低音的好嗓子，那渾厚的音遂配合着凄凉的曲子，使他的靈魂顫孛、呻吟……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年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時候，離開了我的家鄉，拋棄了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爹娘啊！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每個字、每個音符，像一團團濃厚的陰霾壓在他心頭上，他能聽到自己的心在哭泣，他能感覺到自己的心在一片片的碎裂。母親，親愛的母親，你也可會聽到我呼喚？

噢！不，我受不了，我眞的受不了……

兩顆淚水，凉颯颯的流下面頰，滴落地上……

初夏的夜空，幾顆星星在閃爍，天邊有一彎下弦殘月，泛出黯淡的寒光，除了木柴在燃燒時發出的聲音外，大地是那麼地沉寂，黎明還會重臨嗎？

火焰在窰肚子裏憤怒地跳躍着，不顧一切地在燃燒，火苗探出窰口，好像它正在努力的想突破四週的拘束，把大地燃燒起來！

他的耳邊似乎又响起了王先永的聲音：

「你眞傻，現在還是你憂傷的時候嗎？」

他吃了一驚似的趕快把在洞口燃燒的木柴推了進去。

是的，黎明必將重臨，整個大地也必將燃燒起來，但不是現在，他還須要等待……

他回頭看看魏紹祖，不曉得他在什麼時候靠在柴堆上睡着了。他走過去，把出來時裹在身上的布毯子，輕輕蓋在魏紹祖身上。

魏紹祖好像睡得很沉，他把三弦琴緊緊的抱在胸前，眼眶裏還有兩顆淚水停留在那裏。他睡着時，看來那麼純眞，完全像個小孩。

林宇民想到自己進勞教場時只有十九歲，生命的火花剛剛生起，就被澆熄了，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竟忍心折斷他們初生嫩苗！

木柴快要燒完，林宇民沒有去

抽取魏紹祖墊住了的，他先塞滿一窩肚子，再用快步去堆柴的地方搬運；這樣當然很吃力，但是他看到魏紹祖睡得又甜又香，自己就覺得很安慰。

一直天亮快要下班了，林宇民才把他叫醒。

他惺忪地睜開眼睛，看到自己蓋着毯子，還以爲睡在床上，一翻身，底下的木柴就悉悉索索響了起來，這纔使他明白過來自己在什麼地方。慌慌張張的一骨碌掙起身，他忘記了手中的三弦琴，要不是林宇民接得快，它就掉在地上了。

林宇民把三弦琴遞給他，笑着說：

「好了，我們就要下班了！」

他還像不相信自己睡了半夜似的，揉揉眼皮，納悶的說：

「我睡很久了嗎？你爲什麼不叫我呢，組長？」

「我看你搬柴搬累了，要你多睡一下。」

「柴火是你自己搬的？那……那怎麼？」

「那也沒有什麼呀，多跑幾躺，也沒有什麼關係呀。」

魏紹祖摺好已經破了好幾個洞，補了又補的布毯子，臉孔紅紅的像是很不好意思的說：

「謝謝你，組長。」

「有什麼好謝的，小魏！將來要你帮忙的地方還多得很呢。有事情，我們不自己互相關照，還想指望別人？走吧，接班的來了，該我們休息了。」

回營舍的路上，林宇民問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彈三弦？

他點點頭，愁苦的說：

「我現在所有的只留下一支三弦了！」

林宇民想告訴他，如果他再這樣多愁善感，就連三弦也要保不住了。但想了一想，沒有說出口。

經過那一個晚上，魏紹祖對林宇民的冷漠態度，有了一個很大的改變。從而使林宇民對他有比較多的了解。

魏紹祖是南平中學高中部的學生，在那個時候，他是一個十分活潑，心地開朗的少年。他很愛彈琴、唱歌、跳舞，這三樣事情幾乎變成了他生命中不可離開的東西，只要他摸觸到吉他的琴弦，他就立刻會快樂起來，他把自己歡暢的情緒，在歌聲中、在舞的旋律中散發出去，令他週圍的人也跟他感到同樣的快樂。

生命是多麼美妙呀，他爲什麼不快樂呢！他年輕，他開朗，他有爸爸媽媽愛着他，他有那麼多同學喜歡他；還有一個「偉大的，新的共產祖國」給他溫暖，他是應該快樂的。

四年前，他在學校黨支部的鼓勵下，參加了省文工團。還沒蹲滿一年，他就感厭煩了，什麼事情都要講紀律，連笑也不能儘情笑，也不准他唱自己所喜愛的歌；走一步路，說一句話，都要經過領導的批准。他受不住那種加在他身上重重叠叠的無形的框框，於是一再向上級要求調動，上級始終沒有答應；他年紀太輕，不知天高地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鬧了起來，弄得上級拿他沒有辦法，替他披上一頂「無理取鬧，破壞紀律」的帽子，遣送將樂路山上一個新生農場去勞動教育。

從此，他就沒有再笑過，快樂也離開了他輕輕的年紀，他卻感受到了生命的憂傷了！

不過他不是沒有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問題很單純，解除勞教後又可以得到自由，只要他一出去，他就可以唱，可以跳，快樂又將回到他生命中來。他兢兢業業的勞動着，希望以積極的表現，獲得提早處理。

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兩年多的改造教育，總於在去年年底解除勞教；他原指望還有機會再進學校讀書，或者分派到跟他興趣相近的職業崗位上去。他一點也不知道黨對曾經有過勞教紀錄的人的看法，所以一接到指派邵武磚窰瓦廠就業的通知，心裏先就沒了截。他已經受到一次教訓，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那怕你有天大的理，不要跟組織鬧，越鬧越倒霉，就悶聲不響來了。

事實擺在眼前，他這輩子休想再有唱歌、跳舞的機會了。他雖然是就業人員，但是生活上跟勞教犯一樣的不自由，辛辛苦苦勞動一個月，拿不到六塊錢工資，這種沒有前途的單調、緊張的日子，封住了他那年輕明朗的心扉，乾涸了生命中。

「我甘心吃任何苦頭，只要他們肯讓我大聲歌唱，讓我跳舞，我就會滿足；難道這是我的苛求嗎，組長？這樣的日子，還不如不解除勞教，死了心的好！」

他說着說着就眼淚汪汪跟小孩子似哭了起來。

「小魏，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正處在歷史的逆流中。即使是他們允許你唱、你跳，如果不把這個錯誤的方向扭轉過來，你也不會快樂的。因爲所有的人都不快樂，單單你一個人是快樂不起來的。也許你在讀書時，不會有這種感覺，那是你生活的內涵太單純，天地太狹窄。後來到文工團，你就發覺那裏的情形有點不對，你所得到快樂已經褪了色，經過勞教，快樂的色彩全部褪盡，你知道這是爲什麼嗎？」

「不懂，我是眞的這樣感覺到了，我想可能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是作祟，文工團裏一個幹部這樣告訴過我。」

「不是的，小魏。人類要求快樂的期望沒有階級性，黨革命的終極目標不是爲使人類幸福嗎？沒有快樂怎麼會有幸福呢？那是因爲你在慢慢的眞正的接近羣眾了；你必須了解這一點，羣眾，包括一部份有理想的幹部在內，他們都是痛苦的。

（五〇）

林学政



及至辛亥革命之後，也還是有各種計畫浮現出來，但旋又消失。

據日本外務省的公電紀錄中留有一個報告提到：在一九一三年，孫先生想獲得日本協力組成中國鐵路總公司的前後，還出現有由英國資本建設奉天——海龍之間、法國資本建設吉林省伊通——新城府之間鐵路說法。

列強這樣地要挿足進來，而日本能夠藉以抵制的依據，就是和「東三省善後協約」同時發表的「秘密議定書」中之一項規定——「爲保護南滿鐵路的利益，不建築並行的綫路。」日本方面特地將這個「秘密議定書」公開，作爲對列強擋駕的金科玉律。

這五條新鐵路計畫，是日本要將壟斷體制南滿鐵路的一條「綫」，擴張爲「面」，同時兼有防堵列強意圖挿足的效用。▲

張勳攻下南京

進入一九一三年，日本方面和中國交通總長朱啓鈐等非公式地不斷接觸試探，逐漸將五條鐵路的「要求案」設計成熟，而於八月中旬開始正式交涉。負責出面的人，是橫濱正金銀行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

就在這個交涉展開序幕之際，袁世凱在政壇上已經是越發陷入困窘的境地。

因「善後借欵」問題和宋教仁被刺事件所激起的反袁聲浪，終於在被袁免職的江西都督李烈鈞於七月十二日舉兵討袁的時候爆發——這就是所指的「第二次革命」的開始。由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四川各省，接踵響應，在華中各地和袁世凱的部隊展開激戰。

正在這個當口，連續發生了對於日本人的「不幸」事件。

日以南京事件爲把柄

八月五日在山東兗州、八月十一日在湖北漢口，先後發生了日本軍官被監禁、拘留的事件；繼之，在九月一日，攻下了南京的袁世凱屬下張勳所部，大掠三天，殺害頗多已被解除武裝的士兵及市民；在遇難者之中，有三名日本僑民。

這一連串事件，使袁世凱在對日外交方面處於相當不利的立場。

日本以強烈的抗議態度，提出下列要求：

（一）懲辦南京事件有關軍人。

（二）賠償損失。

（三）由張勛和中國政府正式謝罪。

日本的政潮

▼可是，當時日本政局因辛亥革命影响，也正在極度震撼之中。

其導火綫，是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打算向朝鮮增派兩師軍隊的問題，這是日本陸軍因對辛亥革命後的「滿洲局勢」感到不安而提出的請求，但西園寺公望內閣則予以否決。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因不滿這個決定而提出辭呈，內閣爲之垮台，造成政府與軍部正面衝突的政議。

新內閣由於繼任人選困難，遲遲不能成立；直到十二月，纔推出已經退休的「長州閥」（山口縣）長老桂太郎第三度組閣；可是以「長州閥」（鹿兒島縣）爲中心勢力的海軍，則對桂內閣表示出不合作態度。於是，政友會尾崎行雄及國民黨犬養毅等政黨政治家乃對「藩閥政治」（舊封建關係政治派系）給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並在國會中提出不信任案、彈劾案，而激起了政潮。

於是，桂內閣乃捧出天皇的詔書，想用高壓手段把反對勢力的活動壓制下去，致有停開國會等舉措；然而，國民們擁護憲政的聲浪高漲，終於發生了縱火騷動的事件，結果桂內閣只維持了兩個月便被迫下台，由山本權兵衛繼任。

繼此之後發生的問題，是以軍部爲中心的「批判軟弱外交」運動。軍論尤其是希望在中國問題方面採取強硬政策，因而有直接干預外交的動向；外相牧野伸顯則以對外交涉應該以外務省爲唯一窗口的理由，要加以封鎖，但高唱向大陸進展的強硬分子們因而更加激動，極力攻訐外務省態度軟弱，甚至發生了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眞被暗殺事件。

由於兗州、漢口、南京陸續發生不幸，更刺激了這些行動，甚至有舉行羣眾大會要求向中國出兵以及向外



袁世凱與駐北京各國公使合影。

攻下南京的張勳

務省請願採取強硬措施等活動——日本對中國的政策，在如此輿論背景之下，乃越發趨於強硬。▲

關於在中國所發生的日僑不幸事件，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嚴懲犯人、支持賠償費、由政府正式道歉、撤免禍首江蘇都督張勛的職務等項。

對這一事件，袁世凱最怕日本不僅會引以爲藉口而將對中華民國的承認更拖延下去，甚至還有阻碍他國承認的可能。

在袁世凱的立場來說，雖然好不容易得到美國承認，但其後不斷地受到國內反袁運動的搖撼，爲了安定自己的政權，急切希望務必要得到各國對中華民國的承認。

此外，袁世凱更躭心日本會不因不幸事件的契機，而傾向於革命陣營，支援討袁運動。

由於有這些恐懼和疑慮，結果，袁世凱對於南京等不幸事件的交涉，便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

看透袁世凱的底牌

儘管如此，但唯有對於撤免張勳職務一點，未能馬上實行，是因爲躭心撤了張勳會引起軍隊內部不滿，故而不敢斷然處置。

於是，日本便很巧妙地利用了這個矛盾。她看透了袁世凱的底牌，乃將「撤免張勳問題」和「滿蒙五路問題」攪在一起，迫使袁世凱承認。

▼日本外相牧野伸顯，於九月十七日對駐華公使山度圓次郎（六月間接替伊集院彥吉）發出第四六六、四六七號火急機密電報指示：「如果張勳撤職之事，決無希望立即實現，則當在此際轉變方向以爲善後手段，可就另電所開示之兩項，使支那方面承諾我方要求，可認爲是使問題告一段落之一策……」這裏所謂另電開示之兩項，實際是加重條件，其內容爲「將關東州（遼東半島）租借年限再延長九十九年；南滿鐵路在此期間不還給中國。」以及「將會經要求過的新設鐵路讓給日本。」▲

袁世凱終於進退維谷，只有保証撤免張勳，而於十二月十六日調張勳爲長江巡閱使，以謀收拾事態。

挾制袁世凱

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日本駐華公使山座圓次郎與中國外交總長孫寶琦在北京交換了「滿蒙鐵路借欵修築預約大綱」的公文。

這個大綱內容如次：

所謂滿蒙鐵路借欵

一、中華民國政府承諾借用日本國資本家之欵，敷設下列各鐵路：

甲：由四平街起經鄭家屯至洮南府之線。

乙：由開原起至海龍城之線。

丙：由長春之吉長鐵路車站起貫越南滿鐵路至洮南府之線。

以上各鐵路與南滿鐵路及京奉鐵路聯絡，其辦法另行訂定之。

二、前開借欵辦法細目，須以浦信鐵路借欵合同定本爲標準；本大綱議定後，中國政府從速與日本資本協定之。

三、中國政府將來若敷設由洮南府城至承德城間、及由海龍府至吉林省城間之兩鐵路時，如須借用外國資本，儘先向日本資本家商議。

這個借欵大綱，是讓日本由東三省向內蒙方面伸展勢力最初的公文。蓋由洮南通往承德（熱河省）的鐵路，就是貫越川島浪速在所謂「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時被其操縱的「卓索圖盟」「昭烏達盟」「哲里木盟」蒙古王公的勢力範圍。

在前一年（一九一二年）的七月，日本已經和俄國簽訂了「第三次日俄密約」，決定將內蒙古分割爲東西兩半；日本的一切陰謀，由於這個大綱成立，都結合成有機體，迅速朝着具體實現的方向邁進。

喪權辱國不敢公開



曾任袁世凱內閣外交總長的孫寶琦。

▼根據日本方面的紀錄，袁世凱預料到這個喪權辱國的滿蒙鐵路問題，將會在國內外激起風濤，故而於換文之後，還要求日本方面絕對保密。這是由於它的內容是不能見容於國民萬目睽睽之下的。

山座圓次郎在十月九日拍發給日本外相牧野伸顯的電報中，對於這件事有如下報告：

「十月四日會談，葉恭綽（交通部次長）表示：『㈠如將協定發表，必定會引起一部分民間的反對言論，故在事先有必要試探疏通各方面意見；在尚未準備成熟之前，如予發表，則將會對於細則的商訂發生窒碍。㈡如果有第三國立即賡續要求同樣權利，則其困擾會接踵而來。』——他們以這兩點理由，懇切要求暫爲保守秘密。據觀察，在支那方面對於本借欵大綱承認之後，縱使對必然會引發的輿論責難置之不理，但還有本案不僅終歸要提付議會通過，而且由於某段路線業已先有滿洲地方人民申請私營有案，故在政府立場，實有預先疏通民意之必要……」▲

日本將鐵路問題和對中華民國承認問題牽扯在一起，圖謀導致於其有利趨向，在前面已經有所敘述。

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美國領先列強承認了中華民國之後，日本便策劃和各國一致在袁世凱於國會膺選大總統之日，給予承認。

這個行動的主導權，由日本和英國所掌握。

提出承認的交換條件

日本等國的意圖，是要袁世凱發表宣言先行承諾「遵守清廷業已簽訂的條約、協定」和「尊重外國人依據國際契約、國內法律及以往成例所獲得之特權」——以這兩項作爲交換條件，各國卽可一致予以承認。

▼要求於袁世凱的宣言書，是由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担任起草，和英國方面協商決定，於五月十八日告知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

列強所提示的宣言文稿，存在着很大的問題——就是不僅止於要將既有條約、協定明文化，而且還包括有尊重「依據成例的特權」。針對這一個要求，梁士詒於五月二十八日提出對案，只肯以見諸條文的事項爲對象，要求修正。

▼關於這一項，日本方面所提出的日文原稿是：「成ニ慣行ニヨリテ支那ニ於テ享有セル權利、特權及ヒ免除……」譯成中文應爲「各項成案、成例已享之權利以及豁免……」而中國方面提出的修正案則爲在「成例」的前面加上「公文載有」（英譯則爲ON RECORD）一語。▲

由於增加這一個語句，使承認問題發生了波折。

駐北京的各國公使，一再舉行外交團會議，加以協商。

大總統就任日期，日益迫近，只有荷蘭和比利時兩國決定方針——卽使袁世凱發表宣言稍遲，也得要在大總統就任的同時給予承認；可是日本和英國則對宣言內容堅持到底，結果，在十月二日的外交團會議中全體一致決定要求仍將「公文載有」一語刪除，並卽通知總統府。

十月五日，簽訂了日本所要求的「滿蒙鐵路借款修築預約大綱」；次日——六日，國會參、眾兩院組織大總統選舉會，進行選舉大總統。

經過兩次選舉，袁世凱都未能得到法定票數；直到第三次投票結果，纔產生了袁大總統。

就在同時，包括日本在內的十三個國家正式承認了中華民國。

▼以前，在還沒有承認的時候，日本的公文書上倒還不時使用過「中華民國」的正式名稱；然而及至承認之際，却在其政府公報所刊出的公告上避稱「中華民國」而稱爲「支那共和國」。其理由是「以地理名稱爲確定」。▲

袁世凱照本宣科

袁世凱於十月十日在大總統就任典禮中，當着列席觀禮的外交團面前，朗讀了「就職宣言書」。在宣言書中關於外交方針部分，就是照用列強起草的原案。

俄國侵奪蒙古

和日本並駕齊驅對中國發揮其領土野心的列強，有俄國之於外蒙古，英國之於西藏……

首先，從俄國的行動談起。

俄國煽動外蒙古王公們，以「大蒙古國」名義宣稱「獨立」，是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前面已有敘述。

中華民國當然不會有放棄外蒙的意向，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沒有承認其「獨立」。

▼中華民國現在還是稱外蒙古爲「蒙古地方」，包括在中國版圖之內；據內政部審定的分省地圖說明「居民以蒙族爲主，蘇俄人僑居者頗多，經濟、政治大權由俄人掌握。」▲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開國之際，孫先生以臨時大總統的立場致電蒙古王公，宣告構成中華民國的漢、滿、回、藏五族共和。

袁世凱也於四月二十二日下令五族平等，蒙古爲五族之一，由內政部管轄。

繼之，在八月間，袁世凱更電達自稱「大蒙古國大皇帝」的哲布尊丹巴勸告取銷獨立，同時派遣使者前往，打算直接談判；可是來自庫倫的復電却爲「一切請與鄰邦協商」——終於拒絕談判。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討奸來也—滿江紅

封淑英

是詞係於數年前隨萬人傑先生之後，追討[illegible]漢奸而作，今以七七將屆，國恨難忘，特重刋一過，與同胞共勉。

敵愾同仇，人皆曰漢奸可殺，怎令得河山大好，乍圓還缺，枉滴多時兒女淚，空流八載英[illegible]，看幾家子散與妻離，誰爲孽?!

侵國恨，前雖雪，屠民痛，今猶切，此只應銘刻，不容磨滅!孽子要全民國土，[illegible]，[illegible]力保家邦，隨人傑!

蒲劍十首

陳鐵兒

㈠ 百花齊放後，落[illegible]，[illegible]亂，離[illegible]幽處生，[illegible]，草木[illegible]成兵，

㈡ 靈[illegible]山秀，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中節，

㈢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笑[illegible]，[illegible]清。

丹荔離離熟，流光夏半均，羣生苦赤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新，

㈣ 憑欄思引着，寄語候風塵。

事去[illegible]何及，[illegible]，[illegible]種，干將[illegible]，[illegible]大，無形[illegible]帶柔，

㈤ 中天行正氣，[illegible]。

嚴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白，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德隆，

㈥ [illegible]，[illegible]。

插柳招家鬼，剪蒲爲斬邪，木棉花播種，香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家，

㈦ 醉看人競渡，依舊客天涯。

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石，空留九節蒲，散邪風俗禮，鎭宅午時符，

㈧ 氣勢[illegible]，[illegible]。

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㈨ 龍光今吐瑞，置酒服延年。

知汝生靈窟，潛藏不露鋒，花紅無幾日，青[illegible]長松，恥出[illegible]，[illegible]，邪[illegible]，俗眼見凡庸。

㈩ 始皇併六合，問道鄭安期，五嶺求丹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曾當百萬師。

雜感八首之三至四章

姚伯衡

㈢ 櫻花零落弔斜暉，黷武由來道義微，台海釣魚波欲動，蘆溝橋畔水猶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㈣ 世事紛紛一局棋，爭王稱霸殺聲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奉和周學長七七初度[illegible]

陳八[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冰井少年晨夕共，異邦勁節雪霜凝。[illegible]，[illegible]。自愧了閒無個事，水雲臺上看傳燈。

㈠ [illegible]，第一[illegible]學校[illegible]。

㈡ [illegible]。

代郵

劉德[illegible]：

大作[illegible]首，至今未見，[illegible]失落，請補寄來，當代爲刋出也。

封淑英

蘇幕遮 六月十五日讀識魁兄來函

劉祖霞

鳥如簧，花似繪。景物撩人，景物撩人醉。[illegible]。記得分携，記得分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奈故園雲霧蔽。試卜天晴，試卜天晴未。

寒雨

朱敬安

流[illegible]催年矢。[illegible]白髮生。[illegible]風吹[illegible]。寒[illegible]濕江城。[illegible]人方[illegible]。昏昏天欲傾。昇平何日見。百感一時幷。

前題

劉允中

[illegible]。[illegible]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

前題

卓淡影

[illegible]。[illegible]。無限心[illegible]事。[illegible]。

前題

陸獻三

一夜霏霏飄冰水。朝來手足似沾霜。[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杯。[illegible]物何曾皆畏濕。還看潤得綺牕梅。

前題

黎心泉

南雪由來不到地。人[illegible]著語見[illegible]吁。平明放棹青山去。宛似楚江送別圖。

前題

葉惠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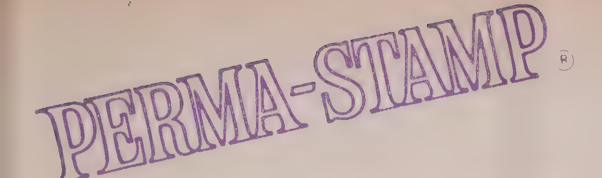
[illegible]雨一聲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寒雨二首

陳鐵兒

㈠ 小寒風雨至。凍死十多人。街市魚蔬貴。[illegible]。[illegible]大濟貧。

㈡ 飛鵝冰水面。有女渡江濱。客[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天地[illegible]。[illegible]數點。[illegible]。竹寒[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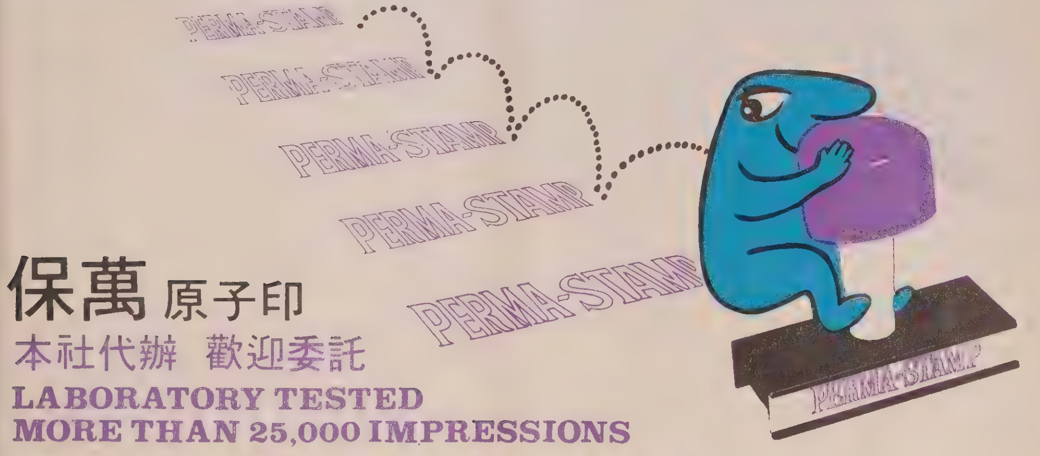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保萬 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0
	2″	3″	4″	5″	6″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54

毛澤東的結局

以毒攻毒

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确途徑

黎巴嫩局勢一團糟

國家氣數決定民心

齊白石的個性與人格



明知火山有火，偏向火山爬！

嚴以敬作

NO.454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七月八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5)七〇七六九〇 (5)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5)四五〇三三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5)七九五八七六 (5)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對俄毛戰爭的看法和態度



最近隨着毛澤東年老體衰停止會見外國來賓，和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不斷升級，以及大陸民怨沸騰，普遍呈現動盪不安之際，不少國際國內經常注意大陸動態並對中共內情有深切瞭解的人士，先後指出：蘇聯與中共的戰爭可能爆發。

如果俄毛戰爭一旦爆發的話，中共必重施藏印邊境衝突的故技，重新喊出甚麽「愛國」和「民族」一類的口號，企圖獲得海內外所有中國人的支持，其實，這種「急時抱佛脚」炮製出來的虛僞宣傳，對有識之士是欺騙不了的。因爲，中共只有「黨」和「黨的方針，路綫和政策」，根本沒有「國家」以至「國家根本大法」等觀念，如果出於「愛國心」也跟着中共盲目地大喊大叫，那就等於是「愛」毛澤東，「愛」北平那一小撮統治者。支持中共極權統治，就等於是間接對大陸同胞的謀殺！其次，對中共喊出的「民族大義」一類的口號，更要從北平政權的本質和它所奉行的「主義」去分析。中共有句濫調說：「親不親階級分」，根本不講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孕育出來的民族大義和四海一家等美德。在中國大陸就是父母妻子和親戚朋友之間的關係，也完全被視爲「階級關係」。雖因蘇聯與中共互爭「馬列正統」使世界共黨四分五裂，並不斷進行狗咬狗式的鬥爭，但千萬不要忘記，俄毛都沒有放棄「國際革命」的陰謀。特別是中共不惜以搜刮自大陸同胞的血汗大量「援外」，難道眞的是「爲人類多做貢献」嗎？絕對不是，中共每屆夏收秋收後強迫農民勒緊褲帶「多交公粮、多賣餘粮」，好像是大陸同胞吃不飽穿不暖不要緊，因爲「世界上還有億萬階級兄弟沒有解放」。不管黑人、白人，只要是「走毛澤東革命的路」，都被中共視爲「階級兄弟」，但在大陸上却不斷進行血腥的「階級鬥爭」！這就証明：中共喊的「國家」，「民族」都是騙人的鬼話。

如果俄毛發生戰爭，當然任何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反對蘇聯出動現代武器屠殺自己的同胞。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認識，那就是中華民國一旦反攻大陸，絕不會一下子就把中共的頭目都幹掉，我們要出兵，中共政權當然也強迫老百姓爲他們上戰場去賣命。如果俄毛戰爭發生，必爲我中華民國造成反攻大陸的良好機會，全國同胞當能眞正擺脫了桎梏，重新過上富強安樂的生活。爲中國復興開啓了新的機運，在大陸收復後使國家民族獲得了新生。俄毛沒有戰爭，中共政權又有那一天不在殺人？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所進行的「土改」、「鎭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革」和「一打三反」以至當前正在大陸全面進行的「追查反革命」，那一次殺人不以百萬以至千萬計？中共不斷殺人，到了與蘇聯戰爭時，可能是中國同胞最後的一次不幸，接着而來的必是自由與民主，從此偉大的中華民族才能眞的站起來！

蘇聯與中共發生戰爭，中共必敗，即或不敗在俄國人手裏，也必毀在大陸同胞的復仇烈燄中。毛澤東政權完蛋後，蘇聯想吞掉中國嗎？辦不到。因爲，在這個時代誰想滅亡中國都將是一無所得，最後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再重新扶植像毛澤東那樣的一個新的傀儡嗎？看來也辦不到。因爲，俄毛兩個赤色龐然大物一旦兵戎相見，那就是「馬列主義」的澈底破產，甚麽「革命」、「解放」等濫調，也必隨之而被埋葬。至此國際共產黨徒必將覺醒，所謂「國際主義」也就成了一句廢話。

俄毛戰爭極有可能爆發，屆時中華民國一方面要把握時機拯救大陸同胞，一方面要嚴厲警告蘇聯：殺毛澤東他們那一小撮人我們歡迎，但無理屠殺中國同胞我們則絕不允許。

更正：上期「每週評論」中「毛澤東一生多行不義，他死了誰不拍手稱快」？「拍手稱讚」錯了。又：「投降納叛」爲「招降納叛」之誤。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為免反攻大陸受到制肘
中華民國應主動撤銷防衛協定

萬人傑

許多人一直爲日本不斷宣傳美國將於十一月大選後與中共建交；由於此「建交」，中美防衛協定便將等同具文，完全失去作用而躭心。老萬認爲這憂慮是多餘的，中華民國不但不怕撤銷防衛協定，並且應主動撤銷。因爲中美防衛協定雖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那就是：反攻大陸受到制肘，因而錯過文化大革命的機會。目前，大陸亂局已在目前，是另一個反攻大陸的好機會，爲免坐失，理應及時主動予以撤銷，到時我們便可自由揮軍反攻，光復大陸山河了。

受到束縛　錯失機會

毛澤東一旦去世，大陸隨即爆發更大規模權力鬥爭，已是不爭之論。鑒於鄧小平當權時曾提出限制民兵，今天江青在毛澤東垂危之際，猶拚命擴展及加強民兵裝備，可見江青決心以民兵爲其奪權資本，猶之文化大革命時期利用紅衛兵。因此，可知毛澤東一死，大陸奪權武鬥，將無可避免。

二十七年來一直在台灣伺機反攻大陸的中華民國政府，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千萬人頭落地時，因格於美防衛協定限制，錯過了反攻的最有利機會；也因爲機會的錯失，海外僑胞，對政府不無微詞，多數未予諒解，癥結所在，是政府要遵守協定，而這協定實際成爲我們的束縛。

目前，我們又有了即將來臨的大好機會，就是即可見到的大陸亂局。在毛澤東死亡後大陸掀起的奪權鬥爭中所造成的亂局，該是我們反攻大陸的大好時機。相信中華民國領導階層對這時機定已作好緊緊把握的部署。

不過，直到目前，所謂中美防衛協定仍然存在，一旦反攻大陸機會來臨，我們是否也和六六年一樣，爲了遵守協定，又眼巴巴放過機會？這是我們海外僑胞最關心的問題。

爭取主動　撤銷協定

最近美國國務院宣佈，美國即將撤回派駐金門、馬祖的五名軍事顧問。美國國務院的官員解釋說：撤回該五名美軍軍官，是美國在海外普遍削減駐軍的計劃之一份；但亦是爲了履行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的一項行動。

也許，不少人看了這則新聞感到不安，私心裏躭慮這是美國「放棄」中華民國的先兆。

老萬的觀感卻恰好與此相反，爲了不再錯過反攻大陸的機會，我們該主動提出撤銷中美防衛協定的一切承諾，而且，採取這行動，目前正是適當時機。

沒有了防衛協定制肘，我們隨時可作試探性的突襲，或作大規模登陸進攻，空中探測等等。而且，在我們一旦宣佈撤銷防衛協定，中共必須作出應戰準備，在可能受到進擊的海岸線上增加兵力，也即增加了大陸內部的緊張。

如果不及時廢除束縛我們的協定，一旦大陸出現亂局，蘇聯先我們採取行動，推倒毛帮，樹立了親蘇的傀儡政權，便會使反攻復國大業受到阻障。一錯不容再錯，美國只求履行「上海公報」的諾言，我們卻死心塌地遵守防衛協定，豈不太丟人嗎？

一反常態　不再見人

中共中央宣佈，今後毛澤東不再安排會見外賓。不見原因是「年事已高」而且「忙於工作」。使人莫名其妙的是，取代毛澤東接見外賓的是朱德，朱德今年九十一歲，毛澤東不過八十有二，兩者相比，論年事之高，老毛比老朱還差一大截。

論工作，毛澤東當這個黨主席，本來就沒什麼實際工作，跟外國領袖應酬應酬，打打交道，是他主要工作之一，爲什麼放棄了「重要」工作而忙着做「次要」的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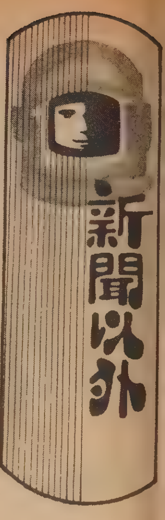
因此，中共中央宣佈的兩個理由，其實全不成理由。過去，毛澤東曾有過一段長期間不露面，但並未宣佈理由，只讓人們估估吓。他老人家高興時，或囂傳他已瓜直時，會故意亮亮相，表示「你們所傳的都是謠言，我還是活生生的」。

今回中共中央的宣佈，可說一反常態。熟悉中共內情的人說，這宣佈是迫着毛澤東靠邊站，也即是劉少奇奪權時的歷史重演。因此，熟悉中共內情的人認爲，毛澤東宣告不見人，不單純表示他病況惡劣，也象徵其權力受到挑戰，而且在這種挑戰中敗下陣來。

鐵板撐腰　為毛設想

毛澤東宣佈不再見人，決非出於他本人的意思，只要一息尚存，他決不放棄這「權利」。此事由「中共中央」宣佈，表示是「大家的意思」。老毛從來沒有服從過「大家的意思」，除非沒有能力反抗。現在居然由比他年紀更老邁的朱德取代他接見外賓，他怎服氣？

他最後接見李光耀和布圖時，表現得渾身軟弱無力，也許中共老革命見到他這副丟人的可憐相，



不讓他「獻世」，作出不再安排他接見外賓的決定

寫到這裏，老萬憶起幾年前胡菊人在星島晚報發表過的文章，說蔣總統用鐵板支撐着身體，才能公開露面，如果這方法行得通的話，應在他主編的明報月刊登一次，特別給老毛參考。

毛澤東最近兩次出現，從螢光幕上所見，整條大陣已經無力，坐在沙發上，頭頸也要靠在椅背上，實在非用鐵板支持不可。不過，如果毛澤東這次鬥爭已敗在老革命之手的話，縱有鐵板也派不了用場。自此他不再見外賓，也不再亮相，可鎭日躺在床上，何須用鐵板支撐？

老萬覺得可笑的是小胡本來用這段文字諷刺蔣總統，想不到卻適合毛伯伯應用，太巧合了。

老毛時代　宣告結束

「升華黜鄧」的決定，是中共「黨中央」接受「毛主席指示」而執行的。可知毛卽黨中央，毛的意旨，左右了黨中央的意旨。

可是這次「毛澤東不得見人」的決定，卻一反常態，不是「毛主席指示黨中央」；而是「黨中央指示毛主席」，叫他今後不要見人。

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認爲這情勢對毛澤東非常不利。問題不在他「不能見人」的病況惡化。事實上，八十二歲的老頭，長年來患上柏金森病，「不能見人」不算是「使人驚奇」的事。問題在他這次接受黨中央的指示，「不得見人」，這情況卻十分嚴重！

這回不再是毛澤東指示黨中央，卻是黨中央指示毛澤東，顯然情況不妙。卽使毛澤東病到三魂去二，七魄賸一，已經懵懵懂懂，口說筆談都不成，不能再對黨中央有所指示，黨中央對這杉木靈牌仍當尊重三分，不會這樣大不敬，叫他不得見人。中共黨中央這項宣佈，絕不是簡單的事，雖不是宣佈毛澤東死亡，至少也「當佢死嘅」。毛澤東未死而黨中央居然當佢死嘅，是不是象徵「毛澤東時代」結束？

權力鬥爭　風雨前夕

由於毛澤東時代結束，會帶來何種變化？這正是大陸問題專家感到興趣的事。

「萬人日報」主筆認爲，從毛澤東見不得人以至他正式死亡的這段時間，是大陸政治權力鬥爭暴風雨前夕的沉寂時期，暴風雨來臨，當在毛澤東兩腿一伸之時。

老萬頗同意他這看法。許多訪問中國大陸的外籍人士，都有相同印象，認爲大陸「相當平靜」。其實，大陸的人正嗅到血腥的氣息，有類六六年文革期間的腥風血雨，正在醞釀中，也許有一天突然來臨，其凄慘處有甚於文化大革命呢。

毛江鬥爭矛頭曾指向「老革命」，而許多老革命久矣乎無聲無息的，近來卻忽然先後露面。如葉劍英、李先念等，似乎都已鹹魚翻生；尤其朱德，九十一歲高齡，竟代替老毛接見國賓，實在有點反常。

這是不是表示老毛鬥不過老革命，而讓他們佔了上風？抑或集中打擊鄧小平，對老革命妥協，減少壓力？這只是猜測之詞，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所有情勢的發展，都對老毛不利，看來，毛澤東時代的結束，是無可改變的事實了。

組織民兵　擁有槍桿

畢松兄說：毛澤東本來已是一頭「死老虎」，江青把他藏在中南海，便變成「活老虎」代他發號施令，人們也不知是眞是假，不敢抗命，因此江青並未因他見不得人而受到打擊，反更形活躍。她要在毛澤東由「病老虎」眞正變成「死老虎」之前，完成奪權大計。

據消息透露，江青與鄧小平因「城市民兵」問題曾發生衝突，這次的衝突，導致了鄧小平被毛江狠鬥的後果。文化大革命後江青組織工人民兵，作爲她的政治本錢。因中共軍權握在老革命手上，老革命不賣江青的帳，她深知槍桿子出政權的道理，手上握不到槍桿子，自然難以鞏固權力。

文化大革命的「成功」是發動了數以百計的「紅衞兵」，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紅色小闖將，比槍桿子還厲害。可是兎死狗烹，文化大革命奪權成功，紅衞兵被出賣，今後再不能利用這批紅色小將，江青今王洪文組織民兵，其作用正與紅衞兵相同。

狐假虎威　真假難辨

解放軍有槍桿子，民兵也有槍桿子。一個國家擁有兩種不同體系的武裝部隊，這是中共的「新生事物」。鄧小平當權時，當然了解江青組織民兵的用意，因而蓄意要消滅民兵，形成江、鄧間尖銳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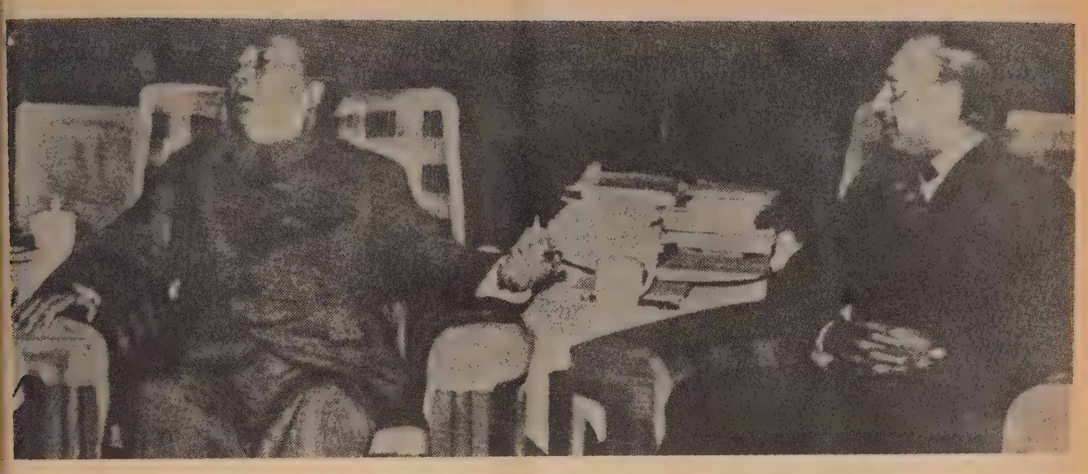
但「病老虎」似乎仍有點虎威，因而鄧小平爲病虎所噬，倒了下來。

可是，現在這頭「病老虎」已見不得人，人們再見不到它的兇相，卻見到它張牙舞爪的影子，這影子相當嚇人，影子背後，是不是眞的有那麼一頭生氣勃勃的活老虎，誰都見不到，只有弄虎戲的江青明白內容。

這頭活老虎的影子，如能把人嚇倒，那麼，江青成功了。可是，如果被人看出破綻，知道影子背後，那裏有什麼活老虎，不過是一雄狐狸精披上虎皮在舞動，學了老虎動作、吼聲，隔一塊幕，只看到影子，眞假難辨，雖是狐假虎威，仍被她嚇窒，那麼，江青得米了。

目前情形正是如此，人們只知毛澤東在發號施令，給「黨中央」指示這樣，指示那樣，誰也不知這些指示是否眞的出於老毛本意。

一個人老了，作事便胡塗，毛澤東這一大把年紀，固然可能是他自己老胡塗，也可能有人假傳「聖旨」，其實不是出於老毛本意，所以做出這麼多倒行逆施的事來。這一幕「病老虎」當作「活老虎」舞的把戲，恐怕要等到它變成「死老虎」時才能結束。



毛澤東公開接見外賓（巴基斯坦總統布圖）的最後一張照片。

毛澤東的結局

岳騫

毛幫自奧地利請到爲毛澤東診病的神經病專家貝克美亞醫生率領的一個代表團，已悄然自北平經港返國，由於該團過港時之藏頭露尾，貝克美亞醫生更避不見人，可以知其一行徒勞無功，饒是神醫也難治必死之症，大概毛澤東死訊的宣佈，就是最近的事了。

三十年來世界共黨頭頭死法有三

翻開最近三十年歷史看，世界共黨頭號首領，其結局大體有三：第一、病死，如史大林、捷克薩波托基，羅馬尼亞喬治烏德治。第二，被蘇聯召去莫斯科害死，如保加利亞季米特洛夫、捷克葛特瓦爾特、波蘭貝魯特、外蒙喬巴山。第三、被逼下台，如赫魯曉夫、匈牙利拉柯西，捷克諾沃提尼。此外還有一個例外的就是匈牙利故總理納吉是因爲公開反抗蘇聯、在毛澤東一力慫恿下，被赫魯曉夫俘去殺害，納吉殉國時已有明志退出共產黨，故不能與上述三種共酋並列。

這四種類型的結局，毛澤東自不會被蘇聯召去莫斯科毒死，因爲毛澤東平生胆小，警覺性特高，一九五零年去莫斯科朝拜史大林並賀萬壽時，不敢乘坐蘇聯來接的飛機，堅持坐火車，就是怕着了道兒，一九六〇年蘇聯在莫斯科召集全世界大頭目開會，發表莫斯科聲明時，所有共產黨皆是第一書記出席，祇有毛澤東派了劉少奇作代表，自己却不敢去。在俄毛開始決裂時，蘇俄也召毛澤東去黑海休養，爲毛澤東拒絕，故蘇俄無法害死毛澤東。

其次，毛澤東自不會步赫魯曉夫後塵下台，因爲毛澤東的個性固與赫魯曉夫不同，毛澤東在黨內仇人之多，也非赫魯曉夫可比，毛澤東若下台就是死亡，沒有一點轉圜的餘地。當一九六二年因大躍進徹底失敗，毛澤東被逼到第二綫時，是中共高級頭目逼毛澤東下台的最好時機，此種形勢當時已經形成，毛

澤東也看出危機，一次在政治局常委會議時，聲明自己願退居第二綫，從此不問黨事，不問國事，希望今後有生之年完成對馬列主義的研究，同時希望旅行全國名山大川，到各地會晤平生共患難的戰友，這三點要求，說來合情合理，也很像一個老人在垂暮之年的心情，於是劉少奇、鄧小平同意了他的要求，毛澤東到了上海，杭州，分別約見心腹頭目，佈置好反撲的策畧，一切準備完成，楊成武率部開進北平，把劉、鄧、彭、羅等人軟禁之後，霹靂一聲，毛澤東要奪權了，這次戲法雖然變得成功，但所有大頭目都同毛澤東了不解之仇，毛澤東的退休卽是死亡，這點是可以確定的。

毛澤東當然也不會走納吉的路，因爲蘇聯沒有可能派兵進攻中國，自然也不可能俘獲毛澤東處死。

毛澤東結局可能與史太林一樣

剩下一個可能就是病死了，結局完全與史大林一樣，病死之後被鞭屍。雖然毛澤東幸獲壽終，但死後被鞭屍是可以確定的，今天大陸人民對毛澤東有深仇大恨，被整的大小共幹皆欲食肉寢皮，這些都是可以想見的，實際上就連目前被稱爲「毛主席司令部」裏的人，對他恐怕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對毛澤東的行爲，個性以及這十年的全盤經過，當較任何人都知道得清楚，看到毛澤東對劉少奇、彭德懷，不但革除其全部職務，還要整得他們本人死活不得，更殃及妻子，饒漱石的妻子陸璀在饒漱石被整後卽被逼與饒漱石離婚，改嫁周恩來一個秘書（姓名不知），彭德懷的妻子浦安修目前又「自動」與彭德懷離婚了，這位當年的燕大之花，又不知落向誰家。至於劉少奇的王光美是江青的頭號敵人，結局之慘當在陸璀與浦安修之上，甚至劉少奇、王光美的兒女，雖然拚命前進，也沒有用處，仍被當作反面標本，隨時被牽出受萬人辱罵，指爲狗子狗女。至於林彪更全家墮機而死，較劉、彭更慘。

此種情況，所有共幹若不觸目驚心是無人理，對毛澤東的仇恨也決不會減於劉、鄧、林、陳等人，毛澤東一死，起而鞭毛澤東屍的必然是毛澤東的接班人，不論是華國鋒、張春橋、甚至江青。

江華張將來一定要帶頭鞭毛屍還不完全爲了私人仇恨，主要還在爲自己洗刷，今天在大陸口頭不親毛，擁毛的人不能存在，將來不反毛的人也同樣不能存在，江華張爲了自保，今天擁得最熱，將來也必然反毛反得最徹底，鞭毛屍時的鞭手，就非他們莫屬。

不過，毛澤東的結局本來會有另外一條路，就是等待毛幫全面崩潰時被憤怒羣眾所擊死，或者被中國政府捕獲審判定罪正法，走上他的老同志陳公博的道路（陳、毛均是共產黨第一次大會出席代表）。以毛澤東的生活而論，烟，酒，色三種嗜好全佔，竟然活到八十四歲已是奇跡了，「柏金森病」却又纏綿牀第不死，我原以爲他是留以有待，待甚麼？待償幾千萬中國人民的血債，眞巢，張獻忠，李自成均未善終，毛澤東應無善終之理。但到目前爲止，捕捉毛澤東的機會已經消失，只有留待鞭屍了。

毛帮結局有二

最後談毛幫的結局，對於毛帮的將來，目前大畧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爲毛幫政權必被推翻，中華民國政府一定光復大陸，一種認爲毛幫不能被推翻，但是將來要轉變爲溫和，逐漸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主前一說法的是香港及台灣的中國人，主後一說法的是一批所謂美國的中國通及靠美國吃飯的假洋鬼子，這兩種說法，表面看來是兩個極端，但把眼光放遠一點看，仍然殊途同歸，其結局祇有一個，就是中國大陸人民重獲自由，共產主義在中國消失。

先說前者，自由反共的中國人所以堅信中共政權必然崩潰，到不完全基於感情，而是有事實作爲依據。經過二十七年的流亡，大家初期反共的熱烈情緒已經趨於冷靜，仔細思考後，覺得毛幫對我們每一個人的仇恨可以原諒。但是它對廣大中國人民所欠的血債不能不索，因爲毛幫所欠下的債是屬於廣大人民，一個與全國人民爲敵的政權，決無存在之理，這是在原則上我們相信毛幫政權必垮的依據。再就目前形勢來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結果，破壞了毛幫黨的基層組織，與絕大多數的共幹結了仇，養成一批紅色軍閥，毛幫已經失去了綱紀，無法控制整個局勢，目前所以僥倖未垮，仍存在作惡，是靠了毛澤東一個人在變戲法，由於數十年的積威，加之「文革」以來鬧得大家目迷五色，沒有人敢公開出來反毛，於是藉着這個神主牌位苟延下去。

毛澤東處境類似袁世凱

毛澤東當前的處境有類於袁世凱的晚年，從表面上看各省當權的軍人是一致擁戴的，但是王占元拒絕張錫鑾抵湖北接任，張作霖強逼段芝貴離開奉天，袁世凱明知而不敢追問，反而要授以節鉞。今天毛澤東對許世友，對韓先楚、丁盛、劉興元皆似當年袁世凱之對王占元與張作霖，雖然恨到極點卻無可如何，袁世凱一死軍閥割據形成，擾攘十年終導致國民政府統一。毛澤東一死，各省紅色軍閥必然要起而抗「黨中央」之命，經過一番爭鬥後，同歸於盡，這是歷史的必然發展，任何人無法改變的。

退一步說，就算如一羣外國人及假洋鬼子所說的中國大陸會出現修正主義，修正的方向也必然會朝着中國固有的文化修正，如同北魏孝文帝的華化，如同遼，金，清人進入中國的漢化，經過一個時期之後，中國大陸上存在的只有漢人，原來的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眞人都不見了。他們都在漢民族的大溶爐裏溶化了。一個民族在其本身生活方式修正之後，尚且被融化得無影無蹤，何況中國大陸的共產黨人都是中國人，都是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人，目前大部份被劫持，小部份被邪說所惑，一旦毛幫放寬了管制，使他們回復了人性，也許他們不會等待慢慢地修正，一夜之間就還我本來面目，看匈牙利革命時，所有匈共幹部哪一個不變成反共急先鋒，由此可知共產主義一旦修正就是變相的死亡。所以說主張鼓勵修正主義的人，和我們的看法原是一而二，二而一，基本上祇有一條路，就是毛幫邪惡政權必然要滅亡，歷史發展的規律非任何人所得改變，猶如長江的水絕不可能西流。

以毒攻毒

林定

對中共問題看法，筆者認識皮毛，更談不上甚麼研究心得。頗覺自慰的，是死牛一便頸看好江青集團，直至目前，總算沒有跌眼鏡。

正當周鄧集團意氣風發之時，港台所有報章，除了「萬人」，無一不睇死江派。那時，江青價位（借用股票術語）很低，比垃圾股還不如。筆者幸好在老萬、岳騫、畢松三前輩的「貼士」下，沒有跟風購買周鄧「實力股」。結果，經過兩年多的「炒股」，周鄧由「恆生指數一千七下跌一百七」。直把那些看好周鄧集團的左中右人士，氣得七竅生烟。

過去兩年來，此間人士不論左右中，多拾洋鬼子餘唾，極端鄙視江青集團，甚麼「極左派」、「穩健派」、「周恩來時代」、「鄧小平時代」等褒周貶江名詞滿紙飛。似乎只有周鄧上台，他們條氣才順，此出現在墮子筆下，無話可說；但出現在右派人士手裏，則有點那個了。

對中共政權，千萬別被奸滑的一派用糖衣炮彈擊中，只要有一派加速共黨覆亡，儘管其暴虐如紂，我們也不該盲目抨擊，應活學活用毛伯伯的「拉一派打一派」作風，甚麼「穩健」、「極左」管他娘！同樣，看中共問題，也千萬別把自己的好惡感情滲進去，否則，不本末倒置，也謬誤百出。比方，去年的「批水」運動，分明宋江指的是矮鄧（現已正式稱鄧小平為宋江），當時的捧周擁鄧分子卻說成是通過批判宋江的投降主義，加強大陸人民的反蘇鬥爭。又如杭州工人暴動，本是由周鄧分子策動的，墮子如老田、司馬却加禍江派，說「極左派」陰謀尋釁，製造騷亂，破壞周鄧的「穩健」路線。說到老田此人，稱「香港四大不要臉」無愧，比起「北京」那個郭不要臉，有過之而無及。此人轉變之速，猶如三級火箭，遠的不說，即近短短數月，便一變而再變，先是披蔴帶孝哭死鬼周恩來，繼而把江派罵個狗血淋頭，感嘆為甚麼「毛澤東先生不早死」，天安門事件，黜鄧擢華，出乎人意表，竟對鄧小平落井下石，說天安門的羣眾是暴徒。見此人骨頭裏一點鈣質也沒有，宛若太監的「那話兒」，永遠硬不起來。再如「紀念長征四十周年」，本也是江派藉此强調毛澤東軍事路線正確，從而批判在「長征」中的失敗主義（周恩來）、逃跑主義（張國燾），目的要老紅軍支持毛江集團，而司馬、老丁，甚至台灣某報的所謂駐港特派員，則說成是鄧小平、劉伯承等號召長征老幹部反擊「極左派」，他們的論據，極左派是沒有參加長征，重溫長征舊夢，使江派更不得人心。只要他們對照重刊劉伯承文所增刪的，便知道出自何派的手筆。可惜他們一廂情願，在主觀上總是希望鄧小平掌權，因而出現此自欺欺人的謬論。尤是司馬仁兄，自始至終希望周鄧統治大陸，周死，寄望鄧身上；鄧垮，又寄望老紅軍身上，堅信他們日後一定再掌權。照他的邏輯推理，長征老柴死光，不妨把希望寄託在延安幹部，延安幹部不濟，再寄託於牛鬼蛇神子侄身上。此人可謂不見棺材不流淚。

這類墮子，替周鄧餘孽吹噓，不遺餘力，當希望幻滅時，還死雞撐飯蓋。如老丁之流，強把華國鋒說成「中間」派，且引經據典判定他不屬「極左派」，對穩健派給予同情支持，將來也要走周恩來路線。若老華有知，不發湖南驢子脾氣，問候他令壽堂才怪。他們的一廂情願，目的不是為了大陸同胞，實是惟恐江派上台，大陸大亂，他們就不能宿在香港享受資本主義生活了。

筆者不是擁江派，共產黨人是一丘之貉，誰掌權，都不會把馬列丟進毛廁，剷除集體經濟，恢復自由經濟。然而，權衡利害，筆者倒希望江青上台，而且還希望毛澤東遲一會兒才死，好讓江派有餘力把具實力的黨棍、軍閥芟除，這樣大陸才出現勢力均衡現象。只要勢力不一面倒，分裂割據亂局便出現。目前，江派僅能控制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倘毛澤東在此期間死亡，江派集團勢必迅即瓦解。上台掌權的當然是老黨棍、軍閥，而且可以肯定他們必回復文革前的統治面貌，甚至跟蘇聯修好。這樣，大陸人民又不知何時才有機會揭桿而起。

毛澤東常說，天下越亂越好，當然他是靠亂起家，昇平盛勢，怎不會輪到他坐「龍廷」。不過，亂既可興國，也可滅國，歷史上朝代興亡，可作印証。按目前大陸形勢，倘毛澤東立即死亡，亂當然出現，但不會延長，因江華沒有足夠力量支撐下去，隨時可以被實力軍閥打垮。誠然，地方軍閥相互間存有矛盾，但只要有一夠威望的大軍閥登高一呼，各地大大小小的軍閥必然團結在其四周，以對付單一敵人江青。倘毛澤東遲一年半載死亡，具威望的黨棍、軍閥經江派剔除，沒有人能統馭地方軍閥，毛一嚥氣，他們必據地稱雄，各不相讓，繼而互相攻伐吞併，覆轍清末民初軍閥混戰亂局。由於毛澤東人壽有限，江派勢力膨脹，一兩年內不可能遍及全國，最多如北洋軍閥，握京畿之地，最終也要覆亡。

對於江青，世人多罵她為女媧，筆者倒覺得她

降臨這世界，很合時宜，也許老天有意安排，讓她做「亡共」的開路先鋒。在共產黨人或墮子中，可能感慨「既生毛，何必生江」，爲中共紅朝不值。可是，我們試看中共二十多年的罪惡史，倘非江青，那些被打進牛欄的大大小小牛鬼蛇神，他們今天仍然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魚肉百姓。好比陶鑄，在廣東的「土改」運動中，提出「村村見血」口號，要不是江青把這個殺人魔王宰掉，他至今仍然橫行。江青，間接地替在「土改」、「鎭反肅反」、「思改」、「三反五反」、「反右派」運動中，成千累萬的無辜枉死者報了仇！

再說，如無江青，共產黨的元氣不會戕傷，更不會出現目前這種危機四伏現象，紅朝的覆亡時刻也不會提前到來。筆者對江青的看法，一如岳騫說，是我們潛在的「友軍」。打個比方，她好比一劑毒藥，毛澤東是毒癌，使中國土地患上了馬列腫毒，解毒之法，以毒攻毒，兩毒消失，中國大陸便可重返自由。

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途徑

今天要想眞正解決中國問題，只有一條正確途徑，此即鼓勵和支持中國人民從事反共的鬥爭，使中國大陸脫離共產勢力的控制，除此之外，任何維持現狀的解決辦法，都不能眞正解決中國問題，其結果，中國問題必將形成亞洲乃世界的嚴重問題，造成人類的最大災禍。

現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係以亞洲與世界的安全和平爲着眼點，亦即中國問題應該怎樣解決，才能符合亞洲與世界的最佳利益，有裨於維持亞洲與世界的共同安全與持久和平。

就地緣政治而論，中國大陸位於亞洲腹地，北隣蘇聯，西南隣接亞洲次大陸，南臨中南半島，東南隣接朝鮮半島與日本，很自然的形成亞洲的中心。所以近百年來，中國問題也就構成亞洲問題的中心。大陸擁有七億多人口，而且還在繼續增加之中，不要太久的時候，人口便將打破十億大關。至大陸上所蘊藏的天然資源，目前雖尚無法估計；但將來開發出來，無論對亞洲和世界的經濟，必將產生重大影響。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今天控制大陸的共產政權，實際上是斯巴達式的軍國主義者，而且擁有龐大的武力，尤其是核子武力。試想，如果中國大陸共產勢力繼續控制下去，不僅是亞洲地區的國家受到嚴重的威脅，即使是實力強大的美國，也沒有辦法可以阻止它對世界安全和平所產生日益嚴重的威脅。從較長期的觀點來看，如果中國大陸控制在共產勢力之手，便不會再有自由的亞洲，亞洲也終將不會再有一個民主國家存在。如果整個亞洲被共產勢力所控制，美國還有甚麼安全可言嗎？世界還有甚麼安全可言嗎？

今天世界民主國家必須認淸一個嚴重的事實，此即共產勢力是具有國際性的，共產國家之間雖然也有矛盾和衝突；但因它們具有相同的哲學思想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又有共同的鬥爭目標——共產主義世界革命，所以它們的威脅和危險，也是全球性的，永遠性的。再明白的說，今天中共與蘇共之間雖有矛盾，雖有嚴重的衝突；但是，它們相互間的矛盾衝突，并不妨碍它們對外的擴張，也沒有減輕它們對各地區和整個世界的威脅，甚至它們還能利用民主國家「以敵制敵」的錯覺幻想，反而在對外滲透擴張上，得到更多的便利？這并非空洞的理論，乃是眼前活生生的事實。由此可知。中共與蘇共之分，并沒有也永遠不會減少它們對世界安全和平的威脅；將來中共與蘇共如果再合起來，其對亞洲、對美國和對世界的威脅爲如何，自是不難想像的。從較長期的觀點來看，在沒有完成它們埋葬資本主義的共同目標之前，共產國家之間的友好聯合，終會勝過它們之間的矛盾衝突；因爲這種趨勢是被它們的共同思想制度和共同實際利益所決定的。

事勢非常冷酷也非常明顯，據有亞洲心臟腹地擁有七、八億人口和核子武力的中國大陸，如果長期被共產勢力所控制，則亞洲的前途將是一片黑暗，也將構成世界的最大威脅。反過來看，如果中國大陸能脫離共產勢力的控制，那麼，蘇聯失去了這樣重要的幫兇，不僅在亞洲將日漸陷於失勢和孤立，而蘇聯對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影響威脅，也必將因而漸趨削弱，到了那個時候，整個世界的政治軍事形勢，就會發生重大變化，出現共產主義大退潮的可喜現象。使文明人類步入一個有希望的時代。今天亞洲的民主國家，無不憾於恐懼徬徨傾向苟安和中立，主要的是因爲美國已經從反共的陣線上實行退却，不能再給予那些民主國家以可靠的保護和支援。如果中國大陸脫離了共產勢力的控制，出現了一個非共或反共的強大中國，則亞洲局勢必將隨之發生大變，那些弱小的民主國家與自由的中國大陸聯合起來，互助合作，和平共處，就可以締造一個安全、和平與自由的亞洲了；而一個安全、和平和自由的亞洲，就可以將這個充滿恐懼和危險的世界，推進一個安全、和平和安定繁榮的時代。沒有人認爲循此途徑解決中國問題，亦即使中國大陸脫離共產勢力的控制，締造一個非共的、和平的和中立的統一中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夜之間可以出現的奇蹟，不需要冒很大的危險和付出昂貴的代價。但是，文明人類要想拯救亞洲和世界，締造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就必須循此途徑來解決中國問題。如果捨此大道不走，想找出旁門左道，事實上都適足誤事，只能增加解決中國問題的困難，加深亞洲和世界的危機，也將使人類要付出遠較現在昂貴千萬倍的代價和犧牲。

黎巴嫩局勢一團糟

在巷戰過程中，貝魯特海濱大厦後面焚燒。

自一九七三年八月以來，卡斯坦・布拉格爾，已是「時代週刊」駐貝魯特的負責人——遠在黎巴嫩內戰發生之前。上週，他回到紐約時，寫了這篇報導，他指出：這一場悲劇式自相殘殺的戰爭，主要地已經摧毀了這個一度曾爲阿拉伯世界最有文化的城市。

自從黎巴嫩發生自相殘殺的內戰十四個月以來，大部份時間貝魯特一直有彈性地應付它的不幸事件，當戰事漸趨惡化時，這個國家的建築物相繼倒塌，這個城市發臭的垃圾着火焚燒，濃烟四散，刺鼻難聞，同時大砲攻擊市民住宅區，一些民眾服務組織幾乎整天不斷工作。直到最後最緊張時刻，政府官員們都與中東航空公司保持電話聯絡，而這個國營的運輸公司飛機仍保持在堆有沙包的機場上空來往，雖然那裏常遭受炮火襲擊——直到上週最後才關閉。物價高漲，但是小販們仍不休不疲用小車販運蔬菜生菓出售，商人們已無店舖可擺賣貨物，砲火已將一度爲海濱盛地的市場變成空曠廢墟。許多餐廳仍然開門，雖然盜賊風行，市面秩序甚壞。有少數電影院開放，影片似乎未經檢查，在黑暗中放映一些歐洲色情片——下午換片，是爲了自前綫返回商業區的人民自衛隊員。

這場內戰一開始，幾乎就不可避免成爲一種希臘悲劇，兄弟姐妹自相殘殺，危機與失望再現眼前：外國社團散去，各國大使紛告撤退，墻壁招紙混合出現熱血青年自衛隊員死於戰爭中情景。因此，一種地中海夏天熱度，已在這個首都爲之減低了。

政治協議已達成，不久又撕毀。停火來與去眞快得令人人驚訝！和平解決案剛發表却又消失。一些特別事件的發展，如同在通往和平之路上出現各種阻碍——叙利亞的出面干涉，新總統的選舉，一種全面談判調解的各項計劃——將使美夢成空，這些美夢是停止武力暴亂與黎巴嫩一些封建政客之間拜占廷的爭論。



黎巴嫩的地理位置

每一次，暴力鬥爭發生，皆使人恐懼，使社會陷入混亂。在長時間的戰事中，雖然消耗大量的軍火，幾乎不可能的，貝魯特却有兩平方公哩房地產才交易成。但是武器越來越厲害。輕型臼砲爲巨型臼砲開路。野戰砲接着進入戰爭崗位。最後，甚至使用地面對地面的火箭。在貝魯特那個不准外人加入的住宅區，一度認爲安全可靠，現在已成雙方砲彈亂射的危險目標。各種口徑的槍砲隨地都是。一種估計，每個黎巴嫩人可擁有三種火器。民團的吉甫車充塞路面，與重機關槍擺滿城市，好像它們的出現，意味着那失去已久的法律與秩序又恢復了！在一個設有警察、軍隊與沒有政府的國家，街道屬於有槍的人，有槍便有權力。

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痛苦與宗教狂熱所帶來的悲哀，不僅使外國人驚奇，黎巴嫩也一樣。爲數逾兩萬人已經死亡，大部份是平民，在雙方互相射擊中被殺。俘虜很少見到。一種表示宗教關係的身份卡常受重視。屍體大都是四分五裂不完整。基督教的保守主義者，幻想他們自己要被回教浪潮逼到海裏去。巴勒斯坦游擊隊，與有勢力的回教左派作戰，認爲是另一個「黑色十月」的殘酷實事重現，那是他們在一九七〇年被約旦胡辛王軍隊趕得走頭無路。巴勒斯坦人說，黎巴嫩是他們在阿拉伯世界最後的土地，他們可以在那裏獲得任何行動自由。因此他們一定不惜犧牲去保存它。

黎巴嫩局勢一團糟，貝魯特已成爲破碎了的操場，外國人更是紛紛求去，一位長時期駐此間的西方觀察家最後攤牌憤然說：「我沒有任何未來計劃，當然，這是指在黎巴嫩的未來。」這些人可能已離開或將離開。據估計，三百萬黎巴嫩人口中，有五十萬——或六分之一，現已在隣邦阿拉伯國家與歐美生根作難民，在貝魯特美大使館前每天上午八時前即出現簽証人龍。

大部份的黎巴嫩人，對於這次已葬送他們的國家的大災大難，竟不知自責。這個國家一度成爲阿拉伯世界的操場，現在已成爲它所有敵對雙方的戰場。很多陰謀理論顯示：巴勒斯坦是要負責的，其次叙利亞、伊拉克或者美國——所有它們都以黎巴嫩爲犧牲品，玩弄中東權力的手法。每個人都相信數百萬現金美元及武器已源源流入這國家。但是，却無一人表示看到証明。這場戰爭的各方面都是很倔強的，特別是左翼的。同時，有一個令人舒適的說法，由外國人操縱所作的停火，可能由一個小團體達成其事。

有人說，即使和平最後來到，要花好長時期才能治癒這個國家的鉅大創傷與血的紀念。「黎巴嫩是個好的國家，壞的人民」，一個的士司機這樣告訴我的一位同事。很少情感作用，但表現得更明白，一位西方外交家提出悲哀的評語，他從這場內戰開始第一天，已經注視黎巴嫩將陷極大痛苦中：「每個人都有所失了。」



黎巴嫩左翼分子在一輛擄獲的叙利亞坦克車上舉手慶祝。

國家氣數決定民心

周榆瑞

記得小時常聽老輩說：「一個國家的氣數決定於人心士氣。」而英國人也有一句諺語：「勝利起源於腦中。」當我在台灣和一些負責人員、友好以及萍水相逢的新交談問題或交換意見時，這兩句話一直成爲我自己衡量一切的準繩。我個人的感覺，古人所謂的「觀風望氣」其實頗有道理，因爲如果用現代的話語來說，等於是「尋找心理建設的具體表現」。物質建設的成就表現於工業建築、鐵路、公路、輪船、汽車、輕重工業產品、農產品和崇樓峻宇，以及數不盡的可見事物，是盡人都可以看到的。

物質建設與心理建設不可分割

但是，也許有些人們疏忽掉物質建設和心理建設的不可分割的關係。我認爲，心理建設是基礎，物質建設則是上層建築。用更率直的話來說，沒有心理建設來做基礎，物質建設是不會牢靠穩固的。

我可以用極大的欣悅心情向大家報告：我肯定地認爲，我們的人心士氣是第一流的，我們有厚利，有正確的目標，有信念而且也有決心。這就是心理建設的具體表現和成果。不論是在台中港、高雄的「中船」或「中鋼」，使我最感到鼓舞的是每一個員工的工作情緒——它表現於他們的操作和舉手投足中。譬如說，我們參觀「中船」的那一天，到了離下班只有幾分鐘的時候，一位焊接工人還在一個角落專心一志地繼續他的作業。我的美籍太太不由得讚歎說：「這種工作精神在西方國家的工廠中絕對找不到。如果在英國，在沒有人監工之下，難於想像一個工人會這樣地用心工作的。離下班時間這麼近，早就收拾工具和洗刷清潔去了。」

我沒有接咀，但心中卻不禁想：這位焊接工人的責任感和工作熱情，和許多其他工人的一樣，就是我們國家總生產和國民所得不斷增加的基本原因。有了這樣的人民，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自然可以揚眉吐氣。充滿着激動的心情，我幾乎要衝過去擁抱這位工人。但是，爲了不願打攪他最寶貴的幾分鐘，我壓抑住了自己過度洋化和戲劇化的內心衝動。

還有在台中參觀那一天，我們事先未經安排地隨便到了草屯鎭的兩位菸農家中訪問。我的太太興奮極了，因爲她的祖父原是美國維琴尼亞州的一位菸農。所以，語言的隔閡並沒有減少她對這兩位姓陳的菸農和他們全家的親切感。女人自有她的角度，她首先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驚喜口吻大喊：「看，他們竹竿上曬的換洗衣服不但全是新的，而且式樣非常時髦！如果讓中國大陸上衣服打滿了補丁的農民看到，他們不集體投奔過來，我才不信。」

在後一位陳姓菸農的客廳中，電唱機、考究的家具可成了我太太的注目對象，更不要說莊院中的兩輪摩托車和一輛計程車了。但我的着眼點卻和她不同，我看出了這兩家菸農的一團和氣，每人口角上的微笑和臉上若隱若現的自豪神情。

在台北，我和幾位高級軍政人員不拘形式地談了又談；我發現，他們幾位不但有見識、有担當和充分掌握本身的業務方針，而且虛懷若谷，誠心誠意地聽取不同的意見。

青年朋友追求理想宣揚中華文化

可是，使我最念念難忘的卻是兩次「書生」的集會。由於我的要求和經過報社的安排，我見到了幾位「中國論壇派」的青年教授。我們就國際情勢，民主制度和臨時想到的問題便各抒己見。胡佛先生的縝密思路，張忠棟先生的歷史邏輯，袁頌西先生的要言不繁，楊國樞先生的條理分明以及陸耀東先生的才華奔放，對於我這個多年投荒的「準知識分子」來說，是個無上的享受。可惜的是，和我在倫敦曾有一面之雅的沈君山先生則因事忙，成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驚鴻。

另一次則是「中國筆會」雅叙，由彭歌兄和殷張蘭熙女士做東。他們兩位甚爲了解我的「毛病」，問我想見甚麼人，我破口而出地提到了顏元叔和陸耀東兩位同文，聲明我既是「顏迷」又是「陸迷」。他們兩位主人不但約到了「顏元老」和「陸耀東」，還讓我有機會和王藍兄「重逢」，又見到黃肇珩和殷允芃兩位女士。

必須提到的是，在大家兩眼只瞧貿易數字的今天，「中國筆會」在國民外交方面的努力和對外宣揚中華文化的效果，不免時常受到「有心無意的忽視」。但如果我們眞有（像謝東閔主席所說的）建成「文化大國」的決心，「中國筆會」已經開始了悠長路程第一步。

無獨有偶的，幾位青年朋友刻苦經營的「漢聲」英文雜誌也是值得大家重視和愛護的。前幾年，吳美雲、黃永松等幾個青年人，爲了想對宣揚中華文化盡他們一份的力量，借錢舉債創辦了這份雜誌。他們的艱難困苦只要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吳美雲家中的斗室是「漢聲」的編輯部，而洗澡間則是冲洗照片的黑房。

可是，恕我很武斷的說，國內對這份雜誌的成就太不關心了。不論在文字方面，圖片方面或編排方面，「漢聲」都已達到眞正的國際水準。如果允許我說得更率直些，它是我們唯一可以吸引國外英語讀者的英文雜誌。英國的一家大學便曾爲「漢聲」舉行了一次展覽會，使得數目眾多的英國觀眾讚揚不已。

我們大談「文藝復興」，我們也「知道」文化的重要，但是對於在這方面努力的人們，我們似乎却尚未有協助和支持的意向，這是令人百思莫解。

「中國筆會」如果沒有彭歌和殷張蘭熙的「傻勁兒」，恐怕早就壽終正寢。「漢聲」如果沒有吳美雲、黃永松這些青年人之追求理想，和爲國家做事情的熱情及韌力，也根本不會有今天值得自豪的國際性成就。

但是，我不能不認爲，更多的人似乎不應該還站在一旁充當「旁觀者」或「觀察家」。如果我們對於宣揚文化的工作，能夠像做生意發財那麼有興趣，「文化大國」將不會永久停留於「口號」的階段。

爭取華僑別開空頭支票

我的太太問我說：「台灣是如此的可愛，而又充滿着許多成就，爲什麼有些人回國觀光不止一次，却並沒有受到鼓舞？」她的問題使我不禁楞了一楞，因爲她固然只是「番邦婦女」，冷眼旁觀，却看穿了一些所謂「海外學人」和「僑領」的面目。

事實是，正如一位值得尊敬的國內文化新聞界人士所說：「有些華僑回來，總是開口向政府要這個要那個……」他沒有再往下說，可是我明白，這類人等在「所求不遂」之後，再回到僑居地，自然不會對國內的成就感到歡欣鼓舞。把話說得更坦白些，他們的出發點是「私」，在私人無利可圖的結果之下，沒有「怨言載道」，從他們的立場來說，已算是「難能可貴」。

本來，私人利益如果和國家利益符合一致，那麼兩利的情形是無可厚非的，也沒有矛盾的。不幸的是，對於不少人，「小我」的重要性遠在「大我」之上。還有，他們又如丈八高的蠟燭台，永遠看不見自己的短處。

但是，這些情形的發生，如一枚銅錢一樣，是有另一面的。有些到國外考察的大員，不知道是一時衝動還是做官有道，對好多人開了「空頭支票」。既要人家提出「計劃」，又要人家「回國看看」，甚至作出「政府會幫忙」的口頭承諾。這些考察大員也許覺得，不如此不足表現「政府大員的風度」，也可能認爲這是「爭取華僑」方式。但他們沒有考慮到的，顯然是嗣後的反作用。

在這裏，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一位巴黎僑商吳達文的話。這位和我相交將近三十年的朋友曾勸告其他華僑設法自已打好基礎，不要事事仰望政府幫忙，因爲「政府根本沒有那麼多的錢。」

對於做生意的人們，我的看法是，如果他們能替國家賺到一筆可觀的外匯，他們的百分之十的利潤或回扣是可以允許的。

「暴發戶」味道「美國化」表現

自然，由於自己的休戚與共的關切心情，我在國內也發現了一些瑕疵。但是，這些小毛病不是我們獨有的，在別的國家內也曾發生。首先，我感覺到的是，我們似乎有點「暴發戶」的味道，台北、高雄的市面繁華和矗立入雲的建築物確實可以使得觀光客獲得深刻的印象，但我要問的是：「我們究竟有什麼文化生活？也許有人會以爲我忘掉了「故宮博物院」和電視上「老佛爺」；可是老實說，前者是我們的過去文化成就，而後者我則不擬表示意見。

還有，我們的「美國化」不止表現於商店旅館的招牌上和人們的服飾方面，而且呈現了浪費物資的傾向。在台北，人們常常批評紊亂擁擠的交通情況。但我聯想到的則是：聽任兩三萬輛計程車不斷地巡行兜攬乘客，對汽油的消耗量一定可觀。在節約能源的今天，我們却比別的國家——除美國外——顯得更加「大方」。我不是交通專家，可是我覺得，如果設立相當數目的自行車招呼站和減少市面交通燈的數目，則車輛的行走也許可以更爲暢通，而更重要的是，汽油的消耗量也應該可以相應地減低。

我的太太不止一次地說：「台灣比我所想像的更好。」這句簡單的話却使我不能不覺得，我們的國外宣揚工作委實沒有做好，不說別的，我在國外看到的出國人員，似乎沒有幾個人對國內的進步情況能夠作有系統的說明介紹。還有，國內出版的書刊雜誌（官方的），對於極好的主題，時常不能恰如其分地有所表達和闡揚。說得更透徹些，對於文字的應用，仍然陷於宣傳八股的窠臼。我明白，我的說法會引起一些不愉快的反應。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良心和職責。

高瞻遠矚大氣磅礴是中華民族傳統氣質

也許是我的錯覺，我的印象是：國內的一般人似乎對國際情勢的發展沒有什麼興趣。誠然，我們遭受的「外交孤立」是極大的不公，使得我們遏抑不住我們的正義憤怒。但是我們必須明白，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國際局況的探討了解，更是每一個人必須致力的方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想法，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應該持有的。在英國久住，我深切感覺，英國在若干方面的「固步自封」，是對英倫三島之外不感興趣的結果之一。我們是大陸國家的人民，高瞻遠矚和大氣磅礴是我們的民族傳統氣質。無論如何，我們不應該因一時的偏守海隅，沾染上了島民的思想習慣。

最後，我必須強調：這些缺點是可以糾正過來的。但主要的是，我們的重大成就是誰也埋沒不了的。我已經在給國內一友好的信中說：「國家是自己的好。」在這裏我要補充的是，我的結論並不是感性的反應，而是理性的歸納，

華府韻事

伊麗莎白·蕾伊自傳

袁小霞譯

少女·初戀·惡夢

在我十多歲出頭時，我瘦弱的身軀就發育得十分豐滿、誘人。我喜歡男孩子的注視，因爲這是我第一次眞正引人注意。我很高興自己長得像母親，但我並不希望落得跟她一樣下場。

畢業前的那個夏天，我迅速由不解人事的孩提時代進入如夢初醒的成人生活。我認爲汽車收音機流瀉出來的流行歌曲「野人」，就是爲我寫的。我自己甚至做了一首鄉村歌謠，歌名叫「他會要我嗎？」

當我穿着暴露的短褲和飄逸的長褲，擦上粉紅色的唇膏，攬鏡自照時，我懷疑自己是否能長得像當年夏天我首次在露天電影院看到的女明星一樣。

我固定的男伴是個名叫唐克·陶森的男子，他的年紀比我大得很多。他常駕着小貨車來看我，下了車後，我們就沉醉在影片中的夢幻世界裏。

對我而言，仙杜拉蒂這類艷光照人的女星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動物，令人嫉妒，但壯麗輝煌的瑪麗蓮夢露則是我的偶像。我崇拜她，如饑如渴地閱讀電影雜誌上報導她的文章，凡是她演的片子，我都與陶森看三次。

看完電影後，我們就驅車前往馬紹爾高中校園摟抱親熱，但沒有進一步的行動。陶森一直像個規規矩矩的紳士，我認爲沒有理由害怕。

沒有理由怕他，那是說在某天晚上我看到一把閃亮的小刀架在我脖子之前，晚上十點的校園四處寂靜無人，這個機會使陶森心理反常，他喝令我褪去衣服，任他像野獸般地對我粗暴進襲。由於相信這種行爲將使我及早成爲人母，我心靈的痛苦幾乎與身體的創痛一樣嚴重。

强暴·哭泣·心願

「你害我懷孕了」我哭喊着，深信自己已懷了第一個私生子，但他還來不及回答，就有一道車燈照過來，一輛警車，驀地從附近經過。「不要叫，穿好衣服，一句話也不要說。」他低聲對我下令，並且把小刀藏進皮夾克裏。

警車一開走，我又開始哭泣，「好啦，」他說：「我娶你。」

那天晚上我們開着車子飛快越過州界，進入南卡羅來納州的斯巴坦堡尋求寧靜時，我一直在想，我的生活難道眞的就此改變嗎？

清晨時分，我們抵達斯巴坦堡，整個城市仍然酣睡未醒。我們開車在附近跑了一陣，我又悲從中來，但他並無良心不安的表示，只保証說，我們要告訴家人我們兩心相許，希望在明天結婚。

我們回到家裏，我的舅父、舅母早已恭候多時，旁邊還有一個大腹便便的女子。她說，她是陶森的太太，還把一個汽水瓶砸在陶森頭上，我非常困窘，但還是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全部告訴舅媽，她決意爲我找一個安全、恰當的丈夫。在我畢業前不久，我已開始與我舅媽認爲非常完美的人選約會、出遊——當地的一個男孩喬伊·鍾斯。喬伊堅信女人的天地在家庭，養孩子就是她的職務。他也極端反對女人開車，抽烟。他是城裏最蒼白、最瘦弱、最多青春痘的男孩子，但我們的關係還是發展到訂了婚，婚禮預定在夏天我畢業後舉行。家人就是看到我們在前往主日學校前在喬伊的車裏親熱，也會把臉別到一邊，裝作不曉得。

婚禮·少婦·迷惑

這時，我的外祖母已經出院，她對我仍然信任不疑。有一天晚上，喬伊要求我與他作那回事時，她就安詳的睡在隣房。我拒絕喬伊的求歡，但勉爲其難的與他戲狎。第二天晚上，他又來求愛。我同意了，不過他這個人陰沉憂鬱，毫不浪漫，我根本沒有享受到性的樂趣。

我的終身大事是在秋天裏一個晴朗的星期六完成，共有六十位興高采烈的親友在場觀禮。我穿着一套可愛的白禮服，頭髮只畧爲捲了捲，手上拿着一本聖經和一枝百合花。

在風琴奏出的悠揚樂聲中，我緩緩由祭壇走下甬道，看到親友們愉快的臉龐，心裏想著我與喬伊



未來的生活。

我知道自己在由少女時代進入婦人時代的過程中，速度多少快了一點，也知道自己多少錯失了了解生命的經驗。

走到甬道半途，我看到一扇門大開著歡迎我出去，突然間，我發現自己跑過了這扇門。我一直奔跑，直到我抵達在艾希維租來的房間才停下來。我把訂婚鑽戒丟到抽水馬桶裏去，一方面爲自己的行爲驚異，一方面却又高興自己做得好。

我跑出教堂後，就化名爲鍾斯太太過了一段日子，但我已確定，結婚對我來說並不適合。

如果一個男人開始太接近我，我就逃開，因爲我不想與任何男人固定下來。既然我已恢復獨立之身，我就下定決心要成爲電影明星。我希望在電影界遇到有影響力的人，最好是百萬富翁，靠他的幫助而打開我的明星之路。

我的第一個工作是在北卡羅來納州艾希維城的格蘭公司担任糖果櫃台的店員。如果一個好顧客向我買半磅糖果，我會抓好幾磅糖果給他，但如果這個顧客脾氣很壞，他買好幾磅糖果我也只秤半磅給他。假使有一天格蘭公司破產，當與我不無關係。

不久，我那一部門的收入就出了問題，經理將我開除。但是，另一部門經理賴斯特却爲我說話，因爲他每次走向收銀櫃，從我身邊經過時，我都讓他磨擦我的胸部。

魅力・勾引・工作

我已發現，我可以靠我富於魅力的身材獲得工作，或保有工作。甚至到後來，我自己已覺得無所謂，但總有人出來爲我說話，將我留下。

然而，我很快就了解，在格蘭公司，我所能遇見最「好」的人也不過是賴斯特，所以我就不幹了。我煩躁而沒耐性，如果一個工作我幹了一下，但覺得不像有很好的前途，我就又不幹，另找出路去了。

有些工作我幹了一個月之久，但有時候我只做半天，到吃午飯時我就不幹了，那半天的薪水我也不要了，結果，三年內我前前後後共換了七十個工作。

我從零售店轉到銀行界，首先我在華邱維聯邦銀行找到工作，我希望他們把我放在最前面的櫃台，那樣我就可以與有錢的顧客打交道。

但他們却把我放在最裏面的會計室裏。雖然我有一部計算機，但還是不能勝任我的工作，我只得把那些爛賬塞在抽屜裏，等日後有時間再整理。但不久，整個艾希維城的支票都被我攪亂了：有些顧客明明存進了五千美元，却會發現他的帳簿已透支二千美元，有些人則會發現他們的帳簿中有好幾筆「意外之財」。所以當我告訴經理，我要跳槽到法國布羅德銀行時，他並沒有阻止我。後來我又告訴法國布羅德銀行的經理，說我要轉而爲花旗銀行工作時，他也沒有挽留我，以後的幾家銀行，也是如此。

銀行・交通・混過

厭倦了銀行界，我決定試交通界，找一個電話接綫生的工作。在南貝爾電話公司，我得到一個夜間長途接綫的工作，但晚上那裏安靜得我不得不打電話給我朋友，以便保持清醒。不久，管理員就把我叫到一邊，警告我不可再打電話給朋友，但我實在覺得太無聊了，就又開始撥電話，這回是打到警察局或生命綫之類的地方惡作劇一番。

抱怨的信件不斷地寄到公司，公司方面就告訴我，我不適合作電話接綫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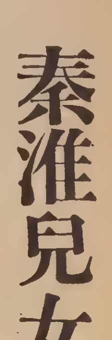
我於是想換一個較刺激的工作，就決定了要當空中小姐，並向一個地方性的皮德蒙航空公司寄出了履歷表。面試時，我穿了一套端莊的套裝及一件正正經經的白色帶襯花邊衫，但他們要我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脫掉外套，以便看看我穿起他們的制服是甚麼樣子。面試以後，皮德蒙的人事主管要請我吃晚飯，但我拒絕了，因我覺得他陰陽怪氣的，但也因此沒有得到這份工作。然而，東方航空公司却錄用了我，把我送到邁阿密去受訓六個月。

我一到那裏，就碰到一個英俊的飛行員山姆。不到幾星期，他就不斷向我表示愛意，並向我求婚。就在結訓前的一個禮拜，他竟然堅持要我嫁給他，我不得已和他大吵一塲。過後我實在沒心情再回去上課了。

我很快就後悔了，但我既已打斷了自己的退路，就只得勇往直前。我不想在佛羅里達逗留，但我也不能事業未有成就回到艾希維城去。如果我衣衫襤褸而又藉藉無名地回去，人們會說我與母親一樣是個失敗者，這是我死也不幹。

我知道的地方就只剩下華盛頓了，我讀高三時去過一次，當時我被雄偉壯麗的國會山莊及歷史性的紀念建築物嚇倒了。（未完）

松厂隨筆



秦淮兒女

向晚

古語云：「三代之下，唯恐不好名。」極言三代之下的人，寡廉鮮恥的多，縱然「好名」還算好事。因爲了顧及個人名譽，不敢做壞事，要做好事與人爲善，但將至今日，好名的意義已經變了質，遠超出古語範圍之外，成爲一種嗜好、風氣，藉此謀利，出風頭，那就太卑鄙了。本文所述的一些中華兒女的可愛處，就在這裏。他（她）們只本諸良心對國家民族貢献出應盡的一份責任，便算了；根本未想意到什麼名，當然也就不知何謂好名。

明代蘇州女子：古代中國有把罪人放逐（充軍）到邊疆的制度。明代放逐罪人，最遠處是東北寧古塔（在黑龍江附近），最近處是今日內長城以北（今平綏路綫即河北省北部）。罪人放逐並非獨自一人，有家當者可以偕帶同往，到彼處可以共同謀生，這位蘇州女子，就是這樣隨夫充發到內長城以北的。

明代最大邊患在北方，內長城以北，就是韃靼常騷擾的區城，明代稱蒙古人爲韃靼，韃靼分爲許多族種，在明中葉，有一族叫瓦剌，瓦剌一酋長，見蘇州女子貧弱可欺，就把她俘擄了去，成爲壓寨夫人。約一年後生一子，就是明正統十年（一四四一年，拘留英宗的也先，史稱「土木之變」（土木在今河北懷來縣平綏路上的舊鎮）。

英宗被擄消息傳至京師（北平）後，朝野爲之大驚！這時大臣分爲兩派，一派主和，遷都南京；一派則主戰，另立一皇帝，即年幼的景帝。主戰派以于謙爲領袖，他一面備戰，並向瓦剌巢穴的大舉進攻，打了數次勝仗，另一面則立景帝，以安社稷，因不可一日無君，也先本以爲得了英宗做人質，可以予取予携。殊不知于謙有此一招，也先遂洩了氣，終於把英宗釋回，此正史上的概要。

但據後之學者「王甫庸近筆記」畧云：「劉太卿雲言：「英宗土木之難，不免矣。也先之母（即蘇州女子）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爲今天子（英宗）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謝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正史記載。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餘年，必有所授之也。」（見彭國棟「藝文故事談」）。野史所以補正史之不足，像這段故事，因根據劉太卿所言，自不能與一般野史相提並論。這位女子本是罪人之妻，但却不怨恨朝廷，而仍懷念故國，眞是值得欽佩。

王翠翹：當明神宗時代，日本有一大權臣豐臣秀吉侵畧我屬國朝鮮，失敗死後，其兵士流爲海盜，又時時搶掠我沿海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同時中國禍害海盜且與日本倭寇結合，以上各省遂成爲中日海盜世界，禍害多年。王翠翹故事，發生在這個時候。

據茅坤「紀勦除徐海本」末云：「王翠翹臨淄妓也。初曰馬翹兒，能新聲，善胡琵琶，以計脫殷母，而自從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翹去。寨主徐海絕愛幸之，尊爲夫人。凡一切計劃，惟翹指使，乃翹亦陽暱之，實際幸其敗事，幸一歸國以老也。會稽府遣老人招海降、海怒、縛老人將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與來使事？』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苦之。」

「老人者海上人，（按海上人即船上人，漁夫也。」翹故識之，而老人亦私覩所謂王夫人似翹，不敢泄。告會稽府曰：「賊未可得也，第所愛幸王夫人者，某覩之有外心，可藉之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軍詣海說，而益市金珠之降賄翹。翹曰：『在帳中言大事，必不可得，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終身共富貴。』海計遂決。督府大整兵，佯稱迎降，迫海寨。海信翹言，不爲備，官軍突入，斬海首，而生致翹，倭人殲焉。凱旋，督府許大饗於轅門，令翹歌而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督府酒酣心動，降階與戲，夜深席大亂。明日悔之，而以翹功高，不忍殺。乃以賜所謂永順酋長。翹去渡錢塘歎曰：『明山（徐海（遇我善，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更屬一𤞑，有何面目生乎？』夜半遂投海死！」

王翹由於出身貧苦家庭，被賣於勾欄，但這個小女子却是很聰明又有志氣的。她能自己贖身，逃出火坑，到海上（船上）自由謀生。大海盜徐海雖然愛她，但她頗明正逆之分，知徐海是國賊，人人得而誅之，故卒能誘殺了徐海，爲國家削除大患。會稽都府欲把她另配一𤞑（可能是改邪歸正的海盜），她却不肯應從，夜半伺機投錢塘江而死已誰能不說她是一可歌可泣的奇女子，女中豪傑。

秦淮河乞丐：一個獨立國，必須具備三種條件：傳統文化、民族、國土，缺一不可。如無傳統文化，必變成他國的附庸，如主政者改爲異族人，必變成他國的奴隸，國土也就變成別人的土地了。中國立國約有五千餘年，改朝換代

自是常事，但最悲慘的，莫過於宋明兩朝，因爲他們都是被異族征服，殉國死節者特別多。大臣、大學者自不必說，甚至乞丐也有之，這是他國所無，誰說中國人不愛國？

秦淮河一乞丐，並未留下姓名，他見明亡後，把討飯的磁碗打碎，在河邊劃詩道：「三百年來盛世朝，滿朝文武盡降逃，（按此爲悲憤過激語，事實並非如此。」乞子亦知綱常教，何惜此生命一條！」寫畢遂投秦淮河自殺！途人見之抄下來，遂流傳至今，成爲千古美談。

和縣女英雄：抗戰時，我由京抵香港奉政府命做抗日宣傳工作，一日翻閱東京「讀賣新聞」，有一則說，和縣城南門樓上俘擄一女兵，並附有該女兵立體照片。內容大意說：全城內兵皆撤走了，只此南門樓仍然抵抗，雙方日夜相持足足兩週，也不知門樓上有多少兵，一晨再也不聞門樓上向外射擊。日方乃派一隊兵冒險登上門樓搜查。一看只見有一女兵持槍睡着了，遂把她俘擄云云。我看後便把它剪下，若細描寫，足可寫成一部感人愛國小說。

和縣距離南京很近，我也在該城躲避過敵人轟炸，印像很深。這座城只靠一女兵抵抗，竟能多支持了半個月，誰能不說這是奇蹟，女兵不是女英雄？女兵照片姓名，原是有的，因日軍打香港，不敢保存，遂把它燒了。

文史哲雜談

從知識分子的複雜氣質起說

霍雲霄

在任何有深厚文化的民族裏，知識分子必然是掌握着文化傳統的代表性人物。當一民族文化，由于客觀情勢的需要，揭起天翻地覆的大變改，知識分子，仍然是首當其衝的代表性人物。雖然如此，知識分子本身，又是人類中最複雜最多矛盾的一類特殊的人物。我想一個人只要成爲一個眞正的知識分子，你說他們統統都是患上納西瑟斯心理症狀的人都不爲過。納西瑟斯出自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特殊人物，他是個英俊青年，據說他第一次看到水面上映自己的面容以後，就瘋狂地愛上了它。當他想貼近水面看自己的影像時，不幸跌落水淹死了。這是一個很生動的意象。知識分子都重覆自己的意見，重視自己的發現，因此也很容易爲了自我的太過重視而產生對別人的排斥。

在學術性會議或專家會議上，很易暴露出知識分子自我中心的毛病，這種會議，通常都有來自各地的專家在輪流宣讀自己的論文。有時會出現不輪到宣讀他的論文時可能缺席，或者座上打盹，有些正襟危坐專心做聽的，可能一個字都聽不進去。那並不是所有的論文都使人如此覺得沉悶，而是那些傾聽別人論文的專家大都只關心如何將自己的見地，灌輸給別人，因爲太過於重視自我，無形中便對別人冷淡起來，對于別人突出的意見，不但沒興趣去理解，也沒興趣去聽。他只活在自己當中。所以對新觀念的發挖方面，便很容易像希臘故事中的納西瑟斯，不幸跌入水裏淹死的人。

任何有價値的知識，都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有些人堅持着乃珍惜着被人認爲是僵化的知識，那是一種無法拿來與別人互相溝通的智識，有些是頭腦僵化的人，別的智識亦很難爲他所理解，更難爲他所接受。所謂活的智識，更給它定一個標準，那便是容易與別人互相溝通的智識。

不過知識分子中，也有一種自省力特別強的人，這類人不但佔全部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而且也是領導人類文化前進的象徵。因爲眞正的溝通，是有接受，有輸出，有比較、有分析，包括了分析別人與自我分析，這才使自己所獲得的東西能夠有眞正的認識，不會自以多是的只在自我陶醉中。

有時你會發現有些成功人物中，受教育很少，但與他交談及看他的做人做事風格的人，會發現他學識之豐富，比起某些受過高深教育爲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其中的奧秘，只可以解釋爲這個人自小就有不尋常的抱負，由于那個抱負加上自知受教育不足夠的虛懷，於是便留意從實際社會隨時吸收別人的經驗，以及對種種智識的敏感及記憶，這種習慣形成後，他的學識自然會從月積日累中越來越豐富了。

我想如果從一種簡單的測驗去判斷兩種成功人物，一種是與別人談話時能給別人也有談話的機會，喜愛傾聽別人意見的人。另一種是只重視自己的指示，不喜歡傾聽別人說話的人。你可以試行設定下一個猜測？前者是從自學中磨鍊出來的成功者，後者却是屬于學院派的自高自大的一類人，就是屬于小人得志的一類人。還有一種是出身寒微而對別人毫不掩飾的成功者，另一種是成功之後，還得千方百計去製造出身的與衆不同的假歷史，同樣可以看到兩種人物的不同氣質。

有時看到某些人胸襟特別狹窄，妒忌心特別強，很喜歡明中或暗中用不同的排斥手段打擊別人。你以爲這是競爭時代的人必然有的特殊氣質，那是大錯特錯的。

因爲任何事業上的競爭，人才都是唯一能操勝券的棋子。但是一個生成胸襟狹窄，妒忌心強烈的人，他如是一間機構的主管人，那份德性，早已註定他永遠沒法獲到優秀的人才，沒有人才，那來與別人競爭的條件？





黃瓜和茄子

•沙翁•

黃瓜和茄子，都是普通之極的蔬菜，人人吃過。黃瓜又名胡瓜，胡瓜這個名字現在少人用，但是在中文植物辭典中，還是正式的名字。從胡瓜這個名字看來，黃瓜也不是中國原有的菜蔬，是從外地傳來的。茄子本地人稱矮瓜，茄子不是瓜，稱之爲「矮瓜」，不知來源如何，而另一種被北方人稱爲「倭瓜」的，那是南瓜，中國各地對魚、獸、花、草、鳥、茶的稱呼，不同而實是一物的很多，從來也沒有人做過統一的功夫。像茄子，

脆兼而有之，正在奇怪大頭菜炒肉絲，怎可以炒出這樣的味道來。要是大頭菜炒肉絲有這樣的味道，那麼餐餐大頭菜炒肉絲好了，何必再求其它？後來越吃越覺得那黑漆漆的一絲絲青脆的東西，不像是雲南大頭菜——雲南大頭菜也極好吃，只是味道不同，一問之下，才知道那不是大頭菜，是醬瓜。

醬瓜竟會有這樣的味道，那也是奇怪之至的事，再一問，才知道提起此瓜來頭大。

國不應該比日本窮，但偏偏中國窮而日本富，豈眞是吃窮的乎？關係當然有一點點，但也僅是一點點而已，根本的原因，自然不會在討論茄子和黃瓜之餘，再去討論它。

茄子和黃瓜的種植法不同，黃瓜是要搭矮竹架來供它攀籐的，「豆棚瓜架雨如絲」，大多數瓜，都要搭架子來種，只有西瓜不要，西瓜的籐，在地上蔓延。茄子株幹甚矮——忽然明白，「矮瓜」之名，由此而來乎？但茄

堂兄弟番茄，就可以証明，那是茄科植物——眞要深究起來，黃瓜是屬於葫蘆科植物，還是不要深究，只顧它的味道吧！

（轉載星島日報）

罪己詔諉過於人

董千里

那日一位新加坡朋友談到革命不應該革出一個皇帝來，我說何止皇帝？中國歷代皇帝固然極多混蛋，到底還有不少能夠把持應天順人的「皇帝法規」，畏天命，恤人言，尊重祖宗家法，遇上天災人禍能夠頒罪己詔，也許言不由衷，然而比絕不罪己總要好些。

頒罪己詔實在是一種高明的統治手段，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說歸說，並無任何受罰的危險，然而飽受災禍的人民覺得皇帝眞好，爲他受苦受難也就認了。所以凡是懂得做皇帝的決不會吝於責己，唯有剛愎自用者或愚昧胡塗者方祗知諉過於人而不知罪己。

慈禧偕光緒逃離北京，六日後抵宣化，以光緒名義下了一道罪己詔，有云：

「不謂近日衅起團教不和，變生倉猝，竟致震驚九廟，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責實甚，然禍亂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枕，無泄沓偸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爾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試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許忠義者安在？今見國家阽危若此，其將何以爲心乎？……要之，國家設官各有職守，不論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養士之恩，深維主辱臣死之義，臥薪嘗胆，勿託空。……朕雖不德，遮幾不遠而復，天心之悔禍可期矣。」

名爲罪己詔，罪己者不過寥寥數語，如「負罪」「不德」均爲空泛之辭，這還是由光緒出面，如果是太后懿詔，連這些空泛自責之語也不肯寫上去的。慈禧身兼剛愎自用及愚昧胡塗兩大惡性，竟還妄圖卸責。

且看罪己詔中把國事敗壞的責任全推到大小臣工身上，要他們從此改過，所以名爲罪己詔，實在是「責臣詔」，爲的是保全自己的尊嚴，卻不知正使尊嚴掃地，大小臣工固然覺得冤枉，人民也看不起諉過於人的皇帝。自此之後，不過十一年，清朝遂亡。

罪己詔中還有一段妙文：「朔爲天下之主，卽身殉社稷，亦復何所惜？敬念聖母春秋已高，豈敢有虧孝養……所幸慈躬安健無恙，尙可爲天下臣民告慰。」這是慈禧自作多情。（轉載星島日報）

，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合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草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煮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爪子一拌就是了。」

用這樣複雜的烹飪法煮出來的茄子，當然令人咋舌，不獨劉姥姥然。鳳姐的這一篇「食經」，講得十分詳細，歷年來，研究紅學之人萬萬千千，不知其中是不是有人眞的如法泡製過？講究飲食而兼愛紅樓夢的人，應該試嘗一下，才不托了鳳姐的一番介紹。

不過，這時茄子的做法，多少有點問題，「纔下來的茄子」，就是初上市的茄子。北方的茄子，是在夏天。「盛在磁罐子裏封嚴」云云，在大熱天只怕封不了多久，就會變壞，不能隨心所欲「要吃的時候拿出來」。茄子有一種吃法，是用大量的鹽水煮醃，那是寧波人的吃法，叫作「鹽茄糊」倒是可以久存的，如果變壞，另有風味。大觀園裏的小姐奶奶，當然不會吃壞了的茄子的。另一點是「用炒的雞爪子一拌」，有人考証過，「雞爪子」乃「雞瓜子」之誤，雞瓜子是小雞丁，雞爪子雞腳了，用雞腳來拌，未免不可思議，此說可算相當有道理。

茄子那樣普通的東西，都可以有這樣巧妙的吃法，中國人講究吃，可說天下第一了。

紅樓夢中有「天香樓」，香港的食肆中也有天香樓，以江南菜著稱。一日，端上來一盤炒肉絲，看來是用大頭菜炒的，一吃，滋味却特別，香，可製成鬆脆香嫩的一滿蝦瓜」。而所有的醬瓜，也以黃瓜爲材料。這種醬瓜，又有甚麼特別呢？自然也在意製作過程之繁複。

這種醬瓜叫「杭州雙插瓜」，巧妙在醃製的醬油，必需是四伏醬油，即經過四個暑伏天蒸晒的醬油。用這種上好的醬油，再擇大小適中，生長正常，態體優美，外表清秀的黃瓜來醃製之，只是不知道「雙插」是甚麼意思，黃瓜經過這一番轉折，遂製成鮮美無比的妙品，眞不知道創始者是怎想出來的，這自然是日積月累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主因只有數百年歷史的民族所能夢想得到者也。

中國人眞是講究吃，富有富的吃，如紅樓夢中的茄子，窮有窮的講究，如杭州雙插瓜。黃瓜普通，四伏醬油現在當然難得，但以前農家每每自製醬油，四伏，五伏，不過多費點時間，於是，「雙插瓜」美味成矣，用以送送飽泡粥，風味可比火腿。

就是因爲講究吃，就有日本人罵過中國人：「中國窮，就是吃窮的」。因爲不但吃得粗，而且要吃得多。看看日本人吃東西，眞叫人懷疑他們怎麼吃得飽！以中國可耕地和人口的比例，來比日本的可耕地和人门，中

悲劇與悲觀

顏元叔

台灣嗎——也有些悲劇不以死亡結束——便覺得悲觀消極之至。你要探詢，這些人究竟是爲何而死？（死有重泰山，或輕於鴻毛。）你便會知道，他們的死亡絕非由於絕望，他們的死是捨命追求目標的後果，他們的死象徵着無比的意志力之施放，就算以身死之亦在所不惜。的確，他們只是身死，而身死之餘、之外、之上，他們的精神勝利了，昇華了，飛揚起來。他們每個人之死都代表了人性奮鬥不屈精神。所以，如果我們談進取積極等德性，悲劇是這些德性最完美的體現，是這些德性最極緻的表呈。

我們普通人，姑且稱之爲小市民——這包括你和我在內——總是悲劇精神不夠。因爲，我們多是折衷主義者，是妥協主義者：折衷妥協與悲劇精神背道而馳。在日常生活裏，我們總是事事折衷，處處妥協。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你想考一百分，於是你用功讀書，努力準備，可是讀到半夜，瞌睡來襲，你便嘆息一聲，書本一閣，唉，算了，還是上床吧。你明明知道你的功課還沒有準備好，可是你受不了眼皮下垂的壓力，你閉上眼投降了：這樣你放棄了那一百分的理想，你向命運妥協了。次日，你考了六十分，你自我安慰，還不錯，有六十分也差強人意了，你折衷了，你認「命」了。（平生無大志，只求六十分。）你這種意識的人，永遠考不到第一，擴大起來說，你這樣的人，永遠不會有甚麼像樣的成就，永遠是庸碌之輩，所以，你——以及我——都是小市民。實際上，折衷，妥協容易進一步引人走上悲觀，因爲悲觀無他，便是對目標對理想，缺乏堅定的執着，不願意爲目標爲理想，投擲最大量的追求之怒火。既然放棄了理想，放棄了追求，你在中間地帶懶散鬆弛着，然後來了一個甚麼壓力或逆境，你無力堅持，你一滑溜就墜入萬事不可爲的絕望境地，這便是悲觀了。我曾經爲悲劇精神下了一個定義，那便是在有限的時空之內做無限的追求。時空有限，人際境遇處處有障礙，個人的顧慮與惰性難以克服，然而，悲劇人物——那人性的勇者——雙眼只注瞪着一個目標，雙腳只知箭步向前，全身化成了一條意志的「獸」，像餓獅般地撲向目標。也許，他終於爲外來內存的因子所射殺，然而當他的肉體墜地之際，他的意志脫離軀殼，依然撲向那未及將及的目標。他給後人留下最高的奮激的典範。他的死亡乃是勝利，勝利於人的意志，勝利於永遠不撓的掙扎。在人生的際遇中，悲劇精神不一定以悲劇收場，亦可化爲崇高的喜劇——身心雙方的勝利。因爲，有限的時空，時而會在無限追求之撞擊下，慢慢鬆開圍城，擴散、崩潰，這時有限乃爲無限所尅，意志與肉體同享勝利，這便是崇高的喜劇。所以，以悲劇的精神作持久的奮激，有時會以崇高的喜劇爲結束。

電影評論

新舊電影的商業噱頭觀念的比較

林巽

打開報紙看電影廣告，在沒有看過的新片名字上，勉強選上了一部積史達烈導演的「追兇」。此期舊片陣容非常可觀，因爲英歌星奇里夫李察來本港演唱，戲院商推出兩部奇里夫李察的舊作「歡樂青春」與「青春俱樂部」同收旺台之效。然而這兩部電影只爲歌唱而拍，內容雖然健康，但編導技巧，只成爲歌星的附屬，不談也罷。華路狄士尼的舊片「狄士尼動物世界」現在十八歲以下的少年幾乎沒印象，當新片來談談也是好的。只有兩部舊片：一是老牌導演彼得哥連遜導演的「戰鬥雄師」，主演的兩個男角，東尼寇蒂斯雖然已經過氣，但查理士布朗臣却比過去更紅，所以賣座仍然不弱。一部是史超域盧森堡導演的「逃獄金剛」，因爲主演的是突出一種不自量力氣質的保羅紐曼主演，此公在本港青年觀眾中仍然是有相當地位的，所以賣座也不錯，至電影本身，倒也值得一談的。

「追兇」是由黑人明星占布朗主演，電影匠氣極重，不過相信此片在南美及非洲公映，可能滿足有色人種的觀眾，電影本身也是通過占布朗這個人物來賣弄一些假作的黑人優越感，電影中白人是黑人的助手，白人是大反派。白色美女不但愛上黑英雄，而且還要爲黑色英雄受苦犧牲，黑英雄身手完全是〇〇七翻版，只在前段加上一個父母被殺的心理壓力，電影故事寫一位從越戰退伍回來的黑人軍官占布朗，父母被歹徒殺死，警方知道歹徒是國際性罪惡組織，於是邀占布朗合作，派給他男女助手各一人，讓他到南美去找尋殺父母仇人，電影便在一段緊張追蹤，一段浪漫艷情，一段打鬥中間隔地展開，雖然有刺激性，但看電影的觀眾，明明知道這是假作的故事，除了它賣弄的刺激性外，可難有甚麼特殊感受可言。

「追兇」中占布朗一個直搗匪巢鏡頭。

「狄尼動物世界」因爲加上音樂與旁白，對小動物的動作化成一個八趣味組合，引導觀眾進入一奇異的世界中，像上了一課有趣的生物學課，如白面猿的偎依與作手勢，可有如人類中的友誼動作。食蛇的鼬鼠那種緊張的突襲姿式，可符合武俠高手中的狠與準。老虎的家族活動，以及毒蜂殺比牠大得多的大蜘蛛，這多是拍攝者不知化多少耐心才等拍得的鏡頭，當然它並不是純粹的自然生物鏡頭，而是滲着藝術匠人幻想的。



占布朗搶救史・蒂拉史提芬絲。

記得很久以前「沙漠奇觀」公映時，韋路特斯尼會說出一段有趣的豪語：「動畫世界是我們想像的世界，在那

「追兇」中史提芬絲是黑社會頭子情婦，她一切行動，都受到監視。



迪士尼動物世界「的一鏡頭」

世界裏，太陽、月亮、明星以及每個生物都必須服我們的命令，我們在想像中提煉出一個小角色；可是當牠們不馴良時，我們就用膠刷將牠取消。」我想研究功夫的大師，要是從那些動物互相尅制中研究他們的新招式，可能是有補助的。這都是因爲狄斯尼不但本身材料多，而且擁有各方面興趣的人材也多，才能如此長期保持作品的一定水準的。

彼得哥連遜導演的「戰鬥雄師」是冒險家與革命家各爲自己的利益而混在一起的故事。電影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與希臘境內發生內戰的故事，美國冒險家東尼寇蒂斯與在戰火中結識的軍火商查理士布朗臣。東尼因失掉了一艘船，便招集一班失業水手與自己加上軍火商的軍火，組成一枝部隊在土希兩國戰區活動，因爲他們是外人，這枝部隊軍火很犀利，但他們除了金錢之外，沒有政治野心，所以他們便樂爲雙方所利用。「戰」片中的美國英雄，其實並不是眞正的戰士，電影的眞正涵義，是藉着這班美國雜排部隊揭露落後國家的革命戰爭中的殘酷面目。如臥底人物混入舊政府內部，緊急時候揭起內變，戰勝者不留俘虜，得勝軍隊到處搶掠屠殺等等。電影中的兩個美國英雄，並沒有甚麼英雄事蹟，只是混在亂局中做一個歷史見証人而已。因爲電影對這兩個人的刻劃，也是自私、詭詐的典型人物，所以在觀眾印象並沒有販賣美國優越感的作用。不過如果是土耳其人或希臘人看了這齣電影，可以肯定是不會開心的。



小毒蜂殺人蜘蛛的一精彩鏡頭。

史超域·盧森堡導演的「逃獄金剛」是以美國在荒僻的開墾區的勞工營的背景，那個監獄，由一個具有虐待狂心理的監獄長，一個槍法奇準的冷血警長以及一班受過訓練冷酷無情的獄警管理，保羅紐曼在故事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榮耀軍人，得過幾次勳章，戰後生活無聊，染上酒癮，醉酒後去毀壞停車錶作爲發洩。被判兩年苦刑，保羅在服刑中母親病死，監獄長不但不表示同情，反而恐他逃走，將他單獨囚禁幾天，保羅才設法逃走，電影寫他一連三次逃走都被捉回，每次加上一條腳鐐，並迫他日夜不停挖地洞及塡地洞，並時時受毆打，保羅最後一次逃走之後，知自己必不能眞的逃脫，乃走進教堂祈禱，警察來包圍教堂，那個冷面槍手將保羅打死。

「逃」雖然否定了勞工營的監獄無人道虐待犯人的制度，但對保羅紐曼這角色也是否定的，因爲他自從戰地回來後，不但生活無計劃，不尊重社會秩序，連他每一次的逃走，目的只是向舊友逞英雄，徹頭徹尾是個悲劇人物。

「逃」片也同樣是美國式突出明星風格的電影，如在中間有一場保羅紐曼逗引囚徒打賭，聲言自己一小時內能夠吞吃五十個鷄蛋，有一次用手捉毒蛇，及向自己敵不過的拳擊手挑戰，被打倒十多次，並不逃避一次又一次爬起來挨打，這都是電影匠人爲保羅紐曼設計出來的突出明星氣質的噱頭戲。

「逃獄金剛」保羅紐曼一口氣吃五十隻鷄蛋。

從幾部舊片，倒溯十幾年前的電影，即使是純粹商業電影，但我們總可以看到電影中處處閃耀着理性的光芒。要是我們拿新片的「追兇」與舊片「戰鬥雄師」及「逃獄金剛」比。你不得不承認，電影的道德水準及引人思索的地方是比十幾年前的作品大大地倒退了。但願物極必反，不久的將來，能夠回復到健康路回來就好了。因爲電影不但是過去、現在、將來，它無疑地是對青少年心理最具有影力的東西。

看香港大專界的「風」與「潮」

柳以青



　幾年來，香港大專界的部份人士們頗不寂寞，尤其是對於大陸的情況。旅行團一團團的去觀光了；學習會，一組組地在學習中；研討會一羣羣地在參加着；演講會一塊塊地去聆聽着；展覽會，一次次地在舉辦着。這一熱潮或熱風，却使大專界增添了不少的生氣。

　逐漸地，大專學界對中國大陸的一切開始熱烈討論，當然更有嚮往的成份。不過，除了部分人士們，大多數的大專學生總是覺得對中國大陸的中共們不太了解。就是有了解的話，也多是以懷疑的心思與眼光來看的

　這不是推論，而是爲大陸中共們做宣傳的人士們自己供出的自白。君不見，幾年來，在大專學生的報刊上，一直都在指摘多年來的香港報章，在從事着「反共」、「反華」、「反人民」的報導嗎？這些不斷出現於大專學生刊物上的指摘，就是一個很顯的証明。

　說大陸「沒有豬肉吃」和要「輪米」這是站在中共所強調的「唯物主義」與「經濟建設進步」來說的。大專學界似乎就不眞切了解這一對中共的指摘。既然是強調「唯物」了，人民生活的「物質」，何以能豐足？既是經濟建設「雄偉」了，何以「創造歷史的勞動人民」在口粮上要配給？把人與物質放在同一等次上，才提出了以上的說辭。其實，只對這一面來大加指摘，而忽畧屬於人的其他方面，我是不太贊成的。然而，沒料到；大專學界的部分學生，竟在這一「豬肉與米」上爲中共辯護說：養八億人口眞不是一件小事。能夠使人都能「基本上」夠用就已經是了不起的了。這一辯論，眞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太多的都在爲此而「侃侃」呢！

　可是，就以「豬肉與米」來爲中共辯護來說吧，只從到過的幾個可以開放給觀光的地方，就能証明所有中國大陸的地方都是如此嗎？記緊，這點最最重要，除非中共爲觀光的人士們，開放了所有的人民居住的地方。此其一；再次，誠如親身體驗的陳若曦所寫的「大青魚」那篇所講述的，走馬看花的呆在一個地方幾小時，或一兩天，總是無法了解到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的眞相的，爲某些人，在某些地區一兩天的「排場」與做成好的「樣板」，這方面中共們却是易如反掌地慣常所用的手法了。誰能只憑了一兩天或幾小時的觀光所見，就以之爲天天如此，日日如此呢？此其二。

　在這所謂某些人士們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証據，眞的能夠算得是証據嗎？除非不了解中共們慣常手法的人才相信呢！質言之，我更信從香港前去探親的人們，到了他們的親戚家中住上十天、二十天，而親戚們在夜深人靜時，偸偸地告訴他們的話，這些話勸他們不能在大陸時說出的。

　退一步來說，中共們所利用的中國老百姓的生產力不能不說竭盡精力了，所生產的東西又都被用很冠冕堂皇的名詞或制度給充公了，爲什麼不能給大陸的老百姓吃得更好，或者是吃他們所願吃的？難道說用一句「走資派」和「修正風」的藉口就可以解釋了嗎？

　那麼，中共的幹部們吃得是什麼？用的是什麼？享受的又是什麼？所謂的中共中央的大官們又如何呢？再看所謂的中共的領導人的享受又是什麼？同時，更慷大陸老百姓之慨的對外國津貼捐助，支援和無償借貸欵等等，這些又如何能解釋呢？除非用「無產階級專政」六個大字來做爲招牌了。這名詞眞好，不但使中國大陸上的當權者可以胡作非歹，無人可以反抗，無人敢出怨言，否則，那麼他或他們就是「反革命」、「反動派」、「修正主義分子」和「走資派」。接下來的就是鎭壓、鬥爭、勞改。

　奇怪的是：香港大專學界的某些分子，竟跟風中共當權派，而大談「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好，就是對，就是正確呢！這一依樣劃葫蘆的東施效颦，眞不知從何說起呢！

　這已經不是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問題，而是思想早已被腐蝕，言語早已被控制了。如果不信，就請閱讀一下大專學界所出版的東西，恐怕連他們也不太相信與了解的。這樣的學習、研討，演講與展覽都是做成了死硬的「塡鴨子」呢！是的，眞的是「北京塡鴨」。對中共的擁護，爲大專學界來說，絕對不是搬字過紙那麼簡單，不信的話，倒楣的都是那些搬字過紙者，二十幾年來的中共統治下的歷史，事實就是最好的見証。

還有冷靜清晰的頭腦

　我總是在想：既然大專學界的某些人士們如此推崇中共及毛澤東，但是，他們總沒有依了中共的最高指導原則去做——那便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從這幾年來的大專學界的表現，特別是從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少的人都是在理論上爲中共辯護，而都沒有生活在大陸，被中共統治過。這種缺之被統治的「實踐」，就不能與他們所說的的「理論」驗証了。

　假如我們嚴肅的看問題，這一「擁中共中央」狂潮，深深地損傷了香港大專學界的「會譽」的。這不僅是局外人的看法，也是大多數冷靜，理智的大學生的看法。

　問題就是那麼簡單：天安門事件中，廣場上的

羣眾所說的每一句話，爲「中共中央」搖旗吶喊的香港大專學界某些分子，眞的能夠有體驗的了解嗎？同時，就連「中共中央」所發表的「決議」，豈能就字面上來解釋嗎？這些，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何以現在都以之爲「正確」而値得「擁護」的呢？

相信是有人控制了大專言論界的。否則的話，我決不會相信在這樣的一個自由社會，大專界又多是接受較高教育的人，如何有如此的表達，特別是對天安門事件所帶來的反應？

談到這篇東西的大專學界，一定會說我是亂造謠言，並且又說是屬於什麼黨、什麼派的「反革命分子」了。果眞是嗎？讓我爲各位拿出之所以如此指的証據來。

六月四日出版的「學苑」，就刋出了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員們的聯名的「給同學的公開信」——討論「學苑往何處去？」這裏就只轉錄這封「公開信」的「結論」，好讓關心大專學界情形的人有一了解，同時，也給企圖控制大專學界言論人士一些顏色：

「我們寫這封公開信的目的並不是故意攻擊學苑，而是正如『我們的態度』一樣將事件的眞相告訴同學，令同學們對學苑的辦法態度有所認識。我們在整件拒登事件中發覺到部份學苑編委的態度極度封閉及不民主（如數度拒絕讓我們與整個編委會見面及解釋，）及以一己立場來窒息校內不同意見，扼殺同學言論自由，墮斷言路，企圖統一言論，以令校外人士相信港大同學們是同一言論，是沒有不同意的，是「團結」的（「團結」在某一立場之下），以符合其一己的目的，一己的利益！

「這次事件帶給了我們不少的冲擊及醒覺，醒覺的是平日將『民主』、『團結溝通』、『開門辦報』、『站在同學利益上』、『擺事實，講道理』掛在口邊，說得最起勁的人，就是那些『只會說不會做』，『知而不行』、『講一套，做一套』的人，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州官！

「冲擊的是在如斯情況下，我們安能不深思下列問題：（甲）學苑編委會是否只會刋登一些符合其一己立場，符合其一己利益（而不是如他們所說『同學們的利益』）的文章？（乙）學苑編委會以其一已立場來拒登同學的來稿，使同學欲訴無門，現在的學苑究竟是三千八百同學的報紙還是學苑編委的禁臠？（丙）學苑編委會亦有眞正開放，眞正『擺事實，講道理』的編委（如個別編委會上就此事據理力爭及反對其他編委所說的拒登理由及決定）但可惜整個編委會是受到數位極度封閉，不民主、獨斷獨行的編委所把持。他們這樣做，對其他眞正開放的編委是否公平？這樣做是否眞正的『民主』、『開放』，眞正的『擺事，講道理』？（丁）學苑編會當初競選時的口號『開門辦報』、『百花齊放、百鳥飛翔』究竟去了那裏？究竟現在才變成了『閉門辦報』、『一枝獨放、一鳥飛翔』，還是當初的口號只是令同學投『郭、林、林閣』一票的一種欺騙手段？以上的問題都關切到各位同學的，因爲學苑是同學的報紙，『學苑往何處去』是同學應當開心的。」

從上面這一段「公開信」中，起碼使讀者們相信，並非是所有的大專學界像大專刋物所表達出來的「一面倒」的論調的。

目前大專學界出版物中所刮的「風」，所掀的「潮」，爲不明所以的人士們，以之爲甚爲可怕。但是，爲眞正了解大專學界情況的人士們，愈會覺得：這一股「風」和一陣「潮」，愈是兇猛，愈是冲激，那麼恐怕這「興風作浪」的人士們愈形在大專學界孤立，孤獨而不會成什麼氣候了。爲絕大多數的大專學界，總會棄之如遺，不屑一顧的。

如果不信的話，我們可以等待看「學聯會」今年所舉辦的「中國週」吧！看看是否還會有偌多的人前去捧場嗎？

自由社會的最大好處與最大保障，就是能夠突破無理智，無客觀的一切宣傳。

而目前大專學界所掀得「風」與「潮」如此狂烈，恐怕必會落得是「左傾幼稚病」的批判下場的。這下場，恐怕是目前學界的部人士們始所未料的吧！

然而，我卻覺他們眞沒有了解中國，以及中國老百姓的。特別是由天安門事件爆發以後。



「香蕉」侈談「中國問題」　嚴以敬作

齊白石的個性與人格

胡蓑之



「陷於赤色大陸的名畫家齊白石，在毛幫統治下不肯作畫，臨到他死前三年，繪了一幅羽毛脫落的老鷹，其意義是諷刺毛幫已經面臨失敗的悲哀！等到共幫發覺時，這幅畫已經流傳很廣了，後來毛幫雖然逼死了齊白石；但是大陸人民的民心，已經被他鼓動。因此，齊白石的作品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以上的這一段話，是前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現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於民國五十一年（公元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在暑期青年活動戰鬥文藝營揭幕禮中的演講詞內容，從這一段話裏面，我們可以了解齊白石先生的高潔之身，並不因爲他曾被淪陷於共區而有所汚損。

齊白石，名璜，別署白石山人。以淸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十一月廿二日，出生於湖南湘潭白石舖。根據胡適、黎錦熙、鄧廣明等人爲白石所寫的年譜透露：白石幼時家貧，僅八歲時讀了半年書，便告輟學，其後隨家人耕種、牧牛、十五六歲以後，則開始學做木匠，繼而能雕花，因選花樣，得見「芥子園畫譜」，異常愛好，遂一一摹繪。他二十七歲那年，因在同鄉胡沁園家裏做木工，始獲胡家塾師陳少蕃的指點，讀些古文、唐詩，他常用「白眼字」暗中自註生字之音，寫在書頁下端的裏面，溫習時對照着閱讀。由於白天要做工，必到晚上才有時間讀書，他每夜買油點燈（湖南農村都將桐油放在燈盞裏，用兩根燈草浸在油中，露出一端燃着燈光，光線頗暗），當沒錢買油時，則到山上去砍伐有油脂的松枝作燈光讀書，就這樣苦讀了十年之久。

光緒二十五年，齊白石已有三十七歲了，他才正式拜王闓運爲師，得承講解經史詩文。據「湘綺日記」中有如下一段記載：「看齊匠刻印作畫，又一寄禪張先生也。」他所指的寄禪張先生，實際上是兩人，即八指頭陀黃寄禪和尚，及鐵匠張仲颺兩個「怪物」。——前者也像白石一樣幼貧，十歲失恃，十一歲而孤，日爲農家牧牛，晚歸借書自讀，嗣入周雲帆私塾館爲齋夫（挑水炊飯），夜間求老師教他讀書，十八歲出家投入湘陰法華寺爲僧，後來又到南嶽祝聖寺苦修，爲了表示虔誠，自在佛前斷斬兩指燃油供佛，所以稱爲「八指頭陀」。他對於唐宋詩有獨到之見，惟有口吃毛病，且因缺少兩指而不善於寫字。他從南嶽回湘潭，爲楊度寫詩，許多字都不能鈎劃，楊度曾笑他「有筆難使，有口難言！」

至於張仲颺，別號登壽，爲湘潭烏石舖人。世業農，八歲而孤，家貧無以爲炊，他自己便替隣家牧牛，晚上得東主的兒子指點，讀三字經及論語，年十五習鐵工。一日，他正在鐵爐邊朗誦孟冬野的詩句，王闓運適往山郊掃墓，驚聞吟詩聲出自農村茅舍，乃奇而入視，見一鐵匠，一手扶鎚，一手持書，高聲朗誦，旁若無人，闓運問他，又閱他自作的文字，認爲天賦異才，遂表露身份，謂願收爲門弟子。張鐵匠欣然下拜，從此便跟闓運鑽研詩文，不數年而學業大有成就，後來做了湖南高等學堂的教務長。

談到木匠齊白石的正式從師學畫，則爲時較早，那是光緒四年，他才十六歲，一面從製作木匠轉習雕大工，拜周之美爲師，一面從蕭鄉陔學畫。蕭是湘潭朱亭人，與白石的家相距約三十五華里，白石每去請益，

，便足登牛皮透桐油的木屐（這是湖南各地有名的雨靴，即用木板作底，前後釘上鐵釘，可行爛泥路）步行，經常將腳背磨破，而不覺得痛楚，大有「程門立雪」的精神。但他自己也富有高度寫畫的興趣與天才，這可以從齊白石的一段自述看出。他說：

『光緒八年他已二十歲，仍是肩上揹着木箱，箱裏裝着雕花匠用的全套工具，跟師傅出去做活。在一個主顧家中，無意間見到一部乾隆年間翻刻的「芥子園畫譜」，五彩套印，初二三集，可惜中間破了一本。雖是殘缺不全，但從第一筆畫起，直到畫成全幅，逐步指說，非常切合適用，他仔細看了一遍，才覺得自己以前畫的東西，實在要不得！畫人物不是頭太大就是腳太長，畫花草不是花肥了就是葉瘦了，比起眞的來，似乎都有些毛病。有了這本畫譜，好像拾得了一件寶貝，就想從頭學起，臨過幾十遍。不過，這畫是別人的，不能久借不還，買新的湘潭沒處買，長沙也許有，價碼可不知道，怕有也買不起。只有先借到手，用早日勾影雷公像的方法，先勾影下來，然後再仔細琢磨。

『決定主意後，就向主顧家借了來，跟母親商量，在我掙來的工資裏，抽出些錢來，買些薄竹紙和顏色毛筆，在晚上收工回家，則用松油柴火爲燈，一幅一幅勾影。足足畫了半年，把一部「芥子園畫譜」除了殘缺的一本，都勾完了，釘成十六本。從幹雕花木工，就用「芥子園畫譜」做根據，花樣既推陳出新，不是死板板地老一套了。……』

白石正式拜王闓運爲師，王曾語同鄉吳熙：「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我門下有鐵匠、銅匠，還有個木匠也好學，但他總不肯做我的弟子。」原來白石這個人不僅聰明好學，更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胡適爲他寫的年譜說：「白石雖然拜在湘綺門下，但他的性情與身世，都使他學不會王湘綺那一套假古董。」這話倒很實在，他與闓運那「江湖唇胳之士」的作風是截然不同的。第一他不做官，早年在其輓胡沁園的聯語中就表明心志：「衣缽得眞傳，三絕不愁知己少；功名應無份，一生長笑折腰卑。」後來他得夏午治之邀遊陝西，賣畫遂即得來潤筆四百多兩銀，南歸之時，夏要爲他捐一縣丞，他說：「我要回家買屋置田，自耕自食，做個好的良民。」

從西安回鄉，路過京師，樊樊山又要薦他爲慈禧太后的畫師，他又以「平生怕見貴人」而懇辭了。日本侵華，北平淪陷期間，敵僞什麼「東亞共榮圈」的機構要聘他做委員，他則杜門謝絕，連畫也不賣給日本人。日本人多方脅迫，他又寫下：「我死後，子孫永不得做日官」的家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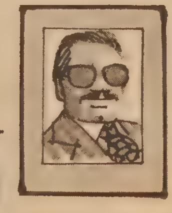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赤禍瀰漫，毛澤東裝着湘潭同鄉的假面孔，由郭沫若他陪同去見，要請他做「人代會湘潭的代表」，他連說：「我是木匠出身，能做什麼代表？你們祇要不鬥我就很好了！」如是種種，他都能堅定其意志，實在是一個普通的工藝人所能做得到的。

第二他不赴宴，他常記得：「無酒即飽飯，有酒還獨斟。時有佳客招我飲，擺袖却酒非却金。左手取金右手畫，賣畫買酒惠我深。置酒見招我獨飲，沽酒還家舉家飲。……請我不到君莫嗔，我請樊山亦不到。」這是樊樊山題的「白石老人却酒圖」的詩。白石生長鄉村，節儉成習，不歡喜酒宴應酬，他認爲雖不能積極提倡不宴客的節約運動，起碼也要做到消極地不赴宴。不過，他有時也設宴請客，但在「刻己待人」的原則下，儘量節省，如宴席中應備的烟酒瓜子水果，也都預先自買，不需館店代備。宴席終了，若有剩餘的菜食，他也要親自照應館店的堂倌（酒樓部長），替他送回家，一點也不難爲情，可以說是一種實在的節儉作風。

第三他不受人家送贈的禮物，他說：「禮尚往來雖是古人的風氣，但彼來我往，却是一大浪費應該加以取締。……？」他在其北平西城跨車胡同十五號寓所的門首，特別貼着「送禮者決不受，門房謹知」的告白。當李宗仁主持北平行轅的期間，原以敬老爲名，並贈送齊白石一袋麵粉，他也不例外地乾脆原物退還了。或者有人覺得齊白石太固執，其實，不肯隨便接受別人的禮物的理由很簡單……（一）是避免浪費；（二）是不欠人情。倘若是受了人家送來的禮物，根本不能派什麼用場，反而欠下一大人情債；須知別人爲什麼要給他送禮，其目的在希望他作畫酬答，亦即以小魚釣大魚。況且這種例子一經創下，那未送禮物來的人多得很，而單是作酬答別人也忙不過來，如果接受了甲的禮物而不接受乙和丙，則又有厚此薄彼之嫌，動輒開罪朋友。因此，白石決心不受任何人的禮物，便可以不酬答了。

第五，白石素來不肯開畫展。他對於自己的作品，從來不作自我宣傳；據說他在五十八歲那年，爲了避鄉亂乃徙居北平，由於他的畫筆是走朱聞冷逸的筆法，而識之者顯然不多，但他既不求名人題介，五十八歲，春二月，帶眷三子良琨，長孫秉靈，來京師就學。到北京後，因龍泉寺僻處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門內石鐙庵去住。我從法源寺搬到龍泉寺，又從龍泉寺搬到石鐙庵，連搬三處，都是住的廟產，可謂與佛有緣了。……」

「我那時的畫，學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爲北京人所喜愛，除陳師曾以外，懂得這種畫的人，簡直絕無僅有。我的潤格，一個扇面，定價銀幣兩元，比同時一般畫家的價碼，便宜一半，尙且很少人來問津，生涯落寞得很。師曾勸我自出新意，變通畫法，我聽了他話，自創紅花墨葉的一派。我畫梅花，本是取法宅朝楊補之（无咎），同鄉尹和伯在湖南畫梅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學的楊補之，我也參着他的筆意。……」





柏蒂的地下生活



本刊編譯組特譯

柏蒂·赫斯特大約可以稱是美國犯罪史上最轟動的人物，從她最初是一件綁架案的受害人，到她後來因參與械刧銀行而受審、判刑，目前還是好幾宗待審理罪案的被告，其間變化的離奇曲折，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開。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她那一年逃亡的地下生活，內幕作家Howard Kohn和David Weir經過多方採集資料，寫成此文，除了揭露柏蒂和哈瑞斯夫婦這三名「共生軍」殘餘份子那一年的地下生活外，更兼及哈瑞斯夫婦以及柏蒂地下生活時期的愛人，油漆匠蘇里亞的背景，各人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原文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滾石雜誌」，現由本刊編譯組譯出，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也像一部動人的小說，特分期刊出以饗讀者。

別人來向他屈服。所以哈瑞斯根本就不理會蘇里亞說柏蒂形容他是一個心懷內疚，「親人屁股」的白人。

哈瑞斯不肯再多聽他講什麼，柏蒂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婊子」，在故意毀謗即將來臨的「革命」。

蘇里亞指出說這個團體已經到了一條死胡同，「而且這也是你的錯」，他告訴哈瑞斯說：「你們兩個每次見面就吵架，你們應該想辦法彼此溝通意見。」

「我？我才懶得理呢！」

「這不像是一個革命份子的態度。」

「我理她個屁！」

這次會面的結果只是蘇里亞留下了一個警告，他說除非哈瑞斯能夠和柏蒂和平相處，柏克萊的那一羣人就決定不再理會他。

自從她被綁架以來，柏蒂這才開始考慮脫離地下生活。居住在離她童年生活的地方不足幾哩遠的舊金山，喚醒了她的記憶。她想打電話給她的一些老朋友：「我甚至於想到跟妳聯絡。」她後來告訴從高中時代以來就是她最好朋友的柏蒂·托賓說。

可是柏蒂最感困難的還是考慮要不要回家去看她的父母。

她考慮向警方投降，承認她在舊金山和洛杉磯所犯的各項罪案，希望能夠得到減刑。可是想到要在監獄裏面渡過漫長的歲月，却又使她感到憂慮。她告訴她的同房朋友說：「每一次我想到這件事，我就覺得沮喪萬分」。她表示，她不敢說她的父母會不會用他們的勢力和錢財來讓她不被關到監獄裏——或者她是不是希望他們這樣做。

柏蒂認為，要是她自首的話，法律的刑罰和她個人的自責都會使她受不了。即使是不知前途的逃亡生活看起來也要好得多，只要她還留在地下，她至少還有一些朋友。

到了八月中旬，柏克萊的那一羣人和這幾名通緝犯碰面，做最後一次的討論，主題是「共生軍」的過去和未來。各人的說法雖然不同，支持他們的

她得來的看法是，那些綁架了她的人使她走入了歧途。他們破壞了她的生活，使她成為一個罪犯和通緝犯，使她成為眾人嘲弄的對象，而最後使她落在哈瑞斯夫婦的手裏——這一切只是為了一個並不切實際的政治上的幻想。

史提夫·蘇里亞以柏蒂代表的身份，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初特別去看了一次威廉·哈斯瑞。將近有兩個多月的時間，哈瑞斯一直獨居着，艾茉莉沒有回家，蘇里亞和柏蒂以及溫蒂·吉村住在一起，而詹姆斯·齊爾歌已經搬回附近達里城他以前的公寓裏。齊爾歌早就不再想要改變哈瑞斯對政治暗殺的看法，現在也避免再跟他交談。

哈瑞斯雖然遭到放逐，卻還像以前一樣的不肯

考慮脫離·地下生活

她對她父母的感覺並沒有改變，可是卻改變了她對「共生軍」的看法。她現在相信當初狄福瑞斯之所以要她的名字在「共生軍」的名單上，只是為了要讓自己能夠得到更多的注意。他從來沒有信任過她，她解釋說，當初把她和沃爾夫分在兩個不同的小組，就是免得他們兩個人會一起逃走；而她認為當初的這種決定就造成了後來沃爾夫的死亡。她很輕蔑的表示，看着哈瑞斯處處模仿狄福瑞斯，使她相信組成「共生軍」的基本動力就是「那些白人只是因為白人的內疚感才會去奉承秦克（狄福瑞斯），才會去親他的屁股」。

狄福瑞斯的軍隊唯一成功的地方只是驚嚇氣了民眾，而沒有動員他們。槍殺奧克蘭黑人學校校長瑪爾克・斯福斯特的事，也使「共生軍」失去了他們妄想得到的黑人的支持。綁架柏蒂・赫斯特只讓幾百萬電視觀眾相信老赫斯特夫婦是一對很熱愛子女的父母，而不是無惡不作的法西斯黨徒。「共生軍」在舊金山一家銀行所做的搶案，又傷了兩名無辜的平民；這件事哈瑞斯夫婦在那本書稿裏却很冷淡的認爲不値一提：「我們毫不遲疑的要阻擋任何企圖在我們行中阻撓我們的人。」

艾茉莉對這些批評感到非常的憤怒，幾個禮拜以來，她一直在試着溝通這一羣人彼此之間的矛盾，可是她對「共生軍」錯誤的批判，並不到指責得一無是處的程度。她仍然相信「共生軍」的游擊戰略還能夠有成功的一天，她無法同意說只因爲其他的左翼分子沒有用到政治暗殺的手段，就認爲這種方法毫無優點。

可是在這一點上，柏克萊的這一羣人表示了毫不退讓而一致的觀點：他們認爲，所有的暗殺行動都是不成熟，而且只會產生反效果的。「要想去把那些豬囉殺掉簡直是自殺行爲。」齊爾歌解釋道：「我們可沒有興趣爲那些不能帶來革命的行動而送命。」

威廉・哈瑞斯不懂得怎麼很有風度的接受失敗。「你們簡直是一堆雞屎」，他大聲的叫道：「你們都是一堆臭雞屎。」這話引起了彼此的辱罵，而齊爾歌幾乎和哈瑞斯打了起來。

柏克萊人・反對暗殺

對柏克萊這一羣人來說，事情到這裏就完了。他們給這幾個「共生軍」的殘餘分子幾乎幫了有一年的忙，他們對這些成績覺得非常的得意，可是哈瑞斯夫婦從來就沒有說過一個謝字。

打從一開始，柏克萊的這一羣人就不願意讓他們自己成爲「共生軍」戰爭裏的士兵，有時候他們的態度會比較模稜兩可，可是現在他們都深信「共生軍」的那一套是完蛋了。「我們不想走上共生軍的覆轍」，有一個人後來解釋道：「我們的結論是：妄想這樣子改革世界簡直是發瘋。」

等到爭吵平息下來之後，艾茉莉和威廉又聯合在一起。溫蒂決定和一個女朋友一起到波士頓去，史提夫和柏蒂計劃再回去研究政治，籌組非暴力的組織，哈瑞斯夫婦只有靠他們自己了。

在溫蒂於一九七二年開始她的地下生活之前，凱西・蘇里亞和詹姆斯・齊爾歌和她並不算太熟，在她加入這一羣來支援「共生軍」那三名殘餘份子的時候，他們都覺得很高興，因爲她已經過了三年的地下生活，由她的經驗可以給柏蒂和哈瑞斯夫婦很多東西。

溫蒂一信・道出內情

溫蒂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於一個美國爲日裔美人所設的集中營裏，在日本渡過她的童年，十三歲那年回到美國，上了二年級，其他的同學年齡和身材都只及她的一半。後來她進了加州藝術學院，開始做廣告設計工作，然後又開始攪起政治活動來。她曾經有一個夏天到古巴去收割甘蔗，三十二歲的吉村，是柏克萊這一羣人裏年紀最大一個。

她說話的聲音很柔和，因爲語文上的困難，常常影響到她在討論會上發言的機會，可是在這一年裏，她却成爲反對哈瑞斯那些滔滔雄辯最堅決的一個人。在九月中，也就是柏克萊那一羣人和哈瑞斯夫婦之間的裂痕無法再彌補的時候，她爲了一封長信給她的好朋友。

「這事情實在讓我很難啓齒，這個小組已經不再成爲一個組織了。

「自從一年多以前我們來幫助他們之後，實在是盡了我們很大的努力。安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可是那些有關這些人的渲染過度的報導也影響到我們的看法，事實上使我們沒有辦法很清楚的把他們當做一些有長處也有弱點的人，而把他們看做是無所不知的『領袖人物』。我在這個夏天的經驗使我瞭解到他們（尤其是那兩個——不是柏蒂・赫斯特），事實上和我非常的不一樣，我個人並不很喜歡他們。

「雖然這樣，我還是決定和他們在一起，因爲他們具有獻身的熱誠……而我很受他們的蠱惑。不幸的是，其他的人也因爲迷惑而變得無能，產生了大量的混亂，也攪亂了這些人之間的關係。

「我可以告訴你事情有多亂：首先——有些人準備過地下生活（以爲下個禮拜情勢就會緊張起來）；也有的人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保持冷靜和正常生活。有些人主張過完全孤立的生活；也有的人要求只是很正常的大家分開來住着。有些人要求解決現在攪亂的人際關係；也有的人認爲這種事情完全沒有必要。有些人主張幹掉那羣豬囉；有些人從根本上就不同意。我告訴你，我可以這樣攪一輩子，簡直就像一場心理戲劇。

「最後，在某一點上，我們似乎找到了一塊中間地帶，看起來好像我們可以開始合作，在一起工作了……從那時候開始，就讓人很明顯的看出，所謂的安全之所以存在只是由於大家在政治和個人的立場上盡量壓抑，以使這個團體維繫在一起。你可以想像得到，這種狀態只能維持那麼久的時間，然後就會開始動搖，而一旦動搖之後很快就會全部垮下來。

「我們這些打算走自己路子的人，在討論過這件事情之後就看清楚了問題所在。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我們彼此的信仰和意見都相同，可是在（和哈瑞斯夫婦）合作之後，我們就發現在政治上的看法非常的不同。

「他們根本不瞭解所謂『第三世界領導階層』是什麼意思，他們對於第三世界的領導階層（黑人）盲目的堅持很顯然的是來自他們白人的罪惡感。

「他們對武裝戰鬥的態度就是：只有這個辦法才是可行的，其他的一切（包括地上活動等等）都完全沒有道理。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那些人的個性問題，他們是兩個自我意識薄弱，而且毫無自知之明的人。因爲他們完全不瞭解自己，所以不得不用那些很狗屎的老套——『我想，所以我是』——來平衡他們的作爲。

瘟君夢

岳騫

是役共軍傷亡約三萬三二千餘眾，國軍除整第二十六師、整第五十一師全部人馬、武器、裝備損失外；另整第五十九師、整第七十七師及第一快速縱隊傷亡官兵六千二百五十三員，失踪二千三百七十七員，損耗槍二千二百四十九枝，輕、重機槍五十八挺，衝鋒槍五百三十挺，迫擊砲五十三門，榴彈砲二十六門，擲彈筒一百零三門，戰車二十六輛，汽車二百零六輛。

這次戰鬥，當共軍自蘇北向新安鎮以北撤退時，歐震兵團，及整第七十四、整第一師，因未能積極牽制共軍，共軍即乘機得以澈底集中兵力，擊破整第二十六師。其後歐兵團乃復遲遲其行，以四個師擁擠於一條路上，每日以八公里左右之行程，於十二月十四日，由沭陽向新安鎮前進。十九日到達該地，復行停止兩日；致共軍又得擊破整第五十一師，損失至爲重大，士氣影響尤深。當共軍自蘇北轉移之際，整第二十六師未能適切判斷共軍之企圖與行動，時復正值新年，部隊疏於備戰，指揮官復擅離防地（馬師長擅返　縣），倉卒迎敵，緒戰不利；對嶧棗全局，殊多影響。而嶧縣以東之陣地，既無工事利用，地形復太突出；且正面過廣，（整第二十六師正面達六十里），側背暴露，後方交通無力確保；招致共軍之包圍，一經突破，即陷孤立。在兵力上使用，以快速縱隊守備第一綫，遭共軍攻擊，即被膠着，喪失其機動威力。在戰術運用上，拘泥於點、綫之固守，忽畧共軍野戰力量之殲滅；以致逐點爭奪，處處分散，使兵力未能集中，適時作機動之使用。如整第二十六師之被圍，未能集中台兒莊、棗莊部隊，與共軍決戰；棗莊被圍，未能集中臨城、韓莊、棗莊部隊，求共軍攻擊；皆失敗之主因。他如部隊間之協同不良、步、戰、砲、空之聯合欠佳，以及國軍之不善夜戰，予共軍以大胆包圍各個擊破之機。而第八十旅砲兵團、戰車營等，因天雨泥濘，連動受阻，未能發揮戰力，亦影響戰敗之因素。

棗戰役之敗，實由於部隊缺乏密切配合，當抗戰勝利時，官兵本來都鬆弛了鬥志，加之政府實行裁兵政策，部隊均奉命裁去部份，所裁官兵又無適當安置，物價又一日數漲，被裁官兵轉眼便成爲餓殍，於是被裁者索性投入共軍，未裁者觸景傷情，也失去鬥志。

指揮官對共軍戰鬥力估計也不足，仍以舊式陣地戰戰法對付共軍飄忽不定之戰術，在兵力上始終處於少數，所以國軍各部之失敗，皆以孤軍苦戰而覆沒，共軍所用圍點打援之戰術，直到整個大陸陷共，並無任何有效對策。

嶧棗戰鬥之後，徐州綏署爲澈底殲滅陳毅主力，掃蕩沂蒙山區，即令歐震、李仙洲兩兵團，由南北實行分進合擊。

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三十日，歐震兵團第七軍（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第十一、第四十八、第六十四師）。由新安鎮西北攻擊前進，二月十九日，進佔共軍已於六日前放棄之華中野戰軍司令部，及「山東省政府」所在地之臨沂。

二月一日，第二綏區以第七十三軍、整第四十六師，及第十二師之新第三十六旅，編爲南進兵團，由副主任李仙洲指揮，由吐絲口南下進擊。四日克萊蕪，八日克新泰。此際，陳毅乘南進兵團孤軍深入，乃將其主力由臨沂、蒙陰、新泰道路兩側偏僻小徑，秘密北移。

二月二十一日，共軍第一、第四、第八等師，進逼萊蕪地區，開始向李兵團猛撲。此時整第四十六師，先以第一八八旅擊退由顏莊進犯之敵後，向萊蕪方面轉進；沿途迭遭共軍阻擊，損失甚重。指揮官李仙洲見情勢不利，急令南進兵團向吐絲口轉進；命第七十三軍第七十七師，由博山南進，警戒兵團側背，掩護大軍轉進。不幸在和庄、麻峪地區，遭五倍共軍截擊，陷入袋形陣地中。苦戰至二十三日晨，奉令向吐絲口轉進，該師在師長田君健指揮之下，奮勇突破重圍，沿途屢遭阻擊；至當日午間，南進兵團已陷於吐絲口以南谷地，第七十七師這時趕到，師長田君健急令所部冒險迂迴救援，身先士卒，奮勇衝殺，經四晝夜之血戰，無如共軍越越多，該師被共軍人海戰術圍攻，傷亡極重；田君健師長不幸也身中數彈捐軀。田師長臨終時，猶手扶衛士，再三勗勉部屬說：「貫徹命令，達成任務。」

七十七師，在麻峪地區遭共軍截擊，而黑峪之暫第十二師，及吐絲口之所第三十六師，亦遭共軍猛擊，二十三日晨，萊蕪之整第四十六師，與第七十二軍主力，分四個密集縱隊，向吐絲口轉進，沿

遭共逆軍猛烈阻擊；迄當日午間，退卻大軍陷於吐絲口以南谷地；部隊擁擠一處，隊形混亂，傷亡枕藉。戰至十五時許，僅先部隊三千餘人到達吐絲口附近，向博山方面突圍，其餘全部覆沒；膠濟路亦從此復爲共軍截斷。是役，共軍傷亡約萬名，國軍傷亡官兵約五萬三千員。

這次戰鬥，當陳毅主力於二月十三日主動撤出臨沂，積極向北轉移時；北進兵團未能迅速跟蹤追擊；遲至六日後，始進佔臨沂。致共軍得以充裕之時間，從容集中兵力，進攻新泰、萊蕪。迨國由徐州轉用整第十一、整第六十四師，由臨城北進，已不及挽救戰局。新萊守軍既遭攻擊，第二綏區未令其堅守待援，以期南北呼應，兩面合圍；反令其臨敵後退，予共軍追擊壓迫之機；此誠失敗之主因。李兵團孤軍深入，復將有限兵力，平均分散於博山、吉絲口、萊蕪、新泰等地，既經退却，且疏忽報，復未採適當之退却部署，先將公路兩側山岳地區，予以週密搜索警戒，佔領要點，掩護主力轉進。竟將兩軍併列，分爲四個密集縱隊，在隘路中齊頭併進，倉皇陷入共軍袋形陣地，致一遭圍攻，即自行混亂，卒致全軍覆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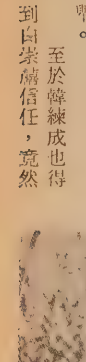
共軍在本次戰鬥中，能於短期內集中主力，行迅速之迂迴攻擊；實由其能於第二綫控制有力部隊使然。其戰法之運用，概與　、棗戰鬥相同；即發覺國軍之企圖與行動後，立依內綫作戰之指導要領，將主力撤出臨沂；澈底集中兵力，打擊國軍南進兵團。當共軍主力作戰畧轉移時，經由臨沂、蒙陰、新泰、萊蕪道東西山區小徑，晝伏夜行，秘密前進；國軍既無法搜索，地面情報亦不易偵知，一時竟不知共軍主力所在；及至判明其企圖與行動時，南進兵團已被各別包圍於古馬陵道中。而各別包圍之先，以一部對吐絲口以東以北國軍施行牽制佯動，并截斷交通、通信，主力則埋伏於萊蕪、吐絲口道兩側山地；乘國軍向北轉進之際，利用隘道以行各個擊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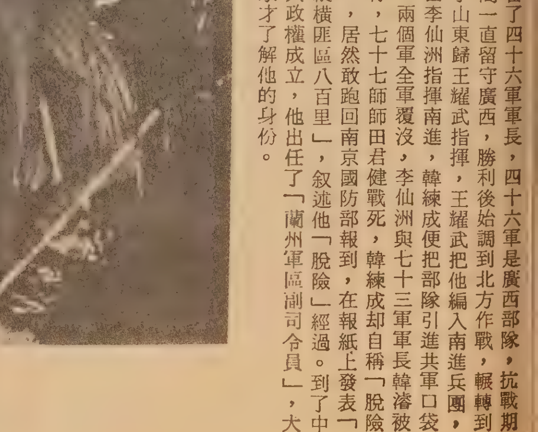
這次戰役失敗原因，有許多地方與　棗戰役相同、但也有些地方不同於　棗戰役，因爲嶧棗戰役是由馬勵武鹵莽滅裂，不了解敵情，猶如一個小孩子與大人打架，完全無還手之力。萊蕪戰役不同，萊蕪戰役指揮官李仙洲雖然與馬勵武都是黃埔一期同學，但其人身經百戰，從抗戰開始在忻口作戰成，以後歷經無數大戰役，其才具非馬勵武可比。吐絲口戰役之所以敗，完全敗於間諜戰，而不是陣地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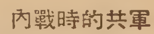
李仙洲當時指揮的南進兵團，共計兩個軍，即七十三軍與四十六軍（已改爲整編四十六師），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便是混入國軍的共產黨員。韓練成與劉斐相同，兩人都是共產黨，兩人都不是廣西人，卻都混入廣西部隊，在白崇禧麾下任職。

白崇禧平生有小諸葛之稱，其人不但作戰料敵如神，處事也精明幹練，絕非劉峙，顧祝同可比，但不知何以偏偏重用了兩個共諜，劉斐就在他身邊，白崇禧入贊中樞，劉斐跟着到了中央，主管作戰，中央軍作戰計劃，兵力駐地皆要經劉斐過目再簽呈，所以國軍情況也沒有劉斐清楚，劉斐隨時把資料送交中共代表團，中共方面再指示劉斐如何用反間計整垮國軍，大而如整編，小而如下錯誤命令把國軍驅入共軍袋形陣地，事例應有數十宗，舉不勝舉。

至於韓練成也得到白崇禧信任，竟然當了四十六軍軍長，四十六軍是廣西部隊，抗戰期間一直留守廣西，勝利後始調到北方作戰，輾轉到了山東歸王耀武指揮，王耀武把他編入南進兵團，由李仙洲指揮南進，韓練成便把部隊引進共軍口袋，兩個軍全軍覆沒，李仙洲與七十三軍軍長韓濬被俘，七十七師師長田君健戰死，韓練成卻自稱「脫險」，居然敢跑回南京國防部報到，在報紙上發表「縱橫匪區八百里」，敘述他「脫險」經過。到了中共政權成立，他出任了「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大家才了解他的身份。







內戰時的共軍

火種

看到那些在飢餓、死亡、折辱中掙扎的勞教犯，你會快樂嗎？看到社會上的飢民、奄奄一息的兒童，你會快樂嗎？」

魏紹祖奇怪地看看林宇民，沒有作聲。

「但是小魏，你不能沒有信心，我們要把歷史錯誤發展的方向扭轉過來。」

「難道這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很不容易，我們需要時間。」

林宇民時常對他說起來自己農場裏的情形，以及王先永、李子貽他們說過的話。魏紹祖慢慢在改變了，流露眼中的憂傷越來越淡。

每天晚上工作時，他還是愛抱着三弦自彈自唱，他愛唱「松花江上」「黃河頌」「畢業歌」，有時，林宇民要他彈奏輕鬆一點的歌曲，他開玩笑似的彈出一首「唱支山歌給黨聽」：

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只生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

「算啦，小魏，你煩死了！」

「什麼算啦，組長？唱這玩意好處可大着呢！我們文工團那年去建甌豐樂支援秋收，乘農民在田頭休息，我們就展開活動，唱呀跳的，有位女同志這支歌唱得特別好，在農民一再要求下，她唱了好幾遍，後來要收工吃飯了。你知道他們在大飢荒時吃的是什麼？是地瓜絲煮的湯，一人再分一個『躍進餅』，那是米糠做的，吃了梗喉嚨。我們是自己帶飯去的，吃的是玉米饅頭，比他們要強多啦。

「我們還沒開始吃，一個年紀輕輕的農民跑到那女同志面前，唱了起來：『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唱完這兩句，他伸手對女同志說：『母親，給我一個饅頭！』女同志很尷尬，只好給他，想不到農民們全跑了過來，邊唱邊叫：『母親，饅頭！母親，饅頭！』一眨眼，我們帶去準備兩天吃的玉米饅頭，搶得一個也沒賸下。

「以後我們再出去時，領導就不許我們再唱這支歌了。」

他說完之後，兩人忍不住大聲笑了起來。

林宇民第一次看到他笑得那麼開心。

秋天又快要過去了，林宇民跟魏紹祖合作得很好。魏紹祖不再單唱「松花江上」，他老是唱「畢業歌」，有時還在窰邊跳跳民族舞，他覺得日子好過多了。

那天是出窰的日子，這窰磚瓦，林宇民担了不少風險。開始燒的第二天，他發現窰頂的泥巴和斷磚一直往下掉，躭心會坍下來，好幾次去廠部去找技術員，技術員請示領導之後，仍然決定繼續燒下去，一直到燒好封窰，頂上已到處是裂痕。

出窰前，林宇民在組長會議上還提出請求廠部採取安全措施。領導認為那樣會延誤生產進度，等出窰後再講。

出窰時林宇民跟魏紹祖在窰裏，另外二人在窰外，出到一半，該是休息的時間了。

「小魏，是，到外邊休息一下，去喝點水。」

「好，我就來！」

魏紹祖一直在邊幹活邊唱歌，他覺得這樣幹起活來輕鬆多了。

林宇民已經是到窰門口了，魏紹祖還在故意裝作怪聲怪氣的唱着「聽話要聽黨的話」。

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唱歌要唱躍進歌：……

「小魏，快點呀！」

「好，來了！」

聽話要聽黨的話

他的歌聲沒有發，突然轟的一聲巨响，窰頂坍下了一片。林宇民本能地向前跨出一步，落磚打了他後面的腳跟，猛的回頭一看，窰裏瀰漫着砂灰石屑。

「小魏！小魏！」

他叫喊着跛着腿向裏面走去，小魏已被壓在落下磚頭下面了……

聽話要聽黨的話！

這可憐的孩子終於聽了黨的話了！

一六

這年的冬大，磚瓦廠裏有很多傳說，說是省委會有個四清工作團馬上要到廠裏來了。

傳說的正確性沒有人知道，從領導的各種措施上看，似乎真有其事。廠裏的管理沒有從前嚴格了，該休息的日子就休息，口粮也似乎在按規定配發，最近的地瓜飯要比前些日子多一點，菜裏面也可以嗅到一點油味兒了。同時不斷的舉行「生產大競賽」，鼓舞大家的幹勁，把廠裏的勞動氣氛搞得十分熱鬧。領導大概想以思想改造和生產成果雙豐收，來迎接省四清工作團。

為了佈置雙豐收運動的環境，廠部的確是煞費心機；到處滿貼標語，禮堂兩邊貼着各個小組生產進度表和個人生產成績表。接着是開小組會討論如何加強學習，如何加

強改造，如何提高產量。然後訂定個人和小組的學習和生產計劃。最後，全廠開大會，在會上大家表決個人交心和小組的決心書，把它貼出來。

領導在會中口頭提到了獎勵的辦法。那一個人在全小組中生產量最高，每天加大米四兩，在每天晚上小組評比時，根據各方面紀錄確定，寫條子通知伙房，第二天就加米；如果成績特別好，還可以多加的。

這種生產競賽與燒窰組無關，但是砍柴火和做磚瓦土坯的人就緊張了；做磚瓦的每天產量都要確實而嚴格的登記，柴火砍回來要過秤，晚上評比，第二天上紅榜和加大米。

在加大米的重賞下，必有勇夫，競爭愈來愈激烈了。

有一天吃過晚飯，林宇民在禮堂裏碰到羅福貴。他是跟林宇民一塊兒調過來的，被派在砍柴組。最近並且獲得了處理，但他的老婆已在一九六一年餓死了，童養媳也被羅福榮收了去做媳婦。反正他回去也無家無地，就在磚瓦廠裏就業。

他看到林宇民，像見到親人似的拉住他，要他把紅榜上寫着的唸給他聽。

「小林，眞的沒有我的名字？你沒有看錯吧？」

「沒有，上面的確沒有你的名字！」

「唉，爲了想吃那四兩米，我把老命都拼上了，拼命砍，拼命砍，總是不行！」

林宇笑了一下，問他：

「老羅，你眞的想上紅榜？」

「什麼紅榜黑榜，小林，我是爲了那幾兩米呀！自從到農場裏起，我都沒有吃飽過一頓，多四兩米，可不是玩笑！」

「我告訴你一個好辦法，包你上紅榜！」

「眞的，小林？讓我吃飽一頓，死了都甘心，快點說，怎麼上紅榜？」

「你呀，明天起，不要把斫了的柴火全部挑回來。比如砍五百斤，只要挑回四百斤，還有一百斤留在山上，後天又是這樣；到大後天，你把前兩天留在那裏的一塊兒挑回來，這不就是七百斤了嗎？」

羅福貴想了好半天，又扳着指頭計算了一會，高興地說：

「好，小林，我明天就照你的意思做！」

第三天，林宇民在禮堂裏看到一張特大的表揚榜：

> 表揚：第二砍草組組員羅福貴，通過領導的動員報告，認識了國內外一片大好形勢後，幹勁冲天，決心以學習勞動雙豐收奪取生產紅旗。
>
> 特別是通過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後，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今天砍草數量創造全廠最高紀錄：
>
> 七百五十三斤
>
> 這充分說明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強大威力；也充分証明只要掌握毛澤東思想，什麼人間奇蹟却又創造出來。
>
> 爲此，我們給他特別表揚，並號召全體人員向他學習，積極學習毛澤東思想，創造出更多更好的成績。

以後每隔一些日子，羅福貴總要上一次紅榜，他開心得嘴巴都閤不攏來，碰到林宇民，當作大恩人似的千謝萬謝。

「老羅，你可千萬別說出去，讓人家知道我們兩個都完蛋了！」

「當然，你放心好了，小林，共產黨眞不錯，我吃到眞正的大米飯了哩！」

林宇民搖搖頭笑笑，這就是中國的農民，憨厚，實心理兒，人家宰了他的牛，還他一條牛尾巴，他還會道謝；他們不記仇，總是原諒冒犯他們的人，寧可自己打落牙齒和血嚥。

十一月間，省四清工作團果眞來到廠裏。

幹部們的氣焰一下子低落了下來，對就業人員的態度有了很大的改變。

四淸運動主要的是「以一清帶三清，以政治帶經濟」，毛澤東曾經說過「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四清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他說：「我們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經過領導和羣眾幫助，是可以改好的。」

那麼到底公社裏那些幹部好不好呢？在「清」過的公社裏，發現幾乎沒有一個幹部不貪污。在「換思想不換人」的原則下，這些貪污的幹部如果能夠坦白交代，積極「退賠」，也就沒有事了。唯有對政治、階級、思想「三不清」的幹部，即使沒有貪污，也得給他估個貪污數字，逼他「退賠」，再狠狠地打擊。送到勞教場所來的，就是這批貨色。

四清工作團主要工作對象，是農村的公社，一般由地委組織若干工作團，分批一縣一縣的搞，省的工作團帶着督導性質，他們着重於複查地委組織工作團清過的地方。

勞教場所雖然也在「四清」的範圍之內，但這是公安部門的特殊組織，所以只清幹部，不清「羣眾」。磚瓦廠的情形跟新生農場也不一樣，因爲裏面有一半是就業人員，名義上，就業人員不再是勞教犯，也有清它一清的必要。

省四清工作團不是特意來磚瓦廠的，他們既然到了邵武，順便的來「清」一下，而且他們也不會這裏「蹲點」，最多兩三天時間，「整」過了幹部，立即就走。

工作團到廠時，林宇民正在睡覺；他是後半夜的班，上午是可以睡的。

（五一）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只憑這個答復該可以了解，蒙古已經是完全落入俄國的操縱之下。

當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還沒有得到各國承認，內部也有欠安定；假定要用武力去收復外蒙而招致國際糾紛，又未能具備足以應變的體制。因此，唯有電令駐俄公使循外交途徑交涉，希望俄國影響外蒙取銷「獨立」；但實際煽動外蒙獨立的就是俄國，當然不會答應中國的要求。

而且就在這一年七月八日，俄國已經和日本簽訂了第三次密約，以將內蒙古東西分割於兩的條件、而使外蒙古納入俄國勢力範圍一節，得到日本支持。接着在九月間，又與英國打成交道，承認英國在西藏的自由行動及其優越地位，交換到英國支持俄國對於外蒙的控制。

外蒙變成俄國附庸

俄國在對於日、英等列強作了外交上的部署之後，便派遣曾任駐華公使的郭索維慈前往庫倫，於十一月三日簽訂了「俄蒙協約」及「商務專約」。

這兩個條約給予俄國人以從心所欲的「特權」。

在「俄蒙協約」中，規定「俄國政府扶助外蒙自治組織及編練國民軍，不許華軍開入蒙境和中國在外蒙」殖民」，並表明給予俄人以最惠國條件。此外，在「商務專約」上，保証俄人在蒙古有以下各項自由權利：（一）居住及遷移。（二）租購土地。（三）建造工廠。（四）開墾耕種。（五）建設橋梁渡口，並得向來往行人索取費用。（六）設立郵政，並享用站台。（七）礦產、森林、漁業之經營。（八）免納入口稅。（九）設立俄國銀行。以及保証俄人與蒙人、漢人爭議時的領事裁判權等特權——可見外蒙古已經徹頭徹尾變成了俄國的附庸。

情況竟然演進到這樣的結果，說實在的話，連蒙古人自己也是出於始料之所不及。他們在當初只顧一廂情願地相信俄國是眞的在支援其「自主獨立」，因而其「獨立」的規劃是寄託在俄國的助力之上。他們有他們的想法——就是保持蒙族的歷史疆域和獲得完全的獨立。

然而，這種想法却自一開始就被俄國所摧毀，在脅迫之下承受了屈辱的「協約」。

中華民國方面，在俄蒙協約簽訂之前，就曾照會俄國——「蒙古地方爲中國領土，無權和他國締結條約；俄國要和外蒙簽訂任何條約，中國政府都不能承認。」此外，中國的輿論更爲之沸騰，來自各省呼籲對外蒙出兵的要求，像潮水一般地湧到北京。

可是這些激烈的反對輿論，却反而被俄國乘勢利用，郭索維慈在和外蒙談判的時候，故意宣稱中國內部要求向外蒙出兵的聲浪高張，暗示在明天也許就會見到中國兵斬關直入，蜂湧而至，並且威脅地說：「要不要和俄國人合作，已經到了最後決定的關頭」。「如果蒙古人再要是發生變卦，則過去一切談判，都不算數，將來倘有後悔，俄國可不會再予理睬。」

後悔已遲淪爲奴隸

站不穩腳跟的「蒙古政府」，除被迫簽約之外，已經是無路可走，一心一意追求「獨立」的外蒙，得到手的，只不過是形式上「自治」而已。

曾任「蒙古政府」內務大臣的喇嘛，在談判協約過程中，就已經察覺到情勢不妙，大聲疾呼地說：「俄蒙協約，在蒙古人是毫無所獲，只是被置於鐵砧之上、鐵錘之下，任憑敲擊而已！」最後到了被迫簽約的時候，他又大喊：「蒙古人成了俄國的奴隸

達賴所居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

了！」

這類條約，實則只不過是一種「私約」；然而，俄國在後來就把這種「私約」和承認中華民國的問題扯在一起，提到公的交涉場合，圖謀迫使中華民國加以承認。

英國攫取西藏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外交總長陸徵祥要求俄國廢除「俄蒙協約」，進行談判；但俄方則強硬拒絕，並且隱隱約約地透露出將要承認中華民國，而反過來要求中國得承認他和外蒙的協約。談判很難進展，互相交換了頗多提案，在經過約半年的時間、舉行了三十多次會談之後，纔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日一度談妥了全文六條的中俄協定草案。可是由於這個草案大部分承認了俄國的要求，在衆議院雖獲通過，但被參議院所否決，而俄國却反又緊跟着追加了四個新的條件。

及至九月十八日，由新任外交總長孫寶琦與俄國恢復談判，又經過十次會談，纔決定了五項「聲明」及四項「限帶條件」。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

協議交經國會審議

袁世凱對於這樣重大協議的外交文書，竟以並非條約的理由，不咨請國會審議，便命孫寶琦於十一月五日簽字。

這個聲明的內容如次：、

一、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之宗主權。

二、中國承認外蒙古自治權。

三、中國承認外蒙古人享有自行辦理自治外蒙古之內政、並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專權。中國允許不干涉以上各節，是以不將軍隊派駐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員，且不辦殖民之舉……（下畧）

在經過漫長談判的結果，中華民國所爭回來的，只有「宗主權」三個字；相對地，俄國則獲得了使外蒙古在名義上自治、而實則成爲其屬國的果實。

被當作掠奪領土對象的另一個地區，是西藏。在這一方面，英國担任主角，俄國則爲其配角。

在英國的眼光裏，隣接印度的西藏，是軍事方面和通商方面的衝要地區。

一九〇四年，英國赫榮鵬上校率兵三千入藏，以武力壓迫西藏納入其勢力範圍。同時另一方面，俄國也在策謀使新疆、西藏俄化，而秘密和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有所接觸，並且在英軍入藏時，意圖促使達賴喇嘛逃往俄國。

達賴由親俄轉而親英

對於英、俄方面的行動，清廷在開始時並不關心，沒有積極保護西藏的適當措施。因此，達賴喇嘛開始親俄，後來轉而傾向於英國。

一九〇八年，清廷以加強邊境警備的理由，打算派遣北洋新軍入藏。針對這個情勢，達賴喇嘛乃在英國人的煽動之下，抗拒清廷，宣稱「反對彈壓喇嘛教」，反而使藏兵侵入四川；清廷於是出動武力鎮壓，於一九〇九年控制了拉薩，達賴喇嘛被清廷剝奪了尊號，在英國援護之下逃亡到印度。

及至辛亥革命軍興，英國馬上再度煽動藏人，開始侵入四川省。

一九一二年四月，袁世凱下令聲明「西藏爲中國領土」，並任命四川都督尹昌衡爲征藏總司令，再度策劃武力鎮壓。

英國公然出面干涉

此時，英國竟公然出面干涉。八月十七日，駐華公使朱爾典向中華民國提出對於西藏不干涉其內政、不行使行政權等五項要求，並且毫不隱諱地表示其附帶條件——如能同意簽訂協定，則英國便可以承認中華民國。

在提出這個要求的稍後，英國和俄國打好了交道——以同意俄國在蒙古的行動，交換到俄國承認其在西藏的「自由行動權」。

此外，西藏和外蒙古之間，更在一九一三年元月，互相承認獨立，並且簽訂了「同盟條約」。

英國以這些既成事實爲其條件，於一九一三年承認了中華民國；其後，中華民國便和英國及西藏代表進行外交談判，但直到最後未能達成協議，懸案未決。

總統論邊疆問題

『我在民國元年「軍聲雜誌」中公開的表示說：「征撫蒙藏，不可僅視其形勢之難易，狀況之利害，拘泥於戰術之一隅而已；要當深省英俄之現況與關係於蒙藏之如何而決定……

當英俄要求干涉之際，吾國雖無力宣戰，亦宜據理力爭，要求其歸還我國主權……何吾政府計不出此，一再隱忍，甘爲退守，喪權辱國，莫此爲甚。」這一段話，把當時中國邊疆問題，明白的指了出來。』（註）

這是將總統在著述中的一段言論，結果，誠屬如此。

日、俄、英三國，在蠶食中國領土方面，協調其利害完全趨於一致，三國恃武力爲後盾，朋比瓜分東北（日本）、外蒙（俄國）、西藏（英國），步調一致，構成了外交上的包圍網。

袁世凱只顧一個勁地討好列強，而將中華民國領土出賣給侵畧者們。

東北、外蒙、西藏問題，在中華民國來說，是喪權辱國的第一頁，給後來留下了極大的禍根。

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第四章 袁世凱竊國

唐紹儀內閣

在一九一二年元旦開國的中華民國，當時的確是奠定近代國家基礎極其重要的創制時期

像這樣重要關頭，竟然由袁世凱．居於臨時大總統的職位，不能不說是最大的不幸。袁世凱為盜竊國柄而騁其私欲，逞其權謀，摧毀了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

助長日本侵畧政策

非但如此，如果從歷史觀點探究其影響，則日本以二十一條要求為開端的侵畧大陸政策，就是充分利用了袁世凱竊國的機會，得以迅速地推進實現。

『我敢斷言，日本的軍人……盡知我們的一切弱點，因此，他敢大胆來侵畧中國；他們對於中國的歷史也有研究……歷史上最大國賊就是袁世凱，因為他造成自民元以來中國軍人爭權、奪利、貪污、卑劣、自私、自利的惡習頹風。日本軍閥認為袁世凱死後，惡習依然存在……儘可以隨便來侵畧壓迫。』（註）

繼孫先生之後出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為加強其個人權力，最初施展出來的陰謀，是更迭內閣人事。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預防大總統有「獨裁」之弊，所以規定大總統發佈的命令，須經國務總理副署；但袁世凱卻視若無睹，在臨時政府自一九一二年四月遷到北京之後，還沒有經過半年時間，就任意使內閣三度交代。

唐紹儀參加同盟會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最初被整垮的唐紹儀內閣。唐紹儀本來是仰仗袁世凱庇蔭的人，在南北和議中担任北方代表；可是，就在議和過程中，聞知「中國革命同盟會」的理念，意氣投合，便於三月間在南京組閣時加入了同盟會。當時，担任過辛亥革命主角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甫於三月三日改稱「中國同盟會」，變成公開組織，為臨時參議院中最大政黨。

唐紹儀組閣方針，是要建設理想的共和政府，其宗旨和同盟會的理念沒有多少距離；有些人甚至稱呼唐內閣是「同盟會內閣」。

不過，唐內閣自組成時開始，閣僚意見便顯然不能一致，有欠安定。

內務總長趙秉鈞，和唐紹儀個性不合，加以在思想上也是「保守」與「進步」大有差異。趙秉鈞連國務院會議都無意出席，他揚言：「在院會中很少提到內務部的事，目前維持秩序安定事大，無關緊要的院會還是不出席的好。」

海軍總長劉冠雄，也和唐紹儀有欠融洽，不大出席院會；交通總長施肇基以治病的理由前往天津，經常缺席；財政總長熊希齡雖出席院會，但每事和唐紹儀意見對立。

唐紹儀對於這些情形不僅毫不在乎，而且常常以責任內閣制的理由，對袁世凱表現出有所抗拒——諸如在袁世凱向參議院發表演說之前修正其講稿，以及退回總統府命令等舉動，以致唐紹儀一去總統府，希承袁世凱意旨的侍從官員們都會竊竊私語：「嘿！整我們大總統的人來了！」

利用王芝祥調任問題

對於像這樣的唐紹儀，袁世凱很巧妙地把他趕下台。為達這個目的而利用的手段，是廣西副都督王芝祥調任直隸都督的任命問題。

直隸都督相當於前清時代的北洋大臣，是掌握華北軍隊的樞要職位，袁世凱鑒於王芝祥為南京革命軍的軍事顧問，對之並不放心，但卻向唐紹儀佯示「雖予任命，亦無不可」的態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聯歡同慶，爲倚臨江一詞以賀。

裙屐芳流金寶石，讀編作者聯歡，萬人日報實堪觀，照魔懸寶鏡，救世挽狂瀾。星月同輝天並壽，眾心一德懷丹，來年今夕又來餐，笑嘗毛血肉，慶復漢江山。

封淑英

自適

雪梨 林康

帝鄉太上總難尋，大地自由便可深，冷眼低眉看世界，繁花好鳥共園林；樂觀即景美如畫，靜坐讀書香到心！天際白雲舒卷慢，閣樓睡足起長吟。

鄉郵初夏

崔雲岩

四月誠多事。春憑雨送歸。江頭鰣欲出。陌上蟪纔飛。囊自愚人瘦。廚當許佛肥。未須厭泥濘。草木倍芳菲。

前題

溫中行

池漲圓荷展。郵深茂樹多。白知陶令屋。綠到邵雍窩。斜日葵招蝶。他時穀似螺。勞人堪少駐。景物最清和。

前題（集句）

邱磐

銅壺方促夏（劉禹錫）秀麥已分歧（陰 鏗）柳暗鶯啼處（牛 嶠）荷喧雨到時（溫庭筠）寸陰無越度（徐 至）四序應如期（樂 伸）茅屋深灣裏（杜荀鶴）山歌聽竹枝（白居易）

前題

梁朗秋

物候清和好。田園樂此遊。雲開梅雨歇。日暖柳風柔。課後童騎犢。耕餘婦飲牛。怪他陶靖節。彭澤買歸舟。

前題 四首

劉雁

春歸莫惆悵。我愛夏初涼。[illegible]朝[illegible]。

久別懷張瀚。故園菜味香。

㈡ 訪友東山下。小橋接翠園。蟬鳴初夏竹。犬吠舊時門。剪韭故人意。分柑知己言。鄉郵風色好。歸路月留痕。

㈢ 紫陽下玉京。雲輕六合明。墜紅迷野徑。挹翠坐山亭。感客鶯聲老。歸童牧笛清。借問衡陽雁。何時返北庭。

㈣ 舒眼數峯青。和風近晚晴。荼薇架裊裊。梅子已盈盈。物候更新序。春流在遠程。光陰如過客。何必住愁城。

前題 四首

許菊初

㈠ 聞道郵人說。今春梅子豐。繞籬幾株樹。完稅足年終。

㈡ 暴富驕難看。初炎氣鬱蒸。龍頭袒胸過。爆極欲求冰。

㈢ 夏至已來臨。隣翁龍也大。羣情思朵頤。樹下置杯筷。

㈣ 梅雨止還作。息鉏半日閒。起來尋畫筆。寫幅米家山。

前題

黃香山

水田漠漠樹陰陰。[illegible]叢人家帶遠林。小立溪橋迎夏色。綠雲涼處一蟬吟。

前題

張震圖

楊柳千條不向西。東風吹罷草萋萋。鄉人陡覺夏初屆。黃鳥停聲布穀啼。

前題

黎心齋

稿塘初布小荷錢。側眼幽禽未敢前。午去又來牛背立，且收野趣入詩篇。

前題

曾念祖

田舍[illegible]來閒所[illegible]。蟬聲似爲道心安，綠陰濃處薰風起。相與披襟帶笑看。

鄉郵初夏 四首

蕭君亮

布穀催耕煩喚雨。農夫佽傳正分秧。

㈡ 冷落芳叢蝶影稀。困人梅雨掩柴扉。南郊迎得薰風至。蒲扇裁成試葛衣。

㈢ 平疇一望碧於油。滿隴黃雲又麥秋。日出郵前看放犢。晚來橋畔聽漁謳。

㈣ 清和猶覺好時光。月挂高槐日映桑。最是三穌鄉味雋。何當歸去潤詩腸。

前題 十四首

陳鐵兒

㈠ 困人天氣過清明。消夏烹茶論世情。望帝春深啼淚去。楊花依舊屬傾城。

㈡ 涼涼誰解去新亭。日暮江邊柳色青。三百年前亡國後。家家已誦太陽經。

㈢ 東風御柳映驕陽。三變如今帶笑看。梅雨驟來驚一夢。當頭紅日黯無光。

㈣ 景色乍長晝寢時。起來蜂蝶弄花枝。慈禧結束東華錄。照眼紅樓讀傳奇。

㈤ 瓜棚荳架說書場。道古談今日正長。誰借東風燒赤壁。造成三氣弔周郎。

㈥ 萬里長空烈日新。江山如畫正愁人。當前好景道不得。蝶戀花詞認未眞。

㈦ 揭竿今有抗強秦。愧我鄉居又一春。舞劍聞鷄催早起。方知夏令改時辰。

㈧ 村中四月各當忙。男下放田女出桑。宋玉登場空想象。敲鑼擊鼓獻新粮。

㈨ 當時得令物生機。屠狗英雄歸未歸。十萬人聲歌燕市。眼前風雨動京畿。

㈩ 垂釣敲棋亂世求。曲江老杜好淸幽。草堂今有登龍客。不薄詩人薄孔丘。

⑪ 夏至三來甘竹灘。苦瓜雨後作盤餐。日斜風味停舟處。回首鄉關入夢難。

⑫ 日月星辰有奪權。於今赤帝在中天。片雲頭上催詩急。船放江湖看水烟。

⑬ 江上青青柳帶烟。左搖右擺舞風前。悔教覓得封侯願。榴火紅花盡可憐。

⑭ 闖王曾上天安門。射日射獅號至尊。炎氣逼人終下野。勦強今占在農村。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55

從頭收拾舊山河

從朱死看毛局

如何面對大陸之變局

金瓶梅的作者

美駐黎巴嫩大使被殺經過

「水滸傳」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齊白石的繪畫藝術

「運動與政治！」

嚴以敬作

加拿大

夫從善如流臨時撤退

二家房客」圖突破左派院線

NO. 455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七月十五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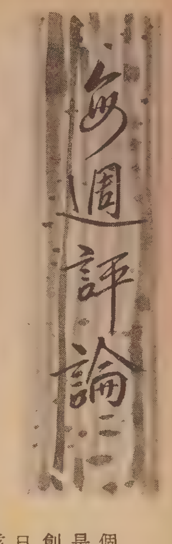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由「萬人日報」創刊一週年談起

七月七日這個偉大的日子也是「萬人日報」創刊一週年紀念日。這天晚上，該報假九龍馬頭圍道金寶石酒家舉行盛大聯歡聚會。到會一千多人，其中主要是熱愛「萬人日報」的讀者。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賀客之多——其實也是自己出錢的主人，場面之熱烈，實屬罕見。當萬人傑社長在致詞中講到「萬人日報是為反共而創刊，並誓為反共大業而貢献力量」時，大家鼓掌而歡呼！這是對「萬人日報」的熱烈支持，也是對毛澤東極權統治集團發出的怒吼！

接着，該報專欄作家岳騫、金聖歎、馮淬帆、嚴以敬、陳蝶衣、朱振聲等先後致詞，向支持「萬人日報」讀者表示誠摯的謝意。本來，其中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說話當然也是南腔北調，但所獲得的熱烈掌聲則毫無二致。這是甚麼原因使大家的情感凝聚到一起了呢？簡單地說：他們有共同的愛與恨，愛的是國家民族，恨的是殘民以逞的中國共產黨！

這種使人感動而難於忘懷的偉大場面的出現，人們不單單是專為向老萬道賀而來，也不是酒醇菜香才喜氣洋洋，而是一次以「萬人日報」為中心的為反共而奮鬥的大誓師，千多顆心為了反共復國一個大目標而凝在一起。

聽啊，那感人肺腑的歌聲

萬人大家庭的偉大「禮賓司長」兼司儀岑嘯雷先生在「麗聲歌劇團」一位小姐唱了一支歌子後，他宣佈：「有朋友提議請華山先生給大家唱一支歌」！這個四川人華山先生，身體結實中氣足，聲音響亮而雄渾，先唱「郊道」，繼唱「阿蘭娜」，欲罷不能，再唱「藍天白雲」和「凱旋歌」。當他唱到「看國旗風飄，聽歡聲雷動；我們的英雄戰勝頑敵，雪奇恥……」時，歡聲頓起，全場成了掌聲的海洋。唱完，華生先生回到自己的位子繼續吃東西，但因「凱旋歌」使人熱血沸騰，華山先生被「迫」再度上台。他說：我現在唱一支為總統蔣公所最愛聽的歌子：「滿江紅」！他慷慨激昂地唱，人們有的在鼓掌、歡呼、更有的人在唏噓流淚！可愛的祖國阿！雖然有人在汚染你和摧殘你，但更多的人時刻都在懷念你，並全力以赴地希望早日「從頭收拾舊山河」，投入你的懷抱，使你重新發出偉大的慈母般的從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無比溫馨與光輝！

接着，馮淬帆、岑嘯雷二人合唱「反攻復國總動員」。以青鋒社為主的一羣二十歲左右青年朋友，一擁上台，有的一同唱，有的打拍子。與這支「反攻復國大合唱」同時激蕩於空間是「中華民國萬歲」！可愛的歌聲，可敬的口號！在這種於香港極為少見的氣氛中，不少人跑過去和老萬拉手。

老萬請的助興的「麗聲歌劇團」的一位來自台灣的漂亮小姐名叫劉夢萍，相信她受了這個場面的感染？她第一支歌子就是「中國一定強」。一大羣青年和她合唱，替她拍出協調的節奏。不知道他們中間有沒有當年的紅衛兵，但今天他們都是反共則是事實。

對台灣跑碼頭的「歌星」說幾句話

寫到此，不得不對中華民國「出口」的男女「歌星」說幾句話。到別的地方去演唱表現如何不知道，但在香港的表現實不敢恭維。除了「今天不回家」、「往事只能回味」和甚麼「啤酒加咖啡」一類的靡靡之音外，簡直沒有好東西。還有的認「契爺」，操「副業」，聲名壞得很！更為人所詬病的是，他們和她們在香港的電視台演出，等於是替「青島啤酒」、「北京蜂王精」和「紅燈牌花生油」等大陸貨作宣傳。荒謬無恥何過於此？即或他們和她們出國能賺一點外快，但對國家有甚麼幫助呢？有的那只是壞的一面，如帶回奢侈而浮華的「新潮」，和敗壞社會風氣的男女關係等等。

希望台北有關當局注意才好。

「七十二家房客」圖突破左派院綫
邵逸夫從善如流臨時撤退

萬人傑

邵氏出品的諷刺劇「七十二家房客」在三家左派戲院作出了盛大預告宣傳，準備上映。如果成爲事實，則是「左右携手」的先聲。「萬人日報」獲悉此項消息後，即加以揭發及抨擊，並苦口婆心，勸告邵逸夫先生不可改變立場，見利忘義。這項報導十分有效，到「七十二家房客」應當上映之日，突然撤銷。內幕情形如何雖不盡悉，但邵逸夫先生的從善如流，值得一讀。

一部「問題電影」

「七十二家房客」是一部有問題的電影，這部電影開拍之前，由左派分子宗燦枝領導的所謂影視話劇團，在利舞台上演舞台劇，當時「諷刺劇」不多，這部話劇，針對香港社會病態，對統治者極盡嬉笑怒罵的能事，因而甚得小市民喜愛，話劇收得盤滿砵滿。

生意眼第一的邵氏公司，投機地把它拍成電影。當然，電影比話劇更普遍、更哄動，也替邵逸夫賺進許多鈔票。

不過，當這部電影在香港上映時，老萬曾收到不少讀者來信，表示無限憤慨，並要求老萬爲文指出左派統戰陰謀。許多從大陸逃亡來港的讀者都知道，「七十二家房客」並不是什麼新橋，若干年前在上海已經上演過，其後共產黨把它拍成電影，由文覺非等主演（文飾「油炸蟹」角色），主旨在諷刺國民黨統治期間的種種腐敗情形，當然，要諷刺政府非常容易，因此編劇人把它搬到香港，也很容易改變成諷刺香港社會的戲劇。

左右豈可盡逢源

「七十二家房客」有這樣的歷史背景，不管如何改動，骨子裏還是遺留不少統戰意味。以左派分子宗燦枝去排演這個劇是理所當然；但以邵逸夫去拍這部片子，却是莫名其妙。如所週知，邵逸夫今天富甲一方，固然因爲他的電影事業成功，建立了電王影國，所以鈔票滾滾而來。但要知道他的鈔票有不少在台灣得來，邵氏的影片能在自由國土放映，不可以在有八億「可能成爲觀眾」的大陸放映，在良知、在道義上，他都應當站在自由中國立場上幹這種對大眾具有影响力的事業。

多少年來，他的表現却極力想「左右逢源」，譬如，中共雜技團來港表演，他成爲嘉賓，鼓掌連連，第二天還在許多報上刋出他與方逸華並坐欣賞的照片。當時有不少憤激的讀者認爲該將這些照片寄到台灣，呼籲政府不要讓邵氏影片在台灣放映，以示薄懲。

邵氏拍「七十二家房客」之有問題，第一、如所週知，導演是楚原，楚原是左派中聯培養出來的，滿腦子共產毒素，這部片子的時代背景雖已改在「香港」，但許多情節不可能發生在香港。如片中說的「鹹龍」，明明是廣州人稱港幣的別名。因此，香港的「七十二家房客」其實也存留大陸「七十二家房客」的毒素，所謂諷刺香港社會，不過是一種掩眼法。

因此，許多人認爲「七十二家房客」有問題，很有道理。

現在，這部片子打算在左派戲院聯映，有些人認爲是對左派的「突破」，老萬却持相反見解，認爲「七十二家房客」究竟現出原形了！

與左派交易非自今始

左派院綫放映邵氏「七十二家房客」，究竟是邵氏向左派「突破」；抑或左派向邵氏「統戰」成功，是見仁見智的看法。老萬則另有見解，認爲「姣婆遇着脂粉客」，自然一拍即合。

其實，邵氏與左派的「交易」非自「七十二家房客」始，文化大革命前，中共影片在香港相當收得，這些影片的南洋影權，都由邵氏「代理」。如「楊門女將」、「碧玉簪」、「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在南洋各地放映，也「盛況空前」，當然替邵逸夫的家財數字增加不少圈圈。

不過，自江青的樣板戲推出後，成爲票房毒藥，邵氏與左派的「交易」才告中斷。現在，邵氏的「七十二家房客」在左派院綫放映，只好說是邵氏與左派復合，並非左派統戰成功，更不是邵氏影片突破左派院綫。過去、現在，都是在「兩利」條件下結合的。

過去，因爲南洋市場由邵氏旗下的影院控制，邵氏屬下電影院不放，左派電影即使有辦法在南洋推出，也不會生意好；因此必須與邵氏「合作」。邵氏也因這些影片在香港收得，有把握在南洋刮粗龍，這發財機會邵氏不會放過，那管影片是紅色、黃色、灰色？

果如所料，中共與邵氏，兩得其利，他們過去，可說合作愉快。

鈔票至上何足爲奇

今天的合作，也是形勢造成。邵氏爲了觀眾口味所趨，色情片大行其道，不肯執輸，以大公司、大投資、大製作，拍得比其他色情片更色情，簡直是大銀幕小電影。大導演、大明星，全部爲「藝術」而「犧牲」。這些片子，在香港收入不錯，但台灣市場，黃色免問，許多邵氏旗下黃片被禁；部份

市場，在邵老板眼中，又成為「微不足道」了。

邵老板一副眼鏡上面只有鈔票的花紋，在這「新形勢」下，難免「死人尋舊路」，從前合作人，現在大有再度合作可能。如所週知，如果左派沒有需要，你脫光屁股他也不要；如果他需要，他可以對你脫光屁股。江青的樣板戲既沒有觀眾，戲院需要皮費維持，雖有一些歐洲片、日本片充塲，究竟不足應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影期，片荒嚴重，最後，在「兩利」原則下，便「恢復合作」了。

老萬看「七十二家房客」在左派院綫重映，與別人觀點不同。老萬了解邵老板鈔票至上，其他不在考慮之列，因此對「七十二家房客」靠左，不會覺得驚奇。

巧取豪奪花樣多

邵逸夫先生不但建立了他的電影王國，而且說得上是香港財閥之一。對金錢的追求，各人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人，只要得到溫飽便滿足，有餘力買一件漂亮衣服，或為家庭購置電氣冰箱，便非常快樂。但大部分人對金錢永不滿足，當他有十萬時，希望一百萬；一百萬希望一千萬；一千萬希望一億，家財積聚了一億，還是希望更多。也因要得到更多財富，不惜挖空心思，絞盡腦汁，不惜用任何手段達到目的。數字愈大，愈是心雄，巧取豪奪的花樣愈多。

如果回心想想，即使過帝王式的豪華生活，他這一輩子，加上他幾個兒子，幾十個孫子的一輩子，都不可能把積聚的金錢用光。賺到再多的錢，對他也等如廢物。但這種念頭不會使他們放棄賺取更多金錢的雄心。

因此，邵逸夫先生的「在商言商」的電影事業，賺取觀眾的鈔票，並無不對。如果他和一些反共人士一樣，分清敵我，不讓自己口袋的金錢給敵人賺去；也不肯賺敵人的錢；更不肯和敵人合作賺大眾的錢，那麼，邵逸夫先生就不可能把電影王國建立起來，更不可能成為富甲一方的財閥，使他的身家多到難以計算。如果我們天真到希望……，是不可能的事。

有錢亦「痛苦」

老萬曾讀過一則新聞，一位美國億萬富翁說過，錢太多是痛苦的事。當時許多朋友讀到這則新聞，認為這富豪「揾笨」，一個人最怕貧無立錐，錢愈多愈好，愈多愈快樂，那有「痛苦」之理？

不過老萬深信這位美國大闊佬的話，錢太多確可能是一樁痛苦的事。因為他們雖然有錢，對錢仍有更大野心，但在賺錢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扭腸扭臟，又未必一定順利，也可能遇到一些困難和打擊，這就會成為他們的「痛苦」，同時，股票跌了一分錢，他會損失一百萬，一百萬對他雖如九牛一毛，但這數字也使他肉痛，使他痛苦。

所以，有錢人不一定快樂，而造成痛苦的機會，比窮人更多。古人教訓我們，知足常樂，有錢人多數不知足，因此也不快樂。

老萬認為，有錢人要快樂，應多做些不違悖良心的事。譬如，你有一部分錢在香港賺來，便不要做遺害香港社會世道人心的事；有一部分錢在台灣賺來，便不要與共黨「暗渡陳倉」。不賺這幾個血腥錢，不見得「唔過得世」，何必自尋痛苦？

突然撤銷原因未明

準備在九龍三家左派戲院放映的邵氏「諷刺巨片」「七十二家房客」突在上映的當天撤銷。因為院方及邵氏都沒宣佈原因，為什麼「突然撤銷」？我們只能假定兩個理由：

（一）左派戲院擅自將走資派的影片，取代江青同志的樣板戲，引起文革派不滿，因而下令左派戲院撕毀合同，撤銷放映。

（二）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先生看到本報苦口婆心的勸告，回心想想，天良發現，終於從善如流，把一紙合約取銷。

雖然我們在得到有關方面正式證實前，在這兩項假設中，不知那一理由符合事實，但「七十二家房客」不在左派戲院放映究竟是樁好事。因此，我們應給邵逸夫先生一聲歡呼，他到底能從善如流，……望以後碰到同類性質的事情，也保持同樣態度，是值得再三讚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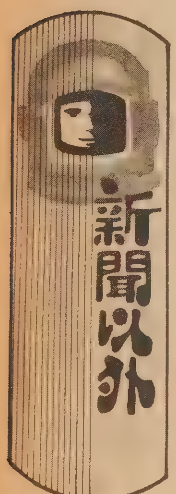
崩口人忌崩口碗

不過，老萬對此有個與眾不同的特別想法。「七十二家房客」是一部「諷刺電影」，諷刺的對象為統治階層的政府。大凡諷刺政府的題材，放之四海之內而皆準，可以拿這故事諷刺國民黨政府，也可以拿來諷刺香港政府，當然更可以拿來諷刺「人民政府」。

比方說，中共曾以「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其中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在對日抗戰時，這些歌詞是對日人而發；但在中共統治下人民正過着奴隸般的生活，這首歌的歌詞，則又是對中共而發，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該「起來，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如果有那麼一天，就是中共在人民反暴革命中垮台的時候，因此，中共對這首「國歌」曾經非常害怕，「崩口人忌崩口碗」之餘，好一個時期沒用這首「國歌」。

中共可以拿「七十二家房客」的方式諷刺國民黨統治的腐化，也可拿來諷刺香港政府的貪污，為什麼不可以拿來諷刺「人民政府」那爛攤子？因此，「七十二家房客」在左派戲院放映，他們不能無所顧慮，說不定臨時撤銷放映這部諷刺劇，這也是原因之一。

如果左派戲院因江青的樣板戲成為「票房毒藥」，使他們中毒甚深，需要回春妙藥的話，老萬以為邵氏可供選擇的佳片甚多，如「風月奇譚」「拈花惹草」之類，雖然「兒童不宜」，但並非「左仔不宜」。食色性也，無分左右，反而與江青的樣板無大抵觸，相信必可為左派戲院「起死回生」，何不另作選擇？





從朱死看毛局

岳騫

朱德一生得力一個庸字

就當舉世注意毛澤東死期何時宣佈，出乎意料朱德死了。朱德已經九十一歲，隨時可以死，所以說突然，因爲朱德最近沒有害病，在毛澤東不能見客之後，朱德還見了兩次外客，卽馬拉加西總統拉齊拉卡、澳洲總理弗雷澤。就電視與報紙上，看到朱德精神尙好，不料他的死期竟比毛死期宣佈得早，但無論如何，可以相信朱德之死絕無疑點，是眞眞老病而死。

中國俗語庸人多厚福，福雖未必，確實可以免禍，朱德一生得力一個庸字，所以他雖然自從上井岡山就同毛澤東立於敵對地位，被毛澤東欺侮了將近五十年，但毛澤東始終未整死他，就因爲看透了朱德不能起任何作用，所以網開一面。

朱德之死，對毛幫有相當影响，因爲他死時太不是時候。假如周恩來未死，或者毛澤東眞的「健康」，則朱德之死與董必武相同，猶如大海中抛入一粒石子，不會起小小的波紋，但此時情況大爲不同。

周恩來死後，毛幫已經後繼無人，全靠毛澤東死撑，但毛澤東之死，計日可待，毛澤東在四月五日北平抗暴羣眾火燒天安門之後，匆忙間把華國鋒提到第二把交椅，在毛澤東而言，確實不得不如此，但華國鋒是坐直升機上來，毛幫二級以上頭目，人人資格皆老於華國鋒，華國鋒壓不住台是必然的，雖然華國鋒有江青支持，但江青力量尙不足控制全局，毛一死，各省地方軍閥對華國鋒必然抗拒，毛幫此時最理想安排，是架出一個能爲各方接受的傀儡担任「主席」虛名，仍由華國鋒任第一副主席兼「總理」，江青隱握實權，若能在毛死後拖一年，江華集團布置穩固，更可控制全局，但朱德又死在毛前，[illegible]無可能再有一個可以籠罩全局的大頭目了。

觀乎毛幫宣佈毛澤東「謝賓客」時，要朱德代爲見客，可知江華集團確有此安排，因爲外國政客去北平要見毛澤東，猶如遊客到北平要看熊貓，只是基於好奇心，並非國際上眞有這種禮節，若是遊客到北平動物園看不到熊貓，管理員硬要遊客去看二百斤重的肥猪，相信任何遊客都不會感到興趣。筆者此一比仿雖然近以刻薄，但讀者細想想亦是實情。

朱德之死對江華集團的影响

江華集團自然明白外國政客到北平要見的是毛澤東，並非必須見一個大頭目，毛見不到，見朱也好，事實並非如此。這與遞「國書」不同，因爲毛幫政權沒有「國家元首」，規定由「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代接外國「國書」，自然由朱德出馬，見外賓則可見可不見，江華集團所以硬架朱德出面，就在「培養」其國際聲望，使外國人發生錯覺，雖然死了毛，有朱在也是一樣，對內更認定朱可代毛維持一個時期安定，所以如毛死在朱前，朱必然繼任中央主席，作爲江華集團的傀儡。

筆者最近五年來最担心的一件事，便是毛死在周前，果眞如此，毛幫短期便不會發生變故，光復神州又要推進若干年，總算國家運數已否極泰來，周恩來比毛小了五歲，毛久病，周一向無病，萬萬想不到周會死在毛前。當時最佳希望是毛在臨死前整死周，兩人一道去見馬克思，但情況之演變則較想像爲佳，周竟死在毛前，至今已半年毛尙未死，毛死後大變，無可避免。但最近兩月來又發現一向無足輕重之朱德，忽然起了作用，毛死後，他還可以維持一個時

毛一閉眼，賊殺賊之大砍大殺局面已成定局，是則光復神州，拯民水火之日子將加速到來。

毛江對朱德「前倨而後恭」

朱德死後，毛幫所發的「訃告」，說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話，例如：「爲黨爲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又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要學習朱德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質。」回想八個月前，毛幫紀念長竄逃抵陝北四十周年，發表劉伯承舊文「回顧長征」，其中有這麼幾句：「朱德司令在這樣境遇下（指朱劉與張國壽合股反毛時），堅持了毛主席黨內鬥爭的正確方針，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與『偉大的氣度』。」「人民日報」重刊獨眼龍劉伯承這篇舊文時，特把「與偉大的氣度」六字刪掉，此時竟說朱德立了「不朽的功績」，受到「衷心的愛戴」，又號召學習朱德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質」，相較之下，覺毛江對朱德何「前倨而後恭」。

仔細研究，發現朱德行情上漲，從沒有「偉大的氣度」變而有「不朽的功績」，「高尚的革命品質」，實在是自周恩來死後，可見毛江是有計劃在毛後利用朱德的，不料人有千算，天教一算，閻王爺一道令符，拘走了朱德，毛江華的希望全部落空。

朱德之生哀死榮，毛澤東對其生前盡量欺侮，死後又如此頌揚，實在還是留給活人看，藉以安慰有槍桿子在手的紅色軍閥。所以在「訃告」中，又特別提到「深入開展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但要利用朱德打擊鄧小平肯定不會有甚麼作用。

治喪委員排名眉目分明

毛幫組成的治喪委員會，共有委員六十九人，比起周恩來死的一百零八人，少了三十九個，但這次治喪委員的排名却眉目分明，一望便知。

治喪委員分成幾個階層，第一級是「黨方」，「主席」毛澤東，「副主席」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政治局常委」張春橋，「政治局委員」韋國清，劉伯承，江青（女），許世友，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候補政治局委員」吳桂賢（女），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以上是按毛幫十大名次排列，排名次序除「副主席」，其餘均以毛製簡筆字姓氏排列，排名前後不代表地位高低。

第二級是「人代會副委員長」，毛幫「人代會副委員」共計二十二人，死了董必武，康生，已列入黨方的有劉伯承，吳德，韋國清，賽福鼎，尙餘十六人，則按照「四屆人代」所公佈名單排列。從宋慶齡到姚連蔚。再下是三個未亡人，即周恩來之遺孀鄧穎超，康生遺孀曹軼歐，加上新寡的康克清。康克清未列入遺屬，作爲治喪委員，仍是仿周恩來先例，當時鄧穎超被排入治喪委員是爲了湊夠一百零八將與十二金釵（周治喪委員共一〇八人女性佔十二名），遂成定例，這次朱治喪委員雖不是一〇八將，却仍是十二金釵，由此觀察，毛澤東似尙在人間，別人對紅樓夢無此精熟，可以活學活用也。

三個未亡人之後是粟裕，粟裕之後是四個沒有「政治局委員」身份的「副總理」（有政治局委員身份已排入黨方），王震，余秋里，谷牧，張健。後面是幾個人代委員，再後是拿槍桿子的，上名的有楊成武，梁必業，張宗遜，蕭勁光，馬寧，胡煒。最後才是一批尙未死完的「民主人士」朱蘊山，史良（女），胡愈之，沙千里，季方，周培源。

粟裕與吳德地位應研究

排名秩序很淸楚，只有粟裕情况不明，粟裕何以排在四個「副總理」之前，他有軍人身份，以前是毛幫「國防部副部長」，未見開缺，此時何以會在「副總理」之前，粟裕是否已任總參謀長？（一九五五年粟裕會任此職），按理總參謀長地位尙低於「國務院」副總理），但毛澤東一向侈言槍桿子出政權，拿槍桿子的地位總是高些了。不過，粟裕現職値得注意，如果粟裕又任「總參謀長」，研究毛軍內鬥，當爲一重要資料。

最後再說朱德繼任人的問題，毛幫「人代常委會委員長」在劉少奇担任時，有相當權力，可以質詢「政府」施政，重大問題也要「人代」常委會通過。到了劉少奇轉任「政權主席」朱德繼任「委員長」，彭眞以「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實操大權。劉，彭本是一家，「人代會」已無所作爲，到了文革後，「人代會」已名存實亡，不起作用。但由於四屆人代按照毛澤東的意思廢除了「政權元首」，外國「大使」到北平遞「國書」，交給何人，經「四屆人代」決定，由「人代常委會委員長」接國書，於是朱德變成有實無名的「元首」，朱德死後，此職也非補不可，因爲在毛幫滅亡之前，還有外國的所謂「大使」去北平遞「國書」，此「書」遞給誰？

「人代會」有二十二名副委員長，前五人是董必武，宋慶齡，康生，劉伯承，吳德，向下韋國清，賽福鼎均在邊彊。所以就情理而言，繼任人由於董必武，康生已死，應不出其餘三人。劉伯承病發已久，宋慶齡行動也要人扶持，兩人聲望均可繼朱德，但吃虧的是不能站起來接收「國書」，便不能代替朱德，剩下的只有吳德了。

吳德的地位，目前極似文革前之彭眞，與江青關係自不如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但當與華國鋒相若。以吳德代朱德，自是江青可下的一步棋，只是吳德身份能不能作爲「國家元首」，在我輩看來，實在透着滑稽，但毛澤東能把王洪文、華國鋒提到二三把交椅，則吳德又何嘗不可當「元首」，沐猴而冠，也無所謂似不似了。

總之，毛幫政權日薄崦嵫，其中許多變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朱德其人本不重要，及至毛江發覺他有可利用價值時他又死了，此中因果頗饒興味，一個組織的興亡，並不是人力能完全左右的。

如何面對大陸之變局？

自上月十三日「新華社」分發毛澤東照片，十五日「中共外交部」透露今後將不再安排毛澤東接見外賓後，全世界對毛之瀕臨死亡，均寄予密切的注意。作爲全球四大新聞通訊社之一的美聯社，特先期發佈由資深記者羅德里克所撰有關毛之一生的長篇報導，供各訂稿新聞單位於毛死後利用。依一般估計，中共針對毛澤東生死所採取的此等措施，乃具有極爲深刻的政治意義。

其一是，無論出於江青文革派或反江青文革派之主動，均旨在使毛澤東逐漸從實際政治生活中隱去，使今日之當權者能穩定沒有毛澤東的中共統治與領導。

其二是，適時就毛之必死與將死作先期的透露，亦所以視內外各方的反應，以判斷一旦毛死，將有那些問題發生，並儘可能就此可能發生的問題謀求先期的防制或解決。事實上，今日世人所密切注意者，與其謂之爲毛一人之生死，毋寧是針對毛死後中國大陸所必然發生的變局。目前已見於大陸內部各階層——特別是知識分子的「輿論」傾向是，毛澤東的時代即將結束，今後的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當然，「中國向何處去」不僅關乎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意願與利益，並且與整個世局的安危禍福密切相關，邇來各國新聞記者暨學者專家或政治人物之所以就此加以分析、觀察與評論，其着眼點亦大率在此。

我們對於今日大陸情勢的基本看法是，獨裁政治最基本的問題是權力承繼問題。中共「十大」後，毛澤東之有意扶持江青文革派接權，其動向已極爲明顯。不過，迄至目前爲止，有關助使江青文革派接權的一切部署並未成熟，而周恩來之死，更使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愈趨激烈。華國鋒之接替鄧小平爲「總理」，顯然是在此派系鬥爭中所安排的過渡性人物。目前江青文革派所能控制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非中央委員會，在中共十屆中央委員會中，江派僅能控制百分之四十略多的席位）；是汪東興所握有的警衛部隊和特務系統，是王洪文所粗製濫造的城市民兵；充其量還有華國鋒的公安部隊及由「直昇機幹部」所掌握的少數連營團級部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力量都未必十分可靠。以蘇聯爲例，斯大林死後，貝利亞的特務系統亦不曾執一不變地效忠於其新的領導人。何況華國鋒與張春橋、姚文元之間亦存在有一定的矛盾。以如此弱勢的力量而欲與根深蒂固的老幹部及軍人之勢力相抗衡，用於敗事——造成一時的大亂——或有餘，用於成事——繼毛之後建立鞏固的「黨政軍文財」領導權則不足。日前「新華社」及「中國新聞社」報導，江派正在上海一地無限制擴大民兵編組，在全市一千二百多個里弄派出民兵小分隊駐守。此舉顯在預作退步，準備萬一對北平「中央」失去控制之後，重回其文革初期在上海建立的「中央」。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軍人的制度。一九七三年底，毛澤東雖曾一次調動八個「一級軍區」司令員，年來又大量調動省級以上軍事幹部，但調動的結果，亦只限於職位的搬動，而未能爲人事的更新。近自周恩來死後，在江派所一手製造的黜鄧擢華的政局變動中，各「軍區司令員」的態度或則曖昧不明，虛應故事，或則公然對江派表示鄙視和不滿。此爲毛死必將導發大亂的根源。未來可能的發展是，或則各主要地方黨政幹部與軍事幹部團結一致，擁兵自雄；或者聯合採取行動，問鼎「中央」，或更陷於分崩離析，彼此混戰的局面。自毛澤東「隱退」後，隨江派今後的動靜，此種變局，即不待毛死，亦隨時可能到來。

作爲對國家前途具有責任感的中國人，面對大陸正在醞釀中的變局，我們的感受自不與一般國際人士相同。我們自始即服膺行政院蔣經國院長前此多次作出的提示：「亡共者共、復國在我」。此一提示所含意義至爲明顯：中共對大陸之罪惡統治之所以必敗必亡，乃基於絕對錯誤、不能爲中國人民所接受的馬列邪說及共產主義制度，更益之以廿多年種種倒行逆施，爲八億大陸人民所造成的無比的劫難與痛苦。但中共統治雖則必敗必亡，而復民主中國再建事業，却仍路途多艱，有賴於結合全體中國人的力量，團結一致，更爲艱苦卓絕的奮鬥。是以我們面對大陸局勢的演變，今日有太多的問題值

得深思，有必要就這些問題進行具體而詳細的籌議。諸如在大陸局勢演變中，美毛蘇三角關係所受到的衝擊，所將受到的影響；在此三角關係一切可能的變化中我們應採的立場與態度。又如在中華民國政府離開大陸廿餘年後，台灣與大陸社會各階層包括中共黨政軍幹部之間所必然存在的意識、觀念及主張上的距離，以及為消除此等距離所應該採取和可能採取的措施。此不過就外交與內政之犖犖大者而言，前者旨在消極方面防止中華民族可能招致的劫難，在積極方面使國府反共復國大業得能在有利的國際環境中順利進行；後者更為收攬人心，聚集必要的戰鬥力量所必需，均為當前計之大者，實不可不早為決策，藉資因應。

我們預估，以毛澤東之作惡多端，其惡貫滿盈，應為此後數月間事，自茲為始，實為我國家安危興亡重大關鍵性時機。如何把握此一時機，應變而制變，完成國父暨總統蔣公未竟之遺志，唯我海內外朝野國人奮起而共圖之。

金瓶梅的作者

姜貴

民國二十二三年頃，我在北平王府井大街地攤上買到一部石印本的金瓶梅，「熱結十兄弟」之後，西門慶做了一夢，夢見一棵蓮花（事隔四十餘年，詳細情節已不復記憶，聞魏子雲先生藏有此書），然後才「挑簾裁衣」，遇合潘金蓮，展開全書，而以孝哥出家終篇。我一直疑心，紅樓夢在大結構上或可能受此書影响。因紅樓夢亦自太虛幻境一夢開始，以寶玉出家作結。唯境界高低，迥不相侔而已。

作者為誰，恐怕永遠是一個謎了。沈德符顧曲雜言，「聞此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道聽塗說，可靠性極微，一個「聞」字，已經透露了消息。我讀金瓶梅詞話之後，有這樣一點感想。此書運用山東土語極為靈活，作者應為山東人。這一點，我與黃得時教授的看法相同。行文則極拙劣，如同一場面，妓女陸續出場，均用「花枝招展，繡帶飄飄」，不知避免重復；描寫性動作，亦千篇一律，徒事猛悍，不稍變化，周樹人譏之為「如有狂疾」，遠不如隋煬艷史之有情境。又大量抄錄宣卷（佛曲），有長達數千字者，枯燥無味，令人無法卒讀。大名士手筆，似不至如此。且大名士有此巨著，同時代之文人學者，不可能盡被瞞過，定會留下多多少少的文字記述，後之人可以據為考證。這種記述，至今尚未發現，於大名士中求證誰為作者，就頗為困難了。

唯此書寫市井小人，動作口吻，維妙維肖，全書動人處，多在此種地方。因此，我疑心似是應伯爵、溫葵軒之流人物，市井小人自嘲式的為自己寫照，故能特別傳神。這位作者就是筆名「蘭陵笑笑生」的這個人，其真姓真名，因本屬無名之輩，沒有留下旁證，就永遠不可考了。此公於書成之後，或揚言為嘉靖間大名士手筆，以引人注意。傳到沈德符的耳朵裏去，就為他記下了這句話。

作者顯然偏愛三四十歲的「淫婦」，這與幫閑保鏢的市井小人身分有關，因唯有這個齡年的女人，財勢的運用上始有成就，對那些依靠她們為生的小人，方能遂其財色兩得之私。對沾不上財勢的少女就興趣不高，唯一的例外是春梅。但春梅又為後來婢作夫人作伏筆，婢是小人羣中的人物，婢作夫人也是小人所憧憬的。春梅成為周統制夫人之後，陳經濟這個標準小人，就平步青雲，財色兩得，很享受了一番。

書中許多「淫婦」都無好結果，這好像是勸善懲惡了。但偏有一個漏網之魚，那就是王六兒。王六兒以色騙財，終其一生在財色兩字上打滾。西門慶在世時，真正戀戀難捨的是她，得病而死，也以她為主因，潘金蓮不過助了一臂之力。她是個貪財貪慾的代表人物。書中有三個金蓮。潘金蓮現世報給武松殺了，死得夠慘。宋金蓮為丈夫含寃入獄，一怒之下，自縊而死，生時雖「行為不檢」，死卻死得頗有骨頭。獨獨這位六兒王金蓮，一家人安全逃難到湖州，安享恩客何官人的遺產，丈夫死了，嫁給小宿子，盡其天年而壽終正寢。這可見作者對她的偏愛。一個人能偏愛這樣一個女人，其非大名士，而為市井小人如應伯爵、溫葵軒之流，可想而知。這個六兒王金蓮極可能就是作者在書中所顯示的「主題」。

我前曾致書夏志清教授，謂「中國文化未能普及於市井小民，金瓶梅可以為證」。頃見夏教授序隋史遺文，謂金瓶梅「全書沒有一點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真精神」。無它，這些伙傢等於化外之民，根本不會沾染中國文化。

但金瓶梅也不是沒有可取的地方。它有它的諷刺手法，信手拈來，都極生動。長篇說部以諷刺見長者，金瓶梅之地位不容抹殺。此外，它也為後人保存了當時的社會型態，說明了明朝之亡，其也有自，原因並不簡單。

以上這點小意見，祗是我的讀後感，而不是研究的成果。我無意作此種研究，成此小文，不過好玩而已。

最後，應當聲明一下的是，我讀石印「夢蓮」本金瓶梅係在四十餘年前，讀金瓶梅詞話也一年多了，是盧克彰先生（現已去世）借給我看的。寫此文時，兩書都不在手邊，書中情節全憑記憶寫出，如引用故事有出入之處，那是我不能辭其咎的。

美駐黎大使被殺經過

任蜚聲 譯

米羅大使

瓦林參事

美駐黎巴嫩大使米羅之遇害，是美國過去八年中第四位大使被殺。其他的幾位是美駐瓜地馬拉大使約翰・哥頓・邁英，於一九六八年，當他企圖逃避革命份子綁架時被殺；其次是美駐蘇丹大使克里奧・諾爾，於一九七三年爲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所殺；以及美駐塞浦路斯大使洛奇・大衛斯，於一九七四年爲暴徒圍攻美大使館時所殺。同時，這次米羅大使與瓦林參事兩人之死，也是黎巴嫩內戰開始以來，第五位及第六位美國官員在黎巴嫩被恐懼份子所擄殺。

在十四個月黎巴嫩內戰中，上週又有兩外交官遇害。一位是五十九歲的美駐黎國大使米羅，獨身，剛在五週前抵貝魯特，此一任命有些使他出乎意外，因爲他是服務外交界卅年的一拉丁美洲專家，此前他本來爲駐多明尼加大使（他在任內曾有一位使館武官於一九七〇年被恐怖份子所綁架，經過他成功地談判而終獲釋放）。以及駐瓜地馬拉大使。他在瓜地馬拉去春地震時，對善後救援工作處理很好，遂使基辛格提升他轉任黎巴嫩大使。

另一位是五十六歲的瓦林，曾任美駐黎大使館的經濟參事已有四年，已婚並有四個孩子。他的家庭因爲黎局惡化的關係，已於去年八月撤退至雅典。同時瓦林正準備起程前往探訪。

當米羅與瓦林於當日上午十時四十分，從海濱的美大使館乘車返回貝魯特郊外，哈茲米耶區基督教徒所控制的範圍，沙卡斯住宅區家中。全程車行大概需廿分鐘。大使捨自己的官式轎車不用，而乘坐一種標準的大使館防彈汽車，並附有一種黃色與白色的外國執照金屬牌與美國大使館編號一〇四字樣。三個黎巴嫩回教徒衛士，剛在一個月前所僱用坐在同一式的另部車上。他們一行沿着寬廣的海邊路走向林蔭的薩巴沙拉姆大道。這條由貝魯特回教徒所控制的街道，過去數天來都較爲寧靜，在這裏旅行都是安靜無事的。

當這部車子駛過堆有沙包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總部時，經過鋼骨水泥的回教廟走向「對抗的前綫」，一個分隔爲貝魯特回教徒的地區。當大使的坐車接近最後回教的檢查站無人地帶前時，那部載有三個衛士的車卽離去掉頭開回美大使館。美國務院稍後時說，這是一項預先安排的謀殺程序，因爲暴徒知道基督徒軍方是不准武裝的回教徒進入基督教地區。一種致命的錯誤就在這機情況下發生。

忽見三個人——可能穿平民服裝，並執有手槍，以及AK——四七手提機關槍——忽然竄出街上，用槍指嚇停車。兩秒鐘之後，大使館接獲由大使用無綫電話打去一種訊號，這種訊號，大使館官員認爲是米羅與瓦林已返回家了。事實上，那是一種救援訊號。接下去，大使館沒有一個懷疑有甚麼壞事發生。後來，米羅的司機的太太，珍米爾・莫吉拉畢，打電話到大使館，說有一個男人打電話給她，並用一種友誼的口氣問她：「家中好嗎？」接着這個打電話的陌生人聲稱她的丈夫和另外兩個美國人已經被擄了。」她又說：「你的丈夫沒有問題，稍後他將回家，不要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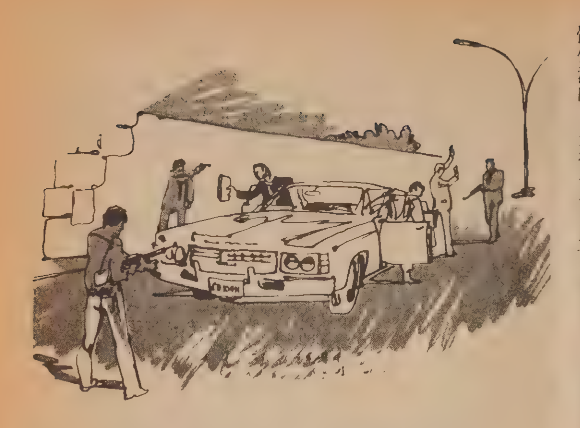
美大使館官員們，始才爲莫吉拉畢太太的電話所驚醒，遂打電話到沙卡斯住宅區美大使的家中。



上午四點四十分，米羅和瓦林乘一架防彈汽車離開美國大使館。三個衛士坐着同樣汽車尾隨於後。

他們所得到的回答是大使不會回家。白宮已經獲得通知，同時搜查米羅、瓦林與莫吉拉畢的工作。但這工作着手殊爲困難。本來追捕這三名謀殺疑犯，巴解有貝魯特西區最好警察部隊，但是美官方向不許與巴解領補們會談，因爲美國尙未正式承認這個組織。三個鐘頭過去了，當新聞記者們聽到這次米羅失蹤的謠言並告訴巴解官員們。巴解的發言人謨毛德·拉巴第，回說：「我不知道，如果早點知道我們可以救他，那是可能的。」

到了下午四點卅分，紅十字會官員赫夫里格爾，看到一羣人圍集在死人的海濱區。他告訴新聞週刊說：「我看清楚那裏有三具死屍，但是，當我認出三具死屍之一是誰，我感到非常吃驚、難過。我以前會見過米羅大使，因而使我不忍心地看到他那樣死去！」那三個死人都穿上衣服，甚至領帶仍結着——他們都已經被槍彈從前額射殺死了，顯然是用一種十四口徑小手槍個別射擊而死的。他們的身體仍溫暖，血從他們的傷口慢慢流出。赫夫里格爾



上午十時五十分，當衛士車轉回頭幾分鐘之後，阻截米羅的車，於是兩美官員及黎籍司機被擄走。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點三十分，恐怖分子用手槍射殺被擄來的三個受害者。

召來一架救傷車，把他們送到他的篷帳醫院。他們又用紅十字會旗包裹着，被送到美國大學醫院，在那裏他們已由美大使館黎巴嫩僱員所證實。

但是，當時美國在貝魯特官員拒絕承認那三個人已經被殺消息。大使館也有幾個鐘頭都未打電話給莫吉里拉畢的太太。她知道誰殺害她的丈夫——因爲她已爲美政府服務了廿六年，去春會獲頒一個勇敢的獎狀——那是她從貝魯特電台廣播時所聽到的消息。稍後，她收到一封大使館的通知信。信上說：「我希望妳將會獲得安慰，在知道妳的先生是幫助大使再一次對黎巴嫩與其受苦的人民帶出和平與寧靜時。他困爲這種原故而英勇殉難。」信末署名爲亨利·基辛格——由大使館書記打字的。

午夜剛過，巴解游擊隊捕獲三個黎巴嫩人，他們稍後又說那三個疑犯已承認爲兇手。同時巴發表一項聲明，指責這次謀殺案，並且說三疑犯將移交給阿拉伯和平維持部隊。黎巴嫩的司法體系早已名存實亡。這些殺人者將被他們的阿拉伯同胞從寬處理，困此使許多美國官員頗感懊惱！他們相信當年被殺諾爾大使的兇手們必活在蘇丹的海邊別墅中，上週，基辛格呼籲嚴懲謀殺米羅和瓦林的兇手。

事後檢討，首先，美大使館顯然對美大使的安全有所疏忽，對大使的程過於鬆弛。曾任美特使的人，笛因·布朗說：他從來不從這一區乘車到別一區，常常都乘黎巴嫩用直昇機。即使在地面，米羅也安全無恙，只要那三個隨從衛士守在那裏不走開。那三個衛士被詢問是無可懷疑的，不過當時他們匆忙離去，就在那不可避免的綁架大使當兒，使人覺得他們對工作有些漠不關心。另外大使館也沒有人解釋，何以無綫電話發送的訊息被曲解危險爲安全。也沒有官員說何以他們要等兩個鐘，才檢查新來大使是否已平安通過貝魯特郊外森林區。

假如說，米羅與瓦林被那些暴徒所綁架，後者是不是不知前前究竟如何。但是事實證明卻又不然。這是一宗有計劃的謀殺，暴徒知道美大使的安全行程，大使的衛士不能伴隨他通過那條對抗綫，進入基督教的領土。於是，他們一待大使衛士車離去就動手。（節譯自「新聞週刊」）

下午四點三十分，一位紅十字官員驅車經過死人的海濱區時，發現有三具用毛毡裹着的死屍，前往查看，認出一人爲米羅大使。

水滸傳對日本文學的影响

崔萬秋

「水滸傳」對日本文學影响甚大，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會說：

「回顧水滸傳使德川時代之文運興隆的往事，甚爲可驚，而促進日本小說之一種「讀本」之發達，實爲可感，一方面從「今古奇觀」一類短篇小說學習，都賀庭鐘之「英草紙」一類作品得以發生，一方面從「水滸」學習，建部綾足之「本朝水滸傳」得以完成。中國章回體小說之傳來，成爲日本「讀本」發達之根源，此是水滸傳在日本文史上大放光彩原因。

「水滸傳」傳入日本之年代

「水滸傳」何時傳入日本，至今尙無定論。

長澤規矩在「江戶時代水滸傳之流行」中說：「水滸傳在江戶時代已傳入日本，據御文庫書目記載：「水滸全傳」納入紅葉山爲寬永十六年（按爲明崇禎十二年，西曆一六三九年），但江戶初期之漢學者恐怕未曾看懂，看懂此書者，似在岡島冠山時期，冠山前後所流行者，似爲李卓吾評本」

青木正兒在「水滸傳在日本文學史上所布之影」中，假定水滸傳爲明初作品，適當日本足利義滿將軍時代（室町幕府），那時代，正是與明朝交通頻繁時代，五山禪僧留學者頗多，水滸在那時也許已傳至日本，但今日看不見任何影象。

青木於禪僧之次，又想到通事，遣唐使時代之事，姑置不論；室町時代，隨與明交通之頻繁，置通事之職，由「七十一番歌合」（羣書類從本）所畫通事之姿態，歌意，可知所採用者爲中國人，日本人任通事，乃慶長（一五九六——一六一四）以後事，經寬永、慶安、寬文幾代，日本通事日多，寬文六年（一六六六年）內通事達百六十七人（長崎港草），他們的語學教科書，一定有小說，文獻足徵者爲寬文三年三月，二十四歲任大通事之林道榮，博讀演史、小說、話本（先哲叢談續編），他們所讀各書中，「水滸」可能在內。

青木繼續說：

『至寬文之次的延寶（一六七三——一六八〇）年間，我纔捉到確實的事實，並非影象，乃爲實物，就是鈴木虎雄珍藏之「二刻英雄譜」中的「水滸」百十回本，這部書是我借來的，現在放在我的書桌上，決非想像，此書乃將「三國志」列於下段「水滸」列於上段的合刻本，每卷首尾，舊藏者將開始讀該卷及讀完之月日詳細記載，興趣濃的卷帙，在數年之間反覆讀過幾遍，今日看來，這是留給我們的可貴的記錄，其紀年或以年號，或以干支；彙集看來從康熙十二年（癸丑）至康熙十五年（丙辰），計經過四年，由此可知此書舊藏者之一的無名淸人，在那時期曾經躭讀，然則他讀此書的地址在中國抑在日本？卞記跋文，可以定之。

『已未夏六月十九日，日本人山形八右衛門，乞望予，水滸傳及三國志部本中，文理不審之處，以明詳之由，雖萍水之交，芝蘭一般意也，故不辭，以所知示語語部文理，實可愧可愧。』（句讀悉按跋者自施）。

這眞是古怪的漢文，以這樣的作文力對日本人講解「水滸」、「三國」「實可愧、可愧」。乃坦誠的告白，根據此等資料推測，情形大致如下——康熙十二年（延寶元年）頃，往來於長崎的一位中國商人，爲慰客愁，每夜在孤燈之下讀其携來的僅有的這部書，起初從「三國志」讀起，自五月下旬讀至九月八日，次讀「水滸」，像似讀完「三國志」立卽讀「水滸」，但中途停止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每年反覆躭讀「三國」和「水滸」。其後三年，應日本山形八右衛門之請，爲講此書，那個人，大概是通事，鈴木先生謙稱此書大概是淸初版本，我則認爲可能是明朝萬曆版本，板式與藤井乙男先生所藏之「燕居筆記」非常相似；且似板已相當磨滅後印刷，較此書傳來之康熙初年，其初印時可以溯相當長久的年月，此書雖爲百回本，從各種角度研究可以推斷乃一種百二十回（與李氏之百二十回本相異）本之節錄，由此可知此書與李氏之百回本及百二十回本相參照，乃研究「水滸」之源流的重要資料。

影子漸漸濃起來了，接着，一位「水滸」學上恩人出現了，那就是岡島冠山（延寶三年——享保十三年），他生於延寶三年，卽康熙十四年，適爲上述那位無名的淸人在長崎躭讀「水滸」的時期。

早期的日譯版本

岡島冠山爲日本「水滸學」的恩人，已如上述。「水滸傳」傳至日本後，最初加以訓點，便於日本人瞭解者，卽岡島冠山。

岡島名援之，通稱喜兵衛，研究中國文化者喜模倣中國方式，取名璞，字玉成，號冠山，生於日本延寶三年（西曆一六七五年），卒於享保十三年（西曆一七二八年），享年五十五歲。

冠山，長崎人，年青時以中國語通事任於長州藩侯。後退職歸鄉，研究宋儒性理之學。寶永元年（一七○四年），冠山年三十，遊京都，譯「通俗皇明英烈傳」出版，時爲寶永二年，著手翻譯「水滸傳」據推測亦在此時。

後受戶田大隅守之聘赴江戶，並就教於林鳳岡之門。正德元年（一七一一年）十月，荻生徂徠與二三同志發起中國語研究會，聘冠山爲講師，其後十年間，在江戶教授中國語，甚受學者尊重，尤其徂徠，利用中國語完成他自慢之「明律國字解」，得力於冠山者甚多，徂徠能瞭解「明律」中之俗語，多受冠山之教，徂徠論迴環漢文，並加和訓之弊，主張直讀漢音，呼籲讀書界之革命，亦係受冠山研究中國俗語之暗示，徂徠門下之學者如太宰春臺、服部南郭、安藤東野、田中省吾、釋大潮、篠崎維章等多從冠山學習中國語、青木正兒推崇冠山爲使中國語與漢學握手的蘐園派之恩人，並非過譽。

冠山晚年，移居京都，約四年卽與世長辭，使他名垂後世的許多著作，多半在他生前或歿後出版，他所訓點的「忠義水滸傳」四卷及翻譯的「通俗忠義水滸傳」七卷包括在內。

「忠義水滸傳」訓點本四卷，享保十三年（一七二八年）刊，青木正兒說：余所藏本及曾寓目其他二本皆署「享保戊申孟春望日京師書林九兵衛」，而未著訓點者之名，但先哲叢談云：「冠山始校定羅貫中水滸傳，施國譯將刊布於世，未至見其刻成而歿，享保十三年其初版者成，自第一回至第十回」云云，又陶山冕之「忠義水滸傳解」凡例曰：「第一回至第十回，曩者岡島援之既已句讀旁譯，以行于世」云云，與現存該書之年代（享和戊申卽享保十三年），回數相符合，故推定卽係此書。本書乃明李卓吾批點之百回本，冠山翻譯，亦用同一版本，通行本綴爲二卷，但鈴木虎雄先生所藏之印本則爲四卷。諸家之目錄註爲「二卷」者，後刻者也，馬琴所記此書之續編，不易尋獲，其著「玄同放言」之「詰金聖歎」條曰：「翻刻之水滸傳初版二卷（第一回至第十回），享保十三年戊申正月京都書肆林九兵衛刊行，第二版亦二卷（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寶曆九年己卯五月林九兵衛、林權兵衛嗣梓合刻……其書罕傳。第二編尤難獲。」冠山譯本「通俗忠義水滸傳」，刊行於冠山死後，據石崎又造考證上編刊於寶曆七年（一七五七年），中編刊於安永元年（一七七二年），下編刊於天明四年（一七八四年），長澤規矩也藏有初編卷一至十五，中編卷十六至三十，下編卷三十一至四十四；卷四十五至四十七及拾遺十卷，合計八十冊，長澤氏對中、日書籍版本，造詣甚深，他在「水滸傳至江戶時代之流行」（書誌學第十一卷第六號）中，關於冠山譯本，曾作如次批評。

『冠山之日譯本，題爲「通俗忠義水滸傳」，並非逐字翻譯，且刊行於冠山死後，編者似根據原稿加以編纂，冠山的面目保存至何等程度，不得而知，開頭加上雍正甲寅勾曲外史「水滸傳序」及圖像，最足表露編者自作聰明，從第五才子書而附加者。

「拾遺」與冠山無關，乃號稱丟甩道人根據百二十回本，將第九十回後半至百九回田虎、王慶部部分（百回本所無）加上去的，後印本自卷四十五回題簽拾遺，拾遺本文之前，題爲「口稟」，由「書肆某等謹奉告海內好事看官」開頭，說明百回本乃百二十回之省畧本，拾遺乃通俗水滸傳第四十二卷宋江五台山參禪至燕青雙林渡射雁之間的補充，「以天明戊申孟冬」結尾。』

誠如長澤氏所指責，編者「自作聰明」，把第五才子書上的勾曲外史「水滸傳序」及圖像刊入冠山譯「通俗忠義水滸傳」，有些不倫不類。第五才子書的雍正甲寅（十二年）版，刊於冠山死後數年，冠山生前不曾看見金聖歎所評點的第五才子書。

受冠山之刺激，中國通俗文學研究熱忽然勃興，大家認爲讀破水滸傳乃研究通俗文學之捷徑，於是有水滸傳講筵之開設，講師中以岡田白駒爲最有權威。

岡田白駒，播磨人，生於元祿五年（一六九二年）較岡島冠山年少十八歲（岡島生於一六七五年）曾任鍋島侯之儒臣。白駒受冠山之影響，精通中國白話小說，曾訓點中國短篇小說，出版「小說精言」、「小說奇言」，與其門人風月莊左衛門訓點之「小說粹言」，稱爲日本「三言」。

白駒居京都時，正當中國通俗小說最流行時期，白駒於公餘之暇曾主持通俗小說之講筵，「日本詩史」卷三云：

「岡千里，名白駒。……是時京師已有悅傳奇小說者，千里兼唱其說，都下爭傳之，其名噪於一時。」

由此可證白駒確曾主持中國通俗文學講筵。

石崎又造在「近世日本的中國俗文學史」中說：『白駒有一冊「水滸傳語譯」抄本，這是就李卓吾批評之百回本，對其難解之語句加以注釋者，扉頁註明「水滸傳譯語李卓吾評點、岡田白駒譯」，卷尾則署「洛下岡島冠山譯」。遺憾的是既無序跋，亦無任何識語，關於成立經過，無從知悉，但此二人，以「水滸傳」爲介曾有過交涉一事，是不至有錯的。』

「此抄本與家藏之百二十回本相比，此爲百回本，稍有不同，也許是聽講者所用爲百回本，也許有百回本的講義，冠山之名，大概是後人因其名聲高而加上去的。」

長澤規矩也家藏「水滸傳譯解」抄本三卷，在卷末有下列字樣，可以證明乃白駒講義之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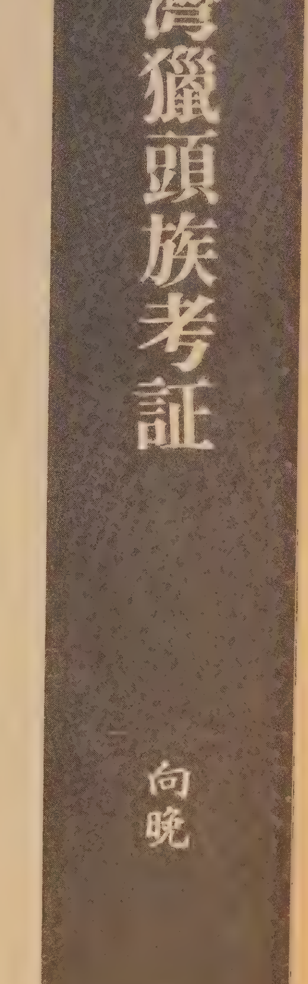
「水滸全傳卷二十四大尾，昉于享保丁未歲三月下旬訖于七月二十四日岡龍洲口授艮齋校正。」

享保十二年艮齋之跋云：

「水滸傳者元人羅貫中所著惣用俗語，所謂演義文者也，頃隨于岡龍洲受文義，逐一附譯解，以備將來之備忘云。」

長澤氏據此推論：「從語句解釋相同，書名，內容多少相異的抄本在各地傳來的情形看來，可能是聽岡田白駒講義的若干人把它記下來的。

此類譯解，流傳各地，據石崎說有紘敬識語之「水滸傳譯解」；青木正兒說藤井乙男藏有「水滸傳譯解」三冊，係抄寫本，長澤規矩也推論大概是同一系統，靜嘉堂文庫所藏及坊間所見（二種），與此系統大同小異。



台灣獵頭族考証

向晚

中國古書上，只見流求地名，並無台灣，因台灣包括在流求之內。琉球原寫成「流求」，今寫成「琉球」，乃是後來改寫的。琉球與中國發生關係很早，遠在隋代就爲中國藩屬了。隋朝如何征服流球，在隋書上述之破詳，無引證必要。惟流求傳却值得一提。該傳云：「……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鬥戰殺人便將所殺之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骸於樹上，以箭殺之。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骷髏以爲佳。人家門戶上，必安獸頭角。」當時所謂流求，即今之台灣，見柯鳳孫「新元史」流求傳後繫論。今屏東海面，尙有流球嶼可證。那麼番人殺人馘首，足證由來已久。「明史雞籠傳」（雞籠後改稱基隆）畧云：「雞籠山在澎湖嶼東北，俗尙勇，種穀落地即止殺；既收穫即標竹竿於道，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刻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立散，其勝者眾賀之曰：『壯上能殺人也』。其負者家眾亦賀之曰：『壯士不畏死也』。」黃叔敬「台海使洋錄」云：「傀儡生番，動輒殺人，削首以去，骷髏用金飾以爲寶，忠言之矣。被殺之番，其子嗣於四個月釋服後，出必殺人，取首級以祭，大武力，力尤鷙悍，以故無敢輕歷其境。」

次就獵頭言之。今人每一提「獵頭族」，必大吃一驚，以爲這一族決非人，不是豺狼，必是魔鬼。其實，這種觀念錯了。他們固仍然是人，不過（一）因未接受崇高的文化洗禮；（二）因太迷信於古老傳統的七七神，以人頭祭祀爲最恭敬，可以得到七七神的護佑；（三）觀念錯誤，以殺人爲勇敢。多年前，由朋友介紹，我曾與非洲、新畿內亞獵頭族後人，（當然皆是受過現代教育洗禮者）談過後。所得印象是，相貌並不可怕，態度也彬彬有禮，朋友當面介紹說：「他們祖先是獵頭族」，他們聽後只笑一笑，也並不以爲羞恥。因爲那是已經過去的事了。上述台灣番人，就與獵頭族同一類。時代變了，當然獵頭族（中文稱馘首）也變了，他們的後人，自接受新文化後，頗出了不少傑出人才，如教育家，科學家、醫生、舞蹈、歌唱家，皆大有其人。傳說台灣山胞還產生一著名電影演員。故今人決不可再以舊眼光看昔日的獵頭族的後人。

台灣嘉義通事吳鳳（閩人）的捨身救世故事，就發生在那個時代，那種社會中。時間在淸代乾隆間。據吳鳳傳云：「前時通事與番約：歲以漢人男女二人與番，番秋收時，殺以祭，謂之作饗，猶報賽也。屠牛宰羊，聚飮歡呼，以歌頌其祖若宗之雄武。但猶不守約束，時有殺人，官軍不敢討。」嘉義吳鳳廟碑云：「鳳任阿里山番通事，阿里山有馘首之俗，鳳誡之不聽，乃約用舊藏人首，爲供祭祀之用，四十年來，骷髏數盡，番人向鳳索之，鳳不允，乃殺鳳，時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九日。會癘疫大起，番人以爲殺鳳之報，遂革馘首之俗，後人立吳鳳廟以祀之。」以上記述吳鳳死事太簡畧，今再就過去讀過的一本吳鳳傳補充幾句：吳是福建人，到嘉義任通事已有多年，與番人相處甚得。一年，番人一定向他要漢人。氣勢兇兇，如不允，立時便有被殺可能，乃允其事。吳說：「明晚你們可到阿里山某路去取。見有一着紅衣騎青驢的男子，殺之可也。到時，番人果見一着紅衣青驢的男子，遂以毒箭射殺之。但走至尸旁視之，此被殺者並非普通漢人，還是通事吳鳳本人也。他們不禁大駭，良心發現，深感後悔，不該殺這樣一位愛民如子的淸廉好官。從此立誓革除馘首習俗，並爲吳鳳立碑廟，永遠祭祀云云。

原傳不在手邊，我只記憶其概畧而已。

此外與這一史事前後有關者，尙值得一述：即中國與琉球（台灣）關係的源淵，與琉球漁民的被台灣生番殺害事件。琉球與中國的關係，上已畧有提及，可以遠溯到隋代。有隋書可據。下至唐、五代、宋、元代、則史書無可考，直至明代，始又再發展雙方關係，且加以明朗化，明初漢武五年（一三七一年），太祖派行人楊載，往諭琉球。中山王度察，即遣使入貢。未幾、山南王、山北王也相繼臣服。永樂初（成祖時代），三王便皆接受大明冊封，奉明正朔（用大明年號），正式成爲中國藩屬。它也和日本同，常遣學生，到中國留學，實行中國儒家教化，建孔廟。其後三國鼎足而立，互爭雄

長，明廷乃以勅命鎮定之，分封二國於各島。未久，中山王併吞了山南、山北兩王。永樂三十一年，中山王遣使上京（北京），請明廷冊封，成祖也不干涉琉球內政，遂應其請求，後封中山為琉球國王，并賜姓尚。

到清初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中山王世子尚質來朝。清沿明制，冊封如故，并定三年一入貢之例。自此凡新王襲位，必來請封。我也必遣使賚冊授命，（賚音賴，當賞賜謂）。中琉兩國這種宗主關係，一直維持到晚清。台灣到乾隆時代，更進一步，把台灣劃歸福建省，為一府。照上述琉球史謂，台灣包括琉球在內。

但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竟企圖吞併琉球，曾想出許多詭計，與琉球拉攏關係，實則無非伊索寓言應中想吃羊的藉口。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有琉球漁民，遇颶風飄至台灣，被台灣生番殺害，不料日政府竟捏稱琉球國王派人到日本訴冤，以此藉口，向我找麻煩，派人到清廷交涉。當時日本正強，我正弱，無公理可講，結果中日卒訂下三項糊塗條款，日方佔盡便宜，把琉球變成了日本藩屬，到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失敗，在馬關條約內，日本就割取了我台灣，直至二次大戰後，始歸還中國。（詳參戰前「商務」版馨畹編著「現代日本外交史」第六章。）

再更正——楊輝，非楊煇。452期「本欄」身世」段，「勿汚我」，非「勿訪我」。「終身不仕」，非「終身不作」。

文史哲雜談

星相命運

霍雲霄

遇着一位業餘手相學專家朋友，將我的手掌研究一番，又猛捧一番，說這是成功者的掌相。我有意氣他一說：凡生成有好掌相的人，有一個生辰的人，他的命運一定不好，反而掌相最壞，命運也最壞的人才能飛黃騰達。朋友呆呆望着我，似笑非笑，大大感到洩氣，吶吶說：你自己不相信一套可有什麼方法，我笑道：就是因為我相信，才能說出這樣的話。掌相家仍然是似懂非懂的望着我。

我說：世界上如果有靠好命好掌相而行大運的人，他的成功很靠不住。只有生成壞相壞生辰的人，他的成功才能靠得住。因為人是天生反抗命運的。文明歷史也是為了反抗命運而冒出來的。

今生沒有緣份與某些大科學家、大作家、大哲學家、大政治家為友，但從過去所讀的名人傳記中，似乎看到一點共通原因。那就是那些專家，本身或性格都有某些難以克服的弱點；據說：大書法家王羲之是口吃的，由于有某種弱點，迫使他多數時間，禁錮在自我之中，孤立獨獨的，也有一種人生來是獨轡馬車，沒法與別人共事的，這些本身的缺憾，可以判為命運了。但要是這些命運上生成的缺憾，自已不願認輸，一定找些自己能力所及的努力的方向，拼命鑽研，以求補償，那麼他的成功可能是別人無法估計。

可以這麼說：每一個人生命內層的潛在力量，是人人均等的，所不同的是表層的抑制力量。不認輸的人大可利用那抑制力量，成為儲積成功力量的大小水庫或發電站，找一個專長方向集注下法。祗要他沒有自卑，一定會將自己的價值發掘出來的。反而那些生命好命運好的人，可能因為自己的驕傲及缺乏自我保衛的經驗，最後使好運變成惡運。

我想如果有一個人，自童年起，就有星相家說他的命運如何了不起，是天生異種，這預言為他深深相信，只靜靜的等待好運氣的到來，並且看不起自己週圍的人，想像中這個人沒有進瘋人院也必成為性情怪癖的人。成功是沒有希望的。又如果有一個人，要是童年起就被星相家許為賤格局，一生一世難以有出頭的日子，而他自己却深信不疑，這個人不但是晦暗的，就使沒有悲劇收場，也難得有什麼大成就。

生而為人，本身的價值只有由自己才能發掘，幸福之神，只能給有準備的人機會，不會給守株待兔的人或懶惰的人機會。世界並不是屬于順從命運的人，而是屬于反抗命運的人的。文明的曙光，是為每一代不認輸的人為了補償自身的缺憾而開拓出來的成果。補償的含意，應該表示有所損失或有所所虧欠才存在的。而不會是單獨存在的，像是在完全被動情況驅迫出來的特殊行為。不過只要想深一層，承認世界上沒有一個完美的人，每個人生下來都有些本身的缺點，有些人一生多方掩飾自己的缺點，有些人一生在逃避自己的缺點。結果因為他沒法越過他的缺點，成就也受了限制，只有利用他的缺點千方百計求突破，才能產生優秀的補償作用。缺點使你一生失掉不少好東西，補償作用會使你得回更多好東西。

星相的玩意，永遠是為信心搖動的人而設定的，當一個文明社會，人們對宗教不相信，對親戚朋友不相信，甚至對自己的父母兄弟也不相信，到了這個時候。這個人不論成就多大，他的情緒也是沒法平穩的。因此他需要一種無聊的玩意——星相家給他一點可憐的安慰。

從一個現代城市看到藥店與星相家的增多，而且都生意不俗，由此可以測出整個社會的人心靈的虛弱與懼怕。雖然當你看到那些心靈虛弱懼怕的人，並沒有顯露什麼痕跡，看來好像是滿懷自信似的。除非兩聲槍響像那個殺死教授然後倒下來的留學生，那才使你恍然大悟的。

華府韻事

伊麗莎白·蕾伊自傳

袁小霞譯

華府·財勢·上流

我只想在華盛頓賺些錢，然後上洛杉磯及紐約的表演學校。對我來說，華盛頓似乎是個只有有錢有勢和成功的人才能立足的地方。我從來沒有想過，從北卡羅來納州馬紹爾城貧民區出來的我——貝蒂·盧·蕾伊——會成爲華盛頓上流社會的一份子。我打定主意到華盛頓後，我就帶了廿元和一個箱子，到那裏去了，我馬上開始找工作。

我最大的希望還是電話公司，但我在南貝爾電話公司已留下不良紀錄，使我不得不佯稱沒有任何電話接綫的經驗。南方電話公司的人因此被我唬住了，他們認爲我的反應非常快，馬上保證我一份高薪的接綫生領班的職位。

我被派到阿靈頓分公司工作。不久，往返於整個華盛頓區的蓋文·甘廼廸來到我們的辦公室，且並注意到我。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過一會兒休息時間我走出去時，他正在等我，要我跟他約會。

他長得很好看，同時我也認爲他可能有助於我職位的升遷，就和他攪上了，但當他開始向我表示愛意時，我却煩了。我甩掉他後，馬上認識了

M的一個業務代表。他名叫塔斯克。我利用我接綫生的職位打長途電話到達拉斯及亞特蘭大等地方找他，有時一天打十幾次。我被抓到並受到警告，但仍然我行我素，所以就被開除了。

雖然我已與塔斯克同居，我還是得找份工作維持我衣、食的開銷。所以翌週我到契薩皮克及波特美電話公司的華盛頓分公司去，告訴他們說，我名叫貝蒂·盧·塔斯克，而且我從未担任過電話接綫生。

當我聽說他們想派我去他們的阿靈頓分公司時，我立刻告訴他們說，我丈夫在華盛頓得了病，所以我必須在靠近他的地方工作。但我的過去仍不放過我。有一天我開始上班後不久，管理員把我叫過去。

她很正式地對我說：「塔斯克太太，我要你來見見蓋文·甘廼廸先生」。她又向甘廼廸介紹說：「這是我們的新職員，貝蒂·盧·塔斯克太太」。

甘廼廸並不知道我已離開阿靈頓，他吃驚得垂下頭，但謝天謝地，他沒講甚麼話。

做愛·兒戲·轉職

同事被調來華盛頓。

管理員又把我叫過去，但這次不再掛著愉快的笑容了，她很清楚說：「蕾伊小姐，你已被本公司解僱，以後也不會再僱用你，但原因我們不願意透露」。

離開電話界後，我開始沾一點旅遊業的邊，我更換工作的頻繁甚至已破我個人的紀錄。兩週的時間內，我在赫茲、艾維斯及國家汽車出租公司待過。我被派到華盛頓國家機場，在那裏，我發現在入境室走來走去與旅客交談，要比站在櫃台後面有趣得多。但我却是被僱來作內勤工作的。

我做了幾個訂位子的工作，開始是替自動火車訂位，這種交通工具很受歡迎，所以旅客經常向隅。我不管這些，却替我的朋友留位子。當旅客抱怨時，我就又走路了。

我很少找不到工作，因爲當時的僱主都是男人，而我總是使盡渾身解數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我總是穿着曲綫畢露的衣服，化粧鮮艷，金髮梳得光潔無瑕。

離開旅遊業後，我到室內裝璜學校去上課。我原以爲那是多彩多姿而令人興奮的，但他們讓我坐在桌前，給我一把丁字尺及一大堆書及測量儀器，我開始了解，這與華邱維銀行的會計工作簡直沒兩樣，於是我又跑掉了。

考試·証書·娛樂

後來，我在華盛頓市區的國立廣播專科上課（該專科現已不存在），班上十七個學生中，我是唯一的女生，我們都想受訓完畢後成爲電台的節目主持人。我們學習如何使用轉盤、寫新聞及播報新聞及廣告，以及聯邦交通委員會的種種規則。我每天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都在上課，並且非常用功。

但偶爾我吃午飯吃得太久而忘記回去上課時，老師却告訴我不必躭心。老師並走到我的座位旁指導我的作業。由於老師的幫忙，我的上課出席紀錄是全班最好的，但我對考試及格却沒有信心。

然而，評分及發結業證書的人却是我的一個新



整容醫生對身旁的護士說：「你曾見過這麼美妙的身材嗎？」

愛。第二天，我成爲合格的播音員，結業證書上蓋著金色的大印。但我發現一名女播音員最高的起薪也不過是每週四十元，我就把證書丟掉了，還是到娛樂界去吧。

不久被「華盛頓之巔」夜總會僱爲香烟女郎。從該夜總會向華盛頓紀念碑望去，景色十分美麗。我總是穿着惹火的低胸衣服，穿梭在顧客之間，我喜歡向老顧客挑逗地彎下腰來，嗲聲說：「讓我替你點烟」，或「從這裏看下去是不是很美？」當我替他們點烟時，他們就注視着我的乳溝，一語雙關地說：「從這裏看下去的確很美！」然後給我很優厚的小費。有時他們會買下全部香烟，然後再把香烟還給我讓我再賣，每個人都認爲我是歌蒂韓的性感化身。我甚至也在喜劇中湊上一角，偶爾也唱一二首歌。

乳溝・改名・整容

表演仍是我最大的夢想。但每個人都要我別作這個夢，他們說我年輕時就應該開始了（其實我當時才廿二歲），而且我的名字也不對，我的鼻子也太大了。此外，我的南方口音常使別人覺得不舒服，但我一向很慧黠，於是我決定將這些困難一一克服。

首先我將我的名字貝蒂・盧・蕾伊改成較藝術化的伊麗沙白・蕾伊。我最大的缺點是鼻子，所以我決定去美容。有一天晚上我上班時，一個顧客把我介紹給他的一個朋友——整形外科醫生皮爾先生，我就與他約了時間到他診所去。

那時候，我實在沒有錢做鼻部整容，但讓皮爾醫生看過第一回後，我就確定錢不是問題了。那次他叫我脫下衣服以便檢查我身上是否有疤痕。當他看到我的裸體時，似乎爲之銷魂蝕骨，他告訴我，我永遠不需要改變的就是我的身材。他又說，我的胴體是他所見過的最美好的，於是他開始愛撫我。

後來，他輕輕地喟嘆：「好了，你的鼻子手術絕對不成問題！」

他邀我當晚與他一同晚餐，然後他又在我臥房中爲我檢查身體，我已明白，我不必再爲手術費担心了。

在類似的情況中，我從來不覺得我被人佔了便宜，相反地，我覺得這是很公平的交易——各取所需，互相利用。我從不接受別人的金錢，而我與皮爾醫生的這檔子事，也不過是公平交易而已。

在手術的前一天晚上，這個好心醫生帶了一個「拍立得」照相機來到我的病房，他爲我的鼻子拍了幾張照片，作爲病歷紀錄。然後他將我的低胸粉紅色睡衣褪到腰部，又爲我的胸部拍了好些照片。

當時我交叉着腿，面對著他坐在床沿。皮爾醫生走向我，顧不得我隣床的白內障女病人，就與我做起愛來。幸好那時她的雙眼都罩著眼罩。

星夢・名利・代價

第二天，皮爾醫生爲我作局部麻醉，但我仍然覺得他爲我動手術時非常興奮愉快。他指著我的裸體向旁邊的護士說：「你曾見過這麼美妙的身材嗎？」我想，天底下眞沒有什麼事是神聖的。但我管不了這麼多了，何況，一走出手術室，我就可以以新面目見人了！

儘管皮爾醫生爲我動手術時不斷盯著我的身體看，他還是一位技術高超的整容醫生。我對他幫我做新的鼻子，感到非常滿意。這使我信心大增，又再度做起明星夢來。

我仍然在華盛頓做著各種工作，因爲我一定要存一些錢去上演藝學校，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足夠的錢交聲樂課程的學費。學聲樂固然昂貴，却是戲劇訓練必要的一環。我必得想出一個法子來繳學費。

我認識一個美國東部最好的聲樂教師，他就住在華盛頓。雖然我付不起昂貴的學費，我還是去找他了，我告訴他我如何從南部家鄉隻身來華盛頓，希望能闖入電影圈。他同情地聽着，然後答應我一週爲我上課一次，我眞覺得受寵若驚！這樣一個有名望的老師竟破例收我做學生，並且顯得那樣迫不及待！但是，過不久他就堅持要在我住的公寓裏上課，而我既沒有鋼琴，他的意圖不是太明顯了？我就叫他還是跟別人來這一套吧，我是不幹的！

在華盛頓尋求名利，代價實在太大，我決定向宗教尋求精神上的安慰。於是我開始跟著一位神父學習宗教課程。

區區經過數十年間的記者生活後，無形中養成了一種「愛月夜眠遲」的習慣，每當六街寂靜，萬籟無聲之際，靈感油然湧起，許多耳聞目見的故事，皆浮泛於腦海中，而資爲爬格子的材料，是亦一樂也。試述幾點有關中共人物的小故事以告讀者，名之曰「小」，示與體國經野的大計無關云爾。

民國十五、六年間，共黨在湘、鄂省區，肆行所謂「立三路線」的暴動政策，「農民協會」與「工人糾查隊」，到處格殺土豪惡霸，閭里騷驛。李立三的父親亦被公審殺害，立三且當着暴動羣眾之前，聲言「該殺」，表示大義滅親的氣慨。事後中共要員林伯渠、張國燾、董必武等，偕往立三家慰問，說是「令尊在鄉里雖有土劣嫌疑，但無死罪，殺之似乎太過份了。」立三乃以激越詞色答道：「是啊！他們硬要殺他嘛！」流露着父子間的溫情思想，也就是人性無法泯滅。即可證明大陸上若干年來，厲行五倫之間互相清算鬥爭的惡作劇，皆係被迫而表演者，內心上與李立三的思想是相同的。上述李父被殺經過情形，是國燾於廿年前偶爾對我談及，一點不假。

中共人物

現居中共將級地位的蕭克，與下走同縣籍，年齡比我小二歲、三歲而已，父親係雇農，家赤貧，無一椽棲身之所，經常住在本村的祠堂內。民國廿

我有關係」，我詫詢是何原因，國燾說：當一九三四、五之間，他在川北以紅四方軍政委，與在貴州遵義的毛澤東因革命路線問題發生衝突時，鬧得各自成立中央黨部以相抗衡。原任中共中委流竄在巴蜀的人數較多，張聞天亦在其列，對於毛、張衝突事件，多作壁上觀，唯張聞天竭力調停，往來黔、川兩地，分別疏通勸解頗盡力，毛澤東當時對張氏即有些好感，因而給張氏以副外交部長職位，表示酬勞之意，但非眞正加以信任，往後還是跟陳紹禹陷於同一命運，不會長久的。事實證明國燾的觀察很正確，信有徵也。

大約是民國卅一年（一九四二年）的雙十節，國府重慶林森路國民參政會大禮堂舉行慶典，規定應邀參加的文武人員須穿正式禮服，軍人且須掛着官階的領章。中共駐渝代表周恩

你非趕快設法逃返延安不可！」別無寒暄語，毛只默然點首，亦未作答，這是事後易氏告訴我的。中共政權成立後，幾次清算鬥爭，而易禮容是叛黨有據的，竟在北京安然無恙，諒係毛澤東念及當年易氏在重慶勸他快走的關懷盛意，暗中予以維護過關的！

（轉載快報）

※※※※※※※※※※※※※※※※※※※※※※

一會兒就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溥儀，登記時只有三歲，由其父攝政王載灃抱之臨朝。三歲小孩一旦君臨天下，延見臣子，被那種陣仗嚇哭了。載灃當時拍着哄道：「不要哭，一會兒就完了。」當時傳遍北京九城，共說是不吉之兆，果然沒有多久，不到三年就完了。究竟載灃當時是否說過這句話，眞要待考，但由於載灃爲人太飯桶，許多人按情理推測，斷定他說得出，溥儀以後寫「我的前半生」，也舉出這一件事，可見溥儀都深信不疑。

由宣統皇朝的「一會兒就完了」，聯想到被人喊億萬聲「萬歲」的毛澤東，也「一會兒就完了」。

當馬拉加西這位政變竊位

再從客人來說，無論誰去北平，一定要辦五件事：一、吃北平塡鴨，二、喝貴州茅台，三、登萬里長城，四、遊覽故宮，五、觀賞毛澤東。尤以第五項爲全部節目最精采一段。不必說一些小國，就連自由世界第一大國的總統福特，在去北平之前還要問清楚，見到見不到毛澤東，如果見不到毛

立言

青冥

有人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秋萬歲名，我連想也不敢想；可是我堅信立言必須謹愼，爲文不應苟且。

汪精衞的文章是很有名的。我曾經翻閱汪氏「民族的國民」一文，竟然發現下面這幾句話：「嗚呼！吾今將述二百六十年來貴族政治，若鯁在喉，慘不欲吐，然有脅我窘，使我不能不言者。」乍看起來，這段話似乎很「感人」；魚骨在喉，實在是件「慘」事。但是「不欲吐」三字，不是太滑稽了麼？我們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怎能說「慘不欲吐」？大概汪氏欲自鑄新辭，可是立言不愼，鬧了這個笑話。

去年十二月廿四日，本港某大晚報刋出了一段「新聞側寫」，標題是：「驍勇善戰，可惜已無用武之地——啹喀兵漸爲英所棄。」我讀了這段話，不禁撫心長嘆。李白在「戰南城」一詩裏說：「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啹喀兵「無用武之地」，不是可喜的事嗎？何「可惜」之有？我們不是渴血的禽獸。

香港的中文程度低落，眞令人痛心疾首。幸而中立報「主筆每天都發表一篇可供傳誦的社評，挽狂瀾於既倒，眞是功德無量。今年六月二十日大主筆有一段很精彩，讓我把它抄下來給讀者仔細欣賞：「毛主席已經八十多歲了，仍然健在，但身體似乎不很健康……在大樹底下乘涼或在大樹之外晒日頭之人，都密切注視着這棵大樹。」

「毛主席」「不很健康」，但他仍然「健」在，這就是名作家的「邏輯」。如此類推，大主筆既是紅頭蒼蠅，同時是「中立」作家，這也是很合「邏輯」的了。「大樹底下乘涼」之語出自林彪，大主筆一面駡林彪爲「馬屁大王」，一面引用「馬屁大王」的「屁」，正好顯示出自己高尙的人格。「不很健康」等於「健康」，暴政即是仁政。我國文字到了大主筆之手，眞是變幻莫測，極天下之工矣。寫文章是件難事，但如果得到大主筆的眞傳，自然又作別論。

故事

老們震驚共軍殺人放火的聲名，聞訊大恐，又無駐軍防守。乃在縣城集會，邀約蕭克父到場，決議教他馳赴隣封桂陽縣迎晤其子，叮囑率眾經過本縣時，切不可燒殺，否則將來必爲乃父是問。蕭克在敝邑係小族，其父循謹畏禍，怵於全縣紳耆的嚴切約法，只好遵命行事，走到桂陽縣告訴其子以上述情形。迨蕭克率共軍進入本縣時，沿途果秋毫無犯，且從縣城邊經過，亦未進城騷擾。這亦證明蕭克對其父母的溫情思想猶存也。

越民國卅六年，蕭克率部在幽燕一帶作戰，他的嫡堂兄蕭武惠係廣州中山大學畢業的，曾北上訪問蕭克，要求介紹工作，答以「你是受『白區』教育的，決不相宜」。武惠又請他寄點錢回家去供給父母，他說「我那有餘錢？」武惠再語以「伯父年老不能勞動了，連住所亦沒有，你應該接濟纔是」，他答言「住在祠堂裏，還不是一樣的？」後來武惠到南京來向我敘述其情，我笑謂「蕭克不愧是眞正的共產黨人。」

一九五○年中共政權創立之初，張聞天被任命爲外交部長的消息傳播到香港時，吾友張國燾兄僑居九龍侯王道，我請教他以張聞天原係所謂國際派的「廿八個布爾希維克」之一，素爲毛澤東所不喜，何以竟得榮膺開國的首任外交部長之命，而陳紹禹（王明）却向隅呢？國燾笑謂：「這跟

來重慶，與國府當局協商國事，下榻張治中寓所，時湘人易禮客任「中國勞動協會」秘書長，常來我家閒談，他原係老共幹，與毛同學省立第一師範，曾在上海被國府逮捕下獄而自首，並隨滬市社會局長潘公展工作有年，算是共黨中的變節份子。毛尙住重慶，而赫爾利大使回國述職，且有辭職消息，易禮客乃勾通張治中的副官，秘密遞信於毛，約期晉見。易一見到毛，即謂：「你怎末貿然冒險來虎穴？現在赫爾利已歸國，保鏢無人，

檔，就是爲保持毛澤東每月見客兩次的習慣，使整個毛管區的中國人都看見，毛澤東還沒有死，大家還要等。否則的話，像馬拉加西總統有甚麼必要匆忙趕去北平與華國鋒會談，談甚麼？罵蘇修，在非洲也可以唱和，不必去北平。

雲劍方

東不能見馬拉加西總統並非預謀，前面已說過，此事若是早已決定，則主人固不會邀請，客人也不會枉駕萬里。

一定是馬拉加西總統到北平後，已經排好了時間，突然之間毛澤東倒在沙發昏迷不醒，這一來客人是不能見了，只好把朱德拖出來擋一陣，然後再由毛幫中央發出通知，禁止毛澤東見客。

毛澤東可以不見客，但是不能不見閻王，劉少奇、高崗、林彪、周恩來還有賀龍，都在孽鏡台前等候，他不去這一案如何了結。就毛澤東的生命來說，一會兒就完了，再就毛幫政權來看，也是一會兒就完了。（轉載香港時報）

護旗志士盧國雄先生

許之遠

每年雙十節前夕，尖沙咀的半島酒店天台上，照例揚着一枝長寬盈丈的大國旗，迎風招展，在對海的上、中環一帶可遠遠望見，到國慶日的晚上始降下。廿多年來，未嘗或間，這面國旗能夠升起，盧國雄先生實居首功。

溯自民國卅八年，中共席捲大陸，香港的左派工會，也氣燄迫人，很多工會已直接受左派操縱。時盧先生任職半島酒店，於雙十國慶前夕與愛國志士高舉青天白日國旗，張燈結綵光澈港九上空，遂大招中共尾巴之忌，揚言如不將該旗降下，即實行以武力對付，國雄先生不爲所動，是夕約集同志多人，睡在旗杆下，實行護旗，誓言生死以之，中共嘍囉終不敢犯，翌日國慶，柬請中外社團及中西記者舉行鷄尾酒會于半島酒店天台，來參加者逾三千餘人，轟動港九。是香港自由工運從最黯淡轉爲振興的開始，盧國雄先生功不可沒焉。次年國慶，謝伯昌先生在九龍總商會行升旗禮，又爲商界樹立楷模。工商界這種不畏強梁的表率，使自由人士獲得極大鼓舞，以後每年雙十，大家競懸國旗，逐年增加，使「十•一」的幾枝五星旗越顯得蕭瑟淒凉。

盧國雄先生畢業於中國新聞學院，是吾粵革命耆宿謝伯英先生的高足。謝氏組織學生軍，參加革命行列，委國雄先生爲隊長。至抗日軍興，始轉入地下工作，追隨葉素平將軍，對日軍戰鬥，撲滅奸僞，不顧生死，不求名利，殊足令人敬佩。及大陸陷共，始來港穩居，自食其力，然對國事猶孜孜爲念，未稍懈也。一九六七年港九暴動，盧先生奔走於自由工會中，并協助當地政府安定人心。每晚在工團總會籌商對策，不眠不休，自此以後，漸積勞成疾，數年間爲疾病所苦，至今年五月廿六日溘然逝世，享年六十七歲，其於彌留之際，環顧病榻之側，目視志友數人說：「我今生已矣，反攻復國，請諸君勉力。」言未及私，其愛國熱忱，至死不渝。

國雄先生有兄弟各一，俱爲愛國志士，一門忠義尤足爲後死矜式。故錄其兄輓詩二，爲本文之殿：

英年立志拯黃魂，抗日除奸早已聞，
彌留尙念興亡事，復國聲聲勉後人。

手足深情七十年，一朝腸斷奈何天，
雁行失序哀傷極，永別終難哭弟前。



評「絕望主義」電影

林巽

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商業電影藝術，出現一股畸形風氣，好些藝術匠人都喜歡強調人的無望，或通過劇中人的遭遇，由掙扎到絕望，他們也許以爲如此可以使世人帶來新的反省，但只要過份強調人生無望，而你沒法對人生問題提出任何希望，它對青少年心靈，投入了灰暗的影子，它所起的反作用是相當嚴重的。

強調人生無望的電影，很難使觀眾帶着愉快的心情離開戲院，多數賣座奇慘，於是有些肯動腦筋的匠人，便在販賣絕望氣息中加上色情、變態、暴力的玩意，企圖從刺激性方面去爭取觀眾。

近期電影中，販賣絕望主義加上色情變態暴力的電影，有史丹利杜寧導演的「幸運號歷險記」。雲遜雅蘭德導演的「贏得風流薄倖名」。國片有何藩導演的「賣身」。李翰祥導演的「拈花惹草」。



畢雷諾在「幸運號歷險記」中，走私發了財，看見美女就飽暖思淫慾。

「幸運號歷險記」寫的是美國三十年代的走私客與冒險家鬥法的故事，它寫美國禁酒時代，墨西哥投機商人在邊界大事設釀酒工廠，將釀出的酒供美國走私商人運入美國，在公海上，美國緝私隊很耐心的截擊緝私船，同時又有一股擁有精良武器人馬眾多，組成整個龐大武裝走私黨的私梟。也有小股走私者，爲了爭利，走私客與走私客之間，時時在路上上演血腥殘酷的屠殺。最後是小走私客團結起來消滅大走私黨，小走私客勝利，那勝利只是一部電影的告一段落，並不是時代悲劇的終結。

「幸運號歷險記」中的女主角麗莎明妮莉，在片中飾歌女兼營走私。



「贏得風流薄倖名」中，環球小姐安柏露慕諾正準備受虐待狂者肆虐。

「幸」片故事通過一個因幹「屈蛇」生意的人死於美國騎警之下，這男子遺下一名美麗的寡妻嘉麗與一家酒舖，嘉麗是野心勃勃的女子，未久又憑着她的色相迷住兩個男子與他合夥作走私生意，並邀得一名父親死於緝私隊的少年參加，在海上大做走私酒生意，他們一方面設法擺脫緝私隊。一方面又擺脫強大的走私集團麥狄，發了大財，嘉麗利用色相，與兩個合夥人大被同眠，贏取一而再再而三的合作，使麥狄忍不住大開殺戒，在海上屠殺小股走私客，嘉麗與她爲合夥，最後聯合所有走私客，向麥狄的海島基地進攻，將麥狄的武裝隊伍盡殲，取得完全勝利。

電影沒有否定什麼，它像紀錄一則掌故，但由於故事本身的勝利者，卻是投機犯法及用暴力取得勝利者，這種故事，除開販賣其暴力、鬥智、色誘的噱頭之外，它對青少年心理上的影響，是肯定不健康的。

雲遜雅蘭德導演的「贏得青樓薄

倖名」用一九七四年環球世界小姐突拍露暴諾主演裸體作噱頭。故事內容空洞無聊，它是以性飢渴、變態、虐待、兇殺作情節，這位世界小姐，在電影中以模特兒身份出現，嫁給一名開電影公司的青年，她很愛她的丈夫，但她的丈夫三年沒有與她發生肉體關係，丈夫的同事，誘她拍小電影，不久又由友人介紹一個心理變態的大富翁與她認識，大富翁贈給她名貴鑽石項鍊，想滿足一次虐待狂心理，最後這位世界小姐，發現丈夫與他的朋友，大富豪都是同性戀者，她憤恨之餘，乃將這三個男人殺死。「羸」片的導演雖然對於拍人體的美感很突出，但這部電影基本上是令人惡心的壞意識電影。

國片中何藩導演的「賣身」以伊雷這個飾演小人物阿忠的一連串遭遇爲主綫。他爲了幫助一個年輕的寡婦和孤兒，幹種種離奇的行業，甚至去賣血，這個年輕的寡婦出身是舞女，丈夫生病是借下貴利貸，被迫債者以淋鏹水手段對付，伊雷不得已去當一名醫學專家的新藥作試驗品，在試驗春藥中使伊雷變成色情狂者，後來又爲試驗用電波刺激腦子提高智力，而變成白痴。我不明白何藩何以把作研究工作的科學家，也拿來作爲鞭撻的對象，要拍一部旣販賣色情變態又找某些人來諷刺一番的電影，這現實社會可諷刺的垃圾人物很多，何必要以科學家爲對象。

當選一九七四年環球小姐的西班牙小姐，安柏露慕諾，在「羸」片中，是良家婦女，爲賺外快演小電影，慘遭勒索，身心飽受摧殘。

「賣」電影是由一連串暴力與性虐待行爲拍成的電影，加上暴力與心理變態，最後強調一個善良人物的絕望，走筆到此，不得不批評本港電檢處的老爺了，你們居然也通過這種電影在本港上映，實在是罪過之至，應該覺得慚愧。

李翰祥導演爲兩個李翰祥式風月故事「拈花惹草」與「暗渡陳倉」，「拈」片是時裝的，是寫一個販毒大王被手下利用他畏妻的把柄，利用美人計，把一個美女送給他，暗中錄音及拍下電影去向他的妻子報告，勒索了四百萬，誰知販毒大王將計就計，與妻子合作，藉這機會將反叛的手下一網打盡。最後販毒大王也爲警方所捕。

「拈花惹草」一色情鏡頭。

「暗渡陳倉」的背景是一條李翰祥電影常見的民初時代的小街道，那條街有很多妓院，李昆是當地一名珠寶商，爲了街上人品流雜，他便將自己的太太鎖在家中，誰知太太與隣居一個英俊男子串謀，設一個鬼上身的騙局，要李昆不可與太太在一起，李昆只得去尋花問柳，讓隣居青年爬牆進來與他的太太偸歡。

春情如火，慾念如鐵，環姐在「羸」片中紅杏出牆。

李翰祥用不少烘托手法，在「拈花惹草」中捧余莎莉、加利用李麗麗來欣賞裸體的余莎莉，大讚是上天傑作，並利用王俠將余莎莉拿飾演妻子的陳萍與她比較，說她如何美，另一邊在「暗渡陳倉」中又利用整的環境，拍了很多嫖客與妓女交歡的鏡頭來烘托胡錦一人。電影中的余莉莎與胡錦，幾乎除了性器官之外，全身都赤裸裸的反覆展覽，加上性交的動作，它與拍小電影恐怕沒什麼分別了。至意識方面，「拈」片中的兩段故事，都是充滿絕望氣息的作品。

總結上面所認的四部片，都是變態、色情、暴力加上絕望主義氣息的電影。我想即使電影編導演，如不說欺心話的話，他們應該不能否認這是對青少年心理極其毒害的電影。



評「大公報」之談武則天

柳以青

七月一日香港大公報「編者與讀者」版的「答問」中，是以「武則天是傑出女政治家」來答「求知人」的。開頭就說：「來函遲覆，先致歉意」。接着就是「有關武則天的評價，現試答如下」。

對於報章上的「答問」如果以收到先後次序來解答的話，並沒有「致歉」的理由，既然「致歉」就必有所原因。這原因可以有很多種，其中兩種恐怕是這樣的：一是所問的「武則天」，由於大陸上的局面，大家都知道所謂「武則天」也者就是暗指「江青」，因此在大陸經過了「天安門事件」之後，有關討論「武則天」，已經成了很敏感的問題，誠如前一個時期大陸報章雜誌上所寫有關「武則天」的文章一般，因此，這位「編者」，對於「求知人」的「讀者」，在沒有掌握大陸情形趨勢之前，是不便加以「答問」的。免得因此而被「翻來翻去」的翻騰不寧。二是很可能根本沒有這位「求知人」想知道「武則天」的種種，只不過是這位「編者」，借了這「答問」來「製造輿論」，「傳播消息」而已。怕的讓「諸者們」知道了這一「陰謀」，於是就來一個「來函遲覆，先致歉意」了。都樣的推測，也只是推測而已。不過，我之所以如此推測，却更根據了這「答問」中所關涉到的「武則天」內容。從這「答問」的內容裏，我還看出具眞正的目的。

現在就逐段的加以分析。

「武則天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的封建女皇帝。她執政期間，推行當時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路綫，與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和開倒車的儒家思想鬥爭。她執行法家路綫比李世民更爲堅決，嚴厲打擊李世民在位時仍然有很大勢力的那一部份貴族地主，並放手提拔出身「寒微」的統治人才，使大批中小地主進入封建統治集團，擴大了推行法家路綫的階級基礎。」

中共所推崇的李贄，以爲是「尊法反儒」大將，稱他是「敢於面對當時居於統治地位的尊儒反法思潮，以反潮流的戰鬥精神，爲法家人物辯護，肯定他們的歷史功績，駁斥儒家對歷史的歪曲」（見「史綱評要」出版說明）。這裏，我就用李卓吾筆下的「武則天」，看看所謂「法家路綫」是什麼。

既然中共的「出版說明」稱「史綱評要」對「武則天」的評斷是「尊法反儒的思想不一致」，那麼，我就用李卓吾的「藏書」吧！看看什麼是「武則天」的「法家路綫」。

藏書卷六十三中的「唐太宗才人武氏」一章中，有幾個段落談中共所謂的「武則天」的「法家路綫」的。這裏只好一一的列出：

一、廢立再三的自立奪權：「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太子。已又酖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卽位。……（裴炎）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室子孫，天下憤怨。」

二、大舉告密，特務統治：「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可詰。故上變告遍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蓄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

三、嚴刑峻法，對付異已：「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面，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佈置，皆有支節，酷咋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

四、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

這便是「武則天」的「法家路綫」寫實。

作風不夠「大胆」

接着，大公報的「答問」說：

「武則天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傑出的女政治家，她一切政事「不問諸儒」，故大受當時的崇儒派抨擊。但武則天仍堅決地執行法家路綫，所以在她統治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進一步向前發展。並出現了像狄仁傑那樣具有法家思想傾向的政治家；像劉知幾那樣尊法反儒的史學家，唐玄宗時期一批受儒家思想束縛較少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詩人，大都是受武則天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潮影響。

「由於武則天推行法家路綫，觸犯了崇儒派的利益，爲後來的崇儒派深惡痛絕。他們對武則天造

白，把武則天的統治時期稱爲「亂世」。武則天「亂」了什麼呢？她打擊世族，提拔中小地主出身的人才，這是亂了貴族大地主集團；她以一個女人做皇帝，這是亂了儒家的三綱五常、封建禮教；她廢棄儒學，一切政事『不問諸儒』，這是亂了儒家復古倒退的路綫。而這種『亂』，在歷史上是進步的。尊儒派從根本上歪曲了武則天統治時間的歷史眞相，竭力攻擊武則天的法學政策，否定她所起的歷史進步作用，這是他們『崇儒則興』的歷史觀必然的結果。」

這裏所謂的武則天用人，如狄仁傑，李卓吾就把他列入「忍辱大臣」。由此可知武則天之當政，對她所依賴的大臣，竟是如此的待遇，夫復何言。根據李卓吾所記載，「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至於劉知幾，李卓吾却列之爲「史學儒臣」，與「答問」中所謂的「尊法反儒史學家」不類。

至於說唐玄宗時期之人物，以之爲「受儒家思想束縛較小的政治家，大都受武則天尊法反儒的進步思潮影響」，例如姚崇。這也是中共所出版「儒法鬥爭史」所強調的。

現在，我們該以李卓吾的「藏書」來看一下姚崇吧。

姚崇是武則天時代拜侍郎的。但是，他的政軍就無法實行出來，原因是武則天的所謂的「法家路綫」。這些，姚崇就曾坦白地對武則天說過：「當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尙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藏書卷二十六姚崇）

武則天時代眞正的問題，恐怕還不是「答問」作者所謂的「亂」那麼簡單。眞正接觸到武則天時代問題的，恐怕也該是姚崇。

中共既然如此推崇李卓吾，那麼，我也就用李卓吾的書，來分析一下。

唐玄宗即位，想勵精圖治，於是特別邀了姚崇去打獵，並想請他出任輔宰，共治國事。

姚崇知道自武則天以來的政治情勢，除非立意改革，不然，任誰來從政都是無法解決的，於是就提出了著名的「十事」。

這「十事」正是表示了武則天的惡跡，如欲富強淸明非澈底改革不爲功，於是在玄宗的同意下，姚崇拜相才有了日後的「開元之治」。

對冒目吹捧武則天之人士們，似乎該在李卓吾的著作裏加以反省才是。

現在我們就把姚崇所說的「十事」，一一地從李卓吾的「藏書」裏抄出，看看「武則天時代」是否眞的是那麼「進步」。

「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靑海，未有關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鎭，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台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眞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見藏書卷二十六姚崇）

假如能仔細談這「十事」，也就知道「武則天時代」的情形了。

這難道說眞是「尊儒」歷史家，對武則天故意醜化嗎？可惜的是「進步的」、「尊法反儒」的李卓吾也是如此論斷呢！

歷史就是歷史，歷史眞相還是歷史眞相，並不會因了什麼「儒」「法」等能夠完全加以歪曲的。

同樣，中共們總想把歷史做爲政治的奴隸，而加以扭曲，或是把歷史作爲政治鬥爭工具而加以利用，這方面總是力有不逮的。

如果「答問」作者希望江靑上台，就直言好了，不必假借「武則天」，而「美化」之。

事實上，「武則天」雖壞，但也要比江靑及其一夥要好的多多呢！起碼，武則天可以大胆地改「唐」爲「周」，而江青却在爭權中，死抱住「毛澤東思想」不放呢！



江靑：老朱又進八寶山了。(嚴以敬作)

齊白石的繪畫藝術

胡蒼之

一個成功人物的奮鬥，經過四十多年的時光，才使他嶄露頭角。如藝術大師齊白石先生，五十八歲定居北平後始馳名於世的。同時他畫畫的畫筆法，也曾受改造，根據他的年譜及其自述透露：認爲工筆畫梅，費力不好看，他便聽從陳師曾的意見，改換畫法，果然獲得事半功倍之效。

正因爲這樣，所以，他結識的人也一天一天地多起來。由於民國九年，易蔚如請白石畫了一把團扇，給林琴南看見了，大爲讚賞，謂「南吳北齊，可以媲美。」這卽把吳昌碩跟白石相比，他們的筆路倒是有些相同的。經易蔚如的介紹，白石與林琴南做了朋友；同時也認識了徐悲鴻、賀履之、朱悟等人。據說白石與名伶梅蘭芳，也就在這時認識的。他對梅的印象，可從他的自述中看出：『蘭芳性情溫和，禮貌周到，可以說是恂恂儒雅。那時他住在前門台北蘆草園，他的書齋名「綴玉軒」，佈置得很講究。他家裏種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牽牛花就有百來種樣式，有的開着碗般大的花朵，煞是好看，從此我也畫上此花。當天蘭芳要我畫草虫給他看，親自爲我磨墨理紙，畫完後，他唱了一段「貴妃醉酒」，非常動聽。同時在座的還有兩人：一是叫他畫梅花的汪藹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的李釋堪（宜偈），是教他做詞的，釋堪自此成了我的好朋友。』

又說：『有一次，我到一個大官家去應酬，滿座都是闊人，他們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無熟人周旋，誰都不來理睬，我窘了好一會，自悔不該貿然而來，討此沒趣。想不到蘭芳來了，對我很恭敬寒暄了一陣，座客大爲驚訝，才有人來跟我敷衍，我的面子總算圓了回來。事後，我很經意地畫了一幅「雪裏送碳圖」，送給蘭芳，題了一詩句云：「而今淪落長安市，幸有梅郎識姓名。」勢利場中的炎涼世態，既可笑又可恨的！』

民國十一年春間，日本的荒木十畝和渡邊晏木兩名畫家，特邀陳師曾携帶作品前往東京，參加中日聯台會畫展覽，並帶了白石幾幅花卉山水去。約一個月後，師曾從日歸來，表示帶去的畫都賣完了，而且售價相當高。白石的畫每幅賣一百銀元；山水畫更貴，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元銀幣。這樣的善價。在國內是想也不敢想的。師曾還告訴他：「法國人在東京選購他兩人的幾幅畫，准備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呢。」

自參加東京展觀之後，白石的畫開始揚名國際，外國人來北平買白石畫的很多；而琉璃廠的古董鬼，也紛紛向他求購，打算去做投機生意。一般附庸風雅的人，也都來請他繪畫。從此以後，白石的賣畫生涯就一天比一天好。他認爲陳師曾幫助他甚大，非常感激。當時有朋友賓愷南勸他往遊日本開畫展，謂可致富。白石則說：「居京華已九年，可以過活。饑則有米，寒則有煤，無須多望；錢財太多，反爲憂慮！」最主要的他還是認爲開畫展，事先要請人介紹，到處拉關係，最後欠得一身人情債，大可不必。

民國十二年，白石六十一歲時開始寫日記，取名「三白石印齋紀事」；並遷至太平橋岔拉一號後，把他老師王湘綺給他寫的「寄萍堂」橫額，掛在室內。附近有條胡同，名叫「鬼門關」，相傳這裏是明朝時的刑場，因此，白石作的寄萍堂詩句云：「馬面牛頭都見慣，寄萍堂外鬼門關。」

民國十六年北平有一所專教作畫和雕塑的學堂，是國立的「藝術專門學校」，校長林風眠，聘白石去教中國畫。白石自問木匠出身，不敢去洋學堂當教授，後來終於去了，成績不差。十七年對北洋軍閥的印象特壞，以其暮氣沉沉，比清末變本加厲，每天午後才起床，不問國事，晚間酒食征逐之外，繼以嫖賭，不到天明不歸，至少也要過了午夜，方能興盡。白石看不過眼，畫了兩幅雞，題句云：「天下雞聲君聽否？長鳴過午快黃昏！」又「佳禽最好三緘口，啼醒諸君日又西。」

唯其如此，所以十七年夏天北洋軍閥就垮了。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大獲勝利，統一了中國。原來的藝術專門學堂，改稱藝術學院。但北洋軍閥剛被打倒，，日本軍又來侵略。民國廿年九月十八日，即陰曆八月初七日，日寇瀋陽，白石氣憤萬分！他以東北軍領袖張學良，會率部下打回關外，收復失地的，誰知他不抵抗，以致平津一帶，也風聲鶴唳，岌岌可危！

事實上，自遼瀋淪陷後，錦州又告失守，戰火迫近榆關，平津人心浮動，富有之家，紛紛南遷，北平的敵方人員，往來不絕，他們仰慕白石之名，常登門求訪，有的送他些禮；有的則約他品茗，還有請他照相，目的在迫他多替他們繪畫，以便帶回日本去賺錢發財。他非常憤恨，但又無力抗拒，於是想出一個辦法：把大門緊緊關上，裏面加上大鎖，有人來叫門時，白石先在門縫中看看是誰？能見的開門請進，不願見的則叫女僕回說「主人不在家」，他們只好掃興走了。

白石在他的自述中回憶他早年跟胡沁園學的是工筆畫，自西安歸來，因工筆畫不流行，乃改畫大寫意。所畫的對象以常見的爲多，不常見的則認爲虛無縹渺，不切實際。正如他題畫葫蘆詩說：「幾欲變更終縮手，捨眞作怪此生難。」意卽不畫常見的而畫不常見的，便是捨眞作怪。但他畫實物，却不一味求形似，在不求似，方得顯出神韻。他也有句云：「寫生我懶求形似，不厭聲名到老低。」因此他的畫不爲俗人所喜，他也不願強人意。故其題句云：「我亦人間雙妙手，搔人癢處最爲難。」



」他也反對死臨死摹，並說：「山外樓台雲外峯，匠家千古此雷同。」又「一笑前朝諸巨手，平鋪細摹死工夫。」陳師曾、徐悲鴻對此見解，最爲贊同。白石畫山水，佈局主意，總是反覆構思，不願落入前人窠臼。但六十歲後，則在潤格中訂明不再爲人畫山水。至七十歲那年，因有人爲編印詩稿，代求名家題詞，而又破例作山水圖爲報，如給吳北江畫的「蓮池講學圖」，給楊雲史畫的「江山萬里樓圖」，給趙元禮的「明燈夜雨樓圖」等，均精心之作。

談到白石刻印，最初是走丁龍泓、黃小松的一路，繼得「二金蝶堂印譜」，乃專攻趙撝叔的筆意。後見天發神讖碑，刀法一變，又見三公山碑，篆法也爲之一變。最後喜梁權，縱橫平直，一任自然，又一大變。據他自述：「光緒卅年以前，摹丁、黃時所刻之印，曾經拓存，湘綺師給我做過一篇序。民國六年因家鄉兵亂，把印拓全部失落，而序文原稿幸得保存，故至十七年在北京所刻拓存四冊，仍用原有序文，刋在卷前。二十二年又將十多年中所刻三千多方印中，選出二百卅四印，用硃砂泥親自重行拓存。……」

白石刻印的特點是像字一樣：寫字下筆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決不回刀。他的刻法，縱橫各一刀去只有兩個方向；不同一般人所刻的，去一刀、同一刀，縱橫來回各一刀，則有四個方向。他說：「篆法是否高雅？刀法健全與否？懂得刻印的人，自能看得明白。我刻印，隨着字的筆勢，順刻下去，並不需要先在石上描好字形，才下刀。我刻印較爲有勁，等如寫字有筆力，就在這一點。」

民國二十五年，白石七十四歲時，入川一遊，在成都認識了方鶴叟旭，而金松岑、陳石遺、黃賓虹，也都在成都。他說：「川中山水之佳，較桂林更勝一籌，我遊過青城、峨眉諸山。」由於入川天氣，濃霧蔽天，遊覽是掃興的。因他寫了巫峽詩云：「怒濤相擊作春雷，江霧連天掃不開；欲乞赤烏收拾盡，老夫原爲看山來。」

七七事變後，白石老人對日軍的侵略行動，非常忿恨。他說：「我下定決心，從此閉門家居，不與外界接融，藝術學院和美專的教課，都已辭去。」他並在大門上貼一張紙條，寫着「白石老人心病復發，停止見客。」只因物價上漲，不賣畫刻印則無法維持生活。於是在門邊又補寫幾句：「若圖作畫刻印，請由南紙店接辦」。隨後又加貼一張「畫不賣與官家，竊恐不祥」的告白說：「中外官長，要買白石之畫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親駕到門。從來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謹此告知，恕不接見。」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白石原配陳青君逝世，老人的悼亡輓聯云：「怪赤繩老人，繫人夫妻，何必使人離別；問黑面閻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團圓？」他身陷北平，滿懷積忿，祗在字中畧吐不幸之氣！如題一幅山水畫的詩云：「對君斯冊感當年，撞破金甌圖可憐！燈下再三揮淚看，中華無此整山川。」又題鸕鶿冊詩：「大好江山破碎時，鸕鶿一飽別無知；漁人不識興亡事，醉把扁舟繫柳枝。」卅四年八月，傳來勝利的消息，國土重光，老人八十五歲，寫了首七律詩句云：「莫道長年亦多難，太平看到眼中來。」

白石對於家庭瑣事，從不假手於人，如煤、米、油、鹽等日常食用物品，，都一一清點經管；至於金錢、印章、書畫，更收藏惟謹。據說一串串的鑰匙，全部繫在身上。原由是由於民國三十二年杪，他的繼室胡寶球死後，家務已無人打理。他說：「寶珠十八歲進我家，廿多年來，善事我的起居，寒暖飢飽，刻刻關懷。……本想風燭之年，仗她護持，身後之事，亦必待她料理，不料她方中年（四十二歲），竟先衰翁而去……」因此他晚年也像王湘綺的癖，看重身邊的女護士夏文珠，幾乎不可一日無文珠。民國三十七年冬，白石曾準備入台，惟遲遲不能決，終於滯留北平，夏文珠不願同行是最大阻力。後來中共不僅剝奪他僱請女看護的權利，也不准他僱女傭，把這位九十多歲的藝術大師，陷於老病無人照料而致死的境地！





柏蒂的地下生活

本刊編譯組特譯

柏蒂·赫斯特大約可以稱是美國犯罪史上最轟動的人物，從她最初是一件綁架案的受害人，到她後來因參與械刼銀行而受審、判刑，目前還是好幾宗待審理罪案的被告，其間變化的離奇曲折，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公開。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她那一年逃亡的地下生活，內幕作家Howard Kohn和David Weir經過多方採集資料，寫成此文，除了揭露柏蒂和哈瑞斯夫婦這三名「共生軍」殘餘份子那一年的地下生活外，更兼及哈瑞斯夫婦以及柏蒂地下生活時期的愛人，油漆匠蘇里亞的背景，各人之間的關係與衝突。原文載於四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滾石雜誌」，現由本刊編譯組譯出，是一個曲折的故事，也像一部動人的小說，特分期刊出以饗讀者。

溫蒂被捕·爆出內幕

溫蒂·吉村在十二月間以兩萬五千美金交保，這筆錢是在她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被捕後，舊金山美籍日人團體爲幫忙她而籌募的。除了她的幾位律師認爲可以勝訴的那件和「共生軍」沒有關係的爆炸案之外，她在法律上倒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她的計劃是像在她被捕以前一樣，加入女權運動組織，把她藝術家的技巧用在政治性的工作上。

在她被捕後不久，溫蒂提供了一些資料和口供以協助柏蒂的辯護。從那以後，她因爲幾位律師的勸告，拒絕再公開討論這個案子。

柏克萊那一羣人裏面大多數的人，包括凱西和約瑟芳·蘇里亞以及詹姆斯·齊爾歌，都被迫開始過地下生活。凱西的罪名是有兩次用炸彈炸洛杉磯的警車，而詹姆斯的罪名只是非法持有炸藥。他們不願意冒可能坐牢的險。就成爲了通緝犯，改變了他們的外表，也使他們的政治前途更趨複雜。

在今年三月間的一份公報裏——這分公報送到柏克萊的一家KPFA

還有詹姆斯·齊爾歌，以及另外一個人——說明了他們進退兩難的窘境。他們還是很小心的表示他們和「共生軍」的作風不同。「我們不是持槍的好戰份子」，他們寫道：「我們是很嚴肅的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我們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待做，要在這個國家裏建立起革命運動。」可是他們目前新的處境又使他們恢復了以前對哈瑞斯夫婦的同情：「我們對於曾經協助那些拿起武器來對抗敵人的人，而感到非常驕傲。」

他們對柏蒂的看法也有所改變，因爲蒂柏作證說在聖西米安赫斯特堡一間客房的爆炸事件應該由他們負責——這種說法，很不幸的，根本是謠言，聯邦調查局已經加以否認。他們在公報上還引用了美國文豪費滋哲羅的話說：「讓我告訴你關於那些非常有錢人的事，即使他們混入到我們的世界裏，或者是沈淪到我們之下，他們還是認爲他們要比我們好得多。」

史提夫·蘇里亞到聖卡門多爲一九七五年四月一件和「共生軍」有關的銀行劫案而受審，到目前爲止只有他一個人是這件案子的嫌犯。蘇里亞表示說他之所以被起訴是因爲他收容柏蒂·赫斯特的事情使聯邦調查局覺得很沒面子，也因爲警方沒有找到足夠的證據可以控告那些眞正的強盜。

去年九月間，蘇里亞在收音機裏聽說哈瑞斯夫婦被逮捕的消息之後，就跑到柏蒂所躲藏的地方去救她。可是他到得太晚，被守在那裏的聯邦調查局人員抓了去。第二天他在舊金山聯邦法庭上看到了柏蒂，「她的手上戴着手銬，可是她還是走過來隔着鐵關勿了我。「也許一個朋友兌。也終

無綫電台，簽署的是蘇里亞兩姊妹，來又看過她兩次，而且還透過她原先的那些辯護律師給她送過情書。

可是在李・貝萊担任柏蒂的辯護律師之後，這些事情都終止了。「他們對這件事情加以阻攔」，蘇里亞對一個朋友說：「從那以後我就沒辦法再和她聯絡。」蘇里亞說他對柏蒂可能被判刑的事情感到很悲哀。「她是一個受害人。」

最後判決・仍待考驗

如果在聖卡門多被判有罪的話，蘇里亞就可能被判無期徒刑，這也就是說他至少要在聯邦監獄裏服刑十五年後才可以有假釋的機會，到那時候他就是四十二歲了。

（譯者按：陪審團在經過兩天的時間，大約討論了六個半小時之後，於四月廿七日將判決呈交法庭，認爲蘇里亞與共生軍的械劫案無關，史提夫・蘇里亞因此獲得無罪開釋。）

柏蒂・赫斯特還在等着她參加「共生軍」在舊金山搶劫銀行那一案的宣判，可是這只是她在法律上的問題之一。她也要到洛杉磯去因爲和哈瑞斯夫婦同樣的罪名而受審，也可能因爲在聖卡門多那次刼案而定罪。

在她定罪之後，政府當局想經由她的供述而將「共生軍」以及所有和「共生軍」有關的人都關進牢裏。到目前爲止，政府當局沒有辦法用柏蒂的證詞在法院裏定其他的人罪。可是目前她必須要面臨選擇：究竟是要對以前的「同志」做不利的證詞，或是在將來把她的餘生都在監獄中度過。

李・貝蒂在法律上所採取的戰略

柏蒂在洛杉磯法庭的神態。

迫使她否認她和威利・沃爾夫之間的愛情，同時把她對哈瑞斯夫婦的不滿和輕蔑轉化成一種在高壓統治之下的恐懼，使陪審團都覺得難以相信由於她在法律上的辯護，她的情況中能使人同情的部份幾乎都沒有了。在她脫離家庭的壓力，以及挨過了她被綁架的苦楚，正準備重新建立她生活的時候，却在去年秋天遭到了逮捕。現在她又是一個囚犯，脫離了現實世界而被關了起來，也被剝奪了一種能有正常前途的希望。

要想通過這次考驗，她必須要克服輿論對她的指責，控方對她的指控，以及她自己不願意說出全部實情的態度。要是她最後在法院能以一個被綁架的受害而的身份做不利於綁匪的證詞的話，也許可以再取得一部分大家對她的同情——這件事就會造成她和哈瑞斯夫婦最後的分裂，而把這件案子帶回到最初的起點來。但是不論她決定怎麼做，她的命運都不是她能夠自主的了。（全文完）



柏蒂在兩名聯邦警官護送下，戴上手銬被押到洛杉磯。

瘟君夢

岳騫

國軍於四月中旬集中兵力再度進攻沂蒙山區，以第一兵團第三兵團主攻第二兵團主力守備大汶、兗州；以一部（整第七十二師）警備泰安及平陰東阿間河防。以策應左翼之安全。旋整第七十二師因情報及行動遲緩，被共軍包圍，失去機動之自由，遂令固守泰安。

四月下旬，共軍左翼部隊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縱隊，受國軍三日夜之衝殺後傷亡慘重，全綫向坦埠退却。同時共軍右翼部隆第一、第三、第五、第十縱隊，經三日夜之強襲，泰安不守，守軍壯烈犧牲，寧陽旋亦陷落，威脅國軍左側。

五月上旬，第一兵團向沂水、坦埠、第三兵團向新泰、徂山追擊；第二兵團反擊陽、泰安；但均因搜索敵情、修復交通、整備後方、補充粮彈等影響，進展甚緩。使共軍獲得十餘日之時間，從事整補與機動。旋以主力秘密集結沂水、坦埠、南麻一帶沂山老巢，其第六縱隊則經北左、放城、平邑、銅石鑽隙南竄梁邱山區。但國軍諜報及空中偵察，則判斷共軍主力已北竄淄博一帶。

五月十一日，國軍第一兵團之整第七十四師向坦埠攻擊，幷以整第二十五師、整第八十三師之各一旅，掩護其左右兩翼側，時第三兵團之整第十一師向新泰、整第五師、整第七十五師向萊蕪，吐絲口追擊，整第六十四師及整第二十師之一部，對共軍第六縱隊施行圍剿，第二兵團對津浦兩側共軍亦正搜剿中。

五月三十日，整第七十四師及整二十五師之一部隊續向坦埠攻擊，遇共軍第九縱隊頑抗，激戰終日，入夜後，共軍全面向第一兵團攻擊，第二、第七縱隊於河陽附近，分向第七軍整第四十八師，及盤龍山整第八十三師陣地攻擊，第一縱隊向蒙陰攻擊，第六縱隊竄至白埠附近，一部向費縣、上治竄擾，主力向黑峪子竄犯。其第四、第八各縱隊猛撲我整第七十四師及整第二十五師陣地，是夜，整第二十五師舊塞、黃斗頂山陣地先後被陷。整第七十四師因陣地過於突出，乃於十四日逐次向南轉移，迄午後全部集結孟良崮佔領陣地、整第二十五師之一旅，亦退守桃墟北側高地。整第八十三師之第十九旅退守萬泉山。

五月十五日，共軍主力攻佔萬泉山及桃墟北側諸高地，圍攻孟良崮，其第六縱隊亦乘整第六十四師整第二十師行動遲緩，鑽隙經黑峪子襲取垛山，合圍孟良崮。

由十四日國軍判明敵情後，即令第一兵團由臨沂抽有力一部，協力整第八十三師夾擊孟良 共軍，整第六十四師速向共軍第六縱隊追擊。幷令第二、第三兵團，以整第九師、整第十一師速向蒙陰急進，協力第六十五師，整第二十五向孟良崮共軍夾擊。迄十六日黃昏，援軍尚未能到達，整第七十四師經與優勢之共軍三晝夜之苦戰，已彈盡粮絕，傷亡殆盡，至此孟良崮遂告陷落。張師長靈甫以下將領，集體自戕殉國，共軍即乘夜向沂山區竄去，是役傷亡均極重大

按魯中地區，赤化已久，在其極權控制下、人力，物力動員極為澈底。且組織嚴密，情報靈活，故能以劣等裝備對抗優勢國軍。然貧瘠之山區，人力、物力究屬有限竭澤而漁，勢將枯竭。故又必須機動流竄，因粮於民，因彈於我，以求持久。反之，國軍未能掌握魯中山區地形交通，更因動員不能澈底，故兵員補充極為遲緩，物資補充亦不充分。情報、宣傳、防諜、保密均不如共軍。對共軍第六縱隊南竄梁邱，尙疑信參半，誤以自己蒐集之情報，判斷共軍主力已北竄淄博一帶。即其顯例。亦孟良 戰鬥失敗之主因。在部署上國軍對莒縣、沂水、坦埠之攻擊，原有五師一軍，但當戰鬥遂行之初，僅有整第七十四師與整第二十五師之一部，於忽促中向坦埠作突出之攻擊前進，其他各部均未作積極行動。使共軍主力得以從容使用於整第七十四師方面，殊為憾事。當整第七十四師南撤孟良崮時既未與後方切取連絡，而陷孤立，迨佔領孟良崮高地，復未將週村落直接控制，以致兵力擁擠，步砲火力發揚不易，兼以孟良崮為石岩地質，構工、汲水與空投補給均甚困難，故無法作持久之戰鬥。迨該師被圍，既累於重型裝備，運動不便，而奉命援救之部隊，更行動遲緩，未能堅執行上級之指示，發揮捨已救人之精神，生視友軍覆滅。

共軍陳毅部，自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六日孟良一戰再度得手後，其勢日益猖獗，國軍經澈底檢討失敗原因與共軍戰法，為求迅速擊滅魯中共軍，乃變更部署，積極整補，以主力由蒙陰至顏莊方面，先向沂山共軍老巢之南側作錐形突破，整第十一

師為錐端，爾後與由臨孟北進牽制部隊，向沂水分進合擊，捕殲共軍於戰場。另以一部進出臨朐附近，威脅共軍側背，以策應南麻之作戰，依據上述作戰方針，於六月底對共軍完成如左之包圍部署。

一、李延年兵團：「第七軍（轄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師）、整第四十八，及整第九師之預第二旅」，位置臨孟、湯頭、河陽地區。

二、歐震兵團：（轄第五十七、及整第二十師之第一三三旅），位置桃墟、蒙陰地區。

三、范漢傑兵團：以黃百韜指揮整第二十五、整第六十五師為右縱隊，位置蒙陰（不含）新泰地區，以胡璉指揮整第十一、整六十四師為中央縱隊，位置新泰（不含）蒙陰寨地區，以邱清泉指揮整第五師、整第八十五為左縱隊位置顏莊萊蕪地區。

四、以整第九師、整第七十五為第二綫兵團，另以夏楚中兵團之整第四十五師位置朐縣附近，整第八師主力位置安邱，一部位置臨朐附近。

六月二十七日，范漢傑兵團開始向南麻攻擊前進，戰至三十日，整第十一師即自整第六十云師左後方秘密超越前進，一舉攻佔南麻，浮獲物資極多。爾後即以整第十一、整第五師掃蕩南麻、魯村地區共軍，以整第六十四、整第二十五會攻東里店，整第六十五、整第九師主力，及河陽北進之整第九師之預第二旅，會攻沂水，整第五十七師與由蒙陰東進之整第二十師之一三三旅會攻坦埠，先後於七月四日收復坦埠，七日收復東里店，十一日收復沂水。

陳毅於國軍進克南麻同時，以其第三、第八縱隊自南麻以北，經博山會同第十縱隊向泰安方向流竄，其第一、第四縱隊自沂水西北地區向費縣方面流竄，陳毅自率第二、第六、第七、第九及快速縱隊，退據馬站、蔣峪間保持機動。企圖乘國軍分兵回剿時向個擊破。旋以國軍克復東里店、坦埠、沂水等要地，陰謀不售，乃以其右兵團於七月七日陷泰安，十六日陷寧陽，其左兵團於七日陷費縣，直趨嶧、棗，十三日進犯滕縣，企圖接應魯西劉伯承之東進。

七月十五日，整第四十八師由河陽，第七軍湯頭，整第八十三師由臨沂經費縣，整第六十五師由坦埠，整第五十七、整第八十五師及整第二十師之一三三旅，由蒙陰經泗水，整第五師由萊蕪經泰安，整第七十五師之第十六旅，由新泰經泰安、樓德，分途進剿西竄共軍。同時，整第九師於沂水，整第六十四師於東里店，整第二十五師於北伐山，整第十一師於南麻各附近，繼續清剿共軍。陳毅見國軍主力西去，乃集中第二、第六、第九及快速縱隊，於十七日夜開始圍攻南麻，另以第七縱隊阻國軍援軍。激戰六晝夜，整第十一師陣地屹立未動。共軍傷亡慘重，勢漸不支。同時，國軍整第九、第二十五、第六十四各師由分別擊退共軍第七縱隊，進至南麻附近，圍攻南麻共軍，乃於二十三日拂曉向臨朐方向潰退。二十四日，陳毅復自不量力，再以第二、第六、第八各縱隊圍攻臨朐，二十九日更增第三、第五、第七縱隊，及快速縱隊，繼續進犯。國軍守軍整第八師與空軍密切協同，激戰終日，共軍傷亡極重。而國軍整第九、整第二十五、整第六十四各師，復於三十日到達臨　附近，共軍遂向桓台方向逃直。

七月十五日，向西流竄共軍，因知劉伯承部傷亡重大，無力東進，國軍增援津浦中段部隊復漸進迫，其第一、第四縱隊乃自滕縣、鄒縣回竄嶧、棗東北地區。但回沂河水漲，且受國軍左追剿兵團壓迫，遂又回竄滕縣以北。迄八月一日，鑽隙渡泗河北竄。其第三縱隊自兗州以北向泰安以東回竄。第八、第十縱隊自濟寧以北地區向汶河以北退竄。因汶河水漲，渡河困難，復受國軍右及中追剿兵團壓迫，乃於二十七日竄據濟寧西北地區。八月三日，其第四、第八、第十各縱隊，亦於濟寧、汶上地區會合，乘夜經蜀山湖兩側渡過運河，向鄆城竄去。是役，共軍傷亡約十五萬人被俘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名，國軍傷亡官兵約四萬員。

圖為渡河的共軍

火種

工作團只有四個人，他們一到廠裏，就展開緊張的工作，最先是翻幹部和就業人員，勞教犯的檔案，查核賬目，各部門實地巡視和了解；由於這個工作團的領導同志，特別重視幹部們的工作和思想狀況，所以團裏成員對幹部們不太講究「同志愛」，儘量找漏洞去打擊他們。

林宇民在十點鐘就起床了，他只睡了三個多小時，洗過臉，就靠在床上讀書。

他聽到有腳步聲走進草房，大概是燒窰組裏休息的伙伴吧？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書本上，沒有抬起頭來。

但是腳步聲一直到他床前才停住，而且好像是站在那裏沒有動，這就使他感到詫異了，這會是誰呢？他放下書本，看了一下。

一個幹部模樣的青年人，站在他床前。

這人好面熟！高高的個子，英俊的臉龐上流露出他堅強和自信的性格，緊閉着的嘴唇，唇角像菱角似微微上翹，兩眼炯炯有神，閃爍出銳利和涵詠着權威的光芒……

他笑了一下，露出潔白牙齒。

「你是林宇民吧？」

林宇民心裏震動了一下，突然一骨碌翻下床來，疑惑的說：

「你……你是周崗……」

「是的，我是周崗，我們有好多年沒有見面了，我幾乎不認識你了……坐呀，我們坐下來談。」

林宇民把手的書往床上一扔，坐了下來；那是一本「毛澤東選集」。周崗瞥了一眼，不在意的笑笑，坐在他傍邊。

他們過去雖然不十分接近，但乍一見面，林宇民就在周崗眼神中捉到一點奇異的感覺，他肯定周崗一瞥一笑之間，自己的思想狀況全部坦露了出來。他們之間好像有某種堅定不移的東西，就在那個時候一焊住了。周崗是可以信任的，也相信周崗同樣的信任他。

周崗先開始說，但說得很輕。

「我是帶着四淸工作團來的，想不到在這裏碰到你，怎樣！告訴我你的近況吧！」

「我的狀況有什麼好說的呢，周同學……」

周崗銳利的目光向草房內掃了一眼，林宇民立刻會意了。

「同志，我是一九五七年……」

「這些我都知道了，剛剛看過你的檔案，你的記錄很不好，不過調到這裏以後，表現得很積極。我是問你廠裏的領導和幹部對你們怎麼樣？有沒有打罵你們和剋扣口粮的事情？」

林宇民苦笑了一下。

「這裏的情形比較起來好得很多了……」

「你說的『比較起來』是什麼意思？」

「從前我們在農場裏待遇很差……」

「好，以後還有機會我們慢慢再談那邊農場裏的情形。你滿意磚瓦廠的待遇嗎？」

營舍裏面在休息的一些伙伴都起來了，好奇地擁在他們旁邊。

林宇民看看大家，說道：

「是的，同志，我個人覺得還滿意，我們經過了黨給予我們的勞動教育，對自己思想上的錯誤，有深刻的認識。」

「那很好，很好。」

周崗點點頭，轉身對大家說：

「我是省裏來的四淸工作團，你們對廠方有什麼意見，可以隨時來告訴我，我們要在這裏就幾天。如果口頭彙報有顧慮，隨便寫張條子來也可以，主要的，要有具體的事實，任意攻擊是不行，查到了要辦。現在你們有什麼話說沒有？」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沒有人說話。

「好吧，反正還有時間，你們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對國家、對黨有益的事，站穩自己立場，不必顧慮到政治問題，也不必怕得罪當權派，隨時可以提意見。」

周崗說完，就站起身走了。

那天下午，林宇民正在燒窰，周崗來了。這時，他另一個伙伴正在搬運柴火，窰前只有他們兩人。

林宇民站起身，先向他點頭打招呼。

「老林，上午很對不起，請不要誤會，我認爲我們還是裝作不認識的好。」

「是的，我知道。」

「我們明天就要走了，廠裏幹部問題很多，但我放他們一條生路。你的問題，在年終鑑定評比時，肯定可以得到處理；你是不是知道什麼地方還有師院的同學？」

「不知道，前兩年有位中文系的同學王若萍被三明農場槍決了……」

「有這樣的事？他們殺人！」

「他們誣賴他謀害幹部，企圖叛變，其實事情不是這樣的……」

「還有沒有別的同學？已經死了的，我們沒有辦法了。」

「還有我們系裏的石斌，他早

林学殷

在五八年一次意外事件中被水冲走了……」

「那是他運氣好，還有呢？」

「黨委會的曹興……」

「怎麽？他也在那邊？」

「三明農場第二分場，我調過來的時候他正在生病，現在情形不知道。」

「曹興出了個大亂子，不這樣處置不行，其實他是個忠實的好黨員。」

「如果你有機會去那邊，有個廈大的支委書記叫李子貽，請你想辦法幫助他。」

「爲什麽要我幫助，老林？」

「他的政治覺悟很高，教了我很多事情，使我能更深刻的去了解黨……」

「你看『毛澤東選集』也是他教的？」

「不，那是另外一個，他已經死在那裏了，他勸我多讀政治性的書籍。」

「很好，你有這樣的想法很好，那個廈大的支委叫什麽？」

「李子貽。」

「好，我會記住的，我也要爲曹興的事特別去一趟，替他想個辦法。他有沒有提起我的事？」

「他跟石斌都提了。」

「怎樣？是不是有很壞的批評？」

「沒有，不過曹興提到過你好像是有意的在砸爛物理系的黨團組織。」

「他是這樣說的嗎？這傢伙，要不是我支持他，他肯定是沒有希望了，還亂說話！」

「不過我離開那裏時，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

「眞的？你幫助了他？」

「不定全是我幫助，他在勞動改造中學到很多東西。」

「好，改造教育對鍛煉一個人的思想是有用的。就這樣吧，他們正在等我開會，你還有沒有別的事情？」

事情當然有的，而且很多，張教授怎樣了，學校裏呢？他有沒有在別的勞教場所碰到過師生的同學？還有……還有關於江釆英的事情是不是也可以問一下呢？

林宇民想了一下，搖搖頭，既然很快可以獲得處理了，出去之後自然會知道的。

「沒有了，謝謝你。」

「你要謝謝黨，好，再會！」

周崗又奇怪的笑了一下，轉身走了。

搬運柴火的伙伴，用繩子拖着十多束柴火來了，他看到周崗離開，連忙問道：

「這就是那個工作團的領導嗎？」

「是呀。」

「你認識他，組長？」

「他來調查廠裏幹部的情況，他每個地方都去問了，誰認識來着？」

「這下好啦，組長；幹部平常作威作福，現在有人整他們了！」

林宇民笑笑，沒有理他。

半個月之後，一批新的勞教犯押到廠裏，使林宇民感到驚訝不已的，裏面居然有個馬偉才。

怎麽這個傢伙也來了！

馬偉才在農場專門跟「臭知識份子」作對，他怎麽會想到今天也要跟「臭知識份子」一塊勞動了。

磚瓦廠裏很多人都是從第二農場來的，可以預見的，馬偉才有他吃頭吃了。

不過林宇民急於要想跟馬偉才見一面，他想知道周崗有沒有到那裏去，曹興跟李子貽情形怎樣了？

第三天晚飯後，他才在禮堂裏碰到馬偉才。他正跟羅福貴一樣，拉住一個「臭知識份子」要求把紅榜上的名字唸給他聽。

他一進廠，還以爲是在第二分場裏，說話粗聲粗氣，一開口就是「他媽的」領頭，對自己的遭遇感到極度憤慨，大聲說着「我要去找他媽的毛澤東去」。恰好給一個從二分場來的老勞教犯聽到了，當天晚上在大會上揭發他「侮辱偉大的、英明的毛主席」，把他鬥得一個不亦樂乎。廠裏的幹部對他的印象也不好，嫌他手腳不夠靈活，把他搞到砍柴組去，頭一兩天就上了黑榜，扣了口粮，這讓他體會到飢餓的難受了。

「嗨，馬幹事！」

林宇民拍拍他的肩膀，高興地叫他。

馬偉才回頭一看，好像看到親人似的握住他的手，愁眉苦臉說：

「是老林呀，還幹什麽屁事，給砸啦，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還以爲你調到這裏來工作了呢。」

「當然要工作，哼，我在砍柴，你呢？」

「我在燒窰組。」

「那才叫好，喂，老林，憑良心說，在二分場我可沒虧待你，你第二次逃走的時候，我都沒有怎麽打你，對不對？你是不是能幫一個忙，老林？」

「幫什麽忙？」

「你有辦法把我調到燒窰組去嗎？我可以要我老婆帶點東西來，送這裏的幹事。」

「我是勞教犯，有什麽辦法呢？」

「說的也是，唉，我別的都無所謂，就是不放心我老婆。你不知道，老林，我一天不在家，那婆娘就作怪；不曉得這裏是不是可以請假，再過幾天我想去看一看。」

「馬幹事，是四清工作團到了二分場？」

「可不是那個什麽鬼工作團，你說，四個分場，哪個分的幹部不搞個萬兒八千的，偏找到我，還賠了不說，革掉黨員，還有什麽混頭！」

「那個曹興怎麽了，你還記得吧？我來的時候他在病號組。」

（五一）

於是，唐紹儀在王芝祥爲受任直隸都督而來到北京的時候，便公開表示「大總統已同意」。未料袁世凱却指使直隸省京津一帶駐軍預先有了部署，由軍界通電「堅決反對王芝祥就任」，而且還擅行製造出「軍人任免屬於大總統特權」的藉口拒絕發表，並命令王芝祥仍回南京，担任安置遣散部隊的任務。

實則王芝祥在當時是受到地方議會——直隸省諮議局所推舉的。

唐紹儀認爲如因軍隊反對，就拒絕任命都督，是背信於國民，故而不肯在改任王芝祥職務的任命公文上副署；可是，袁世凱却仍然將沒有副署的命令下達給王芝祥。



唐紹儀內閣的客陣。圖中最右爲唐紹儀，右五爲海軍總長劉冠雄，右六爲陸軍總長段祺瑞，前左爲教育總長蔡元培，後左爲農林總長宋教仁。

唐紹儀激憤辭職

這是蔑視國務總理職權的違法行爲。激憤的唐紹儀，便於六月十五日告病辭職，離開北京，前往天津。

袁世凱派秘書長梁士詒前往慰留。但唐紹儀向梁士詒作了如下答復：

「我與項城交誼，君所深知。但觀察今日國家大勢，統一中國，非項城莫辦；而欲治理中國，非項城誠心與革命黨合作不可。然三月以來，審機度勢，恐將來終於事與願違，國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義？」

唐紹儀於六月二十七日正式辭卸了國務總理職務。農林總長宋教仁以及陳其美、蔡元培、王寵惠等屬於同盟會的四位閣僚隨同進退；此外，和唐紹儀意見不合的財政總長熊希齡、交通總長施肇基也繼之辭職。

袁世凱第一次整垮內閣，就這樣地得以成功。

註：蔣總統——「抵禦外侮，復興民族」（一九三四・七）

導發激烈政爭

唐紹儀內閣被袁世凱整垮之後，圍繞着誰來繼任問題，導發了中國同盟會和其反對勢力之間的激烈政爭。

中國同盟會爲謀內閣政見統一，主張組織「一黨內閣」；但是結合了反對勢力的共和黨，唯恐同盟會獨佔閣僚席位，而主張成立超黨派的「超然內閣」。這個爭執，結果又只是給予袁世凱以可乘之機。

在這裏，我們先就當時政黨的動向來作一個鳥瞰。

北京臨時參議院的會場。

中國同盟會成爲政黨

辛亥革命之後，一時組成有逾百的政黨，其中最大的，是領導辛亥革命的「中國同盟會」，

隨同革命的成功，同盟會本部由日本東京遷來上海；接着當南京政府成立之時，又遷移到南京成賢街。

由原爲革命實行機關的秘密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轉變爲參與國政的公開組織——中國同盟會，是而

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在南京三牌樓第一舞台所舉行全體會員大會爲雲矢。

這次大會，踴躍參加的會員達四、五千人，臨時政府各部總長、次長都齊集會場，全體與會人員一致推選孫先生爲總理，黃興、黎元洪爲協理，胡漢民、宋教仁、張繼、田桐等人爲幹事。可是其中的黎元洪在不久之後便出賣了同志，倒向袁世凱陣營。

大會宣布同盟會的新宗旨爲：「（一）鞏固中華民國。（二）實行民生主義。」然而，一如「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說法，由於組織活動公開，革命精神乃隨之減退。

孫中山先生抵達北京，市民夾道歡迎。

統一黨與統一共和黨

亞於同盟會的政黨，是「統一黨」與「統一共和黨」。「統一黨」是由章炳麟領導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和張謇領導的「江浙預備立憲公會」所合并組成，在南京臨時政府中，其勢力僅次於同盟會。在政策方面，譬如說同盟會揭櫫「發展民權」，統一黨則主張「國權第一」，處處和同盟會對立。

「統一共和黨」由電南都督蔡和廣西副都督王芝祥等所組成，多數黨員原爲同盟會會員。

此外，還有「共和建設討論會」、「民社」等一時逾百的黨派，簡直是多如雨後春筍。

反同盟會組織合流

在這些黨派之中的反同盟會組織，於五月九日合流組成「共和黨」，參加者有「統一黨」、「民社」、「國民協進會」、「民國公會」以及舊保皇黨員徐勤所領導的「國民黨」（此「國民黨」與後來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及現在的「中國國民黨」有別）。

被推舉爲共和黨理事長的，就是黎元洪。黎元洪本來不是革命分子，而且此時已經脫離了同盟會。其次，列名理事的，有張謇、章炳麟、程德全等人。至於政策方面，則爲國家主義——主張加強國家權力。黨員之中，頗多立憲派人士及官僚分子，甚至於有只因贊同其以「共和」爲黨名而參加者。

雖然黨名共和，實則究其根柢只不過是一些舊勢力的集合，免不了作爲袁世凱的「御用政黨」，而將後任內閣當成政爭的工具。

推舉陸徵祥組閣

共和黨對於唐紹儀繼任人選，決定推舉在唐內閣任外交總長陸徵祥。

六月二十四日，共和黨黨魁黎元洪致電袁世凱及各省都督，建議「宜以不隸黨籍陸徵祥組織內閣」。

這個建議，在袁世凱是正中下懷，因爲陸徵祥溫順可用，不隸屬於任何政黨，比較容易控馭。於是，便迅速於六月二十九日提名陸徵祥爲國務總理，咨請參議院同意。

同盟會表示反對，但共和、統一、統一共和等各黨則予贊成，結果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陸徵祥以前任內閣的內務、海軍、陸軍三閣僚繼續留任，同時提名新閣僚六人，於七月十八日徵求參議院同意。這次提名的閣僚人選，完全遵循袁世凱意旨，新提名的六人之中，有三人是袁世凱所一手培植起來的親信。

顧名思義，陸內閣可以稱得上是所謂「超然內閣」，因爲同盟會也有三位會員入閣；不過，他們都是逢迎袁世凱的人士，而實則同盟會在當時是禁止會員參加陸內閣的。

陸徵祥本人，曾經久居國外，擅長外國語文，折衝樽俎，富有經驗，被認爲是一個優秀的外交家，頗得時譽。不料，這一天他在參議院發表施政方針演說中，只介紹自己不參加宴會、不飲酒、不奉承官場、不偏顧人情……只顧介紹自己，沒有一句話涉及大政方針。議員們大爲失望，而將六閣僚同意案否決。

袁世凱重施威嚇故伎

其後參議院爲了應否使陸徵祥辭職而分爲兩派。可是袁世凱則當然不肯讓唯命是從的陸徵祥下台，於是，重施故伎策動各省紛紛函電參議院，對於否決六閣僚一事表示抗議和責難，甚至更指使北京軍警採取威嚇參議院的手段。

七月二十四日，北京軍警在市區散發帶有恐嚇性的傳單，其大致內容是：「閣員未能通過，實因參議院議

員挾持黨見，破壞大局……因謬執黨見，陷國家於無政府險象，我等厠身軍警，熟知禍機將發，不得不先爲警告……」

在暗示將會發動「政變」的威脅之下，參議院迫不得已乃於七月二十六日就陸徵祥提名的六閣僚之中通過了五人。

這樣，陸徵祥的「超然內閣」總算是得以勉強成立。然而，在袁世凱方面却是事與願違，這是由於他所操縱的木偶——陸徵祥在一波三折的政潮衝擊之下，完全喪失了幹勁而稱病入院，再三續假，簡直沒有再行掌理政務的意向。

因此，袁世凱也就無意於繼續利用陸徵祥，而在不到一個月之後八月二十日，發表內務總長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並且又開始物色繼任人選。

國民黨成立

陸徵祥內閣，雖然說是在無形中瓦解，但在同盟會來說，由於其反對勢力——共和黨所推動的超然內閣出現之後，在政治情勢上所受的打擊頗爲不輕。

合併其他四個黨派

因此，一向主張一黨組閣，實行「責任內閣制」的同盟會，乃基於「捨小異，就大同」的方針，以糾合他黨、組成一個大政黨爲目標。結果在八月間，合併了第三黨的「統一共和黨」以及「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四個黨派——組成「國民黨」。推舉孫先生担任理事長；列名理事者，有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等原先隸籍同盟會的人士。

國民黨成立之後，在臨時參議院增加到六十議席，佔半數勢力，已經達到爲袁世凱所不能忽視的程度。

黨的實質產生變化

然而，從相反的一面看來，黨的實質却產生了相當的變化。這是由於過事爭取在參議院增加議席，以謀加強政治勢力，便不管是誰都招納入黨，於是頗多國會議員、閣僚、各省代表、各省長官都成了國民黨黨員，其中不像是適宜於做一個黨員的人物，實在是爲數不少。

職是之故，同盟會原來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也就因而冲淡。譬如說：在國民黨黨章中，以「勵行種族同化」代替了「民族主義」；「平民政治」代替了「民權主義」；「採用民生政策」代替了「民生主義」——三民主義的面貌爲之消失。

像這樣模稜兩可的政治立場，關聯到後來二次革命的失敗因素。

這時，對於在參議院掌握半數議席的國民黨，袁世凱發出了協商的號召。在袁世凱來說，爲謀安定自己的政治地位，當然有必要獲得孫先生和黃興等人的合作。

國父首次晤見袁世凱

孫先生自揖讓臨時大總統於袁世凱之後，便赴上海、武漢、廣東等華中、華南地區巡行，曾經再三接到袁世凱的邀請。

孫先生接受了邀請於八月二十四日到達北京，袁世凱特備綵金雙馬車迎往賓舘，給予最盛大的接待。北京市民們都懸旗結綵熱烈歡迎。

袁世凱和孫先生，是在這個時候纔初次見面。

九月十一日，黃興偕同陳其美、李書城等人也來到北京。

孫先生在北京停留了約一個月，和袁世凱先後會談十三次之多；中途，黃興也曾參加。

在會談中所涉及的問題之一，是關於陸徵祥內閣的繼任人選問題。

袁世凱屬意於以代理內閣總理趙秉鈞眞除，但並不直截了當地在一開始就提出來，而故意先探詢孫先生的意向。

孫先生首先推荐黃興，袁世凱表示同意，但黃興力辭不就；於是孫先生便改推宋教仁，袁世凱表面同意，但內心深爲不滿，因爲宋教仁極力主張責任內閣制，在袁世凱看來是非常不妥當的人物；而宋教仁本人也因爲無意在袁世凱的政權之下出任閣揆，所以表示辭謝，以致人選問題延擱難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雜感 八首之五至八

姚伯衡

(五)

游罷清波又看山，素耽雲水竟偷閒，
東瀛浪靜龍潛海，北地風高雁度關，
長滯萍蹤思故里，飽經塵事改朱顏，
年年空想蓴鱸味，攬鏡堪憐兩鬢斑。

(六)

杆穿皮蠹暴髏頭，夢裏伊人賦露秋，
草種宜男傷寂寞，花開益母感離愁，
長空嘹唳歌黃鵠，萬里濤瀠起白鷗，
誤盡蒼生無悔禍，鼓行凶器到炎州。

(七)

晝夜思維犬馬功，不疲心力樂其中，
一朝市井鬪吞月，半刻閭鄰便御風，
猿鶴啼荒秋露白，江山斜照夕陽紅，
營營苟苟終何用，誰是人間不倒翁。

(八)

燕峯一望意迴迴，多少龍蛇困澤陂，
雲會黃金堆北斗，星稀烏鵲繞南枝，
矢言石爛情無變，適應潮流志轉移，
誓水盟山空旦旦，千秋誰管臭名垂。

眼兒媚 吊丘金鏞兄

劉柤霞

當日同居樂何長。促膝話麻桑。最堪回憶，朝曦共步，夜雨聯床。
如今獨自憑闌處，風雨助淒涼。一堆黃土，幾叢青草，永斷人腸。

鄉邨初夏

卓淡影

異地棲遲戀物候。落花風雨夏初時。
故園此日知何似。可有黃梅綴滿枝。

前題

鄒大哲

序居正陽春事了。鄉邨苦楝尙爭榮。
綠陰隱約新蟬喚。黃口時張乳燕鳴。
二老敲棋消晝永。柴扉植竹引風清。
荷香葉葉花含蕊。月吐山間半晴明。

前題

麥正本

鶯聲纔歇又蟬聲。一派喧嚣耳畔盈。
遠爾携愁梁燕去。無聊可笑沼蛙鳴。

榴[illegible]張天火。[illegible]
是喜是憎須別管。溪山原許寄幽情。

前題

朱濟川

首夏清和日漸長。荼蘼開罷荔枝香。
垂楊醮水漣漪碧。大麥如雲隴畝黃。
蛙鼓亂鳴欠雅樂。蟬聲初唱試新腔。
鄉邨地僻塵囂隔。涉趣園林自徜徉。

前題

胡景石

清和節屆日初長。麥浪翻黃遍水鄉。
銜雨池邊雙燕剪。呼晴林際一鳩忙。
衣纔試葛舒春困。扇已裁蒲挹夏凉。
閒話桑麻同父老。此情此景最難忘。

前題

藍戒三

朝來別墅尙微凉。零落棋枰已勝場。
午雨荷塘蛙鼓急。飛花柳岸蚓歌長。
卅年湖海雲白天。四月農田稻麥黃。
穿竹排松尋徑遠。無言躑躅覓詩忙。

前題

麥友雲

童年牛背勝朱輪。白首殊鄉記憶新。
綠水擎荷迎細雨。舊歸巢燕落輕塵。
神遊解說西湖好。笑樂忘懷南阮貧。
吩咐蝶飛鶯唱罷。風前休更惜餘春。

前題

余纘斜

哺雛燕子掠檐斜。初日迴廊趁綺霞。
天暖三眠初上簿。陽光一沼已開花。
牧童歸晚驅還癸。村婦閒啼簑笠遮。
白雨已過西日霽。蜿蜒竹徑護籬笆。

前題

梁軾昭

不苗插罷各歸去。竹架支來趕種瓜。
農事背栊罷菜草。婦工常造剪膠花。
不聞室內勤宵織。但見墟前飲早茶。
取出箱中鵝羽扇。搖涼檐下嗑閒牙。

前題 四首

何穎孫

留春無計毀荼薇。吹遍小蘋綠漸肥。
殘月橫塘蛙試鼓。輕烟曉岸柳搖絲。
好尋田叟桑麻話。莫管野狐城市悲。
就戶流泉盤石磴。閒看晝永付楸枰。

前題

黃聃

鄉邨物候足徜徉。白袷試涼日漸長。
堆綠似雲新境界。閃紅如雨小排場。
頻聞蛙鼓時荒沼。又見燕泥落畫梁。
惆悵午鷄聞不得。撩人清夢立高桑。

鄉邨初夏 二首

朱敬安

(一)

雨過鄉邨碧四圍。藤蘿引蔓上荊扉。
池塘葉底喧蛙鼓。畦菜花叢展蝶衣。
屋角幽篁蒔解籜。渡頭晚漲欲平磯。
山家四月烹珍味。石筍蘆芽石鱖肥。

(二)

取次南風吹麥黃。子規啼倦郭公忙。
櫻桃借落懸低樹。盧橘參差壓短墻。
楊柳垂青沽酒肆。芭蕉綠映讀書堂。
而今此景成追憶。卅載夷居空望鄉。

前題

蘇樹容

茂林修竹繞邨莊。果熟枇杷滿樹黃。
蟬響午間知首夏。蛙聲四起鬧橫塘。
階前雨過苔痕綠。野外風來麥氣香。
流水一灣清可掬。溷纓濯足兩無妨。

前題

陳介圃

邨莊綠野惜烽烟。瘦骨耐騎倦馬鞭。
渴死窮追夸父日。延生難補女媧天。
棠珥何處鷗放遊。落散誰當梅福遷。
草道功成千古恨。流離重讀杜陵篇。

前題

盛獻三

欲聽金鶯囀好音。逍遙笻杖向郊林。
田畦水滿青苗茁。沼澤隄迴綠柳深。
耕能烏犍邨畔臥。食忙黃雀圃間尋。
山光鳥語饒清趣。何用歌場聒鬧侵。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56

大江東逝的中共政權

整肅貪官迎接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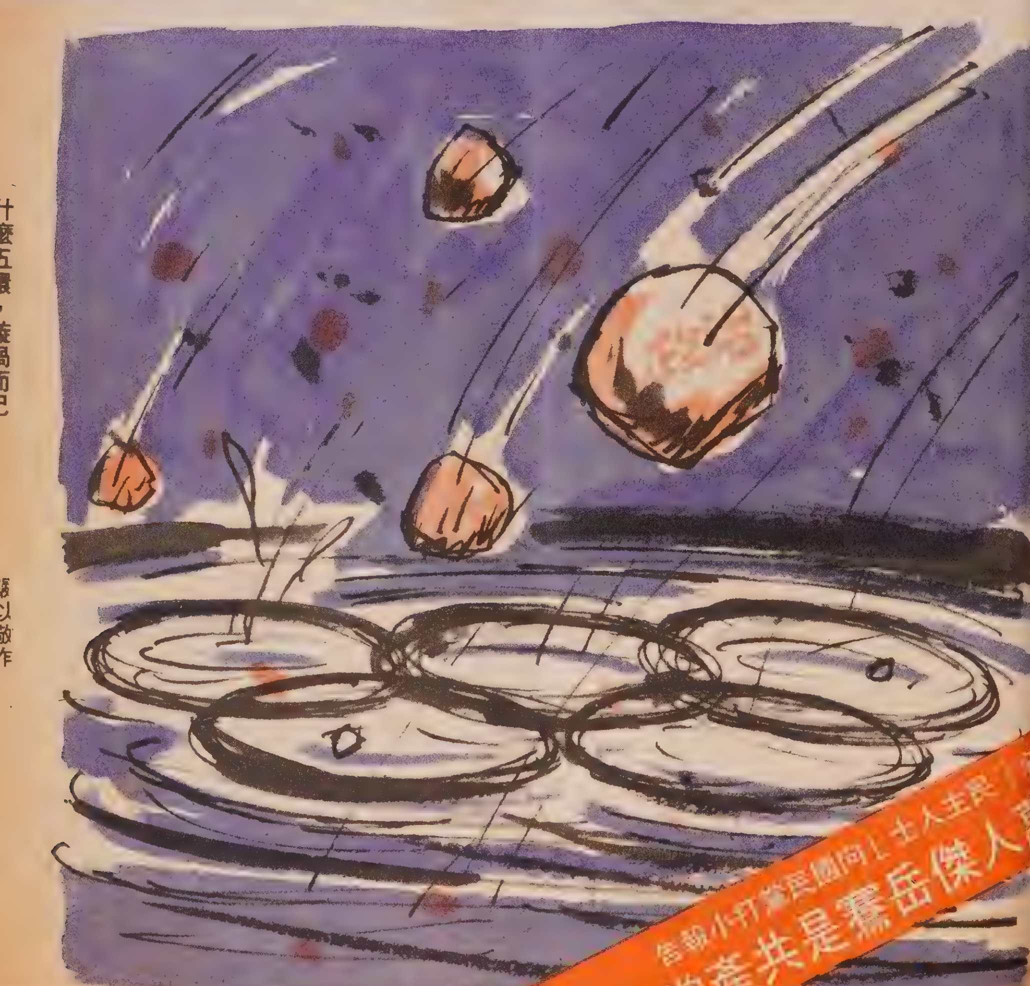
皇帝與士人

台大・南京・歡樂・恐懼

中共老成凋零

港共的派系鬥爭

朱毛恩怨



什麼五環，漩渦而已！

騤以敬作

NO. 456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七月廿二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illegible]
督印人：林[illegible]定
[illegible]人：萬人傑
[illegible]銷人：吳[illegible]記
承印者：友聯[illegible]
[illegible]刷有限公司
[illegible]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大江東逝的中共政權

爲了紀念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在武漢「暢游長江」十週年，北平「人民日報」以「迎着風浪前進」爲題發表一篇社論。其中有一段說：「我們的革命事業，像滾滾東流的萬里長江，奔騰不息。」這兩句話可圈可點，給中共政權的結局作了肯定性的說明。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集團爲了奪權接班，倒是不斷提倡「發揚反潮流的革命精神」，但對中共政權的前途，絕對沒有提過「夕陽西下」一類的字句來形容他們的「無限好」的形勢。相反地總是喜歡用「莫何奈何花落去」一類話來罵「蘇修」和「美帝」。奇怪的是：七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用「滾滾東流的萬里長江」來形容他們「大好形勢」，一派「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悲哀躍然紙上。可能這是「人民日報」社論執筆人整蠱毛江，有意地咒駡他們作死，不過那也是事實，今日中共政權正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所謂「勝利」或「大好」的日子，將永不回頭。

事實難道不是如此嗎？毛澤東已成一具動轉失靈的肥屍，有今天冇明日，分分鐘都可能蒙馬列「寵召」，走上「萬里長征」的黃泉大道。而江、華集團的接班工作卻仍未「落到實處」。雖然宮廷派那一小撮人，今天已把持了不小的權力，特別是他們的「死敵」周恩來死亡，鄧小平垮台，再加上董必武、朱德等人「死得及時」，使宮廷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佔了多數。然這種優勢在時間上可能是暫短的，毛澤東死後必發生變化，所以，宮廷派一定要爭取時間，「只爭朝夕」地把握機會，乘毛死前這段不會太久的時間擴大抓權。能利用「合法」的辦法，如召開政治局會議提高江青等人的地位，那當然最合他們的「理想」？否則可能再利用「毛主席提議」，由汪東興派「八三四一」人員用槍「子指向葉劍英、陳錫聯、李先念等人的頭上，強迫他們「支持」宮廷派。

照大陸政治形勢看，江青一伙必用「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冒險措施，採用「非常手段」以求達到目的，在造成既成事實後，有麻煩以後再說。

江青一伙抓權的阻力，不在官僚集團而在於槍桿子勢力。當前，大陸十一個大軍區司令員中，近年表現傾向宮廷派的有成都劉興元、濟南曾思玉，南京丁盛等人，實在少得可憐。但蘭州韓先楚，武漢楊得志二人近來似正在轉變，由一肚子怨氣改爲「意氣風發」，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表現得很積極。在毛澤東死後足以構成江青集團的心腹大患的是廣東許世友和新疆的楊勇。因爲這兩個人與鄧小平關係較深，所以，自毛江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他們對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爲綱」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等等，充份表現出一種「敷衍了事」的消極態度。但他們要想造反，不但今天辦不到，將來也不大容易。在廣州軍區，表面上看黨委第一書記、司令員許世友和第二書記、第一政委韋國清二人，只要能密切合作就能控制廣州軍區，其實下邊的「四野」份子因恐懼「二野」鄧小平一派上台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早已投入江青集團的懷抱，在新疆軍區雖有楊勇和政委郭林祥，副司令鄭三生等「二野」份子形成一個「小山頭」，但軍區內部另有江青走卒不算，特別是新疆是少數民族地區，屬於少數民族的江青派賽福鼎、司馬義·艾買提二人分任第一政委和政委，如果楊勇一伙有舉動也極難成功。問題是軍方老幹部對江青集團不滿的人太多，所以，毛死後必天下大亂而發生內戰。

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於七月七日「不幸殉職」。其死因不明不白，倒使人想起來過去十年類似的事件。如謝富治，李震和雲南的譚甫仁，有的被殺，有的突然「失蹤」，聽說在中共「十大」選上中央委員不久就「失蹤」的「公安部長」李震，是被汪東興槍殺的。一個政權臨完蛋時，因爭權奪勢而上演「同室操戈」的醜劇，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結果不管那一派勝利，都挽救不了整個大局的傾向。

中共政權已是大江東去。流水無情，歷史更無情，一個靠維持殺人統治的「國家」不僅一定要崩潰且崩潰得非常快。

一名「民主人士」向國民黨打小報告 指萬人傑岳騫是共產黨

萬人傑

這個十多廿年來拿了國民黨二百多萬津貼，辦一本「報銷雜誌」的「投奔自由」的「民主人士」，打了小報告，以三十塊錢代價叫一名居住調景嶺的寒士抄寫，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告狀。誰知這小報告老萬也拿到一份，把他這種見不得光的卑鄙行為揭穿。國民黨花錢豢養這種文化垃圾，寃枉之極，難怪海外宣傳弄得一團糟！

枉作小人

有位住在調景嶺的朋友用說笑口吻告訴老萬，說有人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告狀，說老萬和岳騫兩個人是「共產黨」。

老萬初以爲他眞是說笑，誰知他抽出一份兩三千字的文件給老萬看，就是「小報告」的原稿。讀過之後，才知他並非說笑，乃眞有其事。打這小報告的，是每月拿國民黨大筆津貼，辦一本報攤和書局都沒得賣也沒人買的雜誌的「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

老萬讀後，捧腹哈哈大笑。那位朋友呆了半晌，納罕地瞧着老萬道：「怎麼有人打你小報告，你還這麼好笑？」

老萬說：「我的好笑有三個原因：第一、他找錯打小報告的對象，一來老萬不是國民黨員，不受國民黨中央黨部約束；二來，老萬不像那位反共義士，反共爲了和他的共產老婆住半山洋房。老萬和中央黨部沒這種「經濟關係」，吃三頓清茶淡飯，辦萬人日報，全是自己掏腰包，因此不怕國民黨「制水」，他向中央黨部打小報告不會有絲毫作用，別說中央黨部首長不是三歲小孩，不會相信他的話；就是相信也管不到老萬。極其量不批准入台，拿不到入台証，可以到其他地方渡假。如果他的小報告打給老萬的太太，老萬倒有點麻煩。

「第二、他向中央黨部提供假情報。單這一點，已使中央黨部的人很難相信他的小報告。他說岳騫用『鐵漢』筆名在萬人日報寫『照妖鏡』。幾乎每一位萬人日報讀者都知道鐵漢並非岳騫，只要參加過我們七七聯歡聚餐的，都曉得岳騫在萬人日報只用鐵嶺遺民的另一筆名。有一本左派雜誌把岳騫所用的筆名全部列出，其中也沒有『鐵漢』。可見鐵漢並非岳騫。這個打小報告的反共義士，情報遠不如左仔，其低能可知。

「第三、他沒摸清老萬底子，以爲向中央黨部打個小報告，就會使萬人日報『彈盡粮絕』，殊不知萬人日報的經費是來自營業收益，加上讀者捐贈，再加上老萬爬格子全部收入，雖在虧蝕下，仍可維持，不致停版。向中央黨部打小報告，對我們一絲一毫影響也沒有。基於這三點，我乃忍不住大笑。」

「不過我想不通，爲什麼他要打這樣的小報告？」那位朋友莫名其妙。

「照他的想法，辦一本沒人看的雜誌也拿到萬多元一個月津貼，老萬辦報紙、辦雜誌，來頭不小，一定風生水起，猶如猪籠落水。殊不知老萬越辦得多，越賠得多。他打這小報告，眞是枉作小人！」

民主人士與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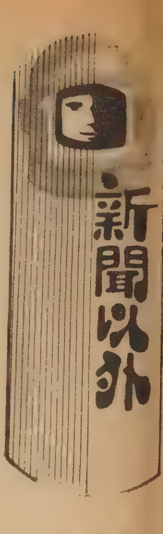
以「民主人士」身份參與中共政權十年，終又獃不住而逃亡來港的「反共人士」，在悠長十年歲月中，難免受到共產黨作風感染。這種人即使做了「反共義士」，其互相傾軋、爭權奪利、製造矛盾的手段，仍一如在大陸混飯吃時一樣，所不同的是換了目標而已。

給老萬打小報告，戴紅帽子沒關係，老萬的眞正老板是長期讀老萬文章的讀者，讀了近十年牛馬集，仍然看不出老萬是「共產黨」，則老萬的掩飾工夫算得十分成功。今天，許多墮子現了原形，老萬仍被視爲反共死硬派，這個堅持，相當吃力。

只要老萬取得讀者信任，這塊招牌永遠不會被砸掉。老萬常說，國民黨反共，與老萬反共有極大不同。打倒共產黨，奪回大陸政權，是國民黨反共目標；摧毀共產政制，使人民重獲免於飢餓、免於恐懼的自由，維護人權，是我們民間反共的理想。因此，我們的反共和國民黨的反共，步調不一致，作法也逈異。

有人說：你的萬人日報比黨報更死硬。老萬從不否認。有一點最顯著的：黨報從不罵捧共、媚共的墮子；我們對這類人口誅筆伐，甚於正牌共產黨員。因爲眞正的共產黨有他們的理想，他們擺明是馬列信徒，各有信仰，豈可厚非？但跟紅頂白，志在揩點油水的過去「民主人士」，今日之「墮子」，却是助紂爲虐。這種人最沒人格，最可鄙。那邊給他好處，他就靠向那邊。沒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主張，老萬一向認爲這種人可憎，甚於共產黨！

但國民黨絕不罵這種人，且認爲這種人可以「利用」，給予多少好處。比方，我們一向攻擊甚力的媚共報人、文化人，國民黨却動用公帑，待以上



[illegible]，打得他們逃走遠處，所期望的，是他們把鋒一轉，替國民黨說好話。

至於一些反共態度鮮明的，大可不必理會，反正不管對他們怎樣冷落，他們也不會改變態度，仍然反共到底。

雖然不少寫文章的朋友對政府這種態度頗為不滿，但老萬從不為此事攖心。說良心話，老萬之反共，並非為國民黨而反，是為中國人，中國人的子子孫孫而反，免使我們下一代再遭受暴政統治，所以要反。老萬的反共，是盡自己的能力去反，憑自己的良心去反，用我的精神心力，能寫多少文章便寫多少文章；萬人日報有多少財力維持就盡力維持下去，不須向政府求助。支持不來，隨時關門，不會有人訕笑，因為我們已做了不少工作。

可告慰讀者的，我們絕不會因為會為共產黨効力的「民主人士」打小報告而關門。理由很簡單，我們無所求於國民黨。

「包辦反共」

香港今天還有幾個骨頭夠硬朗的反共文化人？不論有幾個，老萬和岳騫總不會榜上無名。如果我兩個也是「共產黨」，而靠一些拿津貼過日子的「民主人士」去反共，這條陣綫早就垮了。

這位「民主人士」埋怨人家「包辦反共」，眞是大大笑話！別說老萬沒這能力，國民黨也辦不到。反共不可以包辦的，因為反共有許多不同方式，也有許多不同目的。老萬說過，我們和國民黨的反共不同，更和「民主人士」的反共不同。不同的地方最顯著是我們反共要付出；「民主人士」反共看在收入份上，一旦斷絕了水源，他的「反共」便馬上改變。

老萬常常和國民黨的人說：你反你的共，我反我的共。我不會依你們的方式反共，你們也不會認同我的方式。不過反共究竟是反共，可說殊途同歸。因此，「民主人士」不必抱怨別人「包辦反共」，反共需要更廣泛的支持，不可能「包辦」；如果你眞心反共的話，巴不得多些人响應、支持，參與反共行列。

如果對一個出錢出力反共的人，偏去打小報告，給人戴共產黨紅帽子，這不過是共產黨慣用的低劣的分化伎倆，這種伎倆的運用，也許因他替共產黨做了十年事，熟習了，有機會，又耍出這一招。他不知道在自由世界和共產社會不同，開放的社會不難尋求出眞相，証明了老萬不是共產黨，則打小報告、施行分化伎倆的人，本身便有更大嫌疑。

老萬非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如果他這一招把老萬和岳騫弄垮了，誰得益？當然是視我們為眼中釘的左派。那麼說，打這小報告，豈不等如替共產黨做工作？不過，這不是絕招而是笨招，老萬和岳騫怎樣也不會就此垮下來。老萬經歷過最險惡的風雲，牛馬集被腰斷，整個地盤給翻起來，發動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人正得意忘形的「看你今回怎辦」！可是，萬人日報出版了，我們不是又可暢所欲言了？

這「民主人士」的一紙小報告絕不可能弄翻老萬的地盤，而且這地盤再不屬於老萬個人的，是我們同一陣綫的人共同的地盤，誰也不可以把它弄翻，不必再聽什麼老板的命令，這裏由讀者作主，讀者需要我們，我們可以繼續存在，我們的生死命運，並非操在國民黨手上，因此向國民黨告狀沒有用，最好在他自己辦的雜誌上公開我們「投共」的罪狀，使我們為讀者唾棄，那我們便眞的完蛋了。可惜他的雜誌沒有讀者，登了也沒人看見，他唯有打小報告了。

左右呼應？

這位國民黨豢養了十七年的「民主人士」為什麼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打老萬和岳騫的小報告呢？一方面怕自己飯碗給打破；二方面若把其他反共人士弄垮，便眞的可以達到「包辦反共」的目的。

可惜他弄錯了，固然沒人打算砸爛他的飯碗，他也不可能把別人弄垮。因為別人不像他那樣按月向國民黨出粮，他打的小報告，制不了別人的水，當然不會因此而給弄垮。

事情起因是左派文滙報登了一封讀者來信，用何正夫名字，臭罵他和他辦的那本雜誌。本來，左報刊登這封「讀者來信」簡直浪費篇幅，因為這個人物是他們養了十年，現在轉了飯鍋，由國民黨又養了十七年，這種人，不論在政治上、統戰上、宣傳上都已沒有絲毫剩餘價值；他的雜誌除付出經費的幾個單位按期收到幾本報帳外，誰也看不到，一點作用也沒有。

文滙報居然把它登出，對這位「民主人士」來說，該是一大喜訊，文滙報無形中幫助了他。他大可把文滙報的文章分寄付欵的單位，對他們說：你瞧，敵人拿我作攻擊對象，可見我在敵人眼中，仍然有份量啊！這一來，所有單位也會覺得，按月撥他一萬多元經費還算不是白付；他更可藉口提出進一步要求，為了「加強戰鬥」，應當增撥經費，說不定因禍得福，可使他與共產太太的生活享受更為豪奢。

可是鐵漢在照妖鏡中給他潑了冷水，率直指出這不過是個搵食的爛攤子，根本不起作用。因此「民主人士」不怒文滙報而惱了萬人日報，他的小報告，動機在此。他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告狀，說岳騫勾結了焦毅夫，還劃了個分析圖，岳騫原名何家驊，要了個何字，焦毅夫要了個夫字，中間加個正字，就構成「何正夫」這個投書的讀者的名字，而且認為「鐵証如山」，是他們兩個人投書文滙報，待文滙報登了出來，岳騫又用鐵漢的筆名，在照妖鏡和文滙報呼應，對付他，目的想「包辦反共」云云。這樣幼稚的小報告，信佢都傻。

如果萬人傑和岳騫不是共產黨，怎可以和文滙報勾結，左右呼應，整垮這位「民主人士」？但，如果老萬是共產黨為什麼要辦萬人日報？乾脆辦一份左派外圍報如「香報夜報」、「田豐日報」等，每月光賺一筆，不愁有人打小報告，何樂而不為？

何必拚命，出錢出力，還被「民主人士」背後打小報告？

其實，老萬要罵「民主人士」，何須與文滙報呼應？擁有萬人日報已夠力，老萬罵人從不要人幫手，獨行俠的作風，早已街知巷聞，左右呼應，無非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明人不做暗事

也許「民主人士」做夢想不到老萬如此神通廣大，連他打小報告的原稿也抓到手。以爲一經到達國民黨中央黨部高層手上，老萬的萬人日報馬上便要停版。怎知老萬不但把原稿抓到手，連他花三十塊錢叫誰抄寫也知道。無他，得道者多助，有人看了這小報告，覺得他行爲可鄙，這「秘密」便成爲「公開」。

二千多字一個小報告，替他謄寫得四平八正，一字不苟，所得代價不過三十大元。可見這位「民主人士」如何刻薄成家。同時，由這三十塊錢抄寫費，可了解到爲什麼有人「投書左報」，揭他的瘡疤。顯而易見，「何正夫」是化名，但此人必是在「民主人士」的機構裏打過工，才會對內部情形如此熟悉。這個「何正夫」所以投書左報揭他瘡疤，與這位「民主人士」的刻薄成性有關。

在他機構工作的人，待遇不過三幾百，每期印幾百本雜誌，只付出五六百元排印紙張費，他領的一萬多元，主要是支持他夫婦倆的奢華生活。洋房汽車，有類大亨，與伙記間生活距離太遠，自然造成伙記對他不滿，恨無可洩，便投書左報算害。

老萬自己出錢辦報，過去每晚和一班同事拧大牌檔；自己有了工場後，同吃包伙食，冒「不衞生」的危險；老萬敢担保，從萬人日報出去的伙記，不會有一個說老萬對不起伙記，不但不會寫「讀者投書」，更不會投到左報去。老萬用的人，都是赤胆忠肝，否則不可能「打進」萬人日報。

「民主人士」不檢討自己，卻老羞成怒。爲了鐵漢批評他，就用見不得光的手段，打小報告，給老萬戴紅色帽子。老萬和文滙報社長李子誦三十多年前雖做過同事，但今天我們立場各異，只有筆墨之爭，並無私交之誼，叫老萬和他「勾結」，左右呼應，相信只有軟體動物如這位「民主人士」才辦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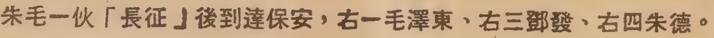
大丈夫光明磊落，明人不做暗事，你有什麼不滿老萬的，一萬字文稿也替你刊出，不會讓你受絲毫委屈。老萬與你根本無利害衝突，說老實話也從沒把你這種人放在眼內。在反共的戰綫上老萬有太多的事要做，不想花那麼多的筆墨寫這些無聊東西。但老萬若不把你見不得光的行徑戳穿，你還會犯同樣錯誤，以爲此計可行，以後打這個小報告，打那個小報告，弄到反共陣營內矛盾百出，無異替中共做破壞工作。

如果你同意，老萬可把你的小報告原稿造版登出，讓全香港的人知道，不限於國民黨幾個頭頭，看受打擊的是我老萬還是閣下。



朱毛恩怨

胡蓑之



朱毛一伙「長征」後到達保安，右一毛澤東、右三鄧發、右四朱德。

朱德於七月六日下午三時在北平翹了辮子之後，中共「政治局」、「人大黨委會」及「國務院」，立即組織了所謂「朱德治喪委員會」，在七十名治喪委員中，毛澤東名列第一，其妻江青則居第八。有人說毛澤東此舉是貓哭老鼠！其實，老毛早就恨不得將他幹掉的！

朱德的浮沉

就拿「文革」時期來說，朱德便被惡劣地鬥過好幾次！據「大批鬥資料」透露：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當北平舉行百萬人慶祝「文革」的集會時，朱德便由第三名（僅次於毛周）而降至十八名「中委」中的九名之後。同年九月一日當老毛檢閱「紅衛兵」時，隨行的十三名要人中，朱德竟被排至十一名，是年十月一日，中共舉行「國慶」登上天安門的頭頭們，界限也很分明，當時被列爲擁毛的林彪、周恩來、康生、陶鑄、陳伯達等、都站在毛之左，得意洋洋，氣燄囂張，而被認爲反毛的劉少奇、董必武、朱德、鄧小平、宋慶齡之流，則瑟縮在毛之右，木然而立。此後，朱德又不復爲中共黨內任何人所注意了。

尤共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宣佈「軍中文革小組」改組後，更加緊整肅高級將領，指摘「朱德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大軍閥，在井崗山他就一直反對毛澤東。」當彭德懷自四川成都被紅衛兵逮捕後，解回北平公審時，朱德只說了一句：「大家都是同一口鍋吃過飯的人嘛！」這表示朱、毛、彭都是同撈同煲的老搭檔，而不應如此做得太過火！因而遭到毛林更無情的鬥爭。朱德那個「解放軍總司令」的空銜頭，雖然被公開取銷，然其實係權力早爲林彪的國防部長取代；他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委員長」的職位，亦已被「副委員長」郭沫若所僭奪！由於一九六九年以後，中共「人大會」對外行使公文，都由郭沫若署名。換言之，朱德那時已告完全失勢，眞是十年人士幾番新，他與老毛一長一消，令人不堪回首！只要翻開中共的臭史一查，就可看出朱毛的恩恩怨怨。

朱毛曾儼然一對活寶貝

記得在一九五一年——五六年間，中共每年的所謂「十・一國慶」大閱兵典禮中，均由朱德担任大會的總指揮官。他的資格確實凌駕於一般頭頭之上，而一直與毛澤東併坐併行儼然一對活「寶貝」；正如美國名記者約翰根實在其「亞洲內幕」一書中所說：『中國共產黨兩大首領是毛澤東和朱德，他們的關係密切到幾乎令人以爲他兩是一個人，而通常稱之爲「朱毛」。……』實際上，當年的中共，無論在井崗山或延安，對於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裏面的職權，朱毛兩人也是半斤八兩——毛澤東爲政治頭頭，朱德則是軍事首領。更有巧合，朱德二字便是「紅軍道德」呢。

總而言之，朱毛這兩個傢伙，原是最知己的朋友。雖然他們在性格上和天賦上，可能大相逕庭；不過，他們互相表現得極爲恰當。例如：毛澤東過去自稱是個哲學家、智識份子，而朱德則被認爲一個執行者，一個純粹的軍事領導

者。美國左傾記者史諾在第二大戰期間所寫的文章就形容毛澤東是「紅軍的腦」，朱德則是「紅軍的心」。可是莫斯科的觀察家們則早已認爲：『毛澤東爲人恬靜而陰險，實則是一個夢想家，他的足跡從未越出中國（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毛曾到過莫斯科去朝貢）。至於朱德的性格則要熱情得多，冷淡的少；遊歷的地方頗廣，他曾去過歐洲，到德國學習軍事，輾轉到過莫斯科；具有豐富的人性。他以「笑口常開的中國人」聞名，也是一個最會笑的。』

一九三五年朱毛在延安

朱毛的相似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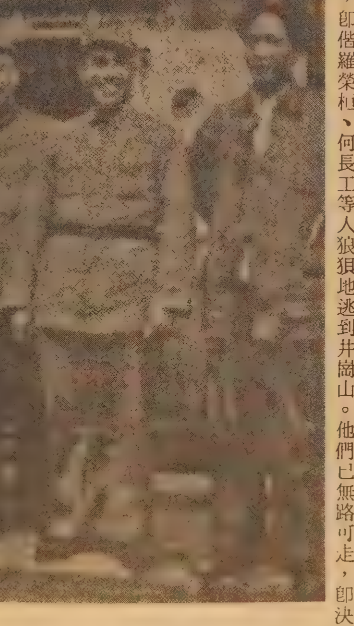
這裏再看看朱毛兩個人的劣跡，和他們的恩怨吧。根據史諾替毛澤東所寫的一段「自傳式」的記載指出：「毛澤東，字潤之，以一八九三年出生於湖南省的湘潭縣韶山冲，他的父親叫毛仁生，原爲湘潭的一個小地主。毛澤東在八歲那年便隨父母到了小農場去開始做工。他的母親便是一個仁慈的婦人，父親則非常的嚴格。但是毛澤東從小就有了驚人的個性和雄心，最渴望的是受教育，力爭上學。十七歲那年便隻身跑去長沙唸書，後來考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毛澤東當時最歡喜去的地方是圖書館，一次，他發現了奇蹟，看到一幅世界地圖，幾乎望到出神！他每天中午買幾塊燒餅，帶進圖書館又作午餐，留在那裏研究亞丹、斯密、達爾文、斯賓塞、密京等。此外，還讀到一本最使他感動的書籍叫「世界人物列傳」，其中包括拿破崙、彼得大帝、盧騷等人的傳記。特別是讀到了美國革命史上，更發現了一句有意義的話：美利堅經過八年的苦戰，華盛頓所領導的美軍打了勝仗，並且建立起他的國家。」正因這樣，所以引起了毛澤東從事政治的興趣；而且他曾經在長沙報紙下，一連刊登了好幾星期的廣告，招募「肯吃苦，只有決心，有志於愛國和政治興趣的青年，與他密切過從。」也就從那時起，毛澤東便下決心，立誓要做個禍國殃民的共黨頭子。

朱德與毛澤東的相同之點是：他起初也是從民族主義改變爲社會主義的。調則一，但是朱德的出身，却與毛澤東大不相同。由於朱德要比毛澤東年長、七歲，他以一八八七年生於四川省的儀隴縣（在巴中縣西南，瀕渠江支流南朝梁置儀隴縣，因縣境有隴城山，故名）的一個農民家裏，幼時也像其他孩一樣讀私塾，雖曾考中秀才，却仍不失爲一個紈袴子弟。他在他的「自傳中，也曾坦白表示過：「他在少年時代，曾經過着奢豪的生活，他一生前後過四房妻妾，也吸過鴉片烟。」

毛靠朱起家

朱德最早在唐繼堯底下担任過下級幹部，後來在滇軍范石生部做過營長，也曾担任過朱培德的部屬。因此，朱德偕同陳毅投於江西省朱培德麾下，便窃踞了南昌公安局局長的職位，於是乃與陳毅等發動了所謂「南昌暴動」事件，並把江西的保安團隊拉走。一九二七年，毛澤東在湖南搞「農民協會」失敗後，即偕羅榮桓、何長工等人狼狽地逃到井崗山。他們已無路可走，即決心



朱毛與周恩來、秦邦憲合攝於延安

朱毛在延安的窰洞裏。

那裏落草設案，却是「光桿司令」，但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毛澤東，詭計一動，乃派其弟毛澤覃去湘東與朱德，陳毅等人聯絡。故於一九二八年，六月間，當國軍進勦湘東蘇區時，朱德潛伏於五嶺的一團人都被擊潰，祇好與陳毅等率領殘餘，逃往井崗山跟毛澤東之徒勾結在一起，正式加了中國共產黨，並替毛澤東組織武裝部隊。一九三一，朱德曾被第一屆所謂「中國蘇維埃大會」，一致推舉為「中共紅軍總司令員」。此後他決心戒掉了鴉片烟，而從事體力勞動，如籃球已成為他第一嗜好。

毛澤東之所以有今日，可以說朱德的幫兇功勞最大的。由於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之後，左派份子在井崗山組織一個發育不健全的政權，先天不足，奄奄一息！但老毛得到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等人的軍事支持，以後便不斷地擴大其勢力範圍。因之，在國軍分別進行的軍次的「綏靖運動」和「肅清運動」時，紅軍曾先後支持達六、七年之久，謂「二萬五千里長征」之舉。其實，他們只作了六千英里的行軍，一共花了三百六十八日的時間，才勉強抵達延安，却已人馬大減。從江西出發時約有十萬人，到達後僅剩下四萬人了。據「長征」的記載：「在六千英里途中，計前後共有十五次大戰，小戰三百次。休息凡一百天，實際的行軍約二百六十八天，攀越十六座山峯，渡過了六條大河，及佔領六十二個縣份。」以是，朱德之名也隨之而遠播異域，成為他的全盛時期。

中共在延安時所謂「南泥灣政策」，實為朱德推行共區普遍種鴉片政策。南泥灣距延安約二十八公里，為共軍「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二五旅的巢穴，朱親自率領一批雲、貴、川的老幹部，指揮監督一二五旅全部從事墾植鴉片工作。因此中共在抗戰期間，將大量鴉片偷運各地，套取大批黃金銀元，以解決共黨和軍隊的給養問題，故其區出現口號：「擁護朱德的南泥灣政策。」

朱毛只能共患難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當中共「建黨卅週年」紀念時，朱德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長達八千字的追述文章，敘述他對毛政權三十年中所建的功績。倫敦「泰晤士報」同年七月十五日刊出關於朱德的文章表示：「朱德為毛澤東第一繼承人，已越來越成定局。」然則老毛對朱德為什麼不僅未能論功行賞，反而恩將仇報？因為毛一生最大缺點是私字當頭，對人猜忌多疑，只能共患難，不可能共名利，一九二八年他們的初勾結時，毛為了利用朱德，曾歃血為盟，並稱朱德為大哥，故有「朱毛」之稱，但不旋踵間，他們在井崗山却開始權力鬥爭。由於一九二九年的「紅四軍」內部，曾掀起擁朱反毛，或擁毛反朱的兩大派，其中擁朱的陳毅為最力，而毛則獲林彪暗中支持，故林亦獲毛的賞識。

當朝鮮戰局急轉直下時，毛澤東為了迎合蘇聯老大哥而一再主張使用「人海戰術」，對抗聯合國軍。但身為「總司令員」的朱德則極力反對，因而引起毛的不滿；並給蘇駐平軍事代表團克里夫揚以難堪，一九五八年冬，毛因「大躍進」政策失敗而告垮台之後，劉少奇登上「主席」寶座，對朱德的地位雖未發牛動搖，而一九六一年間，毛澤東則對來訪的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公開宣佈：劉少奇為「黨主席」第一繼承人，而把朱德名次更降至周恩來、陳雲之後，到了六四年中共五個「副主席」之一的朱德之名，已乾脆被取締了。現在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都死得不明不白，而朱德又是暴斃；尤其朱德剛纔被推為代毛接見外賓，就不病而卒，更令人玩味！



毛劉周朱在北平。

整肅貪官 迎接戰鬥

岳騫

繼朱德之死不到一周，毛幫福州部隊最高軍事頭目皮定鈞又「殉職」了，如何殉職暫且不論，但到了皮定鈞這麼高級的頭目竟而死於非命，在毛幫政權成立後的二十六年多，尚屬第一次，由此也可以看出毛管區情況之亂，到了毛澤東死訊一宣佈，將更亂上加亂，我政府光復大陸，重整河山，此一年中，將爲最佳時機，過此不圖，必將噬臍莫及。

但在展開大規模反攻之前，必先整頓內部，本身如不健全，安能向外發展。政府遷台以後，各方面均有長足進步，故能立定腳跟，轉弱爲強。但也有部份不肖官員，貪權怙勢，營私舞弊，此等人猶如白蟻，在嚙我國家大厦的樑柱，此輩若不除，遲早國家必受其累愛國人士除對毛幫口誅筆伐，亦應對國內貪官污吏大事揭發，此不是揭瘡疤，而是擠膿血，膿血不擠淨，身體便不能復原，更無法強壯。茲將國內三項典型貪污事例舉出，願政府當局能下定決心處置。

一、啓達貸款案

去年春天，我因事回國，特去拜望樞機主教于野聲先生，閑談起青年公司冒貸案，騙了銀行四億貸款，于主教喟然嘆道：「這眞是中華民國立國以來最大一次騙案。」在當時筆者也以爲此筆騙款折港幣五千萬，美元一千萬，應該後無來者了，誰知此次發生了啓達貸款案，竟達台幣十九億多，幾抵青年公司騙款之五倍，如果此次再不如嚴刑處之，眞不知將來會不會有一百億台幣的騙案發生。

啓達公司貸款，據財政部公佈調查結果：各行庫貸款餘額，與押品押質額如下：

農民銀行投信總餘額八億九千八百七十一萬元，押品押值七億八千三百零四萬元，合作金庫投信總餘額四億八千四百三十四萬元，押品押值三億五千六百九十三萬元。土地銀行投信總餘額一億六千三百零一萬元，押品押值一億五千三百零七萬元，華南銀行投信總餘額兩千一百六十六萬元，押品值二千一百六十一萬元，中央信託局投信總餘額一千三百七十六萬元，押品值一千三百七十六萬元，臺北市銀行投信總餘額一千四百九十萬元，押品值六百萬元，第一銀行投信總餘額四百五十六萬元。總計八家行庫投信總餘額爲十六億四千兩百九十三萬元，押品值爲十三億三千四百四十一萬元。

有關啓達公司貸案，所受處分官員共三十六員，名單如下：①農民銀行共十人，徐鳳鳴（總經理）記大過二次免職。曹友熹（協理兼放款審議委員會召集人）記大過兩次免職。王子奇（業務部經理）記大過一次降調。陳宗檸（國外部經理）記大過一次降調。石朝榮（業務部副理兼放款審議委員會執行秘書）記大過兩次免職。田志鵬（稽核室主任）記過一次調職。張荃（國外部副理）記大過一次降調。陳廣耀（國外部副理）記過一次。莊惠忠（國外部襄理）記過一次，虞新堅（國外部襄理）記過一次。

②台灣省合作金庫共十一人：馬君助（總經理）移送司法機關參處。嚴伯謹（副總經理）記過一次。呂鴻昌（營業部經理）記大過二次免職。黃福霖（中山支庫經理）記大過二次免職。許萃林（農貸部經理）記過一次。許遠東（業務部經理）記過一次。雷福昌（業務部經理）記過一次。李文雄（業務部副理）記過一次。王萬傑（營業部副理）記過一次。邱繼宗（營業部副理）記過一次。林國裕（中山支庫副理）記過一次。

③土地銀行共八人：倪德明（總經理）記過一次。石凌漢（副總經理兼放款審議委員會召集人）記過一次。金家祥（業務部經理）記大過一次。許國忠（徵信室主任）記大過一次調職。李昌權（業務部經理記過一次。孫兆嘉（業務部副理）記過一次。夏志龍（業務部副理）記過一次。陳進興（徵信室副主任）記過二次。

④台灣銀行共三人：許禮濟（延平分行經理）記大過一次降調。劉鐵樹（延平分行副理）記大過一次。汪立業（延平分行副理）記過一次。

⑤台北市銀行共四人：俞壽伯（中山分行經理）記大過一次。鄧經綸（中山分行副理）記過一次。王萬鵬（中山分行襄理）記過一次。陳永照（稽核室一等稽核）記過一次。

三十六人中，罪名最重的是農民銀行總經理徐鳳鳴，此君現年六十四歲，過去經歷雖未見發表，但其人能升到農民銀行總經理，決非易事。因農民銀行爲國家四大銀行之一，與中央，中國，交通同級，大陸陷共前可印行鈔票，如果以中央銀行比香港匯豐，則農民銀行應是有利，但這位身位總經理，行年六十四的徐鳳鳴竟然自行作主借與啓達八億，徐某一定曉得此欵不可能收回，更會曉得此事遲早必敗露，敗露自己必然逃不掉責任，仍然敢如此作，其人之「膽量」眞不可及。昔岳武穆說「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大陸陷共時期，有人形容當時官員是文官愛財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貪財。」到今日，武官旣不怕死，亦不貪財，但文官愛財不怕死者仍多，如這位徐總經理，便是愛財不怕死，結果死不死雖未知，財是到手了，今天徹查啓達貸欵案，不在處分失職人員，政府必須查出啓達公司前後提走一億五千萬現欵去了何處，人所共知，目前受賄者皆不肯收支票，因爲收了支票有後患，所以改收現欵，此一億五千萬現欵，一定作行賄之用，此是國家財產必須追回，必要時拍賣貪官之産作爲補償。

二、校長收紅包事件

在台北一份晚報上看到一篇文章說：

今天在我們這個社會，紅包是送得多了些，儘管曾經有不少人因紅包而革職，或下獄；紅包還是在各處流行，我們對它似乎眞的束手無策，無法控制了，這該怎麼辦呢？總不能坐視它繼續腐蝕這個社會吧？

省議員舊話重提，以校長收紅包質詢梁廳長，其實是盡人皆知的老問題。梁廳長勇敢的承認這個事實，也即是肯定了它的嚴重性，可是，怎麼辦？等待衆校長自首？等待各方教員檢舉？等待天長發現，奇跡出現？顯然不可能，那麼，怎麼辦？

梁廳長對那個調查結果的代表性保留態度，個人也有同感，在十五個縣市訪問一六八八人，顯然取樣和量化都有困難，不過，在一六八八人中有一四一人（佔百分八四）承認送過紅包後才拿到聘書，其嚴重的程度仍不可忽視。

紅包在我國有它的歷史傳統，但初意是回報，酬勞，或鼓勵，現在卻變質了，它已經成爲「貪汚」的代名詞，而且公然送紅包這麼多年了，我們毫無辦法遏止，這究竟是爲了什麼？我想起碼有兩點必須先設法瞭解和澄清：第一，校長爲甚麼要收紅包，和敢於收紅包？社會風氣太壞，俸不足以養廉，貪墨成性，還是法不足以懲奸？否則，做爲一個校長，無論從成就或社會地位來說，都有他值得自尊的一面，何必冒險幹這種敗壞名望的勾當？第二，教員爲什麼要送紅包，和甘於送紅包？職業難找，用人制度不合理，還是陋規已經積重難返？否則，教員位置清高，工作辛苦，收入有限，年輕人剛出校門，那有錢送紅包？即使家裏有錢，也不習慣如此做，爲甚麼竟又這樣做了？

看起來這都是些常識的問題，可是許多人類行爲的問題就出在這上面，比如詐欺，走私，搶劫等等，都不是甚麼深奧難懂的學理，卻不容易獲得解決，我們要問的是，這些常識性的問題與「紅包」行爲間的因果關係究竟是甚麼？如果找不出影響紅包行爲的因素，決策就難下了，下錯了會把問題弄得更糟，因而，我建議梁廳長立即成立一個研究小組，提出若干具體可行的研究計劃：這個小組的設計者及研究者必須包括教育、行政、心理、社會等等有關學科，從事科際合作性的研究；經費從寬，花費一、二百萬元新台幣也是值得的，在我看來，它的價值不見得比一條公路，或一個機場爲低，因爲多少人心正爲紅包而汚染也。

我們在大陸長大的人，看到這篇文章是不是毛骨聳然，教員教書要送紅包，高達百分之八十四，簡直不能相信，但這是事實。去年有一位謝校長因紅包不足額逼死女教師呂女士經法院判徒刑，筆者深以政府未殺此人爲憾，但仔細想想，校長敢公然索紅包，廳長徒喚奈何，則校長是否也要送紅包，如果校長是用紅包買來的，則向教員索紅包自是「理之當然」。故要糾正教育風氣，必自上起，最高索紅包的教育界是何人，不殺幾個主犯，想改變目前教育界的邪風，亦恐不易。

三、立法委員歛錢有法

我國的立法院爲國家立法機構，雖然二十幾年來，提到立法院，海外有好評的不多，但就筆者所見之立法委員，仍是潔身自愛者多，但可惜有三五害羣之馬，便影响全體聲譽。最近五年來，立法委員有三件典型事例，嗆炙人口者，引述於下：

大概是三年前，有位彭委員叫甚麼承的，向國家行庫借了美金達三十多萬，溜去了法國，當時引起國內極大震動，報紙更連篇累版報導，誰知人算不如天算，到了法國無法居留，最後只好厚着臉皮又回到台北，回來之後，債欵如何？並無下文，委員大人已經回來，誰也不敢提了。

一個姓魏的叫甚麼言的委員，寫了一本言論集，大概有萬人雜誌三冊的份量，定價台幣三千元，折合港幣是三百七十五元。這部大作自然無法公開發行，沒有任何一個書店敢代發行，實際上魏委員本意也並不是眞要在社會發售，只是選定各公私行員之董事長與總經理，無論識與不識，寫一封親筆信派人將大作簽名送上，然後再派人持收條去收書欵，三千元台幣數字雖不少，但在董事長，總經理一級的人看來，畢竟是件小事，何苦爲此小數得罪立法委員，使其在立法院提出質詢，說些不好聽的話，損失總比三千元台幣大，於是大家也就欣然照付了。魏委員這本大作，若賣出一千本，便有台幣三百萬，筆者出版拙作總有二十多種，若有一本書能這麼值錢，也不會日日爲生活而栖栖惶惶了。此所謂一祿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五項條件缺一也當不上立法委員。當不上立法委員，自然寫不出這本全世界「第一貴書」（此就篇幅言）。

皇帝與士人



錢穆

中國文化有一特徵，即自西周開國，周公制禮作樂，一般貴族階級，無不受高深理想之教育，詩書以下，迄於東周，春秋時代左氏傳所載列國賢君卿大夫遺聞逸事，嘉言懿行，隨在可證，孔子儒家興起，戰國時代，尊賢養士，其風益熾。秦漢一統，封建改爲郡縣，乃有士人政府之正式成立，社會上受教育之知識分子，未必全上政治舞台，亦多隱淪在下者，從政受職，亦有官位高卑，然政府禮賢下士之風，前相承不輟，故雖以皇帝宰相之尊，其對卑職下僚，乃至遁避在野之士，備極崇敬，幾於史不絕書，直迄清末，古今一貫，近代國人，多斥自秦以來兩千年政治傳統爲帝皇專制，然即以此一政風，加入思考，可知君尊臣卑，此固政制宜然，而士貴王賤，亦成一種特殊心理，固非輓近國人高呼民主政治者之所能想像也。下文偶舉史例，恕不能詳，然嘗鼎一臠，亦庶畧知其味耳。

漢高祖以一泗水亭長，畧如當前在偏縣小鄉一警察派出所任職，其人本未受良好教育，遇人儒冠，前取而溺之。此亦一種反抗心理之表現，然及其得天下，嘗過魯，乃以太牢祠孔子墓。則其心中仍知尊孔子可知。晚年，暱戚夫人，欲易太子，呂后用張良策，卑辭厚禮，爲惠帝召商山四皓，年皆八十餘。一夕，高祖於席間見之，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怪問之，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遂爲戚夫人楚歌，曰：鴻雁高飛，一興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漢高祖畢生在戎馬中躍登開國皇帝的大位，他晚年誅戮功臣，韓信彭越，雖擁廣土強兵，會不厝懷慮間，乃於此隱遯山林的四老人，獨躊躇崇重，爽然自失，內心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壓迫感。縱以兒女私情，亦不得不翻然改圖。此一種心理，實大值我們玩味。

高祖子文帝，因河南太守吳公薦，召見賈誼，時誼年二十餘，在朝廷中，年最少，乃文帝大賞異之，不次超遷，議欲任以公卿之位。高祖朝功臣絳灌之屬害之，乃曰：雒陽少年初學，專欲擅權，文帝不得已，出以爲長沙王太傅。歲餘徵見，語至夜半，問及鬼神事，文帝不覺移席前近賈誼。語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又拜爲帝所愛少子梁懷王太傅。賈生之卒，年僅三十三。誼當時以年少卑官，皇帝欲任以公卿，以大臣議而沮。其宣室夜對，文帝視之。不啻如至朋好友，而又自歎不如。試問文帝以帝皇之尊，對一少年卑官，儼如書生布衣之交。縱云文帝係一專制，皇帝想其平日專制之程度，應自有限。及文帝孫武帝，又召賈誼孫二人，位至郡守。其一孫賈嘉，最好學，昭帝時列爲九卿，此屬當時之政風，不關當時之政制。乃由帝皇心理，非關法規所定，事亦可知。

東漢光武皇帝，以王莽時一太學生，起兵光復漢室，一時同學如鄧禹等，附龍攀鱗，位登宰輔，嚴光獨變名姓，隱身不見，光武思念舊遊，圖其形貌求之，得於會稽，釣澤中。安車徵至，光武親幸其館。又引入宮內，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問朕何如昔時。光對陛下差增於昔。夜留共臥，欲官之，不屈。歸耕富春山。此一故事，流傳千古。四皓以老年，尙屈赴太子之召。嚴光與光武乃親同學，光武有天下，嚴光嘉爲巢父，而光武終以物色得之。同榻留宿，情如手足，乃竟放歸。後逮光武在帝位十七年，復特召，光竟不至。八十卒於家，光武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穀。可見中國歷史上之皇帝，亦常有一番士人社會之私情密意。皇帝之尊嚴，固是高出於人人，而其士人之修義，則固無害其隨時之流露也。

郭泰亦一太學生，獲見河南尹李膺。膺時名高海內，士被容接，名爲登龍門，乃忘其名位之相差，而與泰友善，泰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亦在羣中，泰惟與膺同舟而濟。衆賓聞之，以爲神仙，此可見在中國歷史上，朝廷君臣百官，固自成一集團，而社會讀書人，同時亦自成一集團。此兩集團，可分可合。若即若離。而在全國人心中，士人集團之地位，每常高出於政治集團之上。如文帝與賈誼之宣室夜話，如光武與嚴光之宮內共臥，如李膺與郭泰之河上同舟，彼等當時之心情行迹，實是同在士人集團中，使皇帝

與公卿，忘其政治上之尊嚴，而在不自覺知之心理中，移其身分意氣，轉到士人集團中來，我嘗盡力指出，中國傳統政府，乃是一士人政府，其中所涵蘊之精義，亦由此可見。豈得因其一旦爲皇帝，即同時否認其尚具有種士人之教育與修養。惟漢高祖並非一士人集團中人，所以他遇見了商山四皓，便如驟然接觸到另一世界，而引起他內心之極度不安。但亦終於向此另一世界屈服。正一種意識形態，則非於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理想有甚深之沉浸與濡染者不易知。

下及三國，天下已亂，但政治集團與士人集團之流瀣一氣，混并不分，則更深更甚。曹操爲漢相，劉備奔迸流離，窮而歸之，操表以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一日，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於時正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兩人皆一世梟雄，此一番對話，固是充滿了梟雄之心情與機變。但其相與之間，亦皆不失爲一種書生本色，後之讀史者，苟其自身已遠離了中國傳統之士的風情，則對此故事，亦將難以瞭解其當時之眞味，及備去荊州，聞諸葛亮之名，三顧於草廬。其時亮年二十餘；躬耕於野，固是絕無所表現。而備以左將軍之尊，並爲舉世羣雄所重視，而不惜三枉駕，乃得見。兩人從此情好日密。備自稱其得亮，如魚之得水。及備永安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若嗣子可輔之輔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爲詔勅後主曰：吾亡，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此等，處豈當以政治體制看。以君臣身分其位看。但若以中國傳統讀書人集團間之相往還視之，則豈不尋常可解乎？

兩晉以下，門第鼎盛，士人集團與政治集團間更形混一。抑且士人集團，其氣勢地位尤見其凌跨在政治集團之上。元帝東渡，登尊號，百官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元帝引之彌苦。導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若秦漢以來，中國政治已走上了皇帝專制一途，何以到此忽然又冒出門第，有此王與馬共天下之形象。大抵南朝諸帝，其朝位固猶踞百官之上，其君臣間之尊卑倒置，則率可以此爲例。

下及唐代，復覩統一盛運，唐太宗尤爲中國歷史上一傑出英明的皇帝，唐高祖武德四年，寇亂稍平。太宗爲天策上將軍，留意儒學，於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爲學士。分三番，遞宿閣下，給珍膳，每以暇日，訪政事，討論墳籍，榷畧前載，無常禮，命閻立本圖像，使褚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在選中者，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此在當時，一方面固是一政治集團，或可稱爲革命集團，而在同一方面，則又顯然成爲一士人集團。凡治中國史，討論中國文化傳統及政治體制者，於此一端，即在政治集團中，同時又即是一士人集團之一端，誠不可不深加注意也。及玄宗開元時，亦仍於宮中含章亭，別有十八學士，繪其圖像，皇帝御製贊。嘉話流傳，迄今猶有知者，顧何以於中國古人重士勝於重官之此一番遺意。乃漫不加省。言政治則必曰專制，言社會則必曰封建。惟求以西方名詞，強自誣衊中國歷史，必求証成中國兩千年來之傳統政治爲無一是處而後快，斯誠不知其用心之何在也。

宋以下，門第已衰，羣士皆以白衣進而士人集團之在政府，其氣勢地位乃益進。姑舉宋神宗爲例。宋神宗亦是宋代一有志大有爲的好皇帝。惟當其朝而有新舊黨之爭。但新舊黨爭亦起於士人集團，與帝皇專制無關。王安石在英宗朝，已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神宗爲潁王時，韓維爲之講論經義，神宗稱善。韓維曰：非維之說，乃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乃召安石，初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神宗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臣。安石遂大用。觀其一時君臣對話，固皆不失書生氣味也。

司馬光與王安石同負盛名。神宗即位，首擢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曰：臣不能爲四六。神宗曰：如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神宗強之，竟不獲辭。在當時神宗之意，亦惟知重士尊賢而已。王安石司馬光兩人，在神宗心意中同占重要地位，神宗之重此兩人，亦由當時士人集團中之公論，神宗固無私意存乎其間。至此此下新舊之事，則更非神宗所預知。司馬光既不贊同王安石之新政，而神宗則一面信任安石，一面亦欲重用光。光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於是神宗終不能不許光之退，然仍不願其離去，乃許其設局繼續編修資治通鑑。司馬光不願居汴京，欲還居洛陽，神宗仍許其以局自隨，光居洛十五年而書成。劉恕劉邠范祖禹，皆許隨局編修。二劉皆有官位，皆許以原官隨光。獨祖禹僅登進士甲科，未仕，乃寧願犧牲仕途，亦隨光在洛十五年。及通鑑書成，光乃薦祖禹爲秘書省正字。祖禹之得仕，乃違反了當時的政治體制。其時王安石尚當國，尤愛重祖禹，乃祖禹竟不往謁。凡此等事，皆當時政治集團中事，但必從中國傳統士人集團中風氣去求瞭解。若專以政治集團中之規章法制言，則此等事皆不合，惟有深曉於中國文化傳統下士人集團之風氣習尚，則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卑官隱逸，同守此一矩矱，同期於趨赴，無足深怪。故劉安世嘗言，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爲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輒溢惡，謂其爲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則當時之新舊黨爭，明係士人集團間一學術思想問題。劉安世雖謂其邪正有別，而宋神宗則雙方兼重，司馬光在當時，儼然以政府之政敵自居，而神宗始終優禮不稍衰，是又帝皇專制之謂何乎？故凡有志研討有宋一代之政治情勢者，與其求之帝皇之家，實不如求之當時士人集團中之更易直捷明瞭其一切癥結之所在也。今日國人，於中國史上士人集團之一大傳統，既漫不經心，則無怪於其論中國傳統政制之無當情實矣。

王安石在神宗初年，爲經筵講官，又爭坐講之制。其意謂論職位則君尊而臣卑，但講官所講者道，皇帝亦當尊師重道，於是安石坐而講，神宗立而聽。神宗對安石之益尊益信，此一事宜非無影響。此亦皇帝之尊士，固不可謂之爲便宜於專制。其後程頤以布衣爲講官，亦爭坐講。正言厲色，又時加以諫諍。時文彥博爲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或問頤，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

昔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同時司馬光蘇軾輩，則皆嫉頤之所爲，今試以現代人目光評論，又豈得以王安石程頤爲正，而文彥博司馬光蘇軾之遽爲不正乎？

在中國歷史上，與士人集團最疏隔者，在前爲漢高祖，在後爲明太祖，而明太祖尤甚，但歷代開國，儒生學士之盛，唐以外首推明。明太祖多方羅致士人，無所不用其極。洪武十五年，國學成，行釋菜禮，令諸儒議之。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太祖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儀。嘗竊謂西方政教分離，上帝事由耶穌管，凱撒事由凱撒管。神聖羅馬帝國，乃中古時期教會中一幻想。故在西方政治集團中，殊不如在中國，別有一士人集團之存在。中國歷史有孔子，非宗教主，乃爲歷代帝皇所尊。而中國傳統政治歷代取士，亦必奉孔子儒術爲主。政治集團之外尚有士人集團，皇帝雖尊，不能無道無師，無聖無天，亦不能自外於士人。此前人所以謂師道之立，君道之所由立也（見明汪仲魯朱文公年譜序。）近代國人，則必斥自秦以下歷代政治爲帝皇專制，於是孔子終不得其咎，故民初新文化運動，盛倡民主，非孔亦題中應有之義也。惟論語與春秋，其書俱在，是否爲提倡帝王專制。二十五史及三通九通諸書亦俱在，是否其一切制度及行事皆爲帝皇專制。義理考據，兩皆明備。若必欲爲自秦以下中國歷代傳統政治爲帝王專制作定讞，則此諸書，惟有棄置不讀。至於本篇所舉，乃屬隨手拈例，無當於百分之一，亦僅姑妄言之，非必欲迴護中國傳統政治爲非專制，然亦足資必持中國傳統政治爲帝皇專制論者作一參考也。

台大・南京・歡樂・恐懼

陳若曦

讀了葉慶炳老師「給陳若曦」一文，欣喜之餘，懷舊之意油然而生，不能不即刻給你回信。

我稱呼「你」，相信不會見怪，做你多少年的學生，不記得喊過「您」，也不曾惹你生氣過，想知道我不是不禮貌，而是我們台灣話中沒有「您」「你」之分，比起北平話，雖尊卑不分，但眞誠坦率多了。近來回人信，有時不能免俗而非用「您」不可時，信總寫不長，而且是寫完後再瞄一眼，臨時在「你」字下丟一顆心上去，畢竟吃力。在用字上這樣繁瑣造作，我認爲並無必要。

文章是我特地拿到辦公室裏，乘午休時刻細細拜讀的。讀着，讀着，眼前的景物便模糊了，電話，賬本逐漸淡化去，恍惚中，只見椰影搖曳，杜鵑滿園，你把我一下子帶回台大了。台大！一提到這名字，青春的歲月和鄉土情都浮現在眼前，只是甜美的回憶裏摻揉了濃濃的鄉愁了。然而那四年大學生活，眞是我這一生最愉快的時光，儘管是天眞、無知，魯莽加衝動，却充滿了眞摯，而凡是眞摯就是美好了。我在南京教書時，有一次政治運動裏，一位留美的教授挨轟，被貼一牆了的大字報，就因爲他對人說過他在美國做研究生的那段日子「眞是神仙般的生活」。我雖然沒有貼他大字報，也沒加入批判，不過心裏倒是可憐他，他若嘗過我們台大的校園生活，便不會羨慕美國的那段「神仙」日子了。

是的，曾幾何時，我已步入中年，成了標準媽媽型的女人；更甚的是未老先衰，早已「齒牙動搖」了。你自云「視茫茫，髮蒼蒼」，其實記憶力比我強多了。這次讀到信，才知道「欽之舅舅」這篇小說的稿費數目，我在「自選集」（雖叫自選集，書名倒是出版社奉送的）的後記裏竟記錯了。幾個要好的同學確是拉我請客，在台大對面的小冰店吃冰淇淋。聽說台灣的建設突飛猛進，台北的建築更是日新月異，這小冰店想早已翻成高樓大廈了吧。

想不到「週末」這篇文章竟能引出你這封信來，實在慚愧。說眞的，如果不是看到出版社寄來的校樣，我還記不起這麼一篇文章，也想不起在什麼情況上寫的，甚至讀到一半時，也仍記不起小說的結尾來。說也奇怪，文章的筆調是有些像「夏某」先生的，難怪夏志清先生以爲是他哥哥重寫過。只是我這次重讀，却不喜歡它，還建議聯經出版社別收進集子裏。

想起濟安先生和你，總想起武俠小說。我從小酷愛武俠小說，但「段數」很低，行情也閉塞，進大學時還停留在還珠樓主的勢力範圍內，還是在你們兩位的談話中，才認識了黃蓉、郭靖，開了眼界

。這一來，我却讓這對神鵰俠侶給迷得神魂顚倒，茶飯不思，大考了還抱着書不放，沒有留級也眞是大幸了。

提起武俠小說，便想起日本電影。我生下來時，家鄉還是日本人佔據着，所以從小恨透了日本。我們家裏人都不說日本話，不唱日本歌，連帶着，我也從來不看日本電影。又是你，大力鼓吹「宮本武藏」這部片子拍得好，說得眉飛色舞，大有失之交臂便終生遺憾的意思。我先還將信將疑，及至看了，也迷上了。這以後，不但三船敏郎的片子必看，連一些哭兮兮的日本片也掏去不少我家教賺來的錢。

我在台大那段日子裏引爲榮耀之一的便是替你整理文稿，你每月還送酬金給我。那一陣子，我日子也過得忙碌，上課、家教外，又辦「現代文學」，要審稿、校對；剛學會幾種舞步，也愛參加跳舞會；同學會的郊遊也不願錯過；又是台大橋牌社的少數女社員之一，因而責任重大，常被拉去練牌（後來也眞替橋社拿到一個全省女子冠軍組的銀盾）。這樣，有時到了要交差的時光，工作還沒有完成，於是「現代文學」的人便來幫忙了。

我很感謝你從來沒有擺出一付「師尊」的面孔，因此，常能談一點心事。「夏某」先生居室之雜亂，與你房間之有條不紊，纖塵不染，形成了有趣的對照。他需要個賢內助，早已家喻戶曉，不過，我第一次同白先勇去宿舍拜見他之後，倒覺得無可救藥了——別的不提，那張書桌的雜亂和堆積如山（我碰巧看到一張四年前的賀年片），怕是賢內助也無能爲力吧。我們好些女同學對你的婚姻也很關心的。還記得你曾對一位S小姐很傾心，S品貌都佳，對你也好，奈何她被她的同室女友纏住，爲此你頗爲苦惱，與我談起時，不免搖頭嘆氣。我們還一道忖測遲婚女人的心理狀態，可惜我那時閱歷不深，偶而小說裏寫戀愛也是閉門造車，自己並無經驗——可笑我進台大頭幾年猶抱着獨身主義，拒絕談戀愛——所以絲毫幫不上忙。不過，我一向愛給人作媒的，有一次替你打聽到一位小姐，是某同學的遠房親戚，好不容易把你說動，湊了一次約會。

那時我出謀畫策，那同學則勤於通風報訊，原指望有成功的一日，誰知約會了一次，你先打了退堂鼓。什麼原因我現在是記不得了。

我雖然好作媒，究竟沒經過媒婆授業，也不走運，十幾年來，由台灣而美國而大陸，從未撮合成一對佳偶。在香港時，有一次要給戴成義介紹小姐，弄得他一時不敢上我家來。但幾年來怨偶看多了，我逐漸心灰意涼，如今也收起這行副業了。

眞難得你還記得我有腸胃病，這毛病自小就有，只是在台灣時難得發作，知道的人眞是少而又少。今天能給你寫信，還虧得有這個毛病。否則，我恐怕難以離開大陸。

一九七二年春天，我終於下了決心要離開大陸，戰戰兢兢地遞上了「出國」申請，申請書上自然不能直說我痛恨那專制獨裁的政權，鄙視那莫須有的階級鬥爭，只能說是「健康日衰，不能適應國內的生活」。學校「黨委」一看，怒不可遏，認爲我是裝病，想要「出國」，「叛國」了當然是要「投敵」去，而這一切的根源自然是思想改造不夠，於是通知我立刻去蘇北走「五七道路」三個月。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別的念頭如果沒有，隨時準備去勞改的思想是早成爲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了。當時，我不吭一聲，收拾了鋪蓋捲，丟下兩個孩子在家，也就下鄉去了。

那農場裏供應的早飯，其中佐稀飯的小菜千篇一律是醃青菜，我牙齒不好，嚼不爛那鹹菜梆子，所以自己帶了一瓶豆腐乳下去，誰知才吃了一次，晚上就胃痛腹瀉，折騰了一夜。這還不說，有一天搞大田積肥，我和幾個教員在牛欄和豬棚附近耙稻草。想是午飯吃得太急，又經太陽一晒，不受用了，我肚子突然絞痛起來，整個人站不住，慢慢向地上縮下去。同事看我臉灰了下來，都慌了，丟了耙向我奔過來；我却痛得太猛，竟昏了過去。等我有知覺時，發現自己身子在空中搖晃，定睛一看，原來是人踡縮着躺在一只大籮筐裏，正由兩個男教師用一根扁担扛着跑，一個女教師氣喘吁吁地扶筐跟隨，直奔去看醫生。小時候看新嫁娘坐四人抬的大轎，很是羨慕，想她們威風得很，怎麼還啼哭呢？那會料到自己也有一天被人抬着走，果然有些「心酸酸」的滋味。

這次病的發作，自然彙報上去了，學校又因爲我們要出走而受到省裏責備，立刻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笑臉相迎，連哄帶逼地把我拉回南京，送到一個高幹療養單位檢查身體。果然，X光照出潰瘍痕跡，總算證明了我不是純粹裝病。當然，[illegible]是軟硬兼施，旁敲側擊，總想從我口裏套出眞話，不過我自始至終咬定是健康不佳。

說健康不佳，也非假話。記得吧，你會說過因用腦過多，患了神經衰弱症，有健忘現象，像出門上台大，路上會想起忘了鎖門，回去查看，門又鎖得好好的。我那時少年不更事，不知神經衰弱爲何物，不免竊笑你多疑，直到我在「北京」住了兩年，才充分體會你那時的情形。然而，我這神經衰弱症與你的稍有不同，倒像是用眼過多引起的。

文化革命到一九六七年，破壞達到最高峯了，除了打砸搶，又是凶殺武鬥，死傷纍纍。那時我常在外面看大字報，遍地是告急聲：「瀋陽告急！」說裝甲車衝進了百貨商店，「蘭州緊急」！原來是工人用機關槍掃射學生……我總是一邊看，一邊氣喘，渾身毛骨悚然，自認爲「比秦始皇還秦始皇」的毛澤東，更加把自己神化，煽動起人民原始的宗教狂，全國塑像林立不說，有個時期把「北京」搞成「紅海洋」，處處是紅，好好的牆壁也刷我一片血紅，看得我心驚肉跳，眼皮都顫抖不已（可笑我以前寫「欽之舅舅」，那主角眼皮跳動還有神秘與幻想，那知現實生活便能連成這種效果）。我開始失眠、頭痛，像你說的遺忘現象更是稀鬆平常。最惱人的是，我常以爲聽到孩子的哭聲。自己房間裏的自來水在流，或隔壁的水喉擰開了，那嗚嗚聲響，我乍聽都疑爲嬰兒啼叫，整個人會嚇得跳起來。後來買了「赤腳醫生」的書來看，知道這就是典型的神經衰弱症，自然也就想起你來。十幾年不見，希望你已經治好這個毛病了。

我怕這封信已經扯得太長，再不打住，你要笑我作文退步了。寫了幾十行，專爲的感謝你對我一家的關懷，並表達我的敬意和問候。



中共老成凋零

中共中央委員會，「人代」常委會暨「國務院」，本月六日晚間經由北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宣佈：中共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員、四屆人代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六日下午三時零一分「病死」北平。如果朱德在一年以前死亡，對中共或對中國人而言，都不是一項重要消息。朱德現年九十，早就該死；雖身兼黨政要職，不過傀儡一具，並無實權。朱德早期的地位在毛澤東之上，所以合稱朱毛。自到陝北後，被毛控制，完全聽毛之命令以行事。雖偶然亦有牢騷，大都倚老賣老，不足重視。文革期間，曾被江青唆使紅衛兵在羣眾大會中痛加批判，指為大軍閥、大投機家、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因此要「砸爛」他的「狗頭」，其不為毛澤東所喜、不為江青文革派所容可知。

如果朱德在一年以前或在周恩來之前死亡，他的死實絲毫無足重輕，且亦不會對中共統治結構及中共政權的穩定性發生任何影響。然而今日的情勢則不然。今日的情形是，自中共中央宣佈毛澤東不再接見外賓之後，朱德已被許可正式履行其「國家元首」——相當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之義務，在短短時間內，他曾代毛接見馬拉加西總統及澳大利亞總理。不僅如此，中共中央使朱德出面，可能更有深一層的作用，即於毛死之後暫以朱德接替黨中央主席，繼續對江青文革派給與掩護，使不致因華國鋒「直昇機式」的竄升而過份刺激地方軍人及老一輩幹部，釀成難於逆料的變局。如今朱死，數紅朝人物，除葉劍英外，已更無一人可稱「老」，是則華國鋒以「第一副主席」而接掌大權，乃愈少迴旋緩衝之餘地，而葉劍英可資利用的聲望又遠不如朱，形勢如此，江青文革派已非「赤膊上陣」不可。

人謂利令智昏。此所謂利，並非全指財貨幣帛而言。利之大者無過於權，有權者可盡得天下之利。自此觀點出發，江青一派未始不為朱德之死而深感慶幸。甚而，朱為汪東興受江青之命所謀殺，亦並非全無可能。朱雖年老，夙稱壯健，距今半月前接見澳總理時，長談不倦，略無病容，何竟猝然以死聞？今日北平，鬼影幢幢，到處是陰謀，到處是刀光劍影，一切事變，均不能以常理度之。試觀朱死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葉劍英外，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三人皆屬江青死黨。而中共中央所發佈之治喪委員會名單，華國鋒以第一副主席身份赫然竟居毛之後，其次為王洪文，又其次始為葉劍英，而繼之以張春橋、韋國清、劉伯承。江青排名居第八，遠在許世友、吳德、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徐向前、聶榮臻、陳雲、譚震林、余秋里、楊成武、張宗遜、蕭勁光等人之上，此中消息，豈不十分明顯！

朱德之死使江青一派與地方軍人及老一輩幹部間的緩衝盡失。此一情勢顯示，無論是否出自毛之本意，一旦毛死，江青文革派將直接逕行接權。其未來可能的安排是，華國鋒接替黨中央主席，張春橋接替「國務院」總理，軍委一席一職或逕由王洪文竄升，或暫以葉劍英充數，而以王洪文副之，（王洪文現已為軍委副主席）實權仍盡在江青一派掌握之中。問題是，此種一廂情願的安排，是否能為地方軍人及老一輩幹部所接受？如非所願接受，又當如何？此是朱德死後中共集團所面臨的最迫切而重大的問題，所有的人們——包括中共各派系主腦人物及大陸社會各階層，目前均試就此一問題尋求答案，並依其所作的估量而決定其行動。

毛澤東將因朱德之死而加速而死，一由於其憂愈深，二由於其氣愈餒。毛死大陸局勢之變與不變，本為九與一之比，此可能不立有劇變之「一」，即與朱德有關。今朱死，併此僅餘的或能維持表面安定的因素亦皆失去，毛死大陸之必有重大的變局，殆已萬難避免。

今日情形，江青文革派可絕對控制「中央政治局常委」，差可左右「中央政治局」，但在「十屆中委」中仍居於少數。華國鋒或可掌握「國務院」，但不能掌握廿九個省市區革委會。江派「中央」亦難能掌握各省市區黨委。至於「中央軍委」與各「大軍區」及「省級軍區」之關係，目前均因毛一息之存而維繫，一旦毛死，「最高指示」失靈，而軍令出自江青、王洪文，誰復能屏營以待？依常理，中共迭遭大故，老成凋零，「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無法執行其職權，勢非召開「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重新改選或增選不可。事實儘管如此，我們却看不出江青文革派有召開三中全會的勇氣與可能。即使利用毛澤東尸居之餘氣而勉強召開，亦不過徒增紛擾、愈促其變而已。

港共的派系鬥爭

胡漢君

毛澤東最後這口氣將噱而未噱，中共在香港的嘍囉們却已在展開奪權鬥爭。江青系到處張牙舞爪，氣燄逼人，走資派處處穩紮穩打，沉着應戰，就目前的情勢看，雙方已由最初的勢均力敵，轉而爲江青系屈居下風。

香港的中共份子，向來周恩來系佔盡上風，在中共所控制的的機構中，「中華總商會」、各銀行、各國貨公司、「華潤公司」（中共的對外貿易機構），長期以來便是「走資派」的勢力圈，江青系從來就無法分潤。江青系從來係控制了大陸的所有宣傳工具，但在香港却只控制了一張銷數奇慘的「文匯報」，連「新華社」也直至最近才硬塞進了一名「副社長」（副社長有好幾人），原任「社長」梁威林是走資派人馬，江青系對他始終無可奈何。「新華社」是香港政府認可的中共代表機構，香港官方對中共有所接觸，都通過「新華社」進行，所以梁威林成爲中共在香港的「最高官員」和發言人，江青系不將梁威林逐走，江青系在香港就必然落在走資派的後面，永難攀上最高峯。

爲此，江青系最近會向香港政府有關方面提出新的名單，要求香港政府同意。香港政府對於江青系眞是敬鬼神而遠之，一九六七年港共在香港發動的大暴動便是江青系的傑作，事情雖已過去十年，創痕猶新。因此香港政府用太極的推手方式，將江青系開出的名單拒而不納。據說江青系的這名「新華社副社長」雖然上任，但形單影隻，根本不能發生絲毫作用，不要說無法取代梁威林，恐怕要捧住這隻飯碗都很辛苦。

在走資派控制下的「大公報」「新晚報」，自費彝民以下，個個都是反江青系的人物，周恩來去世後，他們所表現的那副如喪考妣的哀傷情形，說明了他們與周之間的密切關係。以「中華總商會」名義領銜發起的周追悼會，他們不惜人力物力來舖張，爲了鮮花不夠，甚至委托商人向台北大量採購，以飛機趕運，成爲香港市民嘲諷的笑話。走資派便是利用周的屍骸，向江青系示威。

「中華總商會」向來便是紅色市儈的天下，其中的高階層份子，都是些依靠中共發了大財的人物，因此他們與周恩來都直接或間接發生關係。江青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公開抨擊某些當權派經常接受香港商人的厚禮的餽贈，這些禮中不僅包括高級汽車、高級音響設備高級外國酒類，還包括了北歐出品的「小電影」，他們以非常尖酸刻薄的口吻對香港的紅色市儈表示了極度的鄙薄，這對於紅色市儈自然既驚恐又憤怒。江青系這次爲了在香港對走資派奪權，不得不收歛起以前那副猙獰面貌，向這些地頭的紅色市儈改用了狐媚手段。但紅色市儈個個都是修煉成精的老狐狸，他們當然不會輕易上鈎，身爲「總商會會長」的王寬誠，爲了避免與江青系的嘍囉接觸，從所謂「天安門事件」起後，便藉口有病在身，閉門謝客。自然，他們謝見的賓客中，不包括走資派在內。反之，走資派的重要人物頻頻出現在他的客廳中，緊張忙碌得很。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走資派的報紙雖也刋轉了由北平「新華社」公佈的消息，却不再多置一字，對於廣州的「指示」，不加理睬。事實上，香港的這些走資派頭頭們，他們早成了千萬富翁，而且都已全家取得英國國籍，他們的現金也早在十年前便存入瑞士銀行，所以他們對於江青系的任何威脅引誘，無動於衷。他們穩佔了山頭，進攻退守，無不如意，除非香港根本發生變化，走資派可說站定了不敗之地。

綜合目前中共走資派與江青系在香港奪權的形勢。江青系縱然施展出渾身解數，在第一回合中依然大敗虧輸，而且可以說是一敗塗地。但江青系決不會就此歇手，他們一定會再次發動更凌厲的反撲，而更凌厲的反撲說不定會採用任何破壞香港現狀的手段，一如一九六七年那樣——這也是香港市民最躭心的問題。

不過據對香港中共情況比較有瞭解的人分析，一九六七年時期的中共內部步調是一致的，所以發動的暴動雖終於在香港政府與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撲滅，論規模確不能否認還像個樣子。

可是目前的香港中共內部既已分裂，江青系在香港的實力遠在走資派之下，儘管他們有些野心，因再難裹脅盲從羣眾，也將無能爲力。這一看法是相當可信的。

在中共的走資派與江青系之外，香港另外有所謂「新左派」，這是一個既反中共又反蘇共的新起組織，他們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他們的背景是歐洲的托洛斯基派，至今所吸收的男女青年爲數有限，看來不會成甚麼氣候。

亂始亂終

阮文達

周恩來死去，朱德又相繼斃命；毛澤東病榻彌留，是否神志清醒，那是鐵幕宮廷中的大秘密，即使專家們也無法猜測；於是大家所關心的乃是毛記王朝，能不能產生一個像樣的承繼人，這問題，如果用專家們的分析手法來推斷，可以肯定的是在共黨集團內，決不可能經由一種民主方式，通過選舉或協調來解決；斯太林要不是在最後關頭對列寧耍了一手「偷天換日」的把戲，而且在得手之後大事誅戮異己，他絕對坐不上蘇維埃聯邦總理的寶座；赫魯曉夫怎麼對付斯太林，目前雖仍是一個謎，但觀乎斯太林之被鞭屍，則可知政權轉移，決不是和平讓渡，劉少奇和林彪之敗，問題都出在希冀「大位」的企圖透露得太早，實在說，毛澤東幷非不知道培養一個「接班人」太不容易，劉少奇和林彪都應該是理想人物，可惜的是他們都等不及毛澤東死；至於江青，甚至王洪文、張春橋之流，豈僅是等而下之，簡直是不入流的角色。

東方的領導人，不同於英、美，不可能在一日之間即可塑造出來，即使立寨稱王，結夥打劫，作頭兒的也得亮字號，論功夫；毛澤東從井岡山落草，到北平「南面稱孤」，他犧牲了多少性命，經歷了多少波折；不管他是不是「捉鬼的鍾馗」，可是幾十年歲月已經將他塑造成了一幅魔王的肖像，他若是死了，誰在鬥爭中冒出來，都不足以懾服羣妖，如果就一個政權而言，老百姓接受一個領導人物，其心理過程也是非常緩慢的，不管是集權專制，或者是民主自由，要選擇一個「領袖羣倫」的頭子，仍必須具備了若干條件；趙匡胤黃袍加身，黎元洪被迫出任都督；都是因爲其原先就有了「聲望」；否則的話，別人打出來的天下，誰願意向你俯首稱臣。

江青一心想作武則天，想作慈禧太后；武則天有武三思作後盾，慈禧有榮祿作爪牙；而且這兩個婦人，適逢唐、清的衰微之世，驕兵悍將不復存在；不像毛朝竊位不過二十餘年，當年攻城掠地的頭目，依然擁兵自重；單靠幾個搖旗吶喊的嘍囉，如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如何能夠服眾；何況，武則天和慈禧的結果，歷史已有一面鏡子，江青即使學得像樣，在歷史上也只是曇花一現。

古往今來，靠叛亂起家者，必亡於亂，黃巢、李闖都南面稱過孤，洪秀全以救世爲號召，攻略了大江南北，到頭來還是亡於內鬨；毛澤東打天下，幷不是靠的共產主義，而是跟着他的人想「裂土封茅」；但等到毛澤東的計劃得售，當年患難與共的伙伴，一個個成了劍底亡魂，現在尚僥倖保命者，他們不是「懷德」，而是「畏威」，他們恨不得毛澤東早日死去，因爲毛澤東一日不死，他們即一日寢不安枕，食不甘味；然而，果眞毛澤東死了，又誰也不肯相讓；朱德本一個可以調和的人物，但他卻先毛澤東而亡；這就註定了毛朝大亂絕不能免，而亂的結果，也即是它的覆滅！

※※※※※※※※※※※※※※※※※※※※※※※※

顏元叔

月前翻開早報，赫然發現一張電影傳單，橫欄斗字大書：「滴滴血淚滴意情」！我一看勃然大怒，繼之我也「滴滴滴」地內心淌着血，爲我們的文化滴識淌着血。是誰敢以最大的譏誚，譏誚着國人心智不過是一個水濕的麵包？而更令人難忍難受的是，國人的通俗文化意識，竟也歡迎「滴滴滴」，就如麵包之歡迎陰溝水！君若不信，「滴潮」已經開始漲水，一個電視連續劇正以「母愛滴滴淚」爲題，大肆撲入我們的意識。

我們這個民族已經太軟了，軟得成天就是想哭，要哭，號啕大哭。好哭的人，不會有什麼出息；好哭的民族，只會變成國際孤兒。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有他一股蘊藏腦內的勁道；這股勁若是逼入腦門，逼入四肢，它會化爲腦力的表現，體力的表現；若是把雙眼的淚腺水閘，全部鬆開螺旋，那股勁便由此一湧而

心瀝血」那般眞得無以復加了（多便宜！）可是，你有沒有反省，這些淚，這些「血淚」，是爲什麼而流的？這些淚，這些「血淚」是你用什麼手段，從什麼人的淚腺裏輸導出來的？你撫心自問，你該知道，你是以平價的故事，平價的

楊子

恩德比機場，拯救劫機人質的英雄行動，心嚮往
能決行，不論我們對於以色列人的看法如何，但
，而是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心境，所謂「忠之屬也
仗，正如美國故艾森豪總統在其「歐洲十字軍」
突擊，危險性很高，失敗公算亦大，雖說是攻其
的。
種，以色列的奇襲烏干達，規模雖小，而集奇襲
論」一書中所說的，「勇氣加上行動的決心，爭
實超乎「哀兵」之上，又焉能以政治的因素論其
功則成仁事業的精神；或則由於悲天憫人，或者
，當他們搭上飛機啓程前，必有這種抱負與心情
到那些九死一生的旅客與親友們相擁而泣的鏡頭
對抗的時日，英雄主義沒落了，以色列勇士的犧
家社稷赴湯蹈火，都是值得贊美，我覺得在這個
才華；個人存英雄主義，方能作處變不驚，堅苦
的國家，必定不可侮；充滿英雄主義的社會，必
象，便必須高揚個人與全體國人的英雄主義。

不要滴

淚，流淚，流得祇綫朦朧；而
朧的視綫——眼科大夫可以爲証」，就會影響腦神經，腦子裏也是一「朦朧混沌；結果淚人兒，站在「生命」之前，變成了半白痴。

我們爲什麽要流那麽多的眼淚呢？而且，不僅是流眼淚，還要清水裏加點紅藥水，強調流的是「血淚」！你也許認爲，流眼淚就是眞感情的眞表現（果眞嗎？）流血更是「嘔

心肌腐蝕，把我們的智識折斷，使大家（那千百萬國家依以爲磐石的羣眾）變成一灘灘的髒水。淚濕青衫，我們要記住，是一個被放逐者的無助的哭泣。

打破門牙和血吞，這種豪邁堅忍的氣概，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需要那種斯巴達的頑童，當狐狸把他的肚皮咬破，他只靜靜地流汗，決不流淚。號啕流淚是外向發洩，體內的氣發洩完了，自然變軟變扁變攤。淚眼汪汪的林黛玉，是應從國人的文化意識裏拔除的，唾棄的；我們要高舉明智堅忍的薛寶釵！我們要知道，世上的事一眼淚淹沒了，只有腦力才能克服。那我們爲什麽要躲在角落裏哭泣？所以，你一滴滴滴的血淚墜落時，我就好像看到一個自切手腕的人，鮮血正在滴滴滴；或者，如垂死人的床頭，一瓶高懸的鹹水正在滴滴滴；或者如缺水的龍頭，最後的幾粒水珠，正在滴滴滴。無論，是輕是重，那「滴滴滴」形成的意象，暗示的文化意識形態，總歸是虛軟攤瘓。所以，不要滴滴滴吧！

※※※※※※※※※※※※※※※※※※※※※※※※※※※※※※※※※

「毛皇」的命運

·李寒·

廣州「華南農學院」的一張「大字報」，透露大陸各地所流傳的反毛江的話。其一爲：「高興就升官，不高興就丟烏紗帽，人老了辦事就胡塗。」其一爲：「寧可信敵人，不可信同志；小人進讒，忠臣遭殃，建黨數十年，毁於一旦。」

這些話很顯然是指「毛皇」說的。「毛皇」與「秦皇」是中華民族的兩株「大毒草」，兩千多年前放了一陣子毒，毒死了千千萬萬的人民，結果人民揭竿而起，把那顆毒草連根拔掉；兩千多年以後的這一顆毒草，毒性更大，爲害更烈了，難道就不能被拔掉嗎？且記住：社會有因果律，歷史的循環也有法則，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天演公理，誰也逃不出這條軌道去。

高興給誰升官就給誰升官，高興罷斥誰就罷斥誰，這是「皇帝」的特權。但是從「毛皇」的習性來看，他是決不願看到他手下「大臣」的權勢優越，所以誰被他親信，誰就先倒楣。劉少奇如此，林彪如此，連一直給他當秘書的陳伯達也是如此。就以鄧小平來說，也曾當過共黨的「總書記」，算得上是核心人物，結果下場還是一樣。「小人進讒，忠臣遭殃」再加上江青的「慈禧」女禍，「毛皇」的寶座，和「秦皇」的江山一樣，同樣瀕於「天崩地坼」的局面。

毛澤東老胡塗了嗎？倒未必。因爲他知道他死後有被鞭屍的危險，所以把他認爲有問題的人統統幹掉。

現在如果把「毛皇」比擬齊桓公，把周恩來比擬管仲，固然不倫不類，但是管仲臨死之前曾告訴齊桓公不可信任豎刁、易牙等人，但齊桓公不聽，結果應驗了管仲的話，使得齊桓公死後六十日，蛆虫滿身，而無人收屍。現在「毛皇」不接受周恩來的遺言，結果呢？那就等着瞧吧！

英雄崇拜

我是英雄崇拜者，撇開政治因素，我不禁對於以色列人刑
之！這是勇者不懼的行爲，唯有胆識者方能勝任，也唯有胸懷
是他們那種冒險犯難的精神，爲國家民族不爲勢劫的氣概，叫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以色列人亦然，爲什麼？乃是一個
，可以一戰」，所謂「明恥教戰」，以色列人的大無畏，應作

以色列人六日戰爭聞名於世，那場仗與其說打的是閃電戰
一書中說的：「任何種類的戰爭中，士氣永遠是決定的因素。
不備，出敵不意，但是若是沒有那一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

兵學家將奇襲分爲：戰略奇襲、戰術奇襲、技術奇襲、組
的大成，正應了德國著名軍事學家艾福斯（Waldemar Erfur
勝基於不可折撓的信念」的說法，以色列人把兵法變爲活先生
妥當與否。

什麼叫做英雄？並不是不怕死的好漢，最重要的是無視
基於國恨家仇，而歸結於一種捨我其誰的抱負，我相信，那些
，這就是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表現。

在電視上看到那些英雄們凱旋，在特拉維夫機場受到羣眾
，我爲之熱淚盈眶，也許是在這個存在主義泛濫的世界裏，在
易千人，便顯得特別的感人了。

我是英雄崇拜者，因此我贊美英雄行徑，小焉者個人的
時代裏我們應大大的發揚英雄主義；個人存英雄主義之心，
卓絕的奮鬥，英雄主義是反鄉愿，反明哲保身，反周愼守愚
定是一片蓬勃朝氣；充滿英雄主義的個人，必定有參與的熱

談以色列入的英雄故事，我不祇是神往而已。



談人的改變

向晚

今日世界的所有種種問題，只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有兩方面：一、是性惡問題；二、是兩性問題。綜合起來，即人的改變問題。

自古以來，宗教家、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便下過大功夫，可惜數千年來，迄未完成。俗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足見人對物容易治，對人却不是如物那麼容易。所以西方人對物在科技上能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我國人只用力在人的改變上下功夫，趕不上西方。西方揀其易者，而我國人則選其難者，當然不能相比。

日本人自隋唐到明代，皆向中國學習，千數年來只見出了幾位漢學家，却不見有甚麼影响社會的大儒。最著者也只是極少數的朱子學派（朱舜水）、王學派（王陽明）數人而已，已足以造成明治維新。但當維新後，日本人向西洋學習，三、四十年後，竟忽然轉弱為強。日俄戰爭一役，列於世界強國之林。此又說明，治人遠比治物艱難。

改變人雖然艱難，但這個工作却不能放棄，如佛教、基督教然，須永遠堅持做下去。這種工作，決非如科技問，很快就收效，把結果那樣放出於各國市場，使人人即刻享用。治人是一種不聲不响正心誠意修身功夫。然只要懂得方法，肯下功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下去，總會有效果的。一人改變，會影响家庭改變，影响社會改變，國家改變，世界改變。改變不僅是黑夜航海的燈塔，也是這混亂世界中的唯一新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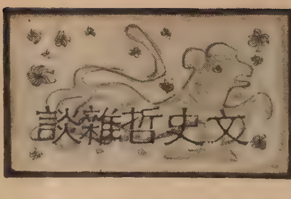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功夫總不會白下的。播下的種籽，必定會發芽、生根、開花、結果。人生目的，不是專做一消費者，而是也要對社會有所貢獻，所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這是天公地道。必須我先改變，而後始能改變別人。教會說教者，專靠嘴說空話，那是沒甚麼效力的，必須以身教，那才有效力。多年前有一失業工人去求見布克曼博士，向他乞貸。布克曼於是把存摺拿出來給工人看，也不過幾百元而已。他對工人說：「我只有這麼多錢，我同你平分好罷。」那個工人從此做了布克曼的終身誠實朋友，而且成為一新人。他又改變了不少工人。那些工人多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以後這些工人，便不再參加共產黨集會，而轉而參加道德重整運動了。

世人見越南和尚參加政治鬥爭，示威遊行，不免怪罪佛教，見意大利、法國共產黨勢力那樣澎脹不免責備天主教、基督教無用。其實這些人，皆弄錯對象了，越南的和尚、意法的天主教、基督教，並無錯，錯在教會領導者或執政者，他們實未能以身教，實踐他們的教理。有一法人對我說：「我們何以要投共產黨票呢？並不是相信共產黨，而是反對執政黨，教會領導者，天主教理，是禁慾的，為何允許神甫竟與修女談戀愛，甚至結婚？……」這次意大利競選，基民黨僅是險勝，還棄教宗呼籲，否則，必失敗於共產黨之手了。

在各大都市裏，常聽說：「這個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細心一想，也未常不妥，資本家祇想賺錢，賺來錢盡情享受。他們決不想想工人的生活怎樣？各民主國家政府也多不注意這方面。於是共產黨為想利用工人做他們爭權、爭霸的工具，所以用盡方法向他們滲透，於是給他們一種外抹蜜糖的毒物讓他們吃。他們在無人理的情況下，便上鈎了。一次布克曼的一個愛國朋友，遇到了魯爾區鑛工領袖，先送給他們一本小冊子，然後向他說瑞士柯峯召開世界大會事，邀他們參加。他以好奇心理去參加了，會畢恍然大悟，自云：「我們受馬克思主義欺騙了二十多年，以後決不再到莫斯科了，每年要到柯峯。」由這工人領袖，逐漸傳播，整個魯爾區共產黨小組崩潰了（見英國麥肯琪報告）。中毒已深的老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容易改變的，然卒於改變了，何況一般人。這在有人肯不肯下這一番功夫。布克曼改變人的方法，也非他獨創，那是學自基督教、儒家的。這兩派改變方法，綜合起來，即是布克曼的方法。前者一般人皆知，今只就儒家言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就按香港說吧，錦衣、華屋、珠寶除極少數人無視外，「一般人焉有不羨慕之理？正當方法得不到，只有出之於搶劫。」在廣播電台上，就聽到一剛出獄的賊匪如此說。季康子又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

如何？」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苦矣。君子（執政者）之德風，小人（百姓）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如曾國藩所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居高位者）之所向而已。」）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苟正其身矣，與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以上見論語顏淵篇與子路篇），總而言人，無論宗教、政府，如領導者能處處以身做則，上行下效，在教者必是虔誠教徒，爲民者必是奉公守法的公民。

現代世界眞正強國，是德國（西德），號稱「經濟強國」。須知德國之所以有今天之強，是始於十八世紀的富銳德里克・威廉一世之親自躬行實踐刻苦、勤儉，自他本身起，連皇后、太子在內，每晨皆同他一樣，督導工人掃除街道。從此一端，可觀其餘。因此普國把德意志統一起來，打敗了法蘭西，俘虜法皇拿破崙三世，以成爲歐洲強國，不，也是世界強國。二次大戰後，雖分裂東西德兩國，將來遇有機會，遲早西德必統一全德。何以如此？無他，主賴於人的改變，尤其是在上位者的改變。正如上述孔子的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失敗・氣質・命運

霍雲晉

走進那家小食店吃一碗上海湯麵，遇上一張諗熟的面孔，這人在幾年前兩夫婦自己開一家小食店，因爲價錢廉宜，小菜口味不錯，生意特別興旺。可能遭隣近同業妬忌，向業主打小報告，業主要加他的租，他只得找過地方，新的地方因地點不好，他的營業結束了，現在在這家吃店，他已成爲夥記。我一面吃東西一面聽他談當年，他說生意最好的時期足有半年光景，後來妻子捱出一場大病，加上還居地點不好，最後又是打回原形了。他於是抱怨說：自己並沒有不良嗜好，生活也儉僕，這樣子失敗，只能歸咎命運好了。我無法安慰他，但如果細細分析他的成功與失敗。並不是沒有軌跡可循的。

有時人們想到意志這東西，總以爲它是完全主觀的。事實是每一個人的意志的形成，都是先受別人的成功或失敗所影響來的。至於個人的成功與失敗，看來像是客觀因素迫出來的。事實是眞正的成敗原因，仍然決定於個人意志的錯誤運用，與命運無關。

在工商業社會上，有兩種創業的方式，一種是由某人不斷摸索，不斷作新的嘗試中以創新形式出現。這種創業形式，因爲歷經過種種困難，也有了解決困難的方法及心理準備。當他成功了，那成功因素，已經包含了對好些客觀的影響力的了解及適應。其次只有一種是看到別人的新方式熬出頭了，自己也照樣去模仿，以圖在競爭上分一杯羹，這種人有時也有僥倖成功的，但那種方式的成功，終是無根的。因爲這種創業者的意志，只是一種走捷徑的權宜之計。這種人只有創業的雄心，而沒有創新的勇氣，他看來像進取，其實是在逃避。因爲他一直在錯誤運用他的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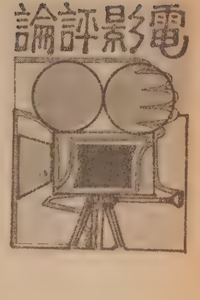
有時看到有些影人，拍一部片子成功之後，不斷重覆自己，以到最後失敗。失敗的原因，却是失掉了最初成功那股勇於創新的魄力，他過去的成功，是從深切研究客觀情勢才冒出來的，後來的失敗，却只知道自己過去的成功，而忘記他的舊方式已經無法適合客觀環境的需要。

有時，我散步經過那個失敗的小食店主人幾年前曾經發跡的街道，依然看到幾年前與他在一起經營的幾家小食店的店子仍然無恙，而連他過去經營過的店子——仍然有人做同樣的生意。我不得不相信，這個失敗者的失敗，應該與命運無關。而是性格上的，那性格可能帶來同業招妬有關。

在這一個變化最多的世界，人的困擾，有很多是因爲當事人只重視工作效率、重視機械效率，往往將人的因素減到最低，而意志力量不論來自客觀的驅迫力量，或者是來源于創新，却無法脫離人的因素，這除了個人的毅力與智慧之外，更不可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然而人，不是因成功而驕傲，或因爲失敗而怨天尤人，都是破壞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的最主要原因。

每一個人的長成，雖然有「自我」作用，有自由意志，但那「自我」與自由意志，其實是由接受別人的教育，以及接受別人的影響力而形成的。他的生命如果是有價值的，絕對不能夠與別人的利益脫離，也不能夠從和諧走向孤獨而能夠突出甚麼價值。他也不是因爲受別人的影響而完全沒有「自我」，但那「自我」並不是空洞地存在的，必須從創造境界中才能找到。

當人們談到某人驕傲，某人不近人情，某人有濃重的自卑感，時時怨天尤人時，好像這只屬于個人生活藝術上的毛病，與經濟價值無關，事實是只要整個世界的經濟原因成爲人的生存得好或生存得壞的主要原因之後，人的任何氣質，任何德性，都與經濟價值有密切關係的，任何一個創新主意能夠好好發現，必先通過人和的因素，人和的因素無疑地又是來自人的氣質與人的意志可否與別人起共通作用才行。



突出明星價值的三部動作片

林巽

彼得亨特導演的「大煞星與亡命客」從本港學生大考期至暑假期一直都是賣座旺場的片子，這部電影並不突出打鬥，集戰爭、冒險、鬥志於一爐，除此之外，它是荷里活風格的片子，為突出明星價值而拍的，同期的動作片中有路林巴特導演的「行刺」。以及舊片重映的「龍爭虎鬥」。「行刺」雖然拍的夠驚險刺激，但賣座並不理想。「龍爭虎鬥」因為是美國導演羅拔高洛斯導演李小龍的作品，賣座原因並不是電影本身，觀眾祗是為着李小龍而捧場的。「行刺」與「龍爭虎鬥」同樣是為突出明星價值而拍的片子。

「大煞星與亡命客」係新占士邦羅渣摩亞主演。

從喜劇角度看，「大煞星與亡命客」可有些卡通動畫故事的構思。一開首李馬榮想找拍檔與他到非洲去採象牙，一個來自英國的退役船長羅渣摩亞因鈔票與護照都給小偷扒走，正落難在非洲新西巴城，為李馬榮邀請拍檔，他們與一個阿拉伯助手，幾個黑人傭備一起深入德屬殖民地東非去獵取象牙。不幸遇着一位嗜殺的德國將軍倫哥荷夫，帶一枝軍隊來將他們的象牙隊突擊，羅渣摩亞與李馬榮逃走，倫哥荷夫窮追不棄，在勢力懸殊中一直憑一小撮雜牌隊伍與德國強大的突擊隊展開龍爭虎鬥，處處突出弱者的機智，以弱勝強，使倫哥荷夫大吃苦頭，故事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倫哥荷夫被任命為駐東非總司令，羅渣摩亞與李馬榮亦為英國當局僱用在叢林中找尋一艘德國軍艦，將之炸毀。這部電影的構思就是卡通公式，鬥智慧勝蠻力，故事是虛構的，代表正面人物是不自量力的冒險家而不是什麼英雄。它的娛樂性却從誇張德軍的兇惡然後使用偷聽方式專挫德軍的銳氣，使觀眾因此得到滿足。

此片難能可貴的是並不賣弄白人優越感，在患難中，非洲人在幫助李馬榮與羅渣摩亞作抵抗德國軍隊工作時，電影中黑人的地位仍然是很突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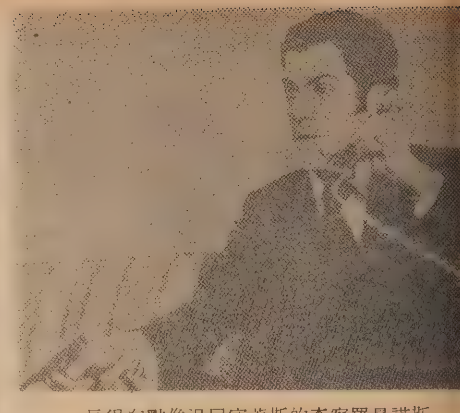
由占士邦片導演彼得亨特導演的「大煞星與亡命客」，係在東非拍攝。

路林巴特導演的「行刺」故事以蘇聯總理柯西金訪問加拿大渥太華為背景。因為蘇聯國內反對派暗地藉着國家安全局的人員先行到加拿大，他們表面上是可保護柯西金在訪加時期的安全，暗地裏是想將柯西金暗刺然後嫁禍美國情報局，這個蘇聯保安局長到了加拿大後，先是將一叛徒投美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綫人漢克暗地捕去拘禁，然後向加拿大當局指出他們接到情報，知道漢克要行刺柯西金，要求加拿大當局對漢克拘捕，否則柯西

在以行刺柯西金為題材的「行刺」中，姬絲汀娜蘭妮有非常令人滿意的表現。

金可能取消訪問加拿大。加拿大政府怕惹起國際糾紛，便故意將一名能幹的騎警隊長西華停職，然後給他一個秘密任務，叫他去對付漢克，要是西華將漢克殺了，加拿大當局可以不必認賬。電影大部份便爲了那個突出飾演西華的明星佐治史高而拍的。電影前半部懸疑氣氛很濃，後半部也拍到夠緊張驚險，雖然寫佐治史高探出蘇聯國家安全局長如何用迷藥迷住漢克，在他的身上縛有炸彈，用直升機送他入市區行刺柯西金，這一切都給佐治史高看到，這是最不合理的誇張。不過觀眾給緊張的氣氛吸引住，可能無暇去吹毛求疵了。但坐在觀眾席上，我發現觀眾並不跟着劇情的緊張而緊張。這使我大感意外，後來忽然一悟，原來觀眾並不担心柯西金的被刺，他們心中可能有一個相反的願望，希望柯西金被刺死。這是戲劇效果之外的效果，主要原因是觀眾對柯西金並無好感，我想如果用同樣故事，只將柯西金換上美國或西歐國家的領袖，此片可能是大收旺台之效的電影。電影製片家可能看到過去的行刺甘迺迪與行刺戴高樂的片子都賣座，於是便照樣拍一部行刺柯西金的片子，但却忽畧了觀眾對柯西金沒法產生好感這一個心理因素。

無疑地，「行刺」是爲捧紅佐治史高拍的，但從香港觀眾反應看，這個構思是失敗了。他雖然演得不錯，但可以肯定觀眾不會因「行刺」一片而對這個主演明星留下什麼印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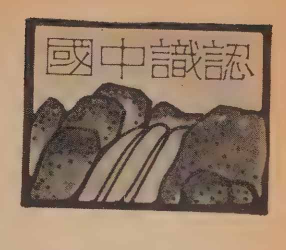

長得有點像湯尼寇蒂斯的李察羅曼諾斯，在「行刺」片中，扮演一蘇聯特務。

「龍爭虎鬥」是華納公司與李小龍簽合約後拍的第一部出品，電影故事橋段，與國片中的反毒品差不多，但從在演員陣容看，如起用曾經獨當一面的美國大牌影星尊普遜、占姬利、安娜嘉莉，作爲李小龍的拱托演員，在製作上，背景的塑造，人物的眾多，人物造型的認眞，可以列爲美國電影中級作品，由此可見華納公司實在是有意將李小龍捧成國際巨星的。李小龍在此片中表演打鬥也很認真，要是李小龍沒有暴斃，現在無疑地是成爲一國際武打明星了。

「龍」片除開首一段，寫李小龍與師父對話，如：「把技巧隱於無形。」「面對敵人時眼裏沒有敵人。」「我們的四週敵人，祗是幻影，而敵人永遠隱藏你身後」的一段[illegible]的學說化出來的哲理加以活用之外發展下去，寫打鬥，寫詭計，差不多都是公式化的，不過可以看出一點，編劇人米高阿倫寫劇本時，可能先到圖書館找些中國古老學哲理念來融化成電影對白的。不過如果李小龍既沒有死，繼續拍出侵入國際市場的功夫片，國片後來在歐美市場的地位是必然被削弱的。

「龍」片與過去〇〇七電影構思差不多，它寫一個武藝高強的人，如何隻身深入險境，爲了渲染他的危機，必然安排好些人被手段殘酷的反面人物殺死，然後才突出李小龍來去獨力與反派高手大戰，它與〇〇七片不同的是殺人招式，只限於用「功夫」。雖然如此，「龍」片本質上仍然是爲了賣弄暴力而拍的電影。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內涵可言。因爲一切情節成爲傳奇化之後，即使有反毒材料，也已經失掉了反映現實的作用了。

每次打鬥前，李小龍必先賣弄單獨表現姿式，圖李小龍在「龍爭虎鬥」中的一鏡頭。



港式鬥爭——交差

柳以青

這一時期，總是看到左派的報章上開什麼會，呼什麼口號，指摘什麼團體，咒罵什麼人物等等。

如此這般的，一集會，一宣言，一發新聞與圖片，於是所謂的「鬥爭」也者，也就交差了。

當然，我不否認：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任何一種不同政治思想，都可以自由的傳播，任何一種集會，只要不妨碍公眾利益，也都可以舉行。為此，生活在香港就可以享受到這些「政治自由權利」，和欣賞到各種不同類型的集會，宣言與文章。

不過，我倒從這一政治宣傳中，得到了一個如此的印象，這也只能是印象而已。

無論是大陸或香港的共產黨的報章雜誌，對於他們所稱人家為「反」什麼、「反」什麼；便是稱人家為「什麼」派，「什麼」幫，「什麼」分子。

如果就喊了這些「口號」，戴了這些「帽子」，以為就是「鬥爭」，或者可以說是「鬥爭」的第一步，那恐怕太容易了。

這種，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講。

首先，我們看在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情形。

當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之後，所有的宣傳，特別是什麼指摘，都是深深影响着大陸上那時的老百姓的。事隔二十多年，中共的宣傳與指摘一次次地翻騰開來，在目前的大陸，老百姓們已經是不再會發生什麼影響了。

我不好說，這是大陸上老百姓的「麻木」。而卻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呢！

這一「心照不宣」的深刻處，就是表現在「麻木」與「木偶式」的外表上。

「紅旗」、「人民日報」等等上所刊登的冗長理論文章，除了強調讓人民學習之外，任誰都不會去看，去思想、去了解的。也就是為此，在大陸上何以會推行各地、各區、各行業的學習會，就不言而喻了。

我這一「心照不宣」，絕對不是我在香港「隔岸觀火」主觀式（一廂情願的想法。或許不少的人，「總以為在這「認識中國」專欄中，只是在「故意」找大陸上中共們的毛病。可是，事實上是什麼就是什麼，起碼，我是不會被中共們「瘋狂」、「不擇手段」的宣傳給弄迷糊了的。可惜的是，太多的人士們因為不了解實情，就很容易地陷入中共們的宣傳中，最可悲的是：竟有的人，只是為了私利，而不惜睜着眼說瞎話，現在我就先拿出大陸上老百姓都是「心照不宣」的証據來。

五月份的「學習與批判」刊出了一篇又由「斬戈」署名的文章，題目是「勃列日涅夫的傳心術和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這篇文章似乎是對鄧小平批判上，增加一項「裏通外國」的罪名。但是，並沒有指出具體的事實，只是以「傳心術」來從「唯心主義」的觀點上來發揮。

然而，我卻欣賞「斬戈」所寫的「傳心術」。

他說：「這幾年，蘇聯科學界盛行研究傳心術。據說，一方在莫斯科打出一張牌，在西伯里亞的另一方憑着某種神秘的『波』就可以『感知』這是一張什麼牌。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是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我們倒真的看到了這種『傳心術』的妙用。」

接着，「斬戈」又引証了中國小說，稱：「蘇聯科學界喧嚣一時的『傳心術』，並不是那些院士，教授們的新發明。在中國古代小說上，就有過多次記載。比如老娘子得了重病，遠在千里之外的兒子就會肚子痛。南方的妻子長相思，北方的丈夫就會做夢回到了家裏。不過，這種『傳心術』要有一類具有血統關係的親人。」

再接着，「斬戈」就形容這一「傳心術」的功能是「他們的愛與恨，他們的喜與憂，息息相通。」又說：「心有靈犀一點通……縛起心來眞叫來得快。」

以前，「斬戈」所寫的「謠言考」，我在這裏已經討論過了沒料到「斬戈」又寫了「傳心術」。這「傳心術」較諸「謠言考」更具實情與深度。

大陸流行的傳心術

事實上，所謂「傳心術」也者，科學的研究上早已成為著名的「第六感覺」了。然而，「斬戈」這一封閉在大陸的人，孤陋寡聞，或者可以說，仍是改不了以蘇聯的馬首是瞻的「一面倒」作風，而稱之為「這幾年來，蘇聯科學界盛行研究」。在自由世界中，這已研究的盛行起碼已近二十年了。或許「斬戈」也知道，不過，他的這篇「傳心術」卻是另有所指，另有作用的。

這種，不擬大加討論「斬戈」所指出的「鄧小平」與「勃列日涅夫」的關係，事實上，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然而，就從中共們近幾年來對蘇聯的大加攻擊，一方面固然表示中蘇邊境的蘇聯壓力，另外方面，更表現了中共內部，特別是政治上情勢的不穩。這一不穩性，不是一個人物，一個地區，而是很多人物，很多地區。致使所謂的中共中央也，並不「中共」，也不「中央」。也就是為此，中共們就毫不猶疑地說，有人企圖「分裂黨中央」。同時說：「矛頭指向毛主席」。

人們或許以為：這幾回只是一種「鎮壓」的藉口，但是，想深一層卻也是實情。這實情該是如此了解的。

所謂的「黨中央」也者，是一個專制獨裁的機器，誰能忍受這專制、獨裁呢？於是，只有造成分裂了。這分 是：「黨中央」聽我和我的一夥指揮

，好過聽你和你的一夥指揮更好，事實上，在「黨中央」中，任誰都想多些專制，多些獨裁的。這樣的一種底細被識穿後，心裏就照不宣了。

這樣的「傳心術」，不正是「心照不宣」的証據嗎？事實上；這篇只是說了「鄧小平」，或者也兼及「鄧小平一類」，質言之，都是大陸上老百姓與中共的當權派之間的「愛與恨」，「喜與愛」的不同類別的「息息相通」呢！

誰還能由相信大陸上中共們與「羣眾」仍是「團結一致」的呢！誰還能相信中共口中所說的「人民」，都是與中共們一鼻孔出氣呢？即使是從外表上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是「齊一」、「劃一」的「團結」；或是在呼口號、發言論時的「同氣」、「同聲」，可是內心裏就都有不同於外表的「心照不宣」的「傳心術」呢！

假如大陸上的情形不能用「心照不宣」，或是一如「靳戈」的「傳心術」來了解的話，那就不會了解大陸上所謂「鬥爭」，以及因了「鬥爭」而所抛出「帽子」的眞況了。

香港部份人幼稚

現在我們看看香港的情形。首先，先抄錄一段「青年學協」的「聲明」，來看看共黨控制下的學生團體，如何以抛帽子的伎倆，發表聲明以爲「鬥爭」。

「……我們堅決支持中大學生會及專上學生聯會的正義聲明，對於一小撮蔣幫分子蓄意製造反華反共事件，破壞社會主義祖國，破壞愛國反霸學生運動。……我們呼籲全港青年學生進一步團結起來，對一小撮危害國家民族，危害同胞生命的蔣幫份子的罪行繼續深入進行揭露和聲討，堅決粉碎其反共的陰謀。

「當前蘇修、蔣幫、托派互相勾結，互相配合，進行瘋狂的反華反共叫囂，是有其醜惡的政治背景的。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下，全國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取得了偉大勝利，粉碎了鄧小平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粉碎了天安門反革命的政治事件。目前全國人民深入開展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一切反動派是不甘心失敗的。蘇修、蔣幫和受蘇修、蔣幫和蘇修養的托派，正與鄧小平相互配合，在香港蓄意製造反華反共事件。……對此，本會站在愛國反霸立場，嚴正警告一小撮反華反共分子：你們與社會主義祖國爲敵，與香港同胞爲敵，到頭來必然自食其惡果。」

這樣的一篇「洋洋」的「宣言」，在香港能發生多少效力我不知道。不過，像這樣的一個純「政治性」的「宣言」，以爲加上或抛上幾頂「帽子」就可以「暢所欲言」了，那簡直是妄想。

例如：什麼叫做「反華」？「華」代表的究竟該是什麼？相信在一兩次的追問下，連發表這一「宣言」的「青年學協」也會覺得不知所以的。

什麼是「反共」，「共」爲什麼會引起人們的反對，其意義是什麼？相信不是一味盲目「擁共」的人是無法了解的。特別是以毛澤東爲「偉大領袖」的人也不願了解的

大陸上爲什麼有「反擊右傾翻案」的「鬥爭」？發表這一「宣言」的青年人知道其底蘊嗎？

鄧小平是否是「復辟資本主義」？更如是，那又是爲了什麼？青年人們是該仔細考慮的。

最主要的是：「天安門事件」眞是「反革命」嗎？那麼就得先給「革命」給予一個眞切的定義才行，否則的話，那是「人云亦云」的「跟風」。

別跟着中共當權派的口吻，對「天安門事件」大加污衊，要知那不但沒有了解「天安門事件」的眞相與意義，同時，更會使全體中國老百姓所唾棄的惡劣伎倆。

「天安門事件」眞的是粉碎了嗎？別先在「輿論」、「宣傳」上製造烟幕，烟幕總是烟幕，不能代表實質的。誠如鐵幕雖然是鐵幕，但仍不能全面以鐵來幕住的。「天安門事件」就是衝破鐵幕，衝破中共的專制，衝破外表的拑制的。

青年人對當權者搖旗吶喊似乎是很容易的。可是，具有誠樸，正義感的青年，往往更傾向於被壓迫者，被鎮壓者。就以「天安門事件」爲例，所有具有純眞、誠樸、正義感的青年人，都是會爲那些老百姓，那些羣眾，那些「人民」來仗義執言的。

然而，讀了「青年學協」的「宣言」，愈覺得這「宣言」不是出自純眞、誠樸、正義感青年人的手筆。

別興高采烈地叫嚷着「粉碎了」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吧！這「粉碎了」也者，恐怕不是天安門前的羣眾，而是騎在「人民」頭上，口口聲聲說「人民」的中共當權派！不信嗎！歷史會告訴我們的。

因此，所謂「鬥爭」也者，幾句口號，幾頂帽子是無濟於事，那似乎太容易了。

唔俾出聲？　嚴以敬作

華府韻事
伊麗莎白·蕾伊自傳

袁小霞譯

神父·單戀·擁抱

這位神父約四十多歲，他的頭髮和鬍子已略呈灰白色，但是面貌英俊，聲音極富磁性。如果他不是不能碰的教士，我早就愛上他了。

我去那裏上課，想把這一件的課程好好學完。他性情很好，不一會兒，他就成爲我的父親，心理醫生和老師，他在課後傾聽我的困難，也向我傳道，他告訴我信仰是我生命中所必需的。

他非常善解人意而且吸引人，我禁不住對他起了種種幻想。我很悲傷，因爲不能擁有他。每回我外出旅行一定不忘寄風景卡片給他，上面寫着「我愛你」，我的確很愛他！我常問他，我們是否可以一同進晚餐，但他總是拒絕我。我每回離開他前請他吻我時，他總是在我臉頰上虛應一下說：「與上帝偕行吧，我的孩子」。

如果不是那個下着雨的週末下午，我們的純潔關係很可能一直繼續下去。那時我好渴望與他談話，我心情非常壞，而他是我唯一可以傾談的人，所以我打了一個電話給他。

他要我到他那裏去，我們在他的書房裏談了一

就在餐廳及附近走了一圈，當我們快走近汽鍋室時，他突然提到我需要信宗教。

我已經瘋狂地愛上了他，我想做的只是擁抱他，雖然我知道這是一個不可能的夢。我仰頭注視他的臉，他似已看穿我的心意。突然他說道：「過來，我的孩子」，就把我拉到大汽鍋的後面去。

狂吻·撫弄·刺激

我們開始接吻，我變得非常興奮，但他把我的手推開，他不斷溫柔地吻我的臉，我的頸項，我的肩膀。最後他急切地說：「把你的毛衣脫掉，讓我瞧瞧你」。

我並沒有穿內衣，所以他很容易地開始愛撫我。我實在太興奮了，我多麼希望與他做愛！

但是，他突然停止了動作。我們又穿上衣服回到樓上去。然後他正經地擁抱了我一下，送我走出大門。

此後，與他做愛的幻想就不斷縈繞在我腦海中。約莫離上次見面一週後，有天晚上我打電話問他，我是不是可以到他那裏去，他心中一定也有着同

樣的念頭，否則他不會那麼急着要我去，

沒有人，房間裏安靜而幽暗。他親吻我，然後焦躁不安地坐下。

神父一面除下外衣及衣領，一面說：「脫下你的衣服，我想看看你美麗的身體」。神父已因我打破了他遵守了廿年的戒條。

我赤裸著身子走到他面前蹲下來……

完事後十分鐘，神父却表現得像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我看着他等他下一步的命令，但過了好一會，他才告訴我說，他覺得我並不準備認眞信奉天主教。後來我們就失去了聯絡。但我花了好久好久的時間才把他慢慢忘掉。

酒吧·石油·情熱

此時，我已在水門飯店的酒吧間工作，但我很討厭得候客人。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有一天我覺得很煩的時候，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要找一個女孩子，但她已不在此地工作。

我說：「濤妮已經離開這裏了，但請留下你的姓名，我將轉告她」。

對方以活潑而友善的聲音說：「我的名字是艾倫·光明」。我曾聽說過「光明」其人，他是一位石油業方面的著名遊說者，並且在華盛頓是非常活躍的人物。因此我決定要拖住他再講些話。

我說：「我叫伊麗莎白·蕾伊，我正想和你談話呢！」

明知沒有希望，但我還是告訴他，我正在找一個比較有發展的工作。他叫我明天去他的辦公室見他，眞叫我驚喜萬分！

第二天黃昏，我穿着一件緊身上衣、熱褲，白色長靴，開着我那輛乳白色的國民車到他辦公室去了。

「光明」是個矮胖的德州人，已快六十歲。他頗具幽默感，而且很親切，使你覺得非常自在。我一見到他就喜歡他。當他說要付給我每年八千七百元的起薪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這輩子

[illegible]

工作。

迷人．午班．休閒

「但是我要做些什麼事呢？」我問道，因爲他並沒有提到打字或其他的工作。

他以輕鬆迷人的態度回答我：「你只要來上下午班就成了，你以後就坐在多出來的那張桌子前面吧！」

接着從星期一開始，我就加入了華府的政治生活。我從未步想過，我會對美國國會造成這樣大的影響。

我們叫他光明先生，他眞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人，他是整個國會山莊最耀眼的人物之一，他精力充沛，討人喜歡。

他最喜歡的兩句是：「但願人長久。」及「賞賜者是上帝，收取者也是上帝。」

國會遊說者光明先生是一個喜歡玩樂，同時又畏懼上帝的人，卽使昨晚我們幹了最不神聖的勾當，他跟你說：「我們教堂見。」

他是誠心誠意的。他在國會山莊以擅長說服而出名，他的另一個聲名則是因爲他手下有一羣漂亮的女孩子而得來的。

迷你．打字．按摩

我第一天上班的時候，身上穿的是套頭緊身衫和長褲，這種打扮或迷你裙幾乎是我固定的裝扮，結果有少數人皺眉，還有人生氣。

紅頭髮的美人海蒿走到我的桌前，丟給我一份申請表，叫我打字塡妥，在這一天之前，她一直是我們上司面前最得寵的人。我告訴她，我已經被正式錄用了，她回答說，這張表是每個人必須塡寫的，無論他是憑甚麼關係進來的。我問她：「我可不可以用筆塡寫？」

她詭詐地說：「我們希望你使用打字機塡寫。」當我坦白承認我不會用打字機時，她說，依照我的才能，我應該到理療院去替人「按摩」，然後，她高傲地走開了。

辦公室裏其他的女孩子也很討厭我，她們開始整我，當我專心工作時，她們把電動打字機插頭拔掉，把我的支票藏起來，揑造有關我的私德和工作能力的下流笑話。我已經得到我想要的東西，但卻要保住它是另外一回事。

我的上司僱用我的條件之一是：試用三十天，他本人後來承認，他很驚訝我竟然熬過來了，因爲他相信我做不好辦公室的工作。但是，我很專心，而且勤奮，我提早上班，而且努力工作。我上班兩星期後，奉命要替我的上司做一點家庭作業，他邀我到羅敦達餐廳酒吧小飲一杯。

神父說：「脫下你的衣服，我想看看你的身體」

取樂．性感．跑車

然後，我們一同回到我的公寓，兩人作樂一番。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但是，我可沒有意亂情迷。就像光明先生其他的來往情形一樣，他和我的來往也只是一夜之歡。身爲花花公子，光明先生喜歡新奇，但是，他是有家室的人，他不願捲入任何事件中。他像個商人，他只想試試商品，看看它是不是上好的貨色。我們絕不是國會山莊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光明先生對我另有打算。

我的辦公時間是從中午到晚上八點，對國會大廈中的秘書而言，這種上班時間是很不尋常的，不過，跟光明先生的時間倒是配合得上。從下午五點到晚上八點，我處理接待事務，接電話，偶爾打一封只有兩行的信，然後把它和一些其他的小册子一起寄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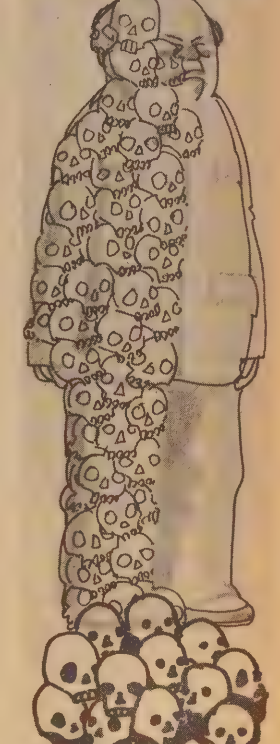
從中午到下午五時，我倒比較像國會山莊的小聽差，我替他們送信，或者帶一些選民和觀光客到眾議院找光明先生。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項工作：到處走走，見見各種人物，而且受人注意。

我在國會的每個大廳中逛，非常有趣，人們開始把我視爲國會山莊性感的可人兒。當我不在國會大廈中窮泡時我總是開着我的咖啡色跑車在國會山莊閒逛，放下車蓬，向每個人揮手打招呼。不久之後，大家都知道我的上司是誰，而且都開始和我打招呼。眾議員、門房，或穿制服的警衞會招呼我：「嗨，伊麗莎白，辦公室的小姐們都好吧！」如果那一天我沒有碰到他們，第二天他們會告訴我，他們好想念我。

他們經常要我送信給正在參議院或眾議院開會的參議員或眾議員。我把便箋交給門房，他再轉給眾議員或參議員，如果議員先生認爲有必要，他會出來和我說話。

瘟君夢

岳騫



整編七十四師在孟良崮之覆滅，使戡亂戰爭開始逆轉，因爲七十四師爲政府軍百戰勁旅，一向爲共軍所畏懼，共軍當時所下命令及以後大頭目所寫回憶錄，稱國軍有五大王牌軍，即整編七十四師張靈甫，整編十一師胡璉，新五軍邱清泉（以上三部在中原地區），新一軍孫立人，新六軍廖耀湘（以上兩部在東北地區）。共軍開始對這五部，一概避戰。

整編七十四師前身即七十四軍，抗戰期間在湖南地區作戰，爲第九戰區機動部隊，軍長最初是施中誠，以後換了王耀武，王耀武就靠這一軍爲他出力，奠定功名富貴，勝利後出任第四方面軍司令官，山東政府主席。

七十四軍擅打硬仗，抗戰期間日軍圍攻常德，要算是中日戰爭史上的一次大戰，守常德的便是七十四軍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一戰成名，大陸陷共後逃亡來港，胡里胡塗被土匪刺死，實在不值。

整編七十四師之覆滅，對雙方士氣消長也很大，以前共軍不敢同政府軍打陣地戰，尤不敢同幾支王牌軍碰，但自孟良崮戰後，共軍認爲中央軍勁旅並非打不勝，只要佈置周密，便可包圍殲滅，反之，政府軍自七十四師敗亡後士氣隨之低落，一般部隊開始怯戰，此則影响到以後整個戰局，所以七十四師當時如果戰勝，大陸也於不致陷共，起碼也可延遲三年，可見這一仗關係是何等重大。

陳毅在圍攻七十四師得手後，勝乘圍整編十一師於南麻，準備消滅政府另一支王牌軍，這一仗陳毅志在必勝，僅大砲就集中了三百門，與十一師相較，不論兵力與火力都強三倍，血戰六晝夜未能攻下南麻，陳毅損傷慘重，但陳毅不肯失面子，在退出南麻後，又圍攻李彌第八師於臨朐，李彌也是戰將，第八師也屢勁旅，而陳毅服又是疲敝之師，又吃一次敗仗撤退，在當時政府軍處劣勢情況下，南麻，臨朐屹不動，稍可振奮士氣。但共軍控制廣大農村，補給容易，失敗之後，很短時間，便可捲土重來。

陳毅部自南麻戰鬥失利，圍攻臨朐不逞後，其第二、第七縱隊，及第四縱隊之第十師，化成小股，經膠、膠走廊，利用夜暗，歷廿餘夜，潛竄膠東、諸城休整。并擴編膠東軍區部隊爲第十三縱隊，其第九縱隊亦竄膠東分據平度東西區，與諸城附近之共軍遙爲犄角。企圖西犯昌濰，南下青島，作最後掙扎。國軍爲追殲膠東共軍，封鎖渤海港口，截斷共軍海上國際通路，遂令第一兵團率部進軍膠東，錐形突進，分段攻擊；并在海、空軍密切支援下，求共軍主力於膠東半島尖端，予以殲滅。其部署概要如左：

一、以整第八師之一部固守沙河，主力集結昌邑、岞山間地區，爾後担任左翼。

二、以整第五十四師（欠第一九八旅）集結於膠縣、高密地區，爾後担任右翼。

三、以整第二十五、整第九師爲中央縱隊，分置於高密、岞山間地區

四、以整第六十四師控置於平度、高密附近，相機策應主力軍之作戰。五、以第一九八旅集結於靈山附近，歸第一兵團部直轄。

民國三十六年九月一日，第一兵團各部隊接預定計劃整然前進，中央縱隊八日克平度；十六日克水溝頭。十八日與右羣整第五十四師之一部協力攻擊萊陽；激戰至二十日，共軍退棲霞附近。國軍中央縱隊續攻棲霞，二十三日進逼棲霞以西地區，共軍乃鑽隙西竄。國軍整第九師跟蹤追擊，整第六十四師（欠第一五六旅）由平度北上堵擊；十月二日進抵范家集附近時，被共軍第二、第九、第十三縱隊圍攻，經八晝夜之及復搏鬥殲共軍逾一萬五千人，該師亦傷亡過半。時赴援之整第九師，及整第五十四師之第一九八旅沿途遭共軍阻擊，至十一日始與收復黃埠之整第六十四師會師。共軍分向東南、西南竄去。我整第九師向西南跟追至朱陽附近，爲共軍第二、第九縱隊圍攻。戰至十一月上旬，得我整第四十四師及整第五十四師之第一九八旅馳援解圍，共軍復西竄。

九月三十日，整第五十四師由棲霞兼程北上，於十月一日奇襲收復福山後，竟夜強攻烟台，二日午間，共軍潰向文登，烟台遂爲國軍克復。

國軍左翼整第八師進展順利，九月二十日克龍口，三十日克蓬萊，十月五日經烟台、牟平掃蕩文登地區共軍。六日，國軍海軍陸戰隊亦由威海衞登陸協剿，自十月中旬，整第八師回戍烟台。

十月十二日後，我整第二十五師因劉伯承南竄大別區山，京滬震動，乃由烟台船運南京，整第五十四師主力，亦由烟台南下，掃蕩棲霞共軍。十一月初跟縱追剿，進至海陽，被共軍第十三縱隊及膠東軍區其他部隊[illegible]。當以該師之第一九八旅，及

第九師之第七十六旅前往增援，進至橋頭、金口附近，又分別為共軍包圍。激戰至十二月二日，兩旅始會師金口，但仍無力續向海陽前進。十二月上旬海軍代總司令桂永清，親率峨嵋、美亨、美樂、中練、長治、太原等艦，將整第五十四師主力由海上接運青島。

十二月四日，共軍以一部圍攻萊陽，整第五十四師之第一零六團陷於苦戰，當以整第八師之一部由烟台船運青島，及整第六十四師之一部北上解圍，十二日到達水溝頭，十七日進抵萊陽，共軍向棲霞方面逃竄。旋因東北戰局緊張，范漢傑奉命率整第五十四師由青島轉用錦州，膠東掃蕩戰鬥，至此暫告停止。是役，共軍傷亡約四萬餘人，國軍傷亡約兩萬餘人。

按膠東之掃蕩，國軍迭克要點，佔領龍口、烟台，截斷共軍海上國際通路，對戰畧目標之爭取，可謂成功。惟共軍對國軍東進，避免決戰，且鑽隙對進，向國軍後方襲擊，故國軍得地雖廣，終未能澈底殲滅共軍。以致爾後戍守要點，防廣兵單，使共軍到處造成局部優勢，陷國軍於被動。最後范司令官率領整第五十四師轉向東北，膠東掃蕩因而告終。戰鬥遂行中，共軍經膠、膠走廊，分股向膠東流竄，凡二十餘夜，逐日均有情報，國軍未能及時予以阻擊，致共軍從容逃脫。而整第五十四師由萊陽北向棲霞掃蕩，曾發覺五龍河附近伏有共軍一個縱隊，企圖不明，竟未使先向該股進擊，致被共軍襲，蒙受重大損失，影響膠東後期之作戰不小。迨進抵海陽時，未能控制北方高地，致其以後行動，均在共軍瞰制之下。及至增援部隊第一九八旅，與整第九師之第七十六旅於橋頭金口附近為共軍分別圍擊，該師亦未能採取積極行動，相機出擊，與金口援軍相呼應，乃雌伏海陽達四十餘日，最後始由海上撤退。膠東掃蕩任務，因而未能圓滿達成。在全戰鬥期中，我軍兵力過度分散，且不時分割建制，致戰力不能充分發揮。而共隨時乘我不備，澈底集中兵力，攻擊我一點，此誠宜引為鑑戒者。自於共軍方面，兵員補充極為迅速，每經一戰，多則一月，少則十餘日，即可恢復戰力。如九月上旬，共軍第二縱隊圍攻諸城被擊潰後，不及一月，又於十月二日圍攻范家集，其補充之速，由此可見。共軍除善於聲東擊西，迅速變換攻擊正面與攻擊重點外，在包圍國軍後，尤能不顧任何犧牲，以波狀式衝鋒，猛烈攻擊，對民眾之利用，特能使之從事破路、埋雷、散毒等工作，此次膠東掃蕩，國軍受上列之危害甚大。

膠東之戰可以看出國軍兵力已不敷分配，陷於左支右絀之境，為用於膠東戰場的整二十五師，即原二十五軍，軍長黃百韜，其人出身張宗昌部將，投入革命軍時任旅長，由於性情平易，作戰勇敢，深受上峯器重，一九四一年初在皖南圍殲新四軍軍部，俘葉挺，斃項英，即由二十五軍主攻，當時黃百韜尚是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長，全部作戰計劃出於其手，眞眞是算無遺策。以後調任二十五軍軍，勝利後整編為二十五師。

二十五軍戰鬥力並不強，黃百韜又不是中央系，但黃百韜接任軍長後，銳意整頓，以身作則，與士卒同甘苦，很短時間便成勁旅，在膠東剿共打得有聲有色，但在此時，劉伯承突然越過隴海路竄去大別山原有廣西部隊兩個軍，倉促之間無法堵擊，任由劉伯承竄入皖西，進一步威脅京滬，中央知道整二十五師戰鬥力強，以飛機空運去回南京，魯東少了整二十五師戰力便打了折扣，就在這時，東北戰場情況也不妙，由北平到瀋陽之北寧路時刻受到威脅，中央檢討全局，覺得在錦州應設一強大據點，作為瀋陽北平之間聯擊，就調在膠東作戰之指揮官范漢傑出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駐錦州指揮，范漢傑是廣東大埔人，資格甚老，北伐時已任團長，但以後始終不得意，其人也是一個典型軍人，服從、勇敢，這時調任錦州地區指揮官，在他一生算是事業達到最高峯，厄運卻也隨之而至。

范漢傑調去錦州，就把所指揮整五十四師帶去東北，如此又少一個師膠東兵力更為薄弱，不必說掃蕩，就連自衛也無力了，膠東形勢，以後急遽惡化，種因在此。山東不能守，在兵法上已失地利，此後之徐蚌會戰失敗，也由於失了山東。



國軍的重機槍部隊

火種

「你一提病號組我就想起來，大概一定是那個傢伙，他嘸氣的時候，一直叫着你，『小林，小林』，特教小組的人要把他抬出去了，他還一直叫：『謝謝你們叫小林來！』你看，我想你們在搞什麼陰謀是嗎？」

林宇民沉默了一晌，又問道：

「李子貽呢，我們第三小組的學習小組長，他怎樣了？」

「這傢伙呀，早溜啦，你調走沒好久，快過年了，他跟另外一個叫陳啟明的傢伙，一塊兒的，兩年沒消息，準死在外邊了。」

林宇民扭轉身想走，卻又被馬偉才拉住了。

老林，你等一等，給我寫封信好不好？我就是不放心老婆一個人在家，告訴她別作怪，我馬上——當然不能告訴她時間——就要回去，要她給我當心一點……」

「對不起，馬幹事，我現在就到換班的時間了，你請別的『臭知識份子』去寫吧！」

「喂，老林，老林……」

馬偉才在他背後跺腳，他充耳不聞的回到營舍裏去。現在，有好多事情，要他去想一想的了。

曹興難於適應那種生活，是想像中的事情，他離開那裏時就肯定再看不到他了，果眞是如此！

他臨終一直叫着我的名字，當然他必定有很重要的話要告訴我。他的思想一直在共產主義的矛盾中掙扎，始終得不到解放，是不是他已經找到答案了？對曹興來說，這是他生命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想必是經受了很多肉體上的痛苦，人格上的侮辱，以及思想上的衝擊，他已經憬悟到共產主義原是一種極其虛幻、一點也不適合二十世紀科學時代的精神，過了時的經濟學理。果若如此，那麼他是眞正的解脫了。

誠然，不明不白的死在勞教場所，是人生最大的悲劇，但是他的思想因此從共產主義和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至少，他已經找到了眞理；這樣說來，他該是死而無憾。

至於李子貽的脫去，完全出於自己意料之外，他一向很謹愼，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的走着，怎麼會想到要走呢？

跟陳啟明一塊兒走，是一件很聰明的事；陳啟明對閩西一帶很熟悉，很可能他們出去後，會弄到路條什麼的。如果沒有肯定的把握，李子貽決不會隨便亂動。

據傳說一九六二年五月間，也就是林宇民他們調到磚瓦廠那一年，從廣州深圳偷渡出境的人有十幾萬之多。假使李子貽他們眞的跟自己第二次逃亡路綫走的話，很可能會達到偷渡出境的目的。

但願他們能夠成功！

林宇民默默地爲他們祝福，祈禱。

以後，林宇民又幾次碰到馬偉才，他是越來越沒有樣了，猥屑、憔悴、由於長期挨餓顯得毫無生氣；從前在二分場的風光和氣勢，一點影子也不見了。

他看到林宇民就嘆苦，吃不飽呀、挨鬥呀、工作太辛苦呀等等。但最使他煩心的，是他愛人的事。

「你看，老林，這婆娘好不可惡，不但沒有來看過我，連信也沒有封，眞把我氣死了！一定又是跟什麼野男人混到一塊兒去了，我還會不知道她的狗心狗肝！有一天我要是能夠出去，就給她幾刀子！」

快到年終了，勞教份子都爲年終的鑑定評比而加緊工作，希望能取處理的機會。但馬偉才卻一直嘀咕着廠裏幹部不准他的假。那天他又碰了林宇民，大發牢騷。

「有什麼了不起，你說對不對，老林？誰他媽的沒當過幹部，人家老婆出了問題也不讓同家去處理，專政他媽的什麼共產黨？碰到要殺頭的事情，儘慫恿人家去，打下天下，定了江山，人家的老婆給反革份子在搞，就不管它鳥事，這算是共產黨！他媽的……」

林宇民不想在這個時候沾麻煩，沒有去理睬他。

就在那天晚上，林宇民剛接上半夜的班，還沒到小窯，就聽到廠地兩邊響起一陣尖銳的槍聲和一陣嘈雜的人聲，距離得很遠，他聽不清楚是什麼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生產小組長帶着一個伙作來接班了，林宇民說起晚上聽到槍聲的事。

「有個勞教犯想翻牆逃跑，是『班長』開的槍。」

「年終鑑定了，還跑呀！」

「不是傻瓜就是瘋子，聽說還是一個四清運動中『清』出來的幹部，姓馬，活該他倒楣！」

「噢，那一定是馬偉才，從前是我們農場裏的管教幹事。」

「沒錯，就是他，有好多人都說是報應，自作自受！」

「逃走了沒有？」

「還逃走呢，身上被子彈打得跟蜜窩一樣，那些『班長』好久沒試槍了，會放過他！」

果眞是這樣的，林宇民心裏想。但是還有一些替黨打江山的幹部

呢，他們怎麼不看看馬偉才的下場啊！

年終鑑定順利的過去了，資料報上去之後，到一九六五年的二月初，林宇民終以勞動、學習積極，表現良好，獲得了解除勞教的處理。他接到回籍向原居地的公安派出所和居委會報到的通知。

這眞是使他喜出望外！

解除勞教的事，周崗已經告訴過他，他是知道的，却沒有想到能夠回到福州去。一般的情形，勞教份子，尤其是屬於政治性的勞教份子，解教後差不多都是留在勞教場就業。實際上，跟魏紹祖的情形一樣，解教與不解教只是名義上的不同，本質仍然是被監管着的勞教犯，這樣，黨方面對這些異己份子施了恩惠，同時又不必顧慮他們回到社會上去發生壞影响。

林宇民居然能回到家裏去，這是罕有的例外，想來一定是周崗替他出了很大的力。

他當然不敢妄想摘掉右派帽子，還有關黨「專政」的整個政策，周崗大概還沒有能耐可以幫他摘下帽子，這點他是理解的。從現在起，他由勞教份子而變成管制份子，他想要做任何事情，要有任何行動，必須受到公安人員管制，但比蹲在勞教場要好得太多了；不管怎樣，他馬上就可回家看到母親和姐姐了。

天吶，長長八年，在八年裏面，他過的是什樣的日子啊！

世上最慘酷的事看到了，最大的不幸經歷了，汚辱、鞭笞、飢寒反覆地一次又一次的蹂躪着他的身體與靈魂，甚至他嗅到了死亡的氣息；然而，他終於熬了過來，沒有被壓碎，沒有被屈服！

他現在更懂得生活，也更堅強了。

我爲自己感到驕傲，他想；黨毁了我肉體上的青春，却使我的靈魂得到永生。我體悟到了一個眞理，那就是魔鬼永遠征服不了一個人的心，暴力永遠無法屈服一個人的意志。

感謝黨的「改造」「教育」，如果不經過這次鍛鍊，我最大的成就不過是一個平凡的科學家，最多當一位教授；現在，我是一個知道是非眞僞的眞正的人，在眞理面前，堅強的屹立着。我也懂得，一個人活着爲了什麼？

馬上要回故鄉了，故鄉的面貌將是如何？母親與姐姐呢，她們一定很好吧？

林宇民幾乎等不及到天亮了，整整一夜，他在床上輾轉反側！

九

一九五八年快要過去了。

年底，場裏要大家做年終鑑定評比。

評比的方法，首先由大家自己鑑定，提出一年來改造成績，這成績包括思想方面，勞動方面，遵守場規制度和對壞人壞事的鬥爭方面。然後開小組會議，進行小組鑑定，大家互相提意見，互相批評。

爲了這個鑑定，人與人之間掀起一場無比劇烈和狠毒的鬥爭，澈底的暴露人類自私，殘酷的劣根性。你想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勞教，你就必須表白你誰都好；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無情的揭發別人，儘量吹噓自己優點。這樣做，完全符合黨的鬥爭原則，不僅僅是爲了自衞必須如此，也是爭取積極表現的方法。

這才是黨觀察你最主要的一點，單是勞動積極，遵守各種場規制度，而沒有檢舉別人沒有對壞人壞事作鬥爭，是不夠的，因爲這說明了你的思想還是落後的，反動立場還沒改變，溫情主義的包袱還沒有丟掉，這樣的人是無法得到脫帽解教處理的。

第三小組的評比風，刮得很高，但是落得很輕，他們有些人之間，似乎存在着一種微妙的默契，批評與揭發都很猛烈，但却是檢一些生活上的小過失，比如早上想睡懶覺呀，想家呀，勞動時儘挑輕的工做呀，等等之類大家共同都有的傾向。這中間生產小組長鍾敏和學習小組長李子貽，都是有着相當重要的關係；尤其是李子貽，他在黨內具有非常豐富的鬥爭經驗，可以說是此中老手，對付像萬國清他們這事來自鄉村，沒有什麼文化水平的幹部，綽然有餘。

鑑定的結果，第三小組的成績最好，脫帽解教的希望也最高。

這場駭風驚浪總算過去了，大家戰戰兢兢的生活勞動，深怕在這個重要關口萬一犯了錯誤，那就變成前功盡棄。大家都在伸長脖子等待着即將來臨的處理大會。他們在田裏勞動時不再海闊天空的扯了，而把談話的主題集中到即將來臨的元旦。

比較樂觀的伙伴，思想跑得更遠，他們談到解教後的事情，時常可以聽到有人提出「你準備幹什麼」的問話。

那天林宇民也樣問辜蔭民，他看看旁邊只有李子貽，就輕輕說：

「我要回僑居地去。」

「回得去？」

「不能回印尼，我就申請去香港，我哥哥在那邊」。他頓了一下，問道：「你呢，小林？你有什麼打算？」

「我有什麼可以打算的呢，你有僑居地可回，我只有家；但家裏沒有吃的，最後還不是聽由黨的安排。」

李子貽對他笑笑，搖搖頭說：

「不成，你還不夠。」

（五三）

林学政

吸收入黨口是心非

最後，產生了一個不得已的妥協辦法，總理人選一任袁世凱決定；但總理與閣僚預定加入國民黨。

九月二十四日，參議院通過袁世凱提名趙秉鈞出任國務總理的議案，趙內閣成立；結果，符合了袁世凱的心意。

趙秉鈞遵照原先的協商決定，參加了國民黨；閣僚之中，除陸、海軍總長之外，司法、農林、工商、交通各總長也都向國民黨遞送了入黨申請書。在形式上，由國民黨組織的「責任內閣」於焉成立。

然其實情則距離責任內閣還遠得很，身為閣揆的趙秉鈞本人就曾透露過這樣的話：

「我本來就不曉得什麼叫做黨，不過有許多人勸我進黨，統一黨也送黨證來，共和黨、國民黨也送黨證來，其中還有沒曾打開看過的，我何嘗懂得什麼政黨來？」



繼唐紹儀之後的兩任國務總理，右為陸徵祥，左為趙秉鈞。

可是，黃興為擴張國民黨的勢力，對於勸人入黨頗為積極，他認為「只要一旦加入了國民黨，不管他是誰，總會發生點作用。」黃興的勸誘工作日益起勁，最後勸到了袁世凱的頭上。

袁世凱對於黃興的邀請，雖然沒有正面拒絕，但根本就無此興緻，他曾以充滿嘲笑口吻向心腹策士楊度表示：

「晳子，你看我像個革命黨嗎？不過，要是他們不堅持責任內閣的話，我們不也是可以做個革命黨玩玩嗎？」

當時，對於這些情況深為憤嘆的上海民權報，有過這樣的論評：

趙秉鈞甫入同盟會，即為此悖德亂道之舉，且荒謬尤甚於往昔。以國家言，則為違悖約法；以同盟會言，則為違悖政綱……吾願吾同志共棄之，吾更願吾國民共棄之，勿再留此害羣之馬也。」

內閣落入袁世凱掌握

儘管有過這樣的警告，可是一切的一切都遵循着袁世凱的路綫在推進；不久之後，連內閣的國務會議也移到總統府舉行，袁世凱親自出席主持，內閣議事，都落到了袁世凱的直接掌握之下。

居心陷害張振武的黎元洪，出賣同志，倒向袁世凱陣營。

殘害國民黨人

孫、袁、黃三巨頭在北京的會談，除上述情形之外，還決定了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內政方針的「八大政綱」。其內容為㈠立國取統一制度。㈡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㈢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㈣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

雖然只是些攏統項目，可是由於取得了孫先生和黃興乃至黎元洪對這八大政綱的同意，袁世凱便因而站穩了綰轂政治實權的地位。

可是，一隻手玩弄政治藝術的袁世凱，在另一隻手中卻藏着一把血淋淋的匕首，這是為了要讓自己的獨裁體制更加鞏固，因而不惜對敵對者使出謀殺的手段。

黎元洪誣陷張振武

犧牲者之一，是前任鄂省軍務司副長張振武。張振武是在武昌起義時與孫武、蔣翊武共有「三武」之稱的革命家，在湖北省軍界的影響力頗大；但與同以湖北軍界為基礎的副總統黎元洪意見不合，不聽從黎元洪的命令，黎元洪早就在窺伺着整倒他的機會。

一九一二年八月八日，駐在武昌的鄂軍第一鎮士兵們因抗議薪餉微薄而襲擊軍營；楚望台軍械所守備兵也聞風響應，釀成兵變；黎元

洪派兵將之領壓下去之後，卻指首謀策動者爲張振武，而報請袁世凱處分。

袁世凱下令處刑

袁世凱接到黎元洪的報告，未經任何調查，便立即下令步軍統領及軍政執法處總長將張振武及其同志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處刑；這個命令上有陸軍總長段祺瑞副署，日期是在湖北兵變之後一星期的八月十五日，

實則，當湖北兵變之際，張振武確有其不在當地的証據。張、方二人就是在兵變的那一天——八月八日，爲蒙古邊境的調查事宜，要向袁世凱有所接洽而到達了北京，並且有將校十三人及隨從三十多人同行；兵變時不在武昌，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但卻於十五日晚間十時在北京被軍隊逮捕，帶往軍政執法處。

總長陸建章臉上浮現着微笑，讓他們看一份電報，是黎元洪打給袁世凱報告他們煽動兵亂的罪狀，電文中有：「伏乞將張振武立予正法；其隨行方維，係屬同惡相濟，並乞一併處決，以昭炯戒。」

袁世凱（中持帽者）及其幕僚●

不容抗辯援救不及

張、方兩人極力辯白其捏造的罪名，但陸建章只是冷冷地出示袁世凱的行刑命令，根本就不加審判。

就在當晚的午夜一時，立即執行槍決，使他們來不及有絲毫抗辯的行動。

聽到張、方被捕消息的孫武、鄧玉麟、時功玖等人，趕到軍政執法處，是在深夜三時，已經於事無補。

陸建章出示了袁世凱的命令，並且表示：「這個命令，是由陸軍總長段祺瑞正式下達，有陸軍部負責官員監視行刑。我只不過是執行命令而已。」

事後，孫武等人前往總統府請見袁世凱，袁世凱對他們這樣地說：

「這件事我很抱歉。但就經過情形看來，諸君想必已有了解，我是根據黎副總統的來電辦理的；我救不了張振武的命。」

老奸巨猾的袁世凱，不提他自己發出死刑命令，卻機巧地把責任推在黎元洪的頭上。



慘遭袁世凱殺害的鄂省軍務司副長張振武，張氏在武昌起義時與孫武、蔣翊武共有「三武」之稱。

爲張振武呼冤無結果

對於這一事件，在參議院方面，由張伯烈、劉成禺等二十位議員於十九日提出質詢案，要求據實宣布張振武的罪證；然而，袁世凱政府的復文卻毫未提出證據，只是指稱張振武的

謀反罪行甚大。

二十日，社會人士也有了反應。吳敬恒、王芝祥、蔡元培等十七人發起組成「法律維持會」，聚集了約一千人舉行大會，爲張振武呼冤，及糾彈未經審判遽行殺人的暴行，同時呼籲：

「今欲保全民國，當先保全法律；如總統可隨時以緊急命令殺人，則全國人生命皆有危險。」

其後，在參議院產生了「應該彈劾政府」及「應該彈劾陸軍總長段祺瑞與國務總理陸徵祥」兩種不同的主張。由於步調紊亂，以致對於張案的追究鬧得意見分裂，不了了之——結果，反是讓袁世凱拍手稱快！

于德坤被殺事件

繼張案之後，再度發生了于德坤被慘殺事件，乃是更其惡毒的暴行。

于德坤不僅冤枉喪命，而且只因爲他是一個國民黨黨員，便被殺害。

于德坤是國民黨總務幹事，奉黨本部命令前往貴州担當組織黔省支部任務，於九月二十九日由北京出發，途次貴州省思州府玉屏縣大魚塘，被駐防該地的黔軍逮捕。于德坤出示國民黨委任狀，証明身分。不料卻發生了反效果，因爲貴州軍務司長劉顯世，一向厭惡國民黨，甚至非公開地指揮部屬搜捕黨人。逮捕了于德坤的部隊，向劉顯世報告「抓到間諜」而邀功，並請示如何處置。劉顯世便下令「就地正法」於是于德坤就這樣地被慘殺分屍，梟首示眾了三天。

總算難得的是，貴州都督唐繼堯大爲震驚，但卻致電國民黨本部，詭稱于德坤在湖南境內遭強盜襲擊殺害，將慘案的罪責，推諉給自己管轄範圍以外的鄰省，以圖矇蔽過去。

宋教仁遭暗殺

繼兩件暗殺案之後，袁世凱突然變了一副猙獰面目，正面下令彈壓革命分子——十一月十六日，通令各省都督、民政長，指出凡有倡言革命者，都是「國民公敵」，應即「按法嚴懲，以寒匪胆」。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三年二月舉行了最初的國會議員選舉。

議員選舉國民黨大勝

新國會制度，是在上年——一九一二年八月制定，仿照美國二院制。眾議院議員按人口比例分配，每八十萬人產生一人；參議院議員則按地區分配。

儘管袁世凱如何彈壓，但選舉結果，國民黨仍然獲得大勝。眾議院五百九十六議席中，國民黨佔二百六十九席；其次爲共和黨一百二十席，統一黨十八席，民主黨十六席……參議院二百七十四議席中，國民黨又佔了一百二十三席，遠過於第二位——共和黨的五十五席；再其次是民主黨八席。統一黨六席……在兩院之中，國民黨都獲得了超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計勢力的勝利局面。袁世凱對於這個結果，內心當然會感到不安，曾經向他的心腹策士楊度透露：

「我不怕國民黨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只怕他們以合法手段贏得政權」

宋教仁演說抨擊獨裁

引導國民黨在選舉競爭中獲得壓倒性勝利的主角，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

宋教仁在北京、乃至南京、上海、湖北、湖南各地游說，激烈地抨擊袁世凱獨裁、無能。

當選舉完畢之後，再由湖南經武、南京，到達上海，所過之處，仍然不斷演說，不放鬆對於袁世凱的批判；同時並主張施行政黨政治的「責任內閣制」，「國務總理應該由眾議院選出」——以喚起輿論。

宋教仁這樣的言論與行動，得到了民眾的支持，導致國民黨的勝利；於是，民間盛傳宋教仁將要代表國民黨出任國務總理。

在袁世凱來說，像宋仁這樣無論活力、辯才、聲望——任何方面，都是最使他頭痛的政敵。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人

遊台灣道上

[illegible]

佇[illegible]欲待[illegible]

馳目四郊無戰壘。不知何處亞夫營。

今之香港

[illegible]以爲人。

桃園憶故人

[illegible]

蘇幕遮 哭明明兄

劉祖霞

雨如絲，風似片，[illegible]

[illegible]曉人間恨。

[illegible]

[illegible]夢重相見。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歐一鷗

[illegible]陽。烟靄晴和晝正長。萍綠溪肥宜養鴨。田犂上膩合栽秧。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衛燕山

烟濃草長亂鶯飛。時入清和嫩綠肥。

前題

[illegible]

櫞，堤闌幾曲，著箇忘年依依。又鳴夏矣[illegible]

塵爭渡頓成沸。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久住洋場十里，鄉間乍到，登臨日，柳暗花明。息財貨，逐利名。不求益友，惟[illegible]又鬥心兵。休憎鄙樸，笑邨民簡陋，豪華[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風，却把春魂吹散。零亂，零亂。訴與流鶯不管。

[illegible]

絃廿五。

前題

[illegible]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57



爭權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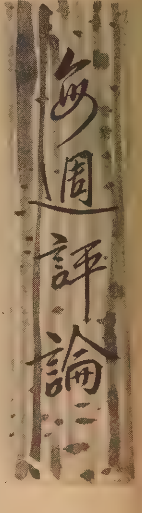
NO.457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七月廿九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illegible]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illegible]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江青可能鋌而走險

隨着毛澤東就將要去見閻王，在中國大陸上出現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盪景象。如共軍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神秘被殺成為「烈士」，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被軟禁在北平，以及不久前還曾在南京露面觀看北韓「人民軍協奏團」演出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彭冲，書記許家屯等三人受到大字報猛烈抨擊等等，都足以說明中共政權正陷於極端不安中。而這種嚴重情況的出現，主要是與江青集團為了抓權接班對敵對份子擴大進行整肅有關。

以江青為首的宮廷派，自四月初中共中央關於黜鄧擢華的「兩個決議」發表後的三個多月以來，雖無重大突破，如：六月中旬中共公開對外宣佈毛不再會見訪客後，江青還不能出任政治局常委和「代主席」，另對有「典型」作用的黨軍方面高級幹部像葉劍英、李先念之流幹倒他幾個等等，也沒有辦法。但在事實上，對宮廷派抓權也應用所謂「一分為二」的方式來看待和進行分析。具體地說：他們在向「正在走」的「走資派」的進攻，已有所斬獲，但也遇到了頑強的抵抗。

先說「勝利」的一面：自中共的所謂「兩個決議」發表後，証實已經垮台的有「教育部長」周榮鑫，「衛生部副部長」錢信忠等人。由鄧小平經手「解放」在鄧垮後「失蹤」的有羅瑞卿、胡耀邦、胡喬木等多人。在「國務院」的二十九個部、委的頭頭中，約一半左右長期不見在北平出現。在地方省級黨委第一書記、書記中也有不少人「下落不明」。如浙江譚啓龍、鐵瑛、雲南賈啓允、湖南張平化、福建黃亞光、江西楊尚奎等等，都長期不見在任地活動。估計：主要是因在去年夏秋之間鄧小平「刮右傾翻案風」期間，這些人「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對鄧小平的「翻案復辟」活動不僅大力贊同，甚至採取了一系列抗毛仇江的行動。如「到任伊始」的雲南省第一書記賈啓允，在去年十月中共「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後，據說為了「推動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羣眾運動」，把該省新提拔起來的擁江派青年幹部掃數趕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從而把宮廷派多年經營起來的「老、中、青三結合領導班子」，一下子就給改變成可以聽「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話的「老、中二結合」的官僚集團，在江青立場來說，像賈啓允這類「還鄉團」還不該打倒嗎？應該。當然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

再談宮廷派抓權受到阻力的一面，在上次「文革」中，因為天下大亂出動共軍利用「三支」「兩軍」形式進行鎮壓，進而大陸上全面出現了「槍指揮黨」和「槍桿子就是一切」的畸型局面，雖然此種局面現在已有所改變，然對毛的指示和「戰畧部署」等出現拒不執行或陽奉陰違等情況的仍然主要是來自軍方，對他們的所謂「偉大領袖」毛澤東尚且如此，對坐直升機上來的江青集團自然更是萬分的瞧不起。如五台山和尙出身的許世友從來是「另搞一套」，過去在南京是如此，現在在廣州還是這樣。可是毛江在目前就拿他沒有辦法，當然他們不會怕一個許世友，而是躭心牽一髮動全身，打垮許世友後可能在共軍中引起更大的不安。他們由於投鼠忌器，不得不讓許某在廣州暫時的呆下去，再如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郭林祥，副司令員鄭三生都是「二野」出身的親鄧份子，對「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判鄧的「三項指示為綱」，他們先是按兵不動，接着是敷衍了事，但楊勇等人在目前不僅沒有事，甚至他們還欺壓「地頭蛇」賽福鼎。這些都說明：宮廷派在共軍方面，特別是在共軍中的高中級「指揮員」方面，是一個十分薄弱的環節，他們根本沒有較多的親信幹部可起作用。但是，通過「老、中、青三結合」，在共軍中已有大批青年幹部担任師、團級領導，所以，仇視毛江的高幹不僅想攪軍變一類活動不容易，並且已經感受到來自左派的壓力。

自周、鄧和朱德先後死亡和垮台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毛江已佔絕對優勢。如果毛澤東的健康確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除非江青左右那一小撮人決心準備殉葬，不然短期可能鋌而走險，對敵對集團中作用較大的幹部驟下毒手。至於後果如何，在江青集團來說，這條路總比給老毛殉葬合算。

昔日叱咤風雲今天潦倒紐約街頭
認爲生活在港台沒有「明天」

萬人傑

台灣的官民，大都熱中做海外「寓公」「移民」；香港也有不少人千方百計要到美加定居。香港台灣眞的沒有「明天」嗎？這是他們爲自己可恥的行爲掩飾。一個國家的「明天」與每個國民有關，個個逃避責任，國家豈有前途？這種人應感自疚。他們之潦倒異國，可說是孽由自作！

移民美國　期待明天

有位新聞界朋友從紐約寫信給老萬，不勝感慨的說：在紐約街頭常常遇到一些過去叱咤風雲的人物，依稀認得，他們已沒有過去那種難以接近的傲氣，和易近人，變得很平民化了；可是他們也現出一副窮愁潦倒的神態，從這個外表，已看得出他們作了美國移民後，生活並不好過。其實，在美國這樣一個社會，很難有他們施展拳腳的機會。

爲什麼好好在香港、在台灣過着舒適的生活，卻跑到美國做移民？他們答覆這問題，大都是說因爲香港和台灣沒有「明天」。

爲了這原故，他們選擇了認爲有「明天」的美國去定居。可以說，今日香港、台灣那麼多人熱中移民美國，也都是抱了這心理。

對一個中國移民來說，美國有「明天」嗎？在美國獃過，或熟悉美國的人都知道，在唐人街搵食的中國人固不必說，就是在美國有名的學府，拿到榮譽博士銜頭，在美國社會做事，當你未能把頭髮變成金黃色，把眼睛變成碧綠色之前，還是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視。比方說：有一個職位，你和一個白種人都有條件當選的，結果多半是白人獲取錄，儘管他沒有「榮譽」學位。

國家盛衰　國民有責

在這樣一個社會裏，究竟有什麼「明天」可言？再說，國家的一盛一衰，顯然不可以維持長久，當年「日不沒大不列顛」何等威水？今天淪爲九等

難聽一點，簡直是國際乞兒。

美國的國勢，今天雖還不致和英國看齊，但由於政治圈中烏烟瘴氣，一切倒行逆施，國際間聲譽日益低落，瞻望遠景，只是陰霾密佈，並不見得一片光明。美國的「明天」，就算作爲移民的他們可以分享，又會得到些什麼？

我們的國家雖然長期處在逆境中，和許多國家斷了交，退出了聯合國，可是我們並沒垮下來，我們在世界上屹立不動。沒有堂堂正正的名義，我們就退出奧運會，依然保持一股滂薄的正氣，我們的國家是受人尊重的。

須知一個國家有沒有「明天」，每一個國民都有責任，需要全民締造。美好的明天不會平白降臨到你身上。可是你逃避到外國，等如逃避了創造國家美好明天的責任，而企圖分享別國的「明天」，這種人，其潦倒街頭，宜也。

許多美國同業邀老萬到美國發展，老萬一律拒絕，原因是我要爲萬人日報的「明天」貢獻其剩餘精力，老萬不努力，難道萬人日報會有「明天」嗎？

出人頭地　談何容易

每晚，至少七八次看到雲絲頓在電視中播出的廣告。每節廣告，都出現一個十分威水的中國人，要不是當董事長，就是總工程師，或者成功的服裝設計師、首飾設計師等，據說：「响美國，要有眞材實料正有出人頭地嘅機會……」同時，這些威水的中國人，工作之餘，一定有[illegible]

，十分「疏乎」。

其實，這是廣告而已，在香港，中國人多，所以廣告用中國人做主角；在印度，這成功人物會變成差仔，在日本又用喋仔了。

事實上是如此嗎？中國人有「眞材實料」，便能打進上層社會嗎？恐怕如鳳毛麟角耳。可數得出的，科技的有楊振寧、李政道；工商界的有董浩雲；政界鄺友良，那麼多「華裔」在美國，「出人頭地」的，如此而已。相信「眞材實料」的人還有很多、很多，但如雲絲頓廣告所見的那種，在現實中難以見到。

做廣告必須討好觀眾，雲絲頓廣告這目的達到了，可是，它幫助了很多人編織了他們的美夢——夢想憑他們的眞材實料，在美國過廣告片中人的那種「份外寫意」的生活。

外逃風氣　恐共造成

誰知到了美國後，他們的「眞材實料」放在一邊，只能把畢生積蓄，開一間餐館，自己當後鑊兼企堂，他們的所謂「明天」，挺多是多賺幾個錢，買一幢小房子而已。

許多人領教過，即使有眞材實料，在美國要想出人頭地，確確乎難於登天。靠體力，做些粗重工作，博兩餐，那是不成問題的。可是一旦年老衰退，體力不濟，便只有靠福利金過活，這就是那些「移民」們的所謂「明天」了。

那麼多的人熱中做移民，因素當然很多，但老萬相信有部分人[illegible]會相信這類廣告，以爲在「

一輩子牛馬之後，看看自己的兒孫，一個一個變成只會說美國話的「竹升」、「香蕉」，這不但是你的「明天」，而且是你的「末日」了。

中國人往國外逃的這種風氣，追根究底，主要因爲「恐共」造成。凡受過共黨迫害的人，都害怕有一天香港「解放」，他們要再一次逃難，因此在香港站定腳後，有路數的便設法逃得更遠，遠到他們認爲共產黨力量所不能達到的地方。他們這種心情可以理解的。

使老萬感到莫名所以的是台灣的人，也視移民美國爲「可喜可賀」之事，難道純因崇洋心理造成？

醉心出國　令人痛心

時時看到台灣報紙封面版刊出的大堆結婚啓事廣告，十之八九在美國或加拿大舉行婚禮，幸好，大部分還是中國人與中國人締婚，只有「一小撮」是娶外國女孩子或嫁給外國人的。身爲家長，具名刊登廣告的，不少在工商界、軍政界、教育界相當有名望的人物。

老萬認識一位當過廳長，現在還一直在政府任職的朋友，閒談間常以他七個兒女都在外國念書、做事而感老懷大慰，似乎認爲已盡了爲父的責任，並計劃着「退休」後也到外國投靠兒女們，渡其愉快的晚年。

關於他做官作風如何，老萬不大清楚，但頗懷疑一個不算很高級的官員，能有什麼辦法供給七個兒女在美國完成學業，直至他們能自立生活？除非他們都考得公費；且台灣青年出國深造要經過考試，否則須獲得教授推荐，獲得外國大學獎學金」這是一個漏洞，人事搞通的人，當然可利用這漏洞。

統戰分子　在美活動

如果出國的動機是爲了求取更高深的知識，爲國家培養人才」，那非常正確；可是台灣的青年一旦出國，變質非常快。固然出了國就不作回國打算，做父母的也寧願嘗「生離」之苦，讓兒女獃在外國。這種風氣，着實要不得！

要是無可逃避的爲統戰組織所吞噬。台灣出國留學生很大部分學科成績雖然不差，但語言程度追不上，上課有困難，交友亦有困難。在外國生活過得苦悶，台獨、中共等等統戰分子十分活動的留學生團體一旦把他吸收過去，便迅速變質。

既醉心馬列主義，也迷惑於台獨幻想，自然而然便沒有「回歸故里」的興趣。當然，這情形只一部分台灣留學生是如此；另一部分會醉心外國社會的「進步」，憑他的學業成就，可賺更多的錢，就忘記他在國內念大學時，國家花了多少金錢栽培他，他對國家未盡半分責任，反而在國外幹破壞國家的醜事。

有一位同業，在國內一家大報當老編，女兒送到美國念書，現在一家變色的香港大報分版中，天天大力爲中共宣傳，有人跟她老子說，老子搖搖頭道：「我也寫過不少信勸她，可是勸也沒用，她在美國，我有什麼辦法？」不能責怪老頭子教女無方，只能怪這些青年自甘墮落，以及政府對他們太姑息。如果發覺他們有叛國行爲，便應將他們的護照吊銷，他們喜歡，去拿一份中共護照好了，管他爸爸當的是什麼大官！

留美學生　容易變質

紐約州立大學副教授陶龍生博士報導麻省理工學院中國學生事件眞相時，述及爲中共統戰服務的「中國學生」將事件有計劃地擴大的經過，結果，他們成功了，麻省理工學院與台灣大學簽訂訓練中國工程師接受最新彈導系統操作與控制的計劃，宣告取消。

在波士頓從事這種破壞工作的「中國學生」中，不少是老萬天上面說的變了質的台灣留學生。他們許多是被中共統戰份子牽着鼻子走；也有不少是自己跟隨中共走，當他們的義勇軍。事情發展經過，頗類過去的「保釣事件」。

台灣留美學生之容易變質，因素很多，也很複雜。共產黨搞學運是老經驗，三十年代的學生運動，搞得有聲有色。當日上當的學生，今天垂垂老矣可是年青新的一代，仍如他們學生時代一樣，全盤受落。

試看今天中共統戰分子在專上學校發動的學運，要不是因香港情形特殊，大部分人對共黨認識深刻，不易受矇騙，情形或更甚於美國留學生。今天，隨便翻開任何大專學生刊物，都比左報還左。因爲左報要顧生意，他們有學生會費可供揮霍，用你的錢，向你作毒素宣傳，最爲上算。

對付共黨　以牙還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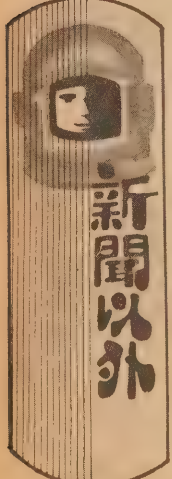
無可否認，麻省理工學院事件的結果，使國府的防空及飛彈技術發展計劃受到很大打擊，老萬更感惋惜的是敗在這些投共學生的陰謀中。

台灣對學生出國深造，本來甄審甚嚴，但這種甄審，恐怕只限於學業，較少注意思想方面。如果以後能重視思想的堅定，或能減少不幸事情的發生。這種審查，應是長期性而不是臨時性的，在整個大學課程中，他的思想表現，該作爲他日出國的準則。

如果沒有堅定的思想，不容易抵抗中共有組織的統戰；更徹底有效的方法，是以統戰對統戰；以職業學生對職業學生。在中國大陸未陷共時期，這種方法曾被使用過，相當有效。對付有組織的行動，須以組織來進行，任何個別的對抗，必然處於失敗地位。

直到目前爲止，不少熱愛國家的留美學生被吃掉了，說來十分痛心！如果有一個有力組織爲他們撐腰，做他們後盾，他們會更理直氣壯。

這想法也許偏激一點，不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老萬仍認爲是對付共黨的不二法門。因此老萬在任何方面，從不向共黨低頭。



復興機運・施出鐵腕

岳騫

像彭、魏兩委員的門檻已夠精了，一位是專吃行庫的無本生意，一位是小本錢作大買賣，但是強中更有強中手，一位徐委員弄錢的方法更精絕，玆介紹一篇文字於下：

徐委員弄錢精絕

六十二年四月，徐委員以經濟部即將成立中燐公司，生產燐酸、硫酸、飼料及燐酸鈣等產品，乃要開誠設法推薦有能力之國內代理商轉洽國外廠商承辦，言明事成，決以所得（介紹費）每萬元撥付一千元作爲酬勞（附親筆書立承諾字據影本可資証明），當時開誠以徐委員言詞懇切，經多方奔走，覓致第一人壽財團所經營之吉順昌公司副總經理徐正觀（現爲擎亞工程公司總經理）逕與接洽，嗣悉徐委員竟向徐副總經理剴切申稱：「一我爲立法院本會期（六十二年五十一會期）經濟委員會召集人，而且掌握有國營事業機構不合理之採購案件資料，屆時提出質詢，有關政府官員及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勢必有所顧慮，適時向其介紹幾筆生意，絕無問題。二、承辦國營事業機構之工程或採購機器設備案件，必須具備貸欵條件之國際馳名廠商。三介紹費應爲機器設備總金額②％——③％」徐副總經理答稱：「本公司所代理之美國及歐洲廠商，均符合條件，惟介紹費②％——③％太高，不無困難」徐委員繼則坦率表示：「羊毛出在羊身上，有何困難可言。」徐副總經理以：「此一特殊情形，未便以函電與廠商說明，容後親赴美國或歐洲廠商面洽爲妥。」同年五月上旬，徐委員以時機成熟，乃促請徐副總經理即時出國兩次接洽有關中燐公司之設廠事宜，徐副總經理並在國外數度以電話報告接洽情形（電信局可以查証）。又徐委員于同年七月爲其太太申請赴美，以探望其次子爲名，實則于美國銀行開立帳戶，以備將介紹費逕自國外撥存美國（發証機關自亦有案可查）。及至六十二年五月十八日立法院召開經濟委員會時，徐委員利安其須某是出質詢（付質詢

合理之採購案件資料相威脅，而有關中燐公司設廠案，最終則經吉順昌公司洽由法國柯塞爾（COCEL）公司以議價方式承辦，總金額三千萬美元（由法國東方滙理銀行貸欵一億五千餘萬法郎供在法國採購機器設備），徐委員按總金額二・五％索取介紹費七十五萬美元。上項介紹費已撥付一部份，其餘待于明（六十五）年六月完工後全部付清。至徐委員原許于事成之後，以所得十分之一給我作爲酬勞一節，嗣以種種藉口分文未給，由此可見其卑鄙齷齪之一般。此外，徐委員尚以此種不法手段，介紹電力公司向吉門公司代理之英國法蘭第廠FERRANT購買變壓器十二台，總金爲六百萬美元，徐委員按總金額一・五％索取介紹費九萬美元，六十三年七月廿六日親赴香港收取五分之一，尙有部份餘欵于本年十二月底裝設完工後付淸。又台肥尿素廠，經徐委員聯合其他委員介紹，由美國克洛克公司（KëLLOGG）承辦，總金額三千餘萬美元，徐委員等按金額二・五％索取介紹費七十餘萬美元，又中油公司二甲苯工場，亦經徐委員聯合其他委員介紹，由法國福斯特惠勒（SOCIOTE FOSTER WHEELER FRONCAISE）公司承辦，總金額三千一百餘萬美元，徐委員按總金額二・五％索取介紹費七十餘萬美元，上述各案，多以議價方式決定，據云其中尚有總金額超出底價達三〇％以上而追加預算者。一如徐委員所云：「羊毛出在羊身上」，致令國家蒙受損失，如不及時揭發，則食髓知味，後患無窮，受請諸位將上情予以披露，以戢貪風，國家幸甚！

台北報紙不敢刋登

開誠姓秦，其父也是立法委員已去世，也同徐委員交涉徑過已詳本文，此是立法院一件大案，由立法委員胡淶提出質詢，重心在經濟部，牽涉大小官員甚多，質詢後，郎立徐委員在台北地院出名控告胡委員，尚未開庭，胡委員急

便爲老萬惹麻煩，決計刋於自辦的「掌故月刋」八月份，禍福自當。

但就節錄的這一點點，可以看出徐委員弄錢手法何等厲害，此事不僅使國家損失金錢，亦損失名譽，外國廠商付了定金，作了生意，心裏一定會想「國民黨人還是這麼貪汚、有甚麼希望？只要有一個外國人這麼想法，就使我們中華民國一千七百萬軍民蒙羞，所以懲治貪汚，決不容再緩，而且也不能因人而異，目前政府對貪汚犯懲治，偏重於行政及財經人員，獨對所謂民意代表任其消遙法外，不說別的，目前國家行庫呆賬究竟有多少，其中民意代表又佔多少，國人均感懷疑，最近看到立法委員李志鵬要求公佈行庫貸欵名單，可見此項謠言已侵擾立法院，潔身自愛如李志鵬委員，自然會要求政府公佈貸欵名單，以示清白。

但眞正問題尙不在於行庫貸欵，行庫貸欵畢竟還是自己的事，肉爛了總在鍋裏，目前花樣愈出愈奇，如這位徐委員勾結外國商員賣機器與本國政府，坐拿高佣，你說他犯法，全世界似乎只有在香港拿佣金犯法，你說他不犯法，這種行爲與盜竊國家資財何異，像這樣的民意代表，自應將其行爲公之於社會，但是，在台北所有報紙無人敢發表此項消息。海外輿論自有責任予以揭穿，使狡黠者無所遁形。

留美「學人」突然「愛國」，原來美國經濟蕭條

以上就貪汚行爲而言，再就社會人心立論，亦感到困難重重。二十幾年來，台灣省內大官子弟紛紛送去外國留學。中國自海禁大開以來，留學政策即成爲教育方針之一部份，自不能說不對，留學生裏面也出過詹天佑、胡適、劉大中等人，不但讀書有得，智慧過人，更難得的是以其所得，全部貢獻於國家，詹、胡二公生在自己國土，死在自己國土，固無論矣。劉大中雖然人在美國卻心懷家邦，近十年來政府財經政策，貢献良多，亦屬眾人皆知之事。

但留學生如詹、胡、劉者實在太少，有些即使有了成就，也楚材晉用，爲異國效勞，即以會得諾貝爾獎之楊振寧、李政道而論，這兩人不能說沒有成就，但他們對自己國家究竟有何益處。李政道還算安份，回到北平見了一次毛澤東，說了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敷衍過去了事。楊振寧更是品斯濫矣，完全作了毛帮在美的統戰卒子，終日栖栖皇皇爲毛帮作宣傳，捨正事不爲專務邪道，遲早必淪落。

本來在台灣出國的留學生皆一去不回，對國家而言，自是一大損失，因爲我們辛苦培養的人才，去作美國公民，世間虧本事已無過於此，但近來又有人才倒流現象，因爲美國失業問題嚴重，白種人尙且找不到適當工作，何况黃種人，許多已入外籍的學人，又要回祖國服務、政府又正在招請海外（實則是留美）學人，給以特別待遇，於是有些人正好回國避美國經濟蕭條，一旦美國經濟好轉，再回美國，所以這一個時期就發現了一個怪現象，一些去國十年從未回國的「學人」，何以突然愛國，紛紛回國共赴國難，也許是國運否極泰來，

就在學人紛紛返國服務聲中，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爲中央圖書館在美國請得諸家駿博士出任館長，自屬得人，但是，有人揭發諸博士已入美籍，一查果然，根據我國憲法，外國人不能任主管官員，再查諸博士原來是以顧問名義代行館長職務，這件事在台北自然引出各種閑話，歸納起來大致兩項疑問：一、台北何至於找不到一個能担任圖書館長的人，要迫得去外國借將。二、諸博士既然熱愛祖國，願回國服務，與國人共患難，何以不肯放棄美國國籍，此一問題，迄今並未解決。

外交官員頗多問題

留學生之外，外交官亦頗多問題，在職者且不論，玆舉兩個卸職人員，以概其餘。

一位是歷任駐埃及、墨西哥最後任駐哥倫比亞大使的何風山，因在駐哥大使任內貪汚，被監察院糾舉移送法院，抗傳不到被通緝，在美國舊金山居住，不久之前以宦海餘資與人籌開語文學院，被人騙去巨欵，血本無歸，兼之老病侵尋，在美國住不下去，台灣又不敢回，頗有悔不當初之感。

還有一位前駐薩爾瓦多大使謝然之，當年在台北更是風雲人物，曾任國民黨第四組主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聲勢赫赫，以後外放駐薩大使，在當局也許是有意要其歷練中外，以備大用，但謝氏則認爲是貶抑。赴任時在美國稍作勾留，即到處拜托友人代找一個工人携赴任所，準備將來憑此工人關係能在美國居留，當時許多人即看出他無意回國。

去年駐薩爾瓦多大使換了連戰，謝然之奉調回國，他若回國，也還會受到重用，但謝大使卻抗命不歸，目前只知他住在美國中西部，但住在何處，無人知道。

懲治貪汚，殺一儆百

像社會上這等等不合理現象，都足使忠義之士寒心，目前毛幫亂機已萌，毛澤東將死，國家機運已轉，光復大陸是最佳時機，但也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如果這次機會再抓不住，也許我們這一代的人，看不見中國大陸同胞脫離魔掌，我們自然也不能重返家國，展謁先人墳墓，於國於家，均抱終天之恨。

如何把握機會，端在當局的決心，尤其是懲治貪汚，矯正風氣更屬刻不容緩，過此不圖，以後再追就難了心所謂危，不能不言。

最後再說一句，筆者對我們國家並未失去信心，因爲貪汚不法之徒，畢竟還是少數，而秉國鈞者爲嚴總統，蔣院長畢生均廉潔奉公，雖共產黨也未攻擊過他兩人貪汚。只要領導人清廉、貪官便不能永遠得逞，最近政府調動大員，徹查貸欵案，均顯示懲治貪汚的決心，本文只是向蔣院長提供一些實際例証，希望蔣院長施出鐵腕，先辦幾個典型，則宵小自然歛迹，國家復興機運，便育於此。

柏林共產國際會議與狄托陰影

狄托為游擊隊領袖，他保持一個小國活動在兩個世界中。

任紫琴

自從共產主義被克里姆林宮深切指揮，在全世界各地散播以來，多少年已經過去，從未有如前週在東柏林所舉行的國際共黨高峯會，廿九個歐州國家的共產負責人齊集於東柏林豪華設備的大酒店，在這裏可以聽到他們許多不同的意見。但是，那最大而響亮的字眼則是「歐洲共產黨」——這名字曾經給予了西歐的獨立思考的共產黨。同時，這也清楚顯示歐洲共黨是不受莫斯科的控制。

這個為期兩天的歐洲共黨會議——將作為稍後一種世界共黨會議舖路——曾經開始醞釀於兩年之前，那是蘇聯領袖們的教唆指使，他們欲藉一種會議方式譴責中共，而使共黨內部再趨團結，並鞏固莫斯科作為世界共黨的中心地位。但蘇共控制的共黨國家，當時受到羅馬尼亞的讚成以及義、法、西班牙與英國共黨的支持，認為參加這樣一種會議與莫斯科商議，是沒有利益可言。基於這種觀點，南國總統狄托曾經於一九六七年堅決拒絕這樣的會議——據說他曾罵一位蘇聯的頑固來使「滾出去！」

莫斯科面對這種窘態，知道無法舉行一種會議，最後只好同意狄托要求：所有參加者享有完全平等權利；文件發表不包括沒有全體通過的聲明；同時，最有意義的是，會議應承認共產主義運動沒有唯一的中心，因此每一個黨有權培植它自己走向社會主義之路。這最後一點尤其重要，現年八十四歲的南斯拉夫總統狄托，廿八年前就因為這一點而與莫斯科分裂了。這次在東柏林舉行的國際共黨會議，仍有着狄托的陰影。

不管怎樣，布里茲尼夫終於來到東柏林，接受狄托的歡迎。布氏在會議的演說，語多修好與撫慰之意，但從未有道歉與認錯。他允許自己演說有特權，所佔時間兩倍長於任何其他參加者。他勸告各國共產黨首領聽眾，要記住「共產黨仍保有革命性」，並且強調團結統一的重要，他雖然明知也要認可有異己存在。他花去很長時間攻擊北大西洋公約，並有意無意間指責「中共為戰爭販子」。

在各國共黨頭頭的演說中諸多嚴厲批評字眼。西班牙共黨領袖卡里羅說：「我們必須接受各種完全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人宣稱他自己的地位為教條，那將是沒有甚麼所謂宗派之爭與分裂了。」他的這些演說曾經私下獲得狄托與意大利共黨負責人柏林基爾所贊同。布氏聽了不知有何感想？

意共是西方世界中最大最重要的共黨，作為意共的負責人柏林基爾，以雄辯滔滔的姿態發表演說說：「在我們所有各共黨間的團結，是基於一種認識，即每個國家的共黨，對它的內政與外交方面，完全獨立地決定它自己的政治路綫。」柏林基爾堅持那是「沒有且不可能有任何領導的黨或領導的國家。」他又重複說他繼續支持意大利為「北約」會員。他是唯一在會議公開指責蘇聯「錯誤」的演說

林主義的意見已經在歐洲形成爲一種普遍的觀念。那是用一種新的方法，走向社會主義，而不同於斯堪的那維亞的社會民主與東歐的社會主義。

當會議結束，平靜地發表一項四十八頁的文件，在「爲歐洲和平、安全、合作以及進步。」它既沒有經過投票也沒有正式簽字儀式。這項文件曾經略去許多要說的事，包括沒有提及蘇聯的領導權，沒有述及「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沒有批評中共或甚至北大西洋公約。這項文件也沒有讚揚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時它贊成不結盟爲「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種」。顯然這是狄托烙有的印記的發明。這會議所呈現的，鼓掌贊成多於歡呼喜悅外一道門。

整個會議的進展，蔚爲奇觀壯舉，但這一些一度認爲似乎是不可能的。當史大林當權時，所有共產黨都是小心地經由共產黨第三國際以及後來的共產情報局所控制，並對莫斯科效忠不貳。一九四八年，當狄托與克里姆林宮破裂時，史太林怒不可遏，只差沒有派兵去打。但是，這種莫斯科死硬派作風，卻繼續由赫魯曉夫與布里茲尼夫實行。當老赫當年拒絕允許毛澤東發展他自己的中國共產主義的標記時，毛的強硬的反應，遂導致中共與蘇共的分裂——一項歷史性的發展，終於改變了世界權力的均勢，並且使共黨運動自托洛斯基以來遭受着更痛苦的分裂。老赫與老布都主張用兵對付異端邪教的中共。一九五六年老赫野蠻地出兵鎮壓匈牙利的革命，十年後老布又用紅軍阻止捷克社會主義的民主運動。這兩次蘇聯行爲如此蠻不講理，使西歐共黨領袖們想到更多獨立的必要。

一九四九年陶里阿蒂在羅馬頌揚史太林。

但是克里姆宮不能用軍隊干涉共產黨在西歐的發展——各國共黨皆漸漸認識到聲望的重要，特別在這和解年代，所以西歐共黨並不模仿蘇聯的模型，那只是企圖發展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型式，而與現存的地方結構，傳統與信仰相調和，意大利首先採用這法子，行得很好，西班牙也照此辦，法共只作較少程度施行。義大利共黨近年頗有成就，可於意國選舉中獲知——贏取選票百分之卅以上——因此歐洲共產主義，自毛澤東主義以後，很快變成整個共產世界引起爭辯的另一脫離莫斯科的異教。

但是，這並非表示所有觀察家都承認歐洲共產主義將爲一個將來的第三共黨集團。一羣美國國務院由國務卿基辛格所領導的分析家，不相信歐洲共產主義是歐洲一種新的勢力，或者這樣一種運動可以不受莫斯科的控制與影响而能存在。甚至，專家們認爲那簡直是一種反應他們自己國家政治實施的總集合。多年來，亞歐共黨曾經試圖反抗蘇聯的統治，爭取一種普通的地位，他們曾企圖減少蘇聯的控制程度，如果將他們看作共黨第三集團，那未免太簡單容易了。」一位基辛格的高級助手如此說。上述那種看法，是許多學究與空談家的觀念。一位哈佛大學共黨事務專家，亞德姆·烏拉姆說：「歐洲共黨仍然在心理上與政治上保持與蘇聯強烈的聯繫。但是他們需要有自己的糕餅，而且食用它。他們需要發展一種獨立名譽，而不最眞正地與莫斯科分裂。」



一九五六年，在布達佩斯毀壞史太林的像。

從經濟觀看共產主義

張則堯

共產主義是最激烈的、最忽視人性的社會主義，對於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一般社會主義雖然都採取改革的甚至否定的態度，但僅主張生產財的公有，而共產主義則更進一步主張消費財亦歸公有，使大多數的人民在生產和生活兩方面都完全聽命於少數的共產黨徒，而澈底喪失了一切的自由，被強制、被奴役、被暴虐等殘酷而無人道的現實，就成爲共產主義支配領域內的常態。

生產財公有犯嚴重錯誤

對於生產財的公有如何運用，根據共產主義的主張是採取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方式，如何組織生產以及生產何種物品，都按照中央集權機構的計劃而強制實行，完全排除基於「成本與效益」對比所作的合理選擇；而且由於生產財屬於公有，根本就沒有市場交換的體系，究竟是否合算（成本）或有效（效益），更完全缺乏衡量的標準。所以資源的浪費或不合理的使用，就成爲必然而無可避免的結果。早在一九二〇年，著名的經濟學者邁色斯氏（L. Mises）即曾提出「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問題」，斷言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生產財的市場價格無從成立，其合理的經濟計算實不可能，因而經濟行動便只好處於暗中摸索的狀態；他曾舉應否鋪設新鐵道路綫以及應鋪設何一路綫爲例，認爲在自由市場經濟之下，祇要將因鋪設新鐵路所可節約的運輸費，與鋪設費及維持費加以比較，即可作合理的決定。但在無市場價格的情形，這種比較計算自無法進行。所以，「生產財的私有遠離我們一步，同時卽係合理的經濟遠離我們一步」。這眞是對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財公有的一針見血的批評，其錯誤無可辯護，其失敗無可挽救。

配給制使人民變成工蟻

至於一般社會主義對於消費財多主張可屬私有

用」加以對比，俾作合理的選擇，使人民的消費生活趨於適度的滿足。但共產主義則主張消費財與生產財同樣應屬於公有，由中央集權機構按照統治者亦卽共產黨徒的意旨，予以定量分配；而且憑其好惡劃分等級，使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完全受到共產黨徒的嚴密控制，成爲飢餓邊緣的動物，毫無生趣可言。這眞是人間地獄的寫照。卽使是以社會主義理論見稱的藍吉氏（O. Lange），亦曾於一九三七年討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著作中，痛斥共產主義亦卽激烈的社會主義，實行消費財的定量配給制及強制勞動的非民主性，實爲「文明人所不堪忍受之事」。今日美國曾經到過中國大陸的新聞記者形容大陸人民係屬一羣工蟻，工蟻被強制勞動而無消費選擇的自由，充分証明中國大陸已非文明地區，更非現代文明地區。無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經濟學者海耶克氏（F A. Hayek）曾申論社會主義尤其是激烈而忽視人性的共產主義，其實行將使人類社會再度走上奴隸制度的道路。海耶克氏是前述邁色斯同一思想的後輩，近年來曾兩次前來自由中國的台灣訪問，回國後盛讚台灣地區經濟穩定發展而民生樂利的情況；足以証明民生主義經濟的成功。並反証共產主義經濟的失敗。

勞動成果盡歸新貴族享用

在此應該提到的，尙有兩點：其一、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主義，以勞動價値說爲基礎，導入偏激的階級觀，主義勞動全收權說，這就是要求勞動者取得全部的生產成果，而置社會上其他份子對生產的貢獻於不顧。

國父孫中山先生對此曾提出社會價値說加以批評，認爲「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値，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的份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

調和的精神。卽使將這一理論暫置不論，試問今日共產主義猖獗的地區，勞動者被強制勞動的結果，其生產的成果對勞動者的分配，不過僅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的定量配給，其餘的部分，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剩餘價値，全被統治者的共產黨徒所奪取，也就是被新貴族所享受，完全與共產主義的勞動全收權說相背馳，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謊言，而且是最殘酷的事實。

馬克思曾用惡毒的話，形容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是「貧窮、勞動、痛苦、奴役、無知、動物化」，但今天的事實，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者，却與馬克思的這些形容完全符合。這不是一種強烈的諷刺麼？共產經濟的失敗，勢必導致共產主義的滅亡，這是無庸置疑的鐵證。

民生主義才是治平正道

其二、馬克思曾斷言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趨於滅亡，代之而起者卽屬共產主義的社會，但歷史的事實却推翻了他的論斷，使他的預言變成了空言，完全缺乏科學的基礎和歷史的映證。第一次大戰後的俄國、以及二次大戰後的東歐和亞洲一些國家，都是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其所發生的號稱共產主義的革命，實際上乃是極權暴政奪取政權的動亂，並不是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而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例如英美等國，經由社會福利政策的實施及政府多方配合適度管理民間經濟的發展，現行經濟制度仍然是最賢明、最有效率的制度，這些都與我們民生主義的理想契合。今日台灣地區所建立的民生主義經濟的模型，正足以說明由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而由總統蔣公完成的民生主義經濟理論與制度，定將實施於光復後的大陸，並弘揚於廣大的世界，三民主義光輝的世紀一定實現。

論蘇聯對太平洋海權挑戰



蘇母艦基輔號，經過連貫歐亞二洲博斯普魯斯橋，進入地中海。

蘇聯近年來大幅擴充海軍，太平洋艦隊的實力大增，已形成對美國在本區域海權的威脅，尤其最近蘇海軍在日本海的演習，是一正面展示與挑戰。在公開報導中，已經可以看出日本的震撼與高度警惕以及美日雙方的相互反應。據最新的外電說，日本的宮澤外相透露，在七月八日舉行的日美安全諮商會議中，美國會建議日本加強本身的防衛力量。宮澤外相則直率向曼斯斐爾德表示日本不希望美毛關係有急遽的突破，其理由在：（一）美國倘因急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片面廢止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則訂有類似條約的日本與韓國將減低對美國的信賴；（二）台海如發生緊張局勢將直接響影日本的安全。此一明晰而有力的分析，不容美國目前及未來可能的當政者河漢視之，亦應早在美國政略與戰略的衡考之中。

美國在面臨蘇聯對太平洋海權的挑戰時，可能發生兩種相互矛盾的心理反應，以其各別對問題的剖析理解力而異。其一是更加深其聯毛制蘇的幻想，其二是轉而更重視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在太平洋海權上的樞紐地位，從而對美毛關係採更謹慎的態度。此一背景反映於外電報導者也是錯綜複雜的。一方面極右派的反蘇份子如斯勒辛格等甚至主張以武器援助中共，俾牽制蘇聯，另一方面，福特總統屢次直接或間接表示重視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對傳聞十一月福特當選總統確定後即着手與中共建交，則多方否認，聲明沒有確定的時間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達在這方面的態度也保留相當多的彈性，以便將來當選後擁有最大的「行動」或「不行動」的自由。在六月十五日民主黨政綱委員會批准的政綱（自然是經過卡達同意的），說明美毛利益「殊少衝突」，雙方關係應在和平路綫上繼續發展……早日邁向外交關係正常化。但記者問到他一旦如何與中共建交而不致影響與中華民國的關係時」，他的回答：「你提的問題還沒有人能夠回答，但我願盡力為之。」

在微妙的選戰中，任何一方都不願意說為選民所不喜（即便是一部份的）而使自己喪失選票的話，因此修辭儘量求其含混，選民可以依其意願作各種不同的解釋。美毛關係是一敏感問題，沒有任何候選人願意避而不談（即使列根也不例外，祇是態度較強硬，不主張遷就中共），一若不談美毛關係即缺少締造和平的意願，但如果說不惜一切代價與中共建交，包括廢除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在內，則將被認為輕率魯莽，直接危及西太平洋的安全，同樣可以損失大量選票。

未來事態的發展，端視福特或卡達當選後的實際作為。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即任何一位白宮主人都不能漠視中華民國在西太平洋舉足輕重的戰略樞紐地位。這不僅是一個犧牲盟邦的道義問題，而且是關涉美國在太平洋安危休戚的現實問題。中、日、韓是西太平洋海上長城的鐵三角，日韓居北，綰轂日本海，中華民國居南，控制台灣海峽，三者之間的鏈帶則是各別與美國訂立的共同防衛條約，其互為唇齒的關係，為一切具戰略常識的人所共見。福特總統對中華民國參加奧運的合法權利，表示堅決支持，如此坦率而無所顧忌於中共，且與美國奧會主席通電話七八分鐘之久，白宮發言人奈遜事後雖聲言福特總統無權決定美國選手是否退出本屆奧運，但事實上，美國奧運代表團已作出可能退出及其他若干國家也可能隨同退出的態勢；體育本無關係政治，但像今天這樣重大而微妙的問題上，正可以從中覘知政治氣候的寒燠陰晴。

當蘇聯海軍日益擴展之際，美國想藉進一步聯毛以制衡是不切實際抑且危機重重的。理由是：（一）中共是一陸權的暴力集團，不具備在海上牽制蘇聯的戰略地位；（二）中共的一貫策略是坐山觀虎鬥，希望美蘇之間爆發戰爭，聯美祇是一時的權宜，用以牽制蘇聯，保護自己，但不可能為「美帝」所利用，倘美蘇因有中共插手而減緩戰爭的危機，是不符合中共「天下大亂」的構想的；（三）中蘇共隨時有修好的可能，如此則一切「外交」與「實質」的投資皆等於虛擲，且發生有害的反彈作用。

希臘記者揑稱蘇聯租借馬公為海軍基地，自屬荒謬可笑，不值一駁，但由此亦可看出一般人對太平洋戰略形勢的認識。台灣居綰轂西太平洋孔道的樞紐地位，號稱不沉的航空母艦，擁有強大精壯的三軍，無人可予輕侮，有些人大可不必為美國的一些政情而時憂時喜。記取蔣公的遺訓：「立國之道操之於己則存，操之於人則亡。」自助人助，我們今天所要問的是如何加速建設，厚植國力，準備迎接更艱鉅的光復大陸的歷史任務。至討論今天的形勢，我們早已居於屹立不可搖撼的地位，抑何懼之有？

由鴇母到名女人

·胡汝森



我的一位好友，華裔美國人施慕華，是風月場中的老手，每次來台北，總免不了要尋花問柳一番。許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應約到國賓飯店與施慕華會面，他房間裏早有一位秀麗的年輕小姐在座。經施慕華揮手作狀介紹一番後，我意識到她是一位打扮不俗的應召女郎。因我一向沒有職業偏見，所以向她微笑握手，以示初見之禮。誰知那位小姐緊緊握着我的右手不放，臉上顯露出幾分驚喜的表情，使我驀然地興起了與親人久別重逢的感覺。刹那間，我不禁胡思亂想起來，難道這是她們那一行業拉新客的手段？

第二天中午，施慕華約我在國際飯店飲茶，昨天的那位年輕小姐也在座。吃完點心之後，大家又回到旅館聊天。…………施慕華戲謔地對那位小姐說：「我對這門玩藝兒，自問閱人多矣，你那麼年輕，向誰學得這麼高明的技術呢？」那位小姐格格地笑起來，竟指着我說：「就是你這位朋友胡先生教我的嘛。」施慕華和我兩人聽了，同時大吃一驚。施慕華立刻對我說：「好呀！老胡，原來你是個僞君子，假道學，前年我初來台北，要你帶我上北投、逛酒家、去舞廳，你都推說不精此道，誰知道你才是個中老手，假裝的工夫眞是到家！」我聽了啼笑皆非，欲辯無言，面紅耳赤，手足無措。這時，那位小姐對着施慕華說：「哎，你這個人眞是鹵莽，也不問一問人家胡先生教了我些甚麼技術，就隨便指責人家。」

說穿了原來她在十七歲那年，考上了六堵工業區的一家「幸福塑膠花工廠」做裝配員。我是那間

廠共有六百多個女性裝配員，因此我雖然不認識她，她却認識我。哈！那小妞兒眞有一手，眞會捉弄人。後來，她告訴我名叫古媚，進工廠不久我就離職了，因此我對她全然沒有印象。

不久後，我到松山機場送朋友，碰巧古媚也在機場送客。她親切地走過來和我交談，並約我到一家餐廳喝咖啡談往事。

她告訴我，自從我離開工廠之後，同事們紛紛星散的大畧情形；其中有幾個投身到何秀子以及其他鴇母門下，過着送往迎來的生涯。她說如果別人問起她們爲甚麼要幹這一行，她們都會因人而異，有許多不同的說法，除了那些老奸巨滑的資深嫖客之外，許多客人聽了她們的解釋，都很動容，甚至還有人會流下幾滴同情淚的。她對我說：「對你我不講假話，我們這幾個轉業幹這一行的人，當然各有苦衷。我一方面因爲一時和管理員賭氣，又聽說何媽媽對待手下的姊妹就像兒女一樣，另一方面也受了好奇心與虛榮心的驅使，所以到台北來投身於她的門下。」她的話，自然使我想起何秀子來。

何秀子出生於新竹市南門，父親何朝林（「林」字待查証），在日據時代經營運輸業賺了大錢，何秀子可說是生長在富裕的家庭。

何朝林有一妻一妾，何秀子是元配所生的獨女。在日據期間，何秀子就讀於新竹州立高等女學校。當年，那幾乎是本地女子在台灣所能受到的最高水準教育。何朝林壽命不長，很早去世，因此母親對她特別溺愛而給予她特殊的影響，這可能是誘使何秀子日後經營艷業的潛在原因。

巴，寬下巴，粗腰身，說甚麼也稱不上是漂亮的女人。然而當年的新竹州（包括現在的桃園、新竹、苗栗三縣），能夠考上新竹州立女高的人，實在是出人頭地的，何況何秀子在學校一向很講究時髦，穿着動人，故而有首席風頭女郎之稱。她膽氣過人。譬如當年的女校，是絕對不准學生穿高跟鞋的。可是何秀子却偏偏每天帶着高跟鞋上學，放學後就在校門口換上高跟鞋招搖過街。在她就讀新竹州立高女的那幾年，眞不知道有多少附近學校的男學生，爲她瘋狂顚倒。每逢暑假，由日本返台探親的新竹籍大學生，不少都想和她親近，其中更好幾個曾認眞向她求婚。

何秀子的母親一向很摩登，至老不變，她不耐寡居的寂寞，一直到她五六十歲的高齡，身邊尙有二三十歲的年輕人爲伴。何秀子從高女時代就開始的桃色行爲，母親的習染無疑是極大的誘因。

何秀子後來做了新竹聞人周宜培的外室。周家在新竹經營「茶茂」商事會社，是當地名氣很響亮的店號。周宜培的元配夫人，是相當出名的美人。周宜培拋棄嬌妻與子女不顧，娶何秀子做姨太太，令周家所有的親友和街坊，大爲憤慨。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那時的社會人士，尤其是女人，相當保守，他們對周宜培當然羞與爲伍。

周宜培非常癡愛何秀子，娶了她之後，爲她在新竹市內買下了一間店舖，經營百貨生意。何秀子做生意，本來是有相當經驗的。

民國三十五年，周宜培帶着何秀子和她所生的兒女，由新竹搬來台北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軍遍佈世界各處。許多受戰爭摧毀的國家，幾乎全靠美軍的支援來維持生活。日本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戰後數年，由女人「賣春」賺取美軍的錢，是日本外匯最大的來源。何秀子來台北後學會了日本女人對付美軍的本領，和派來台灣協助我國遣送日僑日俘的美軍顧問組人員鬼混起來。周宜培對何秀子原是一往情深，爲了她，家可毀，曾爲新竹州議員的身分可以拋棄，親友的難責可以不顧，但是他却受不了何秀子的浪漫

，深爲感慨，而對何秀子的這種表現，更是不齒。日後何秀子操艷業賺了大錢，開了一家「巧筬」沙龍。「筬」者，正是標明她是「新竹市民」，存心報復新竹同鄉對她的輕視。

雖然有人可能極端嚮往「發財」與「成名」，即便如此——何秀子發大財的手法，亦不足爲「新女性主義」有所效法。

何秀子發財的原因之一，是她在當時台北市的鴇母羣中，所受的教育最高，而她又能從日本人與美國人身上，吸收一些經營艷窟的特色。

何秀子之所以能發大財，一言以蔽之：多重剝削出賣皮肉少女的「歡笑」錢。假如用管理經營的術語來解釋，我可以舉幾個例子畧示何秀子賺錢的本領：

一、市場：市場的客觀條件，是何秀子發展艷業賺錢的主要原因。

二、業務：何秀子懂得她的業務是甚麼，因此在「服務」上，對其手下的嬌娃，自有與眾鴇母不同的選擇與訓練：

①不二價：這一點是「何媽媽」能向觀光客普遍推廣的重要因素。一般外來的觀光客，對台灣的賤業，一向「價廉物美」的要求，但是一般人在交易後，結果往往適得其反，而大呼上當。自從何媽媽標榜出不二價的號召後，一般觀光客，都樂意替她廣爲宣傳。

②防病的宣傳：許多有婦之夫，好色又怕生病，有此「保証」，當然正中下懷。

③生理和心理的適應：何秀子比其他鴇母棋高一着之處，就是「督導」她的嬌娃，着重服務鐘點足夠的耐性。在她們所銷售的時間內，盡量給對方生理和心理的撫慰。

三、高價、高佣金、高利潤手法：何秀子經營的方式，是提高嬌娃的售價，而自己亦抽取百分比特別高的佣金，這樣利潤自然很高，在「暴發戶」式的社會中，許許多多人都認爲凡是最貴的東西就是最好的，這是對付顧客的心理攻勢。爲甚麼何秀子抽取比別的鴇母高出很多百分比的佣金，嬌娃們除了百分之四十的佣金，嬌娃仍可得一百八十元；如果一百五十元扣除了百分之二十的佣金，所得只有一百二十元了。

何秀子不但要向嬌娃抽取定時售價收入的佣金，她還要抽取小費打賞的佣金。嬌娃們出勤（差）先定好時間，出門時只能帶空的手提包，返回艷窟後，要打開皮包清算出差鐘點與總收入，她自有一套嬌娃不敢隱瞞所有收入的追查辦法。

四、多角經營：何秀子的艷業，恰好符合多角經營的原則，而且還是適配性的多角經營。因此相因相成，錢財滾滾而來。例如他兼營：①美容：一方面把嬌娃打扮得很迷人，另一方面還可以賺嬌娃的錢。②服裝租借：她購備各式各樣的服裝、皮鞋、皮包、髮飾、小玩意兒等，以高價租給嬌娃穿戴，按鐘點或次數收費。③首飾租借：凡遇到肯花大錢的外來客，何秀子備有高貴的首飾，包括鑽石耳環、戒指、手鐲、手錶等，以更高的收費租給嬌娃，陪客人旅遊，或者擺排場。總之，何秀子很巧妙運用各種花招，很快就發了大財，益以新聞的渲染，自然變成了「一個名女人」。

追隨何秀子的嬌娃，據我所知，甚少有從良而走入正途的。在她們之中，稍有本領的，大多承傳何秀子的衣砵，做了比較小型的「何媽媽」，其中黛娜夫人就是一個最確鑿的實例。黛娜夫人由發財變爲「成名」的鴇母，最後亦如何秀子一樣受到法律制裁。……前面提到古媚，自從她擺脫了做賤業應召女郎之後，已嫁了人，而且生育了一對兒女；但據她告訴我，直到如今，她仍舊過着零星接客的日子。她說因爲過慣了享受高水準物質的生活，嫁了個收入不多的薪水階級，她實在過不慣清苦的生活。

她是得到丈夫的諒解，而每月只接三、四個中年鰥居而極熟的老顧客。但是古媚對兒女是絕對保密的，認爲自己對不起他們。她說，往日的姊妹們，有許多比她更糟糕，她認爲這可能是何媽媽和她們前世所欠的孽債，要在今世來償還。

何秀子的失敗下場是必然的。無論她多麼善於。規模發展的越大，她的罪惡也就越深。何秀子是一個有小聰明但缺乏智慧，並且桃色傾向的女人，她的錢賺得越多，心靈越是閉塞。何况，不良的大眾傳播，使她以爲自己眞的是甚麼了不起的「成名」人物！她運用手下嬌娃吸收了不少「乾女婿」，其中有許多確實的社會上所謂有頭有臉的人。因此，她有恃無恐，根本不把法律當做一回事，更不把階級較低的執法人員放在眼內。

何秀子不明白邪不勝正的道理，居然一再公開向警察挑戰。這實在是愚不可及。她終於受到法律的制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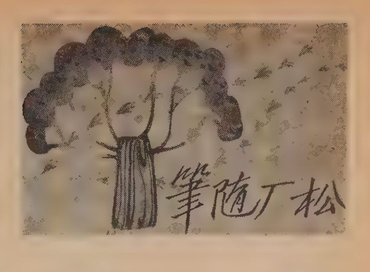
何秀子被拘禁了一個時期，釋放不久，她到香港去，嫁給一位新聞界頗有地位的人。據說夫妻成婚的條件，除了夫妻的財產分開，各不相涉之外，丈夫要何秀子不得重操舊業。

據說隔了一段時間，那位先生到台灣來辦事，朋友告訴他，何秀子在香港偷偷地間接再作馮婦。

何秀子在香港再參加經營艷窟，似乎是相當合理的。因爲香港的賤業一向操縱在與淫業界合夥的探長之類人物手裏。他們有的是勢力與地盤，何秀子有的是「貨色」供應，合作賺非法錢，雙方正是好搭檔。這一來。台灣少女不時設法進入香港。其中有不少從此淪落他鄉，一去便有家歸不得。照「舊女性」的道德標準來說，這是最有損陰德的罪行。何秀子後來又回到台灣，一來因爲香港到底不是她的地頭，凡事她不能像以往在台北那麼當家作主，二來因爲她的靠山陸續失勢；三來台灣日漸繁榮，對她大有召喚作用。

不過，何秀子由香港返台之後，到底不敢像當年那麼囂張，況且我國的司法人員尚不至於對這個「成名」女人那麼放縱。她因此以「上賓之家」做立腳地而安頓下來。

像何秀子這樣的一個鴇母，居然能成爲「一個名女人」，受到所謂高知識水準的新女性的青睞，恐怕會無意中助長我們的社會墮落腐化的傾向。凡是力求革新，使國力充實，人民意志奮發向上的地方，都不容許這類事情發生。



天地間事無非是「理」

向晚

俗語云：「天地間事，無非是戲」。這是一種浪漫人生觀，要不得。不如改爲「天地間事，無非是理」。

我們這一代人，可謂生逢不幸。抗戰八年，剛熬出河山光復。誰料到國軍中的「第八路軍」又發生變故，把「八路軍」改稱「解放軍」，正所謂前門出狼，後門進虎。於是再繼續遭受災難，而且比前者更甚。

或曰：「話也不是這樣說，在汪派組府時代，不是有不少人彈冠相慶嗎？中共佔據大陸後，不是也有很多的人跟着「前進」嗎？你們這一般人，奈何這樣不迎合現實？俗語所云：「識時務者爲俊傑」。你們不識時務，自討苦吃，這能怨時代嗎？」

然而，不然。凡我中國人皆應懂得中國古聖先賢遺教。南宋大儒謝枋得有句名言：「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或人的話，只可與市儈小人言，不可與讀聖賢書的士君子道也。

未讀過中國歷史的人，對謝氏高論也許不能了解。茲僅就幾件大事粗畧述之：（一）漢與秦亡事，陳涉、吳廣，史書一律曰「起義」，不曰「造反」。項梁、項籍殺會稽郡守，照一般觀念說，應該稱「造反」，但史書從無批評其不當者。何則？因其是暴秦爪牙，故應殺之。（按依筆者平議，那郡守是向項氏投靠的，可謂同志，似不應殺。）但殺之後，天下人皆曰可殺，故史書從無批評不當者。後劉邦入咸陽，秦王子授首乞降，左右皆曰殺之。邱曰我曾爲秦小吏，臣不可以弒君，率釋之。項羽反是，不僅燒秦室，且盡殺秦王子。然羽卒自殺，邦却統一了天下。

（二）王莽滅東漢興，王莽以權奸篡漢，僅支持「莽新」王朝十五年而亡。若論才能，他比劉邦高，但心地却還不及劉邦。漢的前朝是一個人不得心的暴秦，况又有蕭何張良兩名相輔佐。當文、景兩帝，曾以黃老思想治國，號稱「文景之治」，那是西漢史上黃金時代，與後世之貞觀之治並稱，人民皆感自由幸福。但與莽新時代，雖未至隨便殺人，可是其「新政」，却害民太苦了。故一般人民莫不心懷漢室，而痛恨莽新，故當劉秀一起兵，天下「人人思漢」，知其爲漢室後代（劉邦九世孫）人民皆樂於歸順。

（三）由曹魏篡漢到司馬氏滅曹魏——曹操與王莽皆是一代奸雄，目的皆在篡奪漢室，自立爲主。說甚麽天下國家人民，統是假話，故皆不旋踵而滅。操篡漢，司馬氏也篡曹魏，曹操的孫子或殺或廢，天道循環，報應很快。

（四）北朝隋唐五代——晉衰，繼五胡亂華之後，北方拓拔珪（鮮卑族）叛東晉而建魏國。南方劉裕叛東晉而建宋國。北魏傳至北周，被楊堅所篡，北朝亡。南朝至陳國被隨朝所滅。南北始統一。

讀史者大都重唐輕隋，其實，隋是很重要的一代。若無隋，唐的建國，必定加倍艱難，因楊堅利用外戚關係，輕易滅了北朝。北朝既消除，南朝末期陳國也被隋所滅，故李淵父子擁有兵權，自然取天下，就比較容易多了。唐代文治武功皆盛，國祚又長故能享大名於國際。

自朱溫篡唐，遂造成五代十國之局，惟國祚皆短，與南北朝相差無幾。然其中却有突出之處，即降到後周時，產生一年輕英武君王即後周世宗柴榮。他北伐節節勝利，幾乎統一北方。可惜他當北伐時，他突然患病，回到開封就死了。如說隋楊堅是爲唐代舖路，那麽周柴榮也該說是爲宋代舖路了。

宋太祖雖也是篡位，但未殺害後周宗室。他是一仁慈的人，對南征將帥說，南方各小國生活本是和平無事，但爲着統一，我不得不征伐，故嚴禁殺戮，但太宗不同，不僅殺俘虜，且毒害亡國君王，奸亡國眷屬。所以結局，宋代兩度亡國，宗室則被擄殺，連太后、皇后、太子、公主也不能免，這豈非報應而何？

從上以觀歷代政權的遞嬗，可以獲得一個定律：即凡尙理者，其國祚必長，反之則短。不單我國歷史如是，西方也不例外，如希臘之斯巴達國祚長。羅

。他的部將造反，被另一忠貞部將把那個人首級割下，獻給他。他不收，且責其不當，對造反家屬仍予寬容。另一皇帝不僅反對虐殺基督徒，他進一步，且改受基督教洗禮。號稱開明專制君主的富銳德里克，當然是最講理者，不僅統一了德國，登皇帝位，且建立爲歐洲一等強國基礎，當法皇拿破崙正盛時代，普魯士被貶爲法國附庸。

反觀崇尙侵略強權、極權、暴力國家，其國祚最長不過三百年便衰落了，

「理」在人世間，正如萬有引力之在自然界，假如引力失靈，萬物必成爲無重的羽毛。人世間如不尊從理，國際社會必失去了正常序，重返原始野蠻時代的社會。

此次奧運會事，加拿大杜魯多當然是第一個不講理，整個奧運會談讓步是第二個不講理，這不只對中華民國侮辱，也是對奧運會的侮辱。對眞理的侮辱。全球人無理可講，這還成甚麼世界？難怪過去國聯失敗，這次聯國也失敗！

文史哲雜談

「變」與「新」的觀念

霍雲霄

在平靜的生活裏，忽然冒出一個「變」字，不論是大變或者是小變，總可以使人的情緒從穩定走向不穩定，希望它越變越好的却對變局充滿了憧憬，害怕它越變越壞的卻心中充滿了疑懼憂慮。當一個人在平靜的生活中太久了，心靈缺乏新的東西來刺激他，生活太過枯躁，於是對于變，往往抱着渴望之心！那渴望有時是失掉了原則性的。

除了變之外，還有一個「新」字，亦是足以將人的情緒提升起來的。在變與新之間，人們比較喜歡新而未必喜歡變，因爲新的源頭必來自創造。變未必來自創造，可能來自客觀環境衝擊出來的一種反常現象。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幾乎每一天都冒出不少變的東西，也冒出不少新的東西，人們的情緒不斷地提升與被搞亂，但另一方面，因爲變與新成爲工商業競爭的手段後，變與新並沒有明確地劃出遠的方向，只爲了刺激消費者的手段。一個變字混在娛樂觀念中，使它引誘藝術匠人不斷去構思種種腐蝕靈魂與心理變態的玩意。一個新字，便只存在於衣服和日用品不斷翻新式樣當中。

盡管每天有這麼多的變與新的花樣出現，但生在現代的人，往往覺得空虛與迷失。因爲一切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它的作用只能刺激情緒，而情緒這東西，它祇是心靈的昇華現象並不是心靈的本質，心靈的本質必須是充滿創造智慧的，情緒只等于坐在席上的觀眾，心靈却是舞台上的表演者。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不斷成功，關心自己的作爲，成功才是自己作爲的見證。

創造智慧雖然是心靈的根本作用，但它卻是不能調在存在的，不論任何人，他要去創造甚麼，先必須從心底冒出那種需要，觸發出一個動機，才能將創造的心志培養出來的。那動機，多是爲了要向別人證明自己，爲甚麼要向別人証明自己，那是爲了對別人的愛心。

一個迷失的時代，人們都着意從變與新兩方面，不斷誘發情緒提升，不斷刺激情緒，世界不斷千變萬化，新的樣式越出越頻繁，可是情緒的不斷提升，並不能使心靈獲到滿足，反而使人感到心靈空虛對人生厭倦。沒法找到精神安頓之所。

從情操感的界限看人生，加愛情，倫理之情，宗教信仰，卻使人相信不變與悠久才能得到眞正的幸福快樂，這個界限如果也給變與新的觀念衝激進來，這個世界便成爲失掉了情操感的世界。變與新對于愛的觀念，不能產生幸福，只能產生災難，因爲人們會不斷用外表的炫惑來淘汰舊面貌，情操感失掉了憑藉，它便沒法在一個人心靈中成爲有價值的觀念。譬如一對多年恩愛的夫妻忽然婚變，那並不表示他們過去的愛情不眞實，而是沒有信心結繫下去，當他們一分爲二之後，彼此熱情的青春年齡已過去，如果有此成功的果實存在，如金錢和名譽等等，藉此找尋到新的對象，自己可能由一次變局挨來新的刺激，但像往日那樣的情操感，恐怕是比較難以建立的。

人有一種本性，那是對眞善美的思慕，一個生命代表了眞善美之後，並且它是屬於自己的，它便能使你產生摰誠之情。但久而久之，那形式的美是會變的，只有在彼此相愛時將它的美精神化了，才能保持永遠不變的信念。要是往後的日子由于彼此不同的成敗得失，牽動了信心，那必須時時用反省之心來約束自己。

關于變的觀念，它如果有眞正引導人走上康樂幸福的日子，那只有一種變，那是化腐朽爲神奇的變。

關于新的觀念，它應該只限于實質的進步，而不是形式的不斷翻新。變與新應該是相輔爲而不是相尅的。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只宜視從不斷改良中求進步，不宜於從互相淘汰中求進步。

以軍突擊恩德比機場經過

愈崗譯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五點半，距離恐怖份子刧持法航班機的事件還不到半個鐘頭，以色列的軍政首長坐在內閣會議室中，每個人的臉上都顯得很疲倦、緊張。交通部長雅科比率先講出人人心中所想的話：「如果我們接受刧機暴徒的條件，巴勒斯坦游擊隊此後將會變本加厲地從事恐怖行動，到頭來就沒有一個以色列人能安全地出國旅行。」總理拉賓對着參謀總長葛爾將軍不斷地點頭，問道：「我們是否可以採取軍事行動呢？」這一重要的問題終於提了出來。葛爾將軍解釋說，他缺少有關烏干達恩德比機場裏外、週遭環境、人質數目、以及軍事和關繫生命危險的情報。然而，他回答說：「此時，我們不宜採取軍事行動。」

組成危機處理小組

拉賓轉向雅科比，他說：「這是專家的看法，你們是否打算不採納這項意見呢？」國防部長裴瑞斯——拉賓的一名政敵——這時發言了，他率直地要求採取某種形式的軍事行動，「以免讓人覺得政府作爲懦弱而不果斷。」拉賓的臉孔突然漲紅，非常不高興地說：「我們是在討論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行性，而不是在談政治。」幾分鐘後，拉賓提議進行投票，結果內閣一致認爲，政府應該繼續尋求經由談判釋放人質，以避免發生流血事件。但是，這些以色列的政治領袖亦投下了他們的賭注，下令軍方及情報首長積極部署一項嚴密精確的軍事行動。

以色列陸軍乃立卽開始採取行動。當陸軍將領及他們的特別情報員才開始蒐集各項情報資料，以對恩德比機場發動突擊時，一支精銳的部隊已在以色列境內的一處沙漠軍事基地集合待命。此後的四天中，他們反覆演習突擊恩德比的任務，而這項行動是否付諸實施，還是未知之數。

耶路撒冷當局面臨一個兩難的局面，因爲一方面以色列必須大量搜集有關一個遙遠的敵團的情報，另一方面，以色列還得使恐怖份子相信，它是眞心誠意地進行談判。以色列組成了一個「危機處理小組」，以協調政府的這項兩面政策。「危機處理小組」的成員是總理拉賓、國防部長裴瑞斯、交通部長雅科比、外長艾隆、司法部長薩杜克及國務員賈利里。談判已在進行。當局打電報給以色列駐法大使館，然後經由法國外交部長把電報轉給索馬利亞駐康帕拉大使，最後才將電報交給恩德比的刧機暴徒。



以色列突擊軍出發烏干達

但是，時間不斷地過去，以色列愈來愈覺得可以圓滿完成一項軍事突擊。以色列政府盡力搜集各種情報。官員前往以色列的「索勒波內建築公司」調查，因爲該公司先前負責承建恩德比機場。可是結果卻徒勞無功，此乃由於恩德比機場最近業已大規模地擴建舊的工程藍圖無什麽作用。下一步，以色列官員向美國五角大樓求援。他們詢問艾爾航空公司駐肯雅首都內羅畢辦事處的職員。索取有關可能航道，加油時機及通信設備的情報。他們替反恐怖行動特別顧問齊維少將訂了艾爾航空公司第〇二三次飛往巴黎班機的機票，以便在突擊隊救出任何人質後，從事接待善後工作。此外，他們並派遣特工人員滲入烏干達。

進行假談判以欺敵

六月三十日，刧機暴徒開始釋放非以色列籍的人質，企圖增加他們對以色列所發出的壓力，以迫使以色列接受他們的要求。然而，適得其反，這項行動卻發生了反效果。這使得人質的數目從二百五十六名減至一百零八名——此一項數目更適於實施一次閃擊救援行動。同時，齊維將軍還因此獲得了一項極重要的情報。被釋放的人質說，暴徒挾持人質停留的機場過境室並未設置炸藥，而且暴徒的安全措施似乎非常鬆懈。

「危機處理小組」開始傾向採取軍事突擊行動。但他們仍繼續進行假談判「願意」釋放的囚犯名單，以便讓暴徒認爲耶路撒冷除了與他們談判，別無選擇餘地。

七月二日，發生三項令以色列當局興奮的關鍵性發展：美國五角大樓把空中及衛星攝取的恩德比機場照片提供給以色列；滲入恩德比的以色列特工帶回了重要情報；肯雅予以色列秘密保證，突擊隊從烏干達返回時可在內羅畢加油及照料受傷人員。

七月三日早晨，「危機處理小組」舉行會議，但外長艾隆仍照計劃與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莫乃漢共進早餐，以使得外界認爲以色列已準備向刧機暴徒屈服。然而，「危機處理小組」已決定採取軍事行動。他們同意向內閣提出這項建議。

獲釋人質歡喜若狂

內閣會議贊成突擊

下午二點，十九位閣員在特拉維夫的內閣會議室中開會。他們大部份均未聽說軍方正在積極準備進行突擊。拉賓總理堅決主張採取軍事突擊行動。三點半，拉賓要求進行投票，結果全體一致贊成發動突擊。會議乃在禱告聲中結束。

參謀總長葛爾將軍衝出會議室，準備立即下達攻擊命令。他所親自挑選的突擊隊已反覆演習這項空中突擊行動——此時已能把地面的攻擊時間減縮至五十五分鐘。參加行動的部隊是第三十五空降旅及戈蘭步兵旅。突擊隊的指揮官是現年三十歲的內譚雅胡中校。葛爾於七月二日下午三時業已下達出發的命令，內譚雅胡乃率領突擊隊從西奈沙漠夏姆艾錫克附近的一處基地啟程，飛向非洲大陸。

攻擊飛機是兩架龐大的美製力士型C一三〇運輸機及兩架波音七〇七噴射機，其中一架是救護機。四架飛機沿著艾爾航空公司平常飛往南非的航線航行，途中，以色列幽靈式噴射機會護送部分路程。救護機在肯雅內羅畢降落。三架軍機繼續飛往恩德比。

抵達機場上空時，第一架力士型運輸機宣稱它是法航飛機，載有劫機者要求釋放的親巴勒斯坦囚犯。第二架力士型飛機自稱是應於大約此刻抵達的東非航空公司班機。機場塔台同意他們降落。下午十一時，這兩架以色列力士型飛機在朦朧的月光下，掠過維多利亞湖畔，開始進入恩德比機場，波音七〇七飛機繼續在上空盤旋，担任空中連絡中心。

攻恩德比機場順利

突擊部隊約有一百到兩百名隊員。雖然他們聽過詳細的簡報，但乃敢肯定此行吉凶。他們知道約有七到十名恐怖份子；然而，他們卻不知道他們的位置，也不知道他們武裝的情形。突擊隊了解約有七十名烏干達部隊在機場值勤；不過並不明白他們確實的部署。

事實上，幾乎一切事情都順利進行。在這兩架巨型飛機停止前，機艙後門就呀然洞開，以色列吉普車及輕型裝甲車運兵車迅速衝向半哩外的機場大廈。沒有人阻擋他們，因為大家都措手不及。片刻之內，一批突擊隊即抵達機場大廈，這時，多半的人質猶在夢鄉中。在短捷的命令下，突擊隊倒放多數暴徒，人質中的以色列後備軍官則高呼同夥「臥倒！」

然後，槍聲暫告沉寂。西德籍的一名暴徒突然抓起衝鋒槍奔進休息室就射擊位置，就在他瞄準數十名伏在地板上的人質，準備扣下扳機時，他忽然滾翻出去，衝向外頭，向夜空中開槍。

混亂中，許多人質幾乎無法相信以色列居然會派人來救他們。直到若干突擊隊員高呼「以色列！以色列！」時，他們才知道這不是作夢。當以色列突擊隊湧進休息室時，三名人質站起來，突擊隊誤認他們是暴徒，一陣亂槍也把他們擊倒。

以色列的第一批攻勢擊斃了七名暴徒可能還有三名暴徒逃脫。

戰火結束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冷靜地敦促人質穿上衣服，拿好行李，到機場大廈外面去。一架力士型飛機停在大約三百碼外的跑道，引擎仍在轉動。若干人質擠進吉普車，其他人則跑向三百碼外的飛機，以色列士兵保護他們行動，其中一名突擊隊員還一手持槍，一手抱着一名四歲的男孩。

結束槍戰炸毀烏機

一批突擊隊趕到機場角落，用炸藥炸毀了十多架烏干達的米格式噴射戰鬥機。由於突擊隊四處分散，而守衛機場的烏干達士兵則擠成一團，因此戰鬥很短暫。二十名烏干達士兵被擊斃，以色列行動司令內譚雅胡也陣亡。

以色列人降落後僅五十分鐘，第一架力士型飛機即完成起飛準備。其中一名七十三歲的人質因住院未被救走，相信已經死亡。

當飛機飛離恩德比，前往內羅畢時，若干人質流淚滿面，還有人虔誠祈禱，另一些人則悄然呆坐。一名婦女不斷哭叫：「奇蹟！奇蹟！」

烏干達總統阿敏當天剛在模里西斯參加非洲團結組織高峯會議後回國，他的助理們因為害怕，不敢告訴他此事，還是曾經教他跳傘的以色列退役兵巴勒維，在突擊成功後由以色列打電話通知他這個消息。阿敏馬上率領一個裝甲隊趕往二十三哩外的恩德比，盛怒之下，阿敏下令處決機場的四名雷達操作員。

阿敏抵達恩德比機場時，最後一架以機已經在空中。以色列堅稱肯雅不知道這次突襲，也不知道以機返國途中在內羅畢降落的意圖。但突擊期間，以色列救護機却一直受到肯雅安全部隊保護。兩名受傷的人質被送到內羅畢醫院治療，所有的以機都在機場加油。

人質救回全國歡騰

八小時後，人質返回以色列領土。飛機先在一個空軍基地稍作停留，然後於特拉維夫的本古里昂機場降落。突襲成功的消息震撼了以色列，羣眾如癡如狂地齊集機場，迎接歷刼歸來的同胞，拉賓總理也滿面春風地到場招呼。當人質步下飛機時，興高采烈的以色列人狂舞、飲酒。他們揮舞以色列旗幟，激動狂歡的場面，令人想起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勝利後的情景。（譯自「新聞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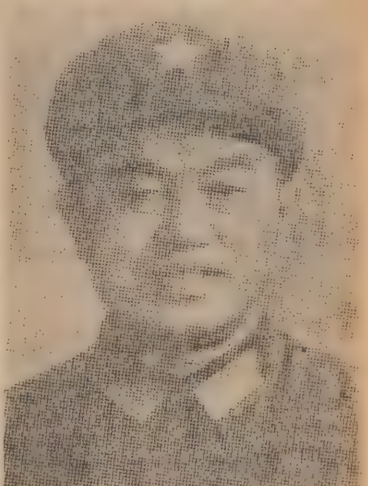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王延芝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句成語，如果加以「活學活用」，意思是：「皮定均之死，毛派將如何牽強附會解釋？」

五種殉職·屬於那一種

新華社七月十三日報導，福州部隊司令員皮定均七月七日「不幸殉職」。在十三日的追悼會上以個人名義送花圈的有十二個人：毛澤東、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劉伯承、李先念、陳錫聯、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粟裕。前五名是全部現存政治局常委；劉



皮定均

視察時偶遇國軍發砲受傷而死。

如是座機失事，而不由於人爲破壞，則是「甲種殉職」。如是座機被陰謀破壞，而破壞者是個別私人，比如說某一個懷怨的下屬，則是「丁種殉職」；而如破壞者是有組織的敵人（例如國民黨，或者中共某一派系）則是「戊種殉職」。如是鎮亂被打死，則是「丙種殉職」。如是在前綫偶受砲傷而死，則是「乙種殉職」。換言之，皮定均把殉職的五種可能方式都佔全了。如果老兄追問王延芝：「那麼，皮定均的殉職究竟屬於那一種？」則王延芝答曰：「站在朋友立場，我可以靜悄悄地告訴你，我唔知；站在專家立場，我可以很神氣地告訴你，這事太複雜，一言難盡，說出來你也不能完全了解……」。

既然這篇灌茶家言是站在專家立場而寫，而且有兩千字篇幅可發揮，王延芝只好硬着頭皮做一番很神氣的分析推斷；但是如果老兄是王延芝的朋友，而且并無「專家崇拜」的變態心理，則本文下半篇可以不看。

朋友之義

顏元叔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我國古傳的名言。前一句話，姑且不談。讓我們考察一下「出外靠朋友」。古時候，處處沒有王法，四下都是草莽，就連住個旅館，也怕住進了黑店。在這種情況之下，個人只有提着自己的腦袋走路；假使自己的手勁不夠，就只有多交朋友，找朋友鼎力相助。從這裏推廣出去，朋友幫忙朋友，朋友協助朋友，朋友偏袒朋友，搞到後來，友誼勝過一切，就是有王法，也是可有可無的了。取而代之，乃是朋友之義。王法寫在紙上，朋友之義寫在掌心上，只要一拍肩膀，一握手，朋友之間，便無事不能。所以古時那些闖蕩江湖的人，最重要的社會關係，便是交朋友，時時交朋友，處處交朋友！這樣，有個三長兩短，風吹草動，朋友之義，便像磐石般支持着你，大則可以免死，小則免於饑凍——至於你該死不該死，或該餓不餓，皆不在朋友之義的考慮之列——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天下也無不是的朋友。

這個美好的傳統，傳到今日，雖然並無黑店而且也有「王法」，卻是仍舊不衰。「法」總是很冷酷，很生硬，讓「友誼」把它泡軟點，也把它繞在指頭上。時而「法」是一面棚欄，阻止你趨赴的腳步。這不礙事，假使那守棚人是你的朋友。你走過去，一拍他的肩膀，一握他的手，他便會把棚欄推開一個胸的寬度，讓你側身滑過去。你進得棚內，回頭一看那些欄外的小子，那些沒有和守棚人交上朋友的人，你自己開懷笑了。你自慶很夠「四海」，你的「四海」又一次得逞了。

「四海」一詞，除了「善於交友」，可能別無他義。想加入「四海俱樂部」，做一個交友專家，也不太難。交友之道，先是一支香烟，雙手敬了過去；次則一杯咖啡，在黯淡的燈光下，聊他一個下午；進一步，便是一客牛排，吃得滿咀油膩。從此之後，那牛排朦心之人，便會說：「咱們是老朋友，有甚麼事，包在我身上。」於是，從學童遷戶口到銀行貸款，無不可以一拍肩一握手，無往不利了。「他是我的朋友」，乃成了國內旅行的最佳護照。

今天的一些在社會上「吃得開」的人，即是那種大街小巷高樓大廈裏都有朋友的人。這些人在「友誼堂」經過橄欖油的洗禮，全身滑溜，甚麼小洞窄門，都鑽得過去。行徑雖然類似貓狗，他自己還是按不住那份洋洋得意。「吃得開」的人把自己吃肥了，卻把社會吮得只剩骨頭。茲舉一個極小的例子：前幾天我坐一輛計程車，車子被交通警察攔止下來，它違了規。那司機臉色發黑，推開車門，跟警察走了。不過五分鐘，他笑嘻嘻回來。我說：「怎麼，沒有罰你？」「那個人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是朋友就不要罰！」「嘿，嘿，嘿，原來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樂不可支，他啓動車子，啓動得那麼洒脫，把我的腦袋幾乎摔離了脖子。我一時驚醒過來：既然大家都是朋友

巡察時車禍喪生；（乙）執行職務時因冒險而死，例如消防員救火時喪生；（丙）執行職務時遭遇敵人而被殺，例如警察追賊時被殺；（丁）由於所担任職務而被私人蓄意謀殺，例如甘廼廸總統被刺；（戊）由於所担任職務而被敵方蓄意謀殺，例如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

墮機・民變・暗殺・砲傷

據台灣消息，「皮之不存」是因爲所乘直升機墮毀，而可能由於有人破壞；據本港傳聞，是因爲鎮壓民變被打傷而死；此外，也有人推測可能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而死，或在前綫

許世友、李德生、韋國清，以及派性比較模糊的吳德，紀登奎。

問題之一是：爲甚麼所有非常委的政治局委員皆不送花圈。問題之二是：爲甚麼曾與皮定均在「紅四方面軍」「新四軍」「三野」有過密切同僚關係的許，李，韋三人都不送花圈？當然，皮定均地位並不太高，而假如他是甲種或丁種殉職，則這些人自可不送花圈；但是在那種情況下，新華社的報導大概不會說他「不幸殉職」，北京廣播更不會說他「光榮殉職」。

如果是乙種或丙種殉職，即是被國民黨金門部隊開炮打死，或是鎮民

三人也不送花圈？

因此，專家王延芝鑑定，「皮之不存」乃屬戊種殉職，即是被有組織的敵人暗殺而死。但是，誰是那「有組織的敵人」呢？

「誰是那有組織的敵人」？

如果是國民黨特務暗殺，前述的九名政治局委員多半也會送花圈。而且，台灣方面也可能宣佈是所派特工的傑作；因爲，死掉皮定均這樣一個將領，對共軍無甚損害，對台灣無甚益處，唯一可取的是展示國民黨特工的威力。因此，專家王延芝鑑定，暗殺皮氏幷非國民黨特務幹的好事。

那麼，是中共右派領袖派人幹的

很難說。很難想像右派領袖會決定暗殺他；而且現階段中共右派似乎不敢，不願，也不必進行任何暗殺陰謀。

因此，專家王延芝的鑑定結論是：「皮之不存」乃是汪東興「牛刀小試」的結果。可能他本向左派靠攏，近年又暗中與右派加強勾結，所以汪東興他們要加以處決，以儆效尤。於是，對這「光榮殉職」者，左派的非常委政治局委員皆不送花圈。而許，李，韋三人身處嫌疑之地，也不敢對這個死得不明不白的老部屬送花圈了。此乃專家定論，不可不信也。

（轉載星島日報）

「曉舌」

阮文達

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抑是不足以語治平之道的「雕虫小技」；這要看用文章作甚麼用途，不過，即使不把文章作爲清玩的工具，但文章除了曉暢之外，仍然是一種藝術，因而求美應該是必需具備的條件之一，我們不知道孔夫子的文章究竟寫得怎麼樣，據說易經的繫詞是他老人家所寫的，傳云：「孔子贊易，始用文言」，「文言」一詞，當不是別於「白話文」的「文言文」，因爲那時候講的寫的，並沒有差異，不過，我們中國的土地太廣，各地的方言並不一致，因而把語言寫成文字，也因語言的不同，甲地的人，看不懂乙地人寫的文章，所以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孔子寫文章所用的「文言」，正確的說，應該是「標準國語」，所以「繫詞」確夠得上一種美的文學作品，至於他老人家和門人對答的「論語」，雖然是出於弟子們或再傳弟子們的手筆，而且講的都是治國平天的大道理，即使一言兩語，也可看出其文學的修養，譬如孔子說的「爲政以德，譬諸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寥寥幾個字，不僅把爲政的道理說得清清楚楚，而且描繪天象也到了極佳的境界。

孟子好辯，他游說諸侯，講的都是長篇大論，他勸諸侯們行仁義，行王道；可是其文章氣勢之雄偉，即千載而後，亦嘆爲觀止；有時候孟子描寫事物之生動活潑，後來者尤很少能趕得上，有很多絕美的句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如「始捨之，圉圉焉；稍則洋洋焉」，寫雨，寫魚，幾乎到了化境，但儘管如此，孟子的文章仍有人批評，說他好用自然現象比之社會現象，是不合邏輯的：譬如孟子說：「人之就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就是一種詭辯，因爲主張「性惡」的人，一樣可以說「人之就惡也，猶水之就下也」；這當然是過分挑剔，不過這樣的比之，太缺乏說服力，則應該是事實。

名家的文章，未必毫無瑕疵，但成了名的大家，一遇有人指出其有欠斟酌，可能就有人出而爲之辯護，以前有人把「枕石漱流」寫成了「枕流漱石」，因爲寫錯的人是名家，大家覺得「枕流漱石」比「枕石漱流」的意境高，相沿至今，誰要是用上「枕石漱流」四個字，不被人罵其不通才怪，然而，眞正的名家，他自己並不如此不接受別人的批評，范文正公（仲淹），寫了一篇「嚴先生祠堂記」，文後附了一首歌：「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他拿給朋友看，朋友替他把「先生之德」，改成「先生之風」，他即欣然接受；其實，「先生之德」並非不妥，祇是不及「風」之典雅而已，若是換了一些似通非通的所謂文人，他一定會說「范仲淹的文章那有錯的」。

我從不好批評別人的文章，原因是自己寫的東西常有出錯的地方，如果這次因大專聯考作文題而招致了別人對我的指責，我唯有坦然接受，因爲「曉舌」本就是一樣不該的事情。



漫談三齣不同風格的賣座電影

林巽

本港由于工業復甦，加上暑假開始，賣座的電影的賣座情況比往年同期甚爲旺盛。而賣座的片子並不限于甚麼型，寫意之作「飛越瘋人院」是一種類型，「中途島戰役」又是一種類型。「天涯明月刀」是一種類型，「三代同床」又是一種類型。觀眾的多樣化的喜愛，與黃梅調時代及占士邦時代的只有一類型電影賣座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被宣傳爲紀念美國立國二百週年而拍的環球公司出品「中途島戰役」，從表面看來，它似乎只有大製作與音响效果的誇張之外，與過去的美國的巨型戰爭片並沒有多大分別。也許因爲導演積史萬特匠氣不太重，因此電影中的紀錄氣息濃于戲劇性，但不可否認它是拍得很成功的戰爭片。電影的空戰場面只是迫眞而不劇烈，不過在美日空軍空中遭遇戰時，電影鏡頭着重表現美國空軍的犧留精神，不少美機被擊落，然後新的飛機又出動，再被擊落，又再出動，觀眾看來，好像美機的損失比日軍大，在精神方面，它寫了日本軍人的自信，負責任，意氣煥發，美國空軍只是被動出而沉着應戰，並且強調作戰的艱苦，情勢的悲觀，這是美國戰爭片中過去較少側重的特色，座上觀眾，因爲同情美國比較同情日本多，所以看到美國人的飛機受傷的與被擊落的那麼多，都成爲一種扣人心絃的力量，這卻是缺少戲劇性中的戲劇性，自然迫出感人的力量。正符合了兵書上的「哀兵必勝」的道理。


「中途島戰役」中的查路登希士頓。

日本向美國宣戰之後，在珍珠港獲到一次奇襲的成功，他們明知在力量方面不能戰勝美國，只有一個幻想，那是希望美國的戰鬥意志不夠堅強，中途肯接受妥協，他們也許可以佔領了中途島之後，全力空襲美國，希望取得一個有利和談條件，日本因此出動了海空最大的主力來投入這一戰役，想像中如果當時沒有中國的抗戰，拖住日本三百萬陸戰部隊，那麼，珍珠港一役，可能不是一次空襲而是作大規模的陸軍內戰攻擊，更進而攻擊澳洲，那麼這一場大戰，美國恐怕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才能獲勝了。


在「三代同床」中馬里奧拔素患上心臟病，卻由一位美得令他心臟跳躍加速的烏蘇拉安德來看護他。

中途島之役，在美國方面，的確有哀兵的氣氛，因爲要用空軍消滅日本四艘航空母艦，三十五艘驅逐艦，二十多艘運輸船，十六艘潛水艇及三百多架戰鬥機，這必須付出很大犧牲的代價才可以。

「中途島戰役」的主角人物查路登希士頓，是唯一虛構人物，電影通這一個空軍上尉，因爲兒子愛上了一個日本女子而同情他的兒子，但他幷不是因爲對日本女子沒有恨而厭戰，電影中的查路登父子最殷切然是積極地爲國犧牲了，這個人物在電影中是一種象徵，象徵美國人的重視理性與

神面貌，將這段殘酷的歷史遠景勾劃出來。

「三代同床」是意大利出品的色情喜劇，原著「菠士」，它雖然屬投機之作，但因為色情鏡頭被剪去，所以看來還算是一部有些含蓄的現實諷刺喜劇，就使那些抱着看肉的觀眾進戲院去看，而並沒有甚麼色情鏡頭可看的，他們仍然不會覺得失望，因為它是一部用喜劇手法來表現一幕大家庭的倫理悲劇。

「三」故事寫一家大釀酒廠老闆因為老尚風流，心臟病發作，他的兩個兒子兩個媳婦一個女兒想他早日逝世，好分家產，每個人有滿腹密圈，並且早約好一個美國大老闆，只要老子一斷氣，酒廠便可立即給美國老闆，於是妙想天開，請一個既當護士也當應召女郎的安娜來作病人的看護，要她色誘老頭子，好使老頭子早日歸陰，可是這位安娜一面假作與這幾個不肖子媳合作，一面暗中悉心照顧病人，她知道她如果自己不答應合作，這幾個不肖子媳會另請肯合作的妓女來謀殺這老人，她不忍害死病人，只得偽作合作，後來幾個不肖子的陰謀，先給十六歲的小孫看破，並用對講機通過不肖子媳與看護講條件時將內幕全盤向老子揭穿。老子於是將不肖子媳趕出家內，與那好心的女看護結婚。然而那老尚風流的老子，在新婚之夜，乘着新娘睡覺時間向新娘偷襲，結果又是心臟病發死了。



「天涯明月刀」中的孤獨老人公子羽。

在「三代同床」中為蘇拉安德絲和處男小生史提芬奴沙比利。

電影在老子逐去不肖子時，可有大快人心的效果，此片雖然是投機色情片，但並沒有誇張心理變態與虐待狂。可不算是意識太壞的作品，電影中途遇着說一句對白：「我雖然是妓女，但並不想傷害任何人。」此話大概可作為電影的主題對白了。

邵氏出品，楚原導演的「天涯明月刀」是一部富有浪漫色彩的傳奇武俠片，這部電影，勝在沒有太多血腥鏡頭，打鬥場面仍被控制在詭譎的鬥智之下，最能難可貴的是它通過這個故事着重權勢與暴力的罪惡。因為導演用的是深入淺出手法，在觀眾看來很容易看出電影意識方面隱含着一個言之有物的層次。有一點點否定權勢觀念的哲學味。

「明」電影通過狄龍飾演的一個浪漫英雄天下快刀第一高手傅雪紅，為了與天下勢力最大；權力最大，擁有高手最多的神秘帮會巨頭公子羽爭奪孔雀翎暗器，這暗器是天下最犀利的武器，此暗器如落在公子羽手中，令中國所有的武人，可能在何時之間遭其毒手。公子羽除了要取得孔雀翎之外，還想爭取兩個天下第一高才與第二高手，那便是傅雪紐與燕南飛。電影就通過傅雪紅與燕南飛一連串打鬥與鬥智中遇到公子羽出場，揭露出一個具有無上權威的神秘人物的孤獨，而裝強的可憐面相。

「天」片改編自台灣武俠作家古龍的原著。電影有濃郁的武俠小說味，也有武俠小說的缺點，那是怪僻人物過多，那些怪僻人物雖然可以增加喜劇作用，但因為所有怪僻人物都缺乏正常人物的情感，性情暴戾，精神形象是不健康的。不過楚原的武俠片，有一個特色是文藝氣氛很濃，寫義不忘寫情，由于寫情的美感突出，所以才將乖戾氣氛給冲淡，這可說是楚原的聰明之處。

吳佩孚保晚節

玉華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以第三師師長崛起衡陽。由直魯豫三省巡閱使，而十八省聯軍總司令；叱咤風雲，身繫天下安危。方其以孚威上將軍，坐鎮洛陽，度其五十大慶時，保洛道上，冠蓋絡繹，賀客盈門。南海康有爲撰一賀聯云：「牧野鷹揚，百歲勛名纔半世；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及二次奉直戰爭，因基督將軍馮玉祥倒戈，曹錕被囚延慶樓，吳氏敗退鷄公山，由黃岡取道岳陽，應湖南省長趙恒惕之邀，四次入湘。値吳氏五十二壽辰，泛舟洞庭，回首二年前東都熱鬧，判若天淵。趙炎午特撰一聯慶祝云：「生平憂樂關天下；此日神仙醉岳陽」。前聯充滿富貴氣氛，後者則安閑瀟灑。

民國十五年，革命軍北伐，吳氏由湘敗退河南，旋奉軍南下，進逼豫中；乃自南洋經鄂西入蜀。其夫人朝夕相隨，沿途備嘗辛苦。吳氏入蜀詩有：「曾統貔貅百萬兵，時衰蜀道苦長征；疏狂竟誤英雄業，患難偏增伉儷情，楚帳悲歌鵑不逝，巫雲凄咽雁孤鳴。匈奴未滅家何在，望斷秋風白帝城。」此詩悲壯雄健，頗有垓下悲歌之概。佩孚一生無妾篤。以視當時軍閥之粉黛滿前者，實有薰蕕之別。」

民國廿六年夏，北平有人爲康有爲章太炎與吳氏舉行紀念會，吳亦遣人往致詞。有詢以康有爲章太炎與吳氏之關係。吳答曰：「皆好友也。兩人之性格甚相似，以年齡與時代之差，致成就不同。南海年較高，出道較早，爲保黨之魁率。太炎年較幼，才氣橫溢。非南海以下之空間所能容；遂激而入於革命。使兩人易地相處，南海又爲太炎；太炎亦可爲南海也。」吳氏復慨言曰：「兩人逝後，中國不復有文學之士。兩人弟子雖衆，乃無足承其業者。」

當軍閥執政時，對於新聞言論，既忽視其重要性，復缺乏之合理控制。或遇有不當時，惟知封閉報館、殺記者，致造成不少寃獄。民國十四年冬，吳氏駐節漢中，鑒於過去嚴峻手段之非，亟宜納諸規範，相與共濟，方爲上策；遂假福昌旅館設一新聞處，統一軍事消息發報，由汪崇屏、費覺天等主持其事。漢口各報社及外地駐漢通訊員，統向該處採取消息。有關吳氏政見談話等亦由該處發表；其性質頗類今之發言人也。吳於軍事消息外，其他地方新聞，不甚干涉，亦無檢查措置。故雖在風雨謠變之際，武漢新聞界得以相安。

吳氏乃過去軍閥中之頗具氣節者，解甲後仍寓故都。

民國廿七年秋，我爲配合持久抗戰，遂放棄武漢。以長沙爲重要據點。一時敵人大肆宣傳，製造和平空氣，勸誘吳氏出山；招收舊部，成立綏靖軍事委員會於北平。由日酋土肥原賢二到平謁吳，吳以觀究竟，不免臨與委蛇；敵方爲計可得售，至耗費日金三千萬元。

是年十二月上旬，行政院長孔祥熙，物色得吳氏當年舊部劉泗英，派其潛赴北平，向吳氏報告抗戰實況及計劃。劉於二十八年元旦抵平，吳一見劉卽問：「汪艷電主和，是否出於蔣公授意？」劉力辯其僞。並謂蔣公主張抗戰到底，絕不中途妥協云云。

劉及抵津，先電話通知吳氏，得覆囑往曹錕宅晤吳夫人，隨其入平。相見之下，吳即迎入書室；

吳佩孚

致吳之密函，函云：

「子玉先生道鑒：久違至念。前年弟因華北環境複雜，日趨惡劣，曾託譚君敦請尊駕南來，共商國事。不意去春弟奉使海外，及歸國後，又值戰事緊急，復經多方設法，托人輾轉致意。未知能達情聽否？邇來道路流傳奸人妄圖假借名義，以資號召，遂致愚氓揣疑，謠諑繁興。弟及一樞諸仁深知先生正氣凜然，不可侵犯；惟念居處困難，輒爲懸系不已！昨朱騮先兄過訪，報告先生來電，曾由報章得悉先生熱誠愛國，力主正義，其不屈不撓之精神，非惟同仁心折，尤爲中外欽仰！所慮者，華北環境惡劣，先生對於此間眞象恐未洞悉，屬擬設法奉聞，苦無妥人可托，適晤劉君泗英，知其曾隸麾下，關懷亦甚殷切……且願間道北上，親謁階前，特托代爲奉候。素稔先生精忠貫日，肝胆照人，對於救國大計有何高見？卽祈賜指導，俾作南針。近來國際情形好轉，益爲有利於我，祇須國內精誠團結，則抗戰救國必有成功之日也。掬誠佈臆，務希道綏，弟孔祥熙上，廿七年十二月八日。」

劉氏留平兩日，謁吳辭行南歸，吳出帛，親書一函復孔氏曰：「庸之（祥熙字）仁兄惠鑒：泗英間關萬里，帶到手書面述尊旨，慰甚！剛柔相反而實相成。我兄公忠體國，計當喻此。弟處境，應付綽有餘裕，請釋遠慮！一切詳情統由泗英面達，惟照不宣。此頌籌安。」並囑面陳蔣公三事：一修明內政，二運用外交，三嚴防共黨。謂美英必不坐視日本亡我中國，將來攻東京者，必美軍矣。至於共黨乘我抗日，已在華北坐大。日本早晚必敗。

蔣公對於共黨，必妥謀善後之策。劉遂與辭，吳送至大門，緊握劉手而別。

。吳堅持日本先撤兵，後談和。並須親赴重慶，商得政府同意。僵持數日，吳深感不耐，乃允招待新聞記者，意圖借此表明抗日和態度，以絕妄念。

吳在什錦花園招待記者，語極簡單，意謂：「恢復和平，必須全面的平等；惟平乃能和，和必基於平；故必須日本先撤兵，然後與重慶政府商談全面和平」等語；毋稍隱飾。又將所著大丈夫論遍與各記者，遂遽退去。

日敵大驚，乃歪曲揑造錯誤翻譯，並封鎖外國記者消息，一時眞相莫明，迨事隔數日，馬腳盡露。日酋土肥原自承失敗，備受責斥；遂不惜重演皇姑屯一幕，故有廿八年十二月四日吳氏死國之事。吳氏之淸風亮節，雖自可敬，故逝世後舉國哀之，中樞並於重慶舉行追悼大會。

也談百分之五

尖鋒

百分之五與百分之九十五，這兩個百分比之數字是中共官方最愛用的，尤其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更離不開這兩個百分比。

自從中共成立以來，不論土改、鎭反、肅反，思改、三反五反、社改、民改、反右、文革，甚至這次倒鄧等，無不是強調團結百分之九十五大多數，打擊百分之五的一小撮。當然就是中共所運用的一種心理策略，以達到分化敵人與安定民心的一種掩眼法的手段。

百分之五看來確是小數，但小數怕長計，若果把它加起來却是一個相當驚人的龐大數字，按照中國八億人口計算，那麼中共每一次運動，被它們打擊與殺害的人民百分之五就是四千萬。從中共成立以來所掀起的各種政治大運動超過十次以上，那麼以十次計算，大陸人民遭殺害，（根據外國統計中國人民被中共殺害的超過六千萬）與勞改、勞教、管制的就是四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再加上家屬人數起碼超過六億以上的人民。事實上大陸反共人民是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大多數，而百分之五的一小撮才是中共殘民份子。

中共爲了鞏固其統治地位，爲了打擊與消滅對暴虐的中共政權的反對者與不滿者，因而中共利用各種不同名目的政治運動，與強調百分比的策略，分批的對廣大人民加以殘害與鬥爭。中共每次的政治運動都要求每一地區，每一單位，必須根據所有人數完成揪出百分之五的反革命份子的指標，也卽是說每一百人中卽有五個反革命份子，本來這種脫離實際的指示已經是謊謬透頂，加上一向好大喜功，爲了爭取自己往上爬的政治資本，表示對中共的盡忠與積極，共幹大小頭目不但要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標，還要超額完成，揪出更多的所謂反革命份子來滿足牠們的需要。而牠們找尋反革命份子的方法既簡單又方便，只需要根據人事部門的登記與各人的簡歷自傳，進行所謂排隊卽可分列出來。它們的排隊例如本身是國民黨的軍憲警政，資本家地主排第一，出身於國民黨軍憲警政，資本家地主與富農排第二，公教或與過去與國民黨軍憲警政有親戚等關係者排第三等，然後按先後次序逐批進行清算鬥爭。

雖然那些人並沒有任何反革命的証據，但共產黨會創造一些新的罪名，所謂什麼歷史反革命，言論反革命，思想反革命罪名套在你頭上，以達到其完成與超額完成指標的目的。

試問這種視人命如草芥，殘民的暴虐政權可以久存嗎？絕不，天安門事件就是埋葬中共的信號，俗語有道，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來早與來遲，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時辰一到，一個不漏。

人物春秋



銀行家陳光甫的成功秘訣

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陳光甫先生，於六十一年前，以極少數的資本創辦該銀行，慘淡經營，艱苦奮鬥，業務蒸蒸日上，在大陸赤化之前，全國各地都有其分行，而陳先生亦隨之享譽世界。十一年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正式在台灣復業，而先生則於本年七月一日在台北中心診所病逝，得年九十有六。老成凋謝，哲人其萎，聞者惋惜！

陳光甫出身貧寒

陳光甫以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廿四日，出生於江蘇丹徒一個貧苦家庭，沒有求學機會，乃在十二歲時由人介紹入漢口「祥源報關」充學徒；只有伙食，而極少工資，白天還要侍候各職員，晚上則睡在地板上。好在當時的報關行，經常要跟洋商接觸，年幼而聰慧的陳光甫，則利用工餘之暇，早起遲睡，立志苦學中、英文，並於一八九九年當他十八歲時，便投考漢口閼郵局。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美國舉辦聖路易博覽會，光甫便有機會得充鄂省代表團隨員赴美；並在博覽會湊巧謁見國父孫中山先生，獲得賞識。於是，經湖北省官費留學生監督特准給予光甫津貼留美求學，一九〇九年即以半工半讀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獲授商學士。回國後，初入南通張謇主持的南洋勸學任職，適逢辛亥革命事起，江蘇省都督程德全委任光甫爲該省銀行監督，貢獻甚大。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辮帥張勳繼程德全督蘇，韓國鈞則任蘇省民政廳長，陳光甫乃因此而去職。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離職後，決心自創局面，自辦銀行，獲得銀錢業友好張嘉徹、李銘等之助，集資十萬元（實爲八萬），於民國四年六二日，在上海以其租界寧波路五十號，自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此，光甫竭力革除舊式銀行，錢莊的積弊，而首創一元存欵，並以「一元開戶」爲號召；同時又首先實行銀元與銀並用，提高對貨物信用；後創貨物抵押借欵，鐵路貨運押滙。因之，該行業務突飛猛晉。這又從他於民國十六年所發表的告同人書的內容看出。他說：

「本行於民國四年六月二日成立，資本約十萬元，辦事職員僅六、七人，當時因事務簡單，均由各同人共同辦理，孜孜不懈，實爲本行創辦時的好現象。隨後營業漸形發達，資本逐年增多，新民國八年杪，收足一百萬元；十年七月再加收至二百十萬元；以積金則由一千元，逐年增加至六十萬元，在此十年中，總行內因事務愈繁，分工愈紳，先後增設部份，如需要，沿滬寧、津浦綫，先後設立分行經理處；又就通杭、漢、湘等地分設，全行同人增至三百餘……十五年六月底，存欵已達二千四百餘萬元，儲蓄亦達四百餘萬元。……」

注重員工的學識進修

當時上海外商「通濟隆旅行社」，承辦世界水陸旅運事業，壟斷一切，光甫乃又自設「上海銀行旅行社」。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又擴充爲「中國旅行社」於上海四川路，並以提高服務精神，便利各地旅客，引起全國仕女旅遊興趣爲宗旨，成爲今日觀光事業的嚆矢。惟經營頗爲不易，正如光甫於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對中國旅行社同人的演詞中所說：「……朱成章主持旅行社，迄今已五年，觀歷年成績比較，足證管理得法，進步迅速。……追憶昔年某友，質以「旅行社歷年虧蝕，曷不停止營業？」余答以「此見其一，未見其二，且君所稱稱盈虧，僅限於表面上之數字。實則旅行社之盈餘，有蓓於上海銀行，好感是也。能得一人好感，其盈餘將各如何呢？」……」

陳光甫除了注重銀行業務外，也着重於同人們的閱讀及其自修問題。他常表示：「本行圖書館藏書不足，如須添置，無論各種書籍、刋物，請開單交來，同人愛閱何種書籍？亦希望聲明，鄙人卽囑購置，以共瀏覽，

；不可讀死書，應有活潑的腦筋，計劃上始能發生新的理想，工作上才能有真正的精神，而有條不紊。據上海商業銀行所藏的紀錄資料透露：陳光甫董事長當年對行內同人，每週聚餐一次，每次必須講話，實行精神補助教育，亦即勗勉同人多讀書。他說：「外國之經商者，先須留意學問，如欲學識豐富，則必多讀書籍。……同人不必以薪水多寡為念，但其學問能趨於振興事業之前途，則人不求錢而錢自至；學問與本領，即銀錢之寶庫。……」

創辦「海光月刊」

甚至於書寫方面，他老人家也很注意；並特別指出：「今有一最重要而極有關係之事，即同人所書之華洋數字號碼，多不整齊，在同人以為此最小的事，但期不誤，何必求功？殊不知對方之想像，則可能認為小事尚且如此草率，何況大事？」更有趣的是，他從寫字談到心理方面去，他在一次聚餐會中談稱：「今日在座者有訓練班的學生二人，並已在各部及各分行實習，但開宗明嚮的最重要問題，即中西字體必須竭正清秀，而數目字尤須整齊是也。數目字雖最容易抄寫，但可就其整齊與否？以測驗其人的性情。如行列整齊，位置平直，其人必性情竭正，而恭謹將事者。反之如潦草攲斜，參差不一，則可知其人漫無思想，而遇事敷衍者。又數目中在本位下的小數加一長劃，有旁人者，有斜上者，此人必性情浮重。故記帳不可不莊敬將事。……」

陳光甫為了提高行內同人讀書閱報的興趣，曾創辦一份「海光月刊」。民國二十一年四月杪，光甫在一次聚餐會中表示：「本行海光月刊，意在為同人溝通聲氣，聯絡感情；並刊載各種銀行常識以及勉勵身心，涵養德性的文字，希望閱者，一則可以修心養性，一則可以有裨實用，用意極為深遠。頃聞諸君所言，能全部閱盡者似居半數，而僅留意於同人消息的，頗有數人。海光頁數有限，每月刊行一冊，兩小時即可讀畢，每月費兩小時光陰，不至竟無暇晷。讀者當知詳閱海光，為本身應盡的義務，除對該刊刊內容有無價值，隨時發揮意見外，即對學問的琢磨，亦可隨時投稿。」

與張伯苓商辦圖書館

對咱們中國來說，一家銀行辦圖書館的不可多見，而陳光甫則積極進行。民國廿二年三月，他在管理會中指出：「現在辦事的人，非多讀書而有學識者不可。去年余晤南大校長張伯苓先生，他說：「君欲辦圖書館，不如將經費交余代辦，否則有書無人讀，不如不辦。」聞之深為痛心！近來尤感辦事之人必須學問，而學問之來源，端在讀書，所慮同人未有此種習慣。……」陳氏認為一個工人身心的修養，實與讀書有絕大關係。民國廿三年三月，他在一次聚餐會中說：「現在世界競爭之際，任事者必有其高深的學識。學識既高，辦事能力優越。然欲提高學識，又必從讀書求學中得來；且身心修養，均非讀書不辦。……能讀書方能修養，有修養方有條理，人非先有清楚的條理不能辦事。……

光甫覺得人必讀書才得有學識，有了學識才有修養，具備了這些條件始能為社會服務。他曾指出：「須知本行所恃為命脈者，便是服務二字；此外既無發行鈔票之權，亦無其他特殊權利，可謂一所恃，惟有以服務社會為根本立場。但服務社會，第一不可自滿，本行雖蒙社會信用，然仍須時時警惕，不存絲毫驕傲之心，於進步中再求發展。……本行所恃既在服務二字，則應以平等眼光待社會人士，不可以貧富貴賤而顯示招待上的區別。……」同時，陳氏其視察各分行的日記序言中，也曾指出：「我人今日所享受的一絲一縷，皆得自社會，應為社會服務。本行工作的宗旨，即在服務社會，顧客的生意無論鉅細，即百元乃至一元，客既來行，則其惠顧之厚意已可感謝。即無一元生意的客亦須恭慎款待。……」

實際上，光甫對人對事都很謹慎，處處留意而不忽畧於細小。一次，他接到南京方面的投訴函，謂「往寧行匯款，遭受行員待慢」之。他立即悄然去南京，事先不給行內人知道，他假裝顧客似地入行內逐一察看行員神色，認為嚴肅者多，和藹者少。於是集合全行同人談話：「大抵此種無意中開罪顧客的同人，或由於工作正在緊張，無暇以笑臉向人；或由於環境正多刺激，不覺有快快之色。……凡事有耐煩忍氣之功，即躁釋矜平，心安理得；是在乎讀書養氣之功。」

讀書修養身心和氣服務社會

陳光甫銀行成功秘訣是：以讀書修養身心，以和氣服務社會，為善待顧客。加強服務，他曾舉辦好幾期練班，訓練青年學生，充當行員。其訓練宗旨，全為訓練人才，以資貢獻社會，而為社會服務。……此種求學的機有，極為難得，幸勿輕輕錯過……要知一家銀行的成敗，實全繫於辦理手續人員之是否優良？行員服務顧客，必先和顏悅色，方能博其同情，否則稍有不當，或盛氣，或慢客，都可使顧客裹足不前。……」

截至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止，上海商業銀行創立十六年中，前後共辦了三期訓練班，而該行的資本，則由十萬元，已達一萬萬的存款；並逐步向全國地擴展分支行。為着進一步加緊推廣業務，發揚對社會人士的高度同情心，曾舉辦人所不敢施行的小本貸款。其目的在欲便利社會，使其不至於急速需要之時，受高利剝剝，而絕無牟利之心。因為統計所取利息僅及一分一厘，扣除成本，僅得三厘左右，每年全數收入還不及「壞帳」之多，對銀行來說，實無利可圖，但至少有益於社會；足見陳光甫先生辦銀行的成功秘訣在此。

胡蒼之

伊麗莎白·蕾伊自傳

華府韻事

袁小霞譯

挑逗·紙條·迎迓

然當，必須有很正式，或至少很重要的理由，才能把議員先生從機密的立法會議或歷史性的時刻中請出來。但是，我時常會有一種衝動想和開會中的某位人士說話，我會當場寫一張有挑逗性的小紙條塞給門房，請他拿進去。幾分鐘內，我想見的人會匆匆從門內衝出來：「嗨，伊麗莎白，今天我該如何爲你效勞？」

我會很輕鬆地在門的對面，用手繞著柱子說：「沒事，我只是想看看你，打個招呼。」他們常會因爲我想到他們而受寵若驚，他們視我的打擾爲一種繁重工作中的小輕鬆，感到高興，而不氣惱。很快地，我把我的注意力從眾議院轉移到參議院，參議員們接到我的紙條總是會跑出來，目的也是輕鬆一下。過了一陣子，人們開始告訴我，我做一個小秘書未免太大材小用，因爲以我在國會走廊建立的關係我自己也可以成爲高級的遊說者。

機場的工作，使用光明先生那部裝設了電話的灰色大轎車。我會打電話向光明先生鄭重宣佈：「我們正坐車來看你。」

偶爾，我要陪一陪光明先生從家鄉接來此地過夜的小姐們。她們總是第二天就回去了。正如光明先生常引用的那句話：「賞賜的是上帝，收取的也是上帝。」

當我引導一些顯要的訪客前往眾議院的餐廳用午飯時，時常會應他們的要求留下作陪。我的歡樂態度和裝飾價值，使我成爲餐桌上的寶貝，他們藉此機會從嚴肅的工作中得到一些快樂。在兩三百位男士之中，只有一兩位女人，置身其中，眞是一大樂事，尤其還有像奧尼，奧狄羅和小高華德之類的大人物在場。

要人·寵遇·權力

從國會大廈辦公室到眾議院的餐廳，要坐一小段火車，我時常陪伴光明先生的賓客前往餐廳，我

天我竟然看到却爾登希斯頓和約翰蓋文。

對國會的高級人員，來訪的外交官或貴賓，他們有專用車廂。但是，幾乎總是這樣，如果其他的車廂已經坐滿了像我一樣普通職員，一定會有人把我拉進「頭等」旅客的車廂。我的試用期還沒有滿。可是我已經成爲國會山莊討人喜歡的人。

我替光明先生工作整整四星期後，有一天接到指示，要我陪同兩位相貌堂堂的紳士到眾議院餐廳去見我的上司，我從報紙和電視上認出這位男士的面孔。即使是這樣出名的男人，遇上了我這樣活潑的女孩子陪伴他們，他們也樂得心花怒放，我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其中一人建議我陪他們吃飯，另一人馬上同意。由於有女人在場，餐桌上的談話十分輕鬆，最後，光明先生總結說：「伊麗莎白是我們這兒最討人喜歡的人。」

基文和阿里克斯咯咯地笑，我們一起渡過幾小時非常愉快的時光。

那天下午，光明先生召我去，問我對他的客人有何看法。我說，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尤其是基文，他的像貌好，名譽好，個性也好。我承認，他對我很有吸引力。

光明先生總是把我和各方面關係都很好的人拉在一起。他最喜歡問：「某某人對你有甚麼好處？他在本地沒有聲望。」他肯定地說，在華府要有權力才行得通，否則，等於破產。

遊艇·錄影·肉彈

他提醒我，基文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律師，由於他在參議院聽証會中的表現，他的名譽遠播到華府以外的地方。他正是我應該結識的人。實際上，他要幫我一個忙，安排我在明天黃昏時和基文坐遊艇出遊。我只要帶一些吃的東西，再帶一個漂亮的女伴一起去就行，目的是使氣氛自然。

雖然我在國會山莊工作還不到一個月，我已經引起「國會週刊」的注意，他們訪問過我，而且拍了一張我穿著低胸緊身衣的照片。那一期的週刊必

文出遊的那一天，我正要完成錄影，我穿著比基尼泳裝，手指上佩了一根針，在攝影機前跳來跳去，刺破頭上的汽球。

一直到下午三點，我才回到辦公室，爲晚上的約會作最後的安排，就在這時候，光明先生打電話來，直叫人生氣。他在電話裏大吼：「妳跑到那裏去了，你要我怎麼辦？」

我摸不著頭腦：「怎麼回事，老闆？」我一向上班保持全勤記錄，我想他不會爲了我告假一天而光火。

他大吼：「那篇該死的報導，說甚麼國會山莊的金髮肉彈，妳想全美國的納稅人看了這篇報導會怎麼說？」

啊！「國會週刊」的報導，我忘了向他提起。那篇報導像一顆炸彈一樣爆炸，使我們這一帶像維蘇威火山，隨時會爆發。

餐廳·名士·影劇

在華盛頓幾年，杜克·柴伯特是我認識的人中唯一眞正具有民主精神的朋友，杜克對來到L街他餐館的所有客人都一視同仁，熱誠欵待，而我的情史上一些重大勝利和慘敗也是在他那兒發生的。

杜克體型高大，胸襟寬闊，當他問你「今天好嗎？」這類問題，總是發自內心的關懷，他爲人慷慨好客，一副特立獨行的模樣，頭髮頗長，面容親切，他週旋於這些有權有勢的人中間已多年，我想除非來人太過粗鄙，否則，他根本不把階級、身分放在眼裏。

隨便那一天，他那寬敞、俱樂部式的餐廳都高朋滿座，盡是華盛頓本地的聞人顯要，還有外地來的知名之士，對後者來說，到華盛頓而不光顧杜克的餐廳總有點未盡興之感。

不用說，我一直是柴伯特餐館的常客，每當我在眾人中看到一張頗有名氣的新面孔時，杜克和他的密友們總是會爲我大眼睛裏流露出的敬畏之意咯咯而笑。我在杜克的餐館裏碰見過演員歐布萊恩和塔克，歌星東尼·馬丁，前明尼蘇達州參議員尤金

水門案審判期間，我與米契爾的律師亨德利，席里卡法官，和其他許多涉及此案的人士都有過握手之緣。

對於名人，我始終懷有崇拜之心，此外，我還總是暗地裏希望，有這麼一位顯要之士能夠助我實現我的明星夢。爲達到目的，我想法子認識了一位電影協會的主席傑克·瓦倫提，傑克十分和藹可親，當我向他表白，得想到好萊塢去從事影劇生涯時，他並未露出驚詫的表情。

運動·勝利·慶功

也許我在杜克的餐館最大一次社交上的勝利是在紅人隊對抗牛仔隊足球賽的那天晚上，杜克帶我去看球，結果我們的隊贏了，杜克決定是晚不對外營業邀請大約五百位運動界、娛樂界、政治界、和工業界要人前來參加盛大的香檳酒會。

那天晚上，由我担任女主角，我驕傲地坐在杜克的女兒泰莉和前參議員麥克阿瑟中間，酒會中，杜克逐次向每個人介紹我：「見見我的未婚妻伊麗莎白。」然後開玩笑地說：「我不知道我是該娶她呢？還是把她送到夏令營去。」

杜克每逢有重要足球賽時，總是帶著我、他的前妻、及她的現任丈夫一同前往觀戰，有時甚至出城去看，當球賽在市內舉行的時候，紅人隊的所有人——著名律師威廉斯總是在球賽結束後，邀我們參加在他辦公室舉行的慶功會。

在那個內圈圈子裏，我交往的都是些像參議員穆斯基、愛德華甘迺迪、伊瑟·甘迺迪夫人、基辛格夫婦一類的顯要，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否只將我視爲一名女職員，但是他們都按納我，因爲伴我同來的是一位受他們敬重的男士。

瘋狂·偶像·模仿

前面說過，杜克和他那些運動友人見我對一些在他們看來不過是與你我一樣凡夫俗子的男子一往情深的樣子，常爲之失笑，有的時候，我眞會爲某[illegible]

最爲我迷戀的一個人便是狄馬喬，他不只是個偉大的運動家，更要緊的，他是我生命偶像——瑪麗蓮夢露的丈夫。

瑪麗蓮夢露眞是位了不起的人，她掙扎過，吃過苦頭，最後終於成功了，我視她爲我的精神感召，打從十多歲起，我就懷着一個夢想，要步她的後塵，成爲一顆熠熠發光的紅星，我曾仔細研究過她那悲劇性人生的每一個層面，閱讀別人關於她的文章，並且她的每一部電影我都一看再看，我訓練自己模仿她的聲音、舉止、直到維妙維肖的地步。

我們倆的遭遇在許多方面有相同之處。我們都是窮苦孤兒出身，飽受成人們的凌辱與鄙視。我們自小就在人生崎嶇的道路上掙扎前行，從一無所有而至生活奢華。當我一天天長大時，我不甚欣喜地發現，甚至我倆的身材也相去無幾，更奇怪的是，在我們多所欠缺的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都是我們的外祖母，而她倆的名字卻叫黛拉。一連串特異的巧合事件對我們連在一起，現在看起來，狄馬喬可能成爲我倆之間另一連繫環結也說不一定。

通話·玩笑·約會

狄馬喬和杜克餐館中幾位常客是好友。杜克知道我對狄馬喬的感情。一天晚上，別人把話筒給了我，說狄馬喬要和我說話，我以爲大家跟我開玩笑，也就裝出夢露的聲音說：「哈囉！我是伊麗莎白·蕾伊。」卻驚訝地發現話筒裏傳出來的眞是狄馬喬的聲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我和杜克到紐約看足球大賽，在賽前一個小型宴會上，有人正和在舊金山的狄馬喬通長途電話，他們又把話筒遞給了我，這次，我大胆地建議他下次來東部時，打個電話給我。

大約一、二週以後，他眞的打了，告訴我他星期天要到紐約來，以拍攝一部電視廣告，如果我那天碰巧也在紐約的話，他希望請我吃早午餐。自然，我告訴他我正打算那個星期天去紐約，很高興和他共進午餐。想想看，我居然和世界上最偉大的性象徵的丈夫約會。



岳騫

與山東境內血戰的同時，河東方面共軍列伯承股又四處竄擾，與國軍展開大戰，首先在豫東民權附近發生戰鬥。

劉伯承自民國三十五年秋策應魯南陳毅部，威脅徐州；先後受挫於曹縣、定陶及金鄉地區後，遂轉而進窺民權。鄭州綏署判知其企圖，即決定以主力指向曹縣，與駐守商邱之整第二十七軍呼應，以期夾擊曹、定、單間地區之共軍，予以澈底殲滅，其部署如左：

一、整第八十五師（轄第二十三、第一一零旅）整第七十二師！轄第三十四旅、新第十三、新第十五旅）快速第二縱隊為右縱隊，統歸吳紹周師長指揮，自民權以西經高堤圈、安營向曹縣方面；整第五十五師（轄第二十九、第七十四、第一八一旅）主力為左縱隊，自呂圓子以西，經舊城向曹縣以北地區索共軍主力而殲滅之，并相機收復曹縣。

二、駐民權之豫保二團，歸吳紹周師長指揮，除守備現地外，以一個大隊隨主力之進展，向柳河推進，担任主力側背之掩護。

三、遇共軍反擊，兩縱隊務互相應援，向共軍夾擊而殲滅之。

四、遇共軍主力向北逃竄，我主力應跟蹤追剿，一部則協力駐防荷澤之整第六十八師（轄第八十一、第一一九、第一四三旅）規復定陶。

五、如共軍主力向東逃竄，我主力應跟蹤追擊，與駐防商邱之整第二十七軍相呼應，夾擊該股而殲滅之，一部仍協力整第六十八師規復定陶。

六、如共軍向南竄犯，我左縱隊應確實掌握民權—曹縣之線，再俟機協同整第六十八師規復定陶。

七、各部隊應於二月九日前完成一切準備，十日拂曉即開始行動。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七時，整第八十五師以第一一零旅之第三二八團，由張平安向斷堤頭方向搖索前進，豫保第二團之一個大隊向柳河推進；八時左右吳師長接獲諜報，共軍餘眾，先頭已到達李壩以東，及以北地區，有進攻李壩之模樣、當即以該師之第二十三旅主力增加豫保二團方面，向當面之共軍攻擊，同時令第一一零旅之第三二八團折回趙沙窩，策應主力之作戰，約九時許。第二十三旅與共軍第二縱隊之一部，在蔣老家亘劉老家之線遭遇，共軍經驅逐後竄逾。十一時進抵南北崗、大潘莊之線，復與共軍第三縱隊主力發生戰鬥；共軍據工事頑抗，經國軍步、砲、空之協同猛擊，激戰至午，終告先復。迄十六時續取呂大莊後，共軍已大部就殲，并俘共軍百餘名，零星國軍，鑽隙向東逃竄。

我第一一零旅之第三二八團，於同日十時進抵張家莊附近，有盤據該地之共軍發生激戰，經國軍猛烈攻擊，共軍不支向東北潰退。該團進展至斷堤頭後，為策應主力之作戰，當即轉向趙家窩攻擊，隨即收復該地。

二月十一日，鐵道正面及南北地區之共軍，逐漸向國軍民權以西陣地接近，入暮後，各股共軍更隨國軍警戒部隊後撤，接近共軍主陣地前緣；二十三時起，開始向我總攻，其第二縱隊主力指向鄭莊砦，一部分向陳莊、朱莊、鄭老家各據點進犯；經第八十五師第一一零旅主力及第二十三旅一部奮勇迎擊，均未得逞。

二月十二日二時許，共軍再向鄭莊砦東北角及北門猛撲，三時左右；共軍復向鄧莊砦東北及西北突擊，激戰至五時，被共軍突入；國軍第六十八團之一部，配合工兵營及特務連退據核心陣地。旋國軍第一一零旅第三二八團，及第七十二師第三十四旅之第一零一團各一部趕到戰場，向共軍夾擊，激戰至午，該股大部就殲。而竄犯外圍據點之共軍，經國軍分頭痛擊，亦相率向東北潰退，國軍乘勝追擊，俘共軍甚眾。

共軍第六、第七縱隊及第一縱隊主力，於其第二縱隊進犯鄭莊砦之同時，分自南北向我大、小野雞崗，及野雞崗車站猛攻，激戰至十二日五時，共軍四次猛擊，均未得逞。迄拂曉，國軍守軍獲得快二縱隊之增揮，終將共軍擊潰，除以一部跟蹤追擊外，主力則配合快二縱隊馳援莊砦。

二月十三日晨，來犯之共軍，大部退據趙老家—申集之線，橫築工事，似有待機再興攻勢之企圖，國軍當以整第八十五師師長吳紹周指揮，該師

及整第七十二師快二縱隊與整第五十五師有力之一部，向共軍合力追剿；迄十四日前十時，國軍陸、空協同向共軍進迫，激戰至十五時，共軍漸呈不支；入晚，全線開始向曹縣方向潰竄，國軍即發起追擊。

二月十五日，整第七十二師於沿途掃蕩共軍之後衛後，是晚進士林口——王橋之線，整第五十五師之第七十四旅亦推進高堤圈之線，擊破頑抗之共軍，續向曹縣方向追擊。十三時進迫城郊，激戰約兩小時，共軍奪北門向東北潰竄，至是曹縣乃告收復。

是役，共軍傷亡二萬五千餘眾，被俘八八四名，國軍傷官兵一千零三十一員，失蹤一百七十七員，損耗步槍一百三十四枝、手槍十二枝、衝鋒槍五枝、機關槍六挺，擲彈筒三門，馬一百八十二匹，鹵獲步槍四百五十一枝，手槍一枝，機關槍四十九挺，火砲二十門，擲彈筒十三門。

豫東之柳河、民權、野鷄崗間地區，位於豫省東北部，當隴海錢路之衝衢、地勢平坦，適於大兵團作戰；爲豫省東北門戶，乃兵家經畧中原必爭之要地、故共軍不惜犧留，冒死進犯。是役共軍之攻擊精神頗爲旺盛，當國軍向東北進剿之際，即迅速轉襲國軍側背，行動機敏。亘戰鬥全期，國軍士氣旺盛，工事堅強，部署週密，通信靈活，惟以兵團間協同不良，未能獲致預期之戰果、尤以當劉股全力進窺民權之際，整第八十五、第五十五師并未實行夾擊之考案，而整第六十八師亦未能乘機西剿，以致不能達成聚殲之目的。

民權戰後，劉伯承又發動豫北攻勢，劉伯承以邯鄲、大名爲根據地，流竄於冀、豫邊區，與陳毅互爲呼應，威脅隴海、平漢兩路。於民國三十六年春初，整第二十六軍，整第二十七軍由豫北進攻大名，共軍爲避免決戰，并策應魯中陳股之作戰，乃南竄魯西、旋遭第五軍之迎頭痛擊，再轉向隴海中襲擾。二月十一日，經整第八十五師、整第七十二師於民權、野鷄崗殲滅其一個縱隊，同時第五軍由定陶、城武方面斷共軍退路，整第七十五師由商邱向西，整第三師一部由蘭封向東夾擊，共軍乃回竄豫北，戰鬥因以發生。

三月二十九日，劉伯承部以豫北空虛，糾合其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各縱隊，乘機向新鄉又黃河鐵橋之整第二十六軍及整第六十六師陣地進犯，入暮後，新鄉以南小翼車站及詹店車站同時失陷。三十日上卑一時，共軍第一縱隊由黃河鐵橋東北兩方猛攻橋頭堡，激戰至拂曉，我鄭州空軍第一中隊，臨空協力地面戰鬥，血戰至升，共軍後撤。入暮共軍第一、第七縱隊以羊羣爲先導，企圖觸發地雷，由東北西三方面向橋頭堡進攻，迄三十一日十一時，共軍充分發揮步、砲、空協同作戰之效能，共軍再後撤。入暮共軍第一、第七縱隊及李靜宜部共約三萬餘眾，再以牛羣先導，并行重疊錐形攻擊，激戰至四月一日十一時未逞，共軍即向牛市屯方向退竄。

三月三十一日，共軍一面佯攻新鄉，主力約二十萬人圍攻汲縣，與守軍第一零四旅激戰。迄四月一日十時左右，我整第三十二師，依空軍掩護不斷逆襲，共軍勢稍挫。國軍即調整部署，共軍亦將攻黃河鐵橋之第一、第七縱隊殘部增加。於二日上午零時三十分開始激戰，未得逞。旋國軍終整第九師，整第八十五師已沿鐵道向北推進，新鄉守軍亦奉命出擊，共軍感側背威脅太大，遂於四月三日晚回竄太行山。

四月初旬，劉股主力北竄，圍攻湯陰孫殿英部；整第六十六師并指揮整第三師之第四十九旅，整第三十二師、整第四十一師，分由汲縣及濬縣北上解圍。因整第三十二師行動遲緩，未能協同并進，致整第六十六師方面右翼暴露，形成空虛，共軍乘機迂迴；於十九日夜襲擊國軍宜溝附近之第四十九旅，該旅因行動疏忽，未構築之事，爲共軍團攻，無法抵抗，而整編第十三旅雖然只隔五公里，却顧後退，不予援救，以至整編十三旅全軍覆沒。



佢唔通瓜左？　嚴以敬作

火種

第三部

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下午九時，林宇民回到福州。

他携着一個小小的破布包袱，情怯地走出車站；猛一抬頭怎麼，莫不是下錯站頭了？

他訝異地回過頭像是想證實一下；沒錯呀，不是寫着「福州火車站」幾個大字嗎？

怎麼會這樣冷淸！

八年前林宇民離開福州時，雖然那時黨的「三大改造運動」基本已經完成，但是這裏還沒有鐵路，不過有些小店在做買賣，也有做吃食生意的。現在，多了一個火車站，一眼看過去，却只有路邊高吊着的幾盞黯淡的路燈，鬼火似的在閃爍着，剛下車幾個寥寥落落的旅客，喪家之犬那樣低着頭在匆匆地趕路；此外，沒有一個在街道走動的行人，也沒有一家開門的店舖。

這哪裏是福州，簡直是荒涼的窮村僻壞！

也許人們都忙着開會，到白天，情形會好一點，他怔怔地想。

公共汽車來了，它破壞了岑寂和荒涼的情調；他還不知道這是最後的一班車子。

天吶，居然仍舊還有公共的汽車！

上了車，他發現車裏連他在內一共只有四個乘客，而且都是剛從火車上下來的。

他坐在那裏，緊緊地抱住自己的包袱；那年輕的女售票員，一直用好奇和疑惑的眼睛盯着他。

他的樣子肯定是會被引起人家猜疑的，一襲滿是補釘、而棉絮仍不免從新綻縫中露出來的棉列寧裝，腳上穿的青布襪子是自己把穿破了的內褲縫的，膠鞋已前前缺後空的程度了。頭上沒有帽子，磚瓦廠小組裏的伙伴，爲了讓他「出去好看一點」昨天才剪的平頭。他臉上顴骨和鼻翅兩側，以及雙手指縫和骨節上，積滿了黑色油垢；那是窰燒久了沾上去的烟灰，不是一下子可以洗淨的。稍爲有點社會經驗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這個傢伙準定是哪個勞改隊，或者勞教場裏爬出來的。

那女售票員大概是新就業人員，看樣子還不過十六七歲，可能是初中剛畢業，沒有社會經驗。她太小了，想像得到她腦子裏裝的是「共產主義是天堂」，她還沒有看到，或者感受到「天堂」布幕裏黑暗的一面。

像她們這樣的年齡是幸福的……

……

他突然想起魏紹祖，憐憫地看着她笑了一下。

這纔她翹翹嘴巴，別過頭去。

車子在中間站頭上，又上來了幾個客人。大家都好像沒有注意到車上其他的乘客，板着毫無表情的面孔，儘可能坐得離開別人遠一點，似是怕敢沾染人家，垂着眼正襟危坐着。

這不是跟我們在勞教場所一樣嗎？人怕人，人躲人；他想。社會上這種情形發生有多久了？一定是解放以後就有了！

林宇民突然憬悟到，在他十九歲前，日子都是在學校中度過的，十九歲以後在勞教場，今天，才是他眞正接觸社會的第一天。

原來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勞教場所，他激動想着；我早應該曉得的，以後我必須多想想，多學學怎樣生活……

東門站到了，他下車。

他以忐忑，亢激的心情，快步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小街巷道，依舊是他熟悉的老樣子，但是家家戶戶都關上了門，他沒有聽到一點聲音，沒有碰到一個路人，也沒有一盞照明的路燈。黑黝、陰森，好像這個城市已經死亡了。

啊，榕城！美麗的故鄉，你眞的死了嗎？爲什麼我聽不到一絲兒童嘻笑和大人談話的聲音，爲什麼大家都把門關得緊緊的，爲什麼外邊沒有一點兒亮光，爲什麼……

悼念你，榕城！

先是日本鬼子給你的蹂躪和汚辱，不過後來你又復活了，帶着勝利者的驕傲，從廢墟中堅強地站立起來。就是那短短的幾年中，你滋潤了我的童年，在我稚嫩的生命上，敷了一層幸福與快樂。大街上是馬龍車水，巷道裏到處是追逐和嘻笑着的孩子，家裏的小店生意一天好過一天。「好日子來了，好日子來了！」笑聲像漫天飛舞的柳絮，充溢在這整個古老的城市。但是，但是他們來了，來得那麼突兀，就像一場瘟疫（王先永不是這樣說嗎？）悄悄而又普遍的滲進每個角落，於是它開始慄索，萎枯；現在終於死了，無聲無息的。

你又留下了遺言，故鄉？

一定會有的，我會從天上的白

中去找尋。跟我的朋友王先永一樣，你並沒有眞正死亡，也許在有一天，不是也許，那是肯定的，而且那一天不會很遠，不會很遠，你會甦醒過來，憤怒地抖落一身荒涼：……

現在到家了，母親，可憐的母親，你生命中的生命，你的兒子回來了……

林宇民用抖索着的手指，輕叩板門。

卜卜——

「誰呀？」

好蒼老的聲音，母親眞是可憐啊！

「是我，媽媽，小民回來了」

家裏的電燈亮了，打開門。

「媽媽！」

他跨進門檻，母親眞比從前老多了。

「弟弟，媽媽在裏邊呢；我們接到你的信後，一直在等你，謝天謝地……」

怎麼，是姐姐？她上次到三明來看我不是這個樣子，怎麼幾年時間她跟媽媽一樣老了？

「姐姐……」

他的喉嚨裏梗住了什麼東西，看着姐姐滿佈縐紋的臉，和一頭花白好難好難過。

「小弟回……」

母親從房間出来，她變得有些傴僂，看上去，她沒有從前大了，像是縮小了一些……

「是小民？小民，媽想死你了

她後面的話是哭着說出來的：……

……

林宇民一大步跑到母親身邊。

「媽媽，媽媽！」

他握住母親的手，嗚咽着。

姐姐關上門，把母親扶到堂屋裏板櫈上坐下，三個人都有好多好多話要說，但他們却語不成聲的咽泣着。

母親在燈下端詳着林宇民，用乾瘦粗糙的手指去摸摸他凹陷的雅腮，摩着他疤痕疊疊的兩手，就哭得更爲傷心。

「老天不睜眼，把我的孩子蹧蹋到這個樣子，這班沒有心肝的東西，難不成他們自己家裏沒有孩子！」

「媽媽，我……我很好，別哭了，能夠回來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姐姐抽噎着在生爐子。

「我在火車上吃過東西了，姐姐，你不必爲我……」

母親沒有讓他說下去。

「你吃過東西了，小民？看你的樣子，有好幾年沒有吃了。沒管你姐姐的事，告訴我你的日子是怎麼過的？」

「媽媽，苦是苦一點，不過…………」

「他們常常打你嗎？」

「沒有，媽媽，我沒有挨過打……」

「我不相信，你臉上的疤哪裏來的？還說沒有！吃呢，孩子？那三年大饑荒你們是怎麼過的？現在想起來眞可怕，南台大橋上天天有人跳水，我們巷子口就倒着好幾個餓死的人，都是逃荒的可憐；小民，那三年媽都沒有好好睡過一個晚上。」

「媽媽，飢荒的情况到處都一樣，我們在山裏面，野食容易找，也就過來了。平常的時候差是差一點，好歹每天都有吃的。」

「還有，你那個同學也來看過我們，問我們有沒有困難；不過，他來的時候，我們最困難的日子已經過去，是去年初冬的時候，還送了我們不少東西……」

「媽媽，他姓什麼？」

「我們問他，他不肯說，個子長得高高的，白白淨淨像是搞得很不錯的樣子。他說他在最近看到過你，告訴我們不要躭心，你馬上可以回來了，我們請他坐，他沒有坐，說是很忙，沒說幾句話就走了；要他留個地址，好叫你回來時去謝謝他，也不肯留。這孩子眞不錯，只是有點怪；小民，打諒你跟他的交情很深吧？」

那一定是周崗，但他想了一下說：

「媽媽，我在外邊碰到好多同學，一時還拿不準是誰，待好好的想一想呢。」

姐姐燒好一鍋子熱水，取出一塊洗衣服用的肥皂，一條新的面巾，一雙新做的黑布鞋和襪子，要他洗臉洗腳。這些東西，包括一套新的棉衣服，都是兩個月前，家裏接到他的信後，湊合了她們母女兩個人的全年布票，臨時縫製起來的。

過不久，姐姐又熬好一罐子粥，林宇民就着一碟子炒酸菜吃了起來，他是在磚瓦廠吃了午、飯後在邵武上的火車，廠裏給了他粮票，但晚上他沒有在火車上買東西吃。歸心如箭，他根本忘記了要吃東西了。

林宇民喝了兩碗大米粥，又香又甜，他胃口好得連粥罐子都可以吃下去，但是他必須克制自己，他得留一點明天早上給母親和姐姐吃，定量的粮票，他吃多了，她們就得少吃。挨餓已經變成習慣，寧可讓她們多吃一點。

喔——喔——

不遠的地方傳來鷄啼聲。

他奇怪地問：

「現在還可以養鷄？」

母親嘆了一口氣，說道：

「聽說鄉下現在又可以養鷄了，不過養大了要賣給公社，如果自己要吃，再向公社買回來。這裏還有誰養鷄呢？人吃都嫌不夠，還餵鷄！是居民委員會裏餵的公鷄，好讓大家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了。冬天鷄，半夜啼；時候不早了，小民，你早點睡吧！」

「好的，媽媽，我馬上就睡，姐姐，還是沒有傳黛的消息？」

（五四）

林学政

袁世凱收買不成

袁世凱起先所考慮的是加以收買。他在上海、漢口、南京等交通樞紐地區都派了人，對於當選之後、前往北京的議員們，代爲支付旅宿費用；抵達北京之後，則招待到八大胡同、戲院、餐館——儘量以鈔票鋪路，拉攏議員。對於宋教仁，也使用了同樣的手法，託人轉致銀行支票簿，可以任意簽字支用，但宋教仁斷然予以拒絕。

於是，袁世凱只剩下最後一個對付他的手段。

就在這個時候，傳播出奇怪的流言——「宋教仁要蒙受不利……」可是他本人聽到這些話，卻一笑置之，坦然表示：

宋教仁

「我光明正大，沒有個人仇恨，只有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不能因爲反對我，就用卑鄙殘酷的手段來對付我。那些傳說都是謠言，是想用謠言攻勢來削弱我的責任感。」

然而，謠言竟成爲事實。

慘案是三月二十日晚間發生於滬寧鐵路的上海車站。

這一天，宋教仁和當選眾、參兩院議員十多人在一起，爲了要赴北京和袁世凱協商選舉後的國是，由上海車站登車首途。

剪票之際一聲槍響

下午十時四十分，在黃興、廖仲愷等人伴送之下，到達剪票口，正當要接過被剪車票的一瞬之間，突然一聲槍響。

「我中槍了！」宋教仁大叫，並用手按住自己的腹部，搖搖晃晃地走了兩、三步，就倒在長鐵椅的靠背上；然後掙扎着又走了幾步，栽倒向前面的地上。

接着又是兩發槍聲，槍彈分別掠過黃興和廖仲愷的身邊，車站裏面大起騷動。

就在這個當口，有不少人發現一個穿黑色軍服的矮漢子，排開人潮逃走；這個人在雨後的馬路上一度失足滑倒，但立即爬起來，在黑暗中消逝於無影無蹤。

黃興等人急忙把宋教仁抱起，坐上汽車，送往就在附近的滬寧鐵路醫院。

宋教仁遺體被刺時年僅三十三歲

破腸壁，停留在腹部；經過手術立即取了出來，可是情況迅即惡化；到了二十一日下午二時，雖經再度開刀，將腸子縫合，但實則已經面臨回天乏術的境地。

苦心遭誤解死不瞑目

宋教仁被送進醫院之初，神志還很清楚，他向守在病榻旁邊的黃興、于右任說：

「我爲南北和解，前往北京，希望一致協力，抵禦外侮，想不到……」又說：「我爲南北和解的苦心，被人誤解，眞是死不瞑目。」

但是，第二次手術之後的不多一會、意識昏迷，終於在二十二日上午四時四十七分，長辭人世。

言猶未盡，心有遺憾的神情，非常驚人——眼睛怒睜，微微地泛起了淚珠。

伴守着他臨終的黃興和于右任，抱着遺體痛哭；陳其美捶胸頓足，連呼：「不甘心！眞不甘心！」

撒手塵寰的宋教仁，方當活力最強的三十三歲壯年時代。

因爲同志們要求留下歷史紀念，所以替他拍攝了一張服裝齊整的照片，一張顯示被刺傷口的裸體照片。

宋案真相大白

可以說是國民黨柱石的宋教仁之

國父聞訊自日返國

孫先生這個時候正在日本，他是因爲受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而赴日本考察鐵路。前面曾經提到過他和桂太郎會談，就是這一次訪日時期之事。

孫先生在長崎得到宋教仁被刺消息，立即致電北京國民黨本部和上海國民黨交通部，指示黨員合力究明事件眞相；同時他本人也立即踏上歸途，於三月二十五日回到上海，和黃興、陳其美、居正等同志協商對策。

在另一方面，袁世凱於事件發生的翌日——三月二十一日晚間，由北京發電報到上海慰問宋教仁，電文大致如左：

「上海宋鈍初先生鑒：閱路透電，驚聞執事爲暴徒所傷，正深駭絕：……眾目昭彰之地，竟有兇人，敢行暗殺，法紀何存？惟祈天相吉人，調治平復……」

在這個電報之中，袁世凱明白表示已經命令江蘇都督、民政長等地方長官懸賞緝兇，應該算是交待得非常淸白。

然而，宋教仁是袁世凱當前最大

被搜獲的趙秉鈞致應夔丞的手書

而有很多人——尤其是國民黨方面的人，都在懷疑袁世凱會不會幕後的主使人？

面對着這個情況，袁世凱方面則散播宋教仁被刺是起於國民黨內鬨的流言，想要把自己的罪行轉嫁給國民黨。

可是，眞相已經逐漸在展露中。

王阿發提供綫索

三月廿三日，上海有一個古董商人王阿發向租界捕房提供綫索如下：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應夔丞的家裏兜賣古畫，他拿了一張照片，叫我把這個人暗殺掉，給我一千元的報酬。我因爲只懂得買賣，從沒有殺過人，不肯承担這件事。當時，我並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誰；但今天在報上看見宋先生的照片，正是應夔丞叫我暗殺的人。」

指使行刺宋教仁的袁世凱

進會會長」，但實際上是混在上海的一個無賴之徒。

逮捕應夔丞及武士英

上海捕房根據王阿發的密報，當晚在湖北路迎春坊一個妓女戶中捉到應夔丞；第二天，又在文元坊應夔丞家裏逮捕到一個名叫武士英的人。

武士英，二十二歲，曾在雲南軍中担任過營長，是被裁遣而流浪到上海。他在捕房的究詰之下，爽爽快快地供認自己就是刺殺宋教仁的兇手，只是因爲想得到一千元報酬而有此犯行，並不知道宋教仁是何許人。

起出兇器與密碼本

捕房在搜查應夔丞住宅中，起出暗殺兇器五連發手槍一把，以及其他一些非常驚人的證據——就是國務總理趙秉鈞和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交付給應夔丞進行暗殺計劃的密碼本和彼此往返的函電多件。

在此之前，陳其美請託上海電報局局長吳佩璜調查事件前後的電報，也已經從電報局獲知應夔丞和北京要人頻頻有密電往返的事實。



刺殺宋教仁主犯的應夔丞。

結果，本案眞相爲之大白：

出自袁世凱的命令

一月十四日，國務總理趙秉鈞致應夔丞手書：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趙可也。」

三月十四日，應夔丞致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密電：

「梁山匪魁（以宋江影射宋教仁），四出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

針對這一個電報，洪述祖於三月十七日復電應夔丞：

「電悉。何日繳現兌票？」

宋教仁被刺的第二天——三月二十一日，應夔丞致洪述祖密電：

「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

以上這些證據，說明了宋教仁之被刺是出於袁世凱的命令、趙秉鈞直接指揮、洪述祖則担任對兇犯聯絡任務——是重大的政治謀殺罪案。

票傳洪述祖與趙秉鈞

證據物品，達五十三件之多，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將之全

部發表。宋案眞相大白於全國，輿論爲之沸騰。

程德全非常重視這個案件，建議組織特別法庭審訊；但袁世凱懼暴露眞相，指示司法總長許世英不准設立特別法庭。

宋案偵訊，在上海地方檢察廳進行，但能否公正究明眞相，自一開始就値得懷疑——兇手武士英在審訊之前，暴斃獄中；還有，幕後指揮的洪述祖，在被揭發眞相的不久之前，由北京逃往青島，匿居德國租界，以致偵訊工作只得在關鍵人物不能到案的情形之下進行。

宋教仁遺族要求票傳洪述祖、趙秉鈞到案，檢察廳予以接受，對二人發出傳票。

北京做假案淆惑視聽

爲了對付這個情況，袁世凱方面竟然編造出一個荒唐無稽的暗殺未遂謊言——有一個受袁世凱秘密指使的女人僞稱「奉黃興之命，在北京進行暗殺」袁世凱而跑去自首，軍政執法處將此案移送北京地方檢察廳辦理，該廳也對黃興發出傳票，造成了在上海和北京兩地同時票傳兩個「大人物」（趙秉鈞、黃興）的事態，其目的在製造混亂，淆惑社會視聽。

袁世凱大借欵

袁世凱在編造暗殺未遂事件，汙衊黃興的同時，並向日、英兩國秘密活動，想借重列強壓力，帮他把風波平息下去。刺宋案幕後主使人國務總理趙秉鈞曾經親自到駐在北京的日、英兩國公使舘拜託，却都因不願涉及這樣的事件——而被拒絕。

趙秉鈞託日使帮忙

▲當時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曾於三月二十九日以第二四七號密電致牧野伸顯及上海總領事，提到趙秉鈞向日本公使舘員表示：

「關於應夔丞的問題，無奈與袁世凱及本人有些直接關聯；尤其本人的部下洪述祖有發蹤指揮的過程，難免不揹上嫌疑；在上海會審的結果，萬一株連到袁世凱及本人，而有不利於北方的判決，則將會形成嚴重問題，有成爲袁世凱和本人致命傷的可能。爲此，希望由伊集院公使和英國公使大力帮忙，設法在事先把事件平息下去。煩與公使密商，一切拜託。」

伊集院彥吉經與英國公使接頭之後，答復趙秉鈞「如將宋案勉強打消，則反而會更招來不利。」▲

不過審訊工作，則一如袁世凱的心意，在含含糊糊進行之中，洪述祖、趙秉鈞都沒有應傳出庭。

如上所述的宋教仁被刺案，和在相同時期袁世凱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的善後借欵二千五百萬鎊兩個事件，造成在民間充滿了反袁氣氛。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舉兵討袁——二次革命於焉肇始。

刺宋人犯被殺滅口

當此混亂之際，應夔丞脫獄潛逃，宋案的審訊失去了對象。應夔丞脫獄後逃亡青島，向袁世凱要求暗殺宋教仁的獎金，袁世凱却派遣刺客，將之殺死滅口。

還有國務總理趙秉鈞躲過了審訊之後，出任直隸都督，但在害死宋教仁還不滿一年的一九一四年二月暴斃於天津督署，也有人說是被袁世凱所毒斃。

至於很早就藏在青島的洪述祖，在一九一七年，被爲父覓仇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呂（當時十五歲）和曾任宋教仁秘書的劉白抓到，經過正式審判之後，於一九一九年四月被處絞刑。

現在，得提到一點和宋案同爲引發二次革命因素的「善後借欵」問題

借欵作爲私財運用

一言以蔽之，袁世凱的這筆借欵，就是鎭壓革命黨和確立其獨裁權力的經濟來源；他把借欵當作私財，任意支配，得以達成了盜竊國柄目的。又由於這筆借欵，將國家財政權出賣給列強，並且更招致了列強默認日、俄兩國在「滿蒙地區」特殊權利的結果。

在袁世凱來說，對外借欵是他自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繼孫先生之後當選臨時大總統以來的心願。借欵的交涉對象，最初是選中了兩年前組成的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西施（回文）

封淑英

臨溪石下竹[illegible]。[illegible]淚低。
心捧自來悲破國。劍磨誰去救災黎。
[illegible]魚一現驚人美。[illegible]鶴雙鳴苦路迷。
深遠計謀求復越。尋追好色[illegible]村西。
（回讀）

初秋

葉東波

[illegible]院梧桐正報秋。炎涼轉變欲何投。
[illegible]方[illegible]無憾。燕[illegible]南[illegible]自謀。
[illegible]張翰願。[illegible]
[illegible]迎新月，[illegible]

重遊宋皇臺

袁暢照

往日[illegible]此日遊。[illegible]秋。
[illegible]
花欲迎人猶濺淚。草曾沾露却含羞。
[illegible]

前題

前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恨教填瀚海。中原猶惜陷烽烟。
今朝舊地重遊日。愧對初衷廿六年。

偶感

林參天

[illegible]

憶端陽

[illegible]

回思當年五月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贈歌者黃家寶

陳鐵兒

「黃」鶯百囀起高音，「家」[illegible]翻[illegible]入上林，「寶」玉明珠相和亂，[illegible]吐露見功深。

如夢令

劉祖霞

夜夢[illegible]然蝴蝶。早起枕頭堆雪。[illegible]摘[illegible]來，教[illegible]相接。清徹。清徹。花影面光難別。

寒雨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取暖何妨添烈酒。清[illegible]。
[illegible]蒙[illegible]臥，[illegible]從教入夢來。

前題

梁朗秋

雨陣[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時
千絲有象[illegible]肌
[illegible]風[illegible]何其
歸來[illegible]滴[illegible]

前題

鄧[illegible]

北風[illegible]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相知。

寒雨

[illegible]

朔風獵獵來何早。寒雨霏霏更斷魂。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李撫虹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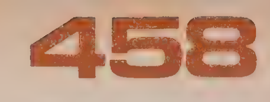
前題

麥[illegible]

[illegibl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由大陸震災談到國府的救濟

對院士會議的幾點意見

論水滸傳的農村與農民

奧林匹克的喪鐘

卡達及其拍檔孟德爾

基辛格又耍和平招式

人性與性慾的改變

談海外的民族文化觀

自力更生
增加生產
批孔批鄧

「餘震！」

嚴以敬作

新華社竟揚言拒絕

NO. 458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八月五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八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由大陸震災談到國府的救濟

對連續受天災人禍蹂躪的大陸同胞，我們表示極端關懷與同情。就在七月二十八日冀東地區以唐山爲中心的大地震發生的翌日——二十九日，中華民國「救總」已作出決定：在國內外發動一次運動，徵募金錢、藥物和食米等物資，然後移交國際慈善機構，轉贈此次唐山等地受災同胞。一向「打腫臉充胖子」的中共政權可能拒絕，但那更足以証明北平統治小集團視老百姓如草芥的罪惡本質，自己不救濟，也拒絕別人的同情，讓大陸掙扎於死亡綫上的災胞「自力更生」地來「重建家園」。

因爲科學發達，世界任何一地發生地震都無法保守秘密，不然中共是不會公開發表的，譬如：中共地區「民航」使用的飛機都是老爺機，但從來「沒有」發生過空難。這是中共在宣傳上「報喜不報憂」的具體表現，不過紙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越守秘越外傳得快。如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寫給他「愛人」江青的信，早就已傳到海外，且幾乎是關心大陸政局的人人皆知。

在大陸上受災受難的不是中共高級幹部，而是在極權統治者鐵蹄蹂躪下的八億同胞，手背是肉，手掌也是肉，大陸同胞在中共暴政下受迫害，受剝削，凡屬黃帝子孫誰不痛心？誰不同情？但根據近年大陸災告頻仍的情況看，實有「上天示警」的意義在。也就是說：一個倒行逆施的政權，在它多行不義必自斃前，多種希奇古怪的災異接踵而至。在今天的中共，正是處於這樣的狀況中。

在中國民間流行最廣的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的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之首功」中開頭是「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接着談到漢朝傳至獻帝的「致亂之由」說：「建寧四年二月，洛陽地震；又海水泛濫，沿海居民，盡被大浪捲入海中。光和六年，雌鷄化雄。六月朔，黑飛十餘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見於玉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帝下詔問羣臣以災異之由，議郎蔡邕上書，以爲蜺墮鷄化，乃婦寺干政之所致」。又說：當時張讓，曹節等十人朋比爲奸，號「十常侍」，「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蠭起。」

這些說法與史實有不符處，但在中國民間每逢「種種不祥，非止一端」連續出現時，知道當時的政權一定完蛋却傳聞已久，且屢試不爽。

今日中共之亂，主要是以秦始皇自比的毛澤東暴虐無道，加上近年爲了防止死後被鞭屍又不遺餘力提拔江青，進而由「婦寺干政之所致」。今日北平的「十常侍」，就是宮廷派那批人，何止是朋比爲奸？簡直是胡作非爲，這樣，中共這個政權又那裏能再維持下去？

大陸的災異，有吉林隕石雨，雲南地震，福建雹災，黑龍江旱災和廣東水災等等，特別是此次唐山地震，把一個百萬人口的城市夷爲平地。

在中國社會上，每逢發生巨災即有各種謠言隨之而起。今年四月初北平天安門反毛反共抗暴事件發生後，大陸全面進行「追查反革命」和流傳各地的「政治謠言」。近來在華北和東南沿海地區嚴重災害發生後，又發生種種近於神話式的謠言。這是天怒人怨和人人思變的表現，所謂「毛澤東思想」已經澈底破產。

隨着謠言滿天飛，大陸必是人心浮動。對此，強施血腥鎮壓是毫無用處的，唯一的辦法是當道者以悔禍之心，改革政治，起碼讓老百姓吃飽、穿暖，在夜間不耽心有「人民警察」和「工人民兵」光臨。對於這些中共辦不到的。因爲，它一天不搞恐怖的「階級鬥爭」就會發生民變。這是共政權的邪僻本質決定的。改不可能，因爲改就會完蛋。

中共常叫囂甚麼「台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那麼來自「骨肉兄弟」的救濟品應該接受了吧？不然就是心裏有鬼，來自鐵幕以外的溫暖和光亮，中共是不會也不敢讓大陸同胞接觸的。

港僑關懷大陸苦難同胞捐輸賑災

中共新華社竟揚言拒絕接受

萬人傑

七月三十一日萬人日報在首頁版位發表了「緊急救濟平津唐山大地震空前巨災募捐啓事」，立即獲得港僑廣泛响應。但萬人日報無法與北平中共直接聯繫，啓事中說明籌得欵項，將交由中共新華社代轉救濟機關，以表達本港僑胞對千萬災胞的愛心。可是當日新華社找着無綫電視新聞部的人，約到金漢飲茶，授意他們代爲宣佈「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欵」，當晚由劉家傑在新聞報導中傳達。這一項宣佈，引起廣大市民憤怒，認爲新華社在一九六七年時既肯代收鬥爭捐欵，無理由拒絕代轉賑欵。

我們的募捐運動決不因此中止，如新華社喪心病狂到不肯代轉善欵，我們將透過國際機構代爲轉送；如仍不接受，我們將向全世界提出控訴，希望國際救災組織出面，濟助千萬受災同胞！

表達災胞的同情心

經過我們一次報務會議，作出一項與報務無關的決定——發起募捐救濟大陸地震災胞的運動。與會的同事，卽席捐出一點錢，作爲發起，也表示對大陸上正受天災人禍磨折的千千萬萬可憐的同胞一點同情心。

近日大陸不斷發生巨大天災，大部分在左報上見不到，我們的報導，根據來自大陸的讀者提供，他們只能就目擊耳聞的告訴我們，沒有中共「官方」公佈，難以找出確實統計數字。

這次天津、北平、唐山、豐南的巨大地震，因全世界地震儀都有紀錄，中共無法𥨊密，才在報上報導，新華社不發報消息，左報只能採用部分外國電訊，終於也承認「災情慘重，傷亡難以統計」。這是實情，危地馬拉、意大利的地震雖級數低於這次大陸地震，且發生在自由的地區，傷亡損壞數字也不能馬上公佈，我們自不能希望立即知道平津等地災情。對大陸同胞生活情況特別了解的香港人，關心的是經過這次巨大天災後，他們所能獲得的救濟，是否可使他們度過難關，苟延殘喘?

[illegible]

憐憫他們在吃不飽、穿不暖的慘苦生活中，再遭逢到巨大刼難，無異將他們驅於絕境。至於說這是「天怒人怨」，我們的老編用過這一句話作標題，並不是幸災樂禍的表示。如果中共統治者還有一點點良知，該痛自檢討，爲什麼把國家弄得這麼倒霉？

絕無幸災樂禍用心

當我們發表福建冰雹，西江大水，肇慶沉船，大陸空難等等消息時，也沒像左報報導台灣空難那副得意忘形的嘴臉。我們知道，死難者除極少數共幹外，大部分是我們的血肉相連的同胞，對他們無辜的死亡只寄予衷心同情，可是，在殘暴成性的左仔心目中，會認爲是幸災樂禍的。

我們舉行報務會議時，撇開報務不談，討論了利用我們的篇幅，呼籲關懷國內同胞的本報讀者，發起緊急救濟的募捐。雖然我們知道今天「祖國」非常富有，經常救濟第三世界落後國家。有能力救濟別人，當然更有能力救濟自己人民。不過，今次災情巨大，待救的人數眾多，多點錢總是有利無害，相信我們發起的募捐運動，一定得到廣大讀者支持，同時，[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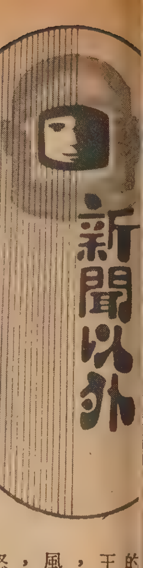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構聯繫，還得麻煩新華社，替我們代轉募得的捐欵呢！

「不接受任何接濟」

自萬人日報刊出緊急募捐救濟大陸災胞啓事後，獲得讀者熱烈响應，報社的電話，整日不停。讀者們却躭心新華社可能基於政治原因，不肯代轉捐欵。我們在發起募捐運動之先，也考慮過這問題，但當時中共當局只針對美國和日本發起的援助，表示「不接受外國援助」。他們作出這決定，不知基於什麼理由，可能是面子問題，可能是民族自尊，這且不管，他們所拒絕只是「外國」援助，並非「本國同胞」的援助，這既無損面子，更無民族問題存在，這筆捐欵，如不是由於中共政治上的固執，不應拒人千里之外。

可是，我們發動募捐運動的啓事發出的當天，左派人士透過無綫電視劉家傑的嘴巴，宣稱不接受「任何方面」援助。如果對這宣佈沒有誤會的話，這一宣佈，是把我們血肉相連的旅港同胞的善意也包括在內了。老萬希望這只是我們對中共眞意的錯



過有任何國家「拒絕外國援助」，即使富強如美國，也樂於接受他國的善意援助。在未遭受到天然災難前，老百姓已處於半溫不飽的生活狀態中，一旦發生巨變，災黎遍野，即使中共如何宣傳用毛澤東思想戰勝大災，但連左仔也心知肚明，粮食、藥物等等，都是急切需要。平時，香港人已寄慣郵包，普通的藥物，也要從香港寄去，若中共說，我們一切自己搞掂，明明是騙人的話，最後被犧牲的是千千萬萬的災民，難道毛澤東會沒有飯吃，沒有藥物治療嗎？

希望以民命為重

我們關心的是數以萬計的受災同胞，在中共從中阻隔下，無法接受到急需的濟助，必然增加了他們的痛楚。為此，我們要誠懇呼籲中共當權派，希望基於人道立場，不但要接受本國同胞帮助；更應開放外國金錢、物質的接濟，讓國際紅十字會人員進入廣大災區，展開救濟工作。

平時，中共大可以垂下鐵幕，不與外間通聲息。但這樣巨大的天災，安忍令百數十萬人民處於痛苦無援之境？世界上最殘忍、最喪心病狂的政權也不會如此。我們不知道「不接受任何方面救濟」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指示，抑或香港左派假傳聖旨，把「不接受外國救濟」擅改為「不接受任何方面救濟」。如果是前者，我們懇求中共當局重新考慮，以民命為重；如果是後者，新華社應即予以更正，以免引起全港同胞憤慨，使中共政府受到不人道的指責。

大陸地震是「天譴」？

有人把平津地震視為天譴。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今天，這類話未免有點迷信意味。中國古代的君王，如遇到這樣巨大的災情，往往有下詔罪己之舉，因為古代人們思想，認為在賢君統治下，應該「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有這種巨大天災發生，表示統治者倒行逆施，違反天命，因而弄得「天怒人怨」，用一種巨大災害，以示「天譴」。

用科學頭腦來說，這當然不能成立的；便是用古老的迷信解釋，也並不太恰當。因為，倒行逆施的是暴君，如是天譴，應譴責暴君，不該使人民受苦。人民在暴政下，已然喘不過氣來，苦不堪言，上天不但不憐卹他們，反而降下巨災，使他們苦上加苦，上蒼如此措施，豈不比暴君更暴？

一個愛民若赤的帝王，見到子民受苦，下詔罪己，當可感動上蒼，立時把災難收回，或不再施虐。可是暴君決不會這麼做，那麼天譴只有使人民多受罪，何嘗使暴君有絲毫損害？

這次發生在平津間的八點二級大地震，據說是近十二年來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天災，比起不久前死人盈野的危地馬拉、意大利地震，尤有過之。目前，損失、傷亡情形如何，中共還沒有公佈。所幸中共「立國」以來，不像香港台北那樣迅速繁榮，建築物不斷向高空發展，大部份還是平房，因此平津居民雖眾多，相信造成傷亡數字，比之高樓大廈櫛比的現代化城市會略少一點。但這次地震既是「十二年來最大」，其造成的災害，當然不小。

不應罪為無辜百姓

我們的老編認為這次大地震是「天怒人怨」造成，許多讀者也來電話，表示對這看法認同，並認為是毛澤東王朝敗亡象徵。老萬心裏却獨黯然，可能這次十二年來最大的巨災中，死亡了千千萬萬人，但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都是我們中國人，他們何辜？天譴暴君毛澤東，為何罪及善良老百姓？

一九六六年北平也有過一次相當劇烈的地震，規模雖然比不上這次，死亡數字驚人。這次大地震後，毛江林便發動日月無光的文化大革命，弄到千萬人頭落地，這是天災之後，繼以人禍。天災人禍造成的死亡，用天怒人怨去形容，該是恰當不過。老萬想不通的，是賤如螻蟻的人民，他們的死亡，是必要的嗎？

毛澤東這暴君確應受到天譴，上蒼有知，該把他雷殛致死，可不要再爆發大地震，罪及無辜！

緊急救濟平津唐山大地震空前巨災募捐啓事

親愛的同胞們：平津不幸發生大地震的消息傳來，凡是中華兒女，都有一份感同身受的悲痛。因為震區災胞，和我們血肉相連，同根並蒂，我們豈容坐視？何忍坐視？

為了發揮高度的同胞愛，我們定自即日起，發起救濟大陸災胞運動，希望大家踴躍捐輸。本報設立專戶，全部捐欵逐日公佈徵信，所得救災捐欵，送往中共新華社代轉災區災胞！

親愛的同胞們，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同胞們，我們在豐衣足食之餘，別忘記了在平津震區的千萬災胞，等待你的援手，請獻出你的愛心，共襄義舉！

萬人雜誌社敬啓

對院士會議的幾點意見

岳騫

十二屆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在台北揭幕，中研院院士是中國學人最高榮譽職位，在任何地區，說是甚麼著名大學的博士，別人看來稀鬆平常，但是，對於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無人不刮目相看。而中研院的院士，有時並不是博士，在港的兩位院士皆非博士，只是大學畢業，其中一位是我的好友，他的好學深思，朋友無不佩服，所以他當選院士，確屬實至名歸。總之，中研院士是國家最高的榮譽學位，國民要求於院士者，不僅是滿腹經綸，更要有崇高的品格，一言一行，是爲世法，才是標準的院士。

政府遷台後，人才大量外流，以美國爲主，此事已不必深論。目前院士在美者尙多於在國內者，在胡適之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長時，因顧慮許多院士不能回國投票選舉新院士，乃改訂章則，可在美通訊投票，此種作法，雖然不妥，但國家處非常時期，通權達變，亦未可厚非。

中研院一定要公佈十三名問題「院士」

但最近十年，由於毛幫全力向美國社會滲透，許多意志不堅之輩，爲「回歸」所誘，甘心墮落，回到毛管區去一趟便成爲毛幫在美傳聲筒，對我政府詆毀備至，其本身也決不承認是中華民國海外僑民，此等人卽使不列爲叛徒，予以通緝歸案，但也決不能視爲上賓。最不幸的是有許多院士也淪爲墮子，成爲毛幫在美的走卒幫凶，香港人最熟悉者如何炳棣，此人似爲在美最早墮落之院士，憑其歷史家身份，從歷史中找根據爲毛幫解說，最爲賣力。但何炳棣在美影响尙小，後起者是楊振寧，以諾貝爾得獎人身份，在美國代表毛幫活動，如周恩來斃後，由楊振寧主持招待會，而且每年「回歸」一次，接受毛幫指示，像這種人以中華民國爲敵，中華民國還說他們是院士，與情與理都說不過去，因此，在本屆院士會議期間，願就此問題向當局貢獻一些意見。

首先，筆者希望中央研究院就這次院士會議缺席名單作一次公佈，目前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不計新選入者九人）七十九人，出席會議者四十五人，以通訊投票者二十一人，是參加選舉者共六十六人，尙有十三人旣未出席，亦未作通訊投票，對這次會議完全置之不理，此十三人何名？中央研究院一定要公佈，否則海外愛國人士對中研院長之鄉原作風，萬難諒解。

爲毛帮作爪牙的「院士」一定要開除

數年以來，在美爲毛幫作爪牙的院士，著名者有何炳棣、楊振寧、任之恭，這三人可以斷言在十三人之中，對於這批人，他們不要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一定要他們，他們不要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一定要他們，這種情況實在是國家恥辱，是不是中央研究院沒有這十三人，便要關門，如果眞是少了這十三人便關門，筆者倒以爲中央研究院還是關了門好，先總統蔣公昭示我們：「氣節萬古常新」，一個國家，一個團體，一個人，只要能保持氣節，一定永遠年

其次要研究一些院士叛國的問題，如楊振寧、何炳棣、任之恭已毫不隱諱作出叛國行動，楊振寧在美主持周恩來追悼會，何炳棣、任之恭更竭盡其力為毛黨宣傳，但我政府及中研院始終不肯採取法律行動。對付這批叛徒。雖然這批叛徒入了美籍，變成「有中國血統的外籍人士」，已非中國國法所可繩及，但是，起碼命令取消其院士資格，應當可以，但中央研究院始終不肯觸及現實問題。也曾有人（筆者便是其中之一）向有關當局查詢此一問題，所得到答覆院士乃終身職，無法取銷其院士頭銜。此言似乎有理，細思則頗為不解，如果在抗戰期間，有一個院士當了漢奸（當時尚無院士，如有院士，也無人會當漢奸），政府當局是否也因是終身職而置之不理。院士地位是否比當時的國民參政會議長汪兆銘，但汪兆銘剛發「艷電」與敵方唱和、中央立時採取處分，褫奪職務，命令通緝，綱紀一新，人心振奮，乃有最後勝利。

所以說院士眞是職，以現有之規章，無法取銷其資格，則中央研究院便應儘快修改規章，規定凡犯叛國罪，一律取銷其院士資格，今日之楊振寧、何炳棣、任之恭及其他幾人也決不否認他們已同中華民國斬斷關係，投向毛黨，是則中研院取銷其院士資格，他們即使滿心不願，但也找不出理由辯護。憲法尚可修改，沒有說中央研究院規章不能更動之理。此一問題希望中研院要早日作出決定，尤其是十三名與中央研究院斷絕關係的十三名院士，中央研究院務必要將名單公佈。以釋羣疑。中央研究院自是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但既是國立，就應當向國民負責，筆者個人也可以以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向中央研究院提此要求，何況筆者還代表許多本刊讀者的意見，如果中央研究院一定置之不理，也許還有下文。

中央研究院與國家社會幾乎完全脫節

其次，還有一項不解的，就是中央研究院成立已四十八年，集全國最優秀學者，據全國最高學術機構，在政府遷台後二十六年來我們國家遭逢驚濤駭浪，國將不國，凡我中華國民，上自故總統蔣公，今總統嚴公，以至海內外每一國民，無不殫精竭慮為國家生存而奮鬥，只不知中央研究院二十六年來作了甚麼對國計民生有關的事。筆者孤陋寡聞，就所知者只有剛逝世院士李先聞先生試驗改良稻種，十年前筆者參觀中央研究院時，李先生指玻璃房中一株野稻相告，此為剛交配成，全世界僅有的一株。三年之後，此稻種不僅增加台灣稻米產量，且惠及菲律賓於印度，此項成功，對國家，對世界皆是極大貢獻，可惜筆者所知者只此一事，此外中央研究院在自然科學方面尚有何種成就，中央研究院可否能舉出實例公佈，一如李先聞先生之改良稻種者尚有幾宗。

筆者對自然科學一無所知，未曾留心，也許中央研究院有更大成就，未曾聽說，因此，尚不敢就此一問題作武斷批評。但是，若就自己稍懂門徑的文學史學而言，中央研究院二十六年來實在交了白卷。至今日為止，海外能見到的仍是「史語所集刊」數十冊，雖然集刊中不乏佳作，但以目前而言，與時代已經脫節。許多老先生仍然埋首故紙堆中研究漢唐衣冠，宋明理學，這當然是學問，但這類學問與當前的國計民生，究有何補。

僅就歷史範圍而言，中央研究院可作的事也太多，抗戰八年，為我民族五千年來頭等大事，直至今日，仍無一部「抗戰史」出版，此事「史語所」應當仁不讓，挺身而出，集合全國優秀學者，偏著一部「抗戰全史」，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似乎不願想這類問題「集刊」所刊出文字，皆是只有頂尖專家才可以看得懂的文章，不僅逃避現實，也是人才浪費。我輩小民希望國家富強，早日光復大陸拯救同胞，就希望羣策羣力，任何一個政府部門都能發生作用，當然，在自由民主國家，人人皆可選擇其生活方式，自然也可以作隱士，但是社會可以有隱士，國家不可有「隱機構」，中央研究院已成隱機構，遺世而獨立。與國家社會完全脫了節，國民自然有權提出質問。

新選九名院士美國竟佔三分二

最後還有一點也要向中央研究院院長請教的，這次選出九位院士，只有三位在國內，又是六位在美國，何以院士要多選在外國的人士，中央研究院，顧名思義應當以在國內學者為主，此點還不完全關乎學術問題，因為院士在國內，對國內問題尚可有所裨益，現在大多數院士在國外，與國內脫節，即以本屆會議而論，由美國趕回台北開會的院士，總是眞正愛國之士，但是，這批院士去國日久，即使一年回國一次，住上十天半月，又能對本國事又多少了解，自然就難有所貢獻，至於等而下的不肯回國，卻又腳踏兩隻船或更低下乾脆一面倒者，更不值一談。

但無論院士人品高低不同，其久留國外者對國計民生甚少裨益，我們國家處於非常時期，需要發掘人士，共濟艱難，再亮的金字招牌，掛在外國，對我們沒有半點好處，往者已矣，今後選舉院士似應以國內為主，此次又選了六位在美的院士，與國內相較，恰為二比一，此一件事，使人感到有兩個問題，第一，目前在美院士比國內多，任何國家學術機構，有沒有研究人員在國外為外國研究的。第二，新選六位在美院士，希望院方能担保其立場，若是一旦當選院士，又去毛管區「認同」，則提名這位院士的人，就要負連帶責任了。這兩個問題，順便提出，也希望中研院錢院長能垂察。

最後更要向全體院士進一言。總統嚴公在茶會致詞說：「今日世局動盪，我們受國際姑息逆流與經濟情勢的衝擊，必須進擊挑戰，突破險阻，克服困難。在國內，我們正積極推展十項工程建設，開始實施六年經建計劃，不僅在經濟上獲致穩定的發展，而且在社會上形成蓬勃的氣象。因此必須羣策羣力，以期眾志成城，尤盼以高深學問之凝合，與卓越智慧之結晶，貫注於國家建設與國民生活，也就是要以研究的成果，帶動國家的進步，邁向富強康樂的境界，這是當今國家對知識份子的懇切召喚。」

這段話出自國家元首之口，更代表了全體國民的心聲，願院士諸君牢記在心。

論水滸傳中的農村與農民

王集叢

中共「批評水滸傳」，全由其政治情勢與需要來決定論點。當其鼓動作亂時，大肆宣傳「水滸傳」寫「農民問題」，其主題爲「農民起義」，讚揚宋江是「農民起義的傑出領袖」，有「組織天才」。在其內部發展，畏懼「投降路綫」時，則斷言所謂「農民起義」已被「出賣」，領導「出賣」者卽是有「組織天才」的宋江，指他走「投降路線」。其實「水滸傳」未特寫農民生活，更未見「農民鬥爭」或反抗行動。謂其寫農民問題、寫「農民起義」，顯然與實際內容不符，毫無事實根據，全是中共要拿它做政治運動的工具。

農村景象・農民意識

「水滸傳」在寫那些「好漢」的生活、遭遇過程中，多處提到「莊院」和「村莊」，這是農村所在。但小說的描寫是以「好漢」的際遇、個性、心情爲主，而未特寫農村景象，更未寫「農民意識」或「農民鬥爭」。所謂「鬥爭」必有對象，依共產黨的說法，「農民鬥爭」的對象是「地主」，是「剝削和統治階級」，而「水滸傳」中根本未見此「鬥爭」情況與場面。相反的，其中的人物，可稱爲「地主」者，與農民相處很和諧，對人多很善良。如第一回寫「破落戶子弟」高俅（毬）做了太尉，公報私讎，壓迫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王進被迫，同母親逃難，途中投宿史家莊。那位莊主太公可稱爲「地主」吧，「水滸傳」寫他爲人非常厚道，體驗「世上人」不能「頂着房屋走」，留他們住宿，並招待他們酒飯。王進老母「心痛病發」，太公很關切地安慰：「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五七日後，王母病好了。如此厚道的「地主」，是應該「鬥爭」的對象嗎？不，他是令人敬愛的長者。後來這位可敬的莊主太公死了，其子史進繼承家業。爲了防備少華山「強人」的騷擾，約請三四百史家莊戶到家中草地上「分齒坐下」，教莊客「把盞勸酒」。當時他們有這樣一段話：

守望相助・團結合作

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刧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囉唣。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作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

如此守望相助，團結合作，地主與農民何來「鬥爭」？

這部小說出現的村莊很多，晁蓋、宋江、吳用、柴進等首要人物，也是出自農村，原居住村莊。與他們敵對的民間力量，也是在農村，如祝家莊、曾頭市等。但包括這些村莊在內，作者的筆觸都是特寫其與梁山的往來關係，並未描畫農村的景象與農民的耕耘。因此大家看「水滸傳」，幾乎看不見農村景象，不能指出誰是農民典型。如果分析晁、宋、柴等人及與梁山敵對的村莊人事關係，卽莊客與莊主的關係，其情形和上述兩村莊差不多：彼此相處和諧，處處可見團結合作。以倫理爲基礎的中國農村社會幾千年來都是如此。農民和地主如親友，彼此互相關懷照顧，凡紅白喜事都有禮義表示。

階級鬥爭・爲民除害

所以說，中國農村雖有農民和地主，但根本無農民與地主的「階級鬥爭」。不但在「水滸傳」看不到這種「鬥爭」，在其他的古典文學作品與歷史記載也看不到這種「鬥爭」。無業遊民、流氓。如第六回寫花和尙魯智深由五台山到大相國寺見智清禪師，被派去管菜園。其中寫道：

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字門上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

李四」兩個頭目領導」，想一着一場鬧，一頓打頭來」，教魯智深服他們。魯智深識破其詭計，以高強的武藝，在「一場鬧」、「一頓打」中制服了他們。從此他們對魯智深佩服得五體投地，「情願伏侍」，事事聽命。像這樣「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雖出自農村，能謂其代表農民嗎？他們與魯智深的打鬥，能說是農民的「階級鬥爭」嗎？

十一回「汴京城楊志賣刀」，寫這個外號「青面獸」的「好漢」，窮困潦倒地汴京，沒有辦法，只好把祖上留下的一口「寶刀」，拿到「天漢州橋熱鬧地方去賣」。不料「破落戶潑皮牛二」前來，百般刁難，無理取鬧，楊志忍無可忍，把他殺了。「水滸傳」寫這場「鬥爭」經過，處處同情楊志，說他「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上梁山落草，「指望把一身好本事，邊庭上一槍一刀，博個封妻蔭子，也與祖宗爭口氣」。寫「破落戶潑皮牛二」，說他叫「沒毛大虫」，「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楊志在忍無可忍中殺了這「大虫」前往開封府自首時、街坊眾人都情願去爲他作證，都「歛些盤纏、湊些銀兩來與他送飯」到監獄裏，爲的是他爲「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當楊志在大家同情下被判「誤傷人命」，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充軍，「押上路」時，「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科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個公人一同到酒店，把出銀兩齎發兩位防送公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多麼濃厚的人情味啊！此事雖然發生在汴京，但當時是農業時代，社會組織以農民爲主，「潑皮牛二」與「街坊眾人」都直接間接與農民有關，而「水滸傳」的描寫雖然是站在客觀的、公眾的正義立場：並未偏袒農民或其他方面，這裏也看不出什麼農民問題，更無「階級鬥爭」的意味，其中心意識是客觀是非的顯示，「爲民除害」的讚美，是正義感的宣揚。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水滸傳」的人事紛爭，特別描寫「冤有頭，

提轄拳打鄭關西」，描寫魯智深救了金老父女，金老設法報答他的大恩。說到這老頭兒在魯智深不識字觀看捉拿他的榜文的危險情況下，把他「拖扯」出來，請到家裏。那報恩的心情，描寫得非常眞摯、生動。其中有這樣兩段：「魯提轄便和金老同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開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粧艷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夠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忘。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

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個婭嬛一面燒着火。老兒和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鷄、釀鵝、肥鮓，時新菓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台上放下三個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菓子嗄飯等物。婭嬛將銀酒壺熨上酒來。父女兩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掩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寫個紅紙牌兒，旦夕一柱香，父女兩個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

知恩報恩・善良人性

接着寫魯智深因金老女婿「大財主趙員外」的關係，在五台山出家，後又轉到大相國寺。這段知恩報恩的描寫，予人以極深刻的印象，發揚了善良的人性。

第一個「逼上梁山」的「好漢」豹子頭林冲，其遭遇和奮鬥的全部過程，可說是「恩」、「仇」思想感情的表轉，「報恩」、「報仇」的行動描寫。高俅爲了其「螟蛉子」「花花太歲」欲奪林冲「娘子」，用計用權百般陷害，想置之於死地，這是血海深仇。林冲永世不忘，讀者也同感憤慨。在這

參加陷害他的陰謀，被其發現，一刀殺死，人心大快。其中還有報恩的描寫。就是「酒生兒李小二」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問罪，又得林冲幫助救了他免送官司，林冲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齎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後來在滄州得一家酒店王姓主人招贅，繼承了這份「事業」。林冲刺配滄州時，與他夫妻相遇，聲聲叫「恩人」，慇懃照顧其生活。由於他們在酒店發現似有陰謀陷害林冲的情況，告訴「恩人」，林冲才免謀害，而報了冤仇。

階級意識・農民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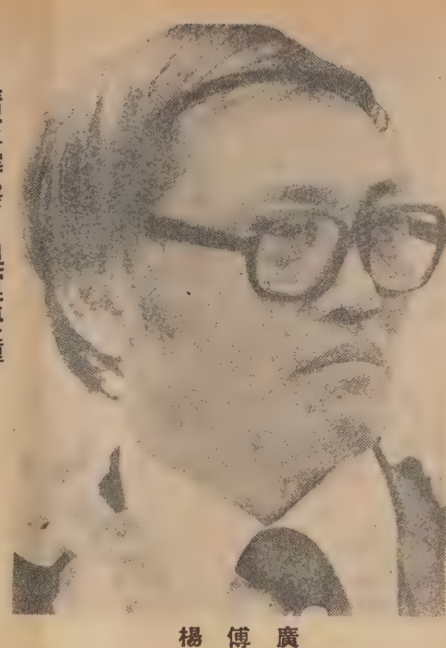
這些仇恨、恩德的描寫，全是個人關係的私情。以善惡觀點評論，人人皆知林冲和知恩報恩的李小二是善良的，值得同情，高俅和出賣友情的陸虞候是醜惡的、可恨的。這是普遍的人性共感，也是明辨是非善惡的公論，不是什麼「階級意識」，更與「農民鬥爭」無關。

許多「逼上梁山」或自願上山的「好漢」都有個人的仇怨關係。武松爲報兄仇殺嫂，殺王婆、殺西門慶，終於上山落草；李逵仇殺李鬼夫婦，石秀、楊雄以私人男女關係殺潘巧雲、裴如海，而上梁山；雷橫「逼上梁山」，是爲早「啣憤在心」，又見母親被打受侮辱，枷打白秀英報仇雪恨；宋江「潯陽樓」酒後塡詞，明白道出「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其報私仇之心完全表露出來。…：至於報恩的思想，除前述林冲、魯智深等人的有關情節外，在水泊梁山的「好漢」中，也有許多表現。

如有些「好漢」之援救，追隨宋江，就是由於曾經受了他的救濟，而圖「報恩」。第十九回寫晁蓋、吳用等上梁山，林冲火併王倫、讓他們得了「領導權」後，他們得意及思念「報恩」的情形躍然紙上。

奧林匹克的喪鐘（上）

楊傳廣



楊傳廣

晴天霹靂・奧運喪鐘

在我廿五年的運動生涯中，經歷了五屆世運會，從來沒有一次蒙特婁事件這樣讓我覺得憤怒及噁心。

蒙特婁不再是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城市，而只是一個醜陋的記號，它敲響了奧林匹克的喪鐘。

我有權利這樣指責，因爲我曾經是一名奧林匹克運會的運動員，在輝煌的競賽中，贏得十項運動的銀牌。

事實上，任何一名接受奧林匹克委員會邀請而準備全力以赴的選手，當它因政治干預而被阻止參加競賽時，都有權利這樣指責，因爲他們是傑出的運動員。

今天，這些選手們同我一樣的傷心，但我們更感到憤怒，國際奧委會的屈服，抹煞了我們四年的精力及血汗；它將使國際上所有傑出的運動員感到恥辱。

當時，我們正在洛杉磯作最後的訓練工作，田徑隊選手們的身心狀況都叫人滿意，可是，當這個消息傳來後，猶如晴天霹靂，大家都傻住了。

心蒙陰影・靜候音訊

紀政與我，都在極力安慰這些選手，告訴他們：這裏面可能有些小誤會；但是，我們兩人的心裏，也禁不住浮上一層陰影。

隔了一星期：就在七月三日那天我們證實了加拿大政府的乖張舉措，他們竟然公開表示，我國選手不能持用ID卡入境。所謂ID卡，是由蒙特婁奧運籌備會發給選手們作爲身分證明所用，任何一名選手只要持有ID卡，他就不須要經過簽證。

加拿大政府的這項宣佈，無疑是掀起黑色蒙特婁風波的第一張牌。使洛杉磯的所有選手們都大吃一驚。可是，我們隔了這樣遠，對於眞正的內幕實情，一點都不清楚，只能靜候音訊。

七月八日中午，我們的田徑隊終於得到消息，要我趕緊率隊進入加拿大。我們行色匆匆，偏偏受到航空公司的阻止——他們不能「違例」賣出機票。在進退不得下，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由紀政與我先行進入加拿大作準備工作。因爲我們都持有美國護照。

可是，這個決定也並不怎樣順利。七月九日在加拿大杜瓦機場時，我們兩人就遭到了困難；一名加拿大官員，兇悍地表示，我們不能入境，但是航空公司人員卻與他們理論。爭執一發生，我們就像

赴加闖關・義正詞嚴

幾名加拿大官員，仍然不肯放過我們，在爭執不休後，竟然把我們帶進一間辦公室內，像待囚徒似的進行盤問。

「你到加拿大幹甚麼？」

「參加奧運。」我說。

「你怎麼代表台灣？」

「因爲我是中國人，自然代表中華民國。」我反駁過去。

那名問話的官有點不高興：「可是，你怎能……」

我不等他的話說完，就大聲一吼：「我是中華民國代表團總教練，我來參加蒙特婁奧運會，你沒資格盤問我。」

對方碰了一鼻子灰，只有放行了，我們走出辦公室立即受到記者羣的包圍，在機場會議室舉行了一次記者會。我見到中華民國的一位記者，他是中國時報的李廣淮。我們的手緊緊地握住了。

這是一回合的勝利嗎？我覺得難過。

回憶往事・歷盡風霜

走出杜瓦機場，儘管蒙特婁的陽光十分艷麗，但是我們的心裏，卻有滿天陰霾的感覺。

我告訴紀政說，這將是一場硬仗，我們必須打起精神，因爲世人的眼光都投注在我們身上。

車子抵達奧運選手村時，服務人員愉快地出來迎接我們，其中一名工作人員玩笑地說：「歡迎你到黑色蒙特婁來。」

他們十分殷切，服務週到，禮貌有加。叫我們奇怪加拿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我才知道，這完全是杜魯多政府的背信，連他的人民都憤慨不已。因此，我們才受到特別親切的招待。

可是，在踏進選手村的一剎那，我的心抽痛起

佬大的選手村大廳，好像就剩下紀政和我兩人面面相覷，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一刻。她是總管理，我是總教練，而我們的「孩子」却遠在千里外的底特律焦慮，老天，這是怎麼樣的一場奧林匹克運動會！

我們太累了，分別到自己的宿舍，我住的是U一三一號房。一進房間，我往床上一躺，眼睛却睜得老大，我想起了墨爾砵、羅馬、東京、墨西哥及慕尼黑，這些我曾經歷過的風雲際會場合，禁不住紅起眼眶。

我開始懷疑：「奧林匹克」是不是已經衰老了，逐漸在走向死亡？

我們住進選手村後，立即與代表團的先頭部隊保持聯繫。當時在蒙特婁奧運村的有我國奧運會代表團總幹事湯銘新、英文秘書袁愈光、及帆船隊隊長薛國航。薛國航當天就同我一起住U一三一號寢室。

他們三人在蒙特婁已經一個多星期了，爲整個代表團的抵達作準備，成天忙得團團轉，誰也想不到處境會這樣艱苦，看起來就像在打一場游擊戰。

湯銘新告訴我說：雖然加拿大宣稱禁止台灣選手入境參加比賽，但是他們三人開始的時候並未受

紀　政

一直是警衛森嚴。

加國政府・居心險惡

而我和紀政抵達後，加拿大翻臉了，竟揚言趕我們所有人離開。薛國航十分惱火，他說：我們參加競賽的運動項目，是所有世界單項運動協會一直承認的，他們現在怎可以任加改變？

這些話都是我們前往奧運村辦公室前彼此交談的，當我和紀政到了奧運村辦公室時，見到辦公室門上有一塊牌子，寫着「中華民國」，我看了看，心裏稍感安慰，至少，我們還堅守陣地，並未被擊敗。

只是，當時大家的情緒都很激昂，紀政一直嚷着：「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有時也喊一聲：「太可怕了！」

可是，冷靜想想，加拿大政府這種做法，是甚麼用意？很顯然這其中隱藏着一個大陰謀，他們刁難中華民國的選手，只不過是一個開端，往後一定還有更叫人難以忍受的情況出現。

因此，我告訴他們，我們必須隨時提高警覺，以免第一拳就被人家擊倒。

談判交涉的工作，我和紀政都沾不到邊，薛國航老遠從京斯頓趕來，甚至遷進蒙特婁選手村內，是爲了方便參加「戰鬥」，他的外文很好，文章也寫得流利，有關交涉的文案工作，自然就落到他的頭上。

加入戰鬥・展開反擊

在談判期間，能夠反擊總是好的。他們幹得虎虎生風。反而使我和紀政插不上手。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辦法湊進去，各國採訪奧運的記者，都把目光對準我們兩人。緊迫釘人，絲毫不肯放鬆。起先，我們兩人都有點受不了這種壓力；隨後考慮一下，如果能利用這些記者的筆，吼出我們抗議之聲，

？於是，我們兩人加進了戰鬥圈；對於各國、各通訊社記者來者不拒，整天忙着與他們周旋。

儘管這樣奮戰，但在奧運村裏，我們有種被隔絕的感覺，外界發生的任何事情，我們都不甚了解。反而要從來訪的記者嘴裏探知一二。

我們一直担心停留在底特律的那些「孩子們」。我怕他們承受不了這個打擊。畢竟他們和我不同。我是奧運會的老兵。如果連我這個老兵都覺得有點承受不起，那麼這些「孩子們」怎麼辦？

外國記者的問題通常都十分大胆及單刀直入，有時聽了雖然不愉快，但却是表達心中感覺的最好機會。

我告訴這位記者：「奧林匹克是選手的奧運。而非政治奧運，誰都知道蒙特婁事件是誰居中搗鬼。杜魯多如果不懂奧林匹克的意義，他大好請教任何運動員。」

所處境遇・廣獲同情

記者們都笑了，我實在忍不住，就出口罵杜魯多是一名「懦夫」。他居然敢厚着臉皮公開宣稱蒙特婁奧運會是政治奧運，那麼豈不表示他的政府的確向中共俯首稱臣？

在短短兩天內，每一次訪問都惹得我一肚子氣，雖然各國的採訪奧運記者們都十分同情我們的境遇，可是一旦提到有關問題，我就禁不住要發火。

爲甚麼加拿大要在最後一段時間提出這種背信要求？爲甚麼他們不在一年或兩年前表明立場？爲甚麼他們還要發給我們邀請帖及ID卡？這一連串「爲甚麼」連結起來，不正是告訴我們，蒙特婁是個陷阱，是個卑鄙齷齪的大陰謀家嗎？

有一位記者告訴我，中共正有一個代表團前來蒙特婁談判，他問我的看法怎麼樣？

我說：去他的！

在選手村內，日子十分難過，但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事實上，村裏無論是服務人員抑或其他國家的選手，他們都不錯，大家相處得很愉快；話題也多半放在我們的代表團身上。

卡達及其拍檔孟德爾

陶百川

時勢造英雄．非吳下阿蒙

本年二月，卡達參加第一次預選時尚是一個「吳下阿蒙」，何以就能被人「刮目相看」呢？我前指出四種因素：「勤奮過人」，「笑臉迎人」，「政績動人」和「中庸悅人」。凡此都是他的政治資本，已為他賺得了大批利潤。但我現在發現另一更重大的因素——「時勢逼人」。這就是古諺所謂「時勢造英雄」。



卡達和孟德爾夫婦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接受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演說後，舉手答謝大會的歡呼。

這個道理，中外同信。我尤喜愛歐陽修的五代史伶官傳序，它開宗明義，就指出：「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推）原（後唐）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這是說，「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

卡達誠不失是一個英雄，但如果在一九六八年或一九七二年越戰困人全國騷然的時代，他的勤奮、笑臉、（州長的）政績和中庸（之道），便起不了大政治作用，他休想問鼎白宮！但是現當越戰之後，人心厭戰而望治，所以一般人不喜歡反對低盪的賈克遜參議員，甚至對朗奴列根那些保護巴拿河運河主權和維持羅德西亞秩

以伯有。

尤其在水門事件之後，一般人對總統的權力和官員的操守，深表懷疑。甚至連詹森總統的「大社會」政策，因它花錢太多，促使通貨膨脹，福利太厚，誘導好逸惡勢，而也深具戒心。

南部工業化．北人不能專美

對於行政機關的管制及其繁瑣的法令規章以及疊床架屋的機構和冗員，一般美國人，他們習慣於個人主義、地方自治和簡樸生活，都希望新總統能把他們從那些束縛和困擾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自由自在，自發自動。說也奇怪，他們也不要政府大有作為，因為這將增加他們的稅負和侵越他們的藩籬。這些心理未必合理，但抱有這種想法和願望的人竟佔選民百分之五十九。

還有，自從南北戰爭以來，白宮多半是北方人的天下，威爾森總統不是純粹的南方人，詹森總統的故鄉，也祇在南部的邊緣。近來難得出了華萊士州長，名揚全國，但四年前不幸為暴徒所槍傷。可是南部現已工業化，非復吳下阿蒙，北方人不能專美於前了。

卡達具備適應和利用特質

面對這種時勢，卡達這個南方人比較其他競選人具備更多的適應和利用的特質。例如：

他沒有在華府担任過任何職務，可以自詡沒有受到華府的政治污染，也沒有受着華府的人事牽累或人情債務，而可望能夠清明在躬，放手改革。

當福特總統指摘他缺乏政治經驗時，他就可以這樣反唇相譏：「福特在華府二十多年，我們今天的不幸，就是他們所攪出來的。你們可把你們的苦水都吐向福特」。

又如：他在政治舞台上乃是一個十足的新腳色，大家不認識他的廬山真面目，也不知道他葫蘆中究竟盛的什麼藥。有如一張白紙，他愛畫什麼就可畫上什麼。於是他就充分利用這個特質，儘說些大家喜歡的話。什麼愛呀，同情呀，道德呀，「我絕對不會對你們說謊」，「我寧願不做總統，也不會欺騙你們」。至於許多具體的難題，他總是儘量迴避或閃爍其辭，使人捉不到可以攻擊他的話柄。

發揮了這些特質，並輔之以充分的準備和高明的技巧，卡達乃能在三十州

卡達接受嚴格考驗

但在代表大會中他也受到了嚴格的考驗：第一，他對民主黨政綱的態度如何？第二，他將提何人做副總統？對這二者，他不可能再迴避或再閃爍了。撥雲霧而見天日，這二者將展示出他葫蘆中的藥以及卡達（如果他當選總統）政權的廬山眞面目。

這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新政綱，在內政方面承襲羅斯福總統以來各次政綱的精神，例如要把失業人數從目前的百分之七減為百分之三，實施聯邦政府全面性的健康保險，保證個人都有相當的收入，減少國防預算。但其中精簡政府機構乃是基於卡達的要求。

魯斯夫人昨撰一文，題為「傑美上帝！」指出這些「你們各人都有一份」的支票，將來怎樣兌現呢？當然祇有增稅。如果稅不能增或增了仍感不足，那些支票就成空頭。她說：「但願卡達接受提名的許多快樂諾言，祇是競選文章而已！否則我們大家趕緊祈禱吧！」

孟德爾是十足的自由派

其次卡達的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孟德爾相反，乃是自由派的寵兒。

申請作卡達的競選夥伴者說：「我們的觀點完全一致，即使對那些未作承諾的問題，我們也無歧見，所以本人是最理想的人選。」

他現年四十八歲。一九六四年韓福瑞參議員出任副總統後，他以明尼蘇達州的檢察長接任遺缺，以後連選連任，直到現在。

他的政治抱負，與韓福瑞一樣的大和熱中。一九七四年一月

慣競選途中「假日旅館」的勞頓生活。

也與韓福瑞一樣，甚或過之，他是十足的自由派。我曾在「春雲初展」中引證他一九七三年的國會投票紀錄，以與甘迺迪參議員（自由派主將）比較。保守派的ACA，給甘的分數僅四分，給他也是四分，代表工會的COPE，給甘九十一分，給他九十分，自由派的ADA給甘九十分，給他九十五分，高居參議院首席。

那年孟德爾曾在外交季刊強調美國必須改善人民生活方能減少孤立傾向。他說：「如果我們能重訂外交政策，使其不獨關心戰略地位和政治影響，而也重視通貨膨脹，經濟安全。工作機會和社會成長，並把這些基本問題作為政治關鍵，我預料對於領導世界的責任，美國人可能會予以一致的同意和支持……而且願像過去那樣接受長期的犧牲，以期獲得長期的成就。所以面對經濟的危機，（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成為內政政策的另一手段的延長」。這是自由派的正宗理論。

這個相當急進的政綱和搭檔，與卡達在預選中所展示的形象和精神，當然有點格格不入。但是自由派在民主黨居於極重要的地位，卡達絕對少不了它。鑒於羅斯福、杜魯門、甘迺迪和詹森總統等的勝利，它們（那樣的政綱和搭檔）對卡達將是一個正數而非負數。可是共和黨卻因而受了鼓舞，認為那個轉變違反時勢和民意，將為福特或列根的十一月大選增加勝利的公算。

共和黨不如民主黨

民主黨開了四天大會，我也看了四天電視，我發現大會對卡達的支持並不十分熱烈。

第一，中央黨部要求布朗和尤道讓賢，俾卡達可以全票當選，但為二人所拒絕，結果各分去了三百餘票。

第二，卡達和孟德爾先後登台演說，接受提名，卡達的風采言論都不如孟，所受的歡迎程度，也不及孟。二人政見差距太大，個性都很堅強，能否協和，頗難樂觀。

第三，這次黑人風頭太健，惹起白人側目，因為兩人代表全體致開幕詞，其中一人便是黑人，三人担任提名，也有黑人，閉幕時領導祈禱的又是黑人。

第四，甘迺迪參議員到會僅一次，而且不肯登台致辭。全國總工會會長閔尼也破例沒有出席大會。

可是共和黨的情形，則更不如民主黨。該黨全部預選昨已結束，福特所得，與當選最低票額（一千一百三十票）尚差三十二票，列根尚差六十八票，雙方正在互爭九十九張中立票，較鷸蚌相爭尤為激烈。但鑒於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總統在極度失望中終於擊敗了勝算在握的杜威，共和黨現在仍抱最後勝利的信心。

（寄自美國）

基辛格又 和平招式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上月在西雅圖發表演說，強調亞洲地位重要，聲言美國決心維護盟邦獨立，信守所作條約承諾。這是最近一年多來基辛格針對亞洲發表重要政策的第一次，我們當然不作尋常觀。

首先，我們要指出，自從去年四月印支三邦整個淪入鐵幕，這一年多來，多數自由亞洲人的評估，美國政府對於這個地區，縱非完全撤退，也將無所作爲。在這期間，美國政府自福特總統以下，雖然也曾經說過諸如將亞洲盟邦信守條約承諾之類的話，但由於傳說美國行將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及華盛頓願與河內共黨政權從事往還，大家在心理上就冷了一大截。因之，在多數亞洲自由人對美國政府如此失望之際，如今基辛格能發表這樣一次專對亞洲的政策性演說，自然值得重視。

誠然，基辛格在演說中，提出了「亞洲和平是全球和平的關鍵」這個基本論點，這反映出總統蔣公生前說過的「現在世界的局勢重心在亞洲，亞洲的重心在中國」論斷的高瞻遠矚。而他以「上一代的美國人曾在亞洲經歷三次重要的戰爭」爲証，指陳「我們已由痛苦的經驗，了解到我們自己的安全與幸福乃繫於太平洋的和平；而且，除非我們主動的參與，和平無法維持。」似乎顯得他在演說中宣稱的今後美國亞洲政策，決心維護盟邦獨立，信守所作條約承諾，並非外交詞令，而是由衷之言，他所稱「美國主動的參與」，也非消極的否認撤退，而是積極的表明介入。

不過，我們仍得要問，基辛格所用的「和平」一詞，究作何解？因爲果如他在這次演說中所提出的：美國與韓國、韓共、中共舉行四邊會議以說服平壤不再南侵，就算達成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美國支持泰、馬、印尼等國家獨立以對抗河內威脅，就算達成了東南亞的和平。則這種苟安式的和平，那裏說得上是眞正的和平，亦即永久的和平？歷史紀錄明白的告訴我們，韓戰而後有基辛格所認同的當前「朝鮮半島可能再度爆發武裝衝突」，越戰而後有基辛格所認同的當前河內共黨「潛在威脅」，足証苟安式的和平，絕難達成眞正的和平，亦即永久的和平。

準是以論基辛格這次演說所表明的美國政府對中共的政策，一則曰：「減輕與北京政權間緊張關係的程序，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二則曰：「我們決心繼續朝着使我們之間『關係正常化』的方向努力，以求符合『上海公報』的原則。」我們姑不論中共決不可能如基辛格希望的：「如果要此一微妙和複雜的關係加強，中共也必須考慮到我們的顧慮和困難。」如此亦即顯示美國追求的所謂以求符合「上海公報」原則的「關係正常化」，只是一廂情願。而且即令美毛關係如現行的繼續下去，任令中國大陸八億人民永被奴役，任令中共政權「造世界之反」，這能算是亞洲和平了嗎？世界和平了嗎？

因之，我們期待於基辛格國務卿和美國政府者，既然確認「亞洲和平的關鍵」，則凜於亞洲和平所以不可得的歷史慘痛教訓，至少先要將「和平」這一個名詞的定義說明白，講清楚。否則的話，由於對「和平」兩字的解釋不同，基辛格這次這篇針對亞洲的政策性演說，其最動人的兩句話：「需要我們支持的盟友，將發現我們的友誼是不變的；考驗我們決心的敵人，也將發現我們是不屈不撓的」，就不足以取信盟友，同樣不足以嚇阻敵人了。



去年九月亞洲田徑賽結束後，我從台北再度飛往美國，在飛機上，我的心情是又感動又沉重。感動的是國內同胞對我的關心與希望：沉重的是我能不能在廿一屆蒙特利爾奧運會中為國爭光，不負同胞的期望。

威斯康辛的校園很大，運動設備也很完備，學校開學後，我的生活就單調得可憐，上課、學語言、和練習是我一天的三部曲，我沒有時間顧及其他的事。假日，我會消磨在運動場上，當心情最苦悶時，我只有上姊姊家走一趟。我時時警告自己，廿一屆奧運就在眼前，我不能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

希望能有突出表現

參加奧運，是每個選手夢寐以求的。當然，我不能說我一定可以在奧運中獲得獎牌，但是我希望我能與世界各國的好手一爭短長，我希望我能再度打破我自己的成績，能夠更求精進。國人的希望寄託在我身上，而國家則寄望我們的選手，能在蒙特利爾奧運會上，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現。

五月十九日，我國參加奧運的田徑代表隊來到了美國，他們停留在舊金山三天，就抵達洛杉磯，我也就急忙地向學校辦妥請假的手續，然後到洛杉磯與他們會合。這以後的一個半月的時間中，在總教練楊傳廣，總管理紀政的安排下，我們參加了洛杉磯附近大小市鎮的田徑比賽，我們就以比賽練習的方式來鍛鍊我們的體能，磨練我們的技術。希望在奧運會時，我們的體力與技術都達到最高峯。

我們變成新聞人物

我們住在聖雷吉斯汽車旅館，在威夏爾大道，離洛杉磯加州大學不算遠，我們每天上下午二次的練習就在這所大學。眼看奧運就迫在眉睫，我們也就加倍秣馬厲兵，可是就是這個時候，傳出了加拿大有意阻撓我們入境的消息，我們都有些担心，可是總教練告訴我們，在國內集訓的選手及職員們，已有一些提前住進選手村，其餘的選手們也仍將照原計劃八日到美與我們會合。

突然地，我們成了新聞人物，不少的電視、報紙記者到我們練習的場所——加州大學來訪問我們，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堅持到底，我們要不斷地練習直到奧運開始，我們是不斷地在練習，不敢鬆懈，可是我們的戰情愈來愈沉重，我們天天除了練習之外，就留在旅館中，我們自己動手作飯，沒有一個隊員希望出去逛逛的，戴世然有個四五年未見面的妹妹住在東岸，她不斷地打電話來要來看他，却被戴世然婉拒了，他是怕招待妹妹而影響了練習。

奧運精神已經死去

十一日，我們聽說國際奧會向加拿大低頭，我們都氣極了，許多留學生氣憤填膺，計劃至加拿大領事館示威，他們租了一口棺材（棺材店老板不願收費），在上面放了「奧運精神」的字樣，前往加拿大總領事館前示威，圍觀的路人都感嘆：「奧林匹克精神已經死去了。」

洛城人們對我們非常關心，一家威赫爾商店，看到中華團員時，都自動減價。一家洛克兄弟體育用品社聽到加拿大這樣無理取鬧的消息後，立刻送我們田徑隊每人兩套內、外運動服，鮮明的國旗嵌在襯衣及外套上，他們是用心良苦。

十五日杜魯多有多少讓步，我們都興奮起來。可是最後他仍然強橫地不讓我們使用國號，為了維護國家尊嚴，我們宣布退出本屆奧運，消息傳來，我們都哭了，那麼多日子的苦練，希望却成了泡影，男選手們捶胸頓足，大罵杜魯多，女選手們哭作一團。

整裝回國心痛如絞

宋時選和邱創煥兩位先生特別來到美國慰問我們，他們也帶來了國內同胞的關懷。年紀輕的水心蓓、黃秋錦問我：「李姐，今後你要作甚麼？」我告訴她們：「我仍然要跑，這屆參加不成，還有下屆奧運，我要跑到我不能跑的那天，我現在絕不會放棄。」

十七日晚間，我們整理行裝，準備返國，電視上却正播出蒙特利爾奧運開幕典禮實況，看見各國選手在樂聲中，持着國旗繞場，我們心痛如刀絞，戴世然氣憤地說：「杜魯多，你等着瞧吧，此仇不報非君子。」我流着淚在心中呼道：「我們的國家啊，你必須強盛起來！」



人性與性慾的改變

向晚

前次「談人的改變」一稿，意未盡，今續之。這問題自古先聖先賢早就注意，即性之善惡。有主張人性善，如儒家孟子，中國學者多宗之。有的主張人性惡，如西方霍布斯、尼采、達爾文、馬克思之流人是。

性善性惡又有先天說與後天說。人若是先天就性惡，那是絕對無法改變的，犯罪坐牢，放出後仍還犯罪。政府若對這種人講人道，對一般大眾就是不人道。若是後天的，那就比較容易改變。

使用何方式改變呢？照現在說，有兩種方式：一是道德重整方式：（一）先教你了解四大絕對道德標準，絕對的誠實、純潔、無私和仁愛。（二）怎樣開始？先默想，靜聽上帝的啟示即天理、良知。（三）用筆把它寫下來，不管對與不對，皆照實寫下來。（四）然後與同道交換誦讀，對的不必說，如有不對的，就把它盡除。每日早晚做此功夫，日久自然不對的錯誤必逐漸減少。按這種改變方式，並非一定是外來的，我宋代理學家早已為此實行，即「功過格」。布克曼住居中國很久，牯嶺、曲阜皆生活過，且與孫中山先生為好友，他對中國儒家、理學家必有深刻認識。

另一種方式，即共黨的強迫「洗腦」。他們的方式，是把馬克思主義，用組織力量，強迫灌輸人的腦裏，不管你願意與否，常年一直灌輸下去。

以上兩種改變方式，究竟何者正確？何者錯誤？這要看以下事實；（一）道德重整能夠改變了西方多數大資本家，如美國約翰・諾威爾、荷蘭赫爾曼・享增、法國羅拔・梯爾基、美國易格・加爾威、詹姆斯・林肯、加拿大西西爾・莫埋遜以及美國福特汽車公司、荷蘭飛利浦電子公司等。（二）它不僅改變了資本家，更能改變各國馬克思主義者，如挪威共黨創始人波吉赫、英國全國碼頭工會主席湯姆・基普、德國魯爾巴煤礦工會主席布雷德克（此人曾到過香港）、及另一領袖克羅斯基（具有二十五年黨齡）、西德共黨書記貝奈斯、丹麥共黨領袖愛智・汗慈、巴西聖多斯港共黨書記希爾瓦、美國全國工業組織會議副主席約翰賴富、美國社會主義運動國際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等。（以上資本家、共產黨鉅頭如何改變的詳情，可參李毓田著「到光明之路」第五第六章亞洲出版社民國四十四年十月版）。

兩種改變方式，何以一者能成功？一種澈底失敗呢？原因很簡單，即一種是憑藉人性、天理、絕對真理；一種則完全相反。進一步說，道德重整作風，是根據四大道德標準，認真執行，說與作合一，絕無半點虛假。例如凡到柯峯開會的人物，眞是不分種族、階級、國家，絕對一律平等待遇，有之也只是依照年齡，職位而已，如國家領袖或年高學人，自然比年輕的低級職位的工人、學生住房，這是合情合理的。但到莫斯科出席會議的人則不然，第一先按種族決定，先到的有色人所住較優房屋，必須要讓與後來的白人，其他更不必說了。其次，莫斯科對到會的人，宣傳與事實全不兌現，宣傳是一套，事實上又是一套，故世界許多共產黨員，明瞭內中眞相後，不再相信共黨，而紛紛到柯峯出席，成為道德重整嘉賓。因此莫斯科電台過去數年來，一直大力抨擊道德重整，甚至污蔑他們與納粹勾結，但一經揭穿莫斯科是如何造謠後，愈發使人明白共黨宣傳，完全是揑造，不值半文。故近幾年來，非洲、南美洲對共產黨熱心，遂一落千丈、害人者實是自受其自己。

此外，尙有一過去道學家所不屑於談的問題，即男女性關係。現今西方官方，尤其是北歐，利用報刊、電台大力宣傳「性解放」，本港也在受影响，政府竟正式宣傳「性教育」，故我們不能再緘默不談了。

孔子說過：「食色性也」，足証這是人的本性，人人皆有。不過只說此一句，不屑於細說。西方人不然，奧國性心理學家弗洛耶德，却寫了一大本書「性心理學」，把性說成比馬克思的「資本論」更重要，以為人事間性可以支配一切。我春秋戰國時代，有許多戰爭，有許多却是因男女關係而起。西方過去戰爭也是一樣，法國大仲馬有一本小說，就指明某次英法戰爭，是為女色而起的。

從西方報刊看，我只以為同性戀，只是西方人的特有醜行，但細想想中國古人「斷袖」、「分桃」故事以及明清人的「相公」、「歌童」之類豈不是一樣嗎。不過不像西方人那樣張明犀利而已。故性的改變（改造），是絕對必要的。

西方人把性的問題，視爲如食同等重要，大嚷「性解放」、「性教育」，共黨且利用女色做間諜，利用青年男女關係，招收黨徒。所以搞得社會大亂，許多罪惡，多半與性有關。西方與共黨大力主張「性解放」、「性教育」，正是火上加油，愈宣傳火災愈擴大，似那把整個人類用慾火燒死不可。

那麼，道德重整對此問題有何對策呢？有：（一）他們根據「絕對的純潔」，當然是絕對反對「性解放」的，但也不是絕對禁慾。布克曼的方式是與儒家相同，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動」的節慾而非禁慾。他們那派人，也有獨身者，永不結婚，結婚的也只在以生育爲目的，既孕即不再行房事，人只要「勿視」、「勿動」，便不會起色心。俗語云：「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這眞是千古至理名言。這種思想正與共黨宗旨相反，他們鼓勵「一杯水」，反對孝順父母，能說不是相反嗎？今日世紀，是西方文化世界，西方文化大唱「性解放」，而漠視倫理教育，故造成如此無人倫社會，兒女不孝，家不成爲家。

總之，這個世界非從頭改造不可，如何改造呢？就是首先要改變人，當然包括性問題在內。

註：柯峯英文CAUX在瑞士一高山山嶺，是世界道德會總會所，每年夏召開世界大會，川流不息，亘四五月之久。

談海外的民族文化觀

霍雲霄

有一位去國四十多年的老先生，最近回到香港來探親，我有機會與他作幾次聚首，聽他講一點去國的體驗，他說出國到南美去時是二十歲，中學還未畢業。當時是做餐室夥記，後來自己做老板，做了老板後，才有較多時間專修中文，學習中國歷史、文化。我很詫異，一個生意人在異國學習中國文化歷史，那是學來不會有機會運用的，可是他爲甚麼要學？老先生於是說起一段往事，他說有一次參加一個旅行團環遊世界，途中與一個猶太人成爲摯友，他回憶說：那次在日本，因爲打風，我們便留在旅館中長談了整一天，我說猶太人與白種人本來沒有甚麼分別，但爲甚麼民族觀念這麼樣強，難以與別人同化。當時猶太朋友笑道：不是猶太人不容易與別人同化，而是別人不容易與猶太同化，一個人在流落異鄉，受人歧視，能夠忍受屈辱而振作的原因，必須依靠精神因素，那精神因素可以稱爲自尊心。然而自尊心並不是空調存在的，它必須依靠某些與自己生命力無法割斷的血緣關係的東西給持守着才能存在，這東西就是民族文化歷史觀念了。猶太人二千多年到處流浪中給驅逐、歧視、侮辱中能繼續生存和發展，就得力於民族文化精神的存在。老先生談到這裏說：由于那一次談話，使我慢慢想起在海外的中國人，有些人成就很大，本身有很多財富，有些成了博士在榮衒界享有盛名，可是他們有時仍覺得忽忽然有所失，覺得很孤獨，於是我才想起、民族文化歷史這東西，的確是可以找回自尊心的寶藏。

老先生現在退休了，他說：他自己設有一間中文學校，經費由自己支持，教師全是義務的，雖然學生不多，海外中國人下一代，對中文不大熱心，但他並不灰心。他說：就像我年輕時一樣，將來他們長大了，發覺一個人即使有多大成就而沒有自尊心時，他們也會像現在的我一樣，因此，他對中國海外的下一代仍然是有信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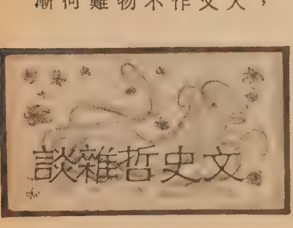
聽老先生談了一大段海外掌故之後，我不禁問說：雖然如此，但民族文化這東西，也會有它的害處，譬如它可以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藩籬，造成狹隘小圈子觀念。老先生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說：不但沒有害處，反而更有益處，因爲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他會懂得自愛、謙虛，忍耐、一個人在不靠勢力而能獲得別人尊敬的方法，除了用高尚行爲與崇高精神向別人証明出自己之外，別的方法是沒有的。

也許因爲我長期生活在香港，這個社會本來是中國人的社會，所以對于民族歷史文化的愛可以保持自己的自尊心，這種事我是可以理解而沒法想像那種感受是怎麼樣的。

不過我不得不承認，任何一個人被客觀環境孤立時，這個人要尋求向別人認同而不幸被排斥，那時他要長期無法逃避的忍受孤獨，他最好必有一項精神武器來作爲持守的憑藉，才能在被孤立中保持情緒長期的穩定。這種精神武器不一定是民族歷史文化，我想宗教信仰也有同樣功效的。

不過眞正的民族文化並不是古董或僵化的東西。它應該是活着的，它的存在作用，不只是爲了維持某些人的自尊心，維持某些人的自我陶醉，如果它的作用只是如此，那是十分消極的。

眞正的民族文化，它應該是可以對別人有影響作用的，它更可以發展成對全人類的抱負，並且它並不是對別人有排斥作用的，而應該是兼收並蓄，不斷吸收新的營養而壯大起來的。因此熱愛我們文化的海外同胞，他們所作的不應只限於保守，應不斷發展，任何良好的事物如果只有保守作用，則難有發展作用，不論你如何積極保守它，也難免漸漸衰退的。



弱國無外交

華夏子

自從外交情勢出現逆境以來，國府在國際間各種會議可以說是受盡委曲，因此，不少人悲憤的感慨「弱國無外交！」近日奧運會中，國府又受到加拿大政府惡意打擊，不少憂時之士又在感傷「弱國無外交」了。

事實上，這句話是有語病的，什麼叫弱國？地方小就叫弱國嗎？那以色列更應該叫弱國了，然而前一陣烏干達搶救人質一戰既漂亮又過癮，識者莫不盛讚「有種！」比起福特政府搶救美國商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小小的以色列雖然飽受挫折，但是未被視爲弱者，這說明了自己是否爭氣才是關鍵，牛衣對泣，自嘆命苦都不是辦法了。

再說，什麼叫外交？形式上的承認就叫外交嗎？承認多的國家就叫強國嗎？那麼，越南亡國當天尚有近七十國承認；何以照亡不誤？而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沒有一國承認，只築五百步槍豈不更是弱者之尤了？事實證明却剛好相反，靠著自立自強，我們全力以赴，不旋踵即統一全國，立刻贏得全球一致重視！這說明，國際舞台是個很勢利的舞台，面對這冷酷事實我們見怪不怪，時時提醒自己前途只有建築在自己爭氣上，不能建築在別人施捨性的同情上。

世態炎涼，自古皆然，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明恥教戰，咬緊牙關全力奮鬥！

今年初饒大衛教授來台訪問演講時，曾舉英國在二次大戰的孤軍奮戰爲例建議國府作參考，英國那時面臨希特勒不分晝夜的疲勞轟炸，其他盟國最初都還袖手旁觀，尤其美國起初堅持孤立主義，完全置之不顧，但是，英國畢竟挺下來了，不但挺下來了，而且終於戰勝暴政，贏得舉世刮目相看，它以小小的英倫三島——比台灣大不了多少，是憑藉什麼力量？尤其甚者，以它小小的三島在前幾世紀它竟能雄霸天下，作到「日不落國」，它憑着什麼？若只從面積與人口看，它照樣是「弱國」，憑什麼竟然如此光輝？

一言以蔽之，是「每一個人都盡其責任！」人人都固守崗位，全力發揮生命的光與熱，縱然個人力量有限，但只要每一個火柴都全力燃燒自己，就能大放光明，照亮黑暗時代！英國海軍大將納爾遜在殉職前最後遺言：「英國盼望每個人都盡其責任！」道理就在這裏，人人都盡其責任，不論職位高低，人人全力以赴，這正是最實在最中肯的救國之道。

以色列亦復如此，數年前當筆者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時，認識一位指導教授底下兩名研究生，一爲以色列人，一爲埃及人，當六日戰爭剛爆發時，雙方都向全球自己國人呼籲動員，指導教授問兩位回不回去，以色列人回答已經打好行李正來辭行，埃及人却說：「少我一人有何關係！」當時那指導教授已慨然預言：「以色列一定打勝戰。」

此中發人深省之處眞是不一而足，以色列沒有以雙重國籍爲榮的論調，沒有千方百計以綠卡來安身立命的風氣，即使是女孩子，也以英姿勃發爲時尚，人人要在軍事訓練中，鍛練成國家棟樑，不是在一大堆脂粉氣與化裝術下嬌生慣養、作個軟骨女子。

蔣百里早有名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相違者弱，相背者亡。」國家弱不弱，要看它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是否一致，看它是否能明恥教戰，而絕不是看面積與人口多少，此所以小以色列可以卓然獨立，而偌大羅馬却毀於腐化！

地方小，不足懼，受欺負，不足懼，最怕是歌台舞榭腐蝕人心，「誤把台北作南京」，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該是更加覺醒與奮發的時候了。

論「蘇俄在中國」於何地？

在「華府北京、台北蘇聯」和「再談『台蘇勾結』問題」兩篇，王延芝以其如椽（笨重貌）之筆與如炬（閃爍貌）之眼，指出：台北如有「勾蘇需要」即無「勾蘇可能」，如有「勾蘇可能」即無「勾蘇需要」，並析論美蘇對這問題的若干考慮因素；可是還沒有歸結至正題：何以台北不會作未雨綢繆之計而及時勾蘇。本篇試圖站在台北決策者的主觀立場，分析若干因素，以說明台北當局并不打算，并著述「蘇俄在中國」這本書，作爲後人殷鑒與圭臬。在這情形下，台北決策者怎能將這國策與名著藏之名山？怎能將「反共抗俄」一變而爲「聯俄反共」？怎能讓自己的決策成爲「蘇俄在中國」續集的史料？

寧做鄭成功．不做石敬塘

第二個要考慮的因素是：如果反共復國大業進行不順利，那麼將來是做「第二個鄭成功」呢，還是做「第二個石敬塘」呢？

這答案自然是：寧做鄭成功，不

抱，只是一個「義子」，豈能受到尊重？

有人也許設想，台北如勾蘇，則雙方關係與前一段時期與華府關係差不多。但是，蘇聯與美國有本質上的不同。美國的霸業頗有王道精神，是一個「宋襄爲體、齊桓爲用」的霸主；蘇聯的霸業頗有韃靼精神，是一個以「彼得大帝爲體、秦始皇帝爲用」的霸主。美國如協助台北覆滅中共，不會霸佔中國土地；蘇聯如與台北合作覆滅中共，豈肯空手而回？

先解決台灣問題，而在戰畧上也將會努力加強福建前線；即使不先發制人進攻台灣，也會在對蘇戰爭爆發之時拼命突擊台澎的蘇軍及國軍基地。

換言之，台北如不勾蘇，就不致於在中共解決對蘇問題之前遭受中共攻擊，如果勾蘇則反而惹火上身。有蘇軍協防，反而比無外軍協防更加危險。

外交花招不會成外交路綫

第四個要考慮的因素是：如進行勾蘇，有沒有其他可能出現的尷尬情

勾結蘇聯。

第一個要考慮的因素是：如果決定勾蘇，那麼把「反共抗俄」這一國策和「蘇俄在中國」這一本書置於何地？

中山先生曾訂下「蘇俄容共」的政策，當時蘇俄立國不久，中共更在襁褓時期，無人能預見後來發展甚麼樣子，所以聯俄容共政策在當時不可厚非；但中山先生中道崩殂，這政策留下了嚴重後患。蔣先生對蘇俄週旋二十多年，對中共鬥爭二十多年，退守台灣之後訂立「反共抗俄」的國策

做石敬塘。鄭成功父子反清復明大業雖然終於失敗，但百世流芳，雖敗猶榮；石敬塘勾引契丹、覆滅後唐，割幽薊十六州，向契丹稱臣，雖然做了幾年皇帝，却遺臭萬年。

台北如果勾結蘇聯，當然志在覆滅中共；但如因此成功，豈能不讓蘇聯佔據大片中國土地？而在那種情形下的對蘇關係，豈能不類似石敬塘與契丹的關係？而且，東歐各國是蘇聯的「嫡子」（包括逆子狄托），亞洲各共產黨國家是蘇聯的「庶子」（包括逆子毛澤東），台北如投向蘇聯懷

協防不使中共緊張，而如換成蘇軍協防，中共就要大緊其張。如是美軍在台協防，則在中共與蘇聯展開大戰之時，至少在初期可以請華府勸服台北作壁上觀，讓中共集中力量對付北方防線；如是蘇軍在台協防，則很可能鼓動國軍反攻大陸，配合北方蘇軍攻勢，因此，假如台灣仍由美軍協防，或者雖無美軍，但仍受美國政策牽制，則中共不太躭心受到南北夾擊；在這情形下，中共的政畧是「先解決對蘇問題，再處理台灣問題」，戰畧對「集中北方前線、凍結福建前線」。假如台灣換了蘇軍協防，則中共很可能要改變政畧，爭取在對蘇作戰之前

棄與台北的關係，豈不也要摔了一大交？

又比如說，假定與蘇聯合作，覆滅了中共，分別佔據大陸一部份，而後，蘇聯進一步要再把國軍驅回台灣，或甚至想連台灣一齊併呑，國軍豈不是要陷於孤軍「反共抗俄」的窘境？總結以上四大考慮，可以得到一大結論：勾蘇之事，台北只會作爲外交花招，不會作爲外交路綫。台北決策當局知己知彼，胸有成竹，絕會打這種糊塗算盤。至於有時畧佈疑雲、故作神秘，那是國際政治中的常見手法，列位看官大可不必爲之緊張也。

（轉載星島日報）

「愚且魯」

阮文達

尙書有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蘇東坡詩云：「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寫盡了古今一般肉食者的可憐相；不過，人要作到「不識不知」，要作到「愚且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上多的是強不知以爲知的人物，多的是自作聰明的人物；因而臧否人才，與其得桀驁不馴之士，無寧有奉命唯謹之士。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柴與參爲孔門七十二賢中最傑出的弟子；尤其是曾參，一部論語，其中甚多是他的門人所記述；曾參的魯，魯在「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這些地方，其實，一個人能作到這些，便是大智，大智之所以若愚，就是因爲他不把聰明顯露在外表上。

我們同輩中人，確有不少才氣縱橫之士，但迄至五十、六十之年，對社會終無所表現；於是有的怨時，有的怨命；人生際遇，是否眞和時與命有關，姑置不論；但一個人如果一出社會，即嶄然露頭角，則這個人即使有些成就，也未必能出類拔萃，原因是他決不會懂得曾參所說的「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暴慢，無信與鄙倍（釋作鄙陋和悖謬），註定了一個少年得志的人的失敗，這更見愚且魯的可貴了。

有人說，聰明與智慧不同，耳聽目明固然是天賦的本錢，但耳所聞者不過前後左右數丈以內的聲音，目所見者，終其極限，亦不出數里之遠；但具有智慧的人，他所依靠的則是學問與知識；學問是古今中外所有的智慧結晶，知識則是耳與目所直接聽不到、見不到的見聞；這才能集大成，集大成便不是小見小聞；而且在大見大聞之後，才會發見自己不過爾爾；我們常見到愈有學問的人，愈謙虛，愈是無所知的人，愈傲慢。人最怕是看不清楚自己，連自己都看不清楚，其他便無足論矣。

一連幾天患重感冒，吃了感冒藥，人便覺得昏昏沉沉，渾渾噩噩；躺在椅子上，似乎腦筋裏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想不起來；朋友來與我聊天，我有時唯唯否否，有時答非所問；平日那種遇事必須講得清清楚楚的勁兒，一點也不存在了。病勢稍減之後，心想假如我平日爲人，像患了重感冒，吃了感冒藥似的，那有多好。有一句俗語：「不遭人忌是庸才」，我現在才了解這句話有些欠通，如果改爲「輒遭人忌是庸才」，豈不更見恰當。

我常教兒輩們要先學謙抑，學謙抑并不表示一個人不要創造；才華外露和處處顯示自己有過人之長，未見能取得左右人的信賴與支持；所以，我寧肯兒輩們老老實實的做人，而不願他們有恃才傲物的態度。人的聰明才智，相差并不太遠，老實人永遠能在社會上佔便宜，就是因爲他先取得了人們的信任。

電影評論

論四部電影的意識層面

林巽

這一期的電影，有以熱門新聞材料作爲動作片題材的「飛天敢死隊」有製作認眞爲公式化動作片「少林門」，有調子低沉的藝術片「行人」，有糖衣毒藥的政治文藝片「紅杏飄零」都是値得分析的電影。

「飛天敢死隊」是霍士公司出品，杜拉斯海閣導演，這部電影形式上雖然是時下的動作片，但因爲一是以政治恐怖份子綁票勒索，加上最後一幕突擊救人的設計，不但新奇而且也夠詭譎，所以相當吸引觀眾。

「飛」電影寫一美國富商的兒子，女兒，太太被恐怖份子綁架，電影並不說明恐怖分子的背景是什麼人，但由於電影中的警員，以及綁匪的相貌都酷肖中東人及白人混血兒，已明顯出它是巴游的形象，地方背景，似是南歐地方，限以五百萬美元的軍火作贖價，這時才突出這位太太的前夫占士高賓出來營救前妻及兒子。因爲他從綁匪寄回的照片中，發現照片背後有一幅聖母像古畫，又從考古家的資料，找出那是一個荒僻的峭壁上的古老修道院中的壁畫，確定他的前妻與他的兒子，以及現任丈夫爲女兒都被拘禁在那家修道院中，另一邊警察局長的獨生子又在調查這件案時中了恐怖份子放置的炸彈活活被炸死，警局長決心不惜盡一切力量去殲滅恐怖份子。後來占士高賓邀得幾個表演風箏絕技的什技員之助，用十萬元的代價，邀這班人合作，利用風箏在月夜滑而警方也帶大隊軍警趕到，將恐怖份子盡殲。

電影構想的動作片，就是利用一個形勢險峻的峭壁山區，利用風箏作奇襲，這段電影雖是特技攝影，但因爲表現得迫眞，所以便成爲整齣電影最富吸引力的娛樂噱頭。個人以爲如果一部電影的反面人物，不是今日時時利用無辜人的生命作勒索的恐怖份子，而是占士邦電影中的魔鬼黨之類，它未必是一位收得的電影。因片招式，如與最刺激的新聞連在一起，在號召力上，就有妙不可言的相得益彰作用。

「行人」是麥斯美倫雪兒繼「初戀」後導演的作品，故事寫一位西德六十五歲的工業巨子，因爲在第二次



麥西美倫雪兒繼「初戀」後，再獲國際殊榮的「行人」是描述德國人對侵畧戰爭集體負咎心理。

占士高賓在「飛天敢死隊」率隊登陸搶救蘇珊娜玉。



蘇珊娜玉兒女遭恐怖分子綁架，幸獲「飛天敢死隊」捨命拯救。

世界大戰時，曾經參與屠殺希臘整個村落的平民，這事後來先被長子發覺，他的長子想藉汽車失事將老人殺死，但結果死於汽車失事的局面是他的長子，從此之後，這個老人一直在徬徨與迷失中生活着。接着又有一家報館，利用一個在大屠殺中的刧後餘生的一個希臘老婦人來認他，那個老婦人沒法認出，但在報紙當局親自偵查下，終於將眞相揭發出來，惹起工人示威。電影最後並不定這個老人的罪，但老人在往後的一段日子，無疑地一定在自罪中渡其餘生了。

電影風格，並不強調戲劇效果，鏡頭所見的景象是明朗的，它與人物心境的低沉交織成一種奇妙的寧靜。電影引人思索的東西是，一個要反省的時代，並不只是找一個罪人來懲罰，因為過去的罪惡，並不是由一個人造成的。因民，眞正的反省，應該屬



在「少林門」中，朱青演一妓女

栗原小卷在「紅杏飄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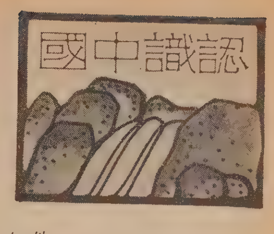
麥斯美倫雪兒要以如此通俗的歷史素材營造藝術性的作品，功力仍嫌不足。此片只可列為有形象而缺乏實質為藝術片。

「紅杏飄零」是日本大映公司出品，森川時久導演，我預料此片倘若不是日本人有意拍來討好韓共，爭取共產國家電影市場的作品，就是韓共與大映私底下合拍的作品，「紅」故事表面看來，鏡頭美麗，女主角栗原小卷與男女角山本圭的一段戀情，頗夠纏綿，電影寫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韓國，寫日本人壓迫韓國人，寫韓國人的地下獨立革命活動，寫革命份子的犧牲精神，寫有正義感的日本醫生對韓國人的同情，及反天皇制度等，看來都那麼壯烈感人，可是後來藉兩個教師的談話：一個教師說：他叫學生每個人寫一個最崇拜的人的名字，結果每個學生都寫了「金日成」三個字，由此露出了向北韓獻媚的尾巴來。日本與北韓制度不同，日本人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為背景的電影，為什麼要替拍北韓的馬屁，只要思想，這總不難理解的。

這部「紅杏飄零」與「行人」一樣，在暑期中是相當吸引知識青年的作品，「行人」可以引人思索與反省，「紅杏飄零」却是糖衣毒藥之作，顯然有意無視於南韓為存在，用心相當不善的。

嘉禾公司出品，吳宇森導演的「少林門」，這部電影以打鬥圖片說，可算是製作認眞，構思嚴謹的作品。甚電影最弱的却是千篇一律的故事。甚麼滿淸對少林寺的功夫和尙趕盡殺絕，然後高徒下山找投靠滿淸的高手算血賬，可是滿淸自中國革命成功之後，滿漢界綫已不復存在，今日我國雖有好幾個少數民族，但滿族已與漢族完全化同了。武俠片以反淸復明為多部電影重覆表現的主題，實在不能反映什麼現實，據說以少林寺可為題材的電影，尙有好幾部正等推出，眞想不出國片製片商，編導人才創造力如此貧乏，偏要浪費這麼多人力物力來競拍這類毫無啓發性的電影，究竟是為了什麼？「少」故事中的譚道良，在電影中，除了表現打鬥認眞外，他扮演的下山為師報仇及清理師門的角色，可說只是武打電影中常見的公式人物。反而兩個佔戲不重的陳元龍的樵夫與楊威飾的江湖浪子較為突出，女主角朱青飾演的妓女，也是國片打鬥片中常見的主角，除了賣弄一些色相之外，在電影中也不過是可有可無的人物。

蘭閨深怨，紅杏出牆，「紅杏飄零」中，栗原小卷私會山本圭。



從七月份「紅旗」看「天安門事件」

柳以青

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不但沒有過去，同時，在最近幾個月來的中共報刊，逐漸地吐露出來這一件事的眞正份量。

雖然，中共中央發動了偌多的人力、物力來鎮壓這一事件所代表的意義，同時，又把鄧小平做爲「總代表」地來大批特批、批臭批垮，然而，從偌多的批判文章中，使我們更了解了「天安門事件」的份量，竟是那麼的驚天動地，那麼的深入民心，那麼的中使共當權派驚惶失措。

這裏，就以最近的中共刊物所以透露的加以分析，或許更使讀者們了解清楚，「天安門事件」的實質是甚麼，其份量又如何。

從「紅旗」文章看份量

七月份的「紅旗」中，就在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比重。在十篇評論性的文章中，就有四篇明確地指出「天安門事件」的，沒有明確指出的也間接地在針鋒相對。現在，我們就從明確地指出的文章主題，及其段落中，來看「天安門事件」在中共當權派心目中的份量。那絕對不是用「鎮壓」、「孤立」、「破產」等字樣可以解決了問題的，更不是所發動各地的「擁護」、「支持」隊伍所能掩蓋其份量的。

首先，刊出的「在鬥爭中建設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在最後，提出了「天安門事件」稱：「今天，今天出了鄧小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門廣場鬧事，他們的陰謀被粉碎了，天安門更加雄偉壯麗。歷史經驗反復證明，

我們這個黨是有希望的』。」

然而，就整篇的文章，其語氣與思想就不太激烈，例如其中有要幹部們「自覺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從這比較溫和的口吻可以更反映出「天安門事件」的份量，不僅是在老百姓中，就是在中共的黨員、幹部中，都具普遍性與影響大的。

其次，在「一個復辟倒退的條例——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批刊」文章中，有關「天安門事件」稱：「鄧小平不是到處宣揚要那些『敢於領導，敢於負責』、『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嗎？說得明白點，他所要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並且心懷不滿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是那一小撮與工人階級尖銳對立的官僚主義階級，就是那些敢於造謠生事，敢於寫誣告信，敢於在天安門廣場搞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壞蛋。這種人，最怕羣眾，最不敢講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甚麼『敢於領導、敢於負責』，只不過是敢於搞修正主義，敢於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代名詞罷了。」

從這一段的表達上，知道「天安門事件」所涉及的老百姓被踢除了，而只指稱參與天安門事件的是「官僚主義者的階級」，這眞是「天曉得」了。

由此可見，這一「天安門事件」所涉及的老百姓和羣眾，中共們就不敢加以反對呢，愈覺得這一「天安門事件」分量，在羣眾中該是多麼重！

再次是「走資派爲甚麼要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文章中，對「天安門事件」有以下的描述：「我們批在鄧小平身上，痛在那些指靠鄧小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過日子的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心上。他們終於狗急跳牆，公然在天安門

打了自己的腳，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徹底破產了。」

這是把「天安門事件」與「黨內的走資派」連在一齊的。但是，老百姓並不是黨員，何能以共產黨內的黨爭而嫁禍於要求基本人權的老百姓身上，難道共黨的黨規、黨法，大過人們的基本人權？果如此，我不能不覺得這却是「反潮流」的倒行逆施了。究竟「誰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還必有必然的下一章呢！

最後，在「在批鄧鬥爭中加強工人理論隊伍建設」文章，有關「天安門事件」是這樣形容的：「比如，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階級關係發生了甚麼樣的重大變化？黨內資產階級爲甚麼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黨內走資產生的階級根源、政治思想根源和經濟根源是甚麼？爲甚麼在批判鄧小平、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黨內資產階級鬥爭高潮中，會出現解放以來未曾發生過的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要搞清楚這些問題，一定要在認眞看書學習的同時，科學分析大量活生生的材料，深入研究現實的階級鬥爭和路綫鬥爭。」

整篇文章在強調「工人的理論隊伍」的重要性。以爲「天安門事件」是在理論上輸給人民了。

從「學批」文章看份量

六月份的「學習與批判」中，在九篇的評論性的文章中，遠較「紅旗」爲急進。更能反映出「天安門事件」在中共當權派的沉重份量。

第一篇的「要哪個階級的自由——兼評鄧小平的世界觀」中，最後對「天安門事件」這樣說：「鄧小平的所謂『自由』，在國內贏得了社會上沒有

[illegible]會」嗎？可見得他們二十幾年來是多麼的不自由！他們不是狂呼要『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要鄧『當總理』嗎？可見得他們是多麼希望鄧小平復辟成功而重獲得自由！但是，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沒有抽象的自由。……因此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決不會給任何階級敵人以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自由。」

這篇很重要，這裏不能詳爲批解，留待另一篇文章時再談。

第二篇文章是「評鄧小平反革命輿論攻勢」中稱：「他們喪心病狂地僞造所謂『毛主席的指示』，僞造所謂『中央文件』，僞造所謂『總理遺言』，僞造所謂『中央首長講話』等等。這些政治謠言，內容之反動，言語之惡毒，情節之離奇，手段之卑劣，流傳中廣泛，都是空前未有過的。直到在今年四月初，鄧小平一手挑起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一小撮階級敵人張貼反動詩詞，散發反動傳單，發表反動口號，用反革命輿論配合反革命政治鬥爭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破產了，鄧小平的反革命輿論攻勢破產了。但是鄧小平的追隨者私下裏的一番話却發人深思。他們說：『如果讓我們掌握全國的電台、報紙、刋物，只要半年時間就可以把整個局面翻過來。』這雖然是他們的痴心夢想，却也供出了鄧小平之流大造反革命輿論的罪惡目的，是要推翻無產階級的天下。」

看，天安門事件的威力該是多大！

第三篇文章，「鄧小平與二十條」，這篇一開頭就講「天安門事件」了，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時，總要扯起騙人的幌子。製造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亡命之徒，也狂呼要由鄧小平『主持工作』，來實現甚麼『四個現代日』。彷彿中國少了這個鄧『屠』夫，人們注定就要吃混毛豬了。鄧小平果眞比任何人都要急於現實四個現代化嗎？這完全是假的！他親自授意泡制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便完全暴露了這個右傾翻業風掛帥人這與「現代化」似乎拉上了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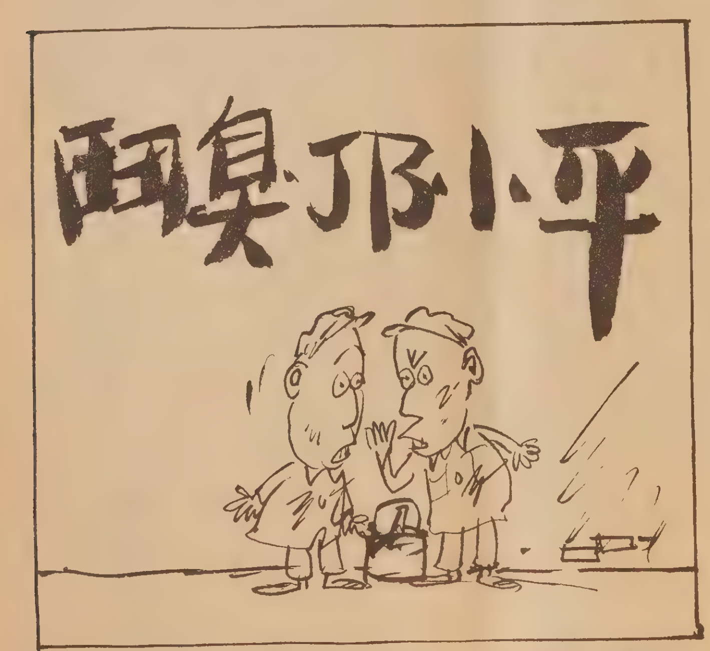
第四章的文章是「走資派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代表」中，又提到了「天安門事件」，稱：「鄧小平大搞復辟翻案，製造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這種資產階級反動本質的大暴露。」又說：「而一旦他們篡奪了黨和國家大權，就會整個兒地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全盤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公開地復辟資本主義制度。到那時，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就會按照資本和權力的大小重新瓜分勞動人民創造的一切財富。」

把「天安門事件」算成「資產階級反動本質」，這與「一窮二白」的老百姓有甚麼關係？

第五章的文章是「從井崗山的官兵關係說起」，最後一段就談到了天安門事件，說：「在天安門廣場製造反革命事件的暴徒們，不是吹捧鄧小平是如何『愛國愛民』嗎？鄧小平既然對廣大革命人民是那樣凶惡地要『管、卡、壓』，說明他愛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鄧小平無恥地背叛井崗山的革命傳統，那我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發揚井崗山的優良傳統，努力造成一個更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這篇文章第最短，但是却是意圖在共產軍隊中，掀起反鄧小平的情緒，可是，又怕不發生甚麼作用，於是就從旁側擊地把「管、卡、壓」的手段，些「管、卡、壓」，企圖使紅軍們脫離將領管轄而屬於黨。聲稱：「爲了保証這些無產階級建軍原則的貫澈執行，毛主席堅持把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下，對將支部建在連上，在連、營、團各級成立了士兵委員會。一切重大的政治、軍事問題都要經過士兵委員會討論，士兵委員會有監督幹部提意見的權利，有對犯錯誤的幹部進行處分的權利。

由此可知，「天安門事件」在共產軍隊中的份量。



矮鄧已臭了，還要再鬥？　　嚴以敬作



人物春秋

抗戰時期陳光甫與美援

胡養之

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陳光甫先生，在民國十八年四月至十九年五月間，曾分赴歐美考查前後達一年又一個月之久。十九年秋季，即開始興工建造商業銀行在滬市的新厦，行址位在上海寧波路、江西路、北京路的中央，佔地約八畝餘，建築費達一百十萬兩，每年還要付廣肇公所租金八萬兩，約計在五十五年後（即民國七十五年），方可將其建築費打除。這座新厦於民國廿二年六月初落成，而上海商業銀行總行，則於同月廿四日遷入新社，翌日舉行新厦首次業務會議。

「上海的金剛鑽」大厦

這座巨厦，在上海市佔了商業中最重要的位置，當時有人稱上海銀行為「上海的金剛鑽」！在上海銀行業中，也首屈一指。但其開支猛增，從前舊行房租一千二百餘兩，電燈費二百兩，巡捕捐二百兩。新厦房租每月需五千餘兩，電燈費二千兩，巡捕捐五百兩。

民國廿一年，中央決議「銀幣鑄造條例」，改為銀元本位後，陳光甫於二十五年奉派赴美商請收購白銀，當時美駐華代表卜克博士夫人——即女作家賽珍珠，因素敬陳光甫精明練達，曾為文讚許他。故光甫抵美商談，便順利地成立了「白銀協定」，美同意承購中國白銀七千五百萬盎斯！另接受五百萬盎斯，作為二千萬美元的貸欵担保，外匯無拮据之虞。

陳氏於廿六年六月，在其「以本行之第二時代」一文指出：「余辦理銀行凡廿六年，已歷一個時代。近數年來，銀兩本位終告廢止，新式金融業日益蓬勃；而自民國廿四年十一月以後，我國通貨且已脫離銀元本位的羈絆，卒能統一發行，穩定兌換。……」換言之，中國銀行業亦將開始其第二個時代的過程。就以上海商業銀行而論，第一個時代收獲是資本自十萬元增至五百萬元，公積金增至七百六十萬元，存欵增至一萬萬八千萬元，分支行處增至八十處，包括全國各市鎮。但自同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使剛才脫離黑暗時代的中國金融，則又開始其另一個混亂時期，因此，陳氏當時所採的措施是：（一）厚集準備，應付提欵；（二）保護同人，不受戰事危險；（三）[illegible]不使有所損失；（四）收回放欵，以免意外損失。

陳光甫離開上海後，經南京、武漢、重慶至香港等地，視察各分行業務的達三個月至廿七年二月返滬。他在一次業務會議說：「……現在本行對於開支人事兩者均有相當的調整。總分行處由八十處減至六十五處，分設於卅四個地方。……」

孔祥熙邀請陳氏飛美

同年九月，陳氏應財政部長孔祥熙之邀，以香港銀行家的身份飛美，而中央亦發表了胡適博士為駐美大使。因此，不獨胡陳兩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而且使到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也有很大的帮助。由於當時美國還受「中立法案」的束縛，不能公開出面援華，而孤立主義者在國會中的勢力，又舉足輕重。可是我絕無可能，而信用舉債，又需要担保，經詳細研究，權衡供求，覺得中國產量較豐，亦為美國軍需上所急需者，惟有桐油；且桐油乃軍需物資，即孤立份子也無從反對。乃雙方幾經折衝，終於同年十一月簽訂一項「中美桐油借欵二千五百萬美元協定」。同時「中英信用貸欵」，亦告成立，首批四十五萬英鎊簽約；一個月後，第二批五十萬英鎊續付。而「中美白銀協定」的有效期限，也宣佈延長。

民國廿六年二月，世界貿易公司與美進出口銀行簽訂了借欵二千五百萬元合同，由中國銀行担保，五年內中國以廿二萬噸桐油作價償還（當時我政府曾設置一個獨立性復興商業公司，在國內收購桐油，售給在美所組織的世界貿易公司，形式上成為普通商業機構與世界銀行間的商業借欵）。使武漢、廣州撤軍後的中國對日抗戰，能順利延長進入新階段，而終於得到最後勝利。由於這二千五百萬美元桐油借欵成功後，我國兵所需原料已獲源源補充，其時担任兵工署長俞大維，也因辦事認眞而受美方注意。儘管日機不斷地對我空襲，而復興商業公司仍將因產桐油集中於桂滇兩省，經由越南的海防裝運往美；美國亦特派運輸專家及防瘧隊來華協助。

一億美援雲南純錫作押

、陳光甫再向美提出一億美元借款要求，擬以雲南錫作抵押，[illegible]一期應償還之數。經已付清。惟因歐戰爆發，美政要忙於應付，以致陳光甫由紐約至華府後，等候了一星期始獲美財長毛根韜見。光甫曾將當日交涉情形函告友人：「余告毛財長，中國抗戰已二年六個月，事機迫切，一切物資，亟待補充，軍用原料待用尤急，以前屢承允諾盡力相助，至爲感激。務請早日擬定辦法，俾可增加抗戰精神。且國際變化極速，如日本正式宣戰，我方接濟，更多問題，故請美方早爲援濟云云。毛根韜謂當盡力設法。……」

同年十二月，美故總統羅斯福正式宣佈貸予中國「信用借欵」擴充至一億美元；英政府亦同時宣佈貸予中國「平衡基金借欵」及信用借欵各五百萬鎊。同月廿四羅斯福又發表其「爐邊談話」，宣示如下：（一）中美英三國命運有密切關係；（二）美國決心負起民主國家兵工廠的責任；（三）將以大批軍需援助中國。使中美英三國休戚相關，打成一片。而這與胡、陳二人在美努力進行交涉，亦厥功甚偉；特別是美當局對胡、陳另眼相看。正如胡適當時致國府密電中所說：「昨與毛根韜財長，光甫兄進謁總統，光甫申謝總統及財部援助我國之熱誠，並報告第一次借欵二千五百萬元現已用完。此次借欵所購買貨物，均蒙美財部專家特別指示襄助，故成績尚好……」光甫擬返國一行，羅斯福亦笑謂：「秋天早點回來啊！」

美財長讚陳光甫才堪大用

民國三十年四月，在華府簽訂「中美英三國合組平準基金管理委員會」，國府因居里訪問華時有美財長毛根韜親筆函，曾以「陳光甫才堪大用」，乃建議爲該主任委員；同時將委員長亦以光甫辦事有毅力，有辦法，自然一說即合。該會遂於是年六月正式開始辦公，上海外商十四家銀行，因陳光甫上台，亦於同年八月一致表示與我財政部合作，自動停止黑市外匯經營；外匯管理委員會，乃於月中在重慶舉行首次會議。陳光甫主持的「中美準基金協會」，則於三十一年十二月底屆滿，延長六個月至三十二年六月結。該會成立一年，對於穩定幣值，貢献特大，而陳光甫至此，亦告功成身退。

陳光甫於民國卅三年一度返國他替國家辦外交經援，因不忘其手創的上海商業銀行，返國後也不忘國家經濟。誠如他於同年五月六日致紐約李桐村署謂：「弟等在義研究戰後各問題，復興本行業務，前途光明，可爲預卜。重慶官塲對於工業化之政策，向具熱心，去年工業會議之五年工業計劃，估計需美金十五億元；現又有人主張四十億元計劃，並且專賴美國借欵。姑無論美國肯借與否？而我之還債力量如何？未及估計。我國進出口貿易，多年入超，常有華僑匯欵爲挹注，否則將年年舉債。如果戰後限制進口，鼓勵出口，殊不易做，即使得到，亦無如許農產礦品可供出口，假使有之，也要有市塲才行。……」

陳光甫不願做官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內閣迭項改組

[illegible]，仍願盡餘力以經營上海商業銀行。同年九月五日，陳氏在紐約所定該行戰後的經濟方針：（一）基本信仰——本行使命爲服務社會，不論在戰前，戰時或戰後，決沒有絲毫之變易。（二）存放欵業務——本行今後欲恢復及擴大其服務範圍，必須增加存欵，此則一方面有待戰後幣制的整理；一方面亦有待工作上之努力。（三）國外業務——抗戰時期，交通阻滯，本行國外業務，停滯已久，惟鑒於環境非常，始終厚集準備，以備不虞。……

民國卅五年二月，陳光甫在紐約發布上海銀行，戰後經營方針一續文件等，強調戰後國內經濟必將超向着重興辦工業，提高生產能力，擴大物品供應，藉以提高民間的購買力，兼而豐裕大眾需求，使全國經濟呈於現代水準。因之，陳氏希望使上海銀行參加提資金到中國來。

同年三月，陳光甫所發布該行戰後經濟方針二續文件中，則指出美國爲世界金融的中心，其一舉一動，在在與中國經濟有關。該行爲增進服務機能起見，乃計劃設立紐約通訊處，其所擬訂的大綱如下：（一）研究在美投資問題；（二）聯絡美方銀行，以謀推廣業務；（三）協助該行連枝機關，如中國旅行社，寶豐保險公司等；（四）訓練人材，他認爲團體氣運的盛衰。他又覺得在經濟方面的三大趨勢也值得注意：第一、由私人營利前提，轉到民間福利原則。第二、由自由競爭形式，轉到計劃統制政策。第三、由商業金融手段，轉到工業生產途徑。以故，他極力主張上海商業銀行迅即詳加討論，並決定採取一個通盤的計劃，逐漸推行，培養一批人才出來。

陳光甫不徇私

綜觀陳光甫先生以上的各種事績及其言行，雖然無法窺其全貌，然其身體力行，對於時事的分析，均有獨到的深刻認識。正如「陳光甫言論」編者的序言所說：「陳先生目光遠大，學識淵博，經驗豐富，胸襟廣濶。其對人，推心置腹，其對事也，實事求是。一生致力銀行事業，聚精會神，推陳出新，其動機每在於如何利人？孜孜　，以服務社會爲終青事業。……」因之，一般人都感到，與其說陳光甫是一位銀行家，毋寧說他是一位社會經濟學家，更爲恰當。

陳光甫一生不肯做官，也從來沒有官架子，對人謙臨和靄，平易近人，尤其對於屬下行員，更愛如子弟。據說他中年時每逢農歷元旦，常親自到每個行員家裏去拜年，並分發孩子們的利市錢。然而，公私分明，民國十九年，虹口分行會計主任張某，因被揭發舞弊事件，琅瑲入獄，對簿公庭時，陳氏表示決不姑息。他說：「張某與鄙人關親，自案發後，其白髮盈頭的老父於大雨中親至鄙人處求情，當辭而不見。自此每日下午，鄙人不敢歸寓，明知必有若干親友爲張緩頰，允之則爲失職，不允又恐傷和氣，在此情況下，實屬非常困難。……」他並認爲賞罰分明，才能夠公允而示勸勉。後來他在立命寄語中曾指出：「忠以尅私，誠以尅詐，廉以尅貪，讓以尅霸。……」以資勉勵。

伊麗莎白·蕾伊自傳

華府韻事

袁小霞譯



約會前一天，我幾乎徹夜未眠，一大早就爬起來，梳理頭髮，化粧，準備打扮得漂漂亮亮前去赴約。

我選了一套紅色麂皮的西式套裝，一件貼有牛仔袋的白色棉質短衫，這身裝束非常像瑪麗蓮夢露在一部影片中穿的一套戲裝。我看起來容光煥發，但是天氣似乎不太妙，那天清晨，天上佈滿烏雲，頗有風雪欲來之勢，十一點當我要趕飛紐約的飛機時，果然大風雪來了。



桃色醜聞女主角蕾伊



桃色醜聞男主角海斯

裝扮·烈火·赴約

機場關閉了，當情況愈趨嚴重時，旅客紛紛返回家中，那些因事一定要趕往紐約的，則改乘火車，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本預定中午時分到達紐約，但現在已經下午五點鐘，我尚未打電話給狄馬喬，害怕他會建議將約會延期，任憑野馬奔騰、風霜冰雹、硫磺烈火，也不能阻止我在那天前往紐約。

晚上七點，我排開擁擠的人羣，衝出賓夕法尼亞車站，搶先登上一輛計程車，火速赴約。那司機居然將我安然無恙地送至希爾頓飯店。我首先跑到樓下大廳旁的洗手間補粧。然後打電話給在房間裏等的狄馬喬。

我抓起旅館內的電話，用夢露式磁性聲音說：「請你接狄馬喬先生房間。」當狄馬喬穿過大廳向我走來時，他對我說，我比他預期的還要美，然後擁着我到他最喜歡的「拉斯卡拉」義大利餐館中進晚餐。我們冒着風雪步行至兩條街外的這家餐館，傘由裏向外翻，我們頭髮和眼睛上都沾滿了雪花。

我們走進溫暖舒適的「拉斯卡拉」，只見牆壁上貼滿狄馬喬和夢露的照片，店主問狄馬喬他身邊這位年輕女士是否爲電影明星時，我欣喜若狂，狄馬喬只是笑笑，捏了捏我的手。

手指·香檳·心醉

那是一個夢幻般的夜晚。狄馬喬和我在一起共渡許多歡樂時光，只要他到東部來，我們就斷斷續續地幽會，我對他一往情深。一九七五年初，我終於來到了好萊塢，追隨瑪麗蓮夢露的老師史特拉斯堡學習演技。

我想狄馬喬看到我對夢露所懷的敬意，定然會爲之感動，因此我決定走夢露成名的老路子。我首先進行的便是安排與攝影師湯姆凱利晤面，凱利曾爲夢露拍攝了那些不朽的日曆照。

在表演課堂上，我最喜歡的角色便是「七年之癢」的一幕——瑪麗蓮夢露手上拿着一瓶未開的香檳，來到樓下鄰居家中。

夢露的開場白是：「我可以進來嗎？對不起，我來遲了。」她伸出前一刻開瓶弄傷了的大拇指給他看。

最後，我終於要在老師面前表演這一幕了，但同一天，我已和凱利約好，由他替我拍照。更糟糕的是，狄馬喬也要在那天請我吃晚飯，我告訴來我

起不是個好預兆，果然給我料中了。

套房・寡歡・再會

狄馬喬要在他的套房裏看一個電視節目，凱茜和我上樓四處閒晃。我們在冰箱裏找到一瓶香檳，我把它取出來，然後沉浸在那個記憶猶新的角色中，我低語道：「對不起，我來遲了。」

狄馬喬心不在焉地打開電視機，回答說：「沒關係。」然後進了浴室，我嬌羞地問：「我可以進來嗎？」

「當然不可以！」他吼叫的聲音從關着的門後傳出，「我一會兒就出來。」

浴罷，他坐在一張安樂椅中，眼睛又黏在電視機上了。

蕾伊對聯邦調查人員說，他的舊上司，前任衆議員格雷（左）曾安排他與前參議員基拉維（右）發生性關係，以博取政治恩惠。

我再次努力，希望他讚揚我的優異演技，我婀娜多姿地向他走去，伸出一隻紅指頭，和那瓶瓶蓋未開的香檳，着嘴說：「噢！看看我的大拇指嘛！」咬字清晰完美，「我開這個已經開了幾個鐘頭，帮帮忙好不好？」

「放在這裏，」他心不在焉地說，然後，目不轉睛地望着螢光幕，吹了聲口哨：「老天！伊麗莎白，你看這個全壘打多精彩。」

難道這就是和世界性女神之夫共渡的一個羅曼蒂克的夜晚？我心中想，那麼，狄馬喬，就此再會了！

傷心・錯誤・看病

那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我坐在浴缸裏想着我的前途，我開始覺得灰心喪氣，茫然不知應該如何打算。我沒有一個自己關心的男朋友，因為我一直過份忙於追求名人顯貴

痛快地哭了一場之後，我決定去找心理醫生。不久，我又去看了一個大夫，謝天謝地，他眞對我帮助很大。他能告訴我，為什麼我的境遇如此坎坷，為什麼我會認為這個世界欠我一些東西，他說，這是因為我有種錯誤的想法，總以為別人都過得比我好。他向我解釋，為什麼在我的生涯中，我總是站在懸崖的邊上搖晃不定；而那些滿身發着「獸性」的有頭有臉的重要人物，實際却是一羣「怪物」。因為他們能輕鬆自在、毫無所謂地整別人。他並且告訴我，這種「名流崇拜」是眞正要不得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他告訴了我，為什麼到頭來我會覺得自己的成就落得一場空。

我們一同研究我的問題，這個大夫認為我生的是「濫勾引病」。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它使我產生控制不住的需求，渴望他人注意，因而動不動就和男人相好，但結果，並沒使我得到我所企求的東西。



蕾伊手持她的自傳。

瘟君夢

岳騫

共軍攻湯陰、安陽，都遇到堅強抵抗，守湯陰的孫殿英，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傳奇人物，孫殿英最出名的一件事是「盜皇陵」，把清東陵幾個帝后的墳鑿開，取了許多珍珠寶物，從此孫殿英之名舉世皆知。孫殿英率領的是一批土匪，但這批人卻打不爛折不散，他們永遠屬於孫殿英，孫殿英垮了台，他們各自回家，孫殿英一出來，這批人有槍帶槍，無槍的空手，都去投奔「麻爺」（孫部對孫殿英的稱，猶如共軍賀龍一敗背後皆稱賀龍是「黑鬍子」）所以孫殿英只要有名義，便不愁沒有人槍，抗戰前他也作到軍長，督辦，對中央時服時叛，與石友三兩人成為一對「魏延」，任何軍事將領提到這兩人都頭痛。無人敢收留，所以一直賦閒，直到抗戰前夕，宋哲元開府冀察，念及老弟兄份上，委孫為冀北保安司令，石為冀南保司令，實際是空御，誰知道兩人都有基本羣眾，一呼而集，各有數千人槍，抗戰發生，河北境內正規軍撤走，中央就近改編地方團隊，委孫殿英為五軍軍長，石友三為六十九軍軍長，兩人居然都成了正果，兩人也都亦心想報國家，報領袖，但無如命途多舛，皆事與願違，石友三的事談，只說孫殿英，河北淪陷後，他撤到太行山區歸冀察戰區總司令龐炳勛指揮，龐炳勛也出身西北軍，兩人是老弟兄，相處也甚和睦。此時共軍已經坐大，專門配合日軍襲擊國軍，孫龐便成為重要目標，兩人在共日雙方壓迫下，又與中央隔斷，無路可走，仍投降日軍，與日軍聯合一起打共軍。

勝利後兩人均受編為挺進軍司令，乃駐防冀南豫北，共軍進攻，孫部退守湯陽，與共軍打了硬仗，一直打到最後彈盡援絕，全部覆沒，孫殿英突圍未成功被俘，破口大罵，被共軍殺死。

守安陽的四十軍軍長李振清，也是行伍出身，四十軍軍長原是龐炳勳，這一軍戰鬥力相當強，抗戰初起，龐炳勛與張自忠會戰臨沂，大敗日軍，戰功彪炳，以後龐炳勳升任冀察戰總司令兼河北政府主席，四十軍軍長換了馬法五。龐炳勳被迫投日，馬洪五卻率殘部撤過黃河，領過補充訓練後，戰力又恢復。勝利後，與新八軍高樹勳一起沿平漢路北上去北平，行至邯鄲被共軍劉伯承包圍，高樹勛臨陣降共，馬法五被俘。四十軍受了重大損失，殘部由師長李振清率領突圍，中央就任命李振清繼任軍長，負責收容殘部，並予以補充，駐防安陽。

李振清驍勇善戰，在軍中有李鐵頭之稱。共軍包圍安陽原以為一鼓可下，因為安陽當時是冀豫之間唯一據點，兩省地方政府退入安陽者有專員五，縣長十七，地方團隊也有幾千，在李振清統一調配下，擋住劉伯承猛烈攻勢，一連數月，未動安陽，劉伯承只好撤走。以後中央鑒於安陽太突出，要李部撤至新鄉，一直守到武漢失守，共軍無論用什麼方法，有多少人馬，總攻不下新鄉。最後奉令撤退，率軍民轉戰數千里，安然退回台灣。要算是戡亂史上一次奇跡。

有人說李振清一生未打過敗仗，筆者不曉李氏早年歷史，不敢輕說，但在勝利之後到整個大陷共前，因守孤城始終未失，最後還能全師而退的，李振清是空前絕後的一人。李氏回台後，受知最高當局，任為澎湖防衛司令官，數年前退役，在天母開了一間小的士公司，有幾部車出租為生，自己主理，月前去世。

安陽之戰未了，陳毅又進攻冀魯豫邊區。

當陳毅部在魯中被國軍擊破，殘部分股竄入魯西之際，其第六、第十二縱隊倉皇搶渡黃河北竄，旋以蓬萊、龍口、朱橋、沙河各渡口被國軍封鎖，其主力陷入包圍，勢將全部覆滅。劉伯承為挽救陳毅之危機，乃於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五日糾集其五個縱隊，於魯西渡河應援。此時國軍由平漢路抽調大軍，編組第二兵團（轄整第三十二、整第六十六、整第七十師）、第四兵團（轄整第四、整第十師第二零六師）馳援魯西；適共軍圍攻鄆城、定陶，與守軍整第五十五師及整第六十三師之第一五三旅發生激戰；該兩部因眾寡懸殊，均遭重大損失。復以第二兵團之整第七十師、整第三十二師相繼失利，整第七十師師長陳頤鼎被俘。至七月十三日，共軍引主力圍攻羊山集，整第六十六師以孤軍堅守，苦戰經旬，卒因津浦路以西部隊未能及時增援，該師二十八日全部壯烈犧牲。共軍燄因而復張。此際幸賴整第五師、整第八十四師已將黃河各渡口控制，，截斷陳、劉兩股各縱隊退路，至是劉伯承乃於八

西竄擾。

九月上旬，國軍以整第五十七師、整第八十四師分別向北追擊，七日整第五十七師進至沙土集附近，被共軍第一、第三縱隊圍攻；整第八十四師由鉅野增援，未及到達，該師已全軍覆沒。此時陳毅之第六、第十縱隊又渡河南竄鄆城附近，與其第一、第三、第四、第八各縱隊會合，在鄆城以南及王老虎附近，與整第五、整第八十四師發生激戰。迄九月中旬，國軍由濟寧轉移整第七十五師於鉅野，而整第十一師亦由魯中移調商邱、柳河，整第十師自信陽運調民權，分別北上，配合整第五、整第七十五、整第八十四各師，以行南北夾擊；此時共軍深感腹背受敵，乃於九月中旬，以其第三、第四、第六，第八各縱隊由碭山、馬牧集間；。第一、第十二兩縱隊由內黃、蘭封間越隴海路南竄。以第十、第十一兩縱隊留置於鄆城、荷澤地區，以牽制國軍。

九月三十日，共軍第三、第四、第六等縱隊圍攻宿縣，經國軍奮勇擊退，共軍向西南流竄。至十月中旬，共軍第三縱隊復由宿縣以南越津浦路西竄；第一、第四縱隊由民權、內黃同竄魯西，共軍第八縱隊交由民權以東回竄魯西，此時劉伯承之第十縱隊，亦攜帶糧服渡河南下。

十一月日夜，津浦路以北之共軍第八、第十縱隊，及第一、第四、第十一縱隊，分別破壞民權迄黃口間鐵路，攻陷碭山、黃口、內黃，并向徐州外圍進迫；迨經國軍自商邱、宿縣圍剿，共軍乃突圍。於十二月八日竄向太和、界首，企圖策應大別山區劉伯承之作戰。待國軍追兵南下，共軍復轉而北竄，會合共魯西之部，進犯開封、鄧州、破壞平漢、隴海兩鐵路。整第三師，整第五師、整第七十五師、整第八十四師，配合鄧、汴守軍，予以痛擊，共軍不支復向黃汎區回竄。

檢討全期之作戰，自七月上旬國軍將陳毅約十三個縱隊之兵力分別擊破，搗毀老巢，在全般戰畧態勢上，可謂已達攻勢作戰高潮。此時本可揮師北渡，追殲殘股，乃因劉伯承渡河牽制，挽回陳毅危劉兩股先後越過隴海路南竄。繼劉伯承進據大別山區，陳毅則流竄者西黃汎區間，破壞隴海、津浦鐵路，襲擊國軍，攻奪要點，大部華中地區，全數糜爛，全盤戰畧形勢，乃從此陷於被動。

中原戰事未了，劉伯承又竄入大別山。

劉伯承部企圖分散國軍兵力，解救陳毅山東之危局，并圖再建大別山根據地，威脅武漢心臟，進而截斷長江交通；於民國三六年八月十二日越過隴海路南竄，雖經國軍沿途追堵，終因其輕裝鑽隙及黃汎區金紹山、魏鳳樓等土共，及陳毅各縱隊之牽制掩護，得以迅速渡過沙河、淮河等在障，於八月二十五日進入大別山北麓之光山及其以南地區。

九月二日開始，劉伯承糾合原潛伏皖西之鍾大湖獨立旅，及李先念殘部編成之鄂東獨立旅，分股流竄於豫、鄂、皖邊區大別山之四週；於第二縱隊以岳西附近為根據地，竄擾皖西之舒城、相城、六安一帶；共軍鍾大湖獨立旅配合其行動。第三縱隊以英山、羅田為根據地，竄據黃梅、廣濟、麻城一帶，鄂東獨立旅配合其行動。第六縱隊以徑扶，七里坪為根據地，竄擾潢川、光山，黃安、禮山一帶，原屬陳毅之第十二縱隊，以立煌為根據地，竄擾商城、固始、六安、霍山一帶。劉伯承親率其第一、第十（隸陳毅）兩縱隊，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竄抵河南息縣附近，企圖進入天別山區，重建政權，擴大行動。當共軍分股流竄中，先後經整第七師、整第十師、整第四十師、整第四十六師、整第四十八師整第五十八師、整第八十五師之跟蹤追剿；以及整第八十八師、第二零二師之第二旅，第二零三師之第二旅，整第五十二師，整第六十五師之分頭截擊，予共軍重創。終以缺乏統一之指揮與協同，每於分進合擊之際，輒遭共軍之伏擊與圍困。諸如十月八、九、十三日之間，整第八十八師之第六十二旅，於舒城西北之張家店遭共軍三縱之圍攻，損失甚重。二十六至二十七日，我整第四十師之第一零六旅，及整第五十二師之第八十二旅，於廣濟以西之高山舖遭共軍伏擊，而全師覆亡。


受訓中的共軍

二十五師於安慶，整第九師、整第二十八師於漢口，并以整第十師、整第二十師集中於信陽；特派白崇禧於九江設立國防部九江指揮部，二十四日，調用國防部各廳、處、室人員船運九江，開始籌組，二十七日行使職權。并以駐漢口之海軍江防第二艦隊，及空軍第四軍區受其指揮。遂積極進行部署，統一指揮第五綏區、第八綏區及其他配屬各部隊。當以整第四十八師、整第五十八師由皖西向西，整第七師、整第二十八師由鄂東向北，整第十師、整第十一師由信潢公路向南，整第九師、整第五十二師、整第六十師、整第八十五師控置於平漢綫機動，對別山區形成合圍之勢。

火種

「沒有呀，我去過兩次，一點音訊也沒有，我不是在上次信上跟你說了？」

「是的，是的，你信上說了……

……」

「孩子，隔那麼多年沒有音訊，我看阿黛一定出了什麼事情。唉，好端端的一個女孩子，碰到這個時候又有什麼辦法呢！你還是留心自己的身體，苦頭也吃過了，以後做事情要特別小心；像他們說的那樣，要站穩……站穩……」

姐姐提示她說：

「是立場。」

「對，我老是忘記，要站穩立場。睡吧，孩子，趁這幾天，把身體將養好來。」

林宇民默默地看着媽媽跟姐姐，沒有再說什麼。

傅黛到底會有什麼事情呢？她也會被打成右派嗎？是不是有了另外的歸宿？

他嘆了一口氣，這麼多年過去了，他怎麼仍舊忘不了她？

他的牀鋪早就收拾好了，就在他們談天的小廳堂裏。裏面的房間

廳，和他的書房和臥室，廚房搭在兩尺多寬的院子裏。

自從他們搬到這裏之後，就是這個樣子。他有個竹製的書架，放在床頭這一邊，他的書桌就是剛才喝稀飯的方桌子。本來他在桌子裏面靠壁的一邊，堆着一些書和筆記本；他離開之後就都收了起來，放在那張單人小木床上。

他倒真的是很乏，昨天晚上一夜沒睡，又坐大半天火車，可是吃了粥，心情反而亢奮起來。母親催着兒子快點睡，其實她也並不想睡，不煩其詳的詢問他在農場裏的生活情形。直到三通鷄啼，母親與姐姐才回進自己房裏。

林宇民覺得自己並無睡意，但一躺到床上就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乍一睜眼，天已大亮。

糟了，一定遲了，怎麼沒有聽到「嘟嘟」的號角聲？上午不是該輪到他去接班燒窰嗎？

他一骨碌掙起身，母親正在小爐子前面燒火，她看到他坐起來，責怪地說：

呢。

「起早起慣了，睡不着。媽媽，姐姐呢？」

「她天沒亮就去買菜了。」

「要這麼早？」

「我們要去買猪肉，恐怕還是去遲了。小民，你不知道，日子跟從前不一樣了，買猪肉要排好長的隊，去晚了連骨頭都沒有份。」

林宇民盥洗完畢，吃了早餐，就先到公安派出所去報到，如果去太遲。他們會把你從離開磚瓦廠後一直去報到為止，扣除火車行程和路上必須躭誤的時間，算得清清楚楚，然後追究你還有一些賸餘的時間在幹什麼？你說「我在看朋友」或者「到什麼地方玩了一下」；不行，誰知道你到底在幹什麼？「我的朋友可以替我證明」，那好，你得把你朋友的詳細情形，政治面貌，階級成份，你們談了一些什麼話，必須交代得十分明白；這還不算，他們還得打電話到你朋友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查證。假使你的朋友剛巧是五類份子，或者是管制份子，麻煩就會更大，他會被叫到派出

總而言之，你是一個管制份子，你就應該自己知道身份，隨時隨地注意自己行動，不去累害人家，也不能使公安人員有所懷疑。

公安派出所的領導對林宇民不先到他們這裏報到而先回家憩上一夜，感到十分不滿。

「你應該下火車先來派出所報到，這是『法律』上規定的。」

「我實在不知道，同志，同時已經九點多鐘，時間也不早了……」

「我們公安人員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替人民服務，你過了半夜來，也不會遲。你知道嗎？你犯了很大錯誤！」

「是的，同志，在你的幫助下，我知道自己有錯誤。」

「那很好，這次我們可以原諒你，以後你在每星期三晚上七至九時，必須到派出所來彙報你的生活與思想方面的狀況，知道嗎？」

「知道，知道。」

「現在我們還沒有接到邵武磚瓦廠寄來的詳細資料，等收到研究以後，如果有事情我們再找你。你可以回去了。在沒有指派工作前，你最好老老實實的躭在家裏，不要亂跑亂說；你要明白，雖然你已經解除勞教，但仍然是右派份子，我們隨時都在考驗你！」

「同志，我知道。」

「去吧！」

林宇民像是得到赦令，走到派

勞動課報到登記，回到家裏，已是中午。

母親跟姐姐已煑好飯菜，等着他回來吃飯。

飯桌上擺着一碗白切肉，一碗空心菜，一碗豆腐湯。

帶着肋骨的五花肉，切成厚厚一片片的堆在碗裏；林宇民的眼睛幾乎沒有辦法從那個上面離開。八年，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那麼多肉，在三明與邵武，他做過好多次吃肉的夢，但每當猪肉快要進口時，就醒過來了，使他懊惱得不得了，他發誓如果有一天能夠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痛痛快快的吃一頓猪肉。

不吃飯，光吃猪肉……

「坐下來呀，小弟。」

姐姐的話，使他發覺自己的失態，他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坐下去，拿起碗筷。

母親沒有等他伸筷子，就先揀了兩塊最大的猪肉，塞進他的飯碗裏。

「你要多吃一點，小民，放開肚子吃。」

姐姐把幾味菜推到他面前，笑着說：

「媽叫我把這個月發的一斤肉票全買了來，我還是去遲了，揀不到更肥的；都是你的了，弟弟。媽跟我每個月都有得吃，別替我們留，這個月的荳腐證也全買了，裏面全是肉湯煑的，你要多喝一點呀」

林宇民笑笑說：

「我們在那邊也吃肉，一年四，連毛也沒看到一根。」

母親嘆了一口氣。

「二兩猪肉怎麼吃呀，別讓風給吹跑就算是好了。」

林宇民今天吃到眞正的大米飯了，即使沒有菜，他也可以吃下五大碗。

「媽媽，現在口粮……」

「別提口粮了，小民，自從你去了之後第二年，配購的全是地瓜絲，玉米粉，一個月裏難得有兩三斤米的米票，去買一次米，是幾兩幾兩秤的。現在好一點了，但仍舊要搭配雜粮，幸好我現在吃不多，勉強還過得去。」

「弟弟，媽媽把這兩個月的大米都存起來了，就是等你回來吃，你可要好好多吃一點。趁着有兩三天休息時間，吃了就躺着憩，這樣會長肉。」

飯是噴香的，肉是鮮美的，林宇民都沒有什麼皺動，就呼哩嘩啦的吃了半碗。他抬頭看看母親她們，却只眼睜睜看着他吃，自己不會扒動一粒米飯……

是的，這大米飯和一桌子的菜，都是從她們牙齒縫裏省下來的，她們自己吃的是雜粮，可能這幾個月來她們吃的菜裏從來沒有放過油水，為的是等他回來，讓他吃個儘飽。他知道，她們只要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就能得到安慰，好像她們也吃了一樣；但這是不行的，他不忍心。

他現在吃的東西，原該是她們點好的東西，增加一點營養。按說，這是他做小輩的天職，他應該担負起這個責任，把她們奉得好好的；然而現在，全不是那麼回事，他變成了家裏的禍根。八九年來，她們為他傷心，為他哭泣，為他長夜不眠，為他憂愁老去；而且還要省吃儉用的處處為他着想。昨晚回家，母親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只是對着他哭；她走的路，差不多快要到盡頭了，活着的日子不會太多，難道她們為他掏付了一生的心血還不夠嗎？他忍心在她們晚年中再去蝕食她們的生命？

不，現在該是向她們贖罪的時候了……

他覺得胃裏一陣悸搐，勉強地扒着碗裏賸下來的飯粒。

母親專心致志在注視着他，關心地說：

「吃呀，孩子，放開肚子吃」

姐姐想替他添飯，他放下筷子，捫住飯碗，笑着說：

「我吃飽了。」

母親詫異地站了起來。

「一碗飯就吃飽了？我不相信，來，我替你再裝一碗！」

「眞的，媽媽，我在那邊也只吃這點；成習慣了，吃多會不舒服。」

母親無可奈何的嘀咕着說：

「怪不得會那麼瘦，他們把你腸子都餓壞了，以後要慢慢的把胃口放開來，老是吃這點東西，怎麼撐得住！」

工作通知前，時間屬於林宇民自己。他有很多地方想去，張教授家，傅黛的老家，周崗那邊，都有必要去看一下，甚至他還想到南台去逛逛市區，看看福州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子。但是當他一想到派出所裏的領導說的「你最好老老實實的躭在家裏，不要亂跑」，便就猶豫了。

剛剛解除勞教，戴着一頂右派的帽子出去，的確是件不太妥當的事，他又不能去累害人家。不過去周崗那裏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他在學校中是當權的高級幹部，顧慮比較少的，就是派出所知道了也不打緊。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他急着想去看看離開了很久的學校，究竟是變成什麼樣子了。

他跟母親說一聲，就去南台。

二

學校的樣子沒有什麼改變，九年前那場腥風血雨，以及在半夜被批批遣送出去的、它所庇護的那些無辜學子，對它似乎無動於衷，它依帶着漠然的、甚至有點嚴肅的神情存在着。被遣送出去的人絕大多數是永久不能回來了，這裏的鬥爭台上、宿舍前走道上，還留着自殺者和在屈辱中留下血淚的痕跡，可是時間洗涮了這一切，而它依舊屹立如故。（五五）

林学政

這個銀行團和清廷之間，曾經於一九一一年四月簽訂了為應其「改革幣制」和「振興產業」需要之一千萬英鎊，以及同年五月又應其「鐵路國有」需要之六百萬英鎊的兩筆借款合同。就是由於鐵路收歸國有的問題，成為以四川省為中心的民間反清運動之導火綫，而連鎖反應，爆發了辛亥革命的火花。當革命軍興的同時，由於孫先生在歐洲活動，而使這些借款凍結，停止繼續支應。



駐北京的日本公使館。下：設在北京的俄國公使館。

袁世凱以唐紹儀為負責交涉借款的代表，最初要求是給予和袁世凱有對立關係的南京政府緊急貸款七百萬兩，四國銀行團立即同意，於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支付了二百萬兩。袁世凱的意圖是要以這筆貸款用之於遣散革命軍等需要，以期權力集中於北京政府。

▼關於這一點，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曾於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向外相內田康哉發出的第一五〇號電報中分析袁世凱的意圖如下：

「袁世凱利用南方在目前的困境給予財政上的支援，使南方感到如果不倚靠袁世凱，則會一籌莫展。目前在當地（北京）……和南方代表交涉，已處於有利地位。」▲

將經濟命脈出賣

當時，袁世凱有一個腹案，是提供鹽稅收入為担保，希望總額達六千萬英鎊的「大借款」在七月間成立；可是最要緊的還是眼前急需的部分，故在一開始交涉之際，就以從將來的借款中扣還為條件，請預先墊付一百〇一萬五千兩，以及應北京、南京兩政府雙方需要在四、五、六三個月中，每月各墊付六百四十萬兩。看透了袁世凱底牌的四國銀行團，乃提出下述條件而表示同意袁世凱的要求：

「今後中國如有借款必要，四國銀行團有優先供給權。中國向他處借款時，不得比向四國銀行團借款的條件有利。中國『善後大借款』，也應由四國銀行團優先供給。」

這樣的條件，等於是將中華民國經濟命脈出賣給四國，而袁世凱卻在當天就予以承認；不僅如此，並且緊……

是以二百萬兩為武昌方面的軍費，三百萬兩抵償湖北省政府前此發行之債券。

四國銀行團同意借給其中的二百萬兩，但借款條件卻更為加重——由「銀行團監督借款用途，以及在大借款實現之前，不得和他國交涉簽訂任何借款。」

外國人抓住中國財政貧弱的艱困機會，提出如此苛刻無比的條件，袁世凱則再度予以承受。

這種墊款，可以說是「賣國定金」。

日俄介入借款案

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所追

日本對華貸款的代表機關——橫濱金銀行北京支店。



袁世凱政府時代的北京財政部。

求的「優先壟斷權」，很快地就見到實現。

本來，袁世凱已經在一九一二年的三月十四日和比利時財團秘密簽訂了百萬英鎊的借欵合同。這筆借欵，是以「京張鐵路」（北京——張家口）的收入和財產以及中國政府的一般歲入爲担保，年息五厘，不需要由財團監督等條件。在中國的立場來說，是比四國銀行團貸欵的條件有利。

四國得到這個消息之後，立即指袁世凱不遵守諾言而表示抗議。並且在四月十八日對中國外交部正式提出帶有威迫口吻的照會——「如果這樣的話，則借欵交涉無法繼續進行。」

乃於四月二十七日答復四國駐華公使，應允遵守前諾，並取消了和比利時財團所簽訂的借欵合同。

在這樣的威勢壓迫之下，袁世凱和四國銀行團進行了借欵交涉。

這時，已經被任命爲國務總理的唐紹儀，爲謀抗拒銀行團的壓力，打破其對華借欵的壟斷行爲，故意於四月三十日突然提出總計達八千五百萬兩的鉅額借欵要求，其項目是爲開支軍費遣散軍隊在五星期內需要三千五百萬兩，由六月至十月的五個月之間，每月需要一千萬兩。

未料，銀行團的態度卻更爲強硬。銀行團代表滙豐銀行希利耶於五月一日晚間提出了爲中華民國所不可能承認的條件——就是每月的預算須經外國顧問稽核認可之後纔可以支付；軍隊之解散，也要由外國武官會同在收回士兵繳交武器時發給支票，憑票往銀行兌現。這樣的條件簡直把中國當做是禁治產者。

唐紹儀拒絕了這個條件，並立即舉行內閣會議，主張中止向四國銀行團借欵；但袁世凱則使唐紹儀不再直接折衝其事，而起用對人態度比較和氣的財政總長熊希齡，繼續進行。

四國銀團拉攏日俄

對於在借欵方面已經鞏固了壟斷

在中國利害關係極大的日、俄兩國的這動向。四國唯恐尚未參加銀行團的這兩個國家自由行動，妨碍四國貸欵，故而對他們展開拉攏工作。

這個工作，對於以擴大在中國的利權爲目標的日俄兩國而言，可以說是求之不得，正好順水推舟；不過兩國在東北和蒙古有其特殊權利，故以不影響上項特權爲參加銀行團條件。

▼日本自一開始就非常注意關於對中國的借欵問題。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以第九十五號呈文向外相內田康哉建議：「中國一定要大規模舉借外債。在那個時候，日本有必要和四國銀行團一同居

袁世凱政府向外國接洽大借欵先後三位主要人物：左起唐紹儀，熊希齡、周學熙。

不過，日本方面所認爲成問題的，是在局外的俄國之動向。內田康哉於三月四日發電駐俄大使本野一郎指示：「與其考慮對四國銀行團的對抗策畧，則莫如以趨向於使列強承認日、俄兩國在滿蒙的特殊權利，兩國一同參加借欵團體爲宜——希與俄方磋商。」結果，俄國同意日本的提議，決定參加銀行團。▲

三月十一日，四國政府正式向日俄兩國政府提出以和四國相等地位參加對華借欵邀請，兩國乃予以接受。

不過，日、俄兩國判斷：對於中國的借欵，如果沒有他們參加，則無法談得攏故而在參加時希望獲得有利條件，於是，自五月十四日起在倫敦舉行的六國會議，只進行了兩天便爲之決裂。原因是日、俄兩國特別耽心因加入銀行團而受到拘束，失掉在「滿蒙地區」的行動自由，故而主張中華民國在借欵時，得保留有自由選擇代表機關的餘地，不必定由六國銀行團經辦。

除此之外，日本更特別要求須明白列入大借欵之欵項不得使用於東三省及蒙古（內蒙）境內——很露骨地堅持維護其既得權利。

變成了六國銀團

然而，亟待使大借欵成立的四國，一如日、俄兩國預料非得拉攏他們加

入不可，乃不得不對他們讓步。於是，經由法國代表調停，於六月初在巴黎重行會商，到了十八日，纔簽訂合作契約。所謂四國方面讓步，就是由日、俄兩國代表聲明「銀行團借欵不得侵犯兩國在滿蒙地區的特殊權利」；四國代表則採取「關涉到政治問題，不予置評」的態度；而實際上予以承認。

在經過了這一段折衝之後，於是四國銀行團便增加日、俄兩國而變成了「六國銀行團」。

▼在日、俄兩國之間，也互相為了牽制對方搶先，展開了謀畧的活動——日本在徵得俄國同意加入銀行團的方針之後，却馬上向英國表示單獨參加，以致引起俄國的反感，俄國外相乃於三月十八日對日本駐俄公使本野一郎表示抗議；日本方面只得於三月二十二日向俄國駐日代辦表示：今後和俄國協商，採取一致行動。▲

六月二十二日，銀行團向外交總長陸徵祥通告六國銀行團成立，接着便於二十四日向財政總長熊希齡提出五項大借欵條件。

借欵條件苛刻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六國銀行團所提出的五項條件如左：

（一）大借欵總額六萬萬兩（約七千四百萬英鎊）。

（二）借欵在五年內陸續支付。

（三）銀行代表為英國滙豐、德國德華、法國滙理、俄國道勝、日本橫濱正金、美國花旗六家銀行。

（四）借欵用途以六銀行之權限行之。

（五）提供担保的鹽稅，當以現在之關稅制度整理鹽政（由外國人管理）。

銀團一再施以壓力

財政總長熊希齡對這個等於是百分之百交給列強管理的條件，立卽予以拒絕。繼之，更於七月一日要求放寬條件並減低借欵額；可是不僅銀行團不予考慮，而且六國公使更於七月九日與國務總理陸徵祥、財政總長熊希齡見面，轉達其本國政府意旨——除非照銀行團提出的條件，借欵不可能實現，以致交涉一時停頓。

於是，袁世凱乃考慮到另闢蹊徑——秘密命令駐英公使劉玉麟和倫敦克里斯浦財團交涉，於八月三十日簽訂了一千萬英鎊的借欵合約。其條件和對六國銀行團相同，提供鹽稅收入担保，年利五厘，四十年分期償還。

六國銀行團對此提出強硬抗議，尤其指出提供克利斯浦財團作為担保鹽稅收入，在銀行團方面有優先權。

結果，袁世凱屈服在銀行團的壓力之下，於十一月間和克里斯浦財團取消合約，向銀行團道歉，再度進行借欵交涉。

在再度交涉中，銀行團將借欵額大幅減低為二千五百萬鎊，用途為應新中國開國的善後措施需要（因此而被稱為善後借欵），以鹽稅及關稅盈餘為担保，借欵期限四十七年，自第十一年起開始償還，年息五厘；唯成問題的是銀行團以「保障担保條件」為理由，要求由他們派外國人參加鹽稅稽核及會計審查——這些條件，雖和當初提出的要求已經比較緩和，可是在財務方面干涉內政的實質，並沒有改變。

美國立場單純決退出

六國銀行團對於上述條件，絲毫不肯讓步；為銀行團後盾的列強政府極力堅持達成其國家野心，對於侵害中國主權等問題也毫不介意。然而，還有唯一例外的國家——就是美國。美國政府自始就認為借欵是純粹為了援助中國復興，而反對藉以為政治目的的工具；現在眼看着六國銀行團所提出的苛刻條件不會讓步，乃於三月四日聲明「像這樣的借欵，侵害了中國行政的獨立」而讓美國銀行退出。

由於美國銀行退出，給予其他五國銀行的衝擊頗大；而且當時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年）前夕約一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花木蘭 葉惠波

迷離撲朔替爺征。飛渡關山萬里程。既可盡忠還盡孝。又能成志更成名。男兒禍國應慚死。女子參軍拚捨生。可笑當今脂粉裏。妄誇色相是傾城。

秋 梨雪 林康

白露蒹葭銀漢方，星槎飛渡素波揚，霜添三徑菊魂冷，風入廣寒月色香。欲懸流輝斜斗曜，烟光凝紫眷山岡，樹間天籟鳴虫韻，夢斷衾輕夜漸長。

新潮者 林參天

天不怕兮地不驚。違親背義世風情。狗場馬地因財死。楚館秦樓爲色爭。白璧贏來當糞土。青蚨散去動刀兵。輕焉身敗兼名裂。重卽嗚呼了一生。

望江梅 秋望 林公俠

南雁遠，島上又深秋。冉冉秋光紅日下，烟波浩瀚數漁舟。閒眺望江樓。

蝶戀花 九月六日夜 劉祖霞

自道深知離別味。幾日分携，未必眞憔悴。不料朝朝心似醉。帶圍早覺腰支細。牆外秋蛩緣底事。夜夜言愁，想識愁來地。明月怕看人獨寐。臨窗却教雲遮蔽。

寒雨 蕭勁草

冷鋒南下襲江城。創出低溫實可驚。破襖重披身不煖。孤衾虛擁夢難成。却愁侵戶穿簾影。更惱敲窗和柝聲。地凍天寒人盡瘁。那堪風雨復交征。

前題 四首 伍醉書

黑帝怒宣發歲威。凍雲迴互夜深闔。樓頭客對瀟瀟響。陌上燈飄緩緩歸。風横懸憐去雁濕。聲多應有蟄龍飛。漫因喧瓦驚檐鐵。隔院笙歌聽已微。

㈡

却熱深慚我未能。紅爐坐擁笑凌兢。絃拋錯玉無多韻。簾閉眞珠第幾層。殊夢覺來愁似水。吟懷冷去夜如冰。從誰乞與回天力。袵席千家許共登。

㈢

洒壁初疑撼釣舟。側身天地正悠悠。向來冷暖吾曾慣。明日陰晴未可謀。氣壓一樓然燭暈。荒雞幾處動邊颼。不圖飢溺平生意。老至翻爲點滴愁。

㈣

沾眼牽情底易任。依依零溜總沉音。鬱陶憶理霖鈴曲。徙倚眞成對榻吟。臥後庭階隨斷續。意中門巷自清深。十年飄泊關山道。未比敲隐此夜心。

寒雨 曾念虛

北風吹處已絲絲。袂薄何溫露又滋。綠酒半分爐畔煖。紅樓空有夢中癡。水晶簾外宮商韻。銀粟燈前絕妙詞。此際有懷如見問。冰心一片報相知。

前題 衛燕山

洒石沾花一院寒。霖鈴濕夢過闌干。邨灣却失瀟瀟外。琴酒唯餘落落歡。消受黃昏孤館易。低徊紅雪小橋難。溜喧冷咽巴山話。猶作圍爐帶醉看。

前題 調寄減蘇 朱濟川

寒流南下。虎虎風聲眞可怕。雪雨紛飛。凄絕梅花盡淚垂。頻呵凍手。最是驚心茅屋漏。簾外瀟瀟。烟霧迷濛失遠山。

前題 調寄雨中花 劉雲閣

破夢敲窗寒峽雨。燈掩映，蕩愁千縷。抱影凄涼，侵肌烈，澒洞聲威如虎。淚洒關河悲倦旅。雁訊杳，歸途又阻。獸炭重添，金尊且酌，一任年華將暮。

前題 調寄點絳唇 潘學增

發發飄風，雨中帶着寒多少。午聽啼鳥。惟覺高天曉。奮起雄心，不怕人將老。常言道，密林豐草，自有濃陰好。

前題 調寄鷓鴣天 區季子

粵地寒無十日連。除非霜霰致纏綿。吉濡雲納天愁墜，侵摻肥脣皺易堅。瀕百載，此寒顚。爐紅淚白醉周旋。朝陽收雨一天地，大帽冰霜盡化烟。

前題 調寄瑣牕寒 蕭勁草

斷岸雲低，孤邨日落，古城荒堞。淸谿絕響，但聽江流嗚咽。看漫空飛絮撒鹽，遠山疊起千堆雪。儼銀裝世界，瓊花徧放，玉樓瑤闕。風冽。燈明滅。更碎瓦敲窗，雨聲不歇。宵來客館，正苦一衾如鐵。念顚連蟄伏路邊，抱饑強受寒磨折。恁凄涼，却有誰憐，卒歲無衣褐。

寒雨 調寄浪淘沙 歐一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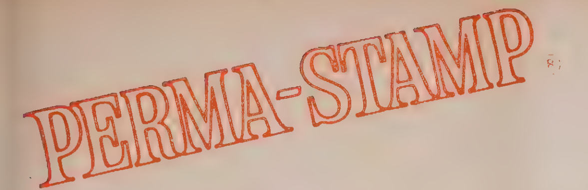
細雨洒寒宵。玉漏迢迢。西窗無語容魂銷。想得申江當此際，大雪應飄。獨坐意無聊。屈指前朝。英雄豎子論誰驕。敗局殘棋今古嘆。心事如潮。

前題 調寄比梅 李供林

空際亂飄飛絮。心上滿縈離緒。簾外朔風寒，吹起一天愁雨。延佇，延佇。追憶舊時游侶。

前題 調寄雨中花 何敏公

凍徹梅林滿嶺。濕透菊叢三徑。樓閣朦朧雲霧掩，風力頻添勁。葉落空庭人寂靜。滴簷水，漏聲相應。憶昨夜，月明簾半捲，變幻原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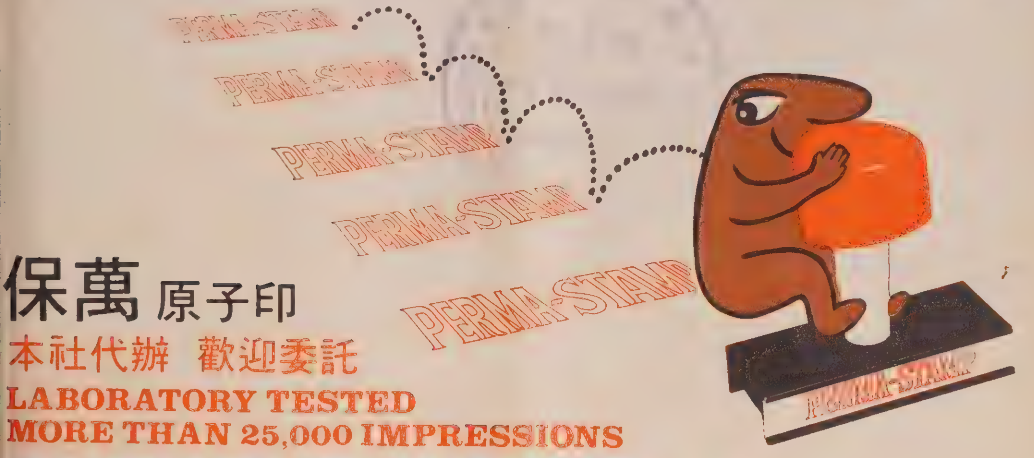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保萬 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0
	2″	3″	4″	5″	6″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59

揭穿中共拒收震災救濟的內幕

冀東大地震的裏裏外外

評中共最近的「整黨」運動

當前中共軍權的變化

田中角榮被捕與日保守制覺醒

歐洲共產黨領導人

「說難與文難」



大地震平津唐山瘡痍滿目

定勝天實行政治救災

NO.459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八月二十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揭穿中共拒收震災救濟的內幕

每週評論

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嚴重震災。中共只報導一些：「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和什麼「抗震救災英勇事蹟」等等比「幸災樂禍」、「隔岸觀火」尤爲令人噁心的廢話，然可以估計得到：死亡人數之多和本已「一窮二白」的老百姓的衣物、器皿損失之重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中共「婉拒」外國和中華民國民間團體以及香港等海外僑胞救助災胞，這證明了北平政權「沒信心、沒力量」視傷亡以百萬計的災黎如草芥。它所玩弄的是一幕欲蓋彌彰的醜劇，躭心接受外來救濟品粉碎它一貫謊言，從而由震災而演變爲民變！

中共不敢接受來自鐵幕以外的救濟品，因爲它長期宣傳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是窮得叮噹響的「人間地獄」！特別是對於中華民國的現狀，中共所造之謠更是離晒大譜。說台灣省的同胞「朝不保夕」，完全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中共這種師承納粹戈培爾的騙人手法，不僅奉爲金科玉律，同時也眞是天天那麼講。如果來自「貧窮國」（美、英和日本等國）、「乞丐省」（台灣省）的救濟品，並且是些大陸同胞見所未見的東西一旦交到災胞手中，豈不是自己穿了煲？可以估計得到：來自「天下第一強國」中共以外國家或地區的救濟品，絕無上了八層補丁的爛衣服，更無「空前絕後」的膠鞋，也不會有食用的碎米、粗米、黑麵和棉籽油，藥品也不會是「赤腳醫生」自己上山採來的草藥和土製的丸、散、膏、丹。

如果讓地震災區的同胞見了這些，第一個疑問就是：這些東西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更嚴重的是，主動救助大陸災胞的美、英、日本等國都是「最兇惡的敵人」的「帝國主義」；特別是中華民國是中共長期變着法兒造謠誣衊的「蔣幫」，可是他們也都送來了救濟品，這對北平那一小撮人所堅持的「階級」和「親不親階級分」的濫調，豈不是不大諷刺？當大陸災胞和所有同胞瞭解眞象後，可能爆發「人震」——羣起暴動，埋葬食人肉、喝人血，欺騙人民拿老百姓當「兩百五」的中共政權。

大陸同胞太貧困了！包括住在所謂「人民首都」北平的老百姓，同樣是窮得可憐。在大陸有一部腳踏車就是「一等富戶」，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就是「二等富戶」，如果腕上戴塊手錶，那簡直是到處可以誇耀的「天之驕子」。

大陸各大中城市有形形色色的「罪犯」，有流氓集團，更有「人民的娼妓」。這些如果也說是「毛主席的恩情說不完」的話，倒不如說是毛澤東政權殘暴無道，剝削搜刮，視百姓如螞蟻一味倒行逆施的產物。

就因爲大陸同胞窮得像「一張白紙」，所以在地震後未罹難者表示出「非常鎭定」。佛經說：「沒有罣礙，沒有恐怖。」因爲過的是生不如死的「幸福生活」，家產早被政府「鬥爭」去了，孩子是「黨的兒女」，眞是淸淚兩行，一貧如洗，在這種「沒有罣礙」情况下，自然於「睇化」之餘而「沒有恐怖」了。一些短視的外國應聲虫，也在替中共吠叫，簡直是混帳之極！

大陸老百姓已無所恐怖，恐怖的是「天下第一惡霸地主」毛澤東政權。它拒收來自外國和台灣、香港等地的救濟品，這是一怕。二怕呢？就是躭心在北平的外國人發現露宿街頭的北平市民竟是一無所有的那副「幸福」的底細。所以，大力宣傳「餘震」，製造恐怖，同時勸他們儘速離開北平回國或到香港去暫避。北平當局的那份「好心」是這麼來的，請「外國朋友」千萬不要誤會。

唐山、豐南等地重災區來了個「天地翻覆」後的一星期，華國鋒一行才以「中央慰問團」的名義乘飛機前往。與災民一見面首先是「向羣眾宣讀中共中央的慰問電」：「鼓勵災區人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發展生產、重建家園」。

地震後的北平一片慌亂，野心勃勃的江青集團，也有可能「趁震奪權」，在人不知鬼不覺中鋌而走險。總之，唐山等地地震後的中共政權，搞的那一套完全是鬼把戲。

冀東大地震平津唐山瘡痍滿目
偽言人定勝天實行政治救災

劉人傑

冀東八點二級大地震，造成空前巨大災禍，但中共遣走外僑，封鎖災區，不讓災情外洩，盡力要將逾百萬人傷亡的巨大災害「大事化小」。可是從許多漏洞可以看出，形勢大壞，不是小壞。中共的所謂「抗震救災」，不過徒托空言，震既不可以抗，所謂「救災」，亦不過發出一紙「慰問書」，由華國鋒到災區「宣慰」一番而已，糧食的「供應」，只見諸新華社的宣傳圖片，今天的平津唐山活像人間地獄。

八級地震．處變不驚

據中共新華社報導，唐山市經過大大小小百數十次地震後，市民非常鎮定，如常作業，廿四小時不停的煤礦也死不了多少人，「大部」救出。照他們報導，唐山市民鎮定程度，就像沒有發生過地震似的；而「恢復正常」之速，可說如有神助。

外國記者無法進入唐山採訪，新華社是唯一的消息來源，我們只好相信。也難怪外國記者認為中國人的「處變不驚」，達到使人吃驚的程度。

今回大地震，災情最慘重的是唐山，其次是天津，再其次是北平和豐南。唐山是震央，災情如此「輕微」，這次地震不應為八點二級，可能全世界的地震儀都壞了，測得不準；也可能唐山市的中國人有毛澤東思想護身，大部分都能履險如夷，不同於危地馬拉或意大利，他們沒有偉大領袖指引，因此死的死、傷的傷，犧牲數以萬計，迫得放棄「國家民族的尊嚴」，接受外國援助，才能草草做好善後工作。

在唐山則不同，秩序井然，走避也不會爭先恐後，屋內的人列隊走出街頭，所以把「傷亡」「損失」減至最低。可能經過這次大地震後，位於震帶上的國家，都要派員到中國大陸地震區（不能再稱為「災區」，因為災都已救過了）去考察，吸收先進經驗，以備他日發揮「抗震」的最高效能。

自力更生．抗震救災

出的口號，並無新義，所謂「自力更生，抗震救災」，不過從蔣總統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變化得來。想不到中共處變的方法，竟依蔣總統的話辦事。

有時對國共雙方的宣傳戰很覺可笑。蔣總統這兩句話，曾經受到左報不斷嘲笑，那時候中華民國正處於外交低潮，西方國家一窩蜂搶着和中共打交道，很多人弄到情緒消沉，蔣總統在這時喊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全國上下，依照蔣總統的話，埋頭苦幹，這幾年間成就特別大，尤其在世界經濟不景的浪潮中，中華民國小退大進，都憑「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八字眞言得到的結果。

今天，搶先和中共建交的日本已後悔莫及，力勸美國不要步他們的覆轍；許多國家也漸漸看出與中共建交害多利少，雖然，目前他們不會又轉向，重新和中華民國建交，但都已步日本後塵，拚命拉住中華民國的關係，這一來，至少可得到更多經濟利益，少受政治顚覆的危險。這是一個轉機，這轉機是憑蔣總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訓示而來的。

知識落後．儀器落伍

儘管香港文化墮子出盡吃奶的力，要為中共修補「預報地震」的爛招牌，可是「地震之神」有意跟中共專家們開玩笑。

中共預報說：七級以上餘震，震央正向北平移

性」露宿，市民的帳蓬，也紮上門牌，看來不是三幾天或一月半月便可解除警告，重過正常生活。北平外僑，也繼續遣離北平，以「恭候」新地震的來臨。

有位朋友說：這回中共的地震預報總算靈了，一次七點五三級地震果然發生，只可惜震央遠在幾千里外的新疆，不是中共專家們預測的北平。

相信這「選錯地點」的地震，一定使中共專家啼笑皆非；更感尷尬的是香港替中共修補爛招牌的那位墮子。

中華民國中央氣象台發言人說，中共預報地震之所以不準確，因為中共所用的儀器已經落伍，中共的「專家」，對地震的知識也十分落後，因此他們的預報，難以令人採信。

古老文化．新生事物

老萬認為，中央氣象台發言人的話差矣！根據日本報紙所載，中共預報地震的專家，不是憑什麼最新科學儀器預測的，他們大都觀察一些動物的異態而作出預報，諸如牛不入欄之類，又用空瓶倒置的老方法，這都是中國的古老文化，很多鄉下人都懂得。這次北平地震，「專家」們事先也發覺動物園中的動物有異於尋常的表現。想不到，經過一場驚天動地，破舊立新的文化大革命，這種古老的中國舊文化，仍然被中共當「新生事物」使用。

地震根本不會有「地震之神」，當然也不會有



北跑到華西，相隔數千里，不過是中共的專家自己鬧的笑話。

有位朋友說：你們不要老是與中共預報專家爲難，其實，說北平將成爲下次七級餘震的震央，未必眞正是專家的預報，可能中共頭頭指定他們作出這預報，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因此，預報發出多日，北平只有一些大部分人也不能感覺到的輕微地震，七級大震迄未出現。如果硬把這責任加在「專家」頭上，豈不寃枉？

老萬細想，這位仁兄的說法未嘗沒有理由，此間墮子要爲中共預報專家修補招牌，爲什麼不利用這理由呢？不過，中共的專家，成爲談地震的人們挖苦的對象，我們也不禁替他難過呢！

死亡枕藉．人豈勝天

毛澤東的行蹤問題，仍是外國記者努力追尋的新聞資料。雖然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說毛仍在北平，但外國記者絕少相信。他們認爲如果毛澤東仍在「担架不足以造成其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應當已離開北平，由他的近臣送達「安全」地方。如果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說的，老毛到目前仍留在北平的話，顯得情形不妙！

中共近日雖大力叫喊「人定勝天」，但連毛澤東自己都明白，憑「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不可能阻止地震發生，地震發生時，也不能止住它不震，甚至不可能使它不毀屋、傷人。中共的預報專家，憑毛思想把地震震央測錯了幾千里，可見所謂「人定勝天」，還差得太遠，天固然不可以勝，連測也測不到，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所以地震猝臨，死亡枕藉，如憑毛思想而能預知大地震什麼時候來，人們可從容跑出屋外空地，開灤的礦工也不會躲在礦坑裏供活埋。

爲眞的可以人定勝天，那「死得人多」了。在報上看到新聞圖片，豐南人民迎接華國鋒到來「慰問」，捧着毛像歡迎；北平露宿市民，什麼東西可以不帶，必須掛起毛像，這當然出自中共的安排，和迷信宗教的人必須掛起神像一樣，希望藉神的法力，克服自然災害。

戰無不勝．自身難保

其實，擁有「戰無不勝思想」的毛澤東本人，也自身難保，他的「龍牀」未必能保住不震塌，所謂「人定勝天」，在這一煞那已告徹底破產。人類到目前爲止，雖有進步的科技，雖可克服一些天然現象，譬如在天氣燠熱的時候，有冷氣機可爲我們製造清凉的環境，但仍不可以「勝天」，把三十三四度的氣溫，使它降到適合人體的二十度左右。

憑「毛澤東思想」可以勝天，無非是中共的愚民政策，使他們像愚夫愚婦相信「菩薩萬能」那樣。「人定勝天」只可用來作自勉勉人的話，不應相信是可能實現的事實。

連年以來，大陸天災頻仍，每一次，中共都出動「人海」去應付，因爲一窮二白的中共，什麼都沒有，多的是賤如泥的人命，所以只可出動「人海」救災。

所謂「自力更生」，是「四方八面的物資、粮食向震區輸送」，讀者當然明白，這些物資、粮食的來源，是其他同胞再勒緊褲帶抽出來的。本來已吃不飽，爲了「抗震救災」——也像當年「抗美援朝」一樣，大家都節衣縮食去抗去救，這些人民在未節衣縮食前，已需要香港親友「救濟」，現在更被刮削了，結果還是增加香港親友的負担。

國家富有．人民窮困

在茶樓和其他公共場所，不時聽到左派分子放言高論，夸夸其談，說「祖國」認眞富強，如果別的國家發生這麼巨大天災，到處懇求別人幫助還來不及，我們「祖國」就不同，日本、瑞士、美國要帮助我們，我們一律謝絕，決定自力更生，抗震救災。左派分子說得唾沫橫飛，却有位仁兄表示懷疑

他一眼說：「當然啦！只有我們帮助別的國家，從來不需要別的國家帮助我們，正因我們祖國富有之故。」那位仁兄說：你的話也許對，「祖國」是富有，可惜的是「國富民窮」。現在需要救濟的是人民，不是我們「祖國」。

左派分子聽了，不由漲紅面皮道：「何以見得我們『國富民窮』？」

香港人十個八個在大陸有親人，他們經常接到家書，十之八九是伸手求助，不是滙錢便是寄東西。有錢的人怎會向人求助？可知民窮是絕無疑問的。至於國是否富？抑或只是「打腫面皮充胖子」，虛有其表，則還須事實証明。

自己捱餓．餘粮送人

不錯，「祖國」經常把米粮運去救濟「落後國家」的黑鬼，但要知道，這是從八億中國人民刮削口粮得來，不是八億同胞都吃飽了肚子，還有剩餘，才作爲救濟品，送去給別人，表示善意的。可以說，這是乞兒砵掏飯，拿去收買人心。

一方面把米粮救濟黑鬼，一方面斥巨資向加拿大買小麥。買那麼多小麥，表示本國粮食不足，既然不足，何以要送給別人？豈不是有點矛盾？

妙就妙在這裏，正爲了這批小麥買賣，杜魯多睇錢分上，爲討好大主顧，達到排除中華民國的政治目的。這筆小麥生意的副作用很大，花點人民血汗錢買小麥，有什麼關係呢？

爲了民窮，他們紛紛向海外親友求助，親友不忍見自己家人凍餒，拚命滙錢。但，這些有外滙價值的錢却落在「國家」手上，人民所得到的，只是形同廢紙的人民幣，離開大陸便沒地方通用，不會買到任何東西。

這一來，更形成了「國富民窮」的現象。左派分子誇稱「祖國」富有，可能是事實。人們過去積聚的一切財富，都給「國家」共了，剩下的一點勞力，又被「國家」以最低的代價剝削，「國家」那有不富，人民那有不窮？但要知道，我們帮助的是人民，並非「國家」。「國家」富有，人民何嘗沾到半點好處？

冀東大地震的裏裏外外

岳騫



北平的一棟房子被震得牆倒樓垮。

這次平、津、唐三角地區大地震，在中國歷史上固然是罕見的災異，但也引起了許多問題，值得研究。

第一，關於地震預報的問題，此種科學世界各國都在進行研究，也都有相當成就，甚至已研究出改變地震的方法，可以使地震由大變小，因小變無。不過，此項研究，直到目前仍是紙上談兵階段，這兩年來世界各地均發生大地震，即以工業先進國意大利而言，也未見得有甚麼預告，預防的辦法，不久之前發生地震，一大塊地區被夷爲平地，死傷慘重。

許多科學，工業先進的國家都未能研究成功的地震預防辦法，毛幫卻自吹研究成功，可以預報，當遼東大地震時，毛幫便說已能預報，及至龍陵大地震，更說得神乎其神，由於預報，所以龍陵地震雖然相當重級，卻無人有死傷。龍陵地處滇西，一向是外人不到之區，一任毛幫如何瞎吹，大家也只能看報上的消息作爲依據。

誰知龍陵地震過後，「新華社」發表的預報地震法，原來是中國古老傳說的「畜變」，即禽獸在地震前均有奇異表現，據「新華社」報導，當時的龍陵地區牛不進圈，魚肚翻白，於是斷定地震即將到來，趕快走避。毛幫自詡的研究成果，還是故老相傳的方法。中國古老方法是幾千年經驗累積，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此種方法用之於一村一鎮，容或可以，若是幅員百里的大地震，即使發覺「畜變」而逃避也來不及，因此，推測龍陵大地震一定死人不少，只是，外人進不到該區，毛幫說人畜均未受傷，也沒有辦法予以反駁。

到了這次平、津、唐三角地區大地震，毛幫胡吹的「預報術」完全破產，地震之來，毛幫事前毫無所知，因此，也就無法預報，最慘的是唐山礦工，仍然按時下礦作工，慘被活埋，據估計不會少於十萬人，全數葬身礦場。

礦工因爲要下礦井，而被活埋是無可避免之事，更慘的是北平市民，由於毛澤東鼓吹對俄作戰，要市民「深挖洞、廣積糧」，北平城內便挖出一個「地下城」，作爲戰爭爆發時之避難室。這次地震之來，毛幫事先沒有預報，市民以爲眞是大戰爆發，蘇俄進攻毛幫，向北平投擲核子彈。乃按照毛澤東平時的「指示」紛紛躲入地下城避難，結果與唐山礦工遭了同樣的命運。死傷人數可能尙多過唐山礦工。

這次地震，看出了毛政權目前的當政頭目顢頇無能，地震本來是天災，責任並不在毛幫，但天災之後，毛幫措置不當，使災胞增加了痛苦，死亡，此責皆要由毛幫負起，其中重要事件如地震之來，北平城內竟然無法利用電台，電

要慢得多，很多市民便因爲不知或因爲未奉到命令而不敢出門躲避，終於被房屋倒塌而壓死壓傷。還有一部份市民反應比較快，一聽到聲音倉皇躲入「地下城」，慘被生葬。

此等處，既可看出毛幹之無能，也可看出毛管區社會之窮困，任何國家首都居民應當有電視與收音機，政府治理下的台灣，窮鄉僻壤皆有電視機，至於收音機已經不是家庭的陳設，三尺小兒皆拿着原子粒收音機滿街跑，但在毛管區，一個家庭要想擁有一部收音機，實在是一件大難的事，沒有錢固然不成，有錢而得不到批准也不成，不是可靠的家庭，就沒有資格買收音機，毛幹担心有收音機聽台灣廣播，傳播小道消息。

還有就是這次救災的方式，也爲任何國家社會所無，當地震初起時，未死居民倉皇逃至馬路上，此乃求生本能，亦勢所必然，但在地震過後，毛帮對此應有一個解決辦法，先應准居民回返家中，檢查死傷及房屋損壞情況，然後展開救死扶傷工作。毛帮不然，硬性規定不准市民回家，一定要睡在馬路上，宣傳還有地震，震央已經移至北平。果眞如此，便應當將居民疏散出城，至沒有受災地區，等到地震全面過後，再准許居民還家。可是毛幫既不准出城，亦不准回家，幾百萬市民紛紛睡在馬路上，此種慘況，要爲北平築城以來所未有。

毛幹此一乖張措施，揆其心理，可恨又復可笑。因爲這次大地震未能預報，毛幫失盡顏面，經過一些「土專家」計議，認定地震來了，下次可能在北平震，於是硬性規定不准居民返家露宿街頭等候地震，以證明毛澤東思想之靈驗，中外古今，如此荒唐而兒嬉的政治，未之前見。

目前災區情況由於逃至香港的外國人陸續透露及毛幫報刊所供認，可以知道一些輪廊。

毛幫報導救災行動有向災區投擲救濟品一事，可以查知地震情况之慘烈，不但道路全遭破壞，地形也有了變動，因爲北平、天津、唐山這三角地區是華北平原，沒有高山大河横亘其間，如果僅僅地震壞了鐵路公路，以毛帮控制力之強，立時可以調集幾百萬民工搶修，也不至於要用空投，由此可知北平唐山之間地形有了變動，無法短期修復，所以只有空投。

又據外國通訊社報導，天津市斷水斷電，商店全部停業，四百萬市民全靠「政府」發粮食生活，此等處可見天津受破壞實較北平爲重，無水無電無粮食的都市，市民實在無法生存，但毛幫爲了等候地震，又不肯把他們疏散，一任市民在悲慘境況下過生活。

又根據毛報宣佈之「慰問團」分赴各地「慰問」，發現災區之廣並非三大城市，而是此三角地區全部遭刼，如陳永貴到豐潤，烏蘭夫到平谷。因此可以推測受災人數當在一千五百萬左右，毛帮侈言自立更生救濟，實則此龐大數字災胞、毛帮要認眞救濟，未必作得到。

擺在面前的還有一個問題，中國俗語「大亂之後必有凶年」，是言大亂之後，人民死亡太多，田地荒蕪無人耕種，必然是荒年。以此例談今日的冀東震

小便皆在馬路上，無論怎樣安排，皆無法解決衞生問題，開始會發生輕微流行症，漸轉而爲重要瘟疫，毛帮即使發動各省醫療人員趕去預防，但要爲一千五百萬人注射防疫針，也非毛帮今日的設備所能辦到。設如不幸言中，則華北平原再發生一場大瘟疫，我同胞又不知有多少人要死於暴政之下。

最後再說到海外救災問題，當冀東大地震消息傳到海外時，所有中國人均感震驚，左派因爲未奉到指示，不敢有任何行動，自由反共人士開始爲救災而採取行動，萬人日報在七月三十日刋出啓事募捐賑欵，聲明收到之後，即彙交中共「新華社」收轉，此舉實在並無政治作用，完全基於同胞愛。只求「新華社」收下賑欵，轉去北平，至於賑欵是否眞的轉發給災民，海外同胞無法查問也不願查問，只是盡一點心力而已。

啓事刋出後，得到各方响應，踴躍捐欵，其他自由僑團也展開同樣行動。但「新華社」得到消息卻大爲震驚，比聽到冀東地震還要震驚，當日下午就透過無綫電視聲明絕不收賑欵，次日各左報又發出同樣聲明罵發起賑災的萬人日報及自由僑團是「蔣特」，「文特」，更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自認中立的「明報」也不中立了，發表消息指募捐賑欵者的「歹徒」，罪名較左報所加者更重一等。但萬人日報既然刋登啓事於先，收到欵自不能不交，乃由十大僑團派出代表於八月一日上午到香港「新華社」轉交。「新華社」事先得到消息如臨大敵，致電警局求援，警局派出兩部車就近設立指揮部以防不測，實則去送欵的代表只是送欵，並非尋釁，萬人日報發出一封致「新華社」函，交代表面交，更措詞謙和，未雜一字政治性字眼。但晤面之後，新華社三代表堅拒接受，雙方談判無結果，代表只好將原函帶回。

萬人日報已收到賑欵，而新華社不肯收，勢不能再派代表去新華社，乃以雙掛號信寄出，又被退回，萬人日報又不能直接寄去北平，想寄請國際紅十字會轉交，但毛帮又致電國際紅十字會，絕不接受國際紅十字會援助，至此，這筆賑欵便無處可寄，形成僵局。

由強令市民露宿街頭，到拒收自己同胞援助，都可以看出毛帮舉措乖張，慌亂，江青、華國鋒集團雖然控制了北平，但是，並不能後制整個毛管區，他們的能力，這次已徹底表現出來。

中國歷史上每當改朝換代，皆由於天災人禍交互促成，如果說地震災禍是天心厭毛，未免事涉迷信，但毛幫最近半年來，確實是天災人禍交熾，以天災而言，大地震即有三次，遼東、龍陵、冀東，最近傳說又有新彊。人禍有周恩來、康生、董必武、朱德之死，更加上火燒天安門，毛澤東又自五月十三日「謝賓客」這一連串事態加在一起，對毛管區百姓來說，不能不有天快亮了的。

歷代王朝的傾覆，多由於天災人禍促成，但偏觀歷史任何朝代之天災人禍無過於今日毛幫，歷代傾覆王朝無論如何殘暴也不及毛幫十分之一，如此殘暴政權，逢前所未有的天時人事之變，要想苟延下去難乎其難，毛一死，這座建在沙灘上的大廈便成爲一堆爛泥。

評中共最近的「整黨」運動

金炎

從七月開始，毛江集團又在內部開展了一個全面的新的「整黨」運動。它是與中共當前的「深入批鄧」、「加強反擊右傾翻案風」、「加強追查反革命份子」、「加強農業學大寨」等一大堆政治運動同時推展的又一個政治運動。

毛江開展一個「整黨」運動的最直覺、最簡單，也最明顯的原因是：目前，中共這個「黨」，又同毛江小集團有了矛盾，又不合毛、江的心意了。

似是而非老手法

過去十年來，毛、江集團的「整黨」已大搞過兩次，第一次出現在一九六六年發動的整肅劉少奇的運動中；第二次出現在一九七一年底開始的整肅林彪的運動中。這次應該是第三次，出現於目前還在「深入」的整肅鄧小平的運動中。

表面上看，中共的三次「整黨」，形式和意義都有不少相同之處，例如：形式上每一次「整黨」，都是由一次重大整肅運動帶頭的三次「整黨」，來自三次整肅。同時，每次整肅運動，都是由「文化大革命」的這個名目來推動的：第一次清算劉少奇時，叫「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清算林彪時，叫「文化大革命的繼續」；現在的第三次，清算鄧小平時，則叫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還有一個相同之處是：三次整肅運動，都是在毛「親自發動和領導」下展開的。在意義上的相同之處是：每一次毛、江整肅掉一個權力爭奪對手後，必搞一次全面清洗，把整肅範圍擴大，因此「整黨」的意義，實際就是整肅的延續和擴大，這次在整肅了鄧小平後，接着就「整黨」，表面上看，這也只是毛、江再一次按其清算鬥爭的老規矩辦事而已！

但是，儘管看來是個老規矩，這一次的「整黨」與上兩次仍是有着在意義上極其重要的巨大區別的。目前這第三次的「整黨」，是有着前所沒有獨特之處的。

整的對象更廣闊

巨大區別之一是這次「整」的對象非常廣闊，軍、幹、羣、老、中、青，都全面納入「整」的範圍。按照中共所透露的情況，幾乎中共內部每一個領域中，都有大批蛻化變質的人，加以過去十年來，曾經在「文革」被鬥倒而後來「解放」了的人，去年右傾翻案風中，曾經刮過大、小「妖風」的人，對周恩來之死，曾經表示過由衷悼念的人，說過一句半句不滿「文革」，不滿毛、江的人，在「批鄧」鬥爭中不站在鬥爭前列，對鬥鄧表示鬆勁，甚至對鄧表示過同情的人，在天安門事件中，不願或不敢去鎮壓反共抗暴羣眾的人，在「農業得子女下放荒山野嶺，不吹噓「文革新生事物」的人……都是中共這次「整」的對象，而這類人，幾乎無處不是，論人數是十分可觀的，這是一個即將在事實中可見的特點和區別。

另一個巨大區別

另一個巨大區別是：毛、江集團今天要「整」的「黨」，是一九七三年毛、江通過「十次代表大會起來的「黨」。人們都知道，「十大」是在毛、江集團少數幾個人把持、包辦的情況下，鬼鬼祟祟「召開」的一次「黨代表大會」。由這次大會出現了中共「十屆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選舉手續，所有「十屆中央委員」及其它上層機構中的佔重要職位人員，都由毛個人「欽定」的。在中共的基層組織方面，據王洪文在「十大」中的報告，中共現有二千八百萬黨員，特別是縣級以下的，多數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林」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份子，而其中工、農人數的比率，比劉少奇、林彪時代均大有增加。因此可以說：「十大」中重建的中共這個黨，在它的重建過程中，不僅完全沒有受到劉少奇、林彪的干擾，且組織路綫、原則，都是按着毛的路綫、原則去辦的。是按照毛、江的自私利益的要求重建起來的。換句話說，基層組織中都是擁護毛、江，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也就是在整肅劉少奇、林彪的權力鬥爭中受到毛、江收買，爲毛、江出過死力，也因此而得到了毛、江賞賜的人。

爛攤子越整越糟

上述這兩個方面的與一九六六、一九七一開始的兩次「整黨」都不相同的區別，總結成一句話就是：毛、江集團今天的「整黨」，是要整掉他們一手包辦親自重建起來的「黨」。

這就非常有力的說明了一個問題：毛、江雖然經過了十年之久的奪權鬥爭，兩次打垮了黨的組織，但當由自己親手重建起一個黨組織之後，現在三年不到，又發現這個黨組織是同樣與毛的「革命路綫」，與毛、江的「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是反對毛、江的，既反對毛的專橫暴虐，也反對江的「接班」掌權。「整黨」這件事就証明中共黨內對毛、江集團的眾叛親離情況，永遠無法解決，而且越演越烈。

總之中共這個爛攤子是整個都在繼續爛下去，毛、江集團的「整黨」，不要說不可能重建一個「黨」，就算能重建一個，也仍是這爛攤子的一部份，仍

當前中共軍權的變化

余秋人

毛澤東已死之消息，雖尚未証實，但毛澤東不久即將遭天譴，則是必然的事。毛婆江青的文革派趁毛澤東尚氣息未斷之前，正積極展開奪權行爲，以圖控制局勢，達成其接班目的。但這一小撮的宮廷宵小，因其用心詭譎行動囂張，已引發整個中共組織的嚴重政治危機。日前華盛頓郵報刊出共黨問題專家左薩一篇專欄，認爲除中共內各派系激烈鬥爭外，未來左右中共存亡的關鍵，共軍的動向最爲重要。

毛澤東一向喊着槍桿子裏出政權，江青這幾年爲求爭奪對軍權的控制，已用盡一切可能解數：從一九七一年底一次調動八個「一級軍區司令員」之後，對於軍方重要人事調整不斷進行，自去年一月至今年四月，調動「省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以上人事，共有二百二十人，其中以各「兵種」和各「省軍區」主要頭目調動的幅度最大，如此大幅度的調動，是毛江的「挖牆角、摻砂子」的詭計，以防止共軍「山頭」復活、坐大。



李先念與許世友

如此大調動，毛江並未能達到控制軍人的目的，從毛江發動的「批鄧」和「反右傾翻案」運動，便可看出軍人的動態來，各大軍區司令員，就我們已得的大陸消息如「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就拒絕接聽華國鋒關於撤除鄧小平職務的「下達」電話，不召集擁華批鄧會議，「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竟下令共軍少搞「反右傾翻案」宣傳，并拒絕在共軍軍中宣傳「反資產階級法權」。而且即近其行政中心的「北京衛戍區」在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中，竟袖手旁觀，拒不介入，使江青事後大吐苦水。毛澤東還算活着時，共軍中抱如上態者已大有人在，一旦毛嚥氣，中共黨政各派系必揭開武鬥場面，而各地軍事割據與動亂必將隨之爆發，已屬毫無疑義。

江青系鑒於共軍之難以掌握，着手發展「城市工人民兵師」，目前控制了北平、天津、上海、瀋陽四大城市的工人民兵師二百五十萬人，分別受紀登奎、王曼恬、王洪文、毛遠新四人指揮。另江系的力量便是毛的宮廷近衞軍，即所謂「八三四一部隊」，以之保衞毛江安全及控制北平中南海中的高級幹部。雖號稱一軍，總人數在二十萬人左右。另外江系力量，便是華國鋒統率下的「國務院公安部」的公安部隊，如果毛澤東死亡，江系與官僚幹部及軍隊發生戰鬥，相信無戰鬥經驗與實力的烏合之眾的民兵師加上只能作中南海防衞的近衞軍，必非正規共軍對手●

當然，共軍過去統屬不一，派系亦甚紛歧，毛澤東過去利用彭德懷打倒劉伯承、徐向前；文革時期又利用林彪以掃除異己；俟林彪軍權坐大，又利用非林系軍人剷除林彪。目前除葉劍英、李先念外，其他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粟裕等，雖都老病，但這些人在軍中聲望潛力仍在。毛的倒行逆施，江的飛揚拔扈，已到天怒人怨地步，大陸八億無辜人民均充滿了「與汝偕亡」的怨憤，在這個充滿爆炸情勢之下，未來共軍的動向，當然值得注意。



劉伯承與陳錫聯

田中角榮被捕與

已作階下囚的田中角榮

田中被捕的消息，七月廿七日晨由電視及各報號外傳出後，給日本政界及國民的衝擊非常大，直接的反應有兩種：一種是大感驚訝，沒想到曾爲首相之尊的田中角榮果眞會被捕；另一種認爲應當來的一天，終於來到，不過來得比意中快些。

不管意外也好，當然也能，田中的被捕，至少說明兩件事實：一是日本金權體質已遭到毫不容情的揭露，一是自民黨政權已面臨脫胎換骨，有賴徹底改造的命運。

進行搜查的三條路綫，丸紅、玉兒、全日空，本來以全日空進展最快，現在田中被捕，丸紅交田中的五億日元經証實，全案獲得突破性進展，直驅案件核中，司法當局的決意與幹勁，博得空前掌聲，也雪洗了過去「無能」的紀錄，剩下較重要的，是田中如何運用那五億日元，及兒玉取自洛克希德七百萬美元的向去，這兩者獲得查清，則此案大致告一段落。

黑色勾當金權厚牆

田中的最大罪嫌，無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以協力美元防衛政策的名目，利用首相職權，暗中取消採用國貨，而改購美國PXL對潛艇偵察機。照柯其恩的証言，這時期洛社確會透過丸紅及兒玉流入日本政界達十一億四千二百萬日元之鉅。而日本政界在這年進行總選舉，巧妙地掩蓋了日本人的耳目。

進入田中內閣後，選舉費用，只能用「揮霍無度」來形容，最著名的一九七四年七月參院選舉，田中採用史無前例的銀彈攻勢，致使三木和福田跳出閣外予以抨擊，現在回憶起來，田中當時的氣勢，當是丸紅那五億元所發揮的威力。

儘管今年四月，田中刻意強調他的潔白，想洗掉他在洛案的污名，卻洗不掉大眾對他的懷疑。針對這點，日本評論界發抒一番感慨說：日本國民揭發政治陰暗面的能力還是值得懷疑的，洛克希德案，若不經美國議會揭露，日本國民極可能至今仍蒙在鼓中，對日本政界覺約黑色勾當，從吏

懷疑，也只停在懷疑的階級，對田中金權體質的厚牆，還是莫可奈何的。

此可見，培育了長期而嚴重的金權體質，自民黨實難辭其咎。自民黨使田中政權中了「金權之毒」，還一任寬容它，使黨內造成「只要有錢就有辦法」的風尙，議員心目中，只有「天下黨」的意識，國政居次，唯「閥務」才是急務，一心爭取的，不是「主權在民」，而是如何增加票數，只要對選票沒有帮助的，全不發生興趣。像這種政治經濟化——亦即功利主義的政治機構，才會造成今天自民黨墮落得無以復加的地步。

面對這樣的危機，黨內並不着眼在根本問題上，反而一切以派閥爲重，僅表面空喊改革，自然就趨於積重難返之境了。

田中被捕後，三木立即聲言說：「自民黨結黨以來，已面臨最大考驗，大勢來到這種階段，不再考驗派閥利害，應以整個黨的存亡設想，進行斷然的改革，以挽回國民的信賴，這就是我的職責。」從這些話可看出，三木還是不改空論的本質，照樣提不出具體可行的方案。在與松野政調會長及福田的會談上，松野提出當前的黨改革，第一步該解除派閥，而三木的總裁派該率先執行，三木當即允諾，但何時進行，以何種形式解除，他又支吾其詞，露出退縮之狀了。

解除派閥有心無力

三木的城府中，有他種種打算，在臨時國會後解散的話，初次從他口中說出，解散後進入改選，接着提名首相競選，他似有充份把握。

在議會生涯中浮沉四十年，三木一直是「弱者」的存在，時局的演變，使他在強中卻具有相當的韌性，主要歸諸於派閥列強相持不下所造成的環境。回憶他任副總理的田中內閣時代，曾因參院選舉的「德島之爭」，吃盡田中派後藤田官房副長官的虧，三木以此爲契機，批判田中金權而辭去副總理，不料此舉竟導致田中垮台，同時也造成三木內閣誕生的局面，田中轉而躲到幕後，推椎名爲前哨，進行倒三木運動，轉戰爭鬥不息。

這兩年來，自民黨的內部抗爭，在三木與田中的對峙下展開。以「新保守」爲指標的三木，與保守本流自任的「舊保守」勢力相衝突，在處理洛案上達到了頂點，而倒閣運動由膠着狀態進入第二回合之際，田中突然被捕，給兩大勢力帶來決定勝負的因素。這似乎三木早就預期的，但司法當局的正面突破作戰法，又似三木未曾料及。其內心的驚奇、興奮、得意，以及對此事態的深刻認識，從他故作淡漠泰然的表情上流露無遺。也因此，他除呼籲傾全力促進改造自民黨外，還特別強調自民黨不能光靠理論，要特別關心輿論的動向，口口聲聲離不了輿論，可見他對輿論的「感激」。

田中派樹倒猢猻散

日本保守體制的覺醒

余勳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右）與副首相福田赳夫談論田中問題

擬定的臨時國會，解散、改選等政治日程，已明確的顯示他保住主導權的自信。除此外，廿八日眾院外務會上，還作了日毛和平條約交涉的積極發言。針對以上種種加以分析，三木長期執政的意欲，是顯而易見的。

田中派已因田中的突然被捕，而呈現惘然若失之狀，兩個多月前，田中還含着淚激勵派內議員說：「難道連你們都不相信我嗎？」那想到話猶在耳，田中入獄了，眾參兩院合計九十多名的第一大派議員，本在田中下台後，在黨內依然擁有相當的發言權，隨着田中被捕這一打擊，不僅在黨內的影响力已消失，就連政界財界所擁持的勢力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失去龍首的田中派議員，目前正像一羣無依的孤兒，準備作猢猻散，西村英一採取緊急措施，撐起「七日會」，以示跟田中的辦事處完全斷緣，蓄意去掉人家對田中的不良印象。

俱樂部21」等三四個割據勢力，但意外的是，該派議員大半都未動搖，仍死心塌地追隨田中，所以西村英一這項措施，暫時尚能勉強維持，一旦自民黨進行清黨或改革以後，田中派就真正面臨解散的末路了。

大平派一向是遮在田中派的陰影下過活的，這回田中被捕，其打擊之大不難想見，大平本身，曾多次發言表示意外，在他以為，這番逮捕風潮，至多到秘書階段就歇止，所以廿七日當夜，「池田會」上一片緊張和失望，為失掉多年靠山而悲悽。相反的，大平派中也有人大大地舒了一口氣，認為精神上頓然卸下重担，可輕鬆地跟福田派公開接近了，這是一條自救的路，也是不幸中的幸事，過去一段宣傳總算沒有白費。」但不可否認，過去唯田中是依，卻期望落空，這回與福田合作，從勢力均衡上看，大平還是處於不利之勢。自歸一句話：田中被捕，給大平派投下的波紋的確是複雜的。

福田不管面臨怎樣的情況，總不失乎靜沉着的態度，但他依然禁不住批評田中說：「四年前，自民黨作了此項決定（指選出田中首相），天下就開始大亂。」他的強調，暗示黨改革應由他來，福田本來與三木抱同樣心願，由洛案一舉擊潰田中，現在目的已達，情勢改變敵友，他又寄望三木早日下台；他過去與三木合作，其實也只能說是追求目標過程中的一種手段而已，他的真正目的是很清楚的；田中已入獄，反三木的勢力卻依舊存在，福田多少希冀這股勢力的帮忙。

保守體制岌岌可危

七月廿九日報載，中曾根康弘、橋本登美三郎、二階堂進、佐藤孝行四人似已離不開關係，尤以中曾根，在洛克希德提出資料中，被確認担任過重要的聯絡工作，受取秘密資金一事雖被否認，至少洛社在接近日本官方時，靠他的有力帮助，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這樣一來，三木政權的基礎就直接受到影响，中曾根總幹事與佐藤總務局長是三木親自任命的人才，三木當然難逃政治責任，也難怪福田再三說，靜待事件的進一步發展了。

在這種情況下，下任總理總裁為誰？自民黨能否進行選舉戰？層層不安在黨內擴大。老實說，自民黨這種危機意識，未免醒悟得太遲些，早在兩年前，黨內就有人不斷叫出改革體制，畢竟議論多，實行少，至今，不僅自民黨再建困難，連保守體制的維持，也岌岌可危了。

戰後三十年，日本保守政權蓄積的政治弊病，因田中被捕而態畢露，這對日本政治而言，是一種痛心的「禍」，但也是一種稱心的「福」，只看如何轉禍為福罷了，這不僅看自民黨的決意與努力，同時也看各政黨能否視田中被捕為政界刷新的一個重大轉機。

（七月卅日寄自東京）

歐洲共產黨領導人

任紫琴

西歐共黨一度被視爲——絕對的——蘇聯的工具。現在，西歐的共產主義，正發展成爲一種漸增的復雜結合，只有相互的關係，但無明顯的不同政治勢力存在。同時，當個別的歐洲共黨在與莫斯科相互的關係上，極力維護他們自己的獨立身份時，每個黨內的死硬派與自由份子互相爭奪控制權。下面是新聞週刊所供給的廿個歐洲共黨高級人物的輪廓，他們都佔在那種共黨理論鬥爭的最前綫。

意大利

喬治奧·亞曼杜拉：人們知道意共首領爲安里科·柏林基爾，但意共黨內許多重要官員却少爲外人所知。柏林基爾最忠實與有勢力的同僚之一，是現年六十八的哥羅爾格羅·亞曼杜拉，一位國際事務專家與一位致力於歐洲共產主義的人。他是意共中央委員及政治局的委員。他是那麼明顯地批評莫斯科，以致使他受到黨內其他正統派黨員所懷疑。

喬治奧·拿波里坦諾：一位律師與新聞記者，五十歲，他現正專心，而集中力量於勞工關係與意大利的南部開發事務。說着一口流利的英語，從事社交與西歐名人接觸，是意大利文化界有名人物。他沒有共產黨人強烈的陳舊幻想，甚至許多非共黨的意大利人，都認他是他們的未來國家外交部長最佳人選。

盧西諾·巴爾克，漂亮而看來年青，五十歲，是意共黨內有名提倡進化改革者之一。他以前是新聞記者，但他又同時與意大利銀行界與事業界關係密切。因此，他成爲柏林基爾所依賴的經濟顧問。

薩治奧·薩格里：很愛旅遊，是一個老練世故的人，常常成爲柏林基爾的外交事務的顧問。也是

峯會議期間，曾因他的堅毅與精明的外交才能，而獲得他的共同談判者的尊敬。

皮杜·英格洛：一九七一年，死硬派的，他在競爭意共領導權中，失敗於柏林基爾。雖然他爲中委員與政治局委員，這位六十一歲的英格洛，卻被許多意共黨員認爲是一個過時人物。但是，如果柏林基爾政策有失，英格洛將會預料地捲土重來。

江卡羅·巴吉達：一位關於東歐集團與第三世界事務的專家。他是柏林基爾的最高外交政策顧問。但是意共內部聲言，不管他怎樣公開支持目前黨的領導與自由路綫，這位六十五歲的巴吉達在基本上仍然親蘇。

阿爾曼多·科秀達：負責管理意共控制下的疆域，五十歲。在黨內除秘書長以外，可能較任何人具有更多的影响力。堅決親蘇，他是被廣泛認爲有意爭取機會取代柏林基爾的地位。

法國

喬治·馬查斯：自從於一九七二年成爲法國共黨書記長以來便盡力改變那種長期遵守史達林主義的身份。他批評蘇聯迫害異己，與意大利的柏林基爾相交通，以及抑制他黨內親莫斯科的分子。但是他的

個招惹麻煩的人，因此，[illegible][illegible]觀察家都懷疑這位五十六歲的馬查斯，究竟他的歐洲共產主義是否實行改革，還是全然的機會主義者。

皮里·卓羣：一位德國事務專家，四十六歲，法共中央委員，也是法共傑出人材。他致力黨內的教育事務，並且已經制定他的歐洲共產的文件，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已過去了。」法共黨內咸認爲他可能繼承馬查斯。

樂然·利堯：在他與喬治·馬查斯之間失和，並沒有任何公開紀錄可查。但是，這位五十歲的利堯，聽說他曾經爲法共左傾政策，而反對書記長。他是被視爲在法共死硬派中對「史達林路綫有選擇餘地者。」

金·康納巴：法共中央委員與政治局委員，五十五歲，表面上支持馬查斯的現代化運動，但是他的背景是史達林主義者，他曾替莫斯科維持密切關係。

西班牙

桑地哥·卡里羅：他是個身材矮粗肥的人，有着一副慈善的面孔。關於他的政治史很少人知道。當西班牙內戰時，他逃亡出走，且於一九六〇年成爲不合法的西班牙共黨頭子，曾經在法國指揮地下活動。他是最有名的主張西歐共黨獨立的領袖之一。他曾譴責蘇聯一九六八年侵犯捷克，並於前週柏林高峯會議中宣佈，共黨運動的各不相同，必須「堅決地接受。」

比利時

路易斯·萬·蓋特：比利時共黨是歐洲最溫和之一，由四九歲的路易斯·萬·蓋特所領導，他正通過觀念學致力於社會改革。萬·蓋特義正詞嚴批評蘇聯。他的麻煩問題就是控制黨內的異動份子，他們都是托洛斯基派到毛澤東派。

英國

哥頓·麥克米倫：書記長哥頓·麥克倫，五十一歲，他現在設法抹掉英共黨於一九五零年代沾染的濃厚的史達林派氣味。他的所有問題中一個並不小的問題，是難招收新黨員。現在英共黨只有三萬黨員，包括少數工會


意共：喬治奧・亞曼杜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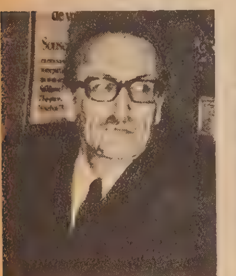

意共：意治奧・拿波里坦諾


意共：盧西諾・巴爾克


意共：皮杜・英格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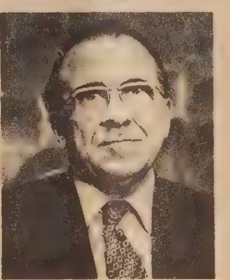
意共：薛治奧・薩格里


法共：喬治・馬查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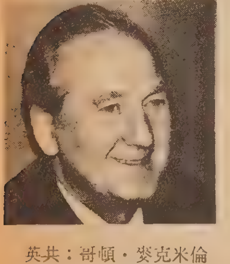

法共：金・康納巴


Photos by Sipa Press

法共：皮里・卓犖


西班牙：桑地哥・卡里羅

西德：赫比特・邁斯



英共：哥頓・麥克米倫


葡萄牙：阿發羅・朱哈爾


芬蘭：阿恩・薩林

西德

赫比特・邁斯：這位西德共黨首領，四十歲，曾在東德住了一個時期，並在莫斯科經濟計劃學院從事研究。他是歐洲共產領袖中最甘心親蘇之一。西德共黨現在只有四萬黨員，因為這是一個分裂的國家，人民對共黨仍深感恐懼。

奧地利

法蘭斯・摩利：這位五十二歲的奧地利共黨頭子是如此之正統，他曾將黨內那些說話反對一九六八年蘇聯進侵捷克的黨員加以整肅，使奧國本來人數很少的共黨，幾乎減去一半。他仍然堅決反對任何帶有歐洲共產主義風味者。

芬蘭

會民主黨以後第二大政黨。共黨在芬蘭成功的原因之一，那是有賴於狡猾的黨主席・阿姆・薩林，他相信合作的重要，而且已經藉此抵抗蘇聯所加壓力——將他的人併諸現存聯合政府。但是，他的前途仍多困難，因為事實上，他的黨仍為內部紛爭所困擾。

達斯托・色尼沙羅：芬蘭共黨副主席，是一個典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時又反對他的黨參加芬蘭聯合政府，一切正與他的老板相反。大約有百分之四五的黨員支持他的立場，因此他成為困擾薩林主席的主要源頭。

冰島

拉格納爾・亞馬德斯：他是冰島的共黨，這個

歲，主張獨立（他林葛這次東柏林高峯會），並佔有國會議席百分之十八。他反對英國在冰島的捕魚權。

葡萄牙

阿發羅・朱哈爾：一九五一年，當他被捕坐牢，即獲選為葡萄牙共黨的首領，現年六十二歲，是西歐共產黨主義的前輩政治家。當他一九六零年從牢中逃走，在蘇聯渡過十三年時光，他已成為死硬派的最死硬派了。他曾經担任葡內閣的閣員，但是他不夠取悅許多葡共青年黨員，因此後者指責黨內殘舊的史達林主義者，在最近的總統選舉中，顯出可憐相。

（譯自「新聞週刊」）

松丁隨筆

「說難」與「文難」

向晚

「說難」即說話難，「文難」即寫文章難。合言之，即說話與寫文章皆非易事。這兩事皆佔人的生活上一重要部分，關係人的成功與失敗至大，故值得一談。在古人中，首先重視說話者，最早應是孔子。他對於說話，提出許多智識，例如：「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此皆發言的智識。在一種集會中，有許多人發言，必定有一定次序，既不可急躁，搶着說話，也不可輪到你時不出聲。又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即失掉一個認識人的機會。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即如對方是一小人，這種人以不認識爲妙，和他說話不是自尋苦惱嗎？又如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即言諫君次數如太繁，必招辱，勸友次數如太多，也會招朋友反感，和你疏遠。又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言從那人說話的態度神氣，明明是個小人，誰也惡之。又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德」。此言仁者是哲人，當然有許多高見，可是那口齒伶俐者，就未必是君子。以下兩語只是陪詞，充實上兩語而言。又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說話要觀察對方是甚麼人，本是一無知昏人，你偏偏和他大談崇高的意識形態，豈非對牛彈琴嗎。也即「可與言而與之言，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的意思。

其次是韓非子，他有一篇著名的「說難」，固然爲對在高位者言之，然對今日社會也可大有用處。那篇文太長，不能多引證，故只可就其一小部分概論述之：「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任用）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韓非子此篇文章，並非空論，而實有所指，即分析春秋戰國時代的辯士活動，何以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即全看那些辯士的才能、技巧，尤其在能否揣摩出對方的心理。當時最出風頭的辯士，是蘇秦、張儀。他二人的當時成功，即在能運用上述說話的條件，把握對方（君王）的心理。

再就現代說，日特與共特也就是以蘇張爲祖師。他們所用的手段，決未超出蘇張之上，如用金錢收買，用女色誘惑，皆不成時，就以武力殺之。說話爲使對方相信，往往會痛哭流涕。影佐對汪氏，周恩來對美國人即常用此種手段。日特何以能說服汪氏脫離重慶，而受日敵利用？就我所知，不外三點：（一）戰敗而謀和乃國際間常事，如普法戰爭，甘必大之對普投降；如第一次大戰列寧私與德簽和約。（見汪氏致張永福私函）；（二）日本只要在國際上領導中國如英對法，並無吞併中國的野心，（近衛對高氏談話）；（三）日聲明不與蔣氏爲對手，而迎汪氏爲中國首位，言外之意不必多說，見「近衛聲明」，汪不是北平的王克敏，南京的溫宗堯可比，他在黨國是極有分量的，故汪聽影佐游說後，覺得與公與私皆可說得下去，卒允之。

大陸之失，原因固多，祇有一點與人不甚注意，即「國共和談」。共軍凡遇不能支持時，必提出和談，國府何以會答允？原因在美國，從馬歇爾七上廬山可以見之。因共特早對美方下了大功夫。因美國是民主國，而又是反共者，所以中共先改共產主義爲「新民主主義」，又宣傳中共是「農民改革運動者」，並非共產黨。美國人先受到中共如此欺騙，認小人爲君子，所以以後美方處處爲中共辯護，偏向中共。抗戰時國府受到美國不少援助，所以也不得不給美方一點面子，所以「和談」之毒，便喪失了我大陸。

語云：「一言丟邦」，並非眞是一言，而是一整套詭計。共黨向世界侵略，還不是全靠宣傳，一向無往不利，只有在非洲、中東、南美碰了不少釘子。最近日方也覺悟了，才也對中共以反擊，鄭重對美議員說與中共建交之害。儒家一向主張外交，要「言忠信，行篤敬」，可見這種政策，至今看來，還是正確的。不見今日中華民國對外不是仍有一百五十餘國在維持着實際外交關係嗎。實際外交關係，指的是文化、工業……而言。

口講謂之說，筆寫謂之文。口說過便了，筆寫不然，文章印出來可以傳之久遠，故必須特別愼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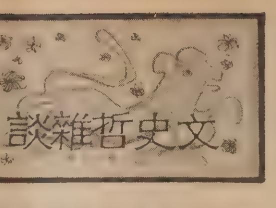
孔子斥宰予一句話，弟子馬上寫於腰帶，把那個晝字中間一直劃未拉長，晝變成畫，遂成爲千古考證疑案。假使當時弟子若小心用筆，便不致如此。春秋時代，士人大概皆大罵紂王，孔子聽了認爲太過分，所以便說道：「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勿居下流，文下之悉皆歸焉」。弟子也寫下來，

於是後人根據此語，從尙書、詩經中，替紂王又寫了不少反案文章。

秦王下「逐客令」，想把外國客卿逐出，李斯也是客卿，聞之大驚，所以趕寫一篇「諫逐客書」。這篇書遞進去，不僅救了李斯的好差事，也挽救許多客卿飯碗。趙高陷害李斯，把他下獄，李斯危在旦夕，於是他給秦二世上一書，書上並非哀求秦二世饒命，或直陳自己對秦國有如何的貢獻，而是歷述自己七大罪，實爲七大功，眞是絕妙文章。可惜趙高不肯呈遞，所以卒被腰斬，如二世覽之也許會把李斯免死。

西漢楊惲本可以安享餘年，不料其友孫會宗給他一書，引起他平日積憤，愈寫愈生氣，寫到最後，遂如火山爆發，所有憤怒皆吐了出來。其中最重要幾句是「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長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任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此書被皇帝見之，大怒，以爲楊惲在咒罵朝廷，遂加之以死罪。

王安石詩文並茂，惟性情生活古怪，說話不饒人，自不免得罪許多朋友，因此引起蘇洵寫了一篇「辨好論」。我看過許多考證，多認大體上是不誤的，王的生活不近人情，有人且說比蘇洵寫的更壞，如鬍子上爬蝨子。但總覺得，批評王安石的人品太過分了，說王安石是「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皆晉朝奸臣）合而爲一也」。對這句話後之讀者，多批評太過分，難令人心服。



三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的青年

震雲霄

與一位最近退休的歷史教授閒聊，談起二、三十年代的青年與現代的青年思想感情有甚麼分別時，那位教授說：在他的年青時代他覺得當時的青年多是傾向於崇拜權威的。現代青年很少崇拜權威。在過去，教師是知識權威的代表。現代也許圖書館與參考書多了，任何一個青年，想考證甚麼，他大可以到圖書館去找到答案，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思考，做教師的如果惰於閱讀，便沒法引導學生去思想，很容易爲學生瞧不起的。

我雖然沒有教過書，但有時在教會與知識青年接觸，暗地裏拿我的一代與現代青年的思想比較，也感覺到現代青年的特點是不大容易崇拜權威。更而以看出這種轉變，並不是人的思想情感的轉變，可是在這一時代，本人的確比古人強，新的東西越出越多，一個從事機械工作或醫科工作，他最感興趣的是新的創造出現，要是他對新的事物沒有興趣，他便沒法追得上時代了。

權威感的喪失，可以衍導出一點好處，就是今後的極權政治制度，必然沒法使年青一代全心全意投進去，做一個忠心不貳的人。有時看到某些政治職業學生，表現得那麼積極，你也許懷疑他們與三十年代那種崇拜權威的青年沒分別，其實只要留心觀察，會發現他的積極，有很多只是徒具外形而缺乏實質的，多數這類青年，都是由于家庭經濟環境沒法獲利享受正當社交生活，爲了希望自己的將來變到較好的幫助，他們不得不找個靠山來利用一下，要是他們忽然遇到較好的機遇，轉變得最快，轉好得最澈底的都是這班「積極」青年。

有時從好些西方刋物中，看到西方國家如意大利與法國的左派青年的思想，轉變得很快，我們不能說他們因爲吸入廢氣過多而使生理心理失去變化。其實是每一個人在青年時代，對新事物的吸引力都沒法不醉心的。譬如說：這幾天美國的太空船成功登陸了火星，每天都有新資料拍回來，我們不能相信即使是從權威而來的左派青年心中還以爲美國是不可藥救的資本主義國家，因而對太空船登陸火星的事物作看而不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然而，當他們看到了太空船登陸火星的科學新聞後，他們會不會完全將美國太空船登陸火星的事件孤立起來看，仍然以爲美國是一個不可藥救的資本主義國家，心中信念完全沒動搖呢？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信念動搖了，他們的思想自然會跟着改變的，即使一個時期因客觀環境不容許他們改變，迫得硬着嘴巴，表示死硬到底，其實他們的心靈深處，已於不知不覺的埋藏了澈底改變的計時炸彈了。最近十年中，發展得最快與消失得最快的是西方的嬉皮士風氣，猶憶當年，世界上多少憂時之士，對那些嬉皮士青年作過多少呼籲，似乎無能爲力，當美國的胡士托音樂節表演的時間，正是嬉皮士發展到最尖端的時期，可是不轉瞬間，嬉皮士風氣很快地隨風而逝。那些轉變，與憂時之士呼籲無關，主要力量，仍然是由於嬉皮士青年本身的自覺作用。那自覺的源頭，仍不外是新的事物越來越多，使他們在那日新月異的世界中，覺得是自己在哄自己。

雖然，在一個劇變與多變時代，它的好處是使青年人去做烈士的可能性越來越少了。但它的壞處也同樣存在的，那是使青年人很容易將傳統文化割斷，容易自以爲是迷失，缺乏反省精神。一個人既然不知道從何處而來，也不知道從何處而去，這種生命是很難獲到精神安頓之所。因此今日的青年，最好應用理性觀念重新檢查過去，衡量將來，最緊要的是要配合人類進步的步驟，抓住一個精神安頓之所來投入去才行。

毛澤東死前死後

老戰

（編者按）本文作者在「文革」時是一紅衛兵頭頭，後為縣革委常委。逃港後，曾寫政論文章投寄「中立」報，惜一一投籃。而事後所言幾乎全中，如姚文元接班，江青奪權，並預言在產業工人中躍出一巨頭，果然，王洪文策出。本篇所談資料，是作者在大陸時切身體驗，對了解中共問題，可作參考。

僵屍政治

中共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必是全力應付黨霸毛澤東一旦死亡的難題。

為此，中共第一個步驟是事先向世界宣佈，毛從此後不再露面。鑒於身體的理由，他不接見外賓，除了面授遺囑的江青幾個親信之外，將無人見到他。

此意義在於：一如林彪之死，中共只能在強力手腕控制軍隊、民兵時才予以宣佈。毛死後，必不能立即宣佈死訊。

對內，使內心反毛，但懾於毛勢力的軍方人員不敢下手，江青一伙可爭得時間，進行重新部署，目前已在進行中的是北平由王洪文的民兵控制，而把軍隊調出外圍。

引証：在宣佈林彪事件中，廣州部隊的一個親林炮兵部隊，以調防為名，把林部調往湖廣交界地的山道裏聽候傳達。

對外：使敵對者無法捉摸，如令業已大軍壓境的蘇軍舉棋不定。

引証：「百萬雄師」的主角查路登希士頓，敵方知查死後，查所据城堡幾乎立刻失手，查以僵屍退敵而竟勝，但中共所玩的，可謂一幕「僵屍政治」。

毛澤東給斯大林的評價是，七分功勞，三分錯誤。斯大林的三分錯誤是化友為敵，把一大批為斯大林打下江山的忠心耿耿的老同志斬首。毛咀裏是這樣說，走的卻是斯大林的老路，重承衣砵，且變本加厲，從高崗到林彪，從劉少奇到鄧小平，全給他搞垮。以毛澤東評價斯大林的標準，毛澤東的同志們，亦十分容易為毛作一個評價。

如果說斯大林沒有培養接班人，致使蘇聯變修，赫魯曉夫派他的女婿強行揮軍開進莫斯科，這個歷史會否重演，中共不能不担心。

試看毛的親信：一個是結婚九次，戲子出身的江青，一個是搖筆杆出身的窮秀才姚文元，一個是鉗工王洪文，此外有一班如耕田佬陳永貴，買菜婆李素文，修水利的華國鋒這班人，加上一個上海軟派張春橋，在此情形下，如果毛澤不是死剩把口的話，他能有何作為？

如果二十七個省軍區甘願做奴隸，各大區亦按兵不動，只要有一支赫魯曉夫女婿式的攻堅部隊，那個「首都民兵」如何抵擋？

八三四一

毛澤東二十六年來 能集黨閥、軍閥、政閥於一身，獨霸江山至今，是靠了軍隊這個重要支柱。

五八年毛提出「大辦民兵師」的口號，目的旨在加強國防方面的力量，而還未看出民兵對於他本身的意義。文革始，劉鄧垮台，賀龍一伙背向，他亦沒有看出軍隊中存在着對他不利趨勢。林彪兵變，這老傢伙終於清醒過來，暗地裏重新裝備首都民兵師，緊握八三四一警衛部隊，並在政治上給以甜頭，刻意樹立該部威信。

另方面，在一種經過周密策劃的安排下，林部在所屬地區的威望，已於七五年底幾乎毀于零。如福建韓先楚一支強硬的林彪舊部，（駐韶安、泉州）幾成過街老鼠，在公眾地方不敢抬頭走路，小孩子可以在背後隨便叫罵。居民卻相反，大搖大擺，甚囂塵上，一如欽差大臣。

一些大軍區的高級幹部，實際上已名存實亡。軍事史上，如此大調動的，還是目前僅見。調動後的幹部，部屬非多年親信，且對所「控制」不解實情，實際上只是無冕皇帝。此情況對外是很危險的，可給敵方造成可乘之機，為了毛的自身，毛也不顧後果，只為達到軍隊內互相鉗制的目的。

大調動的棋局，至今尚未走完，可以肯定，在局勢尚未明呈穩定之前，決不會撤盤。很多高級幹部，數年間連打幾次包袱，坐位未熱，即要鬆人。如今，他們亦不過只是一隻鴨子，隨時會捏着脖子

提走。

江王的謀臣們如今必忙個不停，他們要爲他們認爲有可能兵變的部隊調往死角，調邊境或心臟皆不可能，唯有讓他們終日在「備戰」狀態中，他們可能今天在湖廣交界山地裏，明天可能出發到湖南浙江邊境。我的朋友是一個營教導員，他們的連隊史就是林彪的光榮史，昔日駐長沙，去年底已到南海一小島開荒種菜。

毛死後，軍隊的變化，必會繁忙不定。坦克部隊可能換上七九步槍，接受調防命令，在疲乏的行軍途中，宣佈毛的死訊，然後高呼「保衛毛主席」口號，接着是就地安營日夜學習，或化「悲痛爲力量」，或開荒，或塡海，或到煤礦中幹活，把他們冷藏在礦坑中。一些軍隊幹部會在此期間「復員回鄉」，一些則整天在「學習班」中渡過。

毛林都提過，萬一事變，大不了重上井崗山，他們也有空虛的日子。如果說西方國家一個營長可以兵變成功，那麼與世隔絕，只會喊幾句口號，中共軍中幹部會否有些可能，這是江青一伙不能不考慮的。

千萬知青

文革時稱紅衞兵是解放軍的後備力量，這支力量，至今仍然是一個威脅。

如今全國有一千萬知青，假設每人均有一枝七九步槍。這些單身匹馬，無家屬之憂，無故鄉之念的鬥士們，他的力量絕不在首都民兵師之下。

知青將面臨鎭壓式的強硬控制，那是可以肯定的。理由是知青必反。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代知識份子的命運，也無知青這樣悲慘。文革時，他們滿口革命，胸懷世界，企圖通過自己的力量，一改世界面目。爲此，他們獻出了青春，獻出生命，結果得到的是骨肉離散，遠走他鄉。十年過去了，如今他們已是三十歲的人，無親無愛，淚跡天涯，殘酷的現實教育了他們，這個「毛主席革命路綫偉大勝利」，自己却獻出革命霸主的年華教育了他們，他們如果不反，眞是一頁最可悲的奴隸史。

目前的主課之一。

（一）淸查城市的黑人黑戶，把倒流回城的知青重新押放農村，此工作如今正在進行。

（二）對各個關口進行嚴密檢查制度，知青因事回城，須經生產隊、大隊、公社、或縣批准，逗留時間將不超過三兩天，回城後須向街道派出所報告，限期滿，將由派出所出面干涉回原地。

（三）嚴格控制所帶物品，並要通過民兵檢查始能放人。

（四）原地知青將受約束，離開生產隊，如出墟，往隣隊探友，休假，均須向生產隊告假。

（五）辦學習班，毛死後，這是最佳控制方式。把他們集中起來，由武裝民兵看管，名義上是保衞學習班，實際是把他們置於槍口之下。

上月二十四日報載，北平學生不能外出，廣東各地學生不能進廣州升學，是「階級鬥爭激烈」之謂。很明顯，中共正在密鑼緊鼓地做這方面的準備，控制學生的流動性，避免串連式的造反行動出現，避免消息的不受控制擴散。

歷次的運動，學生皆爲首當其衝的點火者，文革以來十年的學生，雖無才無識，但他們亦會受到紅衞兵前輩的影響，他們亦可能與知青滙成一體。所以對學生的控制，必如對知青一樣，不能往大城市升學當是意料中事，往縣城升學也必不可能。如今正是：

故國山河風聲緊，百萬青年盡望春。

控制農村

在人類社會中，農民是一個任勞任怨的階層。他們憑自己的雙手，用自己的血汗，開出荒山，變成良田，得一分，吃一分。「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救星」作何解釋？在人類沒有毛澤東以前，人也沒到絕種邊緣，毛也說，別以爲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毛之死，對中共農民說來，應該是值得高興的事。

中共吹噓說，一連十年農業獲得大豐收，那是毛澤東革命路綫的勝利，奇怪的是農民生活依然故

油一直沒加多一錢，十年豐收，理應每年每月該加多半斤，那麼每月應有二十二斤，可是居民口糧每月依然是二十三斤。我的一個富翁熟人，十年未暴發前，人稱「毛澤東」，他是毛的崇拜者，如今他說：二十六年來，我鄉下依然無改變，連鹹魚都要寄回，我這十年，如今除兩餐外，還有些娛樂，有汽車，洋樓，還可以飲幾杯，毛澤東並不如我。

中共農民，將更淸楚毛的價值，他除了每晚強迫農民參加學習班，動不動加上反毛帽子，夏收夏種，大熱天時要在烈日下背毛語外，實際上農民得到甚麼好處？

除了天災，除了六〇年那樣共產風的人禍，畝產六百斤，淋些肥料而不淋毛澤東思想，依然還不是六百斤？毛澤東該早死早着。

爲了控制農民乘毛之死來個一反到底，中共必加嚴勵鎭壓。步驟如下：

（一）嚴密看管農村中的四類份子，把民兵分配下去，進行逐個監視的「人盯人」戰術，或把他們集中起來，調往一個劃定地區做苦役，如越雷池一步，格殺勿論。

（二）控制流動人口，外出搞副業的伐木者，木工，石工，劏鷄補鑊打鐵佬，小販（串街過巷收買鵝毛鴨毛買糖果者），出差者，探親者，皆受嚴格審查，甲地送出人員，要交由乙地接收並接受看管。

（三）出墟入市要請假，並不能集體出入。

（四）禁止串門，否則作開黑會論。

（五）民兵要值夜勤，出早操軍訓，槍枝集中保管。

（六）所有鳥槍一律上交，否則作私藏武器論罪。

（七）黑人黑戶，來歷不明者，由公安機關審查，或關拘留所。

在「階級鬥爭」幌子下，謠傳者，懷疑與四類份子勾搭者，種種嫌疑份子將會受抓受鬥，或關或槍決，毛澤東之死，赤色恐怖也必在農村出現，農民將受遭殃。

灌茶家言

「與地鬥爭其樂無窮」

王延芝

毛澤東曾經說：「與天鬥爭、其樂無窮，與地鬥爭、其樂無窮，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現在他大概正在「樂不可支」，因爲這次冀東地震讓他有一個十分難得的其樂無窮的鬥爭機會。

萬枚原子彈造成百萬傷亡

這次十二年來世界最強烈地震，南斯拉夫地震學院估計，所發能量相當於一萬枚廣島式原子彈，即是兩億噸黃色炸彈，如果平均分配在中國人身上，每人受到五百磅炸藥。假如震央就在偏僻山區：當然不會有太大損失；不幸震央就在北京、天津附近的唐山，這一帶是工礦重地，人口密集，而北京的政治及文化地位，更不必提。

即使不連續再有地震，生命財產損失無疑已經十分嚴重。傷亡數字無官方報告，以王延芝估計，唐山人口，有一百六十萬，在淩晨之時地震突發，全市建築物倒毀，傷亡可能要在

所限，遠地的煤恐只能供黨政軍機關，和重要工業使用，幾千萬老百姓將陷於「一家都在西風裏，九月煤礦未見開」的苦境；而如果到嚴寒季節要避居戶外以防新震，其艱苦實是難以想像的。

除了有形的損失外，在經濟方面還有一項無法計算的不利因素：人們的不安心理。普通人並不感覺「與地鬥爭、其樂無窮」，而是「不能安居，即不能樂業」。既然隨時有天崩地裂的威脅，怎能長期保持充足的體力、精力、意志力、和對工作的興趣？受這種不安心理影響的，不只那地區的幾千萬普通人民，還包括黨政軍各級幹部。

地道戰術與蘇聯侵華計劃

經濟方面影响深重，軍事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視。中共的「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所依賴的一個主要戰術是「地道戰術」；而地震正好是這戰

一件被忽畧的重要資料

方劍雲

最近偶翻舊資料，發現在林彪事件發生後第六日，毛幫對其黨內發表了一份「中發（一九七一）六〇號文件。」，其中有這樣一段：「林彪這樣投敵叛國，是他自食其果，死有餘辜，遺臭萬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林彪盜竊了大量機密材料和外幣，開槍打傷了跟隨多年的警衛員。」

最後這一句話太重要了，這項「中發（一九七一）六〇號文件」，經我敵後人員取出，台北各重要刊物皆有刊載，全世界注意「毛情」的人皆讀過這一篇文件，但似乎尚未見有人提過這句話，可見研究毛情之不易，每從小地方忽畧了大問題。

林彪臨上機時，爲什麼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員」，此點是研究毛情，尤其是軍人處境的最大關鍵。

筆者以前曾經說過，毛幫所有大頭目身邊的「警衛」員，「勤務員」，都是「中央保衛局」派來監視的高級特工，如某大頭目不出問題，他們倒也奉命維謹，恪盡作「警衛員」、「勤務員」的責任，但一旦出問題，警衛員便是劊子手，可以先斬後奏。

此類事件第一次見之於報導是龔楚的「我與紅軍」，叙述「紅軍總指揮」「李明瑞眼見情勢不好，絞繩就要套到他的頭上了，準備率特務連向白區逃走。當他集合特務連宣

候，跟他多年的心腹衛士林某，竟是一個受過訓練奉命監視他的特務人員，受該連指導員龍騰雲的指揮，立即拔槍把他殺死。」（「我與紅軍」二四四頁）。

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二一年九月，到了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乘機外逃時，恰恰四十年，四十年中，毛幫的控制方法未變，當然更加完備，「國家元首」劉少奇，「總參謀長」羅瑞卿，一旦觸毛之怒，要加以逮捕，無異自籠中縛以鷄鴨，主要原因便在這批警衛員身上。

林彪自然深明此理，也知道自己警衛員的眞正身份，所以在上機時，先向警衛員開槍，雖未打死，卻也將其擊傷，否則林彪飛機上不了天，就在機場被警衛員擊斃了。以林彪身份權勢，尙且逃不掉警衛員的監視，毛幫大頭目不受警衛員監視的，大概只有毛澤東一人了。

由這一項資料可以看

過二百萬，相當於聯合國會員國中[illegible]個最小國家人口的總和。這是中國人遭受了多年人禍之後所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天災。

經濟損失與人民不安心理

經濟方面的打擊，更難估計。工業、礦業設備的破壞、公私房屋的倒毀、救死扶傷的費用、善後撫恤的負担、工礦農業生產停頓的損失，加在一起可能會超過美金一百億。

這次地震時間幸好是在華北的夏末，居民避居戶外還不致凍僵；但不幸的是，華北的冷天開始得很早，一過中秋即有寒意。華北工業動力及人民冬季取暖大部份靠冀東煤礦，現在該區煤礦全面倒塌積水，可能要好幾年功夫才能逐步恢復開採。固然可以由別區調運煤炭，但受產量及運輸量

面之下或大山洞中，其堅固程度是否足以抵抗強烈地震，是另一個値得研究的問題。普通地道的頭頂負荷不太重，地震衝力由下推來時，地道的支柱也許還能擧起壓在頭頂的土石，一同鼓動；大山洞中的支柱則未必能承担地殼衝力與山峯下壓力的夾攻。

軍事方面還有一項影响。解放軍本是「與人鬥爭」的工具。地震後的救災善後、工交重建，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佔去這一地區中共軍隊的時間精力；有些防區的軍力配備會之削弱，而對蘇備戰工作勢必受損。如果蘇聯不動手，固然平安無事，但萬一蘇聯在毛澤東死後下毒手，則華北地區中共的精兵已成疲兵。

以上幾項影响，也許會使蘇聯軍事當局對未來侵華計劃會作更樂觀的估計；而毛氏死後蘇聯動手的可能性也就比以前更高。

「如有神助」與「上天示警」

在政局方面的影响，亦是微妙難測。大體上說，這次地震對穩健派官僚及軍人有利；因爲這是他們表現能力、建立功勞、爭取民心的好機會的攻勢，以求在毛氏去世前再清算幾個右派領袖；現在大概只好延緩攻勢，在黨內的「與人鬥爭」戰綫暫時按兵不動。

就這一意義來說，冀東地震幫了穩健派一個大忙；也許有人會覺得他們「如有神助」。當然，有科學常識的人知道，地震是自然現象，並非「上天示警」之類的神意表現；可是，

在中國幾千年來這種想法根深蒂固，就連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份子也未嘗沒有這種不合理智的感覺。許多人會覺得，老毛多年來倒行逆施，到垂死之年還要清除賢臣、培植后黨，所以天公地母赫然震怒，在三百年未遭嚴重地震的京畿地區發動幾次大震，以警昏君。

左派的人當然不接受這種觀點。他們可以反過來說，因爲毛主席覺得「與地鬥爭、其樂無窮」，所以天公地母弄出個地震，與毛同樂。但是，左派領袖們心裏卻也未必沒有對天公地母的畏懼心，也會隱隱然覺得近年跟隨毛主席鬥來鬥去，已經獲罪於天了。

（轉載星島日報）

卜居

阮達文

離開大陸二十七年，亡命生涯，眞有如燕巢飛幕，前後計算，在香港躭了十二年，有十三次搬家的紀錄。回到台灣十五年，也搬家達十次之多，這對一個從安土重遷的農村中長成的人來說，簡直是一種折磨；然而，當田園失落之後，寄人籬下，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安排，此「亡家」之痛，如是深且鉅也。

易君左先生在香港有贈友人搬家詩六章，其中一律云：「聞道搬家如擺渡，街邊小宅足回旋。西征未見三枝箭，南渡惟餘一艇烟；亂世人才鷄狗輩，豪門姬妾虎狼年，著書本爲謀粱稻，車馬無聲悄悄然」！我與君左先生僅數面之識，他名滿天下，詩亦確有父風，這首詩寫盡了亂世流離中，許多不苟事寇的讀書人是如何在爲生命掙扎，許多腰纏萬貫，亡命南來的達官鉅賈，又是如何的無恥荒淫。

二十七年歲月，有家歸不得，日夕所企求者，乃是一所固定住處；最近因爲好友熊徵宇兄的慫恿，告貸在市郊買下一棟樓房；徵宇也是一個靠筆桿維生的寒士；但他認爲人到了五十出頭，遊牧民族的生活不能再混下去了。搬家之後，第二天就接到落菴（毛起凡兄）一封賀柬，并附有絕句三章，落菴在詩後的跋語云：「丙辰六月，文達新移樓居，詩以慰之」！茲錄之如次：

一券如今萬口傳，機鋒慧語燦隨緣；能消淡水涼生夜，記取樓陰結夏年。

深杯照夢擁書城，閒倚高樓媚晚晴；筆底漚和誰解得，萬人如蟻一襟清。

如何結習爲藏山，廣厦綈袍世所難；搵盡哀時詞客淚，卜居差喜一枝安。

落菴的詩詞、書法和文章，同輩中人，我敢說是無有其右者；可是他一肚皮不合時宜，從不懂得一般「名家」們登龍的秘訣；因此，人知與不知，似乎與他無關痛癢；早些時，我曾介紹過他的幾首舊作，讀者求購其詩集者即紛至沓來，可見世間知音仍是有的，只是他那孤芳自賞的性格，勸他改，怎麼也改不來。我喜歡讀落菴的詩，但卻沒有作詩的天賦，接到他贈我的詩，適在病中，反正躺在床上也閒得無聊，乃依落菴第一首原韻，勉強湊成了三章，班門弄斧，自知不登大雅之堂，但仍不敢敝帚自珍，想落菴是不會見笑的。詩云：

慧語機鋒一箇傳，客中棲息祗隨緣；南朝笙管胡塵淚，漸愧江湖老少年。

曾記東征鼓角傳，儒冠鞍馬亦隨緣；如今學種先生柳，回首徐州又十年。

海疆久絕羽書傳，猶賸孤忠墨硯緣；留得半樓風月在，筆花飛雨自年年！

徐蚌之戰，瞬眼近三十載，回想昔年書生戎馬的壯志豪情，隨著歲月的消逝，也日漸衰退了。

然而，儘管自己已再沒有陸放翁那種「老矣猶思萬里行，翩然上馬始身輕」的雄心，可是離憂不減，孤憤難消，結伴還鄉的心願，是永遠也不會去懷的。

奧林匹克的喪鐘（下）

楊傳廣



蔣院長接見楊傳廣

選手村的餐廳是廿四小時開放。採自助餐式。准許進入進餐的選手都發有一塊卡，用繩子圈在頸胸，以識身份，沒有卡的人，必須購買「飯票」。我和紀政都有卡，因此起居飲食方面尚稱安定。

不過，在滿城風雨下，這種安定也是短暫的。我告訴紀政：我們要反擊，不斷反擊，直到我們勝利為止。

於是，我們就利用相聚的時間，研究商討，終於有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十分大膽而世難以置信的。

我們兩人都為這個計劃興奮，可是夜裏就寢時，就有種莫名其妙的傷感，我經歷了這樣多次奧林匹克運動會，從沒有一次像這樣要動腦筋去竭力爭取參與。這是什麼奧林匹克？

我知道，沒有奧林匹克，就沒有十項銀牌得主楊傳廣，但是，我畢竟是一位堅守體育精神的運動員啊！

精心計劃・擬有壯舉

我的計劃是大膽而且冒險的，但為了參加奧運會，並維護國家尊嚴，我們不得不這樣做的

不過，這個計劃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國際奧委會與加拿大方面的談判未果，或者是談判結果令我們不能滿意時，這個計劃才能付諸實現，我們要在滿地可奧運揭幕時，來個出其不意。

我把這個計劃告訴紀政，要她配合我，我們用照相機的伸縮腳架做旗桿，把青天白日國旗折疊起來，擺在西裝袋裏，由我妥存，另外做一塊寫明「中華民國」的木牌，由紀政保管，然後揭幕典禮那一天，我們跟在美國隊前進，在通過典禮台時，兩人一起把國旗及牌子亮出，來個滿堂彩。

這眞是個絕妙計劃，因為我們這樣做，很可能會被加拿大的安全人員逮捕起來，可是，被捕總比委屈受辱來得壯烈，我相信，一旦我們兩人被捕，那麼滿地可將是十目所視的罪禍之地，對加拿大是一次莫大的羞辱。

我和紀政都為這個計劃感到興奮，美國隊的朋友們聽了以後，也完全支持我們。只是，這個令人振奮的「構想」到後來就變成多此一舉了。因為加拿大稍後改變初衷，准許我們唱國歌並持用國旗。

七月十一日，我們在奧運村聽到了一個消息，國際奧委會將就我國參加奧運的問題達成一項協議。據說：國際奧委會的態度十分強硬，這是它在八十年的歷史中，第一次採取這樣令人喝采的行動。

告訴我們這個消息的朋友很開心，他說：國際奧委會已經決定，如果加拿大固執到底而導致談判破裂，那麼本屆奧運會將不能獲得國際奧會承認。

奧會妥協・萬分遺憾

換句話說：在滿地可舉行的運動會，將不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

這個消息叫我們高興萬分，我和紀政都很贊佩國際奧委會的堅守立場，可是，我們高興得早了。

一位參與談判的權威人士告訴我們：想要取消

非表面上所能看到。

他在澆我們冷水，我突然有這種感覺，他說：因為國際奧委會主席基蘭寧自始至終都沒有嚴守立場。他看起來就像準備向加拿大妥協，儘管各單項運動協會負責人勸他對這個問題採取強硬態度，但他仍然縮頭縮腦，一付怕事的模樣。

於是，我對紀政說：這件事情不會這樣簡單，最好我們都要有心理準備。

我摸得透基蘭寧的心理，像我這樣經過大風大浪的運動員，怎會看不出基蘭寧在想些什麼呢？

我曾在羅馬奧運會遭過類似的戰鬥，我也曾在東京奧運碰到一些難以言語形容的處境，豈會被這點小小伎倆所矇騙呢？

當天，一位通訊社記者來訪，問我對基蘭寧的看法怎樣？我回答他：

「如果基蘭寧是個有氣魄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如果他是個堅守奧林匹克精神的大人物，那麼他就應該制止這種惡劣的發展。」

沽名釣譽・自欺欺人

遺憾的是！基蘭寧不是一個具有體育精神的運動員，他顯然是在沽名釣譽，在整個談判過程中，他僅有那麼一次，半公開且軟弱無力地發表聲明：他像是掩着嘴耳語，表示加拿大如果硬要這樣，他會考慮撤消滿地可的奧林匹克頭銜。

誰都看得出，基蘭寧的態度不夠堅定，說話模稜兩可。最重要的是：他並沒有給加拿大方面一個期限，要他們在幾天內給予正式的答覆。

沒有期限，就沒有立場：因此，在滿地可的伊莉莎白飯店內，只有一連串的談判會議，一連串的交涉協商。這很容易讓杜魯多知道了解，國際奧委會根本就沒有強硬的靠山及肩膀；它連擺出的唬人姿態，都讓人覺得可笑。

談判一直進行中，加拿大也一直不肯退讓，雙方人馬關在伊麗莎白飯店內，我們很難窺知一二。而探聽來的消息總是片面的，而且不可靠。

在這段時間裏，我和紀政沒有特殊工作好做。

都不顧正面對這項爭議直接置評，我知道她是

無意間的言語會影響整個大局，所以她比較緘默。

憤怒之火．冉冉上升

可是，紀政在忍不住時，也會生氣。有一次她就怒不可抑地告訴一位通訊社記者說：

「我永遠愛我的國家，並以她爲榮！憑甚麼要我們改換名字？」

我們都曾經是中華民國參加世運或亞運的選手，在競賽場上叱咤風雲，中華民國的選手從不曾在國際性的任何運動會上，做出任何違背體育精神及規章的事情，那麼，誰有這個權力改換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名？

我們很有耐心，一直在奧運村裏等待結果。可是，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讓我無法忍受的事，使我對滿地可感到憤怒，不滿及噁心。

一名奧運村的服務人員慌慌張張地告訴我，希望我們不要隨便外出，以避免共黨分子的卑劣行動。他是善意而且殷切的，可是聽在我耳中，卻像有一股怒火冉冉升起，奧運會如果搞到這種地步，它還算是奧運會嗎？

事實證明，我們是受到了欺騙，加拿大故意製造了滿地可這樣一個陷阱，想誘使我們逐步陷進。所幸我們代表團的會議人員早已洞悉機先，否則不堪設想。

洞燭機先．不入陷阱

從七月十一日到七月十四日，這段時間裏，談判最爲激烈，我國奧委會主席沈家銘及代表團團長丁善理，他們連袂趕抵滿地可與國際奧委會協商並等待談判結果。

在等待的時候，基蘭寧果然如我所預料地邀請了沈家銘及丁善理兩人磋商，他終於厚顏提出一個折衷辦法。但是沈、丁兩人堅持立場，不予接受，他們告訴基蘭寧，絕對不作任何讓步。

這是一個僵局，基蘭寧的所謂折衷辦法是要我們打出「台灣」的牌子，而非「中華民國」。這是多麼荒謬的念頭，它使我想起十六年前的羅馬世運會。

衷辦法，感觸自然最多，也認識較清。我絕不贊成這種「在抗議下」的參與方式。

一定有人會奇怪，爲甚麼當年我們會那樣委屈求全，以「在抗議下」名義披掛上陣參加羅馬世運會，我相信我有這種義務來對這件往事做一闡釋。

奧林匹克運動會在羅馬舉行的那一年，是我以及同隊選手們達最高峯的時期，我們的身心狀況與成績，令人不可忽視，我們更是雄心勃勃，充滿信心能在羅馬競賽場上奪標。

我和美國選手強生，同被世界體壇一致看好，儘管在一些非正式的比賽中有輸有贏，但是在羅馬，鹿死誰手，尙難預測。

羅馬奧運．今非昔比

我們是在那種飽和的狀態下，整裝進軍羅馬的，可是就在揭幕前，遭到了共黨國家的干預。如果我們退出比賽，強生勝之不武，奧林匹克又有甚麼意義？誰都不能否認，當年羅馬奧運，我們一旦退出，未免吃虧太大了，尤其是初逢這種戰陣，怎能不戰而退呢？

在進退維谷下，我們終於提出強烈的抗議，然後在抗議下參加競賽，而我總算以八千三百三十四分的總成績，贏得十項運動的銀牌。

這是一段逐漸褪色的往事，但是今天重新提起時，它似乎被人扭曲了當時的一切狀況，加拿大居然如此險惡地以它作爲幌子，在中共操縱下，以一個地主國出面干預。

我承認，我們代表團的選手們，無法在滿地可競賽中佔有較大的勝算，但是他們是傑出的，一流的運動員。

奧林匹克的意義是在體育競賽而非政治鬥爭。它所揭櫫的原則是：沒有種族，宗教或政治上的歧視存在，它是個人間的競爭，而不是國家間的豪奪。因此，主辦奧運的榮譽，不是加諸於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城市。

這些長久以來被奉爲神聖的奧林匹克精神及原則，不是任何一個人或是任何一個國家所可以改變

體壇污染．舉世同悲

當各國的選手們羣聚在奧運村裏時，沒有人會查詢你的政治背景，或者干涉你的國家是甚麼政體，大家所極欲知道的是：你是甚麼樣的選手？你的程度如何？有沒有希望在競賽中奪魁？因此儘管競爭激烈，大家仍保持友誼。

今天，我們在滿地可，已經不是單純的一種體育競賽了。它是一種佈滿陷阱的戰爭。而「奧林匹克」竟然已衰老得不能出面予以制裁，豈不悲哉？

我們曾在代表團選手身上花下不少功夫及血汗，左營十個月的集訓，把這些「孩子們」鍛鍊得像鋼一樣堅硬，洛杉磯兩個月的賽前準備，使他們雄心萬丈。他們並不比其他任何國家選手遜色，在他們的感覺中，大家是比肩前進的。

我並不爲已逝的時光嗟嘆，我曾年輕過，同這些孩子們一樣充滿戰鬥毅力，直至今天，我仍然有這種奮奪錦標的雄心。我多麼樂意看到年輕的中華民國選手，在嚴格而有紀律的訓練下奪得金牌，不管這是我的奢望或野心，我總能體會出他們參與競賽的那種心情。

奧運精神．立下墓碑

國際奧委會與加拿大的談判在七月十四日已經白熱化了，誰都看得出，基蘭寧及他的九人執行委員會，已經屈服在加拿大的恫嚇下。儘管美國奧委會出面對滿地可事件施以壓力，仍然無法挽回國際奧委會在談判間的劣勢。

我和紀政在十六日上午前往伊莉莎白飯店，當天下午三點，中華民國代表團毅然發表嚴正聲明，宣佈退出滿地可奧運會。

大家的表情嚴肅，心情卻有如波浪般地洶湧，所謂「壯士斷腕」，斯時也！我走的時候，行李仍擱在選手村裏。可是，我不願回頭。這一週來，我對滿地可已經深惡痛絕。在我的心中，它不再是一個自由美麗的城市，而是一堆荒塚！

對一個具有體育精神的運動員來說：「奧林匹克」已經在這堆荒塚中立下一塊墓碑！

電影評論

文藝片・動作片・意識問題

林巽

筆者執筆寫本文時，剛好從戲院看完宋存壽導演的「秋霞」回來，李行的「海韻」尚來不及看，還得留在下期再談。本期看到的電影，仍是動作片佔大多數。西片中的「鐵金剛黑殺令」是意大利式動作片。「北少林」、「大太監」、「江湖子弟」是國片中的動作片；都是新導演的作品。「秋霞」沒有色情暴力，也沒有心理病態，雖然並沒有深刻的藝術內涵，但可算是筆者



「江湖子弟」三主角劉永、胡錦、李麗麗。

部電影中意識最健康的一部，看來此片是爲女學生與工廠女拍的。

「秋霞」可以看出是嘉禾公司着意捧起陳秋霞的作品，這位少女可有陳美齡與林靑霞的綜合氣質，因爲故事將她塑造成聰明才智活潑可愛的少女，又有兩個男子追求她，而她本身卻患有先天心漏症只有半年壽命，所以這橋段使少女觀眾一直爲陳秋霞的表演吸引着，導演並不過份渲染悲劇效果，只加寫一首流行樂曲，並沒有太強烈的榨取眼淚作用。電視歌星鍾鎭濤（阿B）地電影中的主要作用只是被利用來捧陳秋霞的，他在電影中沒有重要的位格，可能是製片人恐怕歌迷不滿足，特別加拍一段「生命之歌」的短片，作爲預告的宣傳片，此噱頭設計不錯，效果是取到了的。另外佔戲較重的韓國小生李勝龍，在宣傳上卻放在不重要地位，但在電影中他的位格比鍾鎭濤較高。因此這部片子，除開突出了陳秋霞之外，也突出了製片家捧人的特殊手法。

「秋」故事寫一個大富豪生了兩個女兒，長女秋霞因患了先天心漏症，醫生斷定她只有半年壽命，她的父母便打算不惜任何代價，要使這個女兒在短促的日子從到快樂，這不幸女子本身是有作曲天才的，她便撰好兩首曲，在比賽上得到冠軍，父母知道她愛上韓國教師李勝龍，便在最後的日子安排她到韓國去與李勝龍會面，李勝龍明知她生命很短促，仍向她求婚，然後這個女子便在快樂的蜜月中離開了人間。

「鐵金剛黑殺令」中的羅渣摩亞。

，但相信少女觀眾是喜愛的，看戲院座上的少女觀眾的反應可不錯。

「大太監」是新人導演宋廷美的作品，故事架構模仿自「龍門客棧」，此片武打演員陣容不弱，因爲着重武藝招式的賣弄，所以也沒法看出導演的功力，但導演對鏡頭的處理，看來也沒多大過失的。觀眾座上並沒有反效果。

「北少林」也是新人導演彭長貴



「秋霞」中的陳秋霞

的作品，電影外景是在韓國拍的，電影中的少林只是武功派系的各種，它並不是少林寺的故事，電影寫的是在日治韓國時代，有一位中國抗日的少林高手，父母被日本人殺死，乃逃去韓國與一班韓國抗日份子結合，後來日本人知道他的行蹤，便四出殺害韓國的中國人洩憤，並迫中國人將這個高手交出來，另一方面這個高手也利用韓國一個小人物作餌，引誘日本武士追趕到荒山，一一將之殺掉。主演這高手的唐元漢，身手不錯，我想如果此人才落到擅長捧新人的導演如吳思遠或張徹的手上，他可能是有前途的。

邵氏出品，新導演華山導的「江湖子弟」是像「大哥成」一類動作作品，此片故事也是「大哥成」原著人江之南所作，從小說到電影，都着重一個「狠」字，這類電影風格是近年來最容易產生不良感染力的電影。此片主要寫一個黑社會內部人物，爲了爭權與爭利，爭風呷醋，互相殘殺，手段之毒辣，好像故事中的人物是另一種奇異人種。「江」片雖然是打鬥是人與人之間那種反面無忤，忽然翻面冷血殺人的誇張手法。



在「鐵金剛黑殺令」中羅渣摩亞與史德傑治並肩作戰。

羅渣摩亞奉命調查一意外事件。

華山是攝影師出身，他的長處是對鏡頭處理，以及戲劇環境的營造，至于人物塑造與戲劇效果及氣氛的渲染，比拍同類片子的桂治洪較弱。由此可見藝術並不是純粹依靠技術手段所能代替的，但願華山今後仍得從人生問題及戲劇理論各方面的知識，作多方面自我充實才行，否則拍出來的東西，生命力是薄弱的。

意大利導演摩利茲奧路茲狄導演的「鐵金剛黑殺令」，有如古老中國恩仇故事，由一件大販毒血案揭出兩代恩仇，恩人也是仇人的情節，但此故事落到拍占士邦電影起家的羅渣摩亞身上，他只是一個十足美式占士邦，與恩仇情感沒法沾上血緣關係。不過意大利導演的手法對人物塑造有一定水準，所以此片除開主角羅渣摩亞只爲表演動作電影而存在外，好些旁的角色都有現代某些人的精神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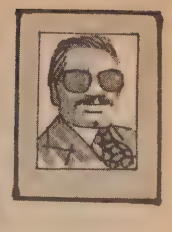
「鐵」故事寫一間意大利西西里島的大教黨，爲了使僑居在美國三藩市的僑民滿足思鄉情感，特地將一個古老的耶穌受苦的十字架聖像送到美國三藩市一家意大利人建立的大教堂去陳列。不料那大十字架爲毒販利用，在十字架上製造暗格，將價值五百萬美元的毒品運入美國，三藩市的黑手黨首領，爲了表示本身清白，僱請兩個最能幹的特警鐵金剛去幫他們查案，這兩個人不但破了大毒案，殲滅了黑社會中的暗殺黨，並且查出這販毒案的主腦人物正是將鐵金剛教養成人的叔父，同時又查出他的叔父當年正是殺死他父親的兇手，鐵金剛便親手殺死叔父，將多年來的恩仇一起了結。

「鐵」片並不是一本正經的動作片，有好些地方用輕鬆喜劇方式處理，觀眾反應效果不錯，不過這種手法看來是殺人與開玩笑差不多，它是意識最不健康的一點，因爲它會使年青一代產生對生命不尊重的不良影響。這是動作片中最要不得的噱頭。



史德傑治是賽車好手。

從唐山災禍談到世界地震紀錄



人物春秋

在中共倒行逆施，殘民以逞的人禍之下，已使大陸同胞長期過着慘痛的牛馬生活！尤其近二十年來又頻頻遭受天災，更是慘上加慘！就拿最近發生前空大地震的華北幾個地區來說，其所損失的財產之鉅及人命傷亡之眾，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盡管中共當局和「新華社」，向來是報喜不報憂，隱瞞傷亡數字，但它們過去不久曾表示「華北最大的工、礦業區唐山市，已超過一百五十萬居民。」來自北平的「路透社」也說：「恐怕唐山市的一百五十萬居民中，有大部份因此傷亡慘重！」再加上唐山附近的豐南、豐潤、寧河，灤南等縣，以及天津、北平兩市區的災情，則不僅中國史上絕無僅有，即在全世界也再找不出第二個，這才眞正是天怒人怨的惡果呢！

中國過去幾次大地震

我們可以試翻閱一下世界大地震的紀錄，便可知道從來就沒有數以百萬人計的死亡數字的。據史地學家的分析：世界上因大地震而死亡人數最多波及地區最廣的，當然要以人口最多的中國大陸上幾次大地震爲甚！例如：公元一五五六年（即明嘉靖三十五年）的中國大陸一次大地震，曾經波及西北的陝西、甘肅、以及華中的安徽、江西等省，那次死亡的總數共達八十萬人。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二月的一次大地震，雖然非常慘烈，曾經遍及陝西、甘肅、山西、河北，安徽、四川等十餘省——包括着西北、華中和西南，面積共約二百六十餘萬平方里，但是死亡的總數，一共只有三十二萬一千餘人；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發生於陝西的一次大地震，其受災範圍雖不及前此兩次爲遼闊，可是因爲災禍而死亡的總數，卻達八十三萬餘眾，幾乎打破了世界歷史上最大地震的傷亡紀錄。

自此之後，尙有若干次的較輕微的地震，死亡人數眾以萬計，由於中共政權不肯公佈，恐怕遭受世人譏笑，因此，沒有傷亡及損失紀錄。直到一九六六年的三月八日那天，河北省的邢台區發生猛烈地震之後，盡管不願公佈死亡數字，但據東京和莫斯科的地震測量站，都曾紀錄華北地震的強烈程度爲最高的十級！事後「新華社」也只報導：邱台地區的三十九個「人民公社」的三百五十個生產大隊，都受到嚴重的損失而已。

中共政權一向對外瞎吹牛皮，一九七〇年曾對一名訪問大陸的加拿大科學家表示：「……毛澤東早已指示科學院的地質學家集中研究，和預測地震的辦法。……它們已擁有估計地震的資料，回溯到三千年以上，在二千七百三十年的可靠預測，中國大陸上每六年有一次大地震。」根據中國歷史紀載證明，自十六世紀開始以來，北京地區便已很少地震了。從十九世紀以來，北京地區甚至連輕微地震也沒有發生過。但當北平西面的邢台，於一九六六年發生大地震時，中共當局事先一無所知，以致北平市內的屋瓦被震落，牆壁爆裂，像「新海外飯店」那樣的新式建築物，都被震至動搖！尤其是這次，唐山大地震，北平的科學家更莫名其妙，顯示老毛的指示完全不靈。

從葡萄牙到阿拉斯加

若以時間和空間而言，那麼比較慘烈的大地震是：在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的拂曉發生於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約在六分鐘之內則使全城的建築物夷爲平地，由於時間過於短促，又在拂曉時候，居民逃避不及，致死亡達六萬五千人。又因爲那次地震過分強烈的緣故，所以影響波羅的海附近地區，並遠及美洲、西印度羣島，以至非洲等地，也同時發生地震，統計受災面積比整個歐洲還大四倍有奇！一七八三年二月五日意大利發生的一次大地震，僅短短地兩分鐘內，便把長李里亞半島的城鎮和鄉村屋宇，差不多毀滅了三分之二，死亡人數達三萬三千之眾。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九日發生於梅西耶的一次大地震，其影響範圍雖不及里斯本那次爲廣大，然而死亡的人數却超過七萬六千人。

至於地震中斷層最嚴重的一次，則是一八五五年發生於新西蘭，受震範圍共計二百卅萬平方公里；該因此島熏靈吞附近地區，因地震所發生的地層中斷而致使其西部升起，東部下降相差的達九呎之高。一九〇六年美國桑港所發生

，建築物多爲傾斜，雖無傷亡紀錄，但因地震而受傷的人數仍以萬計。同年舊金山的一次大地震爲八點二五級，幾使大部份居民均受重大損失；而阿拉斯加州於一九六四年三月耶穌受難日的一次大地震，爲美國有史以來最猛烈的一次。據美海岸及測地學調查隊當時的一項報告表示：地震爲八點五級，其所發生的力能，比結束第二次大戰投於廣島的原子彈威力約大一千倍！且其猛烈的震動力，曾使美、亞、歐三洲多地——特別是許多島國，多半受到影响。

阿拉斯加是美國近廿多年來新添的第四十九州，它位在北美東端，東毗加拿大，西瀕白令海，形勢面常險要。因此，美國於一九四八年開始着手建設，使一片荒凉經過十年的慘淡經營，一躍而興起十幾座繁榮的大城市，都地那次的地震中粉碎無遺！美國會當時召集一次緊急會議，通過臨時撥欵一千億美元，作爲救濟和重建阿拉斯加的費用。

地震最多和最猛烈國家

談到地震次數最多的國家，首推日本。這個島本來就有「地震王國」之稱，據天文台統計的紀錄：日本每年平均共有大小地震一千四百四十七次之多，卽每天平均約有四次地震。而世界最大的一次是發生於一八九一年十月五日，那次的受震面積約佔全日本總面積的五分之三。若以人數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而論，則不及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的一次大地震，這次受震面積雖只限於東京和橫濱兩地，可是被毀的房屋却共達四十九萬八千座，傷亡總數達十三萬一千餘人，稱爲日本史上最著名的「關東大地震」！

一九三三年日本所遭受的猛烈海嘯，狂濤竟高達二十四英尺，有如排山倒海，死亡數字達二萬零九百八十六人，成爲日本史上最大的一次海嘯。不過一九六〇年五月，因智利大地震而引起一次海嘯，也帶給日本以嚴重的災情。從北起北海道，南迄神奈川影的整個東部海岸，都慘遭摧殘！據日本當局估計：房屋被摧毀的共四千九百三十餘座，被水淹沒的共三萬八千五百餘座，漁船被呑沒的共六百四十艘，致無家可歸者至少達二十萬人，死亡及失蹤總數爲九千人；民眾的財產損失——包括農業、漁業及養珠業共達七百萬英磅以上。

又因那次的海嘯而引起同年六月十六日東北部大地震，受震範圍包括北面沿海的新瀉、山形、然甫、福島、羣馬、長野等二十六個都市，二萬二千七百廿間房屋被毀，公路、鐵路全遭破壞，五十少座大橋樑均被震塌，一連五十七個大油池同時爆炸；也正因爲油池的爆炸之嵐，警醒了沿海居民的逃難，保全了大部份人命，而財產的損失則不可勝計，爲日本戰後的一次最大地震。

智利也是地震最多的國家之一，它位於南美洲西岸，因其地形南北延長像一條帶子，故有「世界長國」之稱；且其海岸綫最長，西南岸全部瀕臨太平洋，加以境內大山甚多，地殼脆弱之故，因此，該國地震頻頻。一八二二年十一月，曾發生一次爲時廿天的強烈地震，南北延長達一千二百哩，爲當時世界史上受震幅度最遼闊的一次。更令人奇怪的是：那次的地震，竟使智利沿海岸升了五呎，原在海底的貝殼也露出水面，同時從那次地震後，差不多每日或隔日便發生一次輕微的地震，一直延至翌年九月始告停止。

一九六〇年五月廿一——卅日的連續地震中，令到智利南部噩耗頻傳！因地震而引起的海嘯及火山爆發等連串的災禍，致無家可歸的智利人民達一百五十萬人以上，佔全國總人口（四百五十萬）的三分之一。其中因災禍亡的約六千五百人，一萬一千七百人受傷，並使該國南部約有四萬方哩土地已告沉沒，估計損失財產達三億美元以上。而水雪滿佈的大島小島，地形上因地震而全部改觀。又一九六五年三月廿八日的一次劇烈地震，也相當嚴重。據紐約氣象局的報告：智利那次地震的爆炸力，相當於一九四五年投於長崎的原子彈三十枚！災區包括四省，八十萬人無家可歸，而傷亡總數約二千四百餘人，財產損失約一億五千萬美元。

近東與非洲天災頻頻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因地震而造成重大災害的，以近東和非洲爲最。卽以伊朗而言，便是深受這種自然災害的國家之一。如一九五三年二月的伊朗吐魚法大地震，共死亡三百五十人。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伊朗的里斯坦一次地震，也損失了四百條人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日——六日的一連串地震中，先後發掘出屍體共達二千三百一十七具，重傷共六千三百人，失蹤的還不包括在內。同年十二月的另一次大地震，又死亡二千一百餘人，受傷共達一萬零三百人，災區超過十六萬平方公里，致有十三萬人無家可歸。一九六二年九月的伊朗東北部大地震，在六十秒鍾內，便有六十五個城鎭夷爲平地，災區達一千三百平方里，被活埋一萬一千五百人，由伊朗王巴里維親自指揮進行救濟工作。

伊朗的西鄰土耳其，在一九三九年的一次大地震中，死亡總數共二萬三千人！一九五六年的土耳其北部地震，也有一千二百零二人死亡，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土耳其蘇林地區，死於連串地震的達二千五百廿九日。一九六七年月的一次輕微地震中，土耳其也曾死去二百餘人，一九七〇年三月廿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四天裏，經連續多次的強烈地震下，由於震力高達九．五級的緣故，令到震源中心的土耳其西部去廸茲市和附近的村莊，均成爲廢墟，因而導致死亡的總數可能達到二千人以上，九萬人無家可歸！

此外，當有阿富汗於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次地震，死亡二千零四人。一九六三年的蘇聯塔什干附近大地震，數十個林莊全被毀滅，人畜殆盡！而摩洛哥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大地震，死亡一萬二千人，超過亞迦迪爾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南美的秘魯一九七〇年五月的大地震，死了六萬六千人。一九七二年尼加拉瓜的曼拉瓜大地震，死了一萬二千人。一九七六年二月的危地馬拉大地震，全國大部份地區被毀，也只死了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人。由是看來，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全球大地震中，死亡人數始終沒有一次超過百萬的，因之，中共暴政下的唐山大地震，可說是後來居上的，引起天怒人怨而誤國害民的中共政權，可以休矣！

胡萇之

華府韻事

伊麗莎白·蕾伊自傳

袁小霞譯

我到好萊塢去打天下了。

在一家大影片公司的攝影棚裏，一位跟班對我說：「聽好，老闆剛好吃了一頓很糟的午餐，很不舒服。想辦法讓他高興，懂我的意思嗎？」

我當然懂。我害怕這一套，但是，我別無選擇。我怎能放棄在一部大製作的影片中眞正演一個角色的機會？

角色·表演·玉腿

我走進裏面的辦公室，製片家給我一份劇本，但是，當我問他，我是否能撇開「七年之癢」，表演我自己的一套時，他不反對。

我開始演戲，揮舞著香檳酒瓶和兩個杯子。當我演到要打開酒瓶的動作時，我停了下來。

「妳並不眞的需要打開它吧？」製片家滿以爲我會說不。

我低聲說：「我當然要打開它。如果不開瓶，表演的情形就不一樣。」

「表演」這兩個字使他改變了主意，他多少有點心痛地打開了這一大瓶名酒。我只喝了兩小口，

製片家打斷了我的表演：「停一下，妳脫衣服的一段甚麼時候開始？」

我逗他說：「在後頭。」然後輕快地走到沙發邊坐下。他也坐下來，想挑起熱情。我把他的手從我的肩頭和大腿上移開：「請等一等。」

當我演到我說：「我現在眞的要走了。」那一段時，他加強攻擊，以爲我們將要演出好戲了。

「等一等，」我告訴他，然後從房子中向外走，跳進我的跑車，開車回家，留下他和他的一大瓶酒。

影城·無望·華府

類似這種事情很多，在洛杉磯，沒有人說話算

權力還是在華府，不在好萊塢。

我開始覺得在好萊塢打天下是沒有希望的事了，因爲無論你走到那裏，總有大把的美女，最後都去當店員和女招待了。

我再試一次不成之後，立即收拾行袋，直赴機場。

第二天我就回到了華府，再看到這個美麗的城市，心中眞是舒暢無比，當然，回來後的第一件事是打電話給巴圖參議員，分別半年之後，我才了解我們的關係多深，雖然我們都不肯承認。「嗨，」我說：「是我，我已經回來了。」

他說：「妳到這裏來搞甚麼鬼？」

我羞怯地說：「看看朋友。」

「很好，因爲如果妳想再找工作，妳沒有機會了」聽他的聲音，好像我們分別後，他變得更難纏了。「首先，我問妳，妳爲甚麼離開？我早就告訴妳，妳會回來的。」

招呼·慾火·晚餐

我到眾議院去，跟國會中所有的朋友打招呼。

海斯

一位東部來的眾議員，以前我從未見過，向我自我介紹，並且問我是誰，我到這裏來做甚麼？

我說：「我要找一間公寓和一份工作。」

他說：「我想，我能幫妳的忙。」他帶我到議長的辦公室，並且召來他擁有的一幢公寓的總管。一會兒，我就有住的地方了。這位眾議員現在帶我走向樓梯旁邊的一個亭子，他低聲問：「妳夠不夠小心？」

「非常小心，否則我不會到這兒來。」

他說：「那妳[illegible]」

當然，我瞄一下，就知道他動了慾念，而且要跟我約會，就在此時，巴圖參議員大步走進來了。

「我以前的上司來了，」我說，一面指向那個面貌很兇的男人，「我必須走了。」

這位東部來的眾議員正好在巴圖到來之前匆匆離去。

「哈囉，你好，」我說，「眞高興又看到你。」我是說的眞心話

伊　蕾

沙發・熱綫・升級

自從我回到華盛頓之後，日子過得很舒服。現在，我得意洋洋地在一間又大又漂亮的辦公室裏辦公，辦公室中有大沙發，門上有鎖，還有我私人的「熱綫」電話。除了那架藍色的電動打字機之外，簡直看不出是辦公室。

我的辦公室最適合下午和巴圖參議員舉行親密的香檳幽會。最近，我的上司有私人的問題，他時常在我的長沙發上找安慰，他在沙發上告訴我，他要讓我「升級」。

他宣佈，一到國會休會，他要和經常隨他到歐洲去的那個女孩子結婚，我大吃一驚。他解釋說：「她是第一號情婦，妳是第二號情婦。但是，現在我要妳升級，從我結婚那天生效，妳要成爲第一號情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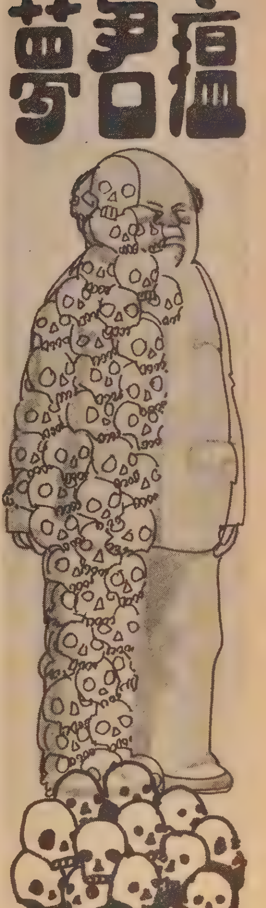
對於他採取的行動，我百感交集，當巴圖給我好處的時候，我要暫時避開一段時間。體貼我的上司唯恐我工作過度，要我免費到加勒比海的一個島上去渡假，雖然我從未去過那裏，可是，後來我發現，那個島上的電話系統是西半球最原始的。說來眞巧，我要在參議員的婚禮前四天離開，而在他從歐洲度蜜月返國的前一晚趕回來。

情婦・互惠・回味

我眞想大聲笑出來，後來，我發覺做情婦這種安排對我們兩人都有好處。我們以後將彼此互惠。巴圖參議員再次順利地玩弄了一次政治手腕。

當我深深注視這位華府可怕的人的眼睛時，我終於知道爲甚麼他對我如此重要。巴圖參議員具有我最喜歡的東西，華府的那種權力和引人入勝的東西，這些東西把我從北卡羅來納州的破房子吸引到華府走廊來。我很高興到了華府，我的手伸向拉鍊，用我最拿手的瑪麗蓮夢露音調說：「我費了半天的時間想把它拉開，你能不能幫幫忙？」

（完）



瘟君夢

岳騫

十一月二十九日，國軍按既定之部署，開始逐漸縮小包圍圈，共軍乃於十二月六日晚，以第十、第十二縱隊於柳林越平漢路西竄，於西雙河、譚家河附近爲整第十、整第二十兩師包圍，在雨雪中激戰。至八日，共軍第十縱隊幾全部被殲滅。其後續之第十二縱隊，即分散行動，主力南竄禮山、東新店一帶，一部回竄大、小雞籠山，整第十師續向該共軍掃蕩。

先是十二月五日，共軍第二縱隊由碑松東竄，與國軍整第四十八師在白雀園遭遇，共軍分道鑽隙東竄，八日圍攻整第八十五師留守固始之一團；該師主力及整第四十八師之一部，分路馳援，至十日固始之圍遂解，共軍向東北竄去。馳援部隊於風雪中回調白雀園、雙輪河。

竄擾大別山區之共軍，經十餘日來之戰鬥，除其第二縱隊向東北方向逃竄，第十縱隊主力及第十二縱隊之一部被殲於柳林外；其主力已被困於潢川、麻城公路及平漢鐵道間，與信陽、潢川公路以南黃安、禮山以北豫、鄂邊境之小方型地帶中，國軍乃乘共軍主力竄集之際，重新調整部署，繼續進行圍剿。

十二月十三日，共軍第二縱隊復回向六安前進，鄂東獨立旅亦由四姑墩向夏店南進，企圖牽制國軍圍剿兵力，策應其主力作戰；旋被國軍整第四十六師於楊柳店、揮手店附近將其擊破，殘部向固始以北逃竄。

十二月十四日，國軍整第十師攻克周黨畈，續向宣化店攻擊前進；整第八十五師克呂王城，與共軍鄂東獨立旅接觸。是晚，共軍第十二縱隊主力及鄂東獨立旅，相率由花園、廣水間，越鐵道西竄安陸、隨縣。

十二月十五日，共軍主力見國軍逐漸緊縮包圍圈，乃分股逃竄；其第一縱隊經光山、潢川間北竄堡子口，經國軍整第十一師派部追剿，續竄息縣、汝南埠。第三、第六兩縱隊主力亦分途東竄亞港、付流店、雙柳樹一帶。

十二月二十後，共軍第二、第三兩縱隊又先後回竄立煌；第六縱隊回竄經扶。國軍整第四十八、整第五十八師向立煌進擊，整第十師向經扶兜剿。第三兵團之第七軍復東移羅田、滕家堡、夾擊竄入立煌之共軍，至是共軍在別山區無法立足，乃西竄豫西。

接着第十一兩師，及整第九旅分由羅山、信陽馳援，并電楊師長堅守確山，以待援兵。且不斷以空投粮彈接濟，激戰至三十七年元月一日晚，共軍以傷亡慘重，而國軍援軍先頭整第九旅已進迫明港，共軍乃相率遁去。

劉伯承以兩個星期之時間，流竄達二百五十公里之行程，其中幷通過沙河、淮河兩地障，而國軍追擊與堵剿之部隊竟未能阻滯其行動，此實得力於黃汎區金紹山、魏鳳樓等土共，及陳毅各縱隊之牽制掩護所由致。復安大別山區，原爲共軍李先念殘部盤據之所，勢力潛伏，使共軍流竄發展均較容易。國軍於初期之作戰，國兵力既陷於分散，指揮不統一，故連續遭受重大之損失。嗣向宣化店圍剿，待合圍之勢形成，而共軍已鑽隙逃竄，此實因國軍連繫協同未臻密切，致不能收聚殲之效。

戰鬥遂行中，國軍忍耐勞苦不避艱險之精神表現甚佳；諸如柳林之戰，整第十師與整第二十師在風雨交加，空軍及砲兵不能支援之狀況下，能圓滿達成任務，且擄獲極豐。整第四十八師與整第五十八師主力，奉命由余家集、沙窩附近回援固始，經與共軍戰鬥，解圍後，又復馳回白雀園、雙輪河，於天寒地凍，風雪交加之狀況下，在五、六日間往返跋涉約二百八十公里。

又整第十師向宣化店前進之行軍，一日深夜，到達鐵舖，於困難之山地，急馳約四十公里之行程。第七軍由大湖經英山向羅田，又出麻城南進，於山地行軍約二百餘公里，僅六日半而橫斷大別山，且未補給一次，終於達成任務。

整第二十師由信陽北上，於確山遭受優勢之共軍圍攻；楊師長當即集中兵力，分據確城東側及南側高地，堅守待援，始終未退一步，故能確保確山；此實成功之關鍵。至對被圍部隊，必須示以堅守之時日；對進援部隊必須限以到達之期間；而此時日又必須稍予寬裕；俾免進援者中途遇阻，不能如期趕到；被圍者久盼援兵，挫其戰志。此次整第二十師之堅苦支掌，整第十、整第十一之衣服馳援，

得以解圍，變被動為主動。

柳林之戰，是戡亂後期罕有的一次勝仗，全殲共軍兩縱隊，等於國軍兩個軍。

此仗致勝之由，首在於主帥得人，當時大別山區歸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指揮，白將軍在北伐時担任總司令部參謀長，前敵總指揮，戰無不勝，算無遺策，有小諸葛之稱。雖然在勝利後英雄老去，聲譽華漸歛，但在政府軍事大員中，仍然是首屈一指將材。

劉伯承在共軍中也有小諸葛之稱，確實也長於謀略，但兩個小諸葛相遇，白將軍以逸待勞，早有佈署，劉伯承兩個縱隊恰鑽進白將軍留下的缺口，受到包圍而被殲滅。

劉伯承股失敗另一原因是由於急行軍太久，人力消耗過甚，一遇包圍便失去機動。若在黃河北，國軍未必便能包圍住他們。

當時歸白將軍指揮的部隊也都相當堅強，第十師是最老的中央軍，北伐時有一個四十五師，由衛立煌任師長，是一支勁旅，此師以後改為第十師，由衛立煌而李默菴，參與剿共克復金家寨，以後抗戰也屢立戰功，此時雖然戰鬥力大不如前，但仍有其優良傳統。

整十一師是由十八軍縮編，此一支部隊最初由陳誠統帶，以後自成一個系統，因為十一是土，十八是木，所以外人戲呼此系為土木工程系。但此系確實名將輩，在前有羅卓英，在後有胡璉，此時整十一師師長是胡璉，不但善戰，也長於帶兵，第十一師在他統率下，成為一支堅強勁旅。

至於二十師，原是二十軍改編，第一任軍長是楊森，這一軍是真正楊將，是楊森的子弟兵，官兵非親即友，如同一家人，打不散，折不開，現任師長楊幹才是楊森侄孫，為人忠義奮發，勇敢善戰，能攻能守。確山本不易守，清代剿捻名將僧格林沁就在確山被捻匪包圍，吃了大敗仗，種下以後在山東全軍覆沒種子，但楊幹才竟然守住了確山，以待援軍。如果楊幹才守不住確山，共軍一戰攻下確山，白將軍一盤棋完全變樣，國軍便非吃敗仗不可，這是勝敗主要關鍵。

至於在安徽的廣西部隊第七軍，四十八軍，原是桂軍勁旅，抗戰開始，士氣如虹，也打了不少勝仗。以後李品仙主皖，調這兩軍駐皖成為李品仙的衛隊，很少打仗，李品仙的一對班底，貪贓枉法，逐漸影响到軍中，所以到了抗戰勝利後，這兩個軍的戰鬥已大減，劉伯承南竄淮河時，便由這兩軍設防，淮河寬度，比長江狹不了多少，本來應該可以守住，但根本就沒有守而放棄，因此，朝野皆責李品仙此時宦囊所積，已富抵小國，眼見安徽局勢已壞，盛況已過，乃乘機讓給夏威。

夏威是個好人，但既非好主席，亦非好指揮官，所以劉伯承當時視淮河如陰溝，一跨就過，來去自如，就由於在安徽的廣西兩個軍玩敵。

但是到了白崇禧出任華中軍政長官，廣西部隊皆知白老總的脾氣，無人不怕白老總，一旦歸白老總指揮，不能戰的也能戰了，所以第七軍，第四十八軍都賣了力，還有一個在山東覆滅的四十六軍又重新恢復，官兵陸續來歸，戰力仍不弱，也加入戰鬥。

更重要的是白崇禧此次出任華中軍政長官沒有帶劉斐，貼身少了一個共諜，一切軍事機密共軍無法知道，彼此全憑猜測，鬥心機，劉伯承那個諸葛，可就不是這個諸葛的對手了。

柳林之戰，打垮了劉伯承主力，解除了武漢方面所受壓力，可惜國軍此時兵力不夠分配，處處顯得捉襟見時，若能有一倍兵力，迅速包圍，圍伯承

不同。

劉伯承在大別山及平漢路吃了大虧，毛澤東也感到着快，因為毛澤東此時正顛沛流離，希望劉伯承、陳毅能多打幾次勝仗，以牽制國軍，減輕毛澤東所受壓力，不意劉伯承竟然大敗，毛澤東恐怕劉伯承覆沒，更無法收拾，就命令陳毅南下救援劉伯承。

陳毅當時派兵越過隴海路南下，聲言不惜犧牲要救出劉伯承，但劉伯承此時已突圍越平漢路西竄，前後損失三個縱隊，在劉伯承一生而言，總算創鉅痛深了。

逃離災區　　戢以敬作

火種

林宇民走過了他時常跟關振宗、應文龍散步的地方，駐足於物理系廣場前的大榕樹底下；他閉上眼睛，彷彿看到有三個年輕的學生，坐在樹下石櫈上，雲闊天空的暢談着他們各自的抱負和心願，他們常常無緣無故的發笑，或者互相的擠撞。

「嘜，穿列寧裝的賈寶玉同志，你看，那個長辮子同學怎樣？」關振宗老是愛調侃他。

睜開眼睛，他沒有看到什麽女同學，只遠遠的看到女生宿舍前江朶英墜樓陳屍的地方；這些年來，他心裏永遠無法剔除那個可怕的印象。

他有點心神不屬的向物理系辦公大樓走去……有許多事情，是時間洗刷不掉的。

突然之間，他覺得他對這個學校的思念，是件毫無意義的事情。

它在九年以前已經宣告死亡，跟福州、以及所有的地方一樣，它們的生機全被扼殺。

噹噹——噹噹——

這該是下課的鐘聲吧？它是那樣熟悉，就像他昨天還聽到過。學生們從各個角落裏的教室中走出，他們悄悄地各管各的低頭走路，沒有勾肩搭背或者幾個人聚在一堆談話的，也沒有追逐、推撞、嘻笑、叫喊的，上千的學生，都像是一些無聲無息的木偶，機械地走動着。

林宇民怔怔的看了一會，心裏呻吟起來；母校是真的死亡了，這些也不能算是什麽學生，他們只是一批可憐的、無知的護靈者！

他在黨支委會的會客室裏坐了十幾分鐘，他們告訴他支部書記正在主持一個重要的會議，要他在那裏等。

他碰到幾個熟人，那個半夜裏把他從床上叫起來的校警，一個系辦公室的服務員，但是他們都沒有認出他來，大概是因爲如母親所說那樣，他看起來已經有四十多歲的模樣了。

一陣橐橐的皮鞋聲，順着會客室前面木板鑲的走廊，由遠而近向這邊走來。

這個時候的皮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穿的；聽那踏實而有節拍的聲音，充滿了一種堅決的自信和權威。他來了，林宇民想，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

一個頎長的身影出現在會客室門口，他看來比在邵武磚瓦廠裏碰到時更有氣勢；也許是那套呢質的制服，增加了他的威儀。

周崗快步走向他，緊緊握住他的手，笑着說：

「你回來了，很好，很好！」

「昨天剛到福州……」

「昨天？這些傢伙，那個廠長還向我保證你可以回家過春節的呢。走，到我辦公室裏去，不過我的時間不多，等下還要去參加省委會一個會議。整天就是開會，我們的黨完全是在『會議桌』上長大的，脫離實際，從中央到基層……過這邊，宇民同志。」

周崗的辦公室在會客室旁邊的一條甬道進去，最後面的一個大房間裏面；林宇民知道這個地方，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時期，他來過好幾次。

這間大辦公室很夠氣魄，前面半間是小型會客室，皮沙發，紅木茶几，牆角擺着盆景。後面是一張大寫字枱，皮靠椅；寫字枱前面放着幾把木椅，從前的支委書記曾鳴叫林宇民去談話時，他就是坐在那張木椅上的。辦公桌後面牆上，掛着一張彩色的毛澤東放大像，另一邊牆上掛的是一幅「劉少奇去安源」的油畫複製品……

「你從前來過此地吧？」

周崗的話，把他的視綫拉了回來，他苦笑了一下，說道：

「來過，曾鳴要我揭發關振宗，我拒絕了……」

「請坐。你這樣做又得到了什麽呢？」

周崗坐到寫字枱後面的皮靠椅裏去，對他抬抬手；他坐到椅子上，帶着有點自負的樣子說道：

「九年勞教；但是我覺得我堅持了自己的原則，我問心無愧。」

「英雄主義，愚蠢極了，宇民同志！我不認識那位關振宗同學，大概也是跟你差不多樣子的書呆子；據我想，他的想形可能是已經決定了的，是不是這樣？是的，那麽你揭發下揭發，都不能影響他的命運；如果你眞正愛這位朋友，你應該在個一不同的角度去檢擧他，你明白『不同角度』的意義嗎？」

「我不明白，但是我認爲這違背我自己的良知！」

「你等一等，我看你又要衝動起來了，這不好，九年勞教可能對你的帮助不大。第一，我所說『不同角度』的意義，是你本來可以用批判的態度去帮助他。結果，你不但保護不了他，反而坐實了你們幾個人『搞小集團』的罪嫌。第二，你眞心愛你的朋友，而且也明知道那個時候你帮不了他的忙，你就應該先站穩自己立場，再想辦法去援

救他；結果，你把火引到自己身上，毁了一生前途。你現在可以想一想，宇民同志；假使你沒戴上那頂帽子，現在應該是有個較好的地位，你可以替他做多少事情，替他奔走，替他照顧家人，等等。是不是這樣呢！你說良知，難道你把自己弄成這個樣子，而對朋友一無所助，就能滿足你良知和道義的虛榮了？」

林宇民怔怔的看着周崗，沒有說話。也許，他想；關振宗還不致於發瘋，我跟應文龍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他突然覺得周崗說的，正跟王先永和李子貽所告訴他的差不多：……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周崗繼續說：「談它無益，我只是想告訴你，這個世界在不斷地變，比如這裏原是曾鳴坐的，現在他自己到勞教塲所去了，把位子騰給我；那麼我能坐多久呢？誰也不知道——不過我不會輕易放手的。唯物史觀曾經提到倫理這種上層建築物，是在隨着經濟組織的變遷而變遷；而人類意識也不能決定自己的生存，生存的情形反足以決定人類意識。後面的一段論點，也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沒有上帝，一切都可以被允許』的演繹；但是如果你想助人，必先自助。好了，我們不談這些，你上次在邵武告訴我，要我注意三明——那個地方去年起改爲明溪縣了——農塲裏幾個人，曹興是眞的死了，還有那個厦大黨支部書記已經逃脫……」

「這些我都知道了，農塲裏有個幹事後來送到邵武勞教塲來，他把那邊的情形告訴了我。」

「我把那些幹部都整了，那麼就說說你的情形吧，家裏還好吧？爾後的就業問題呢？」

「謝謝你，周大哥，家裏還好。今天上午我到區委會勞動科去登過記……」

他叫他「周大哥」是很反動的叫法，但他是未經思攷脫口而出；周崗聽到也怔了一下，但像是並不見意，說道：

「你應該先跟我提一下，我在市委會可以找到人，說不定能派到比較好的工作，你是哪一個區裏的？」

「紅衛區。」

「等下次開會時我替你留心就是了。」周崗沉思了一會，說道：「你剛從勞教塲中出來，對目下各方面的情況一定有着隔閡，我想大畧的跟你談一下，以後做事情的時候可以有個準備；你一定要把握住方向，不能摔肋斗了，你明白我意思吧？」

林宇民點點頭說：

「我明白。」

「黨正在分裂中，到現在爲止，分裂的情形愈來愈顯明了，分裂開始於五八年三面紅旗的運動進行的時間中；三面紅旗是失敗得最澈底的冒進政策，毛澤東應該負主要責任。五九年他受到黨內外的情勢壓力，不得不辭去國家主席，劉少[illegible]紅旗所造成的禍害，在人民公社中採取了分層包幹責任制，由生產隊對生產小隊實行包產、包工、包成本和超產獎勵的所謂『三包一獎』制。後來爲了刺激農民積極生產，又提出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與包傳到戶的『三自一包』主張，這些東西雖然跟毛澤東的『一大二公』背道而馳，但的確是緩和了農民們的憤怒和反抗情緒。

「毛澤東當然不甘心，他不願意將自己的過失作成黨的正式紀錄文件，運用黨主席的權力，開始向國家和黨的領導鬥爭。六二年，中央召開『五級幹部會議』中，中央領導把毛澤東與黨的關係劃清戰綫，也就是說毛澤東的個人錯誤不等於黨的錯誤，反對毛澤東，也不等於反對黨。這對有領袖慾和野心的毛澤東，自然是個很大的打擊，於是他就着手積極進行復辟個人獨裁的奪權運動；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大鬥法門。他寄望『四清』運動能夠衝垮劉少奇的農業路綫，復辟『三面紅旗』，乘劉少奇出國作亞洲訪問，以黨中央名義，發佈『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文件裏提出十個問題，也就是所謂前十條，發動羣眾鬥爭幹部，洗手洗澡，重組領導農業生產幹部隊伍。

「劉少奇訪問回來，發現毛澤東又闖下大禍，深怕再一次造成農村的大混亂，趕緊由中央派出四清[illegible]且要他的愛人王光美到河北撫寧盧王莊公社的桃園生產大隊蹲點。十一月中旬，中央結合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通過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幾項政策規定」，針對毛澤東的前十條，加以翻案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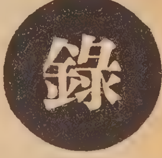
毛澤東光火了，在劉少奇的後十條傳達下去才兩個月，就是今年的一月，他又以黨中央名義弄了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所引起的當前若干問題』出來，這個文件內涵二十三條，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二十三條，重點在『整農村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了兩年多，中央傳達了三個互相衝突的文件，中間還夾着一個『桃園經驗』，『四清』變成愈扯愈不清。許多按『前十條』四清好了的地方，還得依據『後十條』再清一遍，剛剛清好，又來了個『二十三條』把基層幹部和農民整得頭昏腦脹，神哭鬼號，而眞正社會主義的教育還沒有摸到邊。

我在去年參加了社會工作，省委書記要我到閩西跑了一趟；你假使問我按哪一個文件作爲綱領的？我呀，先照前十條清，再照後十條重清一遍；但這是不對的，是兩面派、投機主義，再搞下去，火會燒到自己身上，所以，二十三條下來時，我不幹了。（五六）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因此美國以外的列強國家，都有希望儘快辦了對中國貸欵手續的必要；就這一點來說，好像對於袁世凱產生了有利的條件。

可是在另一方面，宋教仁被刺也是發生在這個時候（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由於這一事件，中國國內的反袁聲浪突然高張，袁世凱想憑藉武力將之鎮壓下去，故而追切需要「軍費」於是，袁世凱乃無條件地接受了銀行團的要求，決定使「大借欵」成立。

被袁世凱免職的廣東都督胡漢民。

國父對各國提出警告

這是出於袁世凱的獨斷。孫先生在得到「近期將會簽約」的消息時，乃往訪有關各國領事舘，提出警告：「如果強行簽約，中國民間將會發生對有關銀行的杯葛運動。」此外參議院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等人也向袁世凱及銀行團提出抗議。

四月廿六日晚間，終於強行簽約。簽約的會場，是在爲抗議而來的議員和民眾包圍之下的滙豐銀行北京分行。簽約手續頗繁，相當躭誤時間，一直進行到深夜的二時三十分。國務總理趙秉鈞、財政總長周學熙、外交總長陸徵祥等代表於簽約之後，恐懼抗議的羣眾，乃在黑夜混入人叢從後門走出。

▼關於簽約手續延到深夜的原因，據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於四月二十七日第三五三號號電文向外相牧野伸顯報告：

「應於二十六日下午十時簽約的『維新借欵』（善後借欵），延至二十七日上午三時三十分（中國資料爲上午二時三十分）簽訂，並非發生任何障碍，而是由於某一文件印刷匆忙，須要改正之處甚多，因而一一蓋印，延誤時間。不過在進行交涉期間，曾有國民黨議員等各方面人士與銀行團會談，表示『如果不經議會正式審議，即行簽約，必然會引起輿論批評，希望予以延期。』這一件事，在南方國民黨方面，必將企圖妨碍，其結果，難免會發生一些混亂。」▲

償還條件駭人聽聞

袁世凱所簽訂的借欵，其償還條件實在是駭人聽聞。先就借欵額一點來說，利率雖然是年息五厘，但根據契約，中國實際借到的只有借欵額百分之八十四的二千一百萬鎊，而且從這裏面還要扣除在借欵交涉中所墊借的六百萬鎊，暨各省向五國銀行團所借的二百八十萬鎊，以及支付各國在革命時期所受損失的賠償金二百萬鎊，結果借到手的只有一千四百二十萬鎊。

對於這筆借欵，在將來償還時，如加上借欵期限四十七年的利息，則達到六千七百八十五萬鎊的鉅額，對於剛剛開國的中華民國財政，實在是過於沉重的負担。

再說第二點，是允許外國人干預到中國國內鹽業。一個國家，在行政和財政上讓外國人插手進來，實在不是獨立國家所應有的狀態。

羣情激憤討袁

中國國民對於金額高達二千五百萬英鎊，足以左右國家命運的借欵，未經國會同意便秘密簽約的情形，相當憤怒。

國會議決貸欵案無效

簽約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九日，參議院在政府首長缺席的情況之下開會，議員提案「善後借欵合同，未經參議院審議，應屬無效。」表決結果，贊成一百〇二票（國民黨），反對六十九票（三黨聯合），獲得通過；五月一日，在眾議院亦經議決「無效」——袁世凱所簽署的約定，在民意代表機關終於未能獲得通過。

繼國會議決「無效」之後，設在上海的「中華民國省議會聯合會」，由會長王建中、副會長容伯挺、書記長魏勳聯銜向日未天皇發出勸告中止借欵的書信。

▼據當時担任宮內次官的河村金五郎於六月十三日與外務省聯絡，這一封致天皇的書信內容如次：

「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貴國慨念敝國建設需財，惠然訓示貴國銀行代表，由五國銀行團以二千五百萬鎊之鉅欵見貸……無奈敝國政府此次簽

約借欵，實確未遵據國法，履行法律上重要之手續，冒昧從事，引起參、眾兩院之否認，及全國各省議會暨全體國人一致反對……貴國為法治之邦，對此不法律、不忠實之國際行為，當然有拒絕之必要。伏懇大皇帝迅賜訓令貴國銀行團代表，將此條約退還敝國政府，交由國會正式議決，始行交欵。否則認為無效，暫勿履行。實紉公誼，不勝盼禱之至。」▲

國民黨的宣言

在參、眾兩院擁有第一黨勢力的國民黨，也立即發表了如左的宣言，堅決反對袁世凱的不法行為：

「不交國會議決，擅行簽字，實為違背約法。政府此等擅斷行為，若委屈牽就，無論國會之事權掃地，約法亦被蹂躪。」

被袁世凱出賣了的中華民國，的確是面臨了嚴重危機。

因宋教仁被刺而由日本趕回國內的孫先生，當善後借欵簽約的同時，立即主張舉兵打倒袁世凱；但黃興等人則建議慎重，黃興的意見是中華民國既已成立，便應該避免軍事決戰，而冷靜地聽候法律解決。實際說來，問題在於革命陣營向袁世凱興師問罪、決一勝負的力量，尙感不足。

對於另一方面的當事者——五國銀行團，孫先生也喫而不捨地表示反對借欵；並且通過各種途徑向各國展開促請中止的活動。

安徽都督柏文蔚。

因大借欵獲得財源，恢復軍事專制，鞏固個人權力，並為鎮壓革命黨而出之以武力行動。事實上，據黃興於五月一日發給袁世凱的電報中便已經指出在宋教仁被刺事件的幕後，就有秘密約定——俟大借欵成立後，給予兇手巨額報酬。是則，這筆大借欵，不僅出賣了中華民國，而且更用之於摧殘國內反對勢力，甚為明顯。

孫先生於五月二日，向英國友人康德黎發出「告外國政府及人民書」，請代公開於國際，希望藉外國壓力，截斷袁世凱財源。他在這封書信中說明了袁世凱要以大借欵為軍費，發動戰爭。

設在巴黎的五國銀行團本部，自始就担心會發生反對運動，故而在四月二十七日簽約的當天，就曾指示在北京的代表暫緩支付；這是因為唯恐以在國民黨力強大的南中國為中心發動杯葛銀行運動，會給銀行帶來不利後果，所以滙豐等銀行對於孫先生的要求答以「假定在一個月以內，各地有以聲討袁世凱為目的的獨立事態發

國父召集同志會商

銀行團這種態度，對於反對借欵運動帶給了希望。孫先生以此為論據，再度在上海召集各地同志，會商斷然採取軍事行動；然而，黃興等還是對訴諸武力有所顧慮，遲延結果，一個月的期限已過，借欵見諸實行，大量軍費，落到了袁世凱的手中。

在當時，反袁聲浪最激昂的，是安徽省。安徽都督柏文蔚早在簽約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便通電指斥「政府借欵，不由議院議決，擅自簽約，無論君主共和，凡世界立憲國家，均無此例。」——這是在簽約後的最初一通抗議電報。

其後，柏文蔚在上海陳其美寓處秘密會晤孫先生，報告安徽情勢，並建議在安徽舉兵發難。

孫先生對於柏文蔚討袁的決心，大為稱許；但不同意由安徽率先起事，因為安徽在革命黨根據地——南京的西面，北隔江蘇、山東通往北京，和袁世凱的勢力範圍接近，這這樣的

江西都督李烈鈞。

地理位置舉兵，會讓袁軍居於重兵壓境的優勢，而於己方不利。孫先生有鑒於此，故而避免在和袁軍正面對峙的安徽發動，希望從袁軍補給困難、並且革命勢力較強的南方各省首義；一俟袁軍出動之後，再在安徽乘虛興兵，拊其側背，較爲妥當——於是，說服了柏文蔚按兵待機，而促請廣東都督胡漢民、湖南都督譚延闓從速發難；可是，由於準備不夠，一再遷延，終於未能迅赴機宜。

二次革命肇始

孫先生考慮到在對袁世凱軍事作戰的同時，爲促使列強取消大借欵之實施，希望用外交手段說服日本，藉以削弱國際間對袁世凱的支持，並增加對革命黨的援助。在日本有衆多友人的孫先生，因而決定親自赴日訪問，謀求協力，但由於同志們的阻止，未能實現；反而讓袁世凱搶先一着，派其親信孫寶琦（其後曾任外交總長）東渡，游說日本政府不支持革命黨。

日本政府居心不善

▼當時，日本政府的態度，是要排除革命黨的反對，強行做成貸欵。

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在簽約的第三天——四月二十九日，曾向日本橫濱正金銀行駐北京代表的該行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說明日本政府的態度如左：

「本來，日本對於支那問題，有必要下定決心在某一適當時機以實力解決之。加入借欵的理由，也就在此。現在如果躭心受到杯葛，便率先示弱，頗非相宜。縱使將來有危險徵兆，但也不要自動倡議中止。」

此一觀點，說明了供給這筆借欵的目的——並非給予中華民國以援助，而是倚仗武力謀求其經濟發展。▲

袁世凱相信這筆大借欵的簽訂，是列強在實際上對於中國政府的承認，因而自信心大增，意圖憑藉借到手的金錢發揮作用，一舉而將國內的反對勢力摧毀。

袁世凱作高壓部署

他在國內政治上的布局，就是收買國會，對於反對借欵的議員們，大把塞給鈔票，堵住他們的嘴巴。四月二十四日，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併組成進步黨，以黎元洪爲理事長，而成爲袁世凱的「御用政黨」。在從心所欲地操縱了進步黨之後，他的高壓姿態，因而越發露骨。

像這樣政治高壓的同時，在軍事方面，袁世凱也在一步一步地展開部署。借到的金錢，流用於軍費——收購武器、彈藥、食粮；並命統馭其北洋軍的部屬馮國璋、段芝貴等人進入備戰態勢，李純所率領的第六師一個旅推進到湖北、江西省境的長江流域；同時派海軍加強長江巡邏；繼之，更着李純部隊集結於九江限近，擺開了兵戎相見、一決勝負的態勢。

當部署既定之後，袁世凱悍然發動了鎮壓革命黨的戰爭。

革命黨三都督被免職

首先，於五月八日通令「嚴捕圖謀內亂黨徒」，取締革命運動；十五日，更下令取消黃興陸軍上將官階；接着，於六月九日、十四日、三十日，將革命黨三都督——江西李烈鈞、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相繼免職。

此時，李烈鈞已經接受了孫先生的指示作舉兵討袁準備，國民黨曾派遣張繼、邵元冲等幹部前往李處，並且孫先生本人也有親赴江西的計畫。袁世凱得到風聲，乃先由北京派出心腹部屬多人，打算收買李烈鈞，向李游說，如果去北京和袁世凱談談，可得二百萬元報酬，並且有官可升；但李烈鈞毅然拒絕，遂被免職。

胡漢民被發表調任西藏宣撫使，柏文蔚爲陝甘籌邊使，都是距離中央極遠的邊地，等於是謫戍巖疆。

柏文蔚對於這個左遷命令表示了抵抗，他以強硬態度去電袁世凱——「出任籌邊使，需要五千萬元經費，如無法籌應，則不能奉命。」袁世凱還想加以籠絡，託人轉達請到北京面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萬里乘風破浪行，人羣喜覩一帆輕。
日升青漢光華絢，報導寰事理明；
週到筆鋒褒貶當，年來讜論鼠狐驚。
紀功應列鍼時首，念念毋忘救世情。
萬事敢言，戰鬥精神誰媲美；
人心嚮往，伸張義理孰能傳。

讀者秋有感

葉惠波

春秋一讀一心傷。周室衰微莫主張。
叛國三監甘附逆。爭雄五霸[illegible]尊王。
經中義正分褒貶。筆下辭嚴別[illegible]良。
卻恨獲麟無善繼。至今亂賊徒披猖，

夜坐

梨雪　林康

奏罷綠章月色闌，回風入座怯衣單，
眉峯蹙疊重深鎖，腦海騰翻又把瀾。
電[illegible]搖空光影亂，鐘輪破[illegible]夜聲寒，
臨牕悄對淒階白，白露清輝想念長！

鷓鴣天

劉枫霞

夏去秋來景色同。紅花開出綠陰中。
辛愁久慣敲椰雨。適意誰禁掃葉風。
山疊疊。水重重。水重山疊夢難通。
神州北望無尋處。惟見天邊霧正濃。

妃子笑

麥友雲

自是昭陽第一姝。遠來珍果自南[illegible]。
即頒手詔馳千里。爲博心歡動萬人。
情到獨鍾偏受寵。物惟稀有勝[illegible]瑜。
世間不少生香筆。能寫揚妃一笑無。

前題

步友雲詞長原韻　李文格

粉黛三千幸一姝。親頒手詔疾南[illegible]。
卻緣媚寵求鮮荔。不恤勞工怨獨夫。
一騎紅塵成絕唱。六宮蕪穢亂璵瑜。
可憐兵諫馬嵬驛。能復太真笑靨無。

帝求佳果慰佳人。汗馬長途進荔頻。
驛站飛傳香尚溢。玉脂細啖味猶新。
多情妃子欣然笑。萬感君王寵愛眞。
宛轉馬嵬救不得。聞鈴見月最傷神。

前題

朱濟川

一騎紅塵進荔枝。千秋猶誦牧之詩。
嶺南佳果洵尤物，宮裏肥環亦可兒。
桂味午嘗香沁齒。梨渦淺笑泛支頤。
君王製曲親教唱，驛使聽來淚暗垂。

前題

勞經綸

紅塵起處荔[illegible]香。山路崎嶇驛運強。
掛綠天南居上質。流丹宮闕薦瑤筐。
傾心爲愛銀盤滿，入口頻添蜜露嘗。
贏得笑顏殊不俗，[illegible]勻萬顆價難量。

妃子笑

[illegible]

君王多是庸人耳。好色畏姬行極愚。
虐待驛夫妃子笑。獻歡變女妖姿愉。
滿筐掛綠鮮佳果。一騎紅塵疲懶驅。
滴淚蒼生宮嬪苦。荒淫昏主自應誅。

前題

季子

賜爾嘉名妃子笑。誰知粵荔辭謝了。
嶺南此珍顯絕倫。但非山枝所能冒。
山枝味薄肉不腴。還遜尙書懷美好。
曾[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此充。天家不罪亦[illegible]倒。
君不見[illegible]掛綠半枯林。
才報花開[illegible]守[illegible]。主家輕易不得嘗，
于今猶是何況古。大抵妃笑一名或始川。
川上[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妃笑無非[illegible]。
離枝[illegible]所。

前題

胡景石

嘉名妃子笑。得自[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傳宮裏。
禍亂由斯伏。幾將唐祚移。

前題

梁朗秋

貢新星火急。飛騎不停鑣。宮闕驪山近。
田園羊石遙。絳襦邀一粲。玉顆賞千嬌。
土物名尤物。甘芳味更饒。

前題

黃思潛

小杜傳名句。飛塵一騎來。紅雲華宴上。
笑靨美人開。細嚼輕龍目。新吟憶馬嵬。
嶺南千萬樹。知是爲誰栽。

妃子笑二首

藍戒三

㈠ 三百荔枝一日啖。傾城妃子笑微酣。
愛蓮愛菊皆君子。獨有東坡愛嶺南。

㈡ 忙中一騎起紅塵。如火如荼欲避秦。
民不敢言妃子笑。卅年吾亦嶺南人。

前題

歐一鷗

剝出晶丸雪潤新。蕊宮尤物謫紅塵。
若非天上瓊漿味。安得昭陽笑太眞。

前題

崔雲岩

入簾幾見猶含笑。應是紅塵荔子來。
國色轉憑微物重。年年果熟話題開。

前題二首

李撫虹

㈠ 嶺南珍果誰爲首。炎夏數來屬荔枝。
往日唐宮妃子笑。紅塵一騎向嫌遲。

㈡ [illegible]灣[illegible]畔荔枝開。卅載乖違迄未回。
[illegible]楊妃今何在。[illegible]笑[illegible]哀。

前題二首

陳[illegible]

㈠ 方物離枝貢上京。馳來驛路萬千程。
薦新自是供清廟。豈爲肥環索笑聲。

㈡ 傾城漫說在梨渦。淫慝君王自誤多。
烽燧戲來褒姒笑。漓宮荊棘沒銅駝。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60

大陸面臨大變亂的前夕

從史葛特談話看中美關係

談知識分子的責任

尼克遜的記者團

法家政下中國的悲劇

政權轉移史觀

田中角榮獄中生活

鐵幕

「大力重建！」

嚴以敬作

NO. 46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八月十九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二樓
電話：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炮庄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大陸面臨大變亂的前夕

一個朝代，一個政權到了快要完蛋的時候，在過去一般是昏君無道，后黨弄權，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古人說：「人心就是天心」在人心思變的情況下，天必示警，結果是天災人禍交織而起，終使這個政權徹底垮台。今日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形勢正是如此，不管是「無神論」也好，「不信邪」也好，然歷史是一面鏡子，老毛就眞是「通天教主」，恐怕也已回天乏力了，又何况他自己亦將翹辮子。

中共是「唯物論者」，唯心、唯神都可以不信，但「存在決定意識」，那麼大陸上天災頻仍，人心浮動，這是「存在」的事實，北平統治小集團的「意識」中總不會都說成是「形勢大好」吧？

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後，到本文截稿時已半個多月，而中共對內對外仍在隱瞞災情眞相。它的宣傳工具報紙、廣播及一些中共收買的喉舌和外國應聲虫所宣傳的，無非是「抗震救災，形勢大好」，和甚麼「團結」、「鎮定」以及「深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類無關痛癢的屁話。

在中共來說，冀東大地震可以確實認爲那是「由壞事變成了好事」。它所關心的是唐山，開灤等地工業，煤礦的被毁，這是壞事；至於傷亡逾百萬人，它則根本不大注意。毛澤東都說過：「死人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文革」運動死人幾百萬，是人禍，中共都若無其事，而天災死人當然似乎是與中共關係更不大了。因爲大陸人口太多，大量死人好過無緣無故地屠殺。若用工人的話隨時可以招得到「身強體壯思想紅」的城市失業工人和下鄉青年，一千萬都容易怕甚麼死了百八十萬人？

中共封鎖災區不使消息外泄，主要它不在死人這件事。在高叫「人定勝天」聲中，所謂「救災」還不是點綴點綴。在瘡痍滿地的廢墟中，缺水、缺食、少醫、少藥，加上沒有房屋，結果還不是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關懷」下、小傷變重傷，由重傷而死亡，已死的就地掩埋，不會太久，就會在「天地翻覆」的冀東出現「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還有，中共在宣傳中只「關心」他們的「階級兄弟」，那麼在地震中受災的「五類分子」呢？當然死了活該！免得天天「抓階級鬥爭」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是反「天理良心」一類孔孟之道的。對於「人性論」據說也是「封建流毒」。從這裏不難看出：中共這個傷天害理的豺狼集團，對於老百姓的死亡毫不關心，那本是「正常」之至。

古語說：「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大陸的天災，共黨的人禍，交織發生連續不斷，使中共極權統治的敗徵越來越明顯。今年以來，大陸天災接連出現。三月東北吉林降落一場殞石雨，大塊殞石從天而降，中共雖未公佈傷亡數字，但可以估計得到損失一定不小。到了五月，雲南龍陵地區發生七點六級大地震，雖然是在邊遠山區，損失大概也很重，而中共照例地不公布實情。七月二十八日，唐山、豐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且波及到平津等地，在天災不斷中，政治動亂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今年一月周恩來死亡後，毛江集團由「教育界」而「科技界」，由所謂「大辯論」進而全面展開了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周死鄧小平被推上了派系鬥爭第一綫，開始了對他拋出的「三項指示爲綱」進行批判。四月上旬北平天安門廣場爆發了數十萬人參加的反毛反共抗暴事件，毛江以此爲藉口，硬說與鄧有關，把他打下了十八層地獄。

鄧垮後，所謂「穩健派」已無足以影响大陸全局的頭頭，如果毛江「乘勝追擊」，實不難逼使周鄧餘黨走上「樹倒猢猻散」的境地。可是，接着毛澤東健康惡化，旋又宣佈不再會見外賓。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由於一味胡來，極不得人心，他們所以能在派系鬥爭中「力爭上游」，主要是靠毛的支持。而今日，敵對勢力沒有打下去，但毛却先倒下去了，大陸人心浮動，自然越來越甚，加上嚴重天災不斷發生，這必對中共的極權統治起到更大的衝擊作用。

一切都顯示：中國大陸已面臨大動亂、大變天的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共的血腥統治還能維持下去嗎？

天譴說，人禍說，豈是胡說！

扛着毛澤東靈牌救不了華北災民

萬人傑

許多人對冀東大地震的看法，認為是「天譴」。二十七年來，毛澤東倒行逆施，弄到天怒人怨，這一場亘古未有的大災難，是對中共政權的一大譴責。香港的左派報紙着急了，文匯報的鋒文，馬上寫一篇洋洋一千言的「專論」，題為「天譴說，人禍說，胡說！」為毛政權辯護。可是愈辯愈胡塗，最後說上帝是人民；那麼，人民反毛，不就是「天譴」嗎？

知識分子也信天譴

華北大地震，有人說「天譴」，有人說「人禍」。「保衛毛主席」的左派報紙急了，大呼「胡說！胡說！」其焦急之情，見於字裏行間。

為什麼提到「天譴」，「人禍」，左派仁兄便急得漲紅了面皮，硬說是「一兩個蔣帮文人獨唱異調」？其實，如果文滙報寫專論申辯的鋒文有機會嘆叶早茶，或多接觸一些小市民，便知道「天譴」「人禍」之說，不是「一兩個蔣帮文人」獨唱的「異調」，而是非常普遍的大眾感受。

他們未必如鋒文那樣博通古今，根本不知「天譴說」是西漢大儒董仲舒的「傑作」；也不知北宋王安石變法，遇上地震，被富弼抛出「天譴說」迫宋神宗取消改革這一段歷史。他們只感到，一個國家不斷遇到倒霉的災害，總是一樁不尋常的事。任何人遇到否運，頭頭碰着黑的時候，都會問問自己：究竟我做錯什麼事，為什麼會這麼倒霉呢？對國家也如此。

說是「迷信」也可以，但現代中國人，即使非常有科學頭腦，或高級知識分子，遭遇到這樣的巨大災害時，也會不期然聯想到「示警」「懲罰」等等。

反躬自問 做錯何事

沒有人否認「地震」是自然災害，等如一個人頂上開花，於是你受了重傷，送入伊利沙白醫院，白天還好好的，傍晚却無端端躺在病床上。你精神稍為清醒時，會問自己：我究竟做錯什麼？為什麼千千萬萬人走在街道上安然沒事，我却如此倒霉，馬票不見中，却中了這空中飛瓶呢？

七月二十七日，北平、天津、唐山、豐南一千萬人民還是像平時一樣過活；可是二十八日凌晨後，一場大地震要了不少人的命，毁滅了無數田園廬舍，更有千千萬萬的人變成殘廢，呻吟血泊中。

這等如倒霉的人中了空中飛瓶。不知毛澤東從床上震到床下之餘，會不會也問問自己：我做錯了什麼事？為什麼這麼倒霉，接二連三發生這種丢人的事？如果他還能神智清醒地這樣反躬自問，當然很容易找出準確的答案。

可是毛澤東是個「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狂人，腦子裏充滿「鬥爭」的狂想，因此這場死傷百萬人的大地震過後，他又有所謂「人定勝天」的鬥爭，叫囂着「不要忘記批鄧」「把反右翻案風鬥爭進行到底」，看來，這就是他感到「其樂無窮」的與地鬥、與人鬥了。不論毛澤東信不信「上天」，但「上天要其人死亡，必先令其瘋狂」，顯然多一有力明證。

抗震未了 還要抗雨

唐山地震後，再發生百多次大大小小的餘震；北平早震、晚震後，九日發生五級餘震；

震得破裂不堪，比架起帳蓬露宿街頭還好得多。但中共在「警告」期間，不許入屋，人民「抗震」之餘，還要「抗雨」，這就是中共說的「自力更生」「巨大勝利」。

一而再、再而三的地震，老房子即使未震塌，殆已半頹。較大的建築物，也搖搖欲墜。如天氣良好，及時支撑挽救，也許還可保持不倒；可是連日的豪雨，使沒有塌下的建築物也不能不傾頹。

香港人對豪雨成災飽有經驗，旭和大厦整座化為烏有，雞寮安置區活埋大批男女，一百幾十部汽車壓成柿餅一樣……。各位要知道，香港豪雨成災，不是在大地震之後；同時，香港有優良醫療設備，並未經過地震損壞，傷者及時獲得救援，與大地震後的雨災，不可同日而語。

萬人脫險 令人發笑

唐山廿八日大地震，新華社在十日後宣佈，開灤煤礦礦工一萬人「脫險」。生活在香港的人，雖不大清楚煤礦是怎機開採，但在電影中也看過，知道煤礦礦坑往往在地底一兩百尺之下，有如蛛網，架了輕便車軌，運送掘出煤塊。這些坑道，用木板木柱支撑，在正常情形下，日子一久，支柱也會腐朽折斷。因此坑道平時也有陷塌情形，將礦工活埋；如遇地震，試問木柱、木板如何能頂得住？

開灤煤礦約在一九〇〇年起開採，迄今已七十



坑中幹活的礦工「全部或大部獲救」，確是匪夷所思的事。如果新華社的報導眞確，那麼，老萬不能不相信他們身上都掛有毛澤東的靈符，確能發揮「戰無不勝」的作用。

可是，頭腦清醒的人，只要閉目想一想，就不禁發笑，不是幸災樂禍的笑，而是笑新華社的無烟大炮車得太幼稚，連小孩子也騙不了。小事情可以佦密，傷亡百萬人的巨災，在衆目睽睽之下，只要有一些人從災區逃出，眞相便立刻外洩，佦也佦不住的。

譬如唐山一戶十三口的人家，四個死亡，五個失蹤，只有三分之一的四個人逃出生天。雖然，我們不能以這「不幸」人家作爲估計比例，唐山一百六十萬居民，三分二傷亡，一百萬便差不多了。可是，在這空前巨災下，究竟有多少人是「幸運」的呢？

天怒人怨 民憤難平

共產黨徒是無神論者，不相信有「天譴」。鋒文的專論最後說：「誰是上帝？是人民。」這篇洋洋二千字的大文，老萬同意的只這七個字。

如果說冀東大地震是「天譴」，這被解釋爲「上帝」的「天」，最適當是「人民」了。雖然「天」有人認爲是耶穌；有人認爲是佛祖；有人認爲是穆罕默德；有人認爲是觀音菩薩，因各人的宗教信仰不同而異。中國共產黨不信神，他們的神只有一個，就是毛澤東。今日受到「天譴」的也正是毛澤東，當然不會毛澤東自己譴責自己，如果他能如古代帝王那樣下詔罪己，他就不是個暴君了。

鋒文把「天」（上帝）解釋爲人民，對極了。二十七年來的血腥統治，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極不得人心，人民的怨憤，積壓到達爆發點，便化自然地震，也會醞釀成人爲地震。

「天怒人怨」包含了人民憤怨的成分，鋒文的洋洋大文，最後七字，有畫龍點睛之妙，無異說明，「天譴」者，人民對毛澤東譴責也。

天佑惡人 老而不死

二十七年來，毛澤東屠殺了六千萬中國人，雙手染滿血腥，今天，他已病入膏肓，讓他「壽終正寢」，是便宜了他，因此在他病重彌留時，先來一次天安門式的人爲地震，讓他在中南海的病榻上，聽到憤怒羣衆吼聲；再來一次空前劇烈的自然地震，把他震得連忙抱頭鼠竄。這明明是人民對他的譴責，鋒文把上帝解釋爲人民，萬分貼切。

有句俗話說：「天佑惡人」，這雖是憤慨之詞，有鑑於惡人沒有得到惡報而發。世事往往如此，如毛澤東這樣一個大奸大惡的人，活到八十幾歲高齡，依然騎在八億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正是「天佑惡人」現象。這句話，與「天譴」剛好背道而馳，意見相反。鋒文否定「天譴」，本用得着「天佑惡人」這句話來反駁，但他不敢承認毛澤東是「惡人」，因此這麼現成的話，鋒文無法應用。

上天是否昏瞶無知，一如俗語說的「天佑惡人」，且不說他。但共產黨最喜歡說的「人民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百分之百眞確。可是毛澤東並沒眞正重視民意，凡反對他的人民，一律打成「反革命份子」。在天安門暴動的十萬羣衆，都變成「反動分子」，因此人民的眼睛雖「雪亮」，但也只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不就是「認同」毛澤東，這人民大地震，終有一天爆發，其毀滅力千百倍於華北這次天然的大地震，將中共政權震毀。

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

許多有親人在廣州的讀者向本刊反映，近來接到家書，十之八九述說缺糧苦況。因爲受到「中央」指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廣州雖沒有地震，但須「支援」華北受難災胞，把存量並不豐厚

廣州沒有副食品，大部分人只能以麵豉佐膳；又有讀者告訴我們，一些已發霉的鹹菜，也要排長龍輪購，大多數人還落空。

造成的結果，廣州雖沒地震，居民都變了災民，也需要香港同胞救濟，且不是「錢」可以解決，而需實物。凡回鄉探親，總是被廣州親人要求「多帶食物」。以前可以買黑市高價糧，有錢就可解決；現在連走後門也不通，人們肯出錢，黑市也無貨供應。

迂迴曲折 此路不通

有位朋友笑對老萬說：你們把錢送到新華社，新華社「同志」不肯收，四眼妹四眼仔還大放厥詞，演說一番。現在這條路可以走通，不必再求新華社了，乾脆把讀者捐的錢，買了食物，托回鄉探親的朋友帶入大陸，到了海關，他們沒收，用以「支援」華北「抗震救災」。運送的一程，不過由香港送到深圳，路程很短，而且比金門空飄更有把握送到華北震區。

反正我們目的要使華北災胞受到實質救濟，不管中共用什麼名義送給災胞，說是「黨中央」的關懷，也無不可。如果新華社肯接收，這些錢如何處理，也無從派人監督，大可不必深究他們沒收的食物用什麼名義送去，只要眞正拿去支援災區便成。

不過，另一位朋友表示懷疑。廣州居民也需要救濟，這些「充公」的食物，會不會流爲「私用」？沒收的東西，是不是發還收據？如果沒有收據，落格的可能性極高。人不自私，天誅地滅，他們必然塡飽自己的肚子，才顧到平津災民，則我們輸入的食物，無異用以救濟共幹了。

在中共「大豐收」時，大部分大陸同胞還要捱餓，所以很多人以爲「大豐收」只是中共的宣傳，其實未必。糧食操縱在中共手上，給多點抑給少點人民吃，權在中共，他們要人民吃不飽，豐收一樣可以。何況沒收得來的食物，怎樣調配，只有共產黨有權，那有把握一定能使災胞受惠？因此，雖然迂迴曲折，此路仍是不通！

從史葛特談話看中美關係

岳騫

美國參議員史葛特四月間去一趟北平回到美國已經三月，最近始發表在北平與毛帮大頭目會面談話的經過。筆者草此文時，只是根據電台廣播，尚未見到史氏全文，但重點當不會有太大出入，綜合史氏談話重要之點關乎中美關係者有三：

第一，毛帮大頭目告訴史葛特，毛帮準備以武力「解放」台灣。史氏答以如果發生此等事，將影響美毛在世界上廣泛的合作。

第二，史葛特也警告「台灣」，不可過份依賴美國的協防，因爲自從越戰結束以來，美國人民對於介入外國戰爭已經厭惡，美國總統臨時派兵出國作戰的權力亦已經削弱。

第三，美國應勸告「台灣」主動與毛帮展開和談。

史葛特這三點說法，不但關乎中美百年來的友好關係，亦關乎世界未來局勢，我們萬不能掉以輕心，必須認眞注視，玆分別予以說明。

武力和談・軟硬兼施

第一點，毛帮大頭目告訴史葛特，準備以武力進攻台灣，同時又說隨時隨地願與台北派出代表談判，而且願展開貿易，這種軟硬兼施的宣傳攻勢，史氏答覆只說此種行動將破壞美毛在世界上廣泛合作關係，隻字未提中美聯防條約，作爲一個美國半官方的代表，史葛特言行不但太軟弱，而且也未能守住國家的基本立場。

從各方面情況看，毛帮對於同美國「建交」，確定迫不及待，宛爲熱鍋上螞蟻，其具體表現的宣傳有三次。

A、兩月之前，毛帮透過在海外家眷的「瘟子」「血外」，會同收買的美國毛派，一齊起鬨向福特政府施壓力，指出美國若不在毛死之前與毛帮政權「建交」，毛一死，毛帮便可能與蘇俄修好，屆時美國再想與毛「建交」亦不可能。照此種說法，「建交」以乎是萬[illegible]

交，而且援印用了美元幾百億，並未能阻止印度一面倒向蘇俄，與蘇俄締結軍盟，提供海軍基地，使蘇海軍得以進入印度洋，威脅了西方國家的海上安全。美國與巴基斯坦不但有邦交，且同是東南亞公約（已解散）、中央公約的盟邦，並未能阻止巴基斯坦一面倒向毛帮。

然則美毛「建交」便能阻止毛帮再度向俄一面倒，理論上實在站不住脚，福特雖是阿福，但美國政府畢竟還有懂事的人，此言自未能見效。

B、就是史葛特此次所說的毛帮大頭目要以武力「解放」台灣了。此一空洞口號已經喊了二十七年，中國人已聽厭了，誰也不願意再聽。只有史葛特對毛毫無所知，還有興趣代爲傳達。認眞討論此一問題，毛帮實行武力攻擊中國政府據守的台灣，只有韓戰前短短兩個月時間尙有可能，但由於古寧頭大捷，毛帮暫時息了攻台之念，以後局勢演變，毛帮便失去機會，到了今天再說武力「解放」台灣，不只是謬言，而且也是夢話，當華國鋒、喬冠華向史葛特說這句話時，其臉縱然不紅，心也不能不跳。

且還要求發展貿易。此一說法以前美曾有過[illegible]

第二點，史葛特對我國的警告，雖然其人已成爲毛帮傳聲筒，處處爲毛打算，但這一段話倒也是老實話。

美國不可能再出兵介入別國戰爭，此事不待賢愚皆知，但以美國官方人物公開作此聲明，尚屬首次，因爲美國在世界上同各國遍訂軍盟，在遠東卽有日本、韓國、中國，菲律賓、泰國、澳紐。中東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既然美國不能出兵介入外國戰事，則這些軍盟不是都成了廢紙，甚至於北大西洋公約也成了具文，此種事猶如打梭哈，底牌只可以讓人猜，不能翻出使人看，史葛特竟然把底牌翻出來，則受損的未必是中國了。

此一問題也可以分成兩方面說。

國家安全·不靠美國

一、在台灣及在自由地區的中國人，時至今日仍然把國家安全寄托於美國時，不能說絕無，大概也是僅有了。我政府當局更洞若觀火，自從尼克遜去北平以後，隨時均有獨立作戰的準備，第一步便是自造武器，開始時因爲格於中美聯防協定，不能自製重武器，當時製造坦克大砲重卡車均在隱密地方自製，適武器大量出廠，美國軍事當局鑒於其政客日常喧嚷要與毛帮「正常化」，中美邦交不知尚能維持幾時，態度大爲轉變，盡力鼓勵協助我國製造重武器，有名的F五E自由式戰鬥機，便是在美方協助下改良成功，最近美國剛完成的一種新式海軍戰機，又由中美聯合在台灣製造。數年來因武器製造太多，不得不向外出售，我國因此成爲武器出口國，去年就賣出了十億美元的武器。

但過去製造武器雖然自給，鋼鐵仍仰給外國，目前大鋼廠卽將落成，可以投入生產，只要鋼鐵可自給，今後武器發展將更上層樓。目前只有原子彈不能製造，實在因爲無此必要，否則以國家現有之人力財力，製原子彈比印度要容易。

試想有六十萬現役精兵，一百二十萬一呼可集的退役官兵，用不完的武器，國庫目前淨存外滙有二十八億美元，比現欵，世界上不會有十個國家庫存比我們多，這樣一個國家沒有別人保護便不能生存，有是理乎？史葛特先生的好意我們心領，但是，我們也要告訴史葛特先生一句，中國人久已沒有倚賴美國保護之心，因爲明知不可能，而且也無此必要，史葛特先生爲畧識中文，便可了解先總統蔣公昭示國人的莊敬自強的意義，中國人確實奉行了這四個字的遺訓。

B、中美聯防協定，美國人始終以爲保護了我們，但究竟是美國人保護了我們，還是我們捍衛了美國，保護了東南亞各國，將來的史家一定會有一個公平的論斷，暫且不論，目前要說的如果美國沒有了中國這個盟邦，也等於失去了台灣，後果將如何？首先是美國的寵兒日本便受到威脅，大韓民國更首當其衝，苦是台灣陷於毛帮，可以看得見的東北亞出現了倒骨牌的局勢，東南亞未倒的骨牌也要倒下去。

俄毛復合·大有可能

美國目前時刻担心俄毛復合，此事並非沒有可能，卽使短期不可能，但只要毛帮政權不亡，遲早還會有這麼一日。假如毛帮佔了台灣，俄毛復合，美國國防第一綫便只有守關島了。

台灣當然不會陷共，前面已經說過，中國現在足食足兵，武器精良，加之政治清明，朝野團結一致，決非任何外力所能摧毀。但一旦中美斷交，聯防協定作廢，美國自不能再以台灣作海空基地，美國只要面對一個不友好的中國，其情況一如南亞的印度、非洲的埃及，美國就夠頭痛了。比美國更頭痛的則是日本，宮澤喜一外相苦勸美國不要與毛帮「建交」，不是有愛於中國，實在是爲了日本，日本人的政治修養，顯然比美國人要成熟的多。

第二，史葛特要美國政府勸告政府與毛帮展開和談，解決「台灣問題」。相信除非史葛特當了美國總統或國務卿，還沒有其他人會再說這種話。說到勸告與和談一事中國無人不對美國的馬歇爾、艾奇遜咬牙切齒，恨之刺骨的。二次大戰勝利後，四年而失去整個大陸，毛帮得蘇俄之助尚沒有得美國之助大，當時中國在苦戰之後，財政困難，武器仰給美國，經濟亦靠美國援助，美國之馬歇爾、艾奇遜及一羣共諜便以此作爲資本，要脅中國與毛和談、終在談談打打之下，失去整個大陸，今日史葛特想重彈此調，翻錯了皇曆，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基辛格已夠妄，還未敢說過「勸告」中國政府與毛和談。

國共和談·絕無可能

再說史葛特也太不了解中國情況，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無論在朝在野，沒有一個人會想到與毛和談的。一方面是對於三十年前的和談創鉅痛深，傷痕尚在。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明白，那次和談是安排受毛降，結果尚且吃了大大苦頭，此日和談是要降毛，降毛之後情況如何，不必說與毛敵對了半個世紀的國民黨人，只看作過毛帮帮凶，帮閑爲毛帮打天下出過力的章伯均、羅隆基、吳晗其人的下場，不必說這些帮閑，再看看林彪、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的下場，周恩來若不是病得早，死得巧，也難逃此刼，毛帮對自己人尚且如此，海外自由人士落到毛手又將如何，眼前事實再清楚也沒有了，稍有知識，誰會想出「和」字。靠美國「勸告」嗎？別人也許無此能力，最好還是勞駕史葛特先生到台北去一趟。

史葛特此人本是共和黨右派，一貫反共反毛，但自尼克遜一變，史葛特也變了，目前已成爲毛帮傳聲筒，毛帮因爲沒有辦法促成美毛「建交」，特地把史葛特召到北平面授機宜，要史葛特回到華盛頓廣播出來，由於史葛特的地位，又自詡同毛帮有交情，可以知道毛帮內情，所以他的話騙中國人固然不足，對美國當局則不能說毫無影響，不論下屆美國總統誰屬，都要對史葛特意見愼重研究，我們如何針對此點展開外交攻勢，應當及早着手，並非爲了自身，而是爲了美國與東南亞。

談——知識分子的責任

（上）

王昇

今天我有這個機會，代表國防部、救國團等單位，歡迎各位大專院校的教授們到軍中來訪問，深感無比的榮幸和快慰！我先要對這幾天來的招待不週，表示歉意！同時對各位長期以來對國軍的愛護和指教，敬致最誠摯的謝忱！

學者專家到軍中來訪問，在我們官兵來說，是一個最好求教的機會，今天三百位飽學之士，會合在空軍官校的大禮堂，眞是人才濟濟，盛況空前！我想藉這非常難得的機會，大膽提出思想戰線上的幾個問題，來就教於各位教授先生！

知識分子・最易受騙

許多人總感覺到：為什麼我們抗戰時期，全國上下團結一致，舉國奮起，八年浴血苦戰，終能贏得最後勝利，為什麼在戡亂時期，我們卻顯得軟弱無能，內部意見分歧，離心離德，造成卅八年的失敗！再拿美國來說：為什麼當美國參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們的官兵，他們的民眾，會那樣的勇敢，那樣的有力量。可是，在越南戰場上，他們卻進退維谷，欲振無力，終於造成越、高全面淪亡的悲慘結局！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傷兵回到美國有成千上萬的人獻花致敬，歡迎英雄歸來；可是在維護亞洲自由的越戰期間，美國傷兵回國，反被人諷刺！請問：這是為什麼？

我們又要再問：為什麼在抗戰勝利以後，有那麼多的知識份子受共黨欺騙？那麼多的青年學生受共黨利用？到頭來這些所謂卅年代的知識份子，其下場已經夠悲慘，夠可憐了！但是很奇怪，大陸上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共產主義已完全破產，七億同胞已變成了奴隸牛馬，為什麼到現在還有知識份子仍然要受騙？甚至像少數羈留國外的學人，像曾經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科學家，居然也甘心作中共統戰的工具，這原因在那裏？再以美國人來說：過去不知有多少知識份子受欺騙？一直到現在還有人不肯面對現實，甚至有些高級知識份子，有些頗富名望的參議員也會受欺騙？

美國有很多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學者，他們明知中共是一個極權暴政，也明知殺人如麻；可是，他們一直到現在從來不願或不敢作是非的評斷，從來沒有站在正義的立場加以譴責，這是為什麼？

自救救國・必須反共

在座各位有哲學家、有科學家、有經濟學家、有歷史學家、有政治學家，可能各位對這些問題，都已有深刻的研究，且已經教導了你們的學生；可是我們軍中官兵很希望得到各位的教導，所以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向各位請教！

今天我們正面臨個人生死和民族存亡的關頭，我們如能消滅共黨，我們就有自由有幸福；我們如不能消滅共黨，就要被共黨所奴役所消滅。那不僅我們自己要當共黨的奴隸，就是我們後代子孫也不堪想像！因為共黨的口號：「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凡是不做共黨奴隸的就是它所要殺死的敵人，絕沒有任

年、卅八年我們的飛機、大砲不是很多嗎？南越的飛機、大砲不也是比越共好嗎？爲什麼我們會吃虧，其中的道理，値得我們研究！共黨究竟用什麼陰謀策畧，使我們吃虧？

共黨擅長·利用哲學

過去，我們總認爲：中共黨有它的一套自成體系的馬列主義邪說，例如在哲學上，它的本體論是辯證唯物論，它的歷史論是唯物史觀，它的方法論是唯物辯證法；共黨這些理論體系都富有煽動性，富有挑撥性，而且披有學術性的外衣，有不少的學者，研究共黨理論，鑽進去就出不來。過去我們只認爲：共黨是最重視宣傳，它在宣傳上捨得大量化錢，也認爲共黨在宣傳上是運用生理學伊凡巴甫洛夫的所謂條件反射原理，厚顏無恥的說謊，把謊話說一千遍就可變成眞理。

現在，我們發現共黨還深入利用西方的實證主義和行爲科學。前幾天，我讀了聯合報林邁可先生（Michael Lindsay）的兩篇文章，其中一篇的題目叫「何以西方知識份子易上共黨宣傳的當」這兩篇文章很能發人深省，非常珍貴！如果不是對西方的哲學修養，與西方的政治思潮具有相當基礎的人，恐怕寫不出來這樣的文章；尤其是如果對共黨的理論和實際沒有深切的瞭解和體驗的話，也絕對寫不出如此有深度的文章。林邁可先生是英國人，他在美國多年，他的學術基礎良好；尤其是他曾在大陸許多年，抗戰時期他更參加中共延安工作，他是共黨的無線電技師（專家），算是共黨的功臣。他的太太是中國人。所有美國的中共問題專家，恐怕很少有人像林邁可這樣對共黨有實際經驗的，他能以切身體驗寫出這種文章，實在太可貴了！

存在主義·反抗意識

我個人讀了這兩篇文章之後，有幾點心得。過去我們發現共黨擅長利用個人自由主義，強調「懷疑」來推行它「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以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和三民主義的信仰；近幾年來，我們也發現共黨利用沙特的存在主義，來散播爲反抗而反抗的意識，以擴大青年對家庭、對學校、對社會、對政府的反抗意識。讀了林邁可的文章後，發現共黨還下了更大的功夫，來利用西方的實証主義，和行爲科學。它怎樣利用呢？說來很妙！共黨在思想戰線上最講求運用的技巧，它運用的方式有：選擇性的運用，階級性的運用，與辯證性的運用。

什麼叫選擇性的運用呢？就拿實證主義的實証邏輯來講，也有很多派別，而共黨就只選擇羅素的實証邏輯。例如講存在主義，有祈克果（Soren Kier Kegaarg）的存在主義，有雅士培（Karl Jaspers）、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等人的存在主義，它却只選擇沙特的存在主義。例如講行爲科學，也有很多派別，有人文主義的行爲科學、有存在主義的行爲科學，而它却只選擇

論述。

什麼叫階級性的運用呢？例如共黨要想使信奉民主的人士立即相信共產主義，它知道一定不會成功，於是它第一步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它告訴你：你講民主，它講新民主，它的民主比你新，要你跟它走！等到你上了它的當，投進它的羅網，它倒告訴你，新民主之外，還有更新民主，那就是社會主義；更新民主之後，還有更更新民主，那就是共產主義。它一個階段接一個階段的採用各種不同的策畧，口號，來引誘你上當！

利用實証·否定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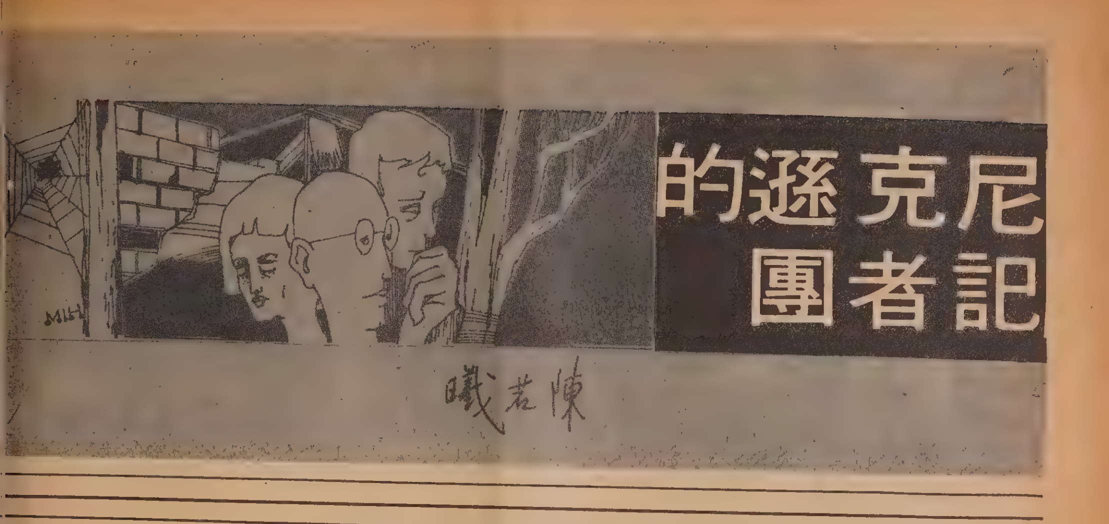
什麼叫辯証性的運用呢？大家知道，共產主義是絕對反自由的；但它却用辯證的方法，慣常利用自由來破壞自由；共產黨是反科學的，但它却善於利用科學來破壞科學；共產黨是講鬥爭論的，它却善於利用和平；共產黨是無神論者，它却善於滲透教會，利用宗教。

共產黨對一個有眞理信仰的人，就利用實證主義來否定你對眞理的信仰。因爲它瞭解：實證主義只提供描述，不願提供價値標準，以判斷何者爲是，何者爲非。西方的實證主義思想，可以遠溯到十八世紀的休謨（David Hume）他說：「什麼是眞理，眞理是——也只應該是——情緒的奴隸。」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有馬赫（Ernest Mach）和皮爾遜（Karl Pearson），馬氏說：「原子與分子只是便於安排物理與化學資料的物質概念，不能據以相信原子與分子是存在脫離心靈之外的客觀世界之眞實事物。」因此，他認爲沒有什麼。這也就是爲什麼那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家，認爲你中華民國有一套思想方式，中共也有它一套思想方式，誰是誰非，不加論斷。正如莊子所講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由於他們不願提供理性的判斷和是非的標準，這是實證主義者理性思考力衰退的原因，也是他們容易被共黨欺騙的原因所在。

實證主義·危害無窮

十九世紀末期，只一位實証主義者皮爾遜。他說：「人類的心智，在一定限度內，均爲一種接受與過濾的機器。」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實證主義者只要求得到一個確切的知識，而不願超越這個確切的知識去推斷整個世界的客觀眞理。他認爲我們只能描述，無法解釋；如試圖超越描述，進而就一個客觀的眞理世界加以解釋，便涉及形上學。實證主義者是不願去討論形上學的。共黨就利用這實證主義，使得西方的學者專家，不願去對共黨講一句壞話。

因爲實證主義者把理性視爲情緒的奴隸，所以對於眞理的判斷就顯得特別的無能。林邁可先生在美國講演時，即曾提出警告說：「我現在發覺實證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危險！」這話好在是外國人講的。假如是我們中國人講的，或是我王某人講的，那一定會受到嚴重的批評和指責。



早上到學校，聽到高音喇叭特別響亮，正不知有什麼事故，有個教員就告訴我們，院裏剛廣播，各系召開緊急大會。外子和我聽了，立刻往本系平常開會用的大教室趕去。到門口一看，果然裏面黑鴉鴉坐滿了教職員工。系革委會主任老何和駐系工宣隊代表老刁單獨坐在最前排，老何斜傾了上身，正聚精會神地聽老刁說話，後者微歪了頭，瞇起三角眼，正對着他耳朵低語。一如既往，外子和我默不作聲地分別往自己教研組的同事堆裏靠攏過去。

「什麼事又開大會？」才落座，我立刻低聲向身旁的同事打聽。

「聽說是爲尼克松的記者團，大概眞要來了」，同事悄聲回答。

這一聽，我放心了，把身子舒暢地往椅背一靠，好整以暇地等開會。只要不攪運動整人，其他就無所謂了，尤其是這次尼克遜要來的事，三個月前就開始學習文件，逐步打通思想，如今也習以爲常了。本來，幾十年喊慣了的頭號敵人「美帝國主義」，一旦要跟她的「總代理人」揮手言歡，大家的思想很難以扭轉，只是文件宣讀多了，也就照着文件的詞句思考，對共產黨這種一百八十度的政策轉變，前後自相矛盾的事，從沒有人公開質問過。聽說總統的隨行記者團要經過南京，省市委更是重視，早就嚴陣以待，街道組織均學習了「答記者」的模擬問答題了。

忽然，喇叭嘎然而止，大家對對錶，八點正不差。

老何先站起來，向大家說：「同志們早！今天召集大家開會，是奉省裏指示，做好接待尼克松記者團的工作。尼克松的隨行記者團八十人可能明天要過南京，訪問一天，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今天一整天停止正常活動，做大掃除，修整草地。實驗室的儀器要全部擦過，所有儀器都要貼上中英文的標簽，必要時，外語教研組要抽出人來協助。我們相信，記者只有一個白天的時間，到本校參觀的可能性很小，不過，毛主席教導我們『不打無準備之戰』，我們還是做好一切準備，以不變應萬變。現在

老刁慢騰騰起身，轉過臉來，掄起了三角眼，冷峻的目光把全場掃射一番，接着「呵嚓」一聲，清了清喉嚨後，飛起一只腳，踩在老何身邊的一張桌連椅的座位上，右手肋支在抬起的膝蓋上，左手叉上了腰，一副極端隨意的姿態。教室裏鴉雀無聲，大家的視綫都集中到他那只飛起的腳上了。看老刁那神氣，我立刻想起了樣板戲「沙家濱」裏的反角刁德一來。

老刁照例先講了一套世界革命形勢大好，美帝窮途末路，尼克遜逼得上門求和的道理，又重復了一些政策和策略，反覆提醒大家說：「我們主要是掌握住這些記者的特點，他們有『三多』，多跑，多問，多照相，我們也有一套對付的辦法，總之，要保持一種不亢不卑，不即不離……嗯，『三不』的態度，便一切戰無不勝了……」

講話結束前，他忽然提高了嗓門，強調說：

「明天，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就不要到街上去跑動！有些人更要注意，要老老實實，安守本分！」

我聽完話，先是莫名其妙，再一咀嚼，驀然腦袋像吃了一粒子彈，登時爆開來。漲紅了臉，我連眼睛也不敢斜視，唯恐看到別人投擲過來的眼光；背上像冒出刺來，坐也坐不牢靠，不自在得很。這種故意不點出姓名而讓人自己去「對號入座」是最可怕的，若要表白一番，恰證明自己心虛，只好鹹酸苦辣一古腦兒吞下去。

大會之後，又是分組討論。組長請示未回來，我們組的包打聽小魏，正好太太剛從「北京」來探親，乘機告訴大家一則傳聞。據說基辛格第二次來時，座車經過長安街，有一個婦女衝上去攔車，要遞給他一張狀紙，當場被便衣帶走，立刻戴上反革命帽子，下在牢裏。小魏又說這個女的丈夫還是老幹部，準是文革中挨整了，老婆想找基辛格給他翻案。「太不自量力了」，小魏說，「外賓那能讓你隨便靠近！」

雖是傳聞，而且那女的也沒說華僑或留美同來的，我還是提高了警惕。所以，組裏一開始討論，表示明天除了宿舍和學校兩點之間的直綫外，絕不

地跑過來，拍我一把背，說：「別多心呀，小辛，老丁不見得是指你的。」

我勉強對她笑笑，不說什麼。

中午回家，外子和我一肚子悶氣，默默做了飯，一聲不響地吃了。

「我們明天連菜場也不去了」，我說，「你現在乘上班前，去菜場轉一下，隨便抓一兩樣菜回來吧。」

他愣了一下，隨即點點頭，放下了飯碗，挽菜籃就出門去。

我心灰意懶，連飯桌也不想收拾，只傻傻坐着發呆，直聽到敲門聲，才覺醒過來。

「誰呀？」

我一邊問，一邊把門打開。原來是本宿舍的街道委員小苗。

「辛老師，吃過飯啦？」

「吃了，請進來坐，」我向她讓了讓，「有什麼事嗎？」

「有！」她神色認眞地說了，「上面傳下來，明天尼克松的記者要來了，院子裏要大掃除，草都要拔乾淨，牆角門邊都不能堆放雜物，還有……」

說到這裏，她猶豫了一下。

「還有就是家家窗口的晒衣架子都要拆掉……怕外賓看了不雅觀。」

「晒衣架子拆掉？」

我覺得荒唐可笑，只是笑不出來。

「小苗，南京這麼大，名勝古跡，大建築物多的是，記者只有一天，怎麼會花時間跑到偏僻的清涼山下，特意經過漢口路呢？就是路過這裏，不要說他們坐着汽車，就是人站在車頂上，也望不見我們這大門進來第四進的樓房——別說窗口，怕連屋頂也瞄不到一眼吧。」

「街委會交待下來的呀！」小苗蹙了眉說道，還攤開了手掌，表示愛莫能助。「我自己的上個月才重新搭起，也只得拆呀！」

我不能勸她抗拒不拆，只是一個勁地搖頭，表示異議。我們的晒衣架子是兩年前辛辛苦苦搭起來，市面上不供應鐵絲，我求了同事在實驗室裏通融了一小捲，夫婦倆花了大半天才在南面的窗口搭出三行的架子，綁得結實牢靠，晒兩床被胎都吃得住。兩年下來，風吹雨淋，鐵絲也銹了，一旦拆了，再搭就不成了。

「不能拆的，」我堅持說，「我保證明天不晾衣服出去，拆是不能拆的。拆了準搭不起來，一家大小的衣服往那裏晾去？尼克松的記者也是人，就算看見了晒衣架子，也不見得就大驚小怪的，若不大驚小怪，正該給他們做做思想工作，乘機也教育他們一番嘛！」

小苗語塞了，只好苦笑，擺擺手，小聲地說：「我是通知過你了」。就急急轉身走了。

下午下班回來，剛走進宿舍大門，便看見老頭老太都出來整修庭院了，有掄條帚掃落葉的，也有蹲在地上拔枯草的，天氣寒冷，個個都裹得厚厚的，舉動更顯得遲緩笨重。我發現沿路的一排樓房、窗口的晒衣架子全不見了蹤影，再往裏走，大半人家的晒衣架子也已拆了，還剩下幾家也正在拆卸中；拆的人莫不拉長了臉，悶不作聲。走過第三棟樓，遠遠便看見自家的架子還安然無恙，其他人家的已拆掉了；我們隔壁一家正拆完最後一道木條，咔嚓一聲折斷了，隨手往地下一扔，瞧也不瞧一眼。樓上的一排窗子現在光禿禿了，只剩下我們家的昂然突出，在薄暮裏獨自苦撐着。瞧着它，我的腳步一時沈重起來，說不出是驕傲還是惶惑。

不久，外子帶着孩子回來了。一進門便說：「眞是荒唐，說一聲拆竟都拆了！剛剛還有人問我：你們眞不拆？我恨不得反問他一句：你爲什麼要拆？大家都不拆，上面有什麼辦法……」

「少說一句吧」，我打斷了他的話，望孩子一眼。

外子立即閉了咀。

「乖，到裏屋去玩」，我一邊哄，一邊把孩子往南房裏送，「媽媽燒好飯再喊你來吃。」

孩子一走，外子隨我進了廚房，顧不得坐下來，就問道：「怎麼樣？拆是不拆？」

不惜自己打自己的咀巴子，全國忙亂了兩三個月。現在爲了他的記者路過一天，又弄得鷄犬不寧，上街都沒自由了。他們要怕記者見到我，老實說，我還不屑於見這些記者呢！連尼克遜本人我都不感興趣。幾年前，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加州競選時搞賄賂，跟一條什麼名堂的狗牽上，我一個美國同學當時就大罵他是政治垃圾。人是被吃定了，無法抗議，晒衣架子又沒知覺，就頂頂看，了不起砸爛！」

外子看我說得激昂，趕緊勸我：「算了，不拆就不拆，別想得太多，自己苦惱。你做飯吧，我下去掃院子。」

主意雖然打定，却不知怎地心裏不踏實，晚飯也做不好，米飯燒焦了，菠菜又炒得太生。大人都沒胃口，又找不出話題，只得埋頭吃飯，勉強打發掉一頓。只有孩子天眞，還像往常一樣，在飯桌上自說自道，吃得很香。

收拾了碗碟後，我正要倒水給孩子洗腳，却見外子從南房匆匆走來，神色有些慌張。

「高嫂打我們這棟樓走來了，看來多半是上我們這裏來……這個女的我最怕看到，你去同她打交道吧。如果是爲晒衣架的事，別跟她多磨咀皮，拆就拆吧！」

聽到高嫂，我的心突地吊了起來，沒想到一個晒衣竟會勞動高主任親自找上門來。這高嫂是我們宿舍區的街委主任，本人出身好，丈夫又是工人黨員，建校以來，她家一直住在宿舍傳達室裏，專司傳達。她四十歲不到，人却極是幹練，搞宿舍裏的階級鬥爭，非常拿手，鬥起婦女老弱來，威風凜凜的；仗着出身好，一連生了六個孩子，全靠公家福利養，然而向婦女推行計劃生育，勸人打胎，又振振有詞，頭頭是道。書倒沒念多少，却天生一張咀會搬弄詞句，聲音又尖，話語又苛，那個婦女都鬥不過她。要說「婦女能頂半邊天」，我們這宿舍的一邊天都讓她遮蓋去了。

「你呆在房裏別出來吧。」

說着，我把外子推回南屋裏，回頭把濕漉漉的手揩乾，立刻替孩子把鞋重新穿上，也把他哄進屋

當我重讀李廣、李陵、魏延、華佗的悲劇的時候，我眞想祈求上蒼來一場大雨，像天空缺了口那樣的一場大雨！

眞的，二千年來，中國法家帝制的流毒太深了！中國的百姓世故、太鄉愿了。

前些日子，哈佛大學的余英時教授談到中國歷史上法家政治的傳統時，他也極其悲憤的說道：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韓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實在是石破天驚的極高明之言。

在法家帝制高壓的統治之下，由於法家治術的陰柔周密，故明哲保身（大多是鄉愿）的中國人，遂在「忍」字上痛下功夫。故今天要談中國功夫，百般「忍」順實爲最道地的「中國功夫」！就因國人鄉愿保身，「天人合一」，故在中國歷史上從來就不曾出現過什麼宗教革命、知識革命、工業革命、浪漫主義、理性主義等如火如荼的大規模的運動。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起伏，說穿了不過多是些飢餓的羣眾受了野心家鼓動，才掀起的「饅頭運動」而已！試看中國歷史發展的曲綫，從法家中央集團的秦朝到變本加厲、獨裁專制的淸朝，其起伏就如饅頭形的丘陵一樣，絕無奇峯突起。這和文藝復興以後，西方歷史發展的曲綫——爲宗教而革命，爲科學工業而革命，爲民權的爭取而革命，爲知識的進步而革命，其起伏如驚濤駭浪，兩者適成爲最尖銳的對比！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之一絕！

我說這話，並不是在反傳統，我只是批評傳統，尤其是想指出法家在中國政法傳統中所創下的某些禍害。在法家的統治之下，你要說中國百姓「樂天安命」也好，你要說他鄉愿、世故也未始不可。紅樓夢就好比是一個專制王朝的縮影。於此我們不妨平靜的來想一想：自從劉姥姥來到賈府以後，究竟是那些不諳世務的千金小姐在嘲弄姥姥，還是姥姥嘲弄她們？這是明顯不過的例子，而劉姥姥的世故便是一個典型的中國人的影子。再說，錢穆教授在國史大綱裏面說：中國歷史的發展，簡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方東美教授在他的哲學三慧裏面也說：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如明月簫聲，而近代西洋人則如晴大霹靂。這些話都可以爲中國歷史發展的曲綫作一客觀的旁白。

法家治術，除講求權、勢、術的運用之外，最厲害的一著便是愚民政策。法家主張「以法爲教，以吏爲師」，這是說：百姓只須知道政府的法令，此外便無須知識了。法家不要百姓有知識，廣大民眾得不到知識的啓蒙，基本人權之概念遂無法發展成爲一套嚴密系統的知識。故中國人面對法家專制的反抗，往往都是「非知識性」的，或說是「非理性」的，由是大規模的知識性的運動無法形成。大學者如董仲舒面對法家專制，也只能以陰陽靈異的神權來裁抑君權而已。明初的方孝孺是面對君主獨裁而有心收回民權的人，他的政治學說較有系統（見沈剛伯：方孝孺的政治學說），但他被沙滅十族，可

法家政治下

，況大規模的運動呢？百姓愚昧，眞理難明，故中國歷代革命的檄文如陳琳討曹操的檄文，祖君彥討隋煬的檄文，駱賓王討武的檄文，宋濂北伐蒙元的一檄文等，都是說受壓迫而革命。可是革命之後呢？却不是知識上、制度上求進步，反而是每革一次命，百姓的權力就減少幾分。直到近代滿洲努爾哈赤起兵，還以「七大恨」告天而革朱明的命，其思想之幼稚蒙昧如此！然而，同時期的西方人却早已爲科學、爲知識而革命的驚天動地了！

法家之專制，使家天下之思想根深蒂固。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可是中國由秦至淸，二千年來皆是「大道之不行也，天下爲私」！難怪陶淵明要歎息著說

裏，隨手把門扣上，這裏門剛扣上，那裏大門就響起嘟嘟聲了。

我開了門，果然是高嫂。

「辛老師吃過飯了？」話是很客氣，只是臉上毫無笑容，聽起來就冷冰冰的了。瞧她那倒三角形的下巴，分外尖削，稀疏淡薄的眉毛壓在兩只鼓圓了的小眼睛，眼珠轆着在我身上打轉，雙手還倒叉在背後，竟是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

「吃啦！」我說。儘管感到心跳加快了，自己的呼吸也淸晰可聞，我還是把身子堵住門口，不願退讓。

「是不是爲晒衣架的事？」我先開門見山地問

「就是！」她也承認得爽快。「整個宿舍就剩你這一家，再不拆，我們很難向上面交待。」

我當然又把白天說過的理由重述了一遍，高嫂倒厲害，一味迴避記者經不經過漢口路的可能性，只強調「革命的」組織紀律性，滔滔不絕地引了幾段毛澤東語錄，說到後來，我拒絕不拆竟成爲政治問題了。政治問題可是泰山壓頂的帽子，那能輕易接受？

「高主任」，——我一生氣，倒冷靜下來，心也不跳。氣也不促了——「我看你不好這樣無限地把事情上綱上綫，究竟只是一個小小的晒衣架，我也不是無故不拆。討論事物總要先看前提，外賓來要拿出最好的給人家看，我絕對擁護，問題是，晒衣架是壞事嗎？他們美國也還有很多人衣服晒在後院子裏……」

「他們美國怎麼回事，我們不曉得，也不要管。」她一揮手打斷了我的話。「這是中國，還按中國規矩辦事。」

這頓搶白叫我又羞又惱，頓時兩頰燒熱起來，乾瞪着眼聽她尖着嗓門叫嚷。

對門的隣居這時悄無聲響地開了一道門縫，探出頭來，一瞧高嫂的背影，立刻又縮回去，掩上了門。「外賓經不經過這裏，誰也不知道，就是不經

中國人面對法家的制度，既無一套周密的思想利器可以制衡（儒家道家思想易流於鄉愿世故），故二千年來，士大夫以個人所作的非理性的反抗，史不絕書。如李廣以自殺來反抗，李陵以逃亡匈奴、老死外國來反抗，都是「非理性的」。魏延以武力自衛。華佗被曹操捕殺的時候，以焚毀手寫的醫書來洩憤，靈樞素問，同歸塵土；這些都是「非理性」的反慣，由此亦可見法家不但摧殘文明，且威脅到人的基本尊嚴。二十世紀中國民權思想之落伍，科學知識之落伍，法家豈能辭其咎！

談到這裏，對於李廣和華佗之死，我想補充幾句話。

關於李廣之死，也許還有人不相信他是為了反抗法家酷吏的迫害。因此再舉一條史記上的証據。

李廣有一次戰敗，被匈奴活捉，逃回以後，依漢法當斬，結果以有赫赫戰功而廢為庶民。廣半居無事，便到藍田南邊的山中打獵。天黑以後，就在田野烤肉飲酒，深夜才帶着隨從回家。路遇霸陵亭下，亭尉以漢法不准夜行，便強留李廣宿亭下。李廣的隨從

中國的悲劇

羅龍治

就說：「不是別人，是前李將軍」！那知亭尉怒說：「今將軍亦不得夜行，何况前李將軍。」李廣怒甚，其後便藉機毆殺霸陵尉，並自動上書請罪。

這件事就表面看來，李廣違法殺人，實目無法紀。但須知法有惡法，何况專制之法！漢代遊俠朱家、郭解到處設法保全犯人，太史公稱揚說是「仁者有樂」，可見李廣毆殺霸陵尉便是尋法家酷吏的晦氣，雖然其手段是「非理性」的！

類此情形，又出現在華佗傳上。華佗傳說：

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便索火焚之。

華佗只因沒有把曹操的中風根治，便被曹操所殺，這不是專制是什麼？曹操是道地的法家執行者，故華佗的醫書，獄吏畏法不敢接受。而華佗的針灸麻醉獨步東漢，竟橫遭殺害，乃焚書洩憤（其實大可丟在獄中）。這種反抗，又是「非理性」的！

李廣等人對法家的反抗，雖是「非理性」的，但表現得極有鋒芒稜骨，不愧血性漢子。然亦有些人被折辱得銳氣喪盡，其反抗則近於鄉愿矣！

明史上有一條這樣的記載：吳人嚴德岷因犯了朱元璋的忌諱，被黥面充軍。後來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誰也不知他曾做過官。一天又因事被御史逮捕，跪在堂下供說他從前也曾在御史台勾當過公事，頗曉三尺法度。

御史問他說當過什麼官？回說洪武時期的御史嚴德岷便是老夫！御史大驚謝罪。第二天親自登門拜訪，那嚴德岷却早就挑舖蓋走了。

後來，有一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便問說你老人家犯過什麼罪？嚴德岷嘆息着說了一番，並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身家性命不保。說完，北面拱手，連稱「聖恩，聖恩」不已。

嚴德岷對朱元璋的諷刺，可謂入骨三分。但可怪的是這受盡折辱（臉上刺字）的老頭，到後來流落江湖餬口，竟也不曾在理性或知識上加以反擊。我想凡是看過明史的人，對於朱元璋的文字獄、瓜蔓抄，大概沒有不憤怒髮指的。而嚴德岷的態度，眞道盡了中國人的鄉愿世故，各人自掃門前雪，中國怎能積極進步？

一[illegible]的

跟她的尖嗓子相比，我的抗議調子又低，聲音也細小而顫抖，顯得軟弱無力。

「你一家不拆，萬一外賓經過，我們做幹部的要担當責任，沒有執行好任務。就是外賓不來，羣眾會怎麼說呢？辛老師一家不拆，竟做對了！往後我們就難領導家屬區了。」

我更氣了，想破口大罵她自私自利，明知這高嫂碰不得，只好強忍着，乾氣得渾身發抖。想是了一整天了，突然胸口疼了起來，一根根肋骨像繃緊了，壓得氣都透不出來。我手按着胸口，想起外子的勸告「別跟她多磨咀皮」，決定放棄了。我是怎麼也磨不過她的。

「我是不拆的」，我氣喘吁吁地告訴她，「要拆，你自己拆去，明天外賓一走，你負責替我還原！」

她倒愣了一下。

「我怎麼能替你拆呢？」她馬上口氣一轉說。「迎接外賓，搞好環境衛生，這是革命人民自發自動的要求，組織上絕不強迫的。你們不拆，你們自己負責任，出了事，別說我們沒做過努力，沒盡過責任！」

我沒有力氣回答，只針定定地瞧着她倒三角形的臉拉得越長越尖，眼睛雖然不是三角形，目光的傲慢、冷淡，竟同系裏的老刁一模一樣。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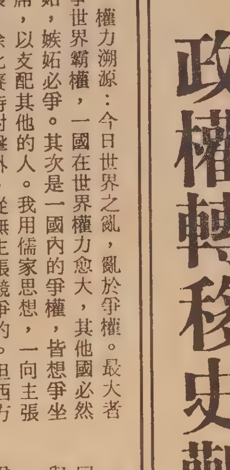
她從齒縫裏迸出這個字後，立即轉身，仍然倒叉了雙手，昂着頭走了，布鞋的硬塑料底在水泥地上敲出急促的聲響。

我關上了門。那夜，我睡得不安寧，幾次無故驚醒。

第二天，日子無聲無息地打發了。第三天，消息便傳來了，尼克遜的記者對南京不感興趣，直奔杭州，只有兩名法國記者停下來，在新街口一帶逛了一圈，也連夜趕去了。於是，我們宿舍裏開始零零星星地，叮叮鐺鐺地敲打起來，一家家又逐漸把晒衣架搭起來，直到尼克遜離了廣州，回到了美國宿舍裏的晒衣架子還沒有搭完。

政權轉移史觀

向晚



權力溯源：今日世界之亂，亂於爭權。最大者是爭世界霸權，一國在世界權力愈大，其他國必然嫉妬，嫉妬必爭。其次是一國內的爭權，皆想爭坐首席，以支配其他的人。我用儒家思想，一向主張謙讓，除比賽時射擊外，從無主張競爭的。但西方思想不然，任何事皆主張競爭。儒家人最高道德，是予而非取。認為與人爭權奪利是下流的事，但西方人相反，尤其共產黨却把爭權當作很光榮、體面的事。這種思想，並非始於馬克思、列寧，僅是到他們手中把爭權加劇而已。

以下茲就歷代政權轉移史次分別述之。

第一、傳賢：儒家最理想的政治，是唐堯、虞舜、夏禹時代的政治，但從論語、孟子記載，頌揚多於事實。事實中最大的事，就是政權轉移，是傳賢而非傳子。那麽，堯是怎樣把帝位傳於舜呢？雖說是太古時代政權轉移，然也並不簡單。舜是「東夷之人」，東夷即指山東，堯都却在山西。因舜是大賢，德高望重，故遠近馳名，所以早被堯帝徵召做相，做相時必在三十以上，又「相堯二十有八載」，不是已到六十歲以上了。在這一段長期考驗中，堯認定舜是一繼他帝位的理想人選，所以才決定把政權傳給舜。

舜既定為堯的繼承人，那麽當堯一崩，舜就可名正言順的登位了。但舜不肯那樣做，當「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中國之外），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若）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所謂也』。（孟子萬章篇第五）。這就是說，選賢，先要經過自己考驗。堯崩後，舜又要經過人民的考驗，於是舜才正式登帝位。舜傳賢於禹，程序也是一樣。

在中國經書中所謂「天」，就是上帝。這個上帝與西方上帝性質不同，西方上帝是注重權力（聖經說祂創造宇宙，就要支配宇宙），中國上帝不然，用現代語說，却相當於民意測驗，「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故政權轉移，應以堯舜之傳賢方式，為最理想。

第二、傳子：堯舜傳賢既然是一理想好制度，為何夏禹不繼續傳下去呢？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禹本想傳與舜時掌火大臣益，但，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孟子萬章篇第五）。這就是說，禹非不欲傳賢，但天不與，故從夏朝起，政權就改變為傳子。傳賢既然行不通，只好傳子。

一般人都是自私的，傳子就是等於把政權永遠由自己後代支配。所以世界君主國家，多是傳子。執權者固然如此想，但事實上由一族或一姓能夠綿延長久者，實在少之又少。從古史考證，一為周室政權，也徒擁虛名而已，並無實權。另一為日本天皇。日本官方一向宣傳，天皇是「萬世一新」，那絕非事實，據一位日本史學家考證，天皇自開國神武天皇起，延續到六百年後，便絕亡了，由另一權臣代之，一直延至今日的裕仁天皇，約已有三百年左右。日本天皇自最初起，眞正掌握政權時間也不太長，多數像東周天子，不過當一傀儡而已，當幕府時代，天皇固然無權，有的天皇甚至生活也成問題，要靠皇宮門前賣字為生，到明治維新後，政權又移到內閣，當明治時，天皇尚比較有些權威，等他死後，大政、昭和時，政權就完全操於內閣或軍部了。眞握實權者是軍部（海陸軍），由來已久。其次，該說到繼承人問題，若繼承人賢能固然政權可以保持下去，否則不是轉移權臣就是外戚手。中國歷史改朝換代，大都如是。

第三、自然轉移：傳子制度，最大弊害，是最易引起內戰。原因一是由於繼承人年紀太輕，不能執掌國事，如明初「靖難之變」。一是不肖，招致叛變，如明末張李之亂。這兩次事件，皆死傷了無數的官民，而且皆須經過相當長的時間，社會秩序始能恢復。

然如何始能免除這種弊害？在古代有一種自然轉移政權法，如楊堅之滅北周，建立隋朝。北周最末一代小皇帝，是楊堅的外甥，他當然要聽楊堅的支配，所以很容易便把拓拔氏的政權轉移到楊氏手中。另一是後周皇帝太小，權臣趙匡胤製造出陳橋驛事件，於後周柴氏政權，就很自然的轉移到趙氏手中，建立了大宋。這種方法轉移政權，皆不必大流血，有的根本不必流血，如後周轉移到宋。

第四、選舉：上述第三種方法，只是偶然發生，機會並非常有，故不能眞當做一種通行政權轉移制度。於是就有第四種選舉制度。西方文化的貢獻，多在自然科學方面，對社會科學則微乎其微。有之，就是民主制度。過去每次政權轉移，總要大流血的，自有了民主制度後，政權轉移便由流血改變為投票，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進步。本來當英國初實行選舉時，原是很純潔的，絕無所謂

許多意想不到的事，便皆發生了，故近年來各民主國家選舉，時當鬧出笑話。每國選舉，皆公開提出選舉費用數字。競選人的資格，公開的說品格才能，固不在話下，事實上並非眞重要，眞重要的還是財勢。故當選人多是有錢有勢者的花花公子。試問這種選舉，於國於民怎會有益處？

此外，共黨國家也有所謂選舉，但它們的選舉，却大與民主國家不同。共產選舉，是先經過鬥爭，把被選出的人內定，在選舉前並無自由發展演說之事，只是遵守黨的內定像木偶一樣執行而已。（見「陳獨秀最後的意見」。）

上述兩種選舉，前者缺點，（一）是宣傳制度不當，違反做人道德，諺語「勿道人之短，勿說己之長」。他們正相反，甚至揭發別人陰私。（二）是要算選舉費，非富有者難以負担，結局當選者多是有有分子，……無論對國家、人民皆不會有益處。

後者缺點，根本不是選舉，僅是由一黨當權者的內定。共黨雖也反對法西斯，事實上這種組織，却全與法西斯一樣。

然如何而後可？我覺得原則上應採取唐堯、虞舜、夏禹三代選傳賢此種精神：（一）當權者辦理選舉，應絕對依全體人民公意；（二）根本無選舉人這一說，究竟何人當選？這要看誰平時的言行，是最賢能？人民只能在最賢能者中推薦，當權者只負甄審任命而已，這不是可以免除現代選舉事務上許多糾紛、弊害。

文史哲雜談

比地震更難預測的事

靄雲齋

我國華北唐山一次大地震事先中共並沒有發出警告，及地震過後，中共又發出連串的警告，這正可以考驗中共所誇口的已有辦法測探地震的靠不住。因爲科學不同政治，它必須有事實的覺現才能使人相信，政治可不用宣傳方法作掩飾。其實中共只要承認自己的測探方法尙不能完全準確，這並沒有甚麼可恥，不必一定等到給事實證明不行才緘默。

不過任何人都會相信，將來總會有一天，人類會準確預知地震時間的，因爲每次地震，都從在下幾萬呎的地殼變動起，然後一層層的向上伸展，將來人類只要發明一種儀器，隨時紀錄五萬呎以下的地殼變動，並且可以紀錄變動向上伸展的速度，到了那時，任何地方最準確的地震時間是可以通過電腦，幾秒鐘內就可計算出來的。

前天與一位醫生閒聊，我打趣問他，假如有一位患了癌症的病人，依照一般情況，認爲那個人只有三個星期的壽命，我問醫生朋友說：在這種情形下，你是否可以正確地推算出那個病人的死亡時間？醫生朋友笑道：不但是我沒法估計，即使是今日第一流醫學專家也沒法作出正確的估計，因爲每個人的意志力量，情感變化及心靈的韌性是不相同的。醫生朋友笑道：相信有一天地震的知識給人類完全掌握到之後，一個人的眞正死期也同樣沒法掌握到。

忽然我想到，也許比地震的預測更難的就是天安門那種暴動。因爲人類爲的歷史轉變時間，雖然由於人民長期心理壓力的累積造成，但到甚麼時候爆發，爆發之後，控制的能力如何？這都是任何人事前沒法估計到的。

民主自由社會，有時從外表看來，缺點很多，但它唯一長處是每個人都有自我發洩的自由，他可以隨自己喜愛去做任何事，我認識一個王老五朋友，每年一定要遷居三次，我以爲一定是他的性格沒法與房東好好相處，後來替他搬家一次，看到那女房東對他的依依不捨，我才知道他並不是難相處的人。後來他老實告訴我，他的搬家，就與風塵女每年做三次生日一樣，目的只是藉它來鬆弛一次心理上的積鬱，每搬一次新的環境，不論是最好的或最壞的，總是一種新的挑戰，可以提升一次自己的情緒。我雖然不同意這位怪朋友的做法，但由此可以相信，在自由民主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法來鬆弛一次自己心理壓力的自由，不必想到用造別人之反來發洩自己心理壓力。反之一個社會如果是不自由的，沒有人敢做甚麼發洩行動來鬆弛自己的心理壓力，那麼那些心理壓力在內心長期蘊積，可能是一個決裂的種子，要是那種心理壓力普遍存在，誰能預料到它一旦決潰時，破壞力量有多大！相信這是比地震更難的。正如一個醫生沒法準確說出一個患不治之症的人的死亡時刻一樣。

宇宙的奧秘與人心靈的奧秘，都有永遠分析不完的隱謎，當你解開一層，又會另發現一層，生而爲人，知人不易，自知更不易，一般說來宇宙的謎是可以用已發現的科學實驗一步步去掌握，而人，不過是別人或自己，如果這個人沒有掌握到一點自己堅信不移的信仰，任很憑天馬行空的胡思亂想，那是難估計的，誰能知道他今天約好朋友明天去甚麼地方玩的痛快，今夜却失眠了大半夜，或者接到一個不愉快的電話會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作出突然而來的事，就是他本人在沒有作以前一小時，可能想也想不過的，這是比預測地震還難的。至于另一種地震，譬如李小龍的暴斃，那就是連他自己情緒的刺激也沒有的，甚至死了之後，醫學專家也沒法解釋出正確原因，只要想到這些，你不得不承認人是不應該自以爲是的。



田中角榮獄中生活

由身無分文的平民起家，跳上「金權政治」的頂點，但在一朝之間，又一敗塗地的成爲獄中囚犯的日本前任宰相田中角榮，到頭來究竟是英雄乎？狗熊乎？

李嘉



田中角榮步入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接受訊問，隨後被收押。

一件心事．兩人失眠

平常一靠枕頭即鼾聲如雷，熟睡達旦的日本前任首相田中角榮，在逮捕的那一天（七月廿七日），大約才是凌晨兩點鐘的時候，他就突然地醒了，並眼睜睜地直到天明。

六點半前後，門鈴一響，一部黑色的檢察廳的公家車開進邸內，使把這位在日本政界握有最大的「金權」的超級大人物帶走了。

同樣地，在逮捕田中的前夕——七月廿六日晚上，在拘捕令上敲過官印的高瀨檢事正，在十一時就上床就寢，但閉眼還不到兩小時半，便再也睡不着了。他勉強熬到天亮，因爲生怕新聞記者們注目，事先走漏消息，所以於六點半便一個人溜出後門，連公家車都不敢坐，而改雇了一架計程車，並且叫司機開到厚生省去。但在半途中，還是給司機看破，問他是不是檢事老爺。高瀨爲了堵他的嘴，破例給了他一筆小帳，然後在所謂「官廳街」中的檢察合同廳大厦的後門溜了進去。

這兩位人物于那晚同時同刻的失眠，所以說是巧合。不過後者是下令抓人的，第二天要主審一件歷史性的事件，有事在心，前晚不能安眠，是可以瞭解的。至于前者，雖是第二日驚天動地的大消息的主人翁，但是事前尚瞞在鼓中，他的被傳問與逮捕，除了檢事當局的二三要人以外，對日本全國官民，都可以說是一個晴天霹靂。因之逮捕前夕他之中夜突然驚醒，不能入睡，只能歸之于他的第六感了。

倉卒就逮．神色不變

奉命去抓田中前任首相的是幾個月來因爲担任查問兒玉譽士夫，而時常在報紙、電視上露臉的檢事松田升，以及特別搜查資料課課長田山市太郎。二人向田中前首相提示傳問逮捕書以後，便一邊一個，把他夾上汽車。但在開車前，先用無綫電和檢察廳連絡，據說檢察廳大門前已有一批記者和攝影

的面子問題，建議不要把田中帶到檢察廳問話，而換一個冷靜不被人注目的地方。但是主任檢事鐵面無私，重法不講情，堅決主張該堂堂地從正面帶進衙門。松田檢事向前任首相請示，田中說他不在乎。于是車子在七時前五分開出廣大的田中私邸。

田中前首相似乎早就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所以雖然事起倉卒，但却神色不變，不失當年宰相風度，一路上在車中以平日快活開闊的口氣，和松田檢事搭訕，問他當了多少年檢事。松田回答說十五年。田中聽了，拍腿誇奬，說：「眞了不起！哈哈！哈哈！」就這樣說說笑笑地，至七時廿六分，車子便到了霞關的檢察合同官廳的大門口。

身穿黑西服、白襯衫的田中從車中鑽出來，先來個立正的姿勢，然後向周圍的記者們，一如平日地舉起右手，叫一聲：「喲！」但是無論如何，聲色姿態，都已不像從前那樣地有力了。

對田中前首相的訊問，從七時三十五分開始，檢察廳五樓的一間調查室內舉行，前後一共兩小時。

坦白供認．受賄五億

担任查詢的檢事正，首先自我介紹說：「敝人是東京地檢檢事正高瀨禮二。」田中前首相面對高瀨，正目而視，挺胸坐着，一語不發。檢事正接著說：「今次傳你到這個地方來，甚爲遺憾。但是爲查明眞相，請你據實回答我們的幾個問題。」田中口說：「嗯、嗯。」點了兩次頭。查訊的過程中，田中正坐閉目傾聽，但是精神飽滿，態度自然，毫無做作之情。

查訊的要點，是根據早已被關在小菅拘留所的丸紅貿易株式會社的前任董事長檜山的供狀，說他曾代美國洛克希德飛機製造廠付給當時身爲首相的田中角榮五億日幣的巨欵。

高瀨檢事正便斬釘截鐵地問田中是否在四十八年（一九七三）八月到四十九年（一九七四）二月之間通過當時的丸紅社長檜山，從洛克希德總共收到過五億日幣的欵項？田中很坦白而苦澀地回答：

但是當高瀨檢事正追問[illegible]有何目的？怎樣使用？田中就使用「默秘權」，閉目不答。這樣地對峙了近一小時，在旁邊執筆紀錄調查問答表的石黑副部長便毫不客氣地對那一度貴爲宰相的嫌疑犯，不加敬語地直呼其名，高喝一聲：「田中！」接着便宣讀他犯罪嫌疑事實，並宣告立刻執行收押拘留。時間是八時五十分。

飛書兩紙・脫黨離會

始終閉目靜聽的田中前首相，靜思了一會兒，突然睜開兩眼，說：「我有事要寫。」檢事正連問「寫甚麼？」這位前任宰相說：「我要提出脫黨申請書。請準備紙筆。」

檢事正把他自己的自來水筆與紙張交給田中。田中用筆如飛地在兩張紙上寫下了兩張申請書：一張是脫離自民黨的申請書，另一張是脫離七日會（事實上即田中派的組織）的申請書。他把那兩張表交給高瀨檢事正說：「拜托你交給中曾根幹事長。」檢事正答允照辦。

調查室內的空氣也就此和緩下來。雙方在等下面調動車輛送那位曾爲首相的嫌犯進拘留所時，開始聊起天來。高瀨檢事正提起好多年前，受其他的地檢處之託，曾以田中爲某事件的參考人，向他聽取過報告。但是田中說他記不起了。

鐘打九時半，下面派人上來報告，說一切準備就緒。在田中起身的時候。檢事正高瀨送到門口，很殷勤地說「今後環境大不相同，千萬珍重，保養身體爲要！」對那臨別贈言，昔爲殿上人，今爲階下囚的田中前首相頻頻點首無言。

下樓上車以前，百餘位新聞記者湧了過來，連呼「心境如何！」「有甚麼感想！」田中欲言又止，搖了兩次頭，但對攝影記者們，或許是由于往日的習慣，舉起右手招呼了一下。押送田中到小菅拘留所去的車子，在九時三十五分發動，衝散了包圍田中的大批記者，駛離檢察廳而去。

檢事正高瀨事後答記者的詢問說，田中在近兩小時的審問中，始終態度明朗闊達，與全盛期身爲宰相時毫無不同。「畢竟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

拘留所內・另一世界

田中被押解進小菅刑務所，是在七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十八分，到今天（三十一日）算來，已在裏面關了足足四天了。

小菅刑務所在人口一千二百萬的大東京都內，可以說是一個獨立的小世界，也是閒人莫進的禁地。在名義上，它不是一座監獄，僅是收押嫌疑犯與未決犯的拘留所，但在管理與生活上，則與監獄毫無差異。

八公尺高的三合土圍墻，把這個小世界與外界完全隔離。其中有單身房一千五百間，能收押人員達二千人，看守五百五十人。

田中前首相與及其他因洛克希德事件被押在裏面的十五位財界大人物包括丸紅前董事長檜山及全日空社長若狹等在內，當然是住單身房。所謂單身房者，不過三個塌塌米大，上有木機一個。靠窗處有一叠大的地板，右手是洗手盆，上有木架，置有牙刷牙膏；左有西式抽水馬桶。

所中生活：七時起床，掃地洗面；七時十五分早餐；十一時三十分午餐；四時三十分晚餐；九時熄燈就寢。雖是塌塌米生活，但除了夜晚睡覺以外，必須正坐，不得橫臥躺下。禁酒禁烟，但可讀書。無冷暖氣。室小如斗，但天井特高，有三公尺餘。一日三餐，由刑務所供給，但三餐總預算爲日幣二一〇・四四圓，在今天被目爲世界物價最高的都市東京，這一筆錢在市面上買一碗陽春麵都不夠。

在田中前首相入所前一星期的七月十五日，所中三餐菜單如下：

早餐：豆漿湯、紅蘿片、麥飯。

午餐：小鹹魚一塊、醬油煑海帶、麥飯。

晚餐：煑魚一塊、生菜、煑白菜、麥飯。

親戚朋友可以送較好的一點伙食，但不能自備，必須在所中僅有的一家送飯店內買，而所買的，又僅限於二百五十日幣一盒的「辨當」（便盒），看這價錢，可以推想到其內容。

在被送進小菅刑務所時，像其他嫌疑犯一樣，[illegible]須全身脫光，也到醫務所去受檢查。在一般場合，必殺。同時，也到醫務所去受檢查肛門，目的是防止夾帶。在田中的場合，據說也照例被帶進醫務所，但是否顧全他前任首相上部的面子，而特例地免除了他下部的肛門檢查，則不得而知了。

可能牽連・更多高官

田中前首相既已招認他領收洛克希德的五億日幣但未明言這筆錢的性質，所以檢察當局只能以違犯外滙法的罪名來起訴。但是以一國的首相，收受一個外國大企業的如此大的金額，是否應以貪污收賄罪來起訴，這是目前檢察當局在刑務所追究田中的重點。同時，田中所收進的這五億日幣，既未進入自民黨政治資金中，也未付出他自己派系的團體。這筆錢據說是田中用來散給他的派系中的議員們，並藉以加強在當時參議院選舉時他私人派系的勢力。

因此檢察當局在田中被拘留期中所要追究的第二個要點，是田中如何分配那五億日幣？如再一步步地往下追查下去，可能牽連到更多的自民黨的「高官」。

問題是田中被逮捕是七月廿七日，第一次拘留時期不得超過十天。

傳聞檢察當局爲了尊重田中的前任宰相的身分與地位不大願意再請求延長拘留期間。再說田中所收五億日幣中的第一批一億日幣，于八月一日滿三年時效。所以檢察當局目前是集中火力，想在今後一星期內，以速戰速決的方式，來完成對田中的訊問，以決定起訴他的罪狀，和查明牽連在這案件中的其他政治家與高官。

至於田中本人呢，不得不在小菅刑務所的三疊中的斗室中，再度過六天既無冷氣，又無酒肉的修行生活。記得他在因「金權政治」問題下野後，日常修習書法，寫「對青山、依綠水」六個大字，以述懷自娛。但今天在刑務所斗室中，除了被傳問外，日常所能引以自娛的，恐怕只有「望天井、拉抽水」了。

懲貪獎廉

阮文達

元代姑息之政，至元順帝時雖極力思挽救；但以積弊太深，已無可救藥。據陶宗儀輟耕錄云：「當時奉使者多挾勢取賄，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又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汚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文賄賂」。可見元代的吏治，不僅是官官相護，而且已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故明太祖定鼎南京之後，即竭其全力以整飭吏治。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為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太祖的過人之處，就是他懂得用重罰，同時也懂用重賞。

明祖懲治貪汚的用法之峻，為前代所無，即位之初，即詔官吏有罪笞以上者，都貶謫至鳳陽屯田服勞役，據明史記載，當時被謫至鳳陽的大小官吏，達萬餘人之多。洪武十八年，又下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到過南京的人，都看到南京城牆的雄偉，却很少人知道當時築城的，尚有不守法的官吏在內以勞役代替監禁。又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吏貪酷者，許民赴京師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并剝其皮。當時官府座旁，各懸有貪吏之剝皮一張，使為官者理民事，無不觸目驚心。至此，吏治乃得逐漸清明，而貪墨之徒亦從此斂跡。太祖之能用重賞，亦多有可紀；明史循吏傳云：「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能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約己利人，爾等當深念之」！時平陽縣令張礎，建陽縣令郭伯泰，均深得民心，太祖特遣人賞賜，并旌揚其治行。後逮成祖及仁、宣英、景、憲、孝諸帝，皆能承太祖餘緒，加意吏治，凡政績卓者，往往破格擢升，特敕獎勵。因此明史所載良吏，亦多出前代。循吏傳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瓦解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

在一個承先啟後的時代中，既要革故，又要鼎新，如何綱舉目張是一回事；但重要的是要得民，得民也并非難事，只要親民的官吏，一不貪財好貨，二不徇私舞弊，則百姓自然會安居樂業。不過，求官吏清廉，必須賞罰并重，才能收效宏，植基固。當政府大力整治貪汚不法之徒，而又破格起用廉能之士之際，我用明史來印證，就知道我們的吏治，在不久的將來，即有海晏河清的一日。

不過，無論賞與罰，均必須作到至公至正，雖然這些都是職司風憲者的責任，但深察輿情，遍訪民意，仍是足供參考的資料。先賢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這也就是歷史這門課程對我們的重要。

灌茶家言

展望中共黨內鬥爭（一）

王延芝

老毛垂危之說甚囂塵上，許多讀者來信，要王延芝對中共現階段黨內鬥爭及毛死後鬥爭趨勢作一番權威性的分析展望。（註：其實一封信也沒有，不過要這樣說才合王延芝的身份。）茲事體大，不宜長話短說，只得長篇連載；以下四篇灌茶家言分段討論：（一

……

元、汪東興、陳永貴七人；其餘四人是華國鋒、吳德、韋國清、紀登奎，應算是「中間偏左、形左實右」。所以，目前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的「左右中」席位分配，乃是「七—六—四」左派略佔優勢；而在朱德逝世之前則是「七—七—四」的均勢。

當然，這個席位數字現階段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老毛縱然體衰，積威猶盛，他的枕邊人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局不能正常發揮功能。但是一旦老毛去世，如果其他十六名政治局委員未曾變動，則「左右中」的席位分配將是「六—六—四」的新均勢，其中無任何一人有足夠威信籠罩全局，將會是「勢均力敵、勢成水火」的形勢。

……

王延芝推測，他所見的軍人恐怕不是解放軍正規部隊，而是城市民兵和「八三四一」部隊。

宮廷派近年鬥爭之艱苦，主要是顧忌解放軍、尤其北京衛戍部隊，恐怕操之過急逼出兵變，把老毛弄成「塞拉西皇帝」。左派對這問題採取三管齊下的對策：（一）由上而下儘可能加強對軍權控制，例如張春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毛遠新、孫玉國安插軍中高位；（二）輪流各級將領，以打亂原來人事關係，不止大軍區和省軍區司令大調動，軍師團級幹部也加以有計劃的調動；（三）盡力發展城市民兵，擴大編制、加強訓練、提高裝備、發展重點在北京，上海二市。

大影響。朱老總雖然多年不掌實權，但在黨內、軍中、及民間的威望僅次於周恩來，而實超過文革後的毛澤東。如果他死於老毛之後，則在左右二派相持不下時，極可能協議暫時擁戴他爲名義上的最高領袖，以維持表面團結；即使名義上不推他出任主席，實際他仍能發揮籠罩、調和、緩衝的作用，使派系鬥爭不要過份激化，使領導權的移交第二代比較順利。現在朱氏既然不幸長命而死，則到未來老毛不幸短命而死之後，黨內鬥爭勢必更加尖銳、混雜、難以妥協。

就短期來看，朱德的逝世使穩健[illegible]實際傾向右派，但在現階段表現立場不能不強烈擁毛，將來毛死後他大概以「維繫團結」的姿態出現，表面署祖左派，實際庇護右派；無論如何，目前政治局常委中；穩健派只剩下一個葉劍英，威望不如朱總，能力不及矮鄧，更不能與老周相提并論。

在政治局，「十大」所選二十一名委員。死了董、康、周、朱四名，去年增補的鄧小平又被炒魷魚，餘下十七名之中，應劃爲右派的葉劍英、李先念、劉伯承、陳錫聯、許世友、李德生六人、應被劃爲左派的是：毛澤東、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刻不滿，使左派甚感惶恐，暫時不敢貿然發動新的清算奪權，以防激出大變，(希望手民先生不要誤植爲「急出大便」)；二，這段時期老毛的健康大概迅速惡化，使江青舉棋不定，既恐怕發動攻勢搞得天下大亂時突喪夫君，更恐怕製造出緊張刺激的情勢，促使夫君提早與她拜拜。

可是按兵不動，然還是加緊準備，外弛內張。前不久「時代周刊」報導，一個親中共的美國教授五六月訪北京後過港談話，強調局勢「緊張」；他前兩年在北京，夜間街道少見人蹤，此次則發覺夜間到處是軍人。以對上海的控制，必要時左派領袖們可以逃到上海，安排反攻。

在毛氏去世之前，如果情況許可，左派自然很想再動手清算幾個右派首領，比如葉劍英、陳錫聯；毛的健康無起色，而冀東大地震又迫使左派暫時停手，所以多半只能努力加強城市民兵，維持宣傳攻勢，而沒有機會發動新的清算。

至於右派，則基本上是雌伏待變。他們不能對老毛挑戰或違抗，但同仇敵愾的心理更爲加強，只待這個昏君死後，再和那些娘娘、宦官、外戚算總帳。

（待續）

亮話

史銘

地震·民震

平津地區發生大地震，新聞不完整的說，一百萬人口的唐山市，已被震得一片瓦礫，生命的損失，必然很大。我們看到此一不幸消息，對受災地區的死傷同胞，深致同情、關切之忱；對毛澤東極權暴政，更增加仇恨之意。

地震是一種天災非人力所能全然挽救。但我們對唐山大地震的感受，却不只抱怨天災，因爲大陸沉淪以來，神州父母在毛澤東壓搾下，三反五反，清算鬥爭，已受盡了歷史上空前慘烈的人禍，今天又突然加之以大地震，使忍辱偷生、苟全性命的同胞，不死於人禍，而死於天災，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令人有不單行之痛。

在毛澤東的唯物論，人的生命和草木同一價值，大地震造成的人命損失，毛澤東心目裏並不重要，他當然搶救「物質」，漠視死傷，由於人命與物質兩相比較，雖然他把人也看作物，但他權衡輕重，人命是次要的。這和我們儒家「有人斯有土」及「傷人乎？不問馬。」的精神，完全不同。共黨歷來對天災死傷人數之不公佈，此爲主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毛澤東控制大陸人民的手段，是一個關節扣一個關節，層層節制，不能有一點脫鈎。天災來臨，出乎紅色圈外，動一髮牽全局。像大地震這種天災，北平、天津一帶的毛帮整人「組織」，被震得四分五裂；如果它不忙於「組織」的修復，則地震立刻引起「民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只有以「政治救災」的老路，避免覆巢之虞。

我們除了透過各種方式，予大陸震區同胞以精神的與物質的救慰外，更須早日消滅共黨，光復大陸。

和平·白痴

最近有一位國際馳名的中共問題專家，發表了一篇專論說，蘇共和中共在某種默契下，扮演雙簧；使自由國家上當，不投於蘇共，便靠於中共；結果是：或蘇或毛，其赤一也。新聞只提到該文大要，全文我沒有看過。

不錯，在蘇聯宣傳中共怎樣不得了時，壯大了中共聲勢；在中共宣傳蘇共怎樣怎樣不得了時，壯大了蘇共聲勢，如此這般，許多淺見國家，自投羅網，正替自己掘坟墓。但有不少民主大國，對蘇共和中共兩面討好，實質上還不是一樣玩火？那種腳踏兩隻船的國家，自以爲有看風轉舵之妙，殊不知兩隻賊船，上了任何一隻，都會逼上梁山。

依照以上愚見，今日自由國家，幾乎多數墜於赤色陷阱，形式上投靠的固然算飛蛾撲火，而左右逢源的也算羊入虎穴。此一形勢，不管是否蘇共與中共在唱雙簧，也不管分別投靠或兩面投靠，自由世界主動的或被動的把自己的脖子慢慢伸向共產極權的鍘刀下，則爲不爭之論。

二次大戰後，不少夢幻型的政治理論家，認爲共產集團和民主世界，在互相蛻變；共產意識日趨民主主義途徑，民主思想日見社會主義色彩，意思是說這兩個政治型態，有合流的可能。二十多年來，共產集團就利用這頂合流的帽子，大變「共存」戲法，它憑藉一塊障眼的魔術黑巾，不獨零星表演「我爲刀爼」，連聯合國也「人爲魚肉」了。

共產集團，尤其是中共，可以說是一團亂麻，非快刀斬不了。大家喜愛「和平」，如果和平的意義就是殺人不見血的話，追逐和平的豈不成了一羣「白癡」了嗎？

從唐山地震 談地震工程

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任
台大土木系教授
茅聲燾

今年七月廿八日，中國大陸河北省唐山發生大地震，隨後又有強烈餘震，對平津一帶造成生命及財產的重大損失。

對於大陸上受到震災的同胞，我們寄予無限的同情，在台灣的我們對震災並不陌生，十二年前的嘉義地震及廿五年前的花蓮大震都曾造成重大損失，但與這次唐山大震相較，可算十分的幸運了。本文旨在加深大家對震災的認識，並介紹地震工程及其研究的重要性。

地震所造成的災害

地震會造成大坍方、地層下陷、地面錯移等現象，在海上則造成海嘯。地表的變異對道路、地下管綫坑道等設施破壞力極力，而噴漿、噴砂、大規模的滑動及坍方對農田也會造成樣大的損失。

最具破壞力的，是地震傳播的振動，某些土壤在強烈振動下會失去強度而如流水一般，是謂土壤的液化，可使房屋傾倒、路基流失。地表的振動，也強迫結構物產生振動，當振動所生的應力超過物體的強度或振動　度大於某一定限度時，結構就會破壞或崩坍、房屋、橋樑乃至大壩破裂都緣於此。

震災中的死亡大多是結構物崩坍或壓埋所造成的，也有的是死於震後的大火，如大家熟知的舊金山大火便是，如果大壩或堤防破壞，則洪水所及也

的報導。災後由於交通綫破壞及水電斷缺，加以死者的處理，有可能造成短期的饑荒及引發瘟疫，倘幸交通工具及醫學的進步已大大減少了這種可能。

只要是較大或較重固定物件的設計，不能不考慮地震的影響，除非使用的地區沒有地震的威脅。

地震對工程設計的影響

房屋的設計原是要能承受本身的重量及其上所加的其他負載，這些荷重的來源大部份是垂直向下的重力，但地震除了產生上下作用力外，更由水平搖撼而生強烈的側作用力，這種作用力往往是高樓設計中在尺寸、用料、安排上的決定性因素。對於廠房中的各種機件而言，也要考慮避免移動及碰撞及本身的耐震，在各種廠房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核能電廠，為避免散佈核污染的危險，它的耐震設計

總括的來說，地震危害性高的地區的工程費用比其他地區要高得多，以核能電廠而言，差數可達數千萬到數億美金之譜。

地震學及地震工程

與地震直接相關的學問就是地震學及地震工程。地震學的重點在地震現象的本身，研究它發生的原因，地震現象的量度及描述，及地震的預測及控制，地震學更可應用到地球物理探勘及地球形成等基本研究上去。

地震學中近年來最熱門的課題是地震預測，理想的預測，必須準確指出發震的時間地點及地震規模（大小），才有實用意義，大陸自一九六六年後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試驗各種預測的方法，但這次唐山大震的主震却沒有預測到，實在是一大挫敗。

台灣的地震測度向由氣象機構主管，且自一九三六年後就有較完整的地震資料，近五年來中央研究院的地震組在國科會支助下建立了現代化的全台微震及強震測錄網，今年七月一日更擴充地震組為地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加強對地震的探討，並計劃進行地震工程的研究。

所謂地震工程，簡言之，就是以工程方法來避免或減輕地震的災害，由於地震影響所及到處都是土木工程建設，所以地震工程是土木工程學中重要的一支，而且包羅很廣，從震區劃分、結構動力學、土壤動力學、流體動力學、高樓耐震設計，到耐震材料及新的耐震結構系統都在研究範圍之內，具體的對象則包括了房屋、橋樑、大壩、港口、核能廠、外海採油台、油管、水電設施及輸送系統等。

地震工程的研究在近廿年來有長足的進展，世界性的全球地震工程大會自一九五六年在美國加州柏克萊第一次召開後，分別在紐西蘭、東京、智利、羅馬等地隔四年舉行一次，下一次第六屆大會將於明年在印度舉行。

台灣的地震工程研究，以往在各大學中有零星的努力，目前在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中

的研究專題就有三項，研究的主要目標是耐震設計規範。

地震工程研究的重要性

地震雖然是天災，但震災並非完全不能避免，地震如能準確預測，則生命的損失必可減到最少，即使如此，一切建築設施等仍要接受震撼的考驗，所以加強地震工程的研究以達到耐震設計的進步，使結構不致崩坍而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失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地震工程之重要，更由於它的複雜性，耐震設計並非單純的儘量加固，事實上單純的加固可能更不耐震，同時，一切工程設計除了安全也必須要經承受最大的地震而絲毫不損，因為這在經濟上值[illegible]不可能，要達成經濟而又具有合理安全度的耐震設計，則非透過地震工程的研究不可，事實上，應用進步技術設計建造的結構物，在世界各地大地震的考驗中，已經拯救了不少的生命，保存了不少的財產，而造成最大災害的往往是老舊過時或設計不當的結構，由此亦足見地震工程研究的了重要性。

結語

地震的特性及其破壞力因地而異，因而耐震設計的要求也各地不同，所以各國都有不同的耐震設計規範，作為本國工程師設計的依據，台灣的規範在三年前由政府公佈實行，是時國內地震工程的研改而成，但未考慮當地的特性，今後自[illegible]研究的進展隨時修正，規範必須反映當時的最新工程知識，絕非一成而不可變，以美國而言，今年最新規範的修訂版剛出來，就已進行在基本上有重大改變的更新規範的起草工作了。

地震工程研究消極的意義是防災，積極來看，卻是省錢，有了進步的耐震設計，每年就可節省為數可觀的工程費，我們的研究工作雖已起步，但在沒有固定經費及固定組織的情形下，實欠理想，目前台大土木所正與中研究地研所籌備處合作籌劃成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如能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順利成立，當極有助於研究工作的推動，對台灣耐震設計規範的長期研究更有助益。

備戰·復國

行政院蔣院長最近指示三軍官兵，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多代價，加強戰備訓練，并要促使軍隊與民眾相結合，以發揮強大力量，達成復國建國任務。在大陸天災人禍，交相煎熬的今日，蔣院長的訓示，無異對我們弔民伐罪的偉大事業，作了新的鼓舞。

唐山大地震發生之後，我們即著論指出救災固然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也是同胞愛的發揚，但基本問題，是從速努力摧毀中共政權，使整個大陸同胞脫離奴役統治。而要完成這項任務，除了喚起大陸同胞和中共幹部中的覺悟分子，共同響應之外；我三軍官兵的淬礪奮發，克敵致果，其所負責任尤為重大。

今天我們的三軍官兵，均為我總統蔣公一手所培育，溯自黃埔創校，誓師北伐以還，我國民革命軍在半世紀中所建立的輝煌功勳，早已彰彰在人耳目；而當年追隨總統。蔣公出生入死，衝鋒陷陣的將校士兵，至今猶在為國家盡力者，亦大有人在；他們的事業來自戰場，他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誠，均足堪為後起者效法；而這些，亦正是蔣院長所訓示的，其成功係源於革命軍與革命思想相結合，組織與軍隊相結合，幹部與士兵相結合，軍隊與民眾相結合。

因為不如是，則北伐、剿共、抗戰以至戡亂之役，就不可能有如此攻無不克的成果。

目前，中共軍隊眾叛親離的跡象已明顯；其原因實肇端於毛澤東的殺戮同夥，不容異己；而江青之另創所謂「城市民兵」，蓄意打擊中共部隊，尤使一般往昔為中共賣命的共軍官兵，有人人自危之感；因此，如一旦我國軍發動反攻，則萬眾響應，聞風景從，自必為意料中事，故在反攻時機的選擇，今天正是最佳的時候。

但最重要的，我們要讓年青的革命軍幹部，了解軍人事業在戰場，但要建功立業，就唯有挺起胸膛，拿起槍桿，親自去把祖國河山在共黨手中一一規復。試回溯當年黃埔子弟，自東江棉湖一役，奠定了勝利基礎之後，不旋踵間，由學兵而拔擢指揮方面大軍者，所在均是；蓋創非常之業，建非常之功，獲非常之賞；此種榮譽，不僅光耀及於祖宗父母，而且在歷史上亦不磨滅。這些活生生的教材，均為我三軍年青官兵值得學習效法的榜樣，也是激使我們從風雲際會中厚植救國救民的力量。

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國軍枕戈待旦，給了我們後方的安定，使我們能在安定中從事建設，這些功績，亦是不可磨滅的；現在，蔣院長更號召大家奮起復國，他語重心長的說：「當前國家所處的環境是最艱難的時候，也是我革命軍人成功立業最好的時機」。亦即是古人說的「殷憂啟聖，多難興邦」。願全國軍民緊密團結，共同來完成我們神聖任務。

烏肯交惡及其對東非影响

李維安

以色列突擊隊在烏干達恩德比機場營救被刼人質的行動雖獲成功，但其造成的餘波並未平息，下列事態的發展，使得東非地區的緊張情勢驟然昇高。

①烏干達總統阿敏事後惱羞成怒，指責肯雅借道以色列飛機難脫干係，揚言將對肯雅採取報復性攻擊，烏肯關係趨於緊張。



基辛格訪問肯雅，甘雅達總統歡迎。

②美國採積極反應，予肯雅有力支持，美肯之間儼然以「軍事伙伴」姿態出現。美國的舉動顯然是要平衡蘇聯在東非日增的影响力。

③阿敏拒絕英國要求調查屬於失蹤人質之英國老婦，驅逐英國駐烏外交人員，導致英烏斷絕關係。

阿敏報復屠殺肯僑

當恩德比行動戲劇化地發生後，烏干達軍方即對肯雅展開一連串的恫嚇。同時，烏干達的部隊亦集結於邊境地帶，挖掘戰壕。專家憂慮，為了挽回失去的面子，善變的阿敏隨時有對肯雅發動突襲[illegible]

在烏干達國內，烏國軍事當局對境內的肯雅僑民進行血腥屠殺。肯雅外長魏亞基表示，他的政府「無法再坐視這些暴行和挑釁。」一般認為，如果阿敏發動攻擊，肯雅將立刻對烏實施經濟封鎖，這是對抗烏干達最有力的武器。烏干達為一陸地包圍的國家，其包括石油與武器零件在內的輸入品，必須依賴康帕拉與肯雅莫巴沙港之間的鐵路運輸，肯雅雖未切斷這條鐵路（此舉將被認為是對烏干達宣戰的表示），但肯雅政府已威脅，將要求烏干達以美金或英鎊來支付肯雅的石油，這非財政匱乏的烏國所能負担。肯雅官員即曾警告，假如烏干達政府沒有錢買石油和食品等必需品，則不能怪罪於肯雅。

雖然雙方的對峙劍拔弩張，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不致於立刻發生。就軍力的比較而言，肯雅的武裝人員約八千名，沒有坦克，只有十四架荒廢了的飛機，烏干達則擁有二萬一千名軍隊，二十七輛坦克，地對空飛彈，四十六架米格機及十一架直昇機，這些都是蘇聯供應的。以色列突擊隊雖摧毀了十一架停留在恩德比機場的米格機，但利比亞立刻予阿敏二十架法製幻象噴射戰鬥機以彌補損失。相形之下，肯雅的軍力雖居下風，但阿敏並不敢貿然攻擊肯雅。主要原因是，除了担心肯雅採取經濟封鎖，烏干達內部亦有其困難所在。

烏干達的主要難題是來自其統治者阿敏。阿敏個性乖張，行動缺乏理性，在國際舞台上時有「驚人之舉」，故常扮演小丑的角色。在國內，阿敏的政敵形容阿敏是一殘暴之徒，但阿敏則自稱為一「道地的非洲人。」阿敏缺乏計劃的鐵腕措施，造成烏干達的嚴重經濟困難，國內一片怨聲載道，阿敏曾數度遭受暗殺皆能死裏逃生，阿敏表示，他是以夢來統治的，他不懼暗殺，因為如果他會死的話，他已在夢中獲得預兆了。他自稱法力高強，當其接近枯木時，枯木立刻復活。事實上，這名身高六呎四吋，體重二百五十磅的烏國總統，其最大的特長是拳擊，阿敏曾保持烏干達重量級拳王頭銜九年之久。

英烏斷絕・外交關係

根據來自肯雅首都內羅畢的消息，阿敏的地位已在國內遭到多方面的挑戰，烏干達軍方普遍出現不安的現象，要求阿敏下台的壓力日漸增加。肯雅的一家報紙上個月報導，阿敏在康帕拉的山頂指揮所上月二十四日發生了炸彈爆炸事件，阿敏的衛士多人被炸死。較早之前，阿敏曾在一項暗殺他的手榴彈攻擊行動未遂後，在烏干達境內發動大規模的整肅與屠殺。

基於上述主觀因素的限制，阿敏在決定進一步的冒險行動時，必先有所顧慮，此外，[illegible]

的衝突之中。

正當烏干達與肯雅面臨戰爭邊緣，而烏干達內部局勢日漸混亂的時刻，英國於上個月廿八日宣佈斷絕與烏干達的外交關係。英國政府此一決定，可說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爲之。英國外交本富彈性，與聯邦國家斷交尙屬首次。

自從阿敏上台後，英烏之間即存芥蒂。一九七二年二月八日，阿敏下令所有持用英國護照的亞洲人限期離境，此舉迫使英國接受爲數達四萬人的英籍亞洲人，英國政府對阿敏此一怪誕的舉動大表不滿。

恩德比事件發生後，英國曾要求追查失蹤的人質——七十五歲的布洛奇太太，但遭阿敏政府拒絕，隨後阿敏驅逐了英國駐烏干達代理高級專員及另一名英國外交官，並在烏境散播仇英情緒，而使英烏兩國推向破裂的邊緣。阿敏曾在一項廣播中揚言：「那些替以色列發言的人，例如英國人，將付出很高的代價，若干英國人爲了安全的理由，將被逐出烏干達。」

英烏斷交以後，阿敏對英國發出猛烈的攻擊。烏干達境內的兩名英國人以的近三百名英人安全堪慮。

烏干達與肯雅地理位置

烏肯交惡．危及東非

對於烏干達的挑釁舉動，肯雅的反應相當謹愼。長久以來，內羅畢即有黑色非洲的「經濟櫥窗」之稱，在面對烏干達的挑戰之前，肯雅一直試圖置身於非洲的動亂之外。與其他東非國家相比，肯雅的政治路綫較爲溫和，肯雅歡迎西方人的投資，每年接受大約一億三千萬美元的西方援助，這點令其他採行社會主義路綫的黑色非洲國家既羨又妒。

肯雅地方雖小，又乏石油及其他礦產，但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二年，肯雅的年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七，其茶葉、咖啡、西沙麻及其他農產品在一九七五年的國外銷售總額達到四億五千萬美元。觀光收入是肯雅外滙的重要來源。

誠然，私人企業的自由經濟雖帶來利潤，但也爲肯雅製造了貪汚、家族企業與貧富懸殊等問題，即使如此，肯雅人民的生活水準亦較其鄰近國家爲高。

在肯雅，共黨是被禁止的，從鄰近坦尙尼亞來的共黨宣傳品一經查到即予沒收。中共與蘇聯的「使館」，在內羅畢作用不大。

近年來，肯雅總統甘雅達亦面臨了若干政治與經濟上的難題。在經濟方面，肯雅爲了償付重要輸入品而不危及外滙存底，肯雅必須向世界銀行大舉借欵。失業與通貨膨脹也對肯雅造成嚴重打擊。在政治方面，除了鄰近烏干達與索馬利亞的威脅外，由於甘雅達所屬的吉庫烏族保有肯雅最好的土地與就業機會，居政治與經濟上的統治地位，遂引起其他部落的嫉妒與不滿，衝突時有發生。許多人担心，甘雅達死後，這些問題都可能造成肯雅內部的混亂。因此，爲了維持政治與經濟的穩定發展，甘雅達希望避免與烏干達發生流血衝突。

無論肯雅與烏干達是否眞的兵戎相見，兩國之間的摩擦至少已經使得「東非經濟社會」遭到危害。「東非經濟社會」是由烏干達、肯雅與坦尙尼亞三國總統，於一九六七年六月，簽署「東非合作條約」時，成立的經濟組合，其前身爲「東非共同服務組織」，總部設在坦尙尼亞境內的阿羅沙。「東非經濟社會」成立的目的是加強三國間的經濟合作，使此組織不僅成爲東非地區的共同服務核心，並且更可能成爲廣泛的非洲團結的基礎。

實際上，由於三國的獨立時間不同，不同的經濟政策加上個別的經濟利益，「東非經濟社會」的功能，已使成員國感到懷疑。基於過去坦尙尼亞與烏干達的舊怨，坦國總統尼瑞爾在烏干達與肯雅的這場衝突中，不會爲阿敏撐腰。另一方面，由於肯雅與美國的密切關係，以及肯雅國內實施的自由企業制度，尼瑞爾也未必會表明態度，站在甘雅達這一邊。

據說非洲團結組織目前已派員進行斡旋的工作，但肯雅當局仍對阿敏的誠意表示懷疑。而東非另一接受蘇援的索馬利亞，則揚言在必要時給予烏干達以支持和援助。因此，如果烏干達與肯雅之間一旦發生戰爭，其影響所及，必將延伸到整個東部非洲。

電影評論

分析幾部電影中的娛樂性與藝術性

林巽

近幾年來，因為血腥暴力及色情變態電影，佔了電影產業中很大份量，電影事業便成為缺乏道德觀念的投機者的天下，因此國片中一向以僅守原則拍好片的如李行與白景瑞兩位導演，出品便越來越少。即使拍些商業性的文藝片，也都為了遷就製片人的喜愛至多也只拍些白開水式文藝愛情倫理片，雖然如此，在本港，這類電影，仍然擁有一部份少女觀眾。近期李行導演的「海韻」就是屬于這類電影。

「海韻」的演員陣容，有胡燕妮、蕭芳芳、柯俊雄、秦漢、崔福生。電影構思很簡單，一個大學生秦漢在暑期工作中邂逅一個孤獨的富家女蕭芳芳。電影分開介紹雙方的家庭，秦漢家中有一個以賭博甚至出老千維生的哥哥柯俊雄，因他不務正業妻子離去，女兒寄托人家撫養，蕭芳芳的家中有個珠寶商爸爸崔福生，他娶了一個續絃胡燕妮，她正是柯俊雄的妻子，蕭芳芳因懷疑胡燕妮嫁給他的父親是為了愛上她父親的財富。心中很討厭她，後來秦漢發現胡燕妮的秘密後想勸她回家，惹起蕭芳芳的誤會，電影就從每個人物身上，都各自打了一個死結，然後將它一一解開來。這一個故事，除了欠缺反映現實的積極意義外，電影中角色的塑造，事件的舖排，以及戲劇效果都不錯。李行的導演及張永祥的編劇都保持他過去一定水準。演得最好的是柯俊雄與胡燕妮，但這兩個角色倒不如秦漢與蕭芳芳兩個角色比較有真實感。



「誰憐寸草心」中的年才十歲的唐納度雪提。

「誰憐寸草心」是意大利獨立製片作品，馬里奧加士蘇導演，從情節看；這是一部倫理悲劇，也許因為編導對宗教有虔誠的信仰，因此他便利用一個宗教[illegible]，具有義順行為，激發起一班迷失在罪惡深淵中的人覺悟感到慚愧，痛改前非，電影除了有兩場寫十一歲的小孩在母親生日那一天到聖堂去向馬利亞聖堂去祈禱母親能回到父親身邊之外，並沒有說教味道，但它所產生的感動力量卻是來源自宗教思想的。



「海韻」中的蕭芳芳。

「誰」故事寫一個十一歲的孩子，父母都是劇團演員，他們一家三口，本來很快樂，不幸有一天，母親禁不住一個青年演員的誘惑，與之私奔，父親受不了打擊，成為酒徒，戲班中的同事，並沒有同情心，天天在酒吧向這醉鬼父親落酒，要他醉後演劇為他們取樂，這個十一歲的孩子只得到處找工作以及演木偶戲來生活與供養成為醉鬼的父親，因為他自己[illegible]



「海韻」中的秦漢、柯俊雄、胡燕妮

醫生診斷後，認爲這個孩子染上不治之症。到此，孩子的父親才懊悔而戒了酒，並到處去找回妻子來會見他垂死的孩子。原來他的妻子早爲男友所棄，淪爲妓女。她知道兒子的不幸後，慚愧地跟丈夫同來，陪這孩子渡過最後一段時間，而過去虧負他的父子的一班人，也深深感到過去的沒有盡過做朋友的義務。一同來醫院探孩子的病。電影最後是各人順從孩子的意願，帶孩子去看一場馬戲，於是有一個象徵天使的人物出現，送給孩子一個汽球，孩子的靈魂便跟汽球一起升上天去了。

「誰」片雖沒有大量搾取觀眾眼淚的鏡頭，它對于人性多善良與醜惡，都有多少誇張，但戲本身很富有感動力量。它寫出人性是有兩面的；有醜惡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只看你如何將它發挖出來而已。這部電影除了娛樂性豐富之外，倒也有些積極



「迷你國腳」一鏡頭。

瑞典出品，保懷德堡導演的「迷你國腳」雖然是迎合兒童口味的匪夷所思的電影。故事寫一個六歲大的體育神童，在足球場上帶球與射內技巧可以在國際大球賽中所向無敵。後來這個孩子參加了多場大賽之後，因爲功課不如別的孩子，乃決意離開體育界，回到學校去。

這部電影，如以美國拍的華路特斯尼拍的兒童電影水準看，在販賣噱頭與娛樂性方面差得很遠。但從成人意識層面去分析，它却是一部相當有深度的電影。編導既不選擇一個外貌可愛的孩子來飾演這個神童，只選一名外貌並不可愛的孩子來飾演這個神童，這個兒童並不可愛，可說是一個性格上的畸形孩子，他夜間不睡覺，喜歡玩大人的啤牌，對成年人說話並不尊重，時時說出使對方反感的說話

字及二加二是多少都不會，編導好像說：世界上根本不應該有天才這種人物，凡生而是天才的人不是會給別人帶來不幸就會給自己帶來不幸。總括來說：它不只是兒童的遊戲文章，而是藉着兒童的遊戲文章來表達一種哲學思想。

本期的舊片重映中，值得一談的還有一部多年前由尊加拉明導演的「碧血藍勳」，即是佐治畢柏當紅時的代表作，據說藍色勳章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最高榮譽，電影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個出身不好，但却是野心勃勃的青年。這勳章必須擊落二十架敵機才有資格獲得，這個青年不但決心擊落二十架飛機，取得這個最高榮譽的勳章，並且決定要突破一位紅十爵范烈杜芬擊落八十多架飛機的紀錄。電影塑造出佐治畢柏飾演的施



「碧血藍勳」中佐治畢柏與上司妻子烏蘇拉安德絲鬼混。

泰紹這個英雄，一方面是作戰時膽色過人，但這個人物在軍旅中面目冷酷，他去勾搭伯爵夫人，做事不擇手段，爲了向上爬，好利用伯爵夫人在當空軍元帥的丈夫面前帶他說好話，使他有機會升官，但爲他升官後，伯爵夫人因爲愛上了他，要求與他背夫私奔，爲他決絕之後，結果是伯爵夫因妒生恨，向丈夫報告他在戰場上侵吞一個殉國英雄擊落敵機的數目爲己有，那個伯爵丈夫看出妻子與這位英雄必有私情，爲了顧全家族的面子，只得安排一個殉國機會，讓這位英雄去做烈士。這都電影，不但表現空戰場面夠突出，寫人物性格相當有深度，它成功地將一個英雄捧出來，也成功是將一個英雄偶像砸碎，使他留給世印象中，仍不過是一個虛假的悲劇角色。



「碧血藍勳」中佐治畢柏是空戰英雄。

闞撥雲將軍的書法

胡蓀之

在國軍將領中嗜好書法的固不勝數，但曾經舉行多次字展，出版過眞、草、行、隸四體千字文帖，並曾獲得前總統蔣公題贈「書法將軍」的，首推已故澎湖防守司令官闞漢騫將軍。

闞字撥雲，湖南寧遠人，關於他的出身、經歷、戰績及其性格等等，筆者於八年前已在本刊八十八期介紹過，現在要談的是他在書法方面的成就。他幼時在鄉間讀私塾，後入縣立學堂（等於中學），即喜好練字，自始習唐碑，直到他死爲止，近六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他對於臨摹碑帖，力主入而能出，臨而能化；初求其形似，次求其氣似，求其骨似，再次求其神似，最後求其變化。但不能以似爲止，還要在似中求化，在化中更求超邁古人，而自成一家，這樣才能於字中有我在。鎔鑄羣碑而不爲羣碑所拘，出入古人而不爲古人所縛，即所謂不死於古人字下者是！

以上是他練字的宗旨，換言之，他儘可以學古人的形、氣、骨、神，却不爲古人窠臼。正如吳稚暉先生民國四十年所題闞書千字文云：「闞將軍漢騫先生以撥雲之隸書重書之，直追王前，使鍾體復活，並畧復古文之舊，今之上將軍，畢竟勝古之右將軍。名其體曰撥雲體，爲題撥雲飛墨。」因爲鍾書省畧飛鴻戲海，舞鶴遊天，尙存隸書眞面，而王書則平？闞書則以力勢、氣勝，故有雄奇壯闊的造境。其漢隸千字文，人皆以係臨摹岣嶁碑，前考試院長賈景德先生則說：「實爲篆隸合參，以小篆爲骨，而以隸爲形，如崑岷之卒筆，江得之瀟淪，於書法別創一格。」並說「魏晉以下，無比磅礴大氣。……」

千字文由來甚早，卷施老人張昭芹序闞書曾說：「周興嗣字文，往者傳習甚遍，然梁書及南史第言次顏王羲之千字文而已。而徐氏法書則云：梁武帝勒其撰千文，更使激鐵石摹王羲之迹。尙書實錄亦云：武帝於鍾王書中拓千字，召周興嗣顏之，一員綴成，而鬱岡齋帖則題曰：魏天守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書。是賁已先有此文，而周書乃別爲一本。然現行本爲周撰綴，殆無異議。共初本爲摹集右軍書亦甚確鑿。」他稱闞書爲「勁秀沈雄，各臻極妙。」並且許以「其業弘，其志篤，其造詣純粹以精。」

事實上，以撥雲乃爲職業軍人，一生戎馬，而於書法能有如此最高藝術境界的特殊成就，爲時人所樂道：且後能直追鍾王，平實言之，確非易易！無怪近代書家陳含光先生指出：「將軍草書，筆力雄肆，此乃行以隸楷，蓋舉衝鋒破陣萬鈞之力，而運之筆端，其字如生龍騰虎，望之凜然動人心魄，又奇奇[illegible]

闞撥雲將軍作字時神情。

知是用之常者否？果使之常有此書，亦當堂而遜席！何況智永翩翩袈展，僅以南朝簡牘之體爲文哉！觀竟拜昭無似。」

從以上各評，可知**闞**書四體千字文功力之深且厚了。所以湖南元老，前湘省長趙恆惕夷平先生親題詩以贊之曰：「水土平成萬世功，摩沙岣嶙根雄風，將軍健筆進神禹，腕底能通造化工。巨觥引罷墨飛瀋，尺幅手伸鐵畫沙，已奪手秋懷素席，淋漓眞氣走龍蛇。」

闞自民國十五年畢業黃埔軍校第四期後，喜臨南北六朝碑與秦漢碑，以臨毛公升而言，先後共達五年之久。他帶兵前後廿七年，差不多有廿四年的戰場生活，但於臨池，爲其日課，無一輟書。他認爲：「字可以涵泳身心，陶鑄氣質，集中意念，純一精神，於作戰時尤能藉以鎮定於萬變之中，從容於疆場之上，而置生死於度外。」他並體驗到：「讀書可以入聖，寫字也可以入聖，人生於茶，惟精神唯一，未有不成者；精一入神，未有不聖。」

民國四十二年撥雲舉行個人書展時，記得「中央日報」上有如下段評介：「其所書四體手字文，一如鎔鑄漢碑字楷隸，一如鎔六朝碑字爲眞書，後鎔秦漢六朝碑字爲大行書，卒鎔歷朝名家之簡草如飛草。而能婉媚，方折而能圓活，橫厚能恢宏，濃華而能秀勁。在作書，氣韻在於天生，骨則由人至；功力深，神趣生，氣韻自然。**闞**氏畢除作字外，無他嗜好，以其畢生之精力，契而不捨，故終能有成。……」

當時鍾伯毅老人（爲前清老人），亦於**闞**的千字文帖有跋文云：「書於華夏文化有深淵源，以其寓道也。撥雲將軍迭與靖內捍外諸大役，建立奇功，皆本磊落灝蕩之才之氣，行健不息，故戊台所書千文，善胎峋嶙，畧參晉人冲淡風格，設能藏方在圓，用拙生媚，雄才浩氣，鼓蕩其中，篤實光輝，隨機而現。于髯以稱爲大將軍旗鼓，善乎得時則駕矣。」而臧啓芳前稱其「書法縣鵠二王，神韻直追漢魏。」後述其作書之神速云：「平居喜大草文文山正義氣歌，全文三百字，書八尺條幅十二張，需時僅五分鍾，可謂神矣。」尤其溥心畬更欣賞之謂「既工楷隸，兼善狂草，如鐵馬陷陣，決蕩無前，洵奇士也。」

此外，尚有藝術評論家虞君質氏，雖然深愛**闞**書，尤重其人。但他則認爲：**闞**撥雲的書法，極具陽之美，而缺乏陰柔之質，這純粹是他的豪情與眞性之流露罷了。虞氏曾分別評述**闞**的四體千字文帖，以其詳盡而切實，故特錄之如下：

「首先一談作者楷書方面的成就；古人論楷書，首貴骨氣，次貴平正；有了骨氣，又能平正自然筆筆着力，氣勢相貫，無一弱筆，無一懈筆，方能看去如端士之令人生敬，如淑女之令人生慕。所謂方用頓筆，圓用提筆，提則中含者渾勁，外拓者雄強，能如此方可得骨，氣與平正三昧。作者楷書於點畫無差，一筆不苟之外，更能修短合度，肥瘦適中，於繁簡廣狹之間，表現肅疏之風，飄逸之致，在整齊中寓有變化，而變化後能不流入於呆滯，允稱妙品。……

……

、增篆、漏篆的種種體態。古人隸法口訣曾說枯老古拙，如劍戟，豎頭雁尾，斬釘截鐵云云。今觀作者隸書枯中有勁，拙中能巧，可謂深得隸書之妙。要如寫隸在起筆收筆處最難見勝，作者在此等處功力深到，故能澈底表現出蠶雁尾斬釘截鐵的風格，自有一種剛健雄奇之氣，撲人眉宇。

「再一次談作者在行書方面的成就；行書是介乎楷書及草書之間的一種字體，故然精於楷草的人，絕不能好行書。宣和畫譜曾說：自隸法掃地，而眞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者，行書有焉。作者因精擅於楷書及草書，其所以能善寫行書，無寧是事埋之所必然。從前蘇東坡評朱元璋行書，說他風檣陣馬，沈重痛快；而黃山谷評朱元章行書，也有如快劍砍陣，強努千里之語。今觀作者行書造詣，其沈着痛快處，的確大有古法風範。……

「最後一談作者在草書方面的成就：草書能以古人之爲法，始能領悟草生於古法之外，能悟筆法於古法之外，始能由我化古，以至我行我法。草書因重變化，能在下筆以前，尤重心平氣和，循規蹈矩，即一波一磔之間，務要不失前人法度，並非如野馬不羈，縱橫馳騁，以致逾越藩籬，謬誤百出。作者的草書法變幻，在往後斷續之間，於創造中不失古人遺意，尤其善用渴筆，有時筆雖乾而饒有奇氣，這與淺學者乾而無氣之枯筆，迥不相同，古人評逸少草書是，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作者草書，正力矯此失，在龍蛇飛舞，鋒稜宛中，表現出大丈夫的氣概。……」

他又說：「綜觀作者楷、隸、行、草四體方面風格，覺其字裏行間，隨處漲漫着大氣磅礡的氣與力的表現，這便是作者全部書法之一大特點，也是中華民族精神上的一大特色。個人生平所見古人千字文名蹟，如趙松雪、文德詔、董香光等。雖覺各有千秋，但倘若一言民族精神的表現，則當推作者此著爲獨步。惟其所以致此之由，不外作品風格是作品的反映，正因爲作者在品格方面素有忠直孝友的修養，故其書法雄渾莊重，有迥異凡流的境界。猶憶朱長文於墨池編論顏正卿書法有方：『觀其中興頌，則宏偉發揚，象其功德之盛，觀其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業之謹；觀其仙壇記，則秀欸超舉，象其志氣之妙，觀之次山銘，則淳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今觀漢寫書法，同樣可以窺其剛果的精神與嚴正的品格，從而斷盡此著，將與歷代名蹟共垂不朽！

綜上所述，雖僅是大海之一夕，然由此可見**闞**將軍一生爲人之一斑，及其本書法上的成就爲何了。筆者廿八年前追隨將軍剿共魯東，朝夕相處，患難與共，每日見他不忘作字，大陸陷共後，將軍防守膨湖，筆者滯港，彼此時有書信往來，將軍於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病逝台北，噩耗傳來，留港同人，無不傷痛！



人物春秋

瘟君夢

岳騫

就當關內局勢日益惡化時，山海關外情況更無法收拾。

東北共軍林彪糾集所部，乘國軍遵第三次停戰令停戰，在戰略上陷於被動之機會，於東北各地肆力調動，經積極之備戰後，乃自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以迄三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先後發動六次攻勢：

第一至第三次攻勢：共軍第一、第二、第三各次攻勢，係以第一縱隊（萬毅——轄第一、第二、第三師，第二縱隊（陳光）——轄第四、第五、第六師、第六縱隊（楊國富）——轄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師等部，先後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三十六年一月五日，及二月二十一日，三渡松花江，向德惠、農安、長春行有限目標之攻擊；因時間短促，規模不大，均經國軍擊退，國軍仍保持原有態勢。在共軍第二、第三次攻勢中，國軍空軍第四大隊出動一P51戰鬥機一百八十四架次，傷亡共軍一萬七千餘人，專地面之協力，頗爲良好。

第四次攻勢：共軍自第三次攻勢經國軍擊退後，其第一縱隊即遠據松花江北岸楡樹以北地區，第二縱隊退據三岔河以北地區，第三縱隊退據五站家西北地區，共軍之獨立第二師、保第一旅，亦竄江北陶賴昭西北地區，積極整補，俟機渡江再犯。

三月七日，共軍先以松江、田松部隊，及吉北軍區等部，由白旗屯法特哈門渡江，繼再以第一縱隊（配屬砲兵一團），第二縱隊第六縱隊（配屬第三五九旅、砲兵兩團）分由秀水甸子、[illegible]賴昭、五家站渡江、廠正面直薄南下，先後與國軍在五台、城子街、德惠及德惠、農安間地區發生激戰。幸賴國軍官兵之英勇，與步騎兵之配合適當，步砲兵之協同良好，陸空之聯合適切，尤以國軍空軍第四大隊先後出動P—51戰鬥機一四一架次，傷亡共軍萬衆餘，終將來犯之共軍擊退。於三月十八日回竄松江北岸。迄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雖曾一度渡過鴨綠江，向通化襲擊，終未得逞。

第五次攻勢：共軍自第四次攻勢失敗，回竄松花江北岸後，即積極整補。於四月下旬備戰完畢，先於遼東、遼南、秦楡地區發動佯攻，伊圖牽制國軍兵力之運用。迄五月十三日，林彪更糾合其第一、第二、第三（轄第七、第八、第九師）、第四（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師）、第六、第八（轄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旅）縱隊，及松江、遼南、吉北、遼寧、遼吉、熱遼、熱河等軍區部隊，與東蒙自治軍（轄騎兵七個師）、田松部隊、中韓亂成縱隊（轄四個師）中韓混成師、回民獨立師、遼北獨立師、獨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師，第七十一旅，保一、保二旅，遼南獨立第一、第二、第三師，第二師、保安旅，松江獨立第一、第二師，東滿中韓獨立第一、第二師，警衛第一、第二旅，哈市獨立第七旅，李紅光支隊，砲兵師，砲兵旅等部，共約四十餘萬衆，重砲及野、山砲二百餘門，開始第五次之全線總攻，企圖先擊破國軍遼東、遼北之野戰軍，會合於中長路以東地區，再強行[illegible]謀。以是共軍最初對吉林、長春行牽制之圍攻，主力則由懷德大膽南下，向四平、昌圖、開源迂迴，勢欲直撲瀋陽。國軍以久戰兵疲，整補未遑，乃決心爭取持久作戰，集中兵力，放棄安東、通化、華甸及其他不必要之據點，以縮短防線；幷由關內轉用第五十三軍（轄第一一六、第一三零師）於瀋陽。此時我守備四平街之第七十一軍（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九十一師）及第五十四師，自五月二十一日被圍四十餘日，六月十一日展開市街戰鬥，逐屋爭奪，達十九晝夜，守軍雖傷亡慘重，仍浴血奮戰，斃共軍五萬以上。迨六月二十四日，國軍第五十三軍及新第六軍（轄第十四師第新二十二師、第一六九師）第五十二軍（轄第二、第二十五、第一九五師）第九十三軍（轄第十八、暫第二十、暫第二十二師）各一部，由鐵嶺北上；新第一軍（轄新第三十、新第三十八、新第五十師）主力，亦於六月二十七日由長春南下；南北向四平夾擊。二十九日，國軍北上部隊突破白水頭，共軍在我南北夾及空軍協力下，漸感不支，全線發生動搖，入夜北攻潰。三十日，守軍乘勢奮勇出擊，九時三十分，即與我北進部隊會師，四平之圍遂解。

經共軍第五次總攻後，雙方傷亡均極重大，國軍所控制之點線面，亦漸減縮。而國軍戰力之恢復，更益困難。加以軍政配合不良，指揮權責重複，部隊士氣趨向低潮，均顯示未來之危險。政府爲求展開東北新局勢計，乃撤銷東北保安長官部；幷由[illegible]，加速軍隊之整補

并於九月初旬，以確保北寧路之安全，開始主動向遼西掃蕩。惜於戰鬥進行中，暫第二十二師，及第四十九軍（轄第二十六、暫第六十二師、第七十九、第一零五師）主力，先後不幸於遼西遭受損失。

第六次攻勢：十月一日，共軍爲先發制人，復於中長路沿綫發動第六次攻勢；以主力圍攻昌圖、開源，一部進攻遼西撫順，向瀋陽形成鉗形攻勢。因第五十三軍固守開源，暫第三軍（轄暫第十、暫第十一、暫第十七師、新第三十一師）及第九十二軍（轄第二十一、第五十六、第一四二師）適當出關增援，先打通北寧路，擊潰共軍第七縱隊。第七十一軍及新第一軍，復於八面城擊破共軍第二縱隊。共軍以避實擊虛，乃於十六日轉移主力，圍攻永吉。經國軍第六十軍（轄第一八二、第一八四師暫第二十一師）配合該城軍民之英勇固守，達二十晝夜。此時國軍新第一軍已北上進入長春，予共軍以側背威脅。迄十一月六日，共軍以久頓城下，師老無功，乃開始撤退。

檢討東北戰場，自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始開接收，至三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國軍幾已掌握遼寧、遼北、吉林、熱河、安東諸省之全部；惟以受調處停戰之影響，未能捕捉共軍主力，予以澈底殲滅。而安東之爭奪，國軍損耗過大，未能補充戰力，士氣亦因之銳減。迨至三十六年以還，共軍更得充分憑藉俄寇之支援，迅速壯大其戰力而先發動六次攻勢；其第一至第四次，僅使用一部兵力，對長春及通化等要點，行有限目標之攻擊；其第五、第六兩次，則均爲全面之總攻，企圖一舉畧取瀋陽。共軍歷次之攻勢，雖經國軍先後予以痛擊，確保我戰畧要點，在整個戰畧上達成持久之任務。然終以形勢日促，已漸由主動陷於被動。尤以四平戰後，國軍放棄安東、熱東、遼東，演成吉長、四平之各個孤立；由此東西屏藩既失，門戶洞開。而榆錦段鐵路，復時遭共軍襲擊，因之瀋陽形勢，乃日陷不利。此外，東北行轅與保安長官部之未能密切求得軍政配合，以行勵精圖治；致使軍政各部養成驕奢虛怠之風，影響東北局勢甚大。此特宜引爲鑑戒

二師之失利，損失嚴重，亦影響爾後之作戰。六方攻勢之後，林彪又展開七次攻勢，更爲凌厲。

林彪爲了確實掌握東北，并策應華北之作戰；自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開始，先後進犯遼北、遼南、遼西及萬金台等地未逞後，即積極作大規模春季攻勢之準備。迄三十七年一月上旬，一面向我公主屯進攻，以分散國軍注意，一面即加緊完成其作戰諸準備。自一月二十六日起，即傾其所有第一（李天佑）第二（黃克誠）第三（曾克林）第四（胡奇才）第六（洪學智）第七（鄧華）第八（程子華）第九（詹才方）第十，第十一縱隊，及遼南第八縱隊（吳瑞林）騎兵縱隊李紅光支隊（王子仁）砲兵旅（賈陶）等，約二十餘萬之兵力，向瀋陽外圍發動第七次攻勢。

東北行轅爲澈底粉碎共軍攻勢，亦即令新一、新三、新六、第四十九、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六六、七十一等軍，英勇奮起，展開如次之戰鬥：

一、新立屯戰鬥，一月十五日前，共軍第七縱隊主力，及第八縱隊一部，與守軍第二十六師（彭璧英）對峙於新立屯外圍。戰至十九日，共軍第二縱隊主力及砲兵一部增援，對國軍形成包圍態勢。二十日午夜，共軍進攻我新立屯以東及東南陣地。戰至二十一日，雙子山連絡中斷，國軍乃固守黃地、黃金台據點，與共軍奮戰，傷斃共軍萬餘眾。迄二十三日拂曉，新立屯南之小萬金台及范家窩棚等地被陷，共軍進犯市區。激戰至二十五日，守軍第二十六師，憑核心工事與共軍肉搏，旋被共軍重重包圍，空投粮彈亦告斷絕。

二、遼陽鞍山戰鬥：共軍陷新立屯後，遂越北寧路渡遼河南竄，企圖畧取遼陽、鞍山。一月二十八日，共軍以遼南第八縱隊，及第四縱隊主力，與獨立第一、第二師，向遼陽外圍太子河鐵橋及首山車站猛犯，與守軍暫編第五十四激戰。二月一日，首山等陣地多數被毀。入夜攻太子河橋益烈，同時其第二、第十二師、獨立第九師，及第三師之一部，復分向高力門。大西門猛撲。二日夜太子河橋東碉堡被匪砲擊毀，橋西碉堡亦一度淪陷。旋經守軍

十餘次，均未得逞。迄至三日，共軍第六縱隊繼中竄抵遼陽城西車站附近。四日夜，共軍復藉砲火掩護，向城垣外圍猛撲。高力門及大小南門一帶戰鬥尤爲慘烈。激戰至六日晨，東門被共軍突破，展開巷戰。迄晚，守軍馬師長率特務連由車站向西突圍，遭共軍襲擊，多數被俘。七日遼陽遂陷。共軍陷遼陽後，其第二、第七縱隊各一部，由遼陽以北沿鐵路兩側北竄，企圖竄擾瀋陽外圍。其第四縱隊一部，則於二月十二日向鞍山外圍施行威力搜索。其第六縱隊由遼陽附近南竄，遼南第八縱隊由鞍山以西迂迴，南竄至千山車站附近，十三日向守軍第二十五師進犯。戰至十六日，共軍更糾合其第四第七縱隊主力，及第二縱隊一部，砲兵旅主力砲三十餘門，共約五萬餘人，繼續猛撲往復衝殺，至十九日晨，國軍核心陣地被突破，迄午共軍大部侵入市區；我軍仍堅守鞍山鋼鐵工廠，相持至夜。通訊中斷，鞍山陷落，守軍全師覆沒。

三、營口戰鬥：鞍山陷共後，共軍第四及遼南第八縱隊，於二月二十三日竄抵營口以北之火高坎及大石橋一帶；二十四日迫近城郊。二十五日雙方於營口車站及後家油坊（營口北）發生戰鬥，迄晚二十時後連絡中斷，該城守軍暫編第五十八師及交通警察總隊之一部變節降共，營口遂告陷落。

四、法庫開原戰鬥：原竄據法庫外圍之共軍第三、第十縱隊，爲策應其遼南鞍山之進犯，於二月十二日越遼河竄犯石佛寺附近，經被擊退。十六日回竄遼河北岸，旋法庫守軍暫編第六十二師，因據點孤立，乃作戰畧上之轉移；十七日夜向東突圍。

二月二十二日，共軍第十縱隊，進迫開原以西，向我車站守軍進犯；二十五日再度猛撲，并不斷砲擊城區；二十六日，共軍第三縱隊復由中固北上，會攻開原。激戰至二十七日，守軍第一三零師之第三九團，因傷亡過重，無力固守，終被共軍突入。迄二十八日晨，開原亦即陷落。

五、四平街戰鬥：共軍陷開原後，即糾集各縱隊主力渡遼河北竄，二月二十八日，共軍西滿獨立第四師於當夜突入老四平，幸翌日即爲國軍收復。

火種

「黨的分裂已是無可避免，這不是思想與路綫的鬥爭，而是一場領導權的鬥爭。斯太林說過：『黨是靠清洗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但是什麼是機會主義呢？它沒有一個標準的尺度，偏左，是左傾冒險主義，偏右，是右傾機會主義，不左不右是兩面主義；總而言之，只要你稍微動一下，你就可以被戴上帽子，那完全得看當權人的需要而定。

「在這個時候，你要特別當心，宇民同志，你是一個做了記號的人，到什麼地方去都會有麻煩；嚴格的說，你來看我都是不對的。不過我不怕，省、市黨委會我都走得通，我不怕別人彙報，你要多看，多想，不要盲目隨大流，先要保住你自己。」

「謝謝你，周大哥，你說過的每一句話，我都會牢牢記住，更感激你去年去看我母親……」

「是我嗎？」

「除了你再沒有第二個人有這份胆量與好心了。母親問我知道是誰嗎？我說不十分清楚，我想這樣比較好些。」

站起身。

「我要去開會，你還有別的事情嗎？」

林宇民在他看手錶時就站了起來。

「沒有，如果周大哥以後有什麼事，隨時通知就是了，」

「那好，我們保持聯絡。」

他們走出辦公室，林宇民猶預了一下。

「物理系的張教授現在怎樣了？」

「哪個張教授？張俊臣？」

「是的，據說他打成右派後，就被派到實驗農場裏去了。」

「回來了，現在是我們系裏實驗室的保管員；這是中央的政策，能夠從農場那個糊泥坑裏把他弄出來，已經很不容易了。他有個女兒，是我替她安排工作的。」

辦公大樓前停着一輛上海汽車製配廠出品的鳳凰牌小轎車。林宇民進來時它還沒有，大概是剛開過來的。

眞是了不起，林宇民心裏想着……

我很好，要出去總是讓我坐他的車子。」

駕駛員已經打開後座車門在等了。

「再見，謝謝你的接待……」

周崗沉思一下，笑着說：

「等一下，宇民同志，我看還是我送你回家吧。」

「這……」

周崗拉着他臂膀，親切的說：

「請吧，沒有關係。」

林宇民帶着忐忑的心情，彎腰鑽進後座；這完全是個意外，平生第一次坐小汽車，他感到混身都不太對勁兒。

周崗坐進車子之前，先就看看車身。

「老張，沒有問題吧？」

駕駛員回過頭，帶着討好的神情說：

「沒有，書記同志，我剛在車房裏先檢修了一遍，今天可以向你保證。」

「那就好，」周崗坐進車裏，帶上車門，「我是怕跟前天一樣到半路拋了錨。」

，駕駛員一面笑着說：

「前天還好，昨天才叫糟糕呢。黨委書記一家人去鼓山湧泉等玩，去的時候一路順風好好的，要回來了，它却不肯走了。寺裏也沒一個和尚，寺外也沒一個遊客，想找幾個帮忙推車子的人都沒有。後來還是黨委書記自己一家人下車推，推了有一兩里路，才死樣活氣的打起板子來。陳主任火大了，還怪我，她批評我的技術……」

湧泉寺是福州勝景，過去的參客遊人日夜不絕，怎麼會沒有人？那裏曾經出過不少高僧，是華南數一數二的大寺院。尤其那裏的泉水質厚清醇，倒進杯裏，高出杯口寸許不會溢出，別說煮來品茶，單是喝冷泉，也甜甜的夠爽人的了。怎麼會沒人呢？敢情是荒蕪了！

駕駛員是個從不肯讓咀兒子空一下的傢伙，他的話剛頭，車子像老太太扭秧歌似的直着緊蹦幾下，又熄火了。

「沒有關係，有顆螺絲鬆了，擰緊了就好！」

駕駛員對周崗歉意的笑笑，拿着放在前座上的零件工具箱，連忙到車外去掀起車蓋幹活。

周崗對林宇民笑一下，說道：

「你看，林宇民同志，這就是我們生產大躍進的成果：這車子出廠還不滿一年呢。」

駕駛員擰緊了螺絲，車子又開始蹦蹦跳跳的走了。這次果眞沒有再拋錨，老張不時回過頭來，帶着

，陳紅英陳主任還怨我，眞沒道理，也不想想這種破銅爛鐵湊合起來的車子……」

林宇民坐在車裏一直在胡思亂想，車子的機件不靈光，但是彈簧坐位却是出奇的舒服。坐過這麼鬆軟的東西，我總算是不虛此生了，他在心裏想；但是黨的高級幹部有沒有想過轎車外邊的世界？他們不會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吧？周崗呢，他這樣的幫助一切『做上記號』的人是爲什麼？他的言論，他的作爲……爲什麼他要送自己回家……

車子戛然停住，林宇民向前仆去，前座的靠背差點撞到額上，周崗及時按住他的肩頭。

「你到啦，下車吧，宇民同志！」

周崗收斂笑容，先打開車門走下車，林宇民隨着鑽了出來。

周崗嚴肅地伸出手，用較大的聲音說：

「再會，你有什麼困難，去省委會找我！」

林宇民在他凌人的氣勢下，不由自主的伸手跟他握了一下。他沒有再看自己一眼，神氣的坐進坐子，對駕駛員說：

「省委會！」

林宇民給愣住了，他定神看看四週，才知道他是在大東門街道上，馬路對面正是公安派出所，好幾個警察擠在門口直往這邊瞧……

他突然明白了，心裏泛出一股

啊！

他想着，裝出很自然的樣子，走進了回家的小巷子。

三

五一路華僑大厦對面，有一幢三樓鋼筋水泥的現代築物，大門口掛着一塊木頭招牌。

福州市紅衛區人民委員會基建工程隊，進進出出的人很多，揹圓鍬拈畚箕的，看樣子都是勞動的工人。

林宇民拿着一張區委會勞動科給他的報到通知單，在大門裏面空蕩蕩的大廳中躊躇着，他不知道該向那個地方去辦手續。

找個人問問才好，他想。

「嗨，你是新來的？」

一個頭髮花白的中年人，剛從外邊進來，手裏拿着一疊文件正要上樓，看到林宇民呆呆的樣子，好心的問他。

「是的，是的。」

「哪一個大隊的？」

「還沒有報到呢，不知道是哪個大隊。」

「那你上三樓隊部的人事室裏去辦手續，我是三大隊九中隊，有事情上隊部去。走吧，靠右邊的扶梯上去。」

「謝謝，謝謝。」

這個時候很不容易碰到熱心的好人，林宇民很感激他。只是現在社會上再也沒有誰去請教一個陌生

，你不道他的階級成份，搞不淸他政治面貌，莽莽撞撞的弄出毛病來，怎麼就待得起？

不過這位中年人不會是問題人物，棉解放裝的上衣，沾滿了水泥石灰的漬子，一條青布的棉褲子，膝蓋和屁股上都是補釘，厚厚的像是一襲鎧甲。他的臉上滿是皺紋，林宇民發現皺紋褶疊和鬚渣子裏面都是白色的灰垢，可想而知，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泥水工人……

「你從前是幹什麼的？」

「我……」林宇民怔了一下，笑笑說：「我剛解除勞教……」

「沒有關係，基建隊裏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問題，平時當心一點就是了……我到了，你還要再上去一層，對着扶梯口有一條走道，第二個房間就是人事室。」

他像一個老朋友似的對林宇民指點了一陣，顧自己去了。

林宇民在三樓找到了人事室。

那個幹部接過他的報到通知書，打量好一會兒，說道：

「你就是林宇民？」

「是的！」

上面對你的問題很注意，雖然你已經解除勞動教養，但是還得再接受教育。你在磚瓦廠就過一段時間？」

他翻翻手邊卷宗裏一個文件，沒有必要的詢問林宇民。

「是的。」

「你到第三大隊去，那裏有兩個中隊是搞泥水工的。」

的檔案副本已由區勞動科轉到隊上了；他拿着一張便條下樓去三大隊聽候調派工作。

林宇民剛下樓，恰巧又碰到陪他上來的那位中年人。

「怎麼，手續辦好啦？」

林宇民笑笑，揚揚手巾條子。

「辦好了。」

「哪一大隊？」

「第三大隊，那位幹部說我就過磚瓦廠，幹泥水工最適合。」

「好極，我叫李天佑，就是做泥水工的；我小組裏正缺人，剛跟中隊裏的業務員提過。走吧，我帶你先去大隊，解放後我就在這裏幹活了，上上下下都熟，我替你說去，怎樣？」

「這樣最好不過，只是一再麻煩你，很過意不去……」

「你到我小組裏，我們變成自己人，還客氣什麼？你要知道，過去我們泥水工，被資產階級跴在腳下面，比狗還不如；共產黨解放了我們，使我們翻身當了主人，現在我們要把他們跴到腳下面去，你懂得這個道理嗎？不過我看你長得很老實，要不然，你求我也不行，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條子上面……」

「我不識字！」

「林宇民，雙木林，宇宙的宇……」

（五七）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108

由於安徽省的反袁氣氛最爲濃厚，故而對於柏文蔚之被免職，大受激盪。以在皖北地區的張滙滔發表討袁通電爲發端，省會安慶（懷寧）的青年們也拿起炸彈、手槍，準備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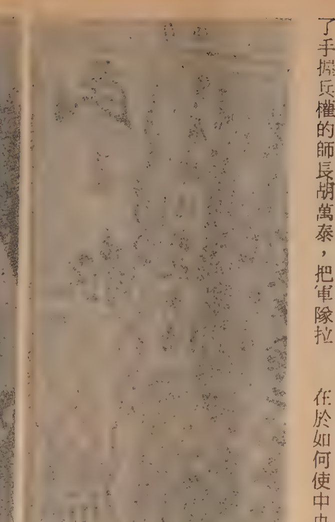
一名師長被袁收買

可是，袁世凱則以十萬銀兩收買了手握兵權的師長胡萬泰，把軍隊拉攏過去，由胡部保護袁所任命的後任都督孫多森進入省城；革命同志計畫在孫入城時將之暗殺，但因事機不密，歸於失敗。

此時，袁世凱躊躇滿志、若無其事地說出這麼一些話：

現在，不是什麼南北調和的問題，而是地方不服從中央的問題，問題在於如何使中央達成統一。」





民國元年時的蔣公，及創辦軍聲雜誌的出版廣告。

他又對着心腹梁士詒等人，以滿懷自信的聲調表示：

「可以把我的決心告訴國民黨人，孫黃一派無非意在搗亂，我決不能容許；我自信政治經驗、軍事閱歷、外交信用不會後人，有力量另另組政府，我有力量把他們討平。」

李烈鈞在江西舉兵

當如此擾攘之際，李烈鈞終於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舉兵討袁。

第二次革命，於焉肇始。

李烈鈞在被職之後，從江西省議會以及全省的激憤反應中得到了力量。他召集全省高級官員策畫舉兵討袁，接着再去上海和孫先生協商之後，回到湖口，組設討袁軍總司令部，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由省議員楊賡笙所起草的討袁檄文，通電發表：

「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眞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爲：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勳；弁髦約法，而擅借鉅款，金錢有靈，即輿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復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仇。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

要塞大炮，發射出慶賀討袁的隆隆巨響……

創辦軍聲雜誌

『我們國父早已看出了袁世凱必推翻約法和他帝制自爲的野心，所以自宋教仁被刺案發生之時，立即主張解國父主張者又是很少，而且精神渙喪、並無決心；只有坐待袁世凱借款備戰，策畫完成……』（註一）

『我現在所要講的是民國成立以後……我們革命運動失敗的經過……

『民國成立以來，本黨革命前後又經過十次的失敗。第一次失敗，即在民國二年（第二次革命）。先是辛亥年本黨領導武昌起義，不到三個月就推倒滿清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其時同盟會一般同志，就以爲革命已經成功。於是，做官的做官，發財的發財，只圖個人的安富尊榮，而不顧本黨革命的成敗，不肯執行黨的決議，不遵守黨的紀律，更不知道擁護領袖，服從命令，完全忘記了革命的主義，形成自私自利的各種小集團，幾乎使黨的組織爲之毀滅。於是到了民國二年的夏季，就爲袁世凱所徹底消滅。』（註二）

在敘述二次革命失敗情形之前，首先得提到一點蔣總統在一九一二年訪問日本前後的狀況。

▼曾經活躍於平生初次上陣——光復杭州戰役中的蔣總統，當袁世凱剛就任臨時大總統的一九一二年春季，前往日本，爲準備留學德國而研習德文；一方面創辦「軍聲雜誌」，宣揚中國國防的重要性，藉使身爲青年軍人的自己充實知識，而爲將來的飛躍打下基礎。▲

制裁陶成章

在首途前往日本不久之前的一九一二年元月十四日，參與了和同志們策商在上海法租界制裁光復軍司令陶成章的計畫。陶成章雖然列名同盟會

及汚衊孫先生等行動；及至武昌首義，復推戴章炳麟，要以光復會取代革命正統，以策畫謀殺陳其美，從內部破壞革命組織；將他這樣的人制裁，是為剷除禍根，導革命全局於成功。

▼這個事件，據元月十五日上海民立報第六版報導其情況如下：

「昨晚二時許，有二人到廣慈醫院謂有要事拜訪就寢中之陶成章；陶面向內臥，被喚醒轉頭向外時，二人用手槍擊中其太陽穴……」

為了偵查這個事件，浙江都督府懸賞三千元，上海都督懸賞一千元，但沒有查出結果。▲

關於此一制裁事件，後來在毛思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有如下的記述：

「熟權公私利害，決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後自承其罪。蓋其心出於至誠，絕非對人有所好惡，於其間，此為辛亥革命成敗最大關鍵；亦即公(蔣總統)革命重要歷史之一也。」

上海討袁軍進攻的目標上海製造局。

總統赴日擬習德語

蔣總統於是年前往日本，將滬軍第五團團長職務，交由張羣（現任總統府資政）繼任。日本在當時，和德國的學術交流關係頗深，學習德語的風氣很盛，蔣總統打算暫且先在日本習得留學德國的基礎知識。

一方面，則創刊研究軍事學術的「軍聲雜誌」。

『國際和平，世界大同，固我人所馨香禱祝；雖然，此特理想之談耳！巴拿馬運河開，而東西海防愈加其設備；西伯利亞鐵道路通，而歐亞陸防愈嚴其守禦。各國抱殖民政策，以兵力為後盾，二十世紀以後，太平洋沿岸將成為各國馳騁角逐之場，觸眉睫，我人必講求保國之道。

『夫太平洋沿岸，其為萬國競爭之焦點者，獨我中華土地耳！西人有

公理。」是則俾斯麥所倡之鐵血主義，正我國人所當奉為良師者也。

——『我國此次之革命，名為對內，實為對外；對外問題最重要者，為軍事。吾國人今日對軍事所最宜注意者，一曰鼓吹尚武精神。二曰研究兵科學術。三曰詳議徵兵辦法。四曰討論國防計畫。五曰補助軍事教育。六曰調查各國軍情。以上諸綱，均為軍事之關鍵；而列強所恃以雄視世界者，其大端不外乎此。本社同仁，編輯「軍聲」，將欲揭破各國之陰謀，而曉音瘏口警告國人以未雨綢繆之計者，意在斯乎！』

發刊詞為總統親撰

以上論文，為蔣總統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發行之「軍聲雜誌」創

中華民國來說，首先必須具備的是「自立自強的力量」。

註一：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註二：蔣總統——「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係」（一九四九·六）

上海舉兵討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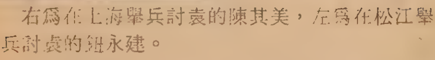
蔣總統和同志們共同創刊的「軍聲雜誌」（月刊），其發行機構取名「軍聲社」，社址設於日本東京府下代代木山谷一四三番地，並在中國國內的上海棋盤街，北京玻璃廠，漢口花樓底等地設有發行機構，以及委託各省都督府軍務司出售。

在上海民立報所刊載的出版廣告中說明：「本雜誌之體裁，仿效日本偕行社記事之例，而畧加變通……當此破壞初畢，建設伊始之際，凡論說，學術，調查，特別記事，特別紀錄為最要，故本雜誌權重以上五部。」

評論中國和世界局勢

在「軍聲雜誌」上，蔣總統每遇適當機會便撰述軍事評論文字發表。其題材，多屬有關





右為在上海舉兵討袁的陳其美，左為在松江舉兵討袁的鈕永建。

當時中國和世界局勢問題，特別是對於俄，英兩國在外蒙及西藏方面不動聲色進行着掠奪中國領土的陰謀活動，敲響警鐘。

「征蒙作戰芻議」——這篇文章，盱衡俄國煽動外蒙獨立情勢，引據歷史詳細論列日俄，中俄戰爭狀態；同時希望對於平定外蒙的籌策能有所裨補。在奮筆為文的當時，腦海裏憧憬着躍馬橫戈，揮師蒙古高原壯圖。

「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強之外交」——以在當時有「世界火藥庫」之稱，情勢日益緊張的巴爾幹半島為主題，論及英，德，法，義，奧等列強與巴爾幹之關係，並申論我國所應採取的外交手段。

此外，有設想以軍管區制度為軍政統一的基礎，引據美國管區制度為例證，而作週詳衡論的「軍政統一問題」。又有因北京兵變肇端乃至各地陸續兵變現象，而撰述的「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等等文章。

一九一二年冬季，在日本的生活告一段落，回歸故鄉的奉化縣。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終於決心啓程赴德，為此，特地前往上海晉謁孫先生告別。

國父勸說放棄留德

此時，袁世凱已將宋教仁暗殺，並違法簽訂了善後借欵合同。孫先生盱衡時局，勸說蔣總統再作考慮——打消赴德留學的原意。

孫先生當宋教仁被刺之後，立即主張舉兵討袁，他堅信終難免於訴之武力以決一勝負，所以希望為準備萬一實行軍事動員而留在上海待命；於是蔣總統乃遵循孫先生的勸告停止出國，果然就在七月間發生了「二次革命」。

一九一三年七月，在上海。

蔣總統自辛亥革命光復杭州之役時平生初度上陣以來，不到兩年，再度荷槍實彈，站上前綫，面對敵人，是袁世凱。

暗殺革命元勳宋教仁，漠視民意非法借欵二千五百萬鎊，更繼之以鎮壓革命黨……的袁世凱一再倒行逆施，使革命同志到了忍無可忍的境地。

繼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發難討伐袁世凱之後，十五日，黃興在南京舉兵，第二次革命拉開了的序幕。

陳其美宣布上海獨立

在上海方面，陳其美也繼黃興舉兵的翌日——十六日，奮起響應，自辛亥革命之後，被推舉為滬軍都督的陳其美，頗負眾望，乃被推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於七月十八日發表獨立宣言，通電全國，呼籲打倒袁世凱。電文如左：

「袁世凱違法殃民，遣兵南下，種種罪惡，無非破壞共和。現在，各省繼續而起者，如響斯應，江蘇已於前日由程都督宣告獨立，委黃興君為江蘇討袁軍總司令；並咨委其美為駐滬討袁軍總司令。上海為東南重鎮，關係匪輕，業於十八日完全宣佈獨立。駐滬各軍隊皆深明大義，地方秩序亦照常安謐，足慰廑懷。深望各省愛國同胞，尅日興師，誅鋤國賊，俾得大局早定，鞏締共和，無任盼禱！」

▼據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於七月十八日第一四五號電報向外相牧野伸顯報告：

「當地軍隊，由陳其美為主，指揮一切；孫逸仙尚未出面。軍艦態度中立，觀望形勢。」▲

陳其美於發出討袁通電的同時，在南市設立了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部。

這是為了恢復中華民國建國理念的戰爭，在這次戰役中，自始就和張羣同參陳其美戎幕，贊襄策畫。

在舉兵之先，陳其美徵求同志們對於作戰計畫的意見。

總統建議攻奪製造局

張蘷提議先奪取海軍，控制上海附近的水路，然後向陸上進攻。但碭；蔣總統的意見與張羣不同。蔣總統建議首先應該攻奪上海製造局（江南製造局），因為這個製造局是中國有數的兵工廠，能否將該局拿過來，是上海戰爭成敗關鍵之所繫。陳其美贊成這個建議，於是上海討袁軍乃以[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碧波仙子

虞美人（回文） 封淑英

空江一雨風來夜。罷舞紅衣卸。早晨妝換試新裳。楚楚細腰枝折消流芳。羞花百媚嬌含笑。水照眸凝俏。態多儂愛面回輕。却扇便窺臣去淺波凌。

回讀如後：

凌波淺去臣窺便。扇却輕回面。愛儂多態俏凝眸。照水笑含嬌媚百花羞。芳流消折枝腰細。楚楚裳新試。換妝晨早卸衣紅。舞罷夜來風雨一江空。

大常引

劉[illegible]俊

一灣秋水碧澄清。帆影映分明。轉眼夕陽傾。剩無數，椰林翠橫。娟娟月魄，疏疏星影，幾度[illegible]窗欞。歸夢久難成。況牆外，秋蟲亂鳴。

[illegible]光翁[illegible]伯[illegible]三[illegible]呈

[illegible]忠波

夢裏羊城憶舊遊。眼前無計補金甌。車回長者還留影。筆寫離懷未盡頭。羨有才華爲世累。悔留兒女爲人羞。眉河香島天南北。同是秋風一樣[illegible]。

重步雪梨橋

梨雪 林康

蟄處翻然遊興起，長橋重步晚涼天，奇多四面添飛閣，[illegible]年，攘地纖紛虹彩管，迷[illegible]鐵環[illegible]，思緒俯仰憑欄久，[illegible]

妃子笑 二首

[illegible]君亮

㊀ 哼[illegible]島子丹。[illegible]長安。當年一騎飛馳處。尚有紅塵起四端。

㊁ 爲曾妃子解頭嘗。妙韻隨教入樂章。千載繁華今寂寂。更誰來[illegible]香。

前題 二首

余[illegible]庚

㊀ 一樹[illegible]斷續蟬，[illegible]然，

詩人[illegible]轉[illegible]佳絕。千里紅塵笑[illegible]前。

㊁ 瓊枝搖曳小香囊。玉彈晶瑩燦日光。寶盒盛來因寵幸。楊妃笑媚醉君王。

前題

卓淡影

佳果載來妃子笑。樂工譜出荔枝香。馳驅萬里原閒事，傾國傾城實可傷。

前題

何[illegible]孫

三千驛道絕塵馳。爲保虬珠凝玉脂。爭得娥眉嫣一粲。可曾慮及萬民悲。從來毀國自紅顏。烽火無端慟驪山。輾轉承歡恩未替。故留芳塚馬嵬間。

妃子笑

麥正本

馬頭曉月馬蹄塵。丹荔迢迢貢紫宸。從古美人恩例寡。肯將一笑慰[illegible]。

前題 集句

[illegible]

五色彩毫裁玉詔（黃 滔）
惜春情味過年少（韓 琦）
長生殿裏倚青霄（吳 融）
一騎紅塵妃子笑（杜 牧）

前題

梁軾昭

太眞難得笑顏開。只有晶丸一騎來。[illegible]至今[illegible]，竟將龍眼作奴才。

前題

梁[illegible]

歛玉凝脂味自清。紅塵一騎最關情。若非博取宮妃笑。[illegible]千秋[illegible]得名。

前題

張[illegible]

妃子回頭一笑[illegible]。君皇從此不登朝。江山輕送渾閒事。禍水美人代代饒。

前題 二首

劉[illegible]儂

㊀ [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荔枝。

[illegible]一波笑、紅塵[illegible]。

㊁ 纖解紅繡見玉脂。難爲芳馬逐風時。休嗟汗氣濃于蜜。已掬深情換解頤。

妃子笑

朱敬安

一騎紅塵萬里來。六宮粉黛笑顏開。可憐汗馬功成日。只爲荔枝馳一回。

前題

陳香圃

當年萬馬逐飛馳。縧綺紅羅貢尺時。舞罷霓裳羽衣曲。翻然一笑現凝脂。

前題

黃香山

驛路驅[illegible]望幾回。嫣然媚逐玉顏開。終憐宛轉娥眉死。無復紅塵一騎來。

前題

劉允中

輕紅[illegible]遠遂征。贏得宮娥笑逐迎。玉液[illegible]品。長留[illegible]名。

前題 十四首（一至九首）

陳[illegible]

㊀ 世說楊妃[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出大[illegible]。家鄉風味難忘記。杜牧清狂海雪詞。

㊁ [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妃[illegible]。

㊂ [illegible]事[illegible]。宮庭笑[illegible]多[illegible]。

㊃ 一騎流星帶笑看。飛馳尤物入長安。美人博得君王寵。[illegible]。

㊄ 夏日炎炎可畏時。紅塵滾滾動京師。風流天子[illegible]顏色。一[illegible]。

㊅ 嫣然一笑絳紗開。五色紅雲萬里來。[illegible]。

㊆ 新羅衣錦列朝間。丹荔初來賜玉環。剝[illegible]皮心核黑。君王心事[illegible]紅顏。

㊇ 木棉放後荔枝來。如火如荼望帝哀。紅透熟時供摘食。貴妃笑能上蓬萊。

㊈ 褒姒傾城不足論。諸侯拜賜美人恩。宮嗣休爲楊妃[illegible]。[illegible]夕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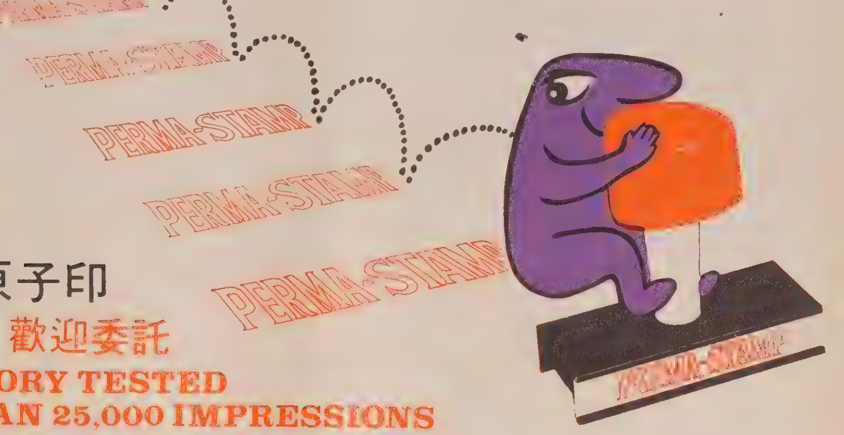
PERMA-STAMP®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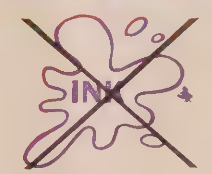
保萬 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	3"	4"	5"	6"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61



「有毛澤東思想，就連呻吟也沒有了！」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illegible]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illegible]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鋼[illegible]物地
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蔣勻田這個「老而不」

中國民社黨主席之一的蔣勻田，眞的走上了叛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可恥之途！

讀「三國演義」一〇二回，談到蜀準備再出師伐魏，關興病故，孔明大慟。對關興之死，後人有詩嘆曰：「生死人常理，蜉蝣一樣空；但存忠孝節，何必壽喬松」？這是說：一個人只要心存忠孝節義，無論年輕或年高，生前死後一樣值得尊敬。可憐的是不少知識份子和高官黨閥，多半生靠國家給他的高官厚祿維持奢華而驕人的生活，並且，滿嘴仁義道德，常寫經國治世的大文章，看起來儼然國之大老；但環境一變，却充份暴露出是個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壞蛋！自抗戰迄大陸陷共，此類不要臉的傢伙眞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蔣勻田這個「老而不」就是其中的「後來居上」者。

蔣安徽蚌埠人，一九〇四年生，照中國的算法已七十三歲。自一九二七年，由張君勱先生辦的一間學校畢業後，由攪黨而從政近五十年。中華民國播遷台灣後，他先後任行政院顧問和總統府國策顧問。到現在止——他已背叛了國家民族，在美國投向中共的懷抱——，聽說他仍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府顧問和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此外，也是中國民社黨主席五成員之一。這個老壞蛋，當的是中華民國的官，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他的黨是被中共罵為「反動黨派」之一，這樣的人照常理說：絕不該與「政治娼妓」趙浩生之流流瀣一氣，然在事實上他比河南「墮子」還要下流，還要無恥；因為，蔣的「身份」「威望」都非趙可比。

據八月十七日香港「大公報」首版「美國航訊」報導：「八月四日晚上，舊金山灣區的愛國華僑團體及僑胞，在『中華文化中心』集會，對祖國唐山地區地震受災同胞表示親切慰問」。在這篇「航訊」中特別提到：「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蔣勻田先生也從很遠處趕來參加」。又說：「蔣勻田先生也在會上發言。他說：地震是天災，不是人禍，這是無法避免的。中國政府事前已盡最大努力做了許多預報工作，事後動員全國人民努力搶救，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現在有人要利用祖國同胞的自然災難來攪政治陰謀，我們絕對不能容忍」

在重慶時曾被中共罵為「CC特務」的蔣勻田，兩年前赴美由香港經過，一些領僑和他的熟人請他吃飯時，他還一再聲言，到美國以後必盡力爭取美對中華民國反攻復國的支持，同時還說：他將每個月都給張岳軍（羣）寫信，以講通雙方的意見和情況，並隨時向我當局提供意見。言尤在耳，可這位「勻老」却「轉了向」，背棄國家民族，投共認賊作父，他所說的「中國政府」是北平毛幫政權，而不是中華民國政府。他居然也學會了甚麼「為人民服務」一類中共騙人的陳腔濫調，並替他嚮往的新主子反噬一口，說甚麼「有人要利用祖國同胞的自然災難來攪政治陰謀，我們絕對不能容忍。」

蔣某這份「漢人學得胡兒語，爬上城頭罵漢人」的醜惡嘴臉，眞是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所謂「攪政治陰謀」的是誰呢？趙浩生到底是蔣勻田的投共媚共的「前輩」，他給蔣某做了註解。據八月十九日香港「文匯報」根據「中國新聞社」發自北平的電訊稱：「美國紐約地區華僑八百多人於十五日下午舉行集會，對遭受唐山、豐南一帶強烈地震災害的祖國人民表示親切慰問」（原文照錄）和「崇高的敬意」。據說「美籍中國血統人士趙浩生以『戰天災，除人禍』為題發表了講話」。墮子趙某狗嘴長不出象牙，他的「講話」可用「無恥肉麻」四字概括之。消息說：「他揭露」了中華民國「幸災樂禍，大攪反共宣傳，以救災為名，搜刮民財的罪惡勾當」。我「救總」是民間團體，發起救助大陸災胞算是「罪惡勾當」，那麼中共對百萬災胞的傷亡置之於不顧，並出動軍機攔擊來自台灣的空飄救災物資是甚麼？顚倒黑白的趙浩生，眞是胡說十六道！

趙浩生敢於「揭露」中華民國救助大陸地震災胞是甚麼「罪惡勾當」；而蔣勻田却「猶抱琵琶半遮面」，含混地說甚麼有人「攪政治陰謀」。所以說趙浩生是蔣某「前輩」。

蔣勻田這個「老而不」，在中華民國居官多年，他手中有無我方機密資料？一旦為了「立功」交給中共，這個責任應由誰負？我們的政府為甚麼不通緝這個叛賊？相信蔣某不能代表民社黨在美國與中共進行「政治交易」，但民社黨為甚麼到現在連一聲都不吭呢？

中共以軍機高射砲飛彈對付空飄

鐵幕關不住同胞的愛與同情

居住台灣的中國同胞，關心大陸地震受災災民，發動龐大的救濟運動，利用空飄，把救濟物資送入大陸災區。中共忙出動軍機、高射砲甚至地對空飛彈來對付，大力攔截。可是，這一切都阻不了同胞的愛與同胞的情，那怕是一點一滴，苦難的災胞仍能在被利用作「政治鬥爭」中，感染到人性的溫暖！

萬人傑

兩年前，老萬在金門前綫參觀過對大陸「心戰」的三項武器——喊話站、空飄與海漂。

金門前綫看空飄

如今，空飄已被利用為救濟大陸地震災民運輸救濟品的工具，有了這麼多年的空飄經驗，空飄作業單位認為，救濟品飄到目的地的機會非常高，除非中途被中共軍機攔截。

平時，金門前綫對大陸的空飄大部分是宣傳品，這些傳單有圖有文，彩色印刷，用大陸簡體字，蓋恐受中共教育的年青一代不懂得看正統漢字。傳單內容針對大陸局勢發展而設計，周恩來死時以漫畫點出周死的疑點；鄧小平被黜，又以漫畫揭發毛、江陰謀。老萬也見過一些給「解放軍」的路票，拿此路票可進入台灣，投奔自由。

這些宣傳品飄入大陸，往往產生作用，中共只好用攔截方法對付。在福建前方發現有空飄汽球，立即出動軍機予以擊落，讓它掉下海中，漂流逝去。去年一年，曾出動一六九架次。現在為了空飄救濟品，在有利天氣下，不斷飄出，中共也只好不斷出動軍機攔截，救濟品不少墮入海中，能到達災區的只有一部分，料想即使到達災區、一定也在共黨共黨自己無力救濟災民，又全力阻止別人救濟，華北千萬受災同胞，苦上加苦，慘上加慘！

大多數可到達目的地

空飄使用汽球用的尼龍製造，因路程遙遠，必須耐久不破，質地不能馬虎。計算也要準確，從風向與風力可計算出飄到目的地的時間，到了時間，計時器引爆，物品脫離汽球着陸。在正常情形下，絕大多數可到達目的地。

空飄作業人員告訴老萬，這些汽球最遠可達新疆，如要送到福建沿海地區，多數只用海漂方法。

除宣傳品，糧食也是空飄的主要物品。大陸同胞大部份缺粮，沒有別的東西比粮食對他們更急需而實惠。今次空飄並非「新生事物」，其實行之已久，不過今回是以華北災區為主要目標，同時晝夜不停地飄，儘管一部分被中共截落，仍有部分到達目的地，那怕是一點一滴，對災民總是有利。

飛彈攔截汽球

來自大陸的消息，中共對台灣空飄到華北災區的救濟品怕得要死，用盡一切方法阻止汽球到達冀東，除出動米格機和高射砲外，還以地對空飛彈將之射落。這些汽球在四萬呎至九萬呎高空上，普通

可憐又愚蠢

台灣發動救濟大陸災胞，除請由國際紅十字會協助外，還利用空飄方法，將救濟品空飄入大陸災區。

過去，台灣有無數次空飄宣傳品經驗，由於有特殊計時設備，大部分能準確地飄到目的地。今回的空飄作業，却使老萬引起特殊感想：仔細分析，這些救濟品，是中國人捐錢買的；價值每個十二萬新台幣的尼龍汽球，是中國人出錢買的；這些汽球放出後，中共派出軍機攔截，軍用飛機是中國人出錢買的；他放射機關槍，把汽球打穿，子彈是中國人出錢買的。

汽球給射毀，墮入海中，被海水連同救濟品一起冲走，於是，全部中國人花的錢都化為烏有。

結果是：在平津唐山數以百萬計的災民引領以待，等不到他們需要裹腹的粮食，也得不到他們療傷需要的藥物致死……

毛澤東及其夥伴們則在歡呼，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是「自力更生」「抗震救災」的「全面勝利」！

想到這裏，老萬覺得，最可憐是中國人，最愚蠢也是中國人，毛澤東的「勝利」，是中國人民的



彈。不知是中共倒霉還是人民倒霉，其中一顆飛彈流彈射回地面，落在廣東的饒平和福建的詔安之間，造成農民嚴重傷亡。

冀東的大地震，死傷無算，這些空飄物品是用以濟助災民的，本出於一番善意；可是中共竟動用飛彈，又忙中出錯，致又造成另一不必要的傷亡，天災之外，加上人禍，苦難的中國人民，可說禍不單行！

有人問：爲什麼中共對空飄汽球如此緊張，費這麼大的勁阻攔？讓它飄到災區，有什麼大不了呢？據了解，藥物、糧食或其他物品，中共也許還可容忍，最要命是台灣各界人士個別的慰問信，這些慰問信不如中共中央慰問信那樣充滿政治性，祇是表達了同胞愛，並在信中吐露了台灣生活的眞情實況，對大陸同胞心頭引起的影响便大。幸福與痛苦的比對，使他們更痛恨共產社會制度嚮往自由世界

不受捐獻實行強搶

香港同胞自動捐獻，爲救濟華北地震災胞而募集的金錢物質，送到新華社，新華社拒收；把鈔票拿到「全國通匯」的左派銀行匯到唐山，左派銀行拒匯；交托國際紅十字會代轉，又因無法與中共當局接觸，未敢辦理；由金門前線用空飄方法送入大陸，中共派出軍機，予以攔截，將之擊落，任由物資漂流海中。

看起來，中共「拒絕外援」意志非常堅決。其實這不過是中共的假面目。

一位澳門商人的太太，回廣州親人急切求助，在廣州缺糧，全家餓肚子。這位林太太買了大批罐頭和食物，親自帶到廣州接濟他們。廣州缺糧的原因是中共把粮食北運救災，使到廣州連猪也不吃的霉菜，也要排長龍輪購，其匱乏可知。

區救災。這是根據「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最高指示執行的政策。這位林太太力爭無效，共幹說：東西不充公也可以，有錢出錢，無錢出力，不送東西便要到災區掘屍勞動。在兩者之中，林太太祇有選擇奉獻一途。結果，帶着兩行熱淚去見飢餓的家人，相與唏吁。

這一面，才是中共的眞面目！

謊言自行戳破

中共的謊言，一次又一次自己戳穿。旣說開灤煤礦並未受到地震影响，於地震後十天，救出一萬名礦工，他們於地震當中，正在值班，在礦坑裏幹活。假定這些礦工是當時當值的「大部份」，在二十八日凌晨地震時困在礦坑內，到下一個月八日才從地下返回地面，區區倒想知道，這十天內他們在礦坑中如何過活？不要說吃飯問題，最重要的「空氣」和「水」如何解決？

中共宣傳：災區與外地交通，鐵路、公路都迅速修復。可是救濟品用空運送達災區。中共可以說，救災如救火，遲到不得，所以用空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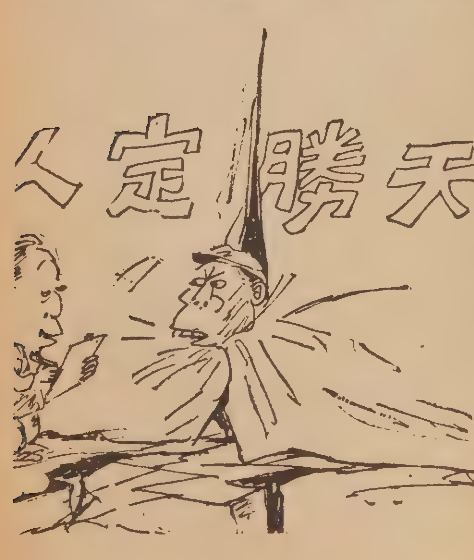
可是，從金門空飄的救濟品也到達了，和他們的空運差不多時間，似乎未能「儘速」送達災區。此事反映交通恢復乃是謊言

唐山死得人多，是天然災害造成，不會有人把它算入毛澤東屠殺的帳目內，中共不應保密，不必像毛澤東殺了多少人那樣諱莫如深。

中共的謊言最後又自行戳破：新華社承認不少人在礦坑中淹死，雖然沒公佈數字，相信不是少數。中共的數字從來不可靠，從畝產千萬担、一天等於二十年的誇大，與今日災情的縮小，都絕不可靠，不公佈也罷。

兩名女超人

唐山兩名女護士，被活埋瓦礫中八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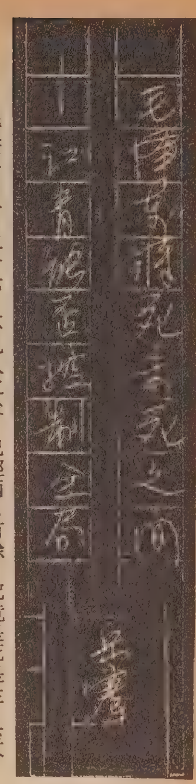


小二便，居然不死，大叫一聲「毛主席萬歲」後，便重出生天，聲聲「感謝毛主席」。

這不是「造謠報」造的謠，而是中共新華社「泡製」的「動人故事」之一。老萬以此請教過醫生，在如此情形下，一個人忍受的極限能捱多久？醫生說：絕難超過五天至六天。

但唐山這兩位護士却創下奇跡，如果不是有「毛上帝」的聖靈庇佑，絕不可能出現奇跡，關鍵是在她們土中大呼「毛主席萬歲」，出土後又感謝「毛主席」，她們之不死，是靠「戰無不勝的毛思想」，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不過，有些人懷疑「毛思想」不見得眞的這麼犀利，因爲毛澤東自身難保，北平地震後，中共雖否認他已逃離北平，但十幾天來一直沒有過他的消息，如果不是溜走，情況便極爲不妙！中共吹牛皮本來無所謂，但牛皮吹過籠，就變成笑話。稍爲有點常識的人，會覺得這兩名女護士一定是用鋼鐵鑄成的，若是凡人肉體，在大難不死之餘，應送到醫科學校，以供研究，更應把她倆封爲女超人。



毛澤東自五月二十七日不見人之後，已經兩月有餘，究竟是死是生，至今未知，即使未死，大概也失去知覺，躺在床上等死，今天的毛管區眞正關鍵人物是江青，江青能否接班，舉世都在注目，海外更是傳說紛紜，各有各的說法，莫衷一是，本月為毛澤東在北平會見紅衛兵十周年，也是江青正式插手政治鬥爭的十周年，毛管區紛紛舉行慶祝，最爲可笑的是廣東一羣被紅衛兵鬥得死去活來的黑幫林李明，焦林義，張根生也在廣州大舉慶祝。此等處可以看出江青的力量已經控制了各省區。

將來的情勢如何演變，此時尙難預料，可能毛一死大陸同胞起義，毛軍反正，一夜之間，毛幫政權便土崩瓦解，無論江青有多大力量也毫無用處，目前只舉出江青在毛幫內部所佔的比重，以作參考。

一、中共中委會方面：中共十屆中委會選出副主席五名，文革派即有王洪文、康生、李德生等三名，其餘兩名爲周恩來與葉劍英，佔盡了優勢，一九七五年一月，鄧小平接替李德生的副主席職位，九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文革派有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張春橋四名，再加毛澤東之左袒，均不失其優勢。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中，文革派有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紀登奎、吳德、華國鋒、陳永貴、汪東興等十一名，也佔了絕對優勢。四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中，文革派有倪志福、吳桂賢二名，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員中，文革派佔七十四名，雖不到半數，但一百二十四名中央候補委員中，文革派佔了六十七名，佔了絕對多數，中共「十大」爲文革派在中央委會增強了實力是非常明顯的。

二、中共中央政權方面：

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共四屆全國人代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國務院」及「四屆全國人代會」常委會負責人選，文革派亦各有其發展：

①「國務院」正、副總理：在國務院十三個正、副總理中，文革派有張春橋、紀登奎、華國鋒、陳永貴、吳桂賢、孫健等六名，另七名爲軍幹陳錫聯一名，老黨政幹部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余秋里、王震、谷牧等六名。文革派雖未能取得國務院總理的職位，但也與老黨政幹部平分秋色。不能說不是文革派的勝利。

②「國務院」各部會：國務院二十九個部會中，「國防部」及國防工業系統之第三、四、五、六、七機械工業部多爲軍幹担任。在其餘的二十三個部會中，屬於文革派有文化部長于會泳，公安部長華國鋒、衛生部長劉湘屛、第二機械工業部長劉西堯、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莊則棟等五人，屬於軍管時期進入長沙風、第一機械工業部長李水淸等四名，屬於老黨政幹部者十四名，顯而易見文革派未佔上風。

③「四屆全國人代會」常委正、副委員長：四屆全國人代會正、副委員長之地位雖高，但無實權，其席位多予中共黨外之統戰對象；黨內安置無實權之元老共幹或領導全國人代會常委會骨幹份子者，二十三名正、副委員長文革派有康生、吳德、李素文、姚連蔚等，雖只四名，而吳德等實爲骨幹性人物。

三、中共各省級委員會：二十九個中共省級委員會在「林彪事件」前，由軍幹充任第一把手者，有山西、內蒙、遼寧、吉林、黑龍江、江蘇、山東、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四川、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二十個省、市、自治區。「林彪事件」後，除整肅者外，由「軍區司令員」兼任者並以調動方式予以解除黨、政第一把手職務者有山西、遼寧、黑龍江、江蘇、山東、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四川、新疆等十三個單位，其中改以軍區政委充任者有遼寧、安徽兩省，情况不明者有黑龍江，其餘十個單位均以老黨政幹部充任，其中山西（王謙）、山東（白如冰）、浙江（譚啓龍）、江西（江渭淸）、福建（廖志高）、四川（趙紫陽）、湖北（趙辛初）且均爲「解放幹部」。文革派未分得一個單位。但文革派亦在若干省級委員會中，增任爲書記或副書記，如北平（倪志福）、天津（王淑珍、邢燕子、馮勤）、內蒙（寶日勒代）、遼寧（魏秉奎）、黑龍江（于洪亮）、江蘇（華林森）、湖南（黃炳秀）、四川（唐克碧）、雲南（七林旺丹）、西藏（熱地）、新疆（司馬義·艾買提）等，但遠不如老黨政幹軍權力之發展。

四、軍事機構方面：「林彪事件」後，文革派加強對軍權的控制，一九七五年七月，証實王洪文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証實張春橋任共軍總政治主任，一九七五年九月，並有孫玉國（共軍珍寶島戰鬥英雄）升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毛遠新升任「瀋陽軍區政委」，表示文革派已逐漸掌握軍權。

以上是就人事的組織而言，至於江青的佈置，顯而易見的有幾點：

①文宣幹部：文化大革命是從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是由文藝宣傳系統開始，而毛澤東眼中「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祗兩桿子」，因此在「文革」初期，「奪權」的時候，他們首先奪取的就是報社、廣播電台等大衆傳播工具，而「戲劇改革」又爲江青直接領導，因此網羅了若干文宣幹部，他們的重要成員有江青（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外，有張春橋（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共軍總政治主任）、姚文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等。

②特工幹部：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強烈的權力鬥爭，他們所利用的力量，除有形的軍力外，更利用掌握武器的隱秘的特工力量。其重要成員有康生（「文革」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理論小組組長，主管中共特工領導工作，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死亡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七四年三月死亡前，任中共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illegible]鋒（「文革」前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湖南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現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兼公安部長）、吳德（陝西延安棗園訓練班出身，「文革」前任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共黨吉林省委第一書記，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四屆全國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汪東興（「文革」前任「國務院」公安部副部長，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③血緣幹部：文革派的發展使用了各種方法，其重要成員的親屬亦成爲培植，提升之重要對象。如毛澤東之姪兒毛遠新（中共中央委員、中共遼寧省委書記、共軍瀋陽軍區政委）、毛澤東之姪女王海容（由學生，「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外交部部長助理而外交部副部長）康生之妻曹軼歐（中共中央委員）、康生之子張子石（初任山東省革委會常委，後調任中共浙江省委會常委兼杭州市委第一書記及杭州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之妻劉湘屏（升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衛生部長）。

江青力量最弱的是在共軍方面，最初江青有意拉攏一部份共軍頭目，重心在李德生身上，「十大」將李德生提爲「副主席」，卽有以李德生代林彪之意。以後不知何事江青對李德生忽然厭惡，稱之爲毒蛇，幾乎將李德生清除，結果當是爲了內部團結，或者恐釀成事端，只將李德生免去「副主席」「共軍總政治部主任」，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外調「瀋陽軍區」司令員，副主席乃由鄧小平接充。從此之後，江青對共軍卽失去信心，有意另起爐灶，乃將原來有名無實的民兵加以擴充，以對付正規共軍。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聯合發表題爲「城市民兵」的社論中，特別強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全國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武裝工人階級對於建設城市和保衛城市有重要意義」，繼而「新華社」復大肆吹捧上海市產業工人民兵的「新鮮經驗」，除提出「城市學上海」、「鄉村學城市」的口號外，並要求整個大陸掀起「產業工人民兵」整建的高潮，幾年來，「產業工人民兵」組織，已普遍推廣於毛管區各城市，並負起了管理、建設和保衛城市的責任，玆將「城市民兵」的現況概述於后：

①「城市民兵」組織：毛管區各大、中城市，現已成立「產業工人民兵總指揮部」，迄至目前爲止，先後發現者，計有上海、北平、石家莊、武漢、南昌、廣州、哈爾濱、長春、蘭州、天津、邢台、濟南、安慶、南京、杭州、福州、安溪、汕頭、肇慶、海口、南寧、桂林、梧州、柳州、西安、延安、寶鷄、沙市、烏魯木齊、拉隆、海拉爾等地，各市轄區成立民兵指揮部，以加強民兵領導、指揮與運用：其下悉沿共軍陸軍部隊之師、團、營、連、排型態，在符合「適應各種生產、行政及學習組織」的原則下，根據各單位人數的多寡，決定編制之大小。其編成現況：

①、每一市編成若干個民兵師，市轄區編成民兵團或師，「街道居民委員[illegible]

②高等學校編成團或師，每一學系編成民兵營，一般以性質相似者之幾個學系編成一個民兵團。

③企業單位、大型生產單位編成民兵團或師、小型生產單位編成營或團連，以下爲連、排、班之編組。

④各碼頭以民兵編成水上民兵，唯仍屬原民兵單位指揮與運用，但以上級任務爲優先。

「城市民兵」在「文革派」積極的推展之下，其人數與日俱增，業已發現者，如上海市民兵約八十萬，佔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強；北平市約一百萬佔其總人口百分之九強；天津市一百五十萬，佔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強。

二、城市民兵的任務：在「保衛城市、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下，城市民兵任務較前增加，已取代警備部隊部份任務，如担任哨戒、巡邏、維持治安，及交通秩序等勤務，中共爲配合工人階級管理城市，並加強「社會階級鬥爭」，編成若干個民兵小分隊，進駐各里弄，以加強對市民的控制和監視，以圖制止「武鬥」、「打擊階級敵人」。

三、城市民兵幹部培養運用：

江青爲加強「城市民兵」的控制，普遍設立集訓隊、學習班，並成立全國性之民兵幹部培訓機構，如上海市之楊樹浦民兵訓練學校、廣西莫揚關民兵訓練基地等，皆曾召訓各級保衛幹部，人武部幹部、共青團書記與委員，以及工作積極的民兵和工人，畢業分發各民兵單位担任幹部，此外並曾輪訓民兵部隊的連、排、班長。

四、城市民兵之裝備：

一九七三年七月七日，毛澤東親自指示「要大辦民兵建設」，強調「要將較好較多的武器、彈藥供給民兵訓練，使其逐步趕上正規部隊，可以單獨作戰……」。目前各城市民兵配有手槍、衝鋒槍、步槍、機槍、迫擊炮及手榴彈等，較大城市尚配有少許火炮（二二公厘榴炮、三七公厘高炮）、坦克（T三四）、車輛（卡車、吉甫車與機踏車），以及反坦克火箭發射器等，惟各種武器除武裝民兵攜帶之輕武器，高炮單位固定位置之大炮外，皆集中保管，訓練與作戰之前領取，用畢歸還。

五城市民兵的教育訓練：

對民兵的施訓，除利用工餘時間外，每月固定有六整天的集訓（上海市已改爲三整大），其課目，在政治方面計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階級鬥爭」、「革命傳統」、毛黨各項政策、「國」內外形勢與民兵任務等；在軍事方面，計有基礎訓練、戰術訓練、「傳統戰法」訓練，「三打、三防」訓練，防空訓練，以及聯防訓練等，此外，並經常配合共軍部隊實施野營拉練訓練，以加強其民兵的作戰能力。

民兵的力量能否對抗正規毛軍，現在尚難預料，但江青擁有衹麼多的民兵，一旦毛死，共軍頭目要想一舉清除江青及其一夥，恐怕也非易事。

再記火珠林占易卜國事

錢穆

余自幼即喜讀易，古今易學名著，鮮不瀏覽，但最後終信朱子易爲卜筮之書一語，認其最爲扼要而中肯，惟余始終從不口易，直到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其時心情甚鬱悶，試以火珠林法占易卜國事，是爲余有生以來七十七年中第一次之占易，曾爲一文記之，刊載是年中央日報十月四五兩日之副刊。

最近自周恩來死亡，毛澤東病危，夫婦閒談國運，內人又屢催余再卜一卦，余曰：最近國內必有變，不疑何卜。而連日又見報載平津唐山大地震消息，內人曰：此雖天災，然影響國內人心必巨，再三促余試占一卦。

今日晨餐始畢，坐樓廊上，內人洗手焚香，再用前法，占得自剝變豫之卦，余大幸慰，竊喜前占幸而有驗，此次所占，親切有當，竟不下於第一次，余年已八十二，生平僅占易兩次，而獲此奇應，是又不可以無記，時爲民國六十五年八月之一日。

余先占得剝卦，竊謂此當爲周易六十四卦中最適切當前大陸形勢之一卦。剝，不利有攸往，即徵共黨之斷不有前途。而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尤切合國內形勢，共黨初踞大陸，國人流亡海外者，蓋少之尤少。就余記憶，民國三十八年春，余自無錫南下至廣州，辭別前清時中學業師呂誠之先生思勉於其滬寓，蒙留午餐，同座惟呂師與師母兩人，呂師喫米飯一大椀，所用乃盛湯菜之椀，時師已年近七十。余不勝喜訝，曰：師飯量仍佳乃爾。師曰：差矣。二三年前尚能進兩大椀。余默念，國事稍寧，他日歸來師生重聚，當如在目前耳。不期而時局大變。有人告余，共軍初入滬，命各大學組織維持委員會，由教授公推提名。時呂師在光華，共軍見光華維持委員會名單，曰：何不見呂某名，可持歸再斟酌。諸教授乃增呂師名，並首列爲主席，始獲批准。呂師素不喜預聞政治，然其生平反共意態，則不問可知。既自光華創校即任教，難違衆意，則此下之困心衡慮爲何如，乃不久而以逝世聞矣。

又吾友湯錫予先生用彤。自平迄滇，長日相從，幾於形影不離，猶憶民國三十五年，錫予自滇返平，余自川還錫，在成都又得兩旬相聚。三十七年秋，錫予自美國哈佛講學歸來，訪余於無錫之江南大學，盛歎余擇境之善。謂有人意欲留其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惟錫予亦素不喜預聞政治，不願返南京，北平又恐不可久。余謂國事蜩螗，無分南北，明年儻得機緣，當邀君來同享此三萬六千頃之太湖風光。錫予終於重返北大。未半載而形成大變。聞中央曾派送一飛

提篋得達南京。頃此女已畢業台灣師大去美國。而錫予爲共黨強挽其爲北大之副校長。其困心衡慮之情，當與呂師無二致。不久亦以溘逝聞。

因念如呂師，如湯君，皆純粹篤學，既恬淡爲懷，又生活有節制，有規律，儻能安於教學，呂師至今尚未達九十。湯君亦僅逾八十，雖猶存可也。而共黨於國內學術界知識分子，驅迫利用，素無所不用其極。在南能知有呂師，在北能物色及湯君，使皆違其所守，不得以壽考終，其他受驅迫利用而中途溘亡者，就余所知，勢難縷述。此等慘況，已盡在剝之一卦中。然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林以辨，而六三顧曰剝之无咎，何也。蓋易卦內下三爻皆指社會，以中國土地之廣，民衆之繁，縱極剝之能事，而剝終不盡，故剝之上九則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余常念大陸學術界知識分子，今日九十尚存者猶有之。八十以上者尤多有。七十六十以上者，更多有。此皆所謂不食之碩果也。他日一旦事變驟起，此等皆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皆君子之當得輿行道者。而五陰得志之小人，則轉受剝廬之運，安身無所。則剝卦之所云，豈不當前共黨竊國近三十年來之國運與社會情勢，固已盡在卦中洩露無遺乎！

尤其是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此爻尤具深義，在剝之下面內卦三爻，固已極陰剝陽之能事。但上面外卦，則已不指社會，而轉指政府。共黨剝之無極，其勢必將進而剝及其自身，前之所剝乃剝其安身之處，故曰剝牀。後之所剝，乃剝及其所安之身，故曰剝膚，如清算劉少奇以前之鄧拓吳晗等三家村學究們，即剝而及膚也。而剝之六五又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此尤恍如目覩。方共黨不斷清算劉少奇林彪以至周恩來，又繼之以鄧小平，則牀上此身，被剝已盡，只賸下江青及其羣小如王洪文姚文元之流，此皆如羣魚乃陰物之尤，小人之甚者，以宮人之寵而相率引進，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羣陰當道，其極則必至此，而爻辭竟曰无不利，則又何也，蓋以剝運已盡，而上面終是有碩果不食。物極必反，途窮斯變，今日大陸情勢，豈不遠在三千年前之易辭，幾已繪聲繪形，纖悉畢肖，如在目前乎。論事必貴於得理。周易一書之最可貴處乃在此。羣陰剝陽，其事也。事之演進，自陰之日益得勢。而達於其極，則宮人得寵，羣小魚貫而進，其時正當六五之爻，其勢已握政府之中樞，而終亦無害於其最後一陽之碩果而不食。上九之象有辭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政府必安置於社會之上，社會被剝不能盡，而政府隨以崩潰，則周易之所言，不惟其事，乃並其理之所在而窮之矣。

余既占得剝卦，謂已[illegible]當前大陸之形[illegible]，而又得剝之六四一爻之變而爲

師可知。然剝之變而爲豫，其事前亦有待而不可以驟企。豫卦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則豫之來臨，當如雷之奮於地下，必發動於最深藏最低下處。若以巧合言，此次內人因平津唐山之大地震而促余占易，亦可謂地震卽是雷出地奮之象。則此下大陸事變劇起，亦正符合余占所得此豫卦之象也。豫之初六曰鳴豫凶，此乃時猶未至，如大陸之有百家爭鳴是也。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果使在大陸社會中下層，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德安靜而堅確，則事變之來，雖若已歷三十年之久，在彼固可若有不終日之吉。雖固共黨之驅迫利用，極其能事，然言今日大陸各個人之內心，其如介于石而安定自守者，決不在少數，然安定亦只可以待變。此一爻之象，乃指當前大陸社會，仍保有其一分安定之潛力，而事變之起，則固尚有待。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此爻已在社會之上層，其地位與上面外卦政治階層已接近，愈與羣小接近則愈不當。盱者張目而視，最近二十餘年來，大陸學術界知識分子，乃及一般民衆，固亦有不少上睎政治階層之轉向，認其可與爲善，而存心爲由剝變豫之活動，乃皆不勝其悔。若其悔而速，急自洗心革面，返而退藏於六二之介于石，則猶可也。苟其悔而遲，則必悔而不滌。此等事，在大陸，必多有，雖不能一一具體述說，然固可遙想得之。據是而言，則豫之一卦，在其下面內卦之三爻，卽指全社會言者固皆不獲急切盼望此和樂之豫之來臨。此爲最近三十年來之大陸情況，豈不已明白昭示，無遁形乎。

今日之大陸，其由剝變豫之主要樞機，則必在豫之九四，此爻已在政治之最下層。此下大陸之變，必由其政治下層發動，此爻卽已揭示。九四一爻之辭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蓋卦象已值豫運，而所由以得此豫者，則在九四之一爻。此爻乃爲一卦之主，以陽剛而居下位，但彼若決心由此豫道，挺身而起，則必大有得。其主要條件，則惟在一誠不疑，堅其信，以廣其與，則朋類合而從之。盍者合也。簪，疾速義。此爻以一陽處衆陰中，然苟開誠心布公道，不疑此衆陰，則必當爲衆陰所從，如其見理不明，自心有疑，不信於朋，朋亦疑之，則其勢雖爲衆陰所向，亦將不能合，合亦不能速，又烏能大有得乎？故易之可貴，在其能融理於事，以理度事，以理乘勢。事勢之來，必以理應，斯則吉利隨之。故豫之彖辭又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謂順於此勢，動而勿疑，惟此乃爲剛之應，則志自大行。否則內自有疑，此卽自僞於陰柔，何能剛應，何能順動。動不以順，應不以剛。性柔而逆勢，則亦不足以當此一爻之所占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此爻以陰柔而居尊位，下有一剛，非其所能乘。故占得此爻者，常如有疾，但可不死。他日大陸事變之起，由剝轉豫，殆可謂已成定局。惟以積陰之久，羣小驕衆，非可卽以一陽剛君子，而得居尊位，但局勢則必變，縱仍以一陰柔小人，掌握中央樞機，此正如疾病未去，而我國家民族之大運，則仍當繼承不絕，如人之嬰疾而終於不死，惟仍有待於此勿疑而大有得之九四一爻之躍然崛起耳。此爻之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剝轉豫之運。亦可曰此中未亡，乃人心之未亡，人心之所在，則卽我國家民族文化傳統之所在也。惟一剛既在九四下位，故終不能免於有建侯行師之象，然亦決不是大戰爭大屠殺之類，亦卽此卦象而可知。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此謂時已值豫，而積陰仍難驟消，卽如中國傳統文化，其精義要旨，亦驟難彰明較著於一時國人之心中，則其時之豫，乃成冥豫。謂已轉入和樂之境，而仍在昏冥中，不知其所以然。則雖成而仍有渝，渝者變也。冥豫何可長，仍待有變，然可无咎。然則此利於建侯行師而大得志以由於豫者，亦仍一暫時之局面而已，此下仍是大有事在，固不卽此而止矣。此爲就豫卦而逆覘此下之國運當如此。

今再綜觀余此次所占得之剝豫兩卦，皆以一陽處五陰之中。剝卦幸有碩果之不食，豫卦幸可勿疑而朋盍。然要而言之，終是陰霾積而未散，陽光存而乍露。剝固可憂，而豫亦未可恃。兩卦取象之主要皆在地。坤下艮上爲剝，䷖，乃山附於地之象。坤下震上爲豫，䷏，乃雷出地奮之象。繫辭上傳有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余此次占得此兩卦，固當觀於當前之事變而玩之，則兩卦之以地爲象，實可以我國家民族積久流厚之文化傳統當之。我國家民族最近百年來之大變，亦惟我文化傳統之日晦日塞而已。凡有建設，必當奠基於自己文化傳統之上，此卽山附於地之象也。共黨破毀文化，傳統自負，不務厚下安宅，而惟求剝下自厚，山不附地，何以成其山。然坤之爲卦，雖曰萬物資生，而必順承於天。地道亦陰道也，不能自動自主，故其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雖厚而能載，仍必待於有君子者之厚其德而使載。否則亦非道宏人，道不虛行，文化傳統，實有待於吾人之光宣而復興之，如雷出地奮。非地之能自奮，乃必待於地下之有雷，雷則屬陽不屬陰，當爲君子，非小人。今日我國人，方競務於破毀傳統，其事本不始於共黨，而當前抱此願望者，亦不限於共黨。文化傳統之或興或毀，惟有聽命於當前之吾人，而當前之吾人，則固可不聽命於傳統，而自有其所向。惟統傳之積累，已逾三千年以上，而今日吾人之存心破毀，則尚在一百年之內。故剝之上九，尚有碩果之不食。然此碩果，亦非能自保。食之食之，終必逮盡。而今日我國人尚有以此碩果未能一食卽盡爲憾者，則今日之共黨，固不已盡其剝之能事乎？故今日余之所占，實亦大可資我國人之警惕矣，而余此所言，或亦當疑其爲附會而強說。但觀變玩占，正貴附會。否則三千年前之易卦，又何預於今日當前之吉凶。易者，乃吾民族古聖人憂患之辭，古人身經憂患，由古人自爲解決。今日吾人亦親經憂患，亦正貴吾人之自爲解決。世移事易，而理則猶然。觀於我身當前之事變，而深玩其理之所在，則雖古聖人之辭而理亦猶是也，又何附會之有哉。故君子之治易，正貴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玩之有從，乎始可以觀其變而玩其占也。抑余五年前占易，乃專意爲我台灣國民政府占。今之所占，則只爲大陸占。故所得剝之與豫，亦皆就大陸之情勢言之。若就我台灣者，在此情勢下，杲將何以爲計，知彼知己，善爲因應，事在吾人，恕不贅及。

略談新月與新詩

梁實秋

「新月」創刊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共出了四卷，每十二期爲一卷，停刊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實際共出了四十三期，編輯的任務我獨力担任過八期，與朋友合編過八期，我寫過三十篇文字，所以我略知一點有關這個月刊的事情，雖然那已是距今四十多年的往事，記憶已經有些不太清楚，在台灣我祇一度畧爲翻閱過黃得時教授所藏的最初十來冊，我手頭並無任何其他可供參考的資料。

「新月」是一個綜合刊物，一般思想與文藝並重，胡適之先生是白話詩運動的前驅者，雖然他在「嘗試集」以後不大寫新詩，但是偶然也做一兩首短短的詩，而且他對新詩的發展一直很感興趣，他自己知道他不是詩人，他頭腦太清晰，分析得太明白，比較的長於寫散文，他理智太強，對於詩也始終要求以「明白清楚」爲基本的要素，詩，不能停留在「明白清楚」的地步，祇能以「明白清楚」爲基礎的一項，於「明白清楚」之外還要進而講究文學修飾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以及情感表現之深邃，胡先生的詩，的確是明白清楚，有時也頗有風致[illegible]

『但開風氣不爲師』的主張靜靜的旁觀，可是，他看到當時一些晦澀神秘的作品，便搖頭嘆息，有時候忍耐不住還要諡之爲『笨謎』，（其實詩就是近於謎，不過不應該笨而已。）就我個人而論，我大致上接受胡先生的理論，不過我認爲還不夠，要在胡先生的理論之外再進一步去探求詩的奧義，所謂晦澀的詩是指哪些人的作品，則胡先生從不提名道姓，據我所知，那是一股相當流行的作風，最早開其端的大概是李金髮，他的詩大概是受法國的象徵派詩人的影响，我不大看得懂，可是我的朋友聞一多說：『你自管看不懂，他的詩裏有東西。』我問他是甚麼東西，他又說不出來，此外徐玉諾的詩也相當的古怪，稍後梁宗岱介紹法國人梵樂希的「水仙辭」及其他，並宣揚德國人李爾克的詩論，更像是激其濁而揚其波，我記得我在「詩刊」上寫過一篇文章，對於這一趨勢加以批評，我特別的舉出了林徽音女士的一首詩爲例；後來我見到林女士，她有容忍的雅量不以爲忤，新月上發表詩作的人以徐志摩聞一多爲最具有代表性，這兩位詩人對中國舊[illegible]

話詩作風，一方面復引進了模仿英美的嘗試，在整個新詩發展過程中，新月的詩是一進步，但也祇是若干企求進步的分子中之一。

徐志摩是極爲浪漫而有風趣，今日讀其詩猶可想見其爲人，我憶起有一次在胡先生家裏集會，志摩遲到，他進得屋來便從袖裏掏出一件東西給大家傳看，原來是一具小小的木製棺材，長約四五吋，紅漆燦然，棺材是不吉之物，但是縮小到袖珍的尺寸，便很玲瓏乖巧，打開棺蓋，裏面裝有香烟十支，志摩乃舉以敬客，大家都很欣賞這個香烟盒，使人想起浪漫詩人拜倫還有一個人頭骷髏製造的酒杯，眞乃無獨有偶，也算是一種「死的提醒物」(Memento Mori)吧。志摩的詩一部分得力於哈代，在格局上模仿的痕跡很明顯，但是他沒有哈代的宿命論的哲學。知志摩最深者莫若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曾說過志摩一生中的信條祇有一個愛字，這就是唯情主義，他的詩都是抒情的，對於遣詞用字他都肯用心，不是隨隨便便的大白話，故往往有濃麗之美，而不能出之於自然，最初刊印的「志摩的詩」還[illegible]

的精神，他表達了原詩的力量，他朗誦這首譯詩給我聽過，伸出他的特別大的巴掌作猛虎攫之拿狀，痛快淋漓。聞一多也是浪漫派、不過比志摩沉鬱一點，沒有志摩的輕靈，影响一多最深的英詩人是伯朗寧，吉卜齡，濟慈等人，他一方面注重音節，一方面喜歡典雅繁縟，志摩的詩以靈感見長，一多的詩以功力勝，我曾戲言謂為今之李杜，二人有一共同點：他們都想建立詩的形式，凡是藝術沒有不重形式的，白話易流於冗長，新詩難得有形式，更不用說故定的形式，絕句律詩都是故定的形式，詞曲尤為講究形式，如今的白話詩往往祇是白話，不能成為詩，西洋的「自由詩」「散文詩」，祇是一種變態，不足為訓，以中國語文模仿西洋詩，在技術上有困難，因為中文是單音字，一多一度試驗，在詩行中不以字為音節的單位，而以詞為單位，每行三個或四個詞甚至五個詞，讀起來就有節奏，同時寫起來也力求整齊，印出來方方的一塊，有人譏之為「豆腐乾體」，其實絕句律詩若是分行印出來便是「豆腐乾體」，新詩印成豆腐乾形，又有何妨？不過這一試驗，由一多倡導，饒子離朱湘陳夢家等也參加此一嘗試，結果並未成功通行，實因這種寫法的基本原理仍是西式的，不諳英語英詩的讀者仍難領略到其中的節奏，中國單音文字的節奏仍需有賴於單字的平仄才能表現出其抑揚頓挫，舊體詩儘管可以不必再寫，舊體詩的音樂性不是可以由白話詩所能輕易設法取代的。

朱湘很有才氣，可惜很早就跳江而死，他和新月沒有甚麼關係，因為在新月之前就在北平和聞一多弄得不愉快，他口口聲聲要打倒「偶像」聞一多，一多寫信給我說他是「瘋狗」，兩個人積不相能，當然不能算是「新月」的一份子，饒子離在詩方面成績不惡，在上海做過一陣市府秘書，抗戰後在四川青城山上學道，不知所終，他的詩沒有專集行世，聞一多最賞識的兩位青年詩人，一個是方瑋德，方令孺女士的姪兒子，不幸早故，另一個是陳夢家，最初寫詩楚楚有致，後來轉到甲骨文方面的研究，著有成績，這兩位年輕詩人，是志摩很依賴的

九三一年左右發刊的，那時我和一多在青島，詩刊的集稿由志摩一手包辦，詩刊雖然壽命不長，它是繼北平晨報「詩鐫」而來，和新月刊都是一脈相承的，這時候還有一位孫大雨，他寫詩氣魄很大，態度也不苟且，他給詩刊寫詩，好像還寫過一首很長很長的詩，這該是第一次長詩的出現，孫大雨還譯過莎士比亞的「李耶王」，用詩體譯，很見功力。

新月月刊以相當多的篇幅刊載新詩，寫詩的人也愼重其事的全力以赴，想給新詩打一點基礎，但是成就有限，僅在新詩發展過程中留下一點漣漪，超越了早期白話詩的形態，這一點是做到了，寫令人能懂的詩，不故弄玄虛，不走晦澀的路子，這一點也做到了。可是距離建立新詩的典型，還差得遠，我覺得新月努力的方向是正確的，既不附和象徵派的晦澀怪誕的作風，復無視於左派之口號叫囂的嚷嚷鬥鬥，新月發刊詞所揭發的「尊嚴與健康」，亦正是新月一批人對新詩的主張。

我以為，中國人用中國字寫新詩給中國人看，不能完全拋棄中國舊詩的傳統，胡適之一開始就不願用「文學革命」的字樣，他祇說「改良文學芻議」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不贊成革命，舊詩是已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但是胡先生常說初期白話詩如解放的小腳，嫌其不夠自然，這比喻並不太確切，小腳如眞的徹底解放，或腳根本不纏，那豈不是恢復腳的原狀？文學是前進的，不能恢復以前的狀態，文學隨著時代進展，必定隨時代以新的姿態出現，用白話寫新詩便是新姿態！這一潮流無法遏止，不過我們有理由要求新詩寫得更像樣些，如何能使新詩更像樣，不是官方的文藝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學批評家的意見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詩人們自己的努力創作，舊詩做不下去，要做新詩，但新詩仍然要使用舊詩的若干技巧，這才是一條正確發展的路線，新詩人要讀舊詩，要能寫舊詩，然後他寫出的新詩才能更進一步，大陸上已沒有詩，沒有文學，故無論已，在台灣寫新詩的人不少，我看像余光中，夏菁、瘂弦、周夢蝶、葉珊、羅青等諸君子，他們的詩作較前人邁進一大步，不僅有新的詩意，在文字技巧上一面吸取西詩一面保存中國舊詩的優點，新詩之最後到達成熟階段也許是已經微露曙光了吧？

文藝感染流行病

・史銘・

目前文藝（指狹義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創作，正染上一種「流行病」。它活像大麻烟，讀者吸了之後，精神恍忽與無端興奮；朦朧的目光中，映現五色錯雜的綺麗幻象，從而產生不知人間何世的感覺。

這種流行病，也和迷你裙、麵包鞋一樣，來自異域。但外在的病，損及毛皮，傷害不了骨骼。文藝則不然，它的病痛會深入膏肓，致人死地。因為我們固有的文化道德，對這類流行病失去抗力，它的感染性乃迅速而強大。

當前文藝作家，不少弗洛伊德的信徒，認為人生的目的只在「性」，所以在作品中，無論什麼人物故事，一律抹上性，黃色油彩，腐蝕倫理綱常。弗洛伊德對夢的分析說，一個人的潛意識，經常被法律、習慣、風俗、道德範疇的壓制，不敢活動。一旦睡熟，那些腦中警察，壓制力量失去了，潛意識起來，發生種種非分幻覺。大概有些文藝作家，睡熟了纔寫作，寫出非分怪象。

私人辦的期刊發表夢囈型的文藝作品，為了趕上流行時代，為了吸引讀者，其實是為了賺錢，理固難恕，情尚可原。非私人的傳播工具，也一窩蜂的染上流行病，它直接間接對民族健康的危害，那豈是筆墨所能形容？

維京一號太空船攝得火星早上有霧照片

宇宙間的生命存在

沈君山

人類的幻想力和好奇心隨智慧俱來，茫茫蒼穹中有沒有和我們類似的生命，這個問題一直縈繞人們心頭。自十六世紀望遠鏡發明以來，觀察探勘太空的工具一天比一天進步，上月廿一日維京一號太空船登陸火星，又為人類對自然的探索樹立一新的里程碑，時至今日，宇宙間別處有沒有（或者有沒有過）生命，已不再是神話，可以站在科學的立場來探討了。

所謂科學的立場即在根據證據說話，但也不完全是「有三分證據說三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若眞個如此，則科學可以着力的範圍也太狹窄了。墨家把智識的來源分做親、聞、說三類，「親」是實際觀察，「聞」是聽聞閱讀，科技智識因為可以累積，今人才會勝古人，若不吸收前人心血的努力，那有今日的種種？「說」是推理，相信事務的發展大致合乎因果律，舉一反三，才可以開展我們的眼界（今人所謂「Educated guess」亦屬於此類。所以科學亦常有只有五六分證據便說十分話的，只不過這十分話要說得十分小心，第一：如何從既知的事實得到推想的結論，要交代清楚；第二：有了這推想的結論，只是一個開始，要時時盡力去找核對這推論的證據，苦一旦有了確實相反的證據，則這想像的推論不論源自何時出自何人，都應棄而去之，科學的園地裏是沒有不可動搖

技術的進步使科學的天地時時擴張，許多問題從非科學的變為科學的再變為絕對科學的，像宇宙間他處有無生命這個問題，在十六世紀以前是在科學的領域以外。理性加上證據才成為科學，沒有證據理性就沒有了力量。那時可供人類使用的工具對探測宇宙和生命還無能為力，簡單的教條比複雜的推理更易為人接受，在基督教的世界裏大家都相信星球繞着地球旋轉，生命也只有在上帝特別寵愛的地球上存在。十六世紀以後，人類對宇宙和生命的智識逐漸增加，瞭解到地球不過是宇宙間平凡的一員時，至今日，科學家已經累積了足夠的間接證據，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太空間許多地方都有生命存在，而且有的比我們要「進步」得多。話雖如此說，至今並無在地球之外發現生命的直接證據。所以這次維京太空船登陸火星，以尋找生命為主要任務，它的結果可能把一個從間接證據演繹得來的推想昇高為有直接證據的事實，其對哲學宗教都有深遠的影響。

地球在太空中的渺小地位

為甚麼推想宇宙間別有生命呢？要回答此問題，先讓我們對宇宙作個淺近的描述，混沌之初宇宙間原是一片雲氣，因為萬有引力而互相吸引，慢慢凝聚形成許多像太陽一樣的恒星，這些星球有的孤單一個，有的則有行星圍繞着旋轉，好像一個大家族，這些星球集羣而居，名之曰星雲（或稱星雲系），我們所在的星雲叫銀河系，就是秋夜長空中的銀河。

關於地球在宇宙間的地位，不妨打個譬喻，假若我們能把天地縮小，把太陽縮到針尖這麼大，地球就比針尖小上一百萬倍，整個太陽像一間十二張駱架床的房間，太陽系外離我們最近的一顆星（半人馬星）好像香港到廣州那樣遠，在銀河系中像太陽這樣的星球超過一百億個，最遠的一個，在這個縮小的尺度裏，就像地球到月亮的距離！但是銀河系也還只是宇宙間幾千億個星雲中的一個，這些星雲間相互的距離却又比星雲本身大上幾百倍！

署相當，銀河系的形成約在一百億年前，其中很多星球在銀河系初形時就誕生了。

上面說的都是現代天文的常識，假若我們相信這些，相信地球和其他星球一樣也不過是偶然從太初雲氣中凝聚出來的，便不能不相信就在我們銀河系裏也會有許許多多和地球環境相似的行星，他們或者剛剛誕生，或者比我們的地球更早誕生一千萬年。現在的科學家，一般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是在地球早期適當的條件下自然形成的，若果真如此，那麼在這些與地球環境相似的星星上，也會有和土地上萬物相似的生命在滋滋向榮，他們也許還在進化的早期，也許已超過人類很多，假若有一個和地球一樣的行星，却比地球早誕生一千萬年，那上面的文明便是公元一千萬零一千九百七十六年！

利用冰凍生命遨遊太空

假若我們能去拜訪他們多好，我們不是已經能夠太空旅行了嗎？很遺憾的，太陽系外離我們最近的星，用光速走的話要四年多，用維京一號太空船走的話要走十幾萬年，太空實在太浩瀚了；在幾張騎架床的房間裏爬來爬去是一回事，要從香港爬到

命——在極短時間裏溫度驟降到極低，使生命停止新陳代謝，但生機不息，過一段時間後再行解凍，生命重又開始，這種方法已可用於低等動物，歐美還有所謂精子銀行，用冰凍法來保存人類的精子——若有人看不慣現在的世界，很可以讓兒子保存起來一百年後再出世。

幾代以後人類也許能利用冰凍生命的技術，配合加快了速度的太空船遨遊太陽系的星際太空，但在及見的將來，此舉總還是不可能的事。目前，也有天文學家用無綫電波望遠鏡搜索太空，希望截獲外太空生命的電訊，但此事有如守株待兎，可遇而難求，比較實際的科學家，還是退而在太陽系內尋求其他生命的痕跡。

火星是未來地球的寫照？

溫度適中也許生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複雜的碳化物構成生命本質的要素，一般相信他們要在液體的水溶液中合成，因此溫度經常超過攝氏百度的星球，不適於類似地球上的生命的生存，在太陽系九大行星中金星與火星和地球最相似，但是金星表面有濃厚的大氣層，公轉每年二百二十五天，自轉

度，生命無法存在，只有火星，雖然大氣稍稀氣候稍冷，但還有微量的的水份，是發現外太陽系內太空生命的最佳候選者。

行星上的溫度大氣並非一成不變，它也會逐漸演進。行星變「老」的快慢和它的體重成反比，愈輕的行星吸引大氣的力量愈弱（因此大氣愈易逸失），它內含的熱能也愈少，火星的質量只有地球十分之一稍多，從太空船傳來的照片看來，它簡直是不毛之地，但在它早年也許也曾經經過地球現在的階段（有的科學家認為火星上可能會發現高等生命的遺跡），而今日的火星或者正是地球未來的寫照，不但行星本身會長老，而且從現在起再過五六億年，太陽會漸漸脹大變成紅巨星，水星金星甚至地球都會被這又紅又大的巨星吞沒，那時今日冰冷的天王星成為太陽系內避暑勝地，它的溫度相當於今日的地球，但也祇能苟安少時，太陽變成紅巨星後不久，會再收縮回去變成地球一般大小的白矮星，光芒漸失，整個太陽系變成冰冷漆黑，默默的消失在茫茫太空中，正好像大海中偶然湧起的泡沫，又偶然消失，那泡沫邊緣的蜉蝣又何嘗在大塊中留下甚麼痕跡？

※※※※※※※※※※※※※※※※※※※※

北平的訃聞

康正

從巴黎傳來一則消息，說周恩來之死並非由於癌症，而是被人謀殺。這則消息據說是根據大陸一位醫生所留下的文件推測而來，因為這位從一九七四年以來一直為周恩來看病，他的文件根本否認周害過癌症，而說使他纏綿病榻者乃是心臟病。巧的是這位醫生在大陸宣布周恩來死於癌症的第二天便失蹤了。

周恩來死於非命，早有傳聞。筆者也自始不相信中共頭頭如周恩來者會得善終。說天譴，近乎迷信，「統計」該是科學的。在共黨圈子裏，凡是到達能和毛澤東「分庭抗禮」，或直逼毛之地位者，如未及早逃之夭夭，有誰得過善終？高崗？劉少奇？林彪？

而且，筆者自始也懷疑周害的不是癌症，其中蛛絲馬跡以前也曾在文中分析過：癌症如果嚴重到不能接見任何訪客的程度，能再拖延一年多嗎？如果沒有那樣嚴重，在他視為在他「事業」中最得意之筆的美毛勾搭的首號搭擋基辛格訪問北平時，他也會閉門不見嗎？這些不僅在常理之外，也是悖乎常情的。其實，連他之「一心靜養，拒不見客」恐怕也是被動的，身不由己。

由周之死也可想到朱德之死。朱死時已九十歲，自然老早就該死了。但令人懷疑的是，在共黨中央剛剛宣布毛不再接見訪客之後，朱會兩度代其執行這一職務，而且看起來還滿像個「老不死」的樣子，怎麼不旋踵便沒有任何非常病恙（至少中共未特別宣布）便死翹翹了呢？

現在，我們不妨再作一個更大的假設：毛澤東此刻也已老早在十八層地獄內被下油鍋了。一個最大的綫索是，在毛未被宣布「禁閉」之前三五天，很多外國報社與通訊社突然接到中共分發的一張毛照片，合理的解釋應是：毛病危或者已死。把他藏起來，不管是活屍還是死屍，為的是要更多的中共頭頭「先」死，於是朱德死了。……

※※※※※※※※※※※※※※※※※※※※

再給陳若曦

□葉慶炳□

秀美：

我很高興，比一般讀者早幾天讀到你的覆信，因爲你請主編先把稿子寄給我過目，同時你還在稿末寫着得我同意才發表。你這般體貼的安排，使我既感謝，又感動。我明白你所以如此做，無非因爲在信中提到一些我的私事，特別是我交女友的經歷。你不忍心讓我臉紅受窘，怕我會羞愧得恨不得有個地洞鑽下去（我現在住四樓，去也只能鑽到三樓李教授家，於事無補），所以才這般授權給我。

當我捧讀信稿，開始是欣喜，因爲你把有關我的往事絮絮道來，又恢復了我耳熟能詳的活潑俏皮語調，我可以從字裏行間感覺到你的內心在微笑。能使你歷盡刼難的心靈重新綻開笑容，縱然透露一些我雅不欲人知的私事，又有何妨？接着你告訴我你離開大陸的一段艱難歷程，我的心又往下沉，彷彿從前讀了你的晶晶的生日等小說時的感覺一樣。你這段歷程，是所有關懷你讚揚你的人們所希望知道的，他們也有權利知道，怎能不公之於世？縱然透露了一些我雅不欲人知的私事，又有何妨？我就是拚着幾大老臉羞紅，也得同意發表這封覆信。我準備聽一些閒言閒語，諸如：「原來此公當年也有這套！」或者：「想他那時追不上S小姐，必然愁白了少年頭！」

出於我意料之外的，七月七日那天你的覆信見報，我竟然臉不改色。是由於「窈窕淑女，君年好述」是古代聖人也允許的，本來就不必臉紅？還是五十多年的風霜歲月已使我這老臉皮產生了防紅功能？暫且不去研究。至於那位S小姐，眞的我已有很久很久不會想起。你這一提，我又想起了那座狹窄的樓梯，那冬天身穿毛線背心的白狐狸狗，以及那位和她同樓而居的老小姐。但在感覺上，這一切距我是多麼的遙遠，遙遠得如果我要寫這段往事，簡直可以由「曰若稽古小姐S」那種尙書經筆法了。

至於你替我介紹的那位小姐，我只會見過一面就打了退堂鼓，個中原因我從未對你說過，你當然不得而知。這原因永遠埋在我心中算了，因爲這也是「上古史」，不必再「曰若稽古小姐某某」了。

你在覆信中慨嘆：「十幾年來，由台灣而美國而大陸，從未撮合成一對佳偶。」又說：「幾年來怨偶看多了，我逐漸心灰意涼，如今也收起這行副業了。」使我覺得十分抱歉，可能就因我和那位小姐才見一面就悄然撤退，使你第一次做媒就出師不利，終至以後一事無成，關門大吉。而我這十幾年來，也時時兼任月下老人，成績可比你強多了。經算，大概夠坐滿一輛台北市新行駛的中型巴士。而且我看到的佳偶多，怨偶極少，原因很簡單，因爲我一向蟄居在受優良傳統文化薰染的寶島，從不曾出國門一步。所以我目前對月下老人這份兼差，仍然樂而不疲。我想，至少要等到經我撮合成的夫婦和他們的下一代夠坐滿一輛大型公車，我才考慮辭去兼差。

我一向不贊成獨身主義，我認爲「願得兩個成翁媼」是人生的正途，除非實在沒有適合的對象，只得獨身而終，但那也談不上什麼主義。當你在大二上的時候告訴我你要抱獨身主義，我簡直心裏覺得好笑。少不更事的黃毛丫頭，竟然要抱獨身主義，你活潑、開朗、又漂亮，在我的感覺上你絕不是抱獨身主義的那型女性。你看，你現在不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麼，府上的人口正和舍下相等哩！告訴你，我眞的爲幾位要抱獨身主義的女孩難過過。在你畢業後，我担任了幾年中文系大一國文。曾有一位女同學向我表示，等畢業後希望到窮鄉僻壤的國中或國校去教書，在那裏獨身而終。她的樣子瘦瘦的，清秀得近乎蒼白，她的國文程度很好，只是作起文來筆端時帶憂鬱。她說這話時神色落寞，不像你當年口裏說此生不要結婚，臉上却掛着爽朗的笑容。

我當時眞的爲她感到震驚。後來我總是找機會和她多聊聊，一直到她畢業，我發覺她始終獨來獨往，休說男伴，連個女伴也不曾有過。杜鵑花城的四年溫馨，竟不能使她似乎冰凍的心靈融化。現在她早已畢業，我不知道她的近況如何。像這樣的女同學，我後來又遇到過兩位，每次都讓我難過許久。後來我不教大一國文了，不再經由批改作文和同學交換意見，才沒有再遇到這類女同學。

最使我感到震憾的一次，是F大一位跟我作碩士論文的同學於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到台南去學習做修女。對這位又聰明又秀麗的高足遁入空門，我這個全身沒有宗教細胞的老師眞是百思不得其解，爲之失眠數夕。這兩年中，我每到台南，總和她聯絡，約她談談，有時在鐵路餐廳吃碗麵，我察覺她是

……，我突然想吶喊：「不能這樣！這是不對的！柴米油鹽和奶瓶尿布都是眞實的，天國？天國在那裏？」

我在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四日星期四告別單身宿舍，踏入結婚禮堂。當我面對着白紗覆頭的新娘，忽然心頭靈光一閃，想通了一個道理：我先前幾次交女朋友之所以沒有結果（包括你睹熱心替我介紹的一次在內），原來就因爲眼前這位新娘早已在世界的一角等我。前幾次都找錯了對象，自然是徒勞無功了。婚後一女一子先後誕生，這個四口之家也忙得我團團轉。我當初選了「兒童節」在「婦女之家」的禮堂結婚，如今爲兩位兒童和一位婦女多效一點犬馬之勞，這也是義不容辭的事。本月十二日「華副」有我的一篇「吾家有女初畢業」，這無異是我這四口之家的剪影，我已剪下一份寄給你，相信你有興趣一讀的。

你說你小時候看新娘坐四人抬的大轎，很是羨慕，想她們威風得很，怎麼還會啼哭。這究竟是女孩子的想法，我小時候就不然。放學時遇到花轎，我和同學們一定跑過去緊貼着花轎走，聽聽轎中的新嫁婚有沒有嚶嚶哭泣。如果聽到哭聲，我們就說：「不要哭啦，新郎倌在等你。」如果聽不到哭聲，我們就說：「新娘子怎樣不哭？羞羞羞！」就這樣，我們把新娘子弄得哭一陣，停一陣，哭也不好，不哭也不好。從來沒有一個新娘子敢在此時掀開轎簾把我們罵一頓。想想自己小時，實在是個頑童。「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如今追懷，恍如隔世。

武俠小說是我單身宿舍時期的消遣品，那時都由夏某從租書店租來，免費供應。他赴美後，我就少看了。爲了答謝他的厚意，我曾買了整套「鶴驚崑崙」「寶劍金釵」「劍氣珠光」「臥虎藏龍」寄給他，以慰他客地寂寞。這套書我屢看不厭，夏某也有同感。這套書到了他手中，聽說在他的交遊圈中很走紅一陣。我結婚之後，生活日漸繁忙，就只能看看報紙副刊上的武俠小說了。順便告訴你一件趣事，在我單身宿舍生活的最後一年，我租來了一

多的。那部書的文筆平平，吸引我的是書中的人名，很多名字都似曾相識。我思索了數天，拿出數年前在某校兼課的計分簿一一仔細審閱，發現了小說中的姓名，很多是某班同學姓名的諧音。我再進一步比勘研究，終於恍然大悟。原來小說作者是該班的一位同學，凡是他喜歡的同學都成了小說中的正派人物，不喜歡的當然是邪派人物。他追一位美麗的女同學追不上，就把她寫成隱居苗疆的九子魔嫗；他修我的中國文學史課程重修（事實上他並未重修，而是輟學去寫武俠小說了），把我寫成武當派的掌門道長，在一次正邪兩派決戰中被邪派高手砍斷一隻右臂——我那條曾經用紅筆一揮給他四十分的右臂。如果武俠小說已躋身學術之林，我以上的考證足足可以寫成一篇「索隱」「探微」之類的論文，可惜這時機尚未到來。

先不談日本人可恨不可恨，「宮本武藏」是部好電影，我的觀念至今不變。你可還記得當年台北戲院演出時的盛況？尤其演到第三集「岩流島決戰」，簡直是盛況空前。那次是夏某和我一同去看（夏某先後看了三次），當看到遠山隱隱，碧水浩浩，一葉扁舟在霞光閃爍的水面上緩緩駛向目的地，，船上的武藏神氣內斂，臉色凝重，兩眼看着前方，若有所思。這是武藏赴生死之會的一幕畫面。夏某先是猛抽早已熄火的烟斗，終於嘆了一聲：「風蕭蕭兮易水寒！」電影散場，二入坐三輪車回單身宿舍。一路上直感嘆，嘆我國電影辜負了歷史上多少英雄烈士的悲壯事蹟，嘆我國的電影不能肩負起提昇民族靈魂與國民情操的天職。夏某如果現在還活着，看了這幾年的電影或電視，不是滴滴滴，就是殺殺殺，眼淚固然不值錢，鮮血也同紅墨水一般廉價，不知有何感慨？我看了都不禁作三日嘔，何況是他！我想他一定會拉我到余老前輩府上去作半日遊，聊以忘憂，可是余老前輩也已作古多年。

你說你生下來時，家鄉還是日本人佔據着，所以從小恨透了日本。你們家裏都不說日本話，不唱日本歌，連帶着也不看日本電影。這是種民族情感。我也曾在抗戰時期日機濫炸下受盡驚嚇，在淪陷

向很理智，日本投降後，範圍縮小到日本的軍閥、政客和一些瘋狂的劊子手；對多數善良的日本人——像你我以及我們的親戚朋友一樣善良的日本人，我從不懷恨。所以遇到日本學者或觀光客，我的眼光總是友善的；班上有日本留學生，我也把他們和本地學生一視同仁；過舊曆年，我也曾邀日本學生到家裏吃年夜飯。但是我却曾經被一名日本同學莫須有的侮辱過。那時中日還未斷交，他重修二次中國文學史不及格，結果就來了一封信，大致說我這樣年紀的中國人，很難忘記「南京事件」。言下之意，他二次重修不及格，是由於我的報復心理作祟。這簡直否定了我做教師的基本人格，豈非莫大的侮辱？「南京事件」是舉世共知的日本軍閥欠我們的血債，但是說實話，我這個中國人並沒有時時刻刻（包括在開卷評分時）記在心頭，倒是他老兄提醒了我！一個做學生的考壞了不自我檢討，反而疑神疑鬼的誣蔑教師，這是怎麼樣的學生？對外籍學生，我和我的同事一向評分從寬，但是寬也得有個譜，離了譜，我如何能送他及格？我有幾句成語可以用來批評這位同學的行徑，有一句四字的二句五字的，但我始終沒有說出口。他這封信使我難過了好幾天，好幾番夜闌人靜，妻子和兒女都已進入夢鄉，我獨自面對案頭這封信，爲國家的多災多難垂淚。但是，我仍然很理智，我對日本學生的成績仍然是秉公酌情處理，一如往昔。中、斷交之前如此，斷交之後亦然。

你覆信所引起的我的感想大致已寫上了，最後我還是要謝謝你這封覆信所帶給我的慰藉和鼓勵。在今日大學校園中普遍充滿着疏離感的今天。你這封信所含蘊的力量足夠支持我再在我的崗位上苦撐幾年。我最近在整理舊作，想出一部「晚鳴軒文學論文集」；又在抽時間寫散文，準備將來出一部「晚鳴軒散文集」。請允許我把你這封覆信將來收入我的散文集，作爲我給你的兩封信的附錄。就這麼一點雪泥鴻爪，你知道我將如何的以有生之年來珍惜它。

祝你家庭幸福，同時在創作上更上層樓！

——

松丁隨筆

論有人此有土

向晚

現代的眞民主國家，必具備五要素：人民、土地、主權、議會、法制。縱然是非民主國家，沒有眞議會、法制，但前三要素還是存在的。三要素中，又以人民爲最重要。

人民大致可分爲三類：一是優秀者，既聰明、勇敢，而又能識大體不自私；二是低劣者，既愚蠢、懶惰、而又不識大體絕對自私；三是人民原是優秀分子，因統治者不得人心，皆變爲離異分子，像這種國家，人民愈多，就愈危險。故大學在「有人此有土」之上，還有一句「有德此有人」。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這是千古名言，故列寧也說：「這是一個意識形態時代」。列寧總算明白這種道理，只可惜列寧所說的意識形態，並非眞理，而與法西斯、納粹的意識形態相同，不得民心，致使世界大亂。

以上是說的一個政治原理，原理不過是一種定論，必須由史實證之，方有眞實價值。找證不能只憑孤證，也不可單據一個地區、一個時代。依據這個原則，我找出三個憑證：

（一）上古周朝——孟子對滕文公說：「昔者大王（文王）居於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以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者害之，二三子何患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周族當夏商時代，原是一部落過着穴居野處的游牧生活。直到古公亶父遷到岐下的周原（陝西岐山），才開始定居，此後方迅速發展起來。據史書說，古公亶父之子季歷，已經嶄露頭角，到季歷之子文王姬昌繼位後，國勢更強，征服了附近小部落，統一了渭水流域，大分土地，建都於豐（長安附近），及文王崩，其子姬發武王國力當然更強大了。

依孟子所說，周人的建國是如何艱難，受盡了狄人的侵略壓迫，一直向西逃避，直到岐山，始覺到一個安身據點。從此只憑藉文王的德行（仁人），先

一個國家，光是擁有優秀的人民，還不夠，更須有賢明的偉大領袖，不然必會走上自我毀滅之路。

（二）中古歐洲普魯士——當神聖羅馬帝國時代，德意志是該帝國直轄區域，到拿破侖征服歐洲，曾把歐洲重新劃分。拿氏失敗後，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再次劃分，把德意志組成一個散漫的同盟（邦聯），包括三十九邦，即奧大利與普魯士。

普魯士的興起，和我周朝有些相似，完全是由一族發展起來的。周室是先由古公亶父開創，然後傳給其子子孫孫，季歷又傳給其子姬昌（文王），姬昌又傳給子姬發（武王）。普魯士呢？也是一樣，完全由霍亨赫倫一族興起來的。其創始爲大選侯——富銳德里克，繼之者富銳德里克第一再傳至第二、第三，和周室一樣，其中有文有武，個個皆精明能幹。這些君王每人皆立下一種治國志願，照志願努力以赴。並且壽命皆長，每個王都在位五十年左右。頭一位是大選侯富銳德里克威廉（一六四〇——一六八八年），他能把支離破碎的教區統一起來。繼之者爲富銳德里克第一，德人稱他爲「統一的富銳德里克」，因他佔據西勒西亞，分割波蘭，普魯士基礎始獲鞏固。

再下是富銳德里克威廉第一，頗能繼其祖父之遺志，即位之日，立即遣散所有不稱職之內臣，拍賣宮中的車馬、寶物，並鎔其父所遺下的一切銀器，以鑄貨幣，兩月之後又宣告新軍組織完成。他治國如練兵、講紀律、效率，故有「隊長國王」之綽號。代代相傳，所有普王皆能秉承先人遺志，個個皆能勵精圖治，直至世界第一次大戰。這次大戰，最後雖然失敗，但納粹興起，德國又是一個強國。二次大戰，納粹崩潰，但和平後，分裂東西德，西德在經濟上仍執世界牛耳，可謂屢破屢興。

當拿破崙稱霸歐洲時代，普國（歐洲各國同）曾被貶爲附庸，政治經濟不必談，凡風尙愛好也莫不仰巴黎鼻息，正如今日香港處處仰視倫敦眼色。唯自霍亨索倫族興起後，歷代君王個個皆發奮圖強，數十年後，先與丹麥戰，勝之；再與奧國戰，又勝之；最後與法國戰，俘擄法王拿破崙第三，法國投降。在此戰之前，歐洲原是法國霸權時代，經此一戰，霸權便轉移於德國了（普統一

的老家，它曾被埃及、亞西利亞、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希臘與羅馬強國先後征服，當邦聯時代，原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羅馬滅亡後，又被其他列強佔領，直至第二次大戰後，始被國際承認，應恢復重新建國。這就是今日的以色列。

原是希伯來族人只是憑藉猶太教建的國，共滅亡了八、九次，時間亘近兩千餘年。但建新國家後埃及領導阿拉伯國家却又想毀滅它。孰知只經一次戰爭，便把數國敵人打了個大敗，所得土地，比以色列本土還多，這眞是一個大奇蹟。

以色列問題，至今並未解決，因北有蘇共，南有埃、阿，皆在對它虎視眈眈，欲得之而後甘心。但它毫無恐懼，而且愈戰愈強。觀它最近飛往非洲烏干達營救人質事件，可以證明以色列人如何聰明、勇敢的大無畏精神！近觀東南亞一些所謂大國，一聞南越陷共，立刻便向中蘇共紛紛献媚、投降，其間相差該有多大？

然以色列何以具如此偉大精神、力量呢？我以爲不外兩點：（一）是宗教信仰力量，他們世代傳下的猶太教，堅信不移。人有人格，國就有國格，有人此有土。當他流亡歐美的僑民初回國門時，見到一片荒凉，食住皆成問題，信

留下來，斬荊披棘，以愉快的信心，開始重建家國。廿年後，居然面目一新，是可與歐美各國相比。（二）是以色列民族是希伯來，這是古代最優秀民族之一，再加之與全世界優秀民族混血，所以這個民族在世界上說，也是不可多得的。難得的是，人民大多數皆優秀，等於每人皆是鑽石，而非砂土。他們各種人才都有，且都是第一流專家。當梅爾夫人、達揚執政時，世人莫不欣賞他二人的明智果敢，其及退休，大家又不免會爲以色列担憂，但事實不然，現在以色列的內政、外交，不是和從前一樣能幹嗎？

語云：「國於天地必有以立」，照現代語說，因一個國家建立在這個世界上，能夠生存，必定有幾個條件。這條件是甚麼？如上所述，即（一）是優秀的民族。若愚蠢民族，縱然建國，必成爲強隣的附庸，並不能眞正自立。（二）是信仰，有人此有土，然若是一盤散沙的人，一種崇高的意識形態，無論擁有多少人民也無用處。如過去的非洲、亞洲、中南美洲，還不是照樣被帝國主義國家宰割，今日改受共黨愚弄。（三）是要有眞誠爲國爲民的偉大領導人，此三者缺一不可。

今日我國（當然是中華民國）以上三條件皆俱備，但須積極改變或剷除所盤據大小機構的一小撮腐敗貪婪分子，那麼，光復大陸便更有把握了。

猶太人並不英雄

方劍雲

這次平津唐三角地區大地震之災，在國際上鬧出一個小小的笑話，未受到注意，但對於自由地區的中國人，關係甚大，不可不知。

且說地震發生後，許多外國政客與毛幫有來往的，都去電北平慰問，這本來也是人情之常，這批政客中，夾有以色列總理拉賓，但拉賓的慰問電到北平，毛幫拒絕接收，予以退回，理由是沒有「邦交」。

毛幫此舉顯而易見是向中東阿拉伯國家賣交情，實在一封慰問電並不一定有「邦交」才可以收，如果一定有邦交始收電，請問毛幫與美國有沒有「邦交」？福特的電未見毛幫敢予退回，何況以色列在毛幫政權成立後即承認毛幫，毛幫雖然與以色列未派「大使」，但毛幫並發表聲明，不承認以色列的「承認」。

毛幫的作風向來是從心所欲，無道理可講，不必說它，眞正可笑的是猶太人。

猶太人在中東對阿拉伯的戰爭，再如襲擊烏干達機場，都很英雄，只有對毛幫，却是一條狗熊，無恥而下賤，毛幫政權成立後，以色列搶着承認，但毛幫不理，一任以色列單方面承認，這本來已失去國際常軌，但以色列却單戀毛幫，鍥而不捨，凡是在聯合國有關中國代表權投票，以色列一定站在毛幫一邊，但毛幫並不領情，從未說過一個謝字，不但不領情，只要任何國際場合有毛幫參加，遇到談阿、以之爭，毛幫一定攘臂爭先，作反以的急先鋒。但以色列不但在聯合國投毛幫的票，並還策動全世界猶太人從各個角落危害中華民國，希望中華民國滅亡，毛幫便可一統。

筆者根據這條線索留心二十年，凡是一個洋人對中華民國最仇視，摸摸他的根一定是猶太人，顯然可指的有紐約時報老板塞茨坦柏格・基辛格。

原因究竟何在，我國何時何地同猶太人結的仇，筆者也曾仔細研究過，找不出一點事實，後來把範圍擴大一些來思索，終於想出一個道理。原來猶太人想要美國丟下全世界的防衛，集中全力支持以色列，第一個步驟是丟掉東南亞，但猶太人用電子計算機一算，美國要撤離東南亞，必須同毛幫修好，向毛幫修好，就要滅亡中華民國，因爲中華民國存在一天，美毛之間便不能合作無間。就因此，猶太人便要千方百計滅亡中華民國，其心理與七七事變前的日本相同，不過，日本用的明槍，猶太人施的暗箭，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都要記住當今世界上，除去國際共產黨之外，我們還有個第二敵人——猶太人。以後逢到猶太人的事，不要再拍手叫好。

離別之情

霍雲霄

偶然找尋電影資料時，在一本舊電影雜誌上，發現三幅新聞圖片，那是一對影人在律師樓簽字離婚時的情景，那三張圖片，第一張是兩夫婦併坐着，聽律師宣讀離婚協定內容。相片中律師祇見背面，那位行將簽字的夫婦，女的看着律師，男的正襟危坐，雙眼下垂，面上掛着一點莫可奈何的自傲神采。第二張是丈夫簽字，妻子注視着丈夫簽字。第三張妻子簽字，丈夫等着，好像在沉思甚麼。從這三張照片倒溯這對夫婦離婚後的一段情景，可以想像妻子當時表情雖然那麼嚴肅，但內心是充滿新的希望的，丈夫表情有點滿不在乎，但內心是很痛苦的。我雖然沒有經歷過這種體驗，但可以想像一對離婚的夫婦，當他們簽了字後，或者還要回去收拾行李，或者他們已收拾行李分開了，來簽字不過是補辦一次手續，出了律師樓，大都是各走各路，心中是愛是恨，却已經過一段落，兩人當中有的是勝利者，有的是失敗者，也有雙方都是勝利者，但很少可能雙方都是失敗者，要是雙方都是失敗者，除非受了甚麼特殊勢力迫成的。至于失敗者當中，有些是自願自我犧牲的，有些是被迫犧牲的。由于那一刹那是情感對立的高潮，彼此雖然簽了字，恨意在簽字過後已經消失，但不可能在離別前彼此好好地談一談，總結一次過去。

人是情感的動物，離婚的一刹那，可能是情感最激動而又是被迫扮演無情者的一次。

每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如果倒溯自已的過去，有多少次與最好的朋友在話別，有些話別是預先知道自已今後不再相見的，有些是事先沒有預知，但後來却一別就成永遠不再相見，在離別時，或者有作終宵夜語的，或默默無言的，甚至祇看到最後一個背影遠去，這一切成爲記憶之後，它在一個人的印象中都永遠不能忘記的。

兩個人曾經聚頭過，不論是夫妻或朋友，兒女雖然經過一段時間相聚，他們必定有過快樂時光，他們必須彼此了解對方的優點及缺點。除開好些並不是純潔的相聚，如爲利益而相聚的合夥，或爲權勢的互相配合而在一起的人之外。人總是有情感的，祇有給利害關係冲昏了頭腦的人才否定了情感，甚至害怕情感。

記得一個朋友說過一個經歷，那是他有一次去探看一位患了不治之症的朋友的病，朋友的家人要回家去吃飲，他答應留下來等他的家人回來。朋友說：病人當時的神情有異樣的興奮，一直談的不停，後來靜默下去，他以爲是朋友談得太多而睡着了，誰知他眞的死去，連咽最後一口氣也不發覺，他靜靜盯視一會，發現病人面色不對，才按鈴叫護士進來。朋友說：他從那一次得到一個奇異的體驗，那是一個垂死的人，他對任何一個人都是眞摯的，他與他的不大熟識的朋友談話時，如果他親人不在，他會當他的朋友如至親的親人一樣，心中也沒有甚麼可以隱瞞別人的。

唯一使一個人忽然由有情變爲無情的原因，是由于內心的懼怕，一個暴君，忽然下旨將一個多年共同出生入死的忠臣殺了，甚至全家抄斬，那種冷酷手段，祇是由于懼怕對方會要脅到自已的安全。等到他做錯了，那種做錯了沒法補償的體驗，雖然不便向別人流露，但祇要這人的正常情感恢復，他內心受到的自咎，可能長久沒法消除的。

離別的刹那間，人的情感有時會麻木的，彷彿滿不在乎，但祇要他們過去的確有過美好的日子，那些回憶，總足以使他們午夜夢迴的，一個人能夠記住一個人的好處，原諒對方的缺點，往往是永遠失掉了這個之後的事。

灌茶家言

展望中共黨內鬥爭（二）

王廷芝

二、毛去世初期鬥爭焦點

爲敵，把他逼到左派那邊去，使右派

……

改組中央軍委，抓緊軍機，而後天下大定。

因此，毛死後的政治局很可能要執爭一個焦點問題是召開「十屆中委全會」選主席，還是即行籌開「十一大」，再選主席。兩種主張都可以講得振振有詞。主張「召開中委會」者可以說：黨章規定主席由中委會選舉，本屆中委會既屬合法，任期亦未滿，自應執行其職權，不必曠日費事提前籌開「第十一屆代會」；而且，「全代會」之召開照章應由中委會通過，中委會如要開會通過此案，就無理

……

提升爲正式委員；但右派可以阻止這一企圖，主張如要升補，就把四名後補委員（包括蘇振華、賽福鼎兩名左派）一同升上來補周、康、朱、董四名遺缺。這一主張合情合理合法，左派無法拒絕；但如四名齊升，政治局在毛死後仍是平分秋色的僵局。而且，在實質上「蘇、賽升補」對左派之助力要大於「倪、吳升補」對右派之助力。因爲蘇賽二人富於能力、經驗、聲望，所欠者只是地位；如地位提升，可成爲右派的兩員大將；倪吳二人能力未見有特殊表現，經驗少、

右派很可能傾向於擁護華國鋒眞除；因爲右派內部推不出適當的人選來競逐主席寶座，而華國鋒氣質近於右派，乃是可爭取的對象。目前政治局委會應屬右派的六人之中，劉伯承老邁龍鍾不必說；陳錫聯；許世友；李德生三人是職業軍人，如非發生兵變奪權，不可能競取候選爲主席；多少有此資格的是葉劍英和李先念。可是，七十七歲的葉劍英近年似乎心力交瘁，大概已無雄心壯志競取這個舖着針氈的寶座。李先念雖然還只有七十一歲，可是多年安份守己，大概只想貢獻其餘力維持國務院常務，無意攬黨政軍大權。如右派硬想推一個本派首領競取主席，則首先就是與華國鋒

控制，反而被他控制。因此，左派的嫡系領袖們很可能希望阻止他眞除，而要設法捧出一個「自己人」佔住主席寶座。最理想的自然是江青；如果江青怯場，就捧王洪文；如果怕王洪文能力太差，就捧張春橋。

假定召開現任的第十屆中共中央委員會來票選主席，則華國鋒多半可獲眞除。因此，左派大概就會主張暫不召開中委全會，而立即籌開「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新的中委會，再選新主席及新政治局；他們大概認爲可以在「十一大」的代表中多佔些席位，而後在新的中委中多佔些席位，而後選出「自己人」爲主席，并在新的政治局取得優勢，而後

所選出的新中委委會進行；至於程序問題，只要政治局通過，并由現任中委半數以上書面贊同，也就可以召開全代會了。這一爭執如果在政治局付表決，結果可能是：

贊成召開中委會者：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劉伯承、許世友、李德生，以及中間偏右的韋國清，還有本身關係最直接的華國鋒。

贊成召開全代會者：江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姚文元、陳永貴，以及中間偏左的吳德、紀登奎。這樣就會成爲「八票對八票」的僵局

爲了預防這一僵局出現，左派一定希望在毛氏去世之前將政治局後補委員之中的左派分子倪志福、吳桂賢

心僞裝的作品。鄧小平抓權時曾積極籌辦新刊物「思想戰線」，準備與「紅旗」雜誌唱對台戲；他一倒台，自然沒有戲唱。毛氏死後，右派一定重整鑼鼓，再爭戲台。而那時在理論思想戰線將是一個新形勢；因爲毛氏在世時，他的最高權威無人敢否定，只要姚文元捧出他的「最新指示」，就無爭論餘地。毛死後，右派「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工作方便得多；他們可以引一些毛語錄，硬指左派「曲解毛思」，而無人有權威加以否定。左法當然仍要盡力把持宣傳機構，但恐怕要比毛在世時困難得多。理論戰線的「鬥口」將會與政治局內的「鬥法」交相輝映。

（轉載星島日報）

斯人難再

阮文達

多年前爲「春秋雜誌」所寫「民國一完人譚延闓」一文，最近湖南文獻季刋予以轉載，重讀一過，深覺組庵先生的過人之處，完全是植基於讀書養氣；組庵先生出身於閥閱之家，少年時，曾受業於吾邑（安化）黃芳洲（鳳岐）先生，芳洲先生爲清季的文翰林兼武翰林，不僅文章書法，冠絕一時，即弓矢擊技之學，亦鮮與倫比；組庵先生在其薰陶之下，亦精於武技，却是外界人很少知道的。

組庵先生以翰苑人才參加革命，民國肇造後，復出而統領湘軍，在作法上自不能率由舊章，因而有人謂：「曾左彭胡諸先輩，盡畢生之力，以造成一脈醇樸之風；乃逮於譚氏三度督湘，此風爲之漸變」。其實，這種偏頗之論，並無損於組庵先生；蓋曾左等以書生督練湘軍，主要的目的在「靖亂衛道」，因而他們極力維護的是儒家正統思想。但組庵先生所處的是一個大變革之局，一切都要創新；因此，老湘軍的目的是以「常」鎮「變」，而新湘軍的目的則在以「變」革「常」；其出發點既截然不同，則湘軍風氣之轉移，自然是一件無法避免的事情。

組庵先生在國民黨中，是極受尊重的，當其蓋棺之後，于右老曾以「民國一完人」爲輓（此聯懸於南京靈谷寺譚墓靈堂內），李協和（烈鈞）先生則許之爲「當代一人」；胡展堂（漢民）先生悼譚詩有云：「諸葛自稱惟謹愼，汾陽所得是聾癡」，某政要亦有「百年循吏良臣傳，一字師承在執中」之句；這些人推許組庵先生的平易中和，不偏不倚；但病之者仍有求全之責，謂其過於圓融。平心而論，組庵先生處處謙抑自己，事事不與人計較，這種謙德，在當時羣雄逐鹿之際，苟非在讀書養氣上下了最大的工夫，又豈能作到。

一個人得到友人和同志的敬愛，倘不大難，最難的是能得到敵人的敬重。民國初年，人稱譚石屏（人鳳）與組庵先生爲「二譚」，二譚和袁世凱均是政敵；當時袁與人談及譚石老，袁謂其「面惡心善，不足畏」；論及組庵先生時，則引黃克強（興）氏的評語說：「組庵先生知白守黑，不爲天下先」。袁氏爲一代梟雄，縱令褒貶他的敵人，亦頗有分寸。迨組庵先生去世，消息輾轉傳到吳佩孚的耳中，吳謂其左右曰：「國民黨中，畢竟以譚組庵最達，讀書亦最多；譚死，黨內失一協調重心，從此汪、胡、蔣等人彼此不相下，天下從此多事」。組庵先生督湘時，曾與吳佩孚兩軍對壘，雖形成敵國，但儒札醴酒，頗有往還，且吳退出湖南之際，復處處暗中將其轄地讓譚軍進據，這些微妙關係，都是組庵先生作人厚道得來。吳氏有輓譚聯云：「蜀道艱難，巫峽啼猿數行淚；長沙痛哭，衡陽歸雁幾封書」。此聯一出，舉國傳誦，莫不服其工雅沉痛，臻於絕境。當時與組庵先生私誼最篤的李協和、楊滄白（庶堪）諸氏，皆嘆吳佩孚一生中，應以康南海壽吳氏五十一聯爲燦之頂，而以輓譚氏一聯爲平淡之終。

我曾在開國鼎盛人才一文中，慨嘆老成凋謝，念及組庵先生，尤其有斯人難再之感！

談知識分子的責任

（下）



王昇

韓福瑞受實證主義影響稱許中共

林邁可先生在那篇文章中，曾提到韓福瑞先生於訪問大陸後，在接受電視訪問時，稱許中共政權已消除了失業的現象，這就是他受了實證主義的影響，對問題祇知描述，而不能作理性的判斷和解釋。他描述大陸上沒有失業，但是他沒有解釋大陸上爲甚麼沒有人失業。林邁可對這個問題提出簡單的解答說：當年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各州的奴隸人口，根本是沒有失業的。大陸上所有老百姓，都是中共政權的奴隸，還會有人失業嗎？也覺得韓福瑞先生是一個高級知識份子，是一個有行政經驗的人，但他却祇能看到表面的現象，而不能推論這個現象背後的眞相。

林邁可也曾提到賈克遜參議員，賈氏於訪問大陸後，竟然指稱「大陸人民信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非常眞誠，他們的信仰是誠意的，我們應該瞭解：一個共產黨徒，爲了他的政治利害，甚至誤認眞理爲其黨的「革命」服務，所以他在盲目的信仰上，可能是「誠意的」；但是他所說的，可能與事實完全相反——即不「誠實」，如果你認爲他說的就是眞的，那你就上了共黨的當。

西方知識分子無法區分「誠意」與「誠實」

林邁可對此特指出：這是因爲實證主義者在遵行理性推論及採證方面，似顯示得無能。他們不曉得「誠意」（Sincerity）與「誠實」（Honesty）是兩回事，甚麼叫「誠意」呢？所謂「誠意」祇是「他眞正相信他所說的」，「誠意」完全是主觀的；而「誠實」乃是「他已相當謹愼確定他所說爲眞」，即他所說的完全與客觀事實相符。許多西方知識份子，無法區分「誠意」與「誠實」的含義，周恩來都招認共黨許多黨員和幹部都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講好話，背後下毒手」，而這些訪客到大陸後，對會晤的中共黨徒們所「表達」的「誠意」，却會「印象深刻」；因而貿然下了不合理的結論，認爲他們所說的，一定是「眞實」的。

司金納的行爲科學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

林邁可又提到司金納的行爲科學，就是根據所謂決定論。甚麼叫決定論呢？就是認爲對人類行爲的科學研究，必須排除自由意志；並假定所有人類行爲與思想，乃是受經濟、文化、心理等各方面影響所決定的。目的與推理不能作爲解釋。亦不顧考慮過去不同的決定可能改變歷史的軌迹，以及未來有不同的路線。此說似乎已否定了理性的重要，不幸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不約而同。

司金納在學術上有很多的成就，他本人亦并不是共產黨，但他的若干論點，却被共黨所利用，他在「超越自由與尊嚴」一書中，強調使人類免於災禍的

唯一希望是：「要有一個使人民受操縱的社會」（當然我們不能抹煞司金納這句話後面還有一句話：「使人民受操縱的社會，才能開創一個符合人民所期望的社會」。）一九三〇年代英國學者韋伯到蘇聯去參觀之後，他描寫蘇聯是一個新的社會，是一個進步的社會。爲甚麼他會有這種看法呢？就是根據行爲科學的理論，認爲一個社會要成爲理想的社會呢？就是根據行爲科學的理論，認爲一個社會要成爲理想的社會，一定要是一個「使人民受操縱的社會」。

行爲科學的價值中立論之危害性

行爲科學是一種政治學中進步的學術，與經濟學中的計量經濟學一樣是社會科學中一種新的發展，我們不僅應該學習而且應該運用，至於說爲甚麼有的學行爲科學的人會左傾，會受共產黨的蠱惑呢？例如行爲科學講價值中立論。自己不願作價值判斷，有時加上一種不安全感；從而產生悲觀恐懼，因此有人希望一個有操縱能力的社會出現，於是便不自覺的投入了共產黨的羅網。這實在不能怪行爲科學，而是人類的不幸——有了陰險害人的共產黨。

這裏更要說明的一點，我以爲林邁可先生的文章主題是研究知識份子爲甚麼易上共黨的當，他談到實證主義，但并不是完全抹煞實證主義在學術上的貢獻；他提到行爲科學，并不是反對行爲科學；他提司金納，也不是否認司金納在學術上的成就，他祇是爲實證主義，行爲科學被共產黨利用而惋惜，以他親身經驗的瞭解，希望知識份子，不要再上共產黨的當。他并不是在作純學術的論戰，而是作救人救世的呼籲，這是林邁可先生的苦心所在，大家應該體會。

共黨藉實証主義與行爲科學某些部分騙人

共黨最善僞裝欺騙，它口口聲聲「爲人民」，提出所謂「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它說誰代表人民呢？就是「無產階級」。它要「無產階級」管理人民的事，所以「無產階級」就是操縱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呢？按照學理的解釋：既無生產資本，又無生產工具的人，才爲「無產階級」。以我們反共基地來說，能夠找出十個、八個真正的「無產階級」嗎？我想是很難找到的！就算假定有十萬八萬的「無產階級」吧！難道要那十萬八萬人來「專」我們一千六百萬人的「政」嗎？共黨一貫習於假藉「人民」之名，來迫害人民，它要殺人民的頭，說是人民要殺你的頭；它要沒收人民的財產，說人民要沒收你的財產……。共黨的上述作法，與司金納所謂「要有一個使人民受操縱的社會」，剛剛不謀而合。正因爲共黨巧妙的利用實證主義的某些缺憾，與行爲科學的某些部份，故而有少數研究實證主義與行爲科學的人，莫名其妙地掉進了它的陷阱，使自己做了共黨的工具而不自知，實在可惜！

對共產思想滲透應採「免疫」方法

林邁可先生指出：今後對付共黨思想滲透的方法，要採取「免疫」的做法，不准許看共黨的書刊，不准許聽共黨的講話，這樣做恐怕不是反共之道，容易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今後應不再祇走「檢疫」的舊路，而要走「免疫」的大道！這「免疫」的路子，就是要我們的知識份子，在學術上、理論上、與理性的判斷上，肯定價值觀念，從根本上去否定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由知識分子攪起來的

林邁可先生說：過去大家認爲共產黨是在貧窮的地方，才容易產生的：但經研究的結果，發現窮困地區的工人和農民，根本不攪共產主義。所有共產主義的禍端，都是知識份子攪起來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起因，是在知識份子；而消滅共黨禍害的關鍵，亦在促使知識份子作理性的思考。因此，今後人類的前途，要靠知識份子的自救。我們要消滅共黨，要拯救國家和民族，也要靠知識份子的奮起。尤其希望自由世界的高級知識份子，絕對不要再上共產黨的當！所謂「風行草偃」，知識份子怎麼講，一般民衆就跟著怎麼走！

也許有人認爲我們反共基地，這幾年來表面上很安靜，我們的學校也很安靜，各位先生可以安心的教書，青年們也可以安心的唸書；但是，我們從許多的事實證明，顯示共黨對我們台灣，破壞很積極，它是陰謀詭計，無所不用其極！例如，有的雜誌，言論甚爲偏差，這些人本身并不是共產黨；但是他的言論，事實上在替共黨講話。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在台灣有人講實證主義，爲甚麼定要講羅素？介紹存在主義，爲甚麼祇介紹沙特？講行爲科學，爲甚麼特別要講價值中立論？也許有些人已經有很高的警覺，知道這是敵人——共產黨的陰謀；但也許還有人缺之戒懼，甚至抱着欣賞的態度，認爲它們不錯哩！

三十年代左、中知識分子給國家民族帶來浩劫

當年在大陸上，所謂三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們，由於被共黨的欺騙利用，他們造成的錯誤，不僅使他們自己遭到了悲慘的下場，而且也爲我國家民族帶來了空前的浩劫。當年標榜中立的知識份子，他們的下場如何呢？就是正式的共產黨員，當時身爲共產黨文藝統戰的骨幹份子，像陸定一、周揚、田漢、廖沫沙、鄧拓……等人，他們的下場又是如何？

以往大陸的失敗，還有台灣作爲反共復國的基地。今天我們在台灣，再不能上當了。所謂「退此一步，即無死所」。越南和高棉的淪亡，多悲慘啊！我們反共的鬥爭，是爲五千年的歷史文化而反共，爲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而反共，是爲我們自己和後代子孫的自由幸福而反共。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尤其是我們知識份子的責任！願我們大家携手合作，一致認清共產主義已完全破產，先從思想戰場上戰勝敵人，進而保証軍事反攻的徹底勝利！



突出特技、武打、喜劇的商業性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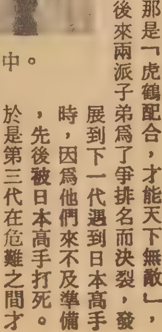
——林巽——

在希臘的古老神話故事中，據說在很遠的地方有一件寶物，那是一襲金色的羊毛，一個國家如得到這件寶物，這個國家便永遠享受和平、榮耀、國泰民安，故事中有一個王子，父親被強鄰侵略殺死，他因一忠心軍人撫養成人，當他要奪回帝位時，又為謀朝篡位者所暗算，這個王子便千方百計，冒着最大的風險，走上艱難的路途去找尋那襲金羊毛，可使自己的國家過着國泰民安的生活，這便是近期電影中的「神將福星」故事。由鐸亞武斯壯主演，是十餘年前美意合作的電影，這部電影當時公映頗為轟動，電影的特色是假可亂眞的特技攝影。如謝遜逃脫等，都極盡刺激能事，大大滿足觀眾的好奇心。不過作為文化古國的希臘，這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神話故事後面，我們似乎看到那襲金羊毛，那是一個象徵思想，它象徵古希臘的文化哲學，又如孔子的倫理思想，亦可喻為象徵我國的金羊毛。

「神將福星」除開特技突出之外，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概念化的，與過去意大利式的「大隻佬」復國電影，並沒多大分別。這次舊片重映同樣受歡迎，可能是意大利式大隻佬復國的電影很久不在銀幕出現了，另一原因是對於看慣打鬥片的觀眾，它們是有同樣娛樂噱頭的。


根據「謝遜與阿干諾」神話改變「神將福星」。

國片打鬥片，由王羽導演，王羽、劉家榮、謝玲玲主演的「虎鶴雙形」是本期比較突出的一部打鬥片，「虎」片本來是近年來國片中故事結構庸俗的一類電影，故事寫在民初時代，日本派空手道高手在我國北方向我國武林高手生事，殺我國不少人，然後由被害者的下一之魚，苦練新招式及苦想對策，最後將日本高手殺死，像這類題材的電影，近兩三年相信總不止拍過百部以上。情節是大同小異。不過這部「虎鶴雙形」在構思上有兩點比較特出，一是電影通與一個門派中分出兩大支派，虎形一派，功力勇猛，鶴形一派，功力靈巧。開山師傅曾經寫下一條規例，那是「虎鶴配合，才能天下無敵」，後來兩派子弟為了爭排名而決裂，發展到下一代遇到日本高手時，因為他們來不及準備，先後被日本高手打死。於是第三代在危難之間才攜手合作，最後將日本人打死。「虎」片中還有一個王羽導演打鬥片中的特色，那時用機械分析方式想出破敵之計，這大約是王羽從「獨臂刀」學到的技巧，因可由機械分析所產生的魅力，對現代青年觀眾，是有一定親切感受的。「虎」片導演都很盡了全力，可惜內容太過嚴


王羽與謝玲玲在「虎將雙形」中。


神將戰髏骷的特技鏡頭。

美中不足的。倘若能按情節需要，將反面人物的裝腔作勢，稍加丑化，讓觀眾有些輕鬆笑聲，有如談笑用兵。則這部作品顯得更成熟。

在國片中，由打鬥片演員陳觀泰親自執導的「大懵成」是一部胡鬧喜劇，由伊雷主演，故事寫一個在離島下幹養豬工作的青年，因爲羡慕城市的阿飛與武俠明星，便私下作無師自通的練武，有時晚上將自己扮成阿飛，到香港來找一個黑社會朋友，玩個痛快才回去，他的怪行徑受叔父責罵，將他逐走，他便來香港找黑社會大阿哥收容，作起帶毒品工作，又作私家賭館的巡場，奉命去向大牌檔收規，後來升到賭檔總管，在警察冚檔時成了替死鬼，坐牢出來後改邪歸正，在一家大牌檔工作，因爲反抗黑社會人的收規，大戰黑社會人馬，成了英雄人物。

作爲首次執導的陳觀泰，喜劇效果處理得不錯，比較突出的是將一些武打招式化成胡鬧式武打。故事雖然是同情小市民，但那祇是表面化的，沒有什麼思想性可言，電影劇情簡單，沒有加添什麼變態心理噱頭，以近年的新導演說：陳觀泰就給人一個印象，他比較那些販賣色情變態與血腥



伊雷在「大懵成」中左擁右抱。

邵音音與唐美嬌在「大懵成」中爭風吃醋。

有聽到反效果。從這一點看，至少陳觀泰是及格的導演了。但願他繼續用功，有一天能成爲拍有內容電影的好導演。

在適合兒童觀眾的電影中，本期有一部是和路廸士尼出品，約翰勞治導演的「鬼馬小超人」，那是一個有趣的幻想故事，電影中兩個兒童因爲是來自外太空，到了地球後與成人失掉連絡，被好心的人將他們送到孤兒院去。這兩個小兄妹，因爲忘記了過去，祇有一個神奇的口琴及一個星盒以及一隻陪伴他們的貓，作爲防衛自己的武器，兩個兒童中那個小女孩是個預感家，能知過去未來的事，因此有一天資本家派馬仔將他們綁去，叫馬仔冒認是他們的叔父，打算利用他們的天賦去探查地下能源。兩個小傢伙知道那冒牌叔叔用心不善，便偷偷逃走，途中得到一好心的老司機幫助，又運用他們的特殊能力與追捕他們的人大捉迷藏。和路廸斯尼的風格，就是善於構思匪夷所思現代神話來寫兒童故事，當然他的故事中，千篇一律地少不了由掃把精蛻化出來的裝腔作勢的反面人物，作爲正面人物使出法力正吃盡苦頭的對象。這類電影，不論是拍卡通片或寫實電影都差不多。

「鬼」片祇是應市之作，電影特技並不十分成功，兩個小孩子因爲是太空來的人，除了在逃亡中鎮定之外，並不十分可愛。有一場寫小女孩將司機過去的傷心事說出來，產生一些感人效果。

不可否認和路廸斯尼的出品是很健康的，它沒有什麼深刻的內容，祇寫人的勇敢、機智、樂觀、忠於生活，以及充滿歡樂氣氛，這都是它的特色。

上面四齣電影有適合兒童觀看或不適合兒童觀看的，大致都是純粹販賣娛樂性而內容干淨的電影。但願今後的電影風氣，漸漸走上健康寫實的道路。



「鬼馬小超人」男女主角。

烏干達總統阿敏發跡史

徐正明



一九七一年阿敏與獨眼龍達揚在一酒會上。

烏干達總統阿敏是這次聯合國安理會就以色列自烏干達營救人質行動舉行辯論會的中心人物。一九七一年被阿敏推翻的領袖指他是一名殘暴的人。

阿敏說：「我是一個地道的非洲人。」

多數的傳記記載，阿敏於一九二五年出生在烏干達西北部的回教卡克瓦部落區，他的確實出生月日不詳。這些傳記說，阿敏的母親是有名的女巫，她不久就離開這個地區。阿敏與他務農的父親沒有聯繫，直到三十多年後才取得聯繫。

但去年七月非洲團結組織在烏干達的坎帕拉舉行高階層會議時，阿敏却另有不同的說法。他說，他於一九二八年出生在一棟警察的營房裏，這棟營房過去座落在這個高階層會議的會場。他聲稱他的父親是一名警官。在去年七月的高階層會議中，他當選任期一年的非洲團結組織主席，使他成為非洲黑人國家的重要發言人。他的任期已隨非洲團結組織最近在模里西斯島召開的會議而結束。

傳記中記載，阿敏曾受過一個階段的小學教育，他於一九四六年加入烏干達境內的英國殖民地陸軍，担任伙夫助手。但他去年在接受訪問時曾說：「我不曾上過任何托兒所或小學，我是在被捕後被迫加入軍隊的，我既不識字不會寫字，但在軍中他們教導我。」

他身高六呎四吋，體重二百五十磅，在軍中他學得很快。他曾保持烏干達的重量級拳王的銜頭達九年之久。在烏干達於一九六一年脫離英國獨立的前一年，他升為中尉，他是被升為軍官的兩名烏干達人之一。

一九六六年，阿敏被他的政敵指控侵吞剛果（現稱為薩伊）叛軍給他購買武器供他們與剛果卓姆貝作戰的四萬七千六百美元。而這些政敵指烏干達總統歐波特也牽涉在內。歐波特粹碎這些指控，擢升阿敏為三軍司令。

此後，歐波特與阿敏漸生歧見，一九七一年一月當歐波特身在國外之際，阿敏發動政變奪取政權。歐波特一直流亡坦尚尼亞，他稱阿敏為一位非洲母親所生下來的最殘暴的人。

阿敏在國際舞台上漸出鋒頭，一九七二年他驅逐曾協助他訓練軍隊的以色列人。他後來說，希特勒屠殺六百萬猶太人是對的。

歐波特聲稱，在阿敏當權的頭兩年中，烏干達境內有九萬人遭殺害。阿敏一再否認他在烏干達實行恐怖統治。

在驅逐以色列人的幾個月後，阿敏下令驅逐四萬名英籍的亞洲人，他們控制了烏干達的工商業。

接着，他將英國在烏干達的投資百分之九十收歸國有，並威脅要處決一名英國教授，因他在一本未出版的書的原稿中指阿敏爲一位村落暴君。

他曾下令將美國和平工作團的一百一十二名志願團員拘禁兩天，他說，他要確定他們是不是以色列的間諜。他驅逐守衛坎帕拉美國大使館的海軍陸戰隊。美國——烏干達出口貨的最大主顧——關閉了大使館，但並未正式斷絕外交關係。

他驅逐亞洲人及將英國利益收歸國有，以便使烏干達人獲得更多的控制的舉措，獲得其人民的普遍支持，但烏干達却因此遭遇嚴重困難。

西方的援助告竭，阿敏乃圖利用阿拉伯石油的利潤來支持烏干達。蘇聯的供應武器及數千名與蘇丹人的加入，已使阿敏的陸軍成爲東非的勁旅。

阿敏說，他是以夢來統治的，他不懼暗殺，因爲如果他會死的話，他已在夢中獲得預兆了。他自稱法力高強，當他接近枯木時枯木立刻復活。



漫畫家筆下阿敏乘坐蘇製訓練機飛近以色列達拉維夫機場，進行報復。

在一九七四年，他免除外長伊麗莎白·巴戈雅的職務，指她自聯合國總部返回烏干達的途中曾在巴黎機場的一間厠所裏與一名歐洲人做愛，她目前與數十名烏干達教師、醫生及專家流亡歐洲。

阿敏是回教徒，他曾娶了五個妻子，但已與其[illegible]的。他的新任妻子曾當過女服務生，他去年八月跟她結婚的，她才十九歲，她已替他產下一子。

自成爲總統後，阿敏自封爲元帥，並自頒勳章——維多利亞十字勳章，仿自英國的勳章。

韓共軍事挑釁

由於北韓共軍的挑釁，韓國政府軍與北韓共軍，曾於本月五日上午，在漢城東北七十哩的地區，沿着停戰線東段發生槍戰，雙方傷亡的人數未見報導。衝突發生後，韓國軍事停戰委員會板門店舉行會議，聯合國軍指揮部與北韓共黨代表，都曾提出這次事件。

聯合國軍指揮部發言人美國海軍少將福魯登指出：這次衝突，是因北韓共軍一個邊界哨站崗，用機槍向着由韓國政府軍防守的一個聯合國軍指揮部的觀察站所挑起；韓國政府軍當時採取了適當的防衛措施。幾分鐘之後，北韓共軍又從同一地區，向韓國政府軍的崗哨開槍射擊，韓國士兵也採取了防禦行動。

可是，北韓共黨代表韓柱庚，却誣指韓國士兵首先開槍，挑起這次衝突。福魯登建議雙方派員共同到現場，對此事件作實地調查；但北韓共黨對此項建議，不予理會。足徵這次軍事衝突，確屬北韓共軍所挑起，因而不敢同意由雙方人員共同從事實地調查。

北韓共黨政權並於當天發表聲明，誣指美國與韓國已完成戰爭準備，戰爭可能隨時在韓國爆發。聲明中說：『經過長望戰爭準備之後，美國至少已從戰爭準備階段，進入了直接挑起戰爭的階段。』北韓共黨且繪聲繪影地宣傳：在前線的美國和南韓部隊，「已按照攻擊的戰鬥序列部署」，而且，「所有各軍種的師級司令部，正在移動到隣接軍事分界線的地區內」。

北韓共軍這種欺騙宣傳，顯照是玩弄「做賊喊捉賊」的伎倆，本身準備發動侵畧，先誣賴對方要發動侵畧，藉以淆惑聽聞。

因此，韓國政府特於本月七日發表聲明，反駁北韓共黨上述宣傳，與其慣常的企圖一樣，在於掩飾其本身公然的挑釁行動行侵畧計劃；並指控最近北韓對韓國故意的挑釁行動，是公然違反南、北韓停戰協定。韓國政府在聲明中，再度呼籲北韓共黨立即放棄其武裝侵畧的奸險計劃，返回南、北韓會議桌，勿浪費時間和精力，對韓國從事沒有結果，且毫無用處的宣傳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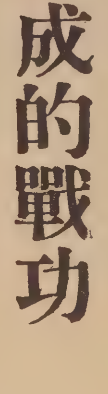
北韓共黨這次一方面而在停戰線地區挑起軍事衝突，一方面發動宣傳攻勢，誣指美國與韓國積極備戰，韓國隨時有爆發戰爭的危險；顯然是在蘇聯指使下所採取的有計劃的行動，究其意圖，不外是下述意圖：

一、警告美國勿與中共從事進一步的勾結。美國當局曾一再宣布，與日本爲夥伴，爲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畧支柱；而韓國爲防衛日本安全的屏障，美國要保衛日本的安全，必須保衛韓國。因此，蘇聯唆使北韓共黨採取軍事挑釁行動，藉以警告美國：如果美國在總統選舉後，圖與中共從事進一步勾結，則蘇聯即將支持北韓，再度發動侵畧韓國的戰爭，威脅日本的安全。

二、威脅日本勿屈從中共要求，同意在日、毛「和約」中，列入「反霸權」條欵。蘇艦最近出現於日本附近的太平洋地區，其用意也與此相同。日本對於蘇聯此項意圖已深切瞭解，因而已改變過去過分媚共的態度。

人物春秋





李秀成的戰功

胡蓀之

萬人雜誌的讀者李潤生先生，目前似以責備的口吻在電話中質問我：「你把太平天國的人物，差不多逐個地寫完了，你獨鼎鼎大名的李秀成，未見報道？這使我們覺得很失望……」不錯，他是太平天國內鬨以後，支持洪秀全王朝最得力的人物，甚至近代史家對他的遭遇，也多表示同情，故值得一提。

與父參加金田起義

李秀成，初名以文，後封忠王，洪秀全改其名曰秀成。廣西藤縣於新村人，自幼沉默寡言笑，事親至孝，母舅陸武雲奇之，使從私塾讀。因家貧而十歲輟學，清道光年，兩廣飢饉，羣盜蠭起，時洪秀全以傳天主爲人所信。李父世高歸之，秀成因亦爲教徒，道光卅年秀全兵起金田，征教民入伍，焚其居室，令挈家以從，世高年老不能任事，只充伙夫。秀成年廿八，發前敵爲走卒；攻下永安，建國號曰太平，叙功爲兩司馬，秀成性好讀書，每有所得，輒枕戈朗誦。其時軍中視經史爲妖書，乃頒禁令，罪或至死，怨者舉報，縛赴行刑，將擬大辟；適有清兵犯襲，秀成亦免死。

奇怪的是清兵見秀成受縛，疑爲被虜而加以釋放。秀成間關三日夜，追及本營以見其父，其軍帥喜謂：「子脫死而仍歸，忠信人也。」因奏免其死，並擢卒長。時世高已死二日，秀成之大慟，遂偕母弟從征至金陵，積功至師帥。太平二年（咸豐三年）四月，從春及丞相胡以洸克皮慶，清院司大臣遁守廬州，即議建廬洲爲省治，江忠源任巡撫，忠源是善治兵的悍將。十一日胡以洸率圍廬州，忠源則率親軍駐紮西門，使廬民萬人登牌防守，穴地數道轟之不克，而清援師馳至，總兵玉山率清兵數萬駐拱宸，陝西總督舒興阿，率二萬五千人駐岡子集，總兵音律希率滇兵駐棗林；江忠濬、劉長佑率湘軍駐西平門五里墩，圍師反被困。

這時以洸欲解圍走，秀成堅持不可，理由是：「忠源善守，廬州城堅，死傷不多，援師乘我後，我軍[illegible]圍，可以各個擊破。……

有勇有謀具古大將風度

以洸不相信曰：「汝亦言軍事耶？今益汝新兄弟萬眾，即責汝破援師，不克我不願再見你了！」秀成慨然担任，率眾薄除兵營，新軍畏脅不敢進，乃自率所部入敵營，全軍感動，大呼從之，除兵潰死者萬餘人，舒興阿、音律希救之亦皆敗挫，長佑、忠源相率遁去，秀成親斬玉山以歸。十二月遂克廬州，忠源投水死，以洸遂入城，置酒會諸將，親酌勞秀成曰：「今而後我知弟矣！」因上其功於期，授殿前二十指揮，李秀成嶄然露頭角。

太平三年（咸豐四年）東王楊秀清獲悉李秀成有勇有謀，於是給他獨當一面，自率一軍，跟陳玉成轉戰江西、湖北此間，併肩作戰，所向有功，雖然李秀成用兵，剽悍不及陳玉成，然其特重勝算，具有古大將的風度。尤其戒妄殺擄掠，軍紀肅然，更爲人民所景仰，太平軍各將，每克一城，多有所獲，以獻東府，而秀成獨無，加以諸將嫉忌，使他坎軻數載，不獲超擢。至太平五年（咸豐六年），天京內亂，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相繼誅死，翼王石達開又出走，而燕王秦日綱更死於二王之難，軍心渙散，天王始援李秀成爲地官副丞相，命與陳玉成共治軍事。當時的清軍江南大營雖潰，而張國樑所部的士氣復振。圍鎮江、分兵逼桐城，自廬郡、三河、舒城、六東、廬江、巢縣，無爲等地運營百餘里，秀成率步騎二萬援玉成，戰輒不利，聞三河共捻首張濟行、龔得樹等有反清意，秀成乃作書使部將李昭壽招之，於是濟行、得樹皆受撫，因此得眾數十萬，使鎮江、桐城之圍皆解。

上書天王再起用石達開

秀成奉詔命回京，封合天侯留京用事，但其時安、福二王柄國，政治賄成。秀成因以上書，請定制度，嚴法令，肅朝綱、明賞罰、輕賦稅，求賢人而待以誠信，黜除奸佞，及立即起用翼王石轉開等十餘事。書上，以忤權臣旨革爵

口，而留其母妻在京以爲人質……

壽以招降張濟行，龔得樹，自伐其功，迨秀成出守浦口，議叙不及於他，大失所望，遂投清軍，並以書約秀成反，適天王洪秀全命侍衛七人來勘營，書落侍衛手，於是天朝以事態嚴重，洪仁發下令盡封中國船隻，切斷秀成後路，使不得回京。地官丞相林治章，夜叩宮門諫曰：「天京所恃以爲長城者，秀成耳。今斷其後路，秀成敗，亡無日矣！臣願以合家十餘口保秀成不反。……」此時秀全大悟，乃罷二王，即用黃緞親書「萬古忠義」四字，使紹章携往秀成營親賜秀成，且封秀成爲忠王，專朝政一如秀清。

與陳玉成大敗清兵

太平天國七年（咸豐八年），清將和春、張國樑所部破秣陵關，進薄金陵；而湘軍統領李續賓，則分破九江、太湖、潛山、桐城等地，並移兵舒城、三河。因三河距廬州僅五十里，屯聚粮械以濟廬州、金陵之需。故秀成聞訊大驚，欲自出京攻桐城，聲援舒城、三河，而京中皆恃秀成，諸大臣暗中阻止他；秀成乃入朝堂，鳴鐘鼓，集羣司切陳利害。天王洪秀全堅其忠，乃允許之，將朝政委諸蒙德恩、林紹章、李春發等代理。他親率數十騎，一日夜馳抵蕪湖。當時清軍壁城下數十萬，聲勢浩大，秀成與李世賢商議，使世賢擋南岸，自以精兵五千餘人渡江，約部將陳坤書、陳炳文、譚紹洸、曾含山等尙未盡至，而清軍已陷和州，秀成不得已率所部破昭關，殲敵廿餘營，收復和州，乘勝取金椒、除州、來安等城，以兵單不能前進。清援師復斷和州之路，秀成退守金椒，得密旨云：「張國樑已陷九袱州，天京垂危，速還京。」

秀成不得歸，日夜涕泣，寢食俱廢！譚紹洸謂之曰：「張濟行降眾十餘萬，可以一戰。」秀成則認爲濟行烏合之眾，有節制之師數千人就足以破之。他說：「我正恃其眾以威敵，一用而敗，我輩皆成擒矣！」乃命譚紹洸，陳坤書還所部，得精銳五千，秀成親自率領，由金椒下大劉村，欲先清兩浦夾江，以安京內人心。清勝保遣四千騎以遏，秀成敗，死傷二千餘，乃從數騎回金椒再入從陽，行文各鎭守將，期議於從陽。其時陳玉成已由厤陽敗歸，秀成見而泣涕，約與合戰。玉成所部由潛山過舒郡，吳汝孝將龔德樹之兵，進攻走遽，李世賢將蕪湖兵，出金牛鎭而抄清兵之後，援三河，秀成自率所部由從陽回金椒，進兵除州，希望與玉成會合。至烏衣與德興阿、勝保之軍發生遭遇戰，大敗清軍；次日至小店，張國樑率援軍至，秀成復敗之。

每戰視死如歸決不後退

秀成以士氣旺盛，乃乘勢追擊至浦口，適陳玉成破廬郡，亦率軍至，乃約玉成攻其前，秀成斷其後，清軍大潰，李續賓戰死於此、勝保、德興阿僅以身免。按清將李續賓，當時所處的環境雖很危險，仍可突圍，但他視死如歸，決不後退。據清史載：咸豐八年十月，陳玉成率大股自江浦、六合、廬江來援，續賓以血戰數月，精銳傷亡甚眾。援師未至，而敵已逼，官軍連環轟擊，殺敵二千，敵則敗退，而天氣大霧，咫尺莫辨，敵突大股，直前衝殺，官軍驚潰，弁勇傷亡過半，歸路悉爲折斷，續賓一面死戰，一面傳令軍中，嚴守牆壘，時敵勢愈集，各軍被其阻截，不能回營，牆壘多被攻破，僅餘四五營從續賓苦戰，繼續顧諸僚佐曰：「我義當死戰以報國，諸君可自圖生也。」僚佐皆言：「公義不負國，我等豈可負公？」或勸以欽兵還守桐城，突出重圍，續賓曰：「軍興九年，均以退走損國威，長寇志，吾當血戰縱橫，多殺一賊，即爲地方多除一害。……」

李續謀敗死後，李世賢復桐城，秀成復克江浦，天長、六合、儀徵、楊州、九袱洲，金陵隔江之路乃通。翌年正月，張國樑復陷浦、九袱洲、壽德洲太平守將秦禮國，七里洲守將謝廷茂，都納欵於國樑，分約內應。二月國樑攻破七里洲，奏禮國從壽德州內擊，劉秀三應之，上關亦破，國樑與欽差和春謀築堅壘長壕，以困金陵。城內不得食，洪秀全檄各鎭兵來援。時秀成在皖南，和部將商議：「清軍精銳集城下，成濠以成，張國樑又剽勇善戰，攻之難得志，若乘此時以輕兵疾馳杭州，蘇州必震動，清軍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師以救之，我瞯其虛，還車急擊，則大營蹋破，蘇、杭皆我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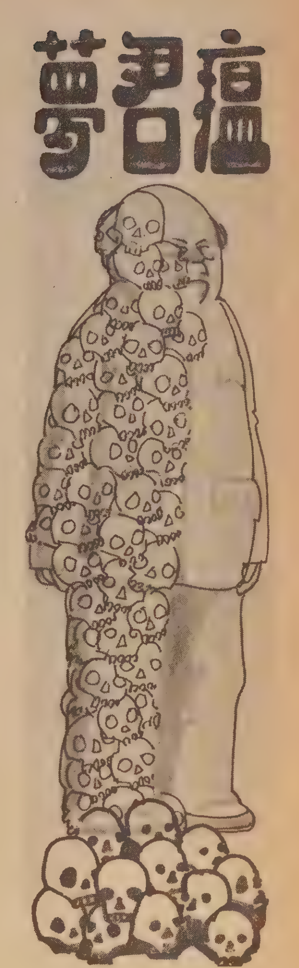
八年心力敗於秀成之手

秀成自率精銳千餘，襲破經縣防軍，遂克旗德。隨即下廣德，四安，遂由安吉武康進攻杭州，清廷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分大營兵五分之二，由提督張玉良率之，以援浙江，至則省城已破，秀成洞知大營兵力單薄，委杭州不守，急率所部西馳，陳玉成、李世賢、楊輔清亦各率所部，會於東壩，除拔東壩、建平，並克溧陽，圍金壇。先是清廷大營新舊軍十萬人，月支餉百萬両，皆取給於蘇、浙，及太平軍入浙，浙省不遑自顧餉不發，時金陵垂危，清兵驕佚，酣嬉無度，月支餉不足用，驟聞削減，均無鬥志，秀成洞知其情，即率所部，若向蘇軍進者，清援皆調至常州堵截，而秀成已知自己部眾，抵達金陵城外，鑿於大營空虛而進攻，張國樑拒戰七晝夜，適降大雪積地達尺餘，不勝酷寒，清兵大譟，多至王浚帳下，索餉不得，肆操通衢，將吏部都不敢過問，於是太平軍至有如有如於摧枯拉朽攻入大營，各營火起，王浚所都先遁，和春部屬繼之，全軍遂潰！和春狼狽走丹陽，國樑頓足嘆曰：「八年心力，不料敗於李秀成之手。」招集殘餘，得一萬三千人，退守井陽。

李秀成乘勝率眾十萬，步步當營，逼丹陽城下，國樑開南門出戰，望見秀成旗幟，他的部屬大潰，國樑憤極，自率親軍奮馳麋秀成營，潰卒塞道，蔽隔不得前，秀成命力士溷潰卒中，狙擊國樑，國樑劍在，大呼躍馬入尹公橋下而死，秀成入丹陽命收其屍，以禮葬之。而欽差大臣和春，也死於此役之亂軍中，這是咸豐十年閏三月的事。

瘟君夢

岳騫



三月三日，共軍第一、第三、第六、第七、第十各縱隊，亦分由法庫、康平、昌圖、開原，向四平集結完畢。迄三月四日午後，其第一縱隊第二師及獨立第五師主力，在砲火掩護下，向四平機場猛攻。迄六日晨，機場不守，國軍撤防四平城垣。當夜，共軍再糾合第一、第三縱隊，及第二縱隊之一部，附北滿獨立第二、第五師，野、山砲四十餘門，四面圍攻；往復猛撲數十次，戰鬥慘烈異常。迨七日拂曉開始，共軍集中十一個師兵力附砲七十餘門，輪番向城垣猛轟，雙方展開激烈之戰鬥。九日，共軍第七縱隊加入戰鬥。十日晨，四平外圍各據點先後被共軍砲火摧毀；東南、東北兩高地亦相繼失陷。迄十一日晚，再增戰車四輛，於步、砲、戰協同下，向城垣猛撲。戰至十二日上午，共軍由東北角突入市區，雙方開始逐屋爭奪戰。守軍第八十八師師長彭鍔，親督所部與共軍混戰竟日，終於傷亡慘重，彈盡援絕，乃率殘部由北繞中長路以東向南突圍，至是四平遂陷於共手。

這次林彪第七次攻勢，政府軍失城甚多，行政官吏殉國者，鞍山市長羅永年是東北各市首長中唯一為國捐軀者，他於民國卅四年十一月，以五十二軍一個副師長資格，率軍出關作戰。卅五年五月棄軍職，出任光復後撫順市第一任市長。他頗善於組訓民眾，把握工人，所以撫順市政成績斐然，加以駐防撫順的為青年軍二〇七師，二〇七師為學生從軍所組成者，軍風紀特別良好，他們對內雖然一樣是棉布軍裝，但是畢竟學親水準不同，所以看起來特別整齊。二〇七師師是羅又倫，瀋陽新聞界常把兩羅混為一談。

卅六年初，羅永年市長因處理撫順煤礦罷工問題，與資源委員會撫順礦務局方面發生歧見，羅市長不主張壓制，力持疏導政策，礦務局認為他討好工人，不顧實際困難，遂在煤礦增產第一的口號下被調離撫順，轉任鞍山市長。羅永年到鞍山市後，其作風依舊，因此甚得地方合作。卅七年二月初旬，共軍林彪以三萬之眾圍攻鞍山，羅市長率三百名保安團，協助五十二軍胡晉卿師長以不到三團人，堅守達十四晝夜之久，迨國軍每個堡壘槍眼都被共軍屍體塞滿，織密砲火再也透不過屍體的阻擋後，各個據點遂逐步被共軍攻下，國軍亦犧牲殆盡。羅市長遂率殘餘保安隊退守一個軋鋼廠，他站在一個大鍋爐上指揮作戰，一夜過去，天色微明，他環顧身邊只剩下他自五十二軍帶來的十幾個弟兄後，說聲你們大家走吧！於是把手槍對準了自己胸膛，射出了最後一彈，自鍋爐上一頭撞下而亡，殉職之日為卅七年二月廿一日，也就是鞍山淪陷的那一天。據自鞍山逃出的鋼鐵廠職員傳出，一個共軍頭目說：「如果中央軍都像羅永年似的，那還得了。」

其實當時東北方面政府軍對共軍作戰，大部份仍有高度戰鬥力，只要是不期而遇，政府軍一定佔上風，九十二軍侯鏡如部在打虎山打敗共軍，便是

一九四七年十月間，國軍為打通瀋陽與北平間的北寧路交通，東北國軍與華北國軍協同作戰，將遼西竄擾共軍驅散，會師於范家屯。其中侯鏡如的九十二軍便留駐打虎山，未再返防華北。其後東北局勢愈益險惡，九省重心的瀋陽亦等於處在前線作戰狀態中，東北當局以遼西局面已呈小康情況，乃決定調九十二軍移駐新民與瀋陽各地。這個軍事調動情報，被共軍打聽得一清二楚，在九十二軍準備期間，打虎山、溝幫子等處顯得特別安靜，使人對這一帶治安特別放心。九十二軍離打虎山時，由軍長侯鏡如率主力乘坐多列火車啓行，另有部份隊伍坐卡車前往。

共軍不但知道九十二軍何時離開打虎山，並且算准軍用列車何時通過繞陽河鐵橋，設計周密的共諜並在繞陽河鐵橋預署定時炸彈，準備好了九十二軍軍車一過，立刻把繞陽河鐵橋炸毀，使九十二軍不得再行西返。當九十二軍離開打虎山不久，共軍約萬餘人突然間來到打虎山，很快的攻入市區，留守的國軍兵單力薄，便一步一步的向車站退去。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很巧的是不知為什麼九十二軍在途中躭誤了許多時間（好像是一個高級官員中途不慎墜車），當列車抵達繞陽河時，忽然聽到巨響，繞陽河大鐵橋剛被炸毀。有經驗的國軍判斷，這可能是共軍將來此地襲擊的訊號，既然無法東去瀋陽，乃下令火速西退再返打虎山，在沿路上提

的路上，一點事也沒發現，平靜很。在離打虎山市區不遠時，才聽出纖密槍聲，九十二軍乃不俟到車站，即命火車停開，紛紛跳下車去展開戰鬪。打虎山的守軍看到九十二軍忽然重返，於是精神大振，胆量大增。共軍則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九十二軍不是已經走了嗎？這是那裏來的部隊這樣快，心中不免驚慌失措。打了一夜打虎山全部又被奪回，第二天清晨共軍又來了一部援軍，瀋陽的國軍飛機也來助戰，這時國軍把棉衣反穿，白色在外與雪色一樣，飛機在上看到有顏色的軍隊便轟炸掃射，共軍這是第一次打瞎眼仗，連運死屍的担架隊都沒準備，死的沒有抬走傷的也沒抬走，共約有五、六千人的死者及傷者，都遺留在打虎山，一名師司令員亦戰死，林彪的這一個縱隊去掉了一半。有人說共軍在大陸打的是間諜戰，國軍內如無共諜，只憑打相信不會失敗的，由此一段證明一點不錯，

東北方面政府軍失了一次最大勝利機會，局勢乃不可挽救。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林彪率領其十一個縱隊中九縱隊，在新民以東，法庫以西，瀋陽以北地區與國軍發生激戰，其中有七個縱隊進入國軍口袋陣地之內企圖吃掉在這一地區戍守的新五軍。這個戰場有柳河與遼河交錯，並有邱陵起伏，國軍在這口袋陣地邊緣有四個軍及兩個師環列，除新五軍原在此地一區外，並另有一個軍進入核心向共軍邀擊，共計也約七個軍，並處於外綫包圍有利的態勢。計四十九軍以新民爲基地，佈防於白旗堡、腰島台、巨流河一帶；七十一軍佈防於老邊一帶；新一軍佈防於馬三家子、孟家台一帶；新六軍佈防於達連屯、飽家崗子、以及法庫等地，共有十二個師緊緊守着陣地四周，形成了一個口袋陣地。公主屯是這個口袋陣地的缺口，也是共軍最便捷的逃竄通路；我新五軍乃奉命就近進入〇軍竄擾的核心，向公主屯進攻並由新三軍在後支援，藉以堵住共軍出口，以求勝利完成此一大會戰。

十二月二日，新五軍與新三軍的攻擊正行開始，東北行轅命令新一軍與新六軍的展開攻擊，對新五軍予以有效支援，並命令新六軍於五日攻到公主屯與新五軍會師。新一軍與新六軍乃沿瀋陽法庫公路向西北攻擊，捕捉共軍第三與第十兩縱隊，共軍且戰且走，雙方進出於錢家溝、高力房身一帶。此時，新五軍已將當面共軍第七縱隊擊潰，並取登仕堡，藉以鞏固側背安全；新三軍也擊破共軍第三縱隊的抵抗，攻佔黎巴彥、舊門、舊旗堡等地。

三日，共軍以第十縱隊爲主力，向遼河達連屯、飽家崗子等地進攻，與新六軍激戰；此時新五軍在軍長陳林達率領下，攻勢甚猛，佔領泡子沿、聞家台、衝到口袋陣地最重要缺口的公主屯。公主屯共軍在新五軍攻擊下，拚死抵抗不退，新五軍遂將公主屯予以包圍。四日林彪鑒於公主屯局勢緊急，遂親率五個縱隊主力十餘萬眾趕到公主屯，對新五軍予以反包圍晝夜輪番猛撲。（此時倘廖耀湘部在東北行轅指令下於五日趕至，從後面對共軍襲擊，此東北剿共空前大會戰即可完成，歷史將重寫。）此時新五軍因與共軍兵力懸殊過巨，且塞天凍地無法臨時就地挖掘戰壕，構築簡單工事，只得退踞泡子沿、聞家台、東西舊門等村落，以民房爲工事與共軍激戰。泡子沿一地區係屬沙地，磚房極少，多屬棚土房，新五軍據此抵抗共軍甚爲不易，態勢極爲惡劣，乃急電東北行轅求援。此時共軍因全力攻擊公主屯地區的新五軍，其他各地共軍對國軍壓力遂爲之減輕，因此新三軍以繼續前進攻佔李貝堡東西之綫，新六軍也進出東西拉馬河子、烏巴海以北地區。

東北行轅接獲新五軍緊急電報後，一面電慰陳林達軍長勉其就地死守三天待援，同時對廖耀湘所部未能緊隨新五軍之後從援作戰至表不滿，乃再下令廖耀湘限期於七日正午，必須進攻到東蛇子山與西蛇子山的南北一帶，以解新五軍之危，並就地予共軍主力以殲滅性打擊。口袋陣地四周國軍於五日一律展開攻擊；新民地區的四十九軍，不顧共軍第八、第九兩縱隊的攔阻，向飽家台攻擊；七十一軍也與共軍第二第七兩縱隊交戰於七家子、車連泡地區；其他新一軍、新三軍、新六軍等各路大軍，漏夜向公主屯地區攻擊猛進。雙方共約四十萬，乃於十二月六日互相角逐於柳河遼河交义的狹小地區內，戰事至爲慘烈。計新三軍擊敗共軍第三第十兩縱，前進到廠千戶、蘇家窩棚、陶家屯一帶；新六軍也在共軍阻擊之下，進出到灌子洞、長崗子之綫。

圍攻新五軍的共軍主力，從各地調集了野山重砲百餘門、迫擊砲、火箭砲無數，從十二月六日凌晨起，無間隔的猛轟聞家台、泡子沿，各村所有民房都中彈起火，成爲一片火海。新五軍遂逼於極度紊亂情況，無絲毫憑藉可以繼續抵抗，陳林達軍長只得親率其一九五師主力向南衝出重圍，不幸又中艾家屯共軍的伏擊，但新五軍仍就地俯臥作戰，戰至正午，卒至全軍覆滅。解圍救援各軍，拼死前進衝刺，戰至六日午夜，攻擊前進公主屯附近的東西蛇子山南北之綫，而新五軍早於十二個小時之前，就是六日中午已爲共軍擊破，勝敗之局已定無可挽回。

此戰國軍本處於外綫作戰有利地位，由四十九軍、七十一軍、新一軍、新六軍及另兩個師共十二個師，環列於口袋陣地週圍。新五軍進入核心陣地攻擊缺口公主屯後，新三軍隨後也展開攻擊，雙方主力都向公主屯地區集中，口袋陣地乃益縮小，廖耀湘倘積極猛進緊緊壓縮包圍圈，使如同共軍眼中釘的新五軍不被共軍迅速消滅，則此四十萬人大會戰國軍必可獲勝。計共軍共動用九個縱隊，七個縱隊在口袋陣地內，與新五軍混戰者達五個縱隊。國軍如配合良好，共軍此五個縱隊有全部消滅可能，即使不能全部消滅，能夠殺傷一半，也就足可抵償半年來國軍的損失了。果能如此，則一九四六年五月吉長大捷時的扇形擴展，即可重現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五六—四六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火種

「夠了，老林，跟我走，幹部們說什麼，你不要開腔，我跟他們去磨！」

李天佑的確很兜得轉，他不靈活，口齒也不伶俐，但是很固執，很傴；可能是大隊、中隊、小隊裏的幹部對他很頭痛，拿他沒有辦法，林宇民的事情很快就辦妥了。

一個圈子兜下來，林宇民對這個基建工程隊的組織概況，有了概畧的認識，基建隊主要工作任務是修建區內道路，挖掘土方，以及一些簡單的土木工程。紅衛區以外的工程，也可以跟別區的基建隊比價承包。下面有三個大隊，分担不同工程的工程，大隊下面有中隊，小隊，小組是最基層的組織，每組有二、三十人不等。李天佑是第三大隊第九中隊裏第二小隊第一小組的小組長；他們這個小隊，担任房屋的修繕，換瓦補壁，是一種粗工。

建基隊的成員，有些是勞動力不強的老弱婦孺，他們大半是成份不好和戴着右派帽子的臭知識份子。黨把這個隊看作垃圾堆，以最低的工資索取他們最大的勞動了，而且完全是出之於「毛澤東思想」。

這樣告訴他們：

「你們是什麼東西！是一堆發臭、霉爛了的垃圾，影响社會主義新社會的建設，人民根本不需要你們！要不是偉大的毛主席照顧你們，早該把你們丢到海裏去餵魚！」

就是這麼回事，黨分配你到這裏來了，這裏就變成你終身生活的依據，這裏是你的生塚以及墳墓，你休想挪動一步。

李天佑的小組最近在南街，也就是現在的八一七路三坊七巷一帶修葺屋頂，他帶着林宇民辦好所有手續後，對他說道：

「今天快到中午了，你又沒有帶飯，索性從明天開始，早上要早一點，到南後街的光祿坊口等我好了。」

「要不要帶什麼工具？」

「帶你自己中午吃的飯，工具公家有。」

「謝謝你，小組長，你今天幫了我一個大忙。」

「現在不行這一套，老林，早點回家去歇歇力，明天再上緊幹」

李天佑拍拍他的肩膀，爽朗的說着，在大門口跟他分手了。

個小時，家人團聚的亢奮，解除勞教後生活面貌的突然轉變，一直在刺激着他的情緒，使他很難一時靜止下來。轉眼四五天過去了，現在工作有了，周崗肯定是關照過什麼人，區委會不會無緣無故注意他的問題，最使他感到安慰的，他有一像李天佑那樣的小組長來領導他。一切是那樣地順遂，好像是運氣在轉好了……情緒突然鬆弛了下來，他一下子睡着了。

但是他不會忘記今天是星期三，是他到公安派出所去彙報日子。

他對自己的情況了解得十分清楚，在他有生之年，這個無形的枷鎖，必將永遠套在他脖子上。未來的無數個星期三，他都得到那裏交交代自己一週中的生活與思想，不許漏掉一點；如果讓他們發現你有一丁點細節有沒交代清楚，那你算是前功盡棄，必須從你解除勞教後的第一週重頭來起，那怕它已經過好幾年了。黨一直說「既往不究」，底子裏，他們都是查老賬的專家，從你本身查到你祖宗三代，查到你的親戚學友，他們為了你沒有交代星期天去看一個無關緊要的人，

懷疑自己似乎確是在進行一樁反黨陰謀而「坦白」自供為止。

除非突然有一天，黨把他那頂右派帽子摘掉了；但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是黃紹雄、陳銘樞、羅隆基他們這班高級政治痞子，有統戰價值，他只是千千萬萬不染任何政治色彩的無辜的學生中的一個，除了身體中還膾留着一些勞力資源外，已無任何利用價值。實際的說，他祇是鋪設社會主義新社會大道的路基上，一顆很小的被壓碎了的石屑而已。

但然，他的存在也不能說毫無價值，至少他還担當了「反面教員」的「重任」；由於他那樣卑屈、低賤、像爬虫似的活着，正好給予血性方剛的青年人一個很好的教訓和榜樣。「你們誰要是敢亂彈琴，喏，林宇民就是你們的鏡子！」

晚上，他邊時去公安派出所報到。

他去得早了一點，同轄區的規定在這個時間彙報的其他管制份子都還沒有來。

一個人民警察告訴他，領導要他去談話。

他被帶到後面一間辦公室，派出所的幹部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接待他。

「是林宇民同志嗎？請坐！」

他怔了一下，第一次來報到時，那個幹部曾經嚴厲的申斥了他，現在却顯得有點前倨後恭，這未必

的緊張了起來。

幹部揮揮手，帶他進來的人民警察退了出去。

「請坐呀，林同志！」

他們怎叫他「同志」呢？這……這是……

「請不要誤會，我私人想了解一下，上次用車子送你回來的那位同志是屬於什麼單位的？」

林宇民一下就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了，忐忑的心情平靜了下來。

「省委會治保部的。」

「噢，是治保部嗎？對，對，我好像聽到他也這麼說……林同志，是不是可以告訴我治保部找你去是爲了……爲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純粹爲了治保部想了解三明勞教新生農場幹部的問題。」

「眞是這樣嗎？不過這沒有關係，其實你是知道的，林同志，治保部的工作比較複雜，像我們這個派出所，轄區大，管制份子又多，六一年的盲流情況很嚴重，戶籍管理的控制基本上發生了困難。不過現在好了，經過幾年的整頓，我們已經掌握全部資料。在紅衛區，我們這個派出所的戶口檔案是最完整和保密，你住在這裏慢慢會明白的……」

這時外邊有人在叫了：

「所長，彙報的管制份子到齊了！」

「好，我就來啦！」他邊說跟站起身：「所以林同志，你可以相信，住在我們這個轄區的人，都邊我們相處得不錯。」他們快要走到大辦公廳的門口了，他拍拍林宇民肩膀，親切的說：「以後我們多多聯絡。」

大辦公廳前端靠壁的地方，擺着幾張辦公桌子，後面有張長條會議桌，牆上掛着毛澤東、列寧、恩格斯、馬克思的照相，不過自劉少奇上台後，他的照片就跟毛澤東的並列在一起了。這時，那裏已有二十多個管制份子，分別列隊站在那些辦公桌前，按次序向派出所幹部彙報他們的問題。有些已經彙報過關的人，正在合力把長條會議桌抬到靠壁的地方去；顯然，這裏將變成一個集會場所，照例要由派出所的領導對管制份子作必要的訓話。

所長一出現在大辦公廳，他的臉色立刻變得十分冷峻嚴厲，昂着頭，顯露出不可一世的「黨相」，而那些正在搬動桌椅的管制份子，神情也隨着緊張起來。

他帶着林宇民走到一張辦公桌前面，向那個正在作記錄警察說：

「林宇民已經向我彙報了，他有事情，讓他先回去！」

他跟林宇民點了一下頭走了。

那警察抬起頭，打量着林宇民，說道：

「這裏沒有你的事情了，回去吧。」

這眞是大出林宇民的意外，想不到周崗用車子送他一程，會產生如此令人驚奇的效果。

他們會不會追根究底到省委會治保部去查究呢？萬一眞的去問，那又糟了！

大概不會的，省委會機關太大，他們沒有這點胆子敢去摸底子；說穿了，小幹部碰到大幹部，比小鬼見到閻王還怕。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這是黨幹部基本作風，從上吃到下，從下吃到「人民」。就像彭德懷那樣的元老，爲了批判「三面紅旗」尙且受到整肅，一個小小的公安派出所領導想去省委會，那不是自找死路？

不過，林宇民想，有機會的時候還是跟周崗說一聲，在這個人鬼不分的世界裏，最要緊還是先把立場弄穩，有時候一點小粃漏，會鬧出大亂子來的。

第二天一大早，林宇民帶着飯包，邊照李天佑指定的地點，去光祿坊口等候了。

家裏面沒有鐘錶，居委會豢養的那隻報時的公鷄，祇啼五通就不再爲「人民」服務了。幸虧林宇民在農場和磚瓦廠裏早起慣了，用不到號角聲催，到時間就會自己醒過來。回家之後，他很可以納福多睡一下，但是那個時候，他必然會醒來一次，然後又迷迷糊糊再睡一會，現在就業之初，他當然要特別警惕，寧可早一點，別在開頭第一天就挨小組裏伙伴們的批評。

光祿坊現在改爲學院路，這個地方閉上眼睛，也找得到，他讀中學的二中就在那條路上。有六年的時間，上學放學不知道跑過幾千遍了。

想不到十多年之來，他又重新在跑，他[illegible]跑……所不同者，那個時候他背的是書包，而現在，他腕下挾着的是一個冷飯蒲包。

這條路上曾經編織過他少年時代美麗的夢，立下宏願，獻身於科學；他要做一個偉大的科學家，一個新中國科學界的巨人。在那時他幼稚的心靈裏，這個新的中國是像一座新搭的牌樓那樣鮮艷奪目和引人入勝。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他還沒有開始生活，像剛從蛋壳裏剝出來的小鷄，躲在母親翅膀下面所看到的世界那樣地美好和奇妙。後來他長大了，那座牌樓經過幾次運動的風暴已經褪色，糊紮上去的紙綵也全脫落破碎，只露出一個醜陋的搖搖欲墜的竹架。也許他太小了，還迷戀地依靠着那個竹架，希望能找回它失去的那份鮮艷和嚮往，卻不防它一下子倒坍了下來，壓在他身上，他青少年時期的抱負，對新中國的嚮往，以及生命，已被埋葬在那堆牌樓的殘骸中。

從前的林宇民已在九年前死亡，現在的他，對生命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他只是一個被做上記號的人渣，以不斷的體力勞動去換取生存的機會，沒有別的選擇。

然而他並不感到悲哀，情况比他差的人還多着，他想到了關振宗、應文龍，也想到農場和磚瓦廠中王先永、吳樹春和李懷榮，不管怎樣，他還活着。（五七）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作戰部署，分頭併進，陳果夫奉命以梅如弄某醫院爲根據地，組織「奮勇軍」，集合了約二百人，以手槍等兵器武裝起來。

當陳其美宣布獨立的前一天——十七日，在上海西南方的松江，鈕永建部隊也已經宣言獨立討袁，與上海的行動滙合。

除上述各部隊之外，更積極策動担任上海製造局守備任務的六十一團以及駐紮上海的各部隊，希望他們都站在討袁軍的同一陣綫，大舉攻奪上海製造局——這是陳其美的構想。

進攻製造局之役

和辛亥革命之能否成功繫於楚望台軍械庫的攻防戰一樣，進攻上海製造局的勝敗，也是決定二次革命最大關鍵。如果能將軍械庫奪過來，掌握庫存武器，則應該可以乘勢部署好討袁軍事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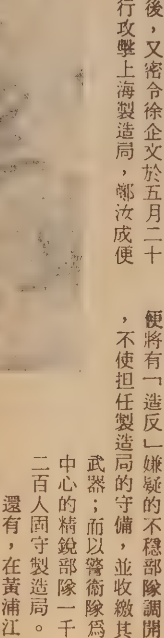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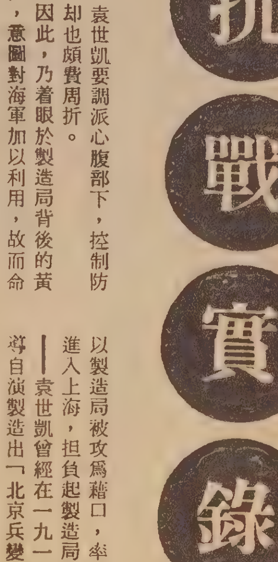
袁世凱已早作準備

在袁世凱那一方面，當然也是以製造局爲上海南面防衞戰略的一個根據地，而相當重視；所以在二次革命發難之前，就已經有所策畫。

不過，在反袁聲浪日益高張的上海，袁世凱要調派心腹部下，控制防務，却也頗費周折。

因此，乃着眼於製造局背後的黃浦江，意圖對海軍加以利用，故而命海軍中將鄭汝成以龐大的報酬收買了海軍總司令李鼎新。

然後，又密令徐企文於五月二十八日佯行攻擊上海製造局，鄭汝成便以製造局被攻爲藉口，率領海軍部隊進入上海，担負起製造局的守備任務——袁世凱曾經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自導自演製造出「北京兵變」，這手法在上海又派上了用場。

上海討袁軍的炮兵隊。

當陳其美剛一宣布討袁，鄭汝成便將有「造反」嫌疑的不穩部隊調開，不使担任製造局的守備，並收繳其武器；而以警衞隊爲中心的精銳部隊一千二百人固守製造局。

還有，在黃浦江面，更配置了「海籌」軍艦，防衞態勢，做到了萬全地步。

討袁軍裝備居於劣勢

相對地，討袁軍則由於匆促舉兵，武器裝備，都居於劣勢。

討袁軍於七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和鈕永建的部隊匯合南下，到十九日清晨控制了南市龍華一帶。

陳其美一再要求鄭汝成退出製造局，二十二日夜間，陳其美指揮奮勇軍發動最初攻擊，遭遇到頑強抵抗。

次日——二十三日，討袁軍斷然下令總攻。

六十一團、三十七團以及駐上海各部隊還包括炮兵，都加入了戰鬥行列，數千人將製造局包圍起來，展開勇猛攻勢；正當此時，「海籌」等軍艦對討袁軍激烈炮轟，在討袁軍說來，最大的失算，是未能估計到海軍的動向。

得到海軍炮轟支援的敵軍步兵，也展開了反擊。討袁軍猝不及防，損失了大炮十八門，寶貴的子彈一百七十多箱，蒙受損害頗重，因而敗退。

討袁軍總司令部本來設在南市，距製造局不遠，但跋扈的鄭汝成通知南市民間戰鬥組織——「商團」，如果不促使陳其美撤退，則發動攻擊；陳其美爲免南市毀於戰火，不得已，而將總司令部移往閘北，重行部署。

討袁軍仍然日夜不停地進攻。但製造局防衞堅強，攻勢一再受挫，但憑士氣想要打開戰局，頗爲困難，而有必要再得到裝備齊全的正規軍的助降。

因此，乃謀進行策動陸軍九十三團參加戰鬥。

▼九十三團，就是蔣總統所親自組訓的滬軍第五團之後身。▲

集合士兵曉以大義

九十三團在二次革命發動之前，担任製造局的守備任務，但被鄭汝成調離製造局，移駐龍華。該部隊對於製造局內部情況，瞭如指掌，最適合担任攻擊製造局任務。蔣總統乃於二

，找團長陳其蔚面談。

可是，陳其蔚已經受了袁世凱的運動，始終沒有見到。

因此，蔣總統乃集合了九十三團各隊，曉以討袁大義，結果有相當一營士兵響應號召，參加了討袁軍；乃立即率領這一支隊伍自南面進攻製造局，北面則有鈕永建部夾攻。蔣總統和鈕永建兩人都站在最前線指揮作戰，一時曾經發生激烈的肉搏戰，營長張紹良陣亡，討袁軍官兵傷亡枕藉。

在這個關頭，「海籌」軍艦的強力探照燈助長了威勢，開始發炮援護製造局的守軍作戰。討袁軍的炮火雖將探照燈擊毀，打瞎了海軍的眼睛；但各艦炮火不僅不停，反而更激烈地盲目轟擊；不過，討袁軍也並不畏怯，乃形成拉鋸戰。

戰事在南市龍華各地繼續進行到第二天——二十九日。當晚，討袁軍重整行列，由龍華、湖南會館、陸家濱三方面向製造局進攻，但袁軍也相當頑強，直到天色大亮，討袁軍彈藥不繼，只得撤回閘北。

此時，鄭汝成重施故技，脅迫閘北商民，如陳其美等討袁軍不撤走，則發動攻擊。

於是，商民、紅十字會甚至租界上的外國人，都倒向了袁世凱那一邊。接受鄭汝成脅迫通知商民們，一面要求陳其美撤走，一面要求外國人出面干涉。

結果，集結在閘北湖州會館的討袁軍被英軍解除了武裝。陳其美只有再退向上海北方二十公里的吳淞、寶山一帶，上海完全歸於袁軍掌握。這是一場叫人不能甘心的失敗。

此後，討袁軍以吳淞要塞及寶山地區為根據地，繼續作戰，但陸續被得到支援的袁軍所擊破，到了八月十三日，以失敗結束。

在江西湖口攻擊討袁軍的湯 銘所指揮的海軍艦隊。

總統第四度前往日本

這次失敗之後，蔣總統在孫先生和陳其美的領導之下，從事革命陣營的重建，第四度前往日本；其後，便往返於日本和上海之間，繼續的活動。

▼據日本資料，蔣總統於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到達日本。

日本外務次官兼外務省政務局長松井慶四郎於九月二十三日將「有關亡命來日之中國人調查報告」送達警視總監安樂兼道等人。該項資料中，有黃興、孫文、陳其美等人的動態；並提到「陸軍少將蔣介石（陳其美之部下）自上海來日，於九月一日到達長崎。」▲


台北市中山路的「國父史蹟紀念館」。

國父高瞻遠矚

和上海討袁軍敗北的差不多時候，各地討袁軍也陸續被裝備、兵員都居於壓倒優勢的袁軍所打敗。

討袁軍完全敗北

在陳其美發出通電的七月十八日，同時宣佈討袁的廣東，很快地於八月五日敗退；翌日——六日，安徽省會安慶的討袁軍也相繼戰敗；至於最初發難的江西，在序戰中雖然擊敗了袁軍，可是遭遇到湯薌銘率領的海軍攻擊，而於八月十八日失敗。

南京方面，也因袁世凱封鎖滬寧鐵路等行動被切斷粮道，成為「陸地孤島」，無法防守，黃興於七月廿九日自城內脫出，一時避上停泊在長江的日本軍艦「嵯峨」號，到達上海，換乘客輪「靜岡丸」，亡命日本。

其後，由何海鳴等人於八月八日在南京第二次宣佈獨立，繼續抵抗；但在馮國璋、張勳等人的大軍猛攻之下，於九月一日陷落。在前面已經提到過，張勳部隊連續搶掠，就是在這個時候，並且發生了給予日本在外交上可乘之機的殺害日本人事件（南京事件）。

不久之後，在九月十二日，以由熊克武所指揮的重慶討袁軍失敗為殿後——「二次革命」，便在完全敗北的情況上結束。

於是袁世凱乃對興軍討袁的各省，派出他的心腹幹部倪嗣冲（安徽）、李純（江西）、馮國璋（江蘇，一度為張勳）、湯薌銘（湖南）、段祺瑞（湖北）等人為各省都督，使原來為革命黨有力根據地的長江流域完全歸於北洋軍閥掌握。

長江流域各省，直到後來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光復為止，一直落於北洋軍閥的蹂躪之上。

銳氣銷沉之所致

袁世凱背叛中華民國建國理念，並且企圖以武力撲滅革命黨的情勢，黨人們雖然都很明瞭，可是在二次革命中，卻力有未逮，完全失敗。

這是由於革命降營的討袁軍缺之實際戰爭的指揮系統，不能一致行動，迅赴機宜；及至興兵之際，袁世凱已經布好萬全之陣。以致總不過在兩年之前打倒持續二百多載滿清專制皇朝、開創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家的「開國政黨」，現在便面臨了必然失敗的局面。

對於失敗的因素，陳其美有如下的分析：

『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眾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賊軍猖獗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人銳的氣銷沉之所致也——此陳公英士自日本赴大連時所寄之言也。』（註一）

徹底改造的最好時機

然而，就在陰霾籠罩着中華民國的這個時期之中，孫先生迅速開始了新的行動，蓋徹底失敗，也正就是徹底改造革命組織的最好時機。

『我們當時在國內不但毫無憑藉，而且根本沒有立足之地。在袁世凱方面，他是繼承了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遺留下來傳統的地位，加以當時一般社會對於總理領導的革命運動，沒有深切的了解，而且還有帝制思想和封建意識潛在其間，所以很多的人反對本黨三民主義。

『而我們國民黨內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是喪失了自信心，以為袁世凱對本黨以壓倒的勝利，決沒有推翻他的時候。於是自動的脫離了革命的陣營，有的去了歐美，有的去了南洋，對於革命的前途不僅失望，而且絕望了。而人格卑劣的黨員，更靦顏事仇，背叛了革命；有的和袁世凱暗中勾結以圖保全其個人的身家和地位，有的對袁世凱稱臣投降。』（註二）

『當時黨人怯於袁氏的淫威，大多數皆精頹喪，意志消沉。其間如胡瑛、孫毓筠之流，靦顏事仇，認賊作父、反黨變節、降敵為榮者，實已指不勝屈。

『總理所說：「外侮之來，立見摧毀，患難之際，疏於路人。」其慘痛真不是我們所能想像。』（註三）

『惟有我們總理高瞻遠矚，毫不灰心；並且告訴一般黨員，以為本黨失敗之後，不出三年，袁世凱一定背叛民國，帝制自為，我們從速要改造本黨，重起爐灶，復興革命，推翻袁賊，保衛民國。』（註四）

『民國三年，國父乃於一般同志沮喪之餘，以嚴密的紀律，組織中華革命黨，堅決的貫徹國民革命的宗旨。』（註五）

孫先生就是這樣高瞻遠矚、堅毅不拔地努力達到「中華革命黨」成立，其間遭逢了許多和以往相同苦難。

國父經由台灣赴日

二次革命當時，待在上海的孫先生，一度打算和由廣東被迫出來的胡漢民等人同回廣東，重建黨命根據地——八月二日由上海乘德國輪船出發；未料到達福建馬尾時，據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武官多賀宗之（上校）告知「廣東討袁軍失敗，陳炯明已逃走，去到那邊會有危險。」孫先生尚屬疑信參半，多賀宗之乃出示報告廣東情勢的電報，讓孫先生相信之後，更勸說經由台灣，出亡日本。孫先生接受了這個意見，乃和胡漢民同行赴台。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螢 回文

封淑英

明燈借讀書。夜照珠懸夥。輕扇撲流星。
薄紗籠隧火。迎風密草依。送雨疎烟荷。
行客苦征宵。伴良逢道左。（同讀）

夢裏

梨雪 林康

夢裏不甘身是客，營營魂自摸歸繁；
邯鄲道遠風聲惡，翡翠衾寒月色殘。
梅曲誰家高弄笛？天涯孤客莫凭欄，
瀟瀟望斷來時路，無限江山再見難！
（偶背李後主詞有感襲變其意成句）

林秀芳詞丈賜函獎譽賦謝

葉惠波

春去匆匆又轉秋。夜涼不願看牽牛。
文章有價仍難售。事業無成枉自謀。
畫虎任人譏類犬。雕虫笑我爲盟鷗。
閒來誤弄班門斧。翹首推詩作上頭。

好事近

劉帆霞

風雨太無情。釀就南荒秋色。那更播音機裏。報驚人消息。
心如池水不生波。此際也相憶。昨夜夢隨雙燕。竟翺翔天北。

妃子笑 十四首十至十四首

陳鐵兒

㈩ 一枝紅艷去蓬瀛。近代爭論論亦驚。
卻笑六軍長恨記。太眞外傳說風情。

⑾ 玉奴家世羊皮村。艷迹雖銷古井存。
鄺露袁枚稽粵志。美人傾國有公論。

⑿ 花開富貴荔枝紅。鼙鼓霓裳和亂中。
今日有無天下色。滿城風雨怨深宮。

⒀ 東坡願作嶺南人。蘇小同鄉溥太眞。
一代名花連草木。傳芳御賜荔枝珍。

⒁ 昔時採食荔枝灣。此物如今產佛山。
可笑悠悠天寶事。興亡付與女兒間。

妃子笑 四首

蕭瑤笙

㈠ 產自炎荒南海濱。荔枝風味世間珍。
誰教歲貢唐宮去。轉使民疲地益貧。

㈡ 不愛江山愛貴妃。君王重色古來稀。
詔傳方物年年獻。貌瘦何曾天下肥。

㈢ 馬殯人斃未興憐。萬里兼程限七天。
不恤民勞糜國帑。後宮還賜洗兒錢。

㈣ 一簇紅塵撲地來。頓教妃子笑顏開。
爲憐絕色幾傾國。終見蛾眉縊馬嵬。

前題 四首

衛燕山

㈠ 烽火諸侯見鑄情。紅塵千里負虛名。
使儂一笑輸傾國。細認君恩是重輕。

㈡ 粵荔川椒味不同。物非儂意笑玄宗。
楊妃不設紅雲宴。猶有家鄉嗜辣風。

㈢ 宮妃終遜謫臣才。祇把紅衣笑裏開。
若識朱顏三百顆。唯何不到嶺南來。

㈣ 晶丸尤物兩情留。薄倖三郎寵未優。
還得一回妃子笑。荔枝何事不封侯。

前題

藥山

風流最是杜司勳。醉發狂言乞紫雲。
[illegible]環一笑與傾國。鼙鼓間關蜀道聞。

妃子笑 二首

鄧學甫

㈠ 玉環一笑荔枝來。歷代紅顏縊馬嵬。
蒼狗白雲人世事。樂天長恨有餘哀。

㈡ 驥尾揚塵妃子笑。預知又是荔枝來。
樊川一韻留詩話。富貴繁華成劫灰。

前題

蘇樹聲

生平嗜好情。與東坡同調。夏日蟬聲鳴。
荔熟林似燒。飛身往枝條。採擷來咀噍。
手剝紅羅襦。晶丸閃光耀。風味勝哀梨。
氣帶丁香妙。瓊漿濺齒牙。清涼透心竅。
怪底唐宮妃。見騎塵啞笑。後人據杜詩。
取義作名叫。

前題 調寄蝶戀花

蕭瑤笙

一騎紅塵同笑指。昏闇三郎。賺得楊妃喜。
錢錫洗兒傳醜事。倉皇西狩鑾叢地。
軍次馬嵬[illegible]變起。掩面君王忍看蛾眉死。
可奈干戈猶未止。九年禍亂連安史。

前題 調寄祝英臺近

黎心齋

探驪珠，堆火齊（去聲）排綠更文藻，脫卻紅衣，緊護蛟綃素。分明姑射神人，肌膚冰雪，忒多事夏蟬爭噪。最堪惱。芳名遠播長安，教星夜馳道千里紅塵，任馬仰人倒。昭陽殿角顏開，一般尤物，讓父老細談天寶。

前題 調寄賀聖朝

潘學增

但求妃子嫣然笑。便長途綸詔。離文驛馬載將來，口腹償需要。紅塵一騎，飛奔年少。喜芳香無變，生辰新曲荔枝香，且欣聲容妙。

前題 調寄荔子丹

劉雲閣

五嶺離枝始薦盤。梅雨漸闌珊。色香與味矜三儁。紅襦擘，玉液齒生寒。三郎老去戀楊環。何恤越關山。博得蛾眉頤一解，又寧知，人馬盡摧殘。

前題 調寄風流子

鄭越燁

生在江南紅俏。香冷肌晶猶妙。然小品，尙盛名，勞動楊妃曾笑。堪耀，堪耀。贏得坡翁詩表。

前題 調寄荔枝香

何敏公

盛夏紅雲漢苑，明月宴。手擘瓊液凝脂，亭樹虬珠。桑田昨是今非，滄海波濤變。秦客，異地相逢故鄉遠。君王賜，妃子笑，紅雲斷。鼙鼓漁陽，末世多離亂。午夢迴腸，久別家園旅懷倦。蟬聲付與恨轉。

瓜棚夜話

何頴孫

對月偏成憶。臨風更所思。心同槐影碎。
意怨瓜摘稀。莫附砌虫唧。漫看雲鶴飛。
清輝懷素淡。何事可輕肥。

PERMA-STAMP®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PERMA-STAMP
PERMA-STAMP
PERMA-STAMP
PERMA-STAMP
PERMA-STAMP

保萬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	3"	4"	5"	6"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62

「是搶救還是挖根?」

嚴以敬作

NO 462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 一九七六 九月二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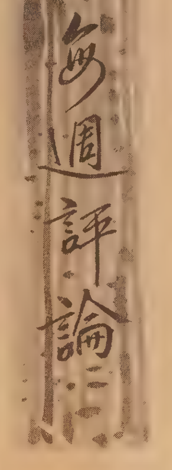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灣仔[illegible]
第二樓
電話：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illegible]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㈤七九五八七六 [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對大陸鬥爭「緩和」的看法



中國大陸上的派系鬥爭好像是「緩和」下來。八月二十三日北平「人民日報」以「抓住要害，深入批鄧」爲題的社論中，雖然強調「我們要乘勝前進，進一步從思想上政治上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掀起批鄧的新高潮」，但社論全文却「火氣」不大。對於喜歡「宜將剩勇追窮寇」和「痛打落水狗」的毛江兩公婆和宮廷派來說，當然不是「亞崩養狗：轉咗性」，而是有種種原因在，使他們不得不改變策畧。

根據大陸的形勢判斷，宮廷派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在當前改變策畧，可能有下述幾種原因：

一、老毛就要嚥下他最後那一口氣：八二高齡的毛澤東，今年五月間最後會見李光耀和巴基斯坦總理布圖等人，已見衰相畢露，誰都可以看得出，他已來日無多了。如果毛已到了最後那一刻，江青集團爲了給毛治喪，當然在派系鬥爭方面要「緩和」一下。此外，中共近年下達「指示」，習慣使用的「毛主席、黨中央」的形式也得改變一下。這些問題看起來是小事，但因牽涉到接班掌權，建立「新的體制」，自非一蹴可成，非經過以實力爲背景，進行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不可。

不可否認，當前中共的「黑幫」集團、官僚集團和槍桿子團集的高幹，基本上多數反對宮廷派，一旦毛死他們必然反對江青等人上台，但自從周恩來、朱德死亡，鄧小平垮台後，在「中央」實無一人敢於站出來說話。在沒有頭頭的情況下，毛死宮廷派上台當無問題，但可以肯定必須經過艱苦的鬥爭。當前北平氣氛突現「緩和」，相信不是江青集團的退却。

二、大陸局面混亂：去年冬開始「教育革命大辯論」，進而正式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後，宮廷派就公開宣佈「不搞戰鬥隊」。然半年多來，大陸各地「造反成性」的青年和上次「文革」中的「羣眾組織」，大部份明的暗的進行串連活動。這些人當然不是支持宮廷派，也不是擁護所謂「穩健」份子。四月上旬在天安門廣場反毛反共抗暴事件爆發前後，大陸各大中城市均爆發了規模不同的反極權求自由的抗暴事件就是證明。雖然在中共中央踢鄧擢華的所謂「兩個決議」發表後，旋即在大陸全面進行「追查反革命」運動，然越「追」謠言越盛，越「查」所謂「反革命」的「打、砸、搶」事件越多。特別是唐山等地發生地震後，謠言滿天，打鬥搶刼等事件到處發生。因爲，大陸局面混亂，主要原因是幹部反毛江，人民反中共交織在一起所致，如果派系鬥爭不停頓一下，可能，江青一伙即或上了台，也會隨着時局的動盪而垮台。

三、宮廷派需要重新部署然後出擊：從大陸所有宣傳內容看，儘管江青一伙是「神枱貓屎，神憎鬼厭」，但在中共「權力就是眞理」的「傳統」下，由於她和她的嘍囉擁有生殺大權，在宮廷派上台後暗中反對他們，但跟着他們走的人絕不會在少數。事實上，今日宮廷派確已擁有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通過「老、中、青三結合」，在軍隊的師、團級幹部中不少都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年輕幹部。軍方老幹部多數反對江青，但進行有組織的反抗已經辦不到。軍隊中已經是如此，其他各方面自不在話下。

該「人民日報」社論「抓住要害、深入批鄧」中有一段稱：「領導幹部應該帶頭學習，帶頭揭發，帶頭批判」。這樣就等於是強迫高幹放棄「右」或「中立」的立場，跟着宮廷派走。又說：「有錯誤的同志」要「提高覺悟，改正錯誤」。「改正錯誤」後，暫時不能「過關」，但並不等於以後也不被整肅。社論還說：「革命羣眾之間要加強團結，共同批鄧，不要拉山頭，搞戰鬥隊，不要糾纏歷史舊賬」。看來，大陸局勢十分混亂，然這些只能增加宮廷派上台的困難，並不能從基本把他們打倒。不過，江青那一小撮人確實不夠料。眞是「穿上龍袍不似太子」，即或能上台掌權，也難較久的維持下去。

台北物價貴過香港 國民消費能力驚人

由於經濟發展迅速的關係，每次到台北，都覺得物價又上揚了。尤其上舘子、住旅店，有如矮仔上樓梯，步步高升。以往住酒店可以打個折扣，現在跑四五家找到一個房間已算幸運，還好意思要求打折嗎？可是物價雖不斷跳升，台北人們消費能力却很驚人，老萬眞不明白他們錢從何來？

萬人傑

台北之行為了內銷

萬人日報出版後，到外邊機會也少了。報舘裏很多事情拋不開，每天大部分時間座鎮報社。今回開小差，跑到台灣，也與報社業務有關，是試探內銷的可能性。很多台灣朋友以未讀過萬人日報爲憾，慫恿老萬試探一下，看是否可以像工商、華僑、星島那樣子，每天用航空運送到台北發行。

一向以來，老萬對「內銷」不感興趣，因爲國內讀者口味，老萬畧知一二，像萬人日報這樣的格調，只適合「一部分」人閱讀，在大部分的人心目中，王羽、柯俊雄的名字比毛澤東、鄧小平要响亮得多；柯俊雄和史萍萍的官司也比大陸地震更多人談論，那麼，希望萬人日報在台灣暢銷，似是不易實現的奇蹟。

不過，即使有一千幾百份銷到台灣，也會使在台北過着歌舞昇平日子的同胞，知道在香港文化前綫，還有一班正義凜然的反共人士，無條件的支持這麼一家反共愛國的報紙，一班老中青三結合的人馬，爲反共宣傳献出時間、精神與良知。

因此老萬認爲讓萬人日報在國內發行，對過着安逸生活的國內同胞，會產生一點點的警覺作用。乃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到台北走了一遭，希望能爲內銷問題找出結果。

大熱天氣到處人潮

台北還是那麼熱鬧，在大熱天氣下，仍然到處人潮。不過，東西貴得驚人、[illegible]是越貴的東西越有人買，怪不得來時在機場海關見到那麼多人拚命帶東西，在老萬前面一個小女子，就帶了五六件大大小小的「行李」，裏面包羅萬有，把東西攤開，就是一爿小型百貨公司。關員檢出還沒把膠套子拿掉的新衣服，起碼有五六十件；中將湯也有四五十包，其他冬菇啦、化裝品啦、首飾啦，一大堆，相信這麼多的東西不會是「送禮自用」，大部分出了海關後會擺進委托行。

人們的銷費能力令人羨慕，女孩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但要知道，買漂亮衣服不像在香港那麼簡單，京華戲院背後的小攤子，幾塊錢便買一件，這裏動不動論千，雖說銀水低，一千元也值一百二三十港紙，但仍能吸引那麼多買客。

看電影的人更擠，在香港拍烏蠅的片子，這裏也見到大排長龍，黃牛票炒到一百二十元一張，我的天！一百二十元是十五元港紙，看一場電影花十五元，在香港能找到幾個觀眾？同時爲了節約能源，自行發電加開的早場，沒有冷氣，看完兩小時電影，恰似作了一次桑拿浴，由頭濕到腳，簡直貼錢買難受！

東南亞第一的「星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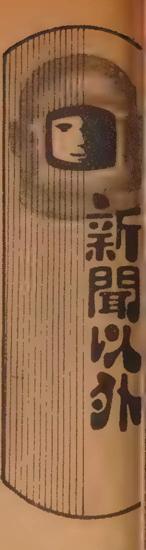
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台灣人們消費能力之強，絕不是香港人可比。

在西門町有一家新開的音樂茶廳，叫「星船」，「星船」以裝修特色見稱，從電梯一出，要經過兩道電子閘門才可以進去，電子閘門自動開關，兩[illegible]一艘太空船的樣子，當中一個旋轉音樂台，盡量利用金屬反光片，透明塑膠及變化無窮的燈光。

太空船艙內的座位，的確經過一番煞費心思的設計，地台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有高有矮，桌子座椅，用同樣料子，却不同設計。音樂台上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具透明的巨大鋼琴，老萬第一次見到。據星船的廣告說：「東南亞第一座全金屬結構餐廳、東南亞第一座時光隧道、東南亞第一座旋轉伸展舞台、東南亞第一座水晶鋼琴、東南亞第一座音效變化燈光背景、東南亞第一座遙控全音域音响系統、東南亞第一座電子樂器系統、東南亞第一座水晶廁所。」其他不說，第一座水晶廁所未免嚇怕人，小姐們敢到這座水晶廁所解手嗎？所謂音效變化燈光背景，確也很別緻，燈光隨着音樂的節奏變化，一疾一徐，頗類狄士尼樂園的電子音樂。

兩千元一瓶「黑威」

據說，這「星船」的裝修費一共花掉一千四百萬到二千萬台幣，相等於二百多萬港幣，數目不算太大，但只有小小不到三千平方英尺的地方，算起來相當可觀了。雖然花掉那麼多鈔票，可是老板很樂觀可以把鈔票賺回來，因爲收費之昂，也同樣使人吃驚。水牌上寫明：第一杯飲品二百元，不管你喝什麼，即使是白開水，也要兩百台幣，加一小賬，兩百二，還有稅捐，合起來便是三十元港幣；如果喝洋酒，更不得了。朋友請客，要一瓶黑牌威士忌，老萬問問價錢兩千元，[illegible]



當然，香港有比他更貴的地方，但這種地方不是普通人去的，而「星船」的顧客，却在排隊，遲來向隅的人多的是。

裴璜雖然很好，坐在這裏的享受其實也很單調，聽聽音樂而已。音樂不見得很高明，老萬只欣賞那打鼓的醜漢，他樣子醜得有型，唱歌也很有味道；其次是原野三重唱的三個小伙子，合唱的技巧相當美妙，其他的「歌星」，是我們慣見的那種台灣歌星同一模子造出來的，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

到「星船」，不可能一杯飲料由頭聽到尾，多喝幾杯，付賬時便夠你肉痛，可是，每晚都擠滿人，香港會有這種「盛況」嗎？

咖啡店的新噱頭

台北有過一家咖啡店，以五百元台幣一杯咖啡聞名東南亞。五百元約等於六十多元港幣，在香港也找不到這麼一家咖啡店。

台北的咖啡店不少是日本人投資，他們投資目的不在賺錢，是藉以解決情婦的生活。開了一家咖啡店，她大可自給自足了。五百元一杯咖啡，也是一個日本人從東京搬來的噱頭。

當然，五百元一杯的不會是普通咖啡，首先，侍應生把一些咖啡豆送到顧客面前，解釋這種巴西咖啡豆如何如何與別不同，然後當面用機器磨碎，裝入壺中煑，直至它燒好，倒在杯中。然後放一個小牌子在顧客面前，上面寫着「這杯咖啡價值新台幣五百元」，義務替他拍一張即映即有的彩色照片留念。

不要以爲沒人上當，喝五百元一杯咖啡的人多的是；事聞於最高當局，認爲此舉足以貶低新台幣價值，且有刺激物價上揚之弊，下令禁止，五百元一杯的咖啡，才不再在台北出現。

香港很多，三四十元一杯很尋常，相等於五元港幣，香港的高等咖啡店，還沒胆子賣得那麼高價，何況台北還要加一小帳，又有稅捐。雖然如此，台北的咖啡室仍經常客滿，遲來沒有位子。除了聽聽電子琴，無特殊吸引的地方，論情調，並無特色。這一類咖啡室若在香港經營，很難避免賠光。

午夜後無夜生活

在台北，一切商店及娛樂場所，規定午夜前便要打烊，情侶絕不會以「到午夜爲止」而滿足，在香港，營業到四點的餐廳多的是，不少比台北咖啡店更適宜於「談情」。

可能台北消遣地方比不上香港多采多姿，因此凡是這一類的地方，生意都很好，不過，他們須睇時間做人，飯館只有午、夜兩輪生意，咖啡店當然也不是日夜客滿，中間會有一段時間小貓三四隻，或者簡直沒有一個客人，所以，雖然在生意旺的時候好看，可能不夠香港川流不息的館子好做。

香港近來對大牌檔限制極嚴，老萬以爲台北有一種特殊情形，値得參考。西門町有幾條街，日間萬頭鑽動，熱鬧非常，晚上十二點後，所有店舖都關了門，便有一些流動的大牌檔擺在馬路上，顧客站着吃，其檔如市。這個方法，既不影响日間擠迫的交通，也給予小販一綫生機，較之認可區合理得多。只是香港並無午夜全部打烊的規定，自必對店戶生意有所影响。這個方法，行之於香港就有困難了。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殊環境，台北可行的，未必適合香港。

萬多元一桌的酒菜

在台北上館子，不論大酒樓，抑小食店，一般消費比香港高，大約高兩成左右。當然也有論倍的，那是因爲客人對「洋酒」特感興趣之故。

一瓶黑牌威士忌，公賣局售價七百五十元台幣，上館子例必上千，但飛機上「免稅」的黑威，二百七十元台幣便買到一瓶。在台北喝洋酒，確是奢侈，二三千元酒席，如果喝個兩三瓶洋酒，便「妹

雖然如此，喝洋酒的人還是不少，除「享受」之外，當然也有「場面」作用。有了洋酒，被邀宴的人覺得陡增光彩。

不過，這只限於「做生意」的人，公務員吃吃喝喝，都有顧忌，聽說行政院長蔣經國下了命令，機關不能宴客，挺多擺擺茶會而已。如果談買賣，不上館子似乎難入正題，許多交易在館子談成功的，所以台北商人動不動宴客，且還在北投設宴，有小姐相伴，生意談得更融洽。

不過，酒樓老板不可以胡來，台北雖沒有「消費者委員會」，但向顧客濫取，往往惹來麻煩。據說幾年前物價沒有今天那麼高漲時，一家粵菜出名的酒樓，一班泰國遊客幫襯，吃了一席一萬多元的酒菜，事後認爲酒樓有搵笨之嫌，告上警察局，警察局立刻派人調查，要求老板解釋，老板說所用鮑翅如何如何名貴，一萬多元，不算濫取。可是警局要求他拿出這種名貴鮑翅來研究研究，却拿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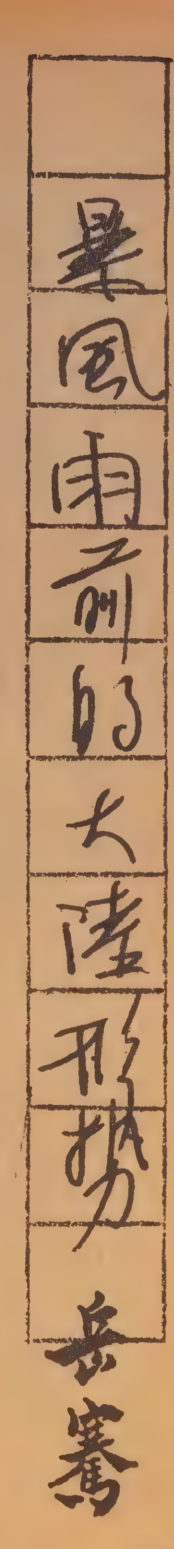
日本遊客最肯花錢

警方對酒樓雖沒採取什麼行動，但這「消息」經過報紙一報導，這家本來生意很不錯的酒樓便一落千丈，營業大不如前，人們知道其價格昂貴原因不在用料上乘，只是搵老襯，自然不甘作瘟生了。

今天台北花錢的地方，最多見是日本遊客（包括一些商業代表），其次是本地商人，最捨不得花的恐怕是咱們香港客了。當股票千七點時，香港人在台北確是也文也武，成爲天之驕子，新加坡舞廳的舞女也多學幾句廣東話，好用甜言蜜語，換取香港客的一擲千金。

可是今天香港客已無此豪氣，反不如土頭土腦的「本地人」。大馬路旁邊住茅屋的衣衫襤褸的老頭，誰知他却是千萬富翁。因爲，這塊地皮是他的，一蓋了大樓，就價值逾億了。

苦的是中層階級的人，除了拿一份有限度的薪水，什麼外快都沒有，受不住物質誘惑，又沒有能力享受，十四五元一斤大米，管吃管住已緊得很，當然休想有上館子的機會了。



經過了平津唐大地震之後，繼之而來的華西大地震，使整個毛管區陷於極度混亂中，毛幫情況本來已經醞釀待變，經過這次地震之後，更是疲態畢呈，毛幫政權情況一如毛澤東的身體，確實到了最後的階段，茲將最近毛幫幾件重大事項畧予叙述。

毛澤東之謎

自從五月二十七日毛澤東見過巴基斯坦總理布圖之後，便銷聲匿跡，目前毛澤東究在何處，其病情如何，都成了一謎。雖然在過去，毛澤東也常常故弄玄虛，一去幾個月不露面，當各方都傳說毛死了，他又突然現形，以「粉碎」外界對他的謠言。這種把戲一連玩過幾次，果然對於毛之生死，很少人再有興趣推測。

但這次情況確實不同，因爲毛澤東在三四月間先後會過紐西蘭總理摩頓，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巴基斯坦總理布圖，在電視上所現的形是一次不如一次，到了馬拉加西總統去北平，毛澤東已不能同他見面，不得不發出「謝賓客」的聲明，是知毛澤東這次不見蹤跡，與過去不同，並非故弄玄虛，實在是支持不了了，就在螢幕上看到毛澤東見李光耀的情狀，其人已去死不遠。至今又已三月，不必說露面，連一項揑造的消息都沒有，相當奇怪，因爲江青華國鋒集團至今仍靠毛澤東照住，毛澤東的身體好壞，對他們關係太大，他們應當時刻宣傳毛澤東身體健康以震懾反對派，但江華計不出此，是不是他們故意降低毛澤東的作用，準備必要時宣佈毛澤東的死期。

又根據東京產經新聞的獨家報導，八月四日新華社在北平會有一項更正，將原來發的消息「毛主席與黨中央」改爲「黨中央與毛澤東同志」，如果此說屬實，則毛澤東情況已不是小壞，而是大壞了。

因爲北平方面大權掌握於江青、華國鋒、張春橋、汪東興一羣人手中，毛澤東的身體如何，毛澤東的利用價值還有多大，只有他們幾個人清楚，不論毛澤東是已死還是彌留，只要他們仍有利用毛澤東的價值時，他們就應當宣傳毛澤東的健康，現在隻字不提毛澤東，還有意無意貶低毛澤東的作用，可以看出毛澤東利用價值已逐漸消失。這一小撮人已自信可以控制大局，對毛澤東這個又臭又爛的包袱，已决心丟掉了。

江青權力的擴張

江青的行情日漸上漲，自從周恩來死後，她已沒有敵方，到了朱德一死，老一輩頭目中想推一個過度人物都難，毛澤東一死，江青接班已順理成章，至於以何種名義接班，她是隱身幕後指揮，還是走出前台，都無關緊要。

江青行情之上漲，從廣東方面可以看出，廣東目前當政人物林李明、焦林義、張根生都在文革時被紅衛兵鬥得死去活來，以後得到「解放」，重登上舞台，這次紀念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十周年」，林李明等人在廣州熱烈慶祝，表現得異常熱烈，固然共產黨人不要面皮，但如非江青勢力已足以控制全局，林李明、焦林義等人也未必如此俯首帖耳。

其他方面表現得最顯著的是最近幾月來，凡是鄧小平登場之後所放出的「黑幫」頭目，大部又不見活動，重要者有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大概都因爲與江青有舊怨，而再度被打落牛棚。毛幫省委第一書記是一省最高負責人，文革前整垮一個省委第一書記並非小事。文革時紅衛兵到處將毛幹拉下馬，一時各省大頭目紛紛垮台，是特殊情形。此時毛幫情況表面上還算安定，雖然進行批鄧，反右傾翻案風，但到底還是針對鄧小平一人，與文革時之到處放

可以控制黨「政」兩方面，獨獨無法插手的是毛軍。

江青對毛軍，最初是打算拉攏，如不次拔擢李德生便是一例，但自拉攏李德生失敗後，江青已改變計劃，決心另樹一幟，大力發展民兵，目前民兵數量已多於毛軍，裝備也不比正規毛軍差，所差者是沒有足夠訓練與作戰經驗，訓練方面已在加緊進行中，至於作戰經驗只有在與毛軍正式作戰時始能得到，平時似乎沒有機會作戰。

但各省紅色軍閥對江青惡感日漸加深，已到了公然敵對的階段，例如這次整個毛管區大城市都在「慶祝」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十周年」，紅色軍閥則全未出席，似在有意杯葛。

又如皮定均之「殉職」，不問是怎樣死的，皆與江青有關，若是皮定均擁江，便是被其同夥毒死，若是皮定均反江，便是被汪東興毒死，總之，皮定均之死，使毛幫各省紅色軍閥與江青之間的鬥爭，已到了不能掩飾的地步。

亂象已萌

據剛抵港的外國人傳說鄭州最近發生搶刧銀行事件，刧銀行者還張貼大字報，直接說明毛幫無可能抓到「人犯」，此項消息，自然引起舉世注意，如果日前香港之刧銀行之風吹至毛管區，毛政權之亡也就計日可待了。

實則自從周死，毛失蹤，加上火燒天安門事件，毛幫的控制力已急劇削弱，根據台北某刊物刊出我方敵後人員所搜到的重要變亂事件，有以下各項。

①河南省鄭州市在四月五日，即「天安門事件」之同日發生類似抗暴事件。同月七日，開封車站有兩千多名知識青年和農民，亦效法天安門和鄭州市的反共羣眾，實行「打、砸、搶、燒」，與當地的工人民兵、民警及毛派幹部發生武鬥，有三十多名工人民兵被打死，兩百多名受傷。

四月廿八日，許昌市「解放廣場」前，因農民張貼大字報攻擊該市烟葉收購站，與工人民兵衝突，並有知識青年與民警介入，發生自「文革」以來，該市最大的一次武鬥，雙方傷亡慘重，因而被稱爲「四・二八」慘案。

②湖南省五月中旬，辰溪縣工人、學生和幹部約六、七百人，因不滿當地公安局拘捕五名張貼大字報的工人，與民警，民兵發生武鬥，會搗毀辦公室，焚燬汽車，縱火燒屋，造成縣城大亂。

③山東省四月中旬，中共青島市製酒廠工人中的「擁鄧派」，因集會和張貼抗議毛共逮捕北平天安門抗暴羣眾，及反對毛幫中央「兩項決議」的大字報，並搗毀機器，實行集體罷工，而與毛派的工人衝突，旋即展開集體武鬥，造成三十多人傷亡。

④安徽省四月下旬，中共合肥鋼鐵廠「工宣隊」以大字報攻擊中共軍是站在「走資派」一邊，而與駐廠的共軍發生爭執，隨即演變爲武鬥，有九名工人宣傳隊隊員和七名共軍受傷，致使該廠一度停工。

漁民和倒流知識青年，在杭州車站廣場與民警發生武鬥，當場有兩名民警被打死。同月十八日，該市各大專院校學生因張貼攻擊江青的大字報，與當地左派工人羣毆混戰，中共浙江省委會企圖制止，却招來更多學生加入打鬥，遂演變爲大規模流血武鬥的「四・一八」事件。

⑥上海市，四月下旬，上海市各大專院校學生紛紛貼出聲援杭州學生「四・一八抗暴事件」，及攻擊江青「文革派」的大字報，而與該市各「國營」工礦企業毛派份子發生衝突，亦演成大規模的流血武鬥。

⑦廣東省台山地區自天安門抗暴事件後，武鬥事件頻仍，農民集體耕作情緒低落，常以迴避武鬥爲由而拒不出工勞動，使該區缺粮情形嚴重，導致經濟與社會的混亂。

五月一日，「國營」曲江林場兩百多名工人及下放青年在烏石林區藉慶祝「五・一」勞動節機會，以反對節日加班爲由，進行罷工抗暴，打死毛共幹部三名，打傷民兵二十餘名，並聲言要學習天安門廣場羣眾抗暴精神。

⑧廣西省四月十三日，南寧地區在批判鄧小平「反革命罪行」大會時，擁鄧份子與在場的毛派份子，發生大規模武鬥之「四・一三事件」。另桂林市各企業單位職工，亦在此前後與部份毛派幹部和工人武鬥頻仍，造成該市秩序混亂。

⑨江西省贛江、撫河流域漁民，於五月二日藉故與市場管理員和民兵爭執，旋即發生武鬥，打死管理員一名、民兵二名，打傷民兵十餘名，漁民亦有三人死亡。

該省九江港碼頭反毛工人，於五月四日爲反對「鬥爭大會」的召開，而與毛派工人「江青紅派」發生激烈武鬥，雙方死傷均甚慘重。

⑩福建省該省南安、泉州、晉江等地區，自天安門抗暴事件後，不斷發生激烈武鬥，社會秩序極爲混亂，重要幹部不敢出，一般幹部亦無心辦公，已陷於無政府狀態。

和雲南省四月十九日，昆明市某專科學校毛派學生，不以張貼大字報和廣播方式，表示擁護毛幫中央的「兩項決議」，與該校其他師生發生衝突，旋並引起附近一般幹部、工人、農民及知識青年的不滿，終於演變爲一場流血武鬥。該省騰衝縣的毛派幹部，煽動羣眾奪武器、粮秣，攻擊當地的當權派亦予壓制，五月間雙方時常發生武鬥，造成大量傷亡，局面混亂。

號稱「鞍鋼」第二的渡口市鋼鐵廠，由於職工多主張「專」，而與強調「紅」的廠方經常發生齟齬，自五月下旬起，武鬥事件不斷發生，致使該廠生產低落。

⑫江蘇省蘇州地區各工廠的擁鄧派與反鄧派，自天安門抗暴事件以來，即不斷糾眾衝突，致使武鬥持續發生。

這一連串的暴動事件，遂漸將匯成一股洪流，毛澤東死訊一旦傳出，必然烽烟四起，到時江青，華國鋒是無力控制的。

剝復之間論國運

李重均

讀錢賓四先生「再記火珠林占易卜國事」一文，先得剝卦，賓四先生解曰：「易卦內卦上之爻皆指社會，以中國土地之廣，民眾之繁，縱極剝之能事，而剝終不盡。故剝之上旡則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又說：「尤其是剝之六四，曰剝床以膚，此爻尤具深義。在剝之下面內卦三爻，固已極陰剝陽之能事，但上面外卦，則已不指社會，而轉指政府（按指毛幫政權）。共黨剝之無極，其勢必將進而剝及其自身。前之所剝乃剝其安身之處，故曰剝牀；後之所剝乃剝及其所安之身，故曰剝膚。如淸算劉少奇以前之鄧拓、吳晗、廖沫沙等三家村學究們，卽剝而及膚也。而剝之六五又曰：貫魚以宮人寵，旡不利。此光恍如目睹。方共黨不斷淸算劉少奇、林彪以至周恩來，又繼之以鄧小平，則牀上此身，被剝已盡，只剩下江靑及其羣小如王洪文、姚文元之流此皆如羣魚乃陰物之尤，小人之甚者，以宮人之寵而相率引進，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羣陰當道，其極則必至此。」

賓四先生認爲，今日毛幫剝運已盡，而上面儘是有碩果不食。卽如大陸學術界知識分子，今日六十尙存者猶有之，八十以上者尤多有，七十、六十以上者更多有，此皆所謂不食之碩果也。他日一旦事變驟起，此等皆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皆君子之當得與行道者。賓四先生自謂其所占之卦乃爲大陸而占，故凡一切陰陽剝復之數皆以大陸爲範圍。其實在筆者看來，中國乃一個整體，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與海外約四千萬自由中國人之日益堅強茁壯，又何曾不是一陽在上的碩果？是則由賓四先生所占之卦，亦可見今日國運已臻於剝極必復，否極泰來的關鍵性時機。

筆者始終認爲我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海外四千萬中華兒女與毛幫之爭，乃一建國的道路之爭，亦卽如大陸年輕一代所提出的「中國向何處去」問題之爭。此在我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與海外一切自由同胞立場上言之，卽摧毀毛幫邪惡統治，重建一自由民主、獨立、統一、富強、康樂之中國。而在毛幫立場上言之，卽如何「解放台灣」，消滅一切異己分子，而鞏固其社會法西斯主義

自中共組黨起算，已延續逾半個世紀，若自對日抗戰後毛帮公然叛亂起算，亦已進行三十年。在此逾半個世紀或長達三十年之鬥爭過程中，消長得失，一時難作估算。但任何政治的或軍事的或思想與文化之爭，總必有一個終結，而其後之成敗將取決於一項定則，此卽經生活之實踐而證明，何者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與願望，又何者眞能有裨於全人類的和平與福祉。前者表現爲內政之治與亂，後者表現於外交之順與逆。雖共黨擅於玩弄權術，極盡其狡黠陰狠、恐嚇、欺騙之能事，但人類爲理性的動物，人類社會爲理性的社會，最後在兩極對比之下，亦難逃天地間的公道，此卽毛帮先剝其牀，再剝其膚，終於剝盡其身，而我中華民國政府及四千萬自由中華兒女一陽在上終必復興之理。

但是，眞理與公道並不排斥人爲。人爲雖終難逆天，但却足以阻滯眞理與公道的彰顯。通常的情形是，凡順乎眞理，應乎人心者往往自以爲居於順勢，因而拙於或不屑於過分的人謀。反之，逆乎天，背乎人者懷叵測之心，予智自雄，以爲天理不足畏、祖宗不足畏，必極盡其縱橫捭闔、翻雲覆雨之能事，盡量利用人性之弱點，僥倖以求一逞。毛幫統治中國大陸二十七年，天怒人怨而至今崩而不潰、危而未傾且在外觀形勢上猶自咄咄逼人者以此。所以治歷史者不能盡以一時之成敗論英雄，而必以千秋的事業定是非。卽旨在存春秋之大義，使仁人志士之自以爲居順勢者引爲鑑戒。

筆者曾深思以較敵我之短長，以爲握機、造勢，我不如敵，而制度則敵不如我。今後如何取敵之長爲我之長，而又能因勢而促變，則爲當此否極泰來的關鍵性時刻，我全國朝野努力自強的方向。能如此，則毛帮不足平，且復國建國之成功，應不在遠。

今日若論外交之順逆，一九七一年之退出聯合國是一關鍵，而一九七七年美國如何處理其與我中華民國及毛幫政權的關係，是另一關鍵。一九七一年聯合國之必將接受毛幫入會，乃國際姑息逆流發展到一定階段必有的傾向。爲堅持我中華民國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毅然退出，在決策上略無錯誤。今日唯一可供檢討者，是只須保持我在聯合國的席位，卽可阻止毛幫之進入，只須阻止毛幫進入，而無損於我中華民國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地位。而我們顯然在這一方面未能盡其能事。這當然非指一九七一年聯大會期中的活動而言，如果我們早能從策略的觀點面對現實，採取主動，雖不能長此阻擋毛幫於聯合國門外，至少在一九七一年足使毛幫無入會的可能。

今日美毛關係亦有類似之虞。

依美國輿論及民意調查顯示，美毛關係所謂正常化之必將通向正式建交，已爲大部份美國人民所認可。此爲美毛關係的一個層次。

此一層次觀念之所以形成，多半基於美國自身全球政略與戰略的需要，卽蘇毛兩共現處於敵對狀態中，大部份美國人爲抵制蘇聯擴張，不拒絕利用一切可供制衡的因素。至於美國最終是否可能利用毛幫以抵制蘇聯，或抵制蘇聯至於何種程度，實非美國公衆所能及所願過問。今日美國左派及共黨同路人之鼓

幫建交，無不基於此一論點。

然而美毛關係尙有次一層次的問題存在，此即美國依何種條件及何種方式與毛幫完成其關係之所謂正常化，包括美國如何處理其與我中華民國關係問題在內。事實顯示，在此一層次中，美國朝野存在有太多的分歧。大部份美方人士堅持繼續信守對我中華民國的條約承諾。最近共和黨制訂政綱，亦明確保證履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卡達，則爲美國建交設定一項前提——不放棄與我中華民國的關係，必須保證台灣不受毛幫軍事威脅或被毛幫所支配與控制。於如費正清、巴奈特等人所力倡的美毛建交對中華民國無害論、所主張的所謂日本模式，乃至於施高特參議員於最近訪平後所爲之種種言論——如謂台灣的安全不可寄望於美國的條約保證，而應信任美國對我中華民國善意的友誼，及美國應勸使我中華民國政府在和平解決與毛幫的糾紛中充當一積極性的角色等等，凡此論調，或旨在對美國公眾加以欺騙和矇蔽，或純出諸一種莫可奈何的幻想。在我中華民國日益堅強壯大，毛幫內部呈現動亂不安的客觀情勢下，特別是在西太平洋情勢緊張，日本政府對美毛關係提出警告之後，顯然已不能爲美國人民所接受。

基此，筆者以爲，如何阻滯美毛建交，應視爲當前在外交戰場上對敵鬥爭的一項重大的任務。只須牢守這一關鍵，勿令毛幫突破，我國家剝極必復的復興機運，即半在我人掌握之中。在策畧觀點上言之，使美國根本放棄其與毛幫關係正常化的政策，是爲首一目標，盡可能遲滯美國與毛幫建交的步伐，則爲次一目標。爲實現此目標，與其在前述首一層次中力闢美國挾毛幫以制衡蘇聯之非計，毋寧在次一層次中多多着力。鞏固中美盟誼，即所以阻止或至少是遲滯美毛之建交。我個人堅信，毛幫正竭一切可能——欺騙與恫嚇——誘迫美國在最短期間內與其完成所謂的關係正常化。其所以如此，乃鑑於當前內外情勢間不容髮，稍或鬆弛，即將永失對美建交的機會。而能否突破對美關係，又爲毛幫政權安危存亡的中心環節。是以我們絕不可放過這一步，在此一關鍵性的鬥爭中，必須主動操持，全力以赴。

今日若論內政之治亂，則毛澤東之死當爲一重大的關鍵。筆者敢於判斷，毛澤東的政治生命業已死亡，而其自然生命亦已爲日無多。

被宣佈不再接見外賓，是毛澤東政治生命死亡之首一訊號，新華社日前所爲之新聞更正——將毛澤東與毛幫中央排列的順序顚倒，改稱毛澤東「主席」爲「同志」，而與華國鋒併列，是又一訊號。毛澤東所以在政治生命上死亡，由於其健康情況已不足以担當或過問實際政治事務，半亦由於握有毛幫中央政治局實權的江青一派，利用掌握名義上有毛存而實際上沒有毛存在的一段時間，一方面「引蛇出洞」，藉毛屍居之餘氣，消滅一切異己分子，一方面儘速部署，期能建立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統治——即以江青一派爲核心的集體領導。

然而此全係江青一派一廂情願的如意打算。事實上，毛澤東或江青已將其自身的生存及其賴以生存的條件完全否定，但却無法否定全體被奴役人民渴望自由、民主與改善生活的共同願望，亦無法緩和中共黨、政、軍各級幹部自文革以來對毛帮領導所奮稱的快性與不滿，

二十七年來，毛帮以矛盾的統一爲一切策畧運用的基礎。時至今日，已更無一全無矛盾存在的派閥，亦更無一可完全信任之人物。毛劉之間、毛林之間、毛周之間，毛鄧之間皆有矛盾，今日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汪東興與華國鋒之間又何嘗沒有矛盾？江青一派其餘各個成員之間有何嘗沒有矛盾？更無論與老一輩幹部及地方軍人之間的矛盾。朱德不可信任，葉劍英、吳德又何嘗可以信任？皮定均不可信任，陳錫聯、許世友、李德生、韓先楚、楊勇又何嘗可以信任？正規共軍不可信任，以復退軍人爲骨幹的城市民兵又何嘗可以信任？此所以剝其牀者必進而剝其膚，終而分不能合、亂不能治，必盡剝其身而後已。

筆者非定命論者，不願藉最近華北災震以論毛帮暴政之將傾。然而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大國，天意示警、暴政必亡的觀念因史書之記載已深植人心。如劉向漢書五行志：「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似，廢其王后，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又秦始皇十五年地動，始皇本紀：「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漢書王莽傳：「鳳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司空王邑上書，謂莽篡漢八年，功業不效，至乃有地震。後一年，綠林、赤眉、劉氏兄弟四方併起，結果王莽被殺於漸台。晉書晉懷帝本紀：「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二丈，長三百餘步」。又五行志：「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唐書武后本紀：「長安二年八月辛亥，劍南六州地震」。後二年，唐舊臣擁中宗立，武后羞憤死。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六年，京師、河東、陝西大地震」。按程史：「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皆動有聲」，不久而有靖康之禍。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二十八年六月庚子、朔、徐溝縣地震；壬戌、臨川、保德州地震五日不止」。未久、元室覆亡。明史記載：「崇禎二年湖廣地震，有聲如雷」；「崇禎三年七月沔陽地震，九月又震，十二月，襄陽地震有聲」。「崇禎四年元夜，辰州、長沙二郡地震，十月初八日，長沙大地震」；「崇禎七年陝西全境大地震，壞屋傷人，不計其數」；「崇禎十二年，福建連江浦口地裂出血，噴激丈餘」；「崇禎十三年三月，洛陽地震，從西北起，良久乃止」；「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姚安地震有聲，民居傾圮無數」；「崇禎十七年京師大震，明亡」。

凡此史書記載，對於大陸窮極思變的人心，是一大啓示，亦爲一大鼓舞。筆者敢於判斷，毛澤東自然生命之死亡，應已指日可數，而毛死，中國大陸內將出現空前未有的變局，此應爲我人所必須掌握的另一關鍵。

剝極必復，否極泰來，爲宇宙間自然的規律。無論外交的順逆或內政的治亂，我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與海外四千萬自由同胞，目前均居於大有爲之地及大有爲之時，如何握機、造勢、制變，是今日同應商討的大計，但最主要的仍然是得道多助，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率天下人以共誅毛帮。此刻必須有恢宏開闢的胸襟，細密而有計劃的作爲，而後眾志成城，乃能期其必成。

中央研究院惑法容共

朝陽

萬人雜誌第四五八期、（八月號）第四頁，岳騫先生大作：「對院士會議的幾點意見」，文意在研究「院士叛國」問題，文中指出；我中央研究院院士楊振寧、何炳棣、任之恭等，毫不隱諱，作出叛國逆行，……我政府及中研究院，始終不肯採取法律行動！——有人向有關當局查詢此一問題，所得到答覆：「院士終身職，無法取消其院士頭銜」云云。

中華民國之民，背叛國家，依據四十七年七月六日，總統公布之：「懲治叛亂條例」，第一條：「叛亂罪犯適用本條例懲治之」該法明文，並沒有但書，何種身份之罪犯不適用本條例。可見，叛亂罪犯不問其身份，只問其罪行是否事實。

堂堂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名高位重，榮極人倫，其學行自同萬世師表，楊逆等竟不作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反甘從寇類，背叛政府，危害國家，其有背其院士職份，事實昭然，其叛逆行爲，理應依法懲治，當爲民主政治世界理所當然不容爭辯的正當措施，豈有因「院士爲終身職」就連其叛國行爲亦不受國法懲治之理。

楊逆等等，在美爲共黨宣傳，叛國行爲，事實俱在，中央研究院出此不肖之院士，不引爲恥，反而曲意迴護，居心何在？難道是惺惺相惜，物傷其類，抑思想同路，預留餘地。

終身職，在我國除院士外，司法官（憲法第一八條）亦爲終身職，但如犯罪，仍受法律懲治，楊逆等在美行徑，早已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五、六、七條之罪，與國爲敵，其本人早已「棄職」復而「投共」，更且「稱叛」，罪在不赦，豈有仍待刑事程序而不得削職之必要？中央研究院院士選任縱有此規定，亦非憲法，理應從速作適應之舉，方算同仇敵愾，恥與爲伍，何況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乎？

「院士終身職，無法撤消其院士銜頭」作此解釋之人，不是別有居心，就是官僚鄉愿，缺乏大義滅「親」之輩，其人必爲白紙黑字的「法」所困，而不知「法」爲人用，不知肆應機宜，爲國效命。

楊逆等，大逆不道，與國爲敵，人且共棄、法所不容，終爲國賓，亦須壯士斷腕，明正典刑，以昭烱戒。決對不可委曲縱容，邪正不分，否則，大義何在？正氣何存？我要問？中央研究院！反共乎？親共乎？容共乎？

楊逆等，現雖遠颺美國，吾人欲繩之以法，或恐力有未逮，但楊逆等人並未依中華民國國籍法第十一條規定，申請核准，喪失國籍，並得依同法第十二條規定，不准喪失國籍，楊逆等叛國昭彰，爲公訴罪，屬當然被告，甚仍爲我中華民國國民，以我與美爲正式友邦，理應引渡回國治罪，縱或因其他因素，無法引渡，亦應由我法院依刑事訴訟提起公訴，缺席判決，明令通緝，中央研究院幷得主動宣佈其罪狀，免其院士之職，以正氣節，以服民心，豈容諱莫如深，隱惡揚善，使清濁不分，忠奸混雜，使堂堂的，中央研究院成爲叛逆的溫床，亡國的淵藪，令其他忠貞院士蒙羞！

岳騫先生另談及中研究院廿六年來所爲何事？應向國人作明白澄清，不要使中研究院成爲學者名流「淘金」的地方，也不可成爲「特權的招待所」，孤芳自賞，與世脫緣，國父說：「民生爲歷史之中心」，中研院與世隔絕，與時代分道揚鑣，與民生何補？與國事何補？假使無補時艱，又如何以慰先總統蔣公對中研院囑咐之殷，優遇之隆，企望之切，如何能告慰　蔣公在天之靈！

今天中央研究院，在寸土寸金的大台北，佔了大片地皮，儼如世外桃源，在南港另成一個世界，牆內所爲何事？鮮爲牆外所知，養尊處優，不知讀聖賢書的院士們，所爲何事，爲國乎？爲私乎？應該有所宣示，國步維艱，時不我予，今天我們舉國，責任艱鉅，再不容有拿高薪，處優位，過隱士生活這種方式來報國了

嚴總統在第十二屆院士會議致詞，懇切的召喚：「尤盼以高深學問凝合，與卓越智慧之結晶，貫注於國家建設與國民生活」，願我們敬愛院士們三復斯言！

春秋之義，責備賢者，中研院院士們，仍然多是飽學之士，德高望重，其在報國路上，也許正在默默耕耘，不問收穫，如其努力方向能爲總統所望：「貫注於國家建設與國民生活」，則其成果易與民生結合，也就不致爲國人所不解，而招詆議，不過我們寄望忠貞的院士們，對楊逆等人之行徑，應恥與爲伍，在國家法律未予制裁前，應發爲自清運動，至少應發出聯合聲明，同聲以譴責，以正視聽，中研院當局，幷應提堂院會，通過議案，飭令楊逆等人，限期返國申請，否則應予停職，幷函請法院採行司法行動，以正法紀，此一要求，諒不爲過，願中央研究院與國人共勉之。

反人道的酷刑

任畢琴

今天地球上每個國家，實際上都贊同正直主義，但仍爲其他大部聯合國誓約一樣，這一課題却廣泛與無情地被人忽視。這是廿世紀末的罪惡之一，在史前均罕見的酷刑，如此普遍地使用過。國際大赦會，這個普遍尊重人權的組織倫敦總部，估計在過去十年中，酷刑已在六十個國家已被公開使用，單只去年一年就有數逾四十個國家採用了。從智利、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以及巴拉圭到幾內亞、烏干達、西班牙、伊朗與蘇聯，酷刑已成爲國家政策實行的一種普遍工具，用以對付所有任何威脅他們政權的敵對者。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任馬克·史契萊伯說：「酷刑是我們時代的一種特殊現象。」

在這個世界的大部份地區，兵營，警察站，辦公室以及醫院的特別房間，都是作爲審案中心，他們的直接目的，在加諸受害人一些從未受過的痛苦。這是一種新的恐怖政策，也是一種新的技術，包括那種可使一個囚犯在幾個鐘頭內完全喪失本來意志的技巧，從來不留下任何殘忍無人道的痕跡。

當那些國家慣常使用酷刑作爲國家政策執行的工具時，却經常否認採用這些酷刑。同時，欲作社會調查，又難免不受到阻困，而且那些警察國家，往往使許多酷刑保秘不易外洩。不管怎樣，酷刑仍是黑暗地區最盛行的，一些獨立的人權組織已經調查而編造一種可靠的紀錄。

在許多地方，這種酷刑的例證是[illegible]可辯駁的。比如智利，現已成爲福特政府的一種困擾。去年五月，美財長西蒙會協助援救至少四十九名政治犯的釋放。今年六月，美洲國家在聖地牙哥會議時，國務卿基辛格會就維護人權問題發表強調聲明。進一步，美國會修正一九七六年對外軍事援助與武器出售法案，要求各接受美援國家提出有關人數情況的報告。福特總統拒絕整個法案，但該法案的提出人，民主黨參議員達拉得·法斯特說，該法案將於明春再次提出。

刑僅次於謀殺，是對一個人原有權利的最大的侵犯。考查這種酷刑的實行，由來已久。當中世紀時，凡可懷疑的異教徒，都遭到審問者的拷打鞭笞與烙刑等，欲使他們改變信仰。當本世紀時，希特勒的集中營與史達林的古拉格羣島（蘇聯勞動營所在地），所制訂的酷刑與暴行，實際從未爲人知曉。一九四八年，聯合國人權宣言會譴責酷刑是一種顯著的反動，有甚於第三帝國。但是，酷刑仍未獲制止。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八年戰爭中，曾作有系統地使用它。英國會依靠酷刑以獲取有關北愛共和軍恐怖份子的消息。當越南戰爭期間，大家均

犯人雙手負重平衡伸展，罰站數日

使用酷刑以對付嫌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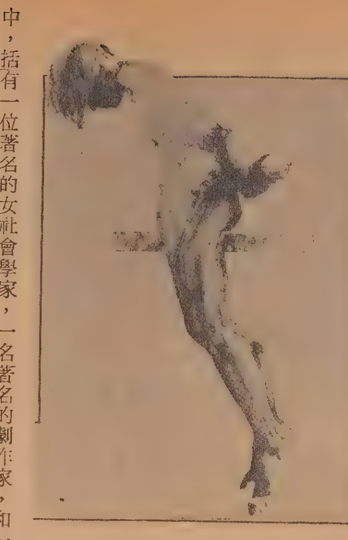
今天，有數打的國家被指控仍使用酷刑，但是很難找出那些最壞的行跡。下面有關智利與伊朗的例舉，是經常由專家們所引用的。

依據教會方面消息，智利政變後三年中，在丁那地方，估計有一千人曾遭秘密警察酷刑處死。十八個月前，在一陣巨大的拘捕浪潮中，有二千人被逮捕，其中三百七十個從此不再見了。據指出許多智利人都對此恐懼萬分。那些涉嫌者，首先被加以酷刑——經常爲護取他們有關政治團體的消息——那末後來執行死刑。

據智利一個可靠團體的報告，托利斯·阿拉[illegible]

斯有八十五名女犯人，其中七十二名曾堅稱她們受過酷刑。最普通的方法：毒打、強姦（有時用那些受過訓練的狗），電震，以及用香烟頭灼燒。

談到伊朗，自從一九五三年一次政變後，使伊朗王巴拉維得以恢復王位。據日內瓦國際法學會說，伊朗對人權的侵犯，包括酷刑在內，「據稱已經是一種空前未有的紀錄。」估計政治犯人數由二萬五千至十萬，一般相信他們大部份已受過秘密警察的酷刑。據法國一位律師在伊朗調查所得，去年一月宣佈，伊朗的酷刑包羅甚廣，從到電刑苦打，還有以瓶插直腸，吊睪丸，強姦，以及用盔甲器械套頭，使作大叫聲。



騎馬

前週，時代週刊通訊員與基辛格，曾向伊朗巴拉維提出酷刑問題，據他回答：「我們不需要對人民再施酷刑……。」伊王又否認有關政治犯的人數，說那只不過三千四百人到三千五百人，他又補充：「但這些人都不是政治犯，而是馬克思主義者，非恐怖份子，殺人犯，就是一些對國家不忠誠的人民。」

事實上，伊朗的秘密警察在過去而至今三年中，所逮捕而加以酷刑的知識份子中，括有一位著名的女社會學家，一名著名的劇作家，和一位作家。

酷刑在世界許多國家都有的，只不過程度上深淺不同罷了，一些最近的例舉。

巴拉圭：今年據報導曾展開一個政治拘捕大浪潮，數百人民被捕。自一九七四年以來，這樣拘捕曾經有過兩次。據調查所得，巴拉圭監牢經常使用酷刑。最近有一位受害者，是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他坐牢七個月後，今年六月獲釋，他說他被藥麻醉，苦打以及被浸在水中，使他的聽覺已永久不靈。其他酷刑方法包括電擊，拔手指甲，以及強迫犯人飲水直至昏厥為止。

烏拉圭：這個一度曾是南美洲的民主瑞士，據估計，一項驚人數字，自一九七二年以來，每五十個公民中有一人，不是被審問拘留，就是坐牢。所有囚犯的一半都曾受過酷刑，包括電震或投入水中。另外一項最普通的方法，叫作「栽蒜」就是一個犯人被罰站立幾小時或幾天，兩手負有重物伸出，而且兩足分開好遠。

印度：自從總理甘地夫人十三個月前，宣佈緊急狀況以來，酷刑用作對付政治犯，已有固定增加跡象。紐約國際人權聯盟曾指控印度監牢採用「酷刑，殘忍，飢餓政策以及其他虐待犯人等方法。」普遍的酷刑：用鋼桿或槍托毒打，電震以及用



緊壓下腹

妒忌的學問

霍雲香

在任何一個團體中，要是有一班地位均等的人在一起，這班人中，有的才智比較高，有的才智較低，有的經驗豐富，有的缺乏經驗，有的頗受人尊敬，有的不受人尊敬，同時每個人都有一條可以向上攀的梯子，那爬梯子的方法不一定依靠才智，最重要為必須博取上司的信任與喜歡，換句話說：爬梯子是可以依靠人事關係與權衡來達到目的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那環境我相信是應該是一個暴露人性弱點最赤裸裸的人生舞台。

記得有一次參加一個有趣的辯論會，主題是男女結婚後應不應該與父母同居，當時表示反對者所持的理由是：女人是善妒的動物，婆媳之間一千一萬種恩怨，都由于婆媳之間的妒忌天性而起。要是一個兒子，自小馴服母親的，他的妻子便覺得她是被壓抑者，要是兒子太過愛他的妻子，母親會覺得自己已經成了家中的障碍物，由于長期心理的積怨種種紛爭一定容易發生。記得辯論會中，一位小姐說：妒忌心並不是女人的特性，男人也同樣有，這位小姐是一家商行的秘書，接觸男人很多，她於是提出很多男人妒忌的趣事，引起眾人忍俊不禁，因為那些舉例，對男人弱點是擊中要害的。那位小姐指出男士們的性情比女子是含蓄，所以他們心中有妒忌時，不如一般家庭主婦那樣用渲染的方式表露出來，而是先儘量抑住心中的妒忌，防止被別人看出，然後一方面等待時機，在工作上的挑剔或用種

[illegible]。

菲律賓：馬可士總統口口聲聲說「沒有酷刑，沒有一人會受酷刑。」但是據一個天主教團體調查指出，在軍警拘留所內，犯人均被施用毒打，電震與其他酷刑。一項未經公佈的報導，去秋，國際大赦會曾指控菲律賓政府使用酷刑，「自由的，極端殘酷的而且往往超時的。」

西班牙：對付政治犯尤其是巴士克族分離主義者，酷刑仍然繼續執行，儘管卡羅斯王極力希望早使政治自由主義化。他們所用的一種普通酷刑，就是用一種膠製的短棍，繼續不停打犯人的兩腳掌。

不幸的，施行酷刑國家的名冊繼續伸展橫垮這個地球。在南韓，曾經發生幾個證據昭彰由酷刑審訊而至死的案子。在伊拉克，依據國際大赦會所指控，這個國家實行非常不人道的酷刑，尤其是巴格達的一個監牢中。在許多黑色非洲國家，很少見酷刑受害人仍然生存，談及他們的經過。像一人獨裁的國家，爲近赤道的幾內亞，烏干達，中非共和國與幾內亞共和國，那些難以想像的，多變的與不可預期的酷刑，每日都在發生。在很小的赤道幾內亞，自從，年前獲得獨立以來，已成爲一個恐怖王朝。許多政治犯人的眼睛被酷刑所挖出。另外一些政治人被迫站在土坑數日，直至他們的腳脛沒於泥與水中。在幾內亞，一種很普遍的酷刑，是拘留在一個小房中，小到只能容納一個犯人，既不可站起也不可躺下，這個小房等於一個穴，也沒有窗子，只有通氣的小洞。

酷刑的目的，到處都是相同的：獲取有關顛覆恐怖主義與反對團體的消息，以及阻嚇那些想倡反調者。所以，一種殘酷的刑罰的表現，可能是一種使人民不易保持一致的有效方法。可是，在許多共黨國家，這種酷刑簡直不需要：因爲酷刑室，有形無形普及全國，隨處皆是。所有主要的黨結構，皆由巨大的秘密警察力量所支持，要反對幾乎不可能，所以，一種大規模酷刑，對共黨國家來說是多餘的。

共黨國家如中共，北韓，古巴以及其他，都有他們自己的「勞動改造」營的網，用以再教育那些持異議者。這些營裏生活極苦，他們食物不夠，睡眠不夠，以及長時間勞動工作，可產生如酷刑一般的痛苦。

在共黨國家中，使用酷刑，蘇聯可能是最惡烈的例子。一種對付異己的普通方法，是宣佈他們的精神病者，並且將他們關在精神病院中數年之久，比如莫斯科臭名昭彰的薩巴斯克研究院，那裏伙食太差不夠營養，以及藥物治理所產生的痛苦，還要遭受更多身體上意外壓力。可說簡直非人生活。

施行酷刑雖然不幸，但是一種不得已對付非法份子的方法，因爲那些非法份子威脅國家的安全，這種爲酷刑必需作辯護，是很危險的。事實上，實行酷刑的目的，往往不是這麼一回事，而是純粹簡單在壓制反對者。

倒吊

戴鋼盔

洩自己鬱結在內心的妒忌，同時又可以使別人看來他是有道理的，即使沒有道理，也不外給予別人一種固執或偏見的感覺。

妒忌的本質，是屬于破壞的，絕對不是屬于建設的，是屬于恨的，絕對不是屬于愛的，兩個人互有妒忌與反抗妒忌之心，就使不暴露出來，甚至時時假作拍膊頭表示老友，但可以絕對相信這兩個人不會成爲眞正的朋友，要是他們因客觀環境的需要互相合作，結果可能會造成悲劇結局。

也許有人以爲，凡妒忌心重的人，多是因力有未逮，沒法比別人強的人，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有時我從記憶中尋找在過去認識人當中，有不少是才智平常而胸襟廓達的人，而也有才智比人高而胸襟很狹窄的人，如果要從這裏找尋一個標準，我以爲拿自私心野心作標準比較接近。

譬如看到一個人明明受人尊敬，在別人印象中比自己強的人，你要將他的一切否定，而且並否定得使別人心服使別人一致支持你的否定，那是一門並不簡單的學問，這個人起碼必須非常謹愼，有搜集敵人證據而且又有改應證據的本領。並且要有說理的技巧，他所作的明明是破壞工作，但在表面上使人看來可能像建設工作，如果留心觀察，這種人並不難分辨，他平時不但對人多麼熱情，但笑面是冷的，有時可以從握手感受出一些，最主要的是他對別人缺之關懷，遇到麻煩的事，他會很技巧的將自己的麻煩推到別人身上去。等到他眞正表現出熱心，時候，那一定是要與他的野心完全配合的。

在野心家的眼中，全世界只有兩種人是他最喜歡的，一種是奴才，另一種是敵人，他最害怕的一種人是既不是奴才又不是敵人的人，因爲這種人存在，如果受人尊敬對他是一種威脅，因此，這類人很可能成爲他心中最妒忌的對象。他既不能擺出敵對姿態，又不能行使自己的權勢去支配。將來對方如比自己高，會取替自己給別人的注意力，一如有一位新影星冒出了，舊影星與新影星一齊出現時，影迷紛紛要求新影星簽名，將舊影星冷落在一旁，這種滋味會使舊影星非常不好受的。

板門店內外

高克



板門店流血事件的現場

韓國板門店的非軍事區具有多樣性質，但却不是「非軍事的」。

數千名配備機槍、槍榴彈發射器、手槍、刺刀及紅外綫狙擊的士兵，幾乎巡遍了南北韓之間這道狹長地帶的每一寸土地。巡邏不及之處則埋設地雷。

大炮及飛彈都已對準目標。山上縱縱橫橫盡是戰壕。軍用直昇機不時在上空盤旋。長達一百五十一哩的非軍事區架滿了鐵絲網。

美國大兵哈柏說：「這個地方眞的使人神經緊張。」他是奉派到這個停戰地點週圍地區值勤的一百六十名美軍之一。

緊張的局勢經常爆發爲槍戰，正如八月五日一樣。至於不爲人所注意的事件更是無計其數，如揮舞棍棒毆鬥、互吐口水、徒手打鬥、彼此叫罵等。

有些事件更激烈，其中包括伏擊在內。自從廿三年前停戰協定簽署以來，已有四十七名美國人在這類事件中死亡，還有數十人受傷。一千多名韓國人也在這個非軍事區各處發生的衝突中喪生。目前此地是美國部隊在亞洲唯一直接面對共黨的地方，這支美軍共有四萬一千人。

今年六月十九日及二十

暫的戰鬥中被擊斃，韓國方面也有四名士兵陣亡。

這個不斷發生衝突的所在，是一片曲折蜿蜒，寬僅四千碼的狹長土地，東起日本海，西至漢江河口，橫跨整個朝鮮半島。列強對於亞洲的野心，沒有一個地方比此地對抗得更激烈。

一般人都以這個非軍事區與北緯三十八度綫平行，事實不然，它跨越的是一九五三年韓戰停止時的軍事分界綫。交戰雙方都將大軍後撤一點二五哩，但仍以哨站及巡邏繼續佔領這片地區。

停戰區的使用方式有詳細的規則規定。不過，北韓及中共以及代表聯合國指揮部的美國，雙方都經常指責對方違反規定。

軍事停戰委員會在活動房屋所召開的會議，即不時受理這些指控。正如一名官員所說的，這項舉行已達三百七十五次以上的會議，「也許是世界上最沒有價值的東西」。在衛兵保護下，雙方代表隔着一張一半放在南韓境內，一半放在北韓境內的長桌面對交談。

據美國衛兵說，會場上經常有外交上的小衝突，北韓總是設置比美國的旗幟、旗架以及麥克風。美國代表還發現自己的椅腿被鋸短，所以在開會時，得隔着桌子仰視共黨代表。等換上金屬轉椅後，座位又被北韓人暗中慢慢轉低，直到美國代表坐在椅子上又比北韓代表矮一截爲止。

這種小動作共黨還把它帶到建築物上去。每當對方建立一座監視非軍事區活動的哨所，共黨即依樣建造一座，絕不相讓。

哈柏說：「只要你在這裏，你就會知道，如果眞有某種新東西出現，絕不會持續很久，對方一定也如法泡製。」

至於暴力事件，一九七五年六月，有一名美少校的喉嚨被一名北韓衛兵踢破。今年六月，一名美國憲兵及他的一名韓國同伴開着一輛吉普車前進時，二十名北韓士兵拿着棍棒過來。他們車子的輪胎被這羣北韓人打爛，幸好人及時逃開，只受到一些擦傷。

爲了應付這種行爲，派駐此地的美軍曾各部上

美國人在非軍事區死亡的事件，最近一次是發生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海軍中校包林格在調查於非軍事區發現的一條北韓隧道時，因發生原因不明的爆炸而喪生。

去年又在非軍事區發現另一條隧道，這條鑿通堅硬的巖石而成的隧道，寬達六呎，深入地下一百五十多呎。根據隧道的規模來看，專家們相信工程是地一九七二年南北韓進行談判時開始。

經過這麼多年，這片崎嶇不平、巖石密布的非軍事區，已經成爲當地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當直昇機當頭飛過，疾風吹平稻浪時，少數獲准在附近耕作的農人連頭也懶得抬起來。

板門店豎有招牌，上面寫着：「歡迎前來非軍事區」，還有名爲「板門店風光」的全套郵政明信片。但在這個世界上守衛最森嚴的禁獵區，除了蒼鷺野鹿及其他繁多的野生物之外，別無人類居住。一名外交官說：「非軍事區是個陰鬱的地方，它只是取代持久和平的一個浮面事物。但總比眞正的戰爭好。」

朝鮮半島情勢，因發生北韓共軍揮斧殺害兩名美國軍官事件而空前緊張。

爲了應付北韓的蓄意挑釁，美國一個F四幽靈式噴射戰鬥機中隊已從琉球於八月廿日飛抵韓國，另一中隊的活動翼F一一一戰鬥轟炸機，也從美國愛達荷州基地起飛，往韓國增援，（按，駐韓美軍原來已有三中隊的F四S飛機，每一中隊有十八架至二十樓飛機）。

美國第七艦隊已進入全面警戒狀態，原來停泊在日本橫須賀的「中途號」航空母艦，廿一日在其他五艘軍艦嚴密護航之下，也駛往韓國外海，以加強美軍集結軍力行動。

同時，自十八日以來，駐韓美軍陸空部隊均已處於加強戒備的情況。

北韓共軍在停戰村逞暴的事件，發生於八月廿日，在那一天，約有卅名北韓軍用斧頭及鐵矛攻擊在板門店停戰村內修剪樹木的美國人及韓國人，兩名美軍軍官因而罹難，另有四名美軍及五名韓國人受傷，北韓人在此次攻擊中，還搗毀了三輛聯軍指揮部汽車。

聯軍工作小組係在距指揮部的第三檢查哨約卅五碼到四十碼的地方，例行性的修剪該處一棵樹的樹枝。該檢查哨位於一道橋樑的韓國部分，而該橋樑可通往停戰綫的另一邊——即北韓，該橋稱爲「不歸橋」。

北韓共黨在韓國中立地區殺害兩名美國軍官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立即加以譴責，指爲「狠毒、無故的謀殺行爲」；並責令北韓必須接受這一事件的責任與後果。南韓政府的發言人也在一項聲明中譴責這項攻擊爲一項預謀而不人道的謀殺。並說，此事件可向世人証明北韓共黨是何等殘忍及無理性的流氓。

美國對北韓共黨此一逞暴事件的反應，可說是相當強烈的，除了立即派遣海、空軍赴韓增援外，美國國防部爲了採取一項預防措施，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還特地上達一道正式命令，使美國駐韓四萬二千名地面部隊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務卿基辛格亦於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兩次會晤華府特別行動小組，該小組係一高級危急特遣部隊，包括國防部長與聯合參謀長的代表。同時並指責北韓共軍殺害兩名美國軍官的事件是預謀殺人。

在韓國方面，韓國陸軍也於事件發生後立即奉命保持緊急警戒狀態，以對付任何北韓可能發動的無緣無故的攻擊。韓國總統朴正熙則於二十日宣佈，未來的任何挑釁行動，無論其大小，均將招致立即的報復，韓國與美國沒有理由片面容忍北韓的挑釁。

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事指揮部，十九日曾就兩名美國軍官被殺事件，在板門店聯合軍事停店委員會的會議中，向北韓提出正式抗議。當時，北韓的代表却反而指這次事件是指揮部人員，預謀、有組織的挑釁而起。到了廿一日，軍事停戰委員會在北韓要求下，又舉行了自十八日兩名美軍被殺後的第二次會議，在會議中，北韓代表對駐韓美國所提抗議及要求保證不再發生類似挑釁行爲，口頭轉達了北韓共黨祖領金日成的答覆。據說，金日成在其答覆中，已向事實[illegible]協議一九五三年簽訂以來，在將近四萬次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中，北韓承認錯誤的第一次。

北韓共黨爲何會認錯，我們以爲認錯是假，陰謀是眞。

第一，北韓共軍此次逞暴殺害美國兩名軍官事件時，正是不結盟國家在可倫坡舉行第五屆高階層會議的前夕，因此製造事端，爲該會議中某些國家所提美軍撤離韓國要求壯聲勢，現在不結盟國家會議已落幕，他的目的已達到，因此故意僞裝「認錯」，讓美國好下台。事實上他已達到製造緊張氣氛及再一次讓美國的姑息份子強調韓國問題是一個「燙山芋」，作吵鬧自韓撤軍的藉口。

第二、「打打談談」、「眞眞假假」原來就是共黨的老伎倆。這一次北韓共黨製造殺害美軍事件後，美國的反應行動確很強烈，可是當美國迅速派遣駐外的空中武力進入韓國之時，美國官員曾一再強調，空軍的增援，是一項預防措施，不是任何對北韓採取軍事行動的預兆。這已等於告訴北韓，美國尚無懲戒暴行的決心。北韓既已達到「在朝鮮半島製造緊張氣氛」的目的，見好就收，對他絲毫無損，等美國這一陣緊張過後，又可再製造別的事件，以增加美國人的困擾。

自從一九五三年簽訂韓戰協定以來，北韓共黨一共曾發動過三萬五千零三十三次違反這項協定的事件。美國軍方人士曾明白地指出，北韓共黨的這些尤其是對美軍的暴力行動，必定是平壤方面長久以來欲加速促成美軍撤離朝鮮半島的戰術的一部份。他們指出，北韓共黨認爲，不斷對美軍施壓力，是促使美軍撤離韓國的一種方法。

美軍駐韓，不僅是任務，同時也是履行美韓共同防衛條約的規定，即使聯合國大會於下月舉行時，蘇聯及其共黨集團將再企圖透過聯合國迫使美軍撤離韓國，甚至於再度通過此一提案，美國也並不受其約束。因爲，韓國的安全，攸關日本乃至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美國必須採取堅強立場，應付北韓的任何挑釁行動。祇要美國始終保持堅定立場，必能粉碎北韓的任何陰謀。



我生於民二十五前年，依照國俗，今歲正居九十，愛我者對我六十年耕耘的有無收獲，不免關注，爰取此文，略事整理，稱爲耕耘小獲，以充報告之用。所獲既微且陋，不足以言學術，聊足見其尚知努力不甘虛擲光陰而已。

陳大齊教授近照

治學經過

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門肄業時，原以心理學爲主科，以理則學等爲輔科。回國任教，初期亦講授心理學，兼授理則學與哲學概論。其後研究興趣逐漸集中於理則學，遂與心理學日漸疏遠。後期任課，亦以理則學爲中心，傍及與理則學有密切關係之學科，如知識論與陳述心理學。

理則學有三大淵源：一爲希臘的邏輯，二爲印度的因明，三爲中國的名學。邏輯發展得最深廣，形成巨流，因明次之。名學興於先秦時代，雖一度呈現蓬勃氣象，所惜繼起無人，未能蔚成一科有系統的學問。此乃中國學術史上一件極大的憾事。假使名學發展，中國學術一定有更大的成就。爲了充實自己理則學方面的知識，極欲一窺因明與名學的理論。首先着手研習的，爲因明，因文字障關係，不易理解，研讀多年，始通其大意，因明研讀告一段落後，轉而從事名學的窺探。中國古代名家，首推墨子與荀子。荀子書較墨子書易讀，故先讀荀子。初意僅欲獲知其名理思想。荀子繼承孔子思想，其人性學說，通常認爲與孟子思想相反，欲窮其究竟，遂又進而取幼年所曾誦讀當時已遺忘殆盡的論語孟子，重新研讀。孔子思想，精深博大，平實而不玄虛，一窺門徑，便留戀不忍離去，必欲飽覽寶藏而後已，遂盡全力研讀論語及其註釋諸書，濫竽孔子思想研究陣中一名小卒。

在北大任教期間，雖曾編有「心理學大綱」及「哲學概論」二書，純屬介紹性質，談不到任何心得。惟在心理學方面有一事，似尚值得於此一提。當五四運動前後，旅居北方的新知識份子，方以提倡科學精神爲要務之一。上海方面扶乩之風盛行，且有人組織靈學會，宣揚其神妙。乃撰「闢靈學」一文，依據心理學學理，加以剖析與說明，謂除了有意作僞者以外，沙盤中所書，出自扶乩的下意識作用而不扶乩者所自覺，並非眞有神付降臨。此文頗爲儕輩所重視，其後又應邀作了若干次有關心理異常現象的公開講演。該文及講稿，曾輯成一書，名曰「心理與迷信」，於迷信的破除，不無小助。

爲學的基本觀點

有關名理的意見，散見「名理論叢」與「淺見集」第四編及他書有關章節中，未及纂成有系統的專書。其所最重視的，爲學術名稱的定義，並謂研究中國學術，尤不可忽視此事。因爲古今各派的思想家，雖用同一名，其取義可以大不相同。若不分辨清楚，研究有陷入迷亂之虞。現在只就爲學的基本觀點述其梗概。所持基本觀點，可以約爲二事：一爲思惟對象有事實與價値之分，其性質不同，二爲眞善不定一致，但欲致善，必先致眞。

思惟對象雖千頭萬緒，就其大別言之，不外事實與價値二類。事實是客觀的，有其自身獨立的存在與性能，不是人們心理作用所能左右。在人們思及或見及時，其事其物，固然存在，到了人們不思及或不見及，依然存在，不會遽歸消失。自然物體在空間內所佔的面積、歷史事件在時間內所經的歷程，不會因人們的好惡而忽廣忽狹或忽久忽暫。價値是主觀的，不是客觀事實所固具，而且人們所賦予的。人們對此客觀事實，各有所要求，遂據以爲衡量的標準。事實而能滿足其標準所要求，則賦以積極的價値，謂之爲好爲善，不能滿足其要求甚或足以阻礙的，則賦以消極的價値，謂之爲壞爲惡。事實固具的性能，其足以滿足此一要求的，很可能足以阻礙別一要求。故若主觀所持的標準，一旦變更，則同此事實，原屬有價値的，便會一變而爲無價値。價値是不固定的，隨着主觀所持標準的轉變而轉變。

思惟對象有此二類，思惟亦隨着對象而形成二。以事實爲對象的，稱爲認

爲價值判斷，如言冬日可愛。因而學問亦可分爲事實科學與價值科學二大類，前者以認識事實爲任務，後者以衡量價值爲任務。

眞僞與善惡，是兩對不同類的概念，故眞與善，僞與惡，不定一致。所謂不定一致，意卽時或一致。眞中有善有惡，如和風與颱風，同屬確有其事，前者善而後者惡。僞中亦有善惡，如說謊話，用以欺詐他人，則爲惡，用以安慰他人，則爲善。倒過來就善惡而言，亦各有眞有僞。如和風麗日，既善且眞，謊言安慰，雖善却僞。颱風地震，雖惡却眞，謊言欺詐，亦惡亦僞。故眞僞與善惡，異其領域，不可據眞僞以評定善惡，亦不可據善惡以評定眞僞，此理甚明，但往往被人所忽視，賢明的學者亦時或難免。例如法天主義，卽犯有混同眞僞與善惡之弊，其理論根據已非正確，與同奉天法主義的敵論對諍，更無足資攻守裕如的堅固陣綫。放法天主義，非可採取。不過以法天爲標榜的學派，事實上僅於天然現象中擇其認爲可法的，取以爲法，並非漫無限制，盡取其一切以爲法。此一實際情形，正表示天然現象之非盡可取法，亦表示法天之非無瑕的主張。



陳大齊九秩大壽與賀客門生合攝

眞僞與善惡，固不可以混同，但欲識得善惡，必先識得眞僞，因爲善與惡，是依據事實所具有的性能之能否合於主觀所持的標準以衡定的。若認識不正確，欲利用的那件事實，本具有能夠合於標準的性能，而誤認爲不具有，或本不具有而誤認爲具有，依以衡量，則必誤善以爲惡，或誤惡以爲善。此二觀點的叙述，詳見「名理論叢」中的「眞僞與善惡」以及「平凡的道德觀」的第四章。

因明的研讀整理

因明在中國有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及天主的「因明入正理論」，均爲唐代高僧玄奘所翻譯。二書辭簡義富，僅憑譯文，無法理解。玄奘爲會爲弟子輩講解，當時從習者作疏甚多，或已遺佚，或已殘缺，其流傳至今而首尾完整的，只有窺基所作的「因明入正理論疏」，後世稱爲「大疏」。所以在中國研習因明，不能不依賴此書。大疏闡釋甚詳，徵引甚博，但其難讀，亦爲衆所公認。其所以難讀，除了文字的障碍以外，尙有其他缺陷。所用學術名稱，意義不甚專一，易於令人迷惑。先後所說義理，時或有欠明顯，令人疑其牴觸。連貫的義理，不說在一起，令人不易融會貫通。義理有多方面，掛此漏彼，令人無以見其全局。故欲使因明的道理臻於明確，實有加以整理的必要。乃窮數年之力，且讀且思，寫成「因明大疏蠡測」一書。其整理之道，有如該書自序所云：「但遵因明大法，不拘疏文小節，參證其他疏記，間亦傍準邏輯……紊者理之，似者正之，晦者顯之，缺者足之，散者合之，違者通之」。其後根據整理所得，撰爲「印度理則學」及「因明入正理論悟他們淺釋」二書，在臺出版。得此二書，難讀的因明轉成易解的學問，其多年辛勞，似尙不致白費。

因明內容，原分悟他與自悟二門。其悟他們屬於知識論，發揚佛家所獨具的哲理。但如「因明入正理論」，悟他們說得很詳盡，自悟門則說得很簡略，二者所佔篇幅的多寡，大相懸殊。爲了擴展自己理則學的知識而研讀因明，其所注意而整理的，自以悟他們爲限。所謂悟他，意卽說服意見不同的地方，令其信從己說。故其論式，採用論證方式，先舉結論，後舉理由。所舉結論，必須是對方所不同意的，否則用不到開悟。所舉理由，必須是對方所同意的，否則不能發揮證明的功效。故同一結論，不能固執一理以爲理由，必須隨着對方的不同而異其所舉。所以因明可說是建築在心理主義之上，且可釋爲以立正破邪爲職志而以克敵制勝爲目的的辯論學。

由於美國共和黨將遵守中美共同防禦協定正式列入政綱，中美協防的關係，於是在本年美國大選中，受到首先的肯定。可以預料的，共和黨政綱的確認此一承諾，對於美國大選，將發生正面的影響，使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無論誰勝，都不能不重視美國對華的防禦承諾與條約義務。

不過，我們也不能不指出，美國有一些媚共親共份子，現仍在發出種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有意無意的在企圖擺卸美國這種條約義務，他們的目的，要不是在附和中共的所謂「撤軍、斷交、廢約」的叫囂，便是希望爲美國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突破中美共同防禦協定的約束，像最近曾訪問大陸的共和黨參議員施高特，在其向國會與白宮提出的報告中，便竟然否定美國對華協防的條約義務。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對於施高特所提及有關中美協防部份，予以指責。我們認爲，中美共同防禦協定本身所課予美國的條約義務，固然有國際條約的嚴肅責任，而更須澄清的，乃是施高特式的對中美共同防禦性質的錯誤看法，以免由似是而非而變爲積非成是。

據外電報導，他認爲由於美國大眾對越戰的反感，如果台海發生戰爭，美國根據協防條約繼續履行承諾，不能視爲當然。同時，根據國會所通過的戰爭授權法案，美國政府參與台海戰爭，也受到很多限制。照此說法來推之！

越戰打碎美國人的勇氣和信心，是一個不必否認的事實。其實，美國介入越戰的政策并沒有錯，而最大的錯誤，是在戰爭中不求勝利的戰畧。如果美國在東京灣事件發生後，就以雷霆萬鈞之勢，發動海空攻擊，支援南越部隊進攻北越，越戰就早光榮的結束了。美國人爲什麼不檢討越戰失敗的眞正原因，卻反而被越

台海戰爭型態與中

「一代霸王」

阮文達

「一代霸王」連續劇，我看了第一集，以後就沒有繼續看下去，原因是我發覺編劇者一開始把項羽這個人物，塑造得太過狂妄無知；我不知道這一代蓋世之雄，在如此的開塲之下，如何表現其「才氣過人」，而劉項之爭，若以「仁」與「暴」作爲對比，也似乎失去了當時一般民眾追隨劉邦和項羽反抗嬴秦暴政的意義。

項羽這個人，可能是「志大才疏」，他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他認爲「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可是當他叔父授以兵法，卻又僅能「畧知其意」；不過，項羽雖不欲居宋義之下，竟以「不恤士卒而徇私」斬宋義於帳中微有犯上之譏；但秦末羣雄逐鹿之際，爭天下是他們唯一的目的，事實上劉邦和項羽同事懷王，都不過欲藉「楚」以收攬人心；他們兩人之不甘「臣服」，是并沒有多少區別。

項羽之終於不敵劉邦，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劉邦則對張良言聽計從；嘗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兩相比較，卽知項羽憑藉的只是他個人的才智。劉邦則善於運用他人的才智。至於劉仁項暴之說，從漢書、史記的記載中，并找不出項羽殘虐百姓的事實；反而在「鴻門宴」中，項羽所表現的是「婦人之仁」。致使范增拔劍破玉，仰天長嘆謂「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而當劉邦的父親太公爲項羽所執，想要用殺太公威脅劉邦助他攻擊彭越時，劉邦的回答卻是：「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其忍心至如此極，又豈是項羽所能作得出來。

若干傳統戲劇，敷衍楚漢之爭，雖畧有與史實出入的地方；但均能刻劃出項羽的「一世之雄」。卽如垓下之戰的「霸王別姬」，雖然已到了英雄末路，仍顯出其有「女兒情長」的性格。漢史述羽欲東渡烏江之際，烏江亭長勸其東歸再起，謂「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可見項羽仍是深得江東民心的；然而這位英雄卻自承失敗，以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引劍自刎；這又不像劉邦那樣以「兩賢何相厄哉」，在危殆中向人討饒。太史公項羽本紀贊云：「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太史公受腐刑之辱，他所寫的史記，自不免有厚項薄劉之處，但項羽之不失爲一代人傑，則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歷史劇有其時代的意義，寫劉、項之爭，如果不把重心放在抵抗秦的暴政上面，確實很難把是非劃分得清楚；我看過「一代暴君」、「一代紅顏」，都覺得是很夠水準的製作；可是「一代霸王」究竟怎樣？因爲我自己想不出如何處理這些史實，因而也沒有勇氣往下看了。

三、兩派所憑藉實力條件

要進一步推測毛氏死後中共兩派的鬥爭策畧及可能發展，必須先扼要檢討兩派所憑藉的實力條件，及其各自的內在弱點與危機。兩派的實力條件互有長短，基本情況如下：

甲、左派的憑藉

，左派所憑藉的幾項實力條件，多屬於「攻勢條件」，利於正常時期的主動進攻，但在非常時期的動盪攤牌時，將會暴露其脆弱性。

在上述諸項條件之中，其威力作用最難估計的是左派所掌握的「特務」，和右派所掌握的「民心」。這兩項因素，都可能對鬥爭前途起決定性的作用，但卻也可能絲毫不起作用。特務的潛在威力，

消公約等等，是否均屬一紙空言，毫無實際價值？中美協防條約的實際價值如何，關乎美國的立國原則與國際信用，豈可等閒視

關係

越南完全不同；越南是半島，台、膨是海島，所以中共雖有龐大的地面武力，但在台海戰爭中却用不上。因此，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其形態則與越戰完全不同，可能像過去一樣，是一場隔海互轟的猛烈炮戰。如果戰爭範圍擴大，勝敗也將決於海上和空中，是一場海戰和空戰，沒有地面戰爭。即使敵人冒險發動空降作戰，我們也有把握將敵人很快消滅，決不會曠日持久，更不需要友邦的地面部隊介入，美國還怕什麼？如果台海發生戰爭，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友邦的精神鼓勵與後動支援，絕對不需要美國青年在我們的土地上流一滴血。給我們所必需的大炮、飛機、潛艇，幫助我們發展軍需工業，我們就會粉碎敵人任何攻勢，不需要美國派遣一兵一卒。

我們希望施高特先生看清事實，不要被中共的戰爭威脅嚇昏了頭腦，也不要爲中共的虛諾而泯滅了良知；更望國府提高警覺，充分加強動員應變措施，毋恃敵之不來，在恃我之有備。

——

灌茶家言

展望中共黨內鬥爭（三）

王延芝

袖、預防軍人政變、鎮壓京滬市民。

④、掌握言論機關。可以代表黨、國家、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正統，發表言論指示。

⑤、在政治局稍佔優勢，在一般性問題，華、吳、韋、紀四個「中間偏左、形左實右」分子，多半會顯得向於左派。

乙、右派的憑藉

①，代表中共主流力量。左派如不敢公然否定老幹部建黨建軍建國的功勳，就很難抹煞他們在黨政軍的領導權利。

②、掌握正規軍軍權。解放軍的絕大部份重要職位，仍在穩健派軍人之手，必要時可施行軍管，或發動軍事政變。

③、掌握廣大民心。與深受厭惡的宮廷派相比，穩健派是「得人心」的。大陸人民寧讓穩健派當權，不願見宮廷派得勝。在正常狀態時，民心向背不起太大作用；如發生動亂，則民心之威力深不可測。

④掌握政經機關。各級的具體政治經濟工作，大多操在穩健派幹部之手。

⑤、在中委會稍佔優勢。毛氏健在之時，中委會被政治局所掩，政治局被毛氏個人所掩，大權在於黨魁；毛氏不能視事之時，政治局重要性大增；而到毛氏死後政治局兩派僵峙之時，則中委會重要性大增。（當年赫魯曉夫在政治局處下風時就會靠中委會而打垮敵派。）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所憑藉的幾項實力條件，多屬於「守勢條件」，不利於正常時期的「主動進攻」，但在非常時期的「被動反攻」之中却可顯出重大威力

弱點；右派的弱點即是左派的點強。但這還只是一外在弱點」；而本節所要申論的是兩派的內在弱點和危機。

甲、右派內在弱點及危機

右派的最大弱點是「渙散」——精神團結，而組織渙散；其主要成因有三：

①、第一級領袖凋零盡，目前右派主要領袖葉劍英、李先念，聲望、能力、鬥志都不太強，所以右派力量雖強，却缺乏核心領導。

②、內部意見交流受阻嚇，在汪東興特務監視之下都不敢有密謀異動，極少交互聯絡。

③、十年來鬥爭多次受挫，無激揚鬥志。

因此，右派的最大危機是「消沉傾向」。毛死之前，右派固然處於被動挨打、忍辱負重的困境；毛死之後，右派恐怕也無法迅速地組合成一個緊密的戰鬥體，而會有一段混亂、摸索、遲疑、觀望的時期，可能坐失機先。

乙、左派內在弱點及危機

左派的最大弱點是「脆弱」——表面強悍，而骨脆肌弱；其主要成因有三：

①、第一級領袖出於毛氏私人提拔，只有「爪牙」之才，並非「首腦」之材。

②、各級重要份子多屬文革期間投機野心分子，只重個人權位利害，並不眞誠忠於左派整體利益，必要時會見風使舵，叛派求榮。

③、內部爭奪權位的暗流很強，同一級的左派頭頭「相親」而不「相愛」、「同派」而不「同心」隨時伺機傾軋，以求損人利己。

因此，左派的最大危機是「分化傾向」。在鬥爭形勢顯然不利於左派時，各級左派頭頭會有許多倒戈，向右派投降；在鬥爭形勢利於左派時，又會分裂互鬥。毛澤東思想所提出的「一分爲二」教條，用在別的地方可能不靈，用在未來左派的發展上，大概是十拿九穩。

毛死之後，一個渙散的右派與一個脆弱的左派面臨一場混亂複雜的重大鬥爭，兩派會採取怎樣的鬥爭策畧呢？欲知鬥事如何，且聽延芝分解。




代溝

思果

這個名詞起初我覺得譯得不好，但想來想去想不出更好的——只有承認它的合法地位了。不過說實話，我也沒有認眞去想，相信中英文比我好的人會找出更好的字眼來翻譯的。

細想人與人間的隔閡，那裏只是兩代之間才有？英諺早有「一人的食物，他人的毒藥」（我曾戲譯過「張三的熊掌，李四的砒霜」，似乎太過火了）這句話，比如甲要抽烟，乙最怕烟刺激他的眼睛和咽喉，這兩人之間就有條溝了，不過年齡相仿的人到底比較接近些，老少在一起，距離就遠了，從前中國人講孝道，一切依上人，下人沒有說話的權利，所以沒有代溝的問題，現在是「民主」時代，大家有發言權，兒女當然可以照自己的生活方式過日子。這樣一來，問題就大了。

我的家庭裏，我算是上一代的人，對這個問題究竟有甚麼感覺，有什麼思想？我是主張民主的，也確實認爲從前那種孝法毛病很大。舉個例說，我想到陸放翁爲了母親把妻子休掉，就覺得這是最野蠻的舉動，（希望認定中國文化各方面都美不可言的人也想想這種事情。）中國的父母不但要兒女愛他們，還要絕對的聽話。我雖然從來沒有派孩子去學我認爲要學的行業，現在發見，我逼他們用功讀書，軟硬兼施，也是大錯。有的人生來就不是讀書的，而且人不一定喜歡讀書才幸福。我很幸運的就是比較不喜歡書本的孩子，都明白我的動機是愛。我個人倒主張應該有溝——這是幸福，不是禍。

理想的家庭是各過各的日子，還有什麼溝呢？舉幾件事情來說，我們的孩子沒有音樂響著就不能生活。平時在家，從起床到上床睡覺，不開唱機開老，最好關掉，靜靜的不好嗎？現代唱機喇叭製作精良，開起來，就像樂隊請到家裏，歌者站在你身邊。孩子們歡喜，老一輩吃不消，這是代溝！若在從前，至少母親會說，「關掉，爸爸怕吵。」但是孩子呢，不用說，人生樂趣就沒了。我們的辦法是也學會欣賞一點。等他們都出去了，關掉它，靜一下，享安靜之福。

不要以爲年輕一代的耳朵喜歡吵，什麼音樂都不在乎。孩子們喜歡鬧樂，震得樓板都響，可並不喜歡國劇的音樂。「胡琴這麼尖的調門，爸爸怎麼不怕的？」這是小兒子私下跟媽媽說的。爲了盡孝道，他們並沒有抗議，不過我多少也避着一點。好在他們現在不在家的時候多，等大家出了門我才鋸木頭補碗似地拉一下胡琴。

音響的難耐是一件事，格調、藝術又是一件事。我覺得國劇的唱工不容易，韻味足，百聽不厭，孩子們覺得都是這一套，不是西皮，就是二簧。而我聽起多數西洋時代歌曲來總要替我們家鄉的乞丐叫屈。

他們沿街叫號，「老爺，太太，做做好事！」那一聲，喊得力竭聲嘶嗓音沙啞，比起現代最紅的歌星來，絕不差些，却只能討一點殘杯冷羹。這眞是熊掌砒霜之別。我也喜歡文靜些的時代歌曲。

再說室內溫度。沒有兩個人喜歡同一溫度的。比如喜歡運動的最好終年室內是華氏七十度，不喜歡運動的，要八十度才緩和，不用空氣調節，就是有人要大開窗戶，有人要關得緊些。這不一定是代溝，不過多數年輕人怕熱些。一家人住在一起總有人要遷就別人的。

，營養些、有味些、葷菜多些、素菜多些、鹹些、淡些，各人所好都不同。還有吃的時間，因睡的時間不同，也有差別。有的喜歡早起，有的喜歡晚上不睡從前我家裏的生活是十足照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的。現在孩子大了，他們各有自己的習慣，遇到假日，就要遲睡遲起。（他們要看電視子夜的節目，是遲睡的原因之一。）現在大家一致反對生活規律化，組織化，我只有不加干涉。我雖然不很喜歡，却完全主張生活要有自由。這是爲孩子的利益設想，如叫他們每天讀書、運動、早起早睡等等，也不能勉強他們，甚至常常諷諭都不可以。也許將來他們有一天發見老豆（粵語「父親」）的話有道理，悔沒有聽從，是他們的事；不過這只是我的想法，也許他們發見，好在沒有聽老豆的話。我呢，是但願他們發見沒有聽的好。過去也有事實證明，這也算代溝麼？

住在外國還有一道溝，語言。我家孩子，小的十幾歲就移民到這裏，他們都說中國話，有的能說三四種，都過得去，就是鎮江話、廣東話、國語、上海話。廣東話最好，因爲他們在一起都是粵語對白，跟我夫婦都說鎮江話。只有一個，不方便的時候要用粵語，但從沒有說一句英文的。可是這是什麼中國話呢！花草施肥，他們說「給營養」，銀行戶口結清叫「關掉」了，諸如此類。有個孩子熟讀三國演義，常常糾正我記錯的地方，但把貂蟬讀成「招單」。我對文字語言特別頂眞，不免要糾正他們，引得他們生氣。現在我已經推馬虎了。內子常常提醒我「他們又不去敎中文，管他們錯不錯呢」。我最不能饒恕她的是，她竟然也跟着說「給營養」那一類的話，眞豈有此理！在她眼睛裏，我簡直是大獨裁者，連旁人說話也要干涉。

我這樣數下去，沒有完的。我只想到，中國人從前作興大家庭，有什麼「百忍堂」五世同堂的「美談」，這是多痛苦的事。我寧願兒女都不孝順（其實兒女沒有不孝順的），也不願意把他們全關進監牢。民主自由是天經地義。

回想起來，我跟先父母的生活，我不得不感激

恨沒有學他們的榜樣。我太相信書本、原則、科學、教育等等，少一些無爲的精神。代溝不必設法溝

力，做父母的都應該多讓步一點。子女如果深想一層，知道父母的生活方式已經成了幾十年，再不能

有了兒女才明白。最要緊一點是萬一大家合不來，應該各有獨立生活，彼此像至親好友一樣地往來。



鐵幕・離心・走資

向晚

鐵幕：這一名詞，我記得好像是邱吉爾所創。他不僅是一政治家、著作家、演說家，還是一發明家，如今日通行的衣褲拉鍊，就是他發明的。

幕是一種遮掩物，遮掩住一切醜惡，不讓人看這種遮掩物，通常是使用布，如遮掩屍體的白布。然也有用珠簾者，如美容院、酒帘門口，既可遮羞，又可以引誘顧客。也有用竹枝遮掩，既可防小偷，又可通風。無論如何，皆比不上鐵幕，既嚴密，又結實。

邱吉爾把共產國家比做鐵幕，眞是妙不可言。凡共產國家內的事物，總是骯髒醜惡，不能見人的。所以須把它遮掩起來。又因其遮掩嚴密，任何事皆守密秘，絕對不讓人知，正如鐵幕一樣，無法窺視。

鐵幕之外，又有所謂竹幕，知是西方人創出來的，但不知爲何人。創出名詞的人，可能有輕視竹幕國的意思，否則何不稱鐵幕，而另稱竹幕呢？一方面說，它的遮掩比不上鐵幕；另一方面說，它窮，無力鑄鐵幕，只得用竹枝了。

此外還有一種遮掩物，就是牆，東柏林對西柏林築有一道牆，大陸深圳對英界也築有一道牆。一般人通稱這種牆做「遮羞牆」，我倒覺得這種牆，像是監獄的一種象徵。凡共產國家都像一座監獄，每個人皆有人跟蹤，父子夫婦也不例外，這豈不是監獄。

世界最著名的牆，一是秦代的萬里長城，另一是羅馬人在英國築的長牆。這兩種牆目的，是文明人防禦野蠻人搔擾的防禦工程，但上述兩種牆則不然，是堵塞自由民主主義透入共產國家的障礙物。這也就是說，秦人、羅馬人的牆是應當築的，鐵幕則是絕對無此必要。

離心：這個名詞，早就常見於塔斯社引述蘇聯官方要人的演說，曾有一時沉寂，不知怎的最近幾年來，忽然又常提到它。其中必有緣故。

離心就是分裂，在家庭中說，夫婦離心就是同床異夢，結局必定離婚。在中國傳統禮教下，離婚是不允許的，但現代男女，却把離婚當做家常便飯，時常掛在嘴邊上，衝口而出。對國家說，離心醞釀久而久之，必是造反、革命。當十八世紀普魯士富銳德里克王，公然倡言：「當統治者苦是暴虐無道，不合民心時，人民就有權把那個昏君加以推翻，另擁一新君。」那個時代，人民尚聽到這種開明君主的號召，況現今時代，革命名詞滿天飛，在獨夫統治下，只要出一陳涉，隨時隨地，都會燃燒起全國革命大火。

故離心這一名詞，是非常危險、厲害的。共產黨人向來使用宣傳名詞，是絕對謹愼的，只把嚴重的說成很輕鬆，絕望的說成光明，人已經病入膏肓，仍說非常健康，爲什麼蘇共今却常把離心掛在嘴邊上？還是因蘇聯國內反共氣氛，無法再遮掩了，不然，蘇共必不會把這個名詞時常宣傳出來。

因鐵幕的關係，世界人很少探悉蘇聯國內事，但從在國外的索贊尼辛、在國內的沙哈維夫的演說及外國通訊的報導，也漸漸得悉蘇共的內幕，反蘇共的革命種子已經散佈到全俄，正與尼古拉二世時代差不多，所差者只是內部各地方暴動尚不顯著，而外部尚無敵國軍進攻。危機是存在的，如周圍附庸國皆其仇敵，只差時機尚未到而已。但這時機，遲早總會來的。

走資：二十年多前，中共利用日寇侵畧機會，佔領整個大陸，從它宣傳口號，知其敵人愈來愈多，範圍愈廣。最初只是「國特」、「美帝」，後來則是「左派」，凡反共者皆指爲「右派」，所有信仰自由民主主義分子、擁護傳統文化人士，皆列入「右派」，即敵對派。這一派被拘捕後，應該是清一色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不然，它們矛頭又指向共產內部，這更複雜了。什麼劉少奇派、林彪派，什麼國際派、蘇修派……沒完的黨內內訌。最近毛江又大搞反周派、鄧派，以及什麼走資派。

資即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從中共的宣傳，對局外人聽來，不免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佔據大陸二十幾年，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大力宣傳什麼公社，對人民如何有益。如此說來，大陸人民應該皆歡迎馬克思主義的了，然何以又發生如此大的資本主義者、資產階級者呢？豈不是自相矛盾，自打自己的耳光嗎？換言之，中共爲此宣傳，豈非自暴其醜，做反宣傳？

須知中共並非不明白此理，只因紙包不住火，當大火既已形成，明知遮掩不住，故也只有喊救火了。宣傳走資派，即等於喊救火。火既已燃眉，還顧及什麼面子問題。今日大陸中共局勢，既像太平天國末葉，諸王的內訌，也像滿淸皇朝「紫禁城黃昏」（書名），滅亡只遲早問題。

建築在沙灘上的大廈，與建築在暴力、無人性幻想上的政權，結局是一樣的，當然難期久長。

附言：本欄有一期把氣死史大林事的寫錯了一人名，即把「伏羅希洛夫」，而誤寫成「赫魯曉夫」，特此更正，並向讀者道歉。向晚敬啓



江青評傳

陳綏民

楔子

在今天北平的中南海新華宮，紅色舞台上的最惹人注目的，是自比秦皇漢武的毛澤東的寵妃——江青，過去在上海影壇上的三流明星的藍蘋，也是中共內部所謂「宮廷派」（文革派）的掌門人，她在中共王朝耀武揚威，幕後操着生殺予奪之權，自一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文革」以後，以她爲首的「文革派」，在大陸的紅色舞台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政治派別，外國人稱之爲「上海派」、「激進派」，中國人稱之爲「文革派」或「宮廷派」。總之，在她裙下的一羣嘍囉，已成爲毛澤東最寵信的嫡系，江青在毛的左右，隨時傳出毛的講話、指示和命令，於是她則挾天子以令諸侯，使中共內部羣魔亂鬥，舞台下的觀眾，眼花撩亂，既不解其內情，也難判斷其爲悲劇或喜劇，因爲江青屬於謎樣的人物，又是一個莫測高深的女人，她是導演今天紅色舞台上權力鬥爭的眞正主角之一，處處顯示她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熱門人物；由於毛的年老體衰多病，有時神志

令，尤其是自毛決定不接見外賓以後，益顯出江青的重要性。同時，自毛病危以來，引起各方揣測，也引發了一個問題，毛澤東的老婆，以前的電影明星藍蘋，究竟在這一紅色舞台，扮演一個甚麼樣的角色？因爲紅舞台上的互相殺伐的大悲劇，並未落幕；日前中共「紅旗雜誌」正叫囂把「黨內的特務、叛徒、階級異己份子等不乾淨的成份」要一律清除。可能有一場大流血的拚鬥。

歷史上許多事實告訴我們：當女人玩法弄權的時候，就會形成天下大亂，今古皆然。

共黨「紅旗雜誌」及「北京大學學生報」均曾一度撰文讚揚呂后確有功于漢室。此文乃是明捧江青確有功于毛王朝之隱喻，由此也可見江青之顧盼自雄，野心勃勃！認爲她是毛家王朝的呂后。

在中國歷史上頗與江青相類似，而她一味想摹做的典型，就是「武則天」。據舊唐書所載：『則天原爲唐太宗時代之才人，太宗崩後，則天削髮爲比丘尼，高宗一日入廟香而喜之，復召入宮立爲昭儀，入宮後即施展

此專寵，穢亂春宮，待高宗中風，不能親自臨朝，百官奏事，時時令則天決之，常稱旨，由是參國政，自此漸用事，遂不能制，權威與帝無異。上元元年（紀元六七四年）高宗號天皇，武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尊之爲『二聖』」。這和今天毛之專寵江青，參予政事，傳達意旨，毛因一度中風，兼以年老多病體衰，坐起須人扶持，講話須藉紙筆與傳言，於是江青包圍左右，在幕後操縱指使，組成宮廷集團，把持一切，她已經由幕後走向幕前，紅朝諸頭頭多必親承顏色，儼然爲高宗時代的武則天，爲人稱爲「二聖」一樣。她不僅參予中央政治局的高層會議，農業學大寨她代表毛講話，所有外事幹部由她召集在香山訓話，直接控制民兵總部，婦女組織由她居中領導，所有共黨宣傳機構由她所領導之文革派把持，可以說今天的中共王朝，她是權傾一時，睥睨羣寇，驕縱跋扈，騎在所有幹部和人民的頭上，出盡了風頭，引起中外人士側目；美國作家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副教授威爾基小姐（懷特夫人）[illegible]

所獲得，先寄呈鄧小平【尚未被整前】，由鄧加以勾點後呈毛，毛閱後，頗爲不滿，命令設法阻止其出版，聞現爲懷特夫人將其改爲採訪紀錄付印。）將其一生行徑，描寫多彩多姿，並自詡其思想言行，處處影响毛，亦爲解釋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企圖改寫她個人的歷史，掩飾其不學有術（媚術）之自卑心理，以增強她在大陸以及國際間的地位，俾有朝一日，奪權成功，在毛死之後，她可效法滿清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摹做武則天，君臨天下，其勃勃野心，已隱然若現；可惜時代無情，江山有別。她一心妄想把自己變成紅色舞台上的主角，一如當年她以「藍蘋」的藝名，用盡一切的手法與媚術，企圖竄起成爲銀壇的紅星，結果是銀海風波，星運淹蹇，以三四流演員告別影壇，一場春夢，空留餘恨。今天我以她生平全部最眞實的經歷事跡，以一個退伍新聞記者的採訪實錄，來追述這紅色舞台上底一代妖姬和歷經滄桑一女人的一生史實。

揭開江青身世之謎

[illegible]

的特殊關係，大名鼎鼎，鏡頭十足，在所有重要外賓往訪北平時，都有江青的鏡頭，而且一定由她陪同觀賞她所主持的現代劇——「紅色娘子軍」。大家都知道她是今天毛家王朝宮廷派的主要頭頭，權傾一時，但江青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她究竟姓甚名誰，出生何地，目前多大年紀，她與毛澤東結合的經過？她憑甚能迷住毛澤東而且影響他的決策？她平生的

氏？她究竟是幾度梅開的爛汚貨？她的情人是誰？首任丈夫又是誰？她本人始終隱瞞着，沒有人知道或談起她的生平和家世，以及她的風流往事，她也從沒有提起過她的父母，她和毛澤東所生的兩個女兒都姓李（一叫李納，延安生，一叫李敏，在北平出生）。因此，外間對她的身世，傳說不一，因之，江青就成了謎樣的女人，

江青原非她的本姓名，她曾經四度改名換姓，每一個名字都標幟着她不同階段的生涯，也各有其不同的含義在。她是到延安與毛澤東交往後始改名江青，她是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出生在山東的諸城縣，現年六十二歲，她的父親叫李子芳，民前十九年生，母親欒氏，山李臨沂縣人，原爲諸城縣的古城子嶺人，家境淸寒，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江青合攝於中南海。

塾，人亦老實忠厚。她的叔父叫李子銘，其叔父也是裴希晉的學生，由捐館而進了山東濟南優級師範，畢業後任濟南省立一中的監學（訓導員），爲人亦溫純敦厚，有李婆婆之稱。

李子芳在他二十五六歲時，先後生下兩女，江青爲次女，取名李維芬，幼時在家又名小芳。在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左右舉家遷往濟南接察司街一條弄堂內，七歲時她父母將其送濟南「競進女校」小學部就讀，十六年小學畢業（作者按：毛向葉羣談話時說江青也只小學畢業足以証明），由于她是么女，長得姣好聰明，平日養成驕縱任性好動的習性，不大喜歡讀書，父母對其鍾愛而無可奈何，其母曾爲人洗衣針織以補家用，常苦口婆心，勸勉江青，壓根充耳不聞，一氣成病，十三歲那一年她母親去世，其父李子芳原在臨沂縣小本經營開小煤井爲業，失敗後，轉回濟南在王樂平所主持的「民治日報」印刷所工作，後來由于報紙與印刷所經營不佳而停刊，李子芳一時失業。李維芬在家乏人管教，日惟嬉遊，有如今天飛女型的人物，其父常將其怒打，其兩個爆牙，即其父親當年所打掉而形成的特殊標記，她的父親因在濟南一時無業可就，乃跑到安徽靈壁縣，找其同鄉當時任縣長的裴鳴宇先生（作者按：裴氏亦爲山東諸城縣人，曾任山東省議會議長，現任國大代表及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對江青之家世知之最詳。裴代表今年八十六歲）處任庶務員。當時的李維芬寄居在其叔父家，嬉玩如故。就此在家失學，成爲家裏墩的少女了。（待續）

電影評論

評亂世兒女・七百萬元大刧案・兇殺

林異

借一位朋友去看史丹利・寇布力克導演的「亂世兒女」，沒有看電影之前，知道這部電影雖然在四十八屆競選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時敗於「飛越瘋人院」，但它也獲得最佳美術、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攝影、最佳音樂四項獎。並且知道它是改編自十八世紀英作家威廉・薩格雷的小說「巴里林頓」。

看完了電影後，朋友表示對它失望，於是說：想不出一個對藝術有抱負的史丹利・寇布力克爲甚麼投巨資拍這部內容如此空洞的電影，因爲史丹利不但是此片的導演，同時也是製片人。

作爲喜歡欣賞有藝術性電影的觀眾，以及喜歡分析藝術性電影的影評人。都喜歡看到發掘我們同時代痛苦精神的根源的作品。「飛越瘋人院」就是由這時代痛苦精神滙合而成的電影。可是「亂世兒女」所表現的是甚麽呢？

「亂世兒女」中的賴恩奧尼路。

在電影中，首先藉着主人翁巴里林頓在少年時，因爲女友爲一有資產的軍官奪走，由軍官決鬥起，就說出那個時代受人尊敬的是有資產的人，十七世紀時代的有資產的人是地主而不是工業家，因爲那是一個農業時代，從對白中說

每年收入超過三萬元的，便有條件接受皇席封爲貴族。電影中的貴族生活是空洞的，男貴族面上都塗面粉與塗紅口唇，精通賭博，只要受人出言侮辱或者是雙方發生任何大小爭執，都可用決鬥來解決，表示名譽比生命重要。除了過腐化生活之外，便是打仗，在歐洲，有時甲與乙聯合對丙國，或丙與丁聯合對乙國，打個不亦樂乎，軍官對士兵很殘酷，電影中的作戰敵我觀念却是糊塗的。

從電影中我們看到多少拍得很有詩意的鏡頭，但倒沒法看出那些鏡頭



「亂世兒女」中的瑪莉莎。白蘭遜。

那時代人物心靈的狹隘與空虛與現在人的隘狹與空虛作比較，我們可以思想的是，從農業時代跨進了工業時代後，現在人的生活意義是甚麼？只從這角度看，「亂世兒女」的世界，與「飛越瘋人院」的世界的兩種人類痛苦精神，基本上是共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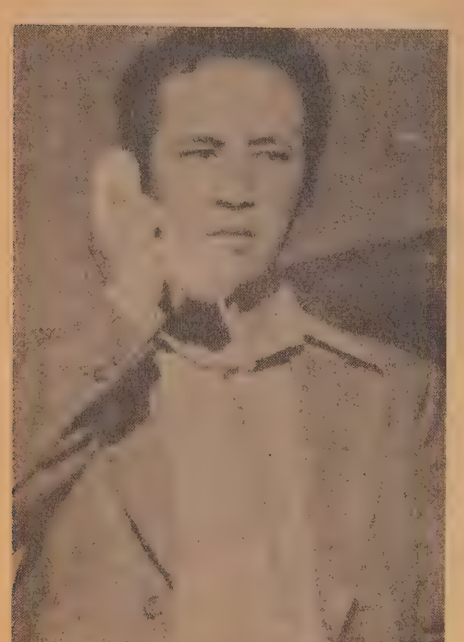
「亂」片雖是屬于佈景豪華，氣象萬千的巨片，但是男主角賴恩奧尼路並不是才子，而是賭徒，女伯爵瑪莉莎・白蘭遜，只是一個遇人不淑的神經質貴婦，並不是佳人。電影是寫這兩個人本身的故事，其實是利用這

薄虛僞與腐敗的生活面，因爲那時代的上流人物，完全生活在牛角尖裏，沒法與本來的時代啣接作用，那時代的榮譽觀念，都只是一種僵化了的榮譽觀念。

導演對賴恩奧尼路與瑪莉莎白蘭遜兩主角的處理，煞費心思，賴恩奧尼路一生幾乎爲追求俗世虛榮而活着，他的一切作爲都從受別人影响而來，他失敗後，便以酒來燃燒自己。瑪莉莎白蘭遜雖然有爵位，有權力，但却是一個被小人包圍的可憐虫，在電影中，她大部份時間是演啞戲。「亂」片雖然不算怎樣成功的電影，但藝術性是有的，娛樂性卻欠奉了。

「亂世兒女」中的貴族生活。

」，是以本港本年發生的新聞事件作藍本，這故事一如程剛過去拍的「天網」一樣，着重從七個刧匪身上發掘他們不同的背景，他們大多數都是受教育不多的技工，年青、好勝心強，有的犯過罪坐過牢的紀錄，給人瞧不起，喜愛到小公寓，娛樂架步去找吧女作朋友，由於這浪漫生活的刺激，使他們傾向於冒險僥倖之路。七個人物中飾演汽車技工的郭輝最爲典型——一個由不滿現實而走上自毁之路的典型。其次是靠姘頭養活吃軟飯的周強，却又是一種走上墮落之路不可藥救的典型。電影雖然將探長如何查案如何破案，刧匪如何策劃，如何行刧的戲，拍得夠刺激性及戲劇性，但電影的內容，仍然在介紹這七個人的複雜背景上，我們如果以爲使青年人犯罪是因貧窮而不講現實那是籠統的看法。嚴重的問題是色情架步造成墮落，他們爲了要滿足那亂花錢的壞習慣，便忍不住的走上犯罪的道路。於是色情架步，便成爲一種驅迫心靈脆弱的少年去犯罪的原因。我不知眞實的刧案中的七個刧匪的背景是否有如電影，但電影中對每個人物背景的強調，那是相當有深意的。



「七百萬元大刧案」飾探長的園弓。

邵氏出品，分別由桂治洪、華山、孫仲導演的四段故事，都是香港近年來的兇殺新聞故事改編的，其中有「臨村大血案」、「大家姐」、「紙盒藏屍」、「鬼頭仔」四個故事。四個故事中，「鬼頭仔」與「大家姐」屬于販賣暴力與警匪鬥智的電影，其中以「大家姐」意識最壞，它雖然是根據「床單裏屍」的新聞而來，寫一對姘頭夫婦爲了還債，騙了鴇母大家姐一筆錢然後逃走，被大家姐派人捉回，活活打死，導演爲了強調刺激性，此片表現的暴力鏡頭異常殘忍，「鬼頭仔」却寫一個警方綫人因爲負債，迫得去搶警槍，出賣馬仔以領獎金，結果爲警識破，將計就計將他繩之以法。「臨村大血案」是相當富有藝術性的故事，它寫一個鄉下惡少強姦了弟婦，嫁禍給一個啞吧，迫到啞吧走逃無路，後來啞吧搶了護衛員的槍，殺死嫁禍給他的人及幾名圍捕他的警察，最後死於亂槍之中。這部電影，多少表現出盲從造成羣眾的反理性暴動的可怕，從那些村民要殺啞吧的呼喝的聲張下，幾乎沒有道理可言，而揭起禍患者却是別有用心的壞人，單是一樣壞人煽動村民殺死啞吧的一場戲，已有很深刻的內涵了。「紙盒藏屍」原原本本照法庭審判過程拍攝，這段電影在散場後成爲觀眾反應最強烈的電影，由此可見，電影對人的影响力是多麼巨大的。



「臨村大血案」中受盡嘲弄的啞巴，突然引起殺機

人物春秋

李秀成之死

胡蒼之

在中共竊據大陸之前，對於提倡「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運動，曾不遺餘力；竊據大陸後，也從事研究「太平天國」問題，尤其對於忠王李秀成的評價更高，且以可歌可泣的壯烈場面，編演話劇「李秀成之死」，刻劃其「慷慨就義」和「光榮犧牲」的革命英雄；目的在奴化其所有黨從，學習李秀成忠於洪秀全那樣來效忠毛澤東。但到「文革」期間，中共則指李秀成為叛徒，投降曾國藩兄弟。

姑勿論中共那種無聊的「出爾反爾」，但李秀成之於太平天國，可說極盡忠之能事；他既破清軍大營，仁達、仁發二王忌其功，請天王嚴治秀成，限他一月內攻取蘇州、常州，部屬多怨言，秀成則涕泣諭止之。咸豐十年四月，果克常州，敗張玉良部於高橋。玉良奔杭州，秀成進克無錫，趨蘇州、城外居民担酒肉以迎；守將李文炳等亦以蘇城降。秀成收其部眾六萬人，並安撫吏民。鄉時隣地匪民相結，搶刼無時，眾議進剿，秀成則以其信未孚，親往招撫。鄉民圍秀成數十匝，以矛指秀成頸，隨往文武皆失色，秀成夷然曰：「我忠王李秀成今隻身來撫若眾，豈畏死耶？願撫棄械，否則殺我！」

民皆棄械，秀成乃結以恩信，七日之間，充和縣、長洲及松江，太倉等地，次第就撫。天王遂以蘇、常軍事付秀成，安撫招聚，數月大家。其時湘軍困安慶，天王召秀成還，秀成奏請自王侯以下，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力獻出家財，廣購米粮，儲於天倉，設官督理。於必要時則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事下樞府，仁發等則認為這也是大利所在，可用鹽引牙帖之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帖可販米穀若干担？中下以次遞減；即充樞府諸王祿秩，大半又入私下囊的。因為非執帖商販，不得販米入京！故上帖貴至數千金，其驗帖官又是他們的爪牙，任意勒索，致商販裹足，米粮反絕，秀成奏陳其弊，請廢洪氏帖。天王以此問仁發，仁發則以奸商藉販米與清兵傳遞消息，若非此帖不能辨其邪正，天王信其言，置秀成奏不顧，秀成憤而返蘇州。

同年八月，太平軍克寧國徽州，秀成奏調陳坤書，却雲官鎮蘇，自率所屬出羊棧嶺攻祁門，與左宗棠、鮑超軍相持數月，月底入江西。咸豐十一年秀成命李世賢入浙江，而自率兵會師，數月間浙中郡縣相繼盡下，惟衢州、湖州、海寧僅存，杭州岔孤危，浙撫王有齡奏調左宗棠、張玉良援浙。宗棠軍阻不得。十月張玉良犯國師，中彈殉職，其軍潰亂，城中益恐，担米至百金，民皆煑皮籠草根充飢。太平軍梯城以登，守軍已數日不食而散去，遂克杭州，巡撫王有齡自縊死。

先是，王有齡頗得軍心，急攻不能下，秀成射書入城，謂「降者俱免死。」滿將瑞昌，亦具書秀成，請赦滿軍回國，秀成飛騎奏天王，仁發阻之，閱廿日旨未下，迄外城破，瑞疑不免，決心死守，以炮轟太平軍，斃三千餘，秀成遽許如約，瑞昌終不信，閱四日城乃下，秀成急出告示勸滿人無死，願歸化廷者，准給船隻，送至鎮江，資財亦許帶去，並誡軍士不得殺害，而男女老幼，毋疑懼自裁者枕藉，瑞昌亦自焚死。秀成下令禮殮王有齡，學政張錫庚，總兵文瑞，發舟十五隻，路資三千両，命親兵五百人，各護其喪回里，市政使滿人麟趾方玉省，則與原任林福祥被執，均待以禮，館之署內，夜半就福祥叙談，福祥老年僅一子，破城時失散。次日，秀成即命軍士覓得福祥子還。麟趾先逃，福祥亦不願住杭州，秀成乃資給備舟送他到上海，福祥感激終身。秀成復於嘉興，紹興，辦米萬担來杭，以濟貧民，杭人乃安。

同治元年正月，秀成自杭眾十餘萬下松滬，時清藩司吳煦僑寓上海，募勇壯數千人，聘美國人華爾領導，練習西洋操，稱常勝軍，以拒秀成。秀成軍械不利，往往不敵，江蘇巡撫李鴻章，復率悍將程學啓自安慶至，駐紮上海，英法軍復助之。秀成命譚紹洸、郜雲安進攻，互有勝負，殺法提督卜羅德，英法軍返租界，而上海終不克。秀成返蘇州，見人民流離，房屋毀壞，蘇民來轅哭訴者萬餘人，都說陳坤書縱兵虐民，秀成乃出私財購買米穀十餘萬担，發給貧民，盡除坤書諸虐政。坤書懼，逃至常州，輦金入京，要結洪氏諸王，得封為護王。諸王復使其獨立，以分秀成之勢。

同年五月，曾國荃圍南京，天王洪秀全遣數使命秀成進援。而左宗棠運攻浙江，李鴻章則陷松江，秀成方救援未遑，乃上書言「清軍之銳，湘軍為最，今乘勝下安慶，破蕪湖，而圍天京，其勢正盛，不可與戰，堅守以待其罷？可一鼓也。」洪秀全怒責秀成曰：「三詔趨援京城，而不啓隊爾意欲何為？將不遵詔，是逆命也。國法俱在，爾其誌之。」秀成嘆曰：「京中五十將，有眾二十萬，不能自衛，而必調疲於奔命之師以解圍，是自殺也！復何言哉？」乃遣甘國宗引兵數萬援天京。六月與湘軍戰不勝，秀全乃收其軍入城。八月江南大疫，相軍多數染病，死者枕藉，天王復召秀成乘機破圍師，秀成不辱己，約十

嚮其鬥志，獨秀成所部，無間晝夜，環攻湘軍營壘，國荃露立營外，鼓勵將士，拚死以拒。國荃曾受槍受，血沾襟袖，以此相持四日，終不克，適清軍粮至，士皆骨立，遂於十月某夜，誓死分數路突圍。太平諸軍，扭於向和之勝，初不設備，清軍突之，陳坤書所部先潰，餘軍繼潰，遂不能止，秀成乃激動向城西號哭，率軍退浦口，謀入安徽江西，以圖牽制圍師。

同治二年，西署六合，將入湖北，聞李鴻章、程學啓陷常熟、崑山、圍蘇州，乃引兵還救。美國人白齊外國武師二，輪船二艘，來投秀成。秀成使練新兵以敵常勝軍。時婁門、葑門已被圍，程學啓與洋將戈登方攻寶帶橋，秀成親率精銳抵抗，殺清將茫遇春，秀成乘輪船由齊門至西白蕩漕莊口，清水師要擊，船不能出，改道由虎邱望亭進攻，白齊文以輪船助之，發西洋三十二磅炸炮擊清軍，所觸皆糜，死者甚眾！清軍募死士膝行伏河干，燒白齊文輪船，火熾延及長龍炮艇；清援軍復至，遂大敗。輪船炮艇盡燬，秀成遂以部眾六萬設營后宅廠塘橋，東世賢守惠山高橋，南及坊前梅村，列隊數十里，清將李鴻章，郭松其分數路來犯，坊前梅村營壘盡陷，獨秀成軍無恙。十月清軍陷滸墅關，於是十里亭虎邱橋楓諸守軍皆遁，清軍追躡至閶門。秀成以城危棄後營，入城助譚紹洸。

李鴻章度外援已絕，更促學啓戈登攻城。婁門、葑門、盤門諸壘失守，城中絕粮，眾益洶懼，清軍大進，常勝軍已肉薄登城，秀成、紹洸親上城操刃格殺數十人乃退。紹洸素勇悍，爲秀成愛將，雖處危城，洋洋如平日，而郜雲安有貳心，密欵清將鄭國魁，約會於洋澄湖，學啓命斬秀成，紹洸以獻，許給雲安二品武職，雲安不忍殺秀成，許圖紹洸，學啓與爲誓，戈登作證。其時秀成已微覺，涕泣握紹洸手爲別，乘夜出胥門，奔無錫而聞雲安已殺紹洸，舉城以獻，秀成大慟！

同時曾國荃掘地道攻金陵，勢正危，秀成乃以殘餘分駐丹陽句容間，十一月自率百餘騎抵南京，入太平門。先是金陵患粮，秀成書建議遷都武漢江西，以爲進可搗燕京，退可入川黔粵西，而粮道復便，天王洪秀全也下令諸王侯討論，眾皆唯唯否否，仁玕獨非之於是天王罷其議。秀成復勸王棄城同走，也不聽。秀成諍曰：「圍城粮絕，眾心解體，此而不走，一網盡矣！天王視一城與天下蒼生孰重？」天王斥曰朕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作九州萬國眞主，何懼之有？爾不扶我，我自有人扶助也。」秀成感嘆，乃貽書漂陽，約李世賢就食江西，城中諸將，涕泣挽之，不得已仍留南京。

同治三年曾國荃合圍，各門皆塞，秀成日於城上趨婦孺出城節食，終不濟，乃以粮絕告，力勸天王突圍，天王唏噓執秀成手曰：「朕懲於東楊，惑於四王，能任汝不能信汝，以至於此！出亦何益？朕誓殉此城矣。」秀成亦泣，乃下詔令闔家食甜露（按甜露即草）於是京內之地皆赤。四月廿七日，攻城益急，天王暴崩，秀成懼軍心亂，與仁達仁發謀，秘不發喪，延至五月初始立后主福眞爲天王。旋而清軍奪天堡山，架炮其上，晝夜轟擊城牆皆壞，秀成率死士察地上土色，輒能辨之，以故清軍每穿一穴，死者常千餘人，而地道終不成。國荃乃令軍士持濕柴草擲城下佯作由此登城，守軍防之，即於柴下地道入城，實以火藥，二月火發城崩，清軍爭由穴口衝入，天京遂陷。

秀成之母與妻宋氏皆自裁，秀成號泣，破宮門奉后主眞趨西門，福眞馬蹶墜地，秀成以己所乘讓福眞，福眞不受，秀成表示：「此馬日行六百里，必能脫主於難，秀成老矣，死安足怕？」遂扶福眞上馬鞭之行，福眞偕仁玕、仁政雜亂軍中，疾馳衝城而出，秀成以馬劣不能及，挾一童違遽迷路，因至方山頂小憩，遇樵者八人來，有識秀成者，問曰「爾非忠王乎？」秀成曰：「是的，若能導我至湖洲，當以三萬金爲酬。」八人都流涕叩首，相與下山，歸澗西村勸使薙髮，秀成說：「我洪氏大臣，國破主主，被擒自無會理，若倖得脫，又何以對我士卒？」終不肯薙髮。

八人中有陶姓者頗狡黠，欲執秀成以獻，又慮七人不從。陶有族人在李臣營中，將往商之，道經鍾山甚飢，因至蕭孚泗營，尋其素識的伙夫求漿時泄漏機密，爲蕭所聞，即率百餘騎速去執秀成以歸。曾國藩在皖聞獲秀成，星夜馳至，與國荃會審秀成。適聽王陳得風等亦至，見秀成長跪請安，無敢仰視，國荃恐有變，欲加械繫秀成於獄，國藩說：「他活我朝官吏甚多，毋使彼齒冷。」乃禁之署內，逐日排宴，待以客禮，秀成日書起事本末爲供辭，積十餘日約數萬言。七月六日，國藩宴秀成酒罷太息：「是誌別矣！」秀成退入別室自刎死，國藩割其鬚髮以磔閒，城中居民設祭而哭者數萬戶。



時間無多！

嚴以敬作

瘟君夢

岳騫

事後檢討，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對廖耀湘只知保存實力，忽視東北行轅命其配合新五軍作戰計劃，延遲行軍期限而貽誤戎機，陷國軍於重大損失，整個國家局勢為之不利，至為震怒，曾決定對廖耀湘予懲處，後因陳誠宿疾轉重，已無法主持軍務而呈請辭職，最高當局決定東北行轅，由衛立煌繼任並改組為東北剿共總司令部。衛立煌就任後，他不但對廖耀湘未加懲處，反在卅七年出援錦州之役時，付以指揮三十萬大軍之權，以致廖耀湘在黑山一帶為共軍所乘，未兩日之間，三十萬大軍遂全部潰散，瀋陽亦因之不守，整個東北全部淪陷，全中國局勢亦不可為了。

新五軍是由五十二軍一個師為主力，擴編併合而成，師長陳林達也原是五十二軍一個師長。國軍出關時，五十二軍在軍長趙公武率領下，攻無不取，戰無不勝，共軍與五十二軍數次交手之後，體驗五十二軍戰鬪力後，即不輕易與五十二軍作戰，五十二軍最後雖然也備受損失，但東北全部陷共時，五十二軍在軍長劉玉章率領下由營口撤回。

隨着東北局勢的惡化，人事方面也有了更迭，陳誠因病辭去東北行轅主任，用衛立煌繼任，當時也是一件相當困擾的問題，名記者陳嘉驥曾有詳細報導。

當陳誠因病辭去東北行轅主任後，當局在物色繼任人選時也是一個頗費周章的問題；因為東北國軍多為昔年遠征緬甸的精銳部隊，所以新行轅主任耀湘在東北已呈尾大不掉之勢，因此新主任在資歷與聲望上，也必須有相當程度，才能易於駕馭與指揮。

當時瀋陽各界曾傳出關麟徵將到東北接長行轅主任的消息，這個傳說的主因，乃是因為三十四年十一月初，政府首先任命關麟徵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但未兩日即行改派在二十二年長城戰役時曾為關麟徵副手杜聿明出任。如仍派關麟徵出關，指揮東北國軍進行剿共工作，在與東北國軍淵源上來說，固然十分恰當；但此時東北保安司令部已行取消，如由關麟徵遽然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一般人感覺他在資歷聲望上似乎稍嫌不夠。況且，關麟徵當年未能實際就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在人事環境上自然有很多因素，現在這種因素仍然存在，加以如由陳誠推薦繼任人選時，自不會推薦關麟徵，當以有資望老將機會較多，關麟徵之難望入選，則是有目共睹的。果然三十七年一月十七日，政府發表了也曾出任遠征軍總司令的衛立煌，出任東北行轅主任。

衛立煌於三十七年二月一日，抵達瀋陽就任東北行轅主任。接着政府又發表東北繼華北成立剿共總司令部之後，也成立剿共總司令部，由衛立煌兼任東北剿共總司令；因此東北剿共總司令部成立之後，東北行轅雖未明令撤消，但也就繼東北保安司令之後，實際上已不再存在，東北軍政事宜一切都由東北剿共總司令部主持！衛立煌本為剿共名將，在江西剿共時期，共黨除盤踞江西瑞金、福建長汀、廣東各省份。其中，盤踞安徽金家寨一股，為共軍在長江以北地區的主力，且其巢穴金家寨地處崒山之中，形勢險要，易守難攻，若論此地共軍的實力，實不在江西共軍之下，如不立即加以消滅，俟其實力大固之後，也有自成一局的可能。同時，金家寨位於鄂皖豫三省交界之處，南下不兩日就可控制長江航路，威脅武漢三鎮的安全；北上立抵河南，影響着古來兵家必爭的中原地區安危；同時安徽金家寨這一帶居民兼有南北民性之長，他們有北方人的慓悍，也有南方人的敏黠，倘被共軍裹脅利用，為害程度，且在江西共軍之上。基於以上因素，政府當局，自不容許其存在，於是調集軍隊，實施多次圍剿，但金家寨共巢至為堅固，共軍之猖獗也達極點，國軍屢攻不下，陳調元部下有六個師都犧牲於此，而金家寨共燄張狂如故。其後，由衛立煌率大軍對金家寨共軍施展猛烈攻擊，卒予攻破；於是衛立煌聲名大振，深獲我最高當局賞識，特令金家寨改為縣治，且以立煌為名，以資紀念。但亦有人說，金家寨共軍在衛立煌攻破之前，已為另部國軍予以嚴重打擊，共勢已大為削減，因而對共巢已無力固守，衛立煌適時率大軍趕至，乘虛搗隙，故能一擧而下金家寨，非戰之功，乃時會使然。金家寨之役眞象如何，姑不置論，但金家寨的佔領，確係由衛立煌率部為之，則為不爭的事實。

抗戰初期，京滬平津各地相繼棄守，山西戰場的忻口、太原會戰也先後失敗，國軍損失相當重大

候嶺一帶，力阻日軍前進者達多月之久；事後始知，衛立煌之能有如此表現，實得力參謀長郭寄嶠輔佐策劃決勝千里之故。衛到東北後每喜談其在山西河南抗日往事，言語之間，甚爲自負，對東北共軍的猖狂似並未措意。

衛立煌當奉命到東北主持剿共事宜之初，聞其再度邀約郭寄嶠同赴東北，奈此時郭在甘肅省主席任內，未能應邀前往。郭之未能赴東北，在衛立煌言固有頓失依靠之感，對國家與東北而言，也屬一大不幸；倘當年郭寄嶠如能到東北，縱不能對剿共局勢完全旋轉乾坤，而東北或不致於如此輕易棄守，撐持時間延長，整個大局或有其他變化亦未可知。

衛立煌抵瀋陽就任東北剿共總司令後，就急於物色一位識能俱優的參謀長人選。東北行轅原參謀長爲董英斌中將，董英斌爲東北軍宿將，當政府於民國十九年在中原大戰中鎭壓馮玉祥、閻錫山叛變之際，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派兵進關，董英斌部就是首批進關，開抵平津的東北部隊。抗戰勝利後，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時，乃延攬英斌爲參謀長。董英斌爲人厚重和平，經驗也很豐富，但與當時東北國軍關係究嫌淵源不夠，在熊式輝時代，指揮軍事作戰，向由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負全責，東北行轅既不直接指揮作戰，所以參謀長也只是一種策劃襄贊性質，董英斌任參謀長固無不可。其後，陳誠出任東北行轅，東北保安司令部取消，東北行轅直接指揮作戰，一切都由陳主任負全責，且有王鐵漢、楚溪春等將領從旁策劃一切，董英斌以參謀長穿插其間，所以也還十分合適。

現在，衛立煌單身匹馬來到東北，他過去立功成名都是由於有一位好參謀長輔佐得來，此時此地，對於參謀長人選當然更加注意，所以董英斌條件雖不錯，對衛立煌來說，則仍嫌不太適當。衛立煌爲了物色參謀長人選，先後約見了當時在東北國軍將領多人，談過話之後，衛立煌都感不太如意（倘此時衛立煌向最高當局陳明，以優厚條件如兼任省主席，力請郭寄嶠出任參謀長或可遂願，但誰未能計此），最後有人向他推薦，當時貶居錦州，任東驍出任斯職。三十四年國軍出關初期，杜聿明於攻下錦州後，則因腿疾至北平協和醫院療養，其後國軍自錦州佔溝幫子，取打虎山、克新民、下營口、兵臨瀋陽，都是由趙家驤指揮下完成。雖然，此時情勢與兩年前情形已大不相同，但東北國軍仍多爲兩年前出關部隊，與趙家驤是共患難袍澤，故由其再作馮婦，在多方面來講都算十分合適。當時，衛立煌意猶未決，僅允約趙家驤到瀋陽一談後再行決定。趙家驤是河南汲縣人，說話鄉音很重，但頗善言辭，每從討論問題時，都能頭頭是道，對人的說服力很大；趙家驤與衛立煌見面後，侃侃而談滔滔不絕的把局勢分析得極爲詳盡與透澈，暢談達兩小時之久。趙主張以「聯點成綫」，然後「織線成面」的戰法來對付尅制共黨「切面成線」與「斷線成點」的戰術等，這一套理論，說得衛立煌心悅誠服，翌日即行發表趙家驤爲剿共總部參謀長；於是，在錦州韜光養晦尚不足半年的趙家驤在五個月後，馬上又東山再起，重握兵權。且因這次趙是輔佐優柔寡斷與庸庸碌碌的衛立煌，與輔佐杜聿明時情形又不相同，因此其事權反較過去爲重，聲望倍於往昔。衛立煌於參謀長問題解決後，以爲一切皆已解決，對東北軍事頹勢並無任何改善措施，泄泄沓沓，稀里糊塗的在共軍處心積慮之下，竟做起其太平剿共總司令來，其不遭受失敗者未之有也。

熊式輝任東北行轅主任時，行轅下設政治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兩個組織，政委會由熊式輝兼主任委員，經委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在當時政委會職權與行轅主任混淆不清，所以並沒有人對其注意，但張嘉璈主持的經委會權威很大，的確對東北經濟復興與工業再建作了不少計劃，無如其後軍事局勢逆轉，一切設計與理想都無法實現，張嘉璈知事已難爲，乃辭去經委會主委改任中央銀行總裁，遺缺由原松江省主席關吉玉出任。

陳誠兼任東北行轅主任後，這些機構雖並沒有取銷，但也沒有人再予注意，當然這與軍事局勢惡化，經建無法展開也有很大關係。衛立煌於參謀長人選問題解決後，乃着手重新組織東北剿共總司令主任委員。

熊式輝主持東北行轅末期，起用了不少東北人士，如張作相、萬福麟、王樹翰、馬占山、關吉玉等，或任行轅副主任、或任政委會副主任委員、或任經委會主持委員、或任副司令長官等。

張作相是張作霖掌握東北霸權時的第二號人物，當張作霖被日人陰謀炸傷逝世後，東北軍政領袖在瀋陽集議時，有一大部份人以張學良太輕主張擁老成持重的張作相出掌東北大權，但張作相基於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義氣，堅決拒絕，提議由張學良「子繼父職」，並自願仍居副位。其後，張學良出任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作相則爲副邊防司令長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並對張學良堅決擁護絕對服從，其厚道之處，頗符合中國人的道德觀點，而被東北人士一致讚美。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整個土地不久卽爲日本所佔領，過去張作霖時代老人，如張景惠、臧式毅、熙洽、于芷山、張海鵬等先後落水作了漢奸；只有張作相雖未似東北年輕將領們，跟着張學良去武漢、陝西等地，但他息影天津，不再出仕。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張作相蟄居天津爲日人所悉，曾強迫他出任僞職都被他拒絕，其忠貞不屈，更爲國人所稱讚。

張作相被推爲政委會主任委員後，委員及其他任選也經遴定，董福麟爲副主任委員，王樹翰、高惜水、王家楨等爲常務委員，彭濟羣爲秘書長，吳煥章、董文琦、馬占山、律鴻起、吳翰濤、韓俊傑、劉翰東等爲委員。

當張作相就職之日，中央社的新聞報導，傳來南京行政院會議通過了各戰區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一律由剿共總司令兼任的消息。這突如其來的新聞報導，給衛立煌與張作相以很大困擾；衛立煌及一般人士，當時認爲張作相的任主任委員，已經中央認可，先就了主任委員職再說：也有人認爲張作相無妨改任副主任委員，反正衛立煌全權委託副主任委員主持一切，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還不是一樣；張作相本人則堅不就職，非等中央新的正式命令來到後，再行決定。

火種

活着是件好事情，生命的可貴，不在乎它存在的條件，而在於它本身的價值。

雖然林宇民知道他自己在如此屈辱的情形下求生，毋寧說對生命是一種侮辱，而且他現在所擁有的生命價值是極爲消極的；從石斌、曹興、馬偉才這些人的下場中，去覓取他的生命價值，幾乎是件可笑的事。然而他願意再等待，再看看，也許會有更多的事情發生。

這不是報復心理，他只是想在這些事件中去印證一件事情：人們可以不需要眞理而生存下去嗎？

再等待，再看看，這是他整個生命價值的所在，很消極，但也許周尚會在它上面給加上一個法碼。

王先永一直活在我的心裏。像是一道閃光掠過他心頭，他感到一陣震撼，突發的思潮在猛力冲激着他，我的遭遇跟王先永吃過苦頭比一比，那簡直不成比例，可是他並不消極，他生命的力量一直幅射到農場中他們整個小組裏，甚至他死了之後，我還把它帶到磚瓦廠。現在，我又孕育它回到家鄉，在基建隊上，或許它將孳滋繁衍，可是不功地進行着預防瘟疫傳染的工作。何況我還有周大哥在背後支撐着，我應該做得更積極，如果我能這樣做下去，我的成就豈是一個科學家所能達到的。

一個科學家的任務是改善人們的存條件，但是在人們根本缺乏生活條件的情況下，他們又能做點什麼呢？我們現在所做的是如何重建人們的生存勇氣與生存條件，「這是人們要求生存基本上的鬥爭」，雖然十分困難和危險，但却是必要的。

他覺得全身血液在沸騰，心境豁朗，冬日凌晨的凜冽，濯滌了他灰暗的憂鬱，他覺得自己充滿了活力，迎着依稀晨光，大步走向光祿坊。

他到得太早了，整個光祿坊他都尋遍了，沒見一個人影，於是他坐在坊口一家古宅門口的石階上，等候李天佑到來。

三坊七巷是福州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住宅與街道了，光祿坊、衣錦坊、文儒坊、安民巷、花巷……顧名思義，都是過去的官宦大宅，據說這裏的房子都是七落透後，可想已數易其主。從前的時候，一個人能夠擁有這樣一幢房子，大可快慰平生；現在呢，它必將坐實他，以及他的家族，他後代的子子孫孫一個百劫不復的罪名——資產階級。

黨對黑五類份子的處置是絕對澈底的，宋元時代的「墮民」，又復重見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裏；對歷史，豈止是譏嘲而已！

街道上的行人漸漸的多了起來，上工廠的、上學校的、趕公務的。幢幢人影，從地面前穿梭而過。除了腳步聲，間或有老人咳嗽聲，聽不到人們交談嘻笑的聲音，好像是一批由一種無形的什麼力量在操縱着的機械人，各人匆忙地奔赴自己的目標。沒有一個人轉頭看他一眼，他沒有一個人想知道大清早坐在路邊的青年人是幹嗎的，他只覺得自己只是一塊擱在路邊的一塊石頭……

「哎，你坐在這裏幹什麼？」

一個冷漠的聲音，好像突然之間從他背後的牆壁或者什麼地方爆了出來，使他嚇了一天跳。

回過頭，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正用那游移不定的眼光在打量很久。

林宇民笑了一下，他還以爲沒有人在注意他呢。

「我在等人。」

「等人？等什麼人？」

那青年人邊說，邊緊張地走到他面前，盯着問，他穿一套嶄新厚實的棉解放裝，甚至頭上還戴着一頂很流行的可以護耳的軍用式的棉帽。當他彎下腰準備聽取對方回答時，立刻把護耳帽沿翻下上去，顯得十分鄭重其事的樣子。這個人有個很大的特色，他的目光是飄浮的，走路時不像走，而是像麻雀一樣在跳。

林宇民本來可以不必回答他的問題，但是如果他不回答的話，可能會肇致一個極爲可怕的後果。你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一個好管閑事的米吊子，或者是從事某種公安工作的便衣人員；但是你儘可不必計較他的身份，不論他是什麼人，那怕是跟林宇民一樣的黑五類，你都必須滿足他對你的好奇。黨對檢舉揭發的要求與興趣，是沒有限制的，這是對黨立功的唯一而可靠的捷徑。由是，好管閑事和刺探他人隱情，變成社會各階層積極人士的風尙。

「我是基建隊的，」林宇民說：「等我們小組長。」

「基建隊？哪一隊呀？你叫什麼名字？」

「林宇民，第三大隊第九中隊

「李天佑。」

「那你一定是新來的了？」

「你說對了，我是昨天才報到的。」

「你從前在什麼地方勞動？」

「我剛剛解除勞動教養……」

「好極了，夥計，又是一個勞教份子！看你的樣子，大概是合法吧？」

這樣審訊式挖人家根底的問話，使林宇民感到不耐，對他正色的說：

「是的……」

「所以嘛，我一看就知道，妖魔鬼怪從來就逃不過我的眼睛。就了幾年？東北還是新疆？」

「同志，公安派出所有我完整的檔案，你如果對我有興趣，你自己去派出所看……」

「哎，你急什麼呀，你們這些右派份子都是一樣，全身都是軟的，就只有一張咀吧硬。不過那沒有關係，我們的日子多着呢……」正說到興頭上，他看到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向這邊走來，連忙丟下林宇民向她跑過去，討好地迎着她說：

「哎，宋明華，這麼早啊，明天我要跟小隊長去說，我們小組裏，就數妳最積極了。其實，我可以直接去彙報中隊；吳同志昨天還叫我去，問我小組裏的情形，就是那位中隊的治保幹部，妳認識嗎？」

宋明華手裏拿着一個工袋，沒有理睬他，仰起頭顧自向林宇民這邊走來。

們小組裏新來了一個右派份子，就是他！」他指點着林宇民，加重語氣問他：「哎，右派，你姓什麼來着？」

林宇民對他這種無理的態度，心裏很火，但他是新來的，還沒有摸準這個新工作環境的情況，隱忍着沒有發作。

宋明華對林宇民點點頭說道：

「我是宋明華。」

「我叫林宇民。」

他說着站了起來。

「別客氣，老林，我們坐着等他們來。」

她把工具袋擱在一邊，坐到石階上去。

她長得很老相，但明快的語言和動作，顯得充滿活力和富有決斷的性格。

林宇民隨着坐在原來的地方。

「哎，宋明華，你知道嗎？他是勞教份子，剛從那邊回來……」

「管你什事，游心餘？一見面嚕嚕囌囌，有個完沒有！」

「管我什麼事？妳還當過幹部呢，連這點政治水平都沒有，黨告訴我們，監管右派份子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哈，小張來了！哎，哎，小張，等了老半天，我還以爲妳不來了呢！」

他又丟了宋明華，蹦跳着迎着一個很年輕的女孩子走去。

「請問一聲，這個人是幹什麼的？」

「他呀？」宋明華不屑地撇撇

只不過是一個混蛋而已，你看他那種下流樣子！」

宋明華站起身，向那受窘的女孩子走去，顯然，她是去解圍的。

那女孩紮着兩條長辮子，長得很清秀，瘦生生的，顯得有點單薄，由於營養不良，臉色是黃中透白。她似乎對游心餘有很大顧忌，驚怯地想迴避他，但似乎又不敢使他過於難堪。

「哎，小張，昨天我到吳幹事那裏去了，就是那個治保幹事，我談起了妳的事情……」

游心餘邊說邊向她挨近過去，女孩子一步步的在向後退；就在這個時候，宋明華走到她身邊，挽着她的手，說道：

「小張，別怕，有我呢！」

她們繞過游心餘身側，向林民這邊走來，游心餘一臉的尷尬，怔怔地站在那裏。

「謝謝妳，宋大姐，看到他的樣子我眞怕死了。」

「怕什麼，這種東西要怕了他，就有妳苦頭吃了，不拿點顏色給他瞧瞧是不行的。」

「但是他會去彙報……」

「去它的，妳已沒有把柄落在他手上，他又能怎樣妳了……喏，這是新到我們組裏的老林，這是小張。」

林宇民對她點點頭，她也對他笑了一下。以專注的、探索的眼光凝視着他。林宇民也在小張的微笑中，捕捉到了一點十分模糊的印象

方看到過這樣的笑靨。這個瞬發的意念並沒有在他腦子逗留很久，因爲小組裏的人陸續到達，那個模糊的印象也隨着像斷了綫的紙鳶，隨風而逝。

一個大塊頭很吸引林宇民的注意，他正在游心餘最窘時候來到。

「哎，后洲大，你看看那個婆娘！」

他被她們丟掉，心有不甘，看到后洲大就訴苦。

「什麼婆娘？」

「宋明華，我要彙報她，這樣不好，我跟小張說話她爭風吃醋……」

「姓游的，你沒有在發燒吧，她吃你的醋，別他媽的現世啦！」

「是眞的，她的思想有問題，我們以後要多注意一點，還有，你看，我們組裏又多了一個右派，剛剛解除勞教，我一看就知道是個臭老九……」

后洲大不高興的瞪了他一眼。

「他是臭老九又關你什麼事了？你怎麼啦，老游？你是存心不讓小組裏太太平平過一天是不是？」

「我有什麼辦法呢，后洲大，這是中隊裏交給我的任務，注意每一個人，就連小組長也包括在內。只是除了你，聽說你有好些個徒弟在大隊裏很得勢；我一直在替你說好話，不信你到中隊裏去問問看：……」

（五七）

林学政

註一：蔣總統——「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註二：蔣總統——「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係」（一九四九・六）

註三：蔣總統——「爲本黨改造告全黨同志書」（一九四九・九）

註四：蔣總統——「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係」（一九四九・六）

註五：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曾國藩

袁世凱變本加厲

孫先生到達台灣的時候，日本的台灣總督府指派有關官員嚴密警衛，下榻於台北市御成町「梅屋敷」（屋敷爲邸宅之意），當時曾爲房主日人大和宗吉及其弟藤井晤一郎揮毫，分別書贈「博愛」、「同仁」橫額各一件。

「梅屋敷」，現在爲「國父史蹟紀念館」，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鐵路南側，當年孫先生所使用的硯池、家具及上述題字，都還保存在那裏。

▼關於孫先生來台灣的紀錄，中、日兩國資料有點出入。據中國資料，孫先生於一九一三年八月二日由上海乘德國輪船出發；三日，抵馬尾，換乘日本輪船「信濃丸」到達台灣（日期及港口不詳）；在台北曾經寄宿，其後乘原船離台（日期及港口不詳），九日，抵達神戶。

但據日本方面資料，當時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內田嘉吉於一九一三年八月五日致內務省警保局長岡喜七郎電報稱：「孫方化名オウコウケン自福州乘日本輪船『撫順丸』於八月五日進入基隆港，換乘當天下午四時由該港啟碇之『信濃丸』前往神戶」

內田這個報告，與中國資料所記曾在台北「梅屋敷」寄宿一節，有欠一致。▲

國父抵日幾經周折

孫先生所搭乘的「信濃丸」，於八月九日上午七時到達神戶。此時，袁世凱已經對日本政府提出「不准孫恐孫先生得到日本人的協助，重建革命組織。

日本政府接受了袁世凱的意向，派遣警察登上停泊在神戶港內的「信濃丸」搜查。但船長郡寬四郎迅速引孫先生避於船長室內側隱蔽之所，裝作不明究竟地答稱：「我們船上那裏有什麼姓孫的人？」把警察和記者們的查詢搪塞過去。

然後由經頭山滿派來神戶的萱野長知和川崎造船公司社長松方幸次郎以及孫先生友人在神戶市海岸街的航運業者三上豐夷等人協助，於當晚九時，在夜幕低垂之下划一小船靠近「信濃丸」，接下孫先生，由川崎製船廠的海邊秘密上岸，立即轉往神戶山區的諏訪山溫泉常盤花壇之松方幸次郎別墅，深居簡出；在那裏等到相繼亡命的胡漢民、廖仲愷，在數天後趕來會合。

另一方面，犬養毅和頭山滿則不斷和山本權兵衛首相交涉，卒致獲得日本政府默許孫先生在日本逗留，繼轉往東京。

▼據日本資料，孫先生是在日本官吏的援護之下，秘密到達東京。當時情況，在神奈川縣知事大島久滿次於八月十八日致外相牧野伸顯的報告中敘述頗詳，特摘錄於次：

「自門司直駛橫濱之大阪商船公司貨輪『襟裳丸』，於通過神戶和田之際，孫文乘小船秘密移登該船。十七日晚間九時許，到達橫濱港外本牧冲；神奈川縣警察部長暨水上警察署長偕立憲國民黨幹事前川虎造等人乘水上警察署汽艇出港迎接，孫文即在港外海面移登汽艇，再換乘划船，

達東京赤坂靈南坂二十六番地的一所隱匿住宅落腳。」▲

收買不成卽予暗殺

此時，北京袁世凱的暴政變本加厲，對於反對勢力的國民黨籍議員，第一着是挪動「善後借欵」大把撒錢，試圖加以收買；第二着則對於仍然不爲金錢所動的人，便馬上使出逮捕、暗殺等手段——在正當二次革命高潮時期的八月十九日，將率先批判袁世凱的衆議院議員伍漢持暗殺於天津；九月一日，又殺害另一衆議員徐秀鈞於九江。

此外，並在八月二十七日，將國民黨籍參、衆兩院議員丁象謙等八人逮捕。

違法進行總統選舉

在此之後，對於已經拔去了背上芒刺的袁世凱來說，所急切希求的是躊躇滿志地登上正式大總統的寶座。此時，國會已經成立了爲取代臨時約法而制訂憲法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如按照正常程序，則應該經由這個委員會制憲完成之後，才可以決定「大總統選舉法」；可是迫不及待的袁世凱竟策動其御用政黨——進步黨主張不俟憲法頒布便先行選舉大總統，而且在袁世凱威迫利誘之下已經變了質的一部分國民黨議員也加以同意。於是，國會便在十月四日通過了「大總統選舉法」。兩天後的十月六日，依據選舉法以衆議院爲會場舉行選舉。

袁世凱又拿出了威脅手段——他包圍會場，將議員們困堵在裏面自上午八時到晚間十時，叫喊「如不能選出爲大家所希望的大總統（指袁世凱），便不讓出來。」

雖然是在如此狀態之下進行選舉，可是袁世凱在前兩次的投票中，都未能獲得多數票，直到第三次投票，才得以當選大總統。

日本就是等到了這一天，才承認中華民國。

掌握到一切實權的袁世凱，更大胆地進行其排斥異己的措施。

袁世凱竟通緝國父

十月十五日，以北京總檢察廳名義布告全國，通緝　孫先生和黃興、陳其美、張繼、李烈鈞、柏文蔚等人。繼之更於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並撤銷國民黨籍等國會議員四百三十多人，以致兩院無法集會，國會機能爲之停頓。

重建革命組織

翌年——一九一四年，袁世凱更以各省都督的要求爲藉口，於元月十日下令停止參、衆兩院議員職務，解散國會。

接着於三月十八日召集所謂「約法會議」，以孫毓筠爲議長，着

法」；經過四十天的審議、通過之後，由袁世凱於五月一日公布施行，並將前經臨時參議會在南京所制訂內閣制的「臨時約法」廢止。

袁世凱製造新約法

在這個「新約法」中，將過去參、衆兩院制的立法機關改爲設置「立法院」一院。立法院的召集和解散權以及法律和預算的提案權等，集於大總統一身，造成袁世凱的權力足以和專制時代的皇帝匹敵。

『卽令有多數黨人在國會裏面作法律上的活動，也不足以樹立責任內閣，更不能支持責任內閣，以對抗袁世凱那樣濫用職權的總統。袁世凱所顧忌的不是國會，而却是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革命黨的勢力。故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於贛、粵、閩以後，解散國會者，就是國會所選出的總統；副署解散國會命令者，亦就對國會負責的內閣總理。待到國會一經解散，那副署命令的內閣也就坍台。從此以後，所謂國會，所謂內閣，乃至於約法本身，在袁世凱手中，任意扮演，任意擺佈。』（註一）

國父建立中華革命黨

另一方面，在此之前於一九一三年八月抵達東京的孫先生，立卽着手重建革命組織，以「中華革命黨」爲新黨的名稱，依據對於自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失敗過程的檢討結果，決定以㈠服從總理，㈡嚴密組織，㈢排除不純分子的三原爲立黨的基本精神。

二次革命失敗後，陸續亡命到日

蔣公親筆書入黨誓約

本的陳其美、居正等人，也都滙聚在一起。雖然大家的生活極其艱困，但革命精神則非常旺盛。孫先生連日不斷地和陳其美等協商，並親自起草中中華革命黨的黨章及入黨誓約。

總統在上海宣誓入黨

中華革命黨，以浙江籍的王統等五人於九月二十七日入黨爲開端，在日本及上海申請入黨者賡續不斷；孫先生並且和東南亞華僑秘密聯絡，要求協助，討袁的熱情和革命的火種，再度以日本爲基地而點燃起來。

蔣總統當時是在上海入黨，爲中國國內最早的入黨人，入黨誓約爲一百零二號：

「誓約

『立誓約人蔣志淸（蔣總統學名），爲救中國危亡，拯生民痛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宣誓如左：

『一、實行宗旨

『二、服從命令。

『三、盡忠職務。

『四、嚴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浙江省奉化縣人蔣志淸（捺指模）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國父對總統的培植

入黨後不久，便又東渡日本；十二月間，在東京獲得最初和孫先生單獨見面機會，得到孫先生關於今後討袁活動計畫以及青年革命同志應有的修養言行等多方面的啓誨。自此之後，乃和孫先生建立了更進一步的堅實關係。

『我是二十一歲入黨的；直到二十七歲，總理纔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的對我加以訓誨，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却亦不曾特別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四十歲的時候，我纔被推選爲中央委員。從我開始入黨，到担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了二十年之久，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正是總理了解我、砥礪我、培植我的德意……

『在沒有任中央委員以前的那段時間所作的工作，可以說是我從事革命以來，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一段工作。』（註二）

學習曾國藩精神

在參加中華革命黨的當時，正是蔣總統砥礪身心、充實能力的時期。

並且還能夠專心讀書，特別是熟讀了曾文正公（國藩）全集，受益最多。曾國藩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六四年）揚名宇內，儒者而兼名將，是一個畢生堅持謙虛向學心性和自立自強精神的人。蔣總統在這個時期所學習的曾國藩精神和幼年身受的王太夫人母教，以及日本留學時代潛心探究的陽明學說，都是後來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食糧。

『曾文正畢竟能夠轉弱爲強，轉敗爲勝，打破困苦的環境，消滅頑強的敵人。他之所以能夠成功，並沒有旁的秘訣，就是他肯學習、肯研究、不惜虛己下人，不吝隨時請益，能夠羅致一般道義氣節之士，來幫助他的事業……

『我們細察曾文正的一生，可以說很得力於這種「愼獨」的功夫。他無論作什麼事情，不管人家知道不知道，都要問得自己的良心過，惟恐有疚於心。』（註三、四）

註一：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註二：蔣總統——「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一九六三・十一）

註三：蔣總統——「第三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一九四一・十）

註四：曾國藩（一八一一——七二年）淸末漢人官員的代表人物，平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一斛珠 秋日有感

秋虫吟蛩。悲笳四起秋聲動。[illegible]
間共。秋雨秋風秋意誰操縱。
[illegible]

江城子

劉祖霞

[illegible]
疊，水悠悠。
[illegible]

登九龍城

[illegible]
楚臣沈汨堪追憶。宋帝遺臺未易忘。
[illegible]
堪悲夾患今同苦。兄弟年年尚閱牆。

詠蘭

[illegible]
曲檻風臨枝有勁。疏籬烟鎖葉無埃。

瓜棚夜話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大笑可期頤。花影因風亂。園蔬得露滋。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斯謀或足取。依依話桑麻。
殷殷問晴雨。坐久忘露深。流螢度芳樹。

前題 集句

[illegible]
唯應伴客吟(朱慶餘)茶味敵人參(僧棲蟾)
[illegible]
採花香泛泛(杜　甫)繞屋樹森森(于武陵)

前題

[illegible]
野風已覺涼如許。苦茗清言忍共幽。

前題

[illegible]

瓜棚夜話

[illegible]
若是怕聽狐與鬼。人間百態更詼諧。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夜來棚下聯知己。閒話農桑看月華。

瓜棚夜話

門無碧柳野人家。依樣葫蘆滿架花。
帶暮肯來談風月。二三知己一壺茶。
[illegible]
銀漢紅牆四野蕭。欲圖枝蔓夜難描。
[illegible]
蕭疏籬落晚涼時。夜讀聊齋喜有詩。
[illegible]
陰影重重看不見。強隣早已論分吞。
[illegible]
風雨不來明月下。深宵共數故侯瓜。
[illegible]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WITHOUT INKI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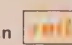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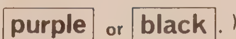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 

.)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	3″	4″	5″	6″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63



「地裂跟着山崩！」

嚴以敬作

NO.463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九月九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承印者：安發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中共「抗震救災」「既不人道又不衛生」

每週評論

通敵伏法的「青天」韓復榘，於抗日戰爭初期，他在一次大庭廣眾的集會上發表演說，其中有一語長期傳爲笑柄。他說：「日本帝國主義侵畧俺中國，既不人道又不衛生」。本來，不應以人廢言，特別是在今日用這句話來比喻中共在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的「抗震救災」，眞是維妙維肖，成了「放之北平而皆準的眞理。」

八月二十五日北平「人民日報」第一版以「本報記者」名義寫的以「偉大的核心力量——唐山市各級黨組織領導人民英勇進行抗震救災鬥爭」爲題的報導中介紹一個「典型人物」稱：「強烈地震剛過」，中共唐山「市委常委、生產指揮部副主任車振明剛從倒塌的房屋裏脫險，十六歲的兒子和十三歲的女兒在瓦礫下喊着：『爸爸，快來救我』！車振明正要去救孩子，忽然聽到一牆之隔的路北區委書記邱廣玉一家呼救的聲音。」據說：「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共產黨員應該怎麼辦？車振明毅然決定地對愛人說：『我先去救老邱』！邱廣玉一家安全脫險後，忙問：「你的孩子呢」？車振明說：「不要管他們，你是區委書記，趕緊組織全區進行搶救」。車振明回來，兩個孩子已經死去。但是他不後悔，不悲傷，不氣餒。爲了全區人民，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子女，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提到領導崗位上的共產黨員車振明的思想境界。」這段消息在於說明一個「共產黨員」的所謂「思想境界」。而具有此種「思想境界」的當然不是黨內的「走資派」和後「解放」的「黑幫」份子，而是近年「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新幹部。顯然這是爲了「證明」宮廷派搞的那套「老、中、青三結合」非常「正確」，但却更突出地顯出這是不講人情，也無人性。

如果說不顧自己孩子生死，特別關心別的「同志」，這也是甚麼「風格」的話，那豈不是對「毛主席」的一大諷刺？老毛如果也和前述的那個車振明一樣，既不應扶植江青，毛遠新和王海容，復應該眞的「立黨爲公」，本着所謂「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讓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等人「改正錯誤」後繼續工作，因爲這些人不僅是「共產黨員」，復都曾經是毛的「親密戰友」。

說來說去，反對「人性論」的北平統治小集團，眞正的已成了一羣魔鬼。在「金史」中記載：金「衛紹王（完顏允濟）大定之年（一二〇九）十一月，平陽（今山西臨汾）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十二月，詔平陽地震，人戶三人死者，免租稅一年，二人及傷者免一年，貧民死者給葬錢五千，傷者三千」。

金爲女眞族南侵建立的國家，歷史上稱之爲異族，但異族統治者於地震造成傷亡後，還免租稅，給喪葬費和治傷費。而中共却於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造成百萬傷亡，號名災胞「自力更生」來「重建家園」。因爲「抗震救災」得到了所謂「勝利」，九月二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偉大勝利」。其中有一段說：「許多工礦企業，『地動山搖全不怕，天大困難踩脚下』，排除千難萬難，迅速恢復生產。受災農村豪邁地提出：「建設大寨縣決心不變，增產計劃不變，對國家貢獻不變」。

這段話不僅表明了中共視工人、農民是奴隸，是牛馬，更可看出：中共比七百六十多年前的異族統治者還要兇殘惡毒萬萬倍。中共自稱它是「中國共產黨」，可是它的行爲却完全沒有中國人的人味！中華民國輿論界稱中共爲匪黨，其實應說他們是獸黨！因爲「盜亦有道」，可北平那一小撮人却辦不到。

中共之無人性由來已久，經過唐山、豐南一帶地震暴露得更澈底，它的「既無人道」限於篇幅不多說了，再說說中共的「又不衛生」。

據湖北電台報導：該省派出的數百名「醫療隊」於地震發生後，立即前往唐山地區的遵化等縣「抗震救災」。據說：他們感到最大的困難是「器械和藥品不足」。怎麼解決呢？到底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醫生」有辦法。據說他們派人步行數十里，到長城脚下去採中草藥，回來爲災胞治療骨折等傷病。骨折首先應該注射消炎，中草藥即或有用，但時間拖長發了炎也會死。這是何等「又不衛生」？簡直是視人命如草芥。

週前「明報」刊出一封最近的災胞來信，其中說：唐山地區已經發生傳染病，這是意料中事。

中共厚顏無恥地竟大喊大叫「抗震救災」已取得「勝利」！這眞是「既不人道又不衛生」，其行徑比禽獸都不如。

一篇短文「拍案罵江青」惹來官非
華僑老總何建章指萬人誹謗

萬人傑

七月一日萬人日報刊出鐵漢短文「拍案罵江青」，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認為對他有「誹謗」之嫌，通過劉海慶律師，要循民事控告「萬人日報」。我們自問該文並無誹謗存心，何某的指控，純是曲解文義、因此決與週旋到底，已委託律師，在法庭上應戰。打官司是打鈔票，幸好萬人日報及萬人雜誌擁有很多正義讀者，馬上便獲得精神上及經濟上的熱烈支持，力爭到底。

劉海慶律師的來信

萬人日報及萬人日報的督印人陳子儁，日前分別接到劉海慶律師用掛號寄來的函件，指萬人日報七月一日刊載照妖鏡「拍案罵江青」一文，係對華僑日報總編輯何建章「誹謗」。

茲將該函譯載如下：『我們受到華僑日報編輯何建章的委托，通知閣下，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萬人日報照妖鏡——「拍案罵江青」中刊登一誹謗性文章，由鐵漢執筆。

我們的訴訟人指稱：（一）在上述的文章（照妖鏡）中，指稱我們的訴訟人為妖怪。

（二）該段文章中指出的誹謗性形象（在照妖鏡下原形畢露的妖怪），使我們的訴訟人受到譏諷。

（三）有關該篇文章指稱我們的訴訟人，在其報導的宴會上當眾大罵毛澤東太太江青一事，完全是一項虛構的報導，使我們的訴訟人名譽受損，使他在工作上受到損害，同時使他受到憎恨、侮辱及譏笑。

（四）有關該文中「黃湯」兩字，除解作酒類外，還可作屎解，閣下指我們的訴訟人喝屎。

故此，我們的訴訟人授意我們，要求閣下在萬人日報頭版更正及道歉，同時通知閣下，我們的訴訟人保留因閣下對他的誹謗所引致的損失，而要求閣下賠賞的權利。』

我們的答覆

我接到此函，認為對「拍案罵江青」一文有太多誤解及曲解之處，即予答覆，原函如下：

『逕覆者：七月十九日貴律師來函奉悉。關於本月一日本報「照妖鏡」所刊「拍案罵江青」一文，貴委託人何建章先生所指四點，認為對他有誹謗之意，實由於閣下之委託人對中文之理解力不夠，致產生誤解與曲解。本報刊登此文絕無對何建章先生存有惡意，更談不到誹謗，只是本報與何先生政治立場迥異而引起難免之誤解耳。

茲就所提四點，答覆如下：

（一）「照妖鏡」為專欄之欄目，每一專欄俱有欄目，如「牛馬集」、「牛鬼蛇神集」都非文中所提及者盡是「牛馬」或「牛鬼蛇神」，則「照妖鏡」專欄中所涉及之人，當非盡皆妖怪。此欄過去也稱頌過不少人，可見榜上有名，不可能就是「魔鬼」。如能看通中文，則知本文中所照之「妖」固為「江青」而非「何建章」也。再者，為「照妖鏡」所照之人，如是「妖」才會現出原形，「人」則不會變「妖」。閣下委託人是「人」，誰會誹謗其為「妖」？

（二）為貴委託人之誤解與曲解，整段文字俱無誹謗之存心。

（三）對江青之批評，極為尋常，身為報人，主持正義，只會受人尊敬，絕不可能因此而受人憎恨、侮辱及譏笑。且他所任職之華僑日報係奉中華民國為正統，內銷台灣，其所持言論，與該報立場並不

與事實有出入，乃是報導失實，本報當有責任予以更正，請貴委託人叙明當時情形，本報樂意重登一遍。

（四）文中「黃湯」一詞，凡懂中文的人，俱知係代表酒類，至於說是排泄物，則是故意曲解，更足見閣下委託人對中文了解過於膚淺。再者，文中說：「仍未灌進幾杯黃湯」，即使被誤解為排洩物，但「仍未灌進」，又何以指為叫閣下的委託人喝排洩物？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不能接受「誹謗」的指控，將中文翻成英文，又將英文再翻中文，往往與原意大有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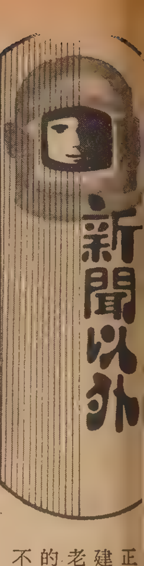
我們的文字不能被曲解，因何建章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與他同事十年，一向尊敬他，但政治見解有距離，政治立場之不同，固不可構成「誹謗」也。請將上述意見轉達貴委託人為荷，此致劉海慶律師

陳子儁啓』

決與週旋到底

我們的解釋已很清楚，不過何建章先生顯然並未滿意。在老萬赴台期間，曾再由劉海慶律師派員親送來控告書，因社長不在，未予接受。

辦報接律師信是尋常事，如果我們不對，應當認錯、歉道；但我們並無誹謗存心，則無論如何必須堅持到底，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因此，我們決



我們接到劉海慶律師的信件已非第一次，他曾經是梁小中、任畢明的代表律師，現在又代表何建章，對萬人日報及萬人雜誌來說，可算是「熟客仔」了。當然，律師是爲市民服務的，誰花得起錢「委託」他沒有不接辦的理由。也許委託人鑒於他過去有很多「經驗」，因此與萬人日報或萬人雜誌「交手」時，都找到這位劉律師。

不管是那一位律師，法律應當是公正的，我們只要也拿得出律師費，相信一定可以在法庭上取得公正的裁定。

讚揚乎？誹謗乎？

何建章先生的「律師信」是萬人日報辦了一年多第一次收到的「律師信」。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因爲一年多來，萬人日報批評過許多人，也批評過許多事，所有的這一切批評，都是站穩在我們的立場上去批評，其中許多曾經是我們的好友，可是爲了國家利益，民族正氣，我們總是直言批判，在義正詞嚴下，難作狡辯。

料想不到的是，我們未嘗予以批判，只是讚揚他在麻雀比賽宴會中，正義凜然的「拍案罵江青」的何建章先生，竟被誤解而指我們「誹謗」，給我們一年來的第一封「律師信」。我們批評的人沒給我們「律師信」，我們讚揚的人却指我們「誹謗」，豈不是笑話？

劉海慶律師的來信，兩點屬於「豆腐裏揀骨頭」的吹毛求疵的作法。他說我們把這篇文章登在「照妖鏡」裏是把他視爲「妖怪」，是我們廣東人所謂「捉字虱」，如果在本欄寫過的人物，都說我把他們當「牛」當「馬」，那麼，我們的律師信豈不如雪片飛來？

妖怪，只是一種抽象的東西，誰也沒有見過眞正的妖怪。我們不會認爲身任華僑日報總編輯的何建章先生是妖怪，他在華僑日報任職數十年，可見老板岑維休先生對他倚畀之殷，岑維休先生是精明的老板，決不會找一個「妖怪」當老總，這指控絕不可以成立。

挖空心思入人以罪

我們也正如何先生拍案罵的一樣，我們憎厭的是陷全國八億同胞於苦難中的江青，我們和何先生一樣，拍案咒罵。如果說眞有妖怪的話，我們照的正是此妖，何先生萬不可拉到自己身上，如果因而引起誤解，要不是執筆者未能達意，便是何先生曲解了文義，惹來不必要的煩惱。

第二點，劉海慶律師來信把「黃湯」解釋爲「尿」，更屬笑話。聽說監獄裏用「啤酒」一詞作爲「尿」的代名，如果引用此例，勸朋友「飲多杯啤酒」，豈不有被控「迫人飲尿」之罪？況且「黃湯」是酒的別名，凡懂中文的人，無不知之，強說是指尿，不過因爲文中無可挑剔之處，強把這兩個字入人以罪。

老萬覺得這封「律師信」所指出的「四點」，已使他費盡苦心。因爲在一篇並無誹謗含義的文字中，一定要說它誹謗，湊幾點理由，殊不容易，因此不成理由的理由也要找一些，甚至連「照妖鏡」這招牌也成爲罪名之一，使老萬又好笑，又佩服律師先生眼光獨到，連我們沒有想到，沒注意到的東西也會加以利用。

憎恨·侮辱·譏笑

何建章先生認爲「拍案罵江青」一文報導，使他「名譽受損」，更使他受到憎恨、侮辱及譏笑。

對劉海慶律師轉達其「委託人」的這一意見，老萬感到驚訝。何以在一份用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中担任總編輯職務的報人，會因「拍案罵江青」而受到名譽上的損失？一般人的意念中，華僑日報在中華民國國土內銷行，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先生拜壽，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也爲他題字，這份報紙的「反共」立場不用懷疑。一份反共報紙的總編輯，對左派人物批判，乃事所必然，不足爲異。相反的，發表親共言論，爲朱德大元帥之死表示哀悼之忱，才會受正義讀者非議，使名譽受損及被人譏笑。

華僑日報該比萬人日報更反共，因爲我們雖也使用中華民國紀年，但尚未能在國內發行；華僑日報在台灣銷行已久，固亦左派眼中之「蔣報」「蔣幫特務」也。我們萬人日報經常批評江青，揭發毛江隱私，從未感覺到「名譽受損」，更不會形成「工作」上的「損害」。除非是左派同路人，才會因對江青的批評而惹來憎恨、侮辱及譏笑。

華僑日報立場亦反共

我們知道，何建章先生任華僑日報總編輯三十多年，一向以華僑日報的立場爲立場，絕不會與華僑日報背道而馳，更不會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那麼，對江青的批判，怎可能被人譏笑？譏笑他的是什麼人？侮辱他的又是什麼人？

反過來說，如果「拍案罵江青」這一報導不是事實，那麼，何建章先生就不會受到憎恨、侮辱和譏笑了？難怪華僑日報八一社論，不但沒有拍案罵朱德，而且把朱德捧上半天，大概也因爲恐懼要受到憎恨、侮辱和譏笑罷？

至於說，萬人日報的報導使他在工作上受到損害，相信損害兩字，是我們翻譯的小伙譯得不太貼切，可能是「不便」的意思。

何以對江青的批評，會使他在工作上受到不便？他的「工作」是華僑日報的總編輯，總編輯的任務之一是使這份報紙的紀載、言論，與這家報紙的立場一致。批評江青的文字，在華僑日報新聞報導上也很常見，尤其在鄧派反撲當中，經常有大字報攻擊江青，甚至揭發她過去的醜聞穢史。華僑日報有時也會刊登，這些言論，和何建章在宴會中拍案而罵，其實態度是一致的，何以在報上罵江青，不致使他工作上蒙受損害；而在宴會中「拍案而罵」，便會被人憎恨、侮辱和譏笑？這一點，相信何建章先生難以自圓其說罷？

限於篇幅，有關這次文字官司，下期再爲讀者報導。

冲喜歟？報喜歟？

——從毛幫最近一次的會議談起——

岳雲



北平頭頭接見平津唐抗震救災代表

就在唐山大地震死傷同胞數十萬，毛幫未公佈一次具體的善後辦法，只是一味不着邊際瞎吹，硬把救災與批鄧聯在一起，雖然未敢說地震是由鄧小平引起，但却說批鄧便完成救災，這些事已夠荒唐、更荒唐的是九月一日在北平又搞出一個「唐山豐南地震救災先進單位和模範人物代表會議。」

給毛信用了十個「你老人家」

「會議」舉行之前，北平車站出現了迎接外國元首的排場，華國鋒以下大頭目都排隊站列，北平的外國記者以爲又有那一位不怕死的外國元首總理之類到北平參觀，結果原來是這麼一個「會議」，共計到了三千五百多人，眞眞是大會，但開這個大會的眞意何在？是冲喜還是報喜，可能兩者都是。

大會代表寫了一封「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致敬信」，非常親切，在這封臭而不長的「信」中，用了十個「你老人家」。但是有些話相信「你老人家」眞的還能看信，還能用腦筋想，也會啼笑皆非，如「這同舊社會遭災後飢寒交迫、家破人亡，『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悲慘景象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

這段話若加以補充，舊社會在自然災害時，人民還有逃難的自由，新社會遇到自然災害人民只能就地抗災，不能離開家門一步，幸而天佑吾民，未按照毛幫預測有第二次大震，否則要死多少人。這才是新舊社會的基本不同處。

代表給毛信有「冲喜」作用

現在再說毛幫召開此種會議的目的何在，看到會議代表給毛的信，可見含有「冲喜」的作用，除去十個「你老人家」之外，還祝「你老人家」的「萬壽無疆」，這項用意只在證明毛還未死，仍然可以接受「致敬信」，至於能不能看信，就算有人讀了還能不能聽，都不必研究。

大概由於毛澤東失蹤一百多天，毛管區謠言四起，人人都以爲毛死了，最近鄭州、武漢、長沙各地紛紛發生搶刼銀行事件，廣州更發現有人縱火，貴州、雲南邊區又有人民起而武裝抗共的事，像這樣一連串的事件，在過去更大災荒時期也未曾發生過，所以此時會發生，實因爲人們以爲毛澤東已死，對毛幫無所畏懼，大概江青、華國鋒也看出此點，特地以「代表」寫「致敬信」作爲[illegible]

了。人民何以會這樣想，便要從這次的闢謠方式說起，如果毛澤東未死，此時倘在人間，應當藉此機會公開會見「代表會議」推出的「代表」。

會見這批「代表」與會見李光耀，布圖不同，一些警衛，醫生，護士可以先把毛澤東抬出在沙發中擺好，然後召代表入房鞠上一躬，拍入鏡頭，毛澤東不用起立，不用握手，不用張口，不用笑，像廟裏的土地，受一些愚民的膜拜，只要能坐便成，但毛澤東這個工夫也沒有了。筆者不認為毛澤東已死，但相信毛澤東已入彌留狀態，睡在床上既無知覺，又不斷氣，十足的受活罪，也許其軀體雖在人間，魂魄却正在地獄歷刀山油鍋之苦。

抗震救災會議也有「報喜」作用

毛澤東的健康究竟如何，江青絕對知道，江青很需要毛澤東亮下相以鎮懾人心，如果毛澤東能像筆者所設計會見一次「代表」，會見地點最好在毛澤東的攝影棚——書房，更可證明毛澤東並未離開北平，留在當地與人民共同抗震，也確有震懾人心的作用，但江青竟然不能下這種棋，不是江青想不到，實在是毛澤東捧不上手，放在沙發上也坐不住，仍要癱成一堆，原形畢露，更增加了人們的推翻毛幫政權的信心。

另一方面江華集團召開這次「會議」，也含有「報喜」的作用，究竟平津唐大地震死了多少人，據毛報公佈只死了幾個外國人，中國人似乎毫無死傷。還有唐山地區當地震核心，損失有多大，這些情況也為整個毛管區同胞所關心，不但人民大眾關心，就是毛幹毛軍也是中國人，對此也不能無所動心，江華集團雖然不斷聲言唐山損壞「情況已大致恢復，鐵路已通車，礦場已復工」，但人民大眾對於毛幫的宣傳領教已多，絕對相信的大概甚少，江華集團為了證實過去的宣傳，乃集了三千五百多個立功人員到北平開會，以證實唐山災禍確實恢復，這三千五百多人是報喜隊，也是活證人。

由於江華集團對會議代表的隆重歡迎，可以看出江華對此次會所寄希望之大，但究其實際，要想藉此達到冲喜與報喜的雙重效果，實在難乎其難。

江青已掌實權

毛澤東平生以秦姓皇帝為師，雖然他一生所作所為較秦始皇帝相差十萬八千里，但其人目前處境，也與秦始皇帝死前相同。

就歷史看始皇如果不崩於沙邱，會不會有陳吳起義，可以肯定的說一定有，但到了始皇晚年，人們都看透了始皇去死不遠，始皇愈是急求不死之藥，人們愈看出他距離死期已近，因此，大家都抱着等等看的心理，既然始皇來日無多，何不等待他死後再動手，今日毛澤東的情也完全相同。

以毛幫目前情況而言，已經是土崩魚爛之局，但是各地雖有小亂，尚無大亂，也就是等待毛死。江青當然看得清楚，就要想盡方法証明毛未死，「致敬信」便是方法之一，可是這種方法一揭便穿，太淺陋了。

再從這次會議看毛幫的「領導人員」，也太差勁，從電視看，第一個出場的華國鋒，一身牛勁，滿臉橫肉，頗似一個[illegible]主持會議，油頭粉面，沒有一點「政治味」，兩隻手合在一起，拍不拍都很慌張，再後是葉劍英，比較有點人樣，只是年過八十，知在人間還有幾日，再下便是張春橋，第五人是江青。

說來也奇怪，只有江青還像樣些，舉手投足，倒像一個能担當的人，這固然由於她過去演戲有了經驗，但也可以看出大權已落在其手，居移氣，養移體，一個人有了權勢，氣度便自不同，看到華國鋒與王洪文兩人的形象，可知這兩人華國鋒是傳聲筒，王洪文尚未打進統治的核心。

目前還有一種跡象值得注意，即毛幫最近批鄧的言論，漸漸又越過了鄧小平，似乎另有所指，此人權勢與鄧相侔，成為鄧的後繼人，放眼毛幫統治羣，只有華國鋒夠此資格。是不是江青又想推倒華國鋒自己走向前台。

華國鋒的背景，有人指為「穩健派」也就是周鄧派，實則華國鋒在「文革」之初尚未入流，根本沾不上派，林彪垮台後始扶搖直上，其中可能有未經公佈的原因，如說華國鋒曾經在鬥爭林彪過程中出了力，所以調進北平就担任「公安部長」，主管部份特務工作，及至周恩來斃命，江青系在「國務院」只有五名「部長」，論資格及行政經驗均推華國鋒，他就成了代「總理」，及至火燒天安門，毛江均感到「中樞」不可無主，於是毛澤東一句話就把華國鋒眞除了「總理」。

華國鋒難逃厄運

就這件事的經過而言，如果沒有火燒天安門之事，華國鋒未必能眞除，將一直代下去，代到何時？代到毛澤東將死未死之際，江青正式上台，担任「總理」。苦是毛江當時確有此安排，華國鋒無端當上了「總理」，安知非禍。

就算是沒有這件事，毛澤東死後江青上台時，如何出場也頗費斟酌，江青當然可以繼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也可以出任「國務院總理」，這兩項職位在毛澤東生前，自以中共中央主席權力大，但換了江青情況便不相同，因為中共中央畢竟只是決策機構，執行任務的還是「國務院」，毛澤東的權力是來自他個人的勢力，中共大頭目人人畏其惡，他的話便是「法律」誰也不敢違抗，如果換了江青，可以斷她不能發揮此項權力。如此，就不如幹「國務院總理」主管實際行政了，到時無論任中共中央主席，黨的勢力一定式微，對「國務院」均無箝制作用，是則江青的武則天之夢始能實現。

但江青若任「總理」，黨主席也決不會讓華國鋒幹，十之八九會由王洪文担任，而以張春橋控制全局。王洪文少不更事，既無功勞，又無苦勞，坐直升機一直升上來，他不可能有野心，只有俯首耳聽江青指揮。

華國鋒到時又如何，由於毛幫沒有退休制度，華國鋒除非見機早死，否則必然難逃清算之苦，正如筆者屢次說過，毛幫第二把交椅是電椅，誰坐誰死，華國鋒無端端坐直升機升上了第二把交椅，也注定了他的命運，相信劉少奇，林彪，周恩來地獄有眼，也能擺好一張麻雀枱，等華國鋒入局哩！

淺言剝卦

老書生

國學宗師錢穆先生，有警於大陸上天災人禍，憂時傷世，用火珠林占易法，為中共未來下場虔占一卦、得剝之豫卦、解辭具見，文詳義瞻、對袪除世人之迷惘，極具指引價值，讀後私衷亦至景佩。因就錢先生占得之剝卦，以宋學讀易淺見所及，作淺言剝卦，布鼓雷門，或可博識者之一粲。

按剝卦，其卦為䷖，下卦（內卦）是地，上卦（外卦）是山。易稱山地剝。象辭說：「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象辭說：「剝、剝也。柔變剛也」。象辭是就山附於地之形象作解釋，所以有上以厚下安宅之斷詞；象辭是就剝的卦變含義作解釋，所以有柔變剛之斷詞。故解釋剝卦，則從象辭，須依剝卦六爻之本爻立言，則從象辭，須依剝卦六爻之變爻立言。

剝卦內坤而外艮、坤主動、（舊解坤主靜）易坤卦象辭說：「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又坤至柔而動也剛。萬物資生，至柔而動也剛，皆是動之象，乃順承天是與時偕行之意。易艮卦象辭說：「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萬物當資以發生之時，而受到外面之壓抑，阻止，使不得發生，可以說是剝到了極端。用句俗話說：「動彈不得」就是剝。再者每卦合兩卦而成卦，外卦（上卦）指大環境，內卦（下卦）指小環境，大小環境是相對相互而成立的，不是各自獨立的，如一個人，一出生即受著家庭環境的支配，家庭是大環境，出生之人是小環境。如果擴而充之，則一個社會是一個大環境，一個家庭是一個小環境，國際社會是一大環境，一個國家是一小環境。試看中共，無論其以前抗美援朝也好，或現在的聯美制蘇也好，美蘇兩大國家，早已挾制得中共動彈不得，加上近來日本再度崛起東隣，廣設軍備，所加予中共的國際環境上威脅，打擊，最可以說明剝卦是中共的具體寫照。中共處在[illegible]的國

國際環境下，以江青為首，引導一批小人為王洪文，華國鋒之徒出頭，另一方面，大陸上青年，日漸覺醒，起來反毛抗暴，也正應驗着剝卦卦辭，「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的兩句話。對於「小人長也」的小人出頭，不可逆阻，只可「順而止之」，也就是因小人之勢而奪小人之勢，要做到因小人之勢而奪小人之勢，則必定要觀察小人之象，即小人所表現於外的一切作為。作一深入而澈底的觀察，這種觀察小人作為工作，不是一日二日就可以辦得到的，故觀察小人作為的君子，應以消息盈虛的道理觀察小人作為之準則，換句話說，我人對中共的作為，以及大陸青年動向，要兢兢業業朝乾夕惕地注意它發展，不可以一刻的放鬆，而易剝卦所說「天行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乾卦九三、君子朝乾、夕惕、若厲、無咎的意義。

先從剝卦卦象本體說起，剝卦卦象是䷖，一陽踞於眾陰之上，因此陽為上九，乃是一亢陽，亢之為言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以大陸形勢言，毛澤東，中共是亢陽，所以毛澤東中共壓搾大陸同胞，殘民以逞，無所不用其極，使大陸上同胞盡受其糟蹋、蹂躪、剝削、迫害、正應驗了剝卦卦象本體，一個暴君高踞在大陸同胞頭上的象徵。

至於卦象說：「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從前的解釋是居於領導地位者，以寬厚待下，下得以安居樂業，意思是山附於地，山陵夷而地肥沃，是上自剝以厚下。不過從前這種解釋，迂曲委婉，只合了文義，但不合卦義，更不合經義。因為卦象說得很清楚，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附於地，明白表示了山不屬於地，山不是地之一部，而是地以外之山，故其在地上，乃是附著於地上，而不是生長在地上，故這個山是從外移來之山，這個既是從外移來之山，則其落在地上，像大戈壁中的沙丘，厚而且重，將整個大地覆得一塊一塊兒平平地正合了中共的共產學說是來自蘇聯，中共利用共產學說，組成叛國的共產黨，就像附於地之丘山，壓迫我大陸同胞是厚重壓下，中共成立人民公社，區分為若干小行政區域，大陸同胞從甲村到乙村，都要路條，剝奪大陸同胞行動自由，要大陸同胞自生至死定居這一個小範圍裏，這正應驗了易剝卦所說上以厚下安宅這句話。因為安，作定字解，如安定是；宅作居處解，如民宅是。將百姓生活定著在一個固定區域內，便是「安宅」的卦義故也。

剝卦的初爻為陰穴，初六的卦象是剝牀以足。卦象剝牀以足的斷辭是蔑貞凶，所以說「剝牀以足，以滅下也。」按牀是供寢處睡眠休息之用的器具，床腳被剝，遭到破壞，則無寢處休息之可言。中共在大陸上驅迫同胞替中共作牛作馬，根本得不到休息，正應驗了剝床以足的話。中共這種仇恨同胞，奴役同胞的行為，終不會得到好收場的，所以說是以滅下也的蔑正凶的行為。

六二，是剝卦的第二爻。六二，剝床以辨，蔑正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舊解辨作幹解，指床架而言。愚意，辨應作遍解，即普遍之意。因為初爻剝床以足，只是床的一部分被剝，現在整張的床、完全被剝了。中共在大陸上實行人民公社，最先只是幾個地方，以後才進行到整個大陸，即是此處六

陸同胞言，已是無可再給中共剝奪的了，所以說剝床以辨，未有與也。即是中共再想向大陸同胞行剝，大陸同胞已是一身之外無長物可以剝與中共了。

六三，剝之旡咎。象曰：剝之旡咎，失上下也。按剝「之」之「之」字，指剝的本身而言。因對外無所可剝，則反而對內自剝。中共將大陸同胞剝得無可再剝的，只有對內自剝。中共對內自剝是利用紅衛兵造反，剝中共自己幹部及一些投貨中共的投機分子，中共此一着以下反上，以小反大，以無知青年反舊有幹部的絕招，正應著「失上下也」這一爻象辭。大陸上紅衛兵造反一陣後，沒有起什麼大的作用，所以說是剝之旡咎。

六四剝床以膚，凶。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按膚爲切身陰禍，故卦直言其凶。凶者，謂不利於剝者之意。即不於利中共。中共切身陰禍，像過去林彪、吳晗、現在的鄧小平，都是中共剝床以膚的切近之災。中共的憲法明定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毛澤東稱林彪是親密的戰友其切近密邇，可以說是身之於膚，然林彪對中共的不利，正應著是剝卦「剝床以膚，切近災也」的治現。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旡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旡尤也」。六爲陰以二爲正位，九爲陽以五爲正位，本爻以陰居陽位，是以小人而占君子之位。魚、宮人，皆指小人。中共本爲小人，無君子可言，故此處以魚，宮人示兆。此處之魚，不指中共，而是指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一些國家。像英國、意大利、日本、菲律賓都是些海島或半島國家，有魚之象。又自由世界從英國與中共建交以後，一些短視的自由國家也紛紛爭相前後與中共建交，像羣魚上水一樣，又有貫魚之象。宮人，指周恩來、伍修權、王洪文、華國鋒、毛婆江青等一班傢伙。這些人對毛澤東而言，就像齊桓公身邊的豎刁、易牙、開方一班人，將他們解作宮人應屬的解。在中共和其他自由國家勾搭過程中，這班人在中共頭目面前，頗爲走紅，所以中共的這班以宮人身分而得寵的傢伙們，由於旡不利的結果，但也不至於受到毛澤東的呵責。所以說終旡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淺解、碩果、指大陸上現尙喘息在中共暴政之下，七十以上的碩學之士，是今日反對中共的堅貞人物，不食尙未爲中共殘殺而保存性命者。按剝卦外卦是艮、說卦傳、艮爲果蓏、果蓏不能久存，久存則腐爛而不可以充食之用。故有碩果不食之象。大陸上那些碩學之士，遭到中共淸算鬥爭迫害，死亡者不計其數，比生存者不知多若干倍，皆如同碩果剝落一般，但他們在大陸上散佈的種籽，就如同剝落的碩果，果肉雖爛，果核猶存，這些猶存的果核，即今日大陸上廣大覺醒的青年，像前幾個月北平天安門事件，就是剝落了的碩果所留下來的種籽萌芽的一個實例。將來傾覆中共暴民團體的，就是大陸上這些覺醒的青年，所以說小人剝廬，即剝奪中共賴以庇身的地方，換句話說，大陸上若一有變端，如毛澤東死亡，前中共必然走向覆滅之途。

再從剝卦卦爻蘊涵的爻變來說：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因爲柔變剛的緣故，即陰變爲陽。初爻變陽、則爲頤卦；二爻變陽、則爲蒙卦；三爻變陽、則爲艮卦；四爻變陽、則爲晉卦；五爻變陽、則爲觀卦。六爻爲陽、應該不變才是，不過因上九爲亢陽、外剛而內柔、變其外而不變其內、故剛而成陰爻、故六爻變、則爲坤卦。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初爻變頤；頤卦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中共在大陸上限口限粮、民不聊生。所以一些的在大陸上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君子、都愼言語、節飲食以求靜觀其變。

二爻變蒙：蒙卦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大陸變色、民心迷昧、或者惑於共產邪說，或者蒙於中共欺騙，誤把中共當作新納之婦，與中共和平妥協，誤認中共是能繼承中國統緒的克家之子，迷迷糊糊地聽由中共擺布，這是說明大陸變色後，大陸同胞開始對中共寄予的一種奢望，錯誤的企待。

三爻變艮：艮卦三九、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中共在大陸上築成竹幕，使大陸上同胞與國際完全隔絕，此艮其限也。中共派遣爪牙到世界各地活動，以圖顚覆自由地區各國家政府，又利用各自由地區莠民，從事販毒勾當，此列其夤也。因爲夤作暗中，私下解。中共這種毒化世界的手段是厲薰心。

四爻變晉：晉卦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鼠食禾苗、害田稼之鼠。即詩經所謂之碩鼠、碩、鼫音同、均讀如石。中共在大陸上剝削農民，剝削同胞，比之碩鼠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見中共遭大陸同胞唾棄，至比之如鼫鼠。

五爻變觀：觀卦九五、觀我望、君子無咎。中共在其玩弄國際鬥爭手法時，招徠自由地區國家領袖前往中共盤踞下的中國大陸，像尼克遜之流，到大陸觀光，以其皮相所見，和周恩來共同發表上海公報，以美國總統地位之尊，自居於毛澤東手下臣屬地位，和周恩來並肩比坐，是由君子而變爲小人。君子往觀，尙無大咎，小人往觀，則咎由自取。宜乎尼克遜在美國總統職位上，不能終任，受到國會彈劾被斥下台了。

六爻變坤：坤卦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大陸上中共內鬥日盛，批林、批鄧、都是龍戰於野之象。毛澤東銷聲匿跡，毛婆江青張牙舞爪，此陰疑於陽必戰之象。換句話說，大陸上一場混戰的局面，早已種下了根苗，現在不過是剛剛開端而已。

按說卦、坤爲地、爲大輿。剝卦上九君子得輿。以坤爲地，爲大輿而言。大陸上經過一場混戰之後，出現的是一個中國統一局面，此一中國統一局面之創新及領導，則爲君子所得。此得輿之君子，不存於大陸上混戰人物之中，而存於大陸上混戰人物之外，故此得輿之君子，必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在那裏作爲一個觀象也的君子觀象，並且此觀象之君子，在一旁掌握盈虛消息，行健自強，其在周代，如武王伺察商紂之情形，是書經泰誓上說：「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罔懲其侮。申言之，今日能統一全中國，觀政於中共，光復大陸，保障世界和平的，惟有中華民國當局及其所領導之一千六百萬軍民，一心一德才可以當此「君子得輿」之吉占。至其時間，也近在民國六十六年至六十八年之間。因毛字三十不出頭，而共字爲廿八兩字所構成故也。從民國三十八年起算，到六十八年初，毛共在大陸上不足三十年的命運，將必然結束而無疑。

國際逆勢消解的跡象

周榆瑞

這些年來困擾我們的國際逆勢，如果依據西方國家最近一些發展來覘測，似乎已在逐漸消解的邊緣上。必須正視的事實是，在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執行「和解」政策最起勁的時候，對民主世界的這種不利形勢也正達到最高潮。到了近來，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和專家們，鑒於蘇聯之從「和解」中大有所得，紛紛懷疑基辛格的外交智慧和政治見解。也許為了國際禮貌起見，他們不會對這位美國國務卿作過份露骨的批評。但對於「赫爾辛基協議」、「戰略武器限制會談」和北約組織及華沙公約國軍力的對比，他們都有一針見血的論斷。

蘇聯大佔「和解」便宜

以英國保守黨領袖柴契爾夫人（M, Thatcher）為例，她於前些天便公開指出：英國公黨政府對蘇聯的貿易政策等於資助這個共產超級大國發展它的軍用工業，因而對西方國家造成更重大的威脅。她的坦白言辭引起了莫斯科的迅速反應，連忙把「煽動冷戰」的罪名加在她的頭上。

不言可喻，克里姆林宮頭子們之如此敏感，正是因為做賊心虛。事實上，由於「和解」這一貼膏藥，蘇聯目前可以越發倚賴西方的信用貸款和先進技術的援助，改善它的經濟；而於同時，它可以毫無忌憚地繼續擴展它的業已強大的軍事機器。

英國的「東—西貿易」專家瓦林斯基博士最近在他的研究報告中（由倫敦衝突研究所發行）指出：「西方技術之流入蘇聯經濟，幫助了它的一般工業部分，而在事實上則使得蘇聯可以把更多的資源放進軍事工業部分。」

根據瓦林斯基博士的看法，蘇聯之執行「和解」政策，主要由於它對西方技術及資金的迫切需要。「和解」其實和蘇聯倡導的「和平共存」如出一轍，也是加強「國際階級鬥爭」的一種方式。蘇聯對西方國家的任何容納態度都是納粹的過渡性質。因之，這位貿易專家認為，西方國家目前之幫助蘇聯發展異日推翻它們自己制度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矛盾行為。

到現在為止，蘇聯與西方經濟合作的樞紐是美國。這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技術最進步的國度，具有實現克里姆林宮龐大計劃所需要的工業和金融能力。而且，由於一些地理上類似性，美國人能夠應付蘇聯因空間及氣候情況所發生的問題。還有，蘇聯也希望，美國的例子會鼓勵其他西方國家開始和莫斯科的大規模經濟合作。

莫斯科倚賴西方技術

在實際作用方面，克里姆林宮已決定，增加對西方的貿易倚賴性，以便發展它的經濟。在一九七二年——七五年間，蘇聯的國家收入雖僅增加百分之十八，但從西方的進口卻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五十。一九七二年度，蘇聯從西方的進口總值為三十八億美元，而一九七五年則躍升到一百二十九億美元。這不是通常有計劃的貿易，也包括突然匱乏所造成的急需貿易。換句話說，在「東——西貿易」中，西方資產國家必須向蘇聯提供救急性的服務。

關於輸入西方的技術，這也是蘇聯經濟生活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這種重要性並不是數字所能表明的。蘇聯顯然沒有自行革新工業的能力，從西方輸入技術可以補充它的技術進展所缺乏的原動力。從一九七二年起，它從西方進口的機器、設備和技術一直在上揚中。一九七二年度，蘇聯從西德、法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和英國進口的機器及設備共值十一億一千三百萬美元，一九七五年度則增為三十七億二千三百萬美元。這足以表明，對於西方技術，蘇聯的胃口顯然是無饜的。

美國對蘇聯的技術援助之慷慨大方，不能不令人感到難解。例如，美國售給蘇聯的一套太空人服裝，只收十八萬美元的代價。但在太空人服裝的研究及發展費用上，美國花了二千萬美元。

在石油工業、煤氣工業、化學工業的若干部門、卡車工業和電子計算機工業等方面，蘇聯對西方技術的倚賴十分顯著。從一九七三年三月至一九七四年三月，它以非常上算的條件，加上出進口進行信貸的幫助，從美國購進了全卡車工廠、醋酸廠、活塞製造母機、鐵礦沙煉製廠、煤氣注射高壓器、水底電喞筒設備和肥料廠。美國對其他東歐國家的整套電纜及電子計算機出口也在不斷增加中。

無可置疑的是，蘇聯所輸入的這類技術，除掉那些確實具有軍事重要性者之外，還有助於軍用資源的調整。這也使得蘇聯的軍事工業綜合體吸收西方最新的製造技術。

蘇聯這幾個月來還在和西德及日本談洽建造核子發電站的問題。如果談妥，蘇聯又大有所獲。說來令人不信，蘇聯在核子軍備方面雖有那麼重大的發展，對於建造核子發電站的現代技術却一無所知。

蘇聯人大吃賖賬糧食

「和解」另外還給予了蘇聯一個不大受人們注意的利益；它的黃金儲備的價值之上升。在一九六三年的大歉收時，蘇聯不得不出售大量黃金，以供購買粮食之用。它的黃金存量在一九六二年爲二千噸，到一九六五年時，則減少至九百七十五噸。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它才恢復到二千噸的黃金存量。

但是一九七二年的粮食歉收並沒有使得蘇聯大量拋售黃金，這是因爲美國的信用貸欵幫它一個大忙。一九七四年底的黃金大漲價，和蘇聯的黃金實力是有關連的。現在，據行家的估計，蘇聯的黃金存量約爲二千五百噸，折合一百億美元。這就是說，由於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合力幫忙，蘇聯可以不付現欵而買進它所需要的粮食。這種不合理的情況，日積月累，自是西方政治領袖們所能繼續坐視的。朋友原有通財之誼，可是從任何角度看來，蘇聯都不能算是西方國家的朋友。

西方國家拒吃虧到底

民主政治是緩慢的，民主國家的領袖縱然高瞻遠矚，但對於政治方向的改變，必須等待適當的時機。尼克遜、基辛格前幾年開始搞「和解」時，名堂「光明正大」，誰也不敢表示疑議。蘇聯的野心和實際行徑，西歐國家的政治領袖自然十分熟悉。但是，美國既然要和蘇聯進行「和解」，他們就是說話，也不會發生作用。當時，全世界的傳導媒介都拚命亂捧基辛格，相反的意見根本連發表的場所都找不着。我還記得，只有英國保守黨外相休姆爵士（現爲勛爵）很委婉地說些「西方國家必須愼重」一類的話，立刻受到「自由主義份子」和傳導媒介的圍攻。

即是到了今天，全面否定「和解」的說法仍然得不到普遍的接受。不過，政治方面的鐘擺已開始從「左面」向「右面」蕩。在美國，不論是福特或卡達當選下屆總統，都不是「向左」的人物。在英國，前些時候牛津大學的幾位學者發表他們聯合研究的結果，認爲英國的政治思潮已逐漸由「左」趨「右」，而這種現象是近百年來的第一次。至於在西德，施密特總理的政治態度和他的前任布蘭德也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還有，西方和蘇聯進行貿易所吃的虧，一天的一天更加顯露出來。在這種情況之下。至少可以斷定：西方國家不會願意吃虧到底的，只要西方的態度有所改變，那便可以導致國際逆勢的逐漸消解。

三戶亡秦餘談

沈展如

漢書項籍傳：「范增……往說項梁……曰：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史記項羽本紀同）。楚南公這話是表示楚人對秦怨恨之深，縱然楚只有三戶，將來必定起來滅秦，極言其報仇雪恨決志不渝的意思。這是一種鼓勵人心的話，章法是極明顯的；可是後來竟成讖語，才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我們要明白，謠讖之爲物，並沒有什麼秘密，說穿了，不過是人心的表現吧了。始皇建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於是童謠云︰「阿房阿房，亡始皇」（見述異記）。始皇三十六年，東郡隕石，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記始皇本紀）。這是最明顯的例。秦始皇在生時候，因爲他暴虐，人民時時詛咒他死；猶如今之毛澤東，人們時時傳他的死訊，也是查孟子「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同樣心理。這些謠諺演成爲讖語，我們稱之爲預言。

現在我們回頭再來談三戶。三戶，在楚南公說這話的當時，是極言楚雖孑遺無幾；不料後來渡「三戶」之後，秦軍一敗不可收拾，以至於亡。項籍傳這樣記載：「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三戶是津名，在鄴西三十里。楚南公言「三戶」，是指人數，如今竟在地名應驗。正如「亡秦者胡也」，始皇意以爲「胡」是匈奴，而不意它却應在他自己的愛子胡亥身上。固然讖語的意義多甚模稜，而往往在意想不到之處應驗。淸太祖滅那拉氏，那拉氏臨終憤恨曰：我那拉氏卽使遺一女子，亦誓滅滿淸」。不圖二百餘年後敗滿淸者，果爲那拉氏之慈禧太后。

寫到這裏，我想起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及念奴嬌（鳥兒問答）二首詞。其念奴嬌一首末二句云：「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正應着平津大地震這事。毛患柏金生痲痺症，其人如尸（屁，比尸也），在未斷氣之時，眼見大地震天翻地覆，顯見其死就在眼前了！毛澤東施行暴政，以秦始皇自况，始皇死在自己親信的臣子手中，而且死後暴屍車中，載鮑魚以亂其臭，直趨咸陽，然後發喪。現在中共內訌方殷，毛澤東死活，誰復關心？特爲宮廷派野心份子作招牌而已。這又是他自况爲秦始皇的報應也！

人工合成基因的禍與福

王杏慶
盧幹金

一九六八年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的柯拉納教授，已經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合成一段基因，並且將其移植於活的大腸菌內，而且在細胞中發揮正常的作用。

柯拉納教授的發現，是「遺傳工程」上的一項重大突破。台灣生化遺傳學者認爲，他的發現這一領域中的首次成功，對這一領域的未來，一定有領導的作用。

人工合成基因是遺傳學上的重大突破

台大醫學院生化研究所林榮耀教授說，柯拉納從一九六八年，因爲鑑別遺傳密碼成功，而與尼倫貝格教授、霍里教授同獲諾貝爾獎後，一直不懈的從事這一領域中最尖端的遺傳基因的合成研究，目前他所領導的研究小組是世界上這一領域的佼佼者，最近這一年多，柯拉納教授在美國權威的生化雜誌——「生物化學學報」（J・B・C・）中，一連串的發表了十餘篇研究報告，都甚獲生化學界的重視。

林榮耀教授指出，柯拉納多年來一直研究合成Tyrosine的Transfer RNA的生化研究工作，他一步步的由Transfer RNA主要部份的八十五個核醣核酸合成起來，然後再合成由一百廿六個核醣核酸組成的刺激體（Promotor）和前驅體（Precussor）。也就是說，柯拉納教授業已完全的了解到其生物化學上的功能，完整的合成出來這一部份基因。

在生物化學的領域中，初步的研究大多是在試管中進行的，在生化學的術語上，這是Invitro（試管內的）研究，而試管內的研究成功後，進一步的是將試管內的研究成果用到活的生物體內，這是in vi-ro（生物體內的）研究，實驗如果只停留在試管的階段，而不能在活的細胞內成功，便無法證實這項實驗的眞正生物化學功能。事實上，柯拉納教授早在一九七二年已在試管內有了初步的成功，因此，現在他在活細胞內也實驗成功，便算是一項新的成就。

林榮耀教授說，柯拉納目前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由此也可見其鍥而不捨的研究精神。

在分子生物學裏，隨着DNA、RNA等的結構研究首次被華森和里克突破以來，陸陸續續的由無數大師，逐漸解開了遺傳基因的秘奧，現在，遺傳密碼已經被解開，生化科學家們已開始着重基因的生物化學合成，基因的相立取代等，這種工作在美國幾所分子生物和遺傳工程的重鎭如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等，都有了輝煌的成就。柯拉納的研究是在這一連串研究中，很特出的一位。

林榮耀指出，史丹福大學的研究小組，已經在最近成功的，將大腸菌的環狀DNA（Plasmid）和一種靑蛙（Xenopusavis）的DNA，分別以酵素解開切斷，從中間接上一段，然後再使其回復原來形狀結構。史丹福大學研究小組的這一成就，無疑的也是一項突破。

林教授指出，研究遺傳基因的接上或取下，最重要的要在求其接上去或取下來後，要保持其生物化學上的安定性；也就是說，如果人工合成的基因，移植入活的細胞中，而接上該細胞內的DNA上，如果沒有安定性，便不能發揮生物作用，這只不過是死的移植而已，柯拉納教授能突破這點，顯示出，他的發現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基因植入人體細胞禍福尙屬未知

不過，林榮耀教授說，固然柯拉納的發現極具意義，但目前，關於基因的移植，仍然是一門困難重重，有待努力的學問。

因爲，細胞有兩種，一種是比較低等的，Procaryotes Cells，一種是比較高等的Eucaryote Cells，低等的如大腸菌，它沒有細胞核膜，而高等的則有細胞核膜，將人工合成的基因移植到沒有細胞膜的大腸菌裏，比較容易；但將其移植到有細胞核膜的高等細胞內，則仍有許多巨大的困難要克服。而其次，高等動植物的遺傳基因複雜性也比低等的大腸菌爲高，因此，這類實驗如果要用到高等生物上，恐怕也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林教授認爲，畢竟，柯拉納的成功，仍然算得上是一塊里程碑，在理論上，遺傳基因的被取代成移植上，是有可能的。這門學問再深入，便會導致基因控制或基因治療的問題。

如果，將來人工合成出一種好遺傳性質的基因，將這種基因移植入人體細胞，取代遺傳性質不好的基因，則世界將因此而變得更美好。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將不好的遺傳基因移植入人體細胞，則世界便會變得非常可怕。

林教授說，人的遺傳性疾病甚多，例如有蒙古型癡呆症，廉刀狀紅血球病，白色皮膚等，這些都是基因控制的病症，如果基因控制可以成功，便可治療這些目前尙無法克服的病，這是基因控制光明的一面。但是，基因控制的黑暗更大，如果未來的野心家要改變人類，那就根本不需要武器，只需改變人的遺



合成第一個人造遺傳因子的柯拉納兩名助手巴拉加傑（左）和傅立

美國國家科學會曾有過激烈的爭辯，當時有許多科學家爲了人類的安全，大幅削減有關遺傳方面的研究經費，當時，美國科學家中有許多人在研究病毒DNA移植入大腸菌，觀察其複製機能；就有科學家認爲，這些實驗用的大腸菌如果不小心棄置，很可能會造成對人類的危害；這些人的論點一度佔優勢，美國禁止這方面的研究，現在則已放寬，但限制實驗用的材料必須是在低溫下無法生存的細菌。

林教授說，遺傳工程是個極有用，但又極可怕的學問，它的學問，它的未來，就像核子武器一樣，有善及惡的兩面，人類要如何選擇，這將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

因爲，柯拉納的工作小組目前僅就大腸菌的細胞研究出基因的排列與構造，至於人類細胞內可能有近百萬種不同的基因。

此外，人類細胞的基因在細胞核內，新的基因移植，有很大的困難，且細胞質內有分解基因的去核酸酶，會將基因分解。目前許多學者正從事「體細胞的結合研究」，雖然也在低等動物上研究基因的傳遞，但在技術上有可能克服困難。

基因能夠人工合成，使得研究人類遺傳的學者可以治療因爲缺之某一種基因以至於在氨基酸代謝過程中所引起的某種疾病。但是只限於單一基因異常造成的疾病。多種基因造成的疾病，目前仍無能爲力。

人工合成基因的發展——也就是所謂的「基因工程」，研究發展下去，我們當然可以「製造」基因，但是又該如何控制呢？很可能會作出可怕的基因。使製造的個體比以前更強，更不能控制，甚至毀滅人類本身。也就是說，這種東西是禍是福，還是個未知數。

前不久，英國兩位科學家在研究高等動物單性生殖的過程中，自己銷毀了所有的資料。他們說：「他們畏天知命」。

「試管嬰兒」造成的問題如果能稱複雜的話，單性生殖的「非人子」將會撼動整個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

當然，林教授強調，基因製造和細胞移植單性生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但他也表示，柯拉納的研究和這個問題有相當多的關連。

造成癌症的原因，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是因爲基因的改變引起的細胞突變，使正常細胞成爲癌細胞。

二、是細胞內基因的功能改變了，使正常細胞致癌。

如果說，癌是前一種基因造成，或許我們可能以柯拉納的方法來探求，使癌細胞正常化。當然這些都是理想，還需要許多努力。

柯拉納的成就也許在實用上的效果「暫時」還談不上，但由此基礎，可能進一步研究人類的遺傳因子，以致改造人類的聰明才智。的成就他所引發的影響和代表的意義不容忽視。

我們可以研究，那些基因控制了人的生命，然後合成那些基因，進而維持生命於「永生」，這又是一個崇高的理想了。這種可能性並非沒有，但仍有一段漫長的路程。

生化學家曾成功的以無性生殖分裂方式「複製」出青蛙等低等動物，將來的發展沒有人敢予預料，誰知道呢？也許經由細胞移植，人類可以戰勝死亡，只要他願意，就將自己的細胞再作一個新的「自己」來，人眞能永生的！

這種「遺傳工程學」近乎「恐怖」的發展引出不少令人深思的問題，人類的倫理、親情、法律關係、社會結構和秩序對面這種「不是人子」又將有甚麼衝擊呢！

利用人造基因對抗癌細胞

「人工合成遺傳基因實驗成功，確是一項遺傳學上的重要突破」對於全世界人類聞之色變的癌症，也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是台大林仁混教授所說的。

林教授係威士康辛州立大學生化學博士專攻與基因有關的癌症研究。對於柯拉納教授的研究工作，他可能是國內極少數夠資格談這個問題的人士之一。

柯拉納教授曾在威士康辛大學酵素研究所多年，並在任內獲頒諾貝爾獎，隨後麻省理工學院高薪請柯拉納教授主持「人工合成基因」的研究。當時林教授正在麥迪生威士康辛大學。



孔子·老子·笛卡爾 對學術的貢献

向晚

三大思想家，即孔子、老子、笛卡爾。此三人對學術貢献，有其同一方向，故一併術之。

孔子：學者對孔學，多注重他的倫理、道德、政治哲學，而不大研究他的學術方面。事實上，孔子對於學術上的貢献也很大的。他在這方面有許多貢献：（一）是勸人勤學，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他不僅勸人勤學，而且勸人好學、樂學。勤學只是時時學習，這是對初學者而言，有勉強之義。好學不然，是對所學已有了興趣，自動去學，不必勉強了。樂學是更進一步，不僅有興趣，而且着了迷，無論飲食、散步、休息、睡眠，皆迷着所學的知識。

自己學得知識，不應自私，必須傳授於人。他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學必須到了這個程度，才夠得上是一學者。人有知識，比儲藏財寶好，誰也奪不了去，只要人存，知識就在，不必防盜，也不必租保險箱。故君子好學，小人好財，也就是說小人無君子聰明。

孔子當然已到樂學境界，他悔恨年齡老大說：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說：「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孔子求知，當然也有方法：一是「敏而好古」，要向古籍，古物方面研究。一是向前輩（不限年齡），只要那人有特長的知識，就須向他求教，即

藏吏（國立圖書館長），而年紀又比孔子高，故孔子適周，向老子問禮。孔子主張「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何況老子，怎就不可訪問。還有，孔子也早發明求知的演繹法。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回道：「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之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老子：儒道兩家思想雖然絕對相反，但世上眞理只有一個，故有時遇到這種問題，還是有其一致處。例如（一）儒家主張學無止境，道家則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莊子）（二）儒家主張中庸、中和。「中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換句話，中庸即宇宙間一種眞理。具體說，如人之喜怒哀樂之未發時，即感情在未表現出來時，能夠控制，就是「中」；發而皆中節，即在適當時候能發出時，就是「和」。人之感情如此，其他也同理。

老子不盈章說：「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無虛也，和也；不盈者不自滿之義。老子認大道之體，以虛為體。大道之用以和為用。（見清宋龍淵註），這種思想不是正與儒家中庸之道相同嗎。

老子守中章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這正也與「中和」義相同，即人不可無節制，太過份。易以現代語，即既不可太左或太右，應當守「中」道。

以上是老子說的理論，此外莊子還有一個經歷故事。一日「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於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

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期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外篇山水）「中庸」之道，原是眞理，故事實上誰也不能不走此路。

笛卡爾：現代科學的發達，實起於歐洲中古的知識運動。中古知識運動，有兩大主要人物：一為英國培根，另一則法國笛卡爾。

笛卡爾學說特點，就是求眞、明晰。凡不是他清楚的看見認為眞者，決定不肯認為眞。他決不肯盲從別人的意見，以及懷疑外界所有物，甚至對自己的感覺思想，他也不相信。不過，無論如何，他對自己不懷疑。因必有自己，才會懷疑，若無自己存在，何來懷疑。故曰：「我思故我在」。又說：「這個世界，一切皆可疑，獨我不可疑。這個世界皆可假，惟我必眞。這就是自我肯定」。以上即笛卡爾求知的一種方法。笛卡爾本來是信上帝的，但上帝他看不到，因此他脫離宗教，而自尋眞理。

他對現代學術影响太大了，一是的太空探險。過去人對月球、火星總是一個迷，現在人登陸月球，機器探火星後，眞相總算大明了。另一是建立了世界新史學。過去史學，憑藉紙上文字紀錄，今則非有金石刻字不信為眞。埃及古代人愛好在石上刻字，故今皆承認它的歷史最長。我唐虞夏三代，因無此種刻石，所以世界史學家便不相信我前三代眞實史實。第三是推翻了古今所有的無稽神話的故事

一味盲從於權威，無論法西斯、納粹、或共產黨，只要成爲權威，皆會追隨，決不研究他們的學說是否合於眞理。

（二）現代讀書人好造僞史，以欺人欺己，例如兒女英雄傳一書，看的人很多，而且近在港電視上也放映。說甚麼乾隆帝原是漢官姓陳之男嬰，以與雍正后所產的女嬰掉換的。這就是的的確確的僞說雍正生了三個兒子，何必要與漢人掉換。還有，從郎世寧繪的乾隆像看到，面長眼小，也完全是滿人像。寫小說固然可以胡扯，但若扯到正史，那就不可太離譜了。

（三）近閱一本小冊，書名叫「××秘苑」，是袁世凱次子寫的，這本小冊子目的，即在爲他的父親翻案。一是否認宋敎仁是袁世凱謀殺的，另一袁世凱[illegible]

（四）民國十七年六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進至河北，北洋大軍閥張作霖聞訊急忙逃走，後被日軍炸死。但有一小冊子，却寫道：「張作霖不忍同類殘殺，引兵退出關外……」。上述兩僞史現代中國人凡五十歲以上者皆清楚，還寫這種翻案之字，又有何用？

文史哲雜談

力量背後的思想引導

雷雲響

看電影購不到票子，却遇三位舊同事，拉去喝茶，誰知又找不到位子，本來過別一家是可以的，但有人興致勃勃的提議到郊外去，於是便跟着乘着他們的車子到郊外去。半天的工作計劃給搞亂了。

三個舊同事過去是影圈的人，一個已轉業成爲銀行職員，我已改業寫稿子，另兩人仍當導演，一個是打工仔導演，一個是自資拍片的。途中那位自資拍片的導演向我說：「我很想研究哲學，不知如何入手。那位打工導演說：我自己做人完全覺得沒有用着哲學思想之處。轉業打銀行工的朋友也說：在讀大學時，我是最討厭聽哲學課的。我打趣說：你們雖然不喜歡哲學，但你們自己的生活，也自然有自己的一套哲學，只是你們不覺得而已。

一人應聲說：也許是的，另一人默默無言。那個要研究哲學的朋友說：我就沒有一哲學思想，所以我很徬徨。

所謂哲學，可以解釋爲領導一個人做人做事的定向盤。記得一位牧師曾經說過：從中世紀到現在，應該是宗敎產生哲學，哲學產生科學，科學產生經濟制度，然後經濟制度才產生政治制度的時代。

思想這東西，本來沒有甚麼實質的，但世界上無論那一種有實力的東西，背後總必有一種思想的源頭，而且永遠必有一種沒有實質的思想引導着它。我們有時看到海上的船，不論大船或小船，每艘船一定有一個定向盤，同樣地我們在馬路上看那麼多人，相信每一個人背後都有一套思想引導着他。

黑格爾、尼采、馬克思，他們當年是無權無勇的知識份子，只寫了幾本書。誰知那幾本書成爲力量的源頭之後，對世界人類帶來改變與災禍是那麼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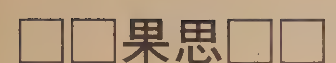
一個打銀行工的人，工作在一個有保障的制度下，一個打工仔導演，事事聽從老板的指示行事，那股盡忠職守，保持既定的成就，將自己一切可能存在的成見收歛起來，做一個守份安命的人，無形中已突出了他的一套思想，要是他沒有一套思想，他們可能不能久安於位而失掉一切。然後他們仍須找尋另一套思想來做定向盤才行。反之凡執在人手上的力量，總不會是空洞的力量，每個力量背後也必須有思想存在的。在人類文化史上，甚至只一個平凡人物，他們不會有純粹行爲的錯誤，一個行爲上的錯誤，自然是由思想上的錯誤造成的。至于人的思想，同樣不是憑空觸發出來的。有些思想是從虛榮觀念誘過來的，有些挑剔、離間，引致社會腐化，是某些破壞性思想衍導出來的。對國際毒販不敢採取嚴厲的刑罰是假人道主義思想促成。使用恐怖手段傷及無辜，是冒險政治思想衍導出來的。打刼強姦殺人的犯罪行爲，是以發不義之財爲己任的黑社會或結黨稱霸思想導致出來的。瘋人院的人數年年增加，是拍心理變態色情暴力的電影匠人造成的。

不理你信不信因果律，而思想是因，人世的喜劇與悲劇是果。這却是永遠存在着的事實。

但是當一個人開始由一個思想引導，或從敎育或模仿別人而來，他依靠那套思想將自己的生活方式開拓完畢之後，每一天，他便過着公式生活，那時，他的確忘記了思想是甚麼，因爲多少年來他很少用腦，他要做甚麼，只循着既定方式做出來，並不是由自己想出來。這種人，如果有時突然碰進一些難題，使他失眠幾天，運用一番思想，對他是有益的，要是他十年如一日的做去，沒有用着思想之處，他的思考力必須衰退。

在現實社會上，大部份沒有機會發達的人，而且自己又有自知之明以爲不會發達的人，只希望過安定的生活，他們最羨慕的是有幾個單位收租過日子的收租佬。這只是打算從人生逃避出來的想法。當他存在這種思想時，他們思考力已經開始衰退了。

坦白



我們的鄰居有兩家是職業摔角家，都是彪形大漢，凡是水滸傳上用來形容魯智深和李逵式的，似乎都可以用來形容他們。這一行本來賺錢不多，但據右鄰做保險生意的他告訴我，和摔角佬談過話，原本這兩人本是踢美國足球的，現在改的行。所以踢足球賺的錢還可以用來過不算寒傖的生活，我除了看他們還在汽車間苦鍊身體之外，最感有趣的，是他們都說，「我是扮壞蛋的」那句話。

原來職業摔角全是做戲，事前早已定好誰勝誰負，怎樣打法，打多久。其中必有君子，打得正派，也有小人，專門犯規傷人。所謂小人就是戲裏的歹角，一定生得一副惡相，蓄了怪模怪樣的鬍子，穿了奇裝異服，我的鄰居一個生得高大，倒不橫眉瞪眼，只有那鬚髮蓬鬆，十分慘瀨人。另一個矮壯，一頭髮幾乎垂肩，這就夠了。凡是看多摔角比賽的，都知道這種人專做壞蛋的。最初看摔角，倒的確夠刺激，多看兩次，明白他們在做戲，就只覺得好笑了。現在他們成了我的鄰居，所以明人不說暗話，老實說出在「戲」裏扮演那種腳色。

凡是職業都有些不能告訴外人的秘密，說穿了就不能賣錢了。從前你去綢緞店買衣料，問店員，「還有更好的嗎？」他絕不回答有，到了眞沒有的時候，他會找出更便宜的衣料，換更貴的價碼，來滿足你。我知道律師替公司註冊，編一本章程，倒也有上萬字，印出厚厚的一小冊。他說是特別起草編的，其實是一本百科全書上抄下來，或是把另一家公司的拿來改動一下，弄出來的。這些都不能告訴顧客。（有些顧客當然心裏也有數。）只有打官司才傷腦筋，那不能抄百科全書，因爲每一件案子都有特別的情況，要用心研究，而收費却不能漫無限制。）

且不說摔角家說他扮壞蛋，他可能是很誠實公正的基督徒。我記憶中有人對別人說，他不是好人。這好像沒有什麼有趣的地方。他是什麼意思呢？是坦白嗎？還是警告、示威？坦白是好的，不過這種坦白叫人倒胃口，說這話的確不存好心眼兒，他不但叫人怕他，不要輕易欺侮他，而且必是時施出厲害的手段或害一下別人，別人應該沒有話說，「我早就告訴過你我是這種人了。」其實他也未必是壞人，不過說這話有點可惡罷了。

善總是好的，做不到也要鼓起勇氣去做。若是根本否定，又成什麼話呢。固然僞善的人更可惡，大家對於道貌岸然，滿嘴仁義道德，行爲却卑劣齷齪的人無不痛恨，也不錯的。不過這種人還沒有否定美德，我們對他們要寬大一些，僞善的[illegible]

不行僞也有便利。美國出版界聞人司克瑞那（Charles Scribner）有一次被一個女人恐嚇，要把他跟她一段私情公開。他就邀了新聞界，也請了那女子，當眾宣佈他跟她的關係，給了她比時價還高的錢。他說女的現在要公開出來，好，就請他們發表這個消息吧。這眞是一手厲害的招數。我想平日以聖賢自命，或者靠這種名聲在社會上站腳的人，倘使言行有距離的話，就沒有法子這樣對付敲詐勒索的人了。

另一種坦白也有些驚人。有種人自誇做了多少壞事，尤其是男女方面的，說來有聲有色。我想起過一位有江湖俠氣的人物，他的風流是朋友都知道的，有一次提起婚姻，他勸朋友對妻子守貞。有人也許疑心他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我倒覺得他很誠實。抽鴉片烟的總叫人別抽，不能說他的話不是眞的。也有人說他這樣的人不適宜傳道。也對也不對。如果道理不錯，就讓他去傳吧。廚子燒菜，我們不是只吃菜麼？我們不管他長得是否像強盜，或者是麻臉。

美國自從有個婦人招待記者，說她跟已故甘迺迪總統有過男女關係之後，又有已屆耄耋之年的女子宣佈她跟已故某某總統有過交情。那個說跟甘迺迪要好過的婦人招待記者的時候戴了黑眼鏡，是怕什麼羞嗎？我看不會吧。她會撈到一筆錢，倒也動機明顯，甚至無錢可弄的人，也要坦白，難道是爲名？這是什麼名？

我知道有一界的人說話最無顧忌，不知道什麼話會叫人臉紅的，據說女子應付不顧羞恥說下流話男人的辦法，是說比他更下流的話，使他感不到興趣。初初跨進這一界的人，尤其是年輕女孩子，恐怕要經過一段時期實習才能習慣成自然吧。人要付出這樣的代價不是很慘嗎？

中國人看重知恥，我們從小就聽到無數的教訓講這一點的了。西方本也如此。紀元前三世紀羅馬名詩人喜劇家勃勞特斯說過，「不知羞的人，我當他完了。」僞善叫我們作嘔，無恥也叫我們作嘔；[illegible]

打倒假洋鬼子

伊雪曼

從現代的樓看從前的樓，雖然覺得它太土氣、太簡陋、太單調；但是，它却有一份渾厚和古樸。而現代的樓，高則高矣，巧則巧矣，洋則洋矣；住在裡面，却令人有一種窒息感。門窗雖多，好像沒什麼用！

也許我是在鄉下長大的關係，對本鄉本土一直有一份熱愛的固執。而我們鄉下的老輩，最討厭的是「假洋鬼子」。如果有那一個從當年的北平讀書回來，滿口「京腔」，老年人不是避之惟恐不及，就是嗤之以鼻。甚焉者，還會賞對方一耳光！不是這些老年人頭腦頑固，而是他們厭惡「忘本」！我們中國人最講求「飲水思源」，孝道可說是這種精神的最高發揮，也是這種精神的極致。但是，這種精神却一天比一天的沒落，一天比一天的消沈！很多人都抵擋不住「頑固」和「落伍」時攻擊，於是，紛紛在「時興」、「摩登」、「時髦」和「現代」的洋槍大炮下投降。因而，時至今日，你也「現代」，我也「現代」。新詩和繪畫固然是「現代化」的急先鋒；西門鬧區的年輕人，也一直是「現代化」的主力軍。其實，那些彎腰駝背，老態龍鍾的老頭兒和老太婆，豈不也曾「現代」過。祇是，他們的「現代」已經不再「現代」了！

最古老的「現代」，不叫做「現代」，而叫做「時興」（這是流行在我們河南的名詞）。「時興」大概「時興」了一陣子後，才有了「摩登」。「摩登」是英文Modern的音譯，想來或許是發源於上海那樣的十里洋場吧？總之，「摩登」一來。「時興」就被打入第十八層地獄，從此不再「時興」矣」！但是，也許是民族主義派或國故派看不順眼；在東也「摩登」，西也「摩登」；你也「摩登」，我也「摩登」，大家夥兒一窩蜂的「摩登」了一陣子後，乃忽然又出現了「時髦」一語。什麼是「時髦」？「時髦」者，「時」之「髦」也。「時」是「時代」，「髦」是男女小孩額頭上的「留海」，也是馬鬃；意思是指站在最前面、最高處、最高處的東西或事物（當然也包括「人」在內）。因此，把「時髦」合在一起來用，就是指那些站在時代尖端的人。或具有「領導時代」，「開風氣之先」作用的東西或事物。其義，自不弱於今日的「現代」一詞。只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時髦」雖然打垮了「摩登」，過了若干時日，却也不再「時髦」。正像那些偶在大街小巷中露面的老頭兒和老太太，他們當年不都曾狠狠的「時髦」過嗎！

「現代」這個名詞的開始流行，當然非自今天始。然而把「現代」這個名詞弄得如此的「現代」，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說起來，恐怕是拜西洋幾位哲學家和文學家之「賜」。像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沙特的存在主義，功勞也都不少。然而把這個名詞一語道破的，却是我國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錢先生說，我們今天所講的「現代化」，其實就是「西化」，也可以說就是「近代西方物質文明化」。因此，錢先生勸他的韓國朋友，「自該現代化」，但却只能做一個「現代化的韓國人」，而不該做一個「現代化的美國人」。對於韓國朋友如此，對於自己同胞，想來也必然是這樣吧？

可是，我們却有不少想做「現代化的美國人」的同胞！這些人老早就忘了他的過去——他的家鄉，他的父母，他的祖宗和國家民族。他們口中叫喊的，筆底下描繪的「現代」，是美國的「現代」。「現代化」則是「美國化」。他們唯一的遺憾，則是滿街的整容院，竟沒有一家從事「換皮」。倘有人焉，有術可以「換皮」，把黃皮膚換成白皮膚，把黑眼珠換成藍眼珠，必可利市百倍，大發「洋」財！門前的盛況，保證不會亞於南京東路美國領事館！

因此，對於我們鄉下那些「頑固的」老頭兒們，那些聽見有人「撇京腔」就嗤之以鼻，甚之會賞對方一耳光的老頭兒們，我是多麼懷念他們啊！因爲有他們，中華民族才延續了五千年的生命，才不斷地煥發偉大的光芒！可是，他們現在都在那兒呢？在大陸上嗎？大陸上的毛幫早把他們當破銅爛鐵一樣的丟掉了！在台灣嗎？台灣爲什麼到處是一片「現代」、「現代聲」呢？

錢穆先生說的對，「現代化」是應該的。但是這個「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或「現代化中國」，而不是「中國西洋化」，或「西洋化中國」。

灌茶家言

展望中共黨內鬥爭（四）

王延芝

五、毛死後兩派鬥爭策畧

老毛死後，左右兩派在鬥爭中都有幾種策畧可供採擇，或採一二種，或同時採用多種。

山搖地震·君

災異爲禍亂覆亡之兆，史家言之鑿鑿；這說法，當不爲現代科學家所採信。不過，陰陽五行十學說，用物理來解釋，也并非是一種迷信，歷代史書紀地震、山崩之類，均列入「五行志」，其說雖玄，亦確有其驗應的道理在，茲列舉數則，以供印證。

漢書「五行志」謂「周幽王二年，周三川皆震」，三川，即指涇、渭、洛而言；周太史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伯陽甫并且舉出前代地震國亡的實例說：「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時周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

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這段話的意思是陰陽不順，在自然現象上便表現出山搖地震，在政治現象上便表現出君死國亡。

漢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後漢書「五行志」引春秋漢含孳云：「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拆，畔震起，山崩淪」。是時適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又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

甲、左派可採的鬥爭策畧

左派在毛死後會採較主動態勢，及早向右派進攻，而不願等待右派由消沉轉爲奮發、由散渙轉變爲凝結之後再決戰。左派可採的策畧：

①、「中央突破」。此策畧有兩種途徑：A、召開「黨代表大會」，控制較多代表席位及中委席位，通過左派所提領導班底及綱領；B、以目前政治局左派爲基礎，裹脅華國鋒等「中間偏左、形左實右」的政治局委員，通過所提班底及綱領，強迫中委會勉強接受。奪得黨中央重要職位後，再逐步削弱右派勢力。

②、「各個擊破」。如果中央突破行不通，在政治局和中委會形成僵持，左派可以試行對右派頭目各個擊破；也有兩種途徑：A、「鄧小平式」，即是扣黑帽子使其去職；B「皮定均式」，則是暗下毒手使其殉職。

③、「文攻武衛」。如果各個擊破也暫時行不通，左派只有搞文攻武衛，一方面加強思想戰綫攻勢，以求取「可勝之勢」，一方面加強城市民兵防衛，以求保「不敗之地」。

④、「羣眾奪權」。即是重施文革初期的故技；但前次是出動解放軍「支左」才見效，這次只能靠城市民兵，成效如何甚可懷疑。

⑤、「特務政變」。最後一計是用汪東興爪牙將右派高級領袖一網打盡，甚至殺了再說，這策畧的冒險性很大，成功希望甚難估計。

乙、右派可採取的對策

①、對左派「中央突破」策畧，可採「密集防禦」對策。A、在政治局集結右派力量、拉攏中間力量、互

失去最高權威，難搞「一言堂」，右派可以自己搞一套，唱對台戲；也可拉動一些現有宣傳機關人員，在現有報刊中反攻。B、對城市民兵的「武衛」，解放軍可以圍堵，使其限於市區活動，而無外圍防禦，並使其限於輕型武器，而無強大火力；必要時右派解放軍仍能用重裝甲部隊長驅直入京滬，控制局面。城市民兵的政治素質很雜，大概極少會心甘情願爲左派領袖拚命。

④、對左派「羣眾奪權」策畧，可採「武鬥軍管」對策。左派利用手下的幹部和同情右派的民眾進行武鬥反抗，隨即可以召請解放軍出面控制局勢，重施軍事管制。

⑤、對左派的「特務政變」，可採「滲透反間」對策。一方面派人滲入汪東興特務系統，探聽消息動靜，一方面也設法讓左派領袖知道汪的保密甚多漏洞，所以此策不會成功。

丙、右派可採的主動策畧

除了被動性的對策之外，右派還可以採取幾項主動性的策畧。

①、「分化敵營」。除了儘量把華國鋒中間份子拉到穩健派一邊以外，還可以用種種辦法，挑撥離間，使左派各頭目互相猜忌、妒嫉、鬥爭、火併。左派一分爲二，右派就煽風點火，借刀殺人，拉一派打一派，或是助強滅弱，或是助弱抗強，總都對右派有利。

②、「軍事政變」。老毛在世時，此策難行，因爲無人敢冒弑君犯上之罪；到老毛死後，軍人胆量勢必大增，未嘗不會上演一齣「槍桿子裏出政權」。尤其手握京畿兵權的將領如陳錫聯，未嘗不會有「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夢想。

傾天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波皆殺君」。漢書引京房易傳云：「育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在婦人亂政。劉向以爲「周時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之所興也。漢家本起於漢蜀，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殆必亡矣」。

這些歷史記載，說明了中國大陸如果出現連續不斷，地區廣泛的大地震；則當時這個政權如果一是暴虐百姓，就是婦人淫亂當權。現在中共大陸自唐山、北平以至四川、隴西一帶的地震，較歷史上的記載，還要慘酷得多；而中共的奴役人民，和江青的淫亂，又較幽王以及所有婦人專政的事蹟，更爲荒謬，卽使我們不信陰陽五行的災異之說，也知道中共這個殘民以逞的集團，其滅亡必在旦夕了！

阮文達

新的中委會也佔席位。

②、對左派「各個擊破」策署，右派頭目可採「步步爲營」對策。A、對「鄧小平式」攻擊，不輕易認錯，要求提到政治局甚至中委會討論。B、對「皮定均式」攻擊，不輕易冒險，深居簡出，加強保安，並且革除親近幹部中可能是汪東興爪牙的分子。（大概有些早已被察覺或被懷疑，但在現階段只加以監視而不革除）。

③、對左派「文攻武衛」策畧，可採「反攻圍堵」對策。A、毛死後，左派在思想戰綫雖會「文攻」，但

⑤、「挾寇自重」。這是一個不高明而頗危險的對策，卽是製造中蘇邊境緊張，使左派畏懼而對右派暫時休戰。

以上對中共黨內鬥爭的展望，暫告一段落。本來擬的大綱還有一節「未來鬥爭的發展途徑」，可是想來想去還不能落筆。明天王延芝要去「遊埠」，只好等到上飛機仰觀日月星象、下飛機大灌外國凉茶之後再寫了。題目說是「展望」，實際還沒有展出來，尙祈讀者原諒則個。（全文完）

（轉載星島日報）

弔民伐罪‧此其時矣

華北地震未已，華南地震又起，此對慘被中共奴役的大陸同胞，確係彌足我人關切同情的浩刼。據估計，七月廿八日以唐山、豐南爲中心的華北地區強烈地震及其餘波，至少使百萬大陸同胞喪生，直接受災的災民數逾千萬以上。而震後洪水與瘟疫所造成的損害，猶未計算在內。依月來中共「新華社」所報導消息，平津一帶大部份居民現仍露宿戶外，又逢初秋𩅰雨，衣食兩缺，水電交通均告斷絕，其生活的痛苦，豈我輩幸得在海外安居樂業的自由同胞所能想像！不僅如此，中共內部目前派系分歧，環繞毛死後權力繼承問題爲中心，一切以奪權、保權爲首一要務，是以「抗震救災」不忘「階級鬥爭」，除勒令災區人民「自力更生」、「恢復生產」，以所謂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向自然災害進行鬥爭外，並仍須不斷開會學習，「澈底批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此正所謂天災人禍，交相煎迫。我輩遠隔萬里，聞之已難免酸鼻，試想今日身歷此刼的大陸災胞，其感受如何？

詩經有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又陸賈作「新語」：「治道失於下，則天文變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

此種天意示警的說法，雖無科學根據，但歷代治亂之間，史實記載，不絕於書。他姑無論，卽就明室覆亡前的震災而言，依明史記載，有崇禎二年的湖廣地震，「其聲如雷」；有崇禎三年七月的沔陽地震，九月又震，十二月襄陽地震有聲；有崇禎四年元夜的辰州、長沙二郡地震，十月初八日長沙大地震；有崇禎七年陝西全境大地震，「壞屋傷人，不計其數」；有崇禎十二年福建連江浦口地震，「地裂出血，噴激數丈」；有崇禎十三年三月的洛陽地震，「從西北起，亘久乃止」；有崇禎十六年姚安地震，「民居傾圮無數」；而最後有崇禎十七年「京師大地震」，明室旋亡。

在今年一年之間，大陸災變不斷發生。在吉林，有隕石落如雨，其大者達千公斤以上；在賀蘭山，有血雨，忽然下降，其色如血；在雲南西部，有強達七點五及七點六級的強烈地震；在過去一個月中，華北強震不下三數十次之多，其最強者竟達八級以上。而據外電報導，廣州又發生地震。似此連續災變，歷史上亦少有記載，是則民怨於下，天怒於上，又豈能謂之全無徵驗？

我們認爲，此連續發生的重大災變，對慘遭中共奴役迫害達二十七年之久的大陸人民，是一種啓示，亦同爲一次最強有力鼓舞。此啓示爲何？中共政權已爲天人共棄。此鼓舞爲何？反共抗暴，正乃上洽天心，下符民望，倘天與不取，則災將及乎其身。我們相信，在此啓示與鼓舞之下，中共內部必將繼續發生分裂，而大陸仁人志士卽將揭竿而起，一聲號令，衆皆翕從。由此內外交攻，必且釀成全面的變局。

今日的問題是，中華民國政府及自由地區的全體國人，不僅須籌商如何輸財出力，救助大陸各地的災胞，而尤須積極採取行動，拯救被中共奴役迫害的八億大陸人民。弔民伐罪，此其時矣。

中秋談月

吳文迪

又是「悶極」（月餅）上市時，佳節當前倍愁思！

中國節日的特色是，每個節日都有其獨特的格調；節日將到未到時，四周充滿着濃郁的氣氛。比如新年將到，人人「春意盎然」，互賀好音；端午快來臨時，到處飄着角黍的氛香。到了中秋，更有「花好月圓」之感覺，家家賞月慶團圓的情况了。

兒時過中秋節，可謂多姿多彩；吃、喝、玩、樂，一片歡欣，至今仍「記憶猶新」。吃的除了應節的月餅、芋頭、水果等之外，母親總會加上一味「辣椒炒田螺」，熱騰騰的端上食桌，又香又辣，其味無窮，至今想來，猶自垂涎三尺。

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聽外婆說故事。記得她說過很多不知眞實還是杜撰的故事，諸如樊梨花會使法術，狄青將軍的勇猛事績，濟公活佛活人無數等，都是些民間流傳下來的故事。到了中秋，她就會「擺開場子」，說「吳剛伐桂」。

據傳吳剛滿臉鬍鬚，手執大斧，爲人剛直，粗綫條作風。「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嫦娥奔月居廣寒宮內，吳剛也住在月宮裏。他每天都持斧頭去砍月殿的玉桂樹，如果桂樹被他砍了下來，我們住的世界就會烏黑一片，永不見天日，是世界末日的來臨了。但每當他快要砍下桂樹時，總會有小鳥來偷吃他的午飯，他就放下斧頭去趕走小鳥。可是這麼一來，桂樹就馬上長回原狀，他又要從頭砍起了。我們看到月亮上的陰影，就是那吳剛伐桂的影子。故事說到這裏，我總是抬頭看那明月，試找尋吳剛的位置，口呆目定的一副傻相，整個人被故事吸引着了。

談到月亮，人們總喜歡把它和人拉在一起。東坡詞的「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固然被人「活學活用」；太白詩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更被視爲「人生哲理」。市井屠夫，不離污言俚語；才子佳人，總是風化雪月。看那玉兎高懸，銀光照耀；一忽兒，月兒彎彎照九洲；一忽兒，只滿鴻溝照情人。月圓時，淸晰光亮，明艷照人；月缺麼，就像一個餅被人咬去一大口。我最愛看還是那娥眉月，猶如弱不禁風的少女，「高處不勝寒」，窈窕纖小，楚楚可人；婀娜生姿，如嫦娥在搔首弄影。

且來說個笑話：以前有某人好吟詩作賦，附庸風雅，却娶得位不懂文墨的妻子。其人有次帶了幼小的兒子離鄉到城市去，他惦念家裏的太太，就寫了封思鄉之情，詩曰：「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妻子收到他的信，就請「解信佬」來解書。誰那那解信佬當讀到「疑是地上霜」一句時，竟解作「兒是地上傷」，說：「你的兒子跌在地上，跌傷了。」這當然是個「無中生有」的笑話，錄之以博一粲而已。

所謂「人生幾見月當頭」，據說「月當頭」是當月亮恰在頭頂上，與人成一垂直綫，看不見影子的，否則就不能算「月當頭」。從前的人深信見到「月當頭」就會行好運的。可是「月當頭」畢竟是難得的，這不知是否與地球和月亮不斷在運轉有關。

從前的人都曉得「望月打卦」——他們只須看看月亮便知「今夕是何夕」；是朔是望，請「舉頭望明月」，看看那天邊的月亮便知。現代的人當然也有這種「觀察力」，但是最簡便的方法還是查看日曆了。

我對月亮特別有好感，這大概幼時有看月的習慣。那時我家住在一幢舊樓，露台對着天空。每到仲夏的夜裏，因爲天氣實在太炎熱，母親總在露台上放着一張帆布造的摺床，讓我睡在床上，又輕搖葵扇以驅除暑氣。夜漸深了，明月就從雲端裏鑽了出來和我相見，還帶來了一大堆朋友——明亮閃耀的星星哩。有時我會同鄰居的孩子們玩捉迷藏，跑跑跳跳，邊跳邊看月，又說月亮跟着我們跑……。

及至漸長，仍然與月「有緣」。爲了讀書趕功課，我時常深宵下寐，往往是「眾人皆睡我獨醒」。還好有個「老朋友」月亮相陪，不致太過寂寞。以前的人視「紅袖添香夜讀書」爲樂事，我却獨愛那皎潔的月亮，一片純眞；對月凝思，別是一番情趣。

這些事情都是「俱往矣」，到如今，我還是一般無異的喜歡看月，喜歡對月懷想。祇要「明月來相照」，我會暫時抛開俗務，在月色下享受一番。許多時因爲做夜班工作，下班時已是「月明星稀」的時候。我踏着月色，吹着口哨，「披星戴月」，心情特別開朗，不用說那一覺睡得很是香甜了。

關於月亮，歷來中外都流傳着許多傳說和神話。希臘神話說太陽性情猛烈，月亮妹妹受不了，祇好等她哥哥向西而去後才敢出來露面。羅馬神祇學（源自希臘神學）則謂月亮是主神宙斯的「合法」女兒。

「種植地工作，要十二個月始能回家。他們想快些重見朋友，故有「擲月」之舉。

南美奧連諾高河一帶的部族把燃着的火薪埋在地下，因他們說如果月亮熄滅了，地球的火會隨着一同熄滅，但月亮看不到的火光除外。故一旦月亮熄了，他們還有火光可用。這是他們故老相傳的一種習俗，埋火薪是等月蝕時才幹，以免給月亮知道。

月亮的「別名」甚多，如冰輪、冰壺、玉輪、玉盤、桂魄、蟾圓等都是，據傳月亮的背面醜陋不堪，所以它永不肯以背示人。

中秋賞月之風，由來已久，早在唐朝已經盛行。有劉賓客賞月詩為證：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中秋。」東京夢華錄載：「中秋夜，貴家結飾臺榭，備文酒之宴，民間爭佔酒樓，玩月，絲篁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當此「明月照高樓」之際，雖則是「月光光，照地堂」，總有些莫名其妙的惆悵感覺，讀古詩有「明月何皎皎」一章，詩云：「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頗覺有些與做詩人「同感」。

正是「月到中秋份外明」，又說是「月是故鄉明」，不知何年何日始能見到「份外明」的故鄉月亮？想到此，不禁對月傷神，輕歎一聲：「明月何時照我還？」

（寄自美國）

從林芷江之死看毛澤東的病

天兵

我在大成月刊三十二期看到陳存仁大醫師的一篇序述「英雄美人變化多」，茲節錄如下：

一九五〇年某日，我在九龍診所，有一個面目黝黑形容憔悴的病人來到診所，他開口就問我，你認得我嗎？我說：接觸的人太多，一時想不起來，他說：我是林師長，經他一提，我就想到敵偽時期汪精衛部下叱咤風雲的林芷江師長，他在上海殺了許多人，林芷江坐後，請我診脈，同時以很沉重的姿態，等候我的診斷見解，我坦白告訴他，你的身體非常虛弱，除了胃病，并無嚴重的病症。

我說：這許多鬼魂全是你心理上的幻覺作用，只要你振奮自己的精神，是不足為患的。

他說，對的，他已經去過幾間醫院檢查都說無重病，但是他自己覺得死期已近，要我救救他，他繼續說出，他天天被許多鬼魂所困，白天坐立不安，晚上簡直不能閉目。

他說：現在就是無法振奮自己的精神，鬼魂終日追隨自己的左右，所以要許多人來陪伴我，否則一天都支持不下去。他很坦白的說出，在汪政權開府初期，為了消滅異己的人，每一天總要打死好多人。他說：當時只為了權勢利祿，根本不相信有鬼魂來報仇的。我聽他說後，就開了一藥方交給他而去。次日，他又由家人陪來，說昨晚一夜不能入睡，并有許多鬼魂對其身上作種種衝擊行為，清晨起來看見肌膚上果有不少青紫色的瘀痕。于是我又替他開了一張調和血氣的藥方給他，他才道謝而去。

有一天，這位林師長又來了，他自己說出在汪政權時期，大約殺過兩三百人，到了香港之後，乃時常見鬼，朋友勸他信佛，他就信佛，但并不能將圍繞他的鬼驅走！有人勸他依皈道教，滿室貼了符籙，初時尚能苟安，但過了幾天，又復常態了。

有人勸他信基督，他說只在他唱贊美詩時，腦中署清醒，其餘的時間，都是鬼魂在打擊他，恐嚇他，引誘他自殺。

他後來移住到天主教辦的醫院中，醫院替他檢查，除了胃病之外，并無正式疾病，要他趕快遷出，他堅持不肯出院。過了不久，有人來傳言，說他在醫院日夜哭泣，說是每晚被鬼魂所打擊，疼痛非常，次晨全是紫血塊，醫生認為他是神經痛和血管栓塞。他漸漸半身不能轉動，筋脈抽搐，舉止怪誕，一夜嘔血不止而逝。

陳存仁醫師說：關於這件事情，知道的人極多，雖然事情有些迷信，但是他的死亡經過，卻完全是事實。我覺得鬼魂之說，雖無根據，可是因果之說，是很科學的，種甚因得甚麼果，這是不可磨滅的「循環律」。

據報上所載，毛澤東患的是柏金森病，弄到全國醫生都感束手無策，中共乃電請奧國醫科專家，為毛澤東治病，但奧國專家，到中國看過毛的病症後，仍束手無策，只得知難而退，在其經過香港時，多方避見記者，反說并未為毛澤東治病，只說向中共醫生，講解柏金森病治療方法，顯然欲蓋彌彰，其中定有不可告人之處！

我們從林芷江死亡的經過情形，就知道老毛患的不是正常病，而是受到千千萬萬的鬼魂向他索命，非任何醫生所能挽救者。

現在我們看看他的罪行吧！

（一）凡與國軍作戰往往驅使老百姓打先鋒用人海戰術前仆後繼為共軍作替死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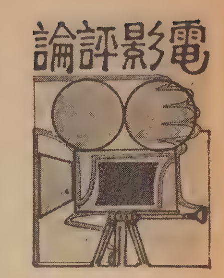
（二）在土改當中沒收地主的田地資產後將其殺害並作斬草除根。

（三）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中全國保甲長以上的鄉政人員統統殺光以絕後患。

（四）凡在國民政府做過黨、政、軍、警的人員統統殺害而且罪及家人。

以上各項，統計全國被謀殺的同胞約五千萬人，林芷江自認殺人三百即有許多鬼魂追到香港向他索命，而毛東澤殺人五千萬，當有千倍的鬼魂，向他索命自可斷言。

電影評論



評血灑唐人街·永恆的愛·特工隊勇襲機場

·林巽·

有一位朋友談起在森畢京柏的「血灑唐人街」時說：他看了大半部，好像在迷濛的霧中，不知編導的真正意圖是甚麼，幸而他夠耐心，並沒有中途離座，看到最後一幕，才豁然所悟。我與我的朋友也有同感。

「血」片沒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它像一個倒霉的職業特工不尋常遭遇的日記，最後一幕，它寫一個反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政權的人，決心回大陸去，中共方面（電影避用中共這字眼。）怕他回去搞事，暗中僱一國際職業殺手在他動程前將他殺掉。美國中央情報局便僱用一個退休的幹探去保護這個人安全離境，電影中有幾句占士堅與那中國人的對話：占士堅問：「你為甚麼不在這自由國家生活，回去無異進虎口。」中國人說：「總必有一人第一個叫出反抗的呼聲。才有人接着那聲音叫下去。我回去就是為了要做一個第一個叫出反抗的呼聲的人」。

「血」片與森畢京柏過去的電影一樣，是暴力電影，這位導演的藝術手法是相當有水準的。他拍暴力場面並不着重打鬥，而是着重選擇戲劇環境，其次是着重渲染人物的精神困境，於是他的暴力鏡頭效果，並不是來自動作，而是來自氣氛，使觀眾分分鐘担心失掉控制的突變事件會發生，這便是他們特色，「血」片與對上一部「驚天動地搶人頭」都有類似的意境。「血」片中間有一大段鏡頭寫占士堅被最好的戰友打傷逃走的醫傷過程，拖得很長，其作用就是要培養劇中人的精神困境而作。因為他心中有一個謎，他的好朋友為甚麼出賣他，又為甚麼只打傷他而不將他殺掉，同時幹特工工作的人一受了傷，身手殘廢，勢必退休。他自己却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物，由于編導着意培養這些前因，所以暴力場面出現時，無形中被加入一層惡念，這便是森畢京柏的掌握技巧的奧秘。

「血灑唐人街」的導演森·畢京柏。

以觀眾感受說：「血」片可能不算是一部如何出色的電影，但在電影行家與影評人可能會不給它同的評價。不過從觀眾反應看，此片不會有理想的收入數字。尤其是抱着看暴力電影去看的觀眾，可能會感到不滿足的。

改編自南美哥倫比亞作家貢沙洛占米尼的「瑪麗亞」拍成的「永恆的愛」由狄圖大衛遜導演，這是一部李行式的愛情故事。因為故事背景是南美的寧都原野，充滿鄉土氣息，加上一對純情男女的痴戀，倒也吸引不少工廠女工以及少女學生觀眾的捧場。

「永」片是十九世紀時代的故事，那的確是可以容許純情故事存在的時代。故事寫一個幼年死掉父母的孤女瑪莉亞，由她的姑母撫養，瑪莉亞與姑母的兒子自小青梅竹馬，姑丈是一個富有的牧場主人，將兒子送到英國去讀醫科大學，少爺放暑假歸來，向父母表示要與瑪莉亞結婚，父母知道這孤女自幼患有癲癇症，反對兒子的婚事，後來因醫生斷定瑪莉亞只有半年壽命，為了使這孤女在有生最後的一段日子得到快樂，不再反對他們的婚事，但這孤女却等不到結婚時期就逝世了。

泰倫鮑華女兒，泰蓮鮑華和南美小生范南度亞倫在「永恒的愛」中演一對情侶。

坐在電影座上，彷彿回到粵片最鼎盛的時代，只看到一對情侶默默相對，或相對望望，觀眾就發出輕微的笑聲。而電影中一對年輕的主角，都是陌生面孔，由此不得不相信，這類白開水式電影，只要導演寫情手法夠細膩，它就會產生強烈的吸引力。「永」片也如李行、白景瑞的電影一樣，並不賣弄色情，「永」片更保持十九世紀的含蓄格調，連男女之間的接吻，也是輕輕的一撞，但它的魅力並不比那些着意賣弄色情同類作品差。

同期有一部利用以色列襲擊烏干達恩德比機場救回人質的新聞，突出宣傳效力而收得的影片「特工隊勇襲機場」，這部電影除了由電視片集「職業特工隊」的黑人演員格力摩利士主演外，幾個男女主角都是泰國人及越南著名演員，儘管宣傳功夫做到十足，但導演名字卻略去了，銀幕上導演名字匆匆出現，未知是泰國人的名字或越南人名字。



「特工隊勇襲機場」的兩特工與一臥底女隊員。

「特」片是一部反共電影，不過它的動作場面可有輕鬆氣氛，娛樂成份很豐富，幾個突擊隊都有特長，故事輪廓有點像「六壯士」，連一個臥底女隊員的情節都照樣抄過來。

「特」故事開始寫一個國際販毒集團打算運送一批黃金往金三角地方購毒品，運金飛機中途被刼持往越共佔領區，然後是一個僱傭兵招集幾個特工，計劃潛入越共區搶救該架運金機飛回泰國，他們組成一支特工隊。包括五男一女，一路向越共區進發，因為三個女子中有一名是越共臥底分子，所以他們在被出賣下一路被越共伏擊，但終于脫險，最後達到目的。

以泰國的電影水準看，它是相當進步了，雖然電影僅能從設計動作上下功夫，對于角色塑造水準尚差，電影人物造型，太過於概念化，沒有眞實情感，不過如果對電影要求不高，喜愛看動作片的觀眾，相信不會失望。由此可見對于氣氛及角色塑造功力未到水準的導演，從動作片拍起，不失為藏拙的妙招，此片如落在有功力的導演身上，能夠塑造出八個形象及個性突出的角色，相信劇力定會更強的。

「特」片中的兩強悍隊員沈翠和艷羅娜。

最大缺點是意識上的，那是寫八個特工，都是為錢賣命而來，如此的部隊，雖然作戰如何英勇，這是西片中的冒險片常犯的毛病，想像中如果將電影中的特工隊寫成堂堂正正的掃毒特警，這部片子的格調就會因此提高了。時下流行的動作片，最要不得的是在意識上避重就輕。



女特工在長途跋涉之後的清溪裸浴

江青評傳

陳綏民

情場風流起波瀾

李雲鶴在劇校的成績平平，演技的工夫也不到家，她雖然聰明，且喜好出風頭，但總輪不到她當主角。基于天生性格，自幼養成，頗以風流前進人物自命，將舞台上學來的一點演技，運用在男女關係上，這時她是十七、八歲的姑娘，長得婷婷玉立，在地方戲班中學來的眉來眼去工夫亦頗到家，因此在劇校的男同學中，對她趨之若鶩，因此在校曾引起三角的糾紛。當時山東的風氣尚是相當保守，當劇校的李雲鶴與一張姓學生和另一裘姓男子，演出三角戀，當時濟南的報紙就曾報導描述這是一齣新西廂，把她們比作鶯鶯與張生，曾演軟玉溫香抱滿懷的地下風流韻事，事為教育當局所不滿，這是李雲鶴初入情場的第一次風波。

十九年中原戰事興起，省府遷泰安，劇校暫停辦，江青既不能繼續學習，在濟南混了一年多，由于她的妖蕩行逕，有如交際花草似的鬼混，為其叔父所知悉，乃加以嚴重的警告，後來還是由趙太侔將其帶至青島，當時趙正代理青島大學校長（原任校長楊振聲尚未正式離開），趙將李雲鶴交與教務長杜光塤（已故之立法委員），由趙、杜二人把她轉介與梁實秋先生，暫時安置在青島大學圖書館任管理員。（作者按：當時圖書館館長為名教授梁實秋先生兼任）担任登記借閱等工作，大有洗盡鉛華、重新作人之勢，初期尚頗安份守己，猶如一個老實的鄉下姑娘，時間一久，她在圖書館工作將近三四年之久，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由于她担任的是借閱登記工作，與學生和教授們的交往較多，學生們以圖書館來了這樣俊俏的女管理員，平昔不跑圖書館的，為了吃豆腐，也常常藉故來圖書館，與李雲鶴打情罵俏，她也想藉此吊上一隻金龜婿。

俞江的青島之戀

此時，正好有一位從上海來到青島的一位名女人俞姍，她是由徐志摩介紹至青島大學作助教，李與俞住同一宿舍，因而認識了俞的弟弟俞啓威，正在該校理化系為寄讀生，往來密切，因之，圖書館也成了他們談情說愛的場所，慢慢的打得火熱，在一個暑期中兩人在青島海濱夜遊之時，雙雙墮入愛河，李雲鶴施展媚術，從此就演出了一夜風流。從此二人雙宿雙飛，而俞姍則由助教而成為趙太侔的夫人，於是李雲鶴對俞姍更為接近，追隨她左右不離，在家中幫忙打雜，有如小妹婢女一樣。俞姍外出演戲時她則幫着提化裝箱，成為俞姍的跟班和尾巴。

斯時正當一九三一年（民廿年）「九一八事變」，繼之上海「一二八事變」，日本軍閥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全國學生基于愛國反日熱情，共產黨乃從中加以利用，煽惑鼓動，形成各地的學潮，青島大學當時的左傾教



俞珊在「卡門」一劇中的造型（一九三○年）

，乃爲共黨吧中所吸收，參加了共黨青島市地委學運支部工作，且成爲領導人之一在校活動頗爲積極。他與李雲鶴的同居關係，亦爲共黨組織所瞭解，以便于掩護而不致爲人所懷疑，因爲一般人的觀念，凡屬談戀愛搞男女關係，是典型的「小布爾喬亞」的生活形態，絕不是共產黨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實際上；俞啓威就利用這一個烟幕，而展開了他的地下工作，但由于他的活動過于積極，爲當時負責治安單位所察覺，採取了行動，一共在青大逮捕了二十幾個涉嫌份子，李雲鶴亦因與俞啓威同居的關係而被傳訊，因查證她與共黨關係尙淺，她亦否認知悉俞曾參加共黨的地下組織活動之情形，稍加詢問即被釋出，李爲手足骨肉之情，恐發生嚴重問題，有負父母之託，乃迫求趙太侔設法保釋。

爲俞啓威等一案，當時由調統室簽報省黨部及青島市長，乃決定寬大處理，將俞啓威等一干廿餘人送往青島反省院改過自新，有的根本未送進即被釋放，當時青島市長沈鴻烈以寬大之心，還每人送五十元作路費，希望他們回家或轉學；但這一羣青年人並未迷途知返，有的仍然參加共黨活動，確有失政府愛護青年之德意。

俞啓威在反省院住了一月之後，寫下了悔過書，爲趙太侔夫婦保釋出院，仍然回到「青大」就讀。本擬改過自新，但共黨地下組織，却對俞啓威發出了嚴重的警告，如果俞要是叛活，恢復地下工作，俞基于內心的恐懼，不能不俯首就範，俞姍可能知情，爲恐其影響趙太侔的地位和她本人，乃囑其前往北平天津轉學。

幼年落魄劇校生涯

李維芬當時因母喪父又遠遊，不願依其叔父生活，因嫌其叔父婆婆媽媽管教較嚴，乃私自出走，跑到一地方戲班去學戲，跑了一兩年碼頭，流淚歷城一帶（作者按：莫斯科四月十一日廣播說她當過婊子，可能係指此而言），沒有混出所以然，後來還是由她叔父將其找回，送入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改名爲李雲鶴，正式成爲該校的學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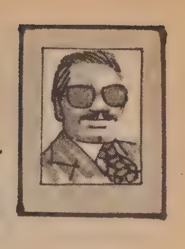
由于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北伐成功以後，山東省政府改組，何思源任教育廳長，想用戲劇教育來改良落後的社會風氣，乃成立「山東省立實驗劇院」，由留美的戲劇家趙太侔充當首任院長，王泊生担任教務，王泊生太太吳瑞燕亦在該劇院任教。

三十年代的藍蘋（江青）演女學生頗入戲

省立實驗劇院，分有話劇科與京劇科，及編導科，李雲鶴是先學京劇（與趙容琛及郎定一爲先後同學），但不用功苦練，半途而廢，後又轉入話劇科，擅演風騷角色，頗爲趙太侔所賞識，但却又不專心勤學苦練，爲好與男同學搞七捻三，風風雨雨，且當時代理院務的王泊生所不滿，因此，每當演出時，李只是當配角，因此極表不滿和口出怨言，事聞于代理院務的王泊生（因趙太侔尙兼任青島大學的教務長），乃約李雲鶴面談，他和他的夫人吳瑞燕（實驗劇院的演出學一點眞實工夫，不能僅憑妖豔媚術取悅觀眾，我們要作戲劇的推廣，也要作戲劇的改良，當學生既不能鬼混，也不能走邪門歪道，要想成名，必須苦學勤練，才有出頭的機會，否則，在戲劇界永遠露不了頭角。當時的李雲鶴聽了王泊生夫婦的一席話，只是唯唯諾諾，她的個性特強，加以未進戲校的一段戲班內生活，養成了懶散與嬉遊的習慣，並未牢記王泊生的話，而她的老師也不幸而言中。後來她雖然走進了上海的影劇圈，混了四五年，稱終是沒沒無聞的三四流角色而已。

李在劇校的演技不行，她却憑着女人青春的本錢，和她在地方戲班內學到的一點打情駡俏的技倆，在劇校中施展了一套，在同學中攪風攪雨，在公演時對台下的觀眾眉來眼去，爲王泊生所責備，因之在學校對外的兩次演出中，王泊生將李雲鶴排除在演員名單之外，此時李雲鶴却會鑽門路，拚命走內綫，跑去找張瑞燕，她向張哭訴，教務長對她有誤解，不讓她有機會參加學校畢業演出，她自認爲她的本錢尙夠，於是張瑞燕不得已向王泊生關說，才使她有機會參加畢業的預演，但始終只是演演配角而已。她學的京戲亦僅是半吊子而已，無法正式登台，這也就注定了她的老師王泊生所預料的，在戲劇界她永遠露不了頭角，劇校也未畢業；不過劇校的這一段生活，影響了她以後的一生，也使她在今天的紅色舞台上演得有聲有色，有如鶴立鷄羣，成爲紅色娘子軍之翹楚。（待續）

人物春秋





不穩定的韓國休戰綫

胡養之

八月十八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約有三十名手持斧頭的北韓軍守衛人員，在板門店休戰村的一次未經挑釁事件中，除殺害兩名美國軍官外，並擊傷了其他四名美軍五名南韓士兵。這一來，迫得美國火速調動大部海空軍，進駐韓國，令到休戰達二十四年的朝鮮局勢，恢復其緊急的戰爭狀態！究竟全不會使到朝鮮戰火的重燃？有的說美國將可能採報復行動！有的則說當美國兩黨進行競選期間，無暇顧及；但一般認要看莫斯科與北平的態度。

姑勿論這次的殺害美軍事件，能不能導致韓戰的再起？可是大家都知道，韓國的休戰線是絕對穩定的。由於一九五〇六年二十五日起開始，迄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七日為止，前後共達三年又三十二天的時光，而其間休戰談判的進行，竟歷兩年又十七天之久；它的新聞幾乎佔盡了全世界各地報紙刑的最多篇幅，參加作戰的聯軍也達十六國之多。

最初的停火談判是在一九五一年的六月，而聲明與韓戰無關的蘇聯，由它出席聯合國的前代表馬力克表示：「韓戰大有和解的可能。」因此，前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威將軍，便於同年六月杪對共方廣播通知，並曾建議在元山港外的丹麥醫院船上舉行談判。為時中共志願軍的司令員彭德懷，及北韓共黨頭子金日成等，即會銜廣播同意談判。可是對於會議地點，起初則建議在「三八」線上的開城，日期為同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同時北韓代表南日，也曾提出三項條件：（一）雙方停止敵對行動後，空軍立即停止向對方轟炸和偵察；（二）雙方在一定的期間內，由三八線後撤十八公里；並即隨時舉行交換俘虜的談判；（三）所有外國軍隊儘早撤離韓國境內。

當時聯軍代表們認為：禁止空軍偵察和外軍儘早撤除，都很可能予共軍以捲土重來的大好機會！尤其共方大事宣傳「美軍戰敗求和」，更有意侮辱！因之，美代表卓伊海軍中將便下令，全體人員退出會場，使和談會議隨之停頓。

同年九月，中共志願軍的聲勢，從一鼓作氣變成了再衰，三竭，故於同年十月下旬，共方不得已又同意重新開會，一直談到十二月，仍無協議。而其談判的癥結，則是聯軍不肯以雙方軍隊當時的接觸線，作為臨時停火線；其他還有……、北韓及南韓共軍約達三萬人，共方則說它們僅扣留聯軍一萬一千人。美發現美軍一千五百七十餘人和南韓軍四萬三千餘人沒有下落，共方則發現北韓軍四萬多人沒有下落。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北韓要求在停火期間准許它修築機場，聯軍斷然加以拒絕，因而會議又告停頓。

根據一九五二年五月初出版的「新聞周報」報導稱：前印度總理尼赫魯，以東西橋樑自居曾向英國提出非正式的停火建議，大意是：（一）聯軍拒絕強迫遣俘立場，尼赫魯原則上予以贊同；（二）印度政府願向中共勸導，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交換俘虜的原則；（三）停火協定後雙方撤軍。

英國政府把印度的建議各點，轉達華盛頓，當時美國務的反應是：如果印度願意自動勸導中共，美國並不反對，但是印度必須向北平清楚地說明：印度行動純粹是一種自告奮勇，卻絕對不能代表聯合國。於是，印度的尼赫魯隨即致電北平「大使」潘尼迦，要他就近向中共接洽。然中共則花樣百出，聯軍決不理會印度的調停；並表示：「倘若中共想提出有效的辦法，最好的地點莫如板門店。」

同年十二月一日，印度為了解決換俘僵局所提的議案，由聯合國大會以五十四票對五票，蘇前外長維新斯基代中共聲明反對，但投了反對票之後就匆匆回到莫斯科。紐約「前鋒論壇報」的社評立即抨擊莫斯科及其附庸北平，拒絕印度提案，是徹底蔑視聯合國。

印度提案通過而被共方拒絕後不到幾天，美國共和黨的艾森豪元帥當選為第三十三屆總統，並於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親往韓國戰場視察，實踐他在競選時「勢將結束戰」的諾言。而頑強的前南韓總統李承晚，則極力要求再向鴨綠江推進。艾森豪使坦率地加以拒絕考慮，卻答應協助南韓擴軍達三十二個整師，以代替聯軍分担作戰責任。故有後來艾、李在白宮舉行不愉快的會談，認為南韓擴軍具有下列幾項難：（一）是缺乏軍事幹部；（二）是缺乏武器；（三）是缺乏海空軍。

李承晚於憤怒之餘，便決心採取下一步驟，以阻止聯軍與韓共的停火協定。那項協定原定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簽字的，可是李承晚總統於同年六月十八日清晨四時，則下令南韓看守部隊，打開了斧山、南山、馬山、及武台等

從上述的行動來看，充份來看，充分表示南韓對那項休戰協定是深惡痛絕的！正如「華盛頓郵報」當時的社評所說：「休戰協定顯然限制了大韓民國的行動，也阻撓了全韓的統一，假使形勢有利於南韓的話，那末盡自然願意一舉而推翻韓國的停戰，以武力統一全國。同時，「美國新聞與世界新聞報導」亦於同年十二月四日刊出東京通訊稱：分裂起來的朝鮮，已經召來一次戰禍，而



聯軍上校與北韓軍官檢查休戰綫鑒事地點。

，則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召開，致力討論朝鮮統一問題，外軍撤退問題，及朝鮮將避免侵略的保障問題等。當時的李承晚雖以和談不成，希望再戰，可是由於種種顧慮，不敢跟美國背道而馳。因此，他便計劃採取分期廢止停戰協定的步驟，企圖從另一途徑以達統一的目的。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前南韓憲兵司令元容德中將發表一項爆炸性的聲明，要求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立即撤出，理由是握有實在證據，表示中立監察委員會的共黨份子，從事間諜活動，違反了停戰協定的規定，從而激起了南韓人民的示威及意外事件，威脅着境內中立國視察組所駐的五個港口，於是美前國務卿杜爾斯八月四號，即主張解散五個中立國監察委會，秩序始告恢復。

一九五八年十月杪，前中共「總理」周恩來和北韓共黨頭子金日成，聯合公佈撤退中共「志願軍」，目的在明撤暗補，捲土重來。因此，聯軍總部認爲確有若干中共軍已換上北韓服裝，冒充北韓軍而無須撤退；即使有些中共軍明的退出了北韓，而暗中又有新的中共軍補充上來。同時，中共軍在韓國境內共有機場三八處，和若干建在地下的飛機庫；並貯藏軍火，坦克車及大炮的龐大倉庫。因爲中共在北韓共有九年的經營，一切戰備尤其是軍事建設，大有可觀，當中共軍撤退的時候，其所有裝備及其設施，全部移交給北韓，使北韓軍隨時可以進攻南韓。

最後談到共方間諜之滲入南韓，除了地下活動外，即公開越過休戰線而進犯南韓的事件，也先後發生過好多次！例如：（一）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中旬的南韓木浦事件，計有六十名北韓武裝共黨份子，刼去南韓一艘漁船和一艘渡輪；（二）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的初旬，在韓國東部的東岸線，共有六艘南韓漁船及四十三名船員，全部被北韓共黨的艦隻所擄走；（三）是在一九六三年夏季的幾個月裏面，北韓共特務，常常向休戰及南韓境內進行滲透。單就一九六三年七月來說，南韓第一軍內部便有八名北韓間諜被殺。

由於一九六三年當北平與莫斯科思想分裂達到頂點的時候，北韓共軍突於同年七月廿九日，在「三八」綫非武裝區，伏擊一部豎有白色休戰旗的聯軍吉普巡邏車，致兩名美軍死亡及一名美軍受傷。因而導致七月三十日於武裝區以南約六哩的衝突中，又有兩名北韓軍喪生。這種散漫衝突的發生，直到八月五日尚未停止。於是板門店會議再度引起爭執，聯軍指揮部發言人克勞德海軍上將同北韓代表說：「如果你們不欲自討滅亡，則我們要求你們禁止那些血腥的侵犯者越進我們的休戰區地帶。」

可是克氏的話還未說完，北韓代表張正煥則以粗獷態度對克氏說：「你們的企圖以你們那邊發生的另一樁可恥的事件來指控我們，甚或你們曾故意計劃殺害你們的幾名人員，以圖達到你們的政治目的。」北韓那次在休戰綫行兇，還不及這次用斧頭劈死美軍爲殘酷！但那次北韓矢口否認殺人，因而引起一連串的衝突，並有中共爲後盾，這次北韓共承認殺死美軍並表示遺憾！美國會不會實行報復？或其他作爲，尚不得而知。





其後，衛立煌正式向中央請示，但始終未得中央明示，結果衛立煌只得兼任了主任委員職務，實際業務由高惜冰等常務委員主持一切，張作相乃返回了錦州家鄉。

政務委員都是當時東北政界一時之選，其中年歲最大的爲王樹翰已年近七十，最年輕的爲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徐鴻起年僅三十八歲，有首先與日軍正式作戰名滿天下的馬占山，也有當年主持東北外交揭發日本田中奏摺眞象而蜚聲國際的王家楨，其他委員也多是東北各省的省主席及瀋陽院轄市市長。政委會成立後，針對東北當時艱困局勢，也作了不少事，如對陷於停頓學校，全力維持設法予以開課；自關內運來大批麵粉以濟糧荒；敦請名學者費孝通、錢端升、馮友蘭到東北講學；代辦工人午餐，以維持撫順煤礦及瀋陽若干工廠繼續開工等，給國人印象頗佳。

衛立煌於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就任東北剿共總司令，到同年十月底瀋陽失陷爲止，總共十個月，不但未能改善局面且無法維持住局面，而一任局勢的自然演變，對猖獗已極的共軍一籌莫展。共軍於衛立煌就職後，開始對瀋陽以南的重要城市加以攻擊。二月中旬首先以第四縱隊爲主力，進攻清朝最初**古都遼陽，當瀋國軍出援時，**在蘇家屯一發現共軍預置了五個縱隊，似在等待瀋陽國軍通過後從後面截擊，致使國軍未能適時出援，遼陽國軍於奮戰四晝夜後城破失守。共軍繼而以兩個縱隊圍攻鋼鐵工業城市鞍山，鞍山守軍爲五十二軍的胡晉卿師，胡師長以不足三團兵力，在鞍山市長羅永年協助下，堅守達半個月之久，等到國軍每個碉堡前爲共軍屍體塞滿，子彈無法射出時，才在二月二十一日陷落，五十二軍副師長出身的羅永年市長戰至最後，以一顆子彈自殺殉職。營口守軍是由僞滿部隊改編的暫五十八師，師長爲王家緹；該師戰鬪力甚佳，王家緹平素表現也不錯，但在遼陽、鞍山相繼陷共後，被在共軍供職的前僞滿軍官同僚游說引誘下，意志動搖；加以營口港封凍，機場又失修不能使用，外援完全斷絕後，於三月二十九日倒戈投共。

瀋陽以北戰場情形也十分惡劣，戍守法庫國軍首先自動撤退，繼之開原失守，已形孤立的四平守軍，又面臨一次嚴重考驗，但衛立煌既不設法打通四平交通綫以加強守備力量，又未能下定決心將孤軍撤出，免被共軍各個擊破徒損兵力，在這樣狐疑不決情形約十日之久，正好給共軍以從容佈置的機會，四月八日揭開了第三次四平大戰序幕。

四平守軍雖孤軍作戰，但戰意仍然高昂，四月八日在飛機場及西南部陣地，就予共軍第三縱隊以相當傷亡。共軍增援後，翌日對飛機場再度展開攻擊，守軍居然在飛機場失陷後，展開反攻又予以奪回；不明眞象者或以爲四平國軍實力必相當雄厚，實際上孤軍還不足萬人。衛立煌對四平忠勇國軍並無援救計劃，在鐵嶺的廖耀湘更意在保存實力，連呼應姿態動作都未有。國軍奮戰到四月十三日，共軍始攻入市區，守軍並不氣餒，仍然逐屋爭奪，戰鬥至烈，最後僅剩了兩千人，仍力戰不屈，到四月十五日由於彈藥粮材均缺，實已無法再戰，乃分兩路突圍，一路千餘人終於衝出。

四平街是瀋陽、長春間的中點，戰略地位至關重要，國軍出關以來，歷經三次大戰而名聞全國。第一次大會戰是三十五年四、五月間，時四平已爲遼北省主席劉翰東率少數人接收，並就地收編僞滿部隊、地方臨時部隊約二、三千人。此時，國軍正式部軍在杜聿明指揮下，自山海關逐步打到瀋陽，俄軍在共軍佈署停妥後，突然全部撤退，瀋陽以北的鐵嶺、開原、昌圖、四平全部爲共軍佔領，遼北省王席劉翰東乃化爲農夫蟄居民間隱藏。稍後國軍勁旅七十一軍、新一軍等部隊均行趕到，對四平展開圍攻，其後新六軍由本溪迂迴趕至四平，實施全綫猛攻，共軍崩潰，國軍展開扇形大攻勢，一舉攻致至松花江畔，光復了大小七十個城市，造成戡亂

史上有名的「吉長大捷」，此役雙方兵力動員共約二十五萬之眾。倘非馬歇爾調處停戰，共軍在無法停腳情況下，哈爾濱等城市也將被次第收復，共軍勢將被迫退到佳木斯等邊荒城鎮去打騷擾性遊擊戰，無法形成大的野戰部隊了！果能如此，政府如能將東北若干防區，交給普通部隊留守綏靖殘服，而將士氣昂揚、戰鬥力堅強的全機械化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以及十三軍、五十二軍等部隊移轉門內，以雷霆萬鈞之力投注於山東戰場等地，決非陳毅、劉伯承等所能抗拒，則戡亂戰役勢將重寫。四平街第二次大會戰，是人所皆知的陳明仁率七十一、十三軍五十四師堅守四平之役。此役鏖戰二十餘日，共軍動員約二十萬人，國軍守四平者約七萬人，解圍之師約十五萬人，雙方共動員約四十餘萬人，最後，四平雖能解圍，但遼寧南部的半壁江山盡行委諸於敵，失地在千里以上，情勢大變。加以，東北行轅改組，舊人星散，人事變動太大，軍心不心安，士氣毫無；不久就連四平街解圍時，衝刺前進那份銳氣也已毀火，國家培植多年的最精銳部隊，不知不覺間盡行萎頓。

衛立煌接掌東北大權後，採取了縮小防禦圈，分三路據守政策。這三點是：第一點以瀋陽為中心，緊緊守住鐵嶺、遼東、新民、撫順幾縣。第二點是長春，並為了集中兵力，將據守吉林，小豐滿的六十軍曾澤生部撤到長春，吉林國軍在共軍沿共軍沿途截擊下，一關又一關的終於有三分之二的兵力到達長春，重武器多半破壞後丟棄於半途；第三點是以錦州為中心，分別據守着義縣、錦西、葫蘆島等地。這時東北國軍在編制上也約達五十萬，計長春、錦州地區各約有七萬人，瀋陽則約為卅五萬人；瀋陽是東北剿總所在地，由總司令衛立煌直接指揮，長春、錦州各設置一剿總指揮所，分由鄭洞國、范漢傑任指揮所主任。

范漢傑是剿共抗日名將，他這次由河南鄭州調到東北，並未帶來什麼部隊，實際上指揮的仍是以九十三軍為主的第六兵團。范到錦州後，原第六團司令孫渡調至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由盧濬泉升任第六兵團司令，九十三軍軍長則由盛家興繼任；其他

[illegible]的一八四師，師長為楊期綸。一八四師在國軍吉長大捷時，由當時的潘朔端師長率領在鞍山叛變投共，嗣國軍成復安東後，一八四師由楊朝綸率領下反正；當四平街之役時，楊朝綸率部死守梅河口，予共軍以極大創傷，本身也等於全軍覆沒，這次在錦州是重新編成。另外，四十九軍陳衡師長，於錦州大戰開始後，倉促由瀋陽空運帶來了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營，其後又來了一個炮十三團。這些兵力總計，不過七萬人左右，其中九十三軍的一個師還遠在義縣戍守，以此區區之數來對抗三十萬以上的林彪部，其勝敗之數不卜可知。

共軍對錦州的攻勢，是於三十七年九月初開始，未開始前，先將錦州義縣間交通予以截斷，並對錦州作了一次試探性攻擊後，遂以其最精銳的第七、第八、第九三個縱隊及兩個炮兵師，於九月十二日起對義縣發動猛攻。九十三軍廿師官兵，在王世高師長率領下奮力抵抗，鏖戰九日夜之久，氣不稍餒，不但出乎國軍想像之外，且為共軍所意料不及，我最高當局並去電致慰，最後在彈盡援絕，不但已無食粮，且無食水情況下，廿師官兵幾乎犧牲殆盡，義縣才被共軍攻入，王世高於九月廿日以身殉國。

義縣失陷後，共軍第七、第八、第九等三個縱隊及兩個炮兵師即相繼南下，與錦州週圍的第三、第四、十一、第十二等四個縱隊會合，另有冀熱遼邊區李運昌部約十萬人，配備錦州外圍，共軍總計已超過三十萬人。共軍是於九月廿三日晨對錦州發動主力攻擊，並在此以前先以有力部隊襲擊錦州西北帽山國軍陣地，遂即將帽山陣地佔領；嗣對方方台我十八師及廿二師陣地進犯，守軍支持至廿五日，陣地為共軍攻佔。廿八日，九十三軍軍長盛家興，率一八四師大部，八十八師一個團，向帽山、四方台等地反攻，圖奮回此攸關錦州命運的高地，但未成功，反有相當耗損。廿九日到卅一日，共軍集中火力，自東西兩面同時對錦州展開猛烈火攻，守軍浴血奮戰，予共軍以相當數字的傷亡，使其絲毫未得進展，倘錦州當時再多一個戰鬥力如九十三軍

共軍負創後，乃行調整兵力，先行加強炮兵轟擊我方陣地，及錦州市內房屋，全市都淪於火海之中，共軍以數十萬眾，自十月十一日起，從四面八方向錦州市區突進，國軍兵力不敷分配，不但對突入之共軍無法增援堵擊，即對原有陣地也感無法繼續防守。前後共經廿天苦戰，迄十四日晚錦州才被共軍分頭竄入，國軍被迫各個作戰，不久陷落。錦州守軍確已盡全力，其失敗乃在兵力不足，倘四十九軍能全部空運錦州，與九十三軍配合作戰，帽山等高地當不致迅速陷落，錦州必可支持一相當時期。錦州陷落時，堆積車站等地麵粉等物資極夥均為共軍所得，城內各地一片瓦礫，死屍橫陳各街巷之間，這一戰役的慘烈，實不讓哄傳遐邇的四平街大戰。指揮所主任范漢傑與第六兵團司令盧濬泉，率少數衛隊會衝出重圍，惜在外圍為李運昌部所俘。

錦州自古以來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其所以如此，並非錦州本身地勢之重要，實以其外圍地形利於固守復便於進攻。錦州南濱海洋，有葫蘆島港口可資補給支援，故能能負隅久守；大凌河迤經義縣向東直歸於海，形成天然之地障外壕；西托朝陽，山脈綿旦，可作持久作戰之憑藉；北有義縣封鎖山口要隘，使敵之大部隊不能自由進出，此林彪必待義縣陷落，始對州展開總攻之主因，故守錦州必先控制義縣，義縣失守，錦州即失去憑藉，義縣守軍固守二十日，未能扭轉形勢，亦指揮官之錯。

當共軍全力進攻義縣時，參謀長趙家驤即向總司令衛立煌建議，主張糾合瀋陽周邊國軍之精銳，出新民直拊彰武以斷敵之後路，使共軍不敢安然圍攻義縣，待共軍主力轉用彰武時，國軍西進之師立即還守新民，避免與共軍發生決戰，待共軍回師時，國軍再度出師，如共軍分兵固守彰武，而仍一味圍攻縣，則國軍西進之師亦可兵進攻阜新，迫義縣共軍兩面作戰。不容共軍無所顧忌全入進攻義縣，但立煌對此計劃唯唯諾諾，始終拿不定主張，及至形勢危急，始調了四十九軍一部空運增援，已於事無補，白白斷送了一支強勁部隊。

火種

「那到眞要謝謝你了，姓游，你可知道我后洲大不吃這一套；不信，你也可以試試！」

他對游心餘不懷好意的笑笑。

「當然，我了解，在這方面，我們是同志……」

「同你的娘！」

后洲大喝一聲，把游心餘嚇得跳了起來，正在感到下不了台時，另外一個同組的隊員向這邊來了，他又立刻丟掉后洲大，向着那個新來的人說：

「哎，老陳，你來得正好，你來評評理，后洲大他……」

「都有理，大家現在都是無產階級嘛！」

「不是的，老陳，我告訴他我們小組裏新來了一個右派……」

「你呢，老游？你自己的成份也好不到哪裏去呀！」

「我是不同的……」

難不成你已經入了黨？那當然不同，你自然可以管到大家……」

「不是的，老陳，你聽我說，吳幹事……是那位搞治保……」

「大隊裏的吳德成是不是？昨天下工後他還找我去，問起小組裏

游心餘像是挨了一記悶棍，張着嘴巴發怔，一時接不上話；老陳笑了一下，沒理睬他，顧自走到大夥兒跟前，后洲大問他：

「老陳，誰是吳德成？」

「鬼才知道。」

「那你剛才不是說……」

「啊喲，后洲大，虧你還是一個老拳師，連這個花招也識不透；這傢伙老是拿中隊的吳幹事嚇唬我們，難道我們不會拿大一點的吳幹事去嚇唬他？」

「噢，原來是這樣的呀，妙極了！」

后洲大與宋明華她們笑起來。

跟李天佑一塊兒來的是老壽，游心餘似乎對老壽是吃定了似的，一直在奚落他，管他叫壽頭；「哎，壽頭，你老婆怎麼沒有來？」「壽頭，你昨天到派出所去彙報時，所長有沒有特別奉承你？」

老壽像是有很多顧忌，甚至不敢流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很有禮貌和教養似的回答他嘲謔的問題。

李天佑惱憤的喝住了他，但是游心餘對李天佑並不怎麼放在眼裏；李天佑是個老實人，他吃得住。還說這說那的說個沒完，要不是他看到后洲大眞的要生氣了，怕還會嘰咕下去。

這個小組現在的工作，是修繕光祿坊一帶的屋頂，缺瓦的要補起來，碎瓦要換掉；講究一點的古老房子，樣上上都舖着一層磚作為天花板，碎裂的磚也要重新配換，所以工作進行得比較緩慢。

在小組裏，這是比較大的工程，差不多都是全組人集合在一起幹活，一部份人上屋，一部份人在下面拋遞磚瓦，抖運石灰。有時，小組裏也時常分配到零星的工作，比如什麼地方的平房漏水呀，牆壁開裂呀，灶台冒烟呀，烟卣塞住呀等等小活兒，就只派兩三個人去修理，所以一般說來，這份工作還算是比較「自由」的。

林宇民是生手，在開始的時候李天佑沒叫他上房去，要他在下面拌石灰，遞磚瓦，後來又帶他去上面，教他怎樣排列仰和俯的瓦片。這活兒並不需要多少學問，稍為用心一點，看一下就會了，到是追牆砌灶，全小組裏也只有李天佑和老陳才百無一失。

班出身，從學徒到師傅，一直幹了四十來年。解放前，他就是一個小工頭；工農是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領導階級，但是泥水工不是產業工人，所以不能算是正式的工人階級，它只是一般的勞動階級。因此，李天佑在解放時雖然翻了一個身，依然是泥水工，小工頭變成小組長，無工可包，幹一天賺一工的錢，景况反而沒有從前好了。

他是一個地道的文盲，並且堅決的拒絕黨辦的街道識字班。他明白自己左不過是個泥水工，識字不識字都一樣；對政治也沒有興趣，他是勉強出席每天晚上的政治學習、時事報告、討論會、生活檢討會、批判會、評比會等會議，是因為黨在「政治掛帥」的主旨下，不積極參加會議的，不但要扣工錢，而且還會遭到無謂的困擾。也就因為如此，解放後經過多次運動，而他思想狀况却沒有一丁點的進步，甚而變得更頑固了。

李天佑有着一份舊社會中勞動工人樂天知命的淳樸情懷，他同情一切並非本身錯誤而受到黨打擊的人。他把黨認為是「人民敵人」的人當作朋友，想盡辦法去幫助他們，維護他們。當然，他也不笨，不會把人家的棺材搬進自己家裏，只是在適當的情形下，做他能夠做的事情。

這似乎是一股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相反的力量，林宇民在農場、磚瓦廠，都得到這一道強大的暗流

個特殊的組合，大夥是基於同病相憐的患難情感，但是他現在進入社會，發現社會的基層結構中人性的光芒仍然是那麼地在閃熠着。黨的所有社會運動、思想改造，好像到這裏之後，再也無能爲力。林宇民深深體會到，黨的政權，只是建築在一個虛有其表的鷹架上，並沒有在眞正的老百姓中間生根。跟「三面紅旗」的「政蹟」一樣，一切偉大的勝利和成就，完全被美麗的謊言所掩飾了。

他在李天佑跟小組夥伴們之間的默契上，確切的體認到這一點。當然更除掉游心餘，大夥背地裏叫他「狗腿子」，他是一個卑鄙的告密者，爲了爭取高工資和討組織的歡心，他把這個小組當作他個人發展的地盤。

出乎林宇民意外的，是小組裏的成員都不是簡單的人物，這情形幾乎跟農場裏差不多，藏龍臥虎，什麼樣子的人都有。

宋明華跟她的丈夫原是基建隊的幹部，四清的時候被淸了出來，貶降到基層參加勞動，她丈夫在第一大隊裏挖土方。后洲大姓張，這個渾號解放前在福州的黑社會中，可以當作派司用；他是個拳師，一身好武藝，有數不淸的徒子徒孫，他的個性很豪爽，重義氣，舊社會上中下三層都兜得開。解放後受過批判，經過幾次鬥爭，「不過他各方面關係都很好，沒有吃什麼苦頭」，就被分配到基建隊參加勞動，老陳是南大法學院出身，做過兩年掛牌律師，頭腦敏捷，解放之後，他知道共產主義社會中律師屬中間剝削階級，那是一個殺機四伏的行業凶多吉少，當即掉轉船頭，改行學做泥水工，經過十多年磨練，現在居然混到了三級技工。他跟李天佑、后洲大，是小組裏資格最老的人了。

提起被游心餘奚落欺侮的老壽，想不到竟是紅衛區裏的「名人」。他在一九三二幾年福高畢業，是全省會考的狀元，保送日本留學，對日作戰時回國担任國民黨桂林行營的少將組長，他那頂「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已經從一九四九年戴到現在了，經過無數次激烈凶猛的鬥爭，經過長期勞改，奇蹟似的保住了性命，兩年前從東北釋放了回來，現在跟他的愛人一塊兒在小組裏勞動。

小張還不滿二十足歲，她本身的問題不大，只是家庭成份不好，大概是沒有機會升學，高中畢業後就到這裏就業。她太害羞胆怯，林宇民發覺到她時常偸偸的窺視自己，而他正想跟她交談時，却又低着頭故意避開了他。

「我一定在什麼地方看到過她，」他想：「李師傅或許知道她的情形，我要找個機會問問他。」

經過了很久，他一直沒有機會，有的時候是忙，有的時候一時想不起來。

四

光祿坊的屋頂修補工作，進行了半個多月，還有幾間零星的房子沒有全部清理好，小組裏留着三四個人在這裏幹活，其餘大部分的夥伴都被派到工業路拆除木凼去了。

林宇民和游心餘是一組，另外是老壽跟宋明華。

林宇民學得很專心，他到小組裏的第三天就可以上屋了。

在屋頂上幹活，差不多的時間都在蹲着撥弄瓦片，久了會腰酸，自然沒有在下面舒服。但是林宇民喜歡去屋頂上，爬得高，可以看得遠；這就是李天佑要派他跟游心餘在一起的道理，游心餘是一條爬虫，他只樂意在地上鬼混，要他上屋就腰酸呀，頭昏呀的儘磨菇。

林宇民跟老壽只隔兩幢房子，兩人在屋頂上遙遙相對，他們除了湊巧同時直起腰來時打個招呼外，很少有機會聊天。

修葺房屋是由居民向居委會申請，又由居委會據情轉到街道辦事處和區委會，再由區委會指派基建隊去修，修好之後開列賬單，工資多少，石灰磚瓦多少，交到區委會向居民收錢。所有的房子都是國有財產，居住的人每月都要繳租金，可是國家不負責修葺費用，因此大多數居民儘量避免去修葺它，不等到情况嚴重，決不自找麻煩。因爲房子不屬於自己所有，在保養上難免不夠盡心，不論是多好的房子，幾年下來都斑剝破損了。

三坊七臺的房子，都具有幾百年歷史，解放之後變成了大雜院，庭院中的古木是現成的燃料，人工[illegible]，花圃中搭上簡陋板房。由於多年失修，椽柱都在開始朽爛。這一切，都使林宇感慨；不錯，這些深院大宅，是屬於舊的封建社會制度的產物，但房屋沒有階級的屬性，毋寧說，它是那個年代中建築上輝煌的成就，它不屬任何階級和社會制度，它是中華文化歷史的一個部份。黨不是新近從單胞怪物中衍生出來的事物，它是沿着歷史演變成長的，舊的政體，舊的制度可以揚棄，但不能把歷史文化也一筆抹煞。蓋這些房子的時候，製造馬克思這個人的精子還不曉得在那裏呢，「你怎麼能把階級鬥爭追溯到幾百年前去」？他們把標簽標錯了地方，這是黨最不令人心服的作風。

但是你不能不服，沒有人敢於觸犯黨的規律，他們的勞教、勞改場所，從來是不怕人多的。林宇民嘗過那種味道，所以他緘默了。

林宇民他們要翻那家住戶，大人很早就出門去幹活了，家裏只留下一位五六歲的小孩在看家。通知單上沒有註明是什麼地方漏雨，他就先問小孩。

「小弟弟，你知道家裏屋頂上什麼地方漏水嗎？」

「我知道，叔叔同志，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每次下雨我們就得睡到床底下去。」（五八）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111

後來，出任兩江總督十年，擴大江南製造局、最早派赴美留學生……為「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的率先推進者。

中華革命黨成立

決心建立強固組織——「中華革命黨」的孫先生，於一九一四年二月在東京神田區錦町三丁目十番地創辦「政法學校」，以謀培養革命新血，擴展革命基礎。



二次革命失敗赴日的黃興（中）與日本人合影。右為寺尾亨，左為頭山滿。二排左為宮崎寅藏。

政法學校培養新血

「政法學校」，是由自中國亡命來日的陳其美、黃興、戴季陶等人獲得日本有志之士頭山滿、犬養毅等協力創設，聘請則在辛亥革命之後協助中華民國制訂臨時約法的寺尾亨担任校長。初期只設政治、經濟兩科，開學不久，學生已達三百多人，乃於九月間增設法律專修科；此外，更有日語專修科，以便學生們在研修正規課程的同時，兼可學習日本語文。

在創辦政法學校的同時，又以黃興為主體設立「浩然廬」於東京大森，實施革命同志的軍事教育。

▼據黑龍會所編「東亞先覺志士傳記」，蔣總統也曾在「浩然廬」就學。

另據日本外務省編輯之「日本外交文書」，「浩然廬」在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一日設立於當時的東京府荏原郡入新井村新井宿一二六六番地，由日本陸軍備役騎兵上尉青柳勝敏主持教育，學生有七十九人。袁世凱唯恐其為「暗殺學校」，故而通過外交關係再三向日本政府提出予以解散的要求。

及至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學生趙宇臣等在千葉警察署對面的旅社「松葉舘」製造炸彈，發生爆炸事故，肇成問題——「浩然廬」乃於同年八月被日本政府封閉。▲

孫先生更為加強革命黨的宣傳活動，復於五月十日創刊「民國雜誌」，社址設在東京麴町區新櫻田町，以胡漢民為總編輯

益勵初衷從頭做起

像這樣逐步進行籌備之後，乃於七月八日在東京築地精養軒以秘密結社方式舉行「中華革命黨」的成立大會。參加者達三百多人，孫先生就任總理。就像當年在檀香山組織「興中會」以及在東京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一樣，和同志們益勵初衷，從頭做起。

▼據東京警視廳於七月九日向外務省報告：當天到會者二百零五人，精養軒會場入口門扉緊閉，門外站有兩人担任稽查，戒備森嚴，凡到會者，須經逐一檢查，胸前佩有徽章，纔准進入會場。

警視廳的報告書中，還提到孫先生在大會席上的演說內容如下：

「中華民國，將來要怎麼樣纔能夠在世界上站得起來，必須和同志諸君共同研究。

「將來的世界戰爭，終歸將出於黃種人和白種人的競爭。因此，問題所在就不只是單純的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的局部情況，而希望能以謀求東亞全體和平為目標。在我們中華民國，當基於時代要求的第三次革命興起之際，同志們務必團結一致、親愛精誠、同一步伐，時刻以國家百年大計為念，致力行動。

「然而，事有必須等待，不可一意追求，倘使徒知汲汲於迅立事功，則必然會失之於輕率；希望大家暫且隱忍，等待時機，決不可輕舉妄動。」▲

嚴訂總章及規則

了全文三十九條的「中華革命黨總章」，其主要內容爲：

一、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爲宗旨。

二、本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爲目的。

三、自革命軍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黨員負完全責任。

▼「中華革命黨總章」，在當時絕對保密；可是監視着孫先生行動的警視廳，早在總章剛印刷（約五十份）出來時，便已獲得其全文，而於成立大會三週之前的六月十五日以乙秘字第一一二九號報告外務省。▲

八月二十三日，中華革命黨本部爲樹立嚴格紀律，通告發表約束黨員

一、不得以個人自由意思行動，加入其他之團體或集會。

二、不得受外界之搖動，有違背黨之行爲。

三、不得以個人名義，發表違反黨義之言論。

四、不得以違反黨義之言論，煽動本黨同志。

這是爲革命實踐而進入了準備階段。

中華革命黨成立，國父與幹部同志合影，國父之左爲陳其美，右爲胡漢民。

正爲吾黨建功之時

九月一日，孫先生發表「中華革命黨宣言」，內容如左：

「吾黨以宋案、借欵之故，促起二次革命，不幸精神渙散，相繼敗走，扶桑三島遂爲亡命客集中之地矣！……本黨黨員，協力同心，共圖三次革命，迄於革命成功，憲法頒佈，國基確定，均由吾黨黨員完全負責。……現在全歐戰雲密佈（註：第一次世界大戰已於七月開始），各國自顧不暇，無力及我。且世界金融機關已經紊亂，袁賊之財源已竭。……正吾黨努力建功之時。」

然而，實際就以「中華革命黨」而言，却也未必是像鋼鐵一般堅固團結的政黨。

部署上海發難

「當時，響應總理的號召，在日本參加中華革命黨組織的，只有極少數的幹部；而眞正信仰總理主義、了解革命眞義、始終如一的，更是不多；眞能殺身成仁的，只有陳英士、朱執信諸先烈，這幾位同志眞可以說是

「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內部還有許多複雜的情形，其在同志之間互相攻訐，各不相下，只爭意氣，不顧大體，是不待說了。尤其對總理侮蔑跋扈，不僅不聽總理的命令，而且時時予總理以難堪。有的黨員藉各種理由向總理要挾權利；有的黨員向黨部詐索錢財以供揮霍。

「我在當時，只有二十七、八歲，在同志中是後輩，但是我對於這些幹部的言論行爲，實在太看不過去。總理雖然仍能寬大容忍，而我當時就有一種決心——就是這些對總理飛揚跋扈的幹部，我既身爲黨員，若不能爲領袖報復此恨，我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門徒。」（註一）

國父交付軍事任務

蔣總統在參加中華革命黨之後，奉到孫先生最初交付的軍事任務，是在上海指揮討袁軍事行動。發難時期，預定在一九一四年初夏，距離二次革命失敗還不到一年，上海市面對於二次革命的紛紛談論，還沒有冷却。

袁世凱爲防範革命運動再起，乃發表海軍中將鄭汝成爲淞滬鎮守使，担任由上海到吳淞口的水陸警備總責；同時也是爲着酬庸他在二次革命時抵禦革命軍、防衛製造局有功，而加以擢任。

蔣總統檢討了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審愼研擬作戰計畫，決定分配同志們的任務如下：

第一路——由蔣總統本人兼任司令，爲主力部隊，担當潭子灣、小沙渡、曹家渡、梵王渡一帶市區的攻擊任務

第二路——司令陳榮廷，担當進攻上海西方眞茹一帶，並襲擊警署等任務。

第三路——司令何元龍，担當破壞鐵路及電信設施等游擊任務，並突襲上海北面長江兩岸的南岸寶山及北岸海門，以封鎖海軍活動。

未料，這個計畫在展開行動之前，便被鄭汝成偵悉，下令嚴緝所有革命黨分子。

五月三十日夜晚，有陳喬蔭、王錦三兩同志被閘北巡警逮捕，搜去兵隊名單、行軍草圖等物件；接着設在小沙渡的司令部也受到搜查，被捕黨人多名，並沒收了械彈、旗幟、印信多件。

被捕的陳喬蔭等在西炮台殉難。

這是繼二次革命的上海戰役之後，遭遇到的又一次挫折。

袁世凱下令各省通緝

袁世凱於六月十五日以大總統名義發布命令，嚴厲追查此一事件。在這個命令中指出「此次謀亂，係蔣介石代表孫文主持一切」，以下內容，是這樣的：

「去年（一九一三年）七月，滬寧之亂，首逆孫文等人，……茲復派遣死黨，暗設機關，糾約匪徒，分設僞隊長名目，希圖攔刼銀欵，奪掠軍械，毀壞路電；似此盜賊行爲，實爲全國人民所共棄。陳喬蔭、王錦三二共犯，甘心從逆，罪不容誅，着即一併就地正法。……蔣介石、廖轟、陳榮廷、何元龍等，現均在逃，着各省都督、巡按使及各統兵長官，飭屬一體嚴拏，務獲究辦，此令。」

蔣總統是領導部署發難的主謀者，成爲被袁世凱下令通緝的對象，因而行動必須謹愼，只得不時在上海張人傑的一個隱密寓處，和同志秘密聚會，商討待機再起。

但袁世凱則追緝不懈，他花錢收買了解革命軍內情的王金發，將之拉攏過去，代爲蒐集情報。而王金發則是蔣總統在辛亥舉義光復杭州最初出陣時，同爲指揮敢死團作戰的朋友。

蔣總統險落入羅網

在六月間的某一天晚上，蔣總統到達張人傑處。偶爾因爲同志們都還沒有到來，於是乃轉往別的朋友處小坐。過了一會，再走回張宅附近，覺得情況有點不對——張宅週圍隱藏有一些陌生人，形成了包圍狀況。

這些人，就是袁世凱方面的偵緝人員。因爲王金發的密探，盯緊着蔣總統走進張宅，立即招來刺客；不齒那個密探却沒有發現蔣總統已由張宅出來。這些人還以爲所盯梢的對象仍在屋內，故而守候在外面窺伺時機。可見蔣總統差一點就落入了袁世凱的羅網。

此時，如果繼續待在上海，當然非常危險；而且不僅上海如此，就連原爲革命黨根據地的東南各省，也都完全被袁世凱所控制，革命活動，實在是冒有極大的危險性。

在這個當口，蔣總統接到陳其美由東京發來電報，催促前往日本。

『公（陳其美）暫居東京，以望滬事之成；及滬事失敗，陳喬蔭、王軍山、章得高、陳新民等殉難，知事難急進，乃命中正東渡，再定大計』。（註二）

註一：蔣總統——「本黨革命的經過與成敗的因果關係」（一九四九・六）

註二：蔣總統——「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到東三省考察

在日本方面，有新的使命在等待着蔣總統——就是奉到孫先生指示，前往東三省。時爲一九一四年初夏。

東三省隣近袁世凱所控制的北京，居於地理上的衝要位置。不過，以往的革命運動，是以華南各省爲中心，東三省則爲革命的「後進地區」；這是由於以侵略大陸爲目標的日本帝國主義，控制着東三省，阻止革命活動。蓋日本自一九〇五年以來，掌握住作爲其控制東北的動脈——南滿鐵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貂蟬 同文
林友梅（？）

（正史本無其人，寓意而已。）

[illegible]國夜當我神明。熱[illegible]心香一炷[illegible]。
枝頭可愁花與說。[illegible]傷風懷為[illegible]。
時局[illegible]無忠義。國報知[illegible]有[illegible]。
危難此身[illegible]明月。[illegible]可[illegible]。
（同韻）

中秋夜
[illegible]

清平樂 中秋夜
[illegible]

壽毛頭之將亡
林影天

[illegible]

哀唐山地震
[illegible]

瓜棚夜話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久雨新晴[illegible]可知，水[illegible]。
[illegible]風[illegible]。
一角瓜棚[illegible]。
平生不[illegible]揚高[illegible]，好[illegible]。

前題
麥止本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瓜棚夜話
梁志超

納涼瓜棚聚詩仙。碧樹陰濃近水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勞經綸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遠山雲霧朦朧影。[illegible]涼[illegible]斷[illegible]。
[illegible]勤[illegible]功[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瓜棚夜話
[illegible]

前題
陳[illegible]

[illegible]
三島已成徐福地。九江[illegible]許予[illegible]。
不關塵劫風雲勢。但愛詩情[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納涼自樂水滔家。屋外[illegible]。
遶石數竿君子竹。[illegible]。

[illegible]

PERMA-STAMP®

- Its a Hand-Printer—Not a Rubber Stamp
- Pre-inked—never use a pad
- Perfect imprints at your fingertips
- Dries instantly on paper
- Any wording available—variety of styles

THE DELUXE HAND-PRINTER
developed by
Johnson WAX

NOTE: There is only one PERMA-STAMP, developed by the makers of Johnson Wax. Accept no substitute.

Johnson PERMA-STAMP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C. Johnson & Son, Inc. Racine W1., USA.

PERMA-STAMP PERMA-STAMP PERMA-STAMP PERMA-STAMP PERMA-STAMP

保萬原子印

本社代辦 歡迎委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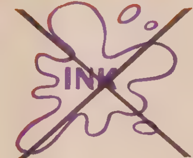
LABORATORY TESTED
MORE THAN 25,000 IMPRESSIONS

WITHOUT INKING !





NO POUNDING



NO SPILLED INK



NO INKING

CUSTOM-MADE PERMA STAMP PRICE LIST (available in red, purple or black.)

WIDTH	LENGTH					POCKET SIZE
	2″	3″	4″	5″	6″	$20
1″	$35	$35	$40	$45	$50	5″/8
1¾″	$35	$45	$55	$65	$75	

SPECIAL LARGE SIZE (Any width/length)
$35 for first 3 square inches, and
$5 for each additional square inch.

COLOUR
$5 extra for each 2-colour stamp

(All price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64

毛死是中國人的大喜事

毛澤東死後的共幫

中共未來的命運

夏濟安日記及其他

中共軍人抗拒批鄧

從日本雅樂懷想唐代樂舞

老子的最高意識形態

日本國民黨現狀及其前途



NO.464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九月十六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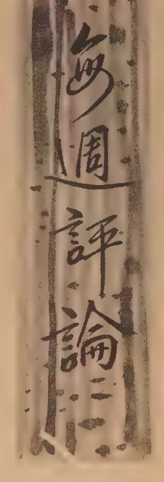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要目



毛死是中國人的大喜事

在大陸以至香港天天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的對毛澤東歌功頌德的話，如「偉大領袖」、「導師」和甚麼「萬歲」、「萬壽無疆」等封建而肉麻的詞句，時刻都扣在老毛的頭上，但是：毛澤東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終於遭到天誅，於九月九日凌晨惡貫滿盈在北平斃命！

對於毛某之死，可以說是絕對多數中國人的大喜事。因為，隨着毛澤東之死亡，北平統治小集團的內部鬥爭必然加劇，進而隨着他們狗咬狗血劇的加緊進行，必然使中共的極權統治出現鬆弛的現象，血腥統治者鬆懈了對老百姓的屠殺，受屠殺被壓迫的億萬人民必羣起抗暴，砸斷鎖鍊，爭取溫飽，民主與自由。

今日北平統治小集團，盡人皆知分兩派：一派是以華國鋒、江青、張春橋等人為首的「文革派」；一派是自周恩來死亡、鄧小平失勢後呈現羣龍無首的官僚集團與部份共軍領導幹部合作的「反文革派」。後者有人稱他們為「穩健派」，其實中共內部只是對老百姓的統治手法有別，本質並無不同，所以，在根本上是沒有「穩健派」的存在。話說，老毛「龍馭賓天」，四月間新封的「太子」華國鋒應該在把江青捧在「皇太后」的地位後「順理成章」地繼毛之位。因為，文革派在老毛卵翼下久已佈置班底，積極安排接班掌權，但因文革派那幾仔𠒇，如果毛仍繼在人間他們還可大模大樣地在北平出來亮相活動，而今日他們的靠山已經倒了下去，接着而來的即或不是「樹倒猢猻散」，也將和毛死前反對宮廷勢力那些人一樣，一時扶不出個頗具影响力的頭頭來。華國鋒當頭頭可以，但他「平地一聲雷」後，不見得也不會完全聽江青的命令。過去江青可以用甚麼「傳達主席的話」一類辦法，「挾天子以令諸候」，但今天形勢已發生基本變化，華國鋒如果順着江青等少數人就等於自絕於官僚集團和槍桿子勢力。不然江青和「上海幫」必與華國鋒分裂。所以，毛死江青固急，但最難受的當是「中國馬林科夫」華國鋒，至於反文革派的勢力，毛死後當然「精神一振」，必有人策劃重整旗鼓與以毛澤東遺屬為中心的小集團決一死戰。但重整旗鼓需時，所以這個決定生死命運的一次殊死戰鬥，還需要一個不太長但也不會短於半年的時間作為醞釀階段。

毛死文革派的團結、聲勢和推進「新生事物」以及在所謂「羣眾基礎」方面都要大打折扣。如果江青有手腕讓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那麼把特務民兵和宣傳等大權把持住，不僅可以頂一陣，甚至還可逼得敵對勢力跟着走。但共產黨人只講利害而無道義，毛死扶江青是險着，可能願意幹的人不多。

文革派的弱點是早就存在的，不過毛未死時還不明顯而已。至於赤色官僚和軍方高中級幹部勢力，毛死前基本上已不能互相呼應，對於反對毛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現毛雖死，但操縱於文革派手中的特務卻不會停止活動。當前的大陸形勢是，反對文革派份子，要想活動必須採取策略，首先從煽動百姓鬧事着手，然後才能渾水摸魚，從中取事。

不過大陸同胞的反抗是過去反毛反共，今天是反共、反幹、反剝削、反迫害等等都在反對之列，所以非文革派幹部出此險着實實異於玩火。應該預料得到：不會太久，中共政權必在羣眾的反抗中，趨於風消雲散，完蛋大吉。

「罵江青」官司我們決週旋到底
讀者作後盾「萬人」不會垮下來

萬人傑

萬人的讀者知道我們被何建章控告的消息後，不斷捐助律師費，支持我們與對方力爭。遠在澳洲的讀者，也掛了越洋電話到報社，除了要了解毛澤東死亡的眞相外，特別表示他正在澳洲發動當地反共僑胞，集資支持我們，勗勉萬人同人不必氣餒。有了廣大讀者作後盾，我們決不會垮下來，我們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我們予以答辯

自從把劉海慶律師的來信和我們的答覆在報上發表，很多讀者關心的寫信、打電話來，查問「究竟官司進行如何？」「是否眞的要打官司？」

老萬說過，這是老板們大家的事，一定要經常把進行情形報告。不過在未有結果前，有好些事不便公開，因爲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果只把我方進行的情形盡地公開，而沒法打聽對方動態，在官司進行上大爲吃虧，因此老萬只能拖要說說。劉海慶律師及其委託人當然不滿於我們的答覆，因而已入稟高院，提出對萬人日報及印刷廠的控告，控告書派送到印刷廠，萬人日報的因老萬赴台，未予接收，律師樓使用掛號信寄來。到這階段，我們要在收到控告書八天內，入紙高院，表示我們要予答辯。如不入紙，便算我們認罪，可以缺席裁判。因此我們立即要委託律師入紙，在入紙後兩週內，提出答辯書。

官司的進行，在高等法院，屆時我們要由律師轉聘大律師出庭。大律師的費用，名氣大的很貴，沒有名氣的也沒有贏官司的把握。這一選擇，至爲重要。找名律師，猶如找名醫，對我們這宗官司關係重要，因此老萬主張找好律師，當然鈔票也要多花些。老萬說過，打官司是打鈔票，道理就在此。

花錢找麻煩

不知道，我們只能打自己的算盤。這是「冷門」官司，需要一些「專家」協助，很難作出「預算」，但打這樣的官司，必須有三四萬元作底，才可安心進行。雖然目前不少讀者支持，但離目標尚遠。所以老萬只好和幾個仗義的朋友商量，協助在銀行透支，將來陸續歸還，訟費問題無後顧之憂，老萬才可全心全力進行。

律師曾經對老萬說：打這種官司可稱大傻瓜，雙方都是花錢找麻煩，除週旋到底，輸贏都損失。不過，我們是被動，是應戰，除週旋到底，難道屈服？所有的官司都是如此，打一個「氣」字，條氣唔順，便傾家盪產，在所不惜。世界上極少有「絕對勝訴把握」的官司，我們要投資三四萬，對方也要投資三四萬；我們會贏也會輸，對方同樣會贏會輸。

不過，我們花的錢，是大家一人一點湊來的，對方如果不是有人「睇皮」，便得文文錢自己掏腰包，相信他比我們苦。其次，這場官司不管輸贏，對萬人日報銷路肯定大有幫助。過去因打官司而起紙的報紙很多，如果我們花錢打官司，而結果起紙，花的錢雖不可以立刻得回，也會慢慢搵番，這是形勢對我們有利的地方。

自我侮辱自我譏笑

有位讀者寫信給本報，對律師信上把「黃湯」解釋爲「尿」，表示憤慨，因爲他每晚必灌黃湯三四杯，如果把黃湯解釋爲「尿」，則無異說他每晚

紹興酒亦稱黃酒，黃湯之名，是由此而來。把黃湯解釋爲尿，老萬活了幾十年還是第一次聽到。

其實，「把他當妖怪」，「叫他飲尿」，全是他的「自我侮辱」「自我譏笑」，殊非作者的原意，不啻給別人罩上莫須有的罪名。

如果說「拍案罵江青」一文，對何先生有不便之處，這種不便不可能發生在香港，因爲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批評江青的人非常多，從來沒有任何人有被憎恨、侮辱及譏笑的事實，除非在回歸大陸的時候。

中國大陸雖也有過「大鳴大放」，但這種鳴放，不過是個陷阱，鳴放之後，會墮入陷阱，從此不見天日。何先生的鳴放是在香港，保無不便之處，此點實可寬心。政治見解參商，是尋常的事，英國國會中，批評皇室，難道亦會受到「誹謗」的指責？反對一個政壇人物，不値得大驚小怪。華僑日報老板不會因此炒他魷魚；華僑日報的讀者也不會因此不看他們的報紙。究竟使他「蒙受」何種「損失」，可否具體指出？譬如說：爲了「拍案罵江青」一文，使何先生減少若干收入或生活津貼，那難怪他要打官司。但事實上，無此可能，又何必公堂相見？

打官司是打鈔票

誰都知道，打官司不過打鈔票。官司打完，勝者得個彩，負者不見了更多鈔票。所以古人有說：

和精神上的重大損失。

不過，這宗官司我們只是被動，爲維護尊嚴，我們只有奉陪到底。雖然萬人日報是窮報紙，打不起官司，接到律師信，只有低低蹟一鋪，這種案件要打上高等法院，及聘請大狀師，全部費用恐怕在四萬元以上。

對我們有利的是在法理上我們佔上風，同時背後有廣大讀者支持。報館雖然窮，讀者出錢資助，集腋成裘，使我們信心大增。老萬已與律師初步接觸，研究過這段文字，好幾位律師都說很難告得入。問題是値不値得花那麼多錢。這是律師的看法而已，在我們來說，一萬個値得！

錯把總統作老萬

老萬台灣渡假回來，行裝甫卸，便遇上這場文字官司。因爲休假幾天，回來得忙着趕稿，却要分出部分時間爲官司奔走。連吃飯拉矢的時間都給剝奪，就算官司打贏，也彌補不了精神損失。不過，這場官司進行當中，有個小插曲，頗堪發噱。老萬回來後，報內同事告訴我經過，不禁捧腹。不敢獨享，特公開以博讀者一粲。

劉海慶律師樓派了一名小伙子把控告書送到報社，他的態度似法官，報社內伙記盡被視爲犯人，因控告書要老萬親自簽收。他一進門便找萬人傑，一定要把老萬「捉到」，不讓免脫。進來時目光四射，瞥見牆上掛了嚴家淦總統的照片，就問：「這個是不是萬人傑？」報社裏的人見他問，不知好笑還是好氣。經理說：「差唔多啦！」他就坐在那兒死等。

報社裏的人見他態度囂張，彷彿有控告書在手便大晒，同事本想勸他不必等，老萬在台灣未回，再等也見不到。但這小伙子以爲人家怕他，聲言等到幾時都要等，報社的人只好讓他等。廿七日星期五那天，他等到晚上七點多才悻悻然離去。

他大模大樣在編輯部等候時，職員們打電話他都留心聽着，認爲是「老細」打回來，就怪人不給他聽。氣得一位記者故意整蠱他，朱伯回來忙叫「老細」，他想遞交控告書，看看朱伯手提什物，光

咕嘟，終於拂袖而行。

律師樓的跑腿

這小子不過是律師樓一名跑腿，便這麼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如果他是律師，我們這班「被告」還受得了嗎？

他雖也是黃皮膚、黑頭髮，外表上是中國人，但十分可憐，連中國總統都不認識，把他當做萬人傑。老萬聽同事逃說，除捧腹外，也生出無限感想。正因有些人不知有自己國家，不分是非黑白，才會做出助紂爲虐的事。

第二天，老萬由朋友介紹，去物色一位律師，感觸更深。第一句，他說：「六七年時，我讀過你的文章，知道你是反共人士。」我不明白，反共人士有什麼不對？跟着，他說：「我要跟我的拍檔研究過，才能決定接不接辦這件案。」他解釋說：「因爲，我們的客戶中，有不少左派銀行。」

只談了這幾句話，老萬已決定另找高明，他免費替我服務，我也不會要他。老萬知道，在香港，和老萬思想相同的律師多的是，這種人只可敬而遠之！

婦人之見

一位姓黃女讀者打電話給老萬，說她爲了萬人日報的官司問題，好幾天連飯吃不下，就心訟費數目太大，一向經濟情況很差的萬人日報，恐怕今回吃不消。因而提出「和爲貴」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免掉這場官司？女人總是容易心軟，可以說，這代表了很大部分女人的心理，我只不好意思說是「婦人之見」。

打官司雖要有四萬元左右的籌碼，但不可以低估萬人日報讀者的力量。過去我們每次需要用錢的時候，讀者無不慷慨解囊，即使今回無法籌足這麼大一筆欵子，老萬也可向有能力的朋友告貸，待官司完結，慢慢給他償還，不會有問題。萬人日報由老萬把舵，不能因遭遇一點點風雨，就慌忙棄船而逃。老萬有責任使這條船不下沉，使萬人日報屹立不動。

文章已說明，我們是被動、是應戰。我們應戰是爲了維護我們的尊嚴，堅持我們的立場。我們可以和，但不能屈辱的和。對方第一次來信，要求的不過要我們「道歉」，道歉原是不犯本，在第一版登個廣告而已。但老萬覺得我們既無誹謗的動機，也無誹謗的事實，如果「道歉」，豈不等如承認了對方的指責？

因此老萬寫了回信，也知道這回信對方不會滿意，必然引起這場「官司」。「和爲貴」道理是不錯，但和與投降是不同的兩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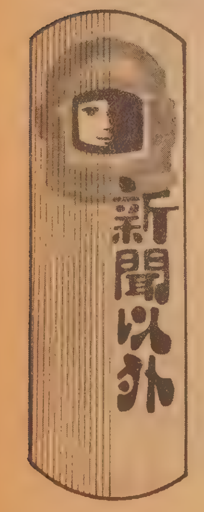
這條船不會沉

老萬在電話中安慰那位黃姓女讀者，事情絕不像她想的那麼糟，老萬和我們委託的律師，都有絕大信心可以在公堂上取得勝利，當然，這勝利需要用大筆訟費換取得來。

老萬已把這案子全盤委託這位値得信任的極有辦案經驗的律師，官司的進行，再用不着老萬傷腦筋，和往日一樣，將全部時間、精神放在報社工作上。照常每天依時上班下班，爬五六千格子，且心情愉快，不必再把這事放在心上。

除了花錢外，這種官司沒什麼大不了。只要把錢的問題想通，有什麼需要憂慮的？老萬投資萬人日報已超過四十萬，難道會爲區區幾萬元訟費前功盡棄，讓它垮下來？如果這樣，正中左派下懷！

雖然老萬對萬人日報精神、金錢的投資最大，但萬人日報並非老萬私有，它爲每一反共愛國同胞服務，在毛共政權面臨尾聲的今天，我們的責任更重、更大，必須堅持下去！我們這條船不會沉下去，一定可以到達終點。





混世魔王毛澤東終於死了，他的死固然是使絕大部份中國人額手稱慶，但却替共幫留下了許多無法解決的難題，共幫雖不會隨毛澤東之死立時滅亡，但是，共幫却遂步走上滅亡之途，是可以斷言的，茲就目前幾個重要關鍵作一分析。

首先要指出的是毛死後一定大亂，全世界毛情專家持此看法的人很多，這因為大家都了解共幫的內情及毛澤東的控制力，一旦失去了毛澤東，共幫便如一頭野馬失去了韁繩，必然是亂跳亂踢，無人再可以制住。造成這種情況，自是由於毛澤東幾十年獨裁統制所造成，但爭奪繼承權也是共黨集團的通病，祇是中共幫更為激烈。

毛一生剛復自用致使大陸同胞如此之窮

毛澤東此人一生剛復自用，隨心所欲，作事沒有章法更無原則，他這種個性用於造反，確使政府難以應付，因為其行為太不可捉摸，但要他自己治理國家，就必然越來越糟。研究共幫情況，非了解毛澤東此一個性不可，否則，人們都會有個疑問，為甚麼毛澤東竊據中國大陸二十七年，對內對外均未發生過大規模的戰爭，在中國歷史很少有如此長期的安定，換了一個普通人執政，也會將國家治理得足衣足食，何以毛澤東治了二十七年，人民日常生活仍然非票不行，非排隊買不到，其故安在？真正原因還是由於毛澤東的胡鬧作風所形成，否則大陸同胞決不會如此之窮。

此就治國而言，再說對黨務的領導，可以看出毛澤東真正的本領就是狠，此外也無高明之處。古今中外不論以前的皇帝，現在的政治領袖，當其在位時，都留意培植一個或兩個三個繼承人，以便薪盡火傳，繼續處理國政，遠的不說，就以近人而言，吉田茂任首相時，刻意培植池田勇人，佑藤榮作，使日本政壇獲得十五年安定。佛朗哥在逝世前也極力扶植卡羅斯王子為繼承人。就是史達林，在其死前扶植馬倫可夫繼承，雖然馬倫可夫未能掌握住權力，但以後繼起執政的布爾加寧、赫魯曉夫，直到今日的柯西金，也還都是史達林挑選入政治局的。

毛一生始終未有誠意扶植「接班人」

只有毛澤東特別，仔細研究毛澤東的一生，他始終未有誠意扶植一個「接班人」，文革前一般人都以為毛澤東接班人是劉少奇，但在當時只能算是猜測，因為毛澤東從未說過以劉少奇為接班人，因為此一形勢的形成，終於釀成文化大革命，整掉了劉少奇。文化大革命之後，毛澤東親自挑選林彪為「接班人」却明白載入共幫黨軍，實則毛澤東一開始也沒有半點誠意讓林彪接班，終於釀成林彪全家墮機的局面。

以後就輪到周恩來，鄧小平，視乎近數月來宮廷派對鄧小平之窮追猛打，可知周恩來如不死，也決不能幸免。我們以客觀立場看，當毛澤東死後，暫時可以維持大局，使共幫不致立時大亂的，只有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朱德、葉劍英都不夠，李先念更勿論矣。毛澤東整掉了劉、林、鄧，逼死周

恩來，共幫即如一個人患了癌症，已無藥救治。

華、王不夠資格挑大樑

到了周恩來死後，毛澤東突然扶起華國鋒，任共幫第一副主席，代「總理」，火燒天安門之後更眞除了「總理」，這都是毛澤東隨心所欲的一章。華國鋒此人在共幫大頭目中較有行政經驗，但他的擢昇，正如鄧小平說是坐直升機上來的，因爲華國鋒「入黨」是在抗戰後，在共幫大頭目而言，對抗戰以後入黨的黨員，一向存輕視心理，認爲這批人未從事過地下鬥爭；未參加長「長征」，任省委第一書記都不夠資格，突然躍升第二把交椅，自然沒有人肯服，毛澤東在世，大家都不敢反抗，毛澤東一死，要華國鋒獨挑大樑，就挑不動了。

至於王洪文，不必說別人看他不成，就是毛澤東也認爲他不成，否則毛澤東就不必在周恩來死後，擢華國鋒任第一副主席了，王洪文本是第二副主席，由他升第一，不是更順理成章。卽使由華國鋒代理「總理」，但「總理」並不一定兼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周恩來一直到林彪死後的十全大會始當選第一副主席，在此以前二十幾年，在共幫內部都是坐第三把交椅，應當是第二副主席。

毛澤東何以要把有資格，有能力接班的人都擠掉，那拔擢一些決不可能接班的人上來坐第二、三把交椅，還是由於其私心作祟。因爲毛澤東對史達林死後被赫魯曉夫鞭屍之事，印象過於深刻，深恐自己死後步史達林後塵，因有了此種想法，便同劉少奇之間發生摩擦，毛澤東指劉少奇爲中國赫魯曉夫，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本意。



到了林彪事件發生後，不論林彪是否眞的有意謀害毛澤東，但毛澤東確實又多了一次恐懼，担心坐第二把交椅的人會取而代之。因此，毛澤東才提拔王洪文、華國鋒類中級幹部，這種坐直升機上來的幹部，在毛生前固不敢起取而代之之心，就在毛死後，因對毛感激，也不會鞭屍。此一想法對不對且不說，但華、王之流坐直升機上來後，不能統御全局却是任何人皆可想到的，如果毛澤東能再活十年，靠其庇蔭，也許可以鞏固華、王地位，但毛澤東死的太快，這兩個人的地位太薄弱了。

毛死後江青地位不穩

全世界人士似乎都密切注意江青的地位，江青是否能成爲毛澤東的接班人，究竟她的權力有多大，到目前爲止，她仍是共幫政治局委員，試看毛喪委員會公佈的名單，第一排四名常委、第二排政治局委員，雖然四名常委有三人過去屬於宮廷派，只有葉劍英不是，但這三人今後是否仍能服從江青領導，已是疑問，卽使如此，宮廷派權力仍然只能統治北平城內，在各省區，紅色軍閥盤根錯節，毛澤東在日尙無辦法更換，何況毛澤東死後。

所以無論從任何角度看，毛澤東死後的共幫，必然是大亂之局，有人將毛澤東之死，比擬秦始皇之死，實則毛澤東死後的共幫較秦始皇死後的秦廷更混亂得多，因爲始皇死時——君權已經確立，當時繼承人之爭也只是胡亥與扶蘇，至於被趙高矯殺的諸公子，實則都不足構成威脅，扶蘇既死，胡亥之位便無人與爭，秦朝大將對胡亥更絕對效忠，無人敢有二心。以蒙恬而論，將兵數十萬，鎭守此邊，若蒙恬有異志，胡亥與趙高均無可如何。此日共幫之紅色軍閥因沒有一個蒙恬，而所有大頭目更沒有一個法定繼承人的胡亥，毛澤東一死，必能要大亂。

毛死後大陸必然生亂

所以毛澤東死於共幫必然要亂，一如毛澤東的預言天下大亂，越亂越好，但亂的程序目前尙難斷言。如果北平方面座次能安排妥當，內亂就可推進一個時期，否則便要提前發生。但就目前情形看，座次便很難安排，例如朱德死後，「人代常委員長」之缺始終未能補上，由於朱德死後第一次接受「國書」是吳德，外界頗疑吳德繼朱德，但下一次又由徐向前出面，可知吳德並未繼朱德，只是許多「副委員長」輪流出面。

華國鋒原來也代總理，是天安門一把火，逼得毛澤東下令「眞除」，否則也會一直代下去。

還有毛澤東這個缺，由何人繼任，一時將不會發表華國鋒不但不能坐上第一把交椅，恐怕要取得「代主席」的地位都難。

總之，毛幫是一大亂局，至於何時開始亂，亂到何時，要看最近的發展才知道，當俟下篇再作報告。

中共未來的命運

林邁可 Michael Lindsay

暴虐統治集團經常內鬥

許多極端暴虐和政府制度缺乏效能的社會，曾經維持了很久，往往幾個世紀未發生革命。這種社會通常不穩固。暴虐的政府造成民眾反叛，有時會獲得成功，而統治集團內部也常有衝突，可是類此事件祗會改變統治者而不改變制度。饒人興味的問題是，爲何暴虐的政權很少發生革命。

比較暴虐的政權中，幾乎沒有人眞正獲益。少數統治者也許掌握大權，享受高度生活水準，但却很少安全感。他們不斷面臨因奪權陰謀而喪失一切的危險。一九二〇年代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到了一九四〇年有半數以上遭受處決，而原先的中共領導份子，到現在許多已遭整肅。英國統治前的印度王國，官員可以積聚巨大財富，但他去世或遭受貶黜後，按照慣例要沒收財產，拷問其家人，使他們招出匿藏的財富。即使比較井然有序的中國制度中，漢朝官員有三分之一，最後落得遭受處決或監禁的下場。類此例子不勝枚舉。

極權制度適合野心勃勃的人

在這種情勢比較，平民和統治者在較少壓迫和較大安全的社會中，日子會過得舒適愉快。平民會在各種方式下獲得利益。統治者雖喪失若干權勢和特權，却可獲得很大的安全。那末，是甚麼妨礙了幾乎人人獲益的社會改革？

答案是，即使在非常不愉快的社會中，人民多數可藉接受這一制度，設法在這個社會中追求成功，而輕易促進個人的利益。在專制社會中，誰也無法享受擁有有效法治和福利制度社會中，人人視爲理所當然的那種安全，但重視安全的人，可以處於次要地位效忠當局而減低不安全感，重視權力和財富的人，可以在這一制度之內求取升騰，冒險贏得權力和財富。對於野心勃勃的人來說，專制提供了博取巨額賭注的吸引力。但嘗試改革制度的革命者，却會招致非常重大的危險，即使成功，利益將歸諸社會，革命者本人得益有限。

潛在革命份子日益增加

這表示革命需要革命者爲求達成目標，犧牲個人利益。這種革命，祗有擁有以志願合作和共同信賴爲基礎的革命組織，才能獲得成功，因爲這個組織祗有極有限的權力去執行其領袖的命令。最後，革命必須擁有一套革命理論，指導其成員規劃策略，在推翻舊政權時提供改革社會的計劃。

很可能多數社會存在着潛在的革命者，但基於共同信賴志願合作所需的傳統，不可能在通常試圖壓迫無法控制的組織，和試圖製造普遍共同懷疑狀態的專制政權下發展。孫中山先生形容中國人民是「一盤散沙」，對於西方觀察家指爲清朝特質的君主政府製造普遍共同懷疑的社會來說，這是非常適切的。在經過自由辯論和自由發達[illegible]

社會中，發展革命理論甚至更加困難。

因此，我們可以了解爲何暴虐專制制度中，很少發生純內部革命的理由。自發的革命，最可能發生在並不十分暴虐及容許充份自由的社會之中。十七世紀君主瀍力轉移國會的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蘇聯革命都是例證。蘇聯革命祇有一部份是自發的，因爲其理論來自外界，領導階層來自流亡份子。儘管按照西歐或北美的標準，帝俄是專制社會，但帝俄擁有遠較近代極瀍社會或比較古老的非洲及亞洲專制社會更多的自由，革命力量才能發展。

中共黨人比滿洲人更具懷疑

在中國，革命運動祇是在君主政府對於和外界接觸的限制粉碎後方始發展。孫中山先生才能於國外建立革命組組，返國的學生多半負責在國內傳播革命思想。

共黨運動更加依賴外來力量。它的理論完全是舶來品，一九三〇年代以前，中國共產黨一直受國際共黨控制。

這一切，對中國大陸發生革命的可能有何含義？就共產黨已使人民重視社會利益而非個人利益而言，他們勢必已經增加了潛在革命份子。以組織來說，已經有了衝突的影響力。「自恃」計劃勢必已經給予小規模志願合作組織中人民若干經驗。另一方面，共產黨在製造普遍共同懷疑上也遠勝於滿洲人。幾乎完全缺乏的祇是革命理論。

大陸革命需要外力引發

四分之一世紀限制消息和辯論，其結果可用「洗腦子，洗縮了」這個標語加以概述。「文化革命」顯露出對共產黨政瀍深切的憎恨，却沒有顯露對政治問題明確的見解。祇有幾個最能言善道的「紅衛兵」集團，甚至嘗試爲他們反對共黨政權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論，但他們的基本哲學似乎是無政府主義。有些外語教師看到了對共黨幹部的鬥爭大會，他們報導那些攻擊純是辱罵，沒有合理的批評。

因此，中國大陸的革命，幾乎毫無疑問需要外

中華民國人士顯然最有資格提供這種協助。

人們常常誇張灌輸革命思想的困難，原因是他們忽視了灌輸眞信仰和灌輸假信仰之間的區別。就像許多商業廣告一樣，共黨的教條有賴於不斷的重覆，產生合理批評研究下無法存在的信仰。西方社會中，可以見到許多消費者遭受商業廣告有效的洗腦，他們購買大事宣傳的產品，這種產品並不眞正良好，而且常常不能令他們眞正滿意。共產黨的教條遠較商業廣告有效，因爲它能壓制批評，並且運用團體意見的壓力。實驗室所做的心理學實驗顯示，團體意見對個人的壓力，往往能誘導他否認自己所得的證據，儘管在別人同意反對者之下會大大減低效果。（這說明了共產黨一發現反對意見就努力壓制，就他們的觀點來說，這種行動是十分合理的。）由教條產生的這些信仰也許能夠堅強地保持，不過並不穩固。這種信仰有賴於不提出問題，不考慮證據，以及不求進一步推理。教條的壓力一旦鬆懈，這些信仰就易於破碎。

共黨與人民的嚴重衝突

另一方面，傳播眞正思想的過程，像教育而不像做廣告。如果把邏輯上一貫的一套觀念向一個人提出，同時解釋他已知的全部證據，隨之而生的信仰就容易持久，無須進一步灌輸，他也會把思想傳播別人。因此，傳播眞信仰的機會縱然有限，也足以破壞假信仰制度。

介紹革命理論，可從提供了解中共目前社會的資料入手。由於大陸人民已被教導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去思想，使他們最容易了解的方法，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合理部份加以分析。馬克思認爲，國家需要壓迫和控制的工具，用以維護統治階級的權力，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十分邏輯地推斷，代表大多數人的政府，所需的壓迫和控制工具，遠比代表少數人的政府爲小。列寧不久就拋棄他自己的推斷，但這並非說明推斷錯誤。共黨統治國家龐大而有力的控制工具，證明了統治集體，祇是面對出於被壓迫者嚴重危險的少數派。中國大陸人民間存在着嚴重的階級衝突，和共產黨藉強調二十多年前曾是地主或資本主義者的那些無權無勢少數家庭的階級鬥爭，設法轉移他對這方面注意的事實。這種了解，將能爲他耳聞目睹的龐大有力的安全部隊、共產黨的嚴守秘密、阻止消息傳播人民、共產黨堅持控制一切、和許多其他方面的事例作一解釋。這種了解，更可從馬克思的文章和列寧早期的作品獲得加強。馬克思、列寧的文章中，顯示他們了解在若干社會中，統治和剝削集團的權力，基於對政府機構的控制上，而不是財產的擁有上。

人民覺醒必將拋棄馬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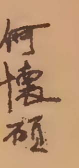
同時，很可能中國大陸比率很高的人民，有由憎恨共產黨幹部傲慢的態度和武斷的命令。法治社會很可能具有明顯的吸引力。這也可以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來介紹，並引述恩格斯的話使其具有權威性，用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介紹革命思想將是最容易的方法，一當人民開始用判斷力去思考，自然就會拋棄馬列主義不合理的部份。

這祇是在共產黨壓迫工具因派系之爭或混亂而削弱時介紹革命思想，可能會迅速傳播的一個小例子。完整的革命理論，需要許多人的合作努力。

共產黨黨員也可能變成革命份子，但要使他們接受革命思想，也許需要壓低他們的優越感。譴責和辱罵無助於動搖共產黨的信心，因爲來自反對者的憎恨，完全適合他們的理論。譏嘲才能動搖他們的信心。這裏舉個小小的例子。把毛澤東稱做「毛匪」不會發生效果，發生效果的是把他稱做「毛共始皇帝」，因爲這樣稱呼，不但諷刺他自稱爲革命分子，而且也諷刺他贊美秦始皇是對的。揶揄共產黨害怕和知識份子及消息靈通的非共人士辯論，不敢讓有資格觀察家研究他們的作爲，也會發生效果。這同樣祇是宣傳可能有效的一個小例子。就我所知，還沒有人在共產黨統治的社會中大規模介紹革命思想，所以並無實際資料來預測結果。根據一般推論，我們無法預期立即的結果，但在幾年之內，很可能會收到重大的成效。







「夏濟安選集」裏面有一篇文章，提到周作人曾記少年時在故鄉紹興看「目蓮戲」中有一段趣劇：「一個笨泥水匠，他全心全意工作，結果把自己砌進牆裏。」濟安先生倒有幾分像這個水泥匠，他對他所執著的付與全心的專注，結果是自己汨沒在他所鍾愛的、狷介的志業之中。這種過於遠斥人生實際的苦心孤詣，其卓絕與蒼涼，使我們不免悲感人生難以逃脫「命運」的羈絏。一切有頑固執著者，在「命運」之前，必須自甘付出最重大代價。

五十多年來的中國文壇，自然不能不提到魯迅，姑不論他的影响力在正面與負面的權衡如何。對於這麼一位作家，濟安先生的研究，相對於共產黨人的阿諛、欺騙、隱瞞與歪曲以及其他胸懷狹仄者的不深入，不翔實的評論，無疑的是最精闢透澈而富於同情的了解的一人。作爲一位文學教師，一位被衆多少年英才圍擁著的文學家，也許，濟安先生從他的研究中獲得了警覺與教訓，而啓示他肩負了一位教育者與栽培者對青年的責任。引領他們走向樸實的健康的關切民族危急存亡的道路上去。

在魯迅的影響之下，那時的青年們往何處呢去？普羅文學偏狹、幼稚的政治意識，充滿自我毀滅的瘋狂與暴烈的憤懣。他們好似覺得剷除了一層黑暗，光明的世界就在等待著「英雄們」去享受。但是，事實證明，無產者的文學家在這革命中，並沒有與無產者共同獲得整個世界，甚至頸上的鎖鍊依[illegible]明全然沒有，只有更深沉的黑暗。廿多年來被囚於中國大陸鐵幕的作家的命運，如果那個鬼魂有知，當必痛悔。

另一方面，資產者的幽默與閒適，只是牙床上的鴉片，雖然可說是寄沉痛於幽閒，終究距苦難中國解救之道太遠。而小資產階級的風雅，金童玉女式的麻木不仁，亦只是夜光杯中摻了蒙汗藥的劣酒。其與台北的「純情文藝」以及追隨西方「嘔吐」的自瀆，只是伯仲之間。

但是，自由中國文壇在近廿多年來的成長，作爲中國文學在現代一脉相傳的香火，其可寶貴與可慶賀的成績，自不待言。濟安先生正當現代中國文學自五四以來的大革命之後與大陸變色以後這一段艱苦慘澹的歲月之中，他冷靜的智慧，穩練的功力、樸實的態度與廣厚的愛心，爲徬徨於岔路當口的文學青年指引了正確的方向，其在自由中國近廿年來的文學史上的地位，當無可置疑。

「夏濟安日記」寫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九月。它是一個卅歲的文學青年爲自己寫下的記錄。作者不但沒有發表動機，更不會想到廿八年後在台北發表。所以它是一個敏感的心靈對自己最坦白、眞率的記實與自剖。這一段「生命歷程」記載了作者戀愛失敗的經過，以及他心靈的感受與理智的自省。

浪漫的戀愛必須有一個精神理想作支柱，更必須有一股熱烈的感情力量來鼓動不息的渴望與追求[illegible]上經驗的稚嫩（疏於人生世故），注定了浪漫的理想只是一個美的幻影，終於胎死腹中，不得實現。當感情的熱力奔迸的時候，表現爲令人感動的痴情；當理智的自抑佔上風的時候，則表現爲悲觀與失敗。在這樣理智與感情往復衝突之中，只有無盡的痛苦；這種單戀式的浪漫愛情，注定只有失敗，而且假如成功，必定也是另一種失敗；因爲雙方完全缺乏了解，也缺乏人生現實的多方考慮。

濟安先生在戀愛上的精神理想十分單純，只是出自對女性美的崇拜，把女性之美作爲人間完美的化身。他說：「我對自然不大有興趣，我認爲除女人以外，沒有美。」「在此世界上，只有女人是美的。」（日記：七月六日）這種對女性美的嚮往，原是男子十分平常的心理狀態，但是，他不大能發掘一個具體的女性的獨自的美，他更不能欣賞不同女性類型的各種不同的美（包括形象與內在）。在他心目中，他早已爲他所渴求的女性繪就理想的圖樣：小家碧玉的外表；如女童的貞潔；有著中國女性傳統的美德，而且聰敏秀慧，英文又好。當他在現實中掠影，在幻覺上遇到與他的「圖樣」相契合的女性，便是他「一見鍾情」的開始，自此而陷入了深沉的痛苦之中。

「一見鍾情」可以說是浪漫的理想主義戀愛之典型。濟安先生的不幸，在於沒能遇到一見鍾情的對手，像徐志摩之遇到陸小曼。浪漫的戀愛可能以悲壯爲尾聲，但單戀式的浪漫愛卻只有鬱志以終，其熱情、誠摯與渴望遭受到最殘酷的打擊和創傷，同樣使人想到老子的名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而無限感慨！

浪漫主義戀愛者所戀愛的，實在只是那個浪漫的理想：一個自我創造的美的典型，一個由高揚的心靈所昇發出來的意象。在文學藝術的想像上有其靈命，而在現實中毫無意義。如果在現實中找到「替身」，她或可能爲蘇三，爲杜十，或者誰也不是，她永遠只是一個浪漫心靈所憧憬的信美與愛情之完美的意象。正如志清先生在跋語中引莎翁的話：不管玫瑰改易什麼名字，他恆爲芳馨。（聽志清先[illegible]

於發表的「日記」中大感不滿，故在「日記」一書出版時已改爲R．E．一個女子在年青時候成爲一位文學家心目中美的典型之化身，備受傾慕與熱愛，到了年近半百，而對往事，而無心慰與同情，却只有不滿；誠人間憾事！）

在文藝中，浪漫愛情達到高潮，必以悲壯收場，而表現爲悲劇的美。如羅密歐與茱麗葉、少年維特之煩惱及梁山伯與祝英台。在現實人生中，浪漫戀愛越過了成功結合的階段。大都爲幻滅的悲哀，而能爲奔赴理想之犧牲的悲壯。徐志摩與陸小曼、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故事，足資借鑑。浪漫主義的理想與現實人生的局限之沒有圓融協洽之餘地，或者就是人生千古之大大遺憾。

過於成熟的理性與嚴格的自制，雖然使濟安先生的浪漫主義戀愛既不能獲得成功，復不能爲悲壯的結局。但是，在失戀的打擊之後，他亦不至頹廢或轉變爲仇視女性，甚至以縱慾來作爲報復，而依然保持堅定的理性與芳潔的志行，他後半生在創作、教學、論著與譯述方面有不可等閒的貢獻，都表現了他的人格精神非常人可企及的孤高。

雖然從濟安先生的日記中看他戀愛的動機，可以說是眞正浪漫主義的；但是從他處理愛情的感度與方法上，以及他內心的活動上來看，却是非浪漫主義的。他的嚴肅、冷靜、自省、自制與禁慾、質樸守性行，毋寧說是更近於理知主義與清教徒的。

濟安先生最特出的心理特點是自制與自抑。雖然早熟的理知加強了這一層心理作用，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先天的秉性與少年時代的遭遇所塑造而成的。所以常常不由自主。他說：「在我前面有兩條路：一是遏制的死清靜生活；二是追求的動亂生活。對於一般人，可能是前者難後者易；對於我，因爲我有根深蒂固的習慣，是前者大易，後者甚難。」（三月二十一日）他有時雖然很自豪於自己自制力之強，但是對女性美的嚮往、對大丈夫氣概、健全的感情生活與自抑心理求解放的渴望，常使他與自我交戰，在二月廿四日中，他分析自抑心理造成的原因；第一是對父親少年時生活不檢的反感，因之力求行爲方正，以報答母親，不願另一女人來奪去他對母親的愛；第二是少年時害過肺病，爲保性命，乃力杜邪念，壓抑情感；第三是少年時自尊心受到異性無端的傷害，萌發對女性的逃避心理。這種自我壓抑已經越過了克己、自制與謙虛的美德，而形成一定程度的心理病癥，如能自己在日記中說的「我的神經病」。表現爲逃避、反復的猶豫、絕對貞潔主義、禁慾、羞澀、自戀、自憐與愛面子等（這些在「日記」中都有再三的自剖）。更嚴重的是濟安先生在戀愛中因逃避與懦怯而滋生的失敗主義，是導致他的失敗的更根本的原因。他似乎在潛意識中逃避「成功」，歡迎「失敗」。「日記」四月二日：「我的悲劇，是戀愛尙未失敗，已經去寫「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少年維特之煩惱）。這樣一寫，把追求的勇氣都喪失了。」「失敗了倒簡單，成功後問題益發複雜。」（四月廿六日）而推測他潛意識中寧可「失敗」的動機，發現他顯然在逃避「愛的責任」。三月廿七日記道：「人同一切生物一樣，應該有配偶的；而人之異於禽獸者，就是知道有愛，惟是愛的結合，才是眞正的結合。我現在看見了一個我能夠全心全意來愛的人，決不能輕易地放棄，雖然她也許不愛我，可是我總得去試一試。不試怎麼能知道她愛不愛你呢？這是我對於我的種族——人類，對於造物主的責任，不可不盡。」在八月六日中記道：「我不會犯什麼罪，這點我相信。但我很容易忽視我的責任，責任範圍太廣，追求愛人，也可算做一種，（這是人所應當做的）。我若貿然放棄，也就是對不起神，也會受到可怕的刑罰——良心永遠的責備。」把對異性愛的履行提高到對於神的責任，這樣嚴肅與認眞的態度，實在是唐吉訶德式的執著，這種嚴肅的可愛，在現實人生來說，自得其樂的獨身主義者會認眞迂腐頑固，玩世不恭者則笑其傻瓜。也是濟安先生是追求一個絕對完美的理想主義者，他覺得「孤陽」違反自然律，玩世不恭更爲對生命的冒瀆。然而，他雖然堅持這樣認眞的人生態度，在意識層面也不能不履行他的意志，去博取成功，但在潛意識中他却偷偷企望因爲對方或者外在的這種因素，使他「失敗」，那麼，他便可以免於「良心的責備」而逃避了愛欲的責任——對於人類，對於造物主的責任」。

我們很難探測濟安先生「逃避責任」的動機又是什麼，不過，他屢次在自剖中提及他能克制性慾，他沒有「邪念」，以及他對於沒有愛情與貞操的性慾之厭惡，而在六月廿五日有一句話：因爲有性慾的生活才是「生」，流露了他對正常的兩性生活的歆羨與渴想。另一方面，他的禁慾與對卞之琳守童貞到卅七歲的稱許（「實是難能可貴」），也許我們可以想到這些都是一個對性力（Libido）缺乏自信者在心理與行爲上的反映。而因爲他理智的清明，人格的孤潔，他不但不像一般性心理自卑者一樣因抑鬱過甚而有種種狂激的行爲，他甚至並不鄙視性慾，他才能不斷有期望靈肉合一的健全人生之意念。但是，如果因外在的原因而導致戀愛失敗，他內在艱苦的自我戰鬥可以解除，他缺乏自信的緊張亦可以鬆弛，而免於「良心」的內疚，這應是他潛意識心理中寧願失敗的原故。在三月四日日記中，他記道：「心安理得是我立身準繩，爲了它，只能犧牲快樂。情願清清楚楚的吃香，不願糊里糊塗的享樂。」濟安先生是一個眞眞實實潔身自愛的人，他對人生的快樂沒有強求，反而常常謙抑的自省；他寧願犧牲自己的美願，而對他人永懷善意，對天地也沒有怨尤。而他一生沒有遇到一位了解他、能鼓勵他、安慰他、而且值得他奉獻他的誠摯，又願意以同等的奉獻回報他的女性知己，這是令人十分同情的不幸。

濟安先生在愛情上付出那樣巨的大眞誠，那樣純潔的感情，憧憬着那樣完美的願望，但他所追求的只是心靈中的偶像，他的理想主義的意象，乃詩人之戀，但他以學者的理智來分析與策劃一個在人生世故上全然不成熟的戀愛（「就像Hamlet那樣，應該用來行動的能力都用來分析我自己的感情」），他的智慧與精力，用在這個戀愛上，實在是不適宜的揮霍；他的失敗，對一個有爲的生命來說，實在是一種奢侈的浪費。而終其一生，他終於犧牲了愛情世界靈肉的快樂，逃到文學的天地與學問的淵藪中，找到他的生命最大的價值。

中共軍人抗拒批鄧

□萮高□□

掀起批鄧新高潮

七月二十八日發生冀東大地震，餘震不息，八月十七日川北發生大地震。尤其是冀東大地震，使平津兩市都處在震幅之內。唐山一地死傷近百萬，平津兩市及河北省上千萬居民，櫛風沐雨露宿街頭，方救死扶傷之不暇，毛派控制下的「人民日報」，竟於八月十一日及二十三日連續發表兩篇堅持「批鄧」的社論，顯示了「批鄧」的異常和迫切。

八月十一日那篇社論「深入批鄧，抗震救災」，號召：「抗震救災的現場，也是批鄧的戰場。我們要以批鄧爲動力，做好抗震救災工作」。心智正常的人一眼即可看出，在口號，絕不會有實際效果，毛派硬着頭皮這樣叫喊，徒只表現情緒焦灼和心智癱瘓。八月廿三日的社論「抓住要害、深入批鄧」則說：「我們要乘勝前進，進一步從思想上政治上批判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掀起批鄧新高潮」。

現在我們要究問：四月七日鄧小平已被免除了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毛派爲甚麼對於「批鄧」仍要這麼迫切呢？據筆者的考察，主要因由可能有三：

①「批鄧」正遭受強大的潛在阻力。

②恐懼毛死後鄧小平復起。

③擴大反右的戰果，繼續向當權派進攻。

爲甚麼說：「批鄧」正遭受強大的潛在阻力呢？這可以從左列幾點跡象看出來。

軍人抗拒批鄧跡象

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轉載八月十日「解放軍報」的社論「學習好八連」，可是沒有轉載全文，只轉載了社論的「摘要」。所以不轉載全文，暗示「解放軍報」社論的意見和「人民日報」的意見有紛歧。「人民日報」是黨報，受姚文元的控制，「解放軍報」是軍報，本應受毛派大將、江青山東同鄉、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的領導，可是在反右批鄧上竟毫無表現，可知張春橋不能控制共軍，連「解放軍報」也不能控制。不能控制軍隊，但仍要拉攏軍隊、利用軍隊、借重軍隊，因此，才摘錄轉載「解放軍報」的社論。毛派用心之苦，處境不妙都可想而知了。

再看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二版刊出了三篇軍人寫的文章，僅有一人署名，即「解放軍某部團長韓思國」寫的「黨指揮槍的原則不容篡改」，另外兩篇却沒有署名，一篇是「抗震更見魚水情」，作者是「北京衛戍區某團政委」，另一篇「眞正的硬仗靠甚麼打？」作者是「解放軍某部偵察連」。爲什麼有署名、有的不署名，署名的少、不署名的多呢？據我看不署名的人心有顧慮。因爲大部分軍隊控制在當權派手中，受毛派拉攏批鄧的軍人，在軍中可能相當孤立，如果署名可能遭受壓制或報復。

再看今天大陸二十九省市軍區的領導班子，仍是去年十一月鄧小平「整頓」軍隊時所做的調動，這些調動並未因鄧小平罷官有所更改。在鄧小平的調動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把江西軍區司令員、江西省委書記陳昌奉調職了，而陳昌奉是文革期間竄紅的毛派，在江西蘇區和「長征」時期是毛澤東的警衛員和勤務員。鄧小平罷官之後，陳昌奉依然未能復起。可知毛派在軍中勢力的情況。他們大叫發展民兵，正是失意於正規軍的反映。

抗拒批鄧，雖是黨政軍幹部一般的傾向，但軍人的抗拒影響最大，也是毛澤東惱火的主因。

軍區大頭頭多是劉鄧舊部

第二項我們說，毛派恐懼一旦毛死去，鄧小平將復起當權。有些讀者不免懷疑，中共明令批鄧已經這麼久了，他怎麼還會再上台當權呢？

眾所周知，鄧小平在「文革」時被打倒過一次，並於一九七三年四月復起當權。他所以能夠復起當權，而劉少奇（至今生死不明）不能，主要因爲劉被開除了黨籍，鄧保留了黨籍。而這次雖因天安門事件下台，仍能保留黨籍，這無形中留下再度復起當權的根苗。

當「文革」之後，毛林尙未分裂，被鬥倒的「走資派」尙在養晦階段，新當權派竟能打倒陳伯達（文革小組組長），繼迫林彪敗亡，終於一九七三年起用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自那以後，百分之九十的「文革」期間打倒的「走資派」陸續復起掌權，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屆二中全會」，幾完全恢復「文革」前的態勢。因此，如果毛澤東現在死去，鄧小平復起當權的可能性，實遠較一九七三年四月大得多。難怪毛澤東痛心疾首，拚老命堅持批鄧了。

再看軍隊情況，自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事件之後，毛林的嫡系軍人（蘇維埃時期的「紅一軍團」，內亂時期的「第四野戰軍」）紛紛被革職，今天從「中央」到地方，握實權的軍人，大多是「二野」（鄧小平、劉伯承）和「三野」（陳毅、譚震林）的舊幹部，「二野」的軍人尤盛。例如副總參謀長即有張才千、何正文、李達三人是鄧的舊部，「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同軍區第二政委秦基偉，「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空軍司令」馬寧，「裝甲兵司令」黃新廷，「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政委楊俊生等全是鄧的舊部，至於地方的軍區司令及政委，「一二九師」及「二野」出身的幹部所佔比率也較其它派系爲大。

最近與觀察大陸極有心得的一位老教授，談到鄧小平現在的處境，他說了一個笑話：「說不定陳錫聯派了兩連兵，守衛鄧小平在西山的官邸，都可能仍在發號施令」。這雖然是笑話，但也反映一種看法。從「人民日報」和「紅旗」上的批鄧文字看，把保有黨籍的「同志」竟與賣國賊林彪，和叛徒劉少奇相提並論。恨不得將鄧小平研撕萬段，可是直到現在鄧小平仍「死不悔改」，毛派也莫奈他何。

批鄧加速分裂和混亂

八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署名青岩（可解爲：擁江青如岩石之堅，與翟青等都是毛派的罵戰打手）所寫「在批鄧鬥爭中加強團結」一文，曾流露毛派的煩惱：

「許多先進地區和單位的經驗證明，對于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越批，方向越明，越批，路綫越淸，越批，團結越好。那種害怕深入批鄧會影響革命隊伍團結，造成混亂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這些話不打自招，正暗示大多數黨政軍幹部在抗拒批鄧。顧慮深入批鄧會導致嚴重的分裂和混亂。另一段話更爲淒厲：

「對于革命羣衆內部存在的爭論和分歧，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消除隔閡，團結戰鬥，集中火力批鄧。批鄧，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一場重要鬥爭，是革命的大局……。」

甚麼「革命的大局」只是「毛派的大局」而已：所謂：「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云云，實質上只是關係到毛死後江青、姚文元等一羣人的命運而已。

毛派咬牙切齒，力竭聲嘶的鼓動批鄧，無非是想把鄧小平批臭，根絕他復起當權的可能性。他們也明知這麼做，不一定有效，例如七月份上海出版的毛派刊物「學習與批判」刊出的「評鄧小平的反革命輿論攻勢」一文，即會透露某一鄧派分子的話：

「如果讓我們掌握全國的電台、報紙、刊物，只要半年時間，就可以把整個局面翻過來。」

其實用不到半年時間，只要發表一篇聲明：「在毛澤東逝世前的一段時間，左傾冒險主義者，鬧資產階級派性的一羣反革命分子，包圍矇蔽毛澤東，假傳聖旨，分裂黨和破壞革命，致使忠心耿耿的同志蒙受不白之寃……」甚麼都可以掩蓋過去了。

明知道不一定有什麼用，可是狼愎、嗜鬥如狂的毛澤東仍要堅持批鄧，對他來說批鄧即是鬥爭，鬥爭即是眞理，同時是「其樂無窮」。

不肯悔改抗毛到底

當然毛之堅持批鄧，也還有他更積極的目的，那便是擴大反右鬥爭，希望藉鄧小平的下台，再牽連和打倒幾個「推行修正主義的大官，如李先念、葉劍英之類的當權派的大頭頭，可惜心有餘而力不足。首先是鄧小平尙未開除黨籍，還在堅持立場不認錯、不認輸，所謂「死不悔改」。在這個時候，不好再擴大打擊面，換言之，一個鄧小平也鬥得毛澤東頭昏眼花，上氣不接下氣了，在沒有徹底打倒鄧小平之前，對其他的走資當權派只好暫時休戰。但有時也隱忍不住，露出惱和恨。例如八月七日「人民日報」刊載，由「中國科學院大批判組」署名寫的那篇「鄧小平要科技界帶甚麼頭？」文章中，就有左列的話：

「去年七月，科學院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走馬上任的時候，鄧小平就指示他們：『科學院要整頓，要加強領導』，且要在……」

文中所指的「科學院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即是「科學院」負責人胡耀邦。

再看另一段話：

「正如『提綱』的炮製者自己所宣稱的，要從科學院『打開一個大缺口，全面鋪開。』難怪『提綱』還沒有出籠，教育界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就籌劃依法炮製一個教育界匯報提綱了。……」

這裏所說的「教育界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顯然是指「教育部長」周榮鑫。既然胡耀邦、周榮鑫和鄧小平同樣都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罷了官，他二人則尙未聞罷官，並且還不能點名攻擊。可知鄧小平之下台，只是一人的個別事件，並不意味走資當權派的潰敗。也可知毛派的問題有多嚴重，「批鄧」該多使他惱火了。

三八綫與柏林圍牆

冤魂

北韓共軍手持斧頭，攻擊板門店聯軍人員。

爲一枝樹韓共越境殺人

「這個世界上最寂寞的地方」，一些美軍人員稱它爲第三檢查站，它位於「一去不回」橋之南端。此橋由於一九五三年韓戰結束時，南北韓雙方俘虜交換，必須由此經過而得名。這地方附近一帶極荒涼，只有一些活動房屋與木橋。聯合國軍與北韓雙方官員就在此舉行軍事休戰會議。

前週，一個早上，一隊包括十一名美國與南韓官員以及安全人員的分遣隊，帶同五名韓國工人，準備修剪一棵白楊樹伸出的枝葉，因爲那些實質上妨礙聯軍守衛北望的視綫。在上午十時四十五分，據報有一小股北韓人出現當場並要求停止修剪樹枝葉工作。當時美國人員拒絕。數分鐘後，一輛載有約卅名北韓軍隊開抵現場。一個軍官大聲喊殺，那些北韓人立即湧向美國人與南韓人，並手持矛刺與斧頭亂揮，一場攻擊結果，兩名美官員頭部被斬重傷而死，他們是三十二歲的陸軍上尉邦尼法斯與廿五歲陸軍中尉貝拉特。還有四名美國人與三名南韓人受傷。北韓也曾聲明他們有五名士兵受傷。

儘管在休戰區常有死亡事件發生，但這種兇殺案在板門店村還是第一次。在那裏雙方談判人員曾經兩年神經緊張不斷會議，爲韓戰停火工作。當此次事件發生後，福特總統譴責這種行動爲「殘酷與卑鄙」。國務卿基辛格提出警告：「北韓須負此次殘酷行爲所有的一切後果。」

美官方發表聲明後，接着是軍事大調動。在韓美軍人員在渡假中的，一律被命令返回崗位。因爲他們服務所在地已進入「漸增的警戒狀態」。一隊F一四S（包括十八至廿四架飛機）由關島被調飛往韓國。中途島號也離開日本海前往。但是，並未明白指出，美國是否準備一項報復行動，抑或只是加強力量，對付更多的北韓攻擊。國務院發言人陶德說：「我不是任何事都要管，或完全不管。」另一位五角大廈的官員又補充說：「這情勢是易受攻擊的。」同時，北韓下令軍隊進入鬥爭準備狀態。

在華盛頓與漢城兩方官員都說，他們都爲這次北韓發動攻擊的原因所迷惘。咸認爲這只是一種地方衝突事件，雖然沿着休戰區的敵對意識很濃，足以爲一棵樹而宣戰，但，似乎不會使這一小風波而釀成較大的戰爭。

被殺害的陸軍中尉貝拉特。

被殺害的陸軍上尉邦尼法斯

三八綫休戰區

這個所謂休戰區——是一個分佈在南北韓交界綫上，山林與田野作成的一百五十一哩狹長地帶——事實上是這整個半島的一小片地區。美國仍然公開地指它爲戰鬥區，成千上萬武裝人員巡邏二又二分之一哩寬的狹長地帶。雙方各在一邊佈滿大炮與火箭，對準那些到處都是戰壕的山頭。自從一九五三年七月，這個休戰區建成以來，有四十九個美國人被殺，還有其他在休戰區附近衝突中受傷者約十八人。同時南北韓雙方的死亡總數當逾千人以上。

最劇烈的小衝突却發生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在一九六六年，有六名美軍在板門店附近一次遭北韓伏擊而喪生。一九六八年——這一年，美國軍艦在一次任務中被北韓所截走——總共有七百六十件小衝突在休戰區發生，包括三百五十六件射擊事件，總共雙方有五百人死亡。在過往二又二分之一年數中，雖然這休戰區比較寧靜無事。直至前週爲一棵樹而戰之前，自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以來，尚未聞有美國人死亡。在這段中間時期，最遭受嚴重的傷害是赫德遜少校，當他去年在板門店被北韓衛兵攻擊與毒打時，他的喉嚨都被了。

北韓士兵在邊境站崗守衛。

現在駐在南韓的四萬一千名美國士兵，只有一百六十名分派在板門店，南韓軍隊巡邏這個休戰區的其餘部份。這些美國志願兵——特別注重他們的外型強健與修養功夫——在板門店「休戰村」輪流服務，每次十三個月。在板門店曾經三百七十九次會期中，除了互相謾罵，可說未達成任何事。在那個長長的木製會議桌，一半爲北韓一半爲南韓，北韓與中共代表們向代表聯軍司令部的代表作激烈的爭辯。對指控他們在過去廿三年中所犯的三萬五千次破壞休戰事件中，北韓代表只承認兩次。美國與南韓對所指控幾近十五萬次破壞休戰事件中，已承認不超過一百次。總之，共產黨人是從不講理向不認錯的，何獨板門店的共黨代表爲然。

柏林圍牆下寃魂知多少

回憶十五年前一個漆黑的夜間，當蘇聯T—34S車隆隆作聲，開往布蘭登堡大門口，同時，當東德大兵卸下第一批水泥磚石與有刺鐵絲網的當兒，夜色仍是茫茫黑漆一片的。但是，當天剛曉時，柏林市齊集圍觀究竟是怎麼一回來：發現一道經過他們市中心的巨大圍墻的建築物。前週，在紀念柏林圍墻十五週年的那個灰色早上，數千東德共黨徒在這個廿五哩長的障碍物附近遊行，以慶祝它成爲抵抗「西方復仇與煽動」的一種保護體。在圍墻的西邊，基督民主黨也舉行一項儀式，火炬巡行到以前的國會大厦所在地，以爲對抗。

不管在西方怎樣詛咒，這個柏林圍墻已完成它的冷酷目的。去年那種洶湧的難民潮，已逐漸減少，從圍墻建立前最高人數一天兩萬，到一九七五年而減少至一天九百人之少數。由于阻止了職業性與技術工人的逃走，這個圍墻已經有助於東柏林成爲世界最繁榮的共產國家。

東德的興起而受到國際重視，却已使那些仍舊蹴屈於一束一百一十哩長的西邊界上的西柏林人，爲之氣激敗壞，而且那些西柏林人每天都爆發重大的事端。雖然從邦城運入大批金錢，使市面仍保持很活躍，但是，西柏林畢竟顯出蕭條景色。這個一度曾成爲有名避難所的地方，現在已不復舊觀了。

自從這個圍墻建立以後，有七十人已經被設在「死亡地區」那些鐵絲網地雷與關機槍所殺，那個「死亡地區」沿邊界一百碼左右長。在另外邊界地方，至少有一百以上的人，曾經企圖越過邊境而被殺，而且至今共軍仍未放鬆對邊境警戒。

上月，有一位來自漢堡的渡假人，忽然因迷路太走近邊界鐵絲網，於是東德守衛開槍射擊，將他打傷並從鐵絲綫將他拖過去審問。不數日之後，一個年紀很青的漢堡音樂家，企圖與一個東德邊界守衛談論有關西方音樂，所得回應：槍彈連發，使那音樂家趕快爬回附近叢林的安全區。在最近發生的事件中，有一個意大利的卡車司機，他曾經以共產黨員身份，合法地在巴伐利亞檢查站越境進入西德，但是，他又即刻被東德守衛喚回來，當他走回檢查站時，那些共軍不可理解地開槍將他殺死。

現在沿這個圍墻的所有障碍物，東德共黨當局都將之加高加強，較原來的革新許多，但始終無法阻止鐵幕人們嚮往自由的決心。

（譯自「時代週刊」）



美軍士兵在休戰區站崗守衛橋頭。

從日本雅樂懷想唐代樂舞

俞大綱

日本雅樂會將於九月二日來華訪問，並於藝術館演奏俱有悠長傳統的雅樂，我們深喜得以欣賞他們卓越演奏技巧之餘，更其感到衷懷激越的是透過日本的保存發揚，某些業已消失於中土的唐代音樂和舞蹈，我們仍能耳聞目驗其流風餘韻。

中日兩國的文化溝通，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早在唐代，日本曾派遣學人來華學習語文，稱爲「遣唐使」，現存唐人詩集中常有和日本詩人唱和的詩篇。日本僧人惠蕚曾把白居易的詩集帶回日本，對日本文學產生極大影響，日本平安朝所創造的和文和歌，有些可認作白詩的改寫，有名的「源氏物語」中的「桐壺」，據說是從白氏的「長恨歌」取得靈感而寫成的。

這些學人和僧侶帶回日本的唐代文化影响，還不止於語文與文學方面。日本宮城、廟宇的建築，書法、繪事、彫塑，甚至生活習俗和生活情趣，至今仍留下不可掩沒的唐代文化痕跡。這一情況，有些類似明治維新以後，不少中國留日學生從日本學習到近代醫、農、科技及各型藝術，回國傳習，也起過啓蒙作用。

日本所接受的唐代文化，一直頗爲完整的保存下來的，除了書法以外，應當首推音樂與舞蹈。音樂與舞蹈屬於時間藝術，其本身就是流動而富於變化的動態表演，無法使之凝附於固體物質，縱可使用錄音錄影來作爲紀錄，究竟隔了一層媒介體，只能傳眞而究非眞實。日本雅樂能把部份唐代音樂和舞蹈保存一千多年，雖不是一成不變的原型，但是它的基礎建立於唐代樂舞，許多樂曲和舞目全是直由唐代傳去的，當無疑義，這份保存工作確實値得我們欽佩。

這次日本雅樂集演奏節目中，列有「蘭陵王」舞曲和舞蹈，兩者均屬唐代有名的樂舞，見於「樂府雜錄」的「鼓架部」，我們可以一窺其風貌，那是帶有印度色彩的西域系統藝術，舞蹈動作渾雄有力而畧近粗獷，與早期唐代藝術的彩塑和壁畫所表現的風格相近。

部份學者認爲日本雅樂的「蘭陵王」，屬於「林邑八樂」的樂舞，由林邑僧佛哲直接傳入日本，此說幷未受到學術界的公認。當代日本唐代音樂研究專家岸邊成雄先生卽否定此說。據他的觀察，日本所謂的「林邑樂」，實屬於唐代十部伎中的「天竺樂」（伎），由林邑僧佛哲來時傳入，因而賦予「林邑樂」名稱，這一論斷是可成立的。

日本雅樂的音樂結構，分「序」、「破」、「急」三段，節奏由慢（序），漸快（破），更快（急），則應爲唐樂遺型。唐代大曲結構，首爲「散序」，序有遍數，由無板而上板，由慢而漸快。次有「破」，「破」是指進入急板，舞者往往於此時入場。日本雅樂所用「序」、「破」，均屬唐代音樂專用名詞。「急」的一詞，似非唐代專用名詞，其含義接近唐代大曲結尾的「殺衮」，指節奏最快最急的結束段。唐人也有將「急破」二字連用的，如「羯鼓錄」有「但曲急破，作戟杖連碎之」一語。唐人樂曲，均以急拍收，只有「霓裳羽衣曲」不然。白居易「霓裳羽衣曲詩」：「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琮琤。翔鸞舞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自注云：「凡樂將終，均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可知唐人樂曲結構通常是以急板收尾，與日本雅樂相同。至於「霓裳羽衣曲」何以用長引一聲收尾，很可能因「霓裳羽衣曲」屬於唐玄宗創制的新「法曲」的代表作，新法曲是融合清樂與胡樂的製作，其結構因有所不同。

日本雅樂包括的範圍頗廣，除日本本土的古樂舞，用於祭祀及饗宴者而外，主要的是唐樂系統（包括林邑樂）及高麗樂系統，不過高麗聲樂原受中國影响，因之，我們低可說日本雅樂構成主幹是唐樂，或不爲過份。

應予指出者，日本雅樂與唐代雅樂或中國歷來所稱的「雅樂」完全沒有關係，日本所接受的唐代音樂影响，出自唐代的俗樂。唐代的俗氣，包括漢代傳下來的「清商樂」，簡稱「清樂」，是一種傳統的民間樂，另一種俗樂是胡樂，其範圍甚廣，最主要的屬西域系統的音樂。在唐玄宗以前，唐代主要音樂以清樂體系的法曲，和胡樂互相競爽，但清樂體系的法曲樂曲，自武后以後，逐漸散失，玄宗喜愛音樂又懂得音樂，對於法典與胡樂兩者兼愛，因之把法曲與胡樂相結合，製成一種新法曲，有名的「霓裳羽衣曲」卽屬「法部」的舞樂。法部是專門製作，演習新法曲的機構，玄宗自選樂工子弟教習法曲，種爲「梨園弟子」，人數達五六百人之多，其規模之大，爲歷代宮廷音樂機構所不及，新

法曲裂成，爲唐代音樂文化達到最高峯的時期，也就是中國本土音樂與外來音樂大結合的時期。文獻紀載，玄宗天寶十三載曾下詔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見新唐書）可資佐證。唐代音樂文化至此已具世界性，其影響所及達於漠北、東南亞以及韓國和日本。日本雅樂所接受的唐樂影响，亦以這一時期爲最重要。

至於唐代的雅樂，仍係承襲周漢以來，歷代所因襲的以儒家禮樂思想制作的宮廷禮節，及祭神祀祖的儀式音樂，雖然中國雅樂具有傳統的美學趣味和崇高的藝術境界，但是[illegible]代的音樂特色，也不能與以娛樂及藝術爲製作對象的俗樂相提并論。

茲又當我們民間樂曲、樂調逐漸散佚，外來音樂潮湧而來之際，欣賞日本雅樂，給予了我們以唐代音樂文化的歷史回憶，我們能沒有反省自覺之心，努力建立我們新音樂、新舞蹈嗎？

波蘭人幽默反共

高克

波蘭是共黨國家。波蘭人不是共產黨徒。他們甚至是反共的。

這好像矛盾，但並不。

八週前，在波蘭部分地區風起雲湧的暴動與罷工，便是冷酷的事實。

亂事開始於六月二十五日，當時政府宣布計劃提高食物價格平均百分之六。波蘭許多地方已經覺得不愉快的波蘭人，立即的反應是靜坐罷工、示威、與少數幾次暴動。

大約七十處地方，示威者在街道上遊行，進行靜坐罷工，甚至推倒火車機車，拆除華沙通往西方的鐵路幹綫的軌道。最暴力的行動，發生於波蘭中部有十八萬人口的工業城市蘭登，在該處至少有七十二名警察和數百名工人受傷，當地的共產黨部亦遭火焚。

在爆發後數小時，波蘭總理賈茲洛維斯在電台宣布，張價之事展延並重新研究，於是暴動與罷工停止了。

現在波蘭首要的共產黨甚至承認，此事猶如「可怕的汽車車禍」。

生活在共黨統治下的人們越來越失去其忍耐。紐約時報記者布朗引述一波蘭人的話說：「如果發生反抗共產主義的革命，那必然是站在長龍中太久的人發動的。」在波蘭，要買肉或買糖，便得化兩三小時去排隊。

布朗說，在蘇聯的麵包店裏，購買者也許首先要排隊，看清麵包和各種標價，然後再排進第二隊，取得一張購買麵包一條的憑證，再排第三隊，繳出憑證，得到麵包，最後也許還要排第四隊，以將麵包包起來。

諸如此類的事情教人民發瘋。但是波蘭人自有解怒的方法，那便是幽上一默。他們互開玩笑，笑掉他們反抗共產主義的情緒。

作家萊維最近訪問波蘭。他在與波蘭人的談話中以及在兩處酒店裏，領畧了當地波蘭人的幽默。他說，這些笑話可以反映出「波蘭人民共和國」並非一個自願的共產國家。

萊維所講的笑話：

柯恩是申請移居國外的一名波蘭人。在護照與簽證處，最高級的官員把他叫進去說：「像你這種忠實的黨員，希望離開美麗的社會主義祖國，必定有非常的理由。」

柯恩說：「有兩點理由。昨夜我的隣居跑來告訴我說：『柯恩，當這個政權瓦解的時候，所有的共產黨徒都要被絞死。』所以我不希望等到此事發生，我要離去。」

「柯恩同志」，這位官員微笑說：「我能向你保證，這個政權並無瓦解的危險。」

「這個」，柯恩說：「是我的第二點理由。」

萊維有許多其他笑話。另一樣品：

一名地區視察員訪問一個集體農場，並問一名農民關於洋芋的收成。

「比去年的好得多。」農民說。

「好多少？」

「好一百倍！」

這位視察員知道一百個零還是等於零，所以他要求提供更確實的數量。

農民說：「同志，如果洋芋一顆連接起來，它們可高達上帝的膝頭。」

「但是同志，上帝並不存在，你是知道的。」視察員反駁。

「可是同志，你也知道洋芋並不存在呀。」農民回答。

爲東歐地下幽默之權威的懷森陶說：「波蘭的幽默，是受傷的人們的幽默。這有助於被壓迫的人民、在使他們痛苦的環境裏微微一笑。」

他自己講了一則波蘭人笑話：

在六天的戰爭中，以色列擊敗阿拉伯國家之後，波蘭便開始清算其軍事的波蘭猶太人。有一天，軍中的一名司令召見威恩特勞布上校，他說：「威恩特勞布，我想你非離開軍隊不可，因爲我們現在需要學歷更高的人來担任上校。」

「但是我是一位博士。」威恩特勞布說。

「這我倒是不知道！」這位將軍聲稱。

「我從不宣布學歷，因爲我當初加入軍隊時，他們不喜歡有文憑的人。」威恩特勞布解釋。

這位將官與華沙的「中央委員會」磋商之後，又將威恩特勞布召來說：「事實是，你的姓是猶太人的。」

「但是我並非猶太人。」威恩特勞布說：「我的姓是柯瓦斯基，但是在我參加軍隊時，因爲上司是猶太人，爲求升級快，我改姓威恩特勞布。」

司令回到密室再向華沙請示。過一會兒將軍再召見威恩特勞布說：「是這樣的，我們承認你姓柯瓦斯基，並且有博士學位。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請你走路，以表示我們並不祗是歧視猶太人。」

一葉知秋

余牧人

來自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消息：四名中共技術人員，曾集體投奔自由，而同土耳其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土耳其政府正考慮是否接受他們申請云云。迄至目前爲止，我們尙未獲得進一步的消息，無法確知土耳其政府的決定如何，我們當然希望尋求自由者能獲得自由。但也願意進一步指陳：因爲這個消息，我們應有的反應與警惕。

從一個角度看，所謂「一葉知秋」，這四個投奔自由者的行動，明顯的指明中共工作人員的離心趨向。過去九龍與香港一帶大陸人民屢次的冒險犯難，以求偸渡，固可以表示部分民心的向背，但或亦出自生活之所迫。這次投奔自由的，却是中共派遣在外的工作人員，其動機必不是生活的問題。而且他們多半是曾經考核審查認爲「成分」可信的幹部之類，也竟公然成羣結隊的背棄中共，自然具有更大的意義。

再從另一角度看，則中共據大陸二十餘年，其種種暴行與罪惡，罄竹難書，人民所忍受的苦難，已轉極點。竹幕背後，已歷經多少次的清算鬥爭與動亂，但始終還能苟延殘喘，迄於今日。目前是否因天災人禍的加重煎熬，使廣大民眾及共幹分子都揭竿而起，一時尙難以判斷。但外力的鼓勵、號召、甚至於幫助，是絕對必要的。我們相信，近年來中共改採的笑臉攻勢，打開了竹幕裏的許多漏洞，也會使大陸民眾及共幹們多少瞭解自由世界的美景，增加了許多反共抗邪惡的勇氣。但是，眞正有效的外力，却在於現在屹立於台澎金馬的自由祖國。假定能夠使大陸人民以及共幹分子深知一千六百多萬同胞在自由天地裏如何的奮發圖強，正在關念他們在大陸的苦難境況，而隨時都願意施以援手，一定會增加他們投奔自由與爭取自由的勇氣！

面對大陸中共日趨於動亂、離析的局面，我們極宜在三方面來考慮我們應該積極採取的步驟：

第一、我們要考慮如何對中共派駐海外人員爭取自由或投奔自由的意願與行動，這在進行時予以有效的支援、接應可能較爲困難。但無論如何要多方設法與嘗試。這一方面的工作只要能轉成一、二事件，必可產生廣泛的震撼與激發作用。

第二、我們一定要使自由基地的生活景象：奮發、安定、自由等等情況，直接或間接的衝破竹幕，讓大陸同胞和共幹們瞭解。關於這一點，直接的向大陸報導，自必也有許多困難與限制，但透過自由世界其他國家，輾轉輸送，應該是我們力所能及的。多少年來，我們曾聞及許多外賓或歸國僑胞提出意見，都認爲我們今日的進步與建設情況，對外的報導實嫌不足。如果在自由世界各國都有足夠的報導與資料，可供中共駐外人員瞭解，說不定會增加許多中共幹部投奔自由的案例。而由於他們以及訪問大陸的外籍人士的轉介，也可以對大陸同胞構成一種有力的刺激與鼓勵！

第三、更根本的要圖，是我們要積極檢討，在政治上不斷力求革新，以增加我們對於大陸苦難同胞以及海外二千多萬僑胞的號召力量。反攻復國的基本策略，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我們在政治上的不斷力求革新，也必能團結民心，厚植國力，而爲光復大陸的反共大業奠定基礎。自由基地安定而進步的情況，固常爲中外人士所樂道，我們如能虛心體會海外報刊對我們的種種措施所能作褒中有貶的批評，以及若干僑胞留學生們偶然表現的冷漠與不滿，自必能瞭解我們的革新尙應有日新又新的努力！我們如能要求海內外同胞都坦率「建言」，都能貢獻心力，讓我們改正一切缺點，發揮最大功能，把台澎金馬建設成眞正理想的自由櫥窗，成爲自由世界所共同嚮往的自由聖地，則其對於水深火熱中的大陸人民，自將成爲最大的鼓舞力量！

灌茶家言

一個中國·兩套核彈

王延芝

對付中國人？

一九六五年王延芝參加香港文教新聞界代表團應邀訪台，蔣總統茶會招待，輪到王延芝發表高見時侃侃而談曰：「現在中共已發展出核子武器，雖然絕不會用來主動進攻台灣，可是對國軍的反攻大陸却是有效的嚇阻力量。中共當局在面臨滅亡威脅時，可能使用核子武器阻止國軍集結進攻。所以，除非國軍能及時摧毀中共核子武器及生產設備，軍事反攻將有不 [illegible]

展核子武器深感興趣，應該是大可諒解的事；如果他們對此並無興趣，倒會是令人大惑不解的事。當然，中華民國政府曾簽署反對核子武器擴散條約：可是這種條約的約束實在有限。國府與聯合國及多數國家已無外交關係，所謂「國際承諾」實際主要只是對美國一國的承諾。這無疑仍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果眞如國務院發言人所說，美國「強烈反對」台北發 [illegible]

兩岸。

最近美國情報人士透露，中華民國政府秘密將原子發電廠的剩餘材料加工成爲核子武器原料；國務院發言人說，美國已通知台北，表示「強烈反對」台灣的核子武器擴散和再加工工廠；却又說「雖然台灣爲了『研究目的』正在建設一個小型實驗室，但我們不相信這實驗室有生產核子武器的能力。」至於台北當局，自然否認正在製造核武器。

究竟台灣是不是在發展核子武器？究竟是建立了一個「研究性的小型實驗室」，還是建立了一個「生產性的再加工工廠」？究竟美國是反對台北生產核子武器，還是連這種研究也強烈反對？王延芝對這三個問題只能表示「強烈糊塗」。可是糊塗人仍有權講糊塗話，所以不妨作一番糊塗分析。

是否有能力，是否有需要

首先應該判斷，台北是否有能力發展核子武器；因爲如果根本無此能力，其他就可免談，這裏不打算討論所牽涉的人力、物力、科技、保安、原料，設備等一大堆具體條件；因爲，即使王延芝擁有這些資料，在這裏也不便發表，即使發表讀者也不能會懂，即使會懂也不會很感興趣，何況王延芝并沒有這些資料，更何況對這問題下判斷并不需要分析那些具體條件。

這倒并不是說可以憑空下判斷，而是說我們有具體例證：以色列。人口三百萬的小小以色列，種種具體條件都比不上台灣，却在前幾年秘密設廠製出核子武器，一九七三年中東戰

台灣都是前臨強敵、後無退路。台灣較佔便宜的是有海峽天塹，以色列佔便宜的是有國際地位；可是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大概都早已被阿拉伯和中共分別吞下肚子去了。問題是美國支持未必絕對可靠；所以台灣和以色列的存在，不能老是依賴盟國，而必須自力圖存；尤其在「上海公報」之後，國府當局當然更會警覺到加強自身防衛力量的必要性。

反攻大陸解放台灣皆無用

但是，核子武器是加強台灣防務的有效辦法嗎？難道國府能用原子彈

台灣却構成有效的嚇阻力量，因爲在必要時可用來摧毀共軍在沿海及台峽的軍事集結。

兩個中國政府如分別擁有兩套核子武器，都不能用來進攻對方，却都能用來嚇阻對方的進攻：國共內戰再起的可能性，將會因而降低。就這意義來說，國軍如發展出核子武器，是有利於加強台灣防務，防止內戰重起的。

美國果眞「强烈反對」？

照這情形看，台北當局如果對發

國際負担，不僅極有助於美國政策的推行，還極有利於世界和平的維持。美國人雖然有時看着像傻瓜，但此瓜並非眞傻，如此明顯對美國有利的事，他們豈會眞心反對？

那麼，爲甚麼美國在此時唱一齣雙簧，先由情報人員透露台灣發展核彈，隨即由國務院表示反對此事？看來這齣戲是唱給中共聽的，唱詞曰：「台灣已有核彈，武力解放免談！你如怪我助他發展，我說他只研究實驗！」

（轉載星島日報）

「美的理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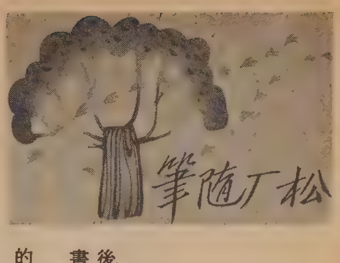
阮文達

我對平劇完全是外行，但却非常喜愛觀賞平劇；記得我第一次看平劇是在上海大舞台，那天正是梅蘭芳和金少山合演霸王別姬；在此之前，我祇看過湖南的花鼓戲和楚劇，相形之下，覺得看平劇才眞是極耳目之娛，也許由於第一次就欣賞到第一流的演出，此後就不甘降格以求，因此在大陸那段時期，凡是名角登台，總想方法去搶座位，雖然聽來聽去，始終對平劇的做、唱、唸，仍然一竅不通，可是對次等角色，依然不屑一顧。

大約是民國三十六、七年之間，隨軍駐紮徐州，顧正秋和胡少安在搭檔演出，那時顧在上海戲劇學校畢業不久，并沒有甚麼名氣，但徐州那時候正兵荒馬亂，又不是一個太繁華的都市，大角兒不肯來，祇好勉強去湊湊熱鬧，第一天我看了蘇三起解，便深覺顧正秋是一個大有造就人才，因而她在徐州演出期間，我幾乎風雨無阻，沒有錯過一場，可惜我來到台灣之後，顧正秋已經輟演，前兩年偶爾看過她一兩場義演，似乎與徐州時代的水準，并沒有甚麼大不同之處，因爲我是外行看戲，「聽」，祇求悅耳，因此她在行腔運氣方面，那些地方精進到甚麼程度，我自然說不上來。

齊如山先生說平劇是「無聲不歌，無動不舞」，寥寥八個字，即道出了平劇的特實，歌與舞，都是藝術美，一個平劇演員，成功的條件便是要給觀眾以美的感受，對於「美」，有人說完全是一種客觀性質，甲見之爲美，乙見之却不以爲美，但柏拉圖則認爲最完善的美是「美的理型」，美的理型來源，是理智而不是知覺，故凡知覺中所表現的美的事物，并不是完美的，如據此以論平劇的藝術美，則須從理智中去探求，造就一個梅蘭芳，一個譚鑫培，一個金少山，一個姜妙香、蕭長華等等，除去其本身的天賦之外，後天的琢磨，不知要花費多少工夫，我欣賞平劇只是憑知覺。但內行人則得憑理智來鑑定其美的程度，因此一分工夫得來的祇是一分美，僥倖成名，結果不過是曇花一現，決經不起時間考驗，陳德霖到了七十歲高齡，仍有他的觀眾，梅蘭芳的藝術生命，要不是其投共事毛，也不會因年齡衰老而減退，這便是經過理智而所產生的美，而不是憑一時感覺的判斷。

我的朋友中，愛好平劇且對平劇有研究的頗不乏人，旅居香港的李君平兄是其中之一，去年他來台灣，甚讚徐露爲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說徐小姐天賦并不太高，可是其用功之勤，則非時下一般平劇演員所能望其項背，此外黃叙倫兄對平劇亦有深湛的素養，我持此語以詢叙倫兄，叙倫亦謂君平之言，確屬持平之論，他並且盛稱大鵬甫出科的青衣王鳳雲，爲後起一輩中的特出人才，其潛力可能不在大陸的四小名單之下，前天，我去看過了王鳳雲的「鳳還巢」，我所感到的仍祇是止於已達了耳目之娛的效果，至於是否能使其成爲一種「美的理型」，那就要着大鵬如何去培植了。



老子的最高意識形態

向晚

老子「五千言」，這是早期書名，「道德經」是後期的書名，大約始於唐代。通常即以「老子」名代書名。

這書的來歷，據李宗吾說：「宇宙眞理，是渾然的一個東西。最初是蒙蒙昧昧的，像一個絕大的荒山，無人開採。後來有人偶然在山上拾一點珍寶歸來，人人驚異，大家都去開採，有得金的，有得銀的，有得銅鐵錫的，雖是所得不同，總是各有所得。周秦諸子，都是上山開採的人。這夥人中，所得到的東西，要以老子為最多。（見李氏著「中國學術之趨勢」三頁）我友范壽康說：「現在流行的老子一書，曾經漢人整理與編訂，所以著者不能說是限於一人，不過李耳却為其中最重要一人罷了。」（見范氏著「中國哲學史綱要」六三頁）。

「論語」一書，早就確認那是孔子語錄，門人記下來的。但「五千言」的來歷，却無人敢說出它的出處。李氏范氏也只能那樣含混其詞。凡讀老子的，皆有一種感覺，即這本書決非一人所作。縱然是老子手筆，其思想也必是接受周及以前古聖先賢的遺著，那是可想像的。

該書主要部分，（一）是本體論，據范壽康說這一部分，受易經思想影響很大。（二）是絕聖棄智，絕仁棄義，這是一種開倒車思想，要想返回原始時代了。唐虞夏三代根本就距原始社會不太遠。（三）是論兵法及法術，這都是獎勵國家富強擴張主義的，明明與（二）項思想矛盾。（四）論道的作用。梁啟超說：「五千言的老子，最少有四千言是講道的作用。」又說：「這是書中最精彩部分」。（見梁氏著「老子哲學」第三作用論）。細讀之後，果然感到大有意義，值得提倡。它是與布克曼的超越的意識形態媲美，當今這個黑暗時代，大家皆在崇尚爭權奪利，講打講殺中，忽然發現這一學說，無異在苦難中見到了菩薩，在黑暗中看到一綫曙光，故果值得加以宣揚。

今先述幾個原則：（一）自有史以來，地球多麼大就多大，不僅未增加，且還減少。例如大西洋，原有一大陸，有人口、文明，不知怎的後來消失了。

（二）地球不增加，但人口逐漸增加，野心愈來愈大。每一強國，強族、強黨的大頭目，都想向外爭權奪利，遂引起了世界不斷戰爭。世界史上最知名的大頭目，如愷薩、亞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史大林、希特勒等等，皆幻想征服世界，其實連一洲也未征服成功，只徒害人害己而已。

為己有，正當方法得不到手，就使用不正當方法。觀察嬰兒行為可以證明。（兒童心理學）。故嬰兒教育非常重要，如接受不良教育，長大成人後，必流為盜匪，或大寇，以禍害地方，世界。

另一個衝動，即創造。佔有的發展對象，是有限的，創造不然，那是無限的，如藝術家、哲學家、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文學家等，他們皆可以任意發展，從不會與別人爭。還與佔有性衝動相反。

在了解上述幾個概念後，再讀老子書中與此極有關係的語句，使人不禁聯想到：老子一書「虛中」、「若水」，尤其最末一章「不積」，不能不說，正是與創造性行動相符合的思想。

「虛中」即中空，老子引證車輪、器皿、房屋的中空用處說：「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空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依梁啟超註解說：「車輛若沒有中空圓洞，車輛就不能轉動；埏埴即器皿，若無空處，便不能裝東西，房子若沒有空的門戶窗牖，便不能出入，流通空氣，可見空的用處如何之大」。（梁氏著老子哲學第三作用論。」

「若水」，言其不與萬物爭。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因水從來不與萬物爭，故無敵人，無敵人故無怨尤。

上述思想與老子「人棄我取，人取我予」思想是相同的。

老子一書，後世註解者甚多，但註解愈古愈難懂，故讀者宜參考愈近代的註解。西方學者研究老子的很多，如再以西方學者所研究者作參考，當更有益。本文所引證的「不積」一章，即依照梁啟超參照英國羅素研究而得之。

這一章共分三段：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按這一段，是說言中有物，有徵者，就是信言。凡信言必句句著實、眞樸，決不必粉飾。否則若加粉飾，就假之，假了怎算美。若眞實何必辯，若偽其中必有偽，有假。偽、假，當然就不善了。若眞知，話必有力，用不着廣徵遠攬，如冒充知，實是不知。這段理論，是指出世人好作偽不眞之通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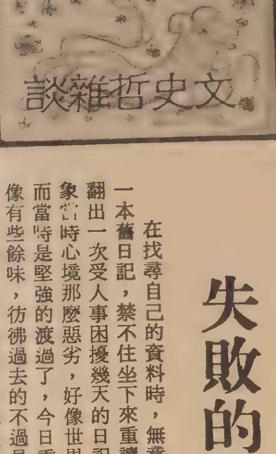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聖人之道，為而不爭」。（這句話原文，本在第三段，為了易解，故移至此段。按「不積」即不

所爲，對社會既有了貢献，而對自己也有益處。

「天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按所謂「天之道利而不害」，這就是指宇宙間的自然律，誰也不與誰衝突，即盈虛消長之理。例如春夏秋冬乃將推移，國家之興衰成敗，再如貧窮生勤儉，勤儉生富有，驕奢生淫佚，淫佚又生貧窮。這一切一切，皆是依照自然律而行。這段是總結以前各章的結論。

老子一書自漢以後，批評者很多，且貶多於褒，有的批評極苛，如曾國藩引「吳子序言」云：「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殺機」。魏源謂老氏體用純主陰，其弊所及，足以釀成殺機。孔子與老的價值。如「不爭」說，縱然到今日不是還有它的存在價值嗎？再如「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不也是還新鮮的意識形態嗎？像這種思想，與孔子思想可以說完全相同。子曰：「君子無所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救人也救己，這有什麼「陰」之可言？不過後世人如列禦寇、楊朱、申不害、韓非之徒，有的摘取老子三言兩語，以自標榜爲道家，其中自不免歪曲或誤解老子的話，因此以訛傳訛，他們的流毒，遂完全推之於老子身上，

我想這是不公正的。



失敗的痛苦是心理壓力造成

霍雲霄

在找尋自己的資料時，無意找出二十年前的一本舊日記，禁不住坐下來重讀一遍，於是試行翻出一次受人事困擾幾天的日記來說，眞沒法想象當時心境那麼惡劣，好像世界末日的降臨，幸而當時是堅強的渡過了，今日重溫起來，却又是像有些餘味，彷彿過去的不過是一場夢，而且以現在的感受說：它並不能算是惡夢。因爲由那夢帶出往後的一段日子，並不覺得損失了什麼，當然這只是今日的感受，絕對不是當時的感受。

幾天前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將他的店子頂給別人了，因爲這幾年來，鋪租與各項開支太大，覺得自己有如跑狗場上的狗，不斷地爲別人追電兔，追得很吃力，自己的事業却在慢慢的後退。我問他今後如何打算，他說得很輕鬆，只是好好休息一番才慢慢想下一步應該怎樣。這位仁兄所以如此洒脫，就是因爲他過去經歷過比這更嚴重的困難有如幾次，所以這次困難在他看來便不大重要了。不重要是心理壓力方面的，實際上他的下一步是要迫着去做決定的，不過一個人迫着去做什麼決定時，沒有心理壓力感總比較有心理壓力感好。

人是最善於解決困難的動物，因爲人並不同其他動物，人有智慧、有計劃，善於在絕境中創造奇蹟。至於有些人在困難打擊前忽然自殺，那並不能證明他不能解決困難，他們多數在於沒有辦法克服心理壓力。克服心理壓力雖然也可以自己用理智來化解，但如果有過同樣經驗的人，過去經驗給他的鼓勵比用理智化解心理壓力容易得多。

我相信假如有一個白手興家的人，賺過了一百萬，後來忽然失敗了，失敗到一無所有，這個人當他忍受一個時期的倒霉之後，再去賺回失掉的一百萬，比起那些有生以來從沒有賺過一百萬的人，容易得多，這便是經驗的妙處。經驗不但可以使人省去多少摸索的時間，最重要的是可以疏解了可怕的心理壓力。

對於失敗而不服輸的人，失敗實在是一項寶貴的經驗，它可以很自然的告訴你，任何嚴重的事，很快就容易過去，世界上絕對不會有沒法渡過的困難。在自己方面，只有盡力應付，不必担心後果。最後即使失敗，你還可以保持住一個清醒的頭腦。

有時我們讀歷史，像歷史上的越王勾踐，他失敗後如何忍受屈辱苟活下來，那種情況，想來並不覺得如何難受。但只要思想某些心靈脆弱的學生，因可考試被淘汰而鬧出自殺。就可以想像當年的勾踐克服心理壓力爲了不起了。

在這一個競爭熾熱的時代，善於自我保衛的人，如何爭取成功固然重要，但如何面對在競爭中被淘汰或受打擊應該更加重要。一個失敗的人雖然未必一定是經不起心理壓力而自殺，但要是他不好好地檢查失敗原因而令失敗的陰影佔據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往後的日子，變得凡事怯弱，踏着繩索當作蛇，長此戕殺了他的鬥志，那才是可悲的。

因此，克服困難的價值，並不只是成功的解決一個難題，最重要的是能夠抹去心裏那一團可怕的陰影，有些人只歷經一次失敗，永遠沒法抬頭，那並不是表示他眞的江郎才盡，而是那失敗的陰影，無形中成爲一個啓示，使他由此失掉了信心，沒有勇氣去接受挑戰。

世界上有不少才智之士，莫名其妙的被困在一個完全沒有創造性的工作崗位上，默默地渡了一生，這種人一生沒有經歷過任何風險，實際是他一直逃避任何的風險，這種人要叫他培養出什麼勇氣與信心，那是不容易的，眞正的勇氣與信心，並不能夠只憑着想像就給培養起來的，它是由殘酷的失敗經驗培養出來的，一個人在失敗時，如果能將心理壓力與事實情況分析出來，他就不容易走上自殺之途了。

日本自民黨現狀及其前途

朱少光



三木武夫在自民黨內地位不穩。

二十餘年來，自民黨對日本確實有可磨滅的貢獻。但「萬年政權」的榮譽，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便發生動搖。自民黨政權趨於逐漸式微的主要原因，係由於缺乏眼光遠大的傑出政治領導人才，因此在錯綜複雜、動盪不安的國際情勢中，無法把握正確的方向，領導日本人民。一九七二年田中內閣背信忘義與中共建交的錯誤政策，實是造成自民黨政權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以田中首相迷信「金錢萬能」，在其執政兩年半中，大攬「金權政治」，弄得汚烟瘴氣，最後不得不因「金脈事件」垮台，在日本政治史上留下汚點。三木武夫原以清廉政治家姿態繼田中出任首相，俾重振自民黨聲威。但三木就任一年半以來，不但未能徹底改革自民黨積弊，反利用最近「洛克希德賄賂案」討好輿論界，不顧自民黨全體利益，僅圖戀棧。因此引起了以椎名副總裁為中心的倒閣風潮，繼之又有眾議員河野洋平等六名議員宣佈脫黨另謀組新保守政黨。使自民黨瀕支離破碎邊緣。

至於目前自民黨內部狀況，表面上雖仍維持着過去的派系組織，但派系領袖，已甚難統率本派議員；黨內超派系的各種政策研究團體，紛紛成立，各有所謀，情況日趨複雜。

就最近的情況，自民黨內部主要派系與各派系在參眾兩院議員人數如下表：

派系名稱	眾院議員數	參院議員數	合計
田中角榮派	四八	四三	九一
福田赳夫派	五五	二二	七七
大平正芳派	四三	二二	六五
三木武夫派	三五	一〇	四五
中曾根康弘派	三四	六	四〇
椎名悅三郎派	一六	二	一八
水田三喜男派	一一	二	一三
船田中派	八	三	一一
石井光次郎派	六	—	六
無派系	一三	一八	三一
總計	二六九	一二六	三九七

註：（一）已脫黨之眾議員五、參議員一未計算在內。

（二）眾院總議席為四九一，參院二五二。

（三）本資料來源根據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東京「朝日新聞」。

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木組閣之初，福田、中曾根、三木屬「主流派」，田中、大平為「非主流派」，其餘各派為「中間派」，勢力均衡，尚能相安無事；但到一九七五年下半起，因三木在重要政策決定和因應在野黨方面，逐漸趨向獨斷獨行，遭致黨內普遍不滿，例如「修正獨佔禁止法」時，三木竟不顧黨內大勢及經濟界意向，僅憑部份經濟學者意見作成法案，與在野黨協商後，準備在議會中提出。當時田中、大平兩派均表反對，中曾根派亦批評為一意孤行。加以三木對在野黨無原則妥協，使在野黨在國會氣燄高漲，致使去秋臨時國會中苦干重要法案，均無法通過。因此黨內亦認為三木缺乏領導能，要求召開黨大會對三木作一次「洗禮」。田中、大平派憑其在黨內力量，頗有捲土重來企圖。但到了今年二月「洛克希德賄賂案」爆發後，田中本人及其週圍人士涉嫌最重，不但暫無再起希望，且其派內若干議員，已有脫離企圖。一時田中派內部相當呈動搖現象。

三木為鞏固政權，便利用徹底清查「洛克希德案」為號召，爭取輿論與國民支持，並藉此打擊黨內涉嫌人士，以提高其個人聲譽。其間三木除策動三木派議員，在國會提出派遣特使赴美，要求美國提供有關賄路案全部資料外，一面又親函福特總統要求全力協助清查本案。三木此項行動，事前未與黨內領袖協商，故被指為「沽名釣譽」，不顧全黨利益。及至該案擴大，國會亦無形停頓。直至三月二十九日因年度終了，不得不請求在野黨，先通過

過一九七六年度國家總預算案，其他重要法案仍無法通過，至五月二十四日草草閉幕。

今年十二月眾院議員任期即將屆滿，明（一九七七）年七月又值參院期中大選，自民黨人士認爲若任三木繼續領導，自民黨在選舉中必將挫敗。因此進入五月之後，以椎名副總裁爲中心，發動倒閣運動，田中、大平兩派對此積極支持，福田派原則上同意「洛克希德案」告一段後應讓三木辭職，由新內閣實施總選，所以主張採取愼重態度。因福田躊躇不決，倒閣聲勢就大打折扣，加以輿論指責椎名倒閣，是隱瞞賄賂案手法，故一致同情與支持三木繼續執政；且六月底美國發起在波多黎各召開「七國高層會」，三木表示要親自出席，由於以上三項因原，使椎名的倒閣運動也不得不緩和下來，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六月二十日三木與椎名的直接會談，在表面上也達成了一項「政治休戰」的協議。但實際上，反三木運動，依然積極進行。椎名倒閣的第一種方案，繼續儘量爭取黨內各派系支持，必要時召開議員總會，公開討論三木總裁應否辭職問題，因照椎名估計，三木在黨內已眾叛親離，人望全失，在議員總會中必可一舉推倒三木；第二種方案要求立刻召開臨時國會，通過上屆國會中未及通過的「財政特例法案」（發行赤字公債）及「鐵路、電信電話加價案」等重要法案，預料這些法案，在國會中必將引起糾紛，便構成倒閣的絕好機會。但目前問題，日本檢察當局正積極偵查「洛克希德賄案」，且已逮捕不少涉嫌人犯，受賄政要與議員名單，已呼之欲出，在本案未告一段落之前，椎名自然不敢輕易召開議員總會，三木又正好藉此拖延臨時國會召開時間，等待情勢發屋。目前情況是外弛內張，猶是暴風雨來襲前的平靜局面。不過現下情勢，也已不容再拖，預計本月底下月初，洛克希德案必將査出一個結果，屆時也將是決定三木武夫能否繼續留任的關鍵。政治暴風來臨，似已不在遠。

由於今年是眾院大選之年，自去年下半年起，自民黨內各派均早已展開競選部署，各出奇招，企緊張，及至今年二月「洛案」發生後，局面形成混亂。目前黨內「反三木」、「擁三木」對立形勢已極尖銳。祗因「洛案」尙無結果，反三木派尙不敢大舉發難，適於此際，眾議員河野洋平、田川誠一（以上中曾根派）小林正已及參議員有田一壽（以上田中派）西岡武夫、山口敏夫（以上三木派）等六人突於六月十四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示對自民黨不滿宣佈脫黨，籌組保守新黨。雖然河野等在黨內並無舉足輕重地位，且人數不多，但在自民黨倒閣混亂之際，有此「造反」行動，無疑又增加了自民黨內部不安。

自民黨在傳統上，元老政治家與派系領袖，對黨內事務有決定性權力，但最近數年來，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相繼謝世，田中角榮又因「金脈事件」弄得聲名狼藉，已甚少有眞正領導能力之政治領袖，所以表面上雖仍維持着原有派系組織，但不少超派系的「政策集團」，應運而生。其中較爲重要的，例如以此次脫黨的河野洋平爲中心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成立的「政治工學研究所」，組成份子包括眾議員二十人，參議員五人，就派系成分論，包括了中曾根派、三木派、田中派、大平派、水田派、船田派等，而其主幹以黨內鴿派爲主，田川誠一就是親中共的代表人物。在此稍前的一九七三年六月，又有兩個新集團的創立；一個是歃血爲盟的鷹派行動組織「青嵐」，這個組織主要是反對當時田中內閣與大平正芳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日毛簽訂航空協定時，發揮了極大的阻撓力量。原始領導人是石原愼太郎（後因競選東京都知事而退出）和中川一郎（水田派），人數共三十一人，其中福田派八人、中曾根派九人，椎名派四人、水田派二人，船田、三木派及無派系各一人，參議員四人（福田派及無派系各二人）。其後田中運用懷柔政策、分化、吸收，目前只剩下二十人。（眾議員十九人，參議員二人），該會組成份子，以福田、中曾根兩派少壯議員爲核心。在此同時成立的，由現任外相宮澤喜一領導的「平和會」，擁有議員三十四人（眾議員二十七人，參議員七人），組成份子以田中派及因宮澤本身向以經濟專家著稱，並有一進步的[illegible]」榮銜。原屬池田派，池田逝世後由前尾繁三郎繼任池田派領袖，前尾出任眾院議長後，由大平接任。但因大平庸俗，宮澤向不寄予過大希望頗有獨樹一幟的傾向。

另一大平派的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宮澤一樣，不滿大平領導，今年二月脫離大平派，以無派系長老身份，成立「千代田會」，擁有眾議員十四人，參議員十二人，共二十六人。組成份子包括各派系議員，但以在黨年資較高議員爲核心。標榜自由主義，理想主義，進步主義，是一個具有相當實力的組織。另一個由小坂善太郎之弟小坂德三郎在一九七一年組成的「新風政治研究會」，由小坂自兼會長，組成份子二十六人（眾議員二十人、參議員五人）包括各派議員，而小坂本身却未參加任何派系，此人雄心甚大，雖僅當選兩屆議員，即有此號召力，且大部份爲新進議員，頗爲黨所重視。去（一九七五）年四月由二階堂進（田中派）所領導組成的「集團二十一」，共有議員二十人（眾議員十四人，參議員六人），以田中派爲主力，另有少數無派系議員參加該組織以批平三木政治，促進政治進步爲主要任務。

以上所列舉者雖以政策研究爲標榜，實際上均各懷有政治目的與企圖。除了上述這些超派系組織之外，還有若干以出任議員同次數的團體，例如初任議員的「三三會」，已當選兩任議員的「獅子會」，當選三任的「拓世會」及昭和年間出生的「昭和會」等，不勝枚舉。不久前，當三木首相與椎名副總裁對立尖銳化後，黨內中堅議員，又組織成立了「有志議員懇談會」，組成份子以各派系中堅議員爲主幹，眾會主要目的在促進黨內團結，實施舉黨體制。間促使灘尾幹旋三木椎名會談，該會會有所貢獻。最近對三木內閣批評甚烈。

從上述黨內情勢，可發現過去的派系領袖——長老幹部——中堅份子——少壯派傳統性的縱的組織拘束力，已逐漸減弱，而開始從橫的方向發展，甚至脫離派系組織另創新局的傾向極爲濃厚。

評跳灰·追球追求·天外神秘客

林巽



「跳灰」陳惠敏、蕭芳芳、陳星。

梁智普與蕭芳芳導演的「跳灰」有一鳴驚人的成就，影評界恐怕比不少電影行家那麼重視它。從技巧觀念說：它是一部拍得很有格調的動作片。大約可以與西片「密探霹靂火」同等水平，但在表達人物內在氣質說，它當然比不上「教父」甚至「教父續集」。電影除了三個主要人物本身的故事外，編導用不少即興手法，加入好些有趣的小素材，使電影更多采多姿，那些即興手法，有如一個美麗女子身上的飾物，運用適當，不但不能使佳人變得俗氣，反而顯得更加有風韻。

「跳灰」的成功，純粹是編導的功勞，主角嘉倫在電影中只是導演的工具，除非他繼續與梁、蕭合作，否則很難出現甚麼奇跡，這與李小龍或許氏兄弟本身的號召力完全不同，我想凡是熱愛國片的人，對于「跳灰」的成就，應該是值得興奮，對這兩位新編導應該寄以重大期望的。

當然，電影對于角色內心的深度是尚談不上，譬如一個住在宿舍，過着中等人家生活的探長嘉倫，忽然打開別人送來的洗衣機，洗衣機中可有十多萬大鈔，這個探長雖然廉潔，但忽然的抗拒這種誘惑的一個普通人說：至少要使他有若干程度的內心掙扎，才能產生啓發作用。我想要是電影加上一個象徵回憶的迷濛畫面，譬如一個老公務員，如何因犯貪汚罪而自殺，使觀眾連想到那可能是探長嘉倫的父親或者上司，那麼嘉倫後來對這筆巨款的處理，感染力就相當強烈。

編導是有喜劇功力的，一場派警探去招妓的趣劇，完全沒有色情鏡頭，使觀眾感到有趣。以及開頭一場冚毒檔的動用那麼流暢，隨時拉出幾個代表性小人物，突出探長臨機應變的智慧，都是不錯的表現。



「跳灰」中飾探長的梁嘉倫。

電影中對販毒頭子董祥德的角色，可能自受「密探霹靂火」的影響，對這人物的神通廣大及臨危不亂未免過份誇張，不過「密片的聰明處是對毒梟那角色的處理加上一層神秘感，此片的毒梟只誇張而缺之神秘感，其實幹毒販的人，都是投機起家的人物，他們只依靠不義財加上心狠手辣來維護一個嚴密組織。這種人物多少有點自毀性格，很難得如電影中的董祥德那麼臨危不亂，

張他。那只是一種不成熟的手法。講戲劇效果陳惠敏的角色處理得較好，每次他出場之先，都是先有氣氛出現，陳星飾演的毒梟角色，在電影中像只為復仇而存在，後半段他與嘉倫合作時，觀眾幾乎忘記他是毒梟了，這是敗筆之一。

同期上映的倫理愛情文藝喜劇「追球追求」是陳耀新繼「愛情長跑」後的同類風格的作品。電影雖然沒有反映甚麼現實問題，但也有一些消極的啓發。電影通過秦祥林這個獸醫系大學生，用打橄欖球的拚命瞎撞的方式來追求校花藍毓利，讓觀眾對這虛榮心重的傲慢少女的否定



跳灰導演梁普智與蕭芳芳。

。以及寫林青霞一家的倫理之愛也相當感人，寫大學生之間的同學友誼情趣頗夠親切，可以使海外青年對回國讀書有羨慕及鼓勵作用。

「追球追求」故事寫秦祥林送一個生日蛋糕給校花藍毓利，因地址寫錯了，蛋糕送錯到林青霞家中去，他與林青霞因此成爲朋友，林青霞的母親傅碧輝是一手撫養大四個女兒的寡婦，她爲了想小女兒都接受好教育，便打算將林青霞嫁給年紀可以做父親的富商，可是富商卻愛上了傅碧霞，顯而易見，故事中的人物及情節，都是藝術匠人爲了劇情的需要而安排的。導演功力只可從抒情手法上去分析而已。故事本身是虛假的。

陳耀圻這位留美導演，他所欠缺的是表達一個完整意念的功力，這方面，白景瑞比他是強得多，譬如編導處理秦祥林如何由追求藍毓利兩年而放棄，然後去愛林青霞，這方面秦祥林對林青霞的愛就沒法表達出認真態度，因爲他對藍毓利的放棄並沒有顯著的自覺，這其中欠缺了一個心理轉變的過程。電影如果在最後秦祥林賽球勝利時，要是排在而入去扶起他的不是林青霞而是藍毓利，使秦祥林站起身……找林青霞，使藍毓利失望，那就能表達出一個明確的意念了。陳耀圻就欠缺這一點點表現最後意念的手法。也許認爲不重要，其實這種表現意念的手法是相當重要的。



「追球追求」林青霞與秦祥林。



「追球追求」中的藍毓莉。

紀錄片「天外神秘客」是繼「天外來客」後的一部作品，此片與「天外來客」一樣，將史前一切非當時人所能建造出來的東西，加上有些酷像今日太空人的雕琢藝術品，假定它是在史前時代從別的星球的人類來訪問過地球留下的證據。「神」片的前一部「天外來客」同是根據小說家丹力根的原著小說的構思拍的。對于東方的古跡，如古埃及的歷史遺跡，誰都知道那是古代征服者利用廉價加工建造出來的古老建築，但對于南美及墨西哥的印加古跡，因爲當地並沒有中古明文化，連近古的人民也是未開化的民族，對于那些古跡的釋謎卻是有說服力量的，筆者認爲這部紀錄片，它一如「天外來客」一樣，能刺激觀眾去思索，我們知道人世間一切罪惡，都不外來源于人的驕傲自大，以及胸襟狹窄，不知天高均厚而產生的。當我們從電影中看到廣闊的宇宙，又從古物的推測中，指出人的知識那麼有限，知道人類文明並不是某一個時代的野心家創造出來的，而是歷代天才的累積，人只要想到這些，就不會眼中無人、歷史、文化、任意妄自尊大。

看過「天外神秘客」的人，對它可能沒有甚麼新意，不過筆者認爲這類紀錄片至少比甚麼「非人生活」及「出浴奇觀」之類的紀錄片是健康得多的。

「神密天外客」原著丹力根與導演彬力在南美作考古工



人物春秋

金日成企圖併吞南韓

胡蓁之

從板門店斧斬美軍的事件看來，顯示北韓頭子金日成企圖併吞南韓的野心，由於印支半島三國已分別被赤化，而朝鮮半島北部的金日成也早就躍躍欲試了，加以中蘇共的競相支持，使金日成蠢蠢欲動，對東北亞的威脅有增無已！

儘管一度盛傳金日成已傾向莫斯科，但就地理人文而論，金日成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則較為密切。遠在一九一六年，當日成五歲時，便隨其父母到了上海，此後他便一直留在大陸。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寇侵入東北後，金日成已參加韓國的游擊隊，出沒於白山黑水的叢林之中，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後，他才在蘇共卵翼下返回北韓，出任了韓共「解放軍總司令員」及「人民委員會委員長」。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在平壤宣佈成立所謂「朝鮮人民共和國」，金日成又被選為韓共政權的「主席」，兼北韓陸、海、空軍「大元帥」等職。



金日成

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初期，金日成固然全靠前蘇共頭子史達林替他槍奪了半個韓國，並給它大部份在韓境內收繳的日軍武器，及一部份的經濟援助，以建立起北韓這個傀儡政權。但自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五三年間，那項驚天動地的朝鮮戰爭，而能使他苟延殘存，卻不能不歸功於毛澤東驅使下的數百萬中共「志願軍」龐大犧牲的果實！由於當時北平與莫斯科，均在史達林的控制下，雙方尚處得很融洽，而中共對北韓的各部份，也曾予以嚴密的控制。在表面上，韓戰於一九五三年三月已開始停火休戰，實則中共留在韓境的所謂「志願軍」，尚有八十至一百萬在右的兵力，掌。這些中共部隊，一直延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卅日才開始宣佈撤退。因此，令到北韓的金日成政權，在韓戰停火後的五年中，全部受到中共的嚴格限制。

北韓在中共的支援慫恿下，二十多年來一直企圖在南韓境內傳照南越的方式，建立一枝共黨游擊隊，從事破壞和騷擾行動。無如前南韓總統李承晚對共黨這一陰謀，早已提高警惕，使金日成無隙可乘，故於一九六〇年以前，北韓共特始終無法滲入南韓境內，直到民主黨的張勉上台後，共特則立即採取了行動，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首先煽動南韓左傾學生及教師六十一人，在木浦刧奪一艘輪船「廣州」號及另一艘漁船。同月廿三日，又有一艘漁船「波利」號被共特所刧。

一九六一年後，朴正熙發動政變，推翻了張勉政府，一變為實施其軍事管制，對內控制雖很嚴密，可是潛伏於南韓境內的共特們，多是學校的教員和學生，初時尚有顧忌！加上南韓內部派系鬥爭，也是給予共黨以滲透的機會，所以，在一九六四——六五年間朴正熙曾下令破獲了陰謀叛變的組織達四個之多，在朴氏的鐵腕統治下，共特則鑽入了地下活動，專門刺探南韓政府的行態，如南韓政府高級官員的行蹤，及來訪的外國貴賓，因此，一九六六年二月，當前美總統詹森訪問南韓，視察休戰線時，北韓恐怖份子一度越線而與美韓聯軍發生槍戰，搜情報當局透露：當時潛伏於南韓的共黨特務——包括南韓人在內，至少達一千人以上，而北韓陸續滲入南韓的破壞份子，游擊隊以及暗殺小組等等，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已增加至四倍。截至一九六九年為止，被捕或被殲滅的共特總數為九百二十六人。

北韓進行其暴力刧機奪艦及暗殺等恐怖事件，每一宗都可能導致亞洲的另場戰爭！例如：一九六八年一月廿一日晚上，北韓派遣三十一名武裝共特，越過三八線潛入漢城，企圖暗殺南韓總統朴正熙，陰謀敗露後，便有兩名北韓恐怖份子被俘，二十三名被擊斃，其餘六名在逃，造成一九五三年休戰以來北韓最大的大項陰謀恐怖行動，然其失敗後則惱着成怒，更在同月廿三日更出動了海共軍，將在公海上的一艘美軍電子情報艦「蒲布羅」號實行暴力刧奪，自艦長里察少校以下的八十多名官兵，均遭北韓俘去，一度使到華盛頓與平壤之間的緊張氣氛，彷彿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韓戰爆發的前夕！

一九六九年秋間，南韓一架客機自漢城起飛後，即遭數名北韓恐怖份子用暴力騎刧飛往平壤，經過國際紅十字會的交涉失敗後，又由聯合休戰委會出面與北韓代表談判，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及為時數月之久，數十名乘客始獲釋放。

客，[illegible]迫機師飛往平壤，雖曾降於南韓的金浦機場，然其機上的乘客和機師仍爲騎劫份子所挾持，經過七十九小時的僵持局面，終於由前日外務省次官山村爲人質，交換了九十九名乘客的安全，該航機飛往北韓儘管平壤當局否認與此刼機暴徒有任何聯繫，但刼機者爲何不勒令機師飛往其他鐵幕國家呢？尤其是平壤初時表示基於人道立場，保證機員與乘客的安全，並答允儘速將飛機乘客遣返日本。可是陰謀得逞後，却一度自食其害，北韓用以之毒辣，可見一斑！

一九七四年九月初，北韓共黨特務勾結日本人，派遣旅日韓僑青年，前往源城，行刺南韓總統朴正熙未遂，而誤殺了朴氏的夫人！共黨恐怖份子當場被捕，鬧得滿城風雨，鷄犬不寧！結果青年共黨特務判處死刑。

其實，金日成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在一項所謂慶祝「朝鮮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週年紀念大會中所發表的演說，就曾公開地表示：北韓將有積極南侵，以統一朝鮮的野心！同時，南韓方面所鹵獲北韓的秘密文件中，也曾發現金日成所擬定的侵畧計劃是：「將準備在一九七一年前後對南韓作戰，俾早於統一朝鮮半島。」時評家華納一九六八年九月曾在「展望雜誌」上發表一篇以「朝鮮戰爭」爲題的文章，其內容便根據南韓總理丁一權所透露北韓那項秘密文件的資料。他引述了一權總理的談話稱：「北韓共黨的秘密文件，很明日地表示金日成已積極準備對南韓發動侵畧戰爭。其主要的原因是由於金日成年已五十八歲，若依然韓國人民的傳統觀念，那末，人的生命多半結束於六十一歲前後，何况金日成的健康情况很壞。所以，這個北韓共黨頭子試圖在他六十一歲以前發動侵畧戰，企圖在他死之前併吞全部朝鮮。」但丁一權認爲：「北韓共黨頭子金日成的這種規法，不獨是白日作夢，也只是一種自取滅亡的瘋狂行動罷了。……」

北韓的秘密文件又透露：「朝鮮人民共和國現已擁有一枝爲數一萬五千人的特務及突擊隊員，他們在一名共黨少將軍官領導下，從事對南韓方面作特別活動的訓練。其中有八個突擊隊營是南北韓人混合而成的部隊，每一營經已分派至南韓各省，區去進行各種滲透或組織活動。這些經過高級特種訓練，具有良好裝備及其活動貲充足的特務們，分別從水陸各線滲入南部，——從陸上進入南部的一條是通過非武裝區的陸路，從水路的一條，則分乘八十尺長的船隻由海上滲入。而且這些船隻，一律僞裝爲漁船隊，將使南韓的海岸巡邏船艇，甚至南韓的漁民也無法辨別出來。……」

一九六九年三月廿八日，一名逃入南韓尋求自由的北韓共軍中尉魯富鳳，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也曾加以證實：「北韓正積極地加緊備戰，現在非武裝區加強了兵力其重武器。金日成領導下的平壤政權，已於一九六八年前出了緊急指示，要求工農豐衛隊及其他單位，都須儲存三個月的粮食，並且要加緊訓練五至六歲的兒童，學習携帶隨身口粮。」這對於北韓積極備戰的傳統，更信而有徵。實際上北韓南侵的作戰計劃，遠在一九五四年韓戰停火後不久就已進行「紐約時報」較早時的報導說：「蘇聯遠東軍總部命令金日成的侵畧計劃是：

地的地下倉庫。北韓[illegible]練，必要時在二十四小時內，即可改編爲作戰正規軍。」這些武裝警察部裝備，並不下於當年中共侵韓的「志願軍」，他們所使用的武器計有機關槍、野戰炮、向炮、及自動步槍，全爲蘇聯和捷克製品，其人數估計約在一百萬上下，並利用休戰線建築其作戰的工事計有：西自開城，東至高城，全長約二百五十公里的第一線，早經配佩約三十萬兵力。在這一條線上，寬約四公里的地區內，全是山嶺圻陵。北韓共軍在那些山頭上，築成無數的堡壘，且奴役了龐大的民力掘成隧道網和脈絡相通的地道陣地，金日成誇稱爲「天然要塞」。

根據一般揣測：現在潛伏於南韓各地待機而動的北韓共黨特務滲透份子，起碼在一千人以上。其中包括着南韓的政客們，學校的教授、職員、學生等，正潛滋暗藏中。所以，聯軍總部覺得憂慮，假定南韓不能澈底肅清共黨的潛伏組織，聯絡在野的各反對黨團結一致，而北韓的金日成一旦揮軍南侵，那末，南韓境內的共特，左翼學生及其他反朴正熙的勢力，將很可能會乘機竊發，或者是响應金日成，或趁火打刼。特別是最近，朴正熙統治下的南韓法院，分別逮捕了前總統尹普善，前反對黨總統候選人金大中等下獄，這些內在的弱點，都是有利於北韓的侵畧行動的。

不過，話分兩頭，平壤政權的內部也像其他鐵幕國家一樣地矛盾重重。金日成雖爲北韓「共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任「政府總理」及陸海空軍統先後整肅了親中共的「延安派」首腦朴憲永等十二人，似已高枕無憂，但實際上則仍不能完全獨裁。况且北韓的軍事實力，也未必強大南韓。據軍事觀察家估計：北韓的正規陸軍部隊最多不超過四十萬人，却配有五百輛蘇製坦克，四百五十輛裝甲車及數量不明的地對空飛彈。北韓空軍約擁有飛機四百五十至五百架；包括着米格十七型和十九型約四百架，米格廿一型約二十架，伊留辛十八型噴射轟炸機約四十架，運輸機三十架，海軍計有：巡邏艇八十艘、潛艇兩至五艘，以上裝備，一部份是中共一九五八年撤軍時移交北韓的。

至於南韓的事事實力，在韓戰期間僅有十萬人，分九個師及三個訓練補充師。到一九七〇年爲止，却已擴充達六倍以上。除六十萬名正規軍外，尚有隨時應召入伍的後備兵約四十萬人，且由美國替它裝備的「鷹式」地對空飛彈，及地面對地面飛彈，經常駐在前線的步兵約十個師，兩個配有「M四七」型及「M四八」型巴登式坦克師。空軍擁有作戰飛機二百五十架，截擊機六十架，戰鬥轟炸機及偵察機共一百四十架，合共四百五十架。南韓就憑此實力——已應以對抗北韓的挑釁，何况原駐南韓的美軍，尚有八軍的兩個師，和美第五空軍的一部份及戰術空軍的基地人員等共達五萬人，加上最近火速綢集海空軍特種部隊。假定北韓一旦南侵，則不僅美現時駐在太平洋的空軍及第七艦隊的陸戰隊，立刻可以應戰，就是聯合國也必然會採取，動的。

由是而觀，朝鮮半島還不像中南半島那樣的脆弱，輕易讓共黨赤化整個韓國，藉以威脅東區亞，因此，金日成的處心積慮，並不樂觀。

江青評傳

陳綏民

俞啓威轉往北方局

一九三四年（廿三年）夏，俞啓威乃不告而別悄悄潛往天津，再向共黨北平地下組織報到後，先在「北大」後轉入「南開」大學就讀，也正式向共黨的組織歸隊，成了眞正的職業學生，參加了共黨北方局的平津學委會的地下工作，化名「黃敬」，這時正是劉少奇（當時化名陶尙行及胡佛）、傅茂功（化名彭眞即中共首任北京市長已被整肅）領導北方局，同時李達、陳伯達、陳豹隱等亦分別在平大任教。在北平積極展開工作，黃敬與蔣南翔（清華畢業）、陳忠經（北大學生曾化名陳翹出席聯合國）、黃華（燕京畢業現任中共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蘇靜（女師大）、李昌（清華原名雷駿隨）、范瑾（女師大）柳無垢（清華柳亞子之女）、汪戴飛（化名李華）、王文彬（師大）、劉正柱（北大）、王堪（燕京大學）、楊學誠（清華）、劉茲凱（平大）、傅東誠（平大）、一般人分別領導「北平市委會」下「學委支部」工作，並掌握了「新學聯」，民國廿四年，北平有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學潮就是在共黨「北方局」「北平地委」及「市學委會」，所直接策動下而發生的嚴重學潮。緊接共黨在北平所立了所謂「民族革命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爲中共在北方誘騙控制青年的外圍組織，眞正幕後的指揮則是蔣南翔與黃敬這一羣人。

這時黃敬與范瑾打得火熱。（作者按：范瑾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任共黨北京市委會書記兼北京日報社社長，後爲江青所整肅，報了當年橫刀奪愛的一箭之仇。）

可是當時留在青島的李雲鶴，對於一去不復返的俞啓威餘情未了，念念不忘，但俞啓威則無片紙隻字寄李，多情自古空餘恨，時時暗彈珠淚，認爲俞啓威毫不念及他們地下同居的一場霧水姻緣，所謂一夜夫妻百日恩，她給他的肉體何祗百夜？因此她在心理也恨透了俞啓威，郎既無情，她也只好無義，何況她本性水性楊花，熬不住獨守空幃的寂寞，乃又與青大體育系三年的一位喬姓學生暗中勾上了，這個體育系學生身體旣棒，爲運動場上健將，這時成了圖書館的常客，二人又雙雙的墮入於肉慾的愛河，喬某亦不過是李雲鶴情場失意之餘的洩慾對象而已，可是俞卻有另一王姓女生在追求他，但喬某卻偏愛李雲鶴的風騷過人，二人常常陳倉暗渡，因而引致王女的醋海興波，又演出了一幕三角桃色糾紛。最後鬧到校長趙太侔夫婦處，李雲鶴則向俞姍哭訴，指責俞啓威對她的絕情，她存了一種反常的報復心理，俞姍亦爲當年在上海「南國劇社」的風流人物，以演「卡門」一劇而出名，對這位同室弟子雖表同情，但因李過去與其弟啓威之同居，引起家庭糾紛，內心亦表不滿。表面上只好加以勸勉，李亦希望離開「青大」，決心想改行，重過舞台生活；俞姍回答她，似可乘此離開「青大」，慢慢設法，並要她乘此時多看點有關戲劇方面的書，因此，她也在此時看了一些三十年代左傾作家的小說和有關戲劇方面的書，一知半解的希望能做「左拉」所寫劇本中一類的人物，離家出走的「娜娜」；或效法其師母所演「卡門」中的人物，一心嚮往的是十里洋場，燈紅綠酒的自由放蕩的生涯，時時想遠走高飛，實現她的明星夢，希望能成爲雲中之鶴在空中翩翩起飛底風頭人物。

明星夢從山東到上海

李雲鶴夢寐以求的機會終於來到了，時當民國廿三年冬，當時史東山與孫瑜在北方拍外景，路過青島，極力想拉俞珊及王泊生夫婦前往上海，趙太侔極力反對俞姍重回舞台，王泊生夫婦以山東省立實驗劇院正在草創之中，亦不願離開，於是由趙太侔與王泊生推介了在劇校任教的萬籟天、宋之的、陳荒謀等前往，俞姍則向史東山等推介李雲鶴，史東山特別約她作了一次單獨談話，憑着她的小聰明，和左劇校的一點舞台經驗，史認爲這山東小妞認爲可堪造就人材，於是就決定帶她前往上海，這時的上海，龍蛇雜居，五花八門，共黨在上海的

活動甚爲積極，文化界與戲劇界成了它們活動的大本營，由周揚、潘漢年、李卒峯等組織「左翼文聯總會」，影劇界幾乎一網打盡，另成立「左翼劇聯」，由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分別掌握，夏衍且爲「電影小組」的負責人，凡嚮想進入電影圈的，就非透過左翼劇聯的組織不可，有形無形的由他們推介與安排，進入後想走紅，也非由他們加以吹捧不可，否則想露頭角，則千難萬難。

李雲鶴偕同萬籟天、宋之的、陳荒謀等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惟一的靠山是史東山，於是史乃爲李雲鶴取了一個「藍蘋」的藝名，並帶着她先拜拜碼頭，往夏衍、田漢等處拜門，由於他們二人初次與她談話的印象不佳，以致等了一兩個月尚未進入電影界的門，此時上海電影界的情形，一共有四家較大的公司：邵醉翁的「天一」公司，張石川周劍雲的「明星公司」，羅明佑的「聯華公司」（後來

吳性栽滲入後極左傾），戲看堂的一藝華公司」，均有共黨份子和其同路人的滲透，在「左翼劇聯」的領導下，集中了編、導、演三方面的人才：

編劇：夏衍（沈瑞先）、田漢（化名陳瑜）、陽翰笙、洪琛、鄭伯奇、陳伯塵、田杏村（阿英）、沈浮、于伶、張庚、歐陽于倩、唐納等。

導演、史東山、孫瑜、蔡楚生、應雲衛、周伯勛、朱石麟、宋之的、鄭君砚、孫師毅、袁牧之、瞿白音、趙丹、……

演員：金山、金燄、舒適、劉瓊、趙丹、舒繡文、陳波兒、王人美、黎莉莉、白揚、胡萍、王瑩、胡茄、龔秋霞、嚴月冷、黃耐霜、張琬、夏霞等。

作曲：聶耳、賀綠汀、呂驥、冼星海等。

當時整個影劇界都在左翼的控制與影响下，演出的大部份都含有反現實、反封建、反政府的高度政治意識和階級鬥爭的宣傳意味在，例如：

「逃亡」：由田漢編劇，岳楓（筐子春）導演，整個外景係在陝北拍攝。

「狂流」「大路」：由夏衍編劇，孫瑜導演，金燄主演，描寫工人受老板壓迫的鬥爭情景，因爲符合階級鬥爭的意義，頗爲共方欣賞，主題曲「大路歌」轟動一時。劉瓊因在該片作臨時演員，所飾一工頭逼眞而走紅。

其他如「十字街頭」、「桃李劫」、「自由神」、「風雲兒女」，無一不是含有思想的毒素在，對三十年代的知識份子與青年的思想觀念影响極爲深刻，「桃李刼」的主題曲「畢業歌」幾爲當時的青年學生普通所愛唱。

此時藍蘋在耳濡目染之下，思想觀念也有了左的轉變，但她基本上是以當明星能做主角爲其最大的目的，因此，她只知道在史山東身上下功夫，對史東山使足了嗲勁，而不知如何去走夏衍、田漢這一羣人的門路，等于只作了史東山的小星之一而已；雖然踏進了電影圈的門，但無法更上層樓，只有望門興嘆之一途了。

圖爲藍蘋在「雷雨」中的劇照。

火種

小孩帶着林宇民去看了一下漏水的地方，這樣，他上屋時就有個底子，不必翻遍整個屋頂找漏了。

林宇民從椽子上的水漬，判斷漏水的地方很多，上屋之後，他就先做清理工作，掀開所有的瓦片，掃乾淨，然後重新鋪上完整的瓦，再在俯瓦兩側粘上石灰。

游心餘像是吃定了林宇民，上面風大，就獨個兒蹲在牆角裏納福，根本不管屋頂上面的人死活。

屋頂有陂度，疊瓦清掃，都要非常小心，粗工細做，是化時間的活兒，林宇民搞了兩三個鐘點，還沒有搞好。他也不急，李天佑分配給他的時間足夠，用不着趕。現在只賸下一處碎瓦清理掉就行了。

那個漏水的地方，正是下面床舖中間，漏水的情形比別處嚴重。他先站起來，兩手插在腰上做腰部運動，再活動活動膝蓋關節，剛好離他不遠的老壽也站着，用拳頭在捶腰脊，他對林宇民搖搖頭，苦笑了一下說：

「蹲久了眞吃不消，你年紀輕，還撐得住，我可眞不行！」

「撐不住也得撐呀，有什麼辦

「老林，細水長流，不必趕，以後的日子長着呢。」

「我知道，接受了九年改造教育，那還有不明白的。」

「那就好！」

老壽會意地笑笑。

林宇民蹲下身，開始幹活；他先把一列完整的覆瓦清出來，怪呀，瓦片好好的，怎麼會漏水呢？仰瓦也沒有碎裂的現象，這事情可眞有點蹊蹺了。

當他清到旁邊的第三行，他找到了毛病，有幾片覆着的瓦大概在從前翻修時沒有舖平，而且兩側的仰瓦却已碎裂了，他揭起沒有舖平的覆瓦，突然怔住了，怎麼下面有一捲用舊報紙包着的東西呢？

顯然這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住戶所藏匿着的東西，看樣子，不會是糧票，也許是金銀之類的財物吧？

藏匿糧食和財物的情形，十分普遍，不說別人，母親還在灶台的磚頭下面，藏着兩個金戒指呢。不過這個傢伙也太粗心了，知道今天來翻修屋頂，早應該把它移走。

林宇民感到猶預，他不願意去

條，也是人家的東西；但不把它移走，他就無法幹活了。

這中間還有非常嚴重的問題，不論撿到什麼東西，他都應該繳到小組裏去。據說，這是一個立功的好機會，一包黃金，就可換得黨對自己的信任，說不定這還是改變前途的契機呢，當然，不繳也可以，如果他能獨自，或者跟老壽串通，想辦法吞落腰包，未始不是改善自己生活的好事……

他能怎樣做嗎？自己曾經爲了堅持一個原則毀壞了前途，就是他撿到整幢房子的黃金繳給黨，對他加重信任或者有之，不過要摘掉右派帽子，怕還是辦不到。即使辦得到，他也不會損害別人而去迎逢黨；那沒有什麼意義，黨對這方面絕不饜足，如果你開始去損害一個人，立即它會指令去損害另外兩個人，直到你自己被人坑了爲止，這就是黨的政策。

他也不會去吞沒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很鄙卑，他絕對不致淪落到去做小偷的地步。

不過那紙捲裏包的到底是什麼呢……

是他該怎麼辦呢？這些東西不是他的，可是心靈却有一份「跟自己的東西一樣」的珍惜感；這些東西與他毫無關連，可是却覺得對它有着責任，他很不希望別人知道這個秘密，倒不是怕「見者有份」被分了去，他是躭心別人未必能夠跟他一樣保持緘默。

林宇民抬頭看看老壽，他背着自己蹲在那邊舖瓦片。游心餘似乎在牆角裏躭得不耐煩了，在巷道中呵着手走動着；他可以不必顧慮這傢伙，上面的事情底下是看不到。

他謹愼地在瓦片下面抽出紙包，很輕，背定裏面不會有金屬的東西。他聽說過有些問題人物到現在還匿藏着武器，但紙包太小，他一開始就相信裏面不會有什麼武器的。

我的判斷是正確的；他笑了一下，想道：可能是紙幣什麼的。

他把紙捲放在仰槽裏，慢慢的掀開，最先看到的是摺疊得很整齊的一卷紅布。看樣子是一面國旗；國旗除了左上角五顆黃星外，都是紅的。但是爲什麼要把它藏到瓦片下面去呢？

林宇民慢慢攤開紅布，眼睛一亮，突然嚇了一跳，那是什麼五星旗？它是一面鮮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原來這是反革命現行犯的鐵證啊！

這旗幟的印象是太深刻了，在十一歲以前，他每天都可以看到它，學校裏、街道上，到處都在隨風飄揚，他特別喜歡它白、青、紅的

突然[illegible]樣的一面旗幟了，隨之而來的是五星旗。他幾乎有點憎厭那一大片紅色，全是紅色，像是從血水中撈起來那樣，使人產生戰慄、恐怖。五顆黃色的星，爲什麼他們要選擇黃色呢？黃跟紅配在一起，給人的感覺是不淨，是骯髒。怎麼他們連色彩在基本上對人直接的視覺反應都不懂？那怎那可以用來作爲國旗？

兩者之間，在情感上他是比較歡喜青天白日滿地紅，雖然解放之後，他再也看不到那樣的旗幟了，但心裏一直保持那份印象；在農場裏，他還曾經夢到過幾次。

現在，突然之間看到了它，這個意外使他大吃一驚；它還是印象中那麼艷，那麼親切，好像大刼之後重逢故友……但這是不行的，這可能造成一個極其可怕的後果，他趕緊把它重新摺疊起來……

他所看到的，不止是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更怕人的，還有幾張已經褪色了的從前國民政府的任官令和一本手記冊。他沒有時間細心去翻閱，約畧的看到裏記載着一些地目、房產，以及「吾家忠厚相傳，耕讀以繼，列祖列宗，勤儉爲緊……」的警言，這，這不就是變天賬嗎？

這家人家怎麼會這般粗心，這樣要緊的東西居然隨便在瓦隙縫中亂塞？要是……

林宇民來不及多想，就照原來的樣捲好，只是該放哪裏？

「嗨，老游，上來幹嗎？上面」老壽的聲音，使林宇民嚇了一跳，他轉過頭，發現游心餘眞的沿着梯子在往上爬，而老壽站在那裏，對着林宇民撇撇嘴。

「上來幹嗎？」游心餘在梯子上回答老壽：「那臭老九在上面不聲不响的躭老半天，我還以爲他在乘風涼睡大覺呢！……喂，老林，你怎麼啦？是不是找到什麼的寶貝了？」

就在這瞬間，林宇民就把那捲東西塞進原處，抽出旁邊的瓦片，把它封蓋住了。他站起身，顯得有點不耐煩的說：

「老游，你不要以爲在上面很愜意，你願意，我跟你換個活幹……」

「算啦，我只是上來問一聲，可要石灰和磚瓦？」

「先遞瓦片上來吧，磚用不了多少。」

游心餘這才下去搬磚瓦，一叠一叠的往上面拋，林宇民熟練地接住，把它們堆好備用。

老壽離開林宇民這麼近，不會不看到他手上的東西，但當他把游心餘轟下去之後，看到老壽仍然蹲在那裏舖瓦，像是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一樣，他相信，如果老壽不是爲了對他示警，絕不會去兜呼游心餘的；大家都知道這傢伙不是好東西，萬一讓他瞧到了，倒楣的不止是這家住戶。

事實上很明顯，那包反動文件是從下面撬開磚頭和仰瓦，才塞進，磚頭和仰瓦都已碎裂，而那包東西却被覆瓦封蓋得很好，沒有受到絲毫損傷。

林宇民加工加料修補好了那個地方，照原來的樣子蓋藏了那個紙包，希望以後不要再有人來修理。

中午，這家屋頂的修補工作，全部完成，他們四個人就在院子吃帶來的中飯。老壽做工那家人很好心，給他們燙了一壺熱開水，讓他和着冷飯吃，不致又冷又硬的飯粒，梗住喉嚨。

林宇民修的那家男主人中午也回家了。

那是個淸癯的中年人，他似乎患着嚴重的感冒，一直流着鼻涕。他把項頸縮在一條圍住脖子的破舊布巾裏面，籠着手，縱着肩膀，匆匆向家裏走去。那小孩子遠遠看到他，迎了上去，興奮的喊着：

「爸爸，爸爸。」

「小明，飯燙好沒有？」

「燙好了，媽媽呢？」

「她要加班，我吃了再給她帶飯去。」

「爸爸，區裏今天給我們來修屋頂了！」

「什麼？小明，你說什麼？」

他的臉色都變了，緊張地抓住了孩子的肩膀，焦急地問。孩子嚇了一跳，不知所措的看看他說：

「修屋頂，爸爸，就是漏雨那個地方，現在修好了……」

「是誰要他們來修的？是誰？人呢，小明，他們人呢！」

記啦，媽媽說了好幾次，一定是媽媽去申請……」

「她爲什麼不先跟我商量呢？糟糕，怎麼可以這樣糊塗……」

他心意的晒着腳，清水鼻涕流到了下巴在往前襟上滴，想跑到林宇他們跟前去，但又是懼怕什麼似的猶預着。

游心餘看到他那副樣子，不高興的將飯包向身邊一放，大聲說：

「同志，怎麼啦？是我們修得不好還是弄錯地方了？看你慌慌張張心虛的樣子，是不是你家裏窩藏了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我們每月吃的都不夠，同志，哪有錢修補房子……」

林宇民捧着飯包，站起來走近他。

「你屋頂上漏的地方，全修補好了，以後可以放心了。你現在修還可以省點錢，等是梅天雨水一多，漏得更厲害，再修就更費錢。」

他像個木頭人那樣，怔怔站在那裏看着林宇民。

老壽不以爲意的插了一句。

「啊喲，你是怎麼搞的？跟你說放心就是了，還跟傻鳥似的發呆！」

他似乎在老壽的話裏悟到了什麼事情，立刻堆下笑臉，感激地的說：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112

為了導致革命成功，在像這樣的東三省地區，是有培植革命勢力之必要的。

陳其美為前驅

推進這個任務的前驅，是陳其美。他已經在這一年的一月底到過大連，和當地同志接觸，開始建立組織；並且考慮到如果可能的話，便立即展開軍事行動。可是，接受了袁世凱意向的日本關東軍都督府，則對於陳其美等人的行動百般干涉，逼迫離境；

上海近郊

蔣總統參加中華革命黨後，奉到國父交付的軍事任務是在上海指揮討袁軍事行動的作戰計劃

加以陳其美生病，曾入大連「滿鐵醫院」診治，需要長期療養，故而此行不到兩個月，即不得不折回日本。

『陳公（其美）嘗為余（蔣總統）言：辛亥、癸丑（二次革命）二役，不能貫徹實行三民主義者，以東北各省之革命運動根基薄弱，不能直搗北京，以掃專制惡魔之巢穴也。自今以往，如仍於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猶覆其轍而不自悟也。且袁軍密布於東南，防範壓制，不遺餘力，如不度勢量力，固執進行，是無以異於鄒與楚敵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謀第三次革命，當於東北數省培植革命根基，以為大規模之運動。……即與戴君季陶等首渡大連，……籌備發動。逗留半載（實際約五

袁逆緹騎四出，終不得志，既困於病，又受外交之掣肘，……飲淚東回。……而革命黨東北各部之基礎，實賴此以立也。』（註一）

日本嚴密監視

▼根據日本方面紀錄，關東都督府當陳其美到達大連之後，曾不斷嚴密監視，並妨得其行動。

下面引錄一九一四年二月四日關東都督福島安正向外相牧野伸顯提出的報告，可為例證：

「陳其美等來此，業經嚴密調查其行動；並飭大連民政所長向陳本人嚴厲傳達不得以大連為策源地、進行有關革命等計畫之意旨。」

此外，足以說明袁世凱對於陳其美高度警戒的紀錄，也頗為不少：

滿鐵副總裁伊藤大八於二月十三日向外務省報告曾與張作霖晤談，張秘密表示：「說老實話，大總統（袁世凱）有命令，不論用任何手段，鄒

蔣總統慎擬作戰計劃，但為袁世凱所派的淞滬守使鄭汝成（圖）偵悉致受挫折。

的辦法沒有？」

三月二日，袁世凱正式照會日本政府，以陳其美有刺殺商務印書館經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但日本政府以中日兩國尚未簽訂有關引渡罪犯等條約而予拒絕。袁世凱方面乃又提出「租借地應與日本領土性質不同」，日本方面則以「不希望因此而討論到租借地的地位問題」——仍然未肯答應。▲

蔣總統繼續未完任務

孫先生給予蔣總統的指示，就是為賡續陳其美所未完成的任務——重新探索「東北革命」的可行性。

『當時接東省同志之報，有巴、英二統領者，請其速往主持，公（陳其美）以在東事繁，不克西歸，乃命中正與丁景梁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往視察……』（註二）

然而東北革命氣氛之低沉，實在出乎意想之外。經在哈爾濱等處實地視察結果，不僅革命機勢尚未成熟，而且是完全在袁世凱和日本勢力的壓制之下，毫無活動餘地，

爲誇張不實之報告，以圖自孫先生或陳其美處詐取經費而已。

推進革命運動的目標，雖然歸於虛願，但此次東北之行，却獲得了頗爲珍貴的體驗：

「記得我在民國三年到東北去考察的時候，總理曾經對我說：「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台灣交還我們，並保證朝鮮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將這個意思告訴日本將領。」

「那時候，日本軍閥還意圖拉攏我們革命黨。我在日本人的掩護招待之下，在東北的滿州里、哈爾濱、長春等地住了三個月，最後在長春鐵道飯店日本軍人的招待會上，我將總理的意思表達出來，並說：日本要協助中國革命，應作列強的榜樣，首先有具體的表示。

『當時，招待會的主持人是一位日本聯隊長，聽了我的話，大爲不滿，面紅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請我離開東北。』（註三）

註一：蔣總統——「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畫及事略」（一九一六・五）

註二：（同右）

註三：蔣總統——「整軍與建軍」（一九四五・十一）

日本侵略我東北的大本營，設於旅順的「關東都督府陸軍部」。

日本覬覦東山

這個聯隊長的態度，十足反映出日本軍閥憑藉武力擴奪東北爲其殖民地的野心。他們的意圖，只是要利用中國國民革命造成實現其慾望的機會而已。

客觀情勢，既屬如此，是則停留在東北策進革命運動的計畫，勢爲緣木求魚，不可能達成目的。

『我在三十年前去考察東北，曾經作過下面的結論：東北不是中國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國革命的「歸宿地」。』（註）

沒有成爲「策源地」的東三省，如果追溯在後來從九一八事變到蘆溝橋事變、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乘日本失敗而落於共產黨掌握的歷史過程，實在是中華民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禍源之地」。

日本的「關東都督」福島安

山田純三郎的回憶

▲蔣總統這一次視察東北之行，日本人山田純三郎（一九〇〇年參加惠州起義殉難的山田良政之弟）曾經同行。

山田純三郎於四十年之後的一九五四年訪問台灣。是年五月三十一日，參加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台北市實踐堂所舉行的總理紀念週，發表演說（由現任台灣省主席謝東閔翻譯），回憶當時的情形如下：

「總理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民國三年，派總裁和我（山田）到黑龍江齊齊哈爾去策動軍隊，再起革命，但由於那些軍隊對革命思想認識不夠，沒有聯絡好，以致失敗。

「總裁回到日本，在報告書中坦白說明經過，勇敢承認失敗，使我和其他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朋友，看了都很感動，覺得在總理左右有這樣負責熱忱的好同志，前途充滿光明」▲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正當在東北的旅程中，震撼全世界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國皇太子夫婦在其新領土塞拉熱窩被拉維亞青年所暗殺，乃成爲奧國於七月二十八是對塞國宣戰的導火線。

這個消息，飛越歐亞大陸傳到東北。雖然詳情尚欠明瞭，但蔣總統盱衡以往歐洲情勢變遷，判斷戰亂必然擴大，更必然會影響及於爲歐洲列強競爭之地的中國。

因此，乃於八月二日自東北上書在日本的孫先生陳述歐戰情勢和今後討袁計畫：

『今奧、塞開戰，俄國即首當其衝，則法國萬能坐視。……德國對於其同盟奧國之態度，尚未顯著，英國之於德國，處心積慮，伺隙待機，以冀一擊爲快，……雖未出諸極端挑戰行動，而其內部實行動員之積極，或不稍減於俄、法。……

『默察大勢，世界大戰，已箭在

弦上矣！此次歐戰時期延長一日，即袁賊之外交勢力薄弱一日，範圍擴大一部，即吾黨之外交關係勝利一步也。吾黨應於此袁賊親西排東之外交失敗期內，乘勢急進，機不可失。……

『如全歐紛爭一起，則列強對於東亞之外交，必難兼顧，吾知日本必於此期間，竭力伸張其勢力，以鞏固其將來在東亞外交上之地位，此即其暗排袁賊之陰謀。……』

在分析歐洲戰局的同時，並建議在今後宜將革命根據地轉移到浙江，以伺機規取南京、上海。

歐洲戰亂，一如預測，擴大爲全面戰爭——奧國方面，有德國與土耳其參戰，塞國方面則得到英、法、俄國助陣。

日本趁機伸出魔掌

其影響，立即波及亞洲，於是，日本的動向，也不出意料之外——乘機向中國大陸更伸開了他的魔掌。

成爲日本覬覦之焦點的，是「山東半島」。當時，在山東方面，德國租借有青島（膠州灣），英國租借有威海衛，各自建設軍港，形成　塞。德、英兩國之所以能取得青島與威海衛爲其租借地，乃由於在甲午戰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因之產生「三國干涉」（一八九五年）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日本在當時要求清廷割讓遼東半島，而俄、德、英三國聯合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棄要求，然後向清廷需索報酬而巧取豪奪分別獲得上述租借地。尤其是德國，更得到了由青島通往濟南的「膠濟鐵路」建設權，以及沿線採礦權與架設無線電話權，他意圖以青島爲起點，進而向內陸地區發展。至於日本，則等到了利用歐戰的機會，轉謀剝奪上述德國所有權利，據爲己有。

日本圖與英國聯手

日本由於和英國之間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三度簽訂有攻守互助的「同盟條約」，故而積極展開活動，意圖依據條約行事，和英國聯手起來，參加對德國的戰爭。

八月三、四兩日，日本兩度通過英國駐日大使葛林照會英國政府：「願依據日英同盟宗旨，援助英國，如英國參戰，則希望也能要求日本的參戰。」

註：蔣總統——「剿共戰術之研究與高級將領應有之認識」（一九四五・十一）

袁世凱引狼入室

日本的要求參戰，在英國來說，實在是一份並不歡迎的人情。因爲英國在遠東的發展，是以經濟野心爲主，遠超過其軍事野心之上，故而希望避免戰火擴大到中國境內，使他蒙受在商業上的不利，此外，當然也知道日本是爲了藉口參戰而謀求分得一杯羹——也就是擴展其在中國的利益。

英國於八月四日對德宣戰，七日，照會日本政府，請日本「依據日英同盟，出動海軍，在中國沿海搜索德國武裝商船隊，予以擊潰。」英國的本意是——並不要求日本全面參戰，而只希望能夠協力保護其本國商船的安全，最爲妥當。

日本決定參戰

接到這個照會的日本政府，便於當天晚間十時在首相官邸舉行緊急內閣會議，

席上，外相加藤高明提出這樣的主張：

「第一：對英國基於日英同盟所提出的要求，應有適當的答復。第二：乘此機會，剷除德國在亞洲的根據地，更進一步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基於這兩點理由，應該斷然參戰。」

閣議一直進行深夜兩點鐘，并且得到元老山縣有朋、井上馨等人贊同，結果決定了參戰的方針。

可是，英國方面仍然希望日本打消全面參戰的念頭。英國駐日大使葛林再三向加藤高明提出意見如下：

「日本對德宣戰，將會給予人以一種使戰火擴展到中國大陸的印象，中華民國本身也會爲之不安。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涼夜

封淑英

絲絲涼意玉階生，檻外幽幽玩物情，
桂院香濃花有影，雲天色淡月無聲。
蟬音怕聽斷還續，螢火愁看晴又明，
更箭立殘風露裏，爲誰不寐怨秋清!?

對月懷鄉

袁暘照

雲封蟾闕夜朦朦。遙望家園路未通。
寂野草凝秋露白。哀鴻聲撼夕陽紅。
南傳噩耗憂川北。外洩災情泣冀東。
千古凄涼悲慘事。再無堪與此時同。

前題

前人

桂飄香信下凡來。恰值人間釀禍災。
慾篡本昭天有眼。拯民偏奈我無才。
詩心久賴吟風月。愁病難消却酒杯。
聞道冀川皆浩刼。蟾宮曾否累崩頹。

前題

前人

仰看明月又如何。鄉土沉淪廿載過。
軀體不會供策勵。精神依舊任煎磨。
家垂鐵幕音書斷。人寄天涯慮恨多。
既識毛廷將末日。懶將消息問嫦娥。

追月

次蘇樹聲詞丈原韻

姚伯衡

朗吟逸興思綿綿，庚子樓中月正圓，
昨夜滄濛迷素魄，今宵皎潔炫青天，
盈虛有數餘成歲，老少無差及大年，
悉盡纖雲窺玉鏡，願人千里共嬋娟。

鳳凰臺上憶吹簫

劉祖蔭

桂蕊初黃。蘆花漸白。晚霞遙襯楓丹。正雁增風急。人怯衣單。多火蓬瀛樂意。空悵望縹緲雲山。斜陽外。歸帆渴盡。閒漾銀瀾。心酸。自從別後。隣家簫管。聽到更闌。嘆芳韶易逝。枉說團圞。舊日中秋佳節。同携手踏月尋歡。今宵是。蟾光如水。獨自憑欄。

瓜棚夜話

調寄訴衷情

何敏公

星稀月暗助虫聲。爭作不平鳴。悲因恨缺難訴，以嘆夜無情。頻暝鶴，乍飛螢。客心驚。東陵五色，黃臺再摘，話到天明。

前題

調寄小重山

劉雲閣

布葉牽藤瓠一棚。納涼濃陰下，已深更。鄰翁閒話到韓彭。功震主，那得不遭烹。往事且休評。今宵風月好，富詩情。何如把盞事雕瓊。吟復飲，聊遣有涯生。

瓜棚夜話

調寄減蘭

朱濟川

豆棚瓜架。野老相逢明月下。少坐何妨。消受南風一陣涼。興亡共話。漢武秦皇安在也。轉眼成空。淘盡英雄濁浪中。

前題

調寄清平樂

陳冠天

疎陰庭院。夜奉[illegible]詩。瀹茗瓜棚皓魄見[illegible]。[illegible]、薦芬[illegible]消遣。情味！笑談萬籟聲中。

前題

調寄西江月

歐一鷗

明月光中煮茗，涼風棚畔談天。爭鳴唧唧覺悠然。四野虫聲一片。世路崎嶇久慣，人生變化無端。稻花香起憶豐年。閒話太平鷄犬。

前題

調寄浣溪紗

李[illegible]

宕卻[illegible]好浴蟾。照臨隣里暢談天。無冠不屐各軒然。話到古今眞戲劇，役來青秀塞山川。盡拋書卷學耕田。

二

村外棚邊話夜情。月衣幻出綫羅輕。拂披乘宵亂流螢。箕踞沫飛殊洒洒，宮商刻掘更錚錚。才知人籟遜虫鳴。

前題

調寄三字令

潘學增

人四座，夜三更。斗星橫。因有月，可無燈。瓜棚前，草舍畔，不平鳴。憑舌劍，鬥心兵。利名輕。才不器，口如瓶。摘黃臺，憐赤子，眼中釘。

前題

調寄攤破浣溪紗

蕭瑤笙

小憩瓜棚愛夕陰。烹來紫筍助談心。忽訝玉繩暗抛下，素娥臨。閒話海桑懷既往，縱横人物數如今。不覺漏殘忘夜永，露沾襟。

前題

調寄好時光

鄭越燁

夏日沉沉西落，明月上，晚風揚。良友並肩棚下坐，杯茶沐夕涼。笑作誇誇語，談古往，議滄桑。正是興酣處，不覺五更長。

青玉案淺釋

何敏公

本解：張衡詩：有「何以報之青玉案」之句，調名取此。韓淲句有「蘇公堤上西湖路」故又名「西湖路」。

調體：㈠以賀鑄「凌波不過橫塘路」一闋爲正體，兩段六十七字，前後段各六句，五仄韻。後段第二句例作拗句，南北宋人詞皆然。前後段第五句亦有不押韻者，可以依照填寫。但應前後段相同爲宜，免於參差，方稱完善。

㈡本調體制甚多，除外有四體六十六字，共八仄韻如黃公度之「鄰鷄不管離懷苦」。又如史梅溪之「蕙花老盡離騷句」，趙仙源之「恍如遼鶴歸華表」，及張玉田之「萬紅梅裏幽深處」。又有兩體六十八字者：如張方叔之「西風亂葉溪頭樹」，及曹元龍之「碧山錦樹明霞審」等。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65

老毛出殯後的派系鬥爭

毛澤東死後的後遺症

讓歷史文件駁斥無綫電視

「雙九」考

水滸傳背後的亡命案

林語堂的母性觀

讀李贄藏書・焚書後感言

論毛死後的中蘇共關係



「斷纜！」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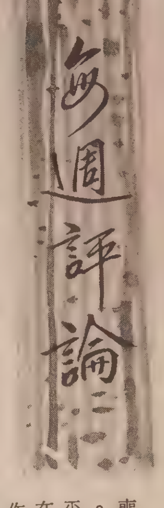
NO.465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九月廿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㊄七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愛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illegible]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老毛出殯後的派系鬥爭

毛澤東的喪事已經辦完。九月九日北平宣佈毛死後在大陸各地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先後奔喪赴平輪流在毛屍旁「守靈」，然於九月十八日大出殯前又都回到任地，紛紛設立「靈堂」爲毛治其無屍只有照片的較小規模之喪。

中共這個舶來品的黨自稱是無神的唯物論者，但毛死後中共報紙、廣播中却不斷用充滿「封建迷信」和「四舊」的「守靈」、「靈堂」和「瞻仰遺容」等字句，來宣傳事實上已經神化了的毛澤東的喪禮。

還有中共要求老百姓「節約鬧革命」，而老毛死了却大事舖張浪費，其實，除了「打齊」和焚燒香燭紙馬以外，簡直是搞到了一個皇帝駕崩了的水平。

毛澤東這個嗜殺成性的魔王，死於今日在他自己來說實比希特勒幸運，但却比不上斯大林。下一步遺鞭屍，可能比斯更慘。納粹頭子希特勒戰時殺人有的說一百萬，有的說六百萬，比殺人六千多萬的屠夫毛某，眞是小兒科，但希特勒最後却落得個偕其情婦自殺的下場。所以說，毛之死比希特勒幸運。斯大林是毛的恩師，對斯魔在毛澤東來說眞是「爹親娘親沒有斯爺爺親」。斯大林殺人比毛少，但斯與毛的下場，必同受鞭屍，同時一定是毛比斯要壞。

斯魔死時已有馬林科夫作爲「接班人」，並有特務頭子貝利亞及老資格狡猾的外交長才莫洛托夫等人的合作，形成一個「集體領導」的局面，但毛死前除了遺留下來一個四分五裂的黨和「同志」間劍拔弩張積不相容的一種根本無「團結」可言的爛攤子外，甚麼也沒有。

由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鄧，反右鬥爭還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不用說沒有決定接班人，就連宮廷派的「優勢」也隨着毛死而要打一個折扣。如果，中共上層那一小撮人還能坐在一條板櫈上平心靜氣地談一談，即或不能做到「要團結不要分裂」，起碼也能在爾虞我詐，口稱「同志」，心裏罵「王八蛋」的「不團結」情況下暫時維持「合作」，實行「集體領導」。

然在事實上，隨着毛死中共的一切都在變。而這種變，可以肯定又是中共崩潰的先兆。所以，派系鬥爭必越來越激烈，根本無法促現「集體領導」的局面。有人認爲：毛斃命後，北平那批牛鬼蛇神會出現「集體領導」的局面。從表面上看會如此，似乎是今日的中共中央也應該這樣做；因爲毛周朱相繼死亡，鄧小平又澈底垮台，致使當前的中共小朝廷中沒有一個有份量的頭頭可以取代毛周朱鄧等人的地位。在一種互不相信，僵持不下，而又亟需團結一致以維護既得利益的情況下，實行「集體領導」，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不過，這只是從皮毛上所作的分析，根本沒有看到中共的實質。

共產黨政權統治小集團，無一個不是滿口天官賜福一肚皮男盜女娼的壞蛋。他們所提倡的「集體領導」，只是在一個「形勢比人強」的相持不下的階段所採取的一項緩衝措施，根本不能較久的維持下去。因共產黨和中共產黨把持的政權的本質，從基本上就決定了它根本不可能有眞正的「集體領導」。

中共自遵義會議後，一直是老毛家長式的統治，從沒有「集體領導」，照本文執筆時北平的共黨大小頭目活動情形看，中共的三中全會短期不會召開。三中全會不舉行，就是兩派力量接近，也就是說：宮廷派佔優勢但不是壓倒的優勢，所謂穩健派處於下風，但仍有還手的力量。目前宮廷派的優勢主要是他們把持了宣傳和特務大權，在共軍方面是一大弱點，因爲民兵再多，到底是不頂用的烏合之衆。毛的喪事辦完了，高級共幹冷靜下來，該集中力量用在派系鬥爭上來。可以估計得到的是：江青在宮廷派中仍將以「事頭婆」自居，時發嬌嗔不能平等待人，這樣宮廷派內部可能出「叛徒」。而所謂穩健派方面，因毛已死首先減輕了精神威脅，必廣泛與軍方串連，進而結成聯合戰線與強矢之末的宮廷派對抗。

結果必是分裂擴大，接着可能就是內戰的爆發，下一步就是鞭毛屍和收拾江青。

無綫電視播映毛喪特輯

侮辱蔣公歪曲歷史引起公憤

劉人傑

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了，無綫電視連忙將他們早已儲備的毛喪資料推出。其中一個長凡三小時半的毛澤東特輯，由劉家傑担任旁述。這部紀錄片歪曲了歷史，還把蔣公罵爲「賣國賊」。播出後，全港嘩然。此事至今未見無綫電視有何補救、悔改的跡象，因此觀衆憤恨難平，一致認爲須向政府請願，採取一切可行辦法，予以制裁。

為毛澤東死舉杯

香港四百三十多萬人，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直接受過毛澤東的苦頭。他們離鄉背井，用生命作賭注，無比艱辛地逃到香港，才得苟延殘喘，活到今天。能親眼看到暴君死亡，心裏的痛快，不言可喻！

因此當這消息傳出，電話响個不停，讀者都爲了毛澤東的死亡而高興，更有人買了酒送到報社，與我們員工共醉。

可見香港市民爲毛死而哀悼的，只是一撮靠吃毛飯的人，極多市民都認爲「飲得杯落」。可是，作爲大衆傳播的無綫電視，在宣佈毛澤東死亡時，劉家傑穿上黑喪服，打了黑領帶，表現得無限「沉痛」。香港是自由地方，他有悼毛、哀毛、哭毛的自由，這一點，我們不管他；但他說及老毛「生平」時，却足足罵了蔣總統一小時。他罵蔣總統也有他的自由，可是歷史不容竄改、不容歪曲，而劉家傑却把歷史一筆抹煞，我們身歷八年對日抗戰的人，聽來莫不義憤塡膺，越聽越氣，難怪有一大夥人忍不住跑到無綫電視提出抗議。

今天的無綫電視，比人民電視台更効忠毛澤東，也比人民電視台更惡性。在螢幕上見到劉家傑的一副嘴臉，確令人難以容忍！劉家傑與中國人民爲敵已不自今日始，但周恩來、毛澤東兩人的死亡，他表現得左到發燒。他的左，他的親共、捧共，沒人管他，但侮辱了蔣總統，却是愛國同胞所難以忍受的！

劉家傑與中國人民為敵

無綫電視雖拒絕接受抗議書，雖關上鐵閘，對抗議者不理不睬，可是羣衆的憤激無法遏止，鐵閘關不住他們的怒火，這股怒火對無綫電視十分不利。無綫電視的老板們爲了一時的「利益」，與民意背道而馳，實愚不可及！

一向，麗的電視立場與態度都比無綫爲左，但這次老毛之死，麗的表現得相當客觀，他的結論是：毛澤東對中國爲功爲過，要留待歷史的判定。這說法，不論反共、親共的人都可受落，但若是肯定說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領袖」，極難得到人們同意！

在老毛死亡前夕，萬人日報發表了中共內部的批毛文件，這長凡八千字的文件，對毛澤東的一生，有極得體的批判，這些批判是出自共產黨人筆下，可見在共產黨當中，也有極多人反毛，現在毛死了，他們會來一次「大鳴大放」。聽說北平會引起騷動，執筆時情況尙未明朗，很可能是大陸暴亂「知秋」的「一葉」，大陸各地的動亂，會由此普遍引發，那是肯定的！

請看毛澤東說過的話

共產黨假劉家傑之口，強說中國八年抗戰是毛澤東功勞。其實，如果老毛未死，這些話連他自己也不敢說，劉家傑却替他說了。幸而老毛已經釘盖，不會面紅，否則一定非常尷尬。翻開他以前說過的話看看，劉家傑簡直在打他嘴巴！

毛澤東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報告「論新階段」（見新華日報版第四、十三、卅五、卅六等頁）中說：「由於國共兩黨雙方政策的轉變，由於蔣介石先生的領導，由於全國軍民的擁護，由於其他集團其他黨派的協力，使得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的侵畧步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

這段話承認了對日抗戰是「蔣先生領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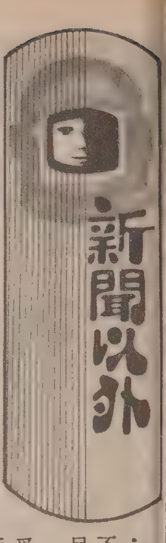
又說：「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全中國就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發出了神聖的正義的炮聲，全中國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形成了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段話承認了蔣委員長是「民族領袖」「最高統帥」。

又說：「新環境中，敵人的方針，必然集中於反蔣反共，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府，企圖推翻蔣委員長，推翻國民政府，破壞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針對敵人的這種方針，全民族的第二任務在於號召全國，全體一致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

這段話表示「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

又說：「蔣委員長早已明白宣示：『戰事既起，唯有拚全民族之生命，犧牲到底，再無中途妥協



之理』。（去年七月廬山談話）『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所必經，爲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交戰國勢均力敵者大異其趣，故憑藉不在武器與軍備，而在強毅不屈之革命精神與堅強不拔之民族意識』。（去年十二月告國民書）。悲觀論或亡國論者認爲敵人強不可抗，中國不堪一戰，妥協才是出路等等荒謬說法，已經證明完全是錯的了。」

這段話表示完全同意蔣委員長的「宣示」。又說：「蔣委員長在去年十二月告國民書中指出：『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勝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這完全是正確的，戰爭雖然困難，勝利前途是存在的。」

從上面引述的幾段話看，怎可以說中國對日本的八年抗戰是「毛澤東領導」的呢？劉家傑在造謠惑眾之前，如果肯先看看毛澤東說過的話，就不會擺這烏龍，以爲是捧他，卻是狠狠的打了他的嘴巴，否定他以前說過的話。

決定不予重播

傳說無線電視要重播「毛喪特輯」，所謂重播，等如「更正」，把九月九日旁述重新編寫，以息觀眾的憤怒。

可是部分高層人士認爲可能得到相反效果，因爲這套紀錄片根本上是一部媚共的東西，無論怎樣改，也不可能改到適合正義人士口胃，多播一次，只有更激起人們的怒潮，弄巧反拙。因此，老萬聽到的「最後消息」，無記當局決定不予重播。

但不重播也平息不了廣大觀眾的憤怒，雖說電視台靠廣告爲生命線，這部媚共紀錄片既全部係作廣告時間，同時，中共貨品廣告，佔了很大的比數；但無論如何比不上收視率重要。沒人收看，廣告不會入戶，因此三個電視台一直以收視率做宣傳，目的在吸收廣告。

因此，如果因播映媚共紀錄片而爲觀眾唾棄，受到杯葛，把電視機扭到別的台去，敏感的廣告客戶便也將廣告移到別的電視台。無線電視感到惶懼，因爲太多的不滿反應，受正義人士一致聲討。有人不斷打電話去抗議；有人在門外示威；有人投書報紙攻擊，從九月九日到現在整整一週，人們的怒潮不但沒有平息，且越來越激昂。很多人資助岳騫到台北向中華民國政府投訴，姑無論結果如何，市民對無線電視已不少私下採取杯葛行動。

急忙舉行高層會議

無線電視急忙舉行高層會議，由董事長利孝和主持，可見無線電視最高當局亦知毛死特輯闖禍，急謀化解。無線電視放出的許多消息，都不過是試探行動，希望只消犧牲一兩名屬員，就可應付過去。如重播特輯、劉家傑免職（或辭職）等，不過藉以試探一般反應。

重播既決定終止，劉家傑的免職，也證明是「謠傳」，因爲劉家傑在無線新聞部有權有勢，拿的高薪十倍於毛澤東，要他「自動辭職」似無可能。我們打電話到無記求證時，聽電話的人笑道：「佢咁好收入，用鬼槍指住佢都唔會辭職啦！」

「免職」也不可能，因爲無記高層人物中，與劉家傑方向相同的人多的是，譬如「女強人」梁淑怡，辦公室裏有毛澤東遺像；董事長利孝和是親共親到出名的利銘澤的兄弟。這些人，都能保住劉家傑的職位，不會被炒。

那麼，無線電視將以何種方式拉回觀眾？恐怕無記高層正傷透腦筋，何去何從？且拭目觀之！

岳騫到台北提出控訴

岳騫兄已首途赴台北，任務是：向政府表達香港正義僑胞的憤慨心情，務要促使政府對無線電視採取一切可行的懲治。除日前在報上發表過的四項建議外，他如所有無線電視員工，一律拒予發給入台證等，再加以補充。雖或對無線電視沒太大打擊，至少也可表示我政府重視此事，也說明忠奸有別，對無線電視的親共、媚共分子，不應熟視無視。

老萬本打算與岳騫兄同行，但毛澤東斃命後，事務紛繁，如左派分子派人收購本報，致使許多讀者多天買不到報紙等，在在需老萬親自處理；同時，何建章控告本報誹謗的官司，正開始進行，老萬經常要和律師接觸，暫時無法離開香港，只好留下，坐鎮大本營。

岳騫兄與台灣新聞界關係很深，他可能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一定有聲有色。我們已把讀者送來的三卷錄音帶全部聽過，每一句話都錄得清楚。我們先把三卷錄音帶內容寫成文字，一方面在本報刊出，讓沒有聽到的人看看，已經聽過的人重溫一遍，有些人雖聽過，只記得一部分，有了文字的紀錄，可使每個愛國同胞「永誌不忘」。另方面，國內很多人不懂粵語，有了文字對照，使他們易於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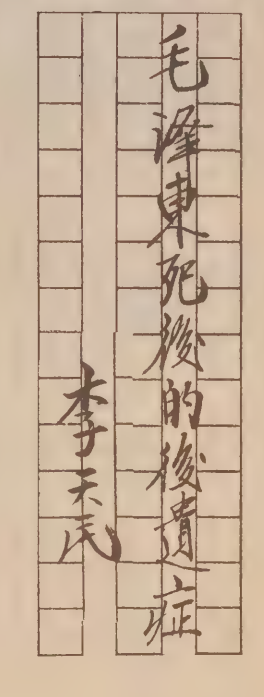
若予縱容國法何在

讀者提出的四項建議，其中之一爲國內三個電視台與無線電視「合作」拍製電視片問題，據悉，台北華視已獲有關當局通知，打算停止與無線電視「合作」。如這項消息可靠，表示政府已曉得這回事，岳騫兄此行任務，當較易獲得成功，不必費太多唇舌。

萬人協會執委會同人對此事最熱心，執委會會議中，即席捐了一千多元，作爲到台北進行投訴的費用。岳騫兄堅持旅費自付，携帶五千元港幣「另有用場」，不足之欵，亦將由萬人協會墊支，將來讀者支助，在捐欵中扣還。此事必須打鐵趁熱，不能拖延，愈快愈好，不能等待籌足這筆錢才動身。

岳騫兄對此十分認眞，他和老萬同樣忙，要他抽出幾天時間跑到台北，對他來說是個很大的負担，不論金錢上、精神上和時間上。不過他認爲此事比什麼皆重要，寧願放下稿子不寫，什誌不編，也要完成任務。

正如岳騫兄說：在台北賺了中華民國的錢，在香港投資電視台，讓劉家傑大罵蔣總統爲「賣國賊」，這種人若加縱容，還有國法可言嗎？



毛澤東死了。十年前，巴奈特就寫過一本「毛澤東死後的中共」(China After Mao)，他的立論是從「圍堵而不孤立」的幕後，去看中共政權的變，時間上，又沒有以文革作一個重要背景。今天，毛澤東死了，他這本書已無太多參證的價值。

在毛澤東未死之前，「毛澤東死後之中共」，已是大家注目的問題。較早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四日，費正清在紐約時報寫的專文，認爲毛周死後，中共不致有大亂，且將一心走向統一團結。等到今年五月，他來台北，對記者談話，又稱看不清中共誰鬥誰的問題，較近的是今年七月香港出版的「現代情況」，白魯珣所寫的專文，提出中共三大問題：一、誰是統治者，那種體制會符合勝利者的利益。我以爲是不是用習用術語歸納爲：一、權力鬥爭問題，二、繼承人問題，三、路線問題。在毛澤東死後，將引起的新變化如何?這三個問題是互爲關聯，互爲影响的。

文革播下動亂鬥爭不熄種子

第一、中共未來動亂和鬥爭熄不下來。那是由於毛澤東在文革十年中播下的種子。文革需要在歷史上總結、交代，文革不能也不是以文化的革命可作解釋的。它的十年全程乃是以繼承人問題爲重點的變化與發展，演出爲一幕接一幕在繼承人問題上的權力鬥爭。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毛澤東雖改變主意，以全力扶植江青一派掌權爲唯一目標，但從今年周恩來死去，天安門事件發生，華國鋒以黑馬出現在繼承人地位。說明並非毛澤東按照預計處理繼承人問題，還留有權力鬥爭再起的火種。何况這十年鬥爭的結果，中共黨政組織機構都是在烈燄中焚毁後新建的，槍桿子一度成爲天之驕子，又再從他們手中把一些權力奪回或分散。中共第一代人被鬥下來，被拉下來，被冷落下來，豈能甘心倒下。尤其是廿幾年來，大陸人民對中共暴政的積怨，消極的表現爲逃亡的難民潮，積極的形成爲鳴放運動，甚至發生代人怨的天安門事件與天厭的華北大地震。在如此情勢下，毛澤東死去，說中共新當權者可以和平順勢接掌政權，出現一個安定局面，

中共只存在江派與反江派之爭

從將起的新權力鬥爭的角度看：我與西方人士有一個基本不同的觀察。毛澤東死前，西方人士一直把中共分爲溫和與激烈兩派。再進一步認爲毛澤東死後，又將另起一場溫和與激烈兩派之爭，有如今年七月十四日倫敦衞報所提出的。我不同意如此一廂情願的公式化分析。乃是認爲中共內部派系不斷有變化，不能把它長遠固定在溫和與激烈的對立上；也不能用它來說明權力的激盪、相持和衝突。

過去中共內部路線鬥爭，也不能盡以抽象的溫和與激烈來劃分他們的派系。毛澤東死後將起的誰鬥誰問題，我認爲是江青一派與反江青派之爭。無關激烈與溫和，只是前一派的陣容與人物都極鮮明，後一派則比較晦闇。因爲傳播工具都不在他們手裏。我們不易推斷。只能說在反江青派人物中，必然包括地方軍區與地方政權若干重要人物。鄧小平站在反江青一派已是不爭之論，但認爲周鄧一線則需考慮的。反江青一派的大聯合是如何形成，再經過一個怎樣的發展過程，過一些時日，它會逐漸呈現出來的。

天安門事件粉碎了西方的穩定論

由於天安門事件的發生，國際間推斷毛澤東死後，中共政權會日趨穩定的論斷顯著減少了。但是十多年前，中共第二代和平轉變的論調還在想借屍還魂，想塑造一幕未來的中共溫和派與激烈派的鬥爭上演，編織一個溫和派的勝利之夢。那是自己騙自己的。

我同意費正清提出的看清楚誰鬥誰的問題。我說江青派與反江青派的鬥爭，其意義是絕不同於溫和與激烈派的鬥爭。我也同意一部分人士的看法，勝利可能不是屬於江青派，但那絕不是指勝利是屬於溫和派。

第二、緊接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毛澤東把華國鋒提到繼承人的地位。但這幷不意味着毛澤東已解決了他死後的繼承人問題。他死後，繼承人問題，仍留在待決的議程上。近來，對華國鋒究竟何所屬的問題，一直是喋喋不休爭論的焦點。探討今後繼承人問題，落實在華國鋒身上，正是面對現實的問題。西方人士多數都把覶爲是在妥協中出場的。七月中，左薩連續在先鋒論壇報發表兩篇文章，認爲中共已在暗中攻擊華國鋒，可能是江青一派的指使。但謝布倫七月十八日在美國費城詢問者報的報導：又認爲毛澤東死後，如果權力鬥爭不起，也可能出現華國鋒張春橋合作的局面。總之，今天我們不能把華國鋒的位置擺錯，否則一切推斷便很難有準確性，文革以來，中共權力鬥爭反映在高階層人物的派系關係上，嚴格的說只能二分不能三分的。只能另有若干人是接近或傾向那一邊。他們加在一邊是有影響，成爲雙方爭取的對象。此外，是沒有能形成一個可以平分秋色的第三分方面。對華國鋒而言，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他代表第三方面，他只能屬江青派或反江青派，援近江青派或反江青派。

華國鋒是江派的過渡人物

我們不妨先提出華國鋒出場的有權決定者：一是幕前的毛澤東，二是幕後的江青，三是在政治局佔多數支持江青的人。這三者斷不會選出反江青派與接近反江青派的人物的。因此，對華國鋒除了提出他同江青派有過一些關係資料，來證明他是屬於江青派外。同時還要了解他在江青派中的地位。即是說，他可能不是江青一派中的尖銳人物，他也可能不是上述三者所早已預定的毛澤東接棒人。他的地位在周恩來死前未顯著提升一事，可以作有力的證明。至多他是預定江青一派第二候選人出現的。

華國鋒繼承地位，未來是很難穩定的。第一、他在黨在軍沒有足夠的本錢，不容易贏得軍中和地方有力當權者的支持，在地方他只與湖南有關係，主持公安也僅僅兩年有多，毛澤東培植他的時間過於短暫。說他不是江青派中突出的人物，甚至說他是中間派，經由妥協出場的，正是說他是一個過渡人物。

第二、華國鋒雖然是屬江青派，但很難得到江青派一致支持。華的出場，中共領導層權力對立變化，已由第一代人與第二代人之間，轉至第二代人內部的跡象。張春橋便可能是一個興風作浪謎樣的人物。第一代人不一定能表演反派的主角，但仍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大都站在反江青派聯合陣線中進行奪權，如果反江青沒有獲勝，江青派內部也會起一場再決雌雄之戰。

毛澤東路綫將成爲奪權的幌子

第三、在整個文革過程中，除關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外，也有路線鬥爭的演出，特別是有關毛劉鬥爭。只是它是共產黨內部的分歧，絲毫不包含共產與非共產的歧見。另一顯著事實，就是毛澤東有個夢想，要毛澤東路線永不變色。我們應當探究中共路線問題，不宜膠柱鼓瑟。也應該探究中共路線分歧或變化問題，却不可從我們的想像去發揮。

毛澤東死後，除了反共有發展是另一問題外，中共路線必然會發生變化的。那是由於不管誰當權都要爲他的領導繪上一幅路線藍圖作號召。所以毛澤東路線是死定了，至多只是短期或偶然用來作幌子，這不是說一個可以接近的反毛澤東路線將誕生，它只是換了以另一個人名字作商標的中共路線。

文革時期所顯示出來的路線分歧，今後將發展的，大體是一個以維持文革的新生事物，有如「五七幹校」「赤腳醫生」「城市民兵」等，把中共帶到一個反中共過去的「舊」的道路，另一個是反文革的一切，恢復中共仍走過去的老路。前者以毛林派爲代表，可以把它說是共產黨的邪門。後者以劉鄧爲代表，他們可能自命爲共產黨正宗。用今天中共的術語講，是「右傾翻案」與「反右傾翻案」的對立，反毛派得勢，必然是高擧反文革的路線旗，對文革作總清算的。

最後我要提出的，我們不要對中共商標太着迷了，問題仍在它瓶子裏裝的是什麼酒。至於毛澤東路線必歸消滅，却意在提醒一些想爲「毛澤東思想」樹起旗幟的一些西方學者，不要再蹉跎歲月了。

讓歷史文件駁斥無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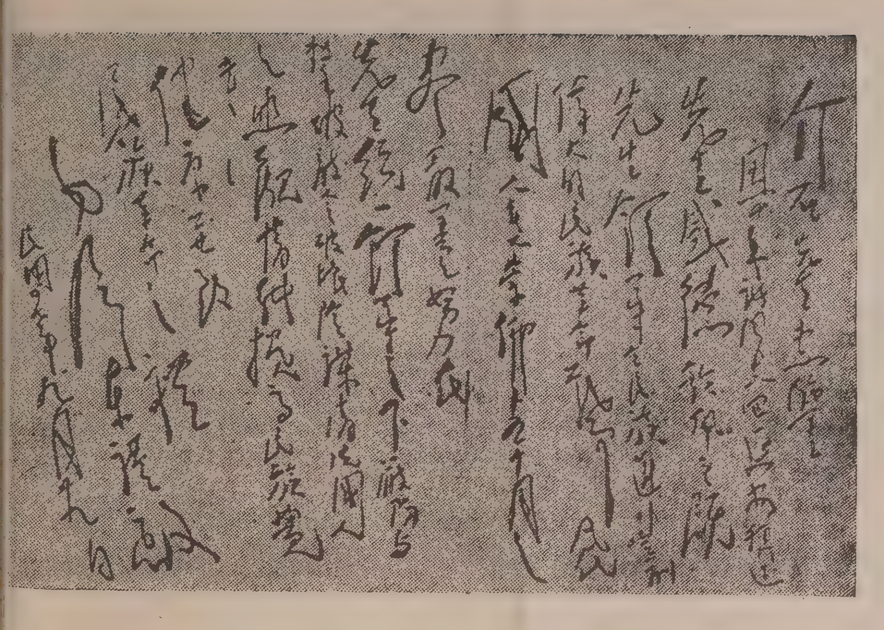
毛澤東死了，此間無綫電視委派劉家傑出面披蔴帶孝，向死人臉上貼金。竟然歪曲我國抗戰史實，說老毛領導抗日；侮蔑蔣委員長，稱之爲「賣國賊」。本刊特選刊幾則歷史文件，用歷史事實，駁斥無綫電視及劉某的醜惡行徑。

第一、毛澤東呈交蔣委員長函：對日抗戰開始後，全國民氣激昂，一致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建國，毛澤東一方面懍於全國輿論的壓力，一方面也見有機可乘，乃以親筆信上蔣委員長，表示擁護委員長的「統一領導」，要「兩黨長期合作」、「中華民族統一團結」，事後證明都是謊言。

第二、毛澤東抵重慶書面談話：抗戰勝利，復元建國工作亟待展開，蔣主席親自主持和談問題，數度邀毛澤東至重慶會商，八月廿八日毛抵重慶，發表書面談話，又表示支持「和平」、「團結」，但隨即興兵作亂。

第三、張君勱致毛澤東公開信，中共六中全會後，毛澤東雖僞裝向國民政府輸城，但在全會報告中，却仍露出猙獰面目，民社黨領袖張君勱洞悉其奸，乃以公開信致毛，責以大義。

第四、左舜生對毛澤東的評述：青年黨領袖左舜生，曾數晤毛澤東，在其著作「近三十年見聞雜記」中，對毛澤東之觀感有很生動的評述。



毛澤東親筆上書蔣委員長原函

毛澤東呈蔣委員長函

介石先生勛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旣。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尙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期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爲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爲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爲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託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　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啓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抵重慶時書面談話

本人此次來渝，係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之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愛國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為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張君勱致毛澤東公開信

澤東先生惠鑒：頃讀先生六中全會報告書，判析抗戰情勢，至為詳盡，且抱定長期作戰政策，決心尤為堅定，佩仰無已。竊以為戰事勝敗，為民族之存亡，非獨一黨一派之利害。彼日人先以兵力佔吾領土，繼則組織偽政府以代之。夫政府者，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者也，此而可以由敵代為指定，何異乎中國之為未成年而須由監護人代行使其職權：澈底言之，不啻彼自居於上國，而以中國為被保護國，此而可以容忍，則更有何事不可容忍。今後之國，除國內團結以圖作戰之持久外，別無他途，雖然，國內之團結如何而後可以永保，不能不唯先生與所率之共產黨是望矣。第一、號為近代國家，以統一為特徵，尤貴乎軍權之統一，英、美、俄、法等，何嘗一國以內而有兩種軍隊？誠以軍隊之教練與任命，必須出於一源，而後行動乃能一致。而先生文中曾有下列語句「國共兩黨都有軍隊，這是特殊歷史所造成的結果，不是缺點而是優點。由於有兩黨的軍隊，使得抗日戰爭中兩黨克盡分工合作的最善責任。互相觀摩激勵的好處，也更多了」。依吾人所見，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繫；如以資本主義灌輸於軍隊中，則彼等遇國內之信社會主義者將起而壓迫之；反之若如以社會主義灌輸於軍隊中，則彼等遇見國內之資本主義者將起而推翻之。可見軍隊惟有屬於國家，不可屬於一黨。目前之中央軍不可目為黨軍，且信奉三民主義，未見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線，希望將來走上隸於國家之途徑，當不甚遠。先生所率之軍隊名曰國民革命軍，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託之蔣先生手中。此所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一也。第二、各國之黨政，從無有佔領一特區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國之內惟有一種法律，一種行政系統，乃能成為現代國家，其稍有特殊化者則如何蘭之於英，以其本為被壓迫者乃爭取獨立以得之者也。其次為少數民族，如昔日德意志民族之處於捷克國中。今吾國號為統一，先生等亦以擁護國民政府自號於國中，而今則特區之內，儼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若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為，則中國將分為若干政黨之若干行政區，而國家非返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矣。先生等與其同志以打倒割據相號召，更望取消特區之制，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二也。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是，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此所以促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三也。抑吾人所以為此言者，皆根據近代立國之常軌而言，必如此而後抗戰乃勝，建國乃成，間不容髮，內部多一分誠意，即抗戰增一分實力。如公所謂動員民眾與政治民主化云云，非各方誠信既孚，決無實現之望。苟在，蔣先生領導之下，而別有一黨焉，自有黨軍，自有特區，自標馬克思主義，則先生所提出之「長期合作方式之民族聯盟」如何而有實現之可能乎？

張君勱謹啓廿七年十二月十日

左舜生對毛澤東的評述

我和毛澤東第一次的見面，大概在（民國）十一、二年上海安南路民厚南里口一家商店前樓，隨後又在民厚北里口小菜場邊攤過一回龍門陣，覺得他了無異人之處。

我們到延安，剛剛遇着中共的七中全會閉幕，他們各方面的文武幹部來開會的很多，因此他們利用機會，分作三天正式的招待我們，第一天由毛澤東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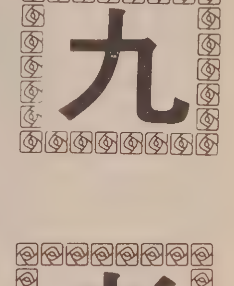
第二天午後，雙方便舉行了第一次的會談。共方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祖涵、張聞大、王若飛、葉劍英、任弼時出席。除談到國共已往交涉的經過由周恩來捕充了幾句，談到軍事方面由朱德捕充了幾句以外，其餘的時間都是由毛澤東發言，十足表現一種獨裁的氣概。

在這三次宴會中我所得的印象，覺得朱德似乎比較毛澤東沒有甚麼做作。我從傍得知，朱德住在延安已經有了四年，這大概是毛澤東的一種作用，一定要把朱德拉在一塊，他們的黨政軍才比較的容易一元化。

在我們離開延安的前一天，毛澤東特別要周恩來通知我和章伯鈞，說他要邀我和伯鈞到他私人住的地方去吃午飯，並且可作竟日之談，我的目的本是要來探探行情，同時也想進一步研究毛澤東這個人的，既有這個機會，當然是欣然同意。這一天除毛和我們兩個客人以外，還有周恩來和朱德，從早上九十點左右談起，一直談到下午的四五點左右才走，眞可算得是一次長談。談到美國，他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再說！」

從延安一般情況所表現的，有一個大不容易捕救，而且為他們自己所不肯承認的毛病，便是一個「陋」字！他們處在那樣一種環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聞」，也只好「因陋就簡」，可是一個不幸的機會來得太快，就要他們統治全國，就逼着他們參與世界問題的解決，於是乎他們不能不「一面倒」，不能不把蘇俄捧上天，不能不把史太林看成萬能的上帝，不能不大量犧牲中國人民的生命以換取史太林的光榮，更不能不以屠殺為統治全國的最高政策，凡此種種何一非從一個「陋」字出發？







雙九考

林定

北平紅朝終於九月九日宣佈毛伯伯斃歿中南海。這個在我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瘟君梟雄，是否真的九月九日零時十分蒙馬列寵召，頗令人懷疑。

本來，人已死了，無論他怎麼死法，老百姓總算舒了一口氣，還管他甚麼時候死去。但筆者對這個「雙九」頗感興趣，復據近兩三月來的各種怪象，加以「考證」一番，越發使人疑惑。依筆者的推斷，毛澤東於六月中旬已進入「休克」狀態，約在八月初心臟停止跳動，即是在唐山大地震後不久。而現在北平人民大會堂所展出的毛屍，已是差不多一個月的雪藏貨了。

通常而言，對元首死訊迅速發佈，常見諸民主國家或社會安定國家。即使是極權的，而繼承人預作安排，也可如此，比如西班牙的佛朗哥。然而，北平是一個獨裁兼紛爭隱伏的政權，在毛澤東至高無上的獨裁家長制下，內有不肖兒孫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等待老人家拉柴，爲爭奪遺產而處心積慮火併，外有廣州的「李一哲大字報」；北平青年火燒天安門公安樓，高呼「秦皇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打倒慈禧太后」。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下，毛家長一旦釘蓋，「孝子賢孫」非經過一番鬥爭、妥協、拉攏，乃至分贓，以達到表面上的團結，才敢公開發喪。他們從種種式式的派系中，起碼必須取得大部分地方軍區頭頭的妥協，同意暫由北平一小撮人集體繼毛位，並保證鎮壓一切由毛死所引發的羣眾暴動。這一妥協拉攏過程，一定要經相當時日，決不是數小時之間的事，除非北平一小撮人具有極高權力及威望，但事實上，他們是沒有這份本錢的。所以說，北平一小撮人於九月九日十六時發佈老毛死訊，可肯定他不會死於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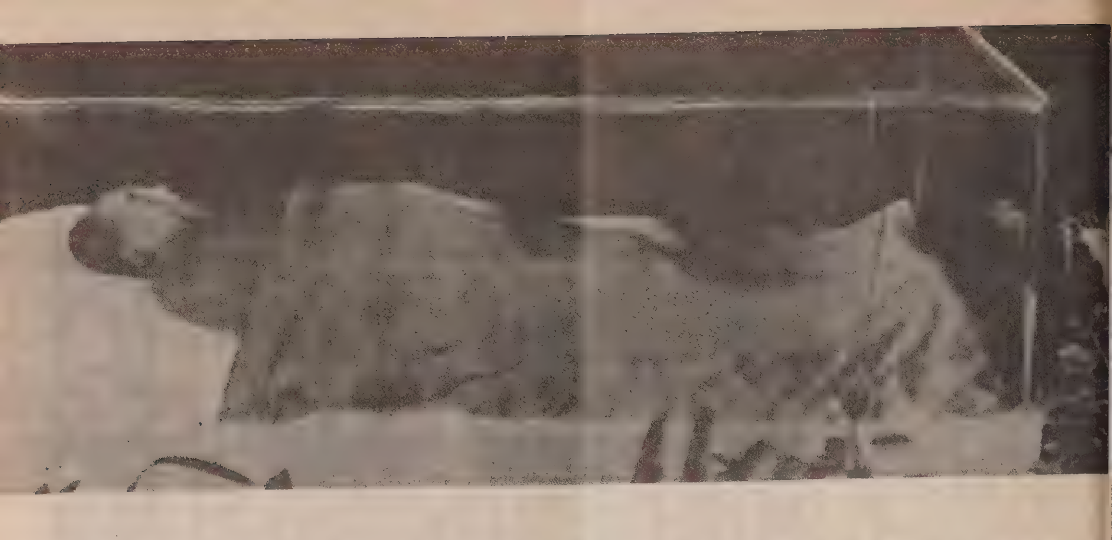
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宣佈毛澤東年事已高，工作繁忙，決定不安排他接見外賓。顯見此時的毛澤東，已病入膏肓，並且突然陷入昏迷，此後一直不醒。不然，在毛澤東死後一定有甚麼遺囑之類發佈。同時，在六月十三日至九月八日這段期間，中共官方文件並不見有毛澤東的一言片語，尤是在唐平津大地震期間，死了一百三十萬人（此消息是由一參與救災工作的青年幹部對家人所透露），這個一向以「與天鬥、其樂無窮」的傢伙，決不會不露一手，縱不發表最新指示，要與「天公共比高」，也會悲從中來，仰天長嘆，發些囈語，像當年廬山會議上所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死了，一個瘋了。」大概就在此時間，毛澤東斷氣了。

八月四日，「新華社」曾有一項更正，把原來發的消息「毛主席與黨中央」，改爲「黨中央與毛澤東同志」。當時海外中共問題專家有兩種看法：一認爲毛澤東大權旁落，中委會非毛派抬頭；另一認爲宣傳工具落入鄧派手裏，有意把毛貶抑。據現在情況看，兩種看法均不成立。唯一解釋，毛澤東已眞正斷了氣。江華集團不得不打出黨中央招牌，此由於黨中央基本上由他們控制，誰反對他們，即是反對黨中央；這一如以前，誰反對他們，就是反對「毛主席」一樣。這塊大石，確可壓死蟹。

毛澤東瓜直後，在懷仁堂的排坐交椅還未取得一致妥協時，只好扛着他的靈位來照寶。近月來，電台上不斷重述毛澤東的八股語錄、陳年指示；高呼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北平小撮人經過了一系列暗鬥、妥協後，總算粗定一個領導班底，他們把這一接班陣容，先來一次綵排，選擇了舉世矚目的慶祝平唐津抗震救災代表大會上亮相。其出場序是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這個排位，跟毛喪名單排位相同，所缺的，僅是在地方上的許世友、韋國清、李德生、賽福鼎，以及患病的劉伯承。這無異向世人宣示，北平未來的統治者是這班人組成。至於當時他們給「毛主席的致敬信」，突稱他爲「你老人家」，原是掩人耳目，却流露「不祥」之兆。果然，在亮相後的第九日，便宣佈毛澤東死亡。

再從毛喪委會的名單看，其中不少是遭批鬥過的地方黨棍、軍閥。江華集團能兼收並蓄；不是說他們有容人雅量，而是勢成騎虎，不妥協也不行。比方，經鄧小平一手放出牛欄重掌省委第一書記權位的，除雲南賈啓允名落孫山外，四川的趙紫陽，湖北的趙辛初，福建的廖志高，仍然毛榜題名。江華不能將之芟除，實因他們具有潛勢，不像教育部周榮鑫、鐵道部萬里、科學院胡耀邦等秀才，任由宰割。又如蘭州的韓先楚，原是高舉林彪軍事天才紅旗的人，由福建調甘肅後，曾遭一連串批鬥，久已沉寂下來，突在六七月間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有所表現，這是江華集團大加拉攏的結果。八月底，江華集團在各省市召開「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十周年」紀念大會，此是考驗地方黨閥對中央的效忠及表態。當江華集團看到曾被紅衛兵鬥得死去活來的林李明、焦林義輩在廣州的集會上，那麼異常熱烈慶祝盛況，他們確實再也沒有甚麼疑慮去隱藏毛澤東的死訊了。

江華集團經過一系列的組織、部署，認爲宣佈毛澤東死訊的時刻，對他們絕沒有影响，便選定一個使人容易記憶的日子——「雙九」，可能是僞橋自登高的重九，或辛亥革命的雙十，宣佈毛伯伯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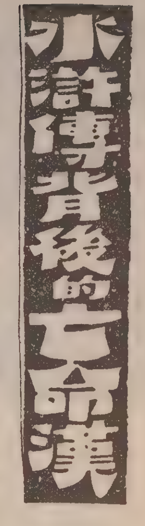
蓋。毛澤東死後，海內外中國人對他評論，有毀有譽，眾說紛紜。對於毛澤東的功罪，日後自有嚴正的歷史學家去定論。以筆者的淺見，評論老毛的功過，絕不能說他統一「中國」，抗拒蘇聯，就說功大過小。倘如此，希特勒不會成為日耳曼民族的罪人。至今德人有所懷念希特勒者，並非在於其窮兵黷武，而是他關懷戰時德國小孩的生活。反觀毛澤東，不僅不理會大陸人民生活，且打腫臉充胖子，叫大陸人民勒緊肚皮，支援非洲的懶黑鬼。他根本漠視「民以食為天」的天然生存規律。因此，可以說，毛澤東功在私黨，罪在百姓。前者，他使窮途末路的共產黨席捲大陸，又在黨內進行惡鬥，扶植私黨取得統治權。後者，他給大陸人民帶來破天荒的窮困生活，即使把中國建成超級強霸，也無法補償人民所過的苦難生活！何況直至目前，中國大陸仍然是個一窮二白的國家。

毛澤東一生色厲內荏，好勇鬥狠。本來，他反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鬥垮王明、博古、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這是屬於黨內的爭權奪利，排除異己的鬥爭。非經如此，他不會爬上共黨寶座。這種鬥爭，用於黨內，無話可說。但他却把這種鬥爭「恩」及人民，而竟然說「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強迫大陸人民，也像他一樣，動輒進行無情的鬥爭。使他們喪失了中華民族故有的傳統仁義美德，人與人之間充滿戾氣，不敬尊長，只講階級，因此，到處出現生鬥師、子鬥父的悖謬現象。毛澤東這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心理變態，可能自幼年受家庭管束過嚴而潛伏下來狂妄症。他曾以投水一死來要脅父親毛順生，結果獲其父妥協，便以為這是鬥爭的成功。這種反叛意識日益加深，到晚年，則變本加厲，以至毫無人性了。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毛澤東在將死之年，却狂言「與天地人鬥，其樂無窮」，可知他根本已失去常性，變成一具冷血動物。患上這種以鬥為樂的人，倘若是一籍籍無聞的販夫走卒，頂多是家庭裏好打妻罵子的莽漢，或閭里間撩是鬥非無賴，對社會沒多大影响。可是不幸得很，患上這種嗜鬥狂的人，竟是一個手握生殺大權的毛澤東。古時紂王的妲己為自己喜好，要看孕婦肚裏的嬰孩，把其肚子剖開，此僅是對一個人的殘酷；而今天毛澤東為了自己的喜好，要八億人民去鬥爭，上至古稀老翁，下及三歲孩提，無一避免，開創了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鬥爭史。筆者時想，倘若中國大陸由陳獨秀、瞿秋白統治，儒家的仁義道德不會蕩然無存；即使由李立三、王明、張國燾，甚至劉少奇、林彪等人統治，也不會有這麼多天翻地覆，殃及人民的你死我亡慘酷鬥爭。

毛澤東對大陸人民最大的罪過是五八年推行其「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這個舉世無雙的勞民傷財運動，使大陸人民全面陷入飢饉狀態，一連持續數年，直至目前，還未能徹底消除其後遺症。當時，全國上下，每一個角落的人，都身受其害，無數老百姓在飢病中死去。那時彭德懷曾回湖南老家調查，他家裏人鍋都砸了，煑飯不方便，都是大煉鋼鐵用的。他看到農村的悲哀景象，不禁寫下了：「穀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過？請為人民鼓與胡。」他不能沉默了，要做海瑞去了。結果他為民請命而遭毛澤東一腳跟下來。這還是五八年情況，而在五九、六〇、六一這三年，廣大農村陷入災荒蕭條境地，農民在餓死的邊緣上掙扎。周恩來曾到廣西農村視察，見到半條村子的人餓死，不禁流下淚來。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出現了逃荒難民潮。廣東的下四府農民以樹皮、觀音土充飢，這種慘象，使人不忍卒睹。假如這是出自天災，無話可說，因為在歷史上也曾出現過這種現象，歷史學家並無罪咎該代的王朝。然而出自人禍，罪無可逭。倘非毛澤東一人之狂妄，大陸決不會出現這種慘象。毛澤東幹下這種罪行，即使放下屠刀，也不能成佛。

大陸人民確實太苦了，他們日夜辛勤勞動，而所得到的分配，連起碼的物質生活也不能維持，這二十多年，他們所過的日子，不是生活，只是生存，在飢寒中把生命捱下去而已。至於民主、自由與文化生活，更不用談了。現在，毛澤東死了，相信大陸人民必然起來，為美好生活而鬥爭。



水滸傳背後的亡命漢

孫述宇

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學者但知綠林好漢在水滸傳小說中活動，很少發覺到他們也在小說背後活動，到了五十年代，王利器、嚴敦易等人發表一種新見解，認為水滸故事的流行與宋時在華北地區和金兵周旋的民間武裝有密切關係。王利器的說法不詳；嚴敦易則在所著水滸傳的演變中，以為水滸故事在初出階段內經常以抗金民軍的事蹟作題材，待到民軍的活動漸漸受鎮壓下去了，水滸故事的面貌也漸漸改變。嚴敦易提出的證據，以證明水滸故事與民軍有關連的，可分為三類；一是宋時抗金民軍多有「忠義」名號，主要根據地之一是太行山，而水滸傳叫忠義水滸傳，梁山上有忠義堂，故事又常提到距離梁山泊很遠的太行山；一是宋時的盜寇與忠義軍多有綽號，很像梁山好漢的綽號；一是與宋金戰事有關的幾個名字，都在故事中出現，如張叔夜、關勝、王倫等。

嚴敦易所提各項證據，尤其是二三兩類，是否很有份量，還不易斷定。不過我們閱讀水滸傳時，却的確會覺得這書中許多章節，不但講及的是法外強徒，而且好像是一些強徒在講故事，還可能是為強徒而講的，因為小說中瀰漫着一種亡命精神與心態，讓讀者得以瞥見強人的廬山面目。梁山好漢雖謂武藝高強，又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但我們看得出他們內心深處有很重的不安，老是在怕人家會害他們性命。亡命徒的緊張與受迫害感，在他們身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女性的猜疑；眾英雄不好色，其實也就是怕女人。他們因此懲處「淫婦」非常兇暴，每次都是殺頭剮心；但我們不要忘記了，每次的故事都強調男人吃了女人的虧的。另一方面，好漢喜歡結為兄弟，往往見面不久就結拜了，這也讓我們看出逃逋客是何等渴望同道互相扶持。還有，他們行起事來不擇手段；殺人倒也罷，但還經常笑嘻嘻的用兇殘的圈套，把己所不欲狠狠地施之於人。他們對財帛很重視，克敵之後，罕有忘記把敵人資財取來花用的，而說故事的人非但不為隱瞞，還津津樂道，顯示說故事的與故事中人一樣，並不認為搶掠有什麼不應該。

這些很眞實的心理特色，在以往的傳統強人小說裏很少見得到。比方英國的羅賓漢也是個強徒，而且常有人拿他的故事比擬水滸，然而羅賓漢和他的綠林伙伴不刼財為己用，不施毒計，不結拜為兄弟，對女性又彬彬有禮。水滸以後的中國小說講武俠的可說是汗牛充棟，裏頭亡命之徒無數，可是，儘管也有結義，也說英雄不好色，眞正亡命漢的緊張焦灼却再也看不見了。

水滸傳裏這種亡命心態，當然不會沒有來歷。我們可以採取類似王利器、嚴敦易的想法，認為在水滸傳成書之前，故事在各地流傳之際，曾經給法外強徒傳講過，所以今日強徒有時是在對自己人講這些故事，故以不大避諱不體面的話，比如用搶刼來解決給養問題，用毒計來對付敵人與達到其他目的。無疑的「女人禍水」的故事，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強人為自身安全而恐懼不安，另一方面他們也故意講來教育同夥防範女性以整肅紀律。此外，強人在書中還留下一點證據，那就是對道教的頌揚與左袒。

小說頌揚道教的態度是很清楚的，我們看見梁山英雄替天行道的功業經常藉用道教的法術來完成，而且整個故事系統都安排在道教的神話裏，以張天師祈禳來開始，以玄女娘娘遺宋江的天書來組織。又如第七十一回眾英雄大聚義之前，先建個羅天大醮超度祈福，那也是個道教儀式，是一清道人公孫勝主持，後來果然感動天地，一個寫著一〇八星宿的石碣從張開的天眼中滾了下來。

對道教的左袒，以及隨之而來對佛門的敵視，在小說中本也清楚不過，但由於何心曾在他的名著水滸研究中說本書『對於釋道二家，寫得也還平衡』，我們不得不在這裏把情形分析一下。小說雖然釋道都提到，但道士不但神通廣大，而且品德大致都好，和尚則幾乎沒有做過一件好事。何心的結論不是由小心分析與統計得來的，他只是在各類的好人壞人範圍中都舉一些釋家道家的例，然後把雙方的例子對等勾消。他只舉例而不作統計已屬不對，他所勾消的雙方例子份量也不等，這樣勾消是不合理的。比方他舉出犯姦的人之中，有個裴如海是緇衣，有個王道人是黃冠，於是雙方抵消了，其實裴如海的奸情即楊雄潘巧雲故事，寫得那麼詳細和精采，是小說中最吸引人的事件之一，奸情又藉着佛事而且是在佛寺之內開始的，把僧伽的面子丟盡了，反之，飛天蜈蚣王道人的故事又短小又偏僻，王道人是否道士也還有點問題，故事於道教損害有限，怎可與海闍黎的姦情等量齊觀呢！

何心把釋方的魯智深武松與道方的公孫勝樊瑞對消更是一筆抹煞了作者許多用心經營。小說講魯武二人，絕非緣自對佛家厚愛，而是由於「花和尚」與「武行者」是歷史最悠久的水滸故事，宋人羅燁的醉翁談錄已有記載，故事又吸引人，編寫水滸故事的人都不敢刪除掉。還有，小說雖然大力揄揚這兩人，對他們的宗教却一點也沒有揄揚，書裏說兩人既不唸經也不持戒，「出家」不過是權宜之計而耳。反過來，道方的公孫勝和樊瑞却是修行的眞道士，又能超自然的法術。他們都不是水滸演變史上最早出現的人物，身為地煞的樊瑞不待說了，就是公孫，雖是天罡，在宣和遺事裏祗是個空白名字，沒有事蹟，也沒見說是道士，在襲開的三十六人象贊處更是名落孫山。很明顯的，這兩位道長都是後來改編水滸故事的人大力編造出來的，這些人怎能說不是偏袒道教！

由於中國社會長期容許僧道並存，舊小說也往往並不過份偏袒那一邊。金瓶、儒林與紅樓裏的和尚道士常常都是同樣貪財勢利，西遊記裏法力最大的是如來佛和觀音菩薩，太上老君像個塗糊的老子，但釋道尊者的地位究竟還是差不多。倘使水滸也對兩教一視同仁，書中的宗教態度便與上述小說相似，於是沒有什麼特別值得研究之處，但如果我們上面的分析正確，書中袒道仇僧的表現，便反映出小說與道教有特殊關係。這結論與上面所講法外強徒活動很配合，因為過去我國民間武裝起事多靠宗教迷信來領導，佛教（如白蓮派迭次舉事）、耶穌教（太平天國）都扮演過這角色，道教扮演的次數大概更多。梁山的

大法師公孫勝是位「全眞先生」，看來利用水滸故事來宣傳的武裝是活躍的全眞派領導的。民間社會雖可以讓釋道共存，法外強徒若要借助宗教力量作生死鬥爭，這宗教就必須是獨一與排外的，這就說明了水滸爲什麼袒道仇僧。

亡命漢的臉孔和偏袒道教的態度，雖然都指證這本小說與法外強人的活動有關，也都不能清楚顯示這些強人的身份。拿中國民間武裝利用道教起事來說，這種事件從漢代到清朝都有發生，編水滸故事的強人當然不會早過宋，也不會遲過明初，但究竟屬什麼時代——南宋、元代、明初！我們仍無由得悉，更遑論知道他們是那一些人了。

透露強人身份的，水滸傳中似乎只有曾頭市的故事。這是個反金的故事，而且表現出對宋室的懷念。

曾頭市故事的反金含意，最觸目的一點，是這市鎮中爲首的家庭曾家府，『原是大金國人』（第六十回。水滸全傳一〇〇六頁）。嚴敦易已經注意到這點，他還指出，曾頭市與梁山泊的往還書札，很像兩個國家之間的國書公文，內有「各守邊界」，「遣使講和」「犒勞三軍」等等言語（第六十八回，全傳一一五八——五九頁）。由此可見，這故事講梁山泊與曾頭市打仗，就表示宋金兩國交綏，而爹兒珪的好漢又像在書中征遼故事一樣，爲國家出力。至於爲什麼選取曾頭市來代表金國呢！那也許是由於「曾」字與」金」字及「女眞」的「眞」字聲音諧近之故。

拿曾頭市故事與征遼故事比較，我們可以得到不少消息。「征遼」是直白說出來的，「曾頭市」之反金却是隱晦的。恐怕正是由於看見「征遼」直白，又見「曾頭市」發生在「征遼」之前，一般讀者都沒有想到這個是「平金」故事。不過，「曾頭市」含意的隱晦正是問題所在：「征遼」可以直白，是由於水滸故事在南宋流行之時，遼國早已覆亡，於是可以任人嘲辱，但是一個平金的故事，若在金人勢力不及地區或是在金亡之後傳講則可，在金國境內直白傳講却有麻煩。「曾頭市」旣是隱晦反金，正顯示水滸故事大抵曾在金國境內傳講過。當然，倘使這故事只在抗金的民間武裝——那些「忠義軍」某一支或幾支——中間流傳，則公開反金也可以的，不過也許在民軍勢力之外的城鄉當中，民軍的份子或是同情民軍的說話人也傳講，則故事的輪廓必須很隱晦，含意則等待時機適當之時再發揮。還有，我們今天看見的曾頭市故事是寫下來的：這故事當初口講之時無論怎樣公然反金，但若是曾書寫下來在金國印刷出版，則必然要變成很藏頭露尾的樣子。水滸的流傳與出版的歷史很複雜不明，各種可能都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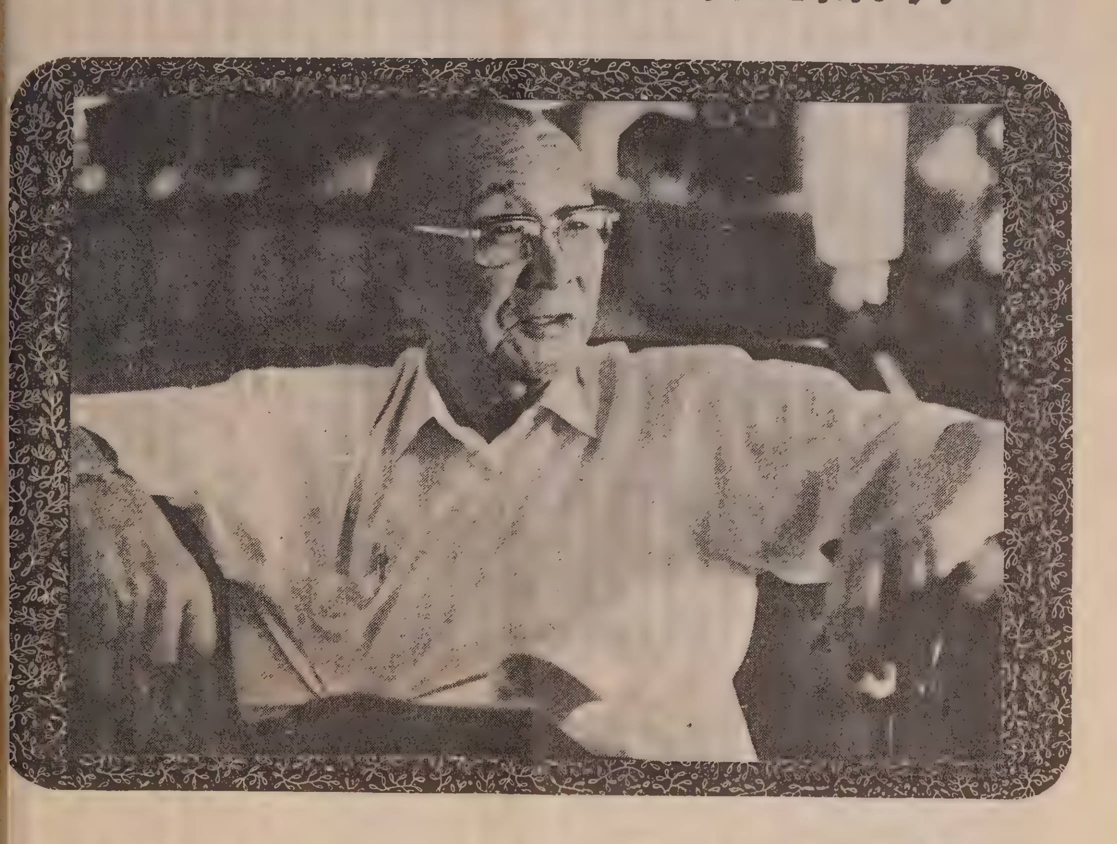
單憑「曾家是金人類族」這樣一句話，我們還不能夠斷定曾頭市故事必是反金組織之作，因爲像水滸中征遼，或者是說岳全傳中岳家小將平金的故事，都未嘗沒有反遼反金的民族意識，然而都未必是反遼反金武裝組織之作，而可能只是漢族寫書人寫來洩洩憤而已。但曾頭市故事還有別的話說。這故事有前後兩半，後半沒有什麼大意思，說的是宋江領軍掃蕩了曾家村坊，與岳傳中平金故事差不多，要緊的是前半，內有晁蓋被史文恭射死的一節。晁蓋是梁山的「先主」，梁山泊若代表宋，他就代表欽宗皇帝，他的綽號「天王」也可解釋爲「在天之王」，即是「歸了天的皇帝」，而欽宗皇帝，根據那流傳廣泛的南燼紀聞錄，正是在金國境內射死的。所以，曾頭市故事是在重提那「猶未雪」的「靖康恥」。宋在金人手裏蒙受的恥辱本來不少，但最好拿來刺激民心的就是靖康之恥，因爲把皇帝都擄了去做囚犯，拿來侮辱了一生，最後還射死，比較畧地歲貢各樣都更形象化而戲劇性得多，南宋時講述汴京淪陷二帝北狩的文字很多，宋人對這件國恥顯然念念不忘而且悲傷憤恨，提及這段舊帳，在當時一定有激發強烈情緒與催促行動的作用。岳飛當年喜歡以「迎還二聖」作口號來激勵士卒，宋江打曾頭市時在帳內立著『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位』，乃至後來建造忠義堂時正中供的也還是晁天王牌位，與岳飛的做法其實是一樣的。

晁蓋陣亡在曾頭市，並不是最早的傳說，而是後來佈置出來的。晁蓋之死，宣和遺事放在宋江落草之前，現存的元代水滸雜劇則放在祝家庄。也許有人會認爲這樣的分歧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爲水滸故事流傳得廣，不同地區不同時代所流傳的當然在細節上不會盡同，不過，我們應當指出，晁蓋什麼時候死就是宋江什麼時候當寨主，這不是無關緊要的細節，而是很重大的事，相信各地說故事的人都不會無緣無故就加以更改。宣和遺事把晁死置於宋江加盟之前倒也能了，因爲這書所錄水滸故事殘本似是個比較早的故事，與今本水滸傳頗不相同，整套故事中料必完全沒有晁宋兩人同在山寨的局面。可是元劇與水滸傳在這裏爲什麼也有歧異呢！這實在很費解。元劇所反映的水滸故事比水滸傳簡單得多，有人做過改編工作是不成問題的，但只要晁蓋死在宋江上山之後，兩人共同領導山寨的局面反正要出現，而晁死在祝家庄或曾頭市實無關宏旨，改編人大可不必更動。再說，即使改編人要增減晁蓋爲寨主的時間，也大可以把「三打祝家庄」移前置後，不一定要送晁蓋到曾頭市去死而使熟悉水滸故事的聽衆驚愕一下。看來，把晁蓋歸天的地點移到曾頭市，爲的就是要烘托出靖康之恥。

事實上，不僅祇見晁蓋的死期是佈置過的，整個曾頭市故事，都是費心經營的結果。這故事在宣和遺事和元雜劇裏提都沒有提過，但在小說中成了最重大的戰役之一，前前後後跨有九回的篇幅。故事不能直白地攻擊金國，就隱隱約約地說這市鎮的首要領導人物是金人族類，姓氏是與「金」、「（女）眞」相諧的「曾」，爲了要道出欽宗皇帝的死難事，故事安排梁山的初期領袖晁蓋在這裏陣亡。晁蓋在別的水滸故事中並不是這樣死的：在元劇中死在祝家庄，在宣和遺事裏不知死在何處，在襲開的宋江卅六人象贊裏名列卅六之內，似乎根本沒有早死。梁山好漢在小說第七十一回忠義堂大聚義之前去世的祇有他一個，弟兄都齊齊全全時先把首領犧牲了難免令人詫異，但這正好反映宋室未亡而皇帝先讓敵人擄去侮辱殺害的實況。爲了使晁蓋更像欽宗，故事還把他的綽號從「鐵天王」（見象贊與遺事）改成「天王」，又讓他死弓矢之下。以後，爹兒珪的好漢就扛着他的神主來與曾家作殊死戰。這一切，若說沒有個反金組織在處心積慮佈置，就很奇怪了。

林語堂的母性觀

鄭秋水



我與林先生慳緣一面，算來只是他的讀者——而又不止於讀者。因爲到目前爲止已先後將他的三部作品——「遠景」、「朱門」和「賴柏英」——譯成中文，如今又在研讀他的「風聲鶴唳」一書。總覺得他的思想、性格都已熟悉萬分，不下於天天見面的師長或朋友。說來這幾本書份量不同，內容各異，時空背景更有天淵之別。「遠景」描述二十一世紀南太平洋上一個小島的生活，可以說是林先生心目中理想社會的表現，也是他對於本世紀科學和物質文明過分發展帶來的隱憂所提供的一個解決的辦法，也許不夠成熟，不夠縝密，却不失爲一種值得參考的理想。「賴柏英」是自傳色彩極濃的作品，敍述民國初年一個留學星加坡的年輕人對故鄉、童年生活以及青梅竹馬戀人的懷念。「朱門」和「風聲鶴唳」寫實的成份較濃，頗能反映出民國二十餘年中國內部的情景。林先生著作等身，小說作品也不少，「朱門」與「京華烟雲」，「風聲鶴唳」同被列爲林先生的三大小說，份量自然比其它作品來得重些。以人物關係來說，「風聲鶴唳」可以視爲「京華烟雲」的續篇。「朱門」的故事發生在抗戰前的西北，以新疆的回變，日本的侵畧，甘肅南部的漢回小衝突爲時代背景，而以杜柔安和李飛這一對戀人多災多難的愛情爲主線，兼談西安一個世家——杜氏——的興衰史。「風聲鶴唳」原名「A Leaf in the Storm」，頗有「風飄弱絮，雨打浮萍的意味」，描寫抗戰的大時代中，個人思想，抱負和生活的變遷，這幾部小說內容雖有很大的差別，不過細心的讀者不難從其中找出林先生始終如一的生活哲學，以及他對生活中幾個基本要項的看法——譬如他重視生活情趣，對吃道很有研究，主張對人類的「生物性」稍作讓步，重視母性，總以三言兩語道盡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的眞面目，玩笑置之——有些想法直接成爲書中的主題，有些則反映在人物的性格或談吐之中。當然愛情和婚姻也是林氏小說中少不了的主線或支線。我現在特就林先生作品中所顯示的愛情和婚姻觀點，做一番粗淺的剖析。

林先生尊崇母道，他書中人物的愛情也往往以

「生子」達到最高境界。可以說，他的愛情觀、婚姻觀和母性觀是合而爲一的。他曾借「朱門」書中的郎如水之口，說出一段耐人尋味的名言：「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是眞正有用的，那就是母親和農夫。母親生養小女，農夫生產粮食。」他在「生活的藝術」一書中，也曾多次提到這一個問題。他認爲，西方女性過分重視個人的性吸引力，不肯生兒育女，唯恐破壞了苗條的身段。表面上看來，她們是得到了解放，其實有淪爲「玩物」的危險。「我仍堅持女人祗在爲母時能達到她最崇高的身分。」「一個女人，不論她在法律上的身份如何，祗要有了子女，便可視之爲妻；而若沒有子女，即使是正妻，也祗能視做姘婦。」這個觀點也許是東方幾千年來婚姻觀念的大特色，在「風聲鶴唳」一書中表現得最爲具體。伯牙當初和妻子凱男結婚，祖父非常贊成，因爲「大屁股表示多兒多女——一堆健康、強壯的小孩。」結果祖孫都料錯了。結婚多年，凱男沒有生下一男半女。兩個人因爲性格不合而漸趨破裂。伯牙愛上了歷盡風霜的丹妮，雖然被戰火隔開，丹妮却懷了姚家的骨肉。伯牙的姑姑木蘭和叔叔阿斐立刻安排離婚和結婚的事宜。最後伯牙死在日本人手中，丹妮帶孝和伯牙的靈位成婚，並且利用姚家的財產，繼續從事戰地撫孤救難的工作。在妻子、情人的三角關係中，孩子扮演着決定性的角色。

「朱門」、「風聲鶴唳」和「賴柏英」的情節有了愛人的孩子，最後才和愛人結合或團聚。她們大胆爲愛情獻身，無視於舊式禮教的約束，這一點頗有西方風味；但是她們勇敢生下愛人的孩子，一心一意撫養他，這份忠貞却又是東方女德的表現。尤其賴柏英，她爲了哥哥不娶，弟弟、弟媳不肖，在祖父的托付下留守田園，堅持不肯隨愛人到星加坡去。「我愛你，但是我不可能嫁給你。」明知這樣，她却極其自然的把童貞交給了愛人。這種以愛情爲基礎的貞操觀念，自然不同於中國士大夫以婚姻爲基礎的禮教觀念。後來她懷了杏樂的孩子，便匆匆招進家裏的一名長工當贅婿，相夫教子，守護田園。九年後，家鄉遭遇變故，這一對戀人才在時局的安排下重新聚首。在林先生的諸多作品中，「賴柏英」不算出色的傑作。但是我認爲柏英這個角色刻劃得非常成功——據說眞有其人，難怪比林先生筆下的其它人物來得更生動。她的單純、強韌、刻苦和聽天由命，在在都是中國農人性格的寫照。甚至她那勇敢、自然、不無病呻吟的情感，也頗具有代表性——不同於都市中纖柔多感的女子。她在書中雖然是女主角，出現的場合却不多，但是她的音容笑貌隨時在男主角心中縈繞。也留在每一個讀者心裏。面對她，就彷彿面對無數刻苦求生的中國農村婦女，總覺得萬分親切、萬分感人。

由生命的起源看來，母愛是女人天賦的本性，父愛却是文明的產物。如今物質文明極度發展，個人主義日漸抬頭，連母性也有日漸衰微的傾向。男女的結合不再像古代一樣，以生兒育女爲終最的目標，而是以個人的魅力和享受爲出發點。林先生認爲，這一點對女性極爲不利。無論一個女人多麼注重保養，她絕對鬥不過無情的歲月。試想三、四十歲的婦人又怎能和十餘歲的少女競爭呢？我們看看歐美婚姻所遭受的威脅，便知道此言不虛。林先生認爲，女人最聰明的舉動——也就是千萬年來天賦的本能和使命——便是用柔情教愛人或丈夫做一個好父親，重視家庭生活，讓他們領略內外合一的母性之美。「在我看來，一個女人最美麗的時刻是她立在搖籃面前的時候；最懇切最莊嚴的時刻是她懷抱嬰兒或攙着四、五歲小孩行走的時候；最快樂的時刻則如我所看見的一幅西洋畫像一般，是擁抱一個嬰兒睡在枕上逗弄的時候。」唯有男人和女人都培養了這樣深刻的審美觀念，婚姻才能保持長久深刻——而不是曇花一現式——的快樂與價值；愛情才不會淪爲單純情慾的犧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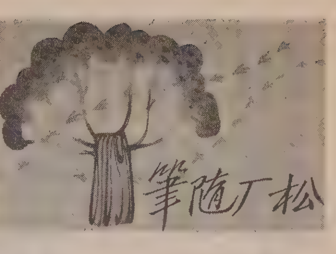
在「遠景」一書中，林先生乾脆設計出一套理想的婚姻和生養制度。島上的男孩子到了十六歲，女孩子到了十四歲，就開始進入社交約會的階段；但是男子不到二十四歲，女子不到二十一歲，原則上是不考慮嫁娶或生育的。一個適齡的母親，無論已婚未婚都受到法律的保障和社會的尊崇。她可以正大光明養育孩子，以子女爲榮，不必遭受任何歧視。女人到三十五歲而生了三個孩子，也應該到公費的診所去接受節育的措施。每一個家庭可以有三個小孩，超過這個限度就要受到「加重稅則」的懲罰。島上家庭平均的稅率是百分之十，多一個超額的子女就要多繳百分之二點五的稅金……以此類推。爲了適應將來「爲人妻母」的責任，島上女子的教育和二十世紀各國的女校制度完全不同。女孩子每天只到學校半日，另外半天則留在家裏幫忙家務，以便對自然的生命現象能有更充分的瞭解。社會對於女子的儀態和體格比她讀寫的本領更爲重視。秉賦特優的學生可以進入公費的藝術學院深造，一面學習，一面担任公眾的藝人和島上男子的精神醫生。任何婚姻遭遇困難的丈夫都可以到學院去一訴衷曲，接受女學士的指導和撫慰。至於太太們，每年也可以離家半個月到一個月，隨女伴到公立的修院去度假，一方面調劑身心，一方面讓丈夫和孩子照顧自己，從中體會妻子和母親平日的貢獻。經過這一番小別，夫妻情感往往更加融洽。婚姻的基礎也更加鞏固了。

總而言之，這些都是林先生母性觀的具體表現。就連書中女主角尤麗黛愛上了「憂鬱、敏感、似乎很需要人瞭解照顧」的英國詩人阿席白地，而看不上美國工程師葛羅丘，又何嘗不是母性本能的表現呢？

現在世界各國飽受人口壓力的威脅，推崇母道似乎有一點不切實際。不過仔細分析起來，林先生對生育和教育的要求，可以說是重質不重量的。「遠景」完成方一九五五年，當時天主教教宗、基督教教會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還對節育政策採取保留甚至反對的態度，林先生已經在書中提出一套系統化的節育措施，可見他對人口壓力早就有了高度的警覺。在林先生心目中，除了具有大抱負、大才華的男女，大家都應該過家庭生活，養育健全的後代。至於人口，應該求精不求多。他曾說過：「不論那一種文明，它最後的考驗乃是看它能產生何種型式的父母。」我僅以他這句話做爲本文的收尾和結論。

讀李贄藏書・焚書後感言

向晚



當北大新派提倡白話文時，舊派深不以爲然。林紓曾給蔡元培一封信，內中提到李贄這個人。信中不稱李贄，而稱李卓吾。林氏意思是把北大提倡白話文的人比做李卓吾，也就是怪人、反叛者。

這個李氏，究竟是怎樣一個人？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我腦海裏，不得解釋。因當時我只是一中學生，既不敢向老師追問，因這不在課本之內，而自己到圖書館又無從查尋。所以這個問題，多少年來，成了懸案。

最近偶然入書店買物，看見了許多黃皮書，引起我注意，書名甚怪，一曰「藏書」，一曰「焚書」，再一看著者，就是李贄其人，內心大悅，書共七大册，遂通統把它買下。數月來，我大畧涉獵了一下，想要知道的東西，總算皆已查到，故能寫出這篇讀後感。

李贄字卓吾，別名甚多，明嘉靖時人，生於福建泉州。據明袁中道撰李溫陵傳說：「……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不再考舉人），爲校官，徘徊都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從上述話看來，李氏並不怪，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他少舉孝廉，就必須熟讀儒書，崇奉孔子爲師。他並非不想求取功名，而是因受環境限制，既然做了太守，自然希望向上爬，愈做愈大，但別有目的的人，硬想要把李氏拉過去，做他們宣傳資料，豈非枉費心機。

李氏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已無可疑。今應進一步，探討他的性格。袁中道說：「君爲人中燠外冷，豐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强力任性，不强其意之所不欲」。照現代語說，李氏這個人，明明是一性情急躁、驕傲、難處的人。我閱古人自讚或自述文，大多是一味謙虛，家境如何貧窮，資質如何魯鈍。或者有的在謙虛中也提出自己特長、美德，但從無會把自己缺德也暴露自讚文中者，有之，只有李卓吾其人。他在自讚中說：「其性偏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癡，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飲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迕，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隣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君上，其可乎哉！」

這篇文，與歷代先賢自讚文大不同，並非眞心話，可能以明罵自己而暗罵世人。性格是天生的，他若眞如此壞，何以「少舉孝康」？然後袁道中「李溫陵傳」記載，却又與李氏自讚多相脗合？可從「藏書」、「焚書」文觀之，又可證明，他的爲人也可能大部分即夫子自道。

所謂藏書，即欲藏之名山，給千餘年後的人看的意思，爲甚麼？因內中有些字句，不能與時人思想共通，招社會物議，甚至招禍，所以不肯以之示人，故曰「藏書」。

某種人原以外國八股做宣傳，但遭國人厭棄，所以乃千方百計從中國古人中找出宣傳藉口，因李氏有對孔子批評語句，所以便利用李氏著以反孔。

藏書共六十八卷，從東周一直寫到元亡的一部中國通史。從這部史的目錄分析，根本與宋以前史家所寫的中國史，並無甚麼大差別，例如對陳涉、吳廣、項羽、田橫、劉邦等人的叙述，決無有甚麼更改，傳統史家是之，李氏也是之；非之，也非之。而且對劉邦誕生神話，說甚麼劉邦母與神龍交而生云云。這部是漢代人爲拚劉邦是眞命天子而揑造的。

試看「藏書」卷二：「神聖開基，漢高祖皇帝——漢高祖劉邦，字季三，沛縣邑人也，母媼當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覘，則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照此看來，李氏一點也不反傳統，勿寧說他太尊重傳統了。

章太炎是清代大儒，對劉邦出生這段記載，却持相反的解釋。章太炎一次在滬講演劉邦的這段歷史說：劉母受孕，並非在雷電晦冥中與蛟龍交，乃是與一裝扮雷公的情夫交。這也較合理。章氏究竟是一儒者，講話不能太違背古史。

事實上，這段故事根本無根據，原是虛構。如此言之，李氏好像比章氏還保守，決非反傳統思想的人。

再看「藏書」第三卷，稱文、景兩帝爲「明聖繼經」；稱武帝爲「英雄繼創」；指王莽爲「篡世盜賊」，稱光武帝爲「聖主重典」，而且每朝則專設「儒臣傳」，諸如此類，所以批評李氏思想，基礎究竟還是儒家，當然他與宋儒不同，完全受孔子指揮，不敢改變孔子半個字，當然更不敢批評孔聖人了。李氏不然，他是時常會疵議孔子的，然究竟也不敢太離譜，不過如莊子形態，幽默仲尼一番而已。某種人就抓住這一點，利用李氏大批孔子，豈不可笑！

孔子從來未自認是聖人，也未說過從來未犯過過，他既不是聖人或神人，事實當然就會有錯，所以他不是不可批評的。眞理愈辯愈明，這是對的，但假如以非眞理的洋八股去批評孔子，那就不是眞理的辯證，而是故意搗蛋了。

「藏書」之外，尙有「焚書」。讀李氏「藏書」中的「自讚」文，別未覺得，直覺得李氏像是以罵己而罵世人，及讀到「焚書」自序文，又覺得他像神經院中人。其言曰：「自有書四種：一曰藏書，上下數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視也，故欲藏之，言當藏於山中，以待後世子雲也。一曰焚書，則答知己書問，所言頗切近世學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則必欲殺我矣，故欲焚之；言當焚而棄之不可留也。（按李氏既知有殺頭危險，就早當焚之，不僅留存且付刻之，不想想楊惲故事邪，這不是神經而何？）……

「今既刻此書，故再焚書亦刻，再焚書中一二論著亦刻，焚者不復焚，藏者不復藏矣。或曰誠如是，不宜復名焚書也，不幾於名之不可言，言之不顧行乎？噫嘻！余安能知，子又安能知。夫欲焚者心，則知我者或庶幾乎！余幸其庶幾也，故刻之」。（此段文字，可看出李氏心境之如何惚兮，恍兮？）

李氏這個人，究竟是怎樣人？很難下斷語。才如孔融、楊雄；行如寒山、拾得，皆不類。

李氏也和常人一樣娶妻，且生了三子一女，可惜三子皆早夭，只留一女。友人勸他納妾，但不允。他也不是不好色，原因身體素弱，故惡近婦人，事實上近婦人，也不必要健碩。有人問他，「你怕死」？他回說：「死焉得不怕」。那人又說：「既然怕死，何不學道」？意言出家學佛，明人可能把學道與信佛當同一意義。於是李氏就剃髮出家。但他只剃髮，而不剃鬍鬚。我在港見過一個八十四歲老翁，他入理髮店染髮，只染左眉，而不染右眉，即兩眉一黑一白，每見不禁想笑，然又不敢笑。李氏的作風，頗與今之黑白眉人相類。

李氏既然做了和尙，就應依照出家人生活的言行，但他不然，他偏好賣弄佛典以外文字，是講「幻語」，胡言亂語，大概是指他喜預測時事罷。於是朝廷就把李氏視爲「妖人」，逮捕下獄。他在獄中，曾以兩次割喉自殺，但皆未斷氣。獄卒問他：「和尙痛否？」他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和尙何自殺？」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參袁中道著李溫陵傳）

更正——四五九期本欄：更正「大陸之失，原因甚多，只有一點，普通人不大注意……」。「一言喪邦」，非「一言丟邦」。「指的是文化，工商業而言」。「是以君子勿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秦王下逐客令，……以下「遂」也皆「逐」字之誤刊。「是日也，拂衣而喜，」……。最末一句，「合而爲一人也」。原刊少了「一」字。又四六〇：「萬世一系」非「萬世一新」，「自由發表」，非「自由發展」。「三代選賢與能精神」。

長生不死的秘訣

齊冥

曹子健在「送白馬王彪」一詩裏說：「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李白也曾經淒涼地說：「石火無留光，還如世中人……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眞。」古人妄想求仙，結果都逃不出老、病、死的苦難，這自然是毫不足怪的。但當我聽到毛澤東的死訊時，却不由得目瞪口呆，感到非常意外。照道理，毛澤東決不會死，因爲「毛思」比甚麼都要厲害，可以使人青春常駐，返老還童。這是事實，絕對不容置疑，現舉例以明之：

最近，大陸學者王了一表示：「國外謠傳，說我死了。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嗎？不但沒有死，反倒越活越年輕了！」（見「中國知識分子新貌」，香港廣宇出版社印行。）

中共「福建省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盧嘉錫也說：「這些年，我是越活越年輕。」這當然是因爲他的「桌案上擺着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

朱光潛也說：「我今年七十九歲了。年輕的時候的身體不行。近來，反倒一年好似一年。」

爲了歌頌神話般的「毛澤東時代」，冰心還在一首「詩」裏高呼：「雖說是，人生七十古來稀，在毛澤東時代就不算稀奇。」

大陸的人民有福了，因爲祇要不被清算，祇要不被勞役至死，祇要能夠逃得過層出不窮的權力鬥爭，祇要不被人反縛着雙手推進大海裏，祇要能夠捱飢抵冷——那麼，他們非但可以長生不老，還會「越老越年輕」。

中共已找到了長生的秘訣，可是那些自稱「科學進步」的西方國家，却仍然容許人民衰老。由此可知，民主政體是多麼反動，專橫和腐化。

然而不知怎的，毛澤東自己却一命嗚呼了。

通告

本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五年雙十國慶謹於十月十日（星期日）下午七時假座九龍旺角上海街六六四號天鳳酒樓（近旺角道口）三樓全廳舉行國慶聯歡聚餐席券每位弍十五元凡參加者均致送紀念品壹份歡迎會友携眷偕友參加同申慶祝　此致

列位會友

萬人協會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五年雙十國慶籌備小組謹啓

購席券處：一、會所：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二、益昌徽章公司——香港灣仔道一七二號地下

三、俊人書店：九龍旺角上海街六二三號地下

四、益昌米店：九龍旺角花園街一百號地下

毛之死

彭歌

大盜竊國，半世紀作亂，論毛的流毒之廣，誅戮之眾，與為害之久，古今中外歷史上誠屬罕有，他的罪惡不僅是殘暴、偏執、狡詐的性格所造成，更壞的是因為他是有「思想」的（雖然那都是把俄式馬列主義加上流寇思想的翻版）；他眞是很認眞、很有系統地去幹盡一切壞事。如果沒有所謂「毛思想」，中國大陸上無論發生甚麼樣的天災人禍，都不可能有六七千萬人民被殺害——中國誠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六七千萬人也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這數字，等於把英國、或全西德的人民全部殺光。

暴虐的統治者殺害無拳無勇的老百姓，藉以鎭壓反抗，樹威自保；這種刻毒與殘忍，人們雖然痛恨，但多少還可以瞭解；無以瞭解的，是毛澤東對他們自己的幹部，「無產階級」裏的親密戰友，乃至接班人，頭一天彷彿仍親如骨肉，誼同生死，第二天馬上就翻臉無情，不僅是要鬥垮鬥倒，而且要鬥臭。他藉口那些所謂「路線」，來大殺功狗，像劉少奇、彭德懷、林彪、鄧小平之輩，在權力鬥爭失敗之後，不惟是「走狗烹」而已，烹了還要糟塌得一文不值，種種酷刑不必說了，單看文革期間高級共幹們戴高帽、掛牌子、跪伏認罪的慘象，眞令人有人間何世之感。

我們如果把劉、彭、林、鄧之輩「善頌善禱」的言詞看一看，再把他們日後被整的「罪狀」來對照，才更可看出毛的殘毒。這眞如山野傳聞中蠱虫互鬥，剩下來的那一個就是最狠毒的。然而，這最狠最毒的，如今也已難逃大限，

在大陸上以及海外的中共份子，現在應該仔細想想了。為毛拼命打江山，「文」如劉少奇，「武」如林彪者能有幾人？若輩如今安在哉？在毛斃命後，任何人都可以斷言，更慘烈的鬥爭奪權必然隨之爆發，毛澤東自己就說過，「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鬥爭」。惟有「階級鬥爭」才是「綱」啊！

毛死後，他的「著作」，單在「文革」暴亂的一九六七年，就由一百八十一家印刷工廠出版了五億四千一百萬冊。美聯社記者報導，「這使得毛成為可能是全世界發行書刊最多的作著」。然而，這種靠暴力推銷的謊言囈語，也將如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樣，隨着毛的死亡、毛政權的瓦解而風流雲散。

灌茶家言

合二而一——一分為二

王廷芝

瘟君欲何往，紙船朝天燒

毛澤東的詩詞不少，其中最妙的兩句是「但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朝天燒。」妙在他寫這詩時似乎並不自覺他自己正是被許多中國人視為瘟君！而如果他有此自覺而仍如此寫，則更是妙不可言。

毛澤東的教條也不少，其中最妙

派而搞權力鬥爭呢？

未捷雄先死，英雌淚滿襟

今日的宮廷派，是經過四次「一分為二」的刼後餘生。十年前老毛發動文革，把中共中央分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清算了劉鄧集團；隨後文革派分化，清算了王關戚集團；毛林派掌握大權後

團結，但它同時也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說得好聽是思想鬥爭、路線鬥爭、其實當然離不開派系鬥爭、權力鬥爭。雖然在短期內會裝出兩派團結的假象，擺出集體領導的架子，但王延芝可以斷言：「一黨二派，不鬥才怪！集體領導，遲早拉倒！」

支持華國鋒，分化宮廷派

可是，在「周朱死、矮鄧倒」之後的官僚派，已陷於「有力無勢、有尾無頭」的窘境；而在毛死之後的宮廷派，則還佔着「有勢無力、有頭無尾」的表面上風。如果不展開武鬥，則官僚派很難奪取大權。雖然葉劍英、李先念、劉伯承都有較左派諸領袖更高的資望，但却都不能躍登主席寶座。因此，右派極可能採取「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以退為進、以守為攻」的精神，隱忍示弱，靜觀其變，而其實

老毛十年來培養江青接班，而在「九大」前後致力提拔為她助手的是張春橋、姚文元；在「十大」前後致力提拔為她助手的是王洪文、李德生；至於提拔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只是他在半年前為鬥爭形勢所逼而想出來的一個怪招。華國鋒既非老毛最合心意的接班人，更非左派嫡系人馬心悅誠服的新統帥。

太后？垂簾聽政？武則天？

如果宮廷派與官僚派的鬥爭劍拔弩張，勢均力敵，宮廷派自然要團結緊密，共臨大敵；但如果宮廷派忍讓示弱，不在中央硬爭權位，則宮廷派在驕矜得意之餘就會出現分化內鬥的危機。

危機的焦點在於江青的地位如何安排。她是退居「太后」之位，以元老姿態指導左派鬥爭呢？還是表面退為太后，實際垂簾聽政呢？還是索性

靈驗。

現在這位瘟君終於離開塵世，中共各級機構正在組織盛大的「紙船明燭朝天燒」送瘟君儀式。王延芝對這些紙船明燭幷無多大興趣，而只興緻盎然地等待着看：下一階段中共領導層是「合二而一」呢？還是再度「一分為二」呢？換言之，是宮廷派與官僚派妥協合作而搞集體領導呢？還是官僚派暫時雌伏而宮廷派却分化成兩

利展開，到現在竟是「出師未捷雄先死，長使英雌淚滿襟」了。

十年之中連搞了四次「一分為二」的宮廷派，現在會改絃更張，認眞搞「合二為一」，與官僚派妥協合作，誠心誠意實行集體領導嗎？即使所有一流專家相信，王延芝也不相信；即使王延芝相信，恐怕中共左右派領袖們也不相信。

當然，毛死後，中共中央文告強調

合作化問題時在「學習」雜誌發表文章支持老毛激進路線；但這可能只是他爭取老毛賞識的手段，未必是眞心傾向左派。他的本行是農業工作。一個眞正了解經濟工作的老幹部，不會是眞心誠意的左派；而一個認眞致力經濟工作的老幹部，也不會得到左派嫡系人物眞心誠意的信任。（此語乃至理名言，可圈可點，右派聞之「可歌」，左派聞之「可泣」。）

[illegible]華富貴身家性命受到威脅。王洪文、姚文元、李訥、李敏、毛遠新可能暗中勸江青自己挺身接班、張春橋、汪東興可能勸她垂簾聽政；並非眞正嫡系的左派，則會擁護華國鋒，而希望江青退為太后。江青自己如何打算呢？很可能她還在舉棋不定——因此王延芝也只好舉筆不定。

（轉載星島日報）

文史哲雜談

活着只為自己的人

在渡海輪遇到一位舊同事，我用同事兩字，好像有點自提身價，事實在同一機構做事時，他的地位比我高得多，有時在餐廳也有閒聊，但多屬職業外嗜好小問題，這位先生身上衣着很樸素，要是我過去不是他的同事，我會猜他生活環境不大好，當時他與我交換了咭片，他很有興越的談起我過去在報刊上寫過的幾篇有關心理學問題的稿子，他告訴我因為身體不好，這一年都在退休狀態。

兩天後，我接到他的電話，約我到他家中吃飯，電話中很誠意的邀請，時間又是在下午，我雖然不知他葫蘆內賣甚麼藥，但仍然答應了他。

這位老先生，一個兒子已經結婚，太太已離婚，他自己住一間寓所，請兩個女傭，我沒有到他家裏之前，以為那最多只是一個中等住家，詎料進了寓所後，幾乎沒法使我相信他如此會享受。兩個大客廳，一個是中式的，一個是西式的，不但顏色光線，還加上好些名畫與古玩，臥房也特別講究，只有臥房與書房兩間房子，一個涼台掛着三個雀籠和兩大缸熱帶魚，地上鋪着名貴地氈。要是我過去沒有認識他，我會以為他是億萬財富的富翁，他固然賺到了不少錢，現在靠收租過活，要是甚麼也不做，他會一直過得很舒服的生活，活到二百歲也不成問題。可是我看出他過這樣的生活，仍然是自我囚禁方式，並不快樂。因為心情不愉快，自然影响到他的健康，他非常注意飲食，生活也有規律，而且每天早晚都規定一定時間打太極。他說，照道理並不寂寞，經常有朋友來他家中搓衛生雀將。但心中有時覺得有莫名其妙的懼怒與彷徨，於是問我可不可以試行分析他這種心理癥結的心理是甚麼？

我自己連業餘心理學知識也不夠，不必說甚麼分析，不過我相信即使他眞的請了一位職業精神分析大師來給他分析，也不能幫助他，其實我也不必分析，他的居住環境與生活方式，已經將他的心理癥結暴露出來了。

一個人的精神需要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他的精神如果集注在居住理想的佈置，名畫古董的收藏，那些東西是死的而不是活的，它滿足自已為佔有慾只得獲得之後的一段短短時間的興奮，以後不會有甚麼興奮作用了。他如果要尋求滿足，只有活的東西可以救他。他雖然有朋友時時來玩，但相信他選擇的朋友，一定是不可能對他有絲毫損害作用的，換句話說：他需要朋友只是為了排遣寂寞，他並不關懷任何人。

有時從好些名人傳記上，看到多少成功的人，都喜歡過最簡單的生活，有些名人的生活，是由他的家人為他編排的，那並不造作，而是他習慣將全部精神集注在他的事業方面。這種人只有過渡勞碌才有身體健康不妥的事發生，要是他懂得一些攝生的方法，他不但可以長期保持健康，還可以保持長壽。

一個人如果活着只關心自己，不必關心任何人，這個人即使不進精神病院，也會長期受着情緒不穩定及患病襲擊。這完全是因為任何一個人單獨在一起，他在情感方面，必然難以完美的，但那也不能說：如果他生活在羣眾之中，他的情感就能完美，人的完美，必須生活在愛人與被愛中，雖然有些愛是白白付出的，犧牲的，只要能有機會輸出去，它同樣有使一個人感到自己生命有完美的感覺。孤獨的人，是沒法有甚麼情感的，他的情感，只能在白晝夢中，用幻想來自慰情感的交流，又是不能夠用種種刺激性的娛樂節目來代替的。刺激性娛樂最多只多起一點麻醉作用，當他麻醉過後，苦悶自然又隨之而來。



天外飛來不速客

日本函館機場緊張的一幕

高克

蘇聯一架最精銳的「米格二五型」戰鬥機六日下午一時五十分在日本北海道函館民用機場強行降落後，立刻轟動全國，因爲此種戰機，在蘇聯國內，尙屬最高機密，而竟在自由國家平安降落，自然成爲重大新聞。

六日下午一時十一分，日本航空自衛隊雷達網，發現在北海道積丹半島上空有不明國籍飛機一架出現，立刻派兩架F四幽靈式戰鬥機自千歲基地緊急起飛追蹤，至一時二十四分，從雷達中已確定該不明機已侵入日本領空，但到一時三十分忽然又在雷達上消失。一時四十二分，函館機場瞭望台已可看到該不明機，正向機場接近，於是全機場開始緊急戒備。一時四十八分該機飛抵機場上空，盤旋多次後，即強行降落，在降落時，曾逸出二千公尺長跑道二百四十五尺，停在草地上，立刻加以掩蔽。

駕駛員爲蘇聯現役空軍中尉，名爲貝倫科，現年二九歲。該駕駛員出機艙後，以手槍向海邊發射一槍示威，但當機場警衛人員接近時，並無任何抵抗，在警察當局保護下，陪同至某地休息。臨行時該駕駛員要求機場人員將油布覆蓋，妥善保護該機，貝倫科最先表示因燃料用盡逼降，其後始說明欲「亡命美國」。北海道警察總署目前以違反「出入國管理法」暫行保護，再由外務當局處理，或依其志願送往美國。

該飛機正式名稱爲「M—G廿五」，西方國家稱它爲「狐狸蝙蝠」型，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初次在莫斯科郊外杜莫布機場公開展覽，一九七一年正式加入戰鬥序列，是目前世界戰鬥機中性能最高的機種。此項「M——G二五」型機共有兩種，A型即此次投奔自由的戰鬥機；B型是偵察照相用飛機。上升能力，至二萬公尺爲二分四十他秒九八。三萬公尺爲四分三秒八六。全長二十一公尺，寬十四公尺，高五．六公尺。總重量二二．六八噸。雙發動機，可裝載四枚飛彈；戰鬥行動半徑七四〇——一、三〇〇公里。其性能較F四幽靈機爲優，其構造在蘇聯國內屬最高機密。

日本外務省對貝倫科中尉在函館強行降落且表示要亡命美國，當晚即派員至函館，查詢此一事件

眞相。外務省當局認爲如其本人確實決心亡命美國，基於人道立場，將全力予以協助。目前已向美國駐日大使館交涉，徵詢美方是否同意接受庇護。日本政府方面，過去對外國人透過日本希望亡命第三國者，基於人道立場，一向尊重當事人意見，准其前往第三國，故此次貝倫科中尉事件，自然亦可適用此項原則，但因此次該駕駛員係駕駛軍機抵日，情形特殊，故正審愼處理中。

至於蘇聯駐日大使館方面，六日亦會正式向外務省要求，由蘇聯駐札幌總領事與貝倫科中尉會面，日方以事件眞相尙未明瞭，並須尊重其本人意志，暫時未允所請。

關於處置飛機問題，因該類飛機有高度軍事機密，蘇聯勢將要求收回，聞日方將按照實際情況與先例，再愼重處理，暫時或不致送還。

日本防衛當局，對投奔自由米格機及駕駛員處理問題，完全聽候外務省透過外交途徑解決。未表示意見。惟對於航空自衛隊雷達網已發現不明國籍飛機來襲，且已立刻緊急出動戰鬥機「F④EJ」幽靈機兩架追踪；但結果因蘇機因改爲低空飛行，不久即在雷達上消失。追踪之戰鬥機亦因速度不及米格機；未能及時發現不明機蹤跡。這裏暴露了防空當局的弱點。對防衛當局也是一項極大衝擊，尤其在軍事技術方面，如何克服雷達對低空飛行無法測知之缺失，早日導入「AEW」設備（早期警戒設傳）及購備次期主力戰鬥機──高性能的「FX機」，以免重蹈此次F④幽靈無法追及高速度的米格二十五飛機的的覆轍。

此外，根據華盛頓方面消息，美國政府接獲蘇機逼降北海道，並有一名蘇聯空軍決定亡命美國後，以國務院爲中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並與福特總統及在倫敦的基辛格取得聯絡得，先發表一項聲明，表示已「正式開始檢討貝倫科中尉之請求」。但對准予庇護後飛機處理詳細情形，未予評論。蘇聯人向美國要求政治庇護事件雖然已不乏先例，但現役軍人駕機赴日再要求亡命美國乃屬初次，而且「M－G廿五」爲蘇聯最精銳戰鬥機，情況特殊，除國務院會表示接受外，國防部態度特別愼重，目前僅表示係政治事件，一切由國務院處理，惟事實上由於駕駛員投奔自由，將可獲得若干蘇聯軍事情報對美國頗爲有利，故希望早日接該飛行員來美。

（寄自東京）

易失難得的黃金機會

余秋人

在毛死後，中共權力鬥爭中，那一派能佔優勢，各方的看法尙不一致，目前的情形，雖是文革派或毛派佔了上風，但是，毛死去之後，毛派的最大靠山倒了，其他派系對毛的偶像，也不再有所畏忌了；而最嚴重的問題，是毛所傳下的思想政策路線，不能解決大陸上的現實問題，所以從長期的觀點來看，毛派的權勢將在時間中漸漸趨於衰退，但也不易很快的被消滅；因爲今天毛派不僅掌握了中共的宣傳工具，在中共中央黨、政軍機構，佔有重要職位，而且也擁有槍桿子（包括毛姻系如毛遠新的部隊、公安部隊、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和上百萬的民兵）和地盤。

毛在世之日，握有槍桿子的各地軍頭，雖然不滿毛派的奪權鬥爭；但因懾於毛的偶像權威，大部份也只敢怒而不敢言，保持不介入派系奪權的灰色態度。最近幾年毛派雖然調動了不少軍頭，但就目前共軍的情形而論，師級以上的大頭目，大部份仍屬二、三、四野的老關係，現在毛已死，軍頭無所畏忌，所以中外人士都認爲，在中共的奪權鬥爭中，軍頭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將越來越大，這是我們所應特別注意的一項趨勢。

今後蘇聯的動向如何，也是國際間所重視的一個問題。毛死去的消息發表後，蘇聯的反應頗爲謹愼，似乎也在靜待局勢的變化。有人認爲，蘇聯可能乘機對中共發動軍事攻擊，或者在大陸偏遠地區如新疆內蒙製造傀儡政權。當然，我們不能排除這些可能；不過，蘇聯老奸巨猾，在情況沒有完全搞淸楚之前，不致於輕舉妄動。這些年來，蘇對中共的戰略，就是等待毛死去，現在毛已死，蘇聯下一着棋是什麼？在我們看來，蘇聯想控制的是中國大陸，即使不能直接控制，只要大陸仍爲共產勢力所控制，則中共總有一天會與蘇聯修好，即使不能眞正修好，只要中共不變成蘇聯的敵人，對蘇聯亦屬有利。如果蘇聯此時輕舉妄動，實際上等於蘇幫毛派的大忙；因爲毛派正好利用蘇聯的侵略與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來反擊反毛派和親蘇派的勢力，以利其奪權鬥爭。因此，我們認爲，此時蘇聯輕舉妄動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自由世界國家對此一問題和我們具有相同的認知，才不會發生錯覺。

毛死去，對國府來說，是一個易失而不可復得的黃金般機會，而對大陸的變亂，我們怎麼辦呢？當然，我們決不可以坐以待變，必須積極有所作爲，最低限度，要對大陸上的變局插進一腳。毛死後的大陸局勢，應該是國府展開敵工作後的黃金時機，所以有關方面對於如何展開大陸工作，要趕快加緊策劃進行，要準備動用最多的財力和人力，尤其要劍及履及去做。

很明顯的，國府要扭轉當前的國際形勢和友邦的對華政策，唯一有效的做法，就是要能在大陸上有所作爲有所表現，拿行動和事實來證明，我們所從事的反共鬥爭，的確是代表大陸同胞的共同願望；只要大陸上有一股勢力扯起了靑天白日旗，即使其勢力并不很大，即使是在大陸上很偏遠的地區，也曾使世界爲之震動，使民主國家改變政策。我們并非主張立即揮師反攻，乃是主張積極展開大陸敵後工作，加緊結合大陸上的反共勢力，并將反共勢力，轟起反共的義旗，讓全世界的眼睛都能看淸，在中共各派奪權鬥爭的過程中，大陸上已經產生了眞正的新生事物──反共勢力，民主國家應該趕緊抓住這個新生事物，來改變大陸現狀，不幻想從文革可與「實用派」的奪權鬥爭中找出路。

論毛死後的中蘇共關係

關中

毛澤東死後最大的影响之一，便是中共與蘇聯關係可能的發展。這不僅因爲中蘇共的衝突，是當前國際關係中緊張的主要根源，也因爲毛澤東個人在中蘇共的分裂與對立過程中，一直担當一個主要而突出的角色。



未來中蘇共頭頭有無可能再這樣？

中共對外政策可能修正

在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死亡的聲明中，不但肯定毛路線的正確，並堅決表示要繼續毛的外交政策。尤其對於「反修防修」一節，不憚煩一再強調。綜觀此一聲明全文，反蘇的氣味極爲濃厚。似乎使人感覺即使毛已死，但中共之強烈反蘇立場不變。事實上，這一聲明，甚至毛的遺囑，均不能約束中共今後的外交政策。筆者的論點是起碼就中共與蘇聯的關係而言，有無毛的區別很大，尤其毛留下來的不安及混亂種子，使中共今後在對外政策上修正及變化的可能性大爲增加。

中蘇共分裂的本質與因素

了解中蘇共關係今後的發展，首需了解中蘇共衝突的本質。本文限於篇幅，不擬就此問題評述中蘇共由親密合作到反目成仇的經過，但願扼要指出造成中蘇共分裂的三個基本因素：一是共產主義在不同文化、社會中發展所必然產生的分歧與摩擦；二是國際主義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與失調；三是絕對極權制度之下所造成領導人物的偏執與缺乏理性。因是之故，要了解中蘇共的分裂與對立，只靠歷史與決策的分析是不夠的，必須還要利用共產主義本身辯證的觀點和統戰的策畧。

毛反蘇具有多重陰謀

毛死前的外交政策是以反蘇爲其主軸。這一政策在策畧上分兩方面進行，一是「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即以與美妥協，來牽制蘇聯；二是「聯合多數，打擊少數」，即以「反霸權」爲號召籠絡第二及第三世界國家。鑒於蘇聯對中共的軍事壓力及美國勢力的衰退，中共一方面希望「聯美制蘇」，但同時又強烈反對「美蘇和解」，美國固樂見中共反蘇，但却無法接受中共所稱美蘇衝突或戰爭不可避免的說法。由此可見，毛關係實視中蘇共或美蘇關係發展而定。這種層次關係是十分重要的。毛反蘇至爲澈底，不但要「聯合一切反蘇力量，孤立蘇聯，打擊蘇聯」，同時也在國際共黨運動中製造分裂。毛一方面否定蘇聯對其它共黨國家的領導權，另方面則將這些國家劃進第三世界的範圍。一九七四年，中共宣稱「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存在，並指稱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一九七五年初，中共「四屆人大」之召開，在對內與對外政策上，可說是與蘇聯一刀兩斷；不但在外交路線上以反蘇爲首要目標，且在「憲法」上規定反蘇爲基本「國策」。一九七五年後，中共在國際上進行大規模之反蘇外交戰——包括攻擊美蘇和解——主要背景爲：一、與美和解後，抵銷了蘇聯的軍事及政治壓力；二、打進國際社會，建交的國家增加，加強了在第二與第三世界的地位及信心；三、蘇聯企圖干預「四大」之前的中共權力鬥爭，使毛大爲緊張；四、毛地位在「四大」後益加穩定。中共此一立場可由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人民日報」爲紀念毛澤東所發表譴責美國派兵進入高棉聲明五週年之社論中（「歷史性的光輝」）見之：「美帝國主義已招致慘敗，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野心勃勃，在世界各處肆行侵畧與擴張，同樣的，應予擊破」。同年底，毛在對外交政策的講話中，也指責蘇聯「無事不關己，都想管」。毛

對蘇聯之戒心及恐懼，由此可見。

值得特別注意的一點，乃是毛生前是刻意地利用中蘇共分裂來製造對其有利的情勢。例如，在美毛和解初期，毛特別渲染中蘇共戰爭的可能性，以拉攏美國；但在蘇聯加強在亞洲的軍事擴張及美國逐漸退讓之後，毛又全力鼓吹蘇聯對西方的壓力及美、蘇大戰不可避免。毛認爲如此又可把禍水引向西方，避免兩面受敵，毛利用，甚至製造與蘇聯的衝突，不但作爲進行對外統戰及擴張影響力的手段，並且作爲內部整肅，鞏固其統治的工具。試問，以中蘇共的歷史及關係，共幹中那一個沒有過親蘇的紀錄？對毛來說，不反蘇如何能建立其個人的崇拜及權威？事實顯示，在毛死前數年中，毛眞正最大的恐懼並不是來自蘇聯的攻擊，而是中共內部親蘇意識的復萌。所以我們應知中蘇共衝突就毛個人而言，是用來作爲其統治及獨裁的一個工具，因此，任何人要基於權力平衡來利用此一因素，便是上了毛澤東的大當。

蘇曾頻施壓力迫毛就範

就蘇聯來說，中蘇關係之演變，其要負主要政策上及人爲因素上的責任，在政策上，蘇聯顯然未能就中蘇共雙方關係的變化作適當的調整，以致使中共有「三和一少」的抱怨。在人爲因素上，斯大林的冷漠，赫魯曉夫的傲慢及布里滋尼夫的固執，均是造成雙方關係惡化的因素。尤其是赫魯曉夫時代，片面撕毀對中共的軍事援助計劃（包括原子武器的製造協定），對中共傷害極大。蘇聯與中共的爭執雖於一九六〇年代後愈演愈烈，甚至造成今日軍事對立的局面，但蘇聯始終抱持以壓力促使中共改變政策——主要是寄望中共內部權力的變化——來重新與蘇聯合作的想法。但蘇聯未料到中共在受到高度軍事威脅的情況下，藉與美國的和解來抵制蘇聯的壓力。

面對毛美合作的威脅，蘇聯一方面在理論上指責中共出賣階級利益，背叛馬列主義，宣佈將中共驅出共產集團；另方面則以實力建立在亞洲的霸權。一九七一年底蘇援印度大敗美毛共同支持的巴基斯坦，確立蘇聯在印度洋的基礎。一九七五年初支持北越併呑南越，在中南半島取得立足點。近來在日本海擴張海軍，對日本，韓國均造成威脅。此外在世界其他地區，除中東外，蘇聯均有所進展及收獲，如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及對非洲安柯拉干預的成功。難怪中共要悲鳴「三分天下，蘇佔其二」，大罵美蘇和解，甚至指稱蘇聯「聲東擊西」，來挑撥西歐國家與蘇對抗。

除了以「西守東進」，對中共進行兩面包抄的軍事包圍外，蘇聯亦在政治上全力壓迫中共。蘇曾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建議與中共簽訂互不使用武力條約，一九七三年六月又建議簽訂互不侵略條約，但拒不接受中共要求先撤軍，及先解決邊界上有爭執地區的條件，因而並無進展。事實上，在多年的論戰後，蘇聯已放棄了以毛爲談判對手的想法。蘇聯對中共的宣傳，也以毛個人爲目標，不但不攻擊大陸人民，甚至連中共黨也避免指責。蘇聯不但期待在毛死後，試圖與中共改善關係，甚至在毛死前，便已迫不及待計劃干預中共的權力鬥爭。例如，自一九七四年秋後，蘇聯便對毛展開了一連串的攻擊，指責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政策。該年十月六日，蘇共布里滋尼夫在東柏林演說時指出：「中國人民的歷史與社會主義諸國關係的歷史上不可避免的將由中國人民之手去翻開此一灰色一頁。」這是指推翻毛的露骨表示。這是蘇聯企圖在中共「四屆人大」前，造成氣氛，引發親蘇派抬頭，最低限度，希望牽制毛的極端反蘇路線的作法。但此一努力並未成功，在中共「四大」後，蘇眞理報曾刊一長文「違反人民基本利益」——指出：「毛澤東主義的原則與政策與中國大陸人民眞正的民族利益並不一致。蘇聯人民期盼與中國人民建立友好與合作的關係」。今年初朱德死後，蘇在唁電中，極度頌揚朱之事功及對蘇聯友好之貢獻，意在貶抑毛並在中共內部進行分化。

中蘇共關係可能稍後有所改善

在毛死後，中蘇共關係的可能發展是繼續目前的對立還是將有所改善呢？雖然北平集團強調繼續反蘇，並退回蘇共致吊毛電，但筆者認爲在稍後時間，雙方關係將會有所改善，甚至會達成所謂「有限的和解」，理由有如下數點：

一、毛個人因素之消失，將是中蘇共改善關係最大阻力的剷除。毛之反蘇，除了上述策略之運用外，亦有其心理上變態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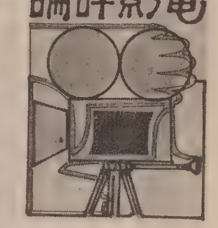
二、毛死後所留下的繼承危機，極易造成不安與混亂，因此可能招致蘇聯之干預。爲避免此種不利的情況，中共不但在外交上要採取低姿態，而且尤其有與蘇聯緩和緊張局勢的必要。

三、在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對蘇問題將成爲主要辯論的問題之一，以中共的權力構成份子而言，除了偏激派堅持反修立場，可能拒絕與蘇聯妥協外，其它修反蘇立場。尤其中共之職業軍人，一向反對過份與蘇敵視，而軍人的地位未來中共權力轉變過程中，最值得重視。

四、繼續與蘇維持現階段的敵對，對中共來說負担過重，不但阻滯了中共在經濟方面的發展，且減少了在其他外交活動方面的餘地。事實上，當前雙方敵視的程度早已超過了實際的需要。

自然此種關係的改善，可能是一緩慢的過程。而且任何中共關係的改善，不可能恢復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同盟關係那樣親密。這不但因爲雙方的若干歧見太深，而且今日的國際關係亦不同於往昔。但雙方關係發展到當前蘇聯與南斯拉夫的程度是可能的，即在承認分歧的前提下維持「平等」的關係，這也是蘇聯目前所希望的一種發展。蘇聯對中共仍將繼續其威迫利誘的政策。有人認爲蘇聯未曾對中共作過任何片面的讓步，亦又有人認爲蘇聯正對中共進行圍堵，所以與中共改善顯然困難，但筆者認爲在毛死後，蘇聯對中共可能會作若干讓步，以鼓勵中共對蘇的有利反應。毛未死之前，蘇聯可能認爲任何讓步亦是徒然。至於蘇之圍堵政策，並不構成蘇共改善關係的重大阻礙，一方面蘇聯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並無實現的可能；另方面美國當年對中共的圍堵亦未阻止與中共改善關係。

電影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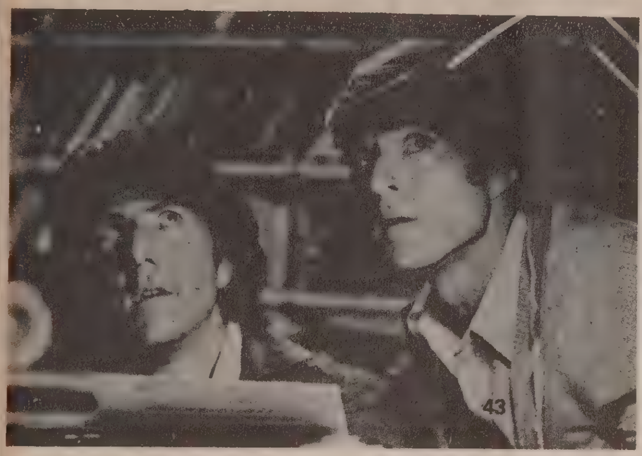
評驚天大陰謀·婦解百態·大保鑣

林巽

阿倫柏古拉導演的「驚天大陰謀」，這部影片，放在觀眾面前，可有點紀錄片味道，放在電影戲劇技巧匠人與影評家面前，看出是一次大胆的嘗試。

「驚」片改編自一本由親自調查美國水門事件的兩名記者佛獲達和斑士頓事後他們將拍檔調查水門案的過程寫成的回憶錄「水門案事件」拍成的電影。

電影拍得很嚴格，沒有誇張的娛樂情份，除了調查水門案之外，兩個故事主角並沒有任何浪漫私生活。所有被兩個記者訪問的人，都是在神情凝重與嚴肅的氣氛中，這類故事題材，如此表現形式，如果落在老一輩編導眼中，可能認為匪夷所思，但坐在觀眾席上，並不覺得如何悶，雖然氣氛嚴肅，却非常吸引住觀眾，這其中的奥妙，只有兩點，一是突出眞實感，那眞實並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出自內心感受的。二是突出兩個孤軍作戰的記者的才智。因為在美國歷史上，能夠將一個總統拉下台的正是這兩個努力發掘眞相，手無寸鐵的書生幹出來的成績。



「驚天大陰謀」中的羅拔烈福與德斯汀賀夫曼。

電影中羅拔烈福飾演的佛獲達，是一個野心勃勃的青年，只幹了九個月的記者，就想找一件特別新聞來調查，突出自己。飾演斑士頓的德斯汀荷夫曼，由于偶然閱讀羅拔一段新聞稿，覺得他的表現方式不夠明朗，好心地替他重寫，幾乎被他誤會，後來他知道德斯汀因為資歷比他好，又熱心幫他，於是才將水門案的調查資材，拿來與德斯汀公開，彼此合作，電影強調的是最初華盛頓郵報社長對水門事件並不十分重視，反而懷疑羅拔為甚麼對這件案子特別有興趣，羅拔與德斯汀只得孤軍作戰，他們辛苦發掘來的資料寫成報導，怎能放在第四版發表，後來他們發掘來的資料越來越多，受到各方注視，這才使社長對他們另眼相看，全力支持他們。



婦解百態中的積姬蓮貝茜。

檢查「驚」片的藝術魅力，從表面看它只是忠實地將一件新聞拍成電影，但從橫面看它却是紀錄了兩個小人物在幾個月裏如何掙扎出人頭地的故事，因為尼克遜倒台後，佛獲達和斑士頓，合作寫了「水門案事件」，書成為全美暢銷書，售出二百三十萬冊，並獲得普立斯文學獎，加上羅拔烈福又以四十六萬元購下電影版權，這個成功過程並不容易，但終于成功了，這種成功，對一般現代青年是有一定啓發作用的。

電影中羅拔烈福飾演的佛獲式來表現美國近年一個嚴肅題材的「婦女解放」問題電影，在美國婦女從受教育與選舉權方面，並未受到歧視，但男女同工同酬方面，以及好些職業，僱主對婦女仍然沒有信心，這種問題是存在的，不過電影並不從這些嚴肅



驚片中的總緝輯與兩記者研究採訪秘密資料。

的題目上作文章，電影故事是從三個大男人的家庭展開，並加上一個願意養兒子而不願做人家的模特兒，招壯男入宮來使她受孕。所謂婦解運動，毋寧說是反大男人主義運動比較恰當。電影中有兩個大男人是比較典型的，一個女服裝設計家結婚生孩子之後，便成爲終日爲家務奔忙的管家婦，後來丈夫失業了，她正在服裝設計方面獲到一個機構的賞識，於是想重操故業，但並不爲她那大男人丈夫同意。有一個是大亨的妻子，給太太最富裕的物質享受，但平時只當太太是一個永遠不成熟的孩子。還有一個女記者，因爲未婚夫不願意與她分担家務工作最後與未婚夫決絕。



婦解百態的李寶素僱用一健男與她合作生子。

從反對大男人主義方面說：「婦」片可有些消極意義，因爲大男人主義雖然是文化傳統的產物，但在今日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是大男人，事實上大男人作風已經在男人的自覺下，漸漸衰退了，並且可以相信這種傳統病態，將來自然會成爲過去的，至于電影中幾個女子好反大男人的手段，都採用離婚方式，這並不是好方法。世界上不論是男人少了女人，或者是女人少了男人，都是沒片建立完美生活的。沒有男女的共處，便沒片過正常的倫理生活。「婦」片所強調的却是女人爲了爲自己自尊心而離開他們好丈夫，那只是負氣的文式，每個人最後總難免是悲劇收場。因此，整個說來「婦」片只是反映美國今日倫理社會的紊亂，並不爲這問題提供什麼解決悲劇的啓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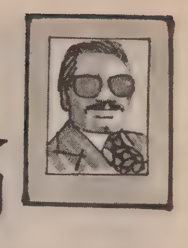
本期電影中，「大保鏢」是一部表現南美恐佈政治手段的電影，電影宣傳，除了突出主角費比奧提斯這個字之外，什麼資料都沒有。但從動作片水準，此片可拍得有刺激性，電影故事寫一個特警知道有一富人受一班政治恐佈份子勒索六百萬拔索。這個特警，便製造一個機會，將富豪綁架，然後在危急之間，使費比奧提斯去救富豪出險，於是富豪便聘請費比做保鏢，費比從此乘機與恐怖份子接觸，調查恐怖分子內部組織，最後富豪無法忍受長期遭受恐怖份子威脅，打算給恐怖份子六百萬披索，但爲費比用偷龍轉鳳手法取去六百萬，並將富豪拘禁起來，誘恐怖分子妥協分贓，結果將恐怖分子盡殲。

大保鏢費比奧提斯深入虎穴。

「大」片故事與不久前上映的「飛天敢死隊」大同小異，「飛」片勝在最後加上一段用風箏奇襲的戲。「大」片中的費比奧提斯，雖然身手不凡，是打鬥片中的理想人選，但可惜編導所構思的動作方式，都是近年動作片常用的，雖然拍得很用心，但觀眾看慣了同類的動作片，就不會覺得如何刺激？由此可見今日拍動作片的導演，拍得好並不一定能成功，只有突出創新者才能成功，不但外國動作如此，國片也然。譬如張徹的動作片，從技巧看，他比過去是進步的，但因爲他沒有創新，在觀眾印象他便成了又退步了。



大保鏢與綁匪在機房槍戰。



人物春秋

毛皇與秦皇比較

鞭屍·焚書·坑儒

胡養之

患了半身不遂，癱瘓了多年的中共大頭子毛澤東，終於九月九日宣告瓜直，四腳朝天！想必去到十八層地獄報到了！但這個惡魔生前曾殺害我們中國數以億計的無辜同胞，這筆血債依然記在他名下，尚待清算，却是無可抵賴的。誠如台北一位來自大陸的同胞所說：「我的父親為中共所殺，矢志要把這個老兇手的屍體從墳墓中掘出，加以鞭屍！」（見美聯社台北十日電）我想無論在大陸和海外，像這位同胞一樣心情的人多得很！

甚至旅居外國的學者，也有同樣的看法，據匹茲堡大學歷史教授許卓雲博士九月十日說：「中共內部的奪權鬥爭，兩、三年後即將表面化，毛澤東必將遭到鞭屍，正如史太林死後，不出數年，俄國人就對他發動鞭屍一樣。」聖若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博士也說：「毛澤東是八億中國人民的最大敵人，他既死了，他的敵人勢必出現，而反毛活動亦將公開化，屆時中華民國政府應毫不猶預地立即給予他們援助。……」

鞭屍與燬壞的故事

按：鞭屍的故事，最早發生於我國春秋時代，「史記伍子胥傳」載稱：「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然後已。」伍子胥春秋楚人，名員。父伍奢為太子太傅，而太子健則遭費無忌所譖，平王召伍奢以刑考問，奢却憤然說：「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又收得其長子伍尚，一併殺害！因此，子胥奔吳，仕行人，佐吳王闔廬伐楚，經五戰而攻入楚都郢，時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屍，以報父兄之仇。今天中國大陸上，至少有七億以上的伍子胥（除去共產黨員及其同路人），海外也有好幾千萬，都在等待機會大鞭毛屍。

秦始皇死後雖然未曾遭人鞭屍，但他那空前龐大的陵墓終於被毀。據「史記」指出：秦始重稅繁刑，驕奢淫侈，禁民偶語，收天下兵器，鑄成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還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集於咸陽，並分散於巴蜀等地，故賈誼上諫漢文帝時的「至言」中有如下一段說：「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載道，羣盜滿山：……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軍罷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撓，為宮之麗至此，……自以為華世有天下也。……死葬宇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為葬之侈至於此……」表示秦始皇生前殘暴，死後的陵墓更堂皇。

究竟秦始皇這座由數十萬人力，花了十年時間經營的埋身之所是怎樣燬掉的呢？故事非常簡單，可以從謙劉向（別號子政）的「論起昌陵疏」中看出。他說：「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陽，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圍五里有奇，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貴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工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寶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匹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然其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比秦始皇狠毒得多

咱們中國人曾有一句警語：「哀莫大於心死，痛莫大於亡國滅種！」但我認為：可哀可痛之尤其深切者，更莫過於數千年凝結此一民族的精神之被支解，數千年來所積累的文化之被摧殘！儘管秦始皇為着消滅中國以往的歷史文化，而實行焚書；為着防止人民起來革命，而收繳民間兵器，但他做的並不像毛澤東這樣澈底，還有一些嗜書如命的文人，留藏了一部份古籍，保存了中國文化的精華。儘管秦始皇為着推行愚民政策而坑儒，可是根據記載：他在咸陽也只是活埋了四百多名儒生。史記說：「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進奏，制曰可。侯生盧生相與譏議亡去，上大怒；因案問諸生，轉相告者，引四百六十餘人，皆活坑了咸陽！」倘若與今日的毛澤東大肆殘殺或整肅知識份子相比較，簡直小巫見大巫！非向老毛甘拜下風不可。又儘管秦始皇也曾迷信「槍桿子出政權」，於是併吞六國，一統中原，並北逐匈奴，南取南越。毛澤東也曾西滅西藏、南侵越南、寮國、緬甸、東侵朝鮮，但他却北懼匈奴，見了蘇聯大鼻子則龜縮起來。

所以，他不及秦始的地方就在這裏。秦始皇不僅是沒有稱外國人為「爺爺

」、「老大哥」、「導師」之類的肉麻口號，更未嘗向北極熊獻版圖，對於民族精神和民族利益，毫無損害。因此，人們覺得，秦始皇比毛澤東好。

咱們回頭再看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上幾十年來所造成的驚人血債吧，可以說是「罄竹難書」！他爲了獨攬大權，自一九二一年起有中共組織以來，幾無時不爲自己的獨裁權力着想，而不惜犧牲別人。他曾親口對着印尼共黨頭子艾迪指出：一九二八年時他在井岡山，因一次誤會而集體屠殺過四千三百名紅軍官兵；一九三一年三月，曾殺死「解放軍司令員」石志生，及超過一百名黨員。同年十二月，下令拘捕了江西一百七十名黨員，除康生外，其餘多被集體處決；在陝北延安期間，先後幹掉同志二萬餘人，表示無毒不丈夫，他很希望甚至鼓勵艾迪也學他一樣在印尼進行寧枉勿縱。

無辜被害數以億計

特別是他竊據中國大陸以後，更殺人如麻！根據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曾公開透露：「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全國地主、惡霸、反動分子所進行的鬥爭，清算等流血紀錄，計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日至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的數字是：中南區共八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西北區共二十五萬八千四百餘人；而華北、東北、新疆各區尙未包括在內。若是加入，則其總數當在三百萬人以上。

第二年（卽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的數字是：計有中南區共五十六萬人，西南區共六十三萬二千三百人，西北區四十七萬二千六百餘人；華東區六十五萬二千一百餘人，此外，尙有若干地區的紀錄未列入在內。

第三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的數字，計有：華東區共四十一萬七千六百餘人；中南區共五十三萬二千七百餘人；西南區共六十二萬一千餘人；西南區共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人；東北區共十七萬四千二百餘人；而華北區及邊彊少數民族，尙未包括在內。

上列數字爲毛澤東血腥統治大陸最初的三年中，公開承認它鬥死、殺死的人數，將近一千二百萬，已屬駭人紀錄！何況還有：（一）上列地區以外的未計；（二）秘密處死或濫加殺害者未計；（三）間接致死如被迫參加韓戰「志願軍」，勞改服役、災荒、飢饉、被迫自殺及流放而死的未計。總此數類，其數字當不止「人民日報」公開三倍至五倍，誠如「華盛頓郵報」一九五五年十月五日的短評所說：「中國大陸上六年來被共黨鬥死或殘殺的總數，至少已經超過世界第三等強國英吉利的總人口（約五千五百餘萬人）！」有人認爲：如果再加上「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大躍」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運動，那末在這幾個階段被毛幫害死的人數，估計很可能接近了世界第一等強國美利堅的全國人口。

原來中共在大陸上的大屠殺計劃是：首先被害的在其所謂「鎭壓反革命」的宣傳下，使所有愛國份子遭殃，其次所謂「土改」，受害者則是安分守己的農民。再其次是中共的所謂「民主改革」，其消滅的對象則爲城市，礦區，工廠的領導人物。其後又有所謂「三反」、「五反」及「司法改革」等等。「三反」的主要對象是黨內的異己者，而「五反」的對象，則是全國工商業。至於所謂「思想改革」和「司法改革」等對象，更包括着全國知識份子及司法人員。我們試想想：除此之外，大陸上究竟還有那一類人未遭到老毛的毒手呢？而這些數以億計的被害者的血債，顯然成爲毛澤東罪孽的一大部份。

整死知識份子和焚書

談到坑儒，秦始皇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秦始皇在咸陽只有活埋了四百多名儒生，在毛澤東看來，簡直是微乎其微！大家都知道：自一九六二年的所謂「武訓事件」以來，先後遭到毛澤東整死的文藝工作者（包括伶官、影星、編劇家、作家在內），據最保守的計：起碼在二萬五千至三萬人之間，被下放「勞改」的知識份子（包括教師、學生）至少達二千五百至三千萬人之間，其中被拖死、累死、積勞成病致死的在三分之二以上，亦卽兩千萬知識份子被害，此外，當有被公審被害的所謂「五類份子」總計在兩億中國人死在毛澤東的魔掌之中。這筆血債，你想怎麼算得淸？

至於焚書，毛澤東也做到最徹底。由於一九五七年八月猛烈抨擊「厚古薄今」之後，「國務院」便密令各地幹部普遍展開收書，焚書運動，在中南區的湖南各縣的古書首先被焚，湖北鄂城「人民政府」曾把先後沒收的古書焚了一天一夜，宜都、諫誄等地的貿易商行，則把大量的油畫運往紙廠去製造紙漿。據北平「新華書店」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中的業務報告稱：該書店的中南分店，在一年中先後所收換的舊書達三十二萬五千斤，均分別賣給紙商和國營紙廠充作紙漿。「人民日報」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報導：北平新華書店專收集古版圖書達六千四百餘冊，也統通作爲廢紙出售。

據說大陸死人最多是「大躍進」時期，毛當時採取史達林式的兇狠手段，對全國推行這一運動，把全國人民統通關進所謂「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稱之爲「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集體新運動，換言之，毛澤東將全國的所有人力、獸力、財力、物力以及每一個人的生活行動，均進一步地加以奴役與壓搾，使人口像牲口般被關在一起而喘不過氣來，每日的工作起碼達十六小時以上，而每人平均每月僅得「人民幣」二元五角，在伙食方面還要遭受幹部的剝削，使人民每天有得做沒得吃，因此最強壯的農夫也變成排骨！而原來較爲老弱的則只有死路一條，就這樣集體被拖死的人，總計達好幾千萬。

毛澤東最工心計，玩弄權術，在「文革」初期，利誘爪牙林彪、陳伯達等造反奪權，消滅政敵劉少奇、彭眞、羅瑞卿等後，再烹掉這批功狗！並在河北某地，曾集體屠殺十萬紅衛兵，這些血債又該怎樣算法？

總之，毛澤東一生集貪婪、自私、殘忍、狠毒、不仁、不義、不忠、不信的大成。一向出賣國家民族利益，濫殺無辜，視民如土芥，罪大惡極，將來鞭屍何能抵償？

江青評傳

陳綏民

演話劇藍蘋亮相

萬籟天基於李雲鶴是劇校的學生，而且俞珊又向史東山推薦，二人特意爲她遨宴影劇圈的一批朋友金山等，爲藍蘋介紹，這一天的藍蘋也着意修飾了一翻，打扮得特別妖艶，大家還吃史東山的豆腐，認爲他收了一個入幃的乾女兒，從此可以享齊人之福，藍蘋當時也儼然以半個主人自居，週旋於羣雌之中，當晚藍蘋又向史東山奉獻了她的風流工夫。

不久由金山等與藍蘋在寧波同鄉會會館合作演出「左拉」所寫「娜娜」。她演「娜娜」一角達到了一定的水準，給上海影劇界人士印象並不太壞，因而結識了對話劇有興趣的一些朋友，但如果正式進入電影圈則還須費一番周折。

以後史東山再度領藍蘋去拜訪田漢，希望田老大爲她在「藝華」或「聯華」安排工作。但田告訴史東山，待他與夏衍商量商量，但史仍然一再的懇託，並告訴田漢，她是俞珊曾再三的囑托（因俞珊與田漢同在南國劇社之關係），對她這位學生加以提拔，田漢乃勉強答應設法。

於是藍蘋在史東山的銳意推介之下，正式的走進了電影圈，但由於她最初和夏衍見面與談話時，對她印象不佳的關係，認爲她土氣太重，想當明星的觀念欠正確，「小布爾喬亞」的積習太深，更沒有參加過共黨的組織，因此，只是答應她設法安置工作，不過需要等待適當的機會，於是她回到史東山住處時，一面撒嬌，一面哭訴：他們叫我等，不知等到那年那月。後經史東山向夏衍、田漢一再關說陳訴，才答應先將藍蘋安置在由左翼團體一手成立的「電通」公司，担任臨時演員，先試作佈景與場記或臨時的角色而已，她懷着一肚子的怨氣，對夏衍與田漢之瞧不起她，不把她當人，懷恨在心，她向史東山和黎莉莉王瑩等在背地裏就大罵夏衍與田漢，史東山也切實的告誡了她一頓，並安慰她說等機會慢慢的來吧！因此種下了藍蘋在文革初期首先要整夏衍、田漢這一羣人，以報當年的一箭之仇的前因後果。

藍蘋在「電通」公司，始終沒有被派上担任主角或配角，只是做一些打雜的工作，僅担任場記和佈景主管王大川先生（曾任職台灣製片廠已故）的助手之一，後來好不容易在電通（已搬至虹口荆州路四〇五號嶺南中學原址）攝製的「街頭巷尾」演一個非常不重要的角色，始終並未受到重視，不過這個由山東來的女人，也有她的一套，她暫時的隱忍下去，她的觀念思想在改變，深知要想在上海電影圈混出頭，她已確切的體認，非使用女人的原始本錢，和在電影圈有名氣的男人身上打主意不可。她既不獲「電通」公司之重視，知道自己的星運不佳，眼看明星之夢破碎，傷心之餘，她思維再四，就非另謀出路不可，她準備在話劇界和歌唱界打天下了。首先她和張靜、王瑩、黎莉莉等商量，想當歌女，乃轉入劇團演話劇，只演出一兩次，曾與趙丹合演「卡門」，與英茵等同台演「武則天」，都是配角，也始終沒有露頭的機會，意態非常消沉。

爭唐納施渾身解數

藍蘋爲了一口氣，闖出天下，只有轉過頭來全力的向男人進攻史東山既無力把她往上提，於是就轉移目標於金山，但金山也是情場老手來往的女人太多，她與胡萍、王人美都有一手，約藍蘋只是跳跳舞，臨時打打游擊而已。電影圈的男女關係大家視同遊戲文章，藍蘋無法把他抓住，她游目四顧，影圈內，尙有一個翩翩青年寫影評兼導演的全能人才——唐納，他是持志大學畢業的學生，先在「申報」的「電影周刊」（錢伯涵主編」寫影評，後來在「大晚報」的「星期電影」、「中華日報」的「銀座」（唐瑜主編）寫影劇評，他一向對政治活動比較熱心，對於「藝社」以及「左翼劇聯」「影評小組」爲核

在上海時的藍蘋



藍蘋在「都市之光」中演出，左爲其前夫唐納。

心的工作亦較積極，是當時影劇界相當活躍的份子，那時他會應「藝華」老板嚴春棠之請，替田漢編劇，爲岳楓導演的「逃亡」撰寫主題歌，同時在袁牧之編導的「都市風光」當演員，旋又在電通及明星與聯華等公司當編導，在上海影劇圈，頗有點名氣，而且正是三十年華，仍然是王老五光棍一條，這確是藍蘋追求的好對象。

目標既經選定就立下了決心，要獵取唐納成爲她裙下的俘虜，便千方百計的和唐納接近，她想只有和唐納發生親切的關係，才有嶄露頭角的機會，於是就展開了主動的攻勢，常常約唐納、袁牧之、陳波兒、史東山、金山等玩四圈衛生蔴將，午夜又去舞場跳舞，有時單獨約唐納到跑馬廳去賭馬，一再約在美心餐廳密談；她這時下定了孤注一擲的決心，要把唐納從別的女人手中奪過來，此時唐納正與葉露茜熱戀，和白楊也有一手，因唐納本身性好漁色，加上藍蘋爲一情場老手，投懷送抱，使唐納進入了她的迷魂陣，她更工於心計，就當唐納三十生日的那一天，特別邀約電影圈的一批朋友，爲他舉行一個生日舞會，博取他的歡心，也等於正式公開了她兩人的親密關係，就在生日舞會中，她先送上兩個最長最甜蜜的吻，作爲他生日的獻禮，舞會畢，夜闌人靜，唐納送藍蘋回到北四川路的香閨時，就此留下了唐納，演了一台連床的好戲，藍蘋使盡混身解數，使唐納吃得死脫，自是一夜定情，從此雙宿雙飛，唐納只好向藍蘋的袴下稱臣了，爲了爭唐納，藍蘋曾與白楊、葉露茜在上海的蘭心大戲院上演了一部全本鐵公鷄，這三角糾紛在當年的上海也會風傳一時。

梅開二度西湖度蜜月

藍蘋既從葉露茜和白楊手中搶過來唐納，爲了要製造新聞，搶搶鏡頭，與別的已成名的明星別別苗頭，爭奇鬥艷，於是提議前往西湖結婚，兼度蜜月，並由唐納出面邀約影圈的三對戀人，連她們一共是四對，舉行集體的婚禮，這是藍蘋的二度梅開，自是喜在眉梢，當時的四對新人：

一對是唐納與藍蘋

一對是趙丹與葉露茜

一對是鄭君里和黃晨

一對是顧而已和杜明潔

結婚地點是西湖六和塔附近的之江大學大禮堂，請的證婚人則是當年「七君子」之一的沈鈞儒，據說介紹人則爲饒漱石（會任中共華東局書記後被整肅），由於事前的新聞發佈，使當天觀禮的人眞是人山人海，有的是從上海專程前往看熱鬧，他們四對的婚宴設在西湖的樓外樓。宋時有名的一首詩：「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薰風吹得遊人醉，莫把杭州當汴州」，上海幾家中立性的報紙對此一新聞與詩詞，大登而特登，事後他們也受到了左翼劇聯小組的檢討與批評。

這四對滿腦子「布爾喬亞」生活形態的左傾明星，表面上滿口喊的「民族抗日陣線」，實際上則過的是一種醉生夢死，誤把杭州當汴州的生活，當天的下午這四對新婚夫婦泛舟西湖，陶醉在湖光水月之中，遊興盡歸來，夜車回到上海，再在這十里洋場，過她們的紙迷金醉的粉紅色底夢生活。（待續）

火種

「謝謝你們幾位同志，我實在是就心付不出區裏的錢，謝謝。小明，快點把爐子再生起來，我們做點熱菜給這幾位同志下飯。」

他說着，匆匆拉了孩子進屋去了。

游心餘不屑地皺皺鼻子說：

「神經病！」

宋明華哼了一聲。

「什麼叫神經病，這種事情還會少嗎，我不知道碰到了多少次。家裏的人都忙，有的時候忘記了關照，有一次我們去修灶台，那女主人不曉得，硬是要攆我們出來，後來還鬧到公安派出所去呢！」

林宇民看看老壽，他像是沒有聽到他們在說話似的，低着頭斂着冷飯。

不一會，那個中年果眞捧出一碗熱騰騰的帶湯空心菜出來。游心餘立刻眉開眼笑的一筷子就夾走了半碗。林宇民也吃了，吃得心安理得。

游心餘處處顯得囂張，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氣，好像他是下放小組裏來蹲點的幹部，有的時候竟把李天佑也壓了下去。老壽兩夫妻是標白了的反革命份子，沒有話說得受他氣，小張的家庭成份不好，也要顧忌他三分；好在她有宋明華替她護航。其餘的夥伴除宋明華是下台幹部，階級成份都很差，不過立場很穩，他到不一定咬得動。林宇民是新人，又是剛剛解除勞教，他把他當作新端來的一盤好菜，開始品嘗他。

林宇民有他的原則，少說話，少惹事，能容忍的儘量容忍。

明明分配給游心餘的活兒，他嫌重，就頓指使氣要林宇民去做。

「臭老九，你來幹這個！」

「臭老九，給我把的梯子搬過來！」

一開始，林宇民不吭氣的照着他的意思做了，使他覺得這臭老九軟得很，可以任着自己性子吃。但是時間稍久一點，可把林宇民弄煩了；這傢伙簡直太不識趣，沒有一點分寸。

有一天，李天佑要林宇民合游心餘到東門外磚瓦堆積場去搬磚瓦，恰好離開他們工作的地點不遠，如果兩人合力搬，很快就可以完成任務，但是游心餘挑了一趟就休息了。

「哎，臭老九，我不舒服，你多搬幾趟吧！」

「老游，你在跟誰說話？」

「跟你呀，沒長耳朵啊，難道你不是臭老九？」

「福州幾十萬臭老九，我知道你叫哪一個！」

「管他幾十幾百萬，我們小組裏就只有你那麼一個寶貝。怎樣，不舒服了？是不是想要我叫你一聲大老哥，先生？」

「老游，我告訴你，從我五七年到農場去，知識份子的皮已經剝掉，意識型態上不再是知識份子，你最好以後少叫我臭老九，我跟你一樣是勞動工人，知道嗎？」

「哎，怎樣，我們九 發火啦，你不承認是知識份子，是不是？那麼你總不能不承認是右派的份子吧？」

「是又怎樣？」

「怎樣！哼，你不是知識份子怎麼會變成右派？普天下有數千萬的右派，你可曾聽說過有誰是文盲幹右派的？剝皮？早多着呢！你別以爲解除勞教就神氣了，只要有人反映一下，與樣把你塞進那個好地方去，不相信，你試試看！」

游心餘聲勢洶洶的一手插在腰裏，一手指着林宇民嘩啦嘩啦的又蹦又跳。林宇民沒有示弱的樣子，直瞪瞪的看着他，這是一場很重要的鬥爭，輸了，以後就有他的氣受了，他一定要想辦法制服游心餘。

在形勢看，顯然林宇民佔下風，游心餘不是胡扯嚇唬人，他說的正是中央的政策，一點也沒有錯，就是因爲知識份子比什麼階級的人——包括妓娼偸兒在內，都要低一等。元朝雖然鄙視知識份子，把人分成十等，然而儒還在丐之上，倖列第九，不算是最低等動物；現在，黨比較民主，只單把黑五類的人分九等，而知識份子却是最後的一類。游心餘只是一條沒有思想的小爬虫，他的張牙舞爪也不過是受人嗾使，也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責怪他，實在犯不着；去跟一條向你狂吠的瘋狗用意氣，有什麼意思呢？

小組裏的夥伴看到游心餘口沫四濺的在亂跳着，大家圍了過來，對他那種無賴樣子，都感到看不過去，老壽兩口子自身難保，站得遠遠的不敢走近來，他們怕無端的被咬一口。后洲大並不怕他，走過來不客氣的說：

「姓游的，你整天惹事生非，到底有個完沒有？」

「你別管這檔子事，后洲大，我跟這臭老九還有賬要算；他把人看扁了，勞教場可不是北京中南海，他神氣什麼！」

陳瓊枝有人叫他是小組裏的狗頭軍師，能說善道，夥伴們有什麼

糾紛，他是最具權威裁仲人，他會把兩造都說得很舒服，直至他們握手言和。他走到游心餘和林宇民中間，先笑着對林宇民夾夾眼睛說：

「嗨，老林，你又不是小孩子，連『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都不懂，何必呢」游心餘沒上學，連一字是橫着躺還是豎着站的都不很有把握，他說的話當然不懂。接着，他又對游心餘說道：

「老游，臭老九不止是老林，他新上我們小組來，不管他過去是老幾，我們都應該幫助他。毛主席一再囑咐我們大家團結一切力量，爲建設新中國而努力，你這個樣子不是違背了主席的指示了？」

誰也不知道毛澤東說過這話沒有，也許根本是陳瓊枝說的話，反正不管是什麼話，加上一頂毛澤東的帽子，拿上什麼地方去都是萬靈丹。

游心餘對着陳瓊枝傻瞪眼，他當然不能違反毛澤東的指示，但顯得心有不甘，吶吶的爭辯着：

「不錯，老陳，我們毛主席是這樣說了，但是右派份子是人民的敵人，我們可以把他團結起來嗎」

「可以的，同志，毛主席在延安的時候就說過了，敵人有兩種，一種是曾經接受過思想改造教育的，就像老林那樣，這種人是可以當朋友的。還有一種是頑固到底的反動派，思想一直沒有搞通的人，那就不行了。上級解除了老林的勞教，就說明他跟你我一樣是好人民；當然，你也不能算是人民，是不是？」

宋明華受過黨的教育，知道陳瓊枝在瞎扯，站在一邊掩着嘴笑。小張在她身邊，扯扯她袖子問道：

「宋大姐，妳笑什麼呀？」

「老陳這傢伙有一套，說得跟眞的一樣。」

「難道不對？」

「對不對，眞不眞，只有天知道，管它那麼多！姓游這小子總得有人整他一下呀！」

游心餘這才沒有話說了，不過林宇民得理不饒人，他最後還是給游心餘一個難堪。

「老游，大隊裏的情形你很熟悉，你一定知道我們這個中隊不是隨便什麼，你最好先去大隊人事室了解一下，我是怎樣進來的，現在你明白了吧？今天我只挑我自己的磚，你要休息，跟小組長去說！」

李天佑剛帶着人到中隊裏領了石灰和新補充的工具回來，看到大家圍在一堆，以爲發生什麼了，問他們是怎樣了？

陳瓊枝笑着說：

「沒有什麼，老游有點不大舒服，大家都在替他出主意呢，幹活啦，夥計們，老磨菇，小組裏的紅旗保不住啦！」

這以後，游心餘一直沒有再嘰咕林宇民了，反而顯出知己的樣子，大概他是眞的去大隊裏問過了，知道林宇民經過區委會特別安排的；當然，沒有特別情況人事，他早去第二大隊挑土方了。

五

好不容易「快要」捱上發工資的日子了。

對基建隊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大日子，「一切爲祖國」，「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等等都是口號，大夥兒胼手胝足的辛苦一個月，就是爲了這一天。他們不像農村的人民公社那樣有超支戶，領工資的日子沒有上，家裏老少已經在張着嘴巴等東西吃了。

林宇民的心情有點異常的興奮，這是他生平第一次憑自己的勞力掙錢。做泥水工並非他的初衷，但可自慰的是可以不再倚賴母親姐姐了。

工資的發放，基本上以按勞計酬爲原則，中隊爲核算單位，但每人工資多少，必須經過互相評定。

每個中隊，每月都把應該完成的作量下選給小隊或小組，完成任務後，撥下一定數量的錢，由小隊或小組人員民主評定各人工資；評定有個標準，思想進步，勞動積極，遵守制度，檢舉壞人。就在一定數量的錢裏面，由大家分配，然後造表送大隊審核批准，發放給大家的。

在一般狀況下，李天佑的小組在評定工資方面，只是一個形式，多半是按人的技工等級分配的。但是黨要求各方面「政治掛帥」，爲了貫徹上級的號召，有時在評定工資的會議上，難免要作一番不必要的鬥爭。「政治掛帥」的帥旗上，只有四個大字，思想與揭發，而思想是抽象的，誰也無從看到你腦子裏在轉什麼念頭，它必須從揭發壞人壞事上，表露出面貌來。此外如勞動是不是積極，有沒有遵守制度，嘴巴兩張皮，任由自己說它個天花亂墜，沒有誰來抬槓子。

小組裏的人馬，有的已經蹲了十來年，幾乎連那個人耳朵背後長了個小肉瘤，那個人的老婆凶不凶等等瑣事都摸得一淸二楚，還有什麼可以揭發的？像林宇民這樣的新人，只要老老實實幹活，也不會有人去管他的閑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帥旗不能不扯起來，天家只有看誰的嘴子子靈活，誰就佔點小便宜；好處不大，只不過比人家多幾毛錢。這樣，會開得很熱鬧，吃虧的人不傷脾胃，大家落得一個一團和氣，平平安安的熬着日子。

有一點大家都明白，即使眞正吃了虧，你不能表露出不滿情緒，一發牢騷準糟，扣上了思想落後的帽子，上鬥爭會，檢討會，扣工資，嚴重一點的就送勞教。

一套對黨歌功頌德的說辭，必須記牢，並且在必要時能夠熟練的說出來，這是在新社會中生存的要點；如果你不會，或者說得不夠流俐，那麼你永遠不會有平安的日子過。

（六〇）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11

「目前的行動範圍，宜限於保護海上的貿易，至於宣戰布告，希望俟後再行協商」

加藤高明立即加以反對：

「日本的參戰，不會給予中國以威脅，也不會損害到英國的貿易。日本所希望的，是確立遠東和平，並沒有領土上的需求。參戰行動，本來是應貴國的要求，已經向天皇上奏，不能變更，如果猶豫不定，則將在政治上招致嚴重後果。」

日英兩國之間，其後爲了參戰問題，多次協商，獲得「日本的軍事行動範圍，限於南中國海、北太平洋、膠州灣地區」的結論，英國纔於八月十四日同意日本參戰。

先是，唯恐捲入戰爭漩渦的中華民國，已曾於八月六日向國內外發表「中立宣言」，同時並要求美國政府「①轉達參戰各國不得在中華民國的領土、領海及租借地作戰。②由美國和日本接洽合作保障中華民國中立」

自始就懷有參戰意圖的日本，對於中華民國如此要求於美國，故意提出責難，以牽制美國的動向，至於美國方面，也因顧慮到國際糾紛，故雖答復中國「願與各國合作，努力維持中華民國中立」，却未見有任何具體行動。

袁世凱提出交換條件

——可是，發表中立宣言的袁世凱，在另一方面竟對日本政府提出極其順從的建議。

八月九日，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啣世凱之命訪晤日本駐華臨時代辦小幡酉吉（公使山座圓次郎於五月二十八日在北京死亡），說出了這樣的話：

「袁世凱對於革命分子亡命日本，從事革命活動，頗感不安。如果日本方面能夠對於這些亡命者給予斷然處置，作爲交換條件，則十多年來兩國之間含有政治意義之經濟上的大問題，不難一舉解決。袁世凱表示，就眼前而論，倘使日本方面能將亡命者驅逐出境，則可以承認日本軍在山東登陸，攻取青島，你看如何？」

袁世凱爲了要消滅革命黨，竟然恬不知恥地以容許日本侵略作爲交換條件。

▼對於袁世凱的提議，日本方面反而感到驚異。小幡酉吉於十一日以第五六二號電文向外相加藤高明報告如下：

「本官所最感奇怪的一點，是支那政府對於我國的態度，竟有如此突然變化，其真正因素何在？」「支那人的心理作用，雖然很難憑常識推斷……但可能是過於敏感地憂慮到歐洲戰局所給予的影響，對我國未來態度有所危懼……而爲支那人一種維持體面特有表現……乃有此提議……」▲

日本政府見到袁世凱的態度如此，當然便會乘機而入。於是，甫於十九日到達北京就任駐華公使的日置益，乃立即草擬答復袁世凱提議的四項交換條件和六項要求條件，於二十五日報請加藤高明外相裁示。

二十一條的濫觴

這些條件的內容是以暫時佔領膠州灣租借地以及遣送革命黨員離開日本等作爲交換條件，而要求袁世凱方面承認「旅順、大連等地區的租借期限再延長九十九年」，「在上述延長期間內南滿鐵路（包括安奉鐵路）不歸還中國」，「由日本援助改善東三省南部、內蒙古東部軍政及一般內政，並許可日本人居住營業自由」，「由日本供給借款建設九江至武昌、南昌至杭州鐵路」等條件。

日本政府，對於日置益的擬議，雖曾一度予以制止，但實則這些條件，就是後來在翌年——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提出，而使中日關係至於絕對惡化的「二十一條要求」之濫觴。

袁世凱就是這樣自動誘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招來二十一條的國

日英聯軍侵入我山東省。

恥！

日軍侵至濟南

日本的參戰準備，已經有所進展。當接到英國要求援護商船的照會，而於八月八日（一九一四年）在內閣會議中決定參戰方針時，日本軍艦便立即開始出沒於青島附近海上。

八月十五日，日本向德國提出以下兩項內容的最後通牒：



日軍控制膠濟鐵路，運輸兵員及軍需物質。

「一、德國艦艇立即自日本及支那海洋方面撤走；如不能撤走，則立即解除其武裝。

「二、德意志帝國政府以將全部膠州灣租借地歸還支那國（中華民國）爲目的，而限於九月十五日以前無代價、無條件交付帝國（日本）官員接收。」

此一最後通牒，限於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前無條件承諾；如果沒有表示承諾的答復，則採取必要的行動——實則，幾乎就是一個宣戰通告。

眞正意圖在於盤踞

由於在最後通牒中，日本表明將膠州灣租借地歸還中國，於是中華民國政府乃於八月二十一日向日本政府特別表達謝意——日本以將膠州灣歸還中國爲目的，主持公道，誠表友誼，尤深感謝；並相信日本尊重中華民國中立。」

然而，日本的本意則與此相悖。他眞正的目的是要將德國趕走後，換上他自己來盤踞下去。這個意圖，從當時日、英之間的交涉情況就可以了解得很淸楚。

日、英兩國基於同盟關係，同意發表「關於中國獨立及維護其領土完整的共同聲明」，進入了起草文件的磋商階段。

英國提出「膠州灣在暫時佔領之後歸還中國」，未料日本方面竟然強烈反對。日本主張「假定德國無條件將膠州灣交給日本，倘有可說；但如有必要付出戰鬥代價而予以攻佔，則豈能輕易歸還。」——日、英兩國，由於對這一點相持不下，結果，未能發表共同聲明。

▼關於膠州灣租借地歸還中國問題，據日本方面資料：外相加藤高明曾打八月十五日以第三五八號火急密電嚴令駐華臨時代辦小幡酉吉——「文書固不待言，即使在口頭上也不能給予任何保證。」

又在東京和英國駐日大使葛林進行交涉之際，加藤高明表示：「不能輕率論及歸還問題，希望英國不要過於把重點放在尊重中華民國的中立方面。」▲

德國在接到日本的最後通牒之後，立即於八月十九日命令其駐北京公使舘與中華民國外交部交涉，直接將膠州灣歸還中國，蓋認爲沒有必要特地交付日本經手歸還。

可是，日、英兩國已經得悉此一動態，立即橫加干涉；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中華民國和德國直接交涉，則違反了本身所聲明的「中立」立場；袁世凱乃予以同意，而拒絕了德國的交涉。

青島德軍所築炮台

對德宣戰日軍出動

及至最後通牒期限的八月二十三日正午，德國沒有答復，日本乃對德國布告宣戰。

在宣戰之同時，駐華公使日置益向中華民國政府提出要求——指定山東省內黃河以南的大半個省境為「中立外區域」（即交戰區域），以及撤退膠濟鐵路和濰縣一帶的中國駐軍，以便於日本的軍事行動。

袁世凱對於日本的要求，差不多是完全接受，而只將「交戰區域」稍稍縮小為「龍口、萊州及接連膠州灣附近地區」，而許可在軍事方面任意行動。這就像當年日、俄戰爭以中國領土的東三省南部為兩國戰場一樣，在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又在山東半島發生了和中國風馬牛不相及的日、英同盟對德國的戰爭。

日本軍事行動，開始於九月二日。當時，德國在青島的兵力，只有陸軍正規軍二千二百人，包括臨時召集居住在中國的在鄉軍人，總計也還不到四千三百人；而且所有的軍艦，都已調赴歐洲戰場。

相對地，日本所出動的兵力，是以第十八師團（師團長神尾光臣）為中心擁有陸海軍約二萬人的強勁部隊，並且還有英軍一千人參加。從兵力強弱懸殊的情形看來，不待開火，就已經可以預卜其勝負之數。

轉沿膠濟路向西推進

日軍的攻勢，分兩路挺進，主力在遠離德國租借地青島一百五十公里以上的山東半島北岸——龍口登陸；另一路則和英軍併肩在青島附近的山灣登陸。

主力部隊登陸後，將少數德軍擊潰，便由龍口南下，指向平度。

可見日軍的攻擊目標，實則並非僅限於德軍所據守的膠州灣租借地。

主力部隊到達平度之後，轉而沿膠濟鐵路向西推進，越出交戰區域，於二十六日佔領了濰縣車站；十月五日，到達青州車站；而終於在六日控制了省會濟南車站。日軍在佔領膠濟鐵路後，強迫担任警備鐵路任務的中國軍隊及警察撤退，並且使鐵路工作人員改由日本人担任，以及佔據鐵路沿線礦業，以致濟南以東的膠濟鐵路完全落於其掌握之中。

日本在開始進攻德國根據地的青島之前，竟有悍然深入大陸內部、佔據廣大區域的行動，顯然是以對德宣戰為藉口；而其眞正目的，則在侵畧中國大陸，已經表現得毫不隱諱。

日軍攻佔青島

日本軍隊任意擴大交戰區域、佔領膠濟鐵路的行動，徹底抹煞了中華民國的主權。

中國曾經三度向日軍提出抗議。

態度橫暴行為殘酷

可是，日本方面則充耳不聞，只顧繼續佔領下去。駐華公使日置益詭辯地答復：「膠濟鐵路乃德國國家公司所經營，日本對德戰爭的目的，就是在摧毀德國所有的根據地，佔領膠濟鐵路，乃正當的戰鬥行為，也是預定的軍事行動，和中華民國政府根本沒有關係。」

態度如此橫暴的日軍，在當時發生過若干殘酷凌虐的事件：

佔領平度縣之後，日軍首先向縣知事發出徵用書，強迫徵集牛一千頭、雞二千隻、豬一千頭，以及食米、麵粉、飼草等五十餘萬斤（每斤六百公分），大車一千五百輛——簡直要搜刮到寸草不留；平度縣知事當然無法滿足其需索，只有走為上計，但結果被日軍逮捕監禁。日軍更揮舞強權張貼布告：「凡任何人犯有妨碍日軍行動的罪行，則將全村民眾處斬。」

在進駐即墨、膠縣之後，日軍又佔據縣政府及電報局，闖入民宅，強姦婦女；雨天則拆毀窗檻、家俱等木器生火，烘乾濕衣；以及任意發行軍票，公然檢查郵件等不法行為。

日軍對待中華民國人民，完全是一種戰勝國的行為。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筆 [illegible]　封淑英

英雄兒女各操刀，氣吞風雲一管豪，不以書眉[illegible]去，[illegible]爲高。

華北地震感懷　馬天

逆[illegible]人人怒。[illegible]天[illegible]數。人[illegible]才。[illegible]。仁心[illegible]不開。同[illegible]肉、[illegible]。

爲詩書畫協會詠懷　[illegible]照

[illegible]伏櫪年深憐老馬。匡時才拙任耕牛。文章亮節終興漢。風雨顛帆樂共舟。且喜騷壇諸長輩。處身橫逆不低頭。

前調　前人

[illegible]

[illegible]廿載艱虞猶亮節。半生憂患奮沉舟。

奉余[illegible]文　[illegible]兒

(一) 公爲愛國熱心人，革命忘家不顧身，磊落英雄湖海氣，賦詩言志見情眞。

(二) 英風凜烈勵來茲，詩史寫成付印資，[illegible]

(三) 責有攸歸當自負，何來大筆奪人權。粵語入詩廖懺菴，亦文亦雅亦諧談，

(四) 國風自是關時運，一代詞章萬世參。[illegible]

(五) [illegible]

青玉案　蛙鼓　蕭勁草

陂塘雨漲聞蛙鼓。似欲向人夸詡。自信聲[illegible]

儔侶。

庸知[illegible]高處。[illegible]草長鶯飛春欲去。滿樓風月，一川烟雨，誰是江山主。

青玉案　品花　[illegible]雲

偶[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高人詠。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窗前呼客至。隔簾傳語，望門投刺。鸚鵡知人意。覲面少年風度美。執手殷勤問珂里。自言忝附葭莩誼，縱談文藝，更驚才思，許是[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風兼雨。

前調　塘西　許邇艮

塘西舊地風塵了。計韻事，知多少。豪客[illegible]佳人笑。自來世事烟雲杳。秋月春花不長好。昔日繁華終不保。漸湮陳蹟，猶談遺老，艷骨隨芳草。

青玉案　[illegible]

[illegible]

聲遺辱[illegible]。再[illegible]北[illegible]，淪爲妓女，[illegible]誰訴。若逢彼怒施刀斧。斷[illegible]分肢棄江滸。罪犯能邀仁后恕，死刑恩赦，冤魂幾許，天奈何無語。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仍如昨。

前調　陳冠夫

[illegible]園林朋獨步。秋盃鱸膾，碧雲紅樹，嚮往淵明賦。

前調　[illegible]

一盅常據臨窗座。論七泡，何曾夥。兩件[illegible]六張報紙成朝坐。看看談談未爲過。如此[illegible]連心唾。

前調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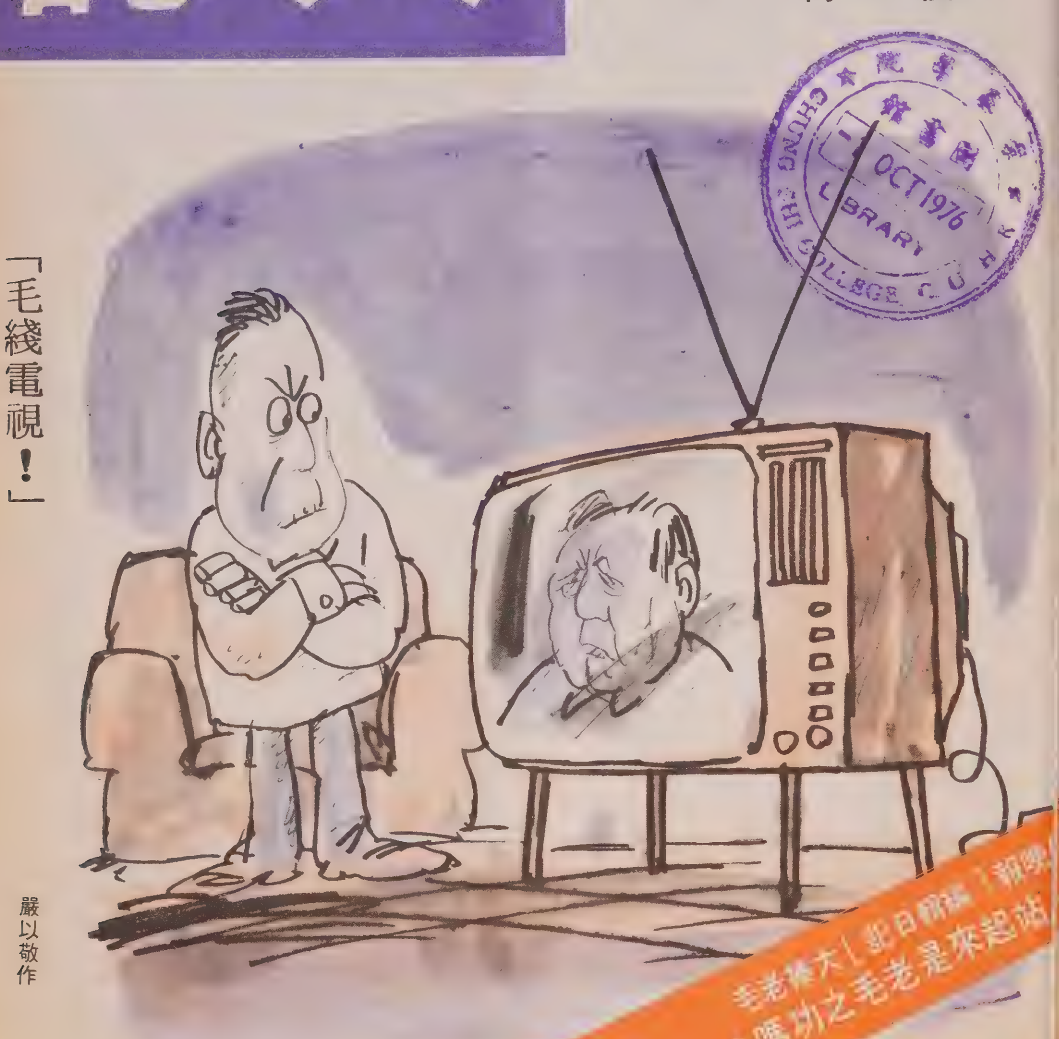
[illegible]佳人泣。[illegible]燈昏添影隻。秦淮風月，六朝金粉，往事空回憶。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66

關於毛死「特輯」問題
共幫接班人如何安排
前共黨領導人對毛澤東評價
當前蘇聯作家和作品困境
美蘇看毛澤東留下那把交椅
南非黑人內鬥
再談水滸傳背後的亡命漢
孟荀告三子對人性的爭論



NO.466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九月三十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於毛死「特輯」問題……每周評論 1



關於毛死「特輯」問題

關於毛死「特輯」問題，邵氏可以不理，無綫可以不作交待，但我中華民國有關當局必須對愛國的香港僑胞有所交待，勿使他們過份失望。

毛澤東於九月九日死亡的當天晚上，香港無綫電視播出毛澤東死亡「特輯」，由劉家傑担任旁述。劉某思想「進步」無人理他，別人也無權反對；對於毛死「如喪考妣」，哭得死去活來，那也沒有人可以干涉。但是，不能歪曲歷史和強姦民意。

無綫電視台不是北平政權的公安部，劉家傑更不是他「最崇拜」的生前的毛澤東；可是它和他在播出和旁述毛死「特輯」中却犯了「自以為了不起」的不可饒恕的罪過。

在播出毛死「特輯」時，照說劉家傑應該是「苦塊昏迷」，哀悼和哭泣他和他的「女朋友」口頭上「偉大領袖」毛澤東，相反地却最先响應中共中央，北平政權國務院等四單位的號召，來了個「化悲痛為力量」，竟「意氣風發」地藉旁述毛死「特輯」的機會胡說八道，隨意放毒。這件事到上星期止，言論正確立場鮮明的報紙仍在大量刊出憤怒的讀者的投書，痛斥無恥的中共尾巴份子和譴責無綫電視，看來此一來自各階層的極端不滿的怒吼，是還要繼續下去的，雖然關於毛死「特輯」問題，中華民國有關當局已對香港有關單位表明了態度，而此間有關單位顯然也是「不怕官，只為錢」發表了所謂「聲明」。無綫股東兼董事的邵氏老板邵逸夫的聲明在時間上雖有「不得已」的成份在，然他所表明的反共愛國和崇敬故總統蔣公之態度是好的，在窮人來說十分正常，在有錢人來說，則算是很難得了。

與邵氏聲明的同一天——九月二十三日，香港無綫電視台也發表一份所謂「聲明」。這份「聲明」所使用的完全是「打太極」手法，避重就輕推諉責任，雖然比前一階段裝聾扮啞好一些，但就其「聲明」中所使用的字句看，不僅視佔絕對多數沒有為毛死而流淚相反為毛而高興的香港市民為「阿斗」，甚至對中華民國有關當局提出的主張和辦法也不大放在眼裏。且看該無綫電視的「聲明」罷：「關於本月九日晚上翡翠台及明珠台播出『毛澤東特輯』後所引起各方面好感或不好感之反應，無綫電視昨（廿三）日特就此事發表下列聲明：（一）『毛澤東特輯』是法國製作，該節目所發表之言論及使人得到之印象，乃該特輯製作人之觀點，而非本台之觀點。（二）對該節目當晚在翡翠台播映所引起的若干人士不滿，本台對此深表遺憾。同時，本台亦就該節目之中文旁白翻譯方面有不當之處，已在行政上採取適當行動。」

這個「聲明」基本沒有談到實際問題，如誣衊故總統蔣公是「賣國賊」、「毛澤東領導了抗日戰爭」和「全港居民都流淚」等原則性問題，由無綫播出，由劉家傑旁述，說為「乃該特輯製作人之觀點」簡直不像話。如果一份報紙刊出外國訊社的電訊，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加以修改，刊出後出了問題往通訊社身上推行嗎？該「聲明」對顛倒歷史，強姦民意各點只說「深表遺憾」，其實，香港多數人對此一「聲明」也「深表遺憾」，因為這種詞令，僅適用於大國和小國、弱國外交的場合，又「聲明」中所說「已在行政上採取適當行動」是甚麼？無人知道。這份「聲明」瞧不起居住在香港的多數愛國的中國人，這一點不能原諒，更不能原諒的是根本不大把中華民國有關當局放在眼中。前據香港不少報紙報導：台北有關方面不僅對此一問題已經重視，且在研究採取適當行動，以制裁香港無綫電視台。

據法新社九月二十三日台北電訊稱：行政院新聞局發言人告法新社記者稱：政府曾收到香港華僑的投訴，他們對毛死「特輯」內容極端憤怒。據稱：「中華民國政府，現正研究制裁香港一家電視台的措施」。

據香港報紙刊載：中華民國有關當局準備對香港無綫電視台採取的措施是：不許來自台灣的藝人在無綫演出，不交換電視節目，要求國內電視公司拒絕與香港無綫電視台的一切合作等等。對於這些問題，台北有關當局希望無綫電視台董事兼總經理余經緯赴台加以解釋。

這個問題的結果如何，到此文交稿時還看不出眉目，但吾人在此向我政府有關當局提出建議：故總統蔣公被人誣衊為「賣國賊」，是所有愛國的中國人的恥辱，這一點必須弄清楚。其次，我們的國策是反共復國，不是電影第一、明星第一。這是原則問題，有關當局必須向愛國僑胞作出交待。

華僑晚報「編輯日記」大捧老毛
中國人站起來是老毛之功嗎？

萬人傑

掛着中華民國招牌的華僑晚報，忘記了自己的立場，九月十四日刊出一篇「編輯日記」，題爲「毛澤東與蔣介石」，對老毛大吹大捧，認爲中國人今天能够站起來，全靠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振臂大呼：「中國人站起來了！」由此，中國强大了，中國人威風了。事實是這樣嗎？雖份屬老友，老萬無法忍得住不爲文斥之。

彼此命運不同

古肅（善煒）兄：

當憤怒的讀者把華僑晚報的「編輯日記」剪寄給我，附有一信，全部用廣東話三字經寫成。我將「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文讀了一遍，覺得這位憤怒的讀者，有其憤怒的理由。番鬼佬開車爬閣下之頭，閣下且憤然Dame佢老母，則此讀者之三字經，用得亦算恰當。

我自一九五六年在華僑被炒魷魚（自動辭職方式，替老板慳番一月薪水），二十多年來，很少跟閣下見面，以前的衛生痲雀，也沒有機會領教，祗偶然在宴會中碰頭，藉知閣下景況甚佳，經濟基礎穩然奠立，使我深信人是受命運支配的，閣下能在逆境中因禍得福，殆亦命運使然，有如痲雀枱上之常勝，閣下是一世夠運之人。想當年，我與閣下命運相似，我是被授意辭職；閣下則貶爲「戲橋編輯」。我辭職後，艱苦掙扎拚命工作，才能把兩個孩子養大；閣下因戲院老細之爭相拉攏，竟然水源廣開，因而與片商打好關係，身兼電（影）報（紙）二職，成爲一時紅人，足證我與閣下命運之不同。

我們雖共事多年，但一直不知閣下擅寫文章，因此對「編輯日記」這一欄，尤其「毛澤東與蔣介石」這一篇，無論如何猜不到是閣下手筆。一來不知閣下對政治問題也有興趣；二來香港不少片商是番鬼佬，在飲宴場中，彼此杯酒言歡，實行國民外交，當不會以粗言Dame其老母。多方打聽，才知十年前我所認識的古叔（肅），先後判若兩人矣。

站起來就丟人老母？

既然閣下對寫這一類帶有政治性的文章有興趣，份屬舊同事，深願和閣下切磋一下。

首先我覺得閣下所用標題，有商榷必要。如用「毛澤東」，應用「蔣中正」；如一定要用「介石」，則應爲「毛潤之與蔣介石」。閣下說，對這兩位「偉大人物」都十分「崇敬」，那麼，最好用「毛主席與蔣總統」。閣下也許會覺得這樣使你的文章政治性太濃，也可以用「毛先生與蔣先生」，這才表現出閣下「客觀」「中立」的地位。

從閣下的文章可看出，閣下對母親十分尊敬，所以有「我那位十月懷胎，生我出來；眠乾睡濕，將我撫育；年輕守寡，含辛茹苦，才將我教育成人的最敬愛的母親……」這一連串的頌詞。可是你罵番鬼佬却用「丟你老母」的粗話，須知罵你「中國豬」，爬你頭是那番鬼佬的事，與他老母無關，你大可Dame佢個人，不能丟佢老母。你尊敬自己母親，別人也尊敬母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設若這番鬼佬亦Dame Your mother，你將如何感受？你以爲中國人「站起來了」就該如此嗎？

蔣毛與娛樂何關？

華僑晚報這份報紙，自老萬沒替她寫連載小說，到今天爲止，已二十多年沒看過了。理由很簡單，二十多年來老萬一直在「晚報」工作，回到報社的必要，因此該報內容如何，老萬可說全不知道。

直到昨天，有朋友打電話告訴我，有一篇東西似乎與老萬有關，才第一次花三毫錢買了一份，因而知道所謂「編輯日記」也者，不過是「娛樂天地」編輯，不是華僑晚報總編輯或電訊、港聞老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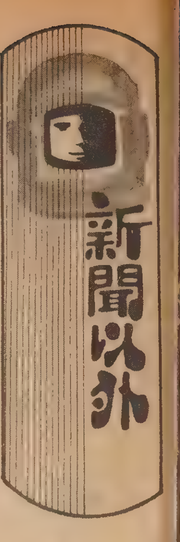
有人問：你不知道此老編不同彼老編，爲什麼會將該文製版在報上登出？坦白說，是一位讀者剪寄給老萬的。一般來說，「娛樂天地」只講吓電視藝員、電影明星，替某部新片吹噓吹噓而已，和「毛澤東」「蔣介石」沾不上邊。單看這篇「編輯日記」，連想都想不到其出處在「娛樂天地」，更想不到是三十幾年前老同事古肅兄的大作。

黃皮樹了哥

看了華僑晚報後，不由啞然失笑。如果早兩天背花三毫錢，就不必費那麼大工夫胡猜瞎想，更不必古肅兄憤然再寫了那篇「黃皮樹了哥」了。

凡是廣東人都懂得「黃皮樹了哥」這句歇後語的意思，是「熟個隻，食個隻」。老萬和古肅不但是三十多年前的舊同事，而且因彼此都受到「迫害」，私交尚篤，見面時嘻嘻哈哈，他也是老萬的理想痲雀搭子。

不過，他說老萬是「黃皮樹了哥」，是不了解老萬的爲人。老萬看過他那篇「毛澤東與蔣介石」後，即使當時便知道這位「編輯」是古肅，甚至這篇文章是老萬的兄弟或者老萬的老子寫的，老萬的批評也不會改。現在，老萬知道是古肅兄的日記，



古肅兄的文章一開始便提到一九四五年時代老萬替他主編的「香港郵報」寫過一篇叫「黑寡婦」的連載小說，如果他不提起，我腦子裏一丁點印象也沒有，他提起了，我也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三十多年前的事了，而且老萬一直以寫作為生，小說寫過四五百本，那還有這麼強的記憶力？而古肅兄居然還記得，可見他是多麼念舊？這一點，我自愧不如。有時老萬連昨天的事也忘掉，年紀大了嘛。

那時抗戰勝利，從大後方回到香港，一切要從頭幹起，古肅兄給我一個地盤，對老萬可說另眼相看，這點恩情，老萬居然忘記，居然恩將仇報，居然為文罵他，對他來說，是一樁「値得憤慨」的事，這是人之常情。不過，這種埋怨，是沒認識淸楚老萬的做人作風。

從來不罵人 罵的不是人

把老萬視為「黃皮樹了哥」是正常的想法。正如老萬拜會一位名律師，要委託他辦案，他感到為難，因為「兩邊都是朋友」。中國人對「熟朋友」那份感情很重視；老萬也重視友情，但如果在大是大非之前，便不作「難為情」「不好意思」顧慮。

老萬承認筆下得罪很多人，這些人當中，很多是好朋友，一如老萬和古肅兄一樣。記得今聖歎兄有一句名言：「我從來不罵人，罵的都不是人。」老萬一直把這名言奉為座右銘。

正因老萬筆下開罪許多朋友，可見老萬的文字，是對事不對人。老萬批評最多的是査良鏞社長，但老萬非常佩服査社長的風度，我們偶然在宴會中碰頭，談笑甚歡，但不涉及政治問題；他開了名貴的保時捷跑車，老遠見到老萬便揚手招呼。老萬認為這種態度非常好。我們所持異見是政治上的，私下裏我們不是仇人。在香港有信仰自由，也有言論自由，我批評你，你也可以批評我。

避開主題不談

老萬和上官大夫打過筆戰，現在他為萬人日報執筆，為了彼此大方向相同，他保證有萬人日報一天，不會罷寫。此外，華僑日報經濟版編輯李剛兄，主筆兼電訊編輯李志文兄，香港時報社長兼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曾恩波兄，星島日報副刊編輯何錦玲小姐，名作家司馬長風先生，都是老萬會開罪過的朋友，迄今彼此見面仍是談笑如昔。我們見解不同是一回事，朋友關係擺不脫的，尤其是同業關係，碰頭機會多，如果因文字涉及某人便成寃家，太小器了！

老萬並沒有批評人家的專利權，古肅兄說我是「黃皮樹了哥」，老萬絕不生氣，這代表他對我的看法，但我有解釋及反駁的權利。

鑒於古肅兄「黃皮樹了哥」一文避開主題不談，但說我們過去的關係，顯然是逃避的伎倆。老萬知不知道「編輯日記」的編輯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澤東値不値得崇敬」「中國人是不是靠毛澤東站起來的」這兩個問題。還有就是古肅用英語丢番鬼佬之老母是否表示中國已「強大」了。

如果我們的辯論限於這三點，老萬願意在我們這份「小報」與古肅兄的「大報」來個辯論。如果就心帶挈萬人日報「起紙」，不屑與我們筆戰，那麼，亦可委屈閣下的大作，送到本報，我們發表後，保證發給稿費，而且一定比「大報」為高。

大公報的故事

下面是古肅兄說的「故事」：

對日抗戰時期，上海淪陷，大公報由上海遷來香港復版，當時香港有一份逗泥報，以地頭虫姿態，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向大公報攻擊。當時大公報中人，十分憤慨，力主為文給予反擊，獨總主筆張季鸞、總經理胡政之兩先生期期以為不可，說：「他們的報紙沒有讀者，而我們的讀者遍天下，如果我們跟他開筆戰，一定會引起我們的讀者誤會，以為大公報也跟他們筆戰，那份報紙一定很有來頭，每天為了看筆戰，勢必買我們大公報之外，還買他們的報。他們無非想借大公報的聲勢來爭取讀者，我們去惹他，豈不中了他們的詭計麼？」卒不屑予以理睬，那份逗泥報連罵了幾天，見沒有反應，計不得售，自己也覺得沒趣，自此噤若寒蟬了。胡、張兩位先生的決策可謂高明了。

古肅兄說的這份逗泥報，愚魯如老萬，也曉得是唔指萬人日報；他打工的華僑晚報則自比為大公報。不錯，我們的報一直沒被人瞧起，我們批評徐訏當了左派學生「中國週」的顧問，他說：「萬人日報有乜人睇，佢都傻！」文滙報也諷刺我們呢份正式係垃圾報！」現在古肅兄譏諷我們是逗泥報，老萬並不感到意外。我們本錢短小，設備簡陋，歷史甚暫，一歲多的，跟人家幾十年老報紙，已經自蓋大廈，配上現代化器材那有得比？

老萬願接受挑戰

不過，讀者看報紙，並非看報社大廈，也不會個個要參觀過現代化機器，他們要看的是內容。內容好不好靠腦袋，腦袋這東西不是財雄勢大便可得到，因此，絕不是自認「大報」就「讀者遍天下」。我們萬人日報什麼都沒有，就有一股壓不下、推不倒的正氣，有一個永結同心的強大筆陣，因此雖在短短一年多，已發揮極高的打擊力，使潛伏香港的牛鬼蛇神，為之辟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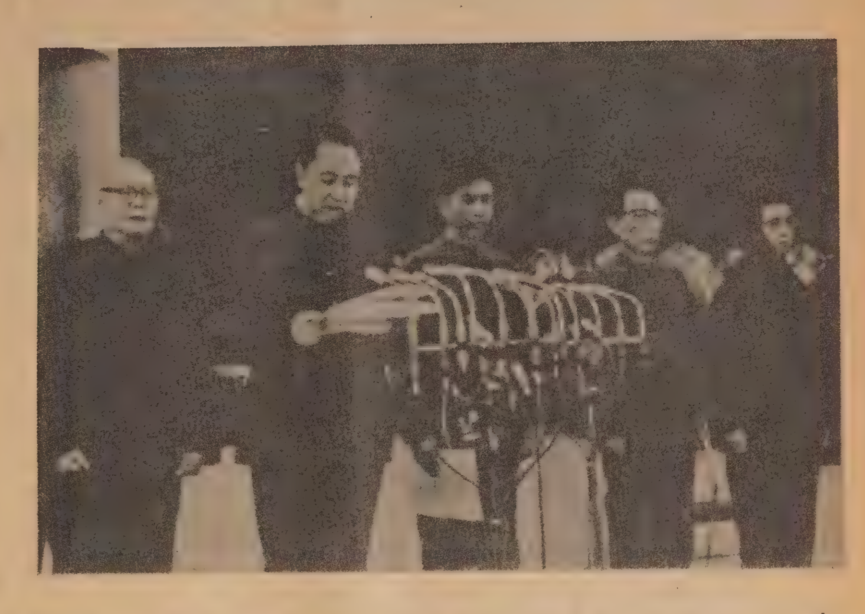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有了萬人日報存在，在香港輿論界中我們便有發言權。難道當初的大公報、華僑日報開辦的時候會比我們好？今天在香港行銷一二十萬份的報紙，創刊之初，那一份不是跟我們一樣逗泥？

古肅兄雖瞧不起萬人日報，但老萬願意接受挑戰，如果古肅兄願邀請幾位公正人士，常駐彼此的印刷間，比一比我們出紙數量，如果萬人日報輸了，願奉送一千大元給老兄飲茶；如果贏了，不要分毫，以後別再狗眼看人低就是！

萬人日報就不會用這種黑白不明，是非不分，左搖右擺，立場不定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們報紙內容是一致的，絕無「奇文」出現。我們能站得住，原因在此，知道嗎，老古？

共幫接班人如何安排

岳騫



毛澤東已死了兩個星期，若在民主國家，一切問題均可依法解決，時間不會超過二十四小時，決無困難。但在共幫毛澤東死後不但繼任人選不出，就連一付臭皮囊怎麼處理，到今天仍然是一個謎。

處置毛屍有三法

現在還有一個未知數，即毛澤東死前有沒有留過幾句話，將來如何處置他自己。如果有這麼一件遺囑之類的東西。問題便比較簡單，但十之八九是沒有。因此關于處置毛屍，便發生了第一回合的爭奪戰。

處置毛屍的爭執，詳情如何，外界自無從得知，但估計應不外三個辦法，即火葬、土葬或用藥物保腐，並不下葬。照北平方面外交界人士看法，以後者可能性較大，最近幾日，毛屍又失了蹤，一般推測是運去手術室刨治，用藥物保存。

共幫頭目對毛屍的處置，假定分爲三派意見，最後那一派佔上風，可以看出未來鬥爭的趨勢，如果是用藥物刨治，不燒不埋，繼續展覽，此項意見必爲江青所提出，因爲江青需要毛澤東庇蔭，活的沒有了，有個死的也好，因此，江青自希望保留毛屍，在公共場所供人欣賞，以引起讀者對毛愛屋及烏，兼及江青。

毛屍之處置，尚且如此困難，則接班人之爭，更不知要複雜若干倍。

毛死後「八三四一」部隊威力減色

目前就北平城內而言，江青一系仍然穩佔上風，因爲北平九城是在他們控制中，毛死後不斷有「八三四一部隊」的「戰士」發表文字，刊於「人民日報」，用意即在向一些大頭目示威，誰要亂說亂動，就有槍桿子對付。而所有在平的大頭目，均由「警衛總團」（八三四一部隊）警衛，人人皆在其掌心中，即林彪、羅瑞卿亦不免，今日的葉劍英，李先念亦復如是。但毛澤東死後，「八三四一部隊」是否仍能發揮往日的作用，至爲可疑。

在毛生前，所有毛軍無人敢亂動，「八三四一部隊」可以任意捕人，但在毛死後「八三四一部隊」如果再似已往橫行，則「北京軍軍司令員」陳錫聯也可下令調兵入城，至中南海包圍解決這支特務部隊，一如一九六六年七月林彪調其嫡系部隊「三十八軍」入平接管「公安部隊」，所以「八三四一部隊」的威力，在毛死後已大爲減色，江青系要完全依靠這支隊伍保江山，大概靠不住了。

毛死後江青失掉兩次奪權機會

江青在毛死前後，進行奪權時，似乎失掉了兩次機會，第一次應在毛尚有一口氣時，由毛下令委派華國鋒爲「代主席」，這樣華國鋒名份就正得多，即使不召開「三中全會」，也可以無限期代下去，各省紅色軍閥可能不服，但要

國鋒「代主席」的權力有多大？能指揮多少省區，都要打問號，但起碼總還可以維持表面的穩定，拖上一年半載。

第二次機會是當宣佈毛死訊時，一羣大頭目前來奔喪，就在毛屍前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推出代主席，此舉較前者稍具危險性，但在各大頭目猝不及防情況下，有「八三四一部隊」在旁監視，仍然可以通過。

總之，只要華國鋒坐上「代主席」交椅，即使是會不出九城，但總是「黨中央」，江青只要掌握了這塊招牌，便有施展餘地，何況江青一系的工人民兵，已擴充到重要城市，配有輕重武器，稍假時日，便可與共軍分庭抗禮，而江青能掌握了「黨中央」，對各省區紅色軍閥也可施行挑撥，離間收買的辦法，只要有部份軍閥向江華集團歸附，其餘便不敢動，則共黨政權或可維持一年半載的穩定，但此一機會江青未抓住，現在要進行第一把交椅的爭奪戰了。

共帮可能廢主席改設第一書記

共黨第一把交椅究竟誰屬，自難斷定，但筆者認爲共黨不會再設主席，而由書記處代行職權，由第一書記作集體領導的「召集人」，今後不可能不允許（共黨頭目自己不允許）再出現毛澤東式的領導人。

共黨目前雖然拚命反蘇，但蘇聯的一切制度，仍是共黨的典範。蘇共在史達林生前，最高領導人是總書記，一直由史達林担任。當時各國共產黨第一號頭目皆名總書記，中共也是如此，中共最後一任總書記是張聞天，到了七大，選出毛澤東任「主席」，沒有總書名名義，直到今日，全世界共黨第一號頭目稱「主席」的似乎只有毛黨，但毛黨到了八大，又設一名總書記，在「主席」，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工作，此總書記與史達林担任之總書記不同，與張聞天之總書記也不同，只是黨內秘書長。毛黨主席前後只有毛澤東一人，秘書長職權的總書記，前後也只有鄧小平一人，雖然有人估計張春橋目前是總書記，但也只有總書記之實，而無總書記之名。

史達林死後，馬倫可夫繼承史達林黨政雙種職務，不久將總書記讓與赫魯曉夫，改爲第一書記，此爲第一書記之始，以後東歐各附庸國紛改總書記爲第一書記。

共產黨人最會玩名詞技巧，顧名思義，第一書記職權自不能比總書記，總書記可以總其成，大權獨攬。第一書記只是集體領導的第一而已，權力不能一把抓。

共黨雖未按照「老大哥的制度，將主席改爲第一書記，但各省及中央局却有了第一書記，尙有第二、第三、第四一類名詞出現，根據前例，筆者猜測，共黨可能廢除主席，改爲第一書記，實行集體領導制，至於第一書記人選，依筆者瞎猜，當不出華國鋒，張春橋，如果華國鋒任第一書記兼「總理」，可以看出共黨內部尙有表面的團結，大廝殺尙有一段時日，若是華國鋒當不上第一書記，就可以看出座次很難安排，火併也就要開始了。

如果共黨眞的改爲「書記制」，第一，第二書記十之八九是華、張兩人，至於誰第一，誰第二[illegible]大，以下還有幾個書記，當是三至五人，其總額應爲五至七人。當共黨長竄逃到陝北時，總書記尙是張聞天，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共軍已向政府投誠，接受招安改編爲十八集團軍，陳紹禹適在此時由蘇聯乘機飛至延安，以欽差大臣身份，向共黨傳史達林「上諭」，重點有二：

第一，史達林說：毛澤東有許多缺點，如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只是以狹隘經驗來解決問題指導革命等等，不過，他已逐漸成爲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領袖，由俄國回去的許多幹部，要從理論上思想上和各方面幫助他，幷克服他的弱點，使他成爲健全的領袖。

第二，共產國際認爲張聞天不適於任中央總書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候，他曾任黨的支部書記，結果全支部的黨員都是托派，雖然沒有事實證明他是托派，但就這一點，也很難洗刷他本身的嫌疑。

當時史達林的話便是聖旨，任何人皆無反對餘地。共黨接到「上諭」後，立即改組，廢除總書記，改設書記處，排名次序是毛澤東、陳紹禹、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秦邦憲、陳雲、康生，以後經過清算、鬥爭，到了「七大」前夕，書記處書記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高崗，陳雲、任弼時。毛澤東排名第一，便是實際領導人。及至「七大」選出了毛澤東任「主席」，但書記處排名仍舊。到了「八大」，在政治局上面加上了一個政治局「常委會」（在江西時也有，不知何時廢除）等於舊的書記處，新的書記處，實際是秘書處，只是執行機構，而非決策機構了。

「紅衞兵運動」後，舊的書記處被徹底砸爛，書記沒出問題的只有康生一人，總書記鄧小平，排名第一書記彭眞，代表軍方的書記羅瑞卿都成了大黑幫，「書記處」這個組織也從此失蹤。

以後重建「省委會」，書記處職權可能恢復，一般推測由張春橋領導，江青也可能參加指導工作，但這塊招牌始終未掛出來。

由舊例推斷，未來的共黨最高機構若是書記處，書記除華張外，江青必然入選，王洪文也應有一分，軍方的粟裕或陳錫聯定有一人入選，以目前情形看，陳錫聯地位高於粟裕，但將來入選書記處，粟裕希望大過陳錫聯，也許兩人都有份，剩下就是葉劍英與李先念，總有一人入選，也許兩人。

但共黨今後的書記處，與毛澤東在世時的政治局常委會大不相同，其地位已類北洋政府時代的內閣，對各省軍閥不但沒有約束力，還要仰軍閥鼻息。

目前懷仁堂第一把交椅尙未知誰屬，地方頭目已有反抗跡象，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已公然聲言要改善人民生活，此一說法與「毛澤東思想」基本抵觸，如果賈啓允在毛澤東生前說出這種話，立時就會被指爲右傾翻案，把所有加於鄧小平的罪名加在他頭上，但此時共黨總寨，對之竟無可如何，賈啓允又是鄧小平死黨，一葉知秋，共黨內部所孕着的亂源，有超出我們想像之外者，如何把握機會，光復大陸，當國者眞要刻刻在心，隨時準備出動，機會雖佳，但失掉了也不會再來。

前共黨領導人對毛澤東評價

□□陳綏民□□



瞿秋白　張國燾



陳獨秀

一代魔王巨奸毛澤東之死，無疑的是由毛個人一手所建立的專制王朝即將崩潰的喪鐘，也將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時代一頁的結束，它可以說是中國近百年史的一個斷層與過渡，他抄襲馬列主義的教條，企圖改變中國的歷史與面貌，由於馬恩列史毛的思想，是從俄國種植而來，在中國的土地上永遠無法生根，所以，在大陸受中共長期統治教育的一代，林希翎、李一哲等，認爲馬列主義是歷史的生銹武器，是違反時代的封建殘餘與逆流。因之，他更無法啓通後一代，這一頁斷層歷史，也必隨着毛的死亡而中止。毛澤東之所謂在共產黨內興起而成爲魔王暴君，不足由於他的思想與主義，而是運用其奸詐與權謀，陰狠毒辣，狡猾欺騙，不擇手段而得來。論學識、能力，品格和共產黨早期的幾個領導人；論功績、論對幹部之向心，亦不如在他之下的後期幾個，這一羣毛澤東的「同志」和「親密戰友」對他的認識與批評，自然較爲客觀具體而深刻特爲引述如下

陳獨秀對毛的評價

當民國十年以迄十六年，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以「總書記」的家長身份領導共產黨時，毛澤東只不過是湖南地區的小頭目之一而已，因爲毛澤東只不過是湖南地區的小頭目之一而已，因爲裹脅地痞流氓，搞農民協會主張農民暴動，自命對農民運動頗有心得，因而上書陳獨秀，大談其農民革命，陳予批駁，認爲其落後與無知，一派草莽流寇思想，而毛以往之所謂階級鬥爭的革命路綫，完全承襲張獻忠、李自成的基本觀念，陳獨秀頗有知人之明，當抗戰初期，陳從南京被釋出獄至武漢，董必武、周恩來、羅漢等希望其重回共產黨陣營時，他搖頭嘆息，寫下他「最後的見解」，坦白的指出他之參加共產黨是當時知識分子愛國的狂熱衝動，是迷失的錯誤，共產黨落到毛澤東手裏，是時代與歷史的悲劇，所以毛澤東要冠陳獨秀以「托派漢奸」之罪名，一直攻擊到死，最後仍將其在四川江津之墓地炸毀，長期鞭屍，因爲陳獨秀的批評，確實擊中了毛澤東心理要害。

瞿秋白對毛的最後見解

瞿秋白是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並在「八七」會議後，指導毛澤東執行湖南農民暴動，有名的「兩湖秋收暴動」，就是在瞿的策動下執行的，二人一度有着深切的歷史淵源，但當廿四年中共決定由江西突圍流竄，在其主力退居根據地時，却把一個正在患着嚴重肺病的瞿秋白留在瑞金工作，這個決定無異是明顯的謀殺，最後當國軍進攻閩贛邊區，瞿逃至福建省武平縣之水口鄉被捕，瞿在被審訊時，對共產黨各個領導人之批判極爲客觀深刻，他認爲毛澤東是中共頭頭中最可怕的奸雄，是一個眞正強盜式的人物，深沉、陰狠、最富心機、迷信武力，常把水滸傳、三國演義等小說內的經驗與技術運用於農民運動與游擊戰，可以說所有中國及外國最壞的東西他都懂，他是最不能容人的壞坯子。瞿秋白在寫下「多餘的話」後，並未如毛澤東所要求的成爲中共的「烈士」，反而懺悔他之參

加共產黨是青年知識份子誤入歧途的一個悲劇典型，而毛澤東則是這一悲劇的謀殺者。

張國燾對毛的批評

民國十年共產黨最原始的七個發起人之一，北大出身的張國燾，曾任「川陝甘邊區蘇維埃主席」和「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在民國廿四年共黨「二萬五千里流竄」時，張率部接應毛與「紅一方面軍」到四川，經過毛兒蓋會議雙方分裂，張另成立中央並任「軍前敵總政委」，毛被迫率彭林陝甘支隊偷偷逃至陝北，力薄勢孤，不能不重迎張返回延安。抗戰初期，中共僞裝向政府投誠，並組成「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任「邊區政府主席」，張國燾出任「副主席」，毛處心積慮以拔除此一眼中之釘爲快，乃以最卑鄙之手段，文鬥張國燾，每至開飯時，惟獨張之面前不擺筷子，連續數日，使張氣急敗壞，而無可奈何，最後惟有藉代表「陝甘寧邊區政府」恭祭黃陵而出走，事後有人問毛，明知張可能一去不復返，何以任其前往洛川，毛答以張被迫出走，才能清除內憂而後科以「反革命」之罪名，何樂而不爲？但由毛派在張之身邊負責暗殺行動之王某不忍下手與張一道逃亡，爲此，張國燾曾指毛澤東爲一不擇手段之流氓暴徒，張在香港及加拿大一再批評毛爲愚而剛復自用的流氓草寇，這是毛張雙方交手的長期經驗與結論。

陳紹禹的最後定評

民國十九年，瞿秋白、李立三遭受莫斯科整肅與解除領導權後，中共國際派，廿八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紹禹（王明），當其在上海負總責時，毛只是江西地區「蘇維埃政府」負責人之一，當「中共中央」遷至江西，由于毛在該地區之錯誤盲動，與富田事變之殘殺「同志」與異己，受到檢討與寧都之貶，解除一切職務，降爲地區「書記」，直到廿四年共黨受到國軍五次圍剿，作長途流竄，二十四年竄抵貴州，一月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毛受到彭德懷、林彪等[illegible]導權。廿六年抗戰發生，陳紹禹由莫斯科奉命返延安，毛親迎于機場，當面歌頌王明係「喜從天降」，「爲中共帶來之救星」，力捧陳紹禹爲「馬列主義之眞正理論家」。卅三年德蘇戰爭發生後，毛以自己之羽毛豐滿，立卽以「整三風」爲名，發動清算王明思想路綫之鬥爭，曾由江青唆使醫務人員秦夢瑤用毒藥暗殺陳紹禹，陳妻孟慶樹在楊家嶺「中共中央」作秦庭之哭，其事乃寢。事後毛僞裝對陳之關切與安慰，「七大」時暗示仍選陳爲共黨「中央委員」，待中共政權成立後，將陳軟困，旋因病任其至莫斯科休養，陳于一九七五年病死前曾寫下一本「孤僧的命運」，指毛陰狠毒辣，排斥異己，殘害「同志」。假藉各種名義，迫害知識分子與青年，他懷疑任何人，他唯權力是尙，凡屬反對他的人，不是整肅，就是下放與屠殺，一切美妙好聽的名詞，都是迫人走向死亡的刑場，他已是不得人心而衆叛親離，有如破廟的孤僧，只有自己沒有別人，其最後的命運，自然孤寂冷淸的悲慘死亡，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留下最可悲可恥的一頁。陳紹禹的最後論斷，正是今日毛澤東死亡情景的眞實寫照

張聞天的信中指責

曾繼陳紹禹之後而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在延安初期與毛聯手，共同逼走張國燾，被毛捧爲卓越的領導者，當毛實行「三面紅旗」大搞「人民公社」時，因不滿毛之政策路綫，與彭德懷等合組「軍事俱樂部」，在廬山「八屆八中全會」上，掀起反毛運動，而爲毛所軟禁，彼此書信往還責難，張憤極之餘，正式指毛爲權力冲昏頭腦，爲一無理性的獨夫，憑着一己的衝動與好惡，引導中國共產黨走向死亡的狹谷，張對毛的譴責，確爲一針見血之語。

彭德懷罵毛爲土皇帝

與毛澤東共同打遊擊于湖南，民國十九年聯手進攻長沙，并稱「朱毛彭黃」，民國廿四年支持毛東在陝北立足的彭德懷，曾任中共「紅一方面軍」、「一野」、「司令員」、「國防部長」、「抗美援朝志願軍司令員」，爲毛澤東打天下的得力高級軍事幹部，因爲反對毛澤東之「人民公社」，認爲毛是小資產的狂熱衝動，落後土皇帝思想底獨裁，把中國大陸攪糟攪垮，曾向毛澤東上萬言書，阻止其冒進與亂來，二人在盧山會議時大肆爭吵，最後彭德懷的騾子脾性大發，口不擇言，破口大罵毛澤東，而毛亦如法炮製，彼此對罵，雙方暴露了十足的流氓土匪作風，不過彭德懷指稱毛爲土皇帝思想不無見地。

林彪的論斷

爲毛澤東打天下，建王朝的先鋒大將，和曾在「文革」時期，用軍事力量，支持毛從劉鄧手中重行奪權，擁護毛再度復位之林彪，曾任「紅一軍團」、「東北民主聯軍司令員」、「平津前綫司令員」、「四野司令員」、「中南軍區；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兼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兼軍委副主席」。號稱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文革」時期副統帥，毛欽定的接班人，在其反毛計劃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歷數毛的罪行與陰狠奸詐，指其一如嬴秦暴君，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人可以跟他共始終，他不相信任何人，他不整人則已，整則必至死而後已，他有虐待狂，追隨他左右的「待從秘書」，沒有一人有好結果，連他的兒子毛岸靑也被逼發瘋，暴君一詞，初見于林彪之書面中，繼見之于北平天安門十萬羣衆暴動之口號中，可以肯定說它是大陸所有共幹和人民中一致的認定與總結。

結語

從上述中共早期領導人與高級幹部羣中，對毛澤東不同的看法與評價，綜合以觀，實爲毛澤東一生的最後定論，是流寇、土匪、流氓、獨夫、暴君，實集古今中外大奸巨惡、暴虐狂徒之大成。

流放呢，還是逃向現實？

當前俄國作家和作品的困境

陳秋坤

最近四、五年來，蘇聯的文化活動與知識份子的種種抗議，流放行動，已引起自由世界輿論的同情與關切，索忍尼辛從「癌症病房」到「牛犢牴橡樹」，處處在揭發蘇共社會體制下的陰森恐怖氣氛；沙卡洛夫以一代物理學大師之尊挺身抗議蘇聯政權的反人道、反人權作邊；最近又有年輕而在文學表現上最具創力的沙可洛夫（Sasha Sokolov）也因種種複雜原因而迫自動放逐到奧國維也納森林，充當一名伐木工人。這三位代表現代俄國智識之士的精萃份子在不同方面的反抗、奮鬥現象，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俄境知識份子在思想及創作生活上的困惑，另一方面也激起各地學者專家對俄國文學傳統加以重新的檢視與反省。他們要問，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後的文學作品與智識主流，經過半個多世紀來，有什麼基本上的改變？經過列寧、史大林、赫魯曉夫乃至柯錫金等代表不同階段共黨獨裁體制的統治之後，俄國知識份子有些什麼根本上的變化？俄國文學的傳統——探索人的內在深刻的心靈與宗教情操問題——經過幾十年代的演化，是否仍然堅持着這個重要特質？如果不是的話，那麼，俄國今日文學作品的內涵，又有些什麼特色？作家的心境及實際遭遇，又是如何？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都值得有識之士再三迴思的。俄國智識圈最近討論得最爲熱切的書，是索忍尼辛的兩本新作：「牛犢牴橡樹」，二是「列寧在蘇黎世」（Lenin in Zurich）。前者係描述一代詩人兼人權運動Tvardovsky的一生奮鬥事跡。這位二次大戰時代的傑出作家、詩人，也是眞理與和平的奮鬥者，已於一九七一年寂寥以逝，他一直護衞索氏，指導他寫稿、創作，並代爲修飾草稿，因而，索氏下筆時，自然也就滲雜個人主觀的情感；以索氏這樣的身分來描述他這位介於師友之間的一代文人，免不了要引起各方的爭論。批評索氏的人，說他愧對恩師，把他寫成一位虛偽、懦弱、狡黠的人，贊許索氏者，則稱它客觀而嚴厲，是一部比較接近眞實的傑出之作。

「列寧在蘇黎世」這部歷史小說，側重於描述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三月這段期間的活動情形。索氏寫這本書的原始動機，是想追溯共黨社會體制的初期原形，藉此來批判蘇維埃政權。但寫到後來，索氏自己居然擬似化爲列寧、因而使本書在有意無意之中，變成索氏個人的「自傳」了。最明顯的一點是索氏分析列寧當年爲何及如何打擊沙皇政權的心理與行爲，正與他今日評擊蘇維埃社會體制的作爲如出一轍；兩者近似的程度，使看過本書的人，不禁懷疑索氏的血液裏是否流著列寧的因子。書名標的是列寧，但仔細分析起來，則是索氏自身的獨白。

索氏之患，在於名氣太響，而眞正知音則未曾多見。少數跟他有著共同體驗，深切感觸到共黨大規模剝削人權的壓力，稱許他的著作可以比擬托爾斯斯泰。

不過，多數人還是認爲應該把他的政治意識與藝術成就分開來談，說他是攻擊蘇維埃體制與集中營苦難「囚犯」的代言人，但離藝術的境界尙有一段距離。

即使如此，說到反蘇維埃更爲深刻的人，反而是另一名與索氏同被勞改過的青年作家，柯布勒夫。柯氏自小即爲史大林的忠實信徒，即使後來（一九四五）他因抗議蘇聯以嚴酷、殘忍的手段對付德國納粹而被冠以「小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者」的罪名，被捕下獄後，也不改其志。直到一九七五年他出版「To be Preserved forever」，才全然改變他的看法，對蘇維埃社會體制表示極大的失望與痛恨。從他的著作，我們反而更能懂得那些關在牢房裏的「抗議份子」眞實的感受與痛苦的遭遇。

蘇維埃當局對於俄國作家作品紛紛流傳在外或在外國出版，處處揭他社會體制瘡疤，大表不滿，因而在一九七三年成立一個新機構，專門管制本國作家在外國出版著作的業務，簡稱VAPP。它規定任何未經該機構批准的作品，一概不得在國外出版，否則作者將受法律處分。海外出版機構爲了顧全俄境作家的安全，只好靜待該機構的批示，才敢出版。至於在國內出版的書籍，更是一再地檢查、刪改，以六十年代最享盛名的小說家沃依諾契爲例。前些年他曾撰文諷刺VAPP的頭子，暗示他對作家在海外出版作品的迫害，而被作家聯盟開除會籍，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伊凡・瓊金的私生活及其冒險故事」一時成爲近年來蘇聯最引人發噱而又帶有深刻諷刺的小說。英文版也於一九七六年正式問世

。故事內容在於敘述二次大戰期間俄國農民及一般民間的生活與心理反應，其中也畧爲嘲弄軍隊的士氣與組織情形（在蘇聯，軍隊是不可批評的禁忌。），此外，也在性方面做了若干細節的描述。對西方讀者來說，他的諷刺與描述也許只是貓足似的胆小行徑，但對蘇聯當局，則已是胆大妄爲了。

沃依諾契的另一本新作「IVANKiada」則是以作家公寓爲諷刺對象。作者以他的親身經歷，描述他同房那位有辦法的黨棍老兄怎樣說服上級，同意拆除房內的隔牆，以便另闢小間裝設他在聯合服務時買回來的整套美國衛生設備。在小說的平舖直敘中，作者透露了作家在「創作屋」內的日常按觸情形，呈現一般民眾日常言行之間的憤恨而又心懷恐懼，不敢發洩的窘境，並對官廳大爺的誇張，虛飾，大加嘲弄一番。俄國讀者自己說，這本小說，可以說是當代蘇聯各個社會階級的萬花筒，由於這些小說，處處不放過當前蘇聯社會的缺失，官方對他頻施壓力。目前作者自動處於退休狀態，靜靜候接受逮捕、勞改、流放以及一切意想得到的災難。

最近十年來最好的一部小說，是沙可洛夫於一九七六年二月出版的「愚人學校」（A School for Fools）。沙氏今年才卅一歲，儼然已是年輕一代最有前途、最負創意的作家。這本小說雖然不是正面地反對蘇維埃，也不涉及政治問題，但作者害怕內容及描寫方式可能遭受官方的檢查、冊改，不得已以匿名在國外出版。原著是俄文，目前正在趕譯英、德兩種文字。

據流浪在外的當今俄國籍最具權威的批評家馬可夫表示，這部小說刻已在高層知識份子之間引起廣泛的討論，他認爲如果喬埃斯在俄國寫他的垂世之作：「伏里西斯」，最後部份一定是像這本這樣的。

這部小說是以鄉下民間生活爲背景，重點則在描寫一所專門教導心智遲鈍或心理偏差兒童的「專門」學校。故事採意識流似的回憶方式，透過一位無名無姓而前曾在此接受矯正的男童口中，呈露這所學校生活情景。這位男童的父親，就只有這麼一個兒子，而他的職務正好是他這位患有精神分裂症兒子的主治者。從男童的散亂、顚倒的回憶片斷中，烘托出本書英雄性人物——地理教師諾維格——種種複雜心態。這位教師本質上是一位充滿熱情的理想主義者，也是言辭鋒利、雄辯滔滔的夢想家。他在課堂上的演說，總是染著年輕人那種幻想似的懷舊情思，而演說的內容，也正是全書最精彩的部份。他口中的情婦，一些反覆無常，行徑怪異的鐵路工人以及某些半神話似的虛構人物，在在刻劃出蘇聯社會階層間的緊張、矛盾，而從這些教師的厭惡現行學校政策，刻板的教學方式，無味的教材以及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反抗，讀者也就可以深刻瞭解到作者飽受外在大環境的壓力，無以爲舒的痛苦，充分透露作者對蘇維埃社會體制的怨恨之情。

在道德情操上，沙可洛夫無疑是一位道地的俄國人。我們看他處理某一行爲，解釋某一事件的前因後果，十足就像任何土生的俄國人所常見的反應。可是，他的表達方式，他那出人意表外的冷靜、智慧，以及描述人物，分析人性心理的深刻性，却又不像一般俄國作家所能做到的。他的思想內涵、狂熱的想像，頗能令人聯想起二十年代的文學氣息，而他的表達方式，却又跟近代西方幾位頂尖的小說家，如卡謬、卡夫卡以及喬埃斯等人那麼類似，無怪乎他會引起俄國及歐陸各國智識圈人物的熱切談論。

沙可洛夫寫完這部小說之後，與一位奧地利籍女士雙雙陷入深深的愛河裏，不幸的是蘇聯官方對他們的往來，不表贊同，進而強迫那位女子離俄返國。沙氏到處請願，終歸無效。一九七五年歐美幾個國家跟俄國簽訂赫爾辛基協定，允許雙方有限度地交換旅行、文化活動以及書刊的發行，另一方面，美蘇之間也在處於低盪的熱潮，沙可洛夫利用這些機會，向官方申請出國護照。在這同時，那位奧籍女士也到各處求援，爭取同情。她曾在維也納附近的教堂絕食示威，要求蘇聯官方將沙氏放出來，這項示威行動，透過電視、報紙的轉播、傳述，掀起各自由人士的同情。蘇聯當局衡諸內外情勢，拗不過世界輿論的壓力，勉強同意批准沙氏的護照。沙氏抵達奧國之後，就在維也納森林充當一名伐木工人，過著半放逐、半隱居的生活，

由沙可洛夫的心路歷程以及文學上的成就，我們約畧可以聞出當今三十歲左右的俄國年輕作家，多少受了西方廿世紀以來幾位文學大師的影音，如喬侯斯、貝利、福克納等人的作品。在文學作品的表現上，傾向於意識流形式的倒敘穿挿，前後情節交替出現，而書中的主人翁，泰半都是無名無姓的形像性人物，即沒有確切的英雄事跡，也看不到個別人物的單一活動，可是，作品中所蘊含的張力、震盪，却每每令人迴思不已。他們的作品雖然免不了晦澀、灰黑難讀，但他們却代表俄國年輕一代以其誠懇、眞摯的心靈，追求世界文學前衛的精神——這點，是很接近本世紀初期俄國前輩作家的文學傳統的。

比較起來，四十歲以上的作家，作風反而保守，走的是跟現實妥協、向既存社會事實低頭的現實主義路綫。我們可以用「一種文學，單一流向」來統攝這一世代的文學風氣。文學若是可以反映社會現實，那麼，這一世代的作家作品，或許可以反映出俄國民間及一般心態的現實情形吧。至於六十年代的作家，則連卡夫卡、普魯斯特、福克納、卡謬等作家的作品，都絕少聞及，幾位國際性的名詩人、作家，目前多半在半退休狀態，不再創作。他們的文學活動，就儘在編纂或譯釋俄國前代的古典作品。

照波富爾教授分析的這些趨勢看來，當今俄國作家所面臨的，的確是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難局。留在國內寫作吧，必須忍受集體性、高壓性的指導，在窮於應付之餘，早已把有限的創作力耗損殆盡，流浪在外吧，則有離泥土愈遠，愈抓不住創作重心或文學根源的苦楚。年輕一代的作家，或是一撮敏銳的知識份子對知識所抱持的熱情，對新知的狂好以及對貢献歐洲大文學傳統的抱負，或許可藉「赫爾辛基精神」與目前的低盪局面，或多或少滿足他們這份追求的自由心靈。但以目前的既有情勢看來，這項希望仍然是渺然的。在可見的未來，俄國作家恐怕還得在共黨高壓政權的陰影下，偸偸地讀書，小心謹愼地寫作了。

美蘇看毛澤東留

在國際強權政治中，對毛澤東死後大陸情勢之發展，最感關注的當數美國與蘇聯。他們與中共之間，這幾年來關係複雜，各知心機，力謀制衡。

在沒有上軌道的人治社會，統治者權力有極大伸縮性；個人因素在決策上的影響力，自然比上軌道的國家要大。是否有人行將挪上毛澤東那把共黨的「主席」的交椅？如果有，是誰？這個問題，歸根結底，不免涉及新頭頭上台，對北平「內政」及「外交」政策的影響。

莫斯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如何？外交分析家們一直盯住蘇聯的反應，但莫斯科報紙却出奇的謹慎。除了蘇共中央委員會發一封唁電給中共「中央委員會」外（編者按：中共表示拒收），「眞理報」和「消息報」都用一句話報導毛澤東的死訊。莫斯科的午間新聞，毛澤東死亡的消息排到第十項。九日晚間六時的電視新聞，也是報了一半才輕描淡寫的一句帶過，到十二日爲止，報紙還沒對此事作任何評論。

莫斯科顯然還在觀望。它的看法，只有見諸舊資料。在今年元月間，周恩來去世之後，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卡皮薩曾預測說，毛澤東衣砵的傳人已經選定，那是「上海幫」激進派的頭領之一、中共「副主席」王洪文。

莫斯科看好張春橋

但克里姆林宮也有另外一個賭注：他們認爲華國鋒乃是阿斗型人物，「國務院總理」和「第一副主席」的交椅可能也坐不久；眞正接班人可能是「第一副總理」張春橋。克里姆林宮把改善與北平關係的希望，寄托在張春橋身上。

不過，蘇聯對毛澤東死後，與北平修好的可能性，並非完全樂觀。克里姆林宮內部對此問題的看法，顯然仍相當分歧。

蘇聯報紙慣於把蘇聯與中共關係之惡化，歸咎於毛澤東一人。他們認爲只要毛澤東一垮或死亡，中國人民便會採取親蘇態度。四月廿八日「眞理報」用「亞歷山大洛夫」筆名發表的一篇評論，暗示過去中共對蘇聯之敵視，並不是華國鋒之責任，並提及雙方重開邊界談判的問題。這類評論可能經過蘇共當局批准才放行。

但是，蘇共領袖布列茲涅夫的言論，却指向另一種看法。他認爲毛死亡，對於中共敵視蘇聯之態度，不會有什麼改變，因在毛教條已經深植在中共幹部，和一九七五年「人代會」所批准的「憲法」裏面。在第二十五屆蘇共大會，布列茲涅夫仍採強硬立場，並沒有緩和與北平關係的跡象。

美國關切毛死後的變局，因爲有許多人担心中共新頭頭會與蘇聯重修舊好，破壞幾年來的三角均勢，在這方面，美國學界見解紛紜，有許多人帶有個人政治目的在討論問題。官方則較謹愼，一方面作出友好姿態，另一方面又避免企圖影響中共的「家務事」。

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雷斯頓報導，美國前後三任駐北平聯絡主任──布魯斯和蓋茨，都會設法要摸淸楚中共派系的縱橫關係，和權力鬥爭的梗概，都因爲得不到更多有用的資料，而難有所獲。在毛澤東死後，華府當局曾分別徵詢他們的意見，但他們三人都無以作答，所以華府也只有小心的等着瞧。

三位聯絡辦事處主任都看不出北平內部的名堂，也許誇張了一點，但華府態度謹愼倒是眞的，福特總統親自宣讀一項聲明，把毛澤東捧了一番。當然在大選年，猛搶上電視的機會可能也是動機之一，不過，他故意鄭重其事，當屬作給北平看的姿態；在程度上而言，自比克里姆林宮一紙八股化的唁電要「熱情」得多。

跟毛澤東打過五次交道的國務卿基辛基，特別舉行一次記者會，提出他的看法和期望，他謹愼的避開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問題，也不揣測誰可能繼毛爲中共「主席」，因爲那是中共的內政問題，美國打交道的對手方是「政府」，而現在中共的「政府」是由華國鋒當家。

關於毛死亡對中共「外交」動向的影響，基辛格特別強調一個開山頭領過世後，其繼承人動向的難以逆料。不過，他更急於強調美國與中共關係，及中共與蘇聯關係的穩定性，他說，中共與美國「已經建立以互相信賴及彼此對共同利益之看法爲基礎的持久關係。」他並說明美國將繼續根據「上海公報」，加強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基辛格相信美國與中共的「共同利益」，將使雙方關係持續下去。

基辛格盡量沖淡中共與蘇聯翻臉的個人因素，他說：中共對蘇聯政策的基本路綫，乃取決於中共的基本利益，而非個人的好惡。因此，中共外交政策仍將持續，雖然在策畧上容或有若干修正。

美國和蘇聯的官方看法，自然以其政策目標作爲出發點，未必是眞心話。但要回答誰是毛的繼承人，和新頭領接班對內外政策的影響這兩個的「中國通」──不管是老牌或速成專家──都格外「謙虛」，執重分析，習慣上總要自我解嘲一番，大有「不才獻醜了，猜得不對，請多多包涵」的味道。

美國佬認爲華國鋒是老周心腹

實際上，對中共前途影響較大的可能是繼承問題順利與否，而不是誰接了班子，如果繼承問題擺不平，內部鬥爭激烈，造成一連串分裂和動盪，那在中共「內政」和「外交」上都會發生大問題。

美國分析家之間有一種「猜」法，認爲華國鋒表面上雖屬毛澤東所扶植，實際上却是周恩來死前先佈下的伏兵。當初老奸巨猾的周恩來，明裏安排鄧小平「接班」，暗裏却又牽住華國鋒。如果鄧小平沒有亂子，班子便可接過去，否則便犧牲鄧小平，用第二綫的華國鋒作爲折衷人物。鄧小平被安上「接班」的位子以後，成了「激進派」明槍暗箭的射擊目標，自然一垮不可收拾。

曾和華國鋒接觸過的洋人，對他的評價不高，認爲此人優柔寡斷，

下的那把交椅

王景弘

奉命唯謹，連作教條式的回答，都要照本宣科，照唸「解答題」不誤。

華國鋒在中共黨內是「第一副主席」，在政權則爲「國務院總理」，以北平權力爭鬥之烈，如果他保住「國務院總理」，則黨「主席」掉到他頭上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如果毛澤東的「主席」遺缺，立刻由別人遞補，常被外界「猜想」的人選是張春橋、王洪文、葉劍英和李先念，王洪文屬「上海幫」激進派，在中共眾頭頭間，算是「青」字輩，屬「文革」以後出現的「直昇機」，既沒有特深的理論根底，也沒有足夠的威望；去年到杭州處理工潮，並不能把事情擺平。他再「直昇」上去的可能性較小。李先念主要搞經濟企劃，又跟周恩來、鄧小平接近，可能難獲激進派接受。葉劍英算是「老」字輩，所謂「穩健派」；他或許可以做爲折衷人物。以他的年資和威望，暫時還可鎮壓住各派，並獲槍桿子支持。

但是，年紀也同樣對他不利。七十八歲的人，總是去日無多，要長痛，不如短痛。

張春橋看起來「比較像」。他算是「中」字輩，共黨的「理論家」，也有行政經驗，現在是「第一副總理」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也是「上海幫」出身，原被列入激進派，但有些分析家認爲他已經搖身一變，與「激進派」和溫和派保持「等距」關係，可能變成爲折衷人物。

當然很可能這些假想終又跟半年以前，大家「料定」鄧小平是「接班人」一樣，成爲「誤算」。當時誰也沒想到連是否結婚、今年幾歲外界都弄不清楚的華國鋒，乘了「直昇機」便上來了。

內部鬥爭將激起動亂

從最近的跡象看，毛死後的過渡時期先行集體領導的可能性，至少與直接選出新「主席」的可能性一樣大。中共的眾頭頭似乎也担心內部分裂可能造成的困難，所以在毛死前幾天，華國鋒帶頭慰問唐山震災的救災工作人員，好生表演一幅「團結」氣象。毛死的訃聞，第一要義即呼籲人民團結在「中央委員會」四週；而毛澤東的治喪委員會，由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和張春橋四人聯名領銜，將來很可能尤以「四頭馬車」式領導，渡過最困難的接班期。

如果中共交班工作不順利，內部權力鬥爭在辦完毛的喪事以後便加深，則激起動亂的可能性很大，最近大陸物價激漲，許多大陸寄出來的信，已不諱言生活困苦，要求海外親屬多寄錢回去。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鋌而走險的人便多，紀律廢弛，搶刧、黑市、乞食等情形日益加深。天災給人民的心理影響更大，不管是迷信也好，歷史現象的綜合結論也好，大家不免認爲天災頻傳乃是「換朝代」的前奏。中共權力鬥爭加深，必然在應付經濟上形成牽阻力量，造成經濟情況惡化，也連帶造成政治動盪，社會不安，對外關係或合作，或擴大冒險。

如果「交班」工作順利，權力鬥爭不如預料中那麼激烈，則不論誰當權，毛死後可能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毛澤東所極力鞭策的「革命」狂熱可能逐漸削弱；毛教條的重要性也相對削減。美國政府人士會報導，中共高級幹部對老毛處處干涉，要照他的「理論」去幹，私下常表不滿，中共的「中」字輩人物，認爲毛的一套，用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造反」時可以，現在却已經落伍，無法應付新科技時代的新問題。

而且，中共政權現在也沒有趕得上毛澤東的「威望」；沒有人能有足夠的權威，可以發動各種鬥爭「運動」，而能控制住局面。毛澤東在六〇年代末期搞「文革」，幾乎不可收拾；到批鬥鄧小平，已經有批鬥不下去的現象。毛一歸西，這種批鬥的政治運動，也許會比較少見。

第二，如繼承問題沒出亂子，中共最迫切的問題當在解決經濟和社會秩序上，這兩者又息息相關，如果激進派當權，或許仍會強調要「純淨」，要「紅」不必「專」，但這套辦法注定解決不了問題，只會爆發更大的問題。一般趨勢可能還在於採取「實用主義」，設法利用專才，增加生產，提高人民生活；也藉解決經濟問題，以平息社會不安。

第三、意識型態在中共內部比重降低，實用主義抬頭，對北平與美、蘇關係的含義是：中共將根據其實際利益之需要，來決定其外交政策。中共在「外交」政策上遠程目標的狂言，但在謀略運用上仍不脫離本身利益的盤算和實際需要的考慮。中共迅速轉向拉攏美國，乃因其合於制衡蘇聯，及逼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攤牌的利益。

在北平或莫斯科的主動下，中共與蘇聯將來自然有改善關係的可能，但那是程度問題，從極端敵對到一面倒之間，仍有極大空間可以運用，中共與蘇聯雙方傳統領土，政治及經濟利害之差異，和民族主義抬頭，使中共再一面倒向莫斯科已成不可想像之事，美國學界有人認爲建立「外交」關係便可拉住中共，防北平與蘇聯修好，其實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外交關係」不能防止雙方關係的冷淡，惡化已至明顯；而中共與蘇聯全面修好的可能性，除其雙方既存的困難外，還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尤不能置北平與美國及與日本關係於不顧。亞洲地區的「三角」或「四角」形勢使美國、中共、蘇聯及日本之間，任何雙邊關係的急遽改變，都受到極大限制，這也是中共當局在毛澤東訃聞上強調外交政策不變的道理。

問題又回到接班是否順利上面。照集權政治的特質來判斷，中共將來發生更激烈奪權鬥爭的可能性較大。在一個過渡時期，也許各派有「停火」的情況出現，但將來奪權事件再起，可能無法避免。毛的「兩條路綫」鬥爭，怕還沒得完。

（寄自美國）

南非黑

THE WORLD

南非黑白戰變爲黑人戰

約翰尼斯堡附近的蘇威圖鎮，住有廿五萬組魯族人，他們都是南非一些工廠的工人，只知工作賺錢；但另一些黑人攪手，強迫他們罷工，加入種族暴動，遭到反抗，因此一場黑白戰變爲黑人之間戰爭。

數週前有一天，約翰尼斯堡的蘇威圖小城市，一個頭髮已灰白的年老的組魯族人，站在一條泥塵滿佈的街道上喃喃自語：「這恰與舊時代一樣！」他正以欽佩與憂懼的心情，回憶十九世紀那些奇異的日子，南非最大的最兇狠的族落對抗白人的戰爭情形。但是，這一次，那些住在蘇威圖的組魯族人憤怒的目標，是一些黑人自衞隊——學生領袖們與一些政治活動份子，他們領導一個三天杯葛運動，使蘇威圖廿五萬黑色工人，不能往十五哩外的約翰尼斯堡去工作。

經過兩天雨夜，組魯族好戰派，以刀棒與各種傳統武器武裝起來，再次加入戰鬥中，使蘇威特人口不過百萬的城市，變成爲一個恐怖的城市。在形成一種擴張的戰綫上，他們以組魯古老的戰士姿態，通過市區大叫「殺！殺！」成千上萬的黑人，特別是青年人却企圖逃走。他們許多人在警察站前營宿，尋求保護，不受另一些強盜式，組魯族人干擾。一位非洲牧師曾描述一個十六歲的學童，如何一羣組魯族人追捕而追入他的教堂，可是那些組魯族人仍將那孩子從他的手中拖走，並且將那孩子活活打死。當這場戰鬥過去，共計有卅五人被殺死，以及約有二百人受傷。

當這場戰鬥開始時，蘇威圖的青年自衞隊，努力支持黑人反對族種隔離的示威運動，呼籲所有的蘇威圖工人留在家中，三天內勿去他們的約翰尼斯堡工廠開工。他們用招紙口號向每一工人警告，要支持這項罷工，否則須負一切後果。在罷工第一天，約有百分四十的蘇威圖工人留在家中。

但是，罷工對曾受經濟蕭條打擊的南非是很危險的。黑人失業約百分之廿。顯而易見，在蘇威圖的居民間，大多爲外來男性移民，他們是不願罷工的。他們中許多爲魯族人，都住在旅社以爲宿舍，將所得工資送返遙遠的族落老家。這些移民對那些青年政治活動份子，發動政治示威，並不感興趣，同時，對政府最近關懷黑人移民，允許他們購買大半個市區房屋，也無印象。他們很簡單來是爲工作，無工作就靜靜離開。當那些政治活動份子開始威脅他們，不可拒絕罷工時，將一雙組魯族人拋出火車外，並且對組魯人往的旅社放火，因此，這些外來的工人起而怒吼——於是蘇威圖的「組魯族戰爭」開啓了。

忽然，這場蘇威圖的戰鬥，由黑白的衝突而轉變爲一場黑人之間的鬥爭——同時，政府官員也樂得見到一些改變，他們協助激起這種改變。幾個黑人記者說，他們聽到警察官員勸告那些組魯族人「出來，殺死」他們的敵人，但是位警察首長指這是「一項無恥的謊言」。但，至少，一些蘇威圖居民說，警察留在他們的反暴車輛上，當那些組魯族戰士掠過街道與入宅搜索時，並不採取行動制止。南非那位堅勒的司法部長對此種說法加以否認。他聲稱：「那些組魯族人曾經是被侵擾的，並且他們已經聯合一起保護他們自己與他們的財產，同時他們將每件事都作得很好。人民是有資格防衞他們自己的，使身體免受脅迫的。」另外，組魯族人似乎在抓住機會，報復老的宽仇。在混戰中，他們曾強姦幾個當地婦女，並且強迫數十名年青女子入他們的旅社，



組魯族人反對罷工。





在暴動期間，蘇威圖另外一些居民組成自衛團，保護他們的財產。警察隊伍，先是看到黑人互相火併而高興，後來遲遲開往現場，分隔黑人的戰鬥，警方承認在這次的受害者中，殺死十四人，另外以小型鉛彈殺傷數十人——由司法部長所命令的一項戰術，使死亡數字盡量減低。

前週末，這次杯葛行動已過去了，但是仍有成千上萬的黑人呆在家中，如驚弓之鳥，以防他們的財產被搶劫。

在安全的紐翰尼斯堡的白人方面，一些僱主聲言這次杯葛行動，已經大大無效。無一重要工業受到困擾，只有三分一的蘇威圖工人三天未來開工。有些僱主考慮扣薪，但一些工會組織則主張不必作任何報復行爲。

同時，有些白人大喜過望的是：在蘇威圖的黑人攪反白運動，由於組魯族戰士的窩裏反，已經受挫了。另外一些人則較瞭解。「遲早他們會捲土重來，與白人政府對抗。」這是一位紐翰尼斯堡的實業家觀察所得：「當他們再來時，一定比以前更險惡。目前的問題是族落本身。但長期的則是嚴厲的種族問題」。他引述統計數字作結論說，沒有一個南非白人常願聽到：「這個國家有一千八百萬黑人，而只有四百萬白人。」

組魯族來龍去脈

這個組魯族究竟來自何處，眞的無人知道。他們的祖先，相信是在十萬年前，經由美索不達米亞谷進入非洲，那是隨着他們的牛羣而至尼羅河谷上游的新草原，最後到達這個大陸的南部亦即現在所稱的羅德西亞與南非。

這個今天聞名的組魯部落，開創於十七世紀初葉。起初，他們人數不超過一百名，但是，他們逐漸增大，驕傲地自稱爲「天國之民」。那時候，非洲的部落戰爭大都是止於恐佈與假動作，而主要的武器爲一種矛，在空中擲得很遠。到了十九世紀，組魯族王沙卡，採用這種長矛，嵌入一種大劍中，成爲另一種武器。沙卡同時又基於水牛頭的形狀，發展一種戰鬥技術。當他於一八五八年被他的兄弟暗殺之前十二年間，沙卡建立了一個組魯族帝國，擴至數十萬平方公哩，包括約二百萬居民。

但是，沙卡的繼承人不能守成。首先，波爾人，接着是英國，相繼控制組魯族領土。一八七九年，大混亂之後，英軍侵犯組魯族土地。這些組魯族人兇猛反擊，在這次戰役中，約有一萬組魯族人在肉搏戰中澈底消滅一千三百名英兵與地方軍隊。但是，英軍有格林武機關槍，終於奪取了組魯族的首都，並且將這個沒落的帝國分成爲十三個爭論未定的王國。

今天，這爲數五百萬的組魯族人，仍是南非最大的部落，他們半數居住與耕種在肥沃的瓜組魯山脈的各山谷中。這個被指定的「祖國」，所轄領土亦雜湊而成，從莫三鼻給的邊境由北部而至南部的奈塔爾以及羣斯基南部。在那裏，他們仍舊以老的部落方式生活着。其餘一半人，則工作在白人的南非，居住在雜亂低級的地帶如蘇威圖。他們往往由於公共機構與工廠方面的信任而獲升職位。

他們所寫的詩篇，常常閃爍着一種失去了的光榮的意味。如在奧斯威爾德的作品中，有關沙卡王的部份：「喏，你可以殺死我，但是你將永不能統治這片土地。」這種驕傲的挑戰，今天最好的縮影，或者就是瓜組魯領土的首席部長布玆利斯，現年四十九歲，常無情地譴責白人的霸權。他堅持他的政府將不會立誓效忠南非政府，他又相信這次黑人火併，是組魯組最後的戰爭。

（譯自「時代週刊」）



一八八年的組魯族首領

再談水滸傳背後的亡命漢

孫述宇

水滸傳裏另外一點蛛絲馬跡，是梁山好漢對宋政府的態度，這態度很奇怪，是不很一貫的，水滸故事基本上是反官府的，故事裏出現的官僚差不多都是貪官汚吏，衆英雄上梁山爲盜，多半是直接間接被官府迫成，於是他們不住與官府作戰，雖然如此，對於在這黑暗腐敗的官府上面的趙宋皇朝，梁山好漢却不那麼憎恨，宋江想受招安，好幾位英雄也各自說過些忠君的話，並不是忠義堂上的人都贊成効忠宋室，但以宋江爲首的一部份人是的，而且最後大家都接納了宋江的意見，替宋室出力。

這樣的態度怎樣解釋好呢？反官府那一截倒好辦，因爲水滸故事最初就是講一羣綠林豪盜，強盜當然反官府，就是傳講水滸故事的法外強徒，在活動時亦不免與地方政府衝突或磨擦，加以他們的份子多來自易於受到胥吏粗暴待遇的階層，反官府的情緒也必然存在。可是効忠皇室那一截怎麼解釋呢？最初的水滸故事，講綠林好漢打家刧舍與官府爲敵之時，當不會已有這種感情的吧？那麼這種感情是那裏來的呢？

水滸傳中反對招安的不僅是農民工匠出身的人，表露忠君情感的也不祗宋江一個；在第十九回，窮得赤條條的漁民兄弟阮小五與阮小七就唱出「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與「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與趙王君」（分別見全傳二七三與二七四頁，且全傳所參考的各版本都載）。這些漁民兄弟之爲無產階級，理應比較反招安的禁軍教頭林冲及智識份子吳用等尤爲純正，他們對皇帝的嚮往總不便用階級性來說明吧。

像阮家兄弟也會說出這些話，其實是非常費解的兄弟大發了一陣牢騷，認爲受盡了壓迫。他們那時對官府是既敵視又蔑視，爲什麼現在刧了生辰綱後與前來緝捕的官員何濤戰鬥之時，却突然大發忠心要去『報答趙官家』呢？

這整個問題，我們若用抗金武裝傳講水滸故事的概念，一下子就解釋了。這裏不是某一階級的人表露出妥協的「忠君思想」，祇是宋時愛國的人表露出「忠宋感情」罷了。

在華北與金人周旋的民間武裝雖不直轄於宋室，但既身爲漢人，自然會有捨金投宋的傾向。宋室的官員將領號召這些隊伍來歸，常常都能收效，比如宗澤和岳飛都曾聯絡到數以萬計的「兩河忠義」。稍後的辛棄疾就是這樣出身的，他在金人治下長大，最後還是帶隊南下歸宋，一枝對宋朝有感情的「忠義兵」，在編寫水滸故事以作宣傳之時，自必然會在創作中表達一下這忠宋之情，結果就是梁山泊裏的盜寇轉而爲國効力起來，平遼、平田虎、王慶、方臘，做了一番轟轟烈烈的，然而史無實據的事業。所謂「宋江的投降思想」，眞相恐怕不過如此。

就是水滸傳中有些人——李逵、林冲、吳用等——反對受招安，若用抗金隊伍中的派別來說明，也遠比階級理論來得自然，當時隊伍人數衆多，品流複雜，不可能都想効忠宋室。大抵民軍之中對於是否歸宋的問題常會有爭議，派系也由此而生。宋江與李逵等人之間的歧見，若非純屬小說虛構，部份就可能是反映這種派系爭執的實況。

最後，阮氏三雄擁護趙官家的歌謠，似乎很突兀刺耳，因爲他們在以前的言談中一直是充滿了怨憤與反叛情緒，從來沒有歸順朝廷之意，理由想必是這樣的；忠宋的民軍編造水滸故事時，除了說宋江日後爲國効力之外，在故事各處還說了宋室不少好話，但後來故事流傳下來，落入別的說書人手中，這些與強盜造反相矛盾的好話就漸漸給刪除丟棄了；但歌謠由於押韻，留存的能力總是比較強，就以這些「京師献與趙王君」等句子，就像史前生物的化石似的，在小說中還找得到。

反金武裝利用講唱娛樂與戲曲來活動，除了水滸傳，似乎還很有幾本作品可資參考。

頭一部作品見諸宣和遺事，是敘述靖康年間汴京淪陷二帝蒙塵與在金國羈崩的詳情的。這篇記載很奇怪，來歷不明不白，書名與假托的作者頗多，流通最廣的名字叫南渡錄或南燼紀聞錄，題爲辛棄疾撰。內容方面，宣和遺事所錄與南渡錄又不盡同，大概兩本都抄錄得不完全。篇內的文體也不劃一，部份是歷史實錄，部份是小說，有神異和報應事跡，而且像別的小說一樣摻雜著贊詩

和歌曲，在年代與地理上的錯誤都不少，本書的一點特色是叙述皇室受辱時不厭求詳，如徽欽二宗作表自比晉朝的懷愍二帝而稱金主爲湯武，或是康王生母韋妃失身爲金人蓋天大王之妻，等等。欽宗三四十年的俘虜生涯都記在裏面，包括最後被金主亮叫一個穿紫衣的人用箭射死在馬下這一節。

這本書之所以値得懷疑是反金組織之作，是因爲內中有部份是帶詩贊歌曲的小說，又有神異報應的故事，而且似乎在流傳之時受過禁制，過去的學者對這書沒有什麼好評，主要是認爲記載不可靠，換句話說，嫌它不是全部可信的歷史，對於我們的探討來說，它的重要性正是在於那些不是純粹歷史的小說部份，這些部份大抵也不是從前說書人的「話本」，因爲整本書恐不免是重新編寫過的，但這總是表示平民的娛樂是牽涉在內的了。書中大講靖康國恥，講欽宗皇帝受盡凌辱折磨而射死馬下，與我們所分析水滸傳中曾頭市之役實在是異曲同工，都在重提血債以激起同仇敵愾。書中的神異報應很多，是強烈抑道揚佛的，宗教立場與水滸傳相反，但同樣使人聯想到民間武裝在藉用宗教迷信來起事，祗是這一回領導的是佛寺而不是道觀了。這書像是受到禁制而不能自由出版流傳的，證據是它那一打堆書名，而且沒有作者，如果受禁制，應當是在金國而不在南宋。南宋在高宗爲帝而秦檜當權之時也可會不喜歡提靖康的事和欽宗的生涯，但南渡錄成於欽宗死後，那時秦檜的時代也當過去了。南宋人述說靖康與北狩的很多，如李綱有靖康傳信錄，丁特起有靖康紀聞，曹勛和蔡鞗（蔡京之子）分別有北狩見聞錄和北狩行錄，出版似乎都沒問題。

第二本文學作品，是警世通言中的短篇「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這是宋朝開基英主趙匡胤的故事之一，講他年青未發跡登極之前，怎樣拯救了一位貞潔的美女趙京娘，但堅拒她的愛情，致令她自縊而死。這個故事強調兩性之間的潔淨貞節，絲毫不責怪或嘲笑那位鬧出人命的魯男子，禁慾態度非常極端，而故事說這是宋太祖的事跡，並說這種精神就是宋代皇家的精神，這是很可注意的一點，我們以後還要提到；但首先，我們要問的是這故事是誰作的？是個怎樣的人在讚美趙家貞潔，而且把禁慾和宋朝連繫起來。

我們有理由猜測創作這故事的是抗金組織的人，他們把貞潔拿來作趙宋皇朝的標識。警世通言雖是明代馮夢熊編印的，但卷中故事有些是宋元的舊作。「千里送京娘」故事開始之前，另有一個作前導的小故事，說及一位無名隱者解釋宋代優於漢唐之處，乃在君主不好漁色，書裏是這樣描寫這位隱者的：

> 話說趙宋末年，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不言姓名，自稱石老人。有人認得的，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因遭胡元之亂，曾詣軍門献策，不聽，自起義兵，恢復了幾個州縣，後來見時勢日蹙，知大事已去，乃微服潛遯，隱於北山中，指山爲姓，農圃自給，恥言仕進。

這位隱者的身份，經過馮夢龍編書時的修改，弄得更隱晦了，但是他顯然就是一位抗金的民軍份子，上面的引文說他「遭胡元之亂」，在故事下文中他論及宋代政治之時又提到賈道似與韓侂胄，似乎他應當是個生於南宋末的抗元義知，不是北宋末抗金的了。不過，這大概祗是馮夢龍編這故事入集之時把時代改晚了；馮夢龍改晚的原因，可能是認爲隱者若要評論宋朝，應當北宋、南宋都見到纔好。故事裏有兩處地方顯示隱者理應是北宋末而不是南宋末的人，他抵抗的是金而不是元。首先，他住在河東：倘若他生於南宋末，這時河東已在金人治下凡百年，他「詣軍門献策」是向金人献策，起兵抗元也是爲金人賣命，沒有什麼意義；反之，若他生於北宋末，河東正是抗金「忠義軍」的活動地區，他的義兵就是這些忠義軍的一支，他失敗退隱之後大談宋室也還是不忘故國的意思。其次，他在下文中讚美宋室的皇帝與皇后，皇帝沒有指名，皇后則提到「高曹向孟」，這四位皇后都是北宋的，馮夢龍改寫故事來把隱士年代移後之時，加兩句「函侂胄於虜廷，刺似道於廁下」是很容易的事，把外族名稱改一改——比方把「遼金繼起」改爲「金元繼起」，「金人（或女眞）之亂」改爲「胡元之亂」——也很容易，但「高曹向孟」之中並無南宋皇后，而「河東」亦不在南宋治下，這兩點因不太顯眼，一下子就忽畧了過去。

隱者既是抗金份子，他讚賞宋室貞潔。「送京娘」叙述趙太祖遭遇而且克服了女色誘惑，是用具體事例闡明與證實隱者的評論，這故事當然也是抗金組織編寫的。這個短篇讓我們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抗金組織把貞潔與禁慾樹立爲宋室的標識。抗金組織是很有理由這樣做的，因爲一方面這有相當的事實根據，北宋諸帝除徽宗外都非常循規蹈矩，確實是勝過歷代以前的君主，另一方面，入侵的金人挾征服者之威，諒必有姦佔宋人妻女之事，這時來強調宋皇室貞潔，更收使平民懷念故國來痛恨敵人之效。我們現在回頭看看水滸傳，就會覺得書中的禁慾精神更有一種意義，水滸傳中無數的「英雄不好色」、「女人是禍水」故事，我們也曾解釋爲反映法外強徒的潛在恐懼與提高紀律的要求，但這也似乎還未是全部的眞相，因爲梁山人馬不僅自己是清心寡慾的模範，還常要去干涉別人，把素未謀面的犯姦「狗男女」殺掉，表現出兇悍的清教徒精神。在中國文學的領域裏，對男女之事非常敏感而且大加責難的態度，並沒有普遍性，水滸文學開了先河之後，晚出的豪俠小說也跟着標榜不好色的英雄理想，但在水滸文學流行之前，這種事例是找不到的。南宋以前，佛徒已經在勸戒淫慾，儒家禮教也提倡貞節，但是水滸傳那種要把犯姦男女剖腹取心的兇悍清教徒精神，在佛家的變文俗講與儒家的碑銘傳記裏都找不到。

從兇悍的禁慾精神着眼，還有一組可能是抗金組織編寫成影響的作品，是元代的水滸雜劇，現存的元水滸雜劇有六本，劇中反政府的意識可謂昭然若揭，內容都是無告良民受到壓迫，壓迫有時直接來自官吏與「衙內」，官府視若無睹，要梁山泊的強盜來搭救。劇本頗嫌千篇一律，藝術性不高，宣傳煽動的味道重得很。我們懷疑這幾本戲原來是在金朝撰寫的反金劇，理由是這些劇本對姦情異常的重視：每本劇中都是以通姦或強迫姦佔來代表壓迫與罪惡，收場時則一例是處死犯姦的人以伸張正義。水滸傳在明代清代都繼續有人編撰，但兇悍的禁慾精神淡下來了。元雜劇若是反政府，理應是反元政府，不過這幾個劇可徵的文件很少，來歷與作者的身份我們都不是非常清楚，說不定劇本是金劇遺留下來的，再不然金朝祖本也有可能。

毛家接班人

湘客

江青對中共毫無貢獻，在共幹中毫無聲望，卻因爲是毛的枕邊人，而且整肅異己特別兇狠，便被毛塞入「政治局」。最荒唐的，她與共軍沒有半點關係，卻担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她現在的地位，僅次於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是毛澤東最理想的「接班人」，只因爲官僚派反對太厲害，她才未作「武則天」。

中共宣佈的毛澤東「治喪委員」名單，毛的家族列入名單的有四人：江青、毛遠新、李敏、李訥。毛遠新是他的侄子，後兩者爲其女兒，江青所生。

李敏是毛的長女，約三十六歲左右，生於延安。她大學畢業，即入中共「中央軍委會」的「國防科委」。九年前奉江青之命，率「造反派」，清算中共「軍事元老、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不久即爲「國防科委」主管共幹。假若李敏是普通人家女兒，只能作基層辦事員，即使工作二、三十年，也不會担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一級的職務。

李訥，又名蕭力，今年約三十四歲，十多年前畢業於北京大學。九年前，江青奪軍權，接管共軍機關報「解放軍報」，由蕭力（二十五歲）担任總編輯。此職本由共軍的軍級政工負責，蕭力憑藉毛江權勢，雖大學畢業不久也担任了此要職。

毛江安排張春橋出任共軍「總政治部主任」，又保護蕭力在「解放軍報」的職位，目的在控制共軍的宣傳陣地。

毛遠新，是毛澤東弟毛澤民的兒子，一九四一年在新疆出生。毛澤民於一九四三年被盛世才處決，後毛遠新送到延安，由毛江養大。

他是毛家的傳代工具，也是毛澤東全力培養的「接班人」。他在一九六四年畢業於中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然後在共軍中當兵。一九六七年起，他便成爲中共遼寧省的頭頭，先後任中共遼寧省委副書記、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共軍「瀋陽軍區」副政委、政委。

按照共軍的制度，大軍區的副政委、政委，要「中將」級，毛遠新入伍不夠一年，頂多只是「少尉」階級的人，卻在毛的安排下，一步跳到「中將」的位置上。

今年，毛遠新調入北平，可能協助汪東興，管理「八三四一」宮廷近衛軍。毛澤東似乎想把他提升爲共軍「總政治副主任」，然後再升上「主任」以控制共軍政工，並爲進入中共「政治局」作準備，只是毛死了，來不及「接班」。

從毛澤東的「家族接班人」，可以發現毛澤東是極端自私而又毫無「法治」觀念的人，封建帝王思想重，有意把權力移交給沒有政治聲望的家族。

毛的「家族接班人」能夠走向中共政治舞台，並且任意玩弄權力，足證中共政治談不上制度化現代化，極端獨裁專權的政治，漠視了民眾根本的利益。

毛澤東的家族，沒有一人打過仗，卻担任重要軍職，二十多歲時的職務，已相當於「軍」或「兵團」級，這固然暴露毛澤東視「黨」「軍」爲私產，也顯示他控制共軍的野心。

毛澤東重點培植的「接班人」，是江青和毛遠新；「另外再提拔親信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汪東興，以他們爲核心，去接管中共黨政軍大權。

毛澤東的「家族接班」計畫，早就受到了很大阻力。近年間，江青之流再不敢在報章上鼓吹「劉邦死後呂后接班」，爲的是中共老共幹激烈反對江青奪權。

毛澤東死後，江青和毛遠新的「接班」計畫，更難實現，但他們不會放棄既得的權力，也不會向官僚派投降妥協，未來的鬥爭必然是非常險惡。

灌茶家言

十屆三中能不能召開

王延芝

夢中所見中共領導新陣容

「新華社北京九月三十日電：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

四、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吳德；副委員長十九人照舊。

五、國務院總理：張春橋；第一

原則性的決議，有誰會發言反對？如果照我方才夢中所見的名單向中委會提出黨政軍領導改組方案，有誰會發言反對？這都是順理成章的安排，怎麼會造成中央分裂？」老婆說：「明天我還有牌局呢，別躭誤我睡覺了。」

左右兩派都應滿意的安排

老婆大人再度入夢之後，王延芝卻翻來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覺得這個名單有道理。左派對這安排應該很滿

象下，右派可爭取華國鋒、張春橋、挑撥左派內部分裂。

嫡系左派寧願捧出葉劍英

在這種情況上，有甚麼理由不召開「十屆三中會」和「人代常委會」，通過類似上述王延芝在夢中所見的名單？

如果「三中全會」竟不能在最近召開的話，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嫡系左派對於類似上述名單的安排，不但

洋腔洋調與洋模洋樣

聽美國朋友講中國話，總算得洋腔洋調。原因是我們說國語用低音，人家說美國話用高音。英語發音相當於國語注音的二聲，如果我們用二聲的語調來念中文，聽起來與美國人說中國話樣——洋腔洋調。相反地，如果我們能改變低音習慣，以高音的二聲來說英語，就正合了洋腔洋調的要求。由此看來，凡事有利也有弊，如何就利去弊，調適成各個人所合用，才算是有眞本領的。說國語洋腔洋調，讓人聽着彆扭！說英語「中」腔「中調」，叫人覺得蹩腳！老實說，彆扭與蹩腳都在本領之外，必須不偏不倚得乎其中，端視人們的努力啦！

由洋腔洋調我不禁興起洋模洋樣的說法。在印刷還未進入彩色時代前，大家對報章雜誌與電視畫面上的洋模洋樣，感覺倘不太強烈，但是插畫人物的高鼻凹眼，仍然可以一目了然。到如今彩色版問世了，高鼻凹眼被強調着，而金髮碧眼才更醒目！看那洋妞兒賣俏於我們的報紙雜誌還有螢光幕，幾乎都快氾濫啦，我眞弄不懂，介紹餐廳布置的美麗圖片，何以飯桌上擺着的永遠是刀叉盤碟，而不是碗筷湯匙？頌揚母愛的生動畫面，如果以慈母育兒來代替洋媽洋娃的見熱鏡頭，是否更合國情？更易引人共鳴？我總覺得，長時期地讓人看多了洋模洋樣的人物圖片，恐怕不少人會因司空見慣，習以爲常而見怪不怪了。個人並不反對化妝、服飾、裝璜、布置等的資料，擇其善者由外文譯成中文，以廣國人見識，但是在插圖方面，却斷斷不可一成不變地抄襲翻版，弄得過份洋模洋樣的結果，給人的視覺感受偏是不倫不類！也徒然惹人反感！好好的數欵髮型，插配的照片不但是金髮褐髮，而且是洋人臉孔，怎不敎人沮喪？其實模仿（ Imitate ）不同於抄襲（ Copy ）！把外國的東西，原封不動地搬來就用，有如翻版照片一樣，這是抄襲！把外國的東西，費心安排消化吸收的過程，然後再引爲己用，這是模仿！只圖一時省心方便的抄襲行爲，只怕會後惡無窮，洋模洋樣的問題，不過是其中的小者而已！可是由小見大啊，我們能不心生警惕嗎？

綜合來說，我們學說美國話，希望能夠洋腔洋調，才道地才標準！然而，敎人不敢領敎的洋模洋樣，無論如何是不便相提並論的！也不可混爲一談的！有那概念不清的既愛美又時髦的女性，爲學洋模洋樣而染金髮，墊鼻梁、隆雙乳，到頭來東施效顰不成，又空自糟蹋了身體髮膚，而有危及生命安全的。但不知洋模洋樣的始作俑者，對於歪風的形成，可知道道義責任的所在否？能夠及早止其所當止，本與人爲善的心願，不再推廣洋模洋樣，想那移風易俗的功德，全繫於一念之間啦！

紀婉君

委員及候補委員，並通過了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建議的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候選人名單。人代常委會在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開會，選出人代常委會委員長，並通過了中共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國務院總理及副總理名單。……」列位看官，這是昨天晚上王延芝在夢中讀到的一段電訊，其中發表的名單是：

一、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副主席：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江青、李先念。

二、政治局常委：以上六人加上劉伯承、姚文元、陳錫聯。

三、政治局委員：以上九人加上吳德、紀登奎、汪東興、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陳永貴；候補委員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

的新領導層如下：

軍委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陳錫聯；常委劉伯承、聶榮臻、徐向前、汪東興、紀登奎、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粟裕、楊成武；秒書長粟裕。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第一副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

王延芝在夢中預見未來，大喜而醒，連忙推醒老婆大人，準備詳告，可是剛說了幾句就被嗤之以鼻。老婆說：「你的預見根本不可靠；那次你做夢中了馬票，結果只中了兩個號碼。而且，許多一流專家都說中共短期內不會召開中委會議，免得左右兩派激爭，造成中央分裂。」王延芝說：「如果照華國鋒在毛主席追悼大會上所宣讀的悼詞向中委會提出一套路綫

多數；（四）國務院總理落在張春橋身上，姚文元、汪東興成爲副總理，左派可加強對政府控制，（五）王洪文以黨的第一副主席之尊，兼任軍委副主席及總政治部主任，在華、張、汪協助之下可漸加強對軍權控制。

而右派對這安排也應該相當滿足，因爲：（一）右派自己無人可競逐主席寶座，而這職位由「中間偏左、形左實右」的華國鋒担任，不落在嫡系左派之手，尤其是不落在江青之手，已是右派所能希望的最佳結果；（二）右派在政治局常委九席中佔四席，政治局十六席之中佔半數左右，雖處下風、未落敗勢；在國務院及軍委，右派保持第一副總理及第一副主席等重要地位，人代委員長吳德也是中間偏右；（四）在集體領導的團結表

拖延下去，在高層作一番醞釀努力。

換言之，如果中委會不能召開、新領導層不能穩定下來，則問題的癥結不在左派右派之間，而在左派的內部矛盾。嫡系左派如王洪文、姚文元，大概極力主張江青出馬，以便他們自己進一步抓權；如江青上不去，則他們可能寧願捧葉劍英這個七十八歲老翁接主席位，作爲過渡，而不願讓華國鋒這個五十多歲的大漢上台，無限期地掌舵，使他們短期內無爬升之望。問題的關鍵是江青本人意向如何、勇氣如何、決定如何。如果她放棄一試，則中委會議可在短期召開；如果她決心出馬，那麼就有好戲看了。王延芝向來喜歡看戲，所以很希望昨夜夢中的預見，和那次中馬票的預見一樣失靈。

孟荀告三子對人性爭論

向晚



陰嘗沉思世界的亂源，最初歸咎於西方文化。繼思之又覺其太廣泛；乃追而歸咎其某些學說的不正確、偏激，如斯密士、達爾文、尼采之徒。然也覺得並非眞正根源所在，因此再往深裏追求，遂追到人性問題上。

亂源追根到人性問題上，可以至此爲止，不能再追了，如再追便超出，純學術問題範疇之外。因爲那是人的來源問題，如問上帝，爲何不造出一種只性善而不惡的人？這並非說玩笑，眞的，上帝最初造人時，如也和造其他善性生物（如蟻、蜂、鴿、羊、牛一樣，人類社會豈不就也可和平共處嗎？可惜上帝不那麼做！

因上帝既未那麼做，於是這個問題，便交給後人肩上，去改造人（或改變人）了。現代人一提起人的改造，就會想到共產黨。然事實上改造人，並非始於共產黨。早在自有了儒、佛、耶後，就已開始改造人的工作了，不過方法不同而已。

儒、佛、耶改造人的方法，當然也不完全一致，不過原則是相同的，即先改造自己，然後始及其他，決不可己未改造，便可改造他人。共產黨則相反，如馬、列即絕對性惡的人，馬先存自私野心，幻想做無產階級教主，騎在別人頭上，列寧呢，革命目的是爲他胞兄復仇，同是爲自私，決無救世理想。他們得勢後，把黨變成軍隊，以人民當奴隸，任意由他們強迫編排，做牛做馬，試問這叫甚麼「改造」？凡共產黨所謂改造皆是如此，即把人民當做一種像訓練中，猴子、海豚，以他們不正確的思想灌輸入人民腦中。

以儒、佛、耶方法去做，信徒愈久則愈眾，多是世代相傳。但共產黨不然，蘇聯自建國後，改造人民，五十多年以來，所改造的人民，却皆變成反馬列主義的離心者，過去只知有文學家、物理學家變節，最近又有青年飛機師科倫貝投奔美國求庇護了。

據一次倫敦新世界新聞報載，多年前一位北歐著名企業家到莫斯科訪問，蘇聯共產某高層人士對他說：「我們下了五十多年苦心，厲行改造運動，到現在爲止，可以說全部失敗了」。因那個蘇聯人思想也動搖，想投奔西方，因訪問者是他的舊交，故肯吐出此中秘密。

我國儒家，對於人如何改造記載，多散見於論語、理學、陽明等書內，可略窺一二。如「每日三省吾身……」「過則勿憚改」、「孰能無過？知而能改善莫大焉」、以及宋理學家的「功過格」等等，但對於人生善惡問題，則爭論便極多了，最主要者，爲孟子、荀子、告子的學說，各持己見，誰也不肯認輸。究竟以何說爲是？像迄無定論。以下即就此問題，加以分析之。

孟子性善說——他認人之天性本是善的，其不善，那是由於後天社會傳染。幼小時讀五經、四書、百家姓、三字經……，自然相信孟子的話。但到年紀大了，對於孟子學說，便發生懷疑。從自身檢討，便感到從兒童起（孟子所謂孩提）始知人有自私心，好佔便宜，甚至偷竊。後來讀書愈多，始知孟子這種說法未必全對。

荀子（一稱孫卿、一稱荀況）——他生於孟子之後，主張與孟子正相反，他說「人性實惡，其善者僞也」。這種思想，也未免太偏激，不足以反駁孟子。例如孔子、釋迦牟尼、耶穌以及他古今中外聖賢很多，怎能硬說他們是假善呢？所以荀子學說也難令人信服。

告子——他與孟子同時，他主張人性如水，「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也就是說人性是不固定的，既非全善，也不是全惡，看環境變化而定。告子可說是孟荀兩極端派的中間派。但他思想漏洞也很多，故仍不能作定論。這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大公案，後世學者批評太多，茲摘比較滿意說法一二，作個結論。

王充論衡本性篇：「孟子作性善六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質，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但）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姓）食我（名）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邢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放，商均虞，並失帝統，歷世爲戒。……」這段是批評孟子，舉史事爲證，證明紂、羊舌氏初生時便是惡性人，還有今日之張、毛，幼小時即爲忤逆子，革他們老子的命，以爲榮。

又說：「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論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性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

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告子之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有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告子之言未得實也』。這段是批評告子的話，不僅孔子是聖人，照現代說，也合於眞理。

最後，王充批評到荀子說：『孫卿又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勁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得爲實』。從以上王充所說，孟子認人天生是性善的，荀子又認人天生是性惡的，可見皆不對。

又揚子『法言修身篇』說：『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可以適善惡之馬也與』？足見揚子也不贊同孟荀性善性惡之說，而是主張人之性善惡混者，即人性可善可惡，即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之義，是在人之自行抉擇。更正：上期本欄題目李贄誤植李贊，特此更正。

文史哲雜談

沒有目的的生活

霍雲霄

幾個朋友坐着聊天，有人談起不久前重映的「碧血藍動」時，說它不錯，於是立即有人唱反調，將它詆到一文不値。兩個對立的意見，都與佐治畢柏這個角色有關，將它詆到一文不値的人心中，以爲佐治這個英雄角色，不但不受尊敬，而且還使人厭惡，說它不錯的人却可能欣賞這部電影的思想性，就是用冷酷手法去分析一個冷酷的英雄。在兩個對立朋友爭辯到將近尾聲之際，一位老兄打頓說：假使佐治在電影中，不是打空戰成癮的話，這個人物不知還有沒有救藥。我說：假使每一個人沒有自己的做人目的，任何一個人都無可藥救。

不料我這話剛剛說完，有人接着問，那麼搓麻將有甚麼目的。

是的，搓麻將是沒法找出目的的，說是想贏錢，那只是自己哄自己，因爲經常搓麻將的人，要不是程度相等，他們就沒法長期玩下去，他們必須程度相等才能長久玩下去，程度既然相等，贏輸的機會是均等的。機會既然均等，搓麻將的目的便不是贏錢了。

我說：搓麻將是沒有目的的，那只是沒有目的的人發明這東西來燃燒自己沒法正常運用的時間方法，人如有過多時間沒出路，身心就會出岔子。

我不相信一齣能吸引人在黑暗中默坐二小時的電影，它與觀衆之間是完全沒有關連。要是某人認爲那齣電影是悶片，那並不是電影本身像他的反應那麼差，而是那齣電影沒法刺激起他的想像。

任何一個人必須生活在可以捉摸的想像中才能保持自己情緒平衡，如果作無的放矢，箭的作用根本是不存在的。人由于明白自己生活如果沒有目的，情緒便沒法穩定，但是自己又沒法找尋有價値的目的來燃燒自己，於是爲了保持自己的情緒穩定起見，不得不借用一種假作的事物，吸引自己長期注意，用來燃燒用不着的生命力，像打麻將。

在麻將桌前，四個人如何聚精會神的砌成了一座四方城之後，又一塊一塊的將它拆去，在那時刻，每個人都是生活在有目的中，他們拆了一圈又一圈，拆了一城再砌一城，那工作雖然將每個人精神集注下去，但它對每一個人的未來是肯定沒有甚麼實際作用的。然而一個生活本來沒有目的的人，連那個用假作的燃燒精神的方法也沒有，他的生命必然是越來越悔暗的。

一個人富有或貧窮，不一定能夠作爲決定其是否有沒有幸福的標準，最主要的是他走路時要一本正經的走，他並不是東逛逛西逛逛不知道到那裏去。走路能一本正經的走路，必須是他只計劃如要到那裏去。而且在他的人生歷程上，到那裏去必須賦於他某種生存意義，那是他必須是自己堅信不移的意義。

在平常的日子裏，就使你在別人眼裏是那麼不可藥救，那麼孤僻，那麼脆弱，那麼不近人情，所有朋友都不了解你，那並不要緊，最要緊的是要看你生活是否有目的，只要有目的，你就是一個完美的生命，甚麼也不會欠缺。如果甚麼都不欠缺，單單欠缺一個目的，它使你被迫停止前進，那是相當不妥的。

其實，像「碧血藍動」那樣的電影，只要我們稍加探索，多少總會有些啓發的，電影中的英雄，並不代表成功者，在別人眼中，他不過是一名被利用的可憐虫，在他自己，只等于一名充滿病態心理的瞎撞者，他所以瞎撞，就因爲他的眼光太過短視，以爲只要成功地做一個那樣成功的英雄，他就是一個眞正的英雄，其眼光之短視，等于一個搓麻將的，偶然吃了一舖滿胡，就可以爲自己就是一個勝利者同樣可笑。

所以說：人的生活固然要有目的，但自己應該時時分析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是不是屬于短視的或者是屬于自己哄自己的。

電影評論

評猛鬼屋・爭霸・你係得嘅

林巽

喜歡賣弄神秘氣氛的導演丹寇蒂斯，不久前拍了一部投胎轉世爲題材的「再世風流刧」，今回又拍出一部賣弄懸疑恐怖氣氛的「猛鬼屋」，這部片子雖然只有四個人，但導演所化心血是不少的，據說此片曾拿到本屆康城影展去參展，雖沒有得獎，但看了它，不得不相信編導是有野心的。

看完了此片，一如過去看恐佈電影一樣，散場之後，心中可有一陣子不舒服，但又不得不承認它是有內涵的恐怖片。我因此連想起波蘭斯基的「魔鬼怪嬰」。

「猛」片寫一幢儼然如小皇宮的豪華大廈，大廈中一切陳設都是最名貴的，主人用最廉的價錢租給一家一家人渡三個月的暑假，這家人有丈夫賓利，妻子瑪莉安，九歲的兒子大衛，老姑母伊莉莎白。四人搬入後不久便有一連串事件發生，父親一天忽然不知何故性情突變，幾乎要溺死他的兒子，這老姑母本來與瓊莉亞相處得很好，忽然脾氣變壞了，丈夫一夜發生兒子幾乎給煤氣悶死，他懷疑妻子做錯事，不久先是老姑母病發作死了，丈夫撞車神智糊塗，妻子眞的被鬼迷了，將丈夫從三樓推下來，兒子也被塌下來的閣樓壓死，四個人都死了，死於一種神秘力量，最後這幢豪華大廈，更加華麗奪目了。

電影完全沒有借助特技渲染鬼物的出現，觀眾看到鬼却是存在的，那鬼先是用豪華美觀的外貌吸引你，用物美價廉來引誘你，然後它深入每一個人的心靈中作分化工作，使四個人互相敵視，變得瘋狂起來，最後是將四個人個別殲滅，在觀眾感受上，是鬼有位格的，有計劃的，但它始終匿在幕後，走進陷阱的人看到的只是炫眼壯觀華麗的建築物，以及種種豐富的物質享受。顯而易見，電影中的鬼，並不一定是鬼的故事。而是一種象徵，一種邪惡力量的象徵。

猛鬼屋三主角：奧利花烈，嘉蓮白烈與童星李孟甘穆利。



「爭霸」的蒂華遜和瑪德蓮柯莎



老牌影后比提戴維斯在鬼片中的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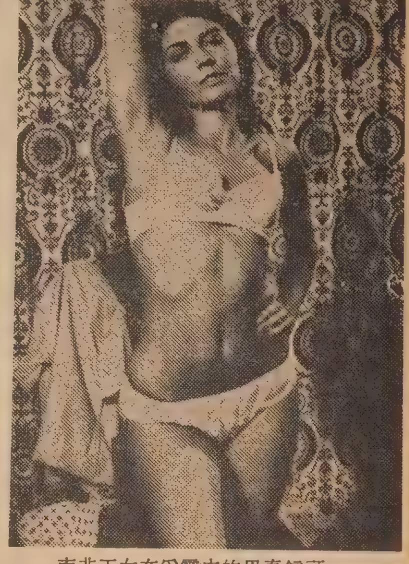
堅雲華遜導演的「爭霸」因爲是用「奪標」全部演員演出，「奪標」在本港曾獲好評，不少觀眾因爲對它有印象，所以此片開始上映時是有些吸引力的，但映不上三天，後勁奇差。這是一部南非拍攝的電影，但內容是反猶太人的，它雖然是在南非拍攝，但電影並不見到任何南非的地方特色，你可以當它是美國電影也可以。

「爭」片的主翁是一個猶太富商，自己有一家製造體育用具的工廠，這個人滿腦子賺錢計劃，他一方面想將獨女嫁給當地一富豪的兒子，一

面控制了一名青年拳師，想將這拳師栽培成世界拳王，給拳師起了一個綽號「野人」，打算利用這名字來做他的體育商標，另一方面又做拳賽外圍賭博。他對妻子厭倦了，便另築香巢，將年輕的女秘書收爲黑市夫人。

電影用嘲諷的筆觸寫這個猶太富商的失敗，失敗的並不是他的財富，而是精神破產，電影先一段，寫他的女兒上學時，爲拳師跟蹤她強姦，這個拳師強姦後聲言，任對方報警將他處份，他決不逃走，這個少女回家裏哭，後來竟然愛上了那拳師，他的女兒懷孕了，要求與拳師結婚，剛巧在一場比賽中，拳師錯手打死對方，自己內疚，決定改行，這個猶太父親，便以迫拳師簽約作爲與他的女兒結婚爲條件，拳師一怒離去，他的女兒結果自殺而死，由於這事，使女秘書對他反感，也自動離開他，結果這個猶太人最後雖然有很多財富，但落得個眾叛親離收場。他所以落得這個收場，就是他過去只對財富有情感，所有的人，在他的心中只看如沒情感的籌碼。

電影對這個猶太人的否定，可有些深意，可惜故事構思看來並不十分成熟。幾個拳賽場面也拍得不好，戲劇性得竅，只可列爲志大才疏之作，難以產生什麼啓發性。



南非玉女在爭霸中的思春鏡頭。

本期國片中有一部由李香琴，沈殿霞聯合導演的粵語片「你係得嘅」，這是近期繼林翠的「香港式離婚」與蕭芳芳的「跳灰」後的第三部女導演作品，它的技巧雖比不上「跳灰」，但內容比香港式離婚健康得多。

「你」片寫一個富家十二歲的富家子德仔，在家中得不到母愛，母親每天要參與名流集會，雖各種應酬，兩個哥哥及兩個姐姐都有自己的友誼圈子，他因爲無聊便在公園認識一個孤獨的少年蝦頭仔，蝦頭仔因爲曾經進過感化院，沒有人與他做朋友，德仔便與他爲友，可是不久德仔也被家人迫他不可與這個蝦頭仔做朋友，他又得再去找朋友，不幸結交上一班扒手，後來身份被壞人查出，將他綁票，結果是蝦頭仔救他出險，並且爲了救他，蝦頭仔連生命也犧牲了。

童星鄭大衛在「你」片的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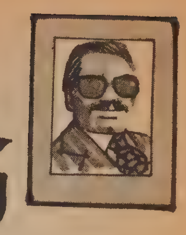
「你」片全部新人主演，難能可貴的是並不販賣什麼不健康的噱頭。雖然涉及富有人家對子女的不負責任，太過強調，人物也是概念他的，但導演用心是值得稱許的。



『你係得嘅』的徐小明。

飾演德仔的鄭大衛，樣子很可愛，比起童年的馮寶寶，並不遜色。幾個電視演員，演得僅算稱職，編導選用的材料，都是過去電影及電視劇常用的，看來重覆空洞，要是編導能像「跳灰」那麼用心挑選材料，這故事可能拍出一齣富人情味的寫實電影，它的缺點也就是過去一般粵片常見的缺點，只依架構編織故事，缺乏血肉。演得最好的，只是李香琴與沈殿霞，至於鄭大衛，只可列爲一個浪漫角色，並不能算作是一個寫實片中的童角色。

人物春秋



外國人筆下的毛澤東

胡蓑之

所謂「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這雖然是咱們中國一句古老的成語，但拿來形容最近翹辮子的魔頭毛澤東是最恰當不過的。因爲這魔頭肚裏明白，要想做到「流芳百世」，絕非他的才華和德行所能望其項背；於是退而求其次，只要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臭名也是好的。所以，他便把心一橫，數十年來一直立志「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目的即在希望遺臭萬年！

這不僅是咱們中國八億同胞對他的論定，即外國人筆下所描述的毛澤東也是如此，如不相信，請看「紐約前鋒論壇報」較早時所發表的那篇文章，便可了解魔頭毛澤東一生的奸詐狡猾，簡直令人不寒而慄；以是該報曾把毛魔那陰險的壞心腸，形容爲「一個潑辣的毒婦」！這篇文章是根據美情報機構數年前所獲得毛澤東的一批私人文件，經國務院的中共問題專家們，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米兹爾、克森柏克等人，研究後認爲極可靠的資料，然後才加以分段發表的。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毛澤東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暴君獨夫，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而沒有別人，他無論對任何人——包括上自大恩人、同僚，以及下至得力助手——不獨沒有一點誠意，甚至過橋抽板！例如在毛澤東私人文件中的記載便有：「他對蘇俄過去之所以打拱作揖，屈膝稱臣，那不過是權宜之計，因爲那時他的羽毛尚未豐滿，便不得不委屈求全。其實，他與蘇俄的分裂，早在一九四五年當史達林企圖阻止他們繼續對國軍進行戰爭時，就已經開始。他覺得史達林相信他是一個眞正的共產黨員，直到一九五〇年秋，他派遣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以後的事。」

（二）毛澤東是一個徹底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別人，但有功自居，過則委諸別人的大陰謀家。他的獨裁到了甚麼程度？文件中曾經指出：『毛澤東無論有甚麼企圖，或者製訂一個政策，事先決不讓任何人知道。他曾說過：「我所以要深夜，通開大批幕僚，爲的就是不相信秘書人員，否則將會導致官僚政治，是腐蝕革命意志的一個表現」。但他在所謂「大躍進」——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一個轟轟烈烈的經濟計劃——失敗時卻寫道：「在過去十年間，從沒有一個同志提出建議，或揭露我們的計劃底大缺點。……」其實，所謂「三面紅旗」，純粹是毛澤東個人獨裁獨行的「傑作」，事先根本沒有任何人知道，避開大批幕僚，目的就是不需要別人置信；直到「三面紅旗」變成「三面黑旗」之後，依然強迫人民歌功頌德。在一九五九年召開「　山會議」的時候，彭德懷爲了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計劃，而遭到毛的整肅！在他的記載中顯示：當時在　山討論農業和工業「大躍進」失敗的會議上，他起初沒有公開講話，讓別人去盡力批評，一直沉默了兩星期，他才運用了「游擊戰術」作最後的加以反擊，並諷刺地說：「你們說了這麼多，現在讓我來說一點，行不行呢？」但仍然未曾獲得熱烈的支持。』

（三）毛澤東的外表僞裝笑面虎，內心之毒則勝過蛇蠍！他隨時隨地都存心害人，他對人的戰術是採迂迴行動，來找尋別人的弱點的，正如粵諺所謂「攞笨」是也。例如：一九五八年的所謂「大鳴大放」，目的便在誘人入罪！毛魔起初曾經說過：「應該要讓他們大家發洩發洩，好比一個人解了一次大便或放了一個屁，他們的腸胃將會舒服得多的。」一般比較直率的人，當然沒有料這就是毛澤東的一種毒辣陰險的陷阱，因而許多人都把他們自己積鬱了多年的意見，全盤托出。但事後才知道已經中了老毛的詭計，上了大當！這些在老毛的私人記述中後段也說：「他們多年來始終不肯說眞話，這次的收獲太大了，得來全不費工夫。」事實上，那次所謂「大鳴大放」的結果，不少人一言賈禍，死得莫名其妙！

（四）毛澤東是一個猜忌多疑而唯恐天下不亂的傢伙。他一生對人對事，無不存疑，儘管那人對他絕對地忠實，但他卻照樣不相信。他運用種種權術來挑撥離間同僚與部屬之間。換言之，即利用乙來攻甲，而挑起丙來監視乙，如此循環式地一個扣緊一個，造成了領導層之間互相恐怖，幹部與幹部之間的恐怖，幹部與人民之間的恐怖，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而導致互相鬥爭！甚至於夫婦、父子、兄弟、姊妹之間，也照樣矛盾重重，互相殘殺！總之，大陸上七億五千萬人民之間，沒有兩人以上是互相絕對信任的。因此，毛澤東也始終沒有心腹內外部。

然而這獨裁者，却會傳照古代專制帝王駕馭奸雄梟傑的一種辦法：人棄我取，如林彪，陳伯達之流，都是一班老共產黨員所瞧不起的人，而毛澤東則偏要重用他們作爪牙，以對付那些資深望重的高級領導層如劉少奇、朱德、彭德懷、賀龍、聶榮臻、劉伯承、陳毅、羅瑞卿、彭眞等人，居然也收到了被用者的死力！其實，毛澤東當時並非有意提拔林彪、陳伯達這些傢伙，那只是一種因時制宜的利用手段罷了。過去毛對劉少奇、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這些人，又何嘗不拍過肩膀，其中有些更歃血爲盟呢！像朱毛二人曾經合而爲一，一旦決裂，幾至瓦解！大罵朱德是「軍閥」，賀龍是「土匪頭」，劉少奇是「漢奸工賊」，並寫道：「鄧小平跟着劉少奇去做叛徒，七年來未有和他商量過事情。」由此可見毛澤東對那些替中共立過大功的人，都已水火不容。正所謂「狡兎死，走狗烹！」

一九六六年，當毛共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衞兵」的傳單中載有毛澤東對陳伯達的一段講詞說：「經過了十七年的統治，大陸上仍有很多人民，未爲我們的政權所能控制。直到現在爲止，全國還有三分之一的力量控制在敵人或同情敵人的手裏。」同年八月，當全國「紅衞兵」到處姦殺焚掠的時候，毛澤東讀到一份有關阻止紅衞兵運動的報告，曾經憤怒地寫信林彪和周恩來，信中說：「我已經研究過這件事，決不能制止他們的行動，我十分相信在幾個月或幾年的混亂局勢，是一件很好的事，起碼可以暴露敵人和許多隱藏的問題。」雖見毛澤東爲了個人的權利之爭，便不惜把全國的經濟、交通、文化、敎育等孤注一擲！而美國的專家們則認爲毛澤東權力的最大來源，似有如下三方面：（一）是他的心狠手辣，運用其「游擊」戰術來克服對他的一切批評，進而控制了黨的會談，並進一步地抓住了有槍桿子的將領。

（二）是毛故意僞裝糊塗，從不提及自己，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從未公開發表過聲明，即使這個運動證明是失敗了，於他也沒有多大影响，而且還能夠把責任推在林彪、陳伯達和其他的人身上。

（三）是他的出沒無常，忽隱忽現，造成極端神秘的氣氛，使人莫測高深！歷史上的大獨裁者，往往是人活着，政權還可以苟延殘存，人止則政息。毛澤東瓜直以後，也像歷史上的暴君獨夫把一切都帶走了。一位西歐的亞洲問題專家在毛垂死前便作出分析：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大陸局面，可能會形成如下幾個狀態：

（一）毛澤東所留下來的黨組織，將很可能會淪於四分五裂，割據對峙的許多個爲行其是的獨立地區，而沒有一個共黨中心作全面控制的亂局。到了這種局面的時候，蘇俄可能會乘虛而入從而佔領它認爲對它的安全有所危害的中國地區——至少包括東北和西北甚至於華北的一部。

（二）未來的中國大陸上，至少有十個部落出現，其中有的是非鹿非馬的組織，它們既不親俄也不親西方，而靠近東北和西北的部落，將是由俄國所控制的傀儡組織，即使那些具有號召力的人爲周恩來、朱德之流命長，也無能爲力，充其量不過領導一二部落罷了。何況他們都已於最近去世？這個奇妙的情劇，彷彿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同在幾個人中[illegible]

在五〇年代中，毛澤東政權會獲得蘇共大量的經濟及技術援助，而達成一些所謂「人民戰爭」中所需的建設。但至它們之間發生思想鬥爭之後，俄方已拒絕以經濟援助老毛的要求，甚至連那些蘇俄顧問及其技術人員，也陸續撤走，毛共只靠本身來掙扎了。而僅精於「人民革命戰爭」的毛共幹部，那有能力配合得上負起使其成爲二十世紀工業強國的任務呢？其所謂「工業化運動」，也只是才開始抓到一些皮毛罷了。東京觀察家認爲：中共的工業於二十年後，仍無法追得上現時的日本工業，不久前曾先後訪問大陸的紐西蘭和澳洲總理，也一致覺得中共的工業非常落後。毛死後大陸上的經濟危機，將更加嚴重。大陸農業也很落伍，十個農民之中至少有八個依然使用着原始耕作工具。絕大多數的農民，仍然靠兩條腿來運動，而一切穀物和貨物運輸，還是全靠牛車或人力肩背負來進行的。中共的人口約比美國多三倍，但美國的總生產量，則超過中國大陸十倍。美國一個農人用機器生產的穀物，等於大陸五十個農民的生產總和。而自然災宣，亦已成爲大陸共區人民的絕對主宰。

換言之，毛澤東的獨裁政權，對於這些連年的自然災宣，始終無力運用科學方法加以控制和預防，令到八億人民陷於飢餓之中。目前所有大陸人民，都過着最低生活水平以下的生活。若干年來，毛共在「儲粮備戰」的口號下所剝削積存的粮倉，到處爲飢民搶奪，如反毛派一經慫恿，飢民將更大胆。

大陸青年也紛紛背叛老毛，他們痛恨毛魔長期奴役，把他們當做政治宣傳工具；特別是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學生，被下放邊陲後，等於進了墳墓，截至一九七二年爲止，約有二千七百三十餘萬青年逃避下放奴役，其中有七百八十萬是在毛林奪權運動時的青少年「紅衞兵」。而這些過氣紅衞兵裏面，又包括着親林彪、親陳伯達等人的，他們現在被迫潛伏於各大都市裏，待機窃發，毛死後，若有反毛派掀起奪權運動，則這些亡命之徒將是被利用的主要對象。大陸上的武裝部隊，立場最爲複雜，其中除了原有的六個野戰軍團的舊系統之外，而每一個系統中，又有若干新派系，例如：林彪的四野一系中可以說大部份是擁林護毛的，但是數年前，毛林決裂，林彪全家被抄斬後，數以百計的林系高級將領，也都隨林彪而變成反毛派了。這些人目前還掌握有軍權，如果大陸亂局一旦爆發，他們勢將如舊主人林彪復仇。至於一野的彭德懷，賀龍等人的一系，也不會袖手旁觀，尤其二野的劉伯承、鄧小平的一系，更會在西南割據一方，其他散在東北、西北的武裝部隊到時候絕不可靠，分崩離析的局面，可以拭目以待就是了！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六一—四六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江青評傳

陳綏民

演「王老五」「兩毛錢」充當配角

自從藍蘋下嫁唐納成爲唐太太以後，乃由電通公司轉入「聯華公司」充當演員，由於唐納的關係，總算在該公司由費穆（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之兄）導演的「狼山喋血記」，担任一個次要角色，繼之在蔡楚生編劇，司徒慧敏導演「兩毛錢」一片中，依然是當配角，因此，她對唐納大發雌威，認爲他不力捧自己的太太，而專捧別人，乃對唐納採取冷戰攻勢，常常外出深夜不歸，在外打野食，因此雙方的感情日趨冷淡。藍蘋既任性，唐納亦頗自負，乃亦外出找他的相好，藍蘋爲一好勝心強的女人，認爲自己丈夫投入別人的懷抱，心有未甘，而唐納對她在「聯華」的工作也採取消極不管的政策，藍蘋這時受了她的幾個閨中好友黎莉莉、王瑩、胡笳、張靜的勸慰與鼓動，要她好好的管束唐納，運用女人的本錢使他低頭就範，於是藍蘋乃改變硬來的作風，轉化爲軟的笑臉攻勢，一面用眼淚，一面用床上功夫把唐納套得牢牢的，使唐納在白天忙於編、導、演，夜晚又需應付藍蘋的挑戰，旦旦而伐，精力消耗，無餘力外務。藍蘋這一套戰畧，頗爲成功，迫使唐納不能不爲她安排演出，免得她閉着時的精力過盛，使他無法應付，於是再通過蔡楚生關係，就在由蔡編導的「王老五」一劇中，讓藍蘋演一個由貧苦家庭出身的少女，蠻悍潑辣，陰陽怪氣，嫁與王老五爲妻後，難過貧苦生活，十三點兮兮的不安於室，使王老五啼笑皆非，幾鬧婚變，藍蘋頗與此一鬧劇中之女角個性相類似，演出較爲成功。在本片和藍蘋同時參加演出的演員，爲王次龍、韓蘭根、殷秀岑等，爲演此劇，曾與韓蘭根等發生口角衝突，因當時係配音，韓蘭根講的一口崇明土話，藍蘋恥笑說：這種土腔十足的貨色也能演戲，眞是笑掉大牙，於是所有滑稽明星一律對她杯葛，並罵她爲二百五。由於韓蘭根一羣人對她的不合作，一時無戲可演，不得已乃又參加上海業餘實驗劇團，曾與趙丹合演「奧斯特羅斯基」的「大雷雨」，此時藍蘋的一張半裸體的照片也在一本電影報刊中出現了。（作者按：此一半裸的畫刊照片在李翰祥主持「國聯公司」辦公室內存有此照片，借爲人借走不知所終。）這時的藍蘋已開始在電影界稍稍露了頭角，已非在「電通」時代當臨時演員可比，但是她的演出並非臻於上乘，而且戲路很小，尤其韓蘭根及白楊等對她的不滿，在演出這兩部戲之後，就很少再有演出機會了。

可是她在影劇圈內已經混得非常熟悉，手腕靈活，交遊廣闊，加以唐納基於工作與生活緊張。「左聯影劇小組」亦常深夜開檢討會，唐納日以繼夜的煎熬，染上肺病，身體日形虛弱。此時藍蘋，已難安於室，同時覺得唐納的利用價值已剩餘無幾。內心已存在着甩開唐納的打算，因此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鬧，雙方冷戰與熱戰交織，感情日趨破裂，於是由藍蘋首先提出離婚的要求，唐納爲了面子關係，曾一再苦苦哀求，藍蘋毫不動心，她指看唐納說：「你要我爲你守活寡，絕對辦不到。離婚，對你我都有益，否則，你會永遠後悔莫及。」唐納則堅決反對離婚，二人如此僵持將近半年，經史東山、王瑩、黎莉莉、袁牧之等之調解無效。而藍蘋率性離開「聯華」，加入章泯所領導的一個「業餘實驗劇團」。章泯加以力捧，慢慢充當了主角，吐出了在電影圈內被壓抑的一股怨氣，自此就和章泯打得火熱，已置唐納於不顧，由於流言四起，唐納乃浼人向章泯警告，對藍蘋婉勸。她則暴露唐納不能人道之隱私，使說和者無以爲詞，但唐納對藍蘋尙是一往情深，戀戀不忘一年多的夫妻恩愛之情，一味的書生氣味，向藍蘋表示：去年今日，西湖青山，樓外樓頭，月夜泛舟，山盟海誓，而今分手，豈眞太上如此忘情！但藍蘋的態度堅決，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表示彼此個性不合，情感破裂，無法重拾舊歡，也不理唐納的哭訴與哀求，眞是「女心似鐵」；使當時在場調解的王瑩亦爲之心酸淚落，唐納雖在悲傷失望之餘，尙存一綫希望，企求從多方面力圖挽救，希望用時間來改變藍蘋的鐵石心腸，但海底針，女人心，雖然他與她相處一年多，彼此

曾經恩恩怨怨，可是藍蘋的心理他毫不了解，還想破鏡重圓，藍蘋爲表示決心，避免唐納的糾纏，乃不辭而別，一走了之，演出了眞的「娜拉」出走的一幕。



「大雷雨」中藍蘋的造型。

藍蘋絕情唐納自殺

此時在上海電影圈混混的藍蘋，由於各方面接觸，尤其和左派人士的交往，廿五年初在夏衍他們那羣人處，以及由俞珊通訊中獲悉俞啓威在天津一帶，她覺得與其在上海看夏衍田漢這一批紅色棍子的顏色，倒不如前往天津去找俞啓威，她逆料此時的俞啓威在共黨內的地位比夏、田他們也許要高，而且過去二人畢竟有過一段露水夫妻之情，說不定找到俞啓威，一登龍門身價十倍，她懷着如此的離奇希望與夢想，乃乘其與唐納一次大鬧之後，唐被王瑩勸走的一個深夜，一個人靜悄悄的乘京滬快車，離開黃浦灘頭而隻身北上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天津，而這時的俞啓威，仍以黃敬的化名在共黨「北方局」指揮下，負責天津地區南開與北洋工學院等校的學運支部工作，並兼天津地委助手。（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後，黃敬一度任天津市市長，後轉任「國務院」機械工業部部長，一九六五年死亡。）她曾與俞啓威在天津的一家小旅館會晤。藍蘋向他正式談判，她指責俞啓威對她不辭而別，既絕情也無義，今天特地離開上海趕到北方，就希望俞啓威對她有一個交代，此時的黃敬被藍蘋指責得啞口無言，表面上表示了一番抱歉的話，內心中卻也竊笑，藍蘋太不了解共產黨對男女關係的觀念與看法。正如電影圈的男女關係，二人經過一夜纏綿之後，藍蘋乃向俞啓威提出二人當年的婚姻問題，俞也針鋒相對的提出了她與唐納的婚姻關係未了斷，藍蘋未料俞啓威（黃敬）有此一問。使藍蘋當時啞口無言，只有默默泣訴，她決定與唐納離婚，同時黃敬也很坦白的告訴她，他的婚姻問題，個人絕對無權作主，必須通過組織的批准，藍蘋復又提出反要求，俞是否可以介紹她入黨，黃答應可以考慮，並介紹她認識了彭眞，（作者按：在一九六八年文革時，藍蘋自認在天津入黨，有人提出藍蘋的冒充黨齡問題，後來係由康生與陳伯達證明，僞證江青曾在天津入黨，當係指此事而言。）但並未應允立即介紹其入黨，爲了使藍蘋死心，黃敬當時告訴她，他已有愛人而且經過組織批准，藍蘋聆此，有如一記悶雷，受此一擊之下，猛然驚醒，其實她此來目的，既非希望俞啓威覆水重收，也非眞的要參加共黨工作，不過藉此拉點關係，想藉共黨力量在電影圈內兜得轉，免遭輕視與排擠，而其眞正之主要目的，則在擺脫唐納，免得她不能離開唐納，會妨礙她的自由與發展，她既頗自負而任性，如何能長期受此束縛，使她永遠不能振翅高飛；在俞啓威處既然得不到結果，乃打定主意，先回濟南老家一行。

於是她又一個人神不知鬼不覺的回到了濟南城她叔父家。此時濟南城廓依舊，人事並未全非，不過她只是告訴其叔父母，特地回家探望家人，聊表一點心意而已，並未說出她與唐納婚變的情形。回到濟南的當天她寫了一封快信，告訴黎莉莉與王瑩她不辭而別的千萬理由，藉此在家鄉休養一個時期，希望莉莉王瑩爲她嚴守秘密，王瑩乃將此一消息透露與唐納，此時的唐納正在納悶，不知藍蘋何處去？還以爲藍蘋因他之堅決反對離婚而發生意外，影圈內朋友亦揣測紛紜，因此到處託人打聽，並轉請各方親友爲他找尋藍蘋的蹤跡，當王瑩告知他藍蘋已回濟南的消息時，心中始放下了一塊石頭，反而六神無主，不知如何處理此一問題，乃就教於史東山、王瑩、袁牧、鄭君里等人，袁牧之與陳波兒一對極力主張就此分手。鄭君里一對則未置可否，史東山與王瑩則主張，夫妻吵架，一時負氣出走，乃爲常事，只要唐納來一個千里迢迢，負荆請罪，女人心軟，藍蘋的芳心仍可挽回，唐以史東山與王瑩平日與藍蘋較爲接近，關係亦深，如是聽從史王二人的意見，即日就道，趕往濟南，按圖索驥的找到了李家在城內的地址，李的叔父夫婦見此一位由上海來的陌生客見訪，不知就裏，唐納首先報名，並尊稱李先生爲叔父，始知他的姪女與唐納爲夫妻，當即客客氣氣請他客房就座。並告知雲鶴，唐納的來訪，她表示拒絕見他，並數說她和他唐納已恩斷情絕，只等辦離婚手續而已；李氏夫婦以別人不遠千里而來的一番誠意，不能拒人於門外，於情於理均有未合。並告以他們，究竟是夫婦一場，見面有情，也許可以破鏡重圓。藍蘋迫不得已，帶着一副晚娘面孔，在客廳與唐納見面。唐納首先開腔，道盡了她離開時他個人的徨惑與相思之苦，並表示今後絕對改過矢志不二，向他表示十二萬分的歉意，希望她隨他返回上海，而藍蘋則毫不留情的堅決表示，二人的緣份已了，今生今世，不可能重圓鴛夢，希望彼此好好分手，各走各的陽關道，上海女人多的是，不必再對她糾纏不放，她的個性是任何事既經決定，絕無挽回餘地。唐納聆後，有如晴天霹靂，身心均受重擊，想不到藍蘋對他如此絕情。毫無商量餘地，只有掉頭而走，他的心靈破碎，感覺麻痺，一時不知身在何處，跳上了一部黃包車，幾乎忘了回到原來的旅館，當車夫問他究往何處？才從落魂失魄中甦醒，回到膠濟鐵路飯店，一夜未能入睡，千愁萬緒，湧上心來，他頓時感到人生乏味，灰心已極，事業、名譽、金錢、女人，四大皆空，頭腦昏昏沉沉，欲回上海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濟南卻是情緣路斷的傷心之地，午夜夢迴，輾轉難以成寐，滿身的痛苦，一片空虛，想到當年藍蘋對他的追求、媚態、浪漫、迷戀、性感、肉感、失歡、吵架，一幕幕湧上心頭，於是借酒消愁而愁更多，無法排解之下，乃吞下大量的安眠藥片，決心了卻此餘生。

瘟君夢

岳騫

東北情況惡化，西北也轉入劣勢。當攻下延安之初，舉國歡騰，最高統帥且手示嘉獎胡宗南：「延安如期收復，爲黨爲國雪二十一年之恥辱，得以畧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報之也，時閱捷報，無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傷者應速詳報！至對延安秩序，應速圖恢復，特別注重其原有殘餘來及歸民衆與俘虜之組訓慰藉，能使之對共黨壓迫欺騷之禽獸行爲，盡情暴露與澈底覺悟，十日後，中外記者必來延參觀，屆時使之有所表見，總使共黨往日在延安之虛僞宣傳完全暴露也，最好對其所有制度，地方組織，暫維其舊，而使就地民衆能自動革除，故於民衆之救護與領導，必須盡其全力。俾其領畧中央實爲其解放之救星也。」

胡宗南指揮部隊繼續北進，此時作戰計劃均要呈報國防部核定，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負責審訂作戰計劃，劉斐是共諜，作戰計劃到他手上，馬上送給中共地下人員，有時更修改計劃，故意使國軍陷入絕地，或鑽入共軍的袋形陣地中。

三月二十三日一三五旅克復拐峁鎮。二十四日二十四旅進佔延長，一師收復安塞縣。胡宗南於是日五時三十分率洛川指揮所人員經茶坊、甘泉、磨子街、四十里舖，於十二時進駐延安，住在邊區銀行的窰洞中。

國軍繼續北進，形勢開始逆轉。

三月二十五日整一師攻佔安塞，而整三十一旅及九十二團向青化砭突進時，遭共軍伏擊，全部覆沒。旅長李紀雲，團長謝養民被俘。李紀雲於卅八年六月逃回漢中，廿六日整一三五旅佔領青化砭，共軍北竄，二十七日整一師攻佔千谷驛，二十九日整九十師收復延川。三十一日整九十師克復青澗，四月三日整一師、整九十師會克瓦窰堡。瓦窰堡即清之安定縣城。四日各軍以粮盡留整一三五守瓦窰堡，餘向永平鎮南下，五日整一四四旅攻佔延水關，六日整三十六師於永平遭共車三五九旅、新四旅、教一旅、獨一旅等伏擊，激戰二日又一夜，七日拂曉將共軍擊潰。旅長周田之受傷不退。八日一軍向青化砭，二十九軍向蟠龍鎮東南集結補充，十二日一軍向牡丹川攻擊前進，十三日二十九軍向榆樹坪攻擊前進，十四日一，二十九軍，自晨至夜九時仍在激戰中，一三五旅在馮家石咀東南高地被共軍四個旅之衆圍攻，旅長麥宗禹其成、陳兩團長皆失蹤。十五日整一整二十九兩軍擊潰共軍後，二十九軍向瓦窰堡，整一軍向李家莊東北高地追擊前進。十六日再克瓦窰堡、李家莊，十八日兩軍南下補充，十九日二十九軍向永平前進，在新岔河、崔樹頭、淡山村等地遇共軍激戰，旋一軍亦及時加入戰鬥，彭德懷率第一縱隊張宗遜轄三五八旅、獨一旅、警三旅，第二縱隊王震轄三五九旅、新四旅、獨四旅、教二旅，自十九日八時至二十日七時向國軍全綫攻擊七次，均被擊退，共軍遺屍一、九八四具，向北竄去。國軍俘共軍官兵五十八員名，鹵獲少數機械物資。時晉南共軍已於四月五日陷侯馬，六日陷新絳，而石家莊第三軍羅歷戎所部亦被圍求援，共軍有迫國軍東西兩面作戰之勢，胡宗南考慮如放棄延安有影响國際視聽，且使共軍有喘息整補機會，將養癰貽患，決定仍採東守北攻方針，以有限兵力固守晉西及晉中晉南之吉縣、大寧、臨汾、洪洞、夏縣、安邑、運城各戰畧要點，並防守洛陽經潼關、韓城至宜川之河防。集中主力自延安揮師北進，澈底剿滅陝北共軍，決以整編第一第二十九兩軍爲南方攻擊兵團，由延安附近沿延榆公路向綏德並列前進。原駐榆林之部隊，組軍兩個縱隊，徐保之二十八旅及于厚之十一旅爲右縱隊，沿榆綏公路向鎮川堡共軍攻擊前進，徐之佳之八十六師爲左縱隊，率二個團由高家堡、方家塔向舊塞攻擊前進，掩護右縱隊之左側背，並牽制秦寨、葭縣之共軍。南北兩部肅清公路殘共後，會師綏德，然後向西清剿。戰區其餘部隊扼守碉堡綫，並搜剿囊形地帶散共，縮小包圍圈。四月二十六日一軍除以一六七旅守備蟠龍堡外，主力向何家塔玻璃拔間，二十九軍向岔瓦坪、胡草溝攻擊前進。二十七日一軍到達瓦窰堡，二十九軍到達黑山寺。二十八日一軍向官道口、谷家河，二十九軍向侯家老莊攻擊前進。二十九日一軍到達王家屹塔、高家新莊以南高地，二十九軍到達任家市、賈家渠西南高地，僅有小戰鬥。時榆林右縱隊徐保二十八旅已殲滅響水堡共軍三百餘人，繼續南下。三十日一軍到達姜家崖附近，二十九軍張家渠附近，至此已再度收復延、延川、清

淵各縣。五月二日一軍由槐樹灣附近向綏德攻擊前進，沿途擊破共軍三五九旅、新四旅等主力之逐次抵抑，九時佔領綏德西南五里舖高地，共軍憑堅固工事頑抗。九十師主力繞共軍右翼，而一師在我兩軍之間地區鑽隙突入綏德，經三小時之巷戰，於午刻佔領綏德縣城。二九軍午刻亦攻佔七里舖，綏德共軍紛向西北逃竄。四日徐保右縱隊於米脂舊城與南方攻擊部隊會師。

五月二日國軍攻佔綏德時，共軍王震率三五九旅及教二旅、獨二旅、獨四旅、警三旅附山砲八門，民兵三千餘人向國軍主力軍後迂迴，以一部向青化砭八十四旅進犯。二日晚以主力犯蟠龍堡一六七旅，均經守軍擊退。三日下午二時共軍復以全力猛犯，先集中火砲轟擊，繼以人海行波浪式猛衝，一六七旅守蟠龍鎮原祗一加強團，官兵浴血苦戰，斃共軍數千，入夜共軍又增援再犯，勢更兇猛，時國軍主力已在綏德以北，不及回救，其由甘泉北上援軍又在青化砭遭共軍阻擊。四日午夜一六七旅已彈盡粮絕，陣地爲共軍突破，旅長李昆崗率殘部突圍後，下落不明。七日延洛公路爲共軍截斷，而二十九軍到林家畔、高家河，一到軍劉子坊坪附近，皆以粮盡，空投乾粮補給。北上主力乃撤回延水以南肅清臨眞鎮金盆灣，以固延洛公路。八日一軍由劉子坊坪回向瓦窰堡，仍投接濟。九日二十九軍到永平，一軍到中則、官路坡，延洛公路仍未通。十日一軍到蟠，一部青化砭，十一日彭德懷部流竄安定、安塞、保安之間，國軍因大軍深入補給困難，乃將主力向南轉進，整理補充。陝北掃蕩戰，乃告結束。



呢匀冇保家了　　嚴以敬作

火種

對這方面，小組裏的夥計都是老手，只有李天佑比較木訥，不過他的成份好，又有一套用了十多年的老調子：

「過去我們泥水工，被資產階級踩在腳下面，看得比狗還不如，毛主席解放了我們，使我們翻身當了主人，現在我們要把他們踩到腳下面去！」

陳瓊枝好心跟他提過幾次，這個調子太老了，最好換個新的，比如讚美讚美三面紅旗呀，或者背一段毛著中管用的文句呀；並且他還替李天佑起了個草稿，用口授的方法教他背熟了。但只教了一兩次，李天佑煩了，搖搖頭說：

「算啦，老陳，我哪有閑情搞這鬼玩意，還是用那個老套好，反正隨便怎樣前進，左不過是個泥水工，還想當幹部不成？」

李天佑總於拒絕了老陳的好意，他在任何場合，不論開什麼會，凡是必須要他發言的時候，或者碰到來路不明的陌生人，他就搬出那套老調子來，不過還是很受用。

自從游心餘來到小組裏之後，情形就不同了，他是磨洋工的專家，但外表上看來很積極，每次開會，每次發言，尤其在生活檢討會，鬥爭會，工資評定會上，更見得活躍。想造成上級的好印象是他最基本的動機，還有一個理由，他揭發人家愈多，人家的工資壓得愈低，他的收入也隨着愈優厚。他是一個典型的積極份子，損人利己的事兒變成了習性；如果他能成爲黨員，必定會有很好的前途。

像后洲大、宋明華等，他吃不動，那會甩掉牙；老壽跟小張是他的美點，每個月，他總要在他們那裏挖出好幾塊錢來。

林宇民第一次參加評工資的小組會議，游心餘沒有敢碰，大水不冲龍王廟，他已經在大隊裏摸過林宇民的底了。

小組會在大隊部二樓的一個走廊角落裏召開；開會的不單是他們小組，好些小組同時在開，有些小組佔不到好地方，就坐在扶梯上來開。

天早就黑了，大家都是在家裏吃過晚飯才來。黨雖然重視各種會議，把它們列爲政治和思想教育的首要活動，可是不容許他們佔用勞動的時間，除非是响應某項運動的大集會，或者具有社會教育意義如反革命份子的鬥爭公審大會，他們在勞動時間參加可以不扣工資，缺席反而要扣錢。

走廊上有盞五支光的電燈，光綫十分黯淡，林宇民去的時候，老壽兩口子和小張已經先到了，席地抱膝蜷縮在牆角裏。過了一會，游心餘也搖搖擺擺的來了。

「哎，你們幾位眞守時呢！」

半响沒有人答理他，氣氛顯得有得僵，老壽勉強的應付他說：

「你也不算遲呀，老游。」

總沒有你們早……哎，老壽，要是現在還是國民黨時代，你還在當將官，我遲到一分鐘，你是不是馬上就槍斃我？聽說這種事情發生得很多，你們這些將官都是殺人不貶眼的，是這樣嗎？」

「哪有這樣的事，老游。」

「這是黨的一位幹部告訴我的，那麼，一定是黨的幹部在惡意破壞國民黨政府的德政了！好，我要記住這一點，等下提到會裏面來討論……」

「我沒有這樣說，老游，你不能曲解我的意思……」

游心餘沒有理他，把他丟在後面，轉過身後見林宇民也坐在那裏，立刻體己的說：

「哎，老林，你也來了？我沒有看到你。最近有沒有什麼的消息？」

「什麼消息？」

「我是吳幹事對我說的，四清運動清出不少反革命份子，到處點火煽風，他要我在小組裏特別注意……」他突然看到小張不聲不响的坐在老壽的愛人身邊，像是發現了稀世珍寶似的，一下子跳起來，丟掉林宇民，蹲在小張面前，笑嘻嘻的說：

「哎哎，小張，我都沒有看到妳，怎樣，妳那個反動爸爸好吧」

小張沒消回答他，不迭的往後面縮，但是後面是水泥牆，再縮也縮不進去了。老壽夫婦剛才一不小心給他抓住辮子，正在躭心這次會上，又要給他們扣上什麼帽子，哪還敢沾染他，只有連連的向旁邊挪的份兒。

小張拚命的往後縮，游心餘就乘機向前挨，像貓兒捕鼠似的緊緊盯着她。

「哎，小張，怕什麼呀，我們都是同志嘛，嘻嘻，我今天還跟吳幹事討論過你的問題，他說他會想辦法反映到上面去……」

小張實在是退無可退，她只得背脊貼着牆壁慢慢的直起身子，好躲避他那張漸漸靠住她的臉孔。

「哎哎，小張，坐下來談談嘛，或者我們出去，到大門口去等他們……」

不曉得[illegible]

的，張小突然驚叫一聲，像是被蛇螫了一口似的跳了起來，畏怯的嚅嚅說：

「……你要幹什麼，你……」

游心餘也跟着她站了起來。

「哎，小張，這有什麼關係呢……」

林宇民實在是按不住，他一躍而起，厲色的喝道：

「妖游，你這是什麼意思？」

游少餘轉過身來，看看他，不懷好意的說道：

「老林，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哎，你是存心跟我過不去！什麼意思？找小張說話還有什麼意思？」

就在游心餘轉身的當兒，小張橫跨一步，繞過他身邊，有如一隻驚惶的小鳥，飛也似的向扶梯口衝去。

「你要知道，人家不願意跟你說話！」

「她不願意行嗎？哎！一個右派臭老九家裏出來的人，可以拒絕無產階級的說話嗎？同志，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每個無產階級者都有責任保衛黨跟國家……」

「我不是你的同志，你少給我上綱……」

他們正在爭吵，宋明華牽着小張的手從走廊上走了過來，她一看到游心餘就生氣，指着他鼻子的罵道：

「姓游的，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走！」她一把抓住他的手。

「哎，去哪裏？」

「你老提吳幹事，我們現在去找他去！」

「他現在根本不在中隊部……

……」

游心餘眸子亂轉，氣焰已漸漸熄滅。

我剛在大門口碰到他，你不要以爲只有你一個人認識他，我來大隊的時候，他還只是個小孩，你知不知道，我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我是不願意提這些事罷啦，走！」

「哎哎，宋明華，好拉拉扯扯幹嗎，我也沒有什麼事對不起妳，是不是……」

接着，小組裏的人陸續到齊了，大家勸開了宋明華跟游心餘，雖然游心餘不是料子，有道是寧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把他逼急了，他到公安機關散一些無頭信，就會天下大亂；這種東西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大家不如當他是瘋狗，避着點也就算了。

小張乘着他們勸架的時候，走到林宇民前面，輕聲說：

「老林，謝謝你幫助我！」

「哪裏，這傢伙實在不是東西，請問我們從前是不是見過面？我總覺得對妳很面熟，一直在想……」

「是的，是的，」小張也感到興奮，她緊接着說：「我第一次看到你也很面熟，這不是很奇怪嗎」？她笑着說。

李天佑像攆鴨子那樣，把大家攆到走廊角落上。

「開會啦，早開早散早回家睡覺，大家坐下來，有話的在會上發表。」

小張對林宇民點了一下頭，說道：

「老林，有機會時再談！」

她說着，隨即坐到宋明華身邊去了。

自從他第一天到小組裏來碰到小張，她那笑靨始終在腦子中旋轉；這會是誰呢！怎麼會這麼熟悉！

我一定在什麼地方看到過她，他想。

但是他會在哪裏看到過她呢？是邵武回家的火車上，或者在明溪縣城裏面，沒有呀，他記不起來在那邊曾經碰到過這樣的女孩子。回到福州不過個把月，除了去一趟師院找周崗，他什麼地方也沒去過，當然不會碰到什麼人的，自己的親戚裏面，也好像沒有這樣的女孩子……

雖然他們在同一小組，但不常在一起勞動，要想找個機會問問她，却總沒機會。

現在好了，他想；她說她對我也很面熟，我們從前見過面是沒問題的……

「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從前當泥水工的時候」，李天佑師傅那套老調子又搬出來了。「資產階級把我們踹在腳下面……」

他的調子一經定好，會議必定已經正式開始。組裏的夥計們，對他很尊敬，也很心服，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事事推誠相見，大家才能處於跟家人一樣，不過有時候，大家也會開他的玩笑，到他簡短的演說快到結尾，大家就同聲附和說出「現在我們要把資產階級踹在腳下」，然後哈哈一笑，他並不因此責怪大家，覺得大家辛苦一天，樂一樂也是應該的。

有一次，上級一位同志來查察各個小組開會的情形，他跟後面，沒有人看到他，大家與李天佑師傅的老調子唱到最後，也來個同聲附和，后洲大還開心地用扭秧歌的舞步，用腳在地上踹了幾下。那位同志看到這情形，稱讚得不得了，說這個小組的政治覺悟性特別高，階級意識特別強，反映上去，首長在一次大會也還特別提出來表揚，大家散會後笑得一個不亦樂乎。

「好，我們現在開始評工資，不過大家必須要有立場，不行挾公濟私，要公平評比。」

李天佑的話一說完，游心餘就搶着先發言，這幾乎變成了他獨享的權利了。

「我揭發壽光連跟她老婆的思想反動，他們懷念國民黨時代的榮華富貴，惡意詆譭我們黨的政權，惡毒的從事破壞活動！」

后洲大第一個起了反感，厲聲的說：

「游心餘，你整天不是說這個人反動，就是說那個人是反革命，空口胡言的寃枉人，我們跟老壽常在一起，大覺都覺得他們很老實的！」

（六一）

林学政

中國抗戰實錄





日軍攻下青島

九月二十六日，日軍開始攻擊德軍根據地——青島。二十八日，佔領青島背後高地孤山、巫山；面對日軍攻勢，德軍在海船川左岸構築堡壘，挖掘壍壕，張設鐵刺網，建立防線。經過反覆進行的小規模戰爭之後，日軍於十月三十一日發動總攻擊，並且揚言：「六小時內拿下青島」；而德國膠州總督華德克則宣稱：「日軍如來進攻，將會碰到德軍頑強抵抗；至少不犧牲四萬人，休想拿下青島。」可是，畢竟寡不敵眾，青島乃在經過八天的戰鬥之後，而於十一月七日被日軍攻陷。

▼當時戰爭情況，據日本陸軍省於十一月十日發表資料，大致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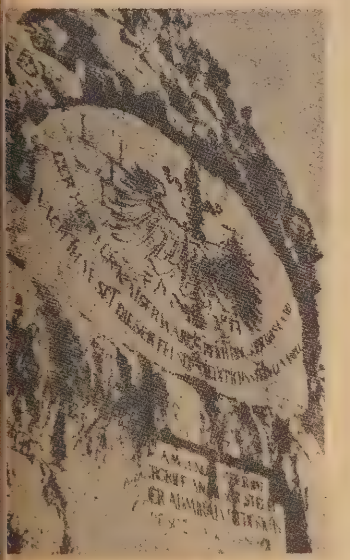
六日傍晚，開始突擊各堡壘；七日上午（六日午夜）一時三十分，第二中央隊步兵二中隊及工兵一分隊佔領「中央堡壘」俘虜德軍約二百人。繼之，攻擊「臺東鎮堡壘」的第二中央隊於凌晨五時十分將該處拿下，隨即移師攻擊後方炮台，並得英軍助陣，截至上午七時，將「伊爾克司」、「俾斯麥」、「毛奇」各炮台陸續佔領；其餘「小湛山」及「海岸」兩堡壘亦經攻佔。及至七時半，青島德軍要塞完全歸於日軍掌握。整個攻防戰中，未曾在青島市區發生戰鬥行動。▲



青島市全圖

當青島攻防戰進入高潮的十月十七日晚間，德國魚雷驅逐艦「S九〇號」，將停泊在青島港外的日本戰艦「高千穗」擊沉，艦長伊東祐保等官兵二百七十一人死亡；「S九〇號」於十八日夜晚突破日本海軍封鎖線，脫出重圍，當逃避日本軍艦追擊途中，在青島西南約一百公里海上觸礁；艦上官兵被中國方面根據中立條例解除其武裝，送往南京收容。該艦觸礁地點，在中立海域，理應由中國處理，但日本海軍却將該艦拖進德國租借地範圍內；為此，中國方面曾經依據國際法提出抗議。

日、德兩軍在青島易手之際，簽訂有「開城規約」，十日，由德國總督華德克與日軍第十八師團長神尾光臣授受城池；華德克被送往日本，監禁於東京[illegible]千三百人。



青島德軍炮台所鐫德國佔有紀念碑，日軍在其上刻入「大正三年一月七日日本領有」字樣。

强行佔領拒不撤走

在中華民國境內的日、德戰爭，雖然到此結束，然而，日軍却在青島設置守備隊，繼續其佔領狀態。原為德國管理的海關，也被日軍佔據，並將中國職員趕走。日本的意圖，是要將德國在青島的一切權利，不折不扣地掠奪到手。

中華民國，雖曾要求肆行無忌的日軍立即撤走，但日方則我行我素，毫不理會；因此，中國乃於翌年——一九一五年一月七日照會日、英兩國，取消原先指定之「中立外區域」。但日本却表示感到意外，並責難「取消交戰區域，是漠視國際信義的獨斷措施」，而且明白表示：「日本帝國軍隊的行動，不會因此受到任何約束」——這就是強佔中華民國領土，決不撤退的宣言。

▼日軍的行動，刺激了中國國民感情。據派駐濟南之日本公使館三等書記官船津辰一郎於十一月二十日以機密二十二號文書向外相加藤高明報告受到中國人的冷眼情形如下：

「自佔領膠濟鐵路以來，中國官民態度為之一變。對於攻下青島的消息，沒有一個人向我們表示祝賀之意。」▲

國恥激起國人革命要求

『日軍復擅自攻取青島，並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路礦權利。這些國恥，違背我國民的希望，侮辱我國民的自信，激起我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註）

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二十一條要求

日本在憑藉其暴力控制山東之際，又着手推動更大的陰謀——就是對

華二十一條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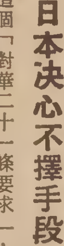
當攻佔青島後第五天的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政府便令召駐華公使日置益歸國。前面已曾提到日置益在日本對德宣戰之後，立即打算向袁世凱強硬提出延長旅順、大連（關東州）租借期限九十九年等六項要求；此次歸國，就是為了要全面完成這個任務。

東三省和東部內蒙古，為日本權利最大地區。依照「滿蒙善後協約」（日俄戰後，日本和清廷簽訂的條約），旅順、大連租借地及安奉鐵路租借權，將在一九二三年滿期；又南滿鐵路租借權將在一九三九年滿期，所以日本一直在窺伺着能有使上述租借權達成永久化的機會。

這時，日軍的主力部隊還駐在山東，不打算撤走，正好憑藉武力為後盾，希望對於不僅「滿蒙問題」、甚至涉及與中國全土有關之所謂中日間的懸案，謀求一舉解決。

本來，所謂「一舉解決懸案」，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而感到震恐的袁世凱先作過表示，於是，日置益乃有乘機提出六項要求的意圖；可是其後日本的侵畧野心越發膨脹，乃綜合各方面意見，由當初的六項演變成「二十一條」的非法要求。

日軍攻下青島，進入市區。



日本決心不擇手段

這個「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是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日本內閣所舉行的臨時會議中所決定，得到元老山縣有朋、井上薰等人同意，並經奉召歸國的日置益縝密研討之後，才於十二月三日由外相加藤高明以極機密訓令指示返回北京任所的日置益把握機會，進行交涉。

此一訓令，表示出日本對於中國決心不擇任何手段遂行侵畧意圖的強硬態度，其內容摘要於次：

「帝國政府為考慮時局善後事宜和鞏固帝國國家來地位，以及永遠維持東洋和平，決定和中國政府締結如附件第一號至第四號（註——還有第五號被秘而不宣）旨趣的條約……帝國政府具有極其堅強的決心，盡到各種手段，務期達成目的。……」

▼日置益在接到訓令的當天，便以密電（未列文號）呈復加藤高明詳細陳述意見，赤裸裸地說出要以武力為後盾而臨之以高壓手段的決心。內容是這樣的：

「無論如何，必須貫徹吾人主張，使對方服從我方要求，特別是以新近的戰勝餘威為後盾，而以一身代表帝國實力的本使，堅決預期其成功，當抱持充分信念以臨其事，不會有任何躊躇。唯從支那方面看來……此乃為日本人的純粹利己本質，恐輕易不會服從我方主張。為此，對於支那方面，應極盡威嚇、利誘，及其他任何手段，不遺餘力；同時，對於支那以外各國，亦有充分使用外交手段之必要……」

在這個報告中，更建議將兵力留駐青島，必要時，可以進軍黃河以北；以及花一、二百萬金便可以收買袁世凱的親信，金錢必須預為準備。▲

這樣的意見，只能說是為追求目的而失去理智的胡言亂語。

率領日軍侵入山東第十八師團長神尾光神。

集不平等條約之大成

「……所以我常說日寇所提示的「二十一條精神」實際上乃是集各種不平等條約的大成……

「舉凡中國政治、法律、軍事、警察、賦稅、交通、礦產、鹽務、宗教、教育，一切立國所需文化、國防、經濟的要素，在精神與事實上，早已在各國累次所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出賣、斷送、分割無遺了。「二十一條」乃是把列強所分享的特權，集中而加強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而由他來獨佔、來壟斷罷了。

「……「二十一條」，最為兇狠！最為毒辣！這是日本帝國

與日軍作戰不敵而投降的德國「膠州總督」華德克。

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畧政策又進了一步；就是他由「瓜分政策」，而變爲「獨佔政策」了。

『現在畧舉其要目如左。

『第一號是關於山東問題各條：

第一號的四條，要求北洋政府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卽膠州灣和膠濟路及其沿綫採礦等權利，讓與日寇（第一條）。並劃山東沿海一帶土地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他國（第二條）。又要求烟台（芝罘）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的鐵路建築權（第三條）。開山東各主要城市爲商埠（第四條）。總之，日寇要劃山東全省爲他的勢力範圍。

『第二號是關於東三省南部與內蒙東部的各條：

『第二號的七條，要求延展旅順、大連灣和南滿與安奉兩鐵路的租借權九十九年（第一條）。要求日本人在「南滿」和「東蒙」享有土地所有權或租借權，及採礦權（第二、三、四條）。要求在兩地聘用日人爲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第六條）。要求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之權（第七條）。並不許他國在兩地築路投資（第五條）。總之，他要劃東三省南部及內蒙古東部爲勢力範圍。

『第三號是關於漢冶萍公司的各條：

『第三號的兩條，要求漢冶萍公司由中、日兩國合辦（第一條）。並要求漢冶萍公司各礦附近的礦山槪歸日本人獨佔開採和經營（第二條）。

『第四號和第五號是關於中國全面的各條：

『第四號的一條，要求由日寇獨佔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

『第五號的七條，要求中國聘日人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第一條）。在中國內地享有土地所有權（第二條）。合辦中國的警察（第三條）。供給中國的軍械並合辦中國的兵工廠（第四條）。取得武昌與九江南昌、南昌與杭州、南昌與潮州之間的鐵路建築權（第五條）。劃福建全省爲勢力範圍（第六條）。及日本人在中國之宣敎（第七條）。總之，日寇要獲佔中國全國爲他的藩屬和奴役。』（註）

註：蔣總統——「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三．三）

併吞韓國重演

「二十一條要求」，簡直可以說是戰勝國對戰敗國強制迫使承受的苛刻條件。

這些條件的意圖何在？是在什麽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呢？

軍部圖先控制山東

第一號有關山東要求四條，是出於日本軍部的主張，由右翼人士推波助瀾而產生的條件。策劃侵畧中國的日本軍部，首先希望能夠完全控制山東省；因此，在接收德國所建築的膠濟鐵路之同時，更打算在山東半島興建一條由北向南的縱貫鐵路，將渤海和黃海的陸上地區聯繫起來，並且西達濟南，近窺中國的心臟部位——的確是公然顯露出要將山東造成爲「第二南滿洲」的野心。

第二號有關滿蒙要求七條，是以陸軍大臣岡市之助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所建議的「日支交涉事項覺書」（備忘錄）爲其藍本。「覺書」列有八條，主要內容有「延長關東州的租借期限」、「南滿鐵路與安奉鐵路永遠歸屬於日本」、「日本人在南滿、東蒙居住權及土地所有權」、「由日本指導中國政府的軍事及武器製造」等項。

岡市之助，是日本陸軍元老山縣有朋的直系，他的建議，代表着陸軍。這是由於一九一二年的第三次日俄密約劃分界綫，使東三省南部及內蒙古東部置於日本的勢力範圍之下，故而要將在該地區的外國勢力趕出去，以達成獨佔控制的目標；所以特別在第二號第一條和第七條中提到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安奉鐵路的租借期限延長、以及管理經營吉長鐵路，而且都要求爲九十九年的長期，所謂「租借」，實則就是變相的「割讓」。

萬人詩壇

封淑英主壇

難算 調寄望江南　封淑英

施暴政，塗炭眾生靈，血若能收成大海，屍如可築即長城，毛罪算難清！

可待 前調　封淑英

千手指，大惡大奸尤，江魅食人無法治，毛魔吸血有天收。不久復神州。

心銷 三首　台北　戴文復

㈠
夢魂常愧見交親，怕問別來酸共辛，
書劍飄零淪海涘，家園破碎化烟塵，
忠邦忠黨無涓報，慚父慚夫畫餅貧，
卻幸鬚眉天地賦，昂藏頂立未羞人。

㈡
雲龍風虎豈無因，前路須知學問津，
未解舌蓮逢上意，何曾腹劍負相親。
詩難果腹仍心究，德不名文卻認眞，
誰識尼山中蘊玉，沽而善價免清貧。

㈢
半生報國披荊蓁，建樹從來羞自陳，
壯未及鋒親刺暴，老無片作可榮身，
恰如貧女壓金綫，猶似韁駒仰轡綸，
果係窮通關際會，鰥生難怪不如人。

中秋翌夜遊河追月 三首　袁暘照

㈠
昨夜蟾輝未許留。泛舟迎送費綢繆。
生逢世亂傷圓缺。身處萍飄忍辱羞。
客次慣經離別恨。鄉心常動晦明愁。
嫦娥不解災黎劫。難抑悲懷泣冀州。

㈡
夜來風露兩交侵。耳畔頻傳破浪音。
遠岸遙連天溯漠。扁舟輕蕩月浮沉。
時移歲序秋難挽。身立篷欄冷自禁。
今夕團圓初缺後。更添愁緒觸余心。

㈢
拖病辛勞售技身。欲從海上會鄉親。
敢將勁筆誅奸賊。不把閒心作逸民。
秋夜露凝添白髮。客途愁鎖負青春。
寄聲掠過唐山月。應恤飢寒待斃人。

青玉案 遊青山寺　楊德榮

尋幽策杖青山去。鳥聲碎，松聲怒。禪院疎鐘資警悟。字題韓愈，岩棲盃渡，遺跡垂千古。

蜿蜒山脈連官富。本是中原舊疆土。已缺青甌嗟未補。夕陽殘照，遠帆三五，往事心頭注。

前調 荷池賞夏　麥善慶

韶光未許春常駐。感歲月，催寒暑。迎夏荷花嬌欲語。淺波微漾，綠陰深處，輕棹如飄絮。

浮萍掩映魚來去。戲水鴛鴦幾回顧。一曲採菱眾似訴。曉風吹透，夕陽偎暮，歸覓來時路。

前調 秋度東平洲　關彼得

秋風吹弄平洲渡。更驚浪濤無數。蒼海茫茫一葉度。青山斜照，綠波飄淼，千里行程路。

夕陽遍島傷遲暮。冷落更樓宿鷗鷺。斷石流沙何處去。滿庭衰草，四周枯樹，殘葉黃昏舞。

青玉案　何叔惠

春風不過成南路。者莫共芳華住。隔岸河澎誰與渡。踏歌聲裏，玉麟橋畔。鄉夢無尋處。

斜陽黯黯魚門暮。猶見沙鷗自來去。爲問離愁添幾許。一天霜氣，半簾花影，腸斷哀絃訴。

前調　潘學增

光陰荏苒輕輕過。晝夜要溫功課。小小心靈遭折挫。上堂勤學，對書呆坐。豈敢偷閒惰。

紛紛作業如星火。補習參加似枷鎖。試問兒童何是可。任他憔悴，只求成果。及格欣然賀。

前調 閒居漫詠　藍戒三

梅花爭放天寒兆。問嶺上，開多少。道是江南消息好。一庭香雪，幾番芳草，留待詞人老。

珠簾捲起西窗曉。薄圍籠春艷陽早。風滿樓臺香暗繞。小橋流水，落花啼鳥。山半雲遮了。

前調 贈敏公詞兄　區季子

年來事事乖投老。喜意外，思齊好。冰玉清芬殊矯矯。蘭情竹韻，肘方襟抱。眞個佳皆妙。

羈栖幾許邀同調。學莽衰懷渴求療。忙裏偷閒烟月照。醉墨雲生，倚聲風峭。爭不人傾倒。

青玉案　陳襄陵

畫屏六幅谿山譜。細認取，分攜處。石上離痕還在否。絮飛花落，水流雲去。慘綠蘼蕪路。

情天不老年華暮。夢裏容顏尚如故。禪榻鬢絲香一炷。蘭因參透，是誰孤負。爭忍重相遇。

前調 擘毛蚧　黎心齋

菊天釀出澄湖蟹。九十月，清霜沛。烟蓊水鄉爲世界。唾餘珠玉，戈橫江瀨。瞠目新潮改。

一燈誤信光明在。郭索行來齊繫罪。半死半生臨碧海。好珍風味，漫誇文采。溫就花雕待。

前調　傅靜菴

南雲不趁殘秋去。又偏向，樽前墜。長臥湖山天已許。水涯燈火，草間風露，一夢蕓騰處。

何人昨夜招新侶。只擬就，香蘭句。垂老漸耽琴外趣。嘯堂孤倚，鬧城同賦。晴自添霜縷。

